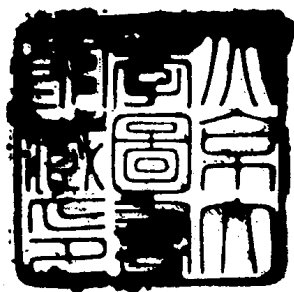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一六五冊

魯新登字07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一六五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毫米　16開本　46.25印張
1995年9月第1版　1995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圓

子部第一六五册目次

子部・雜家類

楊園先生全集二十八卷

〔清〕張履祥撰

山東省圖書館藏清乾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楊園全書三十四卷》提要

序

張楊園先生集甲戌秋朱欵諭坤刻於山陰余既爲之序矣考楊園遊戢山之门而言學則推敬軒敬齋詆陽明又嘗館於語溪氏而微諷其以評隲制義矜勝盖崇正學敦

踐履而後文藝者宜爲陸清獻公所極稱而學者奉其集如鴻寶也丙子閑試後香水朱生史黯携其尊父選枝芩所刻楊園集來請序云從陳布衣梓得自海寧祝孝廉塗善本余重爲卒讀視山陰本

較精審因知選拔宗學以清
獻公為宗所由奉楊園如其
奉清獻公也聞榜伊迩覧備
獲雋當益勵於學是集具在
潜玩服習由以漸臻薛胡以
歸於維閑非異人任也余故
不第以是集之廣其傳喜所
願學者致厥志端厥趨相與
仰答
聖世崇儒之化焉
乾隆丙子仲秋月浙江督學使
者後學雷鋐敬書

序上

楊園先生文鈔序

戊戌己亥間吾友耕餘過我春風堂誦楊園先生文歎曰其理周程張朱其文韓柳歐蘇薛胡孰能兼哉時海昌所刻之板已無復存其未刻者留山歿後幼孤失稿予求之數十年不可得今夏五爲硤川張氏訂年譜披故篋得之喜出望外以示門下葉生（雯麟 蕃麟）抱古心敦內行素與流俗相徑庭者見而喜曰近爲湖謀刻備忘顧備忘之書猶存人間此則海內所想望而不得見者登諸棗梨嘉惠後學其可緩乎遂屬予節其稍涉泛作者存若干篇分四卷并請序之予維世之誦習舉業者語及性理文字罔不詆爲迂濶如葉生之企慕儒先惟恐其遺言之湮沒者幾人哉是書之流傳倘僅以韓柳歐蘇目先生而不思反躬而實體之豈楊園之所望於來學哉予雖耄猶當與海內之士共勉之濮川後學陳梓識

重訂楊園先生全書序

明之季也橫議譸張人心惑溺程朱之學不傳而孔孟之道或幾乎晦矣楊園先生生當其時恪守子朱子居敬窮理之訓以實致其崇效卑法之功其遇彌艱其行彌篤其所有事不越人倫日用之常而念慮所存恒周乎天下後世蓋畜德如此其光大也先生之言曰聖人之於天道庸言之信庸行之謹盡之又曰求異於人即異端也求合於人即鄉愿也盡其當然之分斯依乎中庸也又曰詖淫邪遁之辭何必異端近日講學之家主靜悟者鄙躬行爲粗淺尊踐履者薄格致爲空言各蔽於一隅而不根極於理道生心害政正與邪說暴行無異其所以閑先

聖之道者又如此先生既沒二三同志相與錄其遺文然卒未有能繼其學者嗚呼自昔制義興而師所以教與弟子所以學無非是也人嘗誦詩讀書幾不知工文詞弋科第而外復有何事即其間稍能自拔或亦思所興起而利誘勢奪終莫必其勝然無累以自固於禮義之域於此而好修立節不屑屑詞章名爵以爲身圖此其人已不多覯況夫志伊學顏守先待後者哉然而誠無不動塞無不開自先生起而後求賢知往往聲應氣求以嚴其辨百川之東迷途之復不可謂非先生反經之力之所及也或者謂孔子刪定贊修朱子集爲傳註以羽翼之道之所由明也先生著述不及六經疑若於衛道之功猶有所未盡者不知道在千古迭更明晦聖人亦因其晦者而明之斯已矣其所以明之不必盡同夫各有當也先生不云乎經書從先儒發明已極詳盡但當擇善而從優柔厭飫期於自得不宜復有著述徒亂人意由是觀之先生祖述孔孟憲章程朱尊聞行知以明學術之正所爲當務之急救世之大權莫過乎此非必於經傳之外別有增益然後爲得也其有所採錄則其不能自已之衷之所流露而非徒以立言當有比德前賢又無疑也淦是用本先生立教之旨以蒐輯遺書不敢苟同昔人求多取備之意有單錄者有什錄七八者有什二三者總而彙之凡十有六宗曰經正錄曰願學記曰問目曰備忘錄曰詩曰書曰初學備

忘曰學規曰訓子語曰答問曰門人所記曰言行見聞錄曰近古錄曰近鑑曰喪祭雜說曰農書卷帙之多寡各從其部淦竊不自揆以爲先生之書之必可信今傳後以維世道而正人心者畧具於此後之學者誠由先生之遺文追而溯諸昔賢往聖之所以爲教者以觀其淺深離合何如而恍然於斯道之不可誣焉則庶有賴夫

乾隆辛酉秋八月既望海昌後學祝淦謹序

辛酉省試余以奪解被放遂不復事舉子業寢食於三魚堂諸種書惟是積習所染一知半解未免仍似爲作文地步而茫然於入道之門也明年濮川陳先生見贈張楊園先生文鈔言言切實近裏大旨以窮理篤行爲主讀之始覺從入有路乃往懇全集陳先生曰祇存此鈔惟袁花祝孝廉處有全集本因惠書資訪相見極歡祝先生曰某不自揣蒐羅楊園先生遺書刪畊得若干卷慮其散失藏之篋中志欲梓之以惠後學而力不能君如能之亦先生一知已也余曰諾祝先生再拜而以全稿手授焉攜歸卒讀以訓兩兒焻史燾終身誦之顧家無負郭授徒所入僅足

以供朝夕力未能全刊先刊其備忘四卷自戊辰迄壬申焻酉

京師禮闈三黜冬歸冰合癸酉春病終於淮上舟次遺稟有悔鶩名場不能奉嚴訓從事性命之學以終子職且云楊園先生集兒夢中猶讀其全刻也等句燾閱竟大慟謀所以復前諾慰九京者遂陸續開雕至丙子而竣事闈試後燾以全集呈督學雷公請序公既命序召余晉謁接膝談次 謂清獻公楊園先生其學一也諄諄以仰是訓子弟爲

[illegible]

皇上南巡公以余應

召試爲余辭不就試公知余不求名或於學有得也重以公訓細加校對爲先生之書廣其傳其備忘四卷爲先生著述之精華單行而不列序目亦不敢妄易視先生原序目也其序目所列願學有記備忘有錄請問有目所以成已由是而謀於家則有訓子語坊於俗則有經正錄初學備忘學規等書所以成物見善如不及言行見聞錄近古錄於是乎勸見不善如探湯近鑑於是乎戒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則喪祭雜說存焉若詩若書若答問及門人所記雖非先生手自編次而精神心術無不於此散見者終以農書竊附孝弟力田之義非謂

必欲出此也此可以觀先生矣此可以讀其書得道所從入矣是集之成燾之心力爲多而嘉興門人陳晉暨秀水鄭登棣實佽助焉嘉興後學朱芬敬書

凌滄安先生原序

人之爲學所以修身盡性也性雖無形而其理不越倫常事物之間故踐形卽所以盡性下學卽所以達天知道器之不離則可與言性矣自論性不明往往有爲傳心之學而反失其本心今又張念芝先生於學絕道晦之日獨明於心性之故而修身力行以踐其實其於是非眞僞之際辨之明而守之篤其言曰子思首原天命之性而薇其旨於大本達道孟子揭性善二字以示人而驗其情於四端之發由是而紛紛之說始定厥後程子申而曰性卽理也又明確不移聖人復起不易其言陽明易之以心卽理也便錯盡心則虛而活謂之具衆理則可謂心卽

理則不可況渠以無善無惡言心之體則所謂心卽理者亦屬鶻突不過師心自用廢卻讀書窮理之功而已不窮理則不知性不知性豈能盡心故姚江之學興則說理全無根據浸淫於禪而不覺矣此張子見道不惑尊聞行知故其言之焯焯如此而知之者則寥寥也抑思百餘年來聖學榛蕪反覆沉痼士子毀棄程朱不識孔孟猖狂自恣往而不返學術既亂士習益壞士習壞而生心害政之禍淪胥而莫救學術之所關大豈小哉近日崇正闢邪閒有其人然大率爲語言文字之習講論愈繁而知德者鮮文章日多而約禮者寡卑知竭能於時藝之中謂是盡聖賢之蘊卽所以論道講學而於修辭立誠之義莫之體會得朱子惓惓註釋遺經啟廸後學竟是安排作時文地步而以修飾言辭爲干進利祿之資又斯道之憂也惟念芝先生學有本原功崇實踐守集義養氣之功以致力於庸言庸行之際道器不離動靜無間驗其素履則歷險難而不渝極困窮而自得凡發爲語言文字絕不矜情作意而藹然自見於充積之餘言愈近而旨愈遠見愈親而理愈實非深造自得者不能也先生之學可謂明而誠矣先生生於明季少時向道聞山陰劉先生爲海內學者所宗往受業於門旣歸而肆力於孔孟程朱之書識日益精學日益大德業日益純仰質先聖今昔一揆某故無狀不能名其所至然與先生交三十年觀其語默動靜積厚

流光竊以爲朱子之後一人非特泰山北斗之仰而已遐邇宇宙必有貧賤挺特篤實爲己之士讀其書自有以得其中之所存也

楊園先生全集目次

經正録者先生經世之大方也於此可見脩道之權衡禮敎之次第焉故以冠全書次之以願學記問目備忘録進學之序蓋如此詩書則德輝之著也又次之以初

學備忘學規善誘之敎蓋如此訓子語答問及門人所記則因材之篤也見聞録近古録知取善之宜廣近鑑示遠惡之宜早崇德脩慝而惑亦不可以無辨故喪祭雜說次之然而正其德者必厚其生治生以農桑爲本故農書終焉滏又識

楊園先生經正錄自序

天之恒道民實秉之存亡顯晦而治亂以分由古準今百世無改也故綱常者經世之本父子君臣之道得而國治猶恒星不忒而五氣順布四時序行也邪慝生於心則禍亂中于世殆非朝夕之故矣極陰生陽無往不復有開必先非學術不爲功竊取反經之義爰輯舊聞舉其要約手訂是編以資下學之助或正其本云爾

經正錄目次

經正錄

桐鄉張履祥念芝氏纂

訓學齋規

紫陽朱子文公著

夫童蒙之學始于衣服冠履次及語言步趨次及灑掃涓潔次及讀書寫文字及諸雜細事宜皆所當知今逐目條列名曰訓學齋規（一作童蒙須知）若其修身治心事親接物與夫窮理盡性之學自有聖賢典訓昭然可攷當次第曉達茲不復詳著云

衣服冠履第一

大抵為人先要身體端正自冠巾衣服鞋襪皆須收拾愛護常令潔淨整齊我先人常訓子弟云男子有三緊謂頭緊腰緊脚緊頭謂頭巾未冠者總髻腰謂以縧或帶束腰脚謂鞋襪此三者要緊束不可寬慢寬慢則身體放肆不端嚴為人所輕賤矣

凡著衣服必先提整襟領結兩衽紐帶不可令有闕落飲食照管勿令汙壞行路看顧勿令泥漬

凡脫衣服必齊整摺疊箱笥中勿散亂頓放則不為塵埃雜穢所汙仍易于尋取不致散失著衣既久則不免垢膩須要勤勤洗浣破綻則補綴之儘補綴無害只用完潔

凡盥面必以巾帨遮護衣領捲束兩袖勿令有所濕

凡就勞役必去上籠衣服只著短便愛護勿使損汙

凡日中所著衣服夜臥必更則不藏蚤虱不卽敝壞苟能如此則不但威儀可法又可不費衣服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雖意在以儉化俗亦其愛惜有道也此最飭身之要毋忽

語言步趨第二

凡為人子弟須要常低聲下氣語言詳緩不可高聲喧鬨浮言戲笑父兄長上有所教督但當低首聽受不可妄自議論長上簡責或有過誤不可便自分解姑自隱默久却徐徐細意條陳云此事恐是如此向者當是偶爾遺忘或云當是偶爾思省未至若爾則無傷忤事理自明至於朋友分上亦當如此

凡聞人所為不善下至婢僕違過宜且包藏不應便爾聲言當

相告語使其知改

凡行步趨蹌須是端正不可疾走跳躑若父母長上有所喚召却當疾走而前不可舒緩

灑掃涓潔第三

凡為人子弟當灑掃居處之地拂拭几案常令潔淨文字筆硯凡百器用皆當嚴肅整齊頓放有常處取用既畢復置元所

凡父兄長上坐起處文字楮札之屬或有散亂當加意整齊不可輒自取用

凡借人文字皆置簿鈔錄主名及時取還窗壁几案文字間不

可書字前輩云壞筆汚墨瘝子弟職書几書研自照其面此爲最不雅潔切宜深戒

讀書寫文字第四

凡讀書須整頓几案令潔淨端正將書册整齊頓放正身體對書册詳緩看字仔細分明讀之須是讀得字字響亮不可誤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倒一字不可牽強暗記只是要多誦遍數自然上口久遠不忘古人云讀書千遍其義自見謂讀得熟則不待解說自曉其義也余嘗謂讀書有三到謂心到眼到口到心不在此則眼不看仔細心眼既不專一只漫浪誦讀决不能記記不能久也三到之中心到最急心既到矣眼口豈不到乎

凡書册須要愛護不可損汚縐摺濟陽江祿書讀未竟雖有急速必待掩束整齊然後起此最爲可法 出顏氏家訓

凡寫文字須高執墨錠端正研磨勿使墨汁汚手高執筆雙鈎端楷書字不得令手指著毫

凡寫字未問寫得工拙如何且要一筆一畫嚴正分明不可潦艸

凡寫文字須要仔細看本不可差誤

雜細事宜第五

凡子弟須要早起晏眠

凡諠鬨爭鬭之處不可近無益之事不可爲 謂如賭博籠養打毬踢毬放風禽等事

凡飲食有則食之無則不可思索但粥飯充飢不可闕

凡向火勿迫近火傍不惟舉止不佳且防焚爇衣服

凡相揖必折腰

凡對父母長上朋友必稱名及稱呼長上不可以字必云某丈如涉姓者則云某姓某丈

凡出外及歸必于長上前作揖雖暫出亦然

凡飲食于長上之前必輕嚼緩嚥不可聞飲食之聲

凡飲食之物勿爭較多少美惡

凡侍長者之側必正立拱手有所問則必實對語言須不可妄

凡開門揭簾惟徐徐輕手不可令震驚響

凡衆坐必斂身不可廣占坐席

凡侍長上出行必居路之右住必居左

凡飲酒不可令至醉

凡如厠必去上衣下必浣手

凡夜行必以燭無燭則止

凡待僕婢必端嚴勿得與之嬉笑

凡執器皿必敬謹惟恐有失

凡危險不可近

凡道路遇長者必正立拱手疾趨而揖
凡夜臥必以枕勿以寢衣覆首
凡飲食舉匙必置筯舉筯必置匙食已則置匙筯于案
雜細事宜品目甚多姑舉其畧然大槩具矣凡此五篇若能遵守不違自不失爲謹愿之士必又能讀聖賢之書恢大此心進德修業入于大賢君子之域無不可者汝曹宜勉之

白鹿洞書院學規

紫陽朱子文公著

父子有親　君臣有義　夫婦有别
長幼有序　朋友有信

右五教之目堯舜使契爲司徒敬敷五敎卽此是也學者學此而已而其所以學之之序亦有五焉其別如左

博學之　審問之　慎思之
明辨之　篤行之

右爲學之序學問思辨四者所以窮理也若夫篤行之事則自修身以至于處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別如左

言忠信　行篤敬　懲忿窒慾　遷善改過

右修身之要

正其誼不謀其利　明其道不計其功

右處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行有不得反求諸己

右接物之要

熹竊觀古昔聖賢所以敎人爲學之意莫非使之講明義理以修其身然後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爲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也今人之爲學者旣反是矣然聖賢所以敎人之法具存于經有志之士固當熟讀深思而問辨之苟知其理之當然而責其身以必然則夫規矩禁防之具豈待他人設之而後有所持循哉近世于學有規其待學者爲已淺矣而其爲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今不復以施于此堂而特取凡聖賢所以敎人爲學之大端條

列如右而揭之楣閒諸君其相與講明遵守而責之于身焉則夫思慮云爲之際其所以戒謹而恐懼者必有嚴於彼者矣其有不然而或出于此言之所棄則彼所謂規者必將取之固不得而畧也諸君其亦念之哉

居家雜儀

涑水司馬氏溫公著

凡爲家長必謹守禮法以御羣子弟及家衆分之以職（謂使之掌倉廩廐庫庖厨舍業田園之類）授之以事（謂朝夕所幹及非常之事）而責其成功制財用之節量入以爲出稱家之有無以給上下之衣食及吉凶之費皆有品節而莫不均壹裁省冗費禁止奢華常須稍存羸餘以備不

虞

凡諸卑幼事無大小毋得專行必咨稟于家長易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安有嚴君在上而其下敢直行自恣不顧者乎雖非父母當時爲家長者亦當咨稟而行之則號令出于一人家政始可得而治矣

凡爲子爲婦者毋得蓄私財俸祿及田宅所入盡歸之父母舅姑當用則請而用之不敢私假不敢私與內則曰子婦無私貨無私畜無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與婦若賜之飲食衣服布帛佩帨茝蘭則受而獻諸舅姑舅姑受之則喜如新受賜若反賜之則辭不得命如更受賜藏之以待乏鄭康成曰待舅姑之乏也不得命者不見許也又曰婦若有私親兄弟將與之則必復請其故賜而後與之夫人子之身父母之身也身且不敢自有況敢有私財乎若父子異財互相假借則是有子富而父母貧者父母飢而子飽者賈誼所謂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母取箕箒立而誶語不孝不義孰甚于此茝昌改切耰音憂誶音碎

凡子事父母孫事祖父母同婦事舅姑孫婦亦同天欲明咸起盥音管洗手也漱櫛阻瑟切梳頭也總所以束髮今之頭須具冠帶丈夫帽子衫帶婦人冠子背子昧爽謂天明暗相交之際適父母舅姑之所省問丈夫唱喏婦人道萬福仍問侍者夜來安否何如侍者曰安乃退其或不安節則侍者以告此卽禮之晨省也父母舅姑起子供藥物藥物乃關身之切務人子當親自檢數調煮供進不可但委婢僕脫若有誤卽其禍不測婦具晨羞俗謂點心易曰在中饋詩云惟酒食是議凡烹調飲膳婦人之職也近年婦女驕倨皆不肯入庖廚今縱不親執刀匕亦當檢校監視務令精潔供具畢乃退各從其事將食婦請所欲於家長謂父母舅姑或當時家長也卑幼各不得恣所欲退具而供之尊長舉筯子婦乃各退就食丈夫婦人各設食於他所依長幼而坐其飲食必均壹幼子又食于他所亦依長幼席地而坐男坐于左女坐于右及夕食亦如之既夜父母舅姑將寢則安

置而退丈夫唱喏婦女道安置此卽禮之昏定也居閑無事則侍於父母舅姑之所容貌必恭執事必謹言語應對必下氣怡聲出入起居必謹扶衛之不敢涕唾喧呼於父母舅姑之側父母舅姑不命之坐不敢坐不命之退不敢退

凡子受父母之命必籍記而佩之時省而速行之事畢則返命焉或所命有不可行者則和色柔聲具是非利害而白之待父母之許然後改之若不許苟於事無大害者亦當曲從若以父母之命爲非而直行己志雖所執皆是猶爲不順之子況未必是乎

凡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不悅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熟諫父母怒不悅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

凡爲人子弟者不敢以貴富加于父兄宗族加謂恃其富貴不率卑幼之禮

凡爲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有賓客不敢坐於正廳有賓客坐於書院無書院則坐于廳之旁側升階不敢由東階上下馬不敢當廳凡事不敢自擬於其父

凡父母舅姑有疾子婦無故不離側親調嘗藥餌而供之父母有疾子色不滿容不戲笑不宴遊舍置餘事專以迎醫檢方合藥爲務疾已復初顏氏家訓曰父母有疾子拜醫以求藥蓋以醫者親之存亡所繫豈可傲忽也

凡子事父母父母所愛亦當愛之所敬亦當敬之至于犬馬盡

然而況于人乎

凡人事父母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幼事長賤事貴皆倣此

凡子婦未敬未孝不可遽有憎疾姑教之若不可教然後怒之若不可怒然後笞之屢笞而終不改子放婦出然亦不明言其犯禮也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悅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焉沒身不衰

凡爲宮室必辨內外深宮固門內外不共井不共浴室不共厠男治外事女治內事男子晝無故不處私室婦人無故不窺中門男子夜行以燭婦人有故出中門必擁蔽其面如蓋頭面帽之類男僕非有繕修及有大故謂水火盜賊之類不入中門入中門婦人必避之不可避亦謂如水火盜賊之類亦必以袖遮其面女僕無故不出中門有故出中門亦必擁蔽其面雖小婢亦然鈴下蒼頭但主通內外之言傳致內外之物毋得輒升堂室入庖廚

凡卑幼于尊長晨亦省問夜亦安置丈夫唱喏婦人道萬福安置坐而尊長過之則起出遇尊長于塗則下馬不見尊長經再宿以上則再拜五宿以上則四拜賀冬至正旦六拜朔望四拜凡拜數或尊長臨時減而止之則從尊長之命吾家同居宗族衆多冬至朔望聚于堂上此假設南面之堂若宅舍異制臨時從宜丈夫處左西上婦人處右東上左右謂家長之左右皆北向共爲一列各以長幼爲序婦以夫之長幼爲序不以身之長幼爲序共拜家長畢長

兄立於門之左長姊立於門之右皆南向諸弟妹以次拜訖各就列丈夫西上婦人東上共受卑幼拜以宗族多若人人致拜則不勝煩勞故同列共受之受拜訖先退後輩立受拜于門東西如前輩之儀若卑幼自遠方至見尊長遇尊長三人以上同處者先共再拜叙寒暄問起居訖又三再拜而止晨夜唱喏萬福安置若尊長三人以上同處亦三而止皆所以避煩也

凡受女壻及外甥拜立而扶之扶謂搊策外孫則立而受之可也

凡節序及非時家宴上壽於家長卑幼盛服序立如朔望之儀先再拜子弟之最長者一人進立于家長之前幼者一人搢笏執酒盞立於其左一人搢笏執酒注立於其右長者搢笏跪斟酒祝曰伏願某官備膺五福保族宜家尊長飲畢授幼者盞注反其故處長者出笏俛伏興退與卑幼皆再拜家長命諸卑幼坐皆再拜而坐家長命侍者徧酢諸卑幼諸卑幼皆起序立如前俱再拜就坐飲訖家長命易服皆退易便服還復就坐

凡子始生若爲之求乳母必擇良家婦人稍溫謹者乳母不良非惟敗亂家法兼令所飼之子性行亦類之子能食飼之教以右手子能言教之自名及唱喏萬福安置稍有知則教之以恭敬尊長有不識尊卑長幼者則嚴訶禁之古有胎教況于已生子始生未有知固舉以禮況于已有知孔子曰幼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顔氏家訓曰教婦初來教子嬰孩故于其始有知不可不使之知尊卑長幼之禮若侮詈父母毆擊兄姊父母不加訶禁反笑而獎之彼既未辨好惡謂禮當然及其既長習已成性乃怒而禁之不可復制于是父疾其子子怨其父殘忍悖逆無所不至蓋父母無深識遠慮不能防微杜漸溺於小慈養成其惡故也六歲教之數謂一十百千萬與方名謂東

南北西男子始習書字女子始習女工之小者七歲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始誦孝經論語雖女子亦宜誦之自七歲以下謂之孺子早寢宴起食無時八歲出入門戶及卽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敎之以廉讓男子誦尚書女子不出中門九歲男子誦春秋及諸史始爲之講解使曉義理女子亦爲之講解論語孝經及列女傳女戒之類略曉大意古之賢女無不觀圖史以自鑒如曹大家之徒皆精通經術議論明正今人或敎女子以作歌詩執俗樂殊非所宜也十歲男子出就外傅居宿于外讀詩禮傳爲之講解使知仁義禮知信自是以往可以讀孟荀楊子博觀羣書凡所讀書必擇其精要者而讀之如禮記學記大學中庸樂記之類它書倣此其異端非聖賢之書傳宜禁之勿使妄觀以惑亂其志觀書

皆通始可學文辭女子則敎以婉娩婉音晩婉娩柔順貌聽從及女工之大者女工謂蠶桑織績裁縫及爲飲膳不惟正是婦人之職兼欲使之知衣食所來之艱難不敢恣爲奢麗至於纂組華巧之物亦不必習也未冠笄者質明而起總角靧靧音悔洗面也面以見尊長佐長者供養祭祀則佐執酒食若既冠笄則皆責以成人之禮不得復言童幼矣

凡內外僕妾雞初鳴咸起櫛總盥漱衣服男僕灑掃廳事及庭鈴下蒼頭灑掃中庭女僕灑掃堂室設倚卓陳盥漱櫛靧之具主父主母既起則拂牀襞襞音壁疊衣也衾侍立左右以備使令退而具飲食得間則浣濯紉縫先公後私及夜則復拂牀展衾當晝內外僕妾惟主人之命各從其事以供百役

凡女僕同輩謂兄弟所使謂長者爲姊後輩謂諸子舍所使謂前輩爲姨內則云雖婢妾衣服飲食必後長者鄭康成曰人貴賤不可以無禮故使之序長幼務相雍睦其有鬬爭者主父主母聞之卽訶禁之不止卽杖之理曲者杖多一止一不止獨杖不止者

凡男僕有忠信可任者重其祿能幹家事次之其專務欺詐背公徇私屢爲盜竊弄權犯上者逐之

凡女僕年滿不願留者縱之勤舊少過者資而嫁之其兩面二舌飾虛造讒離間骨肉者逐之屢爲盜竊者逐之放蕩不謹者逐之有離叛之志者逐之

藍田呂氏鄉約

紫陽朱子文公增損

凡鄉之約四一曰德業相勸二曰過失相規三曰禮俗相交四曰患難相恤衆推有齒德者一人爲都約正有學行者二人副之約中月輪一人爲直月都副正不與置三籍凡願入約者書于一籍德業可勸者書于一籍過失可規者書于一籍直月掌之月終則以告于約正而授于其次

德業相勸

德謂見善必行聞過必改能治其身能治其家能事父兄能敎子弟能御童僕能肅政敎能事長上能睦親故能擇交遊能守廉介能廣施惠能受寄託能救患難能導人爲善能規人

過失能爲人謀事能爲衆集事能解鬭爭能決是非能興利
除害能居官舉職
業謂居家則事父兄教子弟待妻妾在外則事長上接朋友教
後生御童僕至于讀書治田營家濟物畏法令謹租賦好禮
樂射御書數之類皆可爲之非此之類皆爲無益
右件德業同約之人各有進修互相勸勉會集之日相與
推舉其能者書于籍以警勵其不能者
過失相規
過失謂犯義之過六犯約之過四不修之過五
犯義之過一曰酗博鬭訟酗謂縱酒喧競博謂賭博財物鬭謂鬭毆駡詈訟謂告人罪惡意在害人

誣賴爭訴得已不已者若事干負累及爲人侵損而訴之者非二曰行止踰違踰禮違法衆惡皆是三
曰行不恭遜侮慢齒德者持人短長者恃強陵人者知過不改聞諫愈甚者四曰言不忠信
或爲人謀事陷人于惡或與人要約退即背之或妄說事端熒惑衆聽者五曰造言誣毀誣人過惡以無
爲有以小爲大面是背非或作嘲詠匿名文書及發揚人之私隱無狀可求及喜談人之舊過者六曰營私
太甚與人交易傷于掊克者專務進取不恤餘事者無故而好干求假貸者受人寄託而有所欺者
犯約之過一曰德業不相勸二曰過失不相規三曰禮俗不相
成四曰患難不相恤
不修之過一曰交非其人所交不限士庶但凶惡及游惰無行衆所不齒者而已朝夕與之遊處則
爲交非其人若不得已而暫往還者非二曰游戲怠惰游謂無故出入及謁見人止務閑適者戲謂戲
笑無度及意在侵侮或馳馬擊鞠而不賭財物者怠惰謂不修事業及家事不治門庭不潔者三曰動作無

儀謂進退大疏野及不恭者不當言而言及當言而不言者衣冠太華飾及全不完整者不衣冠而入街市者四
曰臨事不恪主事廢忘期會後時臨事怠慢者五曰用度不節謂不計有無過爲多費者
不能安貧非道營求者
右件過失同約之人各自省察互相規戒小則密規之大
則衆戒之不聽則會集之日直月以告于約正約正以義
理誨諭之謝過請改則書于籍以俟其爭辨不服與終不
能改者皆聽其出約
禮俗相交
禮俗之交一曰尊幼輩行二曰造請拜揖三曰請召送迎四曰
慶弔贈遺

尊幼輩行凡五等曰尊者謂長于已二十歲以上在父行者曰長者謂長于已十歲
以上在兄行者曰敵者謂年上下不滿十歲者長者爲稍長少者謂稍少曰少者謂少于已十歲以外
者曰幼者謂少于已二十歲以外者
造請拜揖凡三條曰凡少者幼者于尊者長者歲首冬至四
孟月朔辭見賀謝皆爲禮見皆具門狀用幞頭公服腰帶靴笏無官具名紙用幞頭襴衫腰
帶繫鞋唯四孟通用帽子皁衫腰帶凡當行禮而有恙故皆先使人白之或遇雨雪則尊長先使人諭止來者此
外候問起居質疑白事及赴請召皆爲燕見深衣京衫皆可尊長令免即去
之尊者受謁不報歲首冬至具已名牓子令子弟報之如其服長者歲首冬至具
牓子報之如其服餘令子弟以已名牓子代行凡敵者歲首
冬至辭見賀謝相往還門狀名紙同上唯止服帽子凡尊者長者無事而

至少者幼者之家唯所服深衣涼衣道服背子可也敵者燕見亦然　曰凡見尊者長者門外下馬俟於外次而通名凡往見人入門必問主人食否有他客否有他幹否度無所妨乃命展刺有妨則少俟或且退後皆倣此主人使將命者先出迎客客趨入至廡間主人出降階客趨進主人揖之升堂禮見四拜而後坐燕見不拜旅見則旅拜少者幼者自爲一列幼者拜則跪而扶之少者拜則跪扶而答其半若尊者長者齒德殊絕則少者幼者堅請納拜尊者許則立而受之長者許則跪而扶之拜訖則揖而退主人命之坐則致謝訖揖而坐退凡相見主人語終不更端則告退或主人有倦色或方幹事而有所俟者皆告退可也後皆倣此則主人送于廡下若命之上馬則三辭許則揖而退出大門乃上馬不許則從其命凡見敵者門外下馬使人通名俟于廡下或廳側禮見則再拜稍少者先拜旅見則特拜退則主人請就階上馬徒行則主人送于門外凡少者以下則先遣人通名主人具衣冠以俟客入門下馬則趨出迎揖升堂來報禮則再拜謝客止則止之退則就階上馬客徒行則迎于大門之外送亦如之仍隨其行數步揖之則止望其行遠乃入　曰凡遇尊長於道皆徒行則趨進揖尊長與之言則對否則立於道側以俟尊長已過乃揖而行或皆乘馬于尊者則回避之于長者則立馬道側揖之俟過乃揖而行若已徒行而尊長乘馬則回避之凡徒行遇所識乘馬者放此若已乘馬而尊長徒行望見則下馬前揖已避亦然過既遠乃上馬若尊長令上馬則固辭遇敵者皆乘馬則分道相揖而過彼徒行而不及避則下馬揖之過則上馬遇少者以下皆乘馬彼不及避則揖之而過彼徒行不及避則下馬揖之于幼者則不必下可也

請召迎送凡四條　曰凡請尊長飲食親往投書禮薄則不必書專召他客則不可兼召尊長既來赴明日親往謝之召敵者以書簡明日交使相謝召少者用客目明日客親往謝　曰凡聚會皆鄉人則坐以齒非士類則不若有親則別叙若有他客有爵者則坐以爵不相妨者猶以齒若有異爵者雖鄉人亦不以齒異爵謂命士大夫以上今陞朝官是若特請召或迎勞出餞皆以專召者爲上客如婚禮則姻家爲上客皆不以齒爵爲序　曰凡燕集初坐別設卓子于兩楹間置大盃于其上主人降席立于桌東西向上客亦降席立于卓西東向主人取盃親洗上客辭主人置盃卓子上親執酒斟之以器授執事者遂執盃以獻上客上客受之復置卓子上主人西向再拜上客東向再拜興取酒東向跪祭遂飲以盃授贊者遂拜主人答拜若少者以下爲客飲畢而拜則主人跪受如常上客酢主人如前儀主人乃獻衆賓如前儀唯獻酒不拜若衆賓中有齒爵者則特獻如上客之儀不酢若婚會姻客爲上客則雖少亦答其拜　曰凡有遠出遠歸者則迎送之少者幼者不過五里敵者不過三里各期會于一處拜揖如禮有飲食則就飲食之少者以下俟其既歸又至其家省之

慶弔贈遺凡四條　曰凡同約有吉事則慶之冠子生子預薦登科進官之屬皆可賀婚禮雖曰不賀然禮亦曰賀娶妻者蓋但以物助其賓客之費而已有凶事則弔之喪葬水火

之類每家只家長一人與同約者俱往其書問亦如之若家長有故或與所慶弔者不相接則其次者當之　曰凡慶禮如常儀有贈物用幣帛酒食果實之屬衆議量力定數多不過三五千少至一二百如情分厚薄不同則從其厚薄或其家力有不足則同約爲之借助器用及爲營幹凡弔禮聞其初喪聞喪同未易服則率同約者深衣而往哭弔之凡弔尊者則爲首者致辭而旅拜敵以下則不拜主人拜則答之少者以下則扶之不識生者則不弔不識死者則不哭且助其凡百經營之事主人既成服則相率素幞頭素襴衫素帶皆以白生紗絹爲之具酒果食物而往奠之死者是敵以上則拜而奠以下則奠而不拜主人不易服則亦不易服主人不哭則亦不哭情重則雖主人不變不哭亦變而哭之賻禮用錢帛衆議其數如慶禮及葬又相率致賵俟發引則素服而送之賵如賻禮或以酒食犒其役夫及爲之幹事及卒哭及小祥及大祥皆常服弔之　曰凡喪家不可具酒食衣服以待弔客弔客亦不可受　曰凡聞所知之喪或遠不能往則遣使致奠就外次衣弔服再拜哭而送之唯至親篤友爲然過朞年則不哭情重則哭其墓

右禮俗相交之事直月主之有期日者爲之期日當糾集者督其違慢凡不如約者以告于約正而告之且書于籍

患難相恤

患難之事七　一曰水火小則遣人救之甚則親往多率人救且弔之　二曰盜賊近者同力追捕有力者爲告之官司其家貧則爲之助出募賞　三曰疾病小則遣人問之甚則爲訪醫藥貧則助其養疾之費　四曰死喪闕人則助其幹辦乏財則賻贈借貸　五曰孤弱孤遺無依者若能自贍則爲之區處

稽其出內或聞于官司或擇人教之及爲求婚姻貧者協力濟之無令失所若有侵欺之者衆人力爲之辨理若稍長而放逸不檢亦防察約束之無令陷于不義　六曰誣枉有爲人誣枉過惡不能自伸者勢可以聞于官府則爲言之有方畧可以救解則爲解之或其家因而失所者衆共以財濟之　七曰貧乏有安貧守分而生計大不足者衆以財濟之或爲之假貸置產以歲月償之

右患難相恤之事凡有當救恤者其家告于約正急則同約之近者爲之告約正命直月徧告之且爲之糾集而程督之凡同約者財物器用車馬人僕皆有無相假若不急之用及有所妨者則不必借可借而不借及踰期不還及損壞借物者論如犯約之過書于籍鄰里或爲緩急雖非同約而先聞知者亦當救助或不能救助則爲之告于同約而謀之有能如此者則亦書其善于籍以告鄉人

以上鄉約四條本出藍田呂氏今取其他書及附已意稍增損之以通于今而又爲月旦集會讀約之禮如左方　曰凡預約者月朔皆會朔日有故則前期三日別定一日直月報會者所居遠者惟赴孟朔又遠者歲一再至可也直月率錢具食每人不過一二百孟朔具果酒三行麪飯一會餘月則去酒果或直設飯可也會日夙興約正副正直月本家行禮若會族罷皆深衣俟于鄉校設先聖先師之象于北壁下無鄉校則擇一寬閒處先以長少敘拜于東序凡拜尊者跪而扶之長者跪而答其半稍長者俟其俯伏而答之同約者如其服而至有故則先一日使人告于直月同約之家子弟雖未能入籍亦許隨衆序拜未能序拜亦許侍立觀禮但不與飲食之會或別率錢畧設點心于他處俟於外次既集以齒爲序立於門外東向北上約正以下出門西

向南上約正與齒最尊者正相向揖迎入門至庭中北面皆再拜約正升堂
上香降與在位者皆再拜約正升降皆自阼階揖分東西向立如門外之位約
正三揖客三讓約正先升客從之約正以下升自阼階餘人升自西階皆北面立
約正以下西上餘人東上約正少進西向立副正直月次其右少退直月引
尊者東向南上長者西向南上皆以約正之年推之後放此西向者其位在約正之右少進餘
人如故約正再拜凡在位者皆再拜此拜尊者尊者受禮如儀惟以約正之年
為受禮之節退北壁下南向東上立直月引長者東面如初禮退則
立於尊者之西東上此拜長者拜時惟尊者不拜直月又引稍長者東向南
上約正與在位者皆再拜稍長者答拜退立于西序東向北上
此拜稍長者拜時尊者長者不拜直月又引稍少者東面北上拜約正約正答

之稍少者退立于稍長者之南直月以次引少者東北向西北
上拜約正約正受禮如儀拜者復位又引幼者亦如之既畢揖
各就次同列未講禮者拜于西序如初頃之約正揖就坐約正坐堂東南向約中年最尊者坐堂西
南向副正直月次約正之東南向西上餘人以齒為序東西相向以北為上若有異爵者則坐于尊者之西南向東上直
月抗聲讀約一過副正推說其意未達者許其質問於是約中
有善者衆推之有過者直月糾之約正詢其實狀于衆無異辭
乃命直月書之直月遂讀記善籍一過命執事以記過籍徧呈
在坐各默觀一過既畢乃食食畢少休復會于堂或說書或習
射講論從容講論須有益之事不得輒道神怪邪僻悖亂之言及私議朝廷州縣政事得失及揚人過惡違者直
月糾而書之至晡乃還

經正錄終

願學記

桐鄉張履祥念芝氏著

自橫渠張子為劄記之語前正率多因之履祥魯鈍過人
閔凶自幼長幸有悔竊事先傳雖知固習疎闊與至教然
一言偶得皆先聖賢良師友之錫也其敢忘諸因筆所聞
知為願學記惟二三同志相與講論而勖勉焉

人之生也戴天而履地莫不有乾坤之德焉為學之道震以動
之巽以入之坎以習之離以明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以至
動而為震入而為巽習而為坎明而為離止而為艮說而為
兌如此則成位乎其中矣

父母有子未得謂子教成而後謂之有子人君有臣未得謂臣
教成而後謂之有臣故曰師也者有父之親有君之尊又曰
五倫弗得弗親

日用之間非志勝氣則氣勝志志勝則氣亦見其清明氣勝則
志恒受其昏沮故孟子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懼氣勝也

朱子曰大抵吾黨于貨色兩關打不透更無話可說也至哉言
乎書曰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聖人之德亦如是也

因物而遷如萍在水何所流極

將樹穀者必去其草將具食者必滌其釜將學道者必離其舊
染之汚

未能志伊尹之所志且志范希文未能學顏子之所學且學朱考亭日漸而進自有所不能已矣

頑鈍只是無恥薛敬軒云開卷便有與聖賢不相似處可不勉予

一日之間所行之事非善即惡所爲之學非益即損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子夏云日知其所亡學問工夫未有不極于嚴密而能有成者

寂然不動聖人之心也憧憧往來常人之心也若先立乎其大者則無朋從之患矣

學者須實下進德修業工夫不然終日講學道聽塗說而已

靜時無功夫動時全不得力動時無工夫靜時遂無主張

惑處不辨終身自以爲是

見人即宜反己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

臨事但論當爲不當爲若稍瞻前顧後即一無所濟矣

於身有過差與學有不足每于過後知之所云方其在夢不自知其夢也覺而後知其夢也夫然則安可以不務致知乎哉

大都學問之患非是畏難而苟安即是進銳而退速若鼓行不休何不濟之有譬如積書萬卷一時不能盡讀若日讀一卷不過三十年便已窮竟若畏而不讀終身不得一卷矣倦而中止雖僅遺一卷亦未得爲究竟也

色取行違居之不疑本于好名而至于無恥

孔子告人如化工之付物各因其材孟子告人如大匠之引繩必要其直

妄求與苟免只不知命也

無錢能不憂不過五侯宅其人必有可取者

取聖人之言以治己之謂君子取聖人之言以誑人之謂小人

人莫不爲子孫計長久而不知教其子以賢一子賢子以及子其風遠者十世數十世近者五世三世嗚呼可不慎所以教之哉

人各欲善其子而不知自修惑矣

此身中立于天下善與惡是與非人皆見之愛者不能益惡者不能損是以君子直行而不阿特立而不懼也

父母無一不慈有一二不慈者則鬧之矣人子多不孝者有一二孝者則鬧之矣此人子之事親終不如父母之愛子爲至也

其人不賢譽之何益其人果賢毀之何損適足自見其私而已且稱人之惡蔽人之賢不祥莫大焉

疑謗之來苟自反無怍雖至大者不一二年豁然去矣汲汲以釋之者陋而已

按鄭當時傳其先鄭君嘗事項籍籍死而屬漢高祖令諸故項

籍臣名籍鄭君獨不奉詔詔拜臣名籍者爲大夫而逐鄭君
義哉鄭君足使諸名籍者蒙面矣
賞不稱德雖曰爵人而人不感也刑不當罪雖曰殺人而人不
畏也
教養之位不可不得其人不然人主德意無自實被諸民也
家庭之間其感移在不言而喻之際化民成俗莫不皆然
斯道本大毋爲小之斯道本公孰與私之
君子得位則行其道不得位則行其教教行道亦行矣
身者其表也天下國家其影也表立而長短曲直弗能違也身
立而善惡治亂弗能易也以曲木而求直影得乎

人主好財則必貧索下則益詐變政則愈亂不如務其本務本
則不加賦而足不督責而忠不易事而理何謂本曰修身以
取人
凡人學問不深可以漸而深聞見不廣可以漸而廣惟立身一
壞不可復救高才博學適足以濟其惡耳
古人敘事先後莫不有意韓退之作元和聖德詩序始云即位
以來誅流姦臣朝廷清明無有欺蔽而後繼之曰外斬楊惠
琳劉闢以收夏蜀東定青徐積年之叛此甚有意蓋朝廷不
清未有能定四方之亂者也
天下毎至全盛變亂遂作惟聖人爲能豫計而爲之所易所以

著日中之戒履霜之愼也
臨事固不可不懼然過于矜張即反有不當理處古人於天下
國家之事只作飢食渴飲夏葛冬裘看所以能依乎中庸也
孟子曰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信然
莆人自陳晦德先生爲學而儒術始正自晦德與諸前輩講行
文公家禮而風俗始正興道易俗何地不可存乎其人而已
豪傑之士不作耳
終日言不曾說著自已終日思不曾省著自已所謂放其心而
不知求也
已愛已敬則悅已侮已狎則忿常情皆然此正惑之不辨耳已

苟德之不修業之不進父母妻子猶將賤之何況餘人哉若
乃好學不倦改過不吝立身行道日進無疆天下後世猶將
尊親一時之重輕正不足論也如孟子所云能充無受爾汝
之實則可矣
少陵學識過人故其爲詩非唐諸家所及東漢之亡天下莫不
帝魏相傳數世未之有異其送曹將軍詩曰將軍魏武之子
孫于今爲庶爲清門英雄割據雖已矣文采風流今尚存言
魏武不言武帝言英雄割據不言霸王此其見有過人者又
懷諸葛武侯詩曰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孔明
自是三代以上人物二語稱其身分又云運移漢祚終難復

志决身殲軍務勞二語竟得孔明之心所謂鞠躬盡瘁死而
後已不以成敗論人也
邪說不能亂此謂豪傑之士
凡看史當一番大治亂大變革處先須立個主意朝廷施爲措
置當是何等君子出處進退當是何等然後見得自家學問
淺深與古人行事得失處不然盡熟二十一史臨事只是茫
然
學問當自知不是時須是全副拋下從新做起若只是去泰去
甚留些根在他日仍復長起適足以成其文過飾非之習不
濟得事也鼎之初爻取象於顛趾出否其義可玩

敬以事親則親安敬以事長則長安敬以御下則左右婢妾之
人安無所不敬則無所不安故曰不可不敬也
吾人自著衣至于解衣終日之間所言所行須知有多少過差
自解衣至于著衣終夜之間所思所慮須知有多少邪妄有
則改之此爲修身第一事
盛世人心多厚愈厚則愈盛衰世人心多薄愈薄則愈衰以一
家論祖宗創業必是長厚子孫漸薄家業亦漸替矣有天下
者亦然慎終追遠君子篤於親故舊不遺出入相友守望相
助疾病相扶持尊賢人遠佞人固是救世良藥也
六爻之位當者變而不當者不變則六十四卦一未濟也不當
者變而當者不變則六十四卦一既濟也故序卦之次始于
乾坤中于離坎終于既濟未濟蓋天地之用在水火水火之
勢一盛一衰理之常也君子小人男子婦人治亂興亡莫不
如此
實其心之謂誠不敢不實其心之謂敬無在而不實其心之謂
一
禮義不愆何恤人言此爲反躬無忒者言之也若禮義有愆人
之多言安得不畏以爲不足畏而肆行不顧或從而爲之辭
者孟子所謂無羞惡之心非人矣
人之生也必無一息不用其心之理用之于善則爲善人矣用
之于惡則爲惡人矣用之于大則爲大人矣用之于小則爲
小人矣

諸葛武侯曰違覆而得中猶棄敝蹻而獲珠玉凡人不樂聞過
好人順已何心哉
守義所以受命也
和氣致祥于家庭尤甚大抵和雖非一人所能爲然未嘗不出
一人彌縫其間古人不可及處正在難處處之得理難挽回
處挽回得無迹所以云德慧術知言德又言慧言術又言知
非實從操心慮患中過來鮮克達此也今人都說彼只不是
我實無可奈何且無論家庭之間必是彼此都不是就作一

是一不是論也惟其有不是所以不和若兩是便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敬了有何難處要之雖是難處也終無不處之理

若以爲彼只不是必無奈何試思離了此一輩難處的父子兄弟更可另尋一輩易處的父子兄弟否

克己者克其有物之己也引于外者爲聲色貨利據於中者爲意必固我皆足以害其心之本然自非痛加懲艾有以拔其本而塞其源則日用之間不能不使之不緣所居所習而長其爲心害蓋有不可勝言者然從末流而治之則又有破壘禦寇之患是惟主敬以直其內從義以方其外則心存而明機應而神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凡以此也

大抵學問之道只恒久便有益易曰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日月四時萬古只是如此只是有恒一晝了一夜一寒了一暑無銳進亦無速退無間斷亦無增加天地所以成歲功萬物所以正性命也反其所常則爲異矣吾人工夫果然有恒如四時日月豈有不能日新又新之理

工夫但當立準課程循循做去不可便計較有益無益日前即不見有益若做得一番工夫後來得力亦終在此以爲無益而舍之或求速效而至于躐等終於無益而已矣是以君子貴恒也

纔說工夫便須內外夾持古人言存誠又言閑邪言直內又言方外言持志又言無暴其氣總是夾持得定便走作不得

遇災而始知修省已非敬身之道若遇災而猶不知戒則刑戮之民也謹言愼行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此爲脩省之實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孟子曰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易曰小懲而大戒此小人之福也恐懼之可以致福脩身之可以遠害其理明是可據而人顧委之于天肆行無忌其意以爲禍福之未必至也而不知其已在巖墻之下矣

纔迫促便是助纔縱弛便是忘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暑相推而歲成焉于此可悟勿忘勿助之妙

爲學自不欺始不欺自親長始人于親長之前恐用其欺何所往而不爲欺矣

算來是如此到得來却不如此從前計算豈不枉費了君子思不出其位所以无妄无妄則靜矣

孤臣孽子操心也危慮患也深孟子之意只就好一邊說看來深與危處亦有兩種心事其一爲天王聖明夔夔齋慄其一爲權謀術數由天王明聖夔夔齋慄之心則爲至忠爲大孝由權謀術數之心則爲亂臣爲逆子其分別亦只在一念之微心術不可不愼也

易變易也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可與學易矣

自文其過惡人切磋總是自棄詩曰不懲其心覆怨其正曲木

怨繩墨往往有是

知見日進于高明踐履日歸于平實

與人子言依于孝與人弟言依于弟便是參贊化育所在

吾儒言太極釋氏亦言太極吾儒言太極器亦道道亦器也釋氏言太極離器而言道也

吾儒言靜釋氏亦言靜吾儒言靜合動靜而言之也動靜不失其時故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釋氏言靜離動而言之也絕動而後求靜故自謂洗心退藏而不足以開物成務

考槃在澗碩人之寬寬字甚有義舜之飯糗茹草若將終身伊尹耕于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功名富貴不入于胸中矣

三章俱言獨寐寤獨字最有義伯夷叔齊泰伯虞仲長沮桀溺適得其偶也不然則獨矣君子獨立不懼遯世無悶雖父子兄弟猶有不能相謀者乾之初九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以其不見是而無悶也

治天下只行其所無事而已若操切一分便入申韓若減損一分即入黃老居敬行簡乃能行所無事

養德養身非有二道君子莊敬日強小人安肆日偷而已

古人舍生取義自簞食豆羹至于天下萬鍾莫不如此蓋事有大小義無大小也食息寢興無非此心

學術壞而心術因之心術壞而世道因之古今不易之理也孟子生于其心害于其政發于其政害于其事是本心術而言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是本學術而言欲正人心先正學術故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又曰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又曰入則孝出則弟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又曰君子反經而已矣無非此意

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其流可以至于爲我伊尹治亦進亂亦進其流可以至于兼愛柳下惠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于我側爾焉能浼我哉其流可以至于同乎流俗合乎汙世故曰君子不由畏其失也

衛武公資本剛毅其作抑戒以自警一章曰抑抑威儀惟德之

隅五章曰敬爾威儀無不柔嘉七章曰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八章曰辟爾爲德俾臧俾嘉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九章曰溫溫恭人惟德之基可謂善自克矣

東林諸君子有意救陽明之敝其矜尚名節是已然其流至于爭黨則以取人不免偏重才氣一邊而于闇然爲己之功不無少疏至于釋氏之書則又未嘗屏絕以云救時可矣明道或未也孟子云君子反經而已矣明道以是救時以是

進有可行之道退有可居之業君子也

關中之教以知禮成性爲先學者從事于此極有依據所謂上之可至聖人下亦得以寡過也以聖人爲之準則過與不及

皆得就裁焉猶陳繩墨而曲直自見設規矩而方圓自成也
雖曰矢則者心之所同然然必聖人先得此心之所同然若
離繩墨而欲自呈曲直舍規矩而欲自爲方圓竊恐巧拙均
病不足以開物而成務也
孟子言求放心今之異學亦言求放心孟子言人之所以異于
禽獸者幾希今之異學亦言人之所以異乎禽獸者幾希然
孟子說幾希處下文便說明庶物察人倫行仁義是人能行
仁義禽獸不能行仁義也孟子說求放心處上文先說仁人
心也義人路也是求放心者求不失其仁義之心也異學只
空空說箇求放心存幾希不知所以爲仁義分別處正自天

淵
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以至游民日衆强暴横行雖有堯
舜無以使老有所終壯有所養幼有所長有王者起田制必
當變師儒不以孝弟忠信造士而相率爲浮文以壞亂其心
術學校必當變取士不以實行而專以藝文不足以得賢才
科舉必當變自一命以下至于雜流俱命自朝廷雖舜禹爲
選司無以知人銓法必當變職事相牽制雖有才能不得展
舒官制必當變入仕之後無論賢不肖一槩資格序轉賢者
壅于上達不肖者優游以取高位資格必當變養兵以病民
而兵不足用軍政必當變一州之土物自足以養一州之人
民而使西北必仰給于東南賦法必當變士人不知法令他
日無以守官掾史世其家得以因緣爲奸當倣進士觀政監
生歷事之例自京朝以至郡邑使生員貢生主文移獄訟錢
穀之事而去其吏員掾史等而下之衙役必當變
后妃駙馬不求名德而必選之微賤之子刑餘寺人得與士大
夫抗禮親賢不得並用而藩府官屬必無賢人國學生徒納
粟納馬教坊道士典司樂職君臣無坐論之禮殿廷行笞辱
之事此皆明代之陋制也
禹之聖也莫不稱神然見於書祇曰克勤于邦克儉于家而已
忠武侯之賢也亦莫不稱神然見于教則曰集衆思廣忠益

而已然則人皆可爲
醫家固須學博理明然必以識病善用藥爲急吾人學問之道
亦如此朱子每以通世務爲言蓋修已治人只是一事若世
務罕通說道理郎成片段臨事只是茫然所學雖博適足以
爲害而已
學之不講聖人所憂竊疑今日之患正與古不同古之人所病
者行不著習不察由之而不知今則反是著之而不行爲察
之而不習焉終身言之而不由其道者衆也
虛心以求理平情以處物
不能化物只是已德之不修修已不力便爲物化可畏也

吾人爲學今人與居古人與稽一不可廢蓋不稽古則無以考古人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而心智亦無由開明矣然非明師良友正其得失則所學者不免失于氣質之偏見仁謂仁見智謂智而無以得乎大中至正之矩甚者師心自用之弊蹈之而不自知矣

祖述孔孟憲章程朱

一誠再思三自反處事接物之要道也

人須有所不爲不然則亦無所不至矣

聖賢用心要使天地間物物各得其所學者從此起念將來方有成就若以自私自利爲心終爲小人而已矣

子弟之賢不肖只就細微察之若昆蟲草木之類無故而好戕殺他日必是賊仁之人衣服飲食書籍楮墨之類一槩苟且不分別愛惜他日必是賊義之人

人受健順之德以生欲完賦受之理非學不能其學之方聖人于乾坤二爻文言明言之乾九二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坤六二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從此下學上達盡性至命更無餘事

陸學教人求四端而以居敬窮理爲支離不知孟子四端之說只是從人陷溺之後使之識取良心見得秉彝之良人人固有不假外求非謂得其四端便了聖人之事墨子兼愛也只是惻隱之過楊子爲我也只是羞惡之過仲子避兄離母也只是辭讓之過申韓刑名殺人也只是是非之過且思仁義也孟子旣辨墨之非仁楊之非義又辨子莫之非中齊宣王不忍一牛之心充之可以致王然孟子却于其間分別出吾老人老吾幼人幼又分別出百姓禽獸而重言心之權度何等詳盡明晰可知理一處不難所難者分殊象山見得大槩便傲然自足鄙哉

龜斯嘗問一友靜時儘能主張臨事便紛雜一友應事儘井井靜中便煩亂却如何曰此是各因習之所重而偏人之所習各因所稟性澹泊者多喜清靜一向躭靜自謂得力于靜而于人倫事物之際不免有厭棄之心非是向來學禪其弊亦將流而爲禪稟性浮動者率喜兜攬外事終日勞勞只在事物上東支西應未嘗旋向身心裏是以心熟于外馳而不能寧靜事物一離此心無所寄托只憧憧不已然則如之何曰一在人倫事物上窮研體驗一在收其奔放之心反入身來不爲妄動譬如長安以東望西來長安以西向東走到得長安則一而已周子動而無動靜而無靜旨哉

隱惡而揚善則善日至是與人爲善也吾人與人之道宜如是

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誰毀誰譽直道而行然而樂道人善惡稱人惡先聖後聖其心一也處末俗而懷不平未免爲鄉

人也

惠迪吉從逆凶南宮适羿奡禹稷之論理固如此但君子之于學也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羿奡卽有天下君子終不爲羿奡禹稷卽不得其死君子終必爲禹稷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夫子之不答以此

博奕飲酒不獨廢時失事凡此身非禮非義之端莫不由此而起及朋儕中邪僻小人莫不自此而入其初之失似乎甚小而其流禍極大不可不痛絕也

擇善人而交擇善書而讀擇善言而聽擇善行而從是初學切要工夫從此造乎精微總不外擇善二字

今之學者只其爲人也孝弟已做不盡更說甚窮高極深

昔之異端在正道之外今之異端在正道之中孟子闢邪說以正人心正以聖人言仁義楊墨亦言仁義同是堯舜同非桀紂而所以不同處則有淄澠白黑之判今之爲邪說者莫不假托聖人之言以文其說猶所謂傅會經義也約而言之蓋有數種曰知行合一曰朝聞夕死曰殊塗同歸曰體用有無曰權以濟經曰大德不踰小德出入曰未發之中曰求其放心曰孔顏之樂曰盡心知性曰寂然不動退藏于密皆此者探本窮原不出于釋老則出于功利否則調停兩可執中無權而已學術不明禍亂四起率以此也種種看破方不爲所惑亂

二氏亦言克已只于復禮處全然乖謬關中之學以知禮爲先知禮則成性矣

世人做工夫多只走釋氏一路所以不得長進一等人是欲求靜的卻失之墮聰黜明不知心之神明如何可使之槁木死灰一等人是欲默識的卻失之懸空想像不知在物爲理處物爲義無地不有無時不然如何舍卻日用行習別尋一箇道理舜明于庶物察於人倫孔子好古敏求擇善固執所謂先聖後聖其揆一也敬義夾持居敬窮理洛閩所以爲吾儒之正統今只守此家法一意致知力行有忿必懲有慾必窒

見善則遷有過則改以是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庶其無失矣

聞人之善而疑聞人之惡而信則讒人至矣聞正直而憎聞邪佞而樂則諂人至矣聞譽而喜聞過而怒則面諛之人至矣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此是吾人安身立命之處

浩然之氣從臨深履薄中出

周子明道程子篤實張子勇決朱子精密

上智之人便安樂也沒他不過中人以下須是從憂患中得來

以顏子純粹高明之資猶必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

禮勿動後人資不如顏子又無夫子以為師而云無所節目
噫歎耳

學問大端數言可舉若實求之終身不能盡是以君子日有孜
孜不知老之將至也

近裏一分便是一分長進故損內益外為損損外益內為益

退之道濟天下之溺及明道以興起斯文為已任可謂獨復矣

凡言睽者上與下均有咎焉然下之來合于上也難上之往合
于下也易況乎上不往則下亦不來矣往何咎往遇雨則吉
反而言之則有咎而無吉也

人非聖賢豈能盡善必有不善者矣人非邪慝豈能盡不善必

有一善者矣苟有善雖不及于吾何可不學也苟有不善雖
賢于吾何可不改也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

必大畜乃言時君子無倖獲之理必先妄乃言災君子無倖免
之術

行事之始當思其終接物之際宜戒其薄

問目

桐鄉張履祥念芝氏著

此余向所求教先師之冊也忽忽十餘年過失多於前時
學問益負初心撫此徂光用深悲歎哲人既萎問業無門
徒自惆悵沒齒而已

人不知學雖事親從兄即已不能何況其餘

立奮乎百世之心懷未免鄉人之耻
山陰劉先生批　可謂有志

為學必遵聖人之言猶醫家必照古方也舍此而學即是異學
言即是邪說行即是暴行

局量褊淺規模狹隘雖使自好未免為鄉人也伊尹以天下為
已任明道以興起斯文為已任吾人不立此志恐遂陷于流
俗

妄感不可有自然之感不能無絕感守寂即入于禪吾儒之學
隨感而應應已仍寂如鐘在懸扣之則鳴如琴在御鼓之則
聲艮背行庭意或如此但此地位不易到得
劉先生批　正好下手

學問未論高下淺深先辨誠偽誠則青天白日是此人夙夜寤
寐亦是此人偽則大庭廣眾是一人暗室屋漏又是一人所
謂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何可不謹

劉先生批　此即所謂人鬼關也故愼獨工夫最爲喫緊
愈體驗愈見切實安樂與憂患一也而憂患爲易
習氣不脫難以言學辟如羈鳥在籠終不能翱翔于天地也
正己而不求于人是聖賢根柢處
以夫子爲之師顏淵爲之弟猶然博文約禮今以中人之才當
初學之日遂云脫去支離直尋性道將恐入于邪道而不自
知也
志趣高明廣大而後可以共學功力堅忍果決而後可與適道
必有夜以繼日坐以待旦之精神而後可謂之學不然忽忽
終年自貽伊戚而已

非禮勿視聽言動踐形工夫存乎此
恐懼者脩省之資脩省者恐懼之實
忿爭之中無正士門戶之內無忠臣
只自知不是一念便爲改過之幾易之所以取于悔也只自知
戒懼一念即爲遠害之門易之所以取于厲也
人先須趨向正趨向正則雖離師友自能有進趨向不正雖有
師保如臨父母不過在言行上把持得轉背便不是
未能守經輒言行權勢必爲機變之巧無所用耻而已
九族不睦出于無德
程子曰人於夢寐時亦可以卜自家所學之淺深如夢寐顚倒
即是心志不定操存不固　祥久不侍先生側兼多離索直諒
之言嚴切之教不能時時聞惟以此自鏡深省得失良爲有
驗也
動於欲雖欲求靜而不可得也
志氣昏只繇於惰治惰莫如敬
雖行道濟時有必出于己之意此爲驕吝亦爲計功謀利已足
亂天下矣天下事在我當爲則爲之我不爲則人爲之夫何
私
劉先生批　直是勘得到
事當難處輒思古人每有難于我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

萬者莫不處之裕如我何以不能則往往見其所不及而于
處之之道亦思過半矣故詩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讀史不徒考其成敗得失有思齊內省之志方爲尙友古人之
實不然博學宏詞而已
爲學先求無欲其爲人也多欲雖從事于此終是要攘臂下車
格例二字習以成風雖有賢者不能出此若欲太平自朝及野
非盡破此二字其勢不能董子所謂譬之琴瑟不調甚必解
而更張之也
其細已甚未有不速亡者國與家一而已
好善惡不善是意誠眞好善惡不善是誠意好以善未嘗作好

也惡以不善未嘗作惡也此之謂動而無動當其未有所好
好善之體未嘗不存也當其未有所惡惡不善之體未嘗不
存也此之謂靜而無靜
劉先生批　此處實無動靜可分并無動靜之見可著
不特僨達是輕凡氣之易動皆是輕不特浮慢是粗凡爲物所
蔽皆是粗繇于用工疎而定力淺
工夫放寬不得又急遽不得要震奮又要從容日月相推而明
生焉寒暑相推而歲成焉於此可得自强不息之義
脩巳治人莫大於禮樂愛敬者禮樂之本也
人於過失當時即不能自知過後豈有不悔但不能乘此悔心

力圖自新他日臨事差忒如故韓子所謂當其在辱亦克知
悔及其既寧終莫能戒如此終身所言所行只是有悔安得
悔亡
劉先生批　數語最親切有味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玩其辭氣固有無巳則可
之意人便假此以爲口實以爲但要大處立些名節小處不
必顧慮不知名節者事勢之偶然豈有期而立之之理平生
百行草草假饒立得名節不過一時氣激所致非義理之本
然下面都無可觀況如此之人到臨大節必然倉皇固惑鮮
不至于潰裂者古人敬小慎微雖細必謹蓋以此也

劉先生批　此等氣習其個害世道不小
才高者左支右吾耳目儘是塗飾得來但不堪反觀耳譬諸小
人其猶穿窬之盜正謂此也
劉先生批　戒之戒之省却許多勞擾
欲使善必出於巳便是計功謀利之心總緣有我無我則廓然
而大公矣
劉先生批　所以學莫大于求仁
天地中和之氣產爲君子乖戾之氣產爲小人世道盛則氣和
氣和則賢才衆多故曰君子道長世道衰則氣戾氣戾則奸
邪衆多故曰小人道長惟君子道長故得時用事者恒君子

凡富貴壽考之類多自君子得之而凶折刑戮之類每及大
小人惟小人道長故得時用事者恒小人凡富貴壽考之類
多于小人得之而凶折刑戮之類亦及於君子辟諸草木感
陽氣而生者陽盡則衰感陰氣而生者陰盡則槁此固氣數
之自然者也但陽氣終無滅息之理故聖人參贊化育唯是
進君子退小人崇正學黜異端則不仁遠而暴亂寢政教行
而治安久矣
劉先生批　世道盛衰繇吾輩主張
立身大節從日前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打
算起古人所謂先立乎大所謂在天地間堂堂正正作一個

人也於此打算不過難乎其爲人矣

劉先生批　嚴哉

才者皆之能事性有仁義禮智之良便自能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程子所謂性無不善而有不善者才也是本氣而言孟子謂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是本理而言

否之世尙有三陽但在外耳至於剝之上九不獨在內者無有卽在外者亦漸滅殆盡所謂天地閉[illegible]漸有人消物盡之象當其時亦便有一人從艱難成廢之餘動心忍性以爲來復之本此天地所留以囬造化者也故曰天地之心

劉先生批　此人最不易得

劉先生總批　諸語多從自身體貼出來故不落語章所見已是端的從此但莫生退轉心當自有欲罷不能之勢

又批　且恁地如此矻矻不舍自當長進去不必只管說時行履較量進退也

楊園先生備忘自序

惺堂史先生有云金陵再造之地蓋先生官金陵得賢士大夫講學自是厥德益新故爲此言也予顚蹶之餘已無復有生之志矣何子商隱以其叔父之命延予館遺安堂課其稚子始至爲辭以弔故友夏仲而云行將渭於海濱私心所期將欲力圖自新等之後生云爾何闊命之不淑竟拂初懷簡册旣疏論言亦寡雖良友日親歲月淹久撫躬念省悲恨如何又念人生若短生死詎隆堪此虛擲外負知己內負寸心因出前後所書傑戒遺忘者錄正商隱存爲歿齒之後永鑒厥愆焉

備忘

桐鄉張履祥念芝氏著

卷一

刻刻體味至誠惻怛四字

滑州刺史王軌奴殺軌攜其首詣竇建德降建德曰奴殺主人大逆立命斬奴反軌首於滑州吏民感說即日請降觀於此則光武之封不義侯有慙德矣

建德攻黎陽克之虜淮安王神通及李世勣父蓋世勣走免數日以父故還詣建德降此與徐庶以母故降敵義同

畜德日期於光大衆善不遺於細微

爲政在通下情通下情在親正人

一部廿一史廢興存亡只目前人事體驗足矣書曰當於民鑑

能治生則能無求於人無求於人則廉耻可立禮義可行

學問之際知之明行之果有若決江河氣象方爲自得

易師上爻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註云小人則雖有功不可使之得有爵土但優以金帛可也竊疑此特就後世酬功而言若推本而言小人直不可使之得以有功耳蓋無論安危治亂小人終無可用之日非云用師之日小人能立功便可用至師之終論功行賞之日然後不可用也若既有功安得不酬以爵土觀淮陰侯事可見

有天德然後可行王道唐太宗於封建井田雅有其志先儒以有君無臣歸罪於房杜魏徵之徒不能輔之以行先王之道竊觀太宗修身齊家之際慙德多矣貞觀之治尚不克終其何以行先王之道哉

朱子註論語義者事之宜也註孟子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加心之制三字爲告子有義外之說故也蔡子註尚書義者理之當然行而宜之之謂較韓子行而宜之之謂義更完事固有理當然而行之未必宜者亦有行之頗宜而理或不當然者惟理既當然而行之復得其宜方爲義之盡

觀於漢文帝知徒善不足以爲政觀於王莽知徒法不能以自行法雖敝有善人行之亦可以爲德人苟不善法雖良亦足以爲害是以有國家者法可百年不變不可一日無人

唐太宗晚年內無長孫皇后外無魏鄭公宜其多過失也觀於魏公之眷幾不克終則知前之樂善從諫皇后維持調護之功甚多士女猶有雞鳴勸戒之益況人主乎關雎寤寐以求淑女所以爲王化之基也

紂之惡只淫戲二字以武王數紂之罪考之共惡雖多總從此二字來

賦役繁急則百姓困窮縱有罪殺無罪則民無所措手足困窮則流亡無所措手足則盜賊肆行自古未有至此而不亡者

蓋古之人君代天理物盡心教養故長有天命後世德教既
失刑平尚可弼教刑罰不中壞教之甚也田制既廢薄征猶
可足民暴征横歛傷養之甚也其原皆由于人主淫縱君子
在野小人在位

太宗生日罷宴樂而念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此良心之發見處
然高祖生前未聞有孝養之節死後亦未聞有哀痛之情亦
所謂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也所以四端人人有之不以堯
存不以桀亡只坐能推廣與不能推廣耳

功與德不得相掩有功高而德薄者有德大而功微者時勢之
各異也學與德亦有分數德有因學以進者有不因學以進

者生質之不同也

中宗爲君唐祚必亡其手裴炎白於太后而廢之亦不爲過但
廢立之後太后不可復制炎遂無如之何則不免陷於亂賊
之黨要其心亦無他也是以人臣於國家之事當審己量力
能爲則爲之成敗利鈍固有所不計若度不可爲則去之非
常之事待非常之人爲之暴虎馮河死而無悔君子不取也

吳康齋質勝於文方正學文勝于質薛敬軒純粹胡敬齋整齊
皆君子人也敬齋而後呂涇野慥慥君子矣

張柬之反周爲唐胡致堂病其不能數武氏九罪廢其位號而
賜之死其論極爲正大但如此則中宗必當遜位而去亦無

靦然君天下之理且誅斥其母而北面以事其子在臣子亦
恐有難乎處之者竊疑瓊山邱氏之言於義有足采者

聖人之世物物得所非獨人物得所卽鬼物亦得其所末世物
物失所非獨人物失所卽鬼物亦失其所淫祠盛與妖言競
起固有由然也

僧道及師巫邪僻俱可哀矜不足惡也　漢章帝元和二年春
正月賜民胎養穀人三斛復其夫一歲三年春正月詔嬰兒
無親屬者及有子不能養者廩給之朝廷能加意窮民如此
人亦何樂而爲此乎

國家平日講求以人才爲第一人家平日講求以師友爲第一

智譬則巧聖譬則力學者始初一步路頭錯不得于此一錯終
身受病賢者悔而知返不肖者執而彌堅悔而知返枉却前
功執而彌堅害已及物近世非無力行之士多因學術不明
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悲夫

綱目玄宗二十六年書以王璵爲祠祭使分注載上頗好鬼神
以太常博士王璵爲祠祭使祈禱或焚紙錢類巫覡習禮者
羞之胡氏曰祭必用幣所以交神猶人之相見有贄以爲禮
非利之也後世淫祀旣衆於是廢幣帛而用楮錢是以賄交
於神也使神而果神也夫豈可賄使其不神而可賄也又安
用事雖然王璵行之而世以爲羞則當時猶未盡用也今舉

四海用之而未有革之者不亦悲乎

聖賢凡說善字多不下註脚惟孟子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下文說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天爵章說仁義忠信樂善不倦兩處然則所謂善者非他仁義而已矣今之所謂善者吾不知之

此身在天下與人並立不爲人轉移即能轉移人無中止之勢嗚呼可不愼哉君子所以貴日新其德也

學問之事最忌是泛又忌是雜泛則不誠雜則不一終身于學而無所成者以此　誠則一

人無父母者思得一日養其父母而不可得徒然念劬勞而感

罔極其有父母者顧乃不知有親之樂不克曲盡其歡心此仁之于父子眞若有命也感事書此　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喜懼二字眞曲盡孝子之心此兩念不眞切必無能孝之理

言交友處論語精詳孟子廣大

陸宣公曰捨繩墨而意裁曲直棄權衡而手揣重輕雖甚精微不能無謬今之學者不知取準于聖賢而師心自是何不思此義乎

所見士友纔有意爲學即有一種抗顏爲人師之氣威儀容貌已全不似學者竊疑此正夫子所言驕字猶未及上蔡所言矜字也如此則讀書說道理適以長傲而已長傲必飾非難與言學矣

示學者

愛身　父母惟其疾之憂孰不爲守守身守之本也

修德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

力學　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

親賢　友直友諒友多聞舍己從人樂取于人以爲善

四者事實相因義祇存乎愛身而已修德所以愛身也力學所以修德也親賢所以成學也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揭之座隅常日在之

追琢以成器藥石以已病人之與人愛人固有以害之害之固有以成之易曰匪寇婚媾是也

艱貞二字不可一日忘今年看易覺此意尤爲親切

與朋友交無能改于其德媿恥孰甚其道只在修己未有己德不修而能益人者也在易爲弗損益之之義

艱難之際而能守正不渝斯云君子矣

億則自私而用智屢中則益喜于用智難乎廓然大公物來順應矣

天于萬物如一父之子地于萬物如各母之子于此亦可思一本萬殊之義

顛沛之來固繇天命然亦當思內省不疚之義內省而疚只是自取之也在理爲小人悖之凶何可怨咎于人乎

向來見解終覺于分人以財教人以善處看得親切今覺予爲
天下得人處看得親切得天下之人因於天下有補卽得一
鄉一國之人亦於一鄉一國有補
剛中而柔外雖處亂世可以無患但當以妄悅爲戒故利貞
史書大實不可盡信又況傳者不及百之一二乎文集亦視集
之之人如何儘有因所集而失其人之本末者矣學者所以
貴乎知言也　能知言方可讀書論世
文章事功易論名節卽難論有所爲而爲與無所爲而爲其事
則一而人則大殊至於道德修之已者從內省不疚中來存
乎人者必求之隱微幽獨之處固未易輕論也然得其本末
則亦不難論

齊家篇引諺及莫知苗碩之語猶平天下章諄諄於外本內末
之意家庭之間父子失其篤長幼失其順夫婦失其和大約
財貨爲之階也好不知惡惡不知美率多坐此　有爲
吾身之理有未明於天地萬物觀之天地萬物之理有未明於
吾身觀之蓋天命之性吾于天地萬物一而已矣
治天下國家以大知不以機數唐昭宗非不善用機數祇以速
其敗亡而已
唐末諸臣吾所取者韓偓而已爲司空圖易爲韓偓難
蘇氏論治道只恩威不惻四字蓋之若令得志純任術數以馭
下取亂亡之道也開誠心布公道六字全乎未有
俠邪只論恩讐不顧義理君子以道義爲親疎小人以德怨爲
愛憎心術之際宜早辨之　不可以學究爲通儒不可以俠
邪爲氣誼
自商鞅開阡陌而賦法一變自楊炎爲兩稅而賦法又一變每
一變爲上者力愈省爲下者力愈困今之賦法炎之兩稅也
豐歉之不齊肥瘠之不均窮民奚所告乎
明制魚鱗黃冊並行魚鱗以載田地山蕩之次黃冊以載丁田
之數後世重黃冊而廢魚鱗賦役所以不得均也
聖人有所不知不能不必說到六合內外只子臣弟友有多少

無可奈何處
綱目於李嗣源多恕辭後儒責之者不一而大者在不爲莊宗
討賊竊思五代之臣如張憲者蓋不數人嗣源以目不知書
之人惡知大義所在而勇爲之左右前後之人亦孰有以大
義啓告之者然則其失也固無足責而其得也則深可取矣
左右前後之人正所謂猶吾大夫崔子也推其心雖恐傾
討賊之義耳
孟子羞管仲只一假字辨告子只義外二字距楊墨只爲我無
君兼愛無父八字大人格君之功自管仲而後幾幾絕矣義
外則心跡判而爲二矣爲我則無尊賢之等兼愛則無親親

之殺皆惡其近理而亂眞也

康節云凡人爲學失於自主張太過此言甚乎恕可破後儒紛紛同異之論

恭儉二字是立德之本恭之反爲傲儉之反爲侈傲則必侈故傲尤爲凶德堯舜之所以聖桀紂之所以狂其原亦本於此今只將此二字單作人主身上看所以不切實檢點平生過愆有不從此發端否

易困窮而通注困身困而道亨道亨爲亨道窮爲困西銘貧賤憂戚玉汝於成寢與食息其毋忘所以亨之者

正己而不求於人方能無入而不自得

文王之遷豐也詩稱匪棘其欲聿追來孝武王之遷鎬也詩稱貽厥孫謀以燕翼子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而已矣

古人行己有恥能有所不爲故不必重名節而大德多不踰閑後世廉恥道喪無所不爲不得不重名節重名節君子猶將犯義學者不從名節立腳終爲小人之歸

嘗思古之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雖得天下有所不爲則志氣自能剛大

人做得一種功夫決有一種得力處凡讀得一種書決有一種受益處目前即不見得後來自見其效但當愼擇於初耳

經世本于經學乃眞經濟也名臣奏議等書各得其一班耳文獻通考杜氏通典及衍義正補總不外四書五經之義

取善不遺于細微去惡必探其根本故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又曰除惡務本

人之惑處多端難以盡舉其易發而難制者莫如忿故就忿而言唯慾亦然一念之慾忘其身以及其親推之七情莫不有之愛欲其生惡欲其死凡不能揆之於義理而任己甚之情鮮不爲惑惑雖與懸有別然故害德其勢亦足以至于懸故曰辨之不可不早也　大學言心不得其正之其所而辟處無非惑也

志存西銘行準中庸

知命者不立於巖墻之下巖墻處處有之不必登高臨深卽飲食寢與失其當然無非巖墻也古人集木臨谷所以無時不然

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可謂立命矣素其位而行可謂順受矣

本生父服不降非也庶出子服其母之服如嫡母非也禮也者尊尊而親親以尊之義推之等庶母于嫡母是尊有二上也以親之義推之不爲嗣父降生父服是天之生物使之二本也二者均恩輕而義重

陶庵蔣先生山陰人石簣從祖其學術自濂洛以爲舍是皆斜

徑蹶道不足蹈也是時王文成起里中以所學倡召海內士
爭趨之先生心不謂善也害言姚江談致知嶺南談體認其
流將使學者釋成法信胸臆害有甚于膠固拘瑣者于是著
書數萬言于知行約博之類皆嚴析而精論之名曰正學演
說

故舊不可有跡新交不敢不慎

除却庸言庸行更無性命之理今見高明者既遺日用事物而
別求一種學問其稍務踐履者又不免闒茸鄙瑣無超然之
意好朋友眞不易得也

人各有至暗之處不與人見者所謂隱微也此處可使人見方

爲光明

眛義理之人不可與謀事怵利害之人不可與共事

司馬君實每事可對人言凡人事無小大內則稟于父兄外則
謀于師友而後動則不可以告人者鮮矣

盛世之人光明衰世之人晻昧陰陽之別也

小兒妄語其後無所不至古人所以常示毋誑

工浮文習詭遇廣交遊長陵競今之所謂良師古之所謂民賊
也子弟從之內害其心志外敗其百行其不干天之殃者罕
矣

天地之間只是一個屈伸消長之理學者能從身心上體驗此
理方是學易有入頭處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聖人分上事學者當從不顯亦臨無射
亦保處用力

聖人不聞亦式吾人須是尊所聞聖人不諫亦入吾人須是求
忠告

通功易事古今之通義但欲充其無害人之心與無穿窬之心

天地之理往過來續人于其間只有繼往者開來者一事而已
文王有聲之詩前言追來孝後言貽厥孫謀自一家而言
如此自天地間而言亦如此

一有所隨則心知百體皆因所隨而變正則吉不正則凶故隨

之初九曰官有渝貞吉言始之不可不慎也

天地間只是一個道理更無新故功夫只在溫故溫故則能自
得自得則日新自我觀之則古人爲先覺自後人言之則我
又爲先覺故可以爲師

得所此物物失所亦此物物轉移止在一人至治馨香此五官
百骸穢德彰聞亦此五官百骸轉移止在一心

周人命字二十弱冠皆以甫字之五十以後乃以伯仲季叔爲
別朱子曰五十乃加伯仲是孔穎達說據儀禮賈公彥疏乃
是少時便稱伯某甫至五十乃去某甫而專稱伯仲此說爲
是

言一也隨其人之淺深以爲益之淺深故野人之言聖人取之
以成化聖人之言野人守之以成愚
進言如用藥須中其
病受言如服藥效有遲速亦有大小
當爲者義當安者命見義必爲不敢不勉順受其正不敢怨尤
人一入聲氣便長一傲字便熟一僞字百惡都從此起矣習奢
又未足以盡之
世儒分顏子曾子之學爲二途非也夫子敎人自博文約禮至
一以貫之一而已省身便是克己非禮勿視聽言動即是慎
獨請事斯語即仁以爲己任其言顏子之學異乎曾子者其
人必是釋氏之學將謂顏子爲頓悟曾子爲漸修也且思

得一善拳拳服膺而弗失是何等篤實者
古人云十年讀書今雖遲暮耿耿此心較之少年心志不定外
誘紛如父兄師友督責而不前者豈不有間自玆以往相去
衛武懿戒之日尚有四十五年只當初學從師讀書數年未
必不稍有所成也毋徒云去日苦多
實録載守仁性警敏善機械能以學術自文不知出何人之筆
當時士大夫中固多有識者
或疑承繼之產嗣子多不享何也曰天也斬其後嗣罰固重于
破其家室矣天欲亡之孰得而存之子孫根本也家業枝葉
也本根不存枝葉將安附其不昌宜也在嗣之者或是盛德

之後於理宜興或是祖宗德厚宗祊墳墓不宜失守或是嗣
子仁賢克楙其德則其興替又不可以槩論况乎繼嗣之心
又各不同若其哀痛世父之無嗣宗祀之無托義不得已而
爲之後則此心可以上格皇天雖無一畝之宮數畝之地於
理不能不昌若覬其所有因以爲利則亦不仁之甚矣不仁
之人已之所有且不可保而謂天道肯後以兄弟之產附益
之乎
率素履攸行耕則良農讀則良士學古訓有穫儉以養德勤以
養身
凡事無大小言之極易實做便難在吾人存心要當以易讓人

以難自處譬如行路脚踏實處便穩若稍着不實處便有傾
跌之患行事稍有不實與時敗壞未有不於此也
涇野議康齋不免以貧累其心疑猶未能易地而觀也關陝之
富饒既不同江右之貧瘠科甲之清華又不同布衣之困阨
一歲躬耕所得幾何其外雖至饑寒交迫而弟子之贄亦有
所不受則康齋之爲康齋可知已當其勢不獲已則至于稱
貸念及負人不可償人不能憂貧亦天理也士生後世動以
顏子原思律之豈尚論其世乎
東漢諸君子可使頑夫廉懦夫有立志北宋諸君子可使鄙夫
寬薄夫敦

國風惟鄭陳二國最爲淫泆則先亡衛宣齊襄有禽獸之行卽
禍亂隨之衛得文公而後興齊有桓公而創霸然齊篡弒相
尋至簡公而田氏代之矣唐風厚而晉祚長秦風競而嬴氏
大幽及二南見周之所以興王風知周之所以廢鑒乎此眞
古今得失之軌轍也故曰詩可以觀

秦風車鄰駟鐵而後世遂以强武得天下首篇未見君子寺人
之令而後世卒以趙高亡陳以宛卯始而以株林亡可知風
俗一成興衰治亂蔑不由之也

宋仁宗初年用人行政俱無可觀其後契丹西夏之變交作乃
能用賢從善迨乎羈縻和好邊警不聞而邪正又並用矣人

主出無敵國外患入無法家拂士而能無失者不其難哉

知之次也蓋夫子之謙辭爲良知之說者遂以聞見爲次而不
足事然則好古敏求思不如學之言豈欺人乎

天下之治衆君子輔之而不足一小人壞之而有餘人主之德
衆君子成之而不足一小人敗之而有餘可不戒哉雖士庶
人一身一家之計亦莫不然故親賢遠佞爲最急也

魯兩生不起或是由于高帝嫚罵輕士或是深鄙叔孫通之輩
故招之而不至也士君子出處固難以槩論

詩王事靡盬盬字義極可思訓云不堅固人作事無大小一懷
苟且之意卽不能縝密周全爲人謀而不忠與朋友交而不

信莫甚於此矣非獨朝廷事爲然也予於秉心塞淵及玆義
未嘗不三復而永懷也

遼主不道耶律余覩被纔而出西走夏南走宋亦無不可叛而
降金必不可也

或憂世亂敎衰異說紛起予謂無怪其然也人之賦稟有剛柔
厚薄純疵之不同則所見不能以不異雖盛古之世亦有之
也但聖王御世作之君師政以治之敎以淑之皇極建于上
學較興于下賓賢勸能言昌行修者有虜淫奇浮末左道亂
衆者有刑故人皆知遷善遠罪道德一而風俗同時非無放
辟邪侈之輩也好惡公是非正不敢肆其喙則革面而聽從

其惡遂隱于無形耳亂世王道不明上無正教下無善俗奇
衺者可以駭衆堅僻者無所創懲人各肆其臆說而無所取
正詖淫邪遁亦何所不爲乎孟子以處士横議楊墨塞路歸
之聖王不作諸侯放恣知本哉

古人立教八年出就外傅十年居宿于外俱有深意一者小兒
漸長慮近婦人女子養成驕惰之性熟其鄙細之言將至疏
慢長者教無自入一者知覺漸開慮此匪人道之淫泆一旦
早知女色至于伐身夭命禍不可測也

或言聲音之道不必拘拘器數之末元聲無日不在天地間卽
俗學之譜可推雅樂之節竊謂孟子云今之樂猶古之樂就

樂之情而言若論聲音則斷不能外於器數故曰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也況雅樂之音雍雍穆穆所云優柔平中所云淡以和者與俗樂之靡靡噍殺猛厲繁促其音節亦自不可同也其謂元聲未嘗不在天地間似矣若謂不必求之器數之末而可冥會其妙如此則聖人旣竭耳力足矣何必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乎大都近世之人事事欲變亂舊章輕棄典型學者習聞其說而惑之未之思耳

金張穀以平州來歸金人不即與宋從事者遼未亡也乙巳二月獲延禧十月粘沒喝斡離不分道入寇矣于此可見金人無日志不在中國而宋之君臣安危利災爲可哀也

苗劉之變竊謂天之所以成南宋偏安之局也若并無此事則亦不復有南宋矣事固有不幸而幸者天也

一方之草木自足以治一方之疾病人苦不識耳一方之物產自足以養一方之民人只患遊惰耳

愼無以一二之惡而輕疑其餘之善亦無以一二之善而并沒其餘之惡美玉不能無瑕毒藥猶可已疾善善惡惡苟不要之至公即非天地之心矣君師之道矣

高宗不得秦檜猶未顯然言和秦檜未有腹心在臺諫在政府其勢猶未橫旣橫矣將帥未與之一尙有所顧忌也至于內有勾龍如淵王次翁外有張俊遂無所不至矣此春秋誅亂賊尤嚴于亂賊之黨也然有高宗之柔闇必是小人得志天下事自無可爲

張魏公志在恢復高宗則云寧至覆國不用此人其不至于殺身者以嘗薦秦檜也其殺岳武穆也檜曰此上意自古昏愚之主未有不與忠良爲讐者悲夫故君子遇時則爲鴻之漸不爲虎之履不遇時則爲能之潛不爲禽之從

封建行然後宗法可立否則雖有賢者隨立隨廢而已

孝宗之時不用兵是也蓋金主雍甚賢南北和好罷兵息民亦事理之宜然若輕于出師小則覆軍殺將大則敗亡隨之此與高宗時勢迥不侔矣徽欽之舉族而北亦其自取滅亡雖

孝子慈孫其如之何但在高宗忘父兄之讐殺岳飛竄張浚棄李綱趙鼎而獨任秦檜以媚金人則爲萬世之罪人耳愚以爲恢復之事可以責高宗而不可以責孝宗爲孝宗者特當用賢修政內治朝廷外固疆圉以需可爲之時而已　據史策所載測之孝宗倘非金主雍之敵也于此幸得孝宗爲君故南宋之祚綿延數世若以高宗當之亡也久矣

韓侂胄鄙夫小人也其惡視之京卞諸人要自不同若當時君子能以泰九二包荒之量與之共功名則侂胄未必不如否之初六小人而志在君也況寧宗初立之日皇太后之命侂胄與有力焉乃賞不酬功使其觖望之心生而[illegible]郄起夫旣

見絕于君子則必勇於此小人遂使京鏜何澹劉德秀胡紘之徒挾之以肆其惡予於此竊不能無憾於趙忠定之疾之已甚也若韓魏公處此必無此失

凡事爲近代之所不忌而聖世之所必禁者君子不爲也

君子犯義不畏不義也小人犯刑行險徼幸也今之人終日所行無非犯義犯刑之事父兄不知懲鄉黨不知恥頑乃從而頌慕之噫世道可知已

古之學者禮義爲先今之學者不以爲支離瑣屑則以爲拘鄙迂淵相哧相和而出于蔑禮棄義之一途人類幾何不盡

天者理而已矣帝者天之主宰古之人鑿乎其言之今以[illegible][illegible]不及胡爲哉信數不信理見利復不安命所以至于小人

學者首戒是好惡徇一已之偏偏則讀書取友適以助其偏鮮有不至于邪慝者非用顏子克己孟子反經功夫此病不易去得

荊棘之叢亦有翹楚嘉苗之畔豈無稂莠天地間人善惡雜處無往不然在人知所擇耳擇善之義最廣此其一也

陰陽之體固是對待然人之一身當使陽和之氣多而陰肅之氣少蓋陽饒陰乏之理自如此觀天地之氣亦是日月雨露之時多霜雪之時少

操心當寬應事當緩　見事遲只是疎之病故須寬徒緩亦不濟事須是愼愼則自不敢躁

儒者起脚第一步是仁以爲己任然後精之以義文之以禮樂而德成行立矣否則雖能自好不免爲硜硜小人也

一君德二人才三庶政

存心養性功夫是一是二謂存心之外更有養性功夫不可謂存心之外更無養性功夫亦不可禪家亦言存心他只是要滅性既云見性如何又要滅他禪家正坐不識心性所以本末横决至于三綱淪而九法斁也

虛懷樂善惟日孳孳此念老當益切

不從存心做工夫則養性功夫何從措手然若不知養性則亦

何以全盡此心之天理而無所失哉凡孟子說功夫如持其志無暴其氣存其心養其性處必是交養互發非禮勿視聽言動存心以是養性亦以是踐形所以盡性至命也

古之言性者紛紛至孟子而始定後儒言性者又紛紛至程子而始定程子孟子其揆一也或疑程子兼言氣孟子只言其理是殆未嘗舉孟子言性處思之也若形色天性及口之於味仁之於父子處何嘗遺却氣來

幼學無他緊要第一是聽順父兄尊信師長自能日積月累漸長漸成若有分毫不率服其父兄師長之心此根一生日長日益他日終是無良必無成就其故何也由前一種是孝弟

之心由後一種是犯上作亂之心由此入彼之勢也不可不
愼
父兄在子弟前說師長不是師長在子弟前說父兄不是極足長子弟之惡雖日督以正道不受也若此總非賢父兄賢師長之所有然吾所見蹈其失者衆矣

讀書少則自賢索居多則自是

無財非貧忘祿穡爲貧無官非賤廢詩書爲賤

聖人之心至虛至明二語非朱子形容不出自非虛明之至如何能舍已從人薛河東有言萬物不能礙天之大萬事不能累心之虛其殆庶幾乎

學者實能從事于主忠信從義便有進步空持高論無益也

風俗之敗本業之荒盜賊之起皆緣游民多而田賦重經理江南者竊謂當以爲首務

戶口册當一年一造不分土著流寓在邑面邑在市面市在鄉面鄉僧尼道士不得漏役不面籍者倣古髡爲城旦之法則游民稍知警矣

官府之祿胥隸之食決當給以公田里長耕之軍士之在城郭封疆者屯田唯長征給衣糧

重農興學講武庶政之綱也

周書云無忿疾于頑頑本有忿疾之道而不忿疾此見容德之大韓魏公云知其小人即以小人處之則無事矣平日于人有難處之處未嘗不服膺斯言也

陸宣公處猜主悍將陰賊寮友之間而能恢恢有餘不絿不競斯可謂正直忠厚矣

平生仗忠信此日任風波在風波之中只有此語若平日則有操心危慮患深如集于木如臨於谷而已　匹夫之勇可戒不可恃獨坐窮山放虎自衛不爲也

察物精則物無遁情疾惡嚴則人無容足此明鏡所以見冤于醜婦也

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家門之內恒以小嫌積累而大多緣義之勝恩惟大德可以格之不能格得人亦自格得天事至

無可如何君子不怨不尤反求諸已而已

詩云折柳樊圃狂夫瞿瞿然何必柳也荆棘蓬蒿亦可爲藩籬之藉

柔弱之人既不能興起乃質性剛强者又多偏執已見自以爲是不肯遜心從善其流至于果敢而窒學問之道可與有爲者眞不易得也

論人不可不嚴取人不可不恕如夫子於臧武仲孟公綽冉求諸人平日謂其要君不可爲滕薛大夫甚至欲爲鳴鼓之攻至論成人則曰知曰不欲曰藝未嘗不各有所取也想見夫子當日用人無不如此蓋惟論之嚴故人得其實取之恕故

用盡其才聖明之主陶鑄一代人物只此機軸而已

聖人於人一如天地於物栽者培之不必加諸膝傾者覆之不忍墜諸淵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而已矣

大明會典太繁碎律亦然然獄不厭覈猶可也治天下者宏綱大政不可不舉其餘疎節潤目儘無害文具徒繁何益于治大都近代制度重法不重道有王者作必能修正之

明朝三百年禮樂二字全闕樂毋論已禮亦不出秦漢之間三代之風邈矣

夫子論爲邦斟酌四代而損益之學者遭時遇主斟酌於漢唐宋明之制擇其善者而從之庶乎小康矣

修其孝弟忠信古以敎庶人今日衣冠庠序之士知修者幾人

修字容易看不得功夫擔閣不得一日不修便要敗壞去

顏之庶乎安土樂天者也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孟子其殆似之先儒所以顏孟並稱

敎子弟記誦似爲末節然欲收其放心養以理義舍是又無別法

子弟耳目要一耳目一則心志專化民成俗亦然譬諸築墻一版急一版緩必無百堵之功譬諸操舟左邊挽右邊推決無致遠之理繫辭曰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

改過非難知過爲難知而不改怙非滅義而已豈復有人道哉

欲知其非先明乎善欲明乎善非格物不能博學審問愼思明辨所以格物也

有疑不可不闕

師道立善人多是補天地之缺處

孔門四科德行言語政事文學成材固不能以一格取人誠不可以一例但心術不可不早辨

樹木方春不能發生則死疾病春而增劇者亦死人旣見君子聞聖人之風而不知興起則其不死也幸而免矣

問中庸如何擇曰道不可須臾離中庸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凡事物之來吾所以應之無不求其至當而已正如取與苟取

吝與者爲愚不肖之不及傷廉傷惠者爲賢智之過裁之於義自有決然當取決然當與不可易之道亦如死生偷生苟免者爲愚不肖之不及傷勇者爲賢知之過裁之於義自有決然當生決然當死不可易之道推之語默動靜無不皆然所謂中庸也此個道理不容毫髮過差是以須精擇乎此擇之不精徘徊兩可之間又未有不爲子莫之中者然則戒謹恐懼何時而可忘乎　亦有講求于平時如節禮樂考制度習詩書審政事之類是也

一念不謹悔吝終身一行不修貽羞孫子奈何不如臨淵如履氷乎

神道設教亦謂聖人天地合德賞如春夏刑如秋冬承三無私
移風易俗而不知爲之也世儒以郊社嘗禘福善禍淫爲解
幾何而不流于邪僻乎

交朋友取其能補吾所不足若長我所有餘卽不免爲損友矣
吾與人交亦當相其所不足而輔益之如拘謹者則進之以
高明淵畧者則進之以愼密之類若只據一己之所見而槩
施之卽不免有以水濟水之失不足以輔仁徒爲損友可懼
也

學問之事須是念玆在玆釋玆在玆朝夕孳孳而不舍方能有
益

延師教子須擇老成之士有品行有學識者方能造就得子弟
今之蒙師固已不擇其人至習舉業者又皆一輩浮薄少年
爲之且未論古昔盛時恐近在四五十年以前此等人爲子
弟尚將見黜于師長今以之爲師其年過四十者卽以爲老
邁過時而鄙棄之父兄之教如此如何心術不日壞人才不
日喪乎

蒙師之責至重而世輕賤之舉業之學至陋而世尊隆之可謂
不知類矣

荒政與工役一條是兩得之道而工役之興莫善于治水利修
利隄防開通障塞非獨一時飢民可以得食亦使永遠水旱
不能爲災雖災亦不甚也施糜粥末矣糜粥施於老弱及疾
病者爲可耳

富貴之家能使子弟自少至長起居動止不離師傅則庶免于
禍敗矣然擇師不可不愼也古人親師取友並稱師畢竟重
于友取友亦不易言苟非其人爲害不淺今人使子弟廣交
遊子弟血氣未定識見又不足如何不比之匪人

人之心各有所蔽常能反求其所蔽而克治之則不陷於邪慝
矣

其爭也君子自勝者强也反已自修則雖無上人之心人自弗
及之矣

臨二爻象未順命也先儒雖各有說苟求其當終不若朱子未
詳二字爲長不得已而爲之解或者剛雖浸長而四陰之勢
猶衆甚也又居下位則其命猶有未順者無恃其浸長之勢
而薄于自修也苟恃其浸長則容有不利者矣大小象有發
爻辭未盡之義者若此是也

虛則明實則暗物理如此

人之氣稟不齊故人各從偏勝處發發於此者既重卽不免蔽
於彼仁見仁智見智雖賢者有然若不能虛心克已或從而
自信有加則其蔽也遂深而不可開矣可不懼哉

予二十三四以後釋氏之書已絶不入目蓋篤信先儒之言故

也然于陽明龍溪之書則深信而服膺之以爲聖賢地位蓋
可指日而造其域矣後讀近思錄以及程朱諸書漸覺二王
之言矜驕無實而舍之及前後相見朋友之究心于釋氏與
夫二三講師其所稱精微之指多不能出于二王可知姚江
之教輓之釋氏又所謂彌近理而大亂眞也先儒有言學者
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誠哉至教也
氣禀昏愚者不知義理之當然雖無心于爲惡而所言所行已
入于惡大故由于世教不明可惘不可惡也世教不明則理
之是非人之賢否事之善惡無非倒置雖有美質皆從而壞
何況其下者乎

美在其中自然暢於四支發於事業不能自已所謂體用一源
也有諸已然後能篤實充實則有光輝故學以主忠信爲先
管子定民之居成民之事一段文字當時去古不遠猶有先王
遺意後世治天下便不能然如何不言麗事維而邪慝作
祭統云非齊于物無防也者欲無止也又云心不苟慮必依于
道手足不苟動必依于禮又曰君子之於齊也專致其精明
之德也此等語學者最宜三復
明道先生之言平易易知賢愚皆獲其益如羣飲於河各充其
量御小人使不陷於法助君子使必成其美蓋非後儒所能
及也接物時當學此意

學易者能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然後可以有得也否則辭
釋其辭義於我何有
示學者　一曰辨心術邪正義利之類　一曰明義理讀書窮理　一曰治性情
剛柔過不及　已上敬以直內事　一曰正容體九容　一曰謹言語
一曰慎事爲　已上義以方外事　學者辨心術是始初第
一事然功夫緊要全在明義理治性情存養以是省察克治
亦以是二者得則大本已立大本立則動作威儀應事接物
畧加提撕檢點可已
明道其殆默而識之者乎晦翁其深造自得也與
吾於乾九二文言得明道焉於坤六二文言得伊川焉於大畜

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得晦翁焉
繫辭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
取諸身遠取諸物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數語是默識注
解
恭而無禮四者之失大約是賢者之過其性則有剛柔之別剛
過者恒失之勇直柔過者恒失之恭愼是以易道貴中也能
謹節文則無過不及之弊
存物爲理處物爲義反身而誠誠此而已强恕而行行此而已
世儒輒好非議二語不知彼所謂道義者何屬也
充求福之心勢將無所不至充避禍之心勢亦將無所不至是

以君子修巳以敬俟命而已

不讀史則不知事變不能盡小人之情僞見應事之得失今之人猶古之人今之事猶古之事也

子弟教不率從不能不怒但思包蒙納婦之義便和可矣諺云不哭孩兒誰不會抱不會抱哭孩兒畢竟自家誠愛之心有所未至若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

君子小人同行而異情不能見君子公明正大之心而以小人私智相窺測輕毀輕議宜其不能篤信好學而至于下達也

楊鐵崖云古人謂人才拔十得五在我雖拔十得一猶爲之也真仁者之言況今視鐵崖時巳倍蓰不同人有一分好處當作幾分看何忍輒生嫌貳明道先生謂呂正獻曰願侍中寧百受人欺不可使好賢之心少替何敢不服膺斯言

觀聖賢用心從孟子與萬章諸人問答處最可見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如窮人無所歸仁也怨不仁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仁也僞喜不仁也親之愛之而封之有庳仁也立爲天子則放之不仁也以微罪行不欲爲苟去仁也爲肉爲無禮不仁也視棄天下猶敝屣仁也非是不仁也凡此等處一一從自身體驗人倫日用處心動念果從那一邊發則爲舜之徒爲跖之徒判然知所適從矣

時窮勢極在聖人處之自無窮極之理朱子註乾上爻云知其

理勢如是而處之以道則不至于有悔矣又如蒙四爻困蒙之吝註云能求剛明之德而親近之則可免矣發明占外之意深得聖人作易與民同患之指

天者理而巳矣朱子註孟子斯二者天也則云理勢之當然。其註易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則云知其理勢如是而處之以道言理兼言勢當是得力於中庸來也

擇善而從自心術之微以及事事物物精麤巨細莫不皆然

處困非剛德不勝故三陽爻皆能不失所亨然不能無資人之助四應雖初陰猶愈於二五之無與也當是時人無所不至唯誠敬可以格天故二五皆利用祭祀究竟人之所助亦誠信而已

小人窮斯濫矣初時看小人亦淺看濫字亦輕以爲人苟自好即不至此涉世既久方知小人有多少分數濫之一字亦有多少分數儘有耿耿自命寧死决不爲小人者到窮之難恐平生操履即不覺漸漸放鬆去始焉濫只一二分既而三四分矣又既而五分六分矣到此便將無所不至所謂小則吮癰舐痔大則弑父與君亦只是時窮勢極無路可走不難甘心爲之自非居仁由義之大人不易得言不濫也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在巳在人總在辨之于早若反求諸巳不免有小人之心祗有刻責自治至于處人又似不可一槩韓魏

公有言知其小人卽以小人處之則無事矣鳥獸不可同羣
戈矛生于墻戸操心慮患亦不得不下此寬著也
學者能砥礪名節一變可以至道若輕視名節未有不至于同
流合汙者
艮止之義只非禮勿視聽言動而已看一部楞嚴不如讀一艮
卦先儒恐人將主極二字誤看故爲此言今儒家乃援楞嚴
以講艮卦禪家則又援艮卦以講楞嚴胥失之矣
迫窄非有德者氣象矜厲并有道者氣象康齋質本剛直所服
膺者從容深愛養之語可謂能自克矣
朱子于天下古今事理無不精究而詳說之三代以下羣言淆

亂折衷于朱子而可矣今之學者動好指摘朱子是何等心
術
子弟教不率從必是教之不盡其道爲父兄師長者但當反己
自求未可全責子弟也螟蛉有子蜾蠃負之便全體俱變至
如獮猴犬鼠亦能教之爲戲雖無知如魚蟻亦有教之之術
而况靈于萬物之人乎友輩中好持人有生成無教成之說
者自賊賊人者也
此心不能中正純全則詖淫邪遁之言出口皆是乃遂因之自
信而欲强人從己爲害可勝道乎由是以思洪水猛獸無地
不有無日不肆言之得無訒乎

子弟旣讀小學卽當與講行家禮苟得二書之義明卽使不讀
經書亦足以爲善矣
錢雲耜許大辛謂古無忌祭之禮祭吉禮也忌日爲人子終身
之喪吉凶異道似不宜祭唯致其哀思可也素服入祠堂請
主臨祭終爲不安至飲餕尤爲不可竊謂人子思親則祭自
不能已正如雨露旣濡霜露旣降只是感時物之變而興其
怵惕悽愴之心因而致其愛敬之實焉耳今日禮廢已甚人
子于親愛敬之誠哀戚之志大槩已薄若此正猶告朔之餼
羊當愛不當去也去則必至并忘忌日矣猶之墓祭非古也
然今日子孫猶知祖宗之邱隴賴有祭掃一節然主祭者已

有怠棄苟且至不可言功祭子孫多有不至者矣若并去之
則將終身不履墓道而祖宗體魄之藏不復知在何處矣家
禮服黲色巾衫亦不純用素服古人服喪禫而纖黲色想亦
服纖之意至受胙飲餕家禮因時之祭行之忌祭無其文而
特于儆之下明云是日不飲酒不食肉不聽樂則又無可疑
矣方正學云古人以薄今人以厚從其厚者
服藥不用單方恐温凉甘苦久而偏勝則因藥而致他疾者有
之學者讀一家之書守一師之說其弊亦往往類此
物蔽之重輕亦由於氣稟故氣拘之患深于物蔽先哲云學以
變化氣質爲先蓋氣質化則全是義理用事物欲之私正如

鴻毛之燎爐灰不必深治而脫然無累矣志學之士于物欲亦知力去至于氣質之偏輒欲自護其短甚者讀書取友反以培壅之斯道豈有幸乎

謂學不必將前人深辨非也纔說一人便有一人之言行在誦其言觀其行辨晰不明邦恐駸駸乎爲其所惑所謂物至而人化物也又謂學惟爲己辨之何益却是浮論予謂若是爲人則各有耳目各有心思他自會去求明誠不必辨正惟爲已故辨之不可不早否則何以擇善之功辨之弗明弗措也

目前做此事卽從此事做工夫一事上看道理有進步卽處處有進步所謂素位而行也

季心云考夫終爲韞斯所誤韞斯亦憂予終爲季心所誤竊謂二人俱愛我者目前所見不能合一故爲是過慮耳實懼修已不力自誤而已

循省平生往往失之躁急凡事有漸急遽之害不小君子自强不息然進德修業必與時偕行漸進之義當三復之

目前朋友總不能去一個矜字所以不得進步戒之戒之

備忘

桐鄉張履祥念芝氏

卷二

心虛則隨處能得益嘗思舜居深山之中所聞善言所見善行不過野人行習之常而已一入道心無非精微之理孔子三人行必有我師其虛受正復如此

理義我心之所固有心官最靈思索可得然必質諸師友無有過差考之先喆如合符節然後可以自信所謂就正有道也若苟有所見輒信不疑其流未有無失者

萬事萬理俱經古人發揮無有餘剩闕欠善學者擇而識之以畜其德可也偶有一得沾沾自喜殊不知久爲簡編間舊物矣甚者前人之所唾棄而已方寶而私之多見其陋而已

顏子合下自是恭敬曾子合下自是誠實故夫子爲顏曾言未嘗及此若與仲弓子路樊遲子張言卽諄諄於主忠信如見賓承祭等類蓋非此無以爲立德也學之基也今人稱顏子好提喟然一嘆稱曾子好提一貫之唯豈非自供其學禪乎

事事物物各有當然之天理吾所以應之能各當其則方爲無私心而合天理廓然大公物來順應蓋如此也其日致吾心之天理于事事物物是事物與吾心有二理非合外內之道矣

君子以文會友友須從博文約禮中來

朝廷用宰相須是讀書人吾人交朋友亦須是讀書人讀書人雖有浮偽終是依傍道理不讀書的人雖是忠實却展拓不去甚者偏執己見一些不可通曉其病不可勝言讀書人壞事如王安石古人寧有幾人安可因噎而廢食乎

善人能不踐迹吾人資禀不及善人却須從踐迹上做功夫夫子明言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世儒言行不軌法于古人如何不生心害事作事害政

先儒云王道之外無坦途舉皆荊棘仁義之外無功利舉皆禍

殃二語信得及方識聖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之心

學者于道理有所見正當深潛涵養孳孳惕惕益勉其所未足即乃詡詡自足甚者抗顏欲為人師適見其陋而已若此固係德器之淺亦由志之不篤將來所造可知夫子謂斗筲之人何足算又謂德之棄正為此輩言之

功夫愈切實則心愈虛心虛而後能從善

天地之化往過來續不舍晝夜無物不然驗之人身毛髮肌膚驗之草木枝葉花實遷嬗密移都無一息之停學者體此草以去故我以取新懲忿窒慾以修身遷善改過以進德唯日孳孳不知年數之不足則幾矣

主忠信則本立從義則日新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從此積累而成

中原有菽庶民采之人能擇善而從則無往而非師友矣若家庭親黨之中嘉言善行可以取法志同道合有以相成真生人莫大之樂也

治水須從下流施功看禹貢自冀州帝都而外先兗青徐荊揚而後及豫若梁雍最後次第可見也後世只從決處從事所疏所塞不出豫州大縣小縣而已

國家設官太多文移太繁官多則事煩文繁則法亂周官三百

六十唐制設官七百餘員今一省文武大小已不下二千餘員京畿邊塞又不知幾何加以勳戚舍人宦豎之屬又不知幾何祿安得不薄人安可復擇與其人衆而不擇何如精于擇人與其祿薄而不足以養廉何如厚以待士易明之理也至於文移案牘充室盈几雖甚精敏亦難稽考叢脞者則槩不省視而已徒以供胥吏之奸弊亦何益之有哉

四海困窮其原只在游民之衆且未論其他正如生員軍伍吏胥三種人俱不可少者然無用冗食十而八九矣有王者起在所損乎在所益乎餘可類推也

聖人於天下之理非必一一而知之於天下之事非必一一而

能之但其德至虛至明虛則能愛明則能別是以天下之知皆其知天下之能皆其能而無所遺也觀孔子孟子及尚書中稱舜處可見

易道須是日用處得力方能盡性命之理故曰不可須臾離也又曰君子時中若夫高之入于空玄卑之流於象數非君子之道也

於世寡合較之同流合汙如脂如韋之人固有不同若謂君子立身之道以寡合為高則不然也聖賢所期畢竟是在邦無怨在家無怨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行有不得反求諸已

經書從先儒發明已極詳盡但能擇其善者而從之優柔厭飫期于自得不當復有著述徒亂人意無益于學也好立文字是學人一種通病

一善在身幼而行之長而不之舍也善將自其身以及諸人以及其子孫一不善在身幼而行之長而弗之改也不善將自其身以及諸人以及其子孫慎之哉

教子弟只四語是綱領入則孝出則弟言忠信行篤敬

人與人相依而立所倚者忠信而已若內不見信于家人外不見信于邦國雖天子不免一夫之目故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

仁義忠信非仁義之外又有忠信也仁義之實乃忠信也仁義而無實惡得為仁義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而謂其薄德以其無實也

剝廬取象甚精蓋君子乃小人所藉以安其身者君子既去則小人之身亦殆矣自昔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為小人者未有不殺身亡家而覆其族然則小人欲空人國非獨害於而國乃凶於而身也然當其羣傾君子之日其用心唯恐君子之去不速唯恐君子之去不盡曷亦念及剝廬之義乎常見敗家子于祖宗世業覩其毀棄之日若必盡去與速去之為快及毀棄既盡此身亦無所棲流離饑困無所不至豈非大小一轍

猱固有升木之性雖不教亦必至此但使束縛之禁制之彼猶有所顧忌而未之敢也若復敢而導之則不可復制矣故小人成人之惡深可痛恨也

師友平時雖不見顯然之益然講論道義修整衣冠自不知邪慝之日消而非僻之日遠則其為益也大矣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易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澤之潤物也微而無迹有朋友滋益之象朋友德業相勸過失相規奚止攝以威儀然一種嚴敬之情能使過失不作德業日進蓋有不知其然而然者試看人無師友則傲慢邪僻之氣舉體皆是也

之非議不顧而禍敗至不忍言以此相較損益何如

御下之道包荒與精察二者須並行而不悖不包荒則使人無可容足所謂水清無魚是也不精察則群相蒙蔽所謂大不見邱山近不見眉睫是也大槩貧家失之恒在不包富家失之恒在不察

事物之來君子纔動念便向義一邊小人纔動念便向利一邊雖在已有所不知也由其平日用心各熟一路故耳故念慮之微辨之不可不早

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氣壹則動志也心不在焉視而不見志不足以帥氣也持其志無暴其氣則心正而身修矣

學者能讀近思錄方可以治經讀范唐鑑方可以治史

范唐鑑春秋以後第一書視胡文定春秋傳更覺簡要

今日學者做功夫有極易處亦有極難處太平之日履道坦坦不免放鬆今日操心危慮患深恐懼修省爲易太平之日世教易明出入無疾朋來無咎修身立行爲易今日賢者儉德避難小人肆行無忌括囊无咎既苦離羣索居踽踽獨行又畏流俗指目標修礪極難自非獨立不懼遯世無悶之士鮮有能興起者

大槩四海之內人土常相準遊民衆則曠土多民游土曠則四海困窮矣

吾平生于論語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及小雅哀哀父母生我劬勞二處見得眞切自覺得力亦在于此信命不及眞是枉做小人劬勞之念不切守身力學終是載沉載浮耳

天人物我內外體用不得分爲二事中庸誠者自成也至純亦不已作一章讀其義自見此書最說得融貫詳明熟讀深玩一以貫之可也

人優游地過一生不唯自已無所成就即子弟亦不昌矣成湯昧爽丕顯坐以待旦如何精力

大極爲陰陽既有陰陽太極即在陰陽之中矣陰陽爲五行既有五行則陰陽即在五行之中矣五行爲萬物既有萬物則五行即在萬物之中矣故曰萬物一太極物物一太極又曰理一而分殊故聖人之於天道庸言之信庸行之謹盡之

君子固不諱窮然人情事理何可一槩不顧論語既曰質直又曰好義又曰察言觀色慮以下人君子求已之功切矣中庸曰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孟子曰行有不得反求諸已如此則斯人之徒其不可與處者寡矣

聞人之善而疑聞人之惡而信與人同處見其過處不見其是處皆由于存心之薄君子不如是也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愛親者不敢惡于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

恆敬之舉斯心加諸彼愛敬之盡則為法天下可傳後世矣
業曰居業仁曰居仁孟子曰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
深能得之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難言學問之道矣
姚江良知二字特其借用名目其意只欲佐成直捷徑情之說
耳因孟子有不學而能不慮而知之語故借之作證佐實未
嘗服膺孟子也
人雖有美志不可不讀書講學不讀書則不知聖賢之正道而
興端邪說足以惑之不講學則不知聖賢之中道而私智偏
見一成不可挽終于邪慝之歸而已至若文字雖末務亦當
使其條暢能達已意

聖人教人一則曰窮理一則曰精義蓋有物斯有理其處之得
宜則義也故曰有物有則又曰義之與比豈是離卻事物懸
空想像一副道理世儒好非在物為理處物為義之語多見
其惑于邪說而不知自反也
弘正以前行有枝葉嘉隆以後言有枝葉可以觀世變矣
子弟只當守謹厚二字終身由之有不能盡今日父兄只喜子
弟聰明殊不知聖人小心翼翼只謹之至也肫肫其仁只厚
之至也聰明而不謹厚未有不為挑達為狂且者
朱子答趙子欽有云大抵其學于心地工夫不為無所見但便
欲恃此陵跨古今更不下窮理細密工夫卒并與其所得者
而失之人欲橫流不自知覺而高談大論以為天理盡在是
也則其所謂心地功夫者又安在哉言甚虛公有以深中象
山之病若象山于朱子則一味怒張斥其支離不能遜心相
下便是不及朱子處
朱子云平心和氣卻是吾人學問根本今乃有以平心和氣為
淺者
父無不慈而子有不孝巽隱詩云豈無違道思親淚不及高堂
念子心三復斯言為人子者可以反求而知所自責矣
陳東莞作學蔀通辨十二卷救時之書也亦放蛇龍驅虎豹之
意

君子不可驟親驟親不免致疑小人不可驟遠驟遠則易取怨
易所以戒浚恆也
不恆其德不必說如何譸張為幻只生心不定見物而遷今日
作一事未竟明日又起一事端今年讀一書未竟明年又換
一書來讀他日終于無成若乃安于小成狃于一得無復求
進亦所謂恆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也
程子傳易將欲使人無卜筮而知吉凶故專以理言朱子本義
欲不失作易之旨故兼言卜筮其揆則一而已
學者先觀其德器德器淺薄終罕成就雖成亦小諸如易喜易
怒不堪拂逆疾惡太深進銳退速之類皆繇於淺如霽才揚

已一得自矜責人太重倖悻自好之類皆由于薄

禹稷顏子出處不同而同道曾子子思去止不同而同道正孟子善學孔子處故先儒謂其善用易

易文周以前有象無辭然吉凶悔吝之占在古已有之文王特爲之明其故于象周公復爲之明其故于爻以義理示人而已于諸卦諸爻吉凶悔吝或未之攷也故上繫曰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觀夫子贊易彖傳象傳只發明文周之義而不参以己意可見惟大象方見己意然自爲翼以別之未嘗雜入於彖爻之中也

按彖中柔上剛下柔來文剛及剛自外來等語但據二體說已

有其義不必拘卦變說卦變朱子原說非盡卦本然也

世儒功夫只說求心至於威儀容貌言語行事槩以爲外而不知檢點此禪學陥溺人皆習而不察也有諸內必形諸外威儀容貌德之符言者心之聲行者心之迹何往而非心者外此而求心空虛寂滅而已矣一部論語都從謹言慎行動作威儀處教人故曰博文約禮曰無行不與顏子問爲仁之目亦就視聽言動示之聖人豈不欲人做向裏工夫者乎何弗思之甚也世方惑此不鄙爲粗淺則以爲假竊可歎已夫

忠信廉潔是人修身立行基本今人避鄉原之嫌而學爲狂甚至于犯名義廉耻道喪猶曰狂者聖人所取稍尙忠信廉潔一路則尋以假道學目之范忠宣公曰人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爲善之路竊嘗以人若避鄉愿之嫌亦無爲善之路矣

喬年强力一生不易多得立志不早及時不下得一二十年抵死工夫轉眼便向四十五十去將來光景約畧可見古之人所謂日暮途遠悲歎窮廬者也念此寧能悠悠送日乎

終身言敬究竟不免一肆字此由受姚江病過來者始學之士擇善何可不精

近世居官惡勞輒延幕客書生不安貧輒求爲幕賓官方士行安得不兩敗范文正公有言幕府客須可爲我師者辟之雖朋友必不可由此思之爲主者有如范文正方可就辟爲賓

者堪爲文正師方可承辟古人所謂相與有成何可易易要不獨閫帥爲然也

高節奇行聖人不取君子不由以不可爲法天下傳于後世也

鄉原之所以見絕于聖人者特以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其于道德如苗之有莠而已若和而不同羣而不黨自是君子立身之正理憤世嫉俗要之不免小丈夫行徑

先輩程栁庄隱居讀書以聖賢之學教其子洪武建文閒毀隱先生卓然有以表見君子爲其可繼而已

弟子之行曰謹而信聖人之學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下學以是上達以是初無高奇初無元妙求爲高奇元妙者自賊者

也
天地與人只是一氣其在天地屈伸往復其在人身動止語默
時至而發當可而止其機不停其勢莫禦所謂浩然也善養
者擇善而固執之已矣擇善固執所謂集義也
潔身之義無他只殺一無罪之非仁非有而取之非義有所不
爲而已
天地間每事有個吉凶悔吝三百八十四爻以數而言則有吉
爻有凶爻有悔爻有吝爻若以理而言則爻爻有吉之理爻
爻有凶有悔吝之理聖人繫辭亦各指其一以示人而言之
所未盡者使人引伸觸類以盡其意如乾之初爻以德以時

以位則曰潛龍而占曰勿用若遇之者是龍德則當此必潛
非龍德則不能潛矣若此義既明雖非龍德能勿用則有吉
之理用則有凶之理能悔則始焉欲用既而不用則有自凶
而吉之理否則義不宜用而不能不用則有自吉向凶之理
吝其可免乎故曰吉凶悔吝生乎動又曰幾者動之微吉之
先見者也聖人精義入神則有吉而無凶所謂理勝而數不
能制之者也
三風十愆俱以敢有二字發語可知根本只一肆字故程子曰
敬勝百邪
聖賢之道修諸身見諸行事得志則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

下平不得志則入孝出弟守先待後平而無奇實而無僞學
之者篤信以求之誠一以守之而已
禮制輕而風俗敗矣科目行而人才失矣資格重而官方替矣
著述多而學術亂矣不特此也坐論廢而致君難近侍橫而
士氣沮官冗祿薄而廉恥喪兵多餉少而精銳減生徒衆教
養失而學政弊若乃遊民衆盛水利不講屯軍坐食而土地
日荒海內虛耗則又本根之病也
自古史書多不足信至先朝史尤不足信先朝至建文永樂間
史全不足信蓋緣秉筆邪佞之臣凡在建文者曲加醜詆凡
在永樂者妄加諂諛十無一眞也當時屠戮之慘亘古所無

在野之人無論不敢觸忌諱以記其事亦何敢稱述其事以
傳後人四五十年之久遺老已盡迨乎論定禁網稍寬則又
有若夫子所謂文獻皆不足徵矣又何由而知之哉有識之
士闕疑而不爲所誣誑可也
三百年間小人誣謗君子方正學吳康齋爲甚誣正學者一時
敗節偷生之士其謗康齋者一時趨時娼嫉之徒豈知人品
學術自有其眞事久論定終不能損也
禮記父母存不許友以死分明秦漢間語在三代盛時從未有
許友以死之說春秋時方有之至戰國方盛荊軻聶政其最
著也秦漢間諸儒必是見有許友以死而父母失所者故爲

之說豈知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君子固終身是心何分子父母之存没也耶

用小人豈無小利然不勝其害之大也用君子若無速效然不覺其益之長也是以有國有家者必慎擇乎此

佛氏之教行將天地間多少有用之人化爲無用將天地間多少有用之物化爲無用堯舜之世豈能容之

書義固須講解然不從自家字字句句體驗得來總是隨明隨暗雖明不親切無意味

人處宗族鄉黨如在鏡中行妍媸好醜無不盡見故日相士以居也古者取士鄉舉里選終是大段不謬

邵康節先生人徒知其爲風流人豪不知其做工夫卻極堅苦刻厲嘗書檢束三字自警警人自古聖賢未有不如此而能有立者

讀書大忌一曰文弱一曰嬾惰（二者勤事則無之）一曰矜驕一曰自是（二者謙謹則無之）一曰虛浮一曰飾詐（二者誠實則無之）

獨善其身看一獨字便有兄弟妻子皆不以爲然之意於此自信自考方可不尤人

門內之治恩揜義家庭之間是非曲直畧要分明便觸處成礙事當難處只可自責繆生掩戶自撾雖非潛移默化之道其視尤人而不反求者相去遠矣

於道理門庭路徑畧有所見不能退然求進深潛涵養便將有矜已自大之病正夫子所謂虛而爲盈約而爲泰學者之大戒也

東銘義理本對西銘不過橫渠先生並揭于扉蓋戲言戲動最爲害事進德修業唯誠與敬而已思爲一入於戲而能存誠敬者未之有也竊嘗以爲學者不讀西銘則理一分殊之義不明而惻隱之心不篤不讀東銘則戲言戲動之失不知戒而長傲飾非之習日深錮而不可拔初學之士卽不可不精思而力踐之也

知天地之化育則有裁成輔相之道

庶民去之君子存之立天下之大本也

失身無大小凡日用應酬失口于人失色于人失足于人皆是也

君子之德莫大乎與人爲善小人之惡莫大乎與人爲不善

吳康齋先生從胼手胝足中充養得睟面盎背斯振古豪傑也

高于自待不免甲于視人聖賢之心不如是此病吾人宜猛省而勇治之

橫逆之來方知自反已非豫遠之道然猶可以補救否則其失愈遠其禍益深

君子之遇橫逆只是誠心愛敬無他法也怨天尤人非自反之

道消變之方舜之處弟憂亦憂喜亦喜不藏怒不宿怨而已司馬牛于桓魋之變夫子教之內省不疚而已子夏進之敬而無失恭而有禮而已聖賢之道由今人視之似為無策不知無策之策策之上也

卑以自牧慮以下人方有學問可言

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聖人之學也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賢人之學也世人喜言精一執中不喜言遜志時敏此種習氣熟于耳錮於心曾不反思自已果是何等人宜其輕自大而卒無得也君子之道行遠必自邇登高必自卑由賢人可以至于聖人焉有舉足動念當下便是聖人之理吾平生日用功夫惟知遜志時敏允懷而已至于修之來道之積則聽其自然不敢期必也

持其志無暴其氣此功夫無一息可不做無一人可不做百姓日用苟其舍此則放僻邪侈之心生矣生于其心必作于其事君子犯義小人犯刑莫不由此

非無才智之人只為凡事不肯耐心做所以少成多敗若細心耐事固不克濟學問之力涵養之功安可少乎

集義如還定安集之集集之之久則配義與道矣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此心無不在義然後推以致用無適無莫如鴻毛之遇順風

程子謂春秋先儒學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說多鑿竊謂易之失賊亦由于此聖人全體是易是以作易後之學者須是本儒先之言以求聖人之意本聖人所示之理驗諸日用事物之間見善則遷有過則改以求所謂其要無咎者愼無輕自立說以蹈不知妄作之失也

學者須實見得人爵之榮不如天爵之貴然後能息外慕之心

或疑曾子言晉楚之富猶未免有較量之意曰此必當時有為而發然理實如此未論其下者即若富而分人以財其及有限惟是仁之及人無窮居尊位而正人以法人未必從從之或未必心悅而誠服惟是義之正人無不悅服況乎富而

不仁與夫仁而不富有爵而無義與夫有義而無爵尤不可同年而語乎是以聖賢居仁由義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為也

天地之道極則必反未至于極只在一消一長之際蓋子謂人之所為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所以德必至德善必至善唯德動天無遠弗屆亦言其極耳以舜之德猶以謙受益滿招損為戒所謂修已以敬堯舜猶病也

今之士人好自夸大且思經明行修四字能副其實否孝廉二字能副其實否孝弟力田四字能副其實否且未問三德六行以及六藝也

善人天地之心也分量固有大小生之學之固有不同其爲善
類一也總宜愛護不宜傷殘聖人以天地之心爲心此其大
處故遏惡揚善取人之善不遺細微譽善長惡惡短皆此意
也傷殘善類寧不受天之殃

爲天下得人亦不外分人以財教人以善而已何以異於惠與
忠但一人之及物有限得賢以分治無窮故得人以天下之
爲烈非一手一足之力也然則以天下爲一家以中國爲一
人唯孳孳樂善求賢若不及而已

舜之所以爲舜周公之所以爲周公正在象憂亦憂象喜亦喜
不知其將叛而使之彼以僞來此以誠往彼以殘忍加此以

親愛處愛其欺而不覺破其害而不怨是以謂之大德爲法
天下可傳後世蓋以此也若乃家門以內骨肉之間猜狠防
疑機智相對以爲我能盡其情僞動無失著卻恐以是爲心
其初起于逆詐億不信其後浸譌至于賊仁賊義何止未免
鄉人而已也

用意刻深之人不可與處漸積既久用心日薄必至害於而家
凶于而國

邪說暴行不必奇特看了弒父與君只舉其極重耳凡不軌於
聖賢中正之道者皆是也聖賢之徒只是庸言之信庸行之
謹而已默自檢點吾人日用之間喜怒哀樂發不中節處其
爲邪說暴行不已多乎

人之德有大有小才有大有小量有大有小有自其性有自其
學大能兼小小不能兼大然亦有能大而不能小者取人者
不可不知

學者第一要看德器德器深厚所就必大德器淺薄雖成亦小
吾人日用之際密察用心是入德之門知其不善而亟改之是
進德之功

務本節用足國之道不外乎是學者治生亦豈外此四字外此
即商賈之智儒者羞爲技術雖工人心不順天道不祐殆哉

或問放心何以求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

文王事紂與舜事瞽瞍無異其心同其道同是以瞍初欲殺舜
後亦允若紂初囚文羑里後遂命爲西伯蓋至誠通于君父
也史稱獻洛西之地與進美女好事者爲之也詩頌文王小
心翼翼昭事上帝若獻地進女之心何可以對上帝乎或曰
散宜生等所爲非文王意也夫散宜生於文王見而知之者
也散宜生之心即文王之心文王不爲而謂散宜生爲之乎
好事者爲之之類也

觀之象爻聖人繫辭不取陰陽消長之義蓋九五中正在上四
陰仰之自足以贊天地之化育而回氣數造化爲無權矣孔
孟於衰周戰國不能有爲爲無位也若位乎天位周道粲然

復興湯武之治再見何疑哉不祗扶抑之意聖人扶陽抑陰自有實事不爲空言

大槩諸卦九五六二剛柔中正而應便是有可爲也時有難易而已否蹇比萃之類可見君臣父子夫婦朋友同心同德何事不濟

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到理明義精後則可以無卜筮而知吉凶學易之大方也

學者以精義利用爲主

在我者能知言窮理則足以盡物之情僞功夫久後必有明廢所照卽始見終之日若始初卽去推測物情則億逆之私熟

機智日生而誠明之道絶矣

學者須看聖賢用心反顧自巳用心與聖賢同異如何同則可勉異則可懼也信而好古全要子此著力

權者君子所以時中今人小有才智輙好言權自寻觀之機變之巧而已無耻孰甚且思可與立是何等地位易到得不易到得孟子七篇反經而已未嘗輕言權字

今且反之身心何處是可欲而不可惡何者是實有諸巳只善人信人巳不能彷彿一二乃傲然自以爲聖賢無耻巳

只一種氣拘物蔽之私不能消除得幾分說甚學問更說甚人品徒恃些些才智左支右吾自以爲得不知正蹈先儒所言

凡人之患莫大於自私而用智也不知省改終身安有近道之日

古者稱人之善必本其父兄師友近見人往往于子弟之前說其父兄不是於子弟之前訐其師長之非若此非特敎人以薄自巳處心亦不厚矣吾平生痛惡此種惡習

無我易中有主而無我難

人各徇其所偏之私不能取人之長以自益是以異同起而聚訟成至各挾其所偏之私以求勝不復肯遜心以從善於是爭黨分而爲世道之憂矣欲平世道之憂須是廓然而大公

詩云人之無良相怨一方安於詩人所刺而不知懼哀哉

以巳之所能愧人以巳之所不能病人輕絶貧賤而重絶富貴

小人之情狀也執此以衡人不蹈其失者罕矣

不學則卽有美處終是直情徑行言乎文之禮樂卽節節爲病義理則日知其所未知節文則日謹其所未謹人雖曰迂曰拘曰末節吾不聽也

養蒙之道父師則敎以隆師親友師長則敎以事親從兄乃能入孝出弟而學業爲有造若父兄於子弟之前非議其師長師長于子弟之前詆毀其父兄其不相率於不孝不弟而傲戾自賢者幾希矣

人於義理畧有所窺經書畧讀幾卷便將泰然自足此由器淺

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難與進德矣

獲上信友無與道要以至誠惻怛爲心而言之俱當乎事理如閔子騫不言言必有中則鮮不遜心而從善矣若不顧事理自信此心無負翹翹以口舌從事甚或訐直自負必欲强人從我稍不見從輒欲以懷諫怙終歸咎君友誠恐其失先自巳作也陸宣公云感人以言其感已淺況乎不誠又焉能入不可不知自反也

理欲之辨較難於義利辨義利只有所爲無所爲之際反巳而察可以立判若夫理欲愈辨愈細所以有毫髮之踰止如顏淵薄葬是天理門人厚葬及顏路請車可否疑似便難決夫

子無臣爲天理子路使門人爲臣可否疑似非夫子明責亦難別也又若孟子既不見諸侯而不絕其交際君子不素餐而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傳食諸侯以及辭齊餽而受宋薛見季任而不見儲子退而有去志卻又三宿而出晝苟非孟子自明其故如何可以妄測

告子論性最足惑人爲害最深由其言食色是性而仁義禮智非我固有之也其與荀卿性惡相去一間荀卿只見得血氣心知之險而不知有仁義禮智故便以爲性惡告子生之爲性亦不出血氣心知特未說到險處耳荀卿但指以爲惡人卽不仁以秉彝之良不可滅也告子無善無不善之論遂爲釋氏之前矛故至今猶有祖述之者若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只說得習相遠說不著性有善有不善只說得上智下愚不移非大同之論便不難破唯以爲無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言說則易惑其如固有者何

有人問陸棠師作詩寫字孰難師曰寫字難哉作詩不工可改字畫一定更改不得故最難予因思言出于口不可追也是以聖賢一則曰愼言一則曰謹言一則曰訥于言一則曰恥其言一則曰其言也訒曰言不可不愼言之不能無失也如是吾人率口而出莫捫其舌不思寡尤之義終日之間其爲口過不知幾何何可不知懼

古人俱謂知之非艱行之唯難今人反謂力行不足取何也學術有差卽心術因之爲病心術既差節容貌辭氣以及行事無往不悖正理孟子所謂生于其心害于其事是也若此卽不如不學之人純任質心之無害于事矣擇術之功寧可不愼

人於貨財豈能不用但出納之際當一揆之天理不可稍動於欲古人謂飲食屬厭而已推之他事無不盡然屬厭二字堪可體味理欲在此分際

治生無他道只務本而節用一語盡之若此豈不心逸日休既以學者自命而孳孳治生爲急此又不愛命而貨殖之最粗

極陋者也心勞日拙能無愧耻

吾人日川惟讀書窮理躬行實踐爲必有事之功自古未有不讀書忽踐履但懸空想像一種杜撰道理而能不悖於聖賢者

聖人思狂狷今人便是托於狂狷不知所取于狂狷爲其能進於道也若狂而不能進取則輕世肆志爲蕩而已矣狷而不能有所不爲則齷齪拘謹硜硜小人之不若矣其不可以入堯舜之道與鄉愿無異也

學道在修德德盛則性成而動皆中禮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之而非道也濂洛之教修德爲重關中之教知禮爲先其歸一也

知規過而不知養德人臣事君固失本末輕重之義朋友之交亦然

胡文定公云公道不行然後外侮侵陵國家傾覆此萬世不易之理公道者用舍予奪是非賞罰而已

讀書爲學須先得聖賢之心見得聖賢之心如何反之吾心果與聖賢之心如何異則改之同則加勉方有長益今之學者未嘗不言心但所謂心祇是一己之私心非緣聞見習熟卽是氣質之偏孟子所謂蔽陷離窮者是也以是心讀書書亦爲其所害得罪聖賢多矣

聖賢之心天地之心也仁之至義之盡也聖賢往矣欲求其心舍四書六經所載聖賢言語行事何從而求之求之不得安得不輾轉反側寤寐思服乎今謂六經俱我注腳不必讀書者其爲邪說何疑

人固貴直諒然不可許以爲直學匹夫匹婦之諒

人不知而不慍何必外人家庭之間親戚朋友莫能知其心之所有與學之所至夫子所謂知我其天者是也朱子謂不知而不慍者逆而難看一逆字便見不知中有多少難受情事豈特爲人忽易而已甚者賤辱之訾詈之怨惡之無所不至舜之于家文王于朝孔孟于春秋戰國之世一時父子兄弟君臣朋友其孰能知之當此而能不慍豈非至難非甚盛德何以履之而泰然乎

聖賢敦厚以崇禮吾人纔學禮便見身心敦厚

極則必反天地之道也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不待其極而預爲之所聖人贊化育之功也

在天惟五行時和物若此雨暘燠寒風凶災夭札亦此雨暘燠寒風在人惟五事立綱陳紀此貌言視聽思敗彝倫滅天理亦此貌言視聽思君子修之吉時措之宜而已小人悖之凶無所忌憚而已

人子於父母之怒正如天變於上可以德消不可以智力勝

躬自厚而薄責於人當自門內始不怨天不尤人反求諸己而
已矣

橫渠先生無相猶之言本非正解朱子旣載入斯干詩註又於
小學載之又於近思錄載之其示人之意切矣蓋兄弟相謀
自非至不令者未忍出此唯施報相學則常情類然似此安
得相好惟不相效似在己一施之則雖有不令之兄弟亦莫
不終於相好矣常棣詩終之以是究是圖綠衣詩終之以我
思古人吾人能舍一己之私心將古人言語反覆究圖必自
有獲

教人之道只長善而救其失一語盡之如舜典命夔典樂敎冑
子而曰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只是此意萬世
教人之法不能易也蓋直者恒不足於溫故欲其溫寬者恒
不足于栗故欲其栗剛者易至於虐故戒其虐簡者易至于
傲故戒其傲在學者變化氣質之道亦在自長其善自救其
失而已其以長善爲先救失爲後極有次序

用人之知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知此則
無不可用之人聖人曲成萬物而不遺只無往不用此意小
人求人之短棄人之長豈非得罪于天

隨處用力

斯道晦明通塞皆天也在人唯有學古修身以俟之

邪正善惡是非義利之際只是嚴守其界分未有界分不明而
得齒於士君子之列者也自飲食居處語默動止以至取舍
辭受去就出處死生莫不由此

黍離之大夫憂王室之傾覆而無興復之期也其心無日不皇
皇焉如有求而弗獲唯斯人爲然蓋當日君臣上下偷安於
王城方六百里之地棄豐鎬如敝屣而不顧周道豈能復興
勢不至日朘月削淪亡之盡不止故曰知我者謂我心憂不
知我者謂我何求也若徒然悲傷感歎則亦無望于人之知
我而所憂所求皆無所託矣

不作無益害有益學問之事亦當如此日用事物莫不以此裁

之

若實見得道不可須臾離自不容于不戒謹恐懼矣須臾不戒
謹恐懼便離道

善善長惡惡短是以罪疑惟輕功疑惟重罰弗及嗣賞延於世
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吾人平日應接事物不可一念失此
意

威儀爲德之符有諸內者形諸外不知其然而然不可強也道
德積於躬人自望而敬之故記曰瞻其顏色而不生易慢焉
論語曰望之儼然所謂德輝也此際何可忽視

天下溺援之以道亦唯有固守經常之理經常之理固人所當

為非以天下之故然正已自能正物物之不正皆由正已之功不至責已而已

慾則不剛去得一分慾便生一分剛氣集義久自然至大至剛

康節先生云心從行上修人能謹言愼行而心之不存焉者寡矣

民事不可緩農田水利之政百年不講四海安得不困窮乎

伐木之詩燕朋友也二章言速諸父三章言速諸舅觀此可見古人求友不外宗族親戚之老成長者殊不如今人好取踈賤少年也或曰天子謂同姓曰伯父叔父謂異姓曰伯舅叔舅此又見君臣朋友之義殊不如後世踈遠濶絶猜嫌疑忌也

反求諸已最得力惟有事事反已自求而已遑及其他

人懷血氣心知之險最易橫溢不以禮義隄防之則隨感而發如好色好鬬好貨之類殺身滅性靡不繇之所以古人于子弟自幼導以禮讓授之恒業馴習既久習與性成矣今人自幼教之以浮文鼓之以進取安得不壞

毋悔往不可追此日尚是未往莫憂來日苦少從前俱是來日

賀翁詩有客來相問如何是治生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今人纔言治生即不能復顧方寸地爲子孫計長久自宜三復此詩而在暮年尤甚

凡人一生視其所養而已養之以正則吉養之不以正則凶聖人發其義于頤而朱子于大象示人以養德養身旨哉言矣

孝經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身何可不養孟子曰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德何可不養然養身者未必能養德能養德則養身已在其中故曰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小人以其身行殆故行險徼幸曠安宅而不居舍正路而不由君子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則心廣體胖矣

自古聖賢用心只是弱者扶之強者抑之故經界之正只使豪強不得兼并發政施仁必先鰥寡孤獨其於財也亦周急不

繼富知天地之心亦是如此故強梁者多不克終幸而沒身子孫必不克振其孱弱者往往多昌損有餘益不足日中則昃月盈則蝕道固如此

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修已之道亦猶是耳徒恃其心而不準諸聖賢之軌轍則無以適事物之宜而要其當若徒循規矩而無得于心則亦無以修德而凝道也

以愛敬存心則邪慝自遠

存心于忠信取則于聖賢審思而言稽謀而行內不敢肆已外不敢狥人此外窮通修短一聽諸天好惡去從一任諸世而已

江陵爲相得罪天下後世者毀書院復淫院二事爲最禁天下
講學與商鞅廢井田李斯焚書何異若復淫院恐李斯未必
肯爲小人無忌憚至此而極

不能存養則善不長不能克治則惡不去

當處而欲出是爲不受命當出而不出亦爲不受命去就亦然
唯其時義而已有適有莫總違安土敦仁之義

六府三事古者上爲之經理而下蒙其澤後世下爲之拮据而
上受其益享其成功則治敗其成功則亂故損益爲治亂之
幾

三事以正德爲首能正其德則用不憂不利生亦何憂不厚人

人知求利用厚生而莫知正德則所爲利者未必非害所爲
厚者未或不薄也

君子憂道不憂貧治生二字何可使其膠擾心胸但本分內事
不可不盡耳修其在已者何怨于天何尤于人方正學詩曰
道德在詩書爲生視田疇曰三復斯言

所重民食喪祭國家植本之治如此國祚安得不長食所以養
生喪祭所以送死其效爲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愼
終追遠而民德歸厚卿士庶人之家存得此意亦須久長

治世之人有善有惡而善者多亂世之人亦有善有惡而惡者
多質美之人與善易入故見善遂習于善而成其善質不美
之人與惡易入故見不善遂習于不善而成其惡治世教化
行風俗美人之生質醇厚者衆其習又善故善人多亂世政
衰俗薄人之生質偏駁者衆所習又不善故惡人多自非明
主賢相興起於上選賢與能講信修睦使人有恆產有恆心
人倫明而賞罰當勝殘去殺未易期也

有道之世善見而惡隱故民易興行無道之世惡顯而善隱故
人易爲邪

嫂叔于古無服若弟幼而孤長兄長嫂嘗有撫教之恩者亦當
爲嫂制服

中庸君子小人對舉者三意則一貫君子時中故居易以俟命

居易俟命故闇然而日章小人無忌憚故行險以徼幸行險
徼幸故的然而日亡理有必至事有固然

閒中看得古今大小興衰得喪成敗禍福眞是一轍與治同道
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爲善不同同歸于治爲惡不同同
歸于亂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水流濕火
就燥無平不陂無往不復天道洵可畏也

在下是非臧否而已矣在上舉措刑賞而已矣當人心合天理
謂之直道直道行爲有道直道不行爲無道

父與父言慈更無他道唯有教子而已子與子言孝亦無他道
唯有修身而已

法語之言從而不改不以不改而廢法語巽語之言說而不繹
不以不繹而廢巽言不屑之教今日知無可施
呂氏童蒙之訓卽備居官治家之法最得幼而學之之旨
書曰人求多聞時維建事真西山釋之曰學必施于事然后爲
有用之學古人爲學無不于事上理會所以能進德修業

備忘　卷三

記爲輒斯忘告二語寬厚所以進德遜志時敏所以修業
凡人百事苟且優游地過一生不特自己無所成就虛生虛死
與萬物無異卽後世不振紛若可見大禹過門不入成湯昧
爽丕顯坐以待旦文王日昃不暇食周公仰思三王夜以繼
日孔子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自古聖賢何等
志力
自古人倫之變唯有舜處得盡善曰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
使頑父嚚母放弟一槩化爲慈父母友愛之弟想見後來天

倫之樂更富過人至其克諧之道亦只二語曰負罪引慝而
已夔夔齋栗而已孟子謂其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
親不可以爲子此負罪引慝之謂也子夏告司馬牛以敬而
無失恭而有禮此夔夔齋栗之意也故曰爲法天下可傳後
世孟子三自反夫子內省不疚處人己之間聖人無往不用
此意大舜烝乂直是用此以格有苗觀苗民逆命便退師舞
干羽于兩階亦有反己引慝之意他日夫子繫易象至震則
曰反身修德明夷則曰用晦而明於震曰恐懼修省無非此
意
呂氏月令所重大約四五事曰農政曰軍政曰賞曰罰曰禱祠

祭祀而已全不及教民之事其所爲教亦不外富强不及孝
弟忠信於此可觀世變與秦之所以爲秦矣漢襲秦故其閒
亦有相類者如祠五帝之類又月令不及會男女事見當時
昏姻之禮久廢

學者於先喆遺書但當篤信而敬守之求其有益于已方得長
進纔有意于訾毀儒先即此一念已不可以對聖賢矣更何
讀書學問之可言

洪武大誥雖以君臣同遊爲第一條其實終三百年未之有也
切論三代君臣腹心手足之義卽漢唐以來君臣相與之義
雖以彷彿嘗云漢襲秦故然君臣閒猶不如此

真西山大學衍義觀其用心直是欲致君爲堯舜之君使民爲
堯舜之民學者不讀此等書眞猶正墻面而立也吾初時爲
學亦只茫然後來得見近思録大學衍義方識門庭戶牖所
在

人言耕讀不能相兼非也人只坐無所事事閒蕩過日及妄求
非分營營朝夕看得讀書是人事外事又爲文字章句之家
窮年累歲而不得休息故以耕爲俗末勞苦不可堪之事患
其分心若專勤農桑以供賦役給衣食而絶妄爲以其餘閒
讀書修身儘優游也農功有時多只半年諺曰農夫半年閒
况此半年之中一月未嘗無幾日之暇一日未嘗無幾刻之
息以是開卷誦習講求義理不已多乎竊謂心逸日休誠莫
過此

司馬温公議改科舉法范忠宣曰朝廷欲求衆人之長而元宰
先之似非明夷莅衆之義不若淸心以俟衆論可者從之不
可者更俟衆賢議之忠宣此言深得君相之道亦不止君相
爲然凡居上以莅衆者非用此道無以集衆思廣忠益

遇事不問義理是非與當爲不當爲而先卜筮以決其吉凶成
否此由義理之心不能勝其利害之心也其敝必至于見義
不爲事固有吉而不可爲亦有凶而義決當爲者君子唯義
之與比而已文中子曰京房郭璞古之亂常人也大哉言矣

大壯四陽盛長而在下二陰將盡而在上正如桓靈之世政亂
於上俗淸于下當時君子以不知用壯之戒竟罹黨錮之凶
遯二陰在內而浸長四陽在外而將衰正如天啟之初女子
小人根株已深難以振拔當時諸公以不知肥遯之義致蹈
攸往之災可哀也然則義無可爲與曰唯君與相可爲然帝
乙之後繼之以紂宣王之後繼以幽平又不可謂非天實爲
之也

心要實用力要實用志壹動氣未有實用其心而力不至者
此身表裏上下四旁莫不昭著顯明無可欺蔽故曰十目所視
十手所指又曰不媿屋漏又曰平生今人只要做得一面好

看一時好看遮遮掩掩以爲尋營尋能不亦愚乎
人知遠耻辱自能走向上一路
安處善須從勉處善做功夫樂循理須從苦循理做工夫久則
安安則樂
朋友依攝攝以威儀固尚切磋然須有神聽和平之美記曰相
觀而善又曰孫友視志安有一意乖爭之理無論有意乖爭
入于小人之道即婞直自快亦非君子之道也即其人之所
養可知已矣
唯讀書求友則能日進二者皆以遜志爲先
內則少儀全以養人愛敬之心愛敬之心人所固有猶必待養

而長可見先王制禮無非養人之性情禮教不行日用行習
何往而不梏其因有之良乎
有容德乃大器小量窄之人在朝在野俱足敗類君子不取
矜已之人雖是好修實足傷物曾不反思矜是學人深病矜則
驕心生
義理重則死生得喪榮辱毀譽無所不輕學者平日功夫只要
栽培得義理深固此重則彼輕勢也若只于死生得喪榮辱
毀譽處較量分數徒費心力須知慷慨就死敝屣萬鍾嘗論
恐耻種種人之所難便使無一不能仍於義理無當君子不
由也

人皆知作家計須苦喫苦挣不知讀書學問與夫立身行已俱
不可不苦喫苦挣朱子謂孟子一生忍飢受餓只破得枉尺
直尋四字且思吾人于道理上能挣進得幾分否于身分上
能挣起得幾分否動輒怨天豈不得罪于天尤人豈不得罪
於人
勿執偏見而害義理之正挾任愛憎而亂臧否之實究竟義理
自有至當何能害得適以見其心之蔽臧否自有一定何嘗
亂得秖以見其心之私此種用意于學人中病最深貽禍亦
最大不可不力治也
禮父爲天子諸侯子爲士祭以士是也其尸服以士服可疑今

祭不設尸不足論但以中庸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
以士之義推之恐葬既以大夫則祭之尸亦當以大夫服
前輩言學問功夫不可作一事看意謂日用行習無非是也竊
恐不然今于學問之事當生平第一項用功夫尚恐似做不
做時起時倒若不作一事看其悠謬荒忽又何待言又云不
可揀題目做意謂凡事當爲之也亦恐不然人之爲善去惡
全在揀擇去取不肯苟且若槩不擇揀使在惡事亦將冒昧
爲之乎此等總屬禪家似是而非之論
意在未致知以前謂之有善有惡可也其自物格知至而后更
安得謂有善有惡此際但當辨其誠與不誠而已小人只是

不能誠其爲善之意是以俯愧俯怍如何誠其爲善之意曰
知之既明行之必果孟子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
如此則心廣體胖矣
古人論德必以行言尙書言行有九德論語言德行先後一揆
天地間人原不甚相遠所爭只學好不學好而已肯學好便是
向上之人人纔向上便不可限量不學好便是向下之人纔
向下亦便不可限量
近代冠昏喪祭鄉相見所僅存者一二具文而已然不可以爲
具文議論行事復蹈棘子成之失凡事當存我愛其禮之心
學無當于五官五官弗得不治古人爲學所以斯須不去禮樂

人唯有內密九思外撿九容庶幾視聽言動勿違乎義理然
后五官得治也
古稱衛武耄而好學詩賓之初筵抑抑威儀是其所作也觀其
致力大槩密審于威儀精勤于事物幾微必愼改過必勇淇
澳所謂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者蓋以此然則古人爲學自身
心而外更無別種功夫也
知仁勇三德人言以知爲先竊謂以仁爲本人而不仁則欲勝
而理昧雖蠢淺易明已受障蔽如何得知人而不仁則理不
勝欲雖明知其當然而柔道牽之如何得勇
未有敢寵而不納侮者也未有恥過而不作非者也

見得在己無不是處只是未嘗責己責己無盡責己輕則責人
自重責己重則責人自輕進退低昂之勢固是如此
每事責己則己德日進以之處人無往不順若一意責人則己
德日損以之接物無往不逆此際不可尤人但當責己
輕當矯之以重急當矯之以緩固爲克己之方然不可矯枉過
正過正則其失均矣須是求當于理欲求當于理須是主于
敬
讀朱子答何叔京書言其從容和易之意有餘莊整齊肅之功
不足所存不主于敬不免若存若亡不自覺其舍而失之深
有警于心自思學之無成正坐此患書于坐隅常日在之庶

其有攻
大禹之克勤克儉成湯之撿身若不及武王之執競人皆可學
而至何爲自暴棄老至無聞
伐樹木者先其枝條而後及根本小人椓喪人家國讒謗正直
是先其枝條也離間骨肉則及根本矣然披其枝者傷其心
未有讒謗正直而骨肉不至離間者可不畏諸
子張才高意廣其視天下事都無難者但其氣禀如此而克己
功夫常少平日言動未必能一循乎理則其過人處正其病
處也
冞深危懼若將墜於深淵此心何日可忘

人幼而知學則可終身不蹈于悔恥所以樂有賢父兄也

道猶路也人共由之各有所適各有所至吾人根脚先須辨別孰爲君子之道孰爲小人之道途徑一分此孰則彼生此適則彼塞愈趨愈遠一往而不可返何能不慎其所之乎

自是則自棄自足則是棄

但能內不惑于妻孥外不惑于諂諛立身便自卓然

楊子厚云氣煩則慮亂視雜則志滯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清寧平夷恒若有餘然後理達而事成吾人讀書功夫亦宜知此意

王者非無智力而智力本乎仁義霸者非無仁義而仁義由於

智力

明朝三大事一曰靖難一曰議禮一曰三案靖難而至重修實錄者四議禮而爲明倫大典與三案而爲三朝要典之書皆天地易位之事也其餘雖有過情然無大於此

人紀一日不修則廢墜廢墜則人道幾乎熄矣百年修之而不足一旦敗之而有餘念此能無憂惕

目前訓蒙即訓蒙是素位而行一事不可不安于所遇稍起願外之心

史記方正學致書燕世子爲以子間父之計此必不然正學豈不知父子之親者以子間父愚者不爲况燕王殘忍何愛一子竊謂即有致書之事必是勸燕世子以至誠感動其父且暮在側泣涕以諫使得改悔終守臣節父子俱全而已

凡人存心行事不可不致辨于順逆之際心存和順久則和順積于中事求其順則能順理而安行大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只是順之至也辨之不早存于中爲逆德見諸事爲逆理亂常至於臣弒君子弒父亦惟始于幾微之際

學者用力主于窮理則不敢自信其心而心益虛理益明所謂上達循天理也若主于師心則不復審乎義理之當然而理益昧心益放所謂下達徇人欲也勢所必至

從德性上做功夫讀書方有益若讀書不歸之德性非徒無益甚者藉寇兵賫盜糧而已

先儒謂春秋進退諸侯褒善貶惡竊亦不能無疑在夫子當日祇因魯史舊文據事直書而褒貶自見其常事不勝書與微事不必書者則削之其舊史文過其實者則爲之正定其疑者則闕之不以惑後世而已故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當時風俗猶美文武之道在人史官大槩能修其職所書必是直筆以晉趙盾齊崔杼弒君之事觀之魯之舊史當亦不煩大改作也

惠公欲以仲子爲夫人是禍本也天王歸賵是名分之亂自天

子也隱之弑惠作之王成之爲人君父蒙首惡之名亦何辭
秦焚書坑儒二世而亡漢表章六經歷祀四百家國一理仁義
何負於人哉

處人倫事物之間險來和順極難稍不如意不出于愈疎則出
于不可磯人若以是爲心于爲子必不孝于爲臣必不忠于
兄弟則不友于宗族親戚則不睦不婣推之鄉黨僚友無一
而可若敬而無失恭而有禮則無此患矣

仁人于弟不藏怒宿怨此因論舜象而言其實仁人于天下之
人俱未嘗有藏怒宿怨其心廓然大公物來順應則無意必
固我之私矣

義理人心所同得唯知覺有先後故所至遂殊詩書天下之公
器因智力有淺深故所得亦異

王者尚德故仁義之士進久而化成俗美霸者尚力故才智之
人用不久而盜竊亂賊並起

崇德修慝辨惑分之則三實則一也德進則慝自消去慝則德
益進損益之義也主忠信所以進德徙義便有修慝之意著
緊功夫又在辨惑惑之不辨慝將日深雖欲修而不知所以
修害德滋大故衡量三者辨惑似輕學者用功辨惑爲首

惑之大者在忿慾懲忿窒慾是修慝事將用懲窒之功在辨之
於早子張樊遲皆衆以問想夫子平日舉示學者切實爲已
功夫在此

讀書不能克己總無長進博聞强識適足助其偏私而已

理義人心所同得反而求之則皆能知皆能行非一己之所可
矜詩書天下之公器溫故知新則皆能居安能資深非在我
之所得秘矜與秘適以見其私而已

凡人有生以後賦質雖美亦不能無所偏如直者未必能溫寛
者未必能栗剛或至于虐簡或至于敖苟非養之以中和不
能消融其偏勝然又非朝夕之故所以詩書師友自幼至老
不可輙離也

國家不重大臣則朝權歸于女子小人必至之勢也

漢之順帝四年聽中官得以養子襲爵則曹騰之後得挾天子
以行簒竊唐之　宗　年聽軍中得以自置留後則河北節
度使私自傳襲陵夷至五代以及殿前檢點一旦黃袍加身
皆理勢之必然者陰之始凝所以不可不愼

虞書食哉惟時急民事也柔遠能邇施政教也惇德允元而難
任人進君子退小人也聖人治天下所先三者而已

唐虞用人詢事考言孔子觀人聽言觀行後世論人槩畧言行
而深求其心何居

邪說暴行視讒說殄行爲勢益張爲害益大此可以觀世變矣

善政之存則自朝廷若遺俗流風全係世家舊族能治先王之

淫而已利口惟賢鮮克由禮驕淫矜夸將以惡終古今同慨
百僚師師則德日以崇業日以廣卿士師師非度則民棄大泯
亂家人朋友何往不然是以君子愼其所與居所與遊
小丈夫自待儘高大丈夫自視甚卑若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
終其身小心敬愼猶恐不足豈有匹夫勝己之意豈沾沾一
得自矜哉
三代之祭皆以夙興有事夏后氏祭其闇爲最早殷人祭其陽
爲日出以後稍晏周人以朝及闇爲日初出而未明之時在
夏殷之間舊以闇爲日將落以陽爲日中以朝及闇爲自朝
至莫皆非蓋日中日暮俱非敬道而自朝逮暮雖有強力之

容肅敬之志不能不倦怠也
禮以防德上智之事也刑以防淫下愚之事也命以防欲中人
之事也
僕人有父母之喪雖在主人前冠服可易絰不可使去禮男子
重首雖臣朝于君無免絰也
書言天工人代故位曰天位職曰天職祿曰天祿臣曰帝臣賢
才之生天意所屬故曰簡在帝心尊居人上而使君子在野
小人在位甚者與群小比一時君子則摧折禁制之使不得
逞其逆天理至矣天命安得不亟去之所以自古應天之實
修省爲先進賢退不肖次之問民疾苦修政易令又次之

必有事焉非日用之外別有一項養氣之事卽目前尋常舉動
合于義便慊于心不合于義卽不慊于心而餒矣無非事者
一日如是終身亦如是
孔子從先進亦是厭周之末不勝其文也然要歸于中正而已
若此意一過卽棘子成何以文爲之論矣再過卽楊墨申韓
莊周之横議矣浸尋至于商鞅李斯而先王道法掃滅無遺
所以矯枉過正之心不可不加克治其憤時嫉俗一種偏激
之論不得不距而絕之也若救時之急在于忠信禮讓而已
時賢好爲直情徑行薄[illegible]簡率之言行稍及威儀揖讓卽加
嗤棄以爲繁文虛僞抑何不思之甚乎三綱五常豈不憮然

有恩以相愛粲然有文以相接何嘗一意憤疾一任鄙野乎
若此之人適以明其不學而已
平旦之氣卽中庸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也持其志無暴其氣卽
中庸戒愼恐懼愼獨之功也持其志則敬以直內矣無暴其
氣則義以方外矣聖賢所言本體功夫先後未有不一揆也
見地要高明踐履要篤實所謂知崇禮卑也二者不可偏于一
開見地有餘而踐履不足鮮不流于禪踐履可觀而見地卑
下則止于鄉曲而已學問之事只知崇禮卑一語盡之
平生不敢高談性命只就庸言之信庸行之謹有所不足不敢
不勉有餘不敢盡處做功夫已不能庶幾萬一何况其他要

之性命之理豈外乎此
東林諸公表章程朱之學然與程朱畢竟不同蓋其入門便從
靜悟二字用功于聖門博文約禮文行忠信入孝出弟守先
待後之意往往不合有及此者不以爲麤淺則以爲支離誰
生厲階至今爲梗不能不罪姚江矣
古以躬行君子爲儒後世以能著述善講說爲儒雖是有德者
必有言若竟以言爲德則失之矣
學者固不可不讀書然不可流而爲學究固須留心世務然不
可遂入于功利修諸身見諸行事可以刑家可以範俗窮達
一致終始一節方不失爲聖賢之徒

義理則日知其所未知節文則日謹其所未謹此崇效天卑法
地之功也
泰否初爻均有拔茅彙征之象而盛衰理亂於是焉分陽進則
泰陰進則否必至之勢也故曰罔不在初履霜堅冰之戒羸
豕蹢躅之占惡得不思其所始慮其所終
世道日非人情險薄詩勤未雨之防易著其亡之戒何可一日
忘也
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目前所接之人雖聖賢處此豈能一
一揀擇只是自家見得天理明所言所行無不本於天理則
自不爲習俗所移若一槩苟且隨人希有不下達者

不妄履一事不妄交一人不妄受一錢是人便有身分
窮則入孝出弟一簞食非其道不受于人達則行一不義殺一
不辜而得天下不爲自初學立志以至沒齒戰戰兢兢如臨
深淵如履薄冰以是而已
盡性至命必本于孝弟窮神知化而通于禮樂學者好言盡性
至命而不修愛敬之實好言窮神知化而不思進反之義適
下學而希上達所謂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者也
孔子無常師而祖述則堯舜憲章則文武孟子受業子思之門
人而願學則惟孔子朱子嘗師籍谿屏山卒業於延平之門
乃所終身誦法慊則惟程子蓋師也者師其道與德也道之
高德之至從而師之道有未高德有未至則姑舍是不得阿
私所好也孟子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尚論古之人一
義也

易開卷要義如自強不息厚德載物又如體仁足以長人嘉會
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庸言之信庸行之
謹閑邪存誠忠信所以進德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學以聚
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等語又如敬以直內義以
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美在其中而暢於四肢發於事業等
語所以示人學問之道至明且初學者得其一二而從事焉
希賢希聖至於希天豈有不足而必曰寂然不動感而道通

洗心退藏於密以及未之或知等語豈非欲假釋氏之近似亂吾儒之正學乎此朱紫苗莠雅鄭之辨莫急於此

學者志卑氣弱固不可若氣魄雖大擔荷雖勇苟不遜志於學使義理日進於高明踐履日就於篤實北宮黝之徒而已未幾志氣藹然消歇所謂義襲而行不者於心則餒也

董江都嚴氣正性多得之春秋王文中溫良正直多得之詩書凡人專精致志於聖賢遺經得效自是不同是以遜志時敏學於古訓不可不力

良知之教使人直情徑行其敝至於廢滅禮教播棄先典今人不知懲其敝方將攘袂怒目與人爭勝亦可哀已

中庸庸德之行庸言之謹卻不肯說終日說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內省不疚無惡於志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卻不肯說終日說無聲無臭彼雖自謂聖學吾直謂之異端之徒耳

欲人之敬已須自敬其身始能敬其身則不期人之敬而自敬矣即所謂社稷宗廟之中不期敬而敬者也學者能去狎侮二字便有進步

龐公耕於壟上謂世人遺之以危我獨遺之以安甚得天地間賢人隱之意郭林宗管幼安識見高人一籌若徐孺子不可及已

汲黯招之不來麾之不去所以為社稷之臣公孫宏發蒙振落或未免利害所怵曲學阿世是其根本之病也

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惟居仁由義四字

虎兕在柙未嘗無噬人之意只不令得出即不能為害時其飢飽達其怒心不以生物與之不以全物與之在典守者之善施其用耳

古人臨大節不可奪總是主張得定任萬變來前而處之晏如易所謂震驚百里不喪匕鬯詩所謂公孫碩膚赤舄几几是也甯武子愚不可及諸葛武侯鞠躬盡瘁成敗利鈍俱所不計可師法也事有雖小而可以喻大驗已之所養其一端也召公欲退周公汲汲呼而告之以不可去之故此意可師

看書深求其義自是過人但自此心路用慣又恐好為穿鑿反失聖賢本意大為心術之害

朱子集第六十七卷雜學辨學者不可不先看于此見得分明辨別得箇綱領界分便能不為詖淫邪遁所惑

治道本于人才人才本于經術經術本于師儒是以學校為人才之本學校不興未有不亂亡者大經不正人倫不明民行如何可興言之哀痛

好學近知不能好學安于愚也力行近仁行之不果是不仁也知恥近勇甘不若人是無恥也

學者存心從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其用心處從知其不可

而爲之處看得聖賢此意真切而日用之閒勉承力赴則庶幾近乎仁矣

學者始初工夫只是著力保守使不放失到得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方有得力處

敬之一字閑邪以是存誠以是

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自童稚以至耄期壹是皆以修身爲本見善則遷有過則改自新之實也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新民之實也

循天理而行極是坦途一入人欲便崎嶇艱阻矣天理人欲二字最可體玩理本天然不假造作故曰天理一著人爲便是

欲程子云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貼出來

天道之大在陰陽陰陽進退消長無不以漸故學問工夫必以漸進好言頓者非天地之理故爲異端工夫

學者讀聖賢之書先求爲常德吉士未有不恒其德而有成者也

聖賢未嘗多憂多忿事物之來無論順逆只安心平氣處置得當理而已徒憂無益輕忿尤害事

忿懥恐懼好樂憂患自致知誠意而後豈非理之當然但臨時或不及檢察而施之有過其則或意必固我之私不能盡去便是志爲氣所勝而爲此心之累不得其正也心一失正則所謂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不免已差由是而視聽言動罔不乖張又何疑焉

或疑誠其意矣心安得有不正曰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豈非意之誠但恐有過中失正之處過中失正便是有所而發不中節矣程子謂孝弟而不中理或至犯上又云雖無私心苟不合正理即私心也故檢心之功時時不可失然又不從檢心起

或疑非禮勿視聽言動夫子以告顏子而朱子以入小學豈小子事乎曰此个功夫是徹上徹下語顏子有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小子有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正如居處恭執

事敬與人忠就聖人分上說不過如此就初學分上說亦不過如此經書中多有此種言語故曰聖人之言猶天然也

費而隱正程子所言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也言其上下察特舉鳶魚之語以示之見得天地之閒無非此理之昭著耳其實何物不可以明道子在川上即川亦是至察大則君臣父子小則事物細微無非是也故曰精粗燦爛無非教也聖人作易仰觀天文俯察地理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觸處洞然只是見得道理分明

或言學問真僞予曰無多言凡事認真凡事著實是真凡事苟且不認真是僞

只是隨本分求盡其所當為守義安命身心豈不泰然

言者心之聲行者心之迹未有言行而不本之心者果能行修言道其心有不可問者乎今有畧言行而言心學者雖曰非異端吾不信也或疑康節無身過易無心過難之語竊謂身心一也苟無身過則心之無過可知心苟有過未有不形諸身者

君子不可虛拘大約是去齊時語見之盡心篇而不見之公孫丑使君泛言常理然者君子用心之厚也亦去國不潔其名之意然與齊王之子節相屬則意亦可見又所謂經文如化工也

孟子七篇篇首一章皆有深意梁惠王仁義與利之辨公孫丑王霸之辨滕文公性善道一離婁法先王萬章闢邪說告子明仁義之性盡心修身俟命願學孔子必稱堯舜

朱子精微象山簡率薛胡謹嚴陳王放曠今人多好象山不樂朱子于近代人物尊陳王而詘薛胡固因人情便簡率而苦精詳樂於曠而畏謹嚴亦緣百餘年來承陽明氣習程朱之書不行于世而王陸則家有其書士人挾册便已淪浹其耳目師友之論復錮其心思遂以先入之言為主雖使間讀程朱亦只本王陸之意指摘其短長而已誰復能虛心篤志求所為窮理以致其知踐履以敦其行者此種習尚不能丕變

竊憂生心害事之禍未有艾也

白沙云名節者道之藩籬藩籬二字下得極好若以名節非道則道豈外于此若以為道盡于名節則特藩籬而已門庭堂奧尚有在也今人砥礪名節者固已賢于人一等乃遂矜已傲物自以為足則緣於道未嘗得其門而入也

人心天理進一分人欲便退一分世上多一好人便少一不好人此箇機括有心世道者不可不理會著力去扶掖成就之沮人為善之路絕人自新之機最是不祥程子云願公百受人欺不可使好賢之心自此而替每誦斯言便覺陽和之氣滿於胸臆

逝者如斯不舍晝夜人心時時未發時時已發此固然矣但學者只當用存養省察之功不必先求所謂未發之體而見之如此用功未有不入于禪者便使做成得一種靜功發時仍不中節可知平日所認為中者未嘗中也豈非錯了工夫孔子自言只是好古敏求其教人只使博文約禮豈欺我哉

未發之中是溥博淵泉體段已發之和是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功用且思此是聖人分上事是學者分上事　文王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方得謂之中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方得謂之和大舜惟精惟一亦是未敢便以為未發之中孔子從心所欲不踰矩方是發而皆中節

處困之日有言不信理之常也近代無蹈尙口之窮然足以容而已但修身立行不可失其所亨失其所亨則小人矣

士忠信立德之基見善則遷有過則改修德之事日用之功此爲切實

酒誥云剛制于酒思非特酒要則制但屬嗜慾俱須剛果用力以制之

邪說暴行人猶易見唯側言詖行最易惑人以所不及知二者流弊與邪說暴行爲禍于世道人心總是一般不得不嚴拒而峻絕之

古人云子弟可以終年不讀書不可一日近匪人蓋甚言匪人

不可近也然二者勢實相因不讀書勢必至於近匪人近匪人勢必至于不讀書嗚呼豈獨子弟也哉一息尙存總不可不讀書不可近匪人今有人昌言不必讀書者不祥之言也託言小人不得已而近之者終於下達而已矣

離群索居易得遲鈍人固是可懼若不得嚴畏切實之友與之朝夕切劘而日與卑鄙柔狎之人處則燕朋燕僻之害悉又甚于離索也

氣質近剛之人其力足以上進而常患於不肯遜心以從善若一出于驕矜枝嫉惟悅人之順己則不可救療矣氣質近柔之人不難受人切責見善亦知慕悅而恒苦于不肯奮發以有爲若一向樂于卑鄙甘心下流而不恥則亦末如之何矣此剛克柔克所以不易而人之成材者少也

舜之徒跖之徒均是父母所生天地所覆載只緣此心不同所以相去無算此心何可一日不栽培不栽培便梏亡必至之勢也殆哉若一人爲舜徒其勢決不止一人跖之徒亦然其責全在父兄

聞斯行之以之策勵懦弱則可補其不及若有父兄在一語人人可以遵守本此行之亦可無敗凡事不可告語父兄質之師友者終是行不得也

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只此撿點

庶乎鮮失矣

學問之事若要博聞强識無不講習則去日苦多精力衰損非唯有所不能亦將有所不及若是撿點身心使志氣精明行修言道則一息尙存不容稍懈也

三代以下人主宰相做得用人立政治道便已可觀不曾做得修身尊賢也明祖承變亂之後擧修人紀之意不可謂不汲汲惜其不知聖人之學故一往自賢不肯遜心以從善所以家法相承雖云稽古右文而待士大夫罔克有禮三百年中儒者之學遂已不如古人所學幾純粹便困窮摧辱無所不受要亦世運之厄也

天地間只是一個太極而已中庸言小德大德大者萬物一太極也小者物物一太極也萬物一太極是理一一物一太極是分殊以人身而言未發之中萬物一太極也已發之和物物一太極也先儒言理一無工夫工夫全在分殊上吾人日用致力只要窮致物理隨事精察而力行之卽不必言未發之中而未發之中無乎不在世儒好說本體豈知本體不假修爲人人具有雖使說得精微廣大何益于日用

竊疑繫辭多錯簡如旁行而不流一語當在故不過之上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至君子之道鮮矣四句當在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之下而以下文生生之謂易

至陰陽不測之謂神自爲一章

學者二字吾人不易承當須是實覩著古之聖賢立心行事及其平日修已功夫一一步趨他始得撫心內省唯自好一念稍異流俗要之未免爲鄉人也老至無聞實是可耻

一念之動卽有爲已爲人之別知爲已便能自愛卽事事有進步處

程子云功澤既不及人別事又做不得功澤及人小大自有定分不可以强若做不得底事斷然能不去做亦可以遠耻辱矣

朱子嘗云放過了親切合做底功夫虛度了難得少壯底時日每念及此曷勝自痛

天地間邪正善惡貴賤馨穢無不各從其類水流濕火就燥如斯而已

人若不慎將來雖悔旣往終是無益學者于修慝改過之先所以須主于敬

子弟百凡嗜好最可觀其後來成就若其人於衣服飲食處用心較重便見其嗜慾深他日是聲色貨利中人若不喜衣冠他日必不遵禮法不喜書册他日必不說義理通文墨見其微知其著莫不如此

要做下學功夫須從不怨天不尤人始未有懷怨尤之心而能

爲爲已之學者

惟不敢自是一念可以爲進學之地自暴自棄者自以爲是而已

天理自是易簡循天理則能知險知阻知險知阻而能不陷于險阻則健順之德爲之

末世人心險阻山川不足以喻之只素位而行盡其在我行有不得反求諸已而已恒易知險恒簡知阻是也

凡做一項人須要實心實力盡得此項人底道理始得不論做官做工做男子做女人

不能修身立行自拔于庸衆之倫而與人計較于長短得失是

非毀譽之間雖復彼善于此五十步笑百步之類而已可恥孰甚

旣有自好之心切勿蹈攘臂下車之轍習氣不去盡終要敗壞

何文定行狀稱其澹然無欲不屈于萬物之下立乎其大得友于千載之上毎諷誦及此輙有無文猶興之意

後世人臣奏對毎欲稱旨事無大小俱云奉旨稍不如旨卽以違旨之罪律之盡思唯言莫違一言喪邦之義由是之道入朝事主欲不爲容悅具臣得乎

天下古今興亡治亂只一當位與不當位而已故六十四卦以旣未濟終之

家國之患莫大於無人才國俗奄鄙則禍亂未巳子姓齷齪則家道喪敗隆替興衰之機於此卜之

易無貞悔天下之理貞無可悔也貞而吉理之常也貞而凶勢之極也貞而吝事或失中也貞而厲雖未至于凶勢則殆矣君子不以吉而貞不以凶且厲而失其貞期于无悔而已

妄行必取困雖有不困行險徼幸耳君子弗爲也

苟好善苟不好善一心可以興邦一心可以喪邦

胡文定公廉恥一事于吾道中固非深奧然爲士者最不可不謹日三復乎斯言庶有撿防不到無所不至

天下之動各有所會各有所通但未必皆出于正皆得其中吉凶悔吝所自生也揆之以常理則得失自見故繫辭焉而命之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

和靖謂伊川踐履盡易易傳只是因而寫成今讀程傳徑思踐履得伊川所言方長得一格也

天地生物於此有餘必於彼不足鮮得其全生人亦然學問之道唯在取人之有餘補巳之不足始無偏蔽之患凡是矜巳所長敖人所短由于不好學耳

學者先去怨天尤人之心方有進步可言蓋不怨不尤則能反求諸身能反求諸身則日知其所不足而遜志於學問矣

苟能鄉黨自好卽能不入流俗人以稍異流俗斤斤自足多見

其陋而已曷思人之高下不啻霄壤有衆人有賢人于衆人中稱賢人于賢人中仍不免爲衆人可恥孰甚

周易次序凡陽卦俱在上篇凡陰卦俱在下篇天理然也寒暑晝夜古今治亂老少生死一而已

天下大道與天下共由之天下賢才與天下共友之豈非莫大之樂　成就人才最是樂事

天下之理損益得其當而已損此則益彼損其有餘益其不足通義也　一事也在今宜損至後或宜益在今宜益至後或宜損唯其時而已　師也過商也不及殷之質周之文其義一也

人有一藝之能一節之美卽已沾沾自喜動思見長甚則明知其有害不能痛捨只是不知自愛蹈于自棄也若好學則無是矣

用晦而明蒞衆之常道也人主垂旒蔽明黈纊塞聰無非此意明夷之象特取内火外地之義非獨明夷之時也象有與彖合者亦有各取其義者假卦觀象之道天地萬物之理固如是不可舉一而廢百也

自傷其明者必至於傷人之明自明其德者必有以明人之德

學者須是經書義理通貫浹洽于中然後讀史以考見其得失凡時之升降人之情僞雖萬有不同世變而道不變觀之古有以驗諸今見之前可以信諸後方爲有益于己不然玩物喪志而已徒疲精神虛費歲月猶其次也

不讀書玩味卽所見道理一二只是枯燥不得浹洽甚則見彼而遺此舉一而廢百其敝爲詖淫邪遁無所不至

學者須體大有大畜之義大車以載然後可以利往多識前言往行然後可以篤實煇光日新其德

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修身之事也遏惡揚善順天休命治人之事也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日有孜孜斃而後已無二義也

胸中熱鬧道理總是湊泊不上今之學者雖見自好總是一副

熱鬧肺腸如何會長進須是冷淡得下方好

尺蠖之屈以求信龍蛇之蟄以存身須用數年翕聚工夫方得進步

中庸尊德性是主仁義禮智之性而言孟子動心忍性是主氣質之性而言存心養性是二者皆有之要之仁義禮智之性不能外氣質之性而求之孟子曰親親仁也敬長義也形色天性也學者從此看得分明乃能不惑于二氏

程子有言虛心實腹張子有言矯輕警惰平生深媿此二語

書載堯舜治天下以命羲和察天時授民事爲第一節後世不重天官何居若近世天文星歷之家實有不足重者蓋皆流於機祥術數失天官之本

范淳夫論唐官制之失謂政出于三明朝官制之雜亦然更有不當義理者如布政司宜無所不統若天時地利養民造士及兵刑商旅百工營作之類皆當設官分屬而聽之于長官其職至重始無負方伯之稱今其職掌但財賦而已古者刑以弼教乃以學政之官隷於按察司此皆不合義理然亦可以見國制之所重矣

學者工夫能將聖賢經傳準之日用動靜以考其合否則庶乎不背于義理矣所謂博學于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也今於初學便鄙爲不屑邪說亂道莫此等爲甚比如讀易書者

不能實以是理察之身心隱微之間驗之人事得失之際則雖終日講解終身誦習卻與不讀無異且若但期如此則易直可以不作矣今日異端多好談易爲是之故儒生好談易者多流異端亦此故也

人不飲食則飢渴隨之不親書册則義理日遠人若不能進飲食則病已深而死期將至矣若不喜親書册則本心錮蔽而違禽獸不遠矣

學者但當致力于精義利用則自不至于憧憧往來朋從爾思雖終日思慮未嘗非何思何慮也周子動而無動靜而無靜者此也今纔言做功夫便要認著何思何慮之體鮮不流爲異學

程子云能修省言辭便是要立誠若只是修飾言辭爲心只是爲僞也修省與修飾正爲己爲人之別其辨只在幾微在學者內省黙察而已正如察言觀色君子以爲反求之資小人以爲逢迎之術其辨只在幾微

習最難變氣最難平用力克治只克不去只緣持敬功夫不密

親者天之所屬猶本根之有枝葉也賢者己之所立猶宮室之有墻戶也周親賢並用所以維持天下至於八百年之久雖匹士之家苟有創業垂統之慮者自當取以爲法矣

凡人疾病之作罔不由于人欲如飲食寒暑男女憂勞之類是也若能一循天理何自生疾乎雖疾亦不甚病也養德養身初無二義

以義制心則可以心制義則不可以心制義安能事事得其當然董子云有意爲善而不知義反陷于惡今日學者之患大約坐此

檢點平日過端多從暴氣得來持養功夫眞不可一息踈也

莊公繼桓君魯未成童也絕毋復讎之義似亦未可深責爲之大臣者嗣君在喪若能伸大義以正君國之事請命于天子而即位伐齊以復讎誅姜氏以討賊以至辭主王姬之昏救郱鄑郚之戹皆可行也乃當行者不行不當行者一一行之無非媚于齊而弱其君公子慶父公子溺之罪可勝誅乎觀

二年伐餘邱三年伐衛當時國勢可見

大學言心不言性故序文言性中庸言性不言心故序文言心朱子憂天下來世之心切矣此意本之孟子讀告子上篇其義自見釋氏離性而言心故流於猖狂自恣離心而言性故至于空虛寂滅

憂勤惕厲四字闕一不可學者用心須如此方有進步處

天地間人大者憂其大小者憂其小要無有不憂者然徒憂無益須是勤勤乃有立然非惕與厲則始勤而終怠進銳退速未可知也故又須怵惕惟厲如是乃能終日乾乾夜以繼日

坐以待旦

自古聖賢只望人有爲故曰爲人曰爲學曰爲仁爲義又曰爲堯舜曰必有事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人在天地間豈有終其身悠忽因循可以有成之理

姚江之言質厚者聞之猶可以薄薄者聞之則不難無父無君矣爲其長彭也飾詐也充此無所不至

春秋書使札來聘非貶辭當以秦術楚椒一例看爲正辭國生亂是昭二十七年事聖人必不逆其將來而豫加貶辭也國之廢興存亡命也況季子使而餘眛卒迨其返而致國則僚既爲君而光已弒僚禍亂已作不可息矣當是之時辭亦亂

不辭亦亂故季子曰爾弒吾君吾受爾國是我與聞乎弒也爾殘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無已也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然則季子之辭非效子臧之節而爲之者也使餘眛卒僚不爲君而虛其位以迎季子季子來歸而致國焉未必不受也竊謂季子亂生而辭國非辭國而生亂也辭國於光弒僚之後是合乎春秋者也

古之有國有家者其出有原其用有經不待外求而已足所以人心可正風俗可同今自上及下無多寡小大莫不待取于外凡其早作夜思無非欲取資于世人心安得不趨於惡世道何由而返淳乎若王道得行自不如此隱居求志若欲學

爲王佐當自正已而不求於人始

子路於修身立行儘是剛果用力但不能密加內省克治其私則於天之所以予我具衆理而應萬事者未之明也蓋欲誠其身而不明乎善者故曰升堂未入於室又曰知德鮮矣德者百行從出之原也

克已而不能復禮者有之復禮將無已可克

諺云人之知我不如我之自知竊謂境遇之苦樂得力之淺深則誠有之若夫過失則我之自知實不如人之知我也知我而不之告棄我者也知我而見告愛我者也張子謂以愛已之心愛人以責人之心責已嘗思已之自愛恆不如人之愛

我蓋人之望我必深求我必備責我必中也聖人所以必察言而觀色也與

詩稱訏謨遠猶爲已爲人謨須訏猶須遠然曰訏曰遠聞之者必以爲迂遠而濶於事情曾不反思已之所見近且小故不覺枘鑿如水石耳無遠慮必有近憂見小利大事不成當日夜念此丕顯哉文王謨周家八百年國脈皆文謨所詒其後子孫弗克敬承則失之矣

夙夜基命受命之基在乎修德進德存乎敬學中庸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

孟子稱晉平公於亥唐敬禮可謂至矣此事在末世諸侯豈不

賢乎乃其卽位而後權歸大夫政不繇己漸成分晉之勢何
也蓋悼公十四卽位二十九而薨度平公繼世其年亦與悼
公相去不遠幼主攝於強家積重之勢既難復返而已亦不
能尊賢好學故終於此而已乎
齊語訟爲殆殆危也得終凶之義聖人所以邇言必察
朋儕中質直者多有但是質美卽不能遜志學問故好義者希
不好義則雖察言觀色用意卽已不同非云彼惡知則便入
逆詐億不信去所以慮以下人爲最難慮以下人便能事事
反己自責而於義益精矣 有爲

卷四

子產曰無欲實難雖聖人不能使人無欲安得人人無欲而後
能致治平但因其欲而鼓舞化導之使之一出于正久而若
忘而已
繼治之治用人之智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
貪繼亂之治用人之詐作其智用人之怒作其勇用人之貪
作其仁
周公聖人也成王天子也周公于成王叔父也以叔父教兄子
以聖人教天子見于詩書者豳風而已無逸而已孔子聖人

也伯魚其子也以聖人教其子學詩學禮而已然則聖人所
以修已所以貽謀者可知
貧賤能不忮不求富貴能不驕不吝便有身分可向高明也今
之貧賤者不忮求幾人富貴者不驕吝幾人
以吾人視世人已多不堪見聞者以聖人視吾人其不可見聞
當不啻于吾人之視世人矣然聖人則曰吾非斯人之徒與
而誰與於此可知躬自厚之道於此可知滿腔子惻隱之心
故曰好言無好人三字者自賊者也
必不得已而不能去食如宣公初稅畝哀公患不足之類必不
得已而不能去兵如宣公作邱甲僖公乞師於楚之類不能

自强民心不附會何濟于衰弱哉
放鄭聲遠佞人自一身一家以至國與天下無不皆然鄭聲惑溺心志佞人變亂是非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女樂受而孔子行萋菲賦而王室亂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其知幾乎
好行小慧非必大爲姦惡如士而溺於文辭農而越阡度陌工而商技淫巧商而人棄我取人取我棄凡夫見小不見大伸邪不伸道役其私智不軌正理者皆是即若吾人平日好逆詐億不信最易入小慧一路
義以爲質必須禮以行孫以出信以成無小大莫不如此

無暴其氣者猶之記云使惰慢邪辟之氣不設于身體也亦猶云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也凡記所云周旋中規折旋中矩趨以釆齊行以肆夏等類皆是
延陵同學語予曰先師於陽明雖瑕瑜不掩然未嘗不深敬而予何疾之深也得毋同異乎予曰何傷乎孔子大管仲之功而孟子羞稱之彼一時此一時道固並行而不悖也
儒者立心須是自與天地民物相關否則雖曰好修小人儒而已
吾人平日爲學大指專守孔門博文約禮之訓以終身而已讀書窮理博文之事也切實踐履約禮之事也

儒者功夫只居敬窮理爲無弊窮理所以致其知知之至而後行之利敬則統乎知與行者也始終只敬字爲主故曰居猶諺謂作家當也
儒者立身當思爲法天下可傳後世事無大小義所當爲何可不勉于所不當爲何可不慎
從心所欲不踰矩讀師冕見及見齊衰者見冕者與瞽者兩節及鄉黨一篇可見吾人下學功夫當從曲禮少儀內則等書用力
仁義以爲主節制以行之技擊以角之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橫渠善言兵

不忮不求固立身之大目近雀者恒彈近虎者恒射賢人君子處于亂世尤當思全身遠害之道避人之義不可不講也
凡人之出言其淺深高下必因其德之所至蓋有不知其然而然者聖人何心俛而就卑賢人何心引而自高蓋聖人之德如天地無不覆載而實夫婦之愚可以與知與能則莫不尊親矣賢人之德如華嶽河海望之自見其崇深而不可幾及則尊而仰之矣在聖人初何心于人之親之賢人亦何心于人之尊之也一身之威儀氣象亦然
大都學者于詩書朋友總只一般日親則日近日遠則日疎然其數常相勝親其所當疎則必疎其所當親勢甚可畏也要

在慎擇而明辨之

一友問教童子記誦固是恭其放心然一往記誦又不見長進如何而可曰教之用心而已心之官則思心官不失其職自能長進或隨事問其義理或設難令其分析或聽言察其記憶或見人質其邪正皆是引其用心之方嚴陵方氏曰君子之心將有爲也不必盡善以能有所思故不善終不成焉小人之心將有爲也非盡不善以不能有所思故善終不成焉是以知用其心之爲貴也

剛健中正凡是聖人無不同之若純粹以精則孔子所獨至也

若決江河就聖人分上說有聖人之若決江河就學者分上說

亦有學者之若決江河如吾人日用之間聞一善言見一善行心解而力行之沛然莫禦亦是此種氣象

同此天地同此萬物各得其所則治各失其所則亂聖人參贊化育只是使物物各得其所而已各得其所便是行其所無事行所無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

羔羊詩註在位皆節儉正直自古未有正直而不由節儉者不節儉必不能正直

作用是才不是性才乃性之作用才出于性則能經綸天地不出于性則至于放辟邪侈

或疑行道而有得于心之義曰仁義禮智根于心爲有得見諸言語行事之實無不合乎天理之當然而可爲人之所共由之爲行道本乎無聲無臭而達之人倫庶物有諸中形諸外所謂行道而有得于心者也若不從行道上見何從而見其有得然同一行道也有得于心與無得于心者氣象自違不同此誠僞王霸之所由分也

天不離乎日用之間詩稱學文王卽是學天故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文王卽天也吾人學聖賢之言行聖賢之行便是事天之實否則卽爲獲罪于天豈在大哉夙夜寤寐所以不敢不敬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只緣看得天道遠與日用無涉故違理徇欲放辟邪侈

學者肯實去做功夫方是學如學耕須去習耕學醫須去習醫

中心悅而安之若樂聞善言喜見正行亦是學之始事與拒而不聽信者異矣不聽不信聖人其如之何

謹言愼行與存心養性非有二項工夫故不動而敬不言而信所以事天也

勤儉之義今人多忽之不知堯舜所以爲聖亦不外此舜不待言堯耄期倦于勤沃位便須禪了大禹克勤於邦克儉于家卽承堯舜之歷數啟承禹之道想亦如此至太康逸豫滅德卽喪亡矣及周之衰唐風之美俗號勤儉故曰陶唐氏之遺人在天地間自天子至于士庶何人可以無此二字讀無逸

一篇此義尤明

善惡二字分數不同無所不至小人之惡也不耻不仁不畏不義之類也過中失正君子之惡也隘與不恭之類也存諸心措諸躬何可不慎斯須不慎即陷于惡吾人日用之間應接事物自謂無惡而不知其入于惡者多矣是以德之不修學之不講夫子猶以爲吾憂

山陰先生教屠子威曰着實思維着實踐履將身心整頓起來思維者致知也踐履者力行也吾人病痛多坐不能整頓所以一往頹塌

自天子至于庶人有國有家俱以親親尊賢爲本親親則可久

尊賢則可大

盛世出而在外多正人君子所以入遊於京華及通都大邑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自能見聞日富人品日高其學問不期而日進當是時士安于窮鄉僻壤如何得上達若衰世出而在外者率皆無耻小人所以入一旦出遊所見所聞無非卑汙苟賤之論傾險機變之事一與之接自然識見日就庸惡陋劣雖有美質不自知其陷溺其心矣人品安得不日流而下君子遠庖厨畏鮑魚之肆此意安得不切切

處亂世惟有入山林遯鄉曲求明師良友讀聖賢書與父兄子弟修其孝弟忠信而已探湯履虎之懷無刻可不操之也

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即是贊天地之化育

人須有奮發有爲之意易六子以震爲長蓋不動則不可入才能動便能入故次巽入便能變化物遇水火無不變化者故中爲坎離變化既成而後能各止其所得其所止則悅矣故終以艮兌天地生物之序是如此人事學問之序無不如此故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

曹月川先生盛德之士其學粹然一出于正明初中原氣盛所以與河東夫子先後並生以昌明此學未幾而康齋敬齋繼

作不可謂天之無意斯文也乃白沙甘泉隨于其時爭鳴則已爲姚江先後奔走之資矣若夫克菴不得善其終將疑後死者不得與于斯文勢之所重整菴涇野不能回狂瀾于既倒區區清瀾欲障百川而東之宜其難矣

聖人與天地合其德博厚高明悠久也無不持載無不覆幬博厚配地高明配天也如四時之錯行日月之代明悠久無疆也學者修德修諸此而已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弘非博厚高明不能毅非悠久不能

心具衆理故窮理所以存心性即理也天即理也故存心則知性知天

欲得義理通明須從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處體驗有得方是可歎今之學者皆畢一廢百之類也舉一廢百總由不好學

處患難之中惟有舍命不渝一道若有意求生則凡可以得生者將無所不爲未必得生而徒至害義若能守正俟命不以死生爲念或未必死則所歷艱難險阻無非堅人之志而熟人之仁爲益已自不淺易于困有致命遂志之義蓋以是也

持敬功夫只憂不密不熟打破敬字之語乃蘇氏私心欲壞程門之教故爲譸浪之言以亂之不第當入東銘之戒而已後世往往以爲美談見人纔有嚴威儼恪之意便將以是爲言

曾不思如見大賓如承大祭此心何時可忘直至邦家無怨方是熟之效也是以執事之敬雖之蠻貊亦不可棄學者自宜信此不惑守此不渝

圭璋特達犬馬不上於堂尊卑貴賤萬物固有定分不可誣也得其分則理失其分則亂

聖人齋戒以神明其德吾人持敬功夫不能嚴密宜其志昏氣惰也須時時存湛然純一肅然警惕之心

吾人爲學只正已而不求于人一語是立腳處蓋正已則可仰不愧天不求于人則能俯不怍人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如何便得心正要得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聽命須是致知誠意而後可以庶幾世之好言心學者先遺卻格物一項工夫則其心之所以爲心正孟子所謂蔽陷離窮而已生於其心害於其事身之不修不亦宜乎

吾人今日爲學只是因其性之所近做工夫過中失正處必然多有愼不可執己以律人自以爲是而無虛受之益蓋學絕道喪既不得聖人以爲依歸又不遇大賢之士正其得失惟有虛心遜志時時將經書義理及儒先所講明體驗省察以防檢其身心而又得好學深思之友相與觀摩匡救庶幾不至舉一廢百陷於邪慝而不自知也

古人凡事謹小愼微若家庭之間尤爲緊要能於嫌隙幾微處

潛消默化不使積漸而長卽大者可小小者可無否則無者不難生有小者可以成大可畏矣哉頌之所以有小毖也

反求諸己無不可告人處橫逆之來聽之而已若再起一彌縫要結之念卽入違道干譽之途小人之道也君子恥之

懲忿窒慾乃遷善改過之門默自循省只患懲忿之功疎

日用之間一念不敢忽易卽是敬一念認眞卽是誠誠敬者進德之基也但能事事物物皆然則至於純熟不難矣然須求得義理之正所以讀書窮理爲要否則自以爲敬未有不至於愼而無禮自以爲誠未有不至於果敢而窒

程子有云舉業不患妨功只患奪志人苟志不爲所奪雖作舉

業無害否斯言不然也人苟志不爲富貴利達豈無一事可爲何故而必爲舉業夫志氣之帥也豈有志旣奪而功不妨者

聖賢教人必不使其但爲空言今之談士輒好言吾與點也而於子路冉有公西華之志則鄙而不屑何不反己自量果能爲國三年可使有勇知方否能使足民否宗廟會同能爲相否無一能之徒爲大言不知窮經稽古隱居求志誠何義也

君子喻義小人喻利正如陰陽寒暑之對待夫子罕言利孟子戒言利爲後世人欲益熾勢如烈火玉石俱焚又如洪水懷山襄陵不得不大爲之防也然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利亦生

民之所不能已天地何嘗不以美利利人故易之爲教使人趨避各得其宜而已故曰利者義之和也如遏惡揚善舉直錯枉饑食渴飲夏葛冬裘物各得宜則雖不言利利莫大焉吾人日用功夫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精義而已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徙義而已何必曰利

姚江謂大學之道誠意而已今觀其言無非自欺斯人之語誠於何有

學者第一是先去己私己私莫大乎驕吝姚江著書立說無一語不是驕吝之私所發又其言閃鑠善遁使人不可把捉眞釋氏之雄傑也

自周釐王受曲沃之賂以武公爲晉君使得列于諸侯其後魏斯趙籍韓虔襲其故智以威烈王之命爲諸侯田常亦賂安王而有齊國戰國之間干戈日尋至秦并天下遂廢封建推本而論釐王之罪大矣揚之水豈曰無衣之詩所以列于國風也與

衞靈召子朝于宋蒯聵恥之欲殺南子得罪而見逐越三年而靈公薨輒立而蒯聵入輒拒之敬王四十年蒯聵因渾良夫孔伯姬以入衞劫孔悝以逐輒而自立仲由死之輒奔魯又奔齊次年衞莊飲孔悝酒而遣之悝載伯姬奔宋又明年莊公不朝于晉趙鞅伐衞逐莊公而立公孫般師晉師還莊公

復入石圃作亂莊公死于戎州己氏齊人伐衞立靈公之子起執般師以歸又明年石圃逐其君起起奔齊輒自齊復歸于衞逐石圃元王七年衞褚師比及諸大夫逐輒輒奔宋請師于越明年越皋如后庸宋樂筏魯叔孫舒伐衞納輒衞公孫彌牟重賂越人申開守陴而納公公不敢入師還立蒯聵之弟黚是爲悼公輒卒于越父不父子不子變亂一作二十餘年不息禍亦烈矣哉皆靈公無道之所致也夫子爲政而先正名豈迂乎

守本分三字淺言之鄉里恒人優爲之若推其極雖聖人不過是也蓋天生蒸民莫不具性分之所固有自天子至庶人莫

不有職分之所當爲能盡其分守而勿失聖人何以加不悶二字其義亦深安土樂天不悶之謂也遯世無悶不知不慍樂在其中不悶之謂也程子宜其亟稱之與

天之道福善禍淫王之道遏惡揚善人之情好善惡不善順天理遵王路直道而行之窮通得喪任之而已

斯道晦明通塞皆天也在人宜學古修身以俟之

儒者立心便以四海九州爲量其功夫則自克勤小物做來

百年以來朝野習氣類皆以直言爲諱甚至父子兄弟之間亦尚緘默不言寧使父子兄弟見惡于鄉黨隣里在己必不敢言以爲惟恐以言見罪此何心乎宜其禍亂不息而風俗日偷也

富貴福澤壽考康寧子孫衆多貧賤憂戚鰥寡孤獨夭折疾病總是天地間人受之安有在我咸集其休祥而人受其凶害之理倘值其休須無忘死于安樂之義戰戰慄慄思保其終遇其不淑當深思生于憂患之義怵惕惟厲以出于險若安而忘危窮不求通民斯爲下而已

吾人一日之間能隨時隨事提撕警覺便不到得汨沒當睡覺之初則念雞鳴而起爲善爲利之義平旦則念平旦之氣好惡與人相近否日間則念旦晝之所爲不至梏亡否以至當衣則思不下帶而道存之義臨食則念終食不違之義及暮則思嚮晦宴息以及夜以繼日記過無憾之義如此則庶幾能勿忘矣乎若其稍忘卽當自責自訟不已

日用飲食當乎義理處卽是道然終日汨汨其身心於此又實害道蓋太極不離乎陰陽而亦不雜乎陰陽也此際全在存養省察

聖賢臨事以仁義爲本利害有所不計世人臨事以利害爲主仁義有所不知此喻義喻利所由分也人於人倫庶物苟爲懷利則仁義之心日就梏亡苟懷仁義則見利不趨見害不避但叔季人情纔說仁義便憂與貧賤禍患相及是以不敢爲而不知仁義未嘗不利也

曾子大勇從臨深履薄中來孟子浩然之氣從非仁無行非禮無由中來

文中子多言不可以遠謀多動不可以久處兩言可以佩服爲觀人取士之法

齊宣待孟子以客卿禮際已不爲薄特以諫不行言不聽無所致于其德故不可久于其位耳去齊之日其謂時子之言所以處孟子者亦未爲失特以不出于尊德樂道之誠故不可虛拘耳於此可見浩然之氣

劉靜修詩記錄紛紛已失眞語言輕重在詞臣若將字字求心術恐有無邊受屈人大抵漢代而降史書多不足信而三百

年以來尤甚讀史者觀其人之可信而信之則屛乎少失矣

立身有立身之本立家有立家之本本者何仁義是也若惟利是圖不修仁義是自拔其本也獨不畏于天乎

心爲一身之主人人具有一心此心同于聖人言語行事與聖人同則聖人矣此心同于賢人言語行事與賢人同則賢人矣此心同于衆人言語行事與衆人同則衆人矣此心同于小人言語行事與小人同則小人矣此心同于禽獸言語行事與禽獸同則禽獸矣如何可不孳孳爲善欲爲善如何可不學問

山有榛隰有苓何地無賢遇不遇命也然誠之所感鬼神通之高宗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君子不謂命也所責于己者誠有不至耳

蕭統陶淵明傳無一語得淵明之實所載五柳先生傳雖其自作亦非淵明本來如此蓋必其晚年文字隱居以後所著也性嗜酒三字全非酒乃淵明有托而然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屈身後代亦非其本指然則劉裕未篡以前何爲卽不仕乎淵明學識晉宋間人無能及之者讀其詩自見之

呂涇野先生天資純厚篤質不難至于聖賢然其學問不能及文清康齋者豈亦以少年登高科爲羨官之故乎

頤中虛中孚亦中虛蓋惟虛中無我方可養德方能感物頤全體皆虛中孚二體中實感物以誠進德則全在虛受也

人爲萬物之靈誠能日思此義則知仰愧俯怍而於學問自不能已

人爲萬物之靈如何孳孳爲利且晝所爲梏其良心而下同於禽獸乎念此如何不戒謹恐懼凡人何必大惡然後下同於禽獸只饑食渴飲好佚惡勞男女之欲口體之奉而不知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常爲卽是物類也

庶出之子不肖者十恆八九人性皆善雖曰氣稟使然豈盡下愚不可移易多因嫡母陰懷嫉妒以爲非其所出敎誨不先而所生之母出於微賤又不知教誨之道甚而其父或因晚

年所得或是偏愛私寵不求嚴師以教育之非姑息以成其縱肆則導以庸下短淺之見以及機詐詭昧之行迫乎漸長習與性成自非好學親賢鮮有不流於邪僻者矣

徐仲車朝夕具公裳以揖母雖敬親之道當如此然不免太過朔望則具公裳可也朝夕袍褶不爲不敬況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公裳朝夕用之反疑於褻大都仲車行事類愚者多如畜犬近於數十日不忍其母子之分離此豈勢之可久且凡物皆然何獨犬也買肉初欲就其家而必迂途再往買之以歸父名石卽終身不履石種種見其立心之誠而亦未免於蔽則爲學而氣質未能盡變之證也

詩書等以垂訓而誦詩必先于讀書者以歌詠易以感人凡人
好善惡惡之心既動而後可進于義理耳亦與于詩之意稱
子曰敎人未見意趣必不樂學正此意也
鬼神體物不遺故人物之生皆具知覺之體告子生之謂性之
言于此似亦見得但不知一陰一陽之道人得之即爲率性
之道故止知食色之爲性而不知仁義爲我之固有也朱子
註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所以具衆理而應萬
事最詳最備近世講學者于虛靈不昧則稱之于具衆理應
萬事則非之此正告子無善無不善之弊入于異端而不覺
也

禮者天理之節文若人之言語行事合于天理自然有節有文
若無節無文則直情徑行便已不是天理矣禮儀三百威儀
三千自有之節文不待安排也
古之敎人仁義道德而已矣今之敎人聲色貨利而已矣古之
學者以實行今之學者以空言世道人心安得而不日壞
讀書錄後人讀之當從續錄讀起蓋公晚年所著也續錄與前
錄同者十七八則見其始終用功只是一路不雜不輟不雜
之謂精不輟之謂一
論語曰放於利而行多怨孟子曰苟爲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
凡利于己者必害于人故怨與奪隨之然聖人作易則使人

趨利而避害利亦生人所不能已書曰惠迪吉從逆凶又曰
作善降之百祥是取之于天也孟子曰不違農時深耕易耨
穀不可勝食又曰數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時入山林魚鱉不
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取之於地也孟子曰樹墻下以桑
匹婦蠶之可以衣帛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可以無失肉
是取之于物也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正蒙曰師道立善
人多子孫賢族乃大是取之于人也如此則利于己亦利于
人易所謂不言之利利者義之和利有攸往無不利大槩如
此舍是而言利鮮不得罪于天豈創業垂統爲可繼之道
凡人日夜用心一思再思能不外乎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

當爲則庶幾其能有進而過失亦可少矣
吳忠節公常言要窮就窮要死就死所以後來能以身殉國蓋
人之有身只爲怕窮怕死所以無所不至要窮就窮即是志
士不忘在溝壑要死就死即是勇士不忘喪其元平生失志
如此臨難所以能不回惑人之立節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喪事不敢不勉無問輕重亦無問人已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
功之察固不可若送死大事一意輕忽亦何可乎子見齊衰
者雖狎必變是日哭則不歌食于有喪者之側未嘗飽皆本
此意而推也詩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記曰鄰有喪杵不相
里有殯不巷歌一部禮經喪祭居半古者聖賢用心無不如

此吾人立心行事只患不誠不憂太過也嘗見越中人家臨喪必有宮中之相左右各張一榜自斬衰以下五服男女無不書名雖族人無不袒免者自敦匠以至飲食之細執事無不各有其人人子哀戚不得不至認所謂踐故興物不肖者跂而及之蓋以此也

古者天子有天下諸侯有國卿大夫有家三代以下士庶人之家傳之先祖編之邦籍亦與有國無異人在覆載間無論大小強弱盛衰畧如此隣而已畏天之威于時保之創業垂統爲可繼也之義人人當存此心人人當勉其事孟子交鄰一章以大事小以小事大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事勢雖有不同理則一耳自恃其盛強而陵弱暴寡固已逆天之理天不佑之若不安于弱小而敵強圖大亦豈綢繆牖戶之道其義有二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爲一義也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又一義也要當不失文王我師之意則處盛強固可處弱小亦可修德行仁非禮弗履自強之道莫過于此若夫成功則天也

學者苟不從事講習討論雖欲省察克治茫然何所用力然講習討論之事父兄師保猶可得之於子弟若夫省察克治之功父兄師保無所用其力矣故修曰自修

老氏之養生總是私其身吾儒之養生正爲公其身然能養其德則不必更言養生矣　養德可兼養生養生者不能兼養德亦便有小體大體之別

大抵人品學問總不出興詩立禮成樂三節其爲人也好善惡不善見義肯爲知過肯改秉彝之良誠切於心此興詩中人物也若修身砥節堅確不移獨立而不懼臨事而不回言方行矩有物有恒此立禮中人物也若夫氣質盡變德性安和表裏內外純一不雜知明而行美恭敬而溫文此則成于樂中人物矣目前朋友據其所得只是前兩節人爲多然至此已自不易也

恭已則寛信敏公俱脩故曰篤恭而天下平恭已正南面而已矣

賊仁賊義不必弑逆大故然後名之只日用之間親其所疏疏其所親以賢爲不肖以不肖爲賢自少至老積習熟而不知變希不至于拂人之性災逮夫身者

先儒謂讀書把截四路頭竊謂人之爲學亦有四路頭先要把截否則讀書雖多終無入德之理或以爲問曰孔子所謂四路頭色厲內荏也道聽塗說也鄉愿也鄙夫也孟子所謂四路頭頑夫也懦夫也鄙夫也薄夫也

一心不能自主何以應萬事而不過失此大學欲明明德于天下所以必始于格物孟子之不動心必由于知言養氣也

古人渴不酌貪泉之水飢不食嗟來之食雖當困阨行乎貧賤
不忘溝壑而已何可每事苟且呂氏曰逐人即有求所以百
事非戒之戒之
一事苟其餘皆苟何可不慎
心麤性急讀書之至戒
理明義精則能知言知人知言知人則神閒氣定而此心能宰
制萬物程子所謂金草百萬與疏水曲肱一般如此方可以
成天下之務定天下之業所以學莫先于窮理窮理之益莫
大于讀書
古今異宜時勢不可强孟子言仁政而云必自經界始經界之
法自今可舉而行若井田當時尚未盡廢已云若夫潤澤之
此可見聖人通變宜民之意非執一槩以强人也如云莫善
于助莫不善于貢今日條邊之法貢法也然行之尚可以相
安若助與徹則斷不可行矣父子兄弟尚不能同心用力而
欲八家通力合作計畝均分得乎今無論官民貴賤相欺相
壓雖閭里親舊尚且相凌相殘欲行助法是速禍召亂也助
與徹豈非聖王良法美意而不能不審時度勢如此推之可
槩其餘
養德養身非有二義大學曰德潤身未有薄于德而能厚其身
者

命之定于理者無不同仁義禮智之賦于天者是也然一涉于
氣則昏明强弱清濁厚薄固已萬有不齊矣若富貴貧賤壽
天之類往往人之大小不同數亦因之有異其止係一身之
窮通得喪者以一身推之可矣有係一家之廢興存亡者有
係一方之利病休戚者有係一世之治亂盛衰者或宜窮而
通宜通而窮或宜壽而殀宜妖而壽此豈可以一槩論乎君
子修之吉而未必吉小人悖之凶而未必凶聖賢于此惟有
守正以俟之而已
中者聖人之德正者賢人之守學者由正以至于中猶以規矩
爲方員希賢而後希聖也若好言中而忽言正鮮有不失已
與人者
欲爲名世之學當存王者之心王者之心天地父母之心也
堯舜性之不言學其用功夫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已其後惟
傳說告高宗始言學然其言正與論語先後一揆其曰惟學
遜志務時敏卽論語學而時習之之謂也其曰惟斆學半念
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卽論語有朋自遠方來之謂也其
曰學于古訓乃有獲卽論語好古敏求之謂也學者本此成
法做功夫方能日進無疆
語直傷交今乃知之故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又曰朋友
數斯疏矣何可自信直諒一往不顧

家庭之間一言一動當思爲父子兄弟足法言必有物行必有恒方能刑于寡妻至于兄弟

好問好察隱惡揚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取善其有窮乎

呂氏有言逢人即有求所以百事非血氣旣衰之人不可不重以爲戒

朝廷言路開豈無不善之言雜然而進然而忠言得至於耳凡夫政事之闕失四方之變故天下之賢才官方之臧否皆得聞知所以治安而國家可保也若言路閉塞小人害國之言固不得入然而忠言不至于耳細大之務咸罔聞知所以亂作而至于危亡也

古今稱舜者曰德爲聖人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爲法天下可傳後世性之者也皆以其盛德而言若其所以爲舜者在孔子則云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孟子則曰由仁義行又曰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於人者又曰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尙書亦曰稽於衆舍己從人明四目達四聰其事親也則曰負罪引慝夔夔齋慄而已非有殊異不可做做之事也然則人皆可爲豈欺予哉

今之學易者好爲異論窮深極微而于日用全無所益如此卽無易可也學易貴得其用只六十四象辭得其一句兩句終身用之而有不盡如乾君子以自强不息咸之虛受人等類便到聖人地位亦不外此卽如訟之作事謀始歸妹之永終知敝旣濟之思患而豫防之豈獨訟與歸妹與夫濟川爲然哉推之大事小事無不皆然是故君子之于易沒身而已矣

道理須是擧目可見擧足可行方是實理功夫須是當下便做得方是實功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則惑之甚也

今之言學者約有二種重致知者好言靜悟而忽踐履爲不足事是則所謂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者也尊力行

者矜言踐履而以窮理致知爲不足爲是則所謂淺陋固滯而不能進于高明之域者也至于互相非詆而邪說由之以生以至相與分爭而暴行因之以起詖淫邪遁之言洪水猛獸之行豈在學術之外哉

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人之所以爲人仁義而已矣仁者人也親親爲大而親親則有殺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而尊賢則有等若親其所疎而疎其所親以賢爲不肖以不肖爲賢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施之于家親愛賤惡哀矜畏敬敖惰無往而不辟已足傷敗彝倫滅絕天理賊仁之賊賊義之殘何必在大

聖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洗心者濯去習聞習見之心使其心
全體皆易也密字今人說得無形無蹤都不成義理要之卽
上文惟深惟幾之義
聖人之心眞同天地隨舉一事敦化川流無不周具卽如六十
四卦彖辭凡夫天下古今大經大法與夫生人日用之常食
息寢興之細靡不各有至當之理以示人學者本此引而伸
之觸類而長之則法象之間何往非學
詩書稱舜之德大約虛懷樂善之意多頌文王之德大約剛健
不息之意多吾于舜之所以爲舜得一虛字文之所以爲文
得一敬字

肅肅在廟人猶可勉而能若雝雝在宮則非可勉而能蓋在宮
之人不過左右暬御之徒豈能盡賢且智語言動作皆能稱
文王之意自非德盛化神何以微顯細大一不干其太和耶
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此際苟深思而法則之終身之發悲
能不切切耶意者顏子之不遷怒不貳過其殆庶幾也與
人能深思有物有則之義則德之不修不容不切終身之憂矣
此意孟子說得親切曰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又
曰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爾矣如此
諄告人猶不能反而求諸已眞可哀也
門內之治恩揜義忿疾于頑亦見學問不得力也胡不克治

舜處頑夫嚚母傲弟之間只負罪引慝反求諸已而已矣上
不怨天下不尤人
居上不驕高而不危滿而不溢自天子以至庶人欲長守富貴
未有不然者也
自古文章關乎世運蓋言爲心聲人心感物而形于言一人之
心有邪正故其言不足憑若億兆人之心則公而無私矣皆
不知其然而然卽所謂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
命也盛衰理亂有開必先知微君子必能辨之
中庸章句第一章大註所云蓋欲學者于此反求諸身而自得
之一言足蔽千聖遺經之指亦足蔽千古學人爲學之指人

能于聖賢之書字字句句反求諸身自能有得不然讀書雖
多無益也
尙書艱哉欽哉懋哉雖非一人之言亦非一時之言然義實相
兼人之所以不知勉力者由不知敬也所以不能者由不知
艱也知艱則能敬矣能敬則不敢不勉矣隨舉其一義無不
兼
經禮禮者希不流入于禽獸之域一身一家亦然邦國天下亦
然
經爲立身之幹爲世道人心計當以關中之教爲先教子弟亦
以學禮爲急所謂六陽從地起也又曰雅禮可以已亂

人本天地之氣以生天先乎地此愛之本也地承乎天此敬之本也樂由陽來生乎愛禮由陰作生乎敬故愛敬盡于事親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所以爲至德要道不可斯須去身也

孝無他得親之懽心而已中庸言悅乎親孟子言順乎親順較悅更進一步然順斯悅矣道惟在誠與敬故養曰敬養亦曰忠養

大學言明德而急于致知者良以知之不致非特人之美惡有所不知即已之善惡有所不知矣況在事物乎

二氏亦有言及克己者但其所謂己聲色嗜慾而已聲色嗜慾

已之麤且淺者也世多有淡于聲色嗜慾之人而不足以入道故須復禮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非道也又況淡于聲色嗜慾之人往往執己自是非堅僻乖戾即傲物肆志其去道益遠

惟禽獸爲無禮禮廢則世必亂自古如斯故嵇阮王何厥罪浮于桀紂

天下道理總不出費而隱三字子思此言所以爲喫緊示人也刑名功利之家於費處亦見幾分但遺卻隱處釋老之徒於隱處亦不無所見但遺卻費處所以爲異端至程子云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則發明無餘蘊矣學者苟能深思而自得之

則于道其庶幾乎

天何言哉隱也四時行百物生則費矣仁義禮智根于心隱也睟然見于面盎于背施于四體不言而喻則費矣無極而太極三才一太極無非是也三字不特可盡中庸一書之義天地之間四書五經莫非此理充塞彌綸

目下省身克己懲忿戒暴是第一事不能自克何以爲遷善改過

人在天地間所以相去絕遠者學與不學而已矣其學之所至所以相去絕遠者立志之大小用功之疎密而已矣甚淺近而易見嗚呼可不勉乎

今世貧士衆矣皆將不免飢寒宜以教學爲先務蓋亦士之恒業也凡人只有養德養身二事教課則開卷有益可以養德通功易事可以養身兩益均有舍此不事則無恒業何以養其身無以養其身不免以口腹之害爲心害便將敗德但此際須本忠恕之道不可失其本心

天地間只此五行相生則木火土金水相克則水火金木土只此六位各當其位則既濟各不當其位則未濟所以聖人在上萬國咸寧不待易民而治要使君子小人各得其所而已

要不問守本分六字程子嘗亟稱之蓋自天子以逮庶人各有本分各守其分求盡所當爲即將惟日不足上不怨天下不

先人何問之有
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有人斯有道故曰道不遠人大則君臣父
子小則事物細故凡一身之視聽言動日用飲食無非道也
故曰不可須臾離也離人而言道即爲異端不能盡人之道
即爲曲學不可以爲道矣何以體道曰心而已故下文曰忠
恕違道不遠然吾儒言心異端亦言心但吾儒之心施之于
倫常日用實從言行上見得誠也異端之心耽空守寂不越
無物而已與有物有則之義正相背故末簡言庸德庸言而
曰君子胡不慥慥爾
詖淫邪遁之辭何必異端只近日講學之人主靜悟者鄙躬行
爲麤淺尊踐履者薄格致爲空言各蔽于一隅所謂詖也多
其辨說不根極于理道所謂淫也固則古昔離經畔道爲異
端近似之言以亂正道若苗之有莠鄭之亂雅非邪乎知其
說之有敝更以他說濟之或爲兩是兩非之論非遁乎此種
心術存于中臨事害事臨政害政爲禍不小
學者日用之間見得仁義之用無往而不然方能熟
人主固以聰明爲尚然其德以至誠爲本虛已爲先乾六爻皆
有首出庶物之義故曰爲父爲君又曰乾以君之文言二爻
言君德則曰謹曰信曰閑邪存誠善世不伐三爻則曰忠信
進德立誠居業而不一言及于聽明知至知終則以學問爲

事亦不言生質也尚書四岳薦丹朱而堯曰否德忝帝位其
否德之實則曰嚚訟嚚則不能忠信訟則不能虛己欲如禹
之聞善則拜湯之從諫勿咈改過不吝必不可得矣四岳言
其啟明必是明敏過人的人然忠信不足而明敏過人爲害
正大紂之智足飾非言足拒諫豈不明敏過人然卒至於喪
亡則可鑒矣
世人多以固執二字爲訕訕殊不知二字是好字中庸以擇善
固執爲誠之者事人苦不能固執從波隨風而已以是爲病
世道人心所以不古人若也
天地間人通功易事便能道並行而不相悖處處周行也通義
達道最可體味
學者自朝至暮無小大無隱顯舉足動念無非仁義二字方是
居仁由義方能熟于仁精于義
禮以辨尊卑等貴賤別內外故曰唯禮可以已亂春秋之世臣
弒君子弒父下陵上替妾婦乘其夫小人加君子故夫子汲
汲然與弟子習禮觀論語曰爲國以禮又曰能以禮讓爲國
何有意可見矣桓司馬爲其不便于己故削迹伐檀甚至欲
殺孔子此與秦始焚書坑儒同一意也蓋惡其欲與禮樂而
已
易言艱貞人欲固守其貞非艱不能賢人處亂世當求言艮貞

之義

隆萬以來朝野只成奄然媚世之習是非不敢別白善惡不欲分明直道而行四字我生之後殆不復見今日學者將欲爲隱居以來其志當從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起欲爲行義以達其道當從舉直錯枉遏惡揚善與斯民行三代直道起

近世匪人固多學爲包承者吾人但當安守其否以俟道亨不可以彼包承乎我自失其守也愼之愼之

井田封建固能使物物各得其所然行之實難故曰堯舜猶病也聖人治天下只通功易事使有菽粟如水火人倫明于上

小民親于下有恒產有恆心不至于放僻邪侈陷于刑罪而大勢所不能亦不强也

天地間人智愚强弱生質各有定分强者不能使之弱弱者不能使之强智者不能使之愚愚者不能使之智聖人爲治特使敎化明而風俗美强不至于暴寡智不至于欺愚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而已至于耳目心力之所不及則固無如之何也堯舜猶病病以此耳論語說到修已安人便住蓋安人亦便是老者安朋友信少者懷之意然欲人人如此便不能故論仁智只說舉直錯枉使枉者直蓋不仁者遠便已是至治也今思三代而下限田之制亦難行經界之法不可不行

故孟子曰仁政必自經界始

楊朱言義而不及仁故其敝爲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墨翟言仁而不及義故其敝爲摩頂放踵而利天下爲之子莫言義不至于楊仁不至于墨則親親而無殺尊賢而無等仁義兩失之矣所以俱爲執一而賊道雖孟子爲大中至正以其得聞于子思願學孔子也

敬義夾持人知爲程子之言而不知其出于文言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人知爲出于孔子而不知敬勝怠勝義勝欲勝太公望陳丹書已諄諄矣故曰若太公望見而知之由太公至程子其揆一也

損而後益堯舜其猶病諸弗損益之天施地生其益無方故无咎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霜露無私墜故曰得臣無家如是則凡有血氣莫不尊親矣故象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或言某友生質淳厚操守也好讀書亦多儘虛心好學但于出處之際及儒之與釋界限不肯分明說曰看論語篤信好學章自見果能有學有守則出處之分自明去就之義自決此友恐是長厚有餘明斷不足臨大節未必不失足也

公孫朝仲尼焉學之問非子貢不能答陳子禽必聞其政之問亦非子貢不能答故曰智足以知聖人乃夫子于其前嘆莫

我知所以發子貢之問也下學上達知我其天之語非夫子自言雖子貢亦誠有所不能知猶之發憤忘食云云子路雖欲對葉公亦有所不能云爾吾人志于聖賢下學之功須從不怨天不尤人起慾欲上不怨天下不尤人須自正已而不求于人起欲正已而不求人須從素位而行不願乎外起試思心之不正身之不修病根卻在何處豈非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妄求願外爲心心安得而正身又何自而修乎吾與人言所以亟亟以農桑稼穡爲主蓋惟衣食可以無求于人然後人心可正教化可行世人不察反以小人之事見譏可嘆也

能反求諸其身然後可以居仁由義備大人之事否則一言一動是皆穿窬之類而已

人才本于道德固是第一等然朝廷用人只是才智之士爲多故曰舉賢才才智之士使能盡用之于正卽是人才自古帝王之興用以致太平者多是生于亂世之人正如春夏之木繁枝遂實蔚茂離披卽是冬間枯木朽株也

目前有幾件急着緊要做得方好科目不可不罷官制不可不改資格不可以不破軍政不可以不修農田水利不可以不講秀才不可以不親官政

極做之法得良人爲之亦不至于大厲極良之法使不善人行之亦足以爲害正如青苗之行當時程明道韓魏公所治之部決不病民周家徹法陽貨桀夷等行之決是爲暴所以求賢用人不可不汲汲也

今之爲致知功夫者多主良知自有天則之說而求其虛靜專一以俟端倪之自見雖做到極好不過如無星之秤無寸之尺而已雖間有所見亦祇約略近似而非至當之則何況往往失之偏枯淺陋未必足以通天下之志乎所以不如窮格事物之理求規矩權衡于古昔先王也

仁義要躬行實踐故曰爲仁義又曰行仁義方實能有諸已否則究是空言于自已無得力處也

欲得人心正而人才出必先學術正世教明然學術所以得正世教所以得明必須人倫明大經立孝日彝常窮而在下教課子弟須使讀正經親正人行正道言正言所謂六陽從地起使天地之心復見而後無負上天之生人爲萬物之靈也

備忘録遺

桐鄉張履祥念芝氏著

自佛入中國從來爲禪學者不曾侵入聖人正道自張子韶改頭換面以出便有雅鄭紫朱之亂至象山陽明則不復辨別矣

事到處不大決當有一善處之方所謂術也又不入權詐一路此非愚忠愚孝所能爲故曰德慧術知觀舜處父子兄弟之閒綽綽有餘

有從事於克己而不能復禮者未有禮復而己不克者故關中之學以知禮爲先知禮則成性矣

勿以己不重貨而謂人皆輕財勿以己不作僞而謂人皆崇信勿以己常不較而謂人皆雅量持此三者以處世庶乎遠害矣

譬如寫字朱子教人去臨帖陸子教人信手去寫自出心畫雖去寫到好處臨摹的也成字信手的也成字然終是倣故的易成而敗筆少近兒人也有好姿姿也勤於書寫杜撰去伸紙臨池全不像樣

好議論先儒而中已說世之爲良知之學者無不中此病此人身在習中轉移而不自知更說甚性且去將信而好古一語仔細思之友人有以文字相質盇駁先儒氣質之性之說因書其後下條同

孟子說個形色是發前聖之未發程子說個氣質是又補孟子之未發

年雖有早暮志氣總不可一日而衰世雖有治亂綱常總不可一日而廢

程朱之門多恭敬撙節退讓之士近世講學之徒躁競而已矣躁競之士罕不爲小人此病東林與姚江皆甚

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之謂吾前時亦爲良知之學於今思之雖無私心郤多不合天理程子有言雖無邪心苟不合正理則妄也乃邪心也故誠身之道以擇善爲先

學者德器要深重德器深重可以任重致遠

問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之辨曰仁本是固有本是主但有生以後天理人欲互爲消長顏子是天理常存而人欲間發則理是主而欲爲賓其餘天理未能勝乎人欲則似人欲反爲主而天理偶然來復郤似賓也

大都君臣朋友取其相濟主德剛則臣以柔濟之主德柔則臣以剛濟之朋友亦然

象山言義利言充四端先立乎大處極親切蓋其生平用力在此但從此以上更有無限功夫正當遜志時敏以造乎精微之域郤不宜便泰然自足

人之爲善必有所由由秉彝好德一念來雖旋作旋止終是策

勵得起若有所爲而爲之則其爲之必不力雖一時果銳旋
即衰止以其無本也
水利不講農政廢弛未有如近代之甚者遊民之多亦未有如
近代之甚者海內如何不虛耗乎
官多則人才不足必濫取以備員祿薄則難以養廉必詭利以
欺人朝廷與士人兩失之道也
凡舉事斷之于心公私揆之於義是非可否合之以情從違順逆審之以
勢輕重難易故動而不括功成而天下安之
陽明之言易使知德者厭以其多夸也
濂溪明道之書陽明也理會一過卻只長得他一邊見識而已

伊川考亭則有意與之爲難故一切以己意排擊而不必當
其情實所以深惡之者何濂溪明道之言寬大儘可從他假
借伊川考亭之言緊嚴假借不得所謂罪我者其惟春秋也
唐史稱侍臣請集太宗文章太宗不許曰人主患無德政文章
何爲斯言不獨爲帝王者當知自公卿大夫及士庶人皆然
自漢以後作者代多因而相煽成習人率以文章爲不朽之
事至於今日斯風尤甚人不恥無行而恥無文初學後生輒
自作文集以誇於人而冀傳於後究其所爲何文之有何章
之有廉恥道喪莫此爲甚
鼎之初六有顚趾出否之象蓋將烹飪必先滌其釜鬵而後可

進而有實否則雖有嘉肴人將不入之矣人苟有志於學須
先洗刷身心舉從前積習舊染與夫自私自利之心盡滌除
盡使潔淨之質已具然後加之學問可以充實光輝
貨惡其棄於地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不必爲己學者
舉足動念輒能如此方能馴至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雖
在畎畝之中不失天下歸仁之量若始初節操放己一念且
未論行事鄙猥不足以服邱民之心便是勳烈蓋世終必[illegible]
利居成功其餘弗足觀也已
讀書數十卷而不能化導門內眞所謂未免爲鄉人也詩哲夫
成城哲婦傾城夫非哲不足以成城婦非哲不足以傾城赫

赫宗周褒姒滅之褒姒之色必是美於申后其才智必是過
於申后然而滅周者必褒姒也故曰懿厥哲婦爲梟爲鴟懿
美也當時之人無不知其爲梟鴟而幽王則以爲懿美唯其
以爲懿美故褒姒得肆其爲梟爲鴟之惡而至於滅周耳幽
之爲幽亦是亂亡之後人從而論之則然在幽王豈不自以
爲聰明過人褒姒才智足以佐我政治而公侯卿士皆足以
籠絡顚倒豈知其爲厲之階乎程子謂下愚不移其質非必
昏且愚也往往强戾而才力有過人者聖人以其自絕于善
謂之下愚然則幽王特以惑於褒姒而忘其身內而夫妻父
子人道之大倫外而天下國家存亡之大數俱有所不見故

曰幽所謂近不見眉睫大不見泰山也

自古人倫之亂其流禍非數世不定國之與家一也其端多開於女戎歐陽公云自古女禍大者亡天下其次亡家其次亡身身苟免矣猶及其子孫雖遲速不同未有無禍者也然原其本末未始不起於忽微斯言眞萬世龜鑑矣

綱常倫理之際一念隱慝其禍敗必中於身以及其子孫蓋天道也子曰我誰欺欺天乎

天下之理不待安排造作故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孔子稱管晏孟子羞稱管晏其義一也或疑劉先生於陽明嘗稱之今吾黨惡之得無同異故感之以此

墨翟知愛所以爲仁而不知愛之理故曰兼愛告子知事之宜爲義而不知爲心之制故曰義外仁義二字朱子註得無漏

人之過失約有二種其一是無心之失其一是不知義理若知義理不當爲而有意故爲之則慝矣尚書刑故無小宥故無大蓋以此也

五行無制則不成用金不得火之制則不成從革之用火不得水之制則不成炎上之用水不得土之制則不成潤下之用土不得木之制則不成稼穡之用木不得金之制則不成曲直之用故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師友者制我以有成者也

吾於孔子得二語曰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於孟子亦得二語曰觀近臣以其所爲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論觀人

人性皆善本無惡其惡皆出於過與不及皆生於蔽所以蔽陷離窮以蔽爲首論語六言六蔽六言本皆美德蔽則不離至於爲惡周子通書所以有剛柔善惡之論洪範所以有剛克柔克之訓也

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只是蔽於此者不見乎彼

今之讀書徒爲空言不及行事固爲無實終於無所得亦有專於人事上打算而不能潛心讀書以求進於義理終於固陋

鄙野不能造於高明之域也况此等人臨著做事見識短淺應機遲鈍甚或見此而忘彼執滯而不通多至於敗事乎

朱子之教大約使人先明好惡蓋纔遇一人便有善惡以及智愚賢不肖之別纔遇一事便有是非可否邪正之別纔一言入耳亦便有是非得失合義理不合義理之別善則好之不善則惡之眞有如好色惡臭之愉然用心一過不免失之太刻所以吾人時時當念中庸寬裕溫柔及尚書有容德乃大之語以補其所偏譬如服藥服單方久便苦失之偏勝也

陶靖節屈三閭二人相似覺得靖節爲優然三閭終是三代人物後世不及也

高忠憲謂君子以清勤愼做人小人以清勤愼做官此便是有
所爲而爲與無所爲而爲之別然若是果肯以淸勤愼去做
官職業亦是盡得民生亦不擾得豈不爲彼善於此但辨之
不可不早
求異於人卽異端求合於人卽鄉原盡其當然之分則依乎中
庸也
白沙謂從聘君學其於古聖賢垂訓之書蓋無所不講然未知
入處比歸白沙於是舍彼之繁求我之約唯在靜坐久之然
後見吾此心之體常若有物日用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御
銜勒也愚謂是前時在聘君之門有此一種功夫故靜坐而

或有所得也此段文字病痛根本
淸談廢事人知吿古不知懲今
知行二字偏重不得空知與冥行其失均也若論今日自應以
篤行救之
聖人制禮只是順性命之理
恒心有無與亡治亂皆決於此
三代而後賓興之典旣廢朝廷不得不設科以取士取士之法
莫善於漢莫不善於唐蓋天下之人唯祿利一路可以鼓舞
得人以力田爲科則可使海內無閑田以孝悌爲科可以使
亂臣賊子不作人才出風俗美海內富實士慤兵强視以辭

賦奔走天下之人何啻千里

詩

桐鄉張履祥念芝氏著

有所思四首

若有人兮山之幽欲往從之兮阻且修吁嗟風雨憔悴兮曷云其修

若有人兮水之洲欲往從之兮河悠悠吁嗟江漢則宗兮曷云其悠

若有人兮道之周延佇獨望兮誰適與謀吁嗟一日相見兮其樂夷猶

若有人兮皇之州鳴佩將將兮君子好逑吁嗟願言則駕兮以遨以遊

烏夜啼二首

烏夜啼子母一枝棲子母一枝棲如何夜夜啼

烏夜啼毋將去子子獨棲毋將去子子獨棲朝來還復啼

市柏

柏生挺孤貞託根乃伊邇非見千夫勞夜聞羣柝止風雨滌其煩星霜固其趾亭如長自芳罔識歲終始應有鬼物依枝柯不能毀將古大隱流日日處塵市

和程巽隱

木葉改榮落相將又一年所業未殊昔徒爲悲逝川初謂不復爾漸至乃依然聞道果何日詩書自簡編春秋三十六不久成華顛攬衣起徘徊明發期先鞭

歲月向無邁吾嘗亦少年臨風隨茂樹覩水立晴川自罹憂患後百情已冷然閉門誰與俱求友惟青編其人皆不死招我泰山顛所期日未暮不在黃金鞭

上達詩

一從絕頂望雲霄一墮窮巖歎寂寥今日相悲何太遠不知分手在山腰

會祝孝廉葬

師門問學吾徒共七尺今歸志獨深猶憶姑蘇終夜雪相期不屈季通心

感遇

自昔墾瘠田力疲鮮所穫今茲受草萊朝暮不遑適反覆已四三根盤非易闢筋骨豈曾愛鎡基未之借嘉種無新機莠勢轉充斥自分農家流服勤乃長策水旱會有時螽賊數庸尼惟願蓄畬成主伯崇其益亦令繼自今動免怨疆埸敢希樂郊人歲取禾三百

長途望不極白日亟西馳敝車駕羸馬僕夫力已疲故人意欸曲執手語移時壺飧陳道左復申以多儀多儀自古重壺飧奚獨私飢渴非不慰所憂道逶遲暝色接衣袂惆悵其安之終焉

悔靡及云何久踟躕

偶占

風雨兼旬塞兜窬一編靜對日黄虞興來適爾晛晴色水滿前川花滿區

酬友人

閼中大禮昭天地洛閩道書二曜存無忝所生今日事紛紛同異後人論

漁父

昨夜緜綸或未收鄰翁篝火放漁舟曉風非不寒侵骨自昔勞勞到白頭

答友人見規

爰追往事都成悔懸揣方來無盡憂力學不堪悲老大躬行未有一能修

學之不講是吾憂若涉津涯何處求惟有返躬知屢錯敢騰口說起恒羞

謝友贈竹杖

本以求醫往新病未藥生扶顚仁者意悽惠小人情少壯逢山水攀虛類鳥棲只今平地踏時抱履氷虞

同趙二阻雪

攜琴擬向萬碁中流水高山四座同豈爲夾人將止宿故施氷霰夾西風

斗酒難將壯志酬談兵說劍不能休漁樵莫及興亡事故李將軍竟白頭

酬徐堅石

落寞誠吾分饑年藉館餐玩心惟古訓盈耳亦先傳霜白秋方凜花殷春復殘願言宏道力無令著書繁

閔農答許大辛

閔農初望雨挿植苦不前植之未成苗飛蝗忽至焉趯趯蝝既出憂心殆已煎八月霖雨作溝渠成巨川車耳兼晨夜伊誰敢息肩所冀雨滅蝗庶幾小有年重經水旱後殘喘或得延豈知

既先篤降此蟲萬千集根苗遂槁集幹穗失鮮初猶十二三漸乃靡一全彌望皆朽折西陌接東阡著天誠何意斯民日顚連仁愛寧異古必也民多愆我友其敬矣三復有皇篇

觀物偶占

閒居觀物理理在是爲天淑慝微分際端爲禍福先

閒居觀物理理可默無言浩浩江河逝昭昭日月懸

閒居觀物理理味正宜探不歷酸辛苦如何便得甘

閒居觀物理試向樹頭看取新先去故華約子斯繁

閒居觀物理無不燦然呈花發風隨至雲開鳥弄聲

閒居觀物理有物昔塵封朝來曾拂盡未幾巳重重

閒居觀物理何物不相求好鳥鳴高樹新蘿緡小樓

閒居觀物理物物受天光廡下纖微草萌芽已向陽

閒居觀物理百穀隱於泥蓀此迎寒節春風綠滿畦

閒居觀物理物理自平平春先百舌語秋至草蟲鳴

丙戌吟

欲求端本窮源事盡在雞鳴而起時一念離真即為妄此中得失寸心知

難照悬象非難致端在氷淵不已時試念空山最深處一陽方動物先知

書

桐鄉張履祥念芝氏著

卷一

上山陰劉念臺先生

敬攸祥幼罹孤蹇不知學問之道二十餘稍聞先正緒論則竊說之然未知所從事也既而得朱文公近思錄而讀之始知聖賢之果有可為由是習見習聞及身之所行日有愧悔所謂天誘其衷不自終於陷溺也已巳卯之秋忽有悟於志氣之義以為志帥氣則為君子氣勝志則為小人由是日用之間每求志之所以帥氣者又一年偶有見於人品之有君子小人與治術

之有王霸其辨只在誠偽而於孟子所謂怵惕惻隱為誠內交要譽惡聲為偽以是自省自考惟恐其入於偽而不進於誠也今歲春得見夫子不以祥之不肖不足以辱至教反覆敎誨誠哉天地父母之心惟恐一物之不得其生成一子之弗克肯構也且以祥所出以質之夫子者多見許可益勉以弗生退阻臨行諄諄復以體認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為言祥雖至愚以十有餘年孜孜矻矻稍得尺寸之益以庶幾自列於人數以見可於君子忍不及此壯强益加努力以期至於君子而不至於小人乃以自棄哉是以拜別以來無日不體此意雖無大益亦幸無甚損謹以數月之間所竊有得而不敢自以為是者録如別帙

其所疑而不敢不問亦錄一二如別帙進之左右幸夫子詔以
命之

附劉先生答書
里人遷領手教識垂念惓惓愧老人近狀無似無可擧以報知
己者出處之際撫今追往轉有不自得於心者奄奄餘生何處
是投死之地何時是夕死之期念之不禁於邑耳別示新功小
著知向道之功大都反躬近裏者便是真實誦義政不必問其
言之工拙得失也更勉而不已日有就月有將斯可矣僕老病
入山新春少還了歲事茲且復褁糧爲長往計朋遊槩絕屬有
見訪之示萬所中止昔人云尊所聞行所知足矣

別帙
自昔相傳惟古本大學程子疑有錯簡故爲分經傳而朱子述
之陽明先生欲去章句而復古本其意蓋以尊經也石經大學
不知其源流所自固已不能無疑而高氏又有知本要義之論

後有作者惡知不更有所更張乎是則大學一書將爲古今聚
訟之端也祥竊謂古本自屬舊傳而程朱章句固自可尊可信
石經失其所傳似未可盡信雖曰秦漢以後三代帝王之書率
多訛舛學者信諸其理不必泥諸其文然古本章句並行雖無
石本大學之理已自昭若日月非有所闕無俟石本而後備也
與其表而章之而不免於後人之惑不如闕疑亦爲不失尊經
之意祥按夾漈鄭氏曰石經之學始於蔡氏秦火之後經籍初
出諸家所藏傳寫或異箋傳之儒皆凴所見更不論文字之訛
謬邕校書東觀奏求正定六經靈帝許之乃自爲書而刻石於
太學門外後儒晩學咸所取正奈當漢之末祚所傳未廣而兵
燹無存後之人所得者亦希矣今之所謂石經者但刻諸石耳
多非蔡氏之經又按石經周易晁氏曰僞蜀廣政辛亥孫逢吉
書廣政孟昶年號也說卦乾健也以下有韓康伯註畧例有邢
璹註此與國子監本不同者也以蜀中印本較邢璹畧例不同
者又百餘字詳其意義似石經誤而無他本訂正姑兩存焉由
二家之說觀之則石本大學或亦未是蔡氏之經而亦不能無
訛若果爲蔡氏之本程朱時何以不出況程朱於古之遺經博
求廣論莫不敬愼精詳又非窮鄉末學淺見寡聞者比也竊謂
石本直可闕之不論夫子以爲於義有當否

與陳乾初

目前朋友眞有朝聞夕死之志者要無幾人大率祇如朱子所
言旣欲不失賢人君子之名又欲不失富貴尊榮之實耳至於
誠心嚮此而又不能無學術同異之辨此道之所以益晦而學
之往往而絕也當此惟有在事物則精心而察理在古人則篤
信而敬求在朋友則虛己以聽受然而氣拘物蔽隨感而有於
道茫乎未之有當也弟向讀龜山先生集見其所言道廢千載
士大夫溺於異端之習久矣天下靡然向風莫知以爲非士志
於道者非見善明用心剛往往受變而不自知此習俗之移人
甚可畏也若夫外勢利聲色不爲流俗詭譎之行以爲不受變
於俗則於學者未足道也爲之憮然於心竊以爲今之靡然向

夙者非王氏之學乎且未論受其變移何如卽所謂外勢利聲色不爲流俗詭誘之行者隱微之際果能一一推勘得過乎前所進規挾賢挾長之語亦非弟一日之見與一人之私也平日竊效責善之義而不足以回兄之聽疑其有是而不敢信然則以仁兄前後筆劄出以商之同志之友同志之友咸謂有之故盡言而不諱也卽養生送死一論於世教極爲有補然此意不能不露於筆端蓋兄於王氏之書讀之熟而信之深故一種傲然自以爲是前無往聖後無來喆目前儕輩皆可弟子視之之意有不自知其然而發見者固非可以口舌急卒爭也仁兄於洛閩之書豈云不讀只是以先入者爲主而操我見以權衡之

未嘗遜心抑氣而奉之以爲規矩準繩如弟子之於先師也子姪之於父兄也故多見其可議耳夫操我見而讀書卽如論孟等書豈無無忌憚之徒從而指摘肆其妄議者何况洛閩遺書哉蓋人心不能無蔽蔽則所見皆偏偏則於彼勢重於此益輕是以古之人立規矩以爲方圓立準繩以爲平直獨無此心之可信哉以爲信心之有敝不如規矩準繩之無失也四家之學得失是非自有公論天下後世皆有耳目皆有心思旣非人之所能阿私所好亦非人之所能蓋護其短在我人自審趨向則當決所去從不宜昧昧耳至於性解古之聖賢發明已無餘蘊學者但彙經書之言性者參以先儒論說而驗之身心以及天

地萬物則有以默識其所以然者又何必更爲之辭辭而同乎古之人則可以不作若將求異乎古之人則已自蹈不知妄作之病陷於惑世誣民之罪古人有言曰前有千古後有萬年不可不愼也兄大學辨始出之時相知論難紛紛爭之甚力弟以爲學問之事如登山者移步換形以兄日新之功不久當自悔之無俟多其論難也今倐忽四五年來朋友之論寢息矣而仁兄信之猶深執之彌堅夫朋友之論寢息者非誠降服於心也度兄之勢不可以復挽故引不可則止之義以全交耳仁兄勿謂遂能推倒一世之人也吾人株守一隅所交不過一二百里人士耳然已不能無相異同仁兄之意方謂天下非之而不顧

異同知所不恤然能考之古人而不悖乎揆之大道而無詖乎仁兄平昔有云道理要當信之於心未可全憑古人夫心何常之有人心不同有如其面惟斯理天下古今一也推其本末心卽理也陸氏之說而王氏祖述之此說一倡師心自用之學大熾推其流極弑父與君而無不忍何也吾心信得過自已無有不是處也莊周聖人不死大盜不止或亦激於文獘之言漫溢至秦李斯用事廢井田開阡陌罷封建置郡縣焚詩書坑儒士舉聖人之迹一掃而無遺是亦剖斗折衡之效也學術之際何可不愼也使當時學者術循焉愼守好古敏求之訓處士不敢橫議何至流毒若是之烈哉弟辱於仁兄有同學之誼又念舊

友如鬬美仲木俱已凋謝吾等未及泉壤正宜互爲切磋以求一日之當於道詩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言石之賤或爲玉之所資兄之他事弟心儀而行式者至多惟此未恆於意不敢尙同苟合亦非所以求勝苟合求勝皆小人之道也弟雖不肖亦知所克治矣

又

先人葬埋一節夙夜哀痛未嘗不以情事未申天地間一罪人爲疚爲惕乃當時蒼皇草率徇俗畢事自後禍亂相尋不遑改葬至今尙在淺土每一念及如不欲生弟何人斯而敢與謀兄之大事哉顧下問不啻以不塞妄以理勢二字擬之塋之宜深

宜堅百世不易之道也子孫欲爲先人計長久謀無窮亦百世之人必同之心也惟勢則人人各異事事各異弟於尊塋未及登拜亦未悉諸賢從今日之不欲者所執何端陰陽拘忌之說知其不足惑矣事力之辦知有所不難矣或者老伯母奠時壽藏之啟溫燥美善而無水蟻之險則虞改卜之兆未必有過乎此與或者主穴祔穴二攺則必俱攺其間歲久者不忍多此震驚卽未久者壙已堅凝不便有事啟鑿與此蓋從兄往者嘗悔壽藏之虛與亟稱族葬之善推而得之若諸兄之意果出於此則亦仁孝之用心而未易亟奪者也不得已而思其次得毋已成之局深之容有所不能將培之極厚而加封樹焉猶之深也竊度尊塋必不至於侈費約其方廣當不過數畝若每歲增土數寸積之十載卽有數尺由是而積之不已雖越尋丈不難至也天下後世卽不無桑滄之虞又焉有耕犂之能及於高壟乎兼此地無業陶者窖井之虞可以不設古人有言人子於親心雖無窮而分則有限乃事之得遂與否其間復有義命存焉非人之所能爲也孝子慈孫亦祗盡其心之所得盡與爲其力之所能爲而不留遺憾焉已爾若非人之所能爲者雖古之神聖亦莫如之何也庸鄙之見知無足慰兄罔極之心倘惟反覆示教則弟於先人既往之悔猶將取決於仁人之一言也弟於此益信古訓之不可不式而一心之未可全恃以裁決事物也當

先人入土之日諸所舉動此心豈以爲非是而故爲之但以窮鄉末俗習聞近說未知從事博文約禮之學徒信禮義之生於心而不知氣拘物蔽以後之心所知所覺已非禮義之本然據其一時私見目爲禮義而執持之孰知所執之禮義者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久而漸將有聞揆以古昔聖賢至當之矩則已蹈終身之悔恥而莫可如何此學於古訓乃有獲之一言爲百世學者不易之矩法而後儒單孳心宗動夸精一者其獘適足以張異幟歎彝倫率斯人於無所忌憚而已弟固嘗蹈習於此而深自悲恨者故因事言之而與有志於學問者鑒爲前車焉

又

古人既老且病更無別項商量生死存亡當已置之度外即此身疾痛痾癢亦且聽之惟見善則遷有過則改爲一息尚存不可但已之事善無盡過亦無盡邵先生云無身過易無心過難又云鄒日所云是如今卻是非安知今日是不起後來疑古人日進無疆之益莫不如此大易示人所以損在益之先革在鼎之先蓋不能去故必不能取新鳥獸之文希革故繼以毛毨革木之生甲坼故從而條暢萬物一理也學者凡事執一時之偶見信一己之偏私沾沾自得吝不肯舍者幸因無所進步是以故步不離耳夫亦知堅守故步一念非即心過之莫大者乎言者心之聲行者心之迹無內外顯微之判未有生於心而不害

於事者也

與吳仲木

月朔之會聞白方兄有書相招弟方初歸諸事雜沓又至今日猶未得接讀來書故弗能奔命也人心胥溺正坐學術不明先知先覺之任在聞道之士固不可以卸擔但弟猶竊有懼者爲己爲人之辨第一宜分明目前粗淺先決聲氣藩籬而後可以共學若其發念未免出於內交要譽惡其聲而然縱使極爲完行祗以一鄉原人了其生平於身心全無交涉也陽明所謂揀題目做文字固學者一大患況猶有不止於此者弟嘗於亥之歲有辭友人一書今以附覽紫薇之集極知諸賢覺人苦心速殊悠悠之輩誠恐和之者衆萬一有之亦所當愼吾兄才高學富天資近道竊意尙宜從戰兢惕厲中用一番功夫大易損先於益革先於鼎而以困爲德之辨其與中庸丁寧末簡蓋合轍也世間毀譽是非一槩無足計較惟有自省自考不知老之將至而已弟質既愚柔而又少失先人之教沈淪放棄去日苦多所望知己努力進取成眞正豪傑則斯道之慶而弟亦得資末光以稍益以不至終溺於流俗則未嘗非一人私幸也

又

前書所教用財一件弟意前輩某公以家產分作四項以四人主之其一以供日用之需其一以備賦役之用其一以爲祭祀

賓客慶弔諸事之費其一存有餘以待吉凶重禮及意外之虞與夫水旱災傷周恤貧乏之務是以財用恆足以其每事量入爲出豐儉得宜也嘗嘆其得周官冢宰制國用之意弟無家國不能行而知交中亦未之能行惟渝安鴻舉能使貧而不乏雖無其事而有其意石長亦然兄能準此行之否總之本分之外不生一毫妄求之想則撙節度量自不可不生於其間中庸素位而行此亦其一事也忠武侯文中子李忠定許魯齋其言語行事俱可師法也井田不復世祿不行治生之道決所宜講但不可以飢渴害心耳敝里葢社舉後人情覺有起色益知天下無不可爲善之人今欲乘此機括約里中一二十人專行呂氏

鄕約庶幾有所遵守後來不至大段决裂也

又

外事之來不能不與之應而所應者毎不能以天理付之便有氣壹動志之失若欲謝去以求寧貼則又入於揀擇去取之私非何思何慮之義也大都此患吾人通有只坐功夫不整齊是以習俗氣稟得而勝之祇可自咎自責而已辱諭操存之法先師靜坐說更無遺義矣大易動靜不失其時周子則曰動而無動靜而無靜於此用一番把捉功夫正恐愈把捉頭緒愈紛勢不能以須臾也程子所謂滅於東而生於西也否則朱子所謂昏昏地睡去也是以程門相傳惟有主敬一法而後人看主敬

又太費力是以先儒復解之曰但得心存斯是敬勿於存上更加功蓋心之爲體原是整齊嚴肅原是光明洞達由於欲動情勝此種體段遂至放失耳通書云無欲故靜此爲探本窮源之論主於敬則自無欲無欲則不期靜而靜靜固靜也動亦靜也薛敬軒先生常呼主人翁在否卽此意也若胸中持一敬字卽已爲敬字束縛正如先儒所論温公之失不得已尋個中字來放著也氷消凍解功夫做去自有此種意思非可期必非可強求必有事焉而已日月相推而明生寒暑相推而歲成亦自然之理功夫不著緊則不進太著緊則有進銳退速之患不優游則不安過優游則有因循苟息之弊此中消息正如日月寒暑

無驟進亦無暫停在善學者得失淺深自知之耳若兄勇於進德誠弟之所畏服而不敢幾其萬一者特願兄寬以居之深造自得而已无妄二爻不耕穫不菑畬耕而穫菑而畬豈爲妄求然已爲計功謀利之心不可有也飢食渴飲夏葛冬裘只此原無一事不得安排仔細檢點百般病症都從安排二字生出先儒有言隨處體驗天理天理者天然之理故秩曰天秩叙曰天叙不假分毫智力而成者吾人平日種種云爲見得天理分數尚少其所爲雖與營營逐逐者微有不同然其出於人之私智而非理之本然則一而已

又

秋圃先生格物之義亦古人所未發不經大學之爲僞本不必

言矣先儒疑有錯簡今據古本讀之其不能無疑固古今人之所同然大學之指在於明德新民始於致知格物終於止於至善而要之以修身爲本後之學者從事於此而致力焉以求底於盛德至善之歸而已各持一見是此非彼紛如聚訟卽此已爲不治其本而求其末矣

又

旻初辱命之日言之尙有未盡其詳閲書之不卽返固以兄命亦以哀仲兄遠辱商訂弟卽以他事沮自宜躬詣拜返禮欲其栖也竟緣牽俗淹忽時月則有非意計所及者矣又承命使祇

增局踏耳弟學問無素不足以爲令從子之師同志中惟沈石長凌渝安二兄皆弟所不及然石長之在雙林子弟從之親若父兄渝安則又芽可先歲歲以二子就學於家者恐皆不肯必得既承兄與袁仲兄之命當走問之異日報聞也無已則嚴穎生周鳴皋二兄之中更與商之蓋穎生之切直果毅鳴皋之精細靜穆皆弟之益友也當敬以兄指傳致之但四兄惟周與弟近在十里內凌在十里外沈與嚴則五十里之外矣未可以遽次達一月後當酌定耳近世謀身謀家俱以利不以義讀袁仲兄見示一書所以承先志啟後昆者懃懃懇懇一惟天理民彝之不可泯而思以淑其身以及諸人而無一毫遷徇瞻顧於利

害得失之間真可謂之賢父兄矣真可以爲天下之爲父兄者鵠矣弟謀之四兄即有弗得終不敢虛此雅意又思先大夫奉其初心以身死社稷弟雖瑣瑣豈無高山仰止之思初心厭苦鄉俗自傷遲暮亦欲遠以求學則推本此意發憤一出亦未可知也總祈無負袁仲兄之雅意而已

又

大易損先於益益之象爲改過遷善損之象爲懲忿窒欲吾人病痛大都從忿欲二字發根而此二字各因氣質之偏重以爲受病之淺深學問之益只看此處消長分數若免除得一分便是一分長益也朱子白鹿洞學規所以揭爲修身之要也弟竊意袁仲兄嗜慾自淡殊爲任道之器而一種忿疾於頑之意恐不能無弟自審平時易喜易怒乃暴氣之大者然發每至於不自知知之而不能遂改此見求放心之難而功夫之疎失誠有可痛者雖曰親有道以薰炙消融猶彷彿及而離索如許可云自棄之甚兄勇於進德比來得力更何如矣聞美兄長於弟一月耳其卓然自立數年前已遂如此弟偷生至今首已二毛而隨俗波靡無稍殊於幼穉之日回思進業初心反見頹喪將來結局坐知流落碌碌虛負師友而已悲嘆窮廬大率此意爲多兄每辱書輒加過譽實非所望切切之懷惟願舉其過失以相振救也

又

白方兄會因其成迹而守之可也且未宜求廣一二年來遠近人士已漸開此種風氣然弟私揣人心未能返樸大都聰明才儁之士揀取世間一個好題目做耳未必真有朝聞夕死之志也苟其不從此志發端則終是內交要譽之實曰與夫數年以來時賢所謂聲氣不過改頭換面而出耳其敝將使人人羞稱向止仲孚慨然自任弟私心正以爲憂證人之舉容更商之恐未宜汲汲也錢穀出入豈不宜較量但較量之心亦有天理人欲之辨節以制度天理也時詘舉贏人欲也大學丁寧於末節非獨爲天下言之也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有餘不足自有

汰度吝固害道輕視亦未嘗不害道也大都精微之旨不外日用功夫量入爲出四字弟有意十餘年今未能做得一二分雖曰天命亦人事也敝友季心鳴舉兩兄常苦口相規而日常檢點非節之過而至於儉嗇禍急則不顧其後而至於飢寒也以是極知中節之難於此體驗亦足以見學問之淺深也先師著述極富不忍不傳然亦不必盡傳要當擇其精要者先行其餘則存乎力與夫事勢而已濂溪明道著書不多道理未嘗有虧欠處書之存亡備缺與身之出處進退亦只一般大行不加窮居不損君子自有定分全不與乎區區之間也若以資後學之階梯則守其一言通其一書足以上達而無難亦無俟讀其全

書也

又

近來學者多務虛意而無篤行好趨高明而遺乎實三儀之作修身以是善俗以是矣敬錄一通以時省察乾兄大學辨執之方堅似難以口舌爭吾人自審所學不及乾兄應難得其心折或者乾兄更歷歲月所見又將不同大凡人之見地各隨其學之所至而遷如登山者步步換形信道不可不篤自信不可過深竊謂學者退然不敢自是一念亦入道之基也學規等四種書且緩書寫所教名與序俟晤兄時再改若一刻則不可復悔矣論孟諸書如日月之無不照臨如百川之無不流溢爲侍

而深求其義者幾人哉書之刊行與否亦焉足爲有無也

又

吾人入世以來各有一種習氣隨氣質之偏重處而日深月長平時自信非不以爲義理當然而不知已爲陷溺其心之所至不特聲色貨利即文章氣誼之類皆是也此心一溺所發皆乖爲害亦不細如孟子所謂生心害事作事害政者也仁兄於爲已爲人之際辨之既明而加之日用省察之功矣自此惟當持之以恆日月相推而明生寒暑相推而歲成吾人必有事功夫如此而已道德極是平淡正如飢食渴飲非有甚高難爲與夫驚奇可喜之事也但意主乎存理一念之弛而不知已入於欲

雖或盡出乎理而行之有過有不及終爲以氣勝志而無當於事理之當然其於大本達道均病也弟平日功夫無可言者讀書亦無定準惟見善不敢不遷有過不敢不改一念發乎中心之誠然然而往往不勇則氣質之弱故也當此惟有求助於良友與夫先民之遺書維持鼓厲去其太甚耳仁兄其何以教正之至如遷固叙事甫白詩歌兼治擯絕俱不能無獎先正有云心無所繫一有所繫遂失其正吾人讀書祇以維持身心研究事理專用其心於此則有玩物喪志之患若一槩捐棄則心之爲體又非遺物而自全者也文者所以載道詩者所以理性情誠辨於此則治可也不治亦可也弟年來課習農事兄弟妻子

每用諫止或憫其勞或憂其寡獲然弟則以思無越畔佩有會心不特素貧賤之事而已是以雖更水旱樂之而未已兄或以詩文之業若弟之耕稼可乎至於續嗣一事則非弟之所能懸斷唯兄自決之耳以禮而論兄於司寇爲宗子不可以無主婦早取是也然兄既有子矣嫡庶之際自古所難若所取非有河洲樛木之德則小星江渚蓋有難乎爲下者况習俗教衰女子尤甚人倫莫重於父子兄弟此際尤不可不慎也若如夫人之才必不足以總中饋之任而名家子之德誠有温良慈孝可以相夫子則取之以主蘋蘩可也使其不然不如其已仁兄門內弟不能悉知故持兩端之說而其意似於不續爲易則又以弟

德薄無刑家之效故也祠堂增議昭穆之序既得而又不失功德之意於義極安

又

接對人物決宜存一種韜晦之思非獨養德亦所以避咎也同人之義在於通天下之志然乘墉伏莽之夫亦不可不慮應之以正者時不能阻物不能間其利固可以斷金若志之不同目前雖若無間其終必至於睽非口舌所能爭也仁兄勇於擔荷誠恐愛人太過不免沈淪之人而語之失則非獨儉德辟難之旨體之終有未切亦非龍蛇之蟄之旨也弟未嘗學問行已無似幸兄於鄉黨朋友之前切勿舉弟之名方爲愛弟否則不特

深弟罪累而姑息之愛亦非君子之所當出也紫薇之會弟之欲赴者今纔二三其不欲之意仍居六七即前箚所云鄉約之說意則如此然未可必也因思前項見識尙是吾人見獵而喜之心疑非道之至正去年湖州同志有讀書約之舉石長兄不以爲然弟亦從石長之說已而以此聞之乾初伯繩兩兄俱以爲不宜止之弟故不敢復申前說今以此舉通之鄉約雖舉似亦無害然終未能自決將決之以蓍兄以爲宜何如也或不必卜筮而可以得其吉凶悔吝之端乎兄譽聞素張交遊素廣與弟俠困固有不同然以學問之事論之非徒無益其爲害要亦不淺也前時揚譽望今欲逃譽望前時逼交遊今欲息交遊在

兄自爲則日新之圖誠莫急於此而所謂一種前曳後擁之人必且從而怪之甚則從而怨之怒之或將無所不至也以兄之志固無所動於中然欲如弟之無咎無譽於里井以隱約終身則有非旦夕之可至者且非特此而已門庭將無襍賓左右將絕外事則兄之親近將必疾吾輩之語言舉動而思有以危之懼之者矣君子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兄今日不流矣顧無失目前之和不倚文章聲譽矣顧亦不倚氣誼倚即失中不能獨立不懼遯世無悶矣大過之時本末俱弱然猶四陽居中至於小過則剛失位而又本末重陰不得不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矣先師二仲之祭越中同志既歲舉之吾地及門義不

可不與郎有不能一年一往必不可已如今年兄與乾兄春往則弟秋往以是爲常則築室之志既可稍申而處仁遷義之心亦緣是而益勵也大抵功夫只一勇字最急日用應接見善便如好好色見不善便如惡惡臭旋見有得力處天地之理一長則一消一進則一退正如水車一般吾人功夫於天理分數漸增則於人欲分數漸减到進得幾分後意味又自不同其於流俗種種與有不能自安者矣道遠見疎以兄虛己之誠不自知其言之繁也

又

所謂意外之事幾至於訟本末有所未悉兄得無於犯而不校

之意猶有未盡乎孟子自反之三惟有責己之未至而已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横逆之事極於父子兄弟在舜惟有反求諸己負罪引慝而已至於責己盡處則不獨家庭之間底豫烝烝又雖有苗亦格矣吳康齋有言君子常自喫虧而顧涇陽深以爲然涇陽道義名節既凜凜乎不可犯矣而深歎美於常自喫虧之言可知吾人處世人雖至於禽獸奚擇而猶不能平之氣勃然有動於中或感憤於人事之哀榮或計量於報施之厚薄要亦未免鄉人之見也語云前事者後事之師先儒云無我得正己之盡願同此志者交勉之也

又

弟親喪之日未知學問種種違禮蓋非人之所爲至今念之痛恨無極兄以居喪之節問及於弟非惟不知正亦所不忍言者矣若其大槩度不外禮經喪大記問傳所載與夫小學所節采古者父母之喪數條而已仁兄本乎至哀之衷出之要必自有合乎禮制者制無須執不知與禮而以其身陷於大罪之人而問之也論語曰與其易也寧戚又曰致乎哀而止記曰不勝喪乃比于不慈不孝爲有餘爲不足惟兄自審而爲之節使無過不及之差弟遠於兄不能懸測也哀仲兄讓產一節在哀兄爲之甚乎在今人則已希有兄所以處此產要必有盡善之策使人傳以爲法稱爲二賢不俟弟等之贊襄也目下方在哀迫未

能及此要當於卒哭之後徐酌之耳葬期定於來月七日諸事須於此月料理成緒開壙驗視當在二十以前若兄不能親至敵湖則哀兄可以代之葬法必如家禮以灰入壙築實無一空隙故盡善時俗築於槨外終是未善弟往時葬先人恨不用此法又入土不深念之悔不可追徒有痛不欲生而已古人所云必誠必敬勿之有悔一語其戒天下後世之爲人子者至深切矣他事偶失尚可補救三年之內如白駒過隙此際一失終身無可如何雖抱痛至死暴屍中野猶將不足以贖罪也幸兄勉之又勉慎之又慎無蹈弟之所痛萬分之一也

與葉靜遠

三年之別千里之懷得讀手教欣慰無任祥不自意六十以後猶得視息天地之間雖假餘年未爲不幸但古今人多有不幸久生以見醜末路者以是慄慄之私日以益甚今已更無他念惟稚子幼小末學無成庶藉詩書朋友之力不至敗行貽先人羞亦使賤息粗知文義異日不失鄉里平人斯大幸矣伏承遠念德義相勉感謝感謝夙昔自惟不少隱於同學之前者多緣獷僻向裏功夫不足是以應物多乖喜怒失當又讀書疎略不成片段而所讀亦無多今雖刻自懲悔欲圖其新正未知將來若何耳敝鄉去夏水災異常冬春以來流亡滿目其不亡者彌覺困險古人有言畏天命憫人窮夙夜寤興不由不切違思上

游自應豐樂特未委仁兄近者進步益如何所得切磋之友復幾人體究得力之書又幾何種也吾人炎孏其衰既知自愛一息尚存願勿以爲日已短不加珍惜也商隱兄敦善不怠比者夙疴亦稍瘳矣所切望者誕育賢嗣耳佩蔥兄進德剛而求志無後來所至固未可量嘗憂老成數輩後先凋謝絕續之際擔荷無人重賴其與光昭斯緒也

桐鄉張履祥念芝氏著

卷二

與何商隱

論語一書謹言慎行爲多不亟亟於頭腦也顏子所述善誘之功則曰博文約禮而已他日所請爲仁之目則曰非禮勿視聽言動而已竊謂此卽所謂約禮之實也博文約禮三千之徒莫不從事於此非獨爲顏子教也曾子所示一貫之指則曰忠恕而已子思受曾子之學者也中庸所述與論語曾子之言如合符節故曰忠恕違道不遠孟子傳子思之學者也其言曰居仁

由義曰求放心其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卽求放心之謂也求放心則中庸戒愼恐懼之謂而論語日省其身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之旨也仁義二字論語未嘗並舉見於易傳曰有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見於中庸則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則亦夫子之言也至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行求仁莫近則與曾子子思先後一轍矣三代以下在濂溪則曰主靜立人極在關中則曰知禮成性在程門則曰敬義夾持曰存心致知曰理一而分殊在朱子則曰居敬窮理要而論之豈有異指哉居敬所以存心也窮理所以致知也惟居敬故能直其內惟窮理故能方其外惟內之直故能立天下之大本惟

外之方故能行天下之達道然居敬窮理又非截然有兩種功夫也博學審問愼思明辨是爲窮理其不敢苟且以從事或勤始而怠終及參以二三卽爲居敬故又曰學者用功當在分殊上其曰知禮成性卽約之以禮之謂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理也故曰禮所生也三百三千皆所從出也所謂分殊也其曰主靜立極者定之以中正仁義而已也仁義而不軌以中正則仁之或流於兼愛義之或流於爲我而人極不立矣禮以敬爲本則自無非僻之干人欲退而天理還矣欲退理還則終日言言其所當言終日行行其所無事而靜矣故又曰無欲故靜然則茂叔子厚雖不言主敬而敬在其中矣由是而上質之鄒魯

豈不同條而共貫哉象山教人以擴充四端以孩提知愛稍長知敬爲人皆堯舜學者先立乎大則小者不能奪未嘗非孟子之指但孟子之言心有等有殺之心也故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恩及禽獸功不至百姓以爲失權度之甚又曰聖人人倫之至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象山信其心知而謂本四端以行卽堯舜所行不過是夫惻隱而無權度則其弊恒至摩頂放踵而爲之羞惡而無權度則其弊恒至拔一毛而不爲故窮理爲要也苟理明而義精則或出或處或默或語皆將合乎規矩方圓之至而時措之宜矣象山黜窮理爲非是欲舍規矩而自爲方圓也正使離婁公輸子復生有難

任其目力者矣知其理之一而不知其分之殊所由流入於二氏而其勢不可以止也若下此以佛老之糞剽吾儒之似以文其奸言遂其無忌憚者又無論已近世學者祖尚其說以爲捷徑稍及格物窮理則謂之支離煩碎夫惡支離則好直捷厭煩碎則樂徑省世儒動稱孟子直捷簡易夫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義路也禮門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非孟子之言乎抑何不思之甚也然則吾人學問舍居仁由義四字更無所謂學問吾人功夫舍居敬窮理四字更無所謂功夫凡先儒之言若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若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若以興起斯文爲已任種種道術舉不外是矣夫居敬窮理

之方朱子以其躬行心得者諄復言之至詳至備矣吾人遵而守之日夕從事於此則亦可以有獲矣入門而升堂升堂而入室循之有其階導之有其相也或者信之不篤不免徙倚於岐途志之不勇不免徘徊於方軌以至日暮途遠進退失據耳今日朋儕中攸好之深矢志之固如仁兄者蓋已不多矣生平所致力於六行之修者豈非仁義之事其事之克修豈非本於仁義之心哉本仁義之心以力行仁義之事所以立人之道者豈有他哉而更欲頭腦之是求古人騎驢覓驢之喻是之謂矣特患居敬之不熟則有或得或失之憂窮理之未精則有或然或不然之慮要亦無他道也有不熟則免進於熟而已有未精則

勉求其精而已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九州萬國而統於一王千流萬派而歸於一海千紅萬紫而合於一太極故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而非仁也仁人心也義人路也源深則流長根凝則實茂清明在躬則志氣如神平日功夫惟在涵養其本原以爲制事酬物之主爾矣朋友講習養也獨居思索亦養也讀書考究養也飲食動作亦養也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如伏雌之抱卵其退不舍其進不銳如日月之貞恒修其疆畔時其耔耘如農夫之力穡而後可致其精也而後可幾於熟也必若先儒云滿腔子皆惻隱之心盎然若太和元氣之流行於天地之間必若先儒云在我之權度精切

不差截然如萬物之各正其性命子思所云擇善固執孟子所云深造自得其或以此也歟夫學問者將以盡性命之理也苟不本於天之所賦物之所受非學問之正也安可使之有兩截乎事物者身心之準則也苟事至物來而處之不當其分正身心之病也安可視之爲兩途乎自世儒以在物爲理處物爲義。之言爲不然而體用內外始判而二之矣自世儒不明於動靜不失其時之義而以墮黜聰明爲靜不明於心存斯是敬之義而但以嚴威儼恪爲敬而人倫庶物之外若別有一種學問矣夫事物之不能不日至者勢也迎之非也拒之亦非也以其皆不免於自私而用智也非順應之道也無事則讀書讀書者所以維持此心而不使其惑怠也非以務博也默坐則思索思索者所以檢點其身而不使其有闕也非以耽寂也事至則泛應泛應者所以推行天理於事事物物而不使其有過有不及也非以外馳也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則一矣無有事無事無有人無人無敢慢則一矣一則窮通一矣壽殀亦一矣死生亦一矣然則仁兄所憂心之粗而氣之昏者或恐不一之故未必皆不能讀書之故也上蔡誦史不遺一字程子責其玩物喪志上蔡面赤程子曰此即是惻隱之心由是思之讀書只是功夫之一種非不能讀書便無功夫也但擇善之功惟讀書爲得益之易故以爲先務耳然即讀書而論亦不可以不一矣耳目一則

心志專而義理純熟襍則意分而氣散即日力亦有所不給矣夫數學至康節非小道矣程子已能得其槩然不以學後竟忘之曰吾所知者惠迪從逆而已吾人聰明不逮古人遠甚約之使歸於一猶懼不克遂其初志況敢旁搜而遐覽乎夫孟子之言暴其氣者非獨應事酬物言語動作之間與夫喜怒哀樂之感也書亦一物也讀之亦一事也物至而人化物滅天理而窮人欲惟讀書亦有之故敬之道不可須臾舍也顏子惟敬之純熟故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不改孟子之晬面盎背四體不言而喻此物此志也

又

乾初惡釋氏如探湯而易修全力以赴之易修深非學庸黜歸戴記之說而乾初持之益堅今日如兩兄人品誠不易得而一種偏僻之見各不可返則亦皆有良知之說深信不疑而於居敬窮理四字未嘗深致其力故自以爲是而不復有虛心求益之意也夫釋氏之學與謂學庸非聖學之謬妄何待深究義理而後明之兩兄平日未嘗不言克已未嘗不言改過卽此一過已不能改而此已私已不能克矣良知之謂何可見師心自用未有無失者也夫窮理者博文之謂居敬者約禮之謂也論語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可以弗畔之言若豫爲邪說詖行之徒而言而姚江乃謂但可謂之弗畔矣夫而不可謂之有得也然則

顏子之明睿何以祗從事於此而夫子亦何以無單提直指之教乎學者發軔舉足不以聖賢爲準酌而先以私心自用之說入爲之主向後讀書論說止以長養其矜高好勝之心日老日深極重不反流爲小人之無忌憚可痛也已弟於兩兄非不極敬而愛之平日以兄事之矣然而不能効其忠告者則以在已修身不力固無以見重於兩兄不幸而不見擇則又恐旁人不察反有水火冰炭之疑非小憂也且兩兄已各不相允受矣而又何有於我哉昨者仁兄兩種學問之言或亦恐未然也夫道一而已矣此是則彼非也象山不能遜志時敏輒立異同是其失也姚江自附於陸其實非陸此也君子儒小人儒心術之際辨之不可不早也

又

古人著書動關世道正如衣裳飲食舟車宮室在天地間一日不可已故久傳而不敝雖一種文字亦其人之精誠不可泯滅故後世如新三百年以來詖淫邪遁之書真不啻汗牛充棟究竟不可少者幾種而已其能不泯滅者要亦不多也豈但三百年爲然魏晉以降著書漸多其得傳於後不遂泯滅者千百之十一而已此亦據今所傳而言若天下後世并今日所傳之十一亦復不傳可知也弟深悔少壯精力靡敝於此今思年已過中日力有限稍覺無益輒欲屏去勿令徒亂人意也

又

易修兄所論弟未之見也如所言誠不宜更以相溷矣來諭卒未得其人而贈兄之旨嚴矣弟非不知之也但不敢謂斯人何足與言仁義耳四書五經立學宮者幾百年家有師而戶有塾知其義者何人斯下此者毋論已近思錄之將刻惡必人之賞愛此書但以昔日所見此書之者與今日求覓此書之難度亦此心爲人心之同然耳袁黃功過格竟爲近世士人之聖書故欲假人譜之論以藥石之可省幾許唇舌竊以爲不擇人而投之總之斯人之徒不有益於此人必有益於彼人彼此俱無益而我之心可以無憾弟平生往往以此得過見哂笑於人然不

海也郡中習氣多是浮薄二字能爲易修之學者要亦無人然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古之君子過里門而式稠人衆士豈盡無理義悅心之同哉實欲以敬可諸兄之爲之兆也隱衷如此不敢不爲仁兄盡吐之也四種書其力或未足以單行則久而湮沒者有之其旨尙各有不同以已取之皆有益也譬如藥物溫凉辛甘不妨互用論語問成人章公綽卞莊臧文冉有兼取而文之則其歸一矣今之人志卑氣弱其視古人竟如別一天地別是一種耳目心思而非吾人之所得望其光景者故欲假是以示之若曰我生之前其風俗人心蓋如是也君等之所憂患以爲迂闊而不可以入世者以前輩舊德繩之或者猶未足敎

誨云爾而在吾人則正可因以自勵若曰之數公者其於古之大人君子遠未足以相方而其下者或亦未免鄉黨自好之目讀書尙古豈果甘心出數公下然其言論風旨及其素履已不復追躅其一二寧不忸怩內疚慮此七尺於天地間哉此亦隱衷之不敢出以告人者而今口不能不爲兄盡吐之也

又

天地之利不在於我則在於人以生穀之地而棄之草萊不特可惜竊懼非天地之心也蕩田雖瘠二畝當一畝百畝之土可養二三十人十年不墾則天地間二三百人受之飢矣吾人得志則施政於國不得志則亦存其義於家不謂撫流亡墾草萊非今日修身力行中事也昨所觀地蕩以仁兄才力經理之猶運之掌也詩是言夙駕迺疆迺理唯此留意

又

凡人氣傲而心浮象之不仁朱之不肖只坐傲之一字人不忠信則事皆無實爲惡則易爲善則難傲則爲戾爲很浮則必薄必輕論其質固中人以下者也傲則不肯屈下浮則義理不能入不肯屈下則自以爲是順之必喜拂之必怒所喜必邪佞所怒必正直義理不能入則中無定主習之卽流誘之卽趨有流必就下有趨必從邪此見病之勢有然者也藥石之施在起其敬畏以抑其傲進之誠實以去其浮莊以涖之正容以悟之庶

其有敬輕言輕動最所當忌說而後入之至誠以感之尙其有信疾之已甚持之過急亦所宜戒法語之言能無從乎從而不改此由於傲巽與之言能無說乎說而不繹此由於浮離則不從不以不從廢法語傲有時不得行離則不繹不以不繹廢巽言浮或者去太甚此正術也始固未嘗無所敬無所畏群非衆議加於所尊所親怨懟積而很戾日長初亦豈遂無所說無所信願誘隱導出於爲殘爲忍智詐萌而輕薄有加既已積爲怨惡久與相持終徒勞罔功既已用其輕薄强爲摩切將求理彌亂譬諸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譬則瞽矇顛躓已及則掖而後先之莫若授之以甚說而易之以所服服則敬心生說

則語易入雖未必盡受十猶有一二較之靡必相反其益已多
雖不必盡善猶未至潰決敗之事後追咎所全尤大迂愚無術
食息以壽之中夜以復之不越此也樑固有升木之性馴服之
禁制之猶顧忌未敢導之使升即跳躍四出莫之收矣薪蒸匪
爲棟宇之材修剔之封植之厥成有可俟傷其根本將枝葉零
敗弗堪滋已

又

陳氏周禮集説首末二帙奉覽其所載廢興序一篇與別本大
同小異文字則簡要便讀而亦云賈氏正義則與所示本未知
孰是也荆公序讀之想見當時行事及其爲人論語知言知人

孟子生心害政真百世不易之準繩也但吾人工夫不易到得
知言耳

又

所言自知有過當處言誠而不及明言行而不及知未免偏重
之敝但先生平日讀書無不細心處事無不詳審則於義理所
當然者固已擇之欲其精而慮之求其善矣聖賢所謂擇乎中
庸者豈別有一種功夫而必欲舍此以求所爲寂然未發者安
得謂非用釋老之近似亂吾儒之正道乎此祥所爲惡聞而痛
絕之者也去冬朱子之書願先生日與二三知已朝夕紬繹之
郡中目下賈客書至更覓得語類一册相與潛玩而服行爲日

進無疆之益當復不間自信當復逾篤也日常應接事物餘力
無幾觀書勢不能多他卷徒障耳目煩人心意屏去可也孟子
言尙友古人在於誦詩讀書近世人物見聞所及畧已可知吾
人師友要當從此中求之耳餘年有盡精力益衰寧堪與流輩
碌碌送日耶令弟此者志尙如何冠昏以往成人之道當自見
之矣弟在宅數年正如程子所言破屋禦寇東面一人逐得西
面又一人至只緣此中不得主宰外邪昏至使人耳目手足應
接不遑耳所以朝夕勸勉一意培植此心向正外誘將不能入
則又不免如程子所云扶醉漢之喩因由祥之德薄不足啟發
亦由自幼怨苦日積又屬疏遠易間故徒見其格格也今日端

老以外舅之親義則師弟恩則父子又其德音孔昭遠近咸服
轉移當自不同也須知此生除讀書修身更無一事可爲除父
兄之教更無一步可進少年之人心志回惑總是自作孽不可
活之類翻轉身一日卽蒙受一日之安全也

又

所論博約之旨此是孔門正法關中之教以知禮成性爲先蓋
學禮則功夫有準的身心有所持守自初學以至成德徹上徹
下一以貫之而已今之學者不樂言禮所以流而爲異其所爲
博亦襍耳先生之及此言天下之福也一息尙存何敢不相與
敦勉承以先大夫集見示春來案頭惟陳此書恐襍及他卷卽

不易竟也近已至七八其許漢逵猶多在秦藏書劉中夫子告
子貢以事其大夫之賢者今讀其書如事其人愚小子受教多
矣惟論學未免白沙甘泉一派蓋當時習尚如此然其有不同
者未嘗不可見也

又

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只非仁無爲非禮無由於父母只
負罪引慝夔夔齋栗於兄弟只象憂亦憂象喜亦喜遠至苗民
逆命亦只誕敷文德而已其於橫逆之來非惟若罔聞知且用
爲修省考驗之資也顏子學舜所以能犯而不校吾輩不及古
人祇緣此處功夫不得力耳綠衣篇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古之

人不幸之甚於我輩者大多何以能格凶頑以是存心所以有
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凡是怨天尤人忿疾於頑俱從一朝
之患爲之根也

又

維翁以一朝之忿有昔者之事今歷悔之矣但恐不能致懲忿
之功望先生始終勉之以德義無失此故人也德老以不能勝
小忿至於殺身季老無端生忿三四年未解韞斯又繼之矣古
人所以於懲忿有摧山之喩也先生自來能容人之所不能容
能忍人之所不能忍某素所師法而未足以幾其萬一竊意大
德所被物無不化但不息而久厥效終不虛耳吾人雖至晚暮

祇有責己一念長抱不忘而已

又

兩年以來自以衰老不堪課誦故辭去此事然在家日多自覺
意思不佳不獨米鹽妻子損人不少而隣里鄉黨人情習尚不
堪聞見者日甚一日而又不能不與之晉如何此身不淪於流
俗汩汩以歲月計不若仍爲課誦之事日與蒙稚相對之爲快
於心而絜於身也讀書無論不及亦已不能進德無論不勇而
復死期將至詩曰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與凌渝安

吾人紉而遊惰力不負耒今資生無策隨俗館穀然平生志行

不立誠心既不足以動人而父兄子弟亦各有膏肓而不能救
每日所爲自講解經書而外眞有不堪自對者若穎生兄之於
爾慥賓王同志共延教子弟自講解經書而外更無流俗淳盲
之習可謂今人之所希有而吾人之所欽慕而不可得者近聞
穎生兄頗以朋友往來之煩席不暇煖此或傳言失實未必有
之然何以得此於流傳哉願因兄以致之穎生兄幸勿虛教育
之盛亦克己之一端也語溪之友最謹嚴者莫如韞斯近里之
友最剛直者莫如季心然亦莫困於韞斯莫窮於季心韞斯以
人倫之變翻然痛悔欲求正大語溪之人竟以爲獨之日矣群
非群擠蓋不祇匡章通國之况季心有家而無家移其妻子轉

從二三年飢寒旅食艱苦百倍而困窮之操益用自厲未嘗低眉降氣於所識今韞斯之勢已亟而季心之疾且成矣若季心歲歲得米幾斛以稍寬旦夕之憂壽命可以永長而吾輩不失一直諒之友若韞斯得一席之地使其去鄉遠遊身心稍用寧貼不獨進德修業益復難量且使繒繳彈射不至快心意於耳目之前也兄於二兄固未嘗相見然保植善類要有同心或可因兄以謀之若中之同志而力能振濟困厄者度非賢者之所難不特成人之美義理當然要亦天地之心必出於此竊嘗之中見聞所及非無才辨聲譽自命過人考其立身本末終不免羊質虎皮之目似此誠心實踐不求人知不求宜俗之士真有以使人不能不敬而愛之也

又

一二十年以來知交零落死者已矣未死者非一得自高則迷沈於釋老少壯無接軫之人長老有膏肓之錮時與子高兄悲痛及之而不敢不以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自勵自矢者也莊誦來書真所謂同心之言其臭如蘭矣昔者衛武九十有五猶箴儆於國曰毋以我老耄而舍我命之修短不可知以弟商觀之相距尚四十年也以兄及子高兄觀之則未及其半矣但使此意不忘日有孳孳何憂年數之不足耶況悚惕耿耿亦越一二十載何忍一旦自棄沒齒而無所聞知前者猶思究心幾種書籍庶幾尺寸之益年來課誦殊苦日力弗遑又雖觀書不復記憶不得已妄爲約守之法惟於四書經義優游體驗竊見一二信其道理無窮日用繫心已爾其餘則視力所能及將粗涉其藩籬雖有不能付之於命不欲罷精馳神於所不得爲至於奇袤之說浮濫之書屛棄已久豈復使接就昏之目以亂方寸耶仁兄精力猶倍於弟見道明而用力勇正如輕車駿馬之馳康莊日進無疆以爲斯道之光斯世斯民之幸則所寤寐以之者耳古人有言如天不欲使斯道復明則不使後世有知者今既有知之者斯道豈終晦蝕哉處士橫議異說紛如自昔爲然要亦不足爲患我人不自努力無能守先待後耳鄉邦靡敝

興起無人此由沃土不材氣習使然士果能具豪傑之志卓立風塵之外皆予百世之間氣志既起天且不違而況人乎是在同志三四人互相勗勉而已昔有友人歎息今日爲學之難弟答之云世運不同爲學互有難易太平之日士君子危言危行履道坦坦此其易也然精神易於偷惰則進德爲難遭亂之日正氣未伸勁與賢尤相觸師友講習此爲難矣然操心危慮患深則修省較易是以古人進德修業多於明夷蒙難之日是則艱難守正以續墜緒之茫茫非吾人之責而誰責耶而吾人日用之功自非祖述孔孟憲章程朱亦將何以自淑而淑人哉孟子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又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又曰經正則

庶民興斯無邪慝若此者求之則得爲之則成沒身焉耳矣

又

日者佩蔥欲以師禮相待此非可當辟何人斯豈無羞惡之心者乎狂瞽之見竊謂三百年間其人往矣書則具焉爲斯學者識大識小則有之無論三代庶幾有朱諸賢殆未之有也平生竊怪近世學者輕於自大動以昌黎抗顏伊川尊嚴爲比不知昌黎巳自失之伊川之德何可及也是以自授書餬口而外未嘗有曰師曰弟子者豈以老耄而改行至此何况佩蔥敏而好學闇善力行素爲畏友者乎望先生深致此意勿復爲言具悉知我矣儆語一則附覽

又

來年之席弟所以輾轉不寧者雲兄之德厚於辟晦兄之才大於辟而云相資何資之有也兼金之惠謂之周乏則可授餐之雅謂之養老則可匪是則於義未安自揣課誦幼穉猶足以自食其力而先生之教則以爲決宜允從故不敢違命耳今茲東莊之坐在私心則因往來冗雜耳目煩亂非藏修之地亦竊見恊兄家衆歲增世業巳損自今以往事正多而費正大及時力謝虛靡以其子姪讀書其中使知幽風無逸之義淡膏梁文繡之情以爲經遠可恒之計則於聖賢正巳而不求於人之明訓可以世守也否則無論目前利鎖名韁難以自脫異時子弟未必皆賢馴習城市比之匪人其患可勝言乎乃自春夏以來窮其內外之情無不以是爲厭苦而急欲入城矣此亦野人鹿豕之性所不能適者也

與吳裒仲

乾兄大學之辨竊以爲疑非孔曾親授之書則可謂非聖人之學之所傳則不可若此種議論出自他人則亦聽其自言自巳其是非直可任之天下之人矣乾兄同學之友也意所不然義不可以嘿嘿而坐視其有過言之失寧盡所餘而無當於乾兄不宜量其無當而先止也但目下方有抄録先師語録之事急於卒業未有暇也容日就稿當呈之仁兄與仲兄而正其得失

爲然乾兄今日之疑之深又惡知非他日之信之深其與世之讀是書而如未讀者相去固巳遠矣韞斯兄未與弟交時友倪了竹子有天資甚美而家世學佛又里中無有一人言及聖賢之學者故篤志於禪自謂有得韞兄與之交蓋深相敬服則其漸濡於此學固巳根於心矣弟與韞兄交後見其行事多不悖於聖賢而其志力之堅深則又非人之所易及者至其學問之際則弟惟相勸以日讀程朱之書而相戒以陽明之說則以弟中無所得之人固未能以口舌追挽亦以浸灌薰蒸於鄒魯洛閩之間久將自有所得則去彼取此將有如百川之歸壑而無難者矣不圖其於居敬窮理之功尚未能深信如此也程子曰

敬勝百邪朱子曰居爾存諸心學者苟能存心於敬則物欲渣
滓自退而聰否則胸中無主百邪自生雖欲去之正如破屋禦
寇滅東生西先賢同巳詳哉言之矣乃若窮理二字自陽明欲
以良知釋大學而以窮致一草一木之理詆朱子之失後人亦
察遂相率而譁之不知吾身之中大則君臣父子小則事物細
微莫不各有天然之理不待安排造作而成者有安排造作即
爲人欲天理人欲出此入彼必然之勢也學者苟能於日用事
物莫不求合乎天理則物欲渣滓又安從而生乎此正所謂敬
義夾持也來教所云求其法而不得而又以聖賢教人成規爲
未足以當第一義故於日用之間畧無持循用力之地只成終

日想像計獲雖復假以歲月之久亦卒無實效之言有以深中
韞兄之病而弟之交韞兄數年於茲而未能一効忠告之義者
也大抵近世學者信洛閩不如信姚江究而言之信鄒魯亦不
如信姚江非信姚江也信其言之出入於釋老而直情徑行可
以無所顧忌高自許可足以目無古人也弟妄意乾兄學問想
見得力於姚江而於洛閩之書蓋嘗讀焉而未之詳也槪其議
論氣象實有似者義理至於朱子輒有觀止之歎而後生初學
之士動生易慢誠所謂得其門者或寡矣後聖有作不知異同
彼此又將何如也

又

吾人自幼至今氣習之移易巳多而又無大賢以爲之訓廸此
身受病之處自宜日深然有之於中未有不形之於外者譬如
天氣流行於天地之間輒有水旱荒災之應飢飽寒暑勞憊與
夫七情之傷中於臟腑則其病之發也亦必見於氣色肌膚血
脉之際是以仁義禮智根於心則有睟面盎背施於四體之驗
而小人閒居爲不善則有厭然揜著之情故曰體用一原微顯
無閒也學者誠欲得其病本所在但就日用行習之閒自省自
考驗之人情之從違揆之義理之離合則固有不待他求而得
之者矣知其病則所以對治之者亦有不待外求而得之者矣
弟數年以前患痰疾三年不愈一醫良醫也視之曰病在七情

中有瘀血矣求藥之醫曰藥治三分自治七分請問自治之方
醫曰快樂而巳因之每遇憂悲哀鬱之來輒多方遣之不終月
而愈由此而推之學問之道其對治亦猶是也仁兄惓惓於習
心欲念之未去夫亦察其習之所慣者何在與夫欲之最深者
何在而施以對治之方則凡平日讀書取友皆從此處栽培及
夫言語行事動靜起居一有所發即與克治則夫拔去病根之
效將有不煩餘力而致之者矣其重者既去則其輕者自然以
次而廓清其急者先去則其緩者亦可漸見其前滌正如光武
克復舊物得力惟在昆陽一戰而巳仁兄枉教每以人事爲苦
得毋有厭事之心乎不識厭事之心從何根而發尋之自有本

長文每以憂爲言不識憂之心又從何根而發亦自有本末程子以七條熟於史爲玩物喪志自寫字則又曰此亦是學然則所以處夫人事與夫憂思亦未嘗非學也行所無事夫何厭當憂而憂不必憂而不憂亦何不泰然自適哉如韞斯兄之於娶事然也當此而不汲汲非人之情也然亦有不得不俟命者則又宜徐以求之非可急遽而苟且也

又

承示康齋先生集當夕與韞斯兄挑燈敬讀已畧見其知命樂天困而不失所亨之槩正吾人今日最切之師資至其把捉身心一語尤日用所宜須臾不忘者也仁兄之愛我至矣教我深

矣來教所云學問之要只是事事不可放過才欲放過一處便長因循怠惰之心數言已盡其指先儒所謂立誠所謂居敬如此而已所頼持之以恒使身心之間馴而習之至於極精極密則造次顛沛無非是矣初學備感徒以見予下愚之資而幼復不知所以爲學里中子弟來就學者大率無有向上之志而父兄師友多不以義理啟發其耳目心思故弗獲已以日常聒聒之庸言筆之於冊以爲童蒙之具初何足以當高明之一盼而仁兄謬加許可至過其實也徒增愧悚而已

又

前事既有了局竊意便可釋然不妨撫之以恩康齋君子常嘆獻之言可三復也吾人日用功夫最要是懲忿窒欲惟非禮之加故名橫逆若稱情而施是爲忠恕之道不可多望於人矣

又

目下第一義當以節哀保身爲極君子有終身之喪臨深履薄是已初喪之日凡人之子奈何不痛不得已而以禮自飭亦所謂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耳矣兄云平日反以多病貽太夫人憂以爲至痛極恨願奉此心以往兢兢焉終其身則養志之大不越是得之矣令姪汝典日內氣力如何不及一見爲歉冀仁兄亦以此意致之承以令兩遺姪諸書見問而惓惓於先生之雖其人仁兄雖不明言然曲折之意似未嘗不在於弟豈

不以弟與仲兄爲道義之深而方謝戶於外在彼在此初亦何擇但弟所以不敢自前者以昔年之事爲鑒外則有負於兄內則叢累於已進退狼狽若有物以撓亂其間者豈非事無大小端有莫爲莫致而非人之所能去取乎所商姚兄他已無疑獨以道路有百里之隔二親在堂爲可念耳返舍面決嗣報命也

又

天佑仁孝知有勿藥之喜每讀終天一記輒爲泫然不已真與蓼蓼者共同一哀切也人子至此蓋已無可如何惟有臨淵履冰終其身若曾子之志而已記曰終爲難而申之曰終也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然則吾人未死一日是亦事親之一日

也願與仁兄終始相勉之耳

與沈石長

今日學術之敝淪肌浹髓誠有如仁兄所示數端而其原本皆由於不能得其本心之正是以千蹊萬徑苦心悉力而終至於離道之遠也尙書精微數言與論語之言克復孟子之言求其放心先後一揆更無異指然吾人自有生以來習聞習見固已入焉而莫覺其非所思所行益復放爲而弗知其反更安所得夫道心之正而求之哉則孟子所言平旦之好惡與乍見之怵惕惻隱與嘑蹴之羞惡是也然而仁義之良心不難於見而難於守之不失蓋不徒不辨禮義而受與夫內交要譽惡其聲而

然之爲失即本乎惻隱之心而發而或仁之過而至於患本乎羞惡之心而發而或義之過而至於傷此際爭差正不在多也此顏子所爲擇乎中庸而拳拳弗失之也蓋人心非獨人欲之心如聲色貨利之類也凡夫氣質之偏如子張之過子夏之不及冉求之退子路之兼人皆是也人心各於所重處發因有反之於心自以爲當然無過而不知其已失此精一之功所以益難益急也因其急而急之則有助長欲速之患慮其有是患也而稍爲寬之則又未免優游怠弛而至於忘此皆吾人無日不在此二失中而天理人欲互相消長而未有一日爲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竊效古之人之一二也昔者先師嘗以愼獨之旨示訓矣每以自省自考且晝之所爲多至梏亡夫夜氣物交之牽引多有小者奪其大者此所以屢前屢却而學問日負其初心至於去日苦多而駸駸乎下流之趨之憂也

又

賢郎氣稟溫恭舉止謹恪知平日過庭所得已深人言子弟所重不在讀書益驗其不然矣周朞年來一番決裂似爲可憂但能緣此省改未爲無益人未有不受摧折不經煆煉而克奮發者父兄之教不先師長之誨又闕除是自作過咎多受人世之困苦然後可以激其悔心而出其善端也俟其他日稍有可爲之機弟未即塡溝壑當從仁兄後爲之引掖推挽不敢坐視也

初至尊齋之日見執經諸子客至多有愆於儀此者固先生不在幼少之常然惟爾老之孤子周之子二人修整如故即此可期他日之有成矣可歎親友中擇師教子四字全不之講至有一生爲人師而力主不必從師何必讀書以惑人者誠不可解若子周佩三之於仁兄尹同眞可謂卓絕矣

與沈尹同

大抵學者之患在於志卑而氣弱惟其志之卑則以聖賢之事謂非己之所能爲而浸淫於流俗之足安惟其氣之弱是以雖知義理之當爲而吝於改過怯於遷善無是二患矣則或矜己而自大浮夸而無實是皆暴棄之根而雖有小善終亦必亡者

也夫人之所以爲人者惟此仁義之心而已所謂民之秉彝不爲堯存不爲桀亡者也但人不能充長此心而求得其本然之止是以或梏於形氣之私或溺於習俗之蔽則雖入於禽獸而不自知也中庸示其功於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大學要其指於愼獨無非欲求得其本心之正而已由是而見之視聽言動無非禮也則所謂心正而身修也由是而達之五常百行則所謂家齊國治而天下平亦無非是也君子修之吉則擴而充之足以保四海也小人悖之凶則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也所以功夫只在一念之微時存時省而古之賢聖所爲惟日孳孳不知老之將至也

又

大學中庸二書所以開示後學至詳且切矣大學之要在於致知誠意中庸之要在於明善誠身而其求端用力之處一則曰格物一則曰擇善而固執之要之非有二也擇善卽格物之謂知至則明乎善矣誠意則誠乎身矣知至意誠而德明矣明善誠身而性盡矣始於擇善終於止至善而所以齊家治國平天下與夫位天地育萬物者舉不越乎此矣然則吾人日用功夫止有庸德之行庸言之謹內省不疚無惡於志而已此誠意之事也其致知格物之事則博學審問愼思明辨者是也自後儒分尊德性道問學爲二事而格致之說紛若聚訟以愚測之亦於朱子之言或未之詳考耳其語格物者曰或考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噫盡之矣今之論者舉其一而遺其一以相非詆相附和率以己意之所嚮者主之奴之而不能虛心平志以求夫理之至當宜其輾轉沿習而學術遂爲天下裂也夫所以致知而明善者將以誰爲乎誠爲人也則汲汲乎暴揚標異以冀天下後世之見而聞之也無惑也誠爲己也則反求諸其身遯世不見知焉可也此大學於誠意一篇分別君子小人而言之而中庸於次篇素位章末章對舉君子小人而言之也蓋爲己則必闇然必愼其獨必居易俟命君子之所以中庸也爲人則必的然必揜其不善

而著其善必行險徼幸小人之所以反中庸也外此則行不著習不察之人而已矣然而夫婦之愚本[illegible]好惡之良多有不違於道之事若小人之無忌憚則必至於無所不至雖有高節善行斯亦巧言令色穿窬之盜之類而已使其著書立說之侈斯亦率獸食人人將相食之類而已吾人今日讀古人之書被儒者之服其於夫婦之愚夫婦之不肖既已有間若夫本於的然而極於無忌憚則凡賢智之過皆將不免於此而所當切己自省以時用其戒愼恐懼者也然則舍卻下學爲己更無學問之可言者矣更無功夫之可事者矣至於上達天德則徐以俟之而已非可意計懸度也先難後獲焉可也董子曰正其誼不謀

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學者始初一念若從功利起見早已走入小人門逕矣

又

時閎兄有親之喪未及往弔方爲惻然而石長兄述其喪時純從釋氏咪駭於耳時閎儒者卽不能諭其親於生前奚爲復從亂命處之非禮於死後乎斯亦吾等朋友之辱也往者不諫願因仁兄獻言請以先王之禮葬勿終守流俗之失則時閎於親爲幹蠱於身爲改過孝莫大矣近世學者格物一叚功夫置之不講而從事於空虛誕謾之說以爲高元遂使其弊至此可爲痛心也去臭所答一劄不記其語云何中間上達天德徐以俟

之一語敝友聞而規正其失謹以附聞其餘戾於理道尚多幸兄不吝指切

與居子高

日承下問物格之義非由經文本有可疑或者我兄平日於物之一字未之體當親切故有推而遠之之疑也吾人自有生以來無一刻不與物交大而君臣父子小而事物細微無非物也則無非我性分之所固有而不可辭者故曰萬物皆備於我有是物卽有是物當然之理惟聖人爲能先知先覺而與人偏與物莫不各副其當然之則下此則不免仁者謂之仁知者謂之知百姓則日用而不知而一身之喜怒哀樂與夫視聽言動無往而得當其可矣是以學者始事在卽物而窮其理窮一物則知一物窮物物則知物物漸積馴致以至於無所不知而吾德之明者始無不明矣正如火之德本明而非麗乎物則亦何以見其光哉近代釋氏之說亂於吾儒之書於凡人倫庶物一切視之爲外遂欲離物而求其所爲惺惺者昭昭者雖其清淨寂滅之餘此中不無所見然未有不陷於一偏舉此遺彼而於大中至正之矩終以有乖也今且以中庸之義通之明善者卽致知之謂也擇善者卽格物之謂也博學審問愼思明辨四者卽格之之事也抑非特學者舍是無所用其力也雖孔子好古敏求孟子深造說約亦若是也來教隨處體認力行自屬心正後事陽

明以爲善去惡是格物是也隨處體認天理甘泉嘗有是言然不免有病要惟程朱之言爲無弊耳仁兄但本程朱之意於日用之事凡身之所接無不審察無不研求勿厭繁瑣不求近功久久熟落當有自得之效不覺其若氷之釋而渙之解也廿三日之會不審弟可不出否然會亦一物也見得思義久要不忘固爲是物之理不特此也凡與會之人細及期約地所酒饌平匹人舟之類無不在所當格推之物物皆然若有一知之不明卽有一行之不篤竊謂我人自始學以往至於義精仁熟只在格之精熟故能知之精熟知之精熟故能行之精熟感兄虛衷切問率其妄測之見如此

又

衆舍云家人未能與先生一德一心不死常懷弗樂此事自非朝夕之故至誠感移之化要有久而徹者功夫至後丕變亦焉難君子亦惟有物有恒以率之爾效之遲速非所計也弟終年旅食家間種種不遑復顧內外大小不能不庋外置之加以周敝親之决裂向後茫然不知所以爲計然亦只隨見在挨延無從料理整頓也日者商兄書中憂及子大來歲使人邀返弟及審思以報竊意此後但守日前定局端明商隱兩先生內外提撕終始夾持而已正如久病者惟守戒方長服以俟一旦霍然斷斷更醫換藥究非善道也疇昔與先生聚首之日所爲吾敝

耳聾不見成功者惟是驕惰之習宜去恭儉之德宜修無比聽人而遠正直無溺讒邪而踈骨肉以及端好惡立志氣勉爲克家之子無負令先舅屬望之意爾矣今日反覆以懇亦無異指更爲勸勉之越月踰時一再相見不過重言以致丁寧然已不免承疚於心矣先生誼同一體輒敢將此以報朱子集知已往復數過所得已深諸君子相與寤通兼無異學以維其閑正可及此互爲商訂摘其精要鈔成一書以惠後生辟雖崎嶇之末光亦得假讀以維持一日未汲之齒則所賜爲至厚矣

著

桐鄉張履祥念芝氏著

卷三

與嚴穎生

仁兄任道之勇衛道之嚴可謂有奮乎百世之氣矣然而多上之傷每於仁兄爲甚相去數十里不相見復踰歲時弟誠不察其故以私見揣測亦或未中其所以然然得毋以嘐嘐尚古之情意將壓服一世之儕輩而人之弗能平者遂以摘其行不掩言之節目以相訾議而鬩者復不察其本末究其源流而君子相與咨嗟而愛惜小人益以附和而加甚幾乎韓子蜀雪之喻

而未有已乎此其患特在踐履之未純日用之間或不能無過而於仁兄無所甚損而於言者亦無足深尤也道理本天下萬世之所公共非一人二人之所得而私亦百姓與能極爲平淡初非有驚奇可喜之處足以震耀世人之耳目中庸末簡所以反覆於闇然的然之際而以內省不疚無惡於志爲學者程功用力之地也其下文所言不動而敬不言而信正踐履之篤實純粹而非有一毫矯飾虛假之病以是而化民成俗至於世法世則亦德盛自致之效初無心期意擬於其閒也若闕此一段功夫而亟亟以易世成名爲事竊恐賢者知盡力索究不免於半塗之廢而不肖者時窮質見徒以露末路之恥也弟修已

不力動而成過負其生平固宜為有道君子之所鄙棄毋念仁兄以豪傑之概瑕瑜不掩未為當世之所推服深為疑之故敢効管窺之區區進仁兄於踐履之無過未知有當於萬一否造次不盡所言惟仁兄採而擇之且因以正之否長諸兄也

又

先儒教人理會聖賢氣象竊謂氣象非能自好本於義理充積涵養深粹使一身志氣如詩人所謂不競不絿不剛不柔方能發而有中耳昔者厥修人作相對覺有此種意思惜今不可復見矣仁兄據荷之強毅立論之通達興起後人之功自非同人所及所不能無微嫌者文史之論不免太多此自仁兄得力之

處卓有獨見樂與人歷歷言之竊疑少年學之游心文史之意深用力身心之意少亦足以生起一種病痛也文繁之極疑謂當救之以質行質行者非欲蔑棄典墳枝鹿椎魯之謂當安定先生之教以經義治道為二科今之學者誠能修身立行一準乎經義平日講求無非先王經世之實政以為隱居求志之務庶幾成就一種人才為天地間建小大功用使斯世斯民有所賴藉而吾人所為皇皇半生在已在人或不至於游談虛夸與群居終日言不及義者同科也抑祥猶有質者文弊極而機智深機智深而爭奪肆故祥平生讀書求友無不凜此意以行凡以資麗澤於良朋[illegible]腆美於簡策於以栽培此心之良使不蹈於殘薄也然亦未嘗不懷好仁不學之懼推行之際亦未嘗不思親親之殺尊賢之等之義以求合乎理一分殊之旨乃出之恒有過有不及以貽事後之悔此固由於權度之不審抑由氣質之偏私不能自克以致此乎又有所質者弟自有知以來自是與自滿之戒未嘗不矢之幽獨至於詩書師友之訓無不銘之中心下至踈賤一言一行之美無不深懷篤嗜以為苣蘭之佩唯有求諸中心則不安質諸古訓而有悖者則不敢以為當然乃今衰暮屢來堅愎自賢不屑虛受之責豈血氣既衰盡沒其初心乎抑志昏氣眊過差而不自覺乎皆幸仁兄直告之使知省改幸勿中道棄之也令子勤習耕事稼穡維寶之意固不

可忘而子弟游閒浮薄之習亦不可不力反但箕裘之任終以詩書為主前哲如吳康齋劉忠宣之風可為師法也若一意重農恐遂至於廢讀帶經之事日踈但鄙之情日長一傳再傳將憂禮義之弗克世其家也知交子弟有去為商賈者有流於醫藥卜筮者較之耕桑自是絕遠區區之望實欲如古之孝悌力田躬耕養志不求聞達之英賢耳過庭之際願以意諄後及之

與唐灝儒

開山兄出兄塟親之約見示具見錫類之盛心此義行可使民德歸厚幸與同志勉之弟亦欲錄一通傳播同里但其間似有可商者第一條或可去并押二字否其諸盟字俱可仍易社字

否第五條詞說不嫌太費否第八條禮神四字可刪否詳兄之
意似爲愚俗而發以其錮蔽之深不惜多爲卑論以曲喩之期
於明信而止弟則以民之秉彝好是懿德雖甚不仁動之以一
本未有不惻然興感者似不必煩辭以誶之鬼神以要之也在
兄或爲近世之慮不得不然而弟竊疑待斯人之已薄矣至其
風水年月之拘忌久矣深入於人之心髓而不可挽救寧使父
毋暴骨於原野而不敢及時爲一抔之封大約惑此爲甚無財
亦其次也弟意欲以此等義理明辨一二項附入條目之內以
至喪之不可舉樂與作佛事與焚紙錢亦宜附論以解當世之
惑則物力之省既可以爲營葬之資而復能愛親以禮度必仁

人孝子之所樂從者也弟邇年以來益復自廢囊括其口摧頹
其容以求涵俗毀譽兩忘如蘇子所云與農人牧豎相往還漸
喜不爲人識而比者苕中諸友見敝鄉之人輒以弟爲問兼多
溢美之詞自度無以得此必緣兄爲遊揚加以過情之譽遂使
不知者不攷其實從而輕信之也兄可謂不愛弟之甚矣弟雖
昏愚豈不自揣少而無學長而無聞於今四十年愆尤罪戾日
以益深亦何可比數於人世雖復未忍暴棄輒思黽勉從事以
得稍列於士君子之林而鼓罷不勝求爲尋常無過之人而不
可得所冀良友砭切永維自新不圖君子之交亦蹈曹邱之陋
也日前朋友毀敗者固多好修者正自不少我輩相勉惟當切

已省治以企其所未至幸而賢者不以棄予資其敎益貫此餘
力以庶幾於朝聞夕死之義是則雖不得至心焉嚮之若夫彼
此稱譽塗飾鄉曲之耳目竊恐逝將同歸流俗實非所願也

又

大抵古人著書多因斯道不明不得已而有言以補天地之憾
若道理已無餘剩而吾之所學未足以信諸今而傳諸後則兢
兢乎不欲發爲文辭書所謂非惟不敢亦不暇也仁兄天資之
敏讀書之富從事學問之久交與朋友之多俱非弟之孤陋迂
疎之所及是以去春雖讀所著文字不能無疑於心而懷之幾
及一載不輒効之左右者以爲兄之所得當必過吾而或未可

以冒昧也遲之既久疑者滋懼矣蓋既懼兄之積學將因所著
文字而一旦流爲蓬近指摘之端又懼後生初學所以尊信唐
先生者將因指摘之衆而損其尊信之心其不然者則遂長其
誕漫詭異之習二者所繫均非淺也居常竊與同志諸兄太息
傷悼自有餘歲學術不明邪說肆出雖有勤學好古之士一經
漸漬終其身而不能自由自誤誤人釀成生心害政之禍而未
之有已也幸或憂患之中良心大啟耳目所及往往有人嚮往
正學者正宜洗心滌慮體究濂雒關閩之遺書以求得乎孔孟
之正傳見諸躬行而無所愧怍焉以一救其猖狂無忌似是而
非之積習未宜擇之不精見之不卓而汲汲焉發爲文詞以與

俗沍陋見之子相與夸多而爲技也且人亦顧所學之何如耳使所學果足以信諸今而傳諸後也卽不著述亦不容於不傳如其不足信諸今而傳諸後也卽多著述誠何益於多少之數幸而傳之不遠則不過如匹夫匹婦墻陰之私語人罔聞知而已不幸而傳則小者見嗤於君子大則適以成其罪案而已矣抑思程夫子何如人哉猶不敢輕於著書而况吾人之於聖賢之道未能一窺見其戶牖而輒有所著多見其不知量矣

與卯季心

家遜習氣先生所稔知也一曰貪至於父子兄弟不相顧一曰狠惟以陵弱暴寡爲事祥所以亟亟思去也夫豈無桑梓之念

首卯之義但使向後子孫欲衍先人之緒惟有不貪財不尙力苦守敦讓二字稍異衆人而已小兒生質不美察其根株他日多是好貨好勇中人也祥一日未必不敢一日不令其從師受教蘄以德義而化其愚頑但在家既無善狀出外復無好樣日夕憂念惟此爲切望先生他日勿以其艱於衣食而答其貪鄙勿憐其受虧納侮而恕其強戾萌蘖必摧本根必拔非特祥所爲百拜以祈當亦先人九京切願者也自惟德薄不敢希冀賢子孫特先人好德守善志事未申但願後人能知自愛循循雅飭庶幾六行中人不蹈三風十愆以貽羞辱於鄉閭則先生至德大賜世世以之矣

與朱韞斯

困阨久則猜防疑畏之心不期生而自生然何可不推誠而待物也以疑待人人盡可疑以不疑與人人盡可與李忠定有言誠則明疑則暗

又

門內之治恩掩義義勝多至於傷恩詩美周王美其肅雝而記曰夫敬與和何事不行若家庭之間之其所親愛而辟則易至於賊義之其所賤惡而辟則易至於賊恩賊義則終吝賊恩則終凶俱不可不愼戒也

又

可者與不可者拒此兄有爲之言意將藥石祥也竊以子夏之言爲訓門人小子也然已不能無弊若夫子自有汎愛衆而親仁之訓矣人而不仁疾之已甚處世不可不慮也管寧王烈皆漢末賢者遼東時所論必以幼安爲是易稱君子不惡而嚴本義云天體無窮山高有限嚴者君子自守之常而小人自不能近吾人終身之憂只在已立身不能及君子之萬一何暇慮及小人之浼我哉况山藪藏疾川澤納汙人之度量自宜如此仁兄婞直自好鄙言固在所棄憶昔敝鎭寓中曾述鄙見以爲在今與人處世竊效古人同不軌俗異不揚物之指以爲苟全性命之計不見成德非惟無德可見儉德辟難實亦無德可儉不

敢妄引至言以餙聞聽也采尌采非無以下體伺惟勉忠克已而已

與沈德孚

仁義禮智性也盡性者盡其仁義禮智而已矣率其仁義禮智之性則爲道修其仁義禮智之道則爲教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和夫婦叙長幼交朋友三千三百無非是也推其極至於位天地而育萬物求其實即庸德之行庸言之謹盡之不是懸空可說得一個性而須冥参超悟以爲教也古今言性者以孟子爲極其言曰形色天性也朱子本是而爲注曰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理者仁義禮智而已先儒謂

器亦道道亦器即此意

又

姚江良知之學其精微之言只吾心自有天則一語而已夫人性本善以爲天則不具於吾心不可也然人之生也有氣禀之拘有習染之遷有物欲之蔽此心已非性之本然故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也夫子之聖必至七十然後從心所欲不踰矩亦謂天則未能即此心而是故須好古以敏求耳今以未嘗學問之人而謂吾心即是天則可乎將恐雖無物欲之蔽猶有習染之遷即無習染之遷而氣禀之拘將必不免此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而君子之道鮮也夫子之門雖以顔曾之徒亦不能不因

其性之所近以爲學而必待於夫子之裁之若當下即以所知爲良而已動符聖人無煩學慮之支離則何以顔子所見即有不同於曾子子路所見即有不同於冉求以及子張子夏子貢仲弓莫不皆然而亦何必終身服膺夫子之教哉此如子夏子游子張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此豈不是良知所發由曾子言之則知游夏子張所謂似聖人者正未必然也又如一卷之書昨日讀之所見如此今日讀之所見又如此今年讀之如此來年讀之所見又未必如此然昨日豈無良知乎抑有兩良知乎抑今日所知或未必良而尚待之來年乎然則所謂吾心自有天則而滿街都是聖人者何説也整菴先生謂世

間豈有見成良知是也夫孟子之言良知良能本謂不學不慮豈非見成而顧謂豈有見成其苦心可思也已今日邪説暴行之徒豈非自託於良知之學究其立身寡廉恥決名教流禍已極而有志於學問者曾不知察方將主張其説以鼓動學徒招来群輩斷然自信而不疑亦難乎其爲豪傑之士矣

又

孟子良知良能之言大約因自暴自棄及性無善惡以仁義爲外者而發若曰孩提而有不學慮之知能是即所謂仁義也柰何忘其所固有曠安宅而舍正路也非若姚江知行合一之説也姚江特假此言以證成其直捷頓悟之説耳大槩姚江解書

一味驅率聖人之言以從已意未嘗虛心詳玩以求其理之當否也此病處處有之

與沈上襄

去冬所諭喜怒哀樂未發以前一段疑義弟初於先師語錄聞其說而悅之已而證之朱夫子與湖南諸公一書深悔前時所見之失因以爲定論而反而求之日用之間事物未感此心寂然不動有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但吾人以憧憧往來之心急卒求之是以未之見耳然欲求見此體則又非如釋氏瞑目却慮之可庶幾也易曰天下何思何慮又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吾人功夫之用竊以宜從思不出位莊敬持養而不使放心邪氣

得入焉則能時行時止而無所往而非天理之流行矣不審仁兄近日所見以爲何如又如所論君子中庸注云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有小人之心而又無所忌憚疑多此而又四字弟退而思之朱子之意大約從本文兩而字體味出來蓋天下固有有君子之德而未能隨時以處中者如均天下國家辭爵祿蹈白刃之可能而中庸則不可能又如伯夷之淸柳下惠之和伊尹之任豈非已有君子之德而未能至於時中天下亦有有小人之心而不至於無所忌憚者如易所言包羞論語所言色厲內荏之類中藏既不可知偕然顧畏名義不敢肆然爲非則亦未爲小人之甚者也是以分別界限言之則一爲君子一爲小人而就君子一邊言之則君子之間自有分數君子而時中而後君子之爲君子至是而極就小人一邊言之則小人之間亦自有分數小人而無忌憚而後小人之爲小人亦至是而極正如一陰一陽判爲兩途而由復之一陽進而爲臨爲泰爲大壯夬以至於六陽之乾由姤之一陰積而爲遯爲否爲觀爲剝以至於六陰之坤陽而不至於乾則陽不極可以爲舜之徒而未可爲法天下傳於後世陰而不至於坤則陰不極可以爲跖之徒而未爲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由之以思則凡吾人既有志於聖賢之學而正已不求諸盡或安於一善之成名或息於百里之九十其視夫婦之愚不肖疑若有間要

不可謂之君子人也且惡知夫名義自閑不至大段決裂以昭昭然入於匪慝之際不猶有小人之心也乎此古之人所以省身如不及惟日孳孳斃而後已也仁兄以爲於義不爲牽合傳會否弟竊有感於百有餘年格物之義不明而有志於學者往往即於邪慝而不自知也其曰以吾心格之是已然不知吾之心其能盡出於道心否耶如其盡出於道心也以此心格之可也如其不然其能無過不及之差乎夫吾人自氣拘物蔽以來其與聖賢大中至正之心相去固已遠矣一旦欲以相去聖賢既遠之心宰制事物非失之過即失之不及不待言也正使念念自信以爲盡合於天理而不知已爲人欲之私也是以古之

為教莫先於窮理凡人倫事物無大無小莫不有當然之則吾心未之得也聖賢先得之以示法則於後世今於事事物物莫不考諸聖賢之成法而不敢以私拘物蔽之心參之則當然之則見矣所謂衡誠懸不可欺以輕重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員也夫惟聖人爲能動容周旋無不中禮也世儒動稱天則具於吾心夫謂天則不具於吾心不可也謂吾今日之心所出皆中天則是猶舍權衡而求輕重離規矩而求方員無論輕重方員施之必乖其當卽使一一無所乖謬亦祇得其約畧近似而非其至當之則也自顏子大賢夫子教之猶然博文約禮則餘可知矣

與張白方

所謂易俗移風共挽狂瀾之事在天民之先覺者固當以爲巳任弟何人而能與此畝畝餘生所汲汲弗忘者求良友之規切以補下學之萬一以無負始初一念不安下流之歸耳卽如前賢之異同短長有非末學所宜妄論前者之問徒以辨之弗明弗措之指竊生雖端然亦多見其不知量矣要之在吾之學進一格則讀書論世所見又將不同未可坐井而測山岳之崇卑也乾初仲木兩兄來月邀弟同就虎席肅聆教益但恐農事伊始小人之情急於謀食容有弗能承命以前之勢非忍自棄於教外也敝里葬親社一舉祇以踵灝儒兄良法而遵行之初未及於學問之事然愛弟之篤者連見教諫以爲非儉德辟難之意且以勇於爲人疎於爲巳有逆遯世無悶之義弟敬佩斯訓而復不敢自隱爲仁兄述之亦以德義愛深竊効食芹之獻也

與曹射侯

往者夏秋不雨崇德之東境桐鄉之南境以至海寧四境之地苗則盡槁民卒流亡桑柘伐矣室廬毀矣父子夫婦離矣逃賦役者莫敢歸丐於途者靡所適桑梓景色若此當必仁人君子所爲惻然流涕輾轉念救不能自已者也弟於旱虐之日從嘉禾至皂林見運河之水逆流而西勢若奔馬支流若長水陡門永新秀溪白馬諸港急流南下其勢亦然農人車救罔間晝夜

是以運河之右力雖勞而收穫尚有可望至水所不及之處則彌望皆枯矣因思自運河之左以達海濱豈有百里千里之遙豈有山岡之阻量其地勢高下亦豈有幾十尋丈之殊而水之通塞穀之有無遂巳至此特緣農政廢弛水利不講濬治失時侵占沮塞以至淺涸故爾古人開渠灌田動稱數百里尚有鑿山陂阜以興民利者尚有役衆起徒或數年或數十年而得成功者尚有糜侖錢數百千萬而績用克奏者權其利害之重輕勞逸之久暫猶將毅然爲之他卽無論卽如海鹽之地古以斥鹵葳而不治其後築堰蓄水農功漸起至唐長慶中令李諤者開涇三百一所至今號稱沃壤千載於茲人病不爲耳地力豈

有常哉況乎崇桐海寧之間烟火相接河港俱存叉皆平壤高卑之勢不大相去實非他州之比其自長安而上必仰濟於西湖此外所病特淺耳濬治之功令長能辦之矣亦不必多費金錢無俟需之年歲耕者各濬其田之際其不耕者田主稍給其食佃戶稍出其力惟開濬之所乃明毀力在經濬經在支濬支有司者鼓舞而勸誘之懲其頑惰自私及梗令異議者分界刻期以鳩群作不及一兩月在處深通矣此功既成澇則速瀉無患暴漲乾則震澤之水來春不用一舉之勞百年之利也夫水之與旱天運常然但疏數異耳古者耕三餘一所以恃其有備不能爲災而已今日財匱民窮賦役重若兼以風俗薄嚚盜賊

不息民間欲望有餘固不可得但能修利溝渠開通障塞使一歲之中稻米之登給其半菽麥蠶桑之入結其半苟免死亡斯亦可矣爲長上者與其攢眉焦慮於征賦之無從慘慘畏辠黜之將及何如集父老而謀之於豫豪家巨室與其晨夕咨嗟於租課弗登寇盜踰熾震震虞室家之不保何如消鄙吝而圖其長策爲小民者與其滌場無望呼貸無門去者流離轉徙居者不免囹圄骨肉難全溝壑是廹何如悉筋力於畚揭忍疲勞於井里乎卽若仁厚長者與其凶災之後流亡在目隱痛在心議施議賑皇皇於捐輸勸助而卒不過致歎巧婦之炊斵甕涓滴之潤何如及未災之時戮力而籌不計乎此水利之宜講求耶。

然可覩者也弟又竊度施功先後之序宜以崇桐爲始而海寧繼之蓋崇桐者海寧之水之門戶也崇桐涸則海寧雖欲措手而無從崇桐見績而海寧樂乎趨事矣嘉興海鹽雖各有接鄰高阜之地然爲里不多爲功亦約不難次第及也其間經緯那絡上人率能詳之究竟水道淺深廣狹相間以行實有不必盡濬者或疑所起之土無地可以安放浙西之利蠶絲爲大近河之田積土可以成地不三四年而條桑可食矣桑之未成菽麥之利未嘗無也况舉一圩之田所損者少所益者多計畝取償亦無不可特慮小民難以慮始占田多者不爲遠慮反乃從而撓敗之則任事者無其人耳誠得賢鄉邦之望者平日不爱詳

言曲譬與艱食之人講明此義使人人意中先有盡力溝洫以爲久利之見向後不幸復有如壬辰之三月及去年夏秋之間水涸人愁籲天無術泣淚徒枯有賢鄉先生以情開之當道專委治水之使臨督其役諸邑令長各率其父兄子弟而開濬之引崇邑以西之水而注之東導桐邑以北之流而放之南則瀕海方六七十里之區咸收灌溉之利又安至仰雲漢而如焚禱山川而待澤終將不免餓殍轉徙之悲哉夫此瀕海幾十里之地在揚州之域誠若不及千百之一二然土沃人稠約其生齒已不下數十萬度其生穀亦不下一二百萬雖有盛諸侯之錫饒約畧稱是未嘗不可爲殷阜之區也使從來日至流移轉多。

實用惻心語云失之於前猶將善之於後計自庚辰至此二十餘年水旱屢作昔之日既不及爲之所今玆民生之困倍於前時年歲之祲復乃數見誰堪冥然終不寘念耶

與許大辛

會稽之遊知非素懷所屑毋亦平生蕃落不樂瑣瑣生計以及此困頓乎吾人六尺軀一日未塡溝壑卽一日未保所終不能不爲之凛凛往歲山樓之會弟不敢一言及於學問之事惟聒聒於種果樹桑課耕育蠶之細此日或不無見鄙於在座諸君子誠以學者處世苟衣食之需不能無資於外雖抱高志亦將無以自全耳

與許欲爾

往者存雅堂座中承教以前輩得失不必深論吾人但師法其是以爲爲已功夫可也於此適有繼至者彼此之說俱不及盡次早復不得間未及相質耿耿至今敢因筆墨以請正焉竊以前人已死其得其失論之固已無益於彼在吾人既欲取以爲法則其得者固當擇而取之其失者亦當擇而舍之也是固不可以不論之詳孟子所謂尚友古人讀書論世不可不知其人也學者若止爲人則人有耳目人有心志擇之精與不精取之得與不得以爲不與於已而姑置之可也然此念已非斯人吾與恫瘝乃身之誼已若果眞切爲已則聞一言卽有一言之損益見一行卽有一行之吉凶正猶飢渴者之於飲食疾病者之於藥物惡可不辨其可否而漫嘗之哉

又

承示高子節要間一讀之尙嫌數條有未要者於其所錄之有未要不能無疑於要者之未必錄也成書與不易言今人幸多艸艸動云存其眞面目而已竊以傳書與著書不同著書本其人之所得瑕瑜高下其面目不能自掩傳書當以世教爲心苟其立言不可以法天下傳後世則寧爲之深沒其文以毋滋惑世誣民之禍則於作者既爲愛之以德而在吾亦不得罪於天下後世如忠憲其人誠君子也但當時文集固已失之於前而

今玆節要復不能正之於後則亦忠憲之不幸也承兄惠教不敢不質其愚又此亦係學問之中明辨之一端非欲與世故爲同異以取尙口之窮也幸毋以老病之夫不足與言而棄置之終惠論正也

與徐敬可

所論仁熟義精之指弟何所得而辱下問以愚誦述所聞則有曰强恕而行求仁莫近又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吾人日用功夫或者只宜於庸德庸言求所爲不欲勿施無適無莫而已博文約禮則竭其才以求之聞義不能徙則以爲吾憂先師遺訓固無窮極深微分動分靜自是彼哉之見若以一念不起爲歸

恐於具衆理而應萬事之體容不相似也

又

吾人爲學須將害心之端四處把截單留一條正路努力向前如二氏之書斷宜屏絕不使入目又如勳名建豎悲歌慷慨之情與夫辭章靡曼之習風流閒散晉宋間人風味俱不可使留整整從彝倫日用上致知力行惟日孳孳而後已方能自拔於流俗若夫富貴利達得喪毀譽不入胸中斯亦不足言也已

又

事物之交一徧靜對自覺快適然人情事變非一番歷過知之終不親切也卽自己力量非一番試驗亦不知其不足也是以

橫逆之來古人比之他山之錯

又

吾兄風味大約似晉人此與世之齷齪者誠有不同要而論之病亦一般也晉人中弟所願慕者陶士行一人而已圍碁遺興釋子談玄近於此種嗜好又覺如何十年之交不能有所損益於知己吾知懼已昨夜念此不寐且起書之以當藝事之諫

又

朋友之道以直爲首有懷不盡固非所以對知己年來自度益衰病患間作一旦弗諱舌不存而筆委棄將死之言不及稍効一二則孤負深矣仁兄聰明非不過人今日學問不能歸於一路不免岐途倀倀者得非反爲聰明害事乎古人有言曰參也竟以魯得之芹曝之獻願進一誠字欲誠其身必先明乎善欲明乎善須是切實下手切實無他只在日用動靜事事求合當理而不輕放過而已郡中士友氣習大槩不切實如交朋友亦只便辟善柔是慕以仁兄處其間固已高於人幾等矣獨不曰末俗易高乎古之人古之人吾負慚者多矣

又

古人有言子弟可以終年不讀書不可一日近小人眞篤論也今日爲子弟善後之計惟有移家入鄉一策下此則鍵門教課勿令見異而遷蓋一見異物隱微誘革有非父兄師長耳目之

所能及異日之悔將有不可言者故不得不慎之又慎耳自身課讀弟實驗得不如先生之整齊而出門附學亦深見其不如作家之無損每爲相知切切言之而無如見信者之尙少也所論讀經傳選作文最得要領大都此中氣習只是以時文策論塗子弟之耳目使不聰明亦緣爲父兄師長者未嘗認得讀書二字當如何耳記曰能爲人子然後可以爲人父此之謂也

與王寅旭

今日言學者往往有人約而言之兩種而已重致知者薄躬行爲無足取此則所謂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者也尊踐履者忽窮理爲不足事此則所謂淺陋固滯而不能進於高

明之域者也二者互相非詆而邪說由之以生甚則交相水火
而暴行因之以作誰實執之以中正而無失者先生佩兄遠近
相望可謂南服之英賢矣

與周鳴皋

龔鉠梁鴻未嘗不傭不耕以其非傭耕之人而俯耕故當時敬
之異世慕之也若氓之蚩蚩荷鋤負耒不識禮義者比戶皆是
矣主人握錢而呼於畔奔走就役十百爲群使子若孫者俯首
而儕侶其間可謂亢宗否乎使父若兄者期望而成就乎此可
謂貽謀之遠者乎况此人情險惡風俗頹敗之日苟非識禮義
知古今別誠僞有以自立則一經促帑一蹈機穽數畝者能保

有不失乎十餘年來里中子弟或衣冠之後或素封之餘祖父
所遺非不豐也未幾室廬田畝盡屬他人并妻子非其有以身
蹈於刑戮者多矣原其故雖緣子弟之不肖亦何莫非其父兄
見小而不見大見近而不見遠失於教誨使然哉

與張巖貞

小人無所不至原其心豈不亦知善知惡但其日用之間安意
肆志之時多戰兢惕厲之時少是以雖知可欲之善而善端旋
起旋失善卒不可爲我有雖知可惡之不善而不善旋悔旋作
不善卒不能爲吾無至於因循日富不得已而出於揜著之一
途也

與姚林友

不貳之爲一不遷之爲主苦一心之中天理與人欲互勝而互
負則必至於一身之間動靜不相得言行不相符始終不相應
常變不相準昭昭冥冥不相合此皆不一之大端也吾人今日
讀書一心於學問一心於祿仕此心固已二矣究竟心豈有二
用一長則一消輕重進退勢所必至其極至於違禽獸不遠雖
有不甚而天理間發亦不過小人揜著之心勃然一動而其後
卒亦歸於似忠信似廉潔而已所以此種學問决須洗心滌慮
徹底澄清從頭做起方有向上路頭如鼎之初爻顛趾出否而
後可致烹飪之用若一向和泥帶漿不清不楚雖加以五味之

美徒增穢惡耳豈得而飲食之哉

又

先儒有言舉業之事不患妨功只患奪志今爲諸生所望惟一
舉及一舉之後所望又將不止於此人情豈有極蓋有潛移默
奪而不自知者孟子著矢人函人之辨云術不可不慎充類而
言實有然者古人所以願從志養不欲以祿養原其心豈忍以
一身之故儉其親哉出乎此者入乎彼誠有所甚懼耳又况窮
達有命多不由於業之工與不工出處有時所係一生得失非
小末宜草草視之也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即如弟者從
事於斯其爲夙夜之勞勤亦已多矣究何益乎假令當年即知

委棄諸生以盡力於學問之道寧至四十無聞未免爲鄉人而
已乎

與孫商聲

自日以來忽聞大邑社事復興吾兄往應其請慕賢乎隨俗乎
誠不能以無疑韓子云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不知茲
事之興爲君子道長乎小人道長乎異時主張茲事者爲吉德
之人乎凶德之人乎恐不難一言以斷也竊嘗妄謂君子之德
遯世無悶然究竟爲法天下可傳後世小人之偏同乎流俗合
乎汙世然贏得身名俱辱呂黎氏所以勤勤於友生謂其有以
志乎古必有以遺乎俗也以兄高明之識自宜辨之於早矣弟

於東漢諸君子竊慕徐孺子之爲人願學之而未能其後嘗幼
安潛龍以不見成德諸葛孔明苟全性命不求聞達之語未嘗
不佩服終身然自顧非其人不敢妄擬也兄於韓子素好其文
章而於東漢諸公夙景其風烈故敢引喻及此願兄宥其狂瞽
而加察焉至別後體驗於身心之際得力於章句之外極望一
一垂教古人有言曰勿以老耄而舍我也

與唐隣哉

士鳳兄既没宗姓之人因多世故一旦爲毀室取子之計度亦
兄所熟於聽者所嘆惜已破矣兵連禍結已餘半載迄未有爲
之解紛者弟爲其諸子幼弱懿親誼重揮涕勸之者數矣但弟
自分能得之於楚老先生而未能得之於小有穎叔蓋德之不
修古人所云公不見信於人是也然弟反覆以思士鳳英雄肝
膽末世未忘顏氏家世聲名一鄉之望乃者變生門內室有破
亡之憂人有離播之患而又官司廹其前細人間其側薪不盡
火不止蓋其勢也及今悔悟息爭收合餘燼彼此讙釋其心勉
求敦睦以爲後圖不獨小有穎叔與諸族人得以釜全雖楚老
傾覆至此興復之期猶可望也但此事非得死咎叔子二兄主
張則勢固有所未可而義亦有所未順蓋茲訟之興舉宗之人
相與爲獄獨兩兄不與其列則公論可自其所出而彼此得用
其調停又誼屬本支非餘人可以坐視之比且宗姓之事而使

餘人得措其謀將置同宗面目於何地此弟所以踆廵顧望不
敢告之同志者也然弟於兩兄交淺言之無以取信敢因兄以
達之兩兄蓋兄能信之於弟兩兄能信之於兄而小有穎叔又
能信之於兩兄者也則以兄爲仲連而以兩兄爲季布事安有
不可爲者使顏氏無族而有族使顏氏舉族之人無室而有室
安定之德兄與兩兄共之矣抑總前後事勢而論之解紛則所
全爲多終訟則所敗爲大亦不獨楚老與其族諸人爲然也雖
死咎叔子兩兄亦有之語曰前事者後事之師也又曰爲鑒不
遠今者舉族而訟至於家室既盡而訟亦止矣訟止而怨必有
所歸家室盡而毒必有所遷彼夫弗良惡知他日不以加於楚

老者而加於兩兄也哉兩兄亦思何以當此數十輩無恆產無恆心之族屬乎以弟鄙見莫若緣此樹德於今日一舉而收舉族之心也而又有排難定紛之美況其事之所起誠非有不可共之讎不可開之憾也特以小忿積成大隙以至於斯耳於今訟之既久心形愁悴財力俱乏當必無不可解之勢因其可爲而爲之則爲德之所歸可爲而不爲則爲怨之所聚至明之效也衆全則不至獨毀衆毀則不得獨全不待智者而知之也釋今不爲半使俱敗異時過白馬者爲言今昔盛衰興替之故當必有執其咎者祖宗創之於荆棘後世敗之於蕭牆雖在旁觀猶爲惻惕何同室者而能忍此弟於顏氏同會館之與其族人

亦各有舊又加以士鳳存沒之交是以數月之間早夜以思不爲不熟念非兩兄莫了此局非兄莫任此事且無以爲兩兄之所信者因爲仁兄陳列其狀自謂情無偏私其言足質神明非有蘇張之習也若兩兄慨然惠諾或過兄而謀之弟亦當鼓棹而來共商所事然後偏以告諸鄉黨朋友將以衆力舉之傳曰春秋嘉釋怨又曰德莫大於安定其國家家國一也兄之爲士鳳以及其族人者當無踰此

與沈子相

方今天下交遊之事幾於沸鼎吾郡尤甚弟於孤生之際毋爲念之朋友所以謀情志也今以起爭所以敦德義也今以樹勢以是之交不如其已是以寧蒙錮疾之譏而不知悔非獨畏出門之難也比見仁兄篤誼虛懷洎諸同聲人文俱殊於昔所云百里之間賢人生聚此則弟所聞風願附者也況先之以召命乎今日之集實以亡友之變數日以來黿魄未知所定不能執筆爲文敢此違命

又

日者仁兄可謂固留而弟辭之至決夫以三十餘年老友白頭相過雖兼旬累月連床對榻不爲多固宜是也堅辭非也而必決去者非有他故以賤疾甚憊一身不能自支而目下方持慎言語節飲食之戒誠恐他友繼至不能脩祭應酬太煩不免多

言傷氣多食傷脾正月十五之禍一旦復作爲友朋累耳既而思之冬春以來與仁兄相見者三無次不以欲生爲言得非以弟於死生之際有所未達猶有貪生畏死之見乎自維生於明季幼痛終天雖久視息覆載詩所謂出則銜恤入則靡至者也況復行年六十有餘尙有何貪何畏但吾人所以不同於釋氏者行父母之遺體不敢不敬故一出言一舉足不忘臨深履薄之義凡夫日用酬酢之常食息寢興之細苟一出於忘身徇欲是皆立乎巖牆桎梏之類也豈若釋氏祇以不貪生不怖死爲了死生大事而終日以末後一著爲念哉夫吾儒所謂末後一著者得正而斃全而歸之而已故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又曰盡

其道而死者正命也祥於道术之有聞正恐未得死所雖甚迷昧樂正子春之戒亦知守之不敢有違是以寧虛友朋之愛而不顧也

又

易自畫卦繫辭以來羲文周孔以後程朱之前代有作者其爲明乎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義使人居安樂玩得以寡過者固多有功於天下後世其爲不知妄作得罪聖人者已不少也蓋易之爲道微顯闡幽知來藏往大無不包細無不入故繫辭曰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後之作者舉其一廢其百得於此失於彼凡夫用智自

私穿鑿附會而不軌於大中至正者皆賊道害義而得罪於聖人者也故記曰易失之賊近代易道失傳儒風不振學者不明乎義理大都以釋老之似亂大道之真其爲賊更不可言縱使不至於賊而多此書易不因之加明少此書易不因之爲晦又何必紛紛多事自取妄作之咎哉

與薛楚玉

先生初本欲以醫自晦今三尺童子俱聞薛先生名乃反以醫顯矣始猶止及縉紳之交未及官長也今漸通於邑之長官矣始則以筆舌代耕繼特以藥石代筆舌亦士不得志於時之常今一旦爲舟里之人以多金推獎矣始亦特以生生之計託業於斯免八口饑寒而已今乃至於庖積粱肉矣凡此固亦事勢所至容有不獲已者切慮自是以往其勢有加無已夫亦何可以長乎夫名位不可太高居實不可或後恐先生當此宜求退步早爲善後之圖乎乾之上九龍德也不免亢悔者惟不知退也今古豪傑惟是名韁利鎖不能牽制故於得喪存亡之際游刃綽綽也張文節公居相位自奉如河陽掌書記時邵康節先生詩云美酒飲教微醉後好花看到半開時名言懿節可爲百世之師也

與孔文在

竊聞朋友之道責善爲先弟與兄交有素矣稱深者自今年始

蓋既託於深則不敢復有所隱而自比於淺也謹以一言相責知無不可星浮與兄及伯升兄弟之交固昔所稱肝膽而骨肉者也自家人父子以及鄉黨朋友誰不知四子之交如金石者一二載間星浮毀言日起而兄與伯升兄弟亦遂相與棄之此在心浮固未必無過使人之多言而於古人全交之道則不能不爲吾兄責之者也幸兄致之伯升兄弟自今凡遇人之言星浮者力爲解之使其得以自全即有重失猶可更始亦君子交絕不出惡聲之厚德也

與友人

古詩云桃生露井上李樹生桃傍蟲來齧桃根李樹代桃僵樹

讀此未嘗不興感涕下也今爲之言桃李誠二本猶然相代僵
何况同根生而或有相忘嗟彼析薪不可况相尤哉前書草草
復爲此言幸兩兄念之念之外㕘餘學規各各附質區區之誠
亦具於此

書

桐鄉張履祥念芝氏著

卷四

與張佩葱

天道循環無往不復來教所稱大賢之士守先待後應運而作應有其人而祥非其倫也某自幼孤蹇迨長學不出於鄉閭加以家無傳書耳目蔽塞貧窮二十以外輒課讀力食詩書師友之道殆將已矣天牖其衷偶於近思録小學而深嗜焉因漸及於濂洛關閩諸賢之書由是自幼所習經書始克通曉一二學問之道粗知向方然自大亂以來播遷竄越歲無寧處舊業荒於悠戎精志摧於愁困顛沛横生疾疢繼作倏忽歲之再周而齒髮遂衰矣奄息至今徒以秉彝之良未甘自棄故於往哲發明指趣猶篤信而勉求之然於斯道仍若涉巨川之茫無津涯若履春氷之危靡措趾夙夜慄慄無一得以慰平生也語云末俗易高或者謬加推引執事不察遂至輕許人之分量豈不自知若祥者其質不足以當隆平之世鄉井謹愿之士也執事高明之資既絶於人而又虛懷篤志强學力行其視道岸何疑於先登但其事實有非可一蹴而至者古人所謂心意勉勉循循覼辟近裏着已又謂參也竟以魯得之或宜加之意乎

又

孟子七篇大旨在首章仁義與利之辨人只說向天下國家所以不親切反求諸已利重一分即仁義輕一分出此入彼一長一消必至之勢也學者誠欲居仁由義何可不朝夕慄慄審所用心乎即若治生一事固不可已然祇有務本節用而已天下國家之計以是一身一家之計亦以是外此即商賈技術之智儒者羞爲

又

能禪老人其生平學問不能盡知即於易道所得淺深未知如何要特狷介自守之士非康齋之倫也微生畝不足孔子見於論語想見當日孟子所爲必不滿於於陵仲子之流君子之所

爲非獨衆人不識雖同時自好之士亦不能識也鄭所南謝臯羽自是一種人品金仁山許白雲又是一種人物非特此也許平仲豈非豪傑之士乎天地間人趨向各有所歸成就各有大小至於所遇又各有幸有不幸難以一槩論古猶今也吾人讀書論世凡是已所不及揆之聖賢之道而無悖者皆師友也。固不可以一得之詣自畫亦不可以一人之嗜好自封所以從善之心要虛取善之途要廣

又

北溪先生字義一本於初學講解大爲有裨弟欲抄示小兒因未有暇謹附致左右授凌先生門下諸生錄得副本熟看他日讀書即異說不足以惑之耳

又

兒無大精神而有大勞苦日與寅老實懷私憂然亦無如之何也量力節宣勿勉其所不能而已要之今日不得已而爲此亦命也素患難行乎患難安土而樂天則無入不自得矣遇事當爲則盡心力而爲之不生去取欣厭之心古之人乘四載歷九上八年於外三過不入無非行所無事吾人日用行習看得種種皆爲已學問自當泰然應之久將忘其爲勞爲苦非兒篤志斂求不敢以已所未至相勉也

與姚攻玉

先民有言曰儒者之學本天故道曰天道德曰天德理曰天理以至惇庸則曰天命致罰則曰天討中庸所稱鳶飛戾天魚躍于淵無非是也至其日用功夫亦惟法乎天而已逝者如斯盈科後進不舍晝夜無驟進亦無暫停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曾子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死而後已以是而已故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又曰知我者其天乎非有纖毫私智可以穿鑿附會於其間亦非有一毫人力可以安排布置於其際故曰天也此儒者之學所由異於二氏者也今竊觀於來書則深歉然於前此讀書之不多與夫生質之不敏而未免有求之過急之意夫已去之歲月致悔於蹉跎天資之

穎異有不若於人凡志學之士宜無不懷此心者然皆有所不
必憂者先民遺訓功夫只在循序只在不舍曾子竟以魯得之
用心過若用力過急卽不免有正與助長之患不特妄意躐等
病隨以生其見道理必有偏枯不舉之獘且將使身心不寧易
致疾病也如日讀四書五經限以行數遍數以至年數固爲窮
理之所先必有事之大日但恐人事間之有不能取必者而況
先難後易熟則敏生非可拘拘者乎又如列以八則亦覺多端
程門之教曰敬義挾持朱子之教曰居敬窮理所學雖博而持
守無多端緒也至若敬靜一條尤不能無可商者儒者主敬而
不主靜故其效至於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釋氏主靜而不言敬

故其流至於空虛無用非有兩用之力也亦非可並致其功也
若夫經之與史雖有緩急輕重之序亦難截然分而爲二蓋經
以立其本史以驗其用理則一也宜乎並進其功人之心思本
自靈通固不可使其泛用亦不可使之滯於一隅局於一節二
節也古人課程不獨朝暮經史厭飫優游雖至詩文詞賦皆藉
爲游藝之資以涵泳其性情陶淑其耳目知思未有孤行一意
使讀書之日生趣索如也至如教課誦習似不可分爲人爲己
之心因與弟子講解而已益明因與弟子誦數而已益熟時切
檢點不敢慢忽仰爲主於敬長其所善救其過失與之遷改總
已分內事也夙興夜寐行無越思內期盡乎已外期盡乎物仰
爲時時習之而須臾不離乎道矣總之吾人立志則願希聖希
天而用功則一循下學之序有心則宜以一夫不被澤爲已憂
立身則以簞豆不受於人爲有恥其取人之善也不當遺於細
微其攻已之惡也則無間於幽顯窮通得喪一俟天命之所爲
出處語默惟視時義之所可若將終身始卒一致如是焉而已
矣

與姚四夏

易恒之辭曰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孟子則有曰原泉混混不
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吾人學問之事但能不急不怠
常久而不已則自能日進無疆矣

又

他人爲學苦其不前兄則憂其過銳而不量力他人患其一得
自安輟多於作兄則憂其一事未終又進一事二者均足爲病
根原則一而已試觀日月相推而明生寒暑相推而歲成一息
如此終古亦如此故曰自強不息也

與祝鳳師

聖賢大學之道學者以之修諸已而被諸物者昭若坦塗盡人
皆可爲之與爲之而可至況在足下有虛齋先生作之於前復
有尊先君紹之於後典刑儀式豈俟遠求惟冀及茲壯盛黽勉
刻厲闡道於早光大前人以慰九京耿耿之懷以副褒[illegible]勤勤

之願祥犬馬之齒與尊先君同又忝先後同學於山陰先生之門世好之誼謂宜篤於他人故雖久不相見朋遊往還未嘗不詢訪動履然師門微旨職重闇修苟其慕善如饑去不善如疾日用之間皇皇焉求其自慊而毋自欺則閉戶絕交正賢者之先務不在相見之數并不在筆劄之煩也

與錢叔建

承有解經之約此固素心所[illegible][illegible]終返舍適以火炎而止然義理本人心之固有熟讀而詳思之不解亦自通明故家子弟承先世之基業不若飢寒讀書自是第一事讀書可以養德可以養身可以禦外侮可以長子孫目前所見種種敗亡之轍只坐

不讀書之故今日所勸足下讀書豈猶今日攻浮文以干進取而已大指只是明大義可以修已和族承家保世以勿替其裘之業也

與施龍友

儒者功夫居敬窮理而已窮理所以致其知也知之至而後行之利敬則統乎知與行者也此義儒先言之已詳世人不能篤信儒先而好以已見參之或以先入之言為主不復肯舍其故習就其中正之矩是以至於流遁而不知返耳謹錄與西山先生語一條附覽西山得程朱之正傳者也吾人為學由程朱而溯孔孟譬由宗子而遡高曾由江河而入海也其有至有不至

則存乎其人志之立不立力之勉不勉爾○問學問思辨乃窮理功夫程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蓋窮理以此心為主必須以敬自持使心有主宰無私意邪念之紛擾然後有以為窮理之基本心既有所主宰矣又須事事物物各窮其理然後能致盡心之功欲窮理而不知持敬以養心則思慮紛紜精神昏亂於義理必無所得知持敬以養心矣而不知窮理則此心雖清明虛靜又只是個空蕩蕩底物事而無許多義理以為之主其於應事接物必不能皆當釋氏禪學正是如此故必以敬涵養而又博學審問謹思明辨以致其知則於清明虛靜之中而衆理悉備其靜則湛然寂然而為未發之中其動則泛應

曲當而為中節之和天下義理學者功夫無以加於此者自伊川發出而文公又從而闡明之中庸尊德性道問學章與大學此章皆同此意也

與曹友眉

立身之道孝弟其本也內則誠心聽從叔父之命外則遜志聆受先生之教此目前入孝出弟之實事也自茲以往遇事則必辨其邪正聽言則必審其是非而一以親君子遠小人為主總述大綱要不越是

與吳汝典

古人有言箕裘堂構足下兄弟承先世賢德之後其為箕裘堂

構祀他人子若孫尤爲不同夙夜念此紹述二字宜如何以重
如何黽勉矣不佞無似謬承令先兩叔道義之知踰於倫等向
以人事艱沮曾晤難期於足下兄弟未有分毫之補益至用歉
心茲幸蹤跡稍近而令弟於錢氏又屬至親往還殊便孤危之
中非獨足下思有倡和之樂卽不佞亦深賴朋友之助也

又

學問之事素位而行處富厚從富厚做功夫處貧賤從貧賤做
功夫方是實用其力方見有得力處否則道理終只在書冊上
也秋間稷畝日與佃戶相涉頗有所體驗否惟足下及此少壯
努力從事無大小無精粗無微顯無一可放過也不佞老而無

聞自惟幼時謂之無志亦不可徒以時起時倒不能整一故竟
不得長進也賢者其應以爲前車矣冀向兒鄉承達顛煩爲致
湖此日澹薄刻苦若向兒者已自絕少但染於彼教既深勢復
難返吾人起足第一步眞不可錯失也

又

足下近習教事自己體驗身心損益如何念自有知以來先生
日多一日誠不知於世教在所損乎在所益乎僕自省身爲此
事既三十餘年於變化作興之道猶茫然不知所措徒有技窮
力索之嘆中夜彷徨而已足下其有以起予乎

又此條出遺稿

治生一事極易虧損道義但一家俯仰之需及吉凶諸費不能
無所賴藉若竟不爲料理此身終亦站立不定何處可言人品
學問乎嘗思韓昌黎若能不爲衣食奔走雄傑之概更宜何如
此孔明元亮所以爲千古人傑也足下今日以往操心處事常
宜如疇昔凶災之日所以告誡外內之人首以坐食爲戒勸則
不賤一語無古今治亂貴賤尊卑總不能外此而別有資生之
術可以商量也

與顏孝嘉

爲學之道始於立志猶射者未發矢而志已及之志大而大志
小而小他日所成無不由是吾人須思天地生我是何如賦畀

父母生我是何如屬望爲智爲愚爲賢爲不肖去取斷然自此
分明矣此志一定便須實做工夫必求其如我所志而後已日
用之間一切外誘凡可以奪志者力屏絕之如耳之於聲目之
於色口之於味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佚之類固有不知其然
而浸淫入之者惟有猛提此志時發深省曰吾志爲何而以是
自喪乎則於學也將有欲罷不能者矣

又

吾人生於天地之間當爲可有不可無之人以一家而論一家
不可無一鄉而論一鄉不可無以至於一國天下皆然方不負
父母生吾之意今人志氣卑弱說及此際則以爲非人之所能

爲嗿入特不爲耳孔子孟子生於衰周之際爲百世之師所謂豪傑之士無文猶興也乃孔子之所以爲孔子者不過曰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孟子之所以爲孟子者亦不過曰私淑諸人人苟有興起之思而不欲以凡民自處前言往行可以私淑者何限並世之賢可以師資者無窮乘此年富力强奮然有爲何患不到聖賢地位人過三十四十去日苦多不免日暮途遠之憂習染既深又有難以自新之慮若少年未嘗入世即能從事於此譬之以璞玉爲圭璋以素絲爲文繡於成也何有楊子曰睎顔亦顔徒要在用心剛願賢者勉之

又

凡人不可以不知勞孟子曰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蓋天之於人猶父母於子父母於子欲其他日克家必須使其習勞耐苦若愛以姑息美衣甘食所求而無不得所欲而無不遂養成膏粱紈袴氣習稼穡艱難有所不知一旦與之大任必有不克負荷者矣所以勞苦種種正以爲動忍地也動心忍性所以爲大任地也吾人流離孤苦憂患之心如何不切直須從百苦中打鍊出一副智力然後此身不爲無用外可以濟天下内可以承先人詩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念此何能不中夜彷徨也昔陶士行日運百甓曰吾方致力中

原過偷優游恐不堪事劉忠宣公教子讀書兼力農曰習勤忘勞習逸忘惰吾困之正以益之也此意不可不知

又

讀書所以明理明理所以適用今人將適用看得遠了以爲致君澤民然後謂之適用此不然也即如今日在親長之前便有事親長之理處宗族之間便有處宗族之理以至親戚交朋鄉黨州里無一不然以至左右僕妾之人亦莫不然此際不容一處缺蹈處之當理與不當理正見人實際學問

又

古人云立身一敗萬事瓦裂言行巳之不可不慎也年少未嘗

涉事雖有差失長者爲之任過至於昏冠以往則有成人之道當此一舉一動名教之地分毫得罪不得若不將修巳功夫著實用力安常處順幸而保全過了一生一遇事變便破敗出來到得破敗時節便高才博學一無所濟顯名盛勢亦一無所濟誠有所謂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者可哀也巳若此皆緣平時不能好修故至於一敗而不可救也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可者不得巳而可之之意非謂小者竟可不顧也百行草草大節未有能立者故曰不可不敬也

又

自家人骨肉而外無在不爲朋友交接之際先須辨別君子小

人大都溫而厚者必君子殘而薄者必小人嚴正者必君子柔媚者必小人好學者必君子暴棄者必小人告我以過者必君子導我以愚者必小人辨之既審與君子日親與小人日遠其於學也殆庶幾矣若清濁不欲太分必也尊賢而容衆乎記曰師無當於五倫五倫不得弗親唯友亦然

又

大槩年及四十已是踰壯就衰歲月再經浪擲不堪矣事事須從緊要切近處用心力所讀書亦如此人倫闕失種種可悲但能努力補救亦猶可及若以待來年之意存於心胸卽自今以往終不能保其不再闕失也生計窮困目下亦無奇策卽教課

一事盡心力而爲之可矣謂之君子勞心可也謂之小人勞力可也豐約得喪自有定分不足計也

與姚大也

足下近頗無事得靜坐讀書否貧士學業更無別法只衣食之外不別作經營以廢時日食蔬衣補終不放開一刻自然學業過人若必待如何然後攻苦則終身不得之數矣孔源近況佳否不佞數里之隔不獲與之朝夕有孤遠來之意念之惕然極望足下與之整頓作工夫無致劇談過日則必有益於已有益於人不枉一番聚首也長益有可言者并望示知外傳單一所以諫諸友之奔走於社事者始自足下以徧致之

與顏子重

別後足下曾歸省堂上乎足下假坐令舅園中猶自得所兩弟在家無師無友悠悠廢業每一憶及輒難爲懷也令先君存日負不可一世之志賚之以沒不得見足下兄弟之長知其冥冥之中所以望足下兄弟之繼述者當不在世俗群趨衆騖之列也今日令先君之友存者惟不佞一人而復一載之間相見無幾眞可謂長負知已矣邱季心先生在里中不佞每以足下兄弟及錢日巖陸農生屬其勿以尋常往還相待以諸子與不佞通家世好日望其人品學業有過於人者也不知兩弟亦時時往見否然相見亦自不同若能努力學問質疑問難相見方有益否則雖欲不作尋常往還不可得也

又

春初入崇德見胡令表弟殊慰鄙懷胡先生雖沒可謂有子矣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使胡先生沒後并無張仲亦無以有今日也足下兄弟四人各有尊先君之一體否何人實能具體而微也僕舉子遲暮望兒子成立得繼先人眞不啻如河之清矣去冬書吾言以示之猶恐愚頑終爲伯魯之簡今寄足下觀之一以祈通家世好他日得緣此以相糾督一以使足下兄弟明發之懷切切於先尊君九京望子之心亦不異於僕之望吾子也若此則日邁月征當有不能自已者矣

與陸霞生

鎮上氣習不好邑中更甚人生長其間習聞習見無非此等那得長進要長進唯有讀書求好師友不俟年雖莽未嘗不毓毓於心是以詩書朋友不敢一日離足下年來想不讀書又所親比皆不聞有老成忠直之友作此擧動宜無足怪但此心本自靈智是非得失反而思之當自見得故曰弗思耳書之淺近易明如論語季氏旅泰山王孫賈媚奥兩處極好看

與錢子爽

吳忠節公有言人品須從小做起權宜苟且詭隨之意多則一生人品壞矣今日讀書人犯義犯刑之事一切不顧故不俟迂

見以爲凡人必能有所不爲然後有以自立不然便與鄙夫小人無所不至一類矣足下未嘗出門戶今正所謂立身之始不可不慎也有便即宜早作歸計若館地相羈則須待仲夏一歸秋間再往亦不失爲竭力耕田供爲子職之事不俟平日所謂擇不義莫若輕者也其餘更無可爲者矣

與錢子固

程子有言讀論語其中有得一二句喜者僕所得一兩句喜者開卷第一簡則曰君子務本中間則有曰君子求諸己終篇一簡則有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是以平生深信凡事有命安求分毫無益不事其本而事其末不特徒勞罔功祇足失己而已

此意并與門內弟兄叔姪共知之

與錢晦仲

一春在家屢得過足下之門與諸令叔相見但語及足下則均有不滿之色叩其故則云凡百自以爲是其在於門中則多口過而愉色婉容有所不足也退而思之足下於不佞相待可爲不失節矣何至家庭日用有失至此乎然不可不反求諸己密切內省也有則改之是所望耳大槩做先生極是有損無益蓋主人以及學子多是承順顏色而無逆耳之言故易養成矜驕自足之氣不佞檢點平生過失亦多坐此不可不痛自懲戒也

與顏子樂

吾人所苦只在虛度光陰忽焉而壯夫忽焉而衰暮一無所成大率坐此足下自今宜置一課籍凡日之所課與心之所疑以及所得臨睡則悉書之要使已有所稽人有所考方能日積月累以期有進進進不已斯可有成諺曰人生一世試思天地生我如何賦畀父母生我如何屬望豈宜虛生虛死等之鳥獸草木耶此意眞切自然欲罷不能矣

與徐仲威

自初學至聖賢只有擇善二字擇人而交擇書而讀擇言而聽擇行而從吾人終身功夫如是而已而要本於一誠足下秋間將親一事可推其餘矣

又

辱予數惓惓於義利之際具見用功近裏將來所進宜未可量大學吝嗟於末簡孟子反覆於七篇蓋不特王道霸術君子小人於此焉辨實人與禽獸所自判也吾人雞鳴動念以至解衣就枕事事體勘刻刻檢點正要此際着力不可輕易放過以自郎於匪類者此也承論十畝桑間僕之素懷非一日矣顧此亦有義有命不可必也至於後人之計則又不在此孟子云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子孫獨憂不肖耳苟爲不肖雖萬頃何益苟賢矣雖無立錐何患哉西山先生衍義曾熟看乎先生嘗言此人君爲治之門苟有用我執此以往然實則士人爲學之門也修已治人原無二道

又

養生之說自昔堯舜禹湯文武周孔思孟未聞爲之恐不敢學也程子有言夏葛而冬裘飢食而渴飲節嗜慾定心氣僕平生服膺如是而已然已有所不能何敢效山林枯槁之士遺棄人事自私有盡之形軀爲哉嘗思陳白沙楊椿樓靜坐三年困而有得不知三年之中人倫事物闕失幾許果其有得當自痛悔往不可追而後沾沾色喜持以教人是誠何心哉

又

吾人平日爲學大指專守孔門博文約禮之訓以終身而已讀書窮理博文之事也切實踐履約禮之事也願足下日用功夫篤信勿惑也孫商聲兄湖濱之秀傑也素館海溪有令望矣今以内艱吳常吳江人家宰復有延師者故欲於吾郡覔一館席以老賦稅前者曾爲足下言之而未及以此意商之施先生及尊公故特再及之語曰善人在患弗救不祥文學道義若此兄何可坐視其失所乎且人家延師得若此兄者實亦子弟之幸不專爲此兄地也凡事無大小專爲一邊必不可爲僕與施先生一輩人老矣足下樂多賢友似此少壯力學之人亦正不可少也

與某

吾人功夫只存養省察二者相爲終始無少兆無初學成德自強不息惟此而已造次顛沛必於是殀壽不貳脩身以俟俟者於此必者於此也中庸首章先存養末章又先省察蓋二者如車兩輪鳥兩翼廢一不可其克治則因有偏有失而後用之省察之總事也讀書是士人恒業故特言之其實無往而不然世之務博覽者知讀書而不知從事於此爲異學者好言未發之體而不讀書是以非無美質而衣冠之子求一言一行之幾於天理而不可得也

與某

謹言愼行無論在家在外宜無不然吾人一生唯有讀書之樂

餘無足掛懷也願足下兄弟深體此意偶思易義否之象三陽在上聖人以險德方長卽有儉德避難之文至坤之四爻則斷以括囊无咎无譽之象占示人矣蓋處坤之四有咎不可有譽尤不可至明入地中之卦則其利惟在艱難守正聖人繫彖則云晦其明也東漢諸君子以不知此義是以及於難豈非千古明鑒

與呂仁左

尚書三風十愆但以敢有二字發端蓋人身心不檢束卽將靡所不至耳足下前此爲匪人所牽此爲欲敗度其繼爲匪人所教輾轉作過此爲縱敗禮所以一旦至此皆由不自檢束其身

心而已古之聖賢猶然檢身若不及慄慄危懼若將墜於深淵者豈虛語哉豈真迂闊哉來教自後當潛心以聆教誨何幸得聞此言太甲曰旣往背師保之訓不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願足下持此心至于恒久令先君九京共日望之矣

與沈敬夫

躬耕奉親之際讀書所得當益深也富貴福澤有生之厚未必非天之所薄貧賤憂戚賦命之薄未必非天之所厚古之人從此勘入故能不失所亨也易之困卦剛德爲善義可見矣

與屠處來

令先叔一生清修素節上不負於祖宗下無慚於師友今已蓋棺論定矣其於嗣之有無不係輕重未亡人雖在久病之身豈不能久豈憂饑寒而恐恐於嗣子之終養哉今日繼嗣之義凡以爲令弟也令弟年少不知禮義之切於身禮義之大在於綱常倫理人之所以爲人者以是而已身之賢不肖家之興替天下之治亂靡不由斯情不能已故反覆言之天下事有待商量者有不待商量者茲事愚夫愚婦之所共曉天之經地之義何待再計而決其遲留不果者物欲蔽之耳理義本於良心之固有利欲生於物我之私心凡人之情始雖以欲而迷終必有時而悔與其悔之於後而已蒙父母國人之賤惡何如復之不遠而不抵於悔乎足下兄弟名門之子講宜以禮義名節自愛無

蹈薄俗之失不意一旦反出流俗之下也昨接手教問知令弟執迷不返足下又爲遂非文過之語以相欺誑疾厲之中徒增鬱鬱耳論語之書童而肄之者伯夷叔齊民到於今稱之只尊父命重天倫齊景公雖有粟不得而食只是父不父子不子今一舉而使爲父者不得篤於兄弟在已有傷於父子之親拂人道之大經廢天地之正義何以自立於覆載之閒哉至於生子爲嗣之說尤爲悖理天下豈有無父之人哉不父其父而禰其祖衛靈之所以爲無道也將誰欺欺天乎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賊仁之人傷敗彝倫滅絕天理豈在遠哉只一念自私自利不顧父子之有親是已反諸此心之良則不忍質諸祖父之心

則不樂俟諸孝子慈孫則不能不諱皆此一念之爲害也計會弟之心亦不應陷溺至此必有人私之曰如此則有名無實如此則妨進取故令弟惑之也大進取之得不得有命吾見名門右族之子輕棄義命皇皇進取其傾敗已歷見於前矣枉爲小人何利之有此大學所以咨嗟於末簡孟子所以辨論於首篇也豈竟未之思乎所稱令先叔治命亦是洞見沒身之後情事必出於此故爲此不得已之言以慰手足之情至可哀也乃反假是藉口以爲可以欺人欺已不亦愚乎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未聞捐棄仁義而爲鬼神稲饗者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聖賢垂訓開卷昭然願足下兄弟努力自愛無爲父母國人所賤所示第一劄不書期服何也第二劄書期作基足見心之存焉者寡矣

與陸孝垂

兄年來困甚其中得力如何君子無入而不自得此中意味領取不深學問之事與如補風而已

又

古稱逸民處士今民矣何從得逸處矣有媿於士其如之何哉每念仁兄婚嫁事畢教授里宅亦生人之至樂也小女因蠶務在舍日久有失侍奉之節心竊不安但此事實爲吾鄉衣食之本婦功之所特重者兩載以來見其繭絲不成必緣育飼不盡

其道故欲其就母氏再加教習使得熟諳他日不至休其蠶績以嬾婦眾損家聲則區區私願所祈不負明德者也貧家之女不期儉而儉所憂不勤耳古人有言民生在勤勤則不匱非特不匱而已勤則不驕勤則不淫勤則不多言勤則不生機智而千餘事男子婦人皆然而婦人尤甚

又

舍下田苗渰盡供賦懼有不足數口終年之望殊是無從措手五月以來承雲士見卹屢以儋石惠及目下爆火尚未爲難然何可長也猶憶辛卯八月從兄假得二金小价暮歸未及買米隣人三四已來轉貸不得不分其半以慰之恐將來景色亦同也家之歲入既虛食指則倍於昔非義既不可爲里族責望每甚貧士可爲而不可爲念此坐嘆而已惟是不敢以老貧之故皇皇貨利沒其初心日爲兢惕耳大抵患難之來唯有守正可以出險故明夷之象辭曰利艱貞蹇之象辭曰貞吉困之象辭亦曰亨貞蓋不失所亨惟在守正故本義於也卽云在險只宜守正以此意非祗一卦一爻之義也

示維恭

自古聖賢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更無別種道理成就大小存乎志力而已王妣有言孔子孟子只是孔孟兩家無父之子只爲有志向上便做到大聖大賢若是不肯好學流落無底女切切

記之吾若幸而長年照顧女日久亦女之幸然志須是自立力
須是自用教訓大指要不能有加或是力量可及多讀幾冊書
再從事兩三位先生而已若一旦不幸固是女命之窮然能依
傍此意從師受學知所好惡亦不到得墜墮王考有言人無父
訓固多流落底亦有興起底只要讀書守本分耳論語曰父在
觀其志女今日先須立志要做何等樣人中庸曰善繼人之志
善述人之事女他日長大能常念王考志事而敬守之則吾願
畢矣

又

終身不可一日離詩書師友若三十以前識力未定只宜
從師事無大小出入無遠近咨禀而行庶幾免於過失至
於朋友學問苟成必無孤立之理少年徵逐千百人中難得益
友一二

又

凡人從幼至老只有擇善一路終身由之無窮盡無休息心非
善不存言非善不出行非善不行以至書必擇而讀人必擇而
交言必擇而聽地必擇而蹈小大精粗無不由是論語曰擇其
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又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
自省也又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聖人諄復示人之意
切矣在家在外總無不與人同處之理一與同處薰炙漸濡勢
必相入所與善進於善所與不善進於不善可畏也已有不善
固當速改不可因以害人人有不善尤宜痛戒何可使其累我
成湯聖人猶然檢身若不及改過不吝顏子大賢只是不貳過
得一善服膺而弗失若乃見善不遷知過不改甚或善惡倒置
好惡拂人飾非使詐怙惡不悛灾已辱先民斯為下而已父母
愛子雖云無所不至如此等人豈願有之乎

又

忠信篤敬是一生做人根本若子弟在家庭不敬信父兄在學
堂不敬信師友欺詐敖慢習以性成望其讀書明義理向後長

初學備忘

桐鄉張履祥念芝氏著

大凡爲學先須立志志大而大志小而小有有志而不遂者矣未有無志而能成者也立志之道先須辨別何者是上等人所爲何者是下等人所爲我所願學者是何等樣人我所不屑爲者是何等樣人此志一定卻須堅確不移凡平日誦讀講習與夫目之所見耳之所聞其爲我志所願勉而求之其爲非我志所願決而去之自能向上他日長進則所志又別若知其上等而不肯學知其下等而不能去此爲無志民斯爲下而已

劉先生曰吾自幼有不甘流俗之志此念最真斯言可日省也人若甘於流俗其流而下也何所不至若一念不甘其達而上也亦何所不至

少年立志要遠大持身要謹嚴立志不高則溺於流俗持身不嚴則入於匪僻

凡立身之道與論人只是一等根本虧其餘更無可觀

學者親賢樂善是第一事少年見剛毅正直老成篤實之人能愛之敬之其人必賢若疎之遠之其人必不肖蓋所愛敬者在此則狂誕匪僻者必在所遠若疎遠者在此則狂誕匪僻者必在所親故也高忠憲公嘗言以此驗人百不失一吾嘗以此自省亦以觀人

初學投緊要是恭儉二字恭非貌爲恭以敬存心則顏色語言步趨之際節文自謹在家庭敬父兄在學舍敬師長是恭之實事儉非吝嗇瑣細日常遇小物有不敢暴殄之意凡居處飲食衣服有不敢過求之意是儉之實事以是二者馴習不舍則侈肆之念漸漸不萌久則漸漸消化心思自能向正上達之基定於此矣人之敗德喪行未有不根於侈肆者

君子存心於利物究也已未嘗不利小人肆行以害物究也適足以害已君子於物喜其成而惡其敗然已亦得成焉小人反而忌其成然已常得敗焉心之所感微矣喜怒

謹

術不可不慎凡不容於堯舜之世者在已不可爲在人亦不可與近

近代極多遊民是以風俗日惡民生日蹙離其業在四民者莫不中幾分惰遊之習而士尤甚他食終日無所用心而已群居終日言不及義而已究其爲害更甚於遊民也今宜夙作夜思求其所未知者與夫所未能者將終其身而有皇皇不及矣亦何暇博奕飲酒遊談浪走哉

稼穡之艱學者尤不可不知食者生民之原天下治亂國家廢與存亡之本也古之人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未有不知耕者

般天子之了生長民間是以聖賢之君六七作周公陳豳風
述王業之本使人主知小人之依是以有道之長無過周者
漢以孝弟力田取士故其俗猶爲近古夫能稼穡則可無求
於人可無求於人則能立廉恥知稼穡之艱則不妄求於人
不妄求於人則能興禮讓廉恥立禮讓興而人心可正世道
可隆矣古之士出則事君處則躬耕故能守難進易退之節
立光明俊偉之勳其爲政也恭儉而仁恕其立身也正直而
廉潔其居位去位也如一日其達行窮居也各有爲未有進
退失據不知重輕者也後世卿大夫貪墨無厭寡廉鮮恥士
庶人詐僞百端食嗟來之食甘嘑蹴之加只坐不能無求故

至於不畏不義不能不妄求至於不恥不仁也許魯齋有
言學者以治生爲急愚謂治生以稼穡爲先舍稼穡無可爲
治生者

程子云學者須先理會氣象氣象好時百事是當氣象者動容。
貌正顏色出辭氣之類此義今之學者全不理會單好說箇
心字不知容貌顏色辭氣何一而非心之符論語君子不重
則不威學則不固孟子根心生色成王顧命惓惓於自亂其
威儀易文言美在其中而暢於四肢發於事業有諸內必形
諸外推之六經何處不然如何可忽其忽之者以爲威儀容
貌特其外耳內外表裏豈有兩截持其志無暴其氣敬以直
內義以方外聖賢教人未嘗偏廢弗思爾已

讀書須立準課程量其力之所及而遵行之朝考夕省勿使一
日虛度人生少壯要不多時人事間之讀書之日有幾當深
思古人惜日之義劉忠宣公曰此日虛度一可惜惜日則自
不肯閑凡閒思想閒言語閒行走自少至老斷送多少歲月
往不可諫來猶可追可發深省也高忠憲公曰每至夕陽檢
點一日所爲若不切實鍛鍊身心便虛度一日流光如駛良
可驚懼薛敬軒先生亦言每上牀即思一日所爲若無疚於
心則安寢若行有不慊則輾轉反側必求所以改之古人用
心莫不如此

小學近思錄但要成誦刻期可畢若其義則雖終身由之不能
盡也學者不從二書爲門庭戶牖積漸以進學術終是偏枯
立身必無矩法

大槩經學不講其習一經者只記誦得幾許時文以應制科一
日之急其經之要旨大義茫無所知即其盡讀五經者亦不
過侈記覽爲辭章而已於身心全無所得程子所謂卻是不
曾讀也經如何得通

今日父兄之壞子弟只是計近功逐小利當其就學即欲能文
字取世資不思樹木者猶求用於十年之後爲之師者莫不
以鄙夫患失之心逢其主人譬如庸醫擔囊入門惟計藥資

之厚薄不恤病者之死生其所用藥溫凉瀉補只顧目前一刻之效而不求其病本之所在

圖學今全廢是以名物制度一概茫然古人左圖右書書只是發明圖義非圖義安從明且如易書若不看圖卦爻象之辭如何得明今人徒學空言所以無事於圖若要實做便知少不得

一念放逸而百邪並起一念戒懼而群私退聽故敬爲德之聚

今日窮一理明日窮一理不急不輟積之久久自能融會貫通渙然有得今人說爲學不實從事於窮理只是懸空想像究竟何益想像得來雖有所見終是偏枯若更執已不化爲害不淺

讀聖賢書須將聖賢之言立爲規矩準繩以吾身就而裁之果其用心行已能如是乎違則改之合則加勉方有進步處且如長者訓誨與吾有合心所明者有與吾不合心所未明者其明者吾性習所近也其未明者性習不近心有所蔽也須識記審思勉強以求至於明方有益若不合者舍置不復思其合者以爲既已知之不復存諸心平日雖用功夫只成就得自家一副見識書亦不能益吾師友亦不能益吾蓋人之性習各有偏處其偏重處則其所通者也其輕者則其所塞者也通處一路熟則塞處路路俱生學者用功能生其所熟熟其所生斯無偏蔽之患

爲學最喜是實最忌是浮記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忠信只一實字故敬曰篤敬信曰篤信行曰篤行好曰篤好無所往而不用是實也其爲人也厚而重君子之徒也本於一實其爲人也輕而薄小人之徒也本於一浮程子曰未有不誠而可以爲善者也

學問之事貴於有恒最忌輕躁人卽昏惰豈無一時奮發之意但此意思不能久長旋已忘却終是無益雖是資性過人進銳退速同歸於廢而已易恒之辭曰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日月四時無速運亦無停息只是一晝了一夜一寒了一暑一日如是一歲亦如是以至古今亦如是是以化育盛而歲功成富有日新有不期其然而然者吾人日進無疆之益正宜如此

學問不能長進只坐不致於一之故日用工夫旣向此旋又向彼方事此尋復事彼一起一倒那得有益若併疊心力專於一路自能月異而歲不同易謂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損彼則益此天下事何者不然

天地間只一箇消長道理一身之中善長而惡消則爲君子惡長而善消則爲小人一家之中善長而惡消則至於有餘慶惡長而善消則至於有餘殃推之國之興亡世之治亂莫不

皆然然消長分數於此進一分則於彼退一分譬則水車一
般終無停止之勢是以古人有云勿以善小而不爲勿以惡
小而爲之終身守此兢兢也今人於所不宜爲者輒曰何妨
於所宜爲者輒曰何必以此二言長無限過惡涓涓之流至
於懷襄不可不戒也

學問之道惟虛受最有益譬之一器虛則凡物皆能入之若先
置一物於中更何物能入易咸卦之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
以虛受人山至高也澤至卑也以至高者乃處至卑之下可
謂虛矣虛故能受也若山下有澤則爲損矣舜大聖人也而
曰舍己從人顏淵大賢人也而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

寡有若無實若虛而況我人本庸愚之流乎然非誠有歉然
不足之心惟恐人之告之有所不盡終亦不能相入若有一
毫自足自是之見存於胸中則聲音笑貌之際已有不能隱
者矣此亦孟子所謂距人於千里之外者也最是學者大患

説命曰惟學遜志未有不遜於志而能長益者也醫家亦以
中滿爲難治之疾蓋膏粱藥石俱不能進則死亡無日矣

學問之益須是月異而歲不同若今日是此人明日仍是此人
今年是此人來年仍是此人如何得長進豈特不得長進而
已不日進則日退無中止之理日知所無月無忘所能斯有
日新之益

程子云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
少則足以涵養德性而熏陶氣質吾人平日亦有然也接詩
書師友之時多親米鹽妻子之時少則德性氣質自是不同

一日不學身心不知安頓何處

凡與一人相接不有益卽有損不可不愼大約三種人宜近然
不可不擇賢士可以養德明醫可以養身良農可以養生若
比匪人則喪德異端術士進則喪身嬉遊無業之人處則喪
生可謂寒心也

先儒有云攻人實過者最難能受人實攻者尤難吾不能自愛
其身至於有過而此人者不忍吾之有過而以相告是其愛

我過於我之自愛也身者父母之遺體辱其身是辱親也人
不忍我之有過而以相告是其愛我又愛及於我之親也而
敢不敬聽乎然又非知之難改之爲難亦有一種人面從而
中不然亦有一種人善屈服承受而後來仍只如是尤爲無
望正夫子所謂吾末如之何也人而至此亦可哀已

大凡姑息之愛言多順耳德義之愛言多逆耳故曰苦言藥也
惟人亦然嚴正者益我德者也狎暱者長我慝者也於此自
審思過半矣

隨俗習非最可畏以其既失而罔覺也此則父兄師友俱有不
足恃之時蓋父兄師友亦有賢不肖之相去也惟有自顧本

心裁之聖賢之遺訓善則遷過則改又不可從衆也栢舟之詩母也天只不諒人只豈不以爲愛其子而不知愛之適以害之出其東門有女如雲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殷其盈矣此際孰知淫亂之非而女曰雞鳴縞衣茹藘仍不以俗遷也人顧自立何如耳

不能反躬是學者第一病修己不切實由於此與人多齟齬亦由於此記曰不能反躬天理滅矣滅天理必窮人欲民斯爲下而已

做人總從幼起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爲賊三語自是相因幼不孫弟决是長而無述長而無述决是老而

不死是爲賊有負其初心收於末路者矣中道悔過者幾人諸君慎之切勿起脚便蹈第一句也

學者一念之發即須分別仁義與利自古忠臣孝子義夫貞婦悌弟信友皆自仁義之心爲之而其所謂亂臣賊子之類皆自利之心爲之

大學誠意章好惡二字聖人有之愚夫愚婦亦有之所爭只在此念之實與不實耳聖人惟實是以大廷廣衆是此人暗室屋漏亦是此人其極至於格廟頑動天地無非是也衆人惟不實是以大廷廣衆是一人暗室屋漏又是一人青天白日是一人夙夜縮衆又是一人其極至於爲鬼爲蜮違禽獸不遠亦無非是也是以一念之微不可不謹

易曰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凡爲父兄師長莫不欲子弟賢且智然而家教不齊今之父兄或多不以義方愛其子弟者矣學術不一今之師長亦多不以正道養其從士者矣不知古人之所是惡知在己之所非前言往行古人之先得我心者也初學之日天性未失日閱古人之言日見古人之行栽培滋養習與性成久之自能長進小學一書以嘉言善行終篇蓋此意也

人未有讀時文而能長進者也質美者不失一鄉之原人然非時文之益至其凡下日流卑汙而已蓋所以陷溺其心者然

也

朱子與長子書從師就學之道極爲詳盡而終篇要之以勤謹二字蓋勤則進業謹則寡失守此二字以之終身養德以此養身亦以此矣惰者勤之反肆者謹之反人無限過惡無限傾覆未有不從此二字來

嘗將賢於我者自比則於己常見不足而學日進志益謙此上達之機也若以不及我者自安則於己但見有餘而志日損心日放矣不流於汙下不止也夫上下相去豈有極哉惡如桀紂在他人觀之如此桀紂之心猶未以爲惡也予於戊子之歲適有所感作上達吟曰一從絕頂望雲霄一覽窮巖映

寂寥今日相看何甚遠不知分手在山腰諸君正在山腰時節起脚一步便分上下可畏也噫草木猶知向上而况人乎

輕絕小人人知難免於得禍不知親近小人其得禍尤速而重不可不戒也遠小人即不免於禍變自外至近小人而取禍告自巳作自外至者可任之天自巳作者誰任其咎

人不能有賢而無不肖事不能有順而無逆能與賢人處不能與不肖人處能處順理之事不能處逆理之事只緣自家學問不足天下無皆非之理行有不得反求諸巳古之聖賢以此存心以此克巳所以能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今日未接人事其所與處要亦不多幾人在家則父兄宗族出外則師友

而巳然自此處得安穩將來入世巳大段見得安穩自此不安穩將來處處乖張亦見於此

狎侮二字最可痛恨今年少人只爭甚與不甚要無不狎侮者在家庭不敬遜父兄在書堂不嚴憚師友此謂不孝弟之實孝經云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

輕浮二字是子弟百惡之根浮又是輕之本輕言輕動總由於浮不恒其德亦由於浮唯主忠信可以治之

風邪之中人也適然而入於肌膚腠理之間留而不去傳入經絡以至臟腑及其殺也周身皆病輕者虧損血氣變易形體重則死亡習氣之中人也亦然

放僻邪侈放爲首驕奢淫佚驕爲首克伐怨欲克爲首人心驕縱總由好勝不肯屈下一念爲之根將來勢便無所不至所以君子修身只有敬謹

人只爲貨色名勢四字敗盡一生秉彝之良人孰無之但是四者之中有一纏縛此身便不得向上推其極不至於禽獸不止須是斬截得盡方得身心浩然若只去泰去甚終不濟事所以學者於公私義利之際不可不蚤辨也

讀聖賢書不篤信聖賢而邪說是信何以異於不愛其親而愛他人不敬其親而敬他人乎以是爲聰明才智吾不識也

凡人有善善日長有惡惡亦日長古人有言曰樹德莫如滋去

疾莫如盡蓋以此也今日幼年有何大惡如不敬父兄不信師友不知慕善不耻作非之類此是自暴自棄之根他日流於非僻甘於下愚未有不由此也譬如種是五穀必有秀實之望種是稂莠必有害苗之憂秉彝之良人所自有然者反觀爲善爲不善可以自知也自巳不知長者未有不告之告之而不從則亦莫如之何矣

人不幸幼孤種種艱苦種種陵侮靡不身受古人孤兒行一詩不堪展讀也但從此能自奮發後來得力多在此日若是志氣不立因無教訓之人遂自甘於淪落與雖有旁人教訓而不肯聽受去善從惡忝辱所生亦多在此日

家猶身也元氣盡則死亦猶國也元氣盡則亡故善養身者養一身之元氣善治國者培一國之元氣

窮達壽殀天也智愚賢不肖人也在天者不可強在人者有可爲君子爲其所能爲小人求其所難強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古今人以不知命之故枉爲小人者衆矣游氏曰居易未必常得窮通皆好行險未必常失窮通皆醜好醜一成怨讐不能毁孝子慈孫不能改於已取之而已矣

學規

桐鄉張履祥念芝氏著

澉湖塾約

初學即省昨日所業與今日所當爲旦而起

衣冠讀經義一二條先將正文熟誦精思從容詳味俟有所見然後及於傳註然後及於諸說洗心靜氣以求其解毋執已見以違古訓毋傍舊說以昧新知乘此虛明長養義理

午膳後敷述所看經義以質問論說踰時總期有當身心勿宜雜及

日間言語行事仰準於經義而出之其有不合必思所以習心隱慝種種自形力使其去旦晝梏亡庶乎免矣若人事羣接則讀史書一二種則已無餘力非徒聞見之資要亦擇善之術

日暮檢點一日所課有闕則補有疑則記有過則自訟不寐焚膏繼晷夫豈徒然對此艮宜深省也有五條日有定程

問難之益彼此共之有疑則問無憚其煩不止書中義理爲然僕雖寡知昔聞於師敢不發盡其不知者正可互相稽論以求其明勿以遲暮惆惆而棄之也

精神散漫方寸憧憧學者通患惟主敬可以攝之古人爲學之方多主靜坐近見人靜坐便欲厭棄事物故不立爲程約若能凝然收斂涵養本原則此功自不可少若勞擾之餘初欲習靜則鈔録寫做亦一道也先儒云便是執事敬

古人詩歌遊詠寄託前喆不廢特畏溺情喪志耳餘力涉之亦興觀之助也文字雖非急務間一作之以徵所得（有三條無定程隨時從事）

爲學先須立大規模萬物皆備於吾天地間事孰非分內事不學安得理明而義精旣負七尺亦負父兄愧怍如何

功夫須是綿密日積月累久自有益毋急躁無間斷急躁間斷病實相因尤忌等待眼前一刻卽百年中一刻日月如流志業不立率坐等待之故

修德行道盡其在我窮通得喪俟其自天營營一生枉爲小人者何限流俗坑塹陷溺實深探湯履虎未足爲喩也

禍亂之作傾覆相尋然聖賢豪傑恆以興起險難在前厞有不知從而動忍者幾人在於少年益宜憂患存心無忘修省之實

近代學者廢棄實事崇長虛浮人倫庶物未嘗經心是以高者空言無用卑者淪胥以亡今宜痛懲專務本實一遵大學條目（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以往八條）以爲法程釋義曰熟者熟也誦之熟講之熟思之熟行之熟願與子勉之矣（右五條通言大指）

東莊約語

儒者之學修身爲本罔間窮通治己功夫寧分老少祇求無忝所生不負師友在覆載中有殊庶物而已延平先生曰學明道修己俟時不可一日忘於心此其準的也

尺蠖屈以求信龍蛇蟄以存身物無大小理固皆然古人言學藏先於修遊後於息未有終日馳騁其耳目知思而能爲益身心者也盛年百務未歷履道坦如尤以收斂翕聚爲固基植本之計夙興夕惕時哉弗可失也讀書所期明體適用近代學者徒事空言宜乎呫嗶沒齒反已茫然全無可述也日用從事一遵胡安定經義治事以爲之則庶少壯歲月不貽枉廢之歎

米鹽妻子庶事應酬道心處之無非道者苟使縈懷豪傑志氣不難因之損盡是以出就燕閒聽睹不雜心力易專養德養身二益均有

古人澹泊明志奢眾之習克治宜先長白山虀粥可取法也今卽未能尚師其意日以蔬食爲主間佐魚肉然總弗得兼味

學問之道固尚從容然一任悠游難睎自得舉其通病不出五閑（閑思慮閑言語閑出入閑涉獵及接閑人與閑事）果能必有事焉其諸惰慢非唯不敢亦不暇矣（事終日勞擾實無一事當做總是閑）

訓子語上

桐鄉張履祥念芝氏著

祖宗傳貽積善二字

洪武御制江南風土薄只願子孫賢此賜義門鄭氏語也子孫何以賢惟尊禮師傅以修身繼述祖宗以啟後是大節目吾家數世以來未嘗顯盛祇有積善二字家門守之鄉里亦信之此風可長不可失也

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又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人之為善只是理所當為其不為不善亦由此心之良不敢自喪以淪人禽獸非欲邀

福慶於天也然論常理吉凶禍福恒亦由之積之之勢誠不可不畏也涓涓之流積為江河星星之灼燎於原野其始至微其終至鉅父子兄弟心術念慮之微夫妻子母幽室牆陰之際勿謂不足動天地感鬼神也天地鬼神不在乎他在吾身心而已善則和氣應不善則乖氣應輕重遲速等於桴鼓人自弗覺耳古稱明德馨聞穢德腥聞總非朝夕之故是在辨之於早

唐虞教人以五典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朋友有信成周教人以六行曰孝友睦婣任卹人之善道備矣至明洪武間所須鄉約六言曰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為則又賢愚共曉若能恪遵此訓即知為善之路孔子所謂正鵠孟子所謂安宅正路無踰是

書曰惟民生厚因物有遷槃觀世運厚則治薄則亂其在於家祖宗以厚德啟其後見則寖昌寖熾子孫削薄其德喪敗隨及古今不易之道也蓋土薄則易崩器薄則易壞酒醴厚則能久藏布帛厚則堪久服存心厚薄固壽夭禍福之分也雖然有本有末厚於本靡有不厚本之薄靡有不薄不親其親不長其長而謂於他人厚者未之聞也中庸言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厚之與否要當察於用心之際

凡做人須有寬和之氣處家不論貧富亦須有寬和之氣此是陽春景象百物由以生長所謂天地之盛德氣也若一向刻急煩細雖所執未為不是不免秋殺氣象百物隨以凋殞感召之理有然天道人事常相依也　刻急煩細與整齊嚴肅不同整齊嚴肅是就綱紀名分而言凡尊卑大小親疏內外截然不可假易是也正如四時寒暑節序各殊而元氣未嘗不流行於其間也

做人最忌是陰惡處心尚陰刻作事多陰謀未有不殃及子者語云有陰德者必有陽報德有吉有凶吉報不常希望於天凶報可不懼乎先人有言存心常畏天知吾於斯語夙夜

念之

子孫固守農士家風

子孫只守農士家風求爲可繼惟此而已切不可流入倡優下
賤及市井罡棍衙役里胥一路

人須有恒業無恒業之人始於喪其本心終至喪其身然擇術
不可不愼除耕讀二字無一可爲者商賈近利易壞心術工
技役於人近賤醫卜之類又下工商一等下此益賤更無可
言者矣然耕與讀又不可偏廢讀而廢耕饑寒交至耕而廢
讀禮義遂亡又不可慮有其名而無其實耕焉而田疇就蕪
讀焉而詩書義塞故家子弟坐此通病以至喪亡隨之古人

耕心口力耕學心口力學天之生人俱有心思智慮俱有耳
目手足苟能盡力從事何患恒心或失而世業弗永乎

窮通壽夭盛衰絕續命也做好人可以長久不替常言耕讀俱
好學好便好創守俱難知難不難若要做好人只尊禮師傅
親近賢人是第一事

士爲四民之首從師受學便有上達之路非謂富貴也富貴貧
賤一時之遇豐約通塞定命不可爲若賢士君子則人人可
爲讀聖賢書愚者因之以智不肖因之以賢學之既成上[illegible]
可傳之業出有可見之功天爵之貴無踰於此所以人自愛
其身惟有讀書愛其子弟惟有教之讀書人徒見近代遊庠
序者至於飢寒衣冠之子多有敗行遂以歸咎讀書不知世
俗之習攻浮文以希進取未嘗知有聖賢之書是以失意斯
濫得志斯溢爲里俗羞稱爾安可因噎而廢食乎試思一家
既不讀書則不知禮義一傳再傳蚩蚩蠢蠢有親不知事有
身不知修有子不知教愚者安於冥頑慧者習爲黠詐術是
以往雖違禽獸不遠弗恥也一世廢學不知幾世方能復之
足爲寒心然則詩書之業何可不竭力世守哉

聖賢所言之理無非天之理聖賢之言卽天之言也侮聖人之
言則逆天理逆天理則有天殃自古及今無有不然子孫卽
不能通經學古四書小學不可不通曉卽不能通四書不可

不將小學熟讀詳解佩服終身果能篤信此書而服行之雖
爲農夫足有君子之行矣

子弟七八歲無論敏鈍俱宜就塾讀書使粗知義理至十五六
然後觀其質之所近與其志尚爲農爲士始分其業則自幼
不習閒游入於非僻易以爲善雖肄詩書不可不令知稼穡
之事雖耒耜不可不令知詩書之義

近世以耕爲恥只緣制科文藝取士故競趨浮末遂至恥非所
恥耳若漢世孝弟力田爲科人卽以爲榮矣實論之耕則無
游惰之患無飢寒之憂無外慕失足之虞無驕侈黠詐之習
思無越畔土物愛厥心臧保世承家之本也但因而廢學一

任雖頑則不可耳
文武不無二道古者農人爲卒伍公卿爲將帥兵亦儒者當知安可不學但目前所見人家子弟纔習兵矢便有犯上作亂之事戾傲施於父兄恣睢行於同列小則敗行危身大則流爲盜賊又似武事決不可學何也由其始初未嘗教以孝悌忠信使知禮義而所訓習之人率皆嚚悍無賴故其血氣心知之險導其端而逆發如決潰隄泛濫四出也須着子弟年三十左右德性馴良學粗有得志趣遠大才足幹濟者乃延篤學名儒本其平日所肄經史大綱益加詳究若朝廷邦國禮樂刑政天文律數屯田水利邊方險要之類事事講求則

兵法亦是一種學問或能負笈遠遊博學無方固皆分內當爲不可自限然此等子弟自是不易得非可一槩論也若方幼少啟以搏擊戰鬬使不仁之機先動於氣志而得善其終者寡矣

盜賊倡優人奴之類辱家門蹈刑戮父不欲以爲子祖不欲以爲孫兄弟族人不欲其爲兄弟族人世所知也若夫不孝敬於父兄不率從於師長不顧是非不畏刑憲豪橫無恥與游惰無業市儈徒隸之類其流實有甚於盜賊種種者與奴紀之豈云過乎

立身四要曰愛曰敬曰勤曰儉

立愛自親始愛身愛之本也立敬自長始敬身敬之本也以愛敬存心而入於邪慝者希矣

人有此生當思不虛此生之意在門內勉任門內之事在宗族勉任宗族之事不可軋起較量推卸之私心充較量一念勢必一錢尺帛兄弟叔姪不相通充推卸一念必至父母養生送死有不顧門內如此況宗族乎卽父母不若無此子卽祖宗不若少此子孫又況其餘安有一步推得去人家譬如屋室也有棟梁然後有椽簷榱檻然後有墻壁門戶大小長短各效其能以爲用便可成室若各各自私毋論不足成室究竟一無所用而已抑思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而仁爲已

任者獨非人乎乃不求爲柱石棟梁甘自棄爲溝中之斷哀已

人不可孤立孤立則危殷紂以天子之尊至於獨夫而亡況其下乎一家之親而外在宗族當不失宗族之心在親戚當不失親戚之心以至鄉黨朋友亦如之以至朝廷邦國亦如之欲得其心非他忠信以存心敬愼以行已平恕以接物而已人情不遠一人可處則人人可處獨病在已有所不盡耳賢者與之不賢者去之何傷久而不賢者終將服之匪人惡之正人棄之殆已究則匪人亦將離之是以君子不求人求已不責人責已

作家以勤儉爲主做人以孝友睦婣任卹爲主

凡讀史傳至世德之門孝義之里或鄉閭所稱或朝廷所表未嘗不甚慕之謂子孫何幸得生其家乃終不知反求諸身也非惑乎夫彼非有異道也父子篤兄弟和尊卑得其序內外大小得其常而已吾猶是父子猶是兄弟猶是尊卑大小內外不能如彼何也得非身之不修彼懷仁義而愛敬敦讓以化之我則懷利而傲慢貪戾以敗之與美惡之習始於一人二人其流必及數世誠之所感不言而喻故意嚮不可不端立身不可不正源遠者流長根深者實遂前人植基職惟修德後人踵武庶其式穀哉

古者選士於鄉以鄉黨耳目至近至衆其爲賢不肖如鑑之照物不可掩也蓋一人之愛憎喜怒則莫不私衆人之是非好惡則莫不公吾人立身欲考在巳之得失借鏡於鄉黨其觀人取友采聽之鄉黨可以鮮失要以善者好不善者惡爲準

處人倫事物之閒有順有逆卽不能無德怨曾子曰出乎爾者反乎爾詩曰投之以桃報之以李蓋言施報也然微有不同自處之道有樹德無樹怨固然也人情則不可知處之之道我有德於人無大小不可不忘人有德於我雖小不可忘也若夫怨出於巳當反巳而與人平之其自人施於我則當權其輕重大小輕且小者可忘忘之重而大者報之爲直不能報爲恥要之作事當慎謀其始德不可輕受於人怨須有消遠之道施德當體上天栽者培之之心處人則念怨不在大期於傷心之義

有田畝便當盡力開墾有子孫便當盡力教誨田疇不墾寧免饑寒子孫不教能無敗亡疏溝導泉以備旱潦蓄糞完器以乘時令治田疇之急務也擇業授事以戒惰游延師肄經以遠匪慝教子孫之急務也人生無一事可不盡力此其大者

男子服用固宜儉素婦人先戒華侈婦人衹宜勤紡織供饋食簪珥衣裳簡質而已若金珠綺繡求其所無慢藏誨盜冶容誨淫一事兩害莫過於此況婦德無極閑家之道當以爲先

稚子侈心益當豫戒

凡人用度不足率因心侈心侈則非分以入放非分以出貧固不足富亦不足若計口以給衣食量入以準日用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富貴不忘貧賤所需自有分限不俟求多也若能於膳養之餘節省繁冗用廣祭產與置贍族公田非惟可以上慰祖宗之心卽下及子孫得以永久不替理甚易明世之亟於自私緩於公義侈於奉巳嗇於親親者吾每見其立覆矣

予平生居家非祭祀不割牲非客至不設肉然蔬食爲多惟農人工人不免以酒肉餉雖佳辰令節未嘗觴酒豆肉無故夫

婦同之也幼少之日寒一帛暑一絹非敝盡不更製壬午以後則布衣布裳終焉而已固緣貧窮孤蹇情事莫伸然而亦由壯歲經凶經亂見飢狄者父子兄弟不能保罹兵者或己村落爲邱墟同茲覆載之人孰非盡人之子一念及之惻惻於懷慄慄於膺幸茲布衣蔬食以延先祀於分過矣於賜厚矣孜萌侈心後人雖遇太平處豐樂願勿忘此意也

居家四要曰親親曰尊賢曰敦本曰尚實

三綱五常禮之大體百世不能變易古謂之道後世謂之名教命之自天率之自性人人具有人人當爲全之則人失之則入於異類不可不敬求其義不可不力行其事君子脩之吉

脩此也小人悖之凶悖此也

父子兄弟夫婦人倫之大一家之中惟此三親而已不可稍有乖張父子尤其本也一處乖張卽處處乖張安有缺於此而全於彼者自古人倫之變禍敗所貽常及數世無或免者天道然也

一族之人有賢有不肖正如一體之中有心志耳目卽有足趾爪髮在賢者當體祖宗均愛之心曲加扶持保護不使一人至於失所毋論富貴貧賤無不如之孟子所謂親愛之而已矣若專已自私不相顧恤有傷一體之誼是爲得罪祖宗不孝孰大焉葛藟猶能庇其本根可以人而不如草木乎　或疑貧賤易至失所富貴何待扶持保護不知富貴之失所蓋有甚於貧賤者教其不知而正其過失所以安全之也予見自好者每因族人富貴卽與之疎其富貴者亦不知其可愛疎遠族人以蹈危亡故及此

宗族親戚之人或賢或否此由天定無可取捨賢者自當愛而敬之否者無失其親而已至於師友一入家門子弟志尚因之以變術業因之以成賢則數世賴之否亦害匪朝夕不可謂非家之所由存亡也擇之又擇愼之又愼夫豈不宜而可隨人上下乎

人無論貴賤總不可不知人知人則能親賢遠不肖而身安家

可保不知人則賢否倒置親疎乖反而身危家敗不易之理也然知人實難親之疎之亦殊不易賢者易疎而難親不肖者易親而難疎賢者宜親驟親或反見疑不肖者宜疎因疎或至取怨所以辨之宜早畧舉其要約有數端賢者必剛直不肖者必柔佞賢者必平正不肖者必偏僻賢者必虛公不肖者必私繫賢者必謙恭不肖者必驕慢賢者必敬愼不肖者必恣肆賢者必讓不肖者必爭賢者必開誠不肖者必險詐賢者必特立不肖者必附和賢者必持重不肖者必輕佻賢者必樂成不肖者必喜敗賢者必韜晦不肖者必表襮賢者必寬厚慈良不肖者必苛刻殘忍賢者嗜慾必淡不肖者

勢利必熱賢者持身必嚴不肖者律人必甚賢者必從容有常不肖者必急猝更變賢者必見其遠大不肖者必見其近小賢者必厚其所親不肖者必薄其所親賢者必行乎於己不肖者必言過其實賢者必後己先人不肖者必先己後人賢者必見善如不及樂道人善不肖者必妒賢嫉能好稱人惡賢者必不虐無告不畏强禦不肖者必柔則茹之剛則吐之若此等類正如白黑冰炭昭然不同舉之不盡總不外公私義利而已世謂知人之明不可學予謂雖不能學實則不可不學也中庸言知人不可以不脩身而脩身又不可不知人二者相因得則均得失則均失人苟能爲知人之學庶其無殆矣乎

古人爲家惟尚禮義今人爲家惟尚貨財不知貨財多寡有無自有定分非人所能爲也論語富不可求大學悖入悖出孟子爲富不仁言之非不甚明人自不信耳凡物得之難失之亦難不義得之即不義失之眞若影響也農人終歲勤動豐年所得已無幾何無田者以半輸租有田者供賦役去三之一衣食之計不免稱貸典質之苦故曰稼穡艱難也然養生送死思無越畔世世恒於斯仕宦而入厚祿商賈而擁豐貲非但子孫再世將不可問身命之不保者衆矣子孫苟能視貨財輕則自能視禮義重思賢以非有而取同於禦與穿窬嗚呼幾見殺越人於貨穿窬之盜得長保所有以沒齒乎

事無大小必有成法循之爲力既易終爲無敝違之爲力雖勞終必失之是以不可不學也然欲務學必先求師讀書必以老農詩書必於宿儒下至巫醫百工各有所傳所受况爲人之道而可無所受教乎予幼少不學顛沛屢經以至居喪弗能如禮葬埋不知盡道苟且徇俗痛悔終身已無可及他無論已周子曰師道立則善人多自古國不崇學家不隆師亂亡之徵莫過此矣

古者易子而教後世負笈從師近代延師教子世變雖殊要無不教其子者天子之子特重師傅之選爲國家根本在是也下自公卿大夫以逮士庶顯晦貧富不同其爲身家根本一而已雖有美質不教胡成即使至愚父母之心安可不盡中等之人得教則從而上失教則流而下子孫賢子以及子孫以及孫子孫不肖傾覆立見可畏已近日師道不立爲子孫計者孰知尊師重傳之道甚之生子不復延師盡思爲人父母將以田宅金錢遺子之爲愛其子乎抑以德義遺子之爲愛其子乎不肖之子遺以田宅轉眄屬之他人遺以多金適資喪身之具孰若遺以德義之可以永世不替夫賢師世不嘗少求則得之存乎誠敬而已司馬溫公雖謂積陰德於冥冥之中然何若求賢師教之於昭昭之際乎古稱民生於三

事之如一世人但知不可生而無父豈知尤不可生而無師
乎
子弟三十以前心志血氣未有所定雖貧且賤不可輒離師學
賢智者可使義理日進愚不肖者可使非慝日遠全身保世
無出於此師必擇其剛毅正直老成有德業者事之終身
自天子至於庶人各有職分當爲之事早作夜思不離職分之
內爲君便是聖明爲臣便是忠良士則爲良士民則爲良民
自幼至老爲子弟有子弟之職分爲父兄有父兄之職分世
無無職分之人人無無職分之日求盡其職分自不容不朝
夕乾惕古人不敢怠荒日有孳孳不知年數之不足凡以此
耳人不安分正如魚脫於水不免死亡及之程子亟稱要不
閑守本分之言其示人切矣
大凡人之心想多只向好底一邊希望至於老死不已貧想富
賤想貴勞想逸苦想樂轉轉憧憧無所紀極且思天下豈有
人人富貴逸樂之理亦豈有在我盡受富貴逸樂在人盡受
貧賤勞苦之理妄想如此是以分內全不思省宜其禍患踵
來不意也天地間人各有分內當脩之業當脩而不脩缺失
不知幾何念及分內所缺所失自不得不憂自不得不懼有
憂知懼尚何敢肆意恣行以取禍敗故曰君子安而不忘危
治而不忘亂存而不忘亡也此心自幼至老何可一日不慄

慄栫之乎
人生飢渴不能無飲食寒暑不能無衣裳以及冠昏喪祭歲時
伏臘餽問慶弔俱不能無資於貨財然其源不可不清其流
不可不治源則問其所自來義乎不義乎流則問其所自往
稱乎抑過與不及乎果其取之天地成之筋力如君子之勞
心祿入是也小人之勞力稼穡桑麻畜牧是也下此則百工
執藝之類又下則商賈負擔之類皆義外之是非義也果其
量入爲出權輕重審緩急先後宜豐不儉宜寡不多斯爲稱
否則非當用而不用卽不當用而用矣世人不治其流求其
源淸固不可得其源不淸欲其流治亦不可得也以是二患
成其百惡明有視聽幽有鬼神君子贏得爲義不言利而利
存小人贏得爲利利未得而害伏愚哉
一方有一方之物產天地生此以養人在人爲財貨但能反求
諸已竭力從事不閉塞其利源養生送死可以無憾何事妄
求以爲心害哉
天地間人各一心心有萬殊何能疑貳不生始終若一所仗忠
信而已以忠信爲心出言行事內不欺已外不欺人久而家
庭信之鄉國漸信之甚至蠻貊且敬服之由其平生之積然
也故曰誠能動鬼神若懷欺挾詐言不由中行無專一欺一
二人將至人人疑之一二事不實事事以爲不實凡所接對

莫不猜防怨惡將何以自立於天地之間每見年少之日自謂智能雖在父子兄弟間說不從實舉動詭秘見惡親長取賤鄉鄰雖至老死後人猶引以爲戒哀哉

子孫於祖父奉養之日多少不可期甚乃有一日不逮養者吳天罔極惟追遠一事得以終身行之不祇終其身而已子孫服未盡猶得以盡其心也若祠墓之祭則又不可以世計故禮以祭爲重古人之所以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凡門中小大男女不可不知此義

墓祭飲餕以子弟之師爲賓姓族一人爲客務盡誠敬之道使子孫觀法永爲可繼若姓黨或因道遠不能邀致猶當饋以祭肉勿令漸成遺忘師則別燕爲宜但族人長少不得咸在故欲於祭之日以禮相示若有祠堂則於祠祭之日行之

報本之義豺獺皆知而况於人籩豆之實牲殺粢醴之將自古未有與飲食之者也孝子孝孫盡心以格祖考庶幾饗之而已誠敬之不至尚何祭祀之有是不知其本始者也本始之不知猶云有子孫乎

親友慶弔稱情量力以誠爲主不以文爲先世俗浮奢非禮之禮不足循也稱情者親親則有殺尊賢則有等厚其所宜薄薄其所宜厚逆情倒施小人之道也量力則稱家之有無富而恡財非禮也貧而求備亦非禮也

訓子語上終

訓子語下

桐鄉張履祥念芝氏著

正倫理

禮本諸天地莫大於名分之際尊卑上下名分所以定也名分一亂未有不亡家國一也其端多始於嫡庶主僕之際小加大淫破義禍亂隨之以至於夫妻父子兄弟爰及宗族釁隙阸成蕭墻禍稔縱不滅絕無後鮮不斁世崩離記曰壞國喪家亡人必先棄其禮古今一轍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爲其有綱常倫理也若廢綱常敗倫理與禽獸無異即使人不及誅天必誅之故亂臣賊子內亂蕭墻之變與夫挾持左道毁蔑聖賢未有不殺身僇口洿宮瀦室滅門殄類者蓋禽獸之道固然也自天子至於庶人一而已大學教人以修身爲本夫豈迂哉

家之六順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倡婦隨如是則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反是爲逆順則興逆則廢必然之理人人言作家而不知務此惑甚矣

父慈以善教爲大子孝以承志爲大姑全不慈之大自賢不孝之大

有子不教不獨在已薄其後嗣兼使他人之女配非其人終身受苦有女失教不特自貽他日之憂亦使他人之子娶非其

偶累及家門詩云恩斯勤斯育子之閔斯凡爲父母莫不如
是故劬勞也壻之與婦夫非盡人之子與坐令失所夫何忍
人子事親多方只生事盡力死事盡思二語蔽之總以愛身爲
本則能脩其身修其身然後可以承先可以啟後哀哀父母
生我劬瘁所望於子者豈有他哉身之不惜尚何孝之可言
兄弟手足之義人人所聞其實未嘗身體力求故泛泛然若萍
之偶合也紛紛然若鳥獸之各散也盍思手足二體持必均
持行必均行適必皆適痛必皆痛偏廢必弗寧駢枝必兩礙
不言而喻無所期而然是以爲分形連氣也方其幼時無不
相好及其長也漸至乖離古人謂孝衰於妻子孝衰悌因以

俱衰人能長保幼時之心勿令外人得以傷吾肢體庶可永
好矣世人嘗言一人不能獨好意將歸惡兄弟也即此一言
不好情形盡見果然一人獨好同父母之人安有不好之理
予
古人有言難得者兄弟易得者財產人家每因財產傷敗彝倫
疎薄骨肉子孫當學克讓永保家世勉思此言
古者父母在不有私財蓋私財有無所繫孝弟之道不小無則
不欺於親不欺於兄弟大段已是和順若是好貨財私妻子
便將不顧父母而況兄弟不孝不弟每從此始近世人子多
有父母在而蓄私財及父母在而結私債均是不肖所爲甚

或父母以偏私之心陰厚以財與不恤其苦敵其手足之釁
爲害尤甚
骨肉構難同室操戈天必兩棄從無獨全之理蓋天之生物使
之一本本立則道生根傷則枝槁未有根本既傷而枝葉如
故者其有或全必其弱弗克競而深受傷虐者也
典禮兄弟無子以兄弟之子爲嗣所以繼絕世篤親親也世俗
利於貲產不顧天倫因之富則爭而貧則避跡雖不同其爲
不仁一也兄弟同父之人從兄弟同祖之人雖至服絕殺及
祖免推本而言一人之身而已何忍利其無子而得財與薄
其無財而莫嗣乎吾家宗支衰少先世以來絕嗣者衆往往

貲壻爲後兄弟遜讓亦弗與爭似於他族爲愈然族姓參亂
祭祀墳墓不復可問事不由乎禮義難以久長今本禮制約
爲定例凡兄弟無子以兄弟之子應爲後者嗣不得越序而
繼與應繼而詭辭以避其膳產即於本生之產隨其厚薄兄
弟均分而嗣父母與所生父母存則同養沒則合葬其無子
貲產俟本人夫婦沒後以半歸之祖墓以益祭產慰其祭先
之心以半爲本人夫婦及其本生墓產供子孫祭祀之費如
是則爭端寢息利心莫生族姓不雜存無憂失養而親親之
道敦沒無憂不祀而血食之計永雖爲家門私則苟能世守
亦仁義之一事也　或疑嗣父母貧而本生富與嗣父母富

而本生貧嗣子兄弟之際保無嫌隙之生乎曰存乎其人而已人之無良無所不爭如其賢也無不克善且此亦未嘗非均道也

古人恥爲人後爲夫舍其所生而謂他人父謂他人昆者耳觀秦時諭及贅壻可推也若宗支無子倫序當立而爲之後仁義之道也奚恥焉但此心爲義爲利不可不辨吾以兩言決之若繼嗣不繼產義也非利也義則父子有親長幼有序若重產不重嗣利也非義也利則不奪不饜奪則不盡不止義利之分禍福之階也有謂本生之服不宜降非也天之生物使之一本斬衰三年而有二是二本也有謂子爲兄弟後則所生父母沒其父母之名而稱叔父伯父亦非也非從天降非從地出實生我而謂非父母其誰欺欺天乎然則如之何曰爲嗣父母服斬衰恩以義重也爲所生父母之服降不得不可以爲悅也或疑人子無以自盡於所生如之何曰嗣父母與父母一體也父母之心弗忍兄弟之無後故命其子爲之後人子能行父母之心斯孝矣義不得復私所生而私之非禮也若夫孝養則存乎兄弟也復又奚憾焉況心亦何不可盡之有

天之生物使之一本人爲萬物之靈惡可反失此義不幸無子女兄弟之子猶子也無兄弟則從兄弟以及再從三從之子亦猶兄弟之子也若必無其人祖免以往終爲一本不失水木之義薄俗愚民乃有舍其所親而以他人之子女爲子女非其種者鋤而去之於義豈爲過乎然女猶可子必不可以將亂及宗祧也若已有子貧乏不能存出繼異姓謂他人父不孝莫大焉與其繼於人也毋寧贅於人惟贅於人因冒其姓必不可

凡人年壽修短舉子遲早均不可期子孫成立祖父壽終實爲家門之慶不幸幼弱遭喪孤嫠在室固存亡絕續之所繫也稽諸史乘國家每因六尺之孤禍亂四起下逮臣庶大小雖殊其勢一也命不可知脩其人事古人有言曰百年之計莫

楊園先生全集 訓子語下

如樹人商祚幾危保衛是安周室漂搖叔父實定宗支戚屬之中豈無賢者能者必不得已執友世交可以倚托夾持左右以俟其長足以無虞是在平居愼擇其人寄之心膂不至變作張皇顚倒失措語云有足之蟲至死不僵信夫

女子既嫁若是夫家貧乏父母兄弟當量力周卹不可坐視其有賢行當令子女媳婦敬事之其或不幸夫死無依歸養於家可也俗於親戚富盛則加親衰落遂疎遠斯風最薄所宜切戒

子女不幸處後母嫡庶之間自非爲之母者天性慈良子固苦女尤苦在子女惟是敬畏小心求當毋意免於罪戾實在其

父能明且剛弗令得肆其虐則善矣若子女方幼未有知識
與爲父者自度剛明不足又身不克時時顧察託於兄弟姑
姊妹及其母氏之黨撫育至長可以無患蓋陰性刻深不得
不慮也苟母實賢淑則又不宜妾生猜嫌有傷慈孝之道此
際正難容處惟有德者爲能乎而化之若女子或因許嫁齡
期有爲後母與有庶出子女父母兄弟當勉以慈愛不異所
生

古者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其婚姻之訂多在臨時近
世嫁娶已早不能不通變從時男女訂婚大約十歲上下便
須留意不得過遲過遲則難選擇選擇當始自舊親以及通

家故舊與里中名德古舊之門切不可有所貪慕攀附非偶

古人有言婦者家之所由廢興也今人訂婚旣早婦之性行未
可豫知世教久衰閨門氣習復難深察娶婦賢孝固爲幸事
苦其失教在爲夫者諄復教導之爲舅姑者詳言正色以訓
誡之妯娌先至者亦宜欵曲開諭使其知所趨向久而服習
與之俱化矣不可遽爾棄疾坐成其失也教婦初來今日新
婦他日母姑如何忽諸

婦之於夫終身依託甘苦同之安危與共故曰得意一人失意
一人舍父母兄弟而託終身於我斯情亦可念也事父母奉
祭祀繼後世更其大者矣有過失宜含容不宜輒怒有不知
宜教導不宜薄待詩曰如賓如友賓則有相敬之道友則有
滋益之義狎侮可乎惟夫驕恣妒悍不順義理欲專家政禍
敗門風者爲不可容恕爾

貞良之婦固是不易其爲頑鈍無恥必不可化誨者要亦無幾
乃至專肆不肯順承多因丈夫先有失德爲其所輕甚或短
長反爲所持故敢放恣耳所以古人於家室之際致美肅雝
蓋肅敬則無媟慢之端雝和又無寡恩之節家室寧有不宜
乎然則修身何可不急

古人有言牝鷄司晨惟家之索婦人專家政鮮不骨肉乖離大
親疎棄是以主權不可旁撓內命不得擅出木有蠹則枝瘁

心失職則體亂始於微成於著往昔覆轍足爲鑒戒也

無家教之族切不可與爲婚姻娶婦固不可嫁女亦不可此雖
吾懲往失痛心之言然正理古今不異記禮者云爲子孫娶
妻嫁女必擇孝悌世世有行仁義者如是則子孫慈孝不敢
婬暴黨無不善三族輔之故曰鳳凰生而有仁義之意狠虎
生而有暴戾之心兩者不等各以其母嗚呼愼戒哉

女子小人之言不可聽非必其人處心積慮欲爲人患也由其
所見淺小或其性習偏乖雖欲效忠適足僨事若更至人偏
聽不免曲意逢迎爲害遂大所以家庭造次之言最當愼聽

妻亡續娶及娶妾生子俱不幸之事若中年喪偶有子卽宜不

娶不得已則買一妾可也若近四十無子方取妾前後嫡庶
之間非能立身行道鮮有不至乖離釀成家禍・
人無貴賤各有賢愚妾媵之中豈盡無良但因出於微賤卽甘
自菲薄素無敎訓卽不識禮義是以求其賢者十恒不得一
二也毋既如是子女之生氣習便異吾於親黨驗之熟矣此
革不畜爲上或無子及他不得已而畜之要使難進易退嚴
之以禮督之以勤寧過毋不及若委以事權假以名分鮮有
不生禍敗者語云腐木不可以爲柱卑人不可以爲主愼鑒
哉
再醮之婦取以配身古人以爲已之失節自好者宜所不爲若

中年以往或子女幼小父母待養或未有子嗣家貧不能買
妾置婢不得已收一人執井臼薪水之役終不可假之名分
上以卑其親下以辱其子死不得附塋兆祭不得從先妣有
子則聽其所生別祀比有子妾而已至如門內寡婦有不安
其室以去者不許復返雖其子成立不得嘗而招養以敗家
聲如女子適人更二夫者絕之
會典再醮之婦與婢所生子雖貴母不得受封古禮庶子庶女
不與嫡等所以定尊卑明貴賤也今日無論民庶之家不顧
斯義卽士大夫往往昧於等威以至釀成禍本總由心志迷
惑不知禮義之不可犯也上不念祖宗爲不孝下不念子孫

爲不慈家門何不幸而生若人
婦有七出之罪出之可也近世出妻之義不行其禍每至妻弒
夫而夫殺妻寡婦不能安其室再適可也世人必欲強之不
嫁其弊甚至汙風俗而敗彝倫聖人之待下流固有寬路以
處之不立一槩之格求全滋弊
篤恩誼
家之興替只宗族輯睦尊長成其尊長能教率卑幼卑幼安其
卑幼能聽順尊長雖目前衰落已有勃興之勢若其反此目
前雖隆替可待也然欲使卑幼聽從先須尊長正身以率其
下寬以教之嚴以督之一以祖宗愛子孫之心爲心而毫無

偏私雖卑幼無知鮮有頑不率從者矣
人情乖異不在乎大多因積小而成如乾餱之愆言語之傷最
足釀隙若更以小人間之彼此讒構遂至不解故謹言語節
燕好古人於此蓋有深意也
人於兄弟叔姪以及婚姻戚黨之間猶以私意行之陰謀詭計
求利於己罔卹彝倫得禍最速視之他人爲尤酷蓋人之不
仁至是益甚也世人只利害人我之私牢不可破所以更無
挽救抑思利人者人恒利之害人者人恒害之曾子曰出乎
爾者反乎爾者也他人尚爾況所親乎吾見亦多矣非獨人
事亦天道也

凡同姓之人婚姻固不可與通雖僮僕及女婢僕人妻俱不宜畜及同姓今雖世系源流不可以攷憑知厥初以來非一本乎何忍役辱之也凡遇同姓之人亦當加意　或疑姓至今日多不可信況同姓至多豈能槩及曰固然但存此意不失爲厚若盡以爲不可信何所不至況親親之殺與尊賢之等並行不悖雖在同宗豈無差等乎

親戚雖與本支不同推其所自母之黨祖妣及曾高祖妣之黨於吾身皆有一本之義其姑姊妹及祖姑曾高祖姑之屬皆由一本而分遠近雖殊其宜親厚一也世人厚其新者情好盡於妻及子女之親以爲至戚不求舊姻再世而後同於路

人薄已

朋友之交皆以義合故曰友也者友其德也有遠者百里一士千里一賢是也有近者塾舍同學及師之子父執之子是也至如小雅伐木之篇燕朋友也而云以速諸父以速諸舅可知宗族親戚之中志同道合則亦相與爲友總以道義爲取舍以久要爲指歸然究竟遠不如近新不如故語曰朋友門世親不易之論也若夫酒食徵逐燕僻狎邪爲害匪細則遠之猶恐不及矣

家之有故舊世好猶國之有勳舊巨室也典型於是乎示休戚於是乎關緩急於是乎賴精善敗於是乎勸救不可不篤雖然言其常理則有之若乃時移勢異已或富貴故人貧賤遺忘薄也已則貧賤故人富貴趨附謟也行已有恥者能不守其介介乎

宗族鄉鄰不和不一必是在我處之不盡其道但可責已不可尤人

鰥寡孤獨廢疾之人皆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他人遇此猶將惻然動念思有以矜恤之況在宗族而可漠不相關若吾族人幸而無此固爲可喜不幸有之自應加意損衣衣之損食食之衣食不足曲爲之所凡有可爲勿惜餘力均爲祖宗遺體苦樂何忍絕異養其肩背而斷其一指能無痛乎

鄰里鄉黨與吾先世室廬相接行輩相差婚姻慶弔世世弗絕誼本厚也其有強盛情固樂之益宜內懼而思自勉其有壓患即不能卹忍利之乎借石升斗以通有無不可虛也或以田宅來售者勸止之不得已則宜厚其價值而受之以寓相周之意然田可也宅終不可宅售則將舍茲而他適何以爲情若其後人或其同宗兄弟欲復此產仍受原值歸之亦以爲好豈不甚快書曰人惟求舊舊可懷也薄俗之習窮約則眈眈思攫他人所有貴盛則勢陵利誘曲肆并兼貽謀弗臧無從不復天道殊不爽也

處鄉黨只有謙以持身恕以接物謙則和和則不競恕則平平

則寡怨入生長於鄉猶魚生長於水也魚出於水則死人不容於鄉則禍患隨之矣遇勝已者不可萌忌嫉卑諂之心遇不如已者不可起輕傲陵虐之意洪範曰無虐煢獨而畏高明非獨鄉黨爲然鄉黨尤其切近者也易曰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凡今之人得罪於鄉黨而不獲善其後者目見耳聞至衆矣出乎爾者反乎爾盍亦審思之乎

先王分土受田一夫無失其所凡有勞事只使子弟爲之未嘗有僕役也觀論語有事弟子服其勞及子適衛冉有僕可見三代而下古制不行貧無依者勢不得不服役於人以生是以家力有餘子弟不給使令者養人以資其力久矣爲天下

之通義也但當善待之不可橫加陵虐陶公曰彼亦人子也先須開以爲善之路示以資生之方必其不堪扶植與屢不用命者然後去之苟無大惡亦宜寬宥不可求之太過責之太深使人無所容足也彼蓋無知者固多然其必不可化導要亦無多至其子孫賓爲不幸非由自己作之放遣可也天子臣妾萬方猶欲視民如子士庶之家牛羊犬馬待人不畏獲罪於天乎

男僕二十餘即當爲之娶妻女婢近二十即當使有配偶或別嫁之非獨免其怨曠亦所以已亂也近世僕人忠謹固少主人待之非理亦甚焉思上下報施既有恆分循環往復天道之常能無惕惕於心可云惟我所制乎

御僕人之道嚴其名分而寬其衣食警其惰游而卹其勞苦要以孝弟忠信爲先●

貧家役使之人第一是勤貴家役使之人第一是謹要之不欺爲本有才智者害多利少且於義未當也總不宜多畜及輕於進退

賓客至誠敬以待之當內外如一若女子小人得罪長者主人不察之罪也世竟有陰令若輩爲之自託於不知者爲鬼爲蜮蓋無不至欲免禍敗得乎

同甲共役之人非關親舊則有同井之誼宜相敦好愼毋挾詐

亦禮讓之一事也

遠邪慝

凡一身術業及居常遊處之人下至居室器用財賄苟爲不可容於堯舜之世者緊宜絶去

賢知子孫可以上達者教之爲學惟本安定胡公經義治事二科其餘俱宜舍置以其無用也

讀聖賢之書親仁義之士則德可以進業可以修其益無窮若讀非聖之書最易壞心術親無良之人必喪及身家其害無窮非聖之書非特不可讀所當投之水火不可使存於家亦不可以授於人無良之人非特不可以爲師友雖在親舊自

當畏而防之若盜賊蛇蝎切不可與之作緣
方技之中惟醫爲不可少要須平日擇其術精而心良者與之往還若星命風水之徒誕妄妖惑空亂人意甚者搆成禍害不可近也子孫雖至飢寒不可流爲方技敗壞心術卑賤人品

自古方士禍人家國何限貧賤彼無所慕而不來富貴之日非嚴絕之不可其織身最巧其迷人最工陰邪傾變隨所嚮而售既容入門鮮不爲惑惑則身家之禍至矣況家門所尙守分循理誦詩讀書修其孝悌忠信使老有所終幼有所長養生送死無憾彼說何爲哉或云養生家言亦可以却疾吾聞

之節嗜慾定心氣夏葛冬裘饑食渴飮亦可少取矣事不本諸經傳非先王之道聖賢之訓篤信之而禍敗不及未有也每見從事養生家言反得奇疾者矣自堯舜至於孔孟何人道及養生來康寧壽考如是不亦足乎

僧道邪術子孫愚不可延其徒以資福子孫慧不可讀其書以求道二者害有淺深惑則均也道一而已天下有外三綱五常而空虛杳冥以爲道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世有不修孝悌忠信惑世誣民恣行無忌而獲福者乎

男子婦人不可與僧尼往還敗壞家風宗支雖有貧賤不可令其子女有爲僧尼者　寡婦與尼往來及佞佛燒香即不如更嫁令子女爲僧尼不如爲人傭作

四方風土不同習俗各有美惡仁里不可得要惟擇其善者從之其不善者戒之而已吾鄉風俗大槩不厚其爲見聞習熟恬不知怪而賊仁害義之莫大者無如焚屍沮葬溺子女以子女爲僧尼之類人孰親於父子是可忍孰不可忍特未之思耳凶蠢如禽獸尚有父子之愛而況於人推此以思習俗移人滅天理喪良心者多矣漫云隨俗可乎

重世業

凡在先世所遺若祭田祭器譜系影像圖書以及手植樹木之類皆當敬守弗失古人恭敬及於桑梓用心如何

墳墓祖居田產書籍四者子孫守之效死弗去斯爲賢矣必不得已田產猶可量棄書籍必不可無無產止於饑寒無書人不知義理與禽獸何異況死生有命果是能知義理亦未必饑寒而死也

立祠堂以合族屬置公田以贍同宗敦本厚族必以是爲先心存孝悌者力之所及自當勉爲吾貧且賤空言似爲可恥但事無大小成不成俱非人之所能此心則何日可忘乎

墳墓不宜修大修大則害生穀之地非可通行宜倣族葬法父子祖孫生同居死同域子孫祭埽畢萃於斯仁義之道也深埋實築不易之義也惟夫地狹不足容棺則更闢他所然不

可惑堪師邪說以違前訓自蹈不孝

卜地以山中爲上力不能遠則鄉僻猶可當以近城市河渠爲切戒山中不特五患皆無兼免賦役之累又不害穀土故以爲上惟武林諸山不可

墳墓禁人薪樵子孫之責墓遠則分一支就近守之庶爲可久子孫雖貧若思廢賣祭產及斬伐墳墓樹木無論法不得爲卽天道亦不祐之其家每至敗絕不復能振矣

墳墓須防獾穴絕之之道獵不如燻燻不如灌下灌河泥上加亂石灰砂庶免後患然每年冬春二次省灌必不可少不明此穴遠近總宜塞絕若樊時遵用家禮灰隔之法則無此患矣

屋室祖宗所遺足以安居宗族聚於斯墳墓托於斯子孫守之敝則葺爲脩葺無俟增置更造也增造由於廹隘離居去鄉因乎勢不得已苟崇華侈誇壯麗非天理也蕭相國云後世賢師吾儉不賢無爲勢家所奪李文靖公云居第當傳子孫二公功名蓋世貴極人臣所見如此何論窮居無德之人哉記曰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廄庫爲次居室爲後輕重固有等矣今人締造多反乎是誇美一時轉盼易主前轍不鑒後轍復循抑何愚哉

書籍惟六經諸史先儒理學以及歷代奏議有關修己治人之書不可不珍重護惜下此則醫藥卜筮種植之書皆爲有用其諸子百家近代文集雖無可也至於異端邪說淫詞歌曲之類能害人心術傷敗風俗嚴距痛絕猶恐不及況可貯之門內乎凡書籍自己所有不可敗失若他人簡冊掩爲己有與穿窬何異戒之戒之若祭先代所遺及祖宗手澤片紙隻字皆當敬守不可輕出以至脫失

吾里田地腴美宜桑穀而不病水旱但能勤力耕蠶公私之用可以不匱然土隘人稠無山澤之利風俗日趨於薄難以樂業又界水澤之窮盜賊時作若事力可辦海濱僻處藪澤深鄉百里而近隨營別業脩倉猝避地之所俟子姓繁多分族

以處當非重去其鄉之義可得拘牽也

附近田地須量一家衣食所需足以耕治可矣雖力有餘不可多置多置則宗族鄰里即有受其兼幷無土可耕者矣惟先世遺業不可不守耳若患人稠地狹則散處他郡邑古人多有覆轍甚宜愼毋爭此尺寸也

隙地爲圃種瓜蔬植果木以供賓祭給日用構屋數椽子孫讀書灌溉其中則不可少或於舍旁或於墓近或於田際規度爲之然不宜廣廣則恐妨穀地不免無益害有益耳若夫累石爲山掘土爲沼亭臺卉木以供游玩當以爲戒孟子以壞宮室爲汚池棄田爲苑囿同於邪說暴行嚴矣

唐人詩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祖宗躬耕之地相傳不知幾何世資以衣食不知幾何年守至今日心計不知用幾何且晝勤劬即汗汁不知滴幾何子孫誠能念及必不忍棄與他人矣

里人欲賣祖田者予勸止之答曰無如飢寒何予謂之曰田在不免飢寒田去顧得飽煖乎其人曰然則賣屋何如予曰祖宗無屋遺汝將如飢寒何抑能不衣不食也其人無以應而退或曰然則何以爲之計予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長無不衣食者皆待廢業乎祖業有盡時衣食無日已終如何君子勞心小人勞力有心思筋力而苦衣食是誰之咎又曰祖業必無可廢乎曰爲祖宗之故不得已而廢可也否則水火盜賊出於不意猶可也若乃賦役凶災婚姻疾病之類時之當有時出之宜有準已不宜廢業矣矧其無事乎然則稱貸以佐不給可乎曰是廢業之基也貸之甚易償之甚難輕貸於人者必非長保厥家者也凡人窮則思變變則思通已不求通天地不能通之而何尤乎人自秦而降朝廷無復置民之產有無多寡皆由祖父若徒輕視莫知敬惜流亡不亦宜乎

祠墓公田賦役照支均派各戶輸應爲力既易亦免規卸其歲入推擇賢者主之不則輪值可也

杭州以本業嘉興尚浮夸漸習其間欲厲名節長子孫不亦難乎非卜居之善地也唐宋以來故家上江山中往往有之宋元以來故家則近地鄉間尚有求之城邑蓋未之見後視今猶今視昔噫可鑒矣

家有餘屋賃人居住猶之家有餘田佃人種植理也亦勢也但擇人以授不可不慎莫善於農人其次工藝之人其次商賈之良者若倡優市儈之屬一入其間目前即不無小利終爲後患且使子孫少長習見保無流入此隱患之莫大也且家國只是一理窮達豈有二致假方居官入祿能不爲朝廷盤齊厥俗禁抑游末乎

賀翁詩有客來相問如何是治生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人不言治生固不可纔言治生即方寸地不能復顧意爲子孫計長久耳亦嘗三復此詩乎此意自少至老宜稟稟持之而在暮年爲尤甚

承式微之運當如祁寒之木堅凝葆固以候春陽之回處榮盛之後當如旣華之樹益加栽培無令木實先撥

凡家不可太貧太貧則難立亦不可太富太富則易淫產業須量口之多寡用度須稱家之有無要使貧不至於困富不足以驕可以養生送死守家法長子孫而已

自昔雖云處貧難處富易其實處富貴殊不易也富貴敗壞人有甚於貧賤者總之人當思自立之道求其內不失已外不

失人則處貧賤可處富貴亦可

處貧賤之日不可輕於累人累人則失義處富貴之日則當以
及人爲念不然則害仁

人之享用必視乎德富貴福澤厚吾之生惟大德爲克勝之德
薄則弗克勝禍至無日矣貧賤憂戚玉汝于成惟脩德可以
違災恐懼可以致福通計天下之人苦多於樂人之一生亦
當使苦多於樂只看菓實未熟者必先苦澀酸辛其淡者
已絕少矣蓋五行之生理實如此初水次火次木次金次土
甘只一味居在後是以始於苦者常辛乎甘未有終始皆甘
者人當困戹之日不可怨天尤人當思動心忍性生於憂患

之意若遇適意不可志驕氣滿當懷慄慄危懼將墜深淵之
心

處貧困惟有內外勤勞刻苦以營本業自足免於饑寒布衣蔬
食終歲所需無幾何憂弗給喪祭大事稱財而行於心爲安
於義爲得況其小者夙夜不忘當以窮乃益堅自勵自勉勿
萌妄想勿作妄求妄想壞心術妄求喪廉恥貧窮命也奚足
爲憂所憂者不克自立辱其身以及其親耳

人於貧窮患難之日在族黨固有救卹之義在己越當奮厲忍
苦支撐不可因而失足及怨尤於人此際站立得住便有來
復之機若一日失足後難挽救每見人當困戹輒以鹿死不

擇音爲解不當爲者不惜爲之他日悔恥已無可及甚使子
孫永受其害可戒也至於怨尤非徒無益益取困窮人之禍
雖至死而極果其不爲不義死不亦光乎

人當富盛若於屋舍求其高大器物求其精好飲食求其珍異
衣服求其鮮華身沒而後即不免於饑寒失所常也然多有
不足沒身者蓋奢侈固難貽後盈虛消息又天道之常果其
力之有餘便當以予人晏平仲一狐裘三十年三黨之親無
不被其祿者齊國之士待以舉火者尤衆儉以奉身而厚以
及物此意可師也薛文清公曰惠雖不能周於人而心當常
存於厚則又不問貧富皆宜以是爲存心　或曰常存有餘

以備不虞不可與曰存有餘以備不虞謂宜撙節不使空匱
耳非謂多藏也且不虞何可勝備也不虞之事未必不生於
多藏吾見慳鄙之夫每喪其有至於失所者矣未見好行其
德之人而一旦失所者也

大凡勢盛之日占之以爲利者勢去子孫必以是受其害至於
輕重淺深亦常相準蓋倚伏之機固然也

平世以謹禮義畏法度爲難亂世以保子孫敦里俗爲難
若恭敬撙節退讓則無治亂一也

人家不論貧富貴賤只內外勤謹守禮畏法尚謙和重廉恥是
好人家懶惰則廢業恣肆則近刑淫泆則敗門戶喪身亡家

爽不由此
盛王之世教化行而風俗美故記曰一道德以同俗此時人易
以爲善若詩大序所謂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
俗設不幸當此爲善實難然孟子則謂周於德者邪世不能
亂又曰入則孝出則弟又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可以見家
雖殊俗其不隨世以變者自古未嘗無其人焉如江州陳氏
浦江鄭氏百世之下聞者可以興起也其要先在正其心術
心術之正須自愛親敬長始能愛親敬長然後能務本力穡
知詩識禮然後能不犯上作亂能不犯上作亂然後能居賢
德善俗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凡人隨俗波靡只

是志不立耳志之所至氣卽從之正如此心欲東身便東行
欲西身便西去不東不西只緣主心不定定卽毅然舉足人
更牽扭不住矣每見儕輩中有言談舉止端莊敦厚人卽歎
美謂爲好人家子弟若輕薄頑僻人卽鄙薄謂爲下代不秀
卽此可發深省我今日見做何等樣人可是增光祖先底還
是羞辱祖先底所謂古舊人家豈是簪纓閥閱世世不絕而
已夏桀商紂周之幽厲祖先俱是聖人俱是天子然不免殺
身滅祀貽辱至今推明其故豈非心術鬻邪背棄禮義卽不
難一旦及此世道盛衰治亂正與寒暑陰晴一般陰有陰底
事要做晴有晴底事要做當其暑有處暑底道理當其寒有

處寒底道理孟子謂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良心是人底種子
收藏培護能盡其力不違其方無使稂莠螟螣得以賊之雖
遇水旱不能爲災也
家禮斟酌古今通乎大夫士庶冠喪昏祭可準而行貧不能具
物存乎誠敬而已若力所能爲自宜勉及於禮
輸賦應役勉力從事義所當然卽不能先人必不可後時非特
安分守誼亦所以遠罪也
錢穀輸之朝廷爲天祿出之民間爲脂膏居官罔上浚下以資
中飽居鄉挾詐欺愚以病里俗鮮有不受天殃者愼戒哉
人心不仁之機日長一日世上不仁之事代多一代富不如貧

貴不如賤非激論也子孫苟能耕田讀書識義理免饑寒使
家風不替可謂善述矣仕祿非所當急嗜進慾求獨不念家
族乎
子孫樸鈍者不足憂惟聰慧者可憂耳自古敗亡之人愚鈍者
十二三才智者十七八蓋鈍者多是安分小心敬畏不敢妄
作所以鮮敗若小有才智舉動剽輕百事無恒放心肆已而
克有終者鮮矣
風俗囂陵人情險薄非禮之加恒有意外其在宗族親戚但可
消弭切勿與競以釀蕭墻之禍若鄉黨鄰里苟能平心降氣
以處之曲直是非自有公論亦不必與之爭也古人有言曰

以理遣或以情恕率此行之庶乎少事[illegible]
恂恂篤行是賢子孫佻游險巧多傷家[illegible]
所謂故家舊族者非纓緌世祿之謂也賢[illegible]
光若鮮廉鮮恥敗壞名檢適爲家門之累[illegible]
浮雲朝露當其得之不足恃以爲常及其[illegible]
甚所以家之興替全不繫乎富貴貧賤存乎人之賢[illegible]
貧賤而好修飭行興隆之道富貴而縱恣背理敗亡之徵也
呂東萊先生曰大凡人資質各有利鈍規模各有大小此難
以一律齊要須常不失故家氣味所向者正所存者實信[illegible]
所當信恥其所當恥持身謙遜而不敢[illegible]

敢咨易如此則雖所到或遠或近要是君子路上人也子孫
苟能佩服此訓君子路上人多培植得幾輩家世安得不綿
長門戶寧別有光大乎正蒙云子孫賢族將大未有子孫不
賢家族不至傾覆者
人家得富貴子孫未必非不幸得賢子孫乃爲幸事子孫苟賢
富貴固可以振起家世即使終身貧賤亦能固守家風延及
苗裔若不賢者貧賤既易辱及祖先一旦富貴驕淫嫉狠舉
宗均受其敗可爲寒心也吾見亦衆矣不忍舉而爲鑒耳
子孫以忠信謹愼爲先切戒猥薄不可顧目前之利而忘他日
之害不可因一時之勢而貽數世之憂

爲忠愍公有言子弟能知稼穡之艱難詩書之滋味名節之隄
防則可謂賢子弟矣歸安沈司空戒子孫曰故家之子切戒
者三字曰臭曰滑曰硬時俗憎惡呼爲糞浸石卵子孫類此
寧不痛心予謂忠愍舉其賢者以爲勸司空指其不肖以爲
戒語雖不同其指一也欲免司空所戒當佩服忠愍公之言
知詩書滋味乃免於臭知稼穡艱難乃免於硬知名節隄防
乃免於滑
凡人小有成就幼稚之日必見奮起之志若舉動無恒苟且頹
惰即將來無一濟矣人家方欲興起內外大小必有勃如之
情使心力不一塌允廢弛即不及再世矣觀其氣象約畧可
知記曰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其理一也

子弟童稚之年父母師傅嚴者異日多賢寬者多至不肖其嚴
者豈必事事皆當寬者豈必事事皆非然賢不肖之分恒於
此嚴則督責笞撻之下有以柔服其血氣收束其身心諸凡
舉動知所顧忌而不敢肆寬則姑息放縱長傲恣情百端過
惡皆從此生也觀此則家長執家法以御群衆猶君之職不
可一日虛矣
士農工商無一業酒色財氣有一好亡家喪身有餘矣其原未
有不始於游閒成於比匪
要以守身爲本繼述爲大

人家不論大小總看此身起此身正貧賤也成箇人家富貴也成箇人家卽不能大好也站立得住若是此身不正貧賤固不成人家富貴越不成人家無論悖常逆理禍敗立至卽幸而未敗種種醜惡爲人羞恥不可言矣所以修身爲急教子孫爲最重然未有不能修身而能教其子孫者也

遇有窮通之異身只是此身窮亦當自愛達亦當自愛窮時愛身當如女子處室乃能不汙其行達時愛身當如圭璧出櫝乃能不喪其寶

名節不可不自愛一日失足孝子慈孫猶將羞之況當人之身何能靦然視息於天地之間與所惡有甚於死矣行止語默

辭受取與去就出處生死存亡無大小一裁乎義而無所游移瞻顧斯爲自愛之實義卽命也不知命不知義枉爲小人而已

語默量其可動止酌其宜親疏審其人取舍求其當出處去就觀其世謹身飭行內不犯乎義外不犯乎刑可謂不虧其體不辱其身者矣世人惡聞亡命之詈不知聲色嗜慾一有沉溺卽忘其身殆若行險僥幸決性命之情以饕富貴其爲亡命不亦甚乎

俗言人家微顯盛衰只目前之見耳普天率土之人總是厥初生民相傳至今微而顯顯而微盛而衰衰而盛更閱多少正

如晝夜寒暑一般闢闔以來如此目前之微安知非昔日之顯目前之盛安知非昔日之衰但要此身脩德履道如孟子所謂創業垂統爲可繼而已若扳援貴勢遺棄寒微親其所疎疎其所親均爲不孝之大

祖父用心果能終身不忘先世家法苟能遵守弗失傳之久遠遂成家風子孫便易得好好則又能及其後人矣古稱爰及苗裔固由天道亦人事克脩也全要培得根本不薄立得基業牢固有基弗壞斯有肯堂肯構之望根本深固則有枝葉扶蘇之理事在敬勉而已

大要是正倫理篤恩誼遠邪慝重世業而以守身爲本繼述爲

大

答問

桐鄉張楊園先生全書

答張佩葱別紙

葬用灰隔家禮備言之居業錄亦云江南多蟻不可不用灰隔細思久遠之慮無如此法之善然近日行之者少訪問親友多不信從若土工未嘗專精其事而督工者又不深曉恐或不如法有致後悔乞詳示其法先後經營若何瀝青石灰物件幾許自始工迄成壙幾何時庶臨時不致疑謬。詳家禮注先作灰隔而後柩至加內外蓋則下柩殊難先生所述是先安柩塗瀝青而後作灰墻又恐震動柩中。或問朱子曰古人用瀝青恐地氣蒸熱瀝青溶化柩有偏陷卻不便曰不曾見用瀝青利害但書傳間多言用者不知如何

商隱葬法詳別楮語溪吳擎千葬其尊人用石槨槨內溶瀝青灌滿槨外用三和土厚築散浦吳汝典葬其叔貞仲外砌磚墻不用瀝青墻內棺外薄築三和土以實之上用石蓋蓋上墻外厚築三和土錢塘鄒君衡葬其祖考妣考妣五喪不用磚石亦不用瀝青開穴之後用灰和土布底後下棺棺之四周俱築三和土爲墻棺上略築使平加薄板一層乃厚築作頂總之人之於親心俱無窮力各有限難以一律論如吳最豐商隱法亦難做如邵最儉五喪計用灰四千觔三和土已厚八寸此在貧者

可勉有力者從而加厚則於心亦可自安否則散典之法既不駭於流俗而槨中不虛即無害

朱子語錄陳淳問合葬夫婦之位次某初葬亡室時只存東畔一位淳問地道以右爲尊恐男當居右否曰祭而以西爲上則葬時亦當如此方是但今人所行皆男左女右不知果當何從

今時尚左從今疑亦無妨

家禮儀節安柩之後整柩衣鋪銘旌但遠年之喪柩衣銘旌俱已毀爛葬時柩衣或可省銘旌當復設否

柩衣銘旌似不必更作

刻誌石每位當二片不識考妣合用二片可否

誌石考妣合用似宜

玲家因遷居三代神主作一總牌後有續入祠堂之主皆不合式今當於葬時另作否若另作舊主可埋於墓否。題主無官則以生時所稱爲號如父曰顯考　府君神主妣曰顯妣　某氏神主無封中二字當何稱

妻爵從夫無封爵者俗通稱孺人因禮有士曰孺人故也近有議應稱碩人者更考之

祠后土於墓左不知以何物依神今見有用片石刻云后土之神合禮否楊升菴先生云后土之神對皇天也士庶之家

有似於僭考之文公集有祀土地祭文今擬改后土作爲土

地之神不知其說如何

稱土地無疑但立石主以依神終覺未妥嘗以爲疑而未得其

當更考之

今人於墓祭以后土是外神多先祭之家禮先祭祖而後及

后土何也

先祭祖而後及后土恐是由親及尊之義

禮記曰卒哭明日祔於祖父又曰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

子善殷今家禮會典皆從周但古人葬必於三月旣葬而虞

三日卒哭卒哭之明日乃祔玲岡葬已踰三月之期葬後當

祔祭否又禮云以其班祔則祔先人之主止當奉先曾祖之

主以祭而其餘不及否

此禮之變曾祖以上旣無主可祔則奉曾祖爲主而合祭於寢

可也

玲將娶入後先祖考妣先伯父伯母先妣之主久入祠堂葬

後想當自墓奉新主入祠堂行虞祭若行祔祭則當合四代

之主而祭之否○虞祔皆凶禮雖凶服不可入祠堂然此時

想必無變服之禮

此無可疑

嫉母之喪弟尚幼未娶其虞祔等祭當使弟主之乎抑爲之

拜獻乎

弟主之

或問子之所生母死題主當何稱朱子曰若避嫡母止稱妣

以別之未曉其說乞示題式

朋友中去年有撫庶母几筵而立主祔祠者當訪之相聞

古禮喪期年再期皆有受服今俗無受服但當衣麻以終喪

否

只如此恐大祥之後亦宜稍變

昔胡伯量問朱子曰先兄乃先人長子旣娶而死念欲爲之

立後但旣立後必當使之主祭則祭之高祖亦當祧去否曰

旣更立主祭者卽祠板亦當改題無疑高祖祧去雖覺人情

不安然別未有以安也家間將來小兒奉祀其勢亦當如此

可更考之今玲家事頗類此先兄嗣先伯父舍姪爲繼曾祖

之宗祠堂當祀曾祖以下玲爲繼禰之宗當自奉考妣二主

無疑矣至於玲之曾祖舍姪亦不得祭禮應助祭於宗子之

家而宗子於玲爲姪止祭三代曾祖之主竟不當祧而祧其

餘從兄亦有祀曾祖者而皆非宗子是又不當祭而祭夫立

主不可玲祭又無所於情於理俱有未安程子曰有所謂支

子不祭者惟使宗子立廟主之而已支子雖不祭至於齋戒

致其誠意則與主祭者不異可與則以身執事不可與則以

物助但不別立廟爲位與事而已後世如欲立宗子當從此
義雖不祭而亦可安若不立宗子徒欲廢祭適足以長惰慠
之志不若使之祭猶愈於已也朱子曰兄弟異居相去遠者
則兄家立主弟不立主只於祭時旋設位以紙榜標記逐位
祭畢焚之似亦得禮之變推程子之意則宗子當祭不祭支
子可以義起欲使舍姪加祀一世上及高祖亦無礙否若先
高祖既不可使舍姪僭祭五世而玲爲繼禰之宗又不可越
五世而立主奈何依朱子答書似當祧依朱子後說擬用祭
紙牌少申其情可否但不知當歲一舉行乎抑仍以時祭乎
因思先王宗法舉族行之固自無弊今舉族不行而一家欲

行之故室而難通思欲酌乎情理得變通之道而不失立宗
之意若何而可幸明教之
家禮祭四世蓋高祖服未盡故也今皆遵行若宗法立而上不
能及高祖則不得已而以義斷紙牌別祭在異居則可恐同室
亦不便也
小學程子有云立冬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季秋祭禰朱子曰
始祖之祭似僭先祖之祭似㮇今皆不敢祭不識季秋之祭
先生家行之否
家間諸子不能如禮季秋之祭唯隱子高兩家亦不行
禮不制師服以其恩義有輕重也禮記載孔子之喪門人疑
所服子貢請若喪父而無服陳說云以後章二三子經而出
言之此所謂無服蓋謂弔服加麻也疏云士弔服疑衰麻謂
環經也後章從母之夫疏云凡弔服不得稱服記又曰孔子
之喪二三子皆經而出徐註曰此章當削前章既云若喪父
而無服則不經可知矣且辨疏之弔服不得稱服爲非敢問
二說孰是
恐是徐說爲長集說多有不如徐註者

答張佩葱所問

小畜本義文王演於羑里正小畜之時大全胡氏曰文王當
紂之時左右憸人終不能自止其進胡雲峯曰下畜上小畜

大正爲文王與紂之事但能用柔巽之道以止畜其惡然後
不能大有所爲二說未知孰是
義俱可通但以全卦之義觀之前說爲穩
明夷於南狩本義小事亦有然者不知小事如何
如除惡去邪之類皆是
咸九四傳曰若徃來憧憧然用其私心以感物則思之所及
者有能感而動所不及者不能感也定性書曰苟規規於外
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未識其同異敢問
其私一也
前承諭云人有克己而不復禮者未有禮復而已不克者旣

問命矣但克復工夫畢竟是一是二敢以先儒之說折衷焉

大全小註問克己復禮如何分精粗朱子曰若以克去己私言之便克己是精底工夫到禮之節文有所欠闕便是粗者未盡然克己又只是克去己私意若未能有細密工夫一一入他規矩準繩之中便未是復禮如此則復禮却乃是精處又曰己私既克天理自復譬如塵垢既去則鏡自明瓦礫既掃則室自淸蒙引曰克己之外更無復禮禮是吾本有底物被己推出去今已克了去禮便自復故下文曰非禮勿視克己也非禮勿視則所視者皆禮矣克己外豈有復禮乎顏子不違復似乎克卽能復但顏子之有不善旣非形顯之過而

見幾之明用力之健又非大賢以下所可及若初學之士方且循序漸進克一分己復一分禮雖日怵惕猶懼有失也若遽然自以爲有直截工夫不煩俯首歷階而進卽有以造夫廣大高明之域一日私欲淨盡天理流行恐必流於異學之空虛矣不然何不直曰克己爲仁而更加復禮二字也朱子曰所以與做禮而不謂之理者有著實處妄意克己是向內工夫復禮是於外驗之程子所謂制其外也蓋人於視聽言動上有所依據自不容僞非如異學空說明心見性一私不存而擎拳竪拂怒目攘臂猶未免於容貌之暴慢詞氣之鄙倍也妄言如此然否淩先生曰知及仁守而不莊以涖動之

不以禮亦是克己而不復禮之意如何

恐意克己復禮謂截然分作二項則工夫實是交至若欲舉其一而廢其一則斷乎不可大抵聖賢所論做工夫處未有不交發互發者言直內必言方外言存心必言養性言持志必言無暴其氣言精義入神必言利用安身以崇德總不外程子由中應外制外養中之意

故君者所明也非明人者也數語註疑其非孔子之言何如

竊疑不止於此大都記中所載孔子曰與左傳所載君子曰相似謂其必不然固不可謂其盡然亦必不可要在擇而取之

故聖人作則云云以陰陽爲端故情可覩也易以陽爲君子

陰爲小人卽此意否鬼神以爲徒故事可守也註承上郊社祖廟山川五祀以解鬼神妄謂鬼神以爲徒者蓋聖人制作質諸鬼神而無疑故世道世法世則而事可守也不知可如此說否

竊疑此段文字出於漢儒附會似非古昔聖賢之語程子所謂意屢偏而多窒者是也

郊社之祭宗廟之事乃先王報本反始之意不能自已於中而爲之節文以將其仁孝誠敬止盡吾所當爲而已若禮達而分定則其效有不期然而然者此云先王患禮之不達於下也故祀帝於郊云云恐非聖人語意

固有之然氣象自好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大全胡氏曰朱子釋中庸學問思辨屬擇善知之事也篤行屬固執行之事也此則以學爲習其事是行之事以思爲求諸心是知之事朱子曰學是學其事如讀書是學須精思其中義理方得如做此事是學須思此事道理如何蓋所謂習其事者或習致知之事或習力行之事似不必專以行言但言習其事卽讀書亦似有行底意思如何
竊意讒言學便兼知行難以分疏
約之以禮約字有檢束之義對博文而言似亦有要約之意

朱子曰守欲其要故其動必以禮眞氏曰言以禮約束其身而用功之要也黃氏曰約謂反而束之以極其要也俱兼二義向見先生與沈上襄書有云夫所謂約之以禮者亦曰身心盡歸準繩有所約束云爾猶曰非禮勿視聽言動也而今之人槪乃以少訓約而肆其空玄誕謾之說以爲文之外似別有所爲禮者云云玲竊謂以少訓約而借聖賢之言爲異學嚆矢固失其旨果如朱子眞氏黃氏所解則以少訓約似亦無害如何
單以少訓約與必不以少訓約其失均也當時是失言
程子曰君子儒爲己小人儒爲人謝氏曰子夏文學雖有餘然意其遠者大者或昧焉豈以古之學者爲已其終至於成物爲己正所以遠大也而子夏規模狹隘故或昧於此歟朱子有曰聖門自曾子而下篤實無若子夏夫篤實則切於爲已者也而有小人儒之戒何歟
天下固有篤實之人恢廓不開者謂之非爲己則不可謂之能成物則未盡此由局量
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蒙引曰味此兩句意全是說進退脫灑而無所係累意又云有是夫猶言能然也不是有其具推虛擠之意或者但以有其具言恐未見得聖人地位之高雖無意必固我可仕止久速然後見聖人之時處而非顏子不能

幾及歟然聖人功業過化存神固有難於窺測者顏子素有王佐之才則其抱負誠不世出也看來有是二字亦不可輕看否
其亦不同聖人有聖人之具賢人有賢人之具
大全載明道有云泰伯知王季之賢必能開基成王業故爲天下而三讓之言其公也伊川云泰伯三以天下讓者立文王則道被天下故泰伯以天下之故而讓之也不必革命使紂賢文王爲三公矣據此明泰伯之讓其心甚公不必泥定讓商讓周夫太王所以欲立季歷及文王者不過思光大其國初未嘗有翦商之志覺得太王心事光明亦免後人陰謀

之疑也淩先生曾見教主程子之說不知尊意看得如何
主程子之說是然聖人看得天下自是公物固無取之之心亦無去之之心但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之必不爲耳文王生有聖德天生此人必非無意泰伯見得天意所屬便決意讓之後來事全不計較

程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在理當如此妄測其意所謂不怨天者非徒謂天命可畏而不敢怨也蓋天有消息盈虛人亦有窮通得喪理之自然何怨之有不尤人者非徒以長厚存心也蓋氣化流行陰陽雜糅萬有不齊故人品亦不齊人品之賢愚邪正既不齊則其識見趨向好惡是非各各不同聖賢

處世遇合之際夫豈可必故不合於人亦常理耳於人乎何尤但反己自脩下學而已矣
只是反己自脩并無此意

朱子與陸子書云區區所憂一種輕爲高論至不待他時末流之弊矣今人之顯尊象山者固不必論即有以象山爲不可訓者亦不過曰象山天資高明自能不踐迹而合於聖賢之道但象山一人爲之則可後生無象山天資而學之故不免有末流之弊要不可以子方莊周而疑卜子夏也其論陽明亦然妄謂此說蓋尊象山陽明而過者也觀朱子所云則倡教之人於脩己治人之際固已多有不得其當者而何待於末流之弊哉若謂天資之高則生而知之孰有過於夫子者且曰信而好古好古敏求未嘗脫略章句也安而行之孰有過於夫子者且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未嘗遺棄事物也孰謂象山陽明獨可脫略章句遺棄事物乎况聖人教人正欲使天下後世之人同歸於善未嘗聞聖人之言人不可言聖人之行人不可行乃必謂象山陽明爲高世絕俗之人不可幾及然乎否乎
聖人言行猶規矩繩墨權衡也將爲方圓平直能舍是乎

答張佩葱所問涇野內篇

何廷仁言程子張子之心無些物我之間云云先生曰此涇

是道學正脈如孔門之問答虞廷之告語皆是此氣象可見古人之學絕無物我之私他如朱陸之辨不免以己說相勝以此學者不可執己見

當涇野之時陽明方倡良知之學所在聚徒開講效象山之高談以廣其聲焰獨涇野與何粹夫寇子惇諸公相切劘行己教人務期實踐內篇所載每以象山陽明之糟粕六經爲不可訓諄諄與鄒東郭等辨行先知後之非海內人士識與不識皆尊之曰關西夫子與所謂狂瀾之砥柱矣特以朱陸交譏是非不定竊有疑焉朱子當時最與南軒東萊善兩公亦深服膺朱子然每有所論必反覆辨難

未嘗阿其所好也兩公來往書問甚多其規勸甚切直而朱子初不以爲忤朱子嘗有胡子知言疑義中一條南軒譏其氣未和而語傷易朱子卽註其下云某觀此論深中淺陋之病謹已刪去訖嘗謂朱子而好以已說相勝哉不然何與張呂諸公始終無忤獨於象山而不能相下也象山講君子喩義朱子謂深中學者隱微深錮之病請書於簡以諗同志初未嘗執已見也假使象山解洪範一如程子之講易象山辨太極一如張子之西銘卽撤皐比而讓之朱子亦豈有所靳哉惟其宗旨本禪而精神緊峭其說分明能變化人使人旦興而晡不同其流害未有艾故不得不與之辨耳朱子答象山書尾有云高明之學超出方外固未易以世間言語論量意見測度今且以愚見執方論之則其未合有如前所陳者亦欲奉報又恐徒爲紛紛重使世俗觀笑旣而思之若遂不言則恐學者終無所取正較是二者寧可見笑於今人不可得罪於來世是以終不獲已而竟陳之讀此亦可見朱子苦心爲天下後世計而謂其好勝然乎否也

所論甚當○所言以已說相勝陸則有之

或問程朱之學同異先生曰程朱之學皆近孔門但朱子之著述太多耳然其躬行亦未嘗一日少怠當其造詣清苦亦庶乎原卜之間矣

玠嘗質之凌先生以朱子著述誠多後學或不能悉覽其書凌先生曰著述之多正可見朱子功業之大玠因是思朱子啟佑後學甚厚推後學之心方且惜其著述之尚少他不具論卽如五經春秋未有定論尚書儀禮猶爲未成之書而何乃議其太多乎竊嘗展視內篇而竊疑涇野之不釋然於朱子者何多也

想其時亦未能潛心遜志於朱子之書

鄭子問禮庶子爲所生母練冠麻衣縓緣爲父後者無服父死始爲其母緦今亦斬衰何也先生曰由父視之有妻妾由子視之知其母不敢知其妾也生身之恩莫大焉而不三年非所以存其子也故孟子曰雖加一日愈於已且繼母慈母養母皆三年生母而不三年何居父命他妾養已者比於父之他妾生已者不旣輕矣乎生母無服雖聖人之制亦可改也

謹按禮經庶子爲生母服有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之等焉有父在父不在之分焉有爲父後不爲父後之別焉有嫡在與不在之殊焉內篇概云三年何居使父在而三年是無父母之分也使嫡母在而三年是無嫡庶之別也禮父在爲母期家無二尊也嫡母尚不三年況庶母乎若曰

父母何算焉旣恐不免於野人之譏若曰子不敢以妾待母則僖公之尊成風正所謂知其母不敢知其妾者也而春秋又何譏焉至於爲父後者乃與祖爲體有祭祀之責上嚴祖考自當厭屈私情茍以生母之私恩而廢宗廟三年之祀於禮安乎鄭註士在庶子爲母皆如衆人其所謂如衆人者必齊衰期年非斬衰三年也

然則繼母如母歟曰配父也慈母如母歟曰貴父命也非特以慈已之私恩也若父不命則小功矣養母顧重於生母歟曰養母無所厭也禮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喪者不祭故也註云寧奪母恩而不敢廢祖父之祀然猶以心喪自居今使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緦而以心喪終三年是旣不違於禮而私情亦自盡矣先聖王之制恐未可輕議也如何

恐是壓於國制不敢正言極論但如論語問禘而答以不知或寬不答可也或答以遵行會典如從周之義可矣必爲說以文之則曲矣

先生曰予癸未在會場見一舉子對道學策欲將今之宗陸詆朱者誅其人焚其書甚有合於問目且經書論表俱可同事者欲取之予則謂之曰觀此人於今日迎合主司他日出仕必知迎合權勢乃棄而不取因語門人曰凡論前輩須求至當亦宜存厚不可妄語

對策之人立說如此淫野恐其迎合人意有類於蔡確也故棄而不取信足以懲後生之浮薄者但就事論事則孟子有云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假令孟子當時得位宜何法以罪楊墨意者正道明而異端自息乎倘敎之不敗何以處之又不知今之崇陸詆朱者其罪之輕重於楊墨何如也

書固有言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汚俗咸與惟新此一義也

春秋傳曰春秋治亂賊尤嚴於亂賊之黨又一義也

又按有人唱異說以惑天下而行已立身又顯然得罪於名敎誅之固是矣天下之人亦且以其行之汙也而不甚信其言是猶未至於大害倘或居家有孝友之行服官著循良之績立朝稱謇諤之風臨難多禦侮之才但其立說異於聖門而天下之風靡景從者又以其行能功業之震耀於一時而遂深中其說則流毒豈不更遠明君賢相將何以定其功過而後爲至當乎

竊謂功罪不相掩可也

邦儒問蘇武使匈奴海上十九年百般苦醜都能甘得如何

有取胡婦生兒之事先生曰此亦是外傳所紀不可遽信且
看他當時匈奴再三欲以長公主妻他他終不肯屈則此等
事斷然可知其無縱有之亦不害其爲武也
按漢書李陵說蘇武云止有兩女一男存亡不可知然則
武之取胡婦非不能甘苦醜也或亦爲嗣續計耳逮武歸
武子坐事死宣帝閔之使使者以金帛贖胡婦子通國歸
以爲郎然則蘇氏之不斬胡婦之功也正可見武忠孝兩
全處此事詳見蘇武本傳何乃云外傳若匈奴欲以公主
妻武則本傳不載不知又出何書
得之○均之生子也取胡婦可納匈奴女必不可裁之以義而

巳正如孟子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之
意
釜問入廟見佛像揖之何如曰佛老亦得聖人之一偏見其
像而揖之亦禮也
按朱子記尹和靖先生事云先生在從班時朝士迎天竺
觀音於郊外先生與往將拜之或問曰不得已而拜之歟
抑誠拜也曰彼亦賢者也見賢斯誠敬而拜之矣吟竊
疑其事今此所云頗相類其說如何
和靖誦經拜佛終非正理今人輒好援此以文其私可痛也儒
者當以距詖行放淫辭爲正
答問終

門人所記
桐鄉張楊園先生全書
張嘉玲記
癸丑二月丁卯同先生攻玉至震澤先生有云中庸言素位而
行吾輩今日素位則貧賤自是正命若妄想富貴便是桎梏
使非正命
先生曰溫節孝言窮則思通富則思通甚佳
先生曰以約失之者鮮此句凡事皆然
甲午從先生於桑地中耘葉去螟因言農桑無近功先生曰惟
無近功所以可長久

先生曰古法有當守者有當更者當守者如取士之用鄉舉里
選而不可用舉業授官天子止擇大官而大官各舉僚屬不
可盡歸銓政於吏部等是也當更者如楊炎兩稅法行之已
久龍子雖云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然自今觀之則貢善於
貢助法恐難行又郡縣亦可治不必封建是也又問陸宣公
有云賦稅各當稅其土之所有如絲綿纖縞之類不當改折
金錢如何曰近世行金錢殊便
辛丑從張何二先生弔查漢園舟中何先生云李延平每與朱
子言灑落灑落非可求也功夫至到自有此境耳先生曰教
後學以憂勤惕厲猶懼弗及況敢易言灑落乎

丁未先生至語水同飯送先生之東寺立語云凡人家延師師
之交服飲食主人無不細心供給而爲師者不盡心教子弟
師必無後子弟之書夜肄業師無不盡心思維而主人不盡
敬其子弟必不成
先生曰中庸言道費而隱三字最盡刑名術數之流其於道之
費處畧講究得些然不知道之隱處無寂滅之學其於道之
隱處畧窺測得些然不知道之費惟言費而隱則高不入於
空虛卑不滯於形器程子又説體用一源顯微無閒尤親切
惟道之費而隱如此所以學者不可不操存省察
問薛文清入相當英宗復辟之初想是當事者姑以答民望意

曰然又問忠肅之死文清初不與聞一日人朝見衆皆衣紫
公問其故或曰公不知邪今日欲刑某等耳公曰此事人所
共知各有子孫石亨奮然曰事已定不必多言公知事勢不
可挽所以至上前不力諫若力諫必無益於事而徒增朝廷
又殺一大臣之名公蓋籌之熟而於此即有去志否曰想當
時事勢如此又問公在相位勢不可久久則必受戮曰若久
便不是道理了且不要説到受戮然是則必利非則必害理
有固然所以義命拆不開
玲偶説與門人説書先生曰最要是欲學者反身而自得之
先生訓玲曰大舜之所以爲聖人者只是虛受文王所以爲聖

人者只是乾乾不息
姚瑚記
辛亥三月瑚仝弟至語溪力行堂候先生先生訓以爲學當祖
述孔孟憲章程朱諄諄數十語瑚問日用工夫非助即忘幸
先生教之先生曰要知必有事焉孟子本説集義程子兼居
敬説益精密矣吾人日用工夫居敬窮理如是而已
瑚於巳酉秋初見先生後寄語王言如云攻玉躭於靜坐未免
病在厭動求靜白沙學主靜者也其詩有曰廊廟山林俱有
事吾人隱居求志正爲時未見用故當退處巖谷然守先待
後經綸素具亦無一事可畧也若嬾散厭棄惟求閒靜設有

行義之日豈能有所爲乎至見將別先生又語瑚云隱居求
志行義達道胡可一日忘之
壬子歲瑚館先生門下先生時以補偏救弊是修身要旨爲訓
一日出見復申此意曰凡言修者必有不善之處修之之功
去其不善以歸於善而已宮室器用皆然況於身乎修之之
義蓋如此　又論依於仁依字從人從衣如人與衣之貼切
而不可離也
先生曰做人切莫犯聖賢所戒哀哉難矣哉吾末如之何也已
矣等語又曰論語兩處難矣哉兩處吾末如之何孟子兩處
哀哉不可不時自省戒

先生訓珝曰吾人立身務實無求於人方可成得人品此古人
進退所以綽綽餘裕也如諸葛武侯躬耕南陽不求聞達必
俟先主三顧方起及其身任天下何欲不遂乃言子孫衣食
自有餘饒不別治生以長尺寸此可見矣今世一切反是故
得志則奢淫惟日不足失意則悲憤如不聊生未之得也不
可不得既得之也不可復失人品又何自立乎惟能守耕讀
能盡職分然後隱居求志行義達道方可造此

五月幾望卯季心先生至齋談至徹曉大旨以省察克治為先
補偏救弊為要立心須濶大作事當果敢又云失於柔弱者
讀書必求其剛毅果斷而樂之如求也退故進之之類此皆

珝之要藥也別去以所請質先生曰卯先生剛毅處甚不易
及 卯先生又云讀書當四面看不可執一又囑教新兒語
閑之以禮義飽之以詩書

先生訓珝曰學者立心當以天下為已任而功夫則雖小物亦
當用力

先生曰論語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於此當反覆思之思之審
欲信之篤君信不及真是枉做小人

先生謂珝曰昔吳康齋有言學問之道只是事事不可放過才
欲放過一處便長因循怠惰之心此語甚善即先儒所謂居
敬所謂必有事焉也果能持之以恒終始不懈使造次顛沛
亦無放過則極其精密矣

王先生曉菴與門人說中庸錄其說呈於先生先生閱之不答
曉菴使珝問焉曰說有是非乞先生指明概置不答何也先
生曰說亦未見不是但先儒發明已甚詳悉吾人只宜體驗
于心可矣此等記錄可不必故某置之不答也

姚璉記

庚戌秋璉兄弟拜謁先生於張佩兄齋中適語溪以東學道選
數十冊託佩兄發出舟子負上連呼重甚先生戲語曰此未
必重吾以為輕如鴻毛耳璉因問學問之於舉業固可並行
而無妨耶抑必屏棄而後可從事耶先生正色徐語曰詩有

之茶蓼朽止黍稷茂止

辛亥春仲之望自華里至語溪見先生於力行堂問為學之要
先生曰程子之教存心致知朱子之教居敬窮理居敬所以
存心也窮理所以致知也言雖不同其旨一也然存心致知
異說或可假借惟居敬窮理則異說無容竄入矣吾人由程
朱而遡孔孟如由宗子而繼高曾若不於居敬窮理加功是
欲入室而不由其戶也

問嚴先生有云讀書不必泥定專看一部可隨興味所在六經
亦循環理會常常誦讀幾遍意味自不窮矣此說如何先生
曰教學者專一無適務期精熟猶恐有苟且涉獵之病矧教

之不必專一乎
讀書錄與續錄其論性理太極處前後似無大異語多重出
先生曰此卽可見薛先生玩味之熟循環不舍終始一致也
又曰居業錄有謹嚴整肅氣象讀書錄有廣大自得氣象
先友佩蕙兄穎敏誠篤精勤履客同學之軼倫絕群先生稱許
不置辛亥春必欲執贄納拜先生不許佩兄誠懇不已又轉
求諸先生代爲所請先生終不許璉請其故先生曰某平日
餬口四方授書之外未嘗納拜正師弟之稱蓋見近時講學
之風始於浮濫終於潰敗平日所深惡此而暮年躬蹈之乎
且佩蕙兄學行可畏亦不敢當也今後諸同志不以某衰耄
無聞有疑則質有事則商某自不敢不效忠告愼勿襲此標
榜之迹也
一日先生語璉曾出璉問先生胡往曰亡婿總服已及三月今
至彼處釋之耳先生於卑幼之喪不敢不勉如此
癸丑六月先生訓璉曰學術之際不可不愼始之不愼則自謂
闢異端不知深入其中而終身有不覺者如乾初立論闢禪
而其學的是禪學季心立意排斥良知而其議論正是良知
衣鉢此皆由不尊信程朱故也
問知行合一之說如何先生曰知自知行自行豈可合一此邪
說害人學者最宜審察也又問知行並進之說如何先生曰

此則固有此理總不若知先行後之切實可据也卽如昨日
炎暑在彼芰葉未出門時必知此地多少樹木此時日已過
西可以就蔭然後至此不覺其苦若不先有以知出門未有
不差卽有偶中然不差者鮮矣
十月朔先生謂璉曰某欲取朱子文集語類兩書選定編輯錄
其最切要精粹者爲朱子近思錄一編自問精力日衰不能
及矣有志者異日體此意而敬成之可也

言行見聞錄

桐鄉張履祥念芝氏著

卷一

祥與錢字虎寅侍山陰劉先生先生問曰二子有親乎對曰履祥與寅俱幼無父母亡又數歲矣先生色動似重有哀者徐曰修身所以事親也

崇正壬午予同友人見黃石齋先生於武林先生曰學者之患莫甚於好名吾三十以前所讀書俱不著實以其好名也今日正是爲名所誤君子之道淡而不厭淡者道之味古人富貴貧賤處之惟一只是淡淡則處富貴如無富貴處貧賤如無貧賤滋味都一樣

劉先生曰事無求可功無求成惟義所在而已矣事必欲求可功必欲求成功利之習所以深也

有多行不義見賤鄉里而猶自誇家世者顏士鳳曰所貴故家者詩書之澤禮義自守端雅醇厚異於衆庶也若規矩蕩然邪辟無等有田家之子所恥而彼甘心爲之是則市井小人之不若矣尚堪自誇乎

里有登科歸者顏士鳳以戚屬往正色誦曰親賢人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衆座失色聞者稱歎

會稽陶石梁先生疾且革謂其門人曰吾死無以見父兄矣門人曰先生盛德清修海內宗仰何爲有此言先生曰吾父兄科名祿位皆過吾未嘗及千畝我及千畝即此不可見父兄矣

邱顧伯曰人以非理加我我以非理報之施報雖有不同其爲非理一也譬如假銀人用之於我我仍用之於人雖非自作其爲用假銀一也不若得而投之水此春秋不以亂易亂之指也

予平生與人每持二語曰吾不負人人寧負吾錢字虎曰不可若此處已以厚而薄待天下之人也我不負人亦不欲天下人負我予曰是則善矣但過於自然予所謂人寧負我非敢

菲薄天下人也亦曰人情不遠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我苟不負人人焉有負我之理字虎曰終不能無弊一日各以所言質劉先生先生喜曰如此質論甚好張子之言近於責已然不逆詐不億不信而不能先覺終於本體有受虧處成已人也成物智也不至人我兩無所負未善也錢子之言近於厚然不欲天下人負我而不求其何以不負終成虛見亦未有以得其不負之實也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上面功夫煞是吃緊煞是滿足非可以議論承當也

祝開美淵初未識劉先生既入後因門人請見執弟子禮先生責之曰爲名乎爲利乎開美悚然在京師朝夕請事遂從先

生以歸自是閤美學日進

德淸嵇先生以孝廉署吾邑教事始至進諸生問篤行使各舉所知或辭之正色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一介之士必有容友處鄉黨朋友間安有不聞一善之理不聞一善知平日無心爲善也越月以所舉善行大書明倫堂昭示同學越數月又然察其甘貧有守者告之令尹發學租周恤之其屢親有司者雖窮乏不與焉士習之偷由於競浮華而無本實故其爲教專以敦尙倫紀爲先有匿親喪赴童子試者學使君已録其文附邑庠先生持不可先後黜二人郡邑庇之不能奪也有莫生望吏議太守怒褫之先生閔焉爲請於提學而莫

生以無罪復優有廩膳生父死匿不以聞將以出繼赴鄉試先生知此歸再舉士行一變時宮牆久圮廟廡堂廟射圃禮器之屬靡不敗壞先生悉治之岡廢興獨不喜邑民告諸生過惡間有以告作色曰土田戶婚分辨曲直當就郡縣汝俗好訟亦欲聚訟學宮乎然諸生有小過失即莫不聞也同官怨其介有後言先生嘆曰朝廷立三老以造士豈以賊士乎

宜興吳又鄴湛筠齋先生族子也筠齋提學廣東卒於官掾吏爭以賄至將乘此滋弊也又鄴聞曰奈何辱死者立召經歷司以其印歸按察使故事官滿辭任役入例有請乞又鄴趣舉不獨自持以正愛筠齋以德且能盡絕斯弊爲足法也

嵇先生曰吾人無論窮達不可一日苟且今在家庭家人父子之間固不可苟在鄉黨雖與田夫野老閒言語當於世道有補聞之錢愷度云

錢愷度曰先君子每以愼交教予嘗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比之匪人爲害不淺予兢兢守此訓今年五十有餘不敢忘平生親友一一可數未嘗泛及匪類也中丞公素號長者貽謀之臧亦其一矣

諸先生曰朝廷不榷酒酤民得自造又無群飮之禁至於今日流濫已極凡人計腹而食日米一升能者倍之而已飮酒率數升能者無量食久不過踰刻飮酒或終日夜朝野上下

恒舞酣歌妨日廢學猶其小也淫昏於是乎興訟獄於是乎繁金於是乎生粟於是乎死天下囂然嘗苦不足無謂秫田傷穀有數也得百里之地而治之禁釀三年而民自足

崇正庚辰五月雨傷稼湖州韓茂貽繹祖首議賑濟太守陸公未至令長無人民大震訛言遂作鄉士紳懼白監司欲以亂民法治之復不敢揚也思假口於學校因爲狀以投茂貽且告之故茂貽佯應之退而更爲狀招數同志就監司駐所老幼黎首微有聞扶攜肩摩而至者萬計勢不可遏茂貽入轅門宣言於衆曰爾等皆饑民以水災之故洶洶若此鄉先生皆欲以亂民治汝狀具在汝聽我毋恐毋譁我碎之皆應曰

諸遂碎之而以已所爲狀讀於衆衆悅曰我等豈有他望求免租求免死誰欲亂者茂貽曰若此隨我入監司令諸生先入茂貽曰此輩皆饑民非亂民饑民之望不過上災傷設法賑救而已不可以亂民治治以亂民亂未必不作監司曰誠如所言進衆慰遣之勢稍定後陸公至爲廣糴義倉粥厰諸良法茂貽莫不與

諸雲芝先生舉子特晩旣沒沈孺人教之剛嚴有義方嘗謂士鳴珂曰吾聞一介之士必有寄友汝無友何也必汝無學人弗與友也他日士鳴與其友至孺人具饌飮食之退而歎曰吾於壁後聽汝等言語不合於義且聞其人毋褻而歌吾嘗

責汝無友有友若此反不如無每見親戚輒問士鳴過失且曰勿以吾嚴爲之隱是害之也有所聞呼至跪而杖之

孫子度曰天下極詐極險之人吾以至誠待之則其險詐將窮於無所用而亦相感以誠矣若以機智禦之愈甚其潰决也

卽季心雲館穀以養親崇正庚辰歲凶越三載勿稔貧益甚時父已歿母存季心旅食念其母未嘗飽每數日弟來告匱季心竭力經營俾得歸以奉母又損所食之半以食弟主人聞之益飡飯必辭蓋不忍弟之不食而去而又不欲以弟之故累人仁者之心也

湖州嚴穎生少不知學憑恃才氣鄉人苦之旣自悔折節學問

嚴儒釋之辨謹出處之分遇人好直言無所避忌一日過予見坐有俗客規予曰君子不過亂人之門亦不可使小人得過其門也客不察言俗事不已正色厲聲曰未見顔色而言謂之瞽客既去復規予曰君子不失口於人不失色於人愼之予志之不忘臨別吟珠藪澤自媚玉韞山含輝之詩以贈之

朱評事令祁門日嘗有國子生餽墨二匣他日視之則黃金也呼其人切責曰前日之墨却是等與其人恐懼謝罪懷之以去祁門有山路四十里甚崎嶇然通衢也每雨雪人馬足俱裂公至惻然有志築之入考成再任志乃得遂人德之名朱

公路〻今以爲便

李石友嘗與其弟小不愜蓋旁人間之也予聞作一書遣其兄弟共覽之石友得書涕泣如雨嗚咽而言曰此何待朋友責者吾弟少爲人惑不見諒耳然吾知罪矣爲長兄使弟惑旁人言何以對父母深自刻責已卯秋錢宇虎一士偶有失予不能匡救次日李石友聞之正色責讓若父兄然者予是時已內慙石友徐顧予曰亦不能無失予曰固然一士曰吾不聽受其言以至於此失在我也一士之任過石友之直諒皆不易也

倪寄生貧士嘗以青烏之術行所得金錢隨以分諸宗族隣里

之不給衣食者曰此不可爲家每自外歸候問者不絕予曰
親族情誼如此不易得也寄生曰非親親也意各有望也吾
思害之深矣來年仍出訓蒙不復爲術者事以絕其望庶使
思艱難勤力作以免於死亡庚辰辛巳水旱洊至予見其里
饑困因語寄生何不假君青烏一年蘇之寄生曰不可今日
流亡道殣相望而彼得幸免賴平日艱苦作活耳今復道以
非分之得不死於凶年亦將死於樂歲雖有怨望終不顧後
十餘年卯顏伯自硤溪來語予曰寄生所祝已能自給語及
寄生感之至流涕

吳司寇曰做官士民一體不可偏執已見殺人媚人與陵轢士

大夫以干百姓之譽皆非也清節可以律已不可以驕人執
法所以愛民不可以傷士大夫之氣

又曰時局翻變脉理不正驅逐者與暴起者未必端邪誠僞剛
若溷灑而一意矯枉絕無蕩平正直嘉與天下爲善之意遂
後之視今更甚於今之視昔可恨者於國家分毫無補而載
胥及溺異日士大夫當追悔無及也

霍氏沁水縣張忠烈公銓夫人也崇正四年流寇王佳亂犯沁
水因攻竇莊時公子左都督道濬戶部主事道澤咸仕京師
衆議棄堡去夫人語其少子道澄曰避賊而出家不保出而
復遇賊身更不免去將焉之等死耳死於家不猶愈於野乎

且堡堅賊必不得志躬率僮僕守禦賊環攻之堡中矢石並
發傷賊甚衆越四日賊聞官兵且至拔營去時避山谷者爲
賊淫殺甚慘張氏宗族獨得全冀北道御史王肇生表其堡
曰夫人城

山東一省土田六十一萬七千五百頃萬歷六年加徵七十四
萬餘金崇正七年有言利計臣稱東省額地一百七萬七百
四十餘頃較會計錄溢地四十五萬餘頃奉旨勸報將按籍
加徵撫按以下茫然不知所對移牒各郡縣亦未有晰其原
委者逡巡四年屢旨詰責無所引據以駁覆部議濟南府左
衛經歷司蔡會龍建議詳明切中利害時海鹽彭公觀民爲

濟南守即據其議以覆所司撫按以之入告部科無以難事
遂寢其議曰神祖初年江陵當國思綜核名實以致富强撰
爲會計錄一書疑郡邑土田有未登版籍者詔下海內履畝
而丈尺之其賦以上田爲準中田上地一畝三分準一畝下
田中地一畝五分準一畝下地二畝準一畝無論深山窮谷
尺寸俱籍於有司有司承上風旨藏土田弓制以量之郡縣
故弓四尺爲一步殺其五之一以三尺三寸之弓量之郡縣
咸有溢田吏胥因緣爲姦利民間擾擾思亂江陵既歿有司
爭言加額之困民於是變通其意分三等上地視舊賦中地
三畝而當一下地四畝而當一田額從新賦額仍舊此田頃

多寡不同之跡也先王建國藏富於民履畝加賦見譏史册
江陵不能行於太平熙攘全甌無缺之時今豈可施於徊闒
鳴張揭竿思逞之日況青齊爲三輔之襟帶臨德實神京之
咽喉以凋敝之民而倍徵其賦實流寇之驅也假令一夫作
難四百萬漕艘帶水中斷天下安危繫焉豈直數十萬緡而
已哉
彭公以濟南守謫家居五年起補湖廣按察司照磨將行時楚
寇方熾所知遺書勸止之公答之曰昔之仕也猶不如人豈
以頭白之年猶戀戀一官哉海內橫流君父側席非人臣高
卧之日也世治則寵榮國危則趨避食其祿而辭其難仁人

所不爲幸告故人無復相念
與秋圃先生曰聖人甚惡無故之利此語最旨明神宗時有朝
士假館閹宦者一朝廢垣發藏金萬朝士欣然濫及僕役一
老蒼頭獨有懼色不敢受已而事洩主僕皆逮訊蒼頭得免
卒賴其力脫主於難朝士負時名適見利而惑不如一僕竟
以是終身擯棄哀哉
又曰便捷快意之人不可倚爲心腹他時之賣我者必此人也
然當其順適時甚不易辨司馬溫公猶失之蔡京況其他乎
又曰溫良恭儉讓中無孤高字故知亢傲非居身之道恭寬信
敏惠中無嚴峻字故知刻深非居上之理

又曰妻妾奴僕切不可與商疑事此輩識短常令主人去義而
就利苟無定見鮮不惑矣居官者之於胥役亦然
有賢夫婦者海鹽之沈蕩人其夫教受村落一日出過桑隴有
懸囊樹間視之累然遺鏹也持歸告其妻將榜其地以招失
者妻曰不可是非失者之招且招猾者滋多累矣不如默往
以待從之果得所主歸焉吳襄仲曰非獨其夫難得也抑是
妻實賢且智以成其夫其過於人豈不遠哉惜也逸其姓氏
吳忠節公曰人品須從小做起權宜苟且詭隨之意多則一生
人品壞矣
又曰四方衣冠之禍慘不可言雖是一時氣數亦是世家習於
奢淫不道受此天殃若積善之家亦自有獲全者不可不早

夜思其故也
又曰遇事多算計較利悉錙銖其過甚小而積之甚大
祝開美篤志於學嘗於病中痛氣質之偏克治不力因列目自
警其言曰閑邪存誠修已以敬誠敬之道慎獨而已一息尚
存不容稍懈有犯輒長跪自責書於室曰某月某日以某過
跪一次自訟之嚴如此
張我純洙家僕傅三素謹實我純一子而夭年六十自爲造死
具謂傅曰汝夫婦隨我久無幼子并爲汝備棺木二具丙申
六月盜劫里中執我純去爲質以要金傅撿得遺金六十兩

密歸主人弟曠主人主人未還或竊傭賣身文書與傭傳不
爲隱仍歸其主人主人待之益厚
乙酉春祝開美往山陰見劉先生臨別先生問曰今歸將如何
對曰得正而斃斯已矣先生稱善是後遂不復相見及先生
殉國開美死之斯言可謂信矣
崇正壬午沈德甫往山陰謁劉先生先生方修墓德甫即山中
見之時朝廷以都御史起先生於家德甫問曰先生行乎先
生曰先人事已畢可以死矣
朱聲始曰幼時從先君於官所每僕人從家中來自宗族親舊
鄉里莫不詳問起居雖下至僕婢小男女無不問及偶及僕

某答曰其妻死先君惻然余在傍曰此婦素惡死不吿先君
怒曰惡有聞人死而不傷者乎其人雖不良既死何心念之
因縷縷言自幼當存惻隱之心
朱韞斯天麟與倪子有爲直諒友子有歿妻子饑寒不免韞斯
雖貧時時爲給升斗諸與子有交如曹射侯兄弟感其誼咸
相周恤既數年子有之子病韞斯冒烈日爲求醫藥至射侯
家昏暈射侯救之甦子有子竟殤射侯復爲之斂方子有未
歿時吳開三泰延至家醫藥之度不起遂以長子與其女結
爲婚姻而歲致錢米若此者可稱生死交矣
祝開美記先生寓潞河有某生來謁述其父死丙子難求先生

一言華亥先生唯唯不一顧并言事勢方棘未可南行意甚
虔切先生亦唯唯不一顧別去淵竊歎先生嚴冷媿向爲世
情所溺追夜坐先生曰早間某友父既死難何得朱履優游
無異流俗不知當年換上朱履時胸中亦一念及否因舉王
鳳洲世貞兄既被戮鳳洲白幘終身又舉蕭山何孝子父寃
死孝子能文章絶進取手刃父讐終身衰絰及死以衰絰斂
淵竦然有省
春女海寧陳氏婢夫病黃腫食過他人而不能事事女敬養之
無怨怠之色主人給食先以食其夫已食不足亦不言餒陳
氏强幹僕或服敝垢其夫必完潔歲久不變乙未孟春予過

海濱乾初爲予言因歎弱國之臣貧士之妻不至驕蹇怨懟
者希矣其名節自飭者則曰天實爲之而已乃若掃除下賤
惡知倫誼之重飲食男女有不饜其欲者疾視夫主不啻雠
屣去之恐不遠矣彼其小心約已將事弗怠與夫蹇蹇匪躬
之士豈有間哉
陳乾初姪有耕田之僕死哭之甚哀食不重味與人言及即潸
下任其妻麻衣白兜頭近今待下不失恩義不多見也嘗著
僕說示子其詞曰家僕謂之義男即有父子之義於父僕即
有兄弟之義矣於義女義男類亦然君子當一體萬物而況
家人乎男耕女織自其職分而衣食之計在我固宜有以周

之此勤忠之本也婢僕有過切勿遽加呵怒從容詳審灼知其失亦且好言理諭讀書知禮之士尚多過舉況無知之僕乎哉如再三不改法當懲戒必須弟稟之兄兄稟之父一聽尊長施為不得擅鞭扑無論待父僕禮當如此即已僕過犯宜責而父兄在前亦無高聲詈罵之理夫先自處於無理而欲責人之有禮乎農桑本務誠不可曠然日用之間須當調停其課俾時有暇羸牛馬弗盡其力而況人乎群僕之中必常知其勞逸時寓勸懲遠役必令裹餱待食於外每有稽[illegible]隨妄必須早歸毋俾久候或寒夜守饑縱飲不恤深乖長人之道推此以待人僕客使遠來務令速飽此[illegible]驅馳道路衛

冒寒暑饑疲可念況敬主及使焉可忘之尤不可褻使女婢以禮別嫌預遠淫僻不亦善乎人各有偶今日吾婢異日人妻義女即女何忍亂之一念不謹百行莫贖胡可不慎吾所以深言至此者以世人理義不明而習俗久蔽儘有極異常之事而習而不察反視為平常即亦有極平常之事而習而不察反視為異常者近有族父嘗與其僕坐飲宗人竊非議之予謂君自蔽於習俗耳主僕奚不可同坐哉況老僕乎不敢坐者敬上之義命之坐者體下之仁推主僕之分至君臣而止耳朝有坐論之臣士庶之家而反妄自尊大乎推此類深求之家庭日用之間凡可以遠俗而從道者宜無所不用其心矣

崇德吳擊千其父儒生也寬厚長者而惑於釋氏擊千屢諫之父怒怒已復諫以為常一日父生辰將飯僧誦經擊千諫曰今日恐當誦哀哀父母之詩釋氏無父之教似不宜用父默然乃止晚年深悔惑於釋氏之非臨歿以作佛事為戒若擊千者可謂能諭親於道者矣

大司寇海鹽吳公中偉之子太學卒無子序宜中丞公麟瑞仲子哀仲名謙牧嗣哀仲生方一月又隨中丞公官所乃立忠節公麟徵仲子仲木名繁昌中分其產約以長二仲並繼中丞公卒哀仲執人子之喪比太學配查孺人歿人謂哀仲宜

喪三年哀仲曰吾為父也三年為叔也朞之服叔母朞也朞嘗朝夕養今歿而母之而因喪之是利之也乃盡歸其產一百三十餘畝而為之服緦仲木固不受哀仲固以辭乃以百畝為小宗義田以百畝為大宗義田以三十餘畝為族人義塾之田遠近稱述人曰二仲之能繼述也故人樂有賢父兄也予謂兩先生之有令嗣也故人樂有賢子弟也仲木居喪一準家禮其哭泣飲食居處俱如制以至於疾哀仲相之戚容過乎服纍纍瞿瞿蓋近世希覯也

嚴穎生曰顧體函三字最是貧賤而移富貴而淫之根借子素其位而行何修飾體面之有

海鹽吳司寇公爲光祿卿時魏閹方熾尚膳監王體乾以擻索懷寧太子四喪膳米若干公列祖宗制於手版拒之吏白公體乾忠賢黨也盍少予之公曰妄發官米當奪不事貴人亦當奪均奪不如從吾守終無所與

武進湯孝子洽父病蠱垂死孝子封股以進嘗其糞以告醫者尋愈復生七年丹陽周仲純贈之以詩曰人誰無父母惟君能孝之誰不知劬勞惟君能報之股肉旣可刲糞穢亦可嘗此身父母身斷腸父母腸世人皆不識知能君獨良美質旣以賦須文以成章文章何以成請升孔孟堂

崇正庚辰下翰林黃公道周於獄王事葉廷秀疏救亦戍舉朝

乃莫敢言國子生涂仲吉發憤上書通政司不敢進仲吉又言臣之所言有禍無福有死無生不意司臣抑之也嗟乎在廷懼罪不惜賢才而使書生冒死惜之爲大臣者當慚愧無地反以出納之寄而撓忠義之心臣頭可斷疏不可抑也一時以爲陳少陽之風

崇正間楊嗣昌奪情起復爲兵部尚書其後薦陳新甲爲宣大總督新甲亦未終喪颯起少詹事黃道周疏曰臣惟綱常所繫爲臣敎忠爲子敎孝垂憲萬世本於民彝不可易也禮三年之喪君命不顧其門兵革警凶時出戎右不施於士大夫故衛開方不省其親管仲比之猳狗李定不丁繼母憂宋世

指爲人梟今遂有不持兩服坐司馬堂如楊嗣昌者自有嗣昌而海內無行皆擲塊投杖思擐節鉞之柄嗟乎人心之喪遂至此乎今督臣象昇父殯載途搥心飲血以俟奔喪而乃推守制在籍之新甲夫守制者可推則是聞喪者可以不去也聞喪者可以不去則是爲子者可以不父爲臣者可以不忠也卽使人才甚乏當旁求中外誠信不二心之臣而用之奈何使不忠不孝者連苞引蘖踵其不祥以穢天下乎時方欲以孝化天下而烏程之相三世未葬則有所不察黃詹事亦以是下錦衣獄焉

嘉興薛楚玉珩嘗誡其故人黃氏子曰少年立身卽從今日起

今日諸事先從居喪起若能不脫衰麻言笑不聞不飮酒食內不居宿於內則小童女婢必生敬畏小童女婢敬畏則綱紀之僕服矣紀綱僕服則中外之人莫不服自是而宗族親戚以及鄉黨朋友皆將稱悅而以成人之道相待矣自立之道豈外於此愼勿謂小僮女婢之前可忽也卯季心聞而歎曰善乎薛子之言惜也未及發其哀痛惻怛之誠

烏程嚴顥生曰人無卓然之見則臨事全不可保夫子言弒父與君亦不從從字極可畏惻突人到生死利害之際便主張不定卽不爲首未必不從人爲之

言行見聞錄

桐鄉張履祥念芝氏著

卷二

烏程溫寶忠先生幼孤母陸安人撫之成進士述其訓言曰貧人不肯祭祀不通慶弔斯貧而不可反者矣祭祀絕是與祖宗不相往來慶弔絕是與親友不相往來名曰獨夫天人不佑又曰凡人同堂同室同胞同旅多年者情誼深長其中不無敗類之人是非自有公論在我當存厚道又曰少寡不必勸之守不必强之改自有直截相法只看晏眠早起惡逸好勞忙忙地無一刻丢空者此必守志人也身勤則念專貧也不知愁富也不知樂便是鐵石手段若有半晌偷閑老守終無結果吾有相法要訣曰寡婦勤一字經又曰貧家無門禁然童女倚簾窺幕隣兒穿房入闥各以幼小勿禁此家教不可爲訓處又曰貧人未能發跡先求自立只看幾人在坐偶失物件必指貧者爲盜藪幾人在坐秘然作弄必持貧者爲話柄人若不能自立這些光景受也要你受不受也要你受又曰富家兄弟各門別戶最易生嫌勤邀杯酒時常見面此亦遠讒間之法又曰我生平不受人惠兩手拮据柴米不缺其餘有也挨過無也挨過又曰遠邪佞是富家教子第一義遠恥辱是貧家教子弟一義又曰富貴之家意氣驟濃者當防其驟奪凡驟者不恒只平平自好又曰豈有子孫專靠祖宗過活天生一人君肯高低各執一業大小自成結果又曰世人多被心腸好三字壞了假如念頭要做好兒子須外面貿有一般孝順行徑念頭要做好秀才須外面實有一般勤苦行徑心腸是無形無影底有何憑據凡說心腸好者都是規避樣子又曰中等之人心腸定是無他只爲氣質粗慢語言鄙悖外人不肯容恕爾時豈得自恃無他將人唐突又曰貧富何常只要自求通達貧當思通不在守分富當思通不在知足不闕祭享不失慶弔不斷書香貧則思通之法也使鯁周急尊師禮賢富者思通之法也又曰與朋友相與只取其長弗計其短如遇剛鯁人須耐他戾氣遇駿逸人須耐他罔氣遇樸厚人須耐他滯氣遇佻達人須耐他浮氣不徒取益無量亦是全交之法

溫寶忠先生舉進士歸故交某至其家守門僕已易不相識也問相公有何事有拜帖否某怒曰我無事無拜帖告爾主人出即出不出我去也先生聞之瞿然曰必某也趨出謝罪不已某讓之曰汝何故便用新僕守門我不怪他不認怪汝家此樣景邑老舉人纔得出身便意足乎先生謝服

施易修有豪家欲以女妻其孫易修辭曰孫尚幼曰慕先生家風惟其年相稱者即從命又辭曰家門清素非偶不敢攀附

曰禮幣不敢當若先生朝以諾郎女夕以造門受教訓又辭
曰他日往來之禮不能具曰自今日成言禮止吾家來先生
無往仍堅辭又曰願使女充服役之婢長不足爲令孫婦郎
別遺之時豪家方廹禍患故求請甚急所親多勸之易修終
不聽

辛丑夏經三月不雨農人憂悴米價驟增時雲邦家尙有餘米
或勸糶之雲邦曰秋成不可知來年親戚間不無需以舉火
者此米安可不畜留至接新方糶價則損矣其存心大率類
此

傳先生講易必先圖象而後及於卦爻辭每曰易者象也聖人

立象以盡意觀象而繫辭學易不明圖象而就辭索義抑末
矣

居康侯曰往歲錢僕袁某逸去三年而復厚菴不之責也但曰
爾去今仍來乎次日呼其妻前語諸僕媳曰彼夫去三年不
聞有醜行汝輩所當敬也命各再福而禮之

崇德吳孟度先生寬厚長者語其子擊千汝曰人不可薄於自
處多與人較量只緣處巳太卑若高則何較之有又云里中
某人者平日予與往還汝嘗懷疑彼俗所謂猢猻君子也猢
猻戴猢肖臉穿衣服便拱揖如人狀不跳躍升木故我待以
君子使不得巳自顧體面若待以猢猻彼便做出跳躍升木

伎倆有所損矣又一友行事宜在擯棄之列懇懇謂家衆
曰愼勿揚其失過則寧我任之使去之有名可以容身否則
將無媿死乎其有容類如此

劉伯繩嘗曰學問之要只是於倫常日用間事事不輕放過日
積月累自然造到廣大高明田地

嘉興屠子高曰爲父兄者不以德義教其子弟而急急規之進
取所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於前爲不孝於後爲不慈

徐生炅訪予於厚菴家信宿歎曰觀厚翁之愛雲邦雲邦之敬
厚翁雖父子不能過炅深慚平日在叔父前其失多矣巳又
曰郎家尊前亦萬分不及生質美故易感如此

世人厚於自養而薄於先祖豐於燕客而嗇於祭祀習以成俗
恬不爲怪予友吳裒仲徐敬可可謂虔於祀事矣年來見厚
菴先生及雲邦奉先之誠每爲敬服先期必齊戒沐浴更衣
備物必思所嗜不以難得而儉屆期夙興將事月朔必薦新
諱日必哀太常公祠在邑致祭之日先生雖年高必中夜而
往凡墓祭必先至不以途遠而怠始祖墓故有祭田世遠族
繁祭掃或後時雲邦益田若干畝每歲必首有事而後各有
事於墓凡十年五與祭以倡族人焉平日飲食衣服粗具雲
邦猶儉薄燕客治具不踰六簋而誠敬有餘洵末俗之儀型
也

嘉興作天心書院縉紳岳石帆糾人士講學其中孝簾居公琴山名門之子時爲諸生有才望岳欲羅致門下屢使人至殷勤公薄其人未嘗往崇正間東南文社最盛凡公同年執友無不欲引以爲重公槩謝之未嘗濡足

倪子有筠少有志節守巳廉介與人不欺雖事釋氏學刻苦自厲尚名檢丁亥冬疾且深吾與朱韞斯吳開三憂其身後子有曰吾婦識廉恥不憂失身勤女紅能養子女吾得首卯足矣餘不必慮也既歿二年家禍作謝氏攜子女依其母舅俞某以居艱難顛沛幾不能存夫之友或致薪米及紡織之資卒賴勤苦以活無何子又殤母舅繼歿依韞斯母氏以居隣

里聞其槩莫不敬歎曰眞寡婦辛丑女適關三子又二年弟謝某有室始去與弟同居自子有歿及今凡十有七年危苦百倍詩云誰謂荼苦其甘如薺謝氏之謂矣

伯兄有云災異之見人知天所以譴告人主其實天心仁愛自天子至於庶人無不在譴告之中自古亡國敗家豈止一人之禍而餘俱不及者變亂之作自上及下殺身覆族者嘗不可勝計何可不遇災而懼人主固當側身修省公卿大夫當思責難陳善不可則止之義士庶人當思改過遷善全身遠害之道庶幾禍變之來或可幸免顧蚩蚩然若罔聞知或乃喜談樂道甚者肆其傒心爲惡如恐不及可謂不畏于天矣

愚按兄言深得洪範之意惜乎持以告人未有聞而知戒者也

屠子高曰庠序之士行間之兵總不可離於農士而離農則爲華士兵而離農必爲驕兵

陳乾初云處宗族之人欲消彌怨惡惟不爭不較而已屠子高聞之曰顧自處之道如何

閔方中與弟采臣師友誼篤事吳人伯最敬而親之服勤至死人伯卒於其家爲之殯如禮人伯子貧嘗依其兄弟既延沈仁枝教子姪仁枝亦卒其家又爲之殯如禮兩喪師友死者若忘其旅卒主人如喪其所親足爲薄俗之儀表矣

淩渝安曰父子兄弟安得人人大中明道伊川夫婦安得人人伯鸞德曜大槩中人之性爲多要在處之得其道則天倫厚矣因言友人所遇多艱敵及此且云幸不幸命也處之之道在我而已屠子高聞之曰處之得其道則轉移變化皆在其中

孝廉屠琴山性至孝母恭人年高耳重公體其意尋常與家人語聲必高喜聞古今事公日稱說書史及見聞嘉言懿行以娛悅之赴親友晏會飲方酣樂左右稱恭人命即輟飲夜雖深主人留雖固云恭人召即歸果否不問也

凌吉修宏禧每云人讀書要得道理到身上來不然多讀無益

張佩葱父兄繼歿八喪未舉庶弟與姪俱幼佩葱一身任之尚力營辦若未嘗有兄弟者平日撫教庶弟諸姪恩義備至佩葱年未及三旬其篤行如此可畏也

嚴穎生弟沛如女甥之夫閔某歿姑婦俱寡子幼邀沛如治喪事其宗族內外俱欲從俗沛如不與較第問今歲租入幾何曰若干石又問貢賦稅需幾何曰米價賤當需若干石又問歲食需幾何曰需若干石又問所餘尚幾何曰無幾矣沛如曰然則喪事不得不從儉凡無益之費及從俗非禮之事俱不得爲或難之沛如曰今去追呼之日不過兩月一家之人自今以往不能一日不食將使天降地出乎將使二婺爲無

米之炊乎抑使藐諸辦此乎與其辱於官何若節於己與其悅愚人之耳目無益於死者何若準有常之出入無害於生者如吾言則與聞諸事不如吾言則請去人不能奪雖從之然意猶未慊也次年春催科亟閔氏之族有縶縲及婦女者有架杻及貴人子孫者鬻田無主毀廬室無及以是內外咸德之

屠子高曰可歎人於祖宗亦是勢利有顯達者則亟稱之其前布衣處士即恥言及甚則忘之矣曾不思所以有顯達者皆由布衣處士積累所至而子孫今日之式微或以顯達者有以取之也因言宗族之人見能進取者見貲財豐厚者不問其人之賢不肖及行輩之尊卑衆皆環向承奉之而彼人亦忘其卑幼與不肖驕氣德色無所不至人心習俗如此安得不日衰日亂乎

朱生長庚幼喪父母伯無子撫之長生無兄弟又叙不當嗣更立應爲後者一人伯老疾不能起自一身轉側及溲溺衣食之屬俱待於人者六年生與弟某朝夕不去側奉持不怠至於壽終而此恩撫之姪繼嗣之子若此可謂孝矣

沈石長有母之喪張佩葱沈尹同相之一遵家禮凡時俗非禮之禮俱弗徇時有以紙錢至者謝之不克辭則受而浸之以水和石灰爲殯壟之用曰卻則逆人情焚則惑人心求爲無

用之用庶惟此耳

劉先生在陽明書院講學一友問難不已時伯繩在側語之曰顧力行何如耳先生顧伯繩曰此語尚未是汝說得

謝氏惟一女嫁而夭慟哭幾絕忽起曰吾舅姑未葬夫亦未葬此身未可死乃輟哀女之姑素虐至是哀之甚曰安得更有婦若此謝幾微無怨咎之色且慰之曰吾女命也無過哀姑深服其德愈哀不已人謂謝非特節行之高其賢實過人也

鹿與徐司馬公必達初令太湖太湖之地前高後庫前河大後河不能容常橫決害田公尋翟令故跡益治石堤三百餘丈令前水不得後潰而害稍弭後補令溧水石臼湖爲溧水巨

浸旁丹陽固城二湖挾桐汭宛陵姑孰之水復注之故置斗
門於廣通鎮洩水入蘇常二郡界當其衝者多所毀敗二郡
訟之請更爲堰益高廣於舊壅湖水溢出田上湖壖民往往
堤圩以耕水湍突又廢萬歷間隱實失田八千頃其爲害更
甚於太湖公親履諸圩盡知水勢所向曰一圩潰則諸圩無
以自固其勢非盡堤諸圩不可乃率民畢出身親廵督晝夜
不息者三月凡成堤五萬餘丈植柳櫳以固疏土而溧水之
患漸去公所至必講求利病而興除之誠心實政類如此
徐司馬公爲光祿寺丞時大官耗匱歲入二十二萬不能支而
宮中奉佛優蒲之供日多賜予冗濫斲工晝者俱賜膳食公

悉奏罷慈寧王熙兩宮宜取雜沓寧安大長公主喪次上食
諭制公請停罷故徵漆器於南京徵瓶罌於禹磁二州徵天
鵞於魚臺部送煩費不貲公議裁折有差奏上報可於是歲
省金錢鉅萬公因舉絜令甲叔輯寺志自米鹽包篚之細以
及庖宰休番俱立法勾稽中官明濂冐索廩食挙毆寺僚公
飛章劾之收濂立笞死群閹股栗公勾稽商籍有姦商託身
中官取旨求免公抗不奉詔卒不能奪天啟中閹勢益横求
索無藝忠憲高公攀龍據令甲裁抑嘗言中官無日不至寺
讓訴得以頑然不動處之者寺志之力也
天啟時大閹魏忠賢專政分遣其黨出鎮諸省至司官畏之無
不匍匐拜謁海寧許公令典守淮陽聞南畿鎮監將至一朝
解印綬去官以歸超然仕局之外優游林泉寵辱不及。
劉先生以直言觸廷怒罪不測御史金公光宸爭之並繫吏垣
吳公麟徵再疏論救時朝臣拜疏甚衆先生讀諸救者書歎
上諸公言辱相援耳若吳公者念在國家眞仁人言哉旣受
削籍之命先生僦車單㑌蕭然就道吳公墟以賜金旦其故
封曰某幸無不義之取爲公累君賜也可無卻先生謝曰賜
君恩也不可以致私義非公之友所敢望都人聞之曰兩賢
甲辰春屠子高往訪巢端明蔡某載焉中途慨然語之曰吾不
及汝多矣蔡聞之愕然曰大相何出此言子高曰爾子喜讀

書有志做向上人吾安得及汝蔡局脊不已大哉斯言可使
佳子弟聞之勸不肖子弟聞之戒
吳江徐氏自幼精勤靜正外物無所愛好父微不知禮義嘗爲
仲氏子作媒而弗克憤以女許招至其家俟長爲贅壻後仲
氏子染惡疾請去約疾愈復來久而彌劇乃辭婚父母欲聽
之徐悲憤自經父母救之甦旣久仲氏之疾益甚又來辭父
母私許別字不敢聞於女詭爲其妹納埒且治裝將嫁焉父
母微風曰妹且嫁汝終身將何托答曰吾意已定依父母以
終耳曰父母歿奈何曰依弟以終耳勛作足自養不累弟丕
食也朔漸近知父母欲强嫁一夕從容語其妹凡女紅所成

及衣服飲食之細無不具悉父母弟妹既就寢闔戶自經以死父母覺急救少甦瞑目而臥不出聲勺水不飲越兩月仲氏人至乃呼入其人慰勸曰何自戕至此不應其人解乃謂之曰爾生仲家人死仲家鬼矣招爾魂祭於仲之室迎爾柩葬於仲之墓爾勿憂徐氏唯焉遂卒

沈幾臣有叔早世繼嗣不立越二十有六載寡嬸病既殆幾臣與其仲弟謀迎至家立從弟一人爲嗣嬸氏因得正其終又念先業已盡從弟治生之計無所賴欲分已半產授之諸弟感焉各損其產得十畝爲從弟世業幾臣兄弟俱貧甚可謂力行之仁矣

吳象六吳江人兄弟三人象六其季也親喪未葬年及婚所親勸之婚辭曰情事未申何忍言及娶事因竭力經營得四五十金買山營葬兩兄初猶惑形家言後感其誠不復惑次年冬乃婚

葉靜遠曰張受先采秀才時不能自愛登賢書卽不同舉進士後矯然特異其平生自言亦如此張佩蔥曰人多有敗壞於末路者若進德於中道誠不易哉

蘇州盛子材初至貧無以卒歲往所知告困及至恥不忍言所知不解其意贈以節物及歸日已暮野宿毋妻恐饑以待元旦至家出所懷節物食之而已弟二人業賈及子材成進士遂士服子材戒之曰吾仕欲以多金起爾家不得若欲憑聲勢漁利桑梓不可去賈業士已不能賈而士服誰與貿不如賈服而賈業二弟從之仍賈業而賈服甲酉之變卽所居山隱焉授村蒙爲養婦女童豎稱先生莫知其嘗仕者故人有以顯官至吳不得見其面宗族乃笑嗤之

邱參軍維正隱於邵灣躬糞桑圃山中人見之駭曰公自灌得毋臭乎答之曰不臭尙有臭於糞者山中人不解其意傳以爲笑何商隱聞之歎曰明德之馨先生有之矣

張佩蔥曰子弟之賢必由於內有賢父兄外有賢師友賢師友之教只使之聽從父兄賢父兄之教只使之敬信師敎勸子

弟必賢矣

朱靜婦曰自古人才得盡其用必由於君德君德優於其臣方能用盡臣之分量若使皋夔伊呂所遇止於漢高祖唐太宗亦做不成皋夔伊呂事業也

嚴穎生曰亦甫課子先後所延師皆高志博文之士未有一人趨逐利達者故佩蔥兄弟能達過人以自幼不聞卑汙之談也

邱維正先生論爲將之要曰懷必死之心出萬全之計

顏士鳳嘗言人能無求於人方可自立時江南役重士鳳產則承役不從從叔之仕者詭避俗尙浮名士鳳身不入社應科

舉試亦未嘗干人薦引

顧氏女殁後予稱道於何商隱家時巢端明在坐聞而歎曰此女非特貞烈可謂孝矣蓋死一也若不死於舅氏來弔之日異時父母未必不欲其改字至此而死則貽親惡名矣相傳顧未死前亦嘗審量及之

凌渝安課居十餘載相知俱以未舉子爲之憂渝安坦如也嘗有議婚於吳江某氏者其父慕誼將許渝安使語之曰吾年四十有七矣因不果前此有以歸安茅氏女來議者渝安辭曰鹿門後裔且女年幼越幾年長矣家亦貧乃取之張佩蔥未謀再娶人有以烏程沈氏女來議者佩蔥曰父母於子

計當貴長久情爾家貧矣又絕進取意愼毋後悔其父聞而笑曰予固非進取者况聞與石長尹同友復何疑遂字之

吳開三嘗規其友曰君高士自命而貸人錢物十不一償世間恐無他人只廢錢物君爲高士之理此已大不高矣吾人今日處貧不可不以此言時發深省

凌渝安見友人不事課授即不樂曰此貧士恒業廢業何以爲生仰事俯育資於予弟猶不失義且所授者聖人之書所講明者詩書之理可以修身可以及人奈何舍此不爲一友勸其治生徐答曰農工商賈吾不能爲勤於授徒是即吾之治生也

吳江王存久先生崇正間北遊燕京時山左大饑人相食流賊披猖官軍屢挫深憂之自以諸生不能有爲又不欲指斥當事作哀大東懷燕北征諸詩以見志遂附漕艘以歸過臨清饑民數十輩譟而至將刼之舟中愕眙先生從容諭之曰若曹殆於饑非得已然刼漕艘犯國法祇速其死能聽我我今汝一飽以不罹於死何如應曰諾遂斂諸艘得米十餘石散給之衆悅而散艘得無恙

錢一士過我相與歎流俗之弊因及宗族之衰而曰人只不肯向上居今之世志古之人是向上也爲人子孫長念祖父是向上也

徐宏本烏鎭人遷嘉興之鄉夫婦耕織以養父母老頗能安之庚戌大水三吳乏食治木棉復失利丐於途者甚衆或勸宏妹及笄可嫁子婦幼可歸寧宏曰人之艱難皆如我矣弗聽乃身貿飴不給則益販蒉衣妻亦賣篦櫛之屬得米則以食父母而已糠粃以活弗令父母知也久益困或又勸其父盍亦從而丐本聞之泣妻亦泣曰有子有婦而父乞食不可以爲人終不聽雖隆寒大雪風雨連日不稍怠父病殁奉母益謹人或周之妻以上其姑拜姑之賜而後受沈子幾臣述其事而告予曰本夫婦之愚而所行若此雖古仁人孝子用心何以過得不愛之重之而樂稱道之予敬謝之曰非子懿德

之好過於人安能察及側微若是哉

施子厚少事科舉不過乙丙以後棄服賈家頗裕後因食指繁賈利薄大困思中匪類邀之以從邪山東賈客素與善慰之曰子今日如身入叢棘中不能遽出須寧心審慮緩爲之計寸寸以前則上不毀面下不傷足中不裂衣不久荆棘漸理而出就大路矣若妄動急前苦刺入膚足踏險仄將復有顛蹶之患子厚聽其言安常處約數年而漸給庚戌至壬子歲洊災子厚以不困爲誦賈客之德語予曰未嘗不思其言予謂賈客之言誠善非子厚之能聽告雖忠豈有濟乎故曰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彼匪類者其覆轍已可鑑矣夫獨無忠告也哉

錢商隱曰家庭之間當言者不得不言言之則彼此之意洞然無疑嫌猜冰釋若一槩不言恐積之既久遂成疑貳小人從而間之嫌隙遂成可畏也

施贊伯內行修潔嘗師俞畯民畯民死無子迎其側室及幼女養之長先擇婿字畯民女乃及已女春秋祭墓與祭諱必盡誠敬與祀先不異其內人亦甚賢奉畯民側室如事姑每調飲食未嘗不問所欲尤爲難能也

近古錄

桐鄉張履祥念芝氏纂

立身第一

正德庚午余遊學賓憲忽本辛渼掌教孟敬潤人吏人呼爾謂余曰歸安武大尹尙文晉江人乃蔡虛齋高弟今科必入簾吾介爾往拜其門以文字結知師友之情人孰無之場中當必留意余唯而出私念窮通得失有命在天進不以正識者所鄙遂託辭不往而是歲僥倖中式乃恰縣武公所取加溢美焉當時設從張師之言則彼此無以自明終身含愧多矣可見人之出處預定矣不須分外求謀徒壞心術也（以下見聞紀訓）

正德初歲人王某商於蘇至某處值梅雨水漲不可以舟乃暫留客肆晚齊河濱散步見一少婦抱一孩投水急呼諸漁舟曰能救此者予二十金諸漁舟競援出之遂如數予金問其故則曰夫貧傭工度日家畜一豕將鬻以償租昨有買者來値夫他出遂自鬻之不意所得皆假銀也非惟夫歸箠楚兼亦無以聊生故謀死耳某更加悼恤問豕價而倍周之婦歸過夫於塗且泣且幸具告其事夫疑其言之誑也乃與婦同詣王某寓所質焉至則某已闔門就寢其夫令婦叩門問何人曰吾投水婦特來致謝爾乃厲聲曰汝少婦吾孤客昏夜豈宜相見倘有意明早偕汝夫來一揖何遲其夫始愧然曰

吾夫婦同在此矣某乃披衣起見

李文正公東陽清約之操出自性成冬月不爐披冊操觚不勝其慄輒就日而暴之日移亦移其儉如此余家尚書邦奇公門人也一日侍坐有興化守者亦公門下士以覲事至京緘兩帕四扇令從吏餽公公曰扇以來翰固可但多帕奈何吏頓首於庭乃啟緘取扇而歸其帕云即此一事古風可想已

公致政後遂菴楊閣老一清載酒肴過懷麓堂爲壽觴以金公訝曰公近亦有此器耶遂菴有慙色自是不敢用以觴客

公任官五十餘年柄國且十有八年矣鄭端簡曉謂公卒之日不能治喪門人故吏醵金錢賻之乃克塟彼時權璫狂猘

公卿鮮不受其螫者而卒不敢有加於公公豈有權術牢籠之計哉毋亦貞操履潔有以服其心耶　以下先進遺風

羅文毅公倫性慷慨樂善不疑人欺自少勵志聖賢之學嘗曰舉業非能壞人人自壞之耳郡守嘉其學行而憐其貧命邑令周之謝弗受成化丙戌廷對幾萬言指切時弊拳拳以格君務學爲說中稱引程正叔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語執政欲節其下句不從公及第初嘗與叔父書曰所謂好子弟者非好田宅好衣服好官爵一時誇耀閭里也謂有好名節與日月爭光與山岳爭重與天壤爭久云此可觀所至矣

鄒立齋公智年十六發解蜀省迎宴日閭巷觀者籍籍歎羨公馬上占絕句云龍泉山下苦書生偶占三巴第一名世上許多難了事衆人何用太相驚比上春官時鄉里一尊官見而欣羨之謂曰某省一解元與子相若可一訪否尊官蓋俗輩第美其均以妙齡掇巍科云爾公初以其爲同志也亟訪之才暱坐已其人忽問曰子省榜首坊金視衆舉子爲增幾何公大恚即拂衣起不答而出

待詔文公徵明以行義文墨重一時諸造請戶外屨嘗滿然先生所與從請獨書生故人子屬爲姻黨而窘者雖强之竟日不倦也其他即郡國守相連車騎富商賈人珍寶塡溢於里

門外不能博先生一赫蹏而先生所最愼者藩邸其所絕不肯往還者中貴人曰此國家法也前此周王以古鼎古鏡饋王以金寶瓶他珍貨值數百鎰賫使者曰王無求於先生慕先生耳盍爲一啟封先生遜謝曰王賜也啟之而後辭不恭竟弗啟

祭酒陳公敬宗王振慕其名因巡撫周公忱求見公曰某忝爲人師而求謁中貴他日無以見諸生忱乃謂振曰陳祭酒書法極高以求書爲名先之禮幣彼將謁謝矣振然之乃遣米段年酒求書程子四箴公爲走筆書之而返其禮幣竟不往見以此故爲祭酒十八年不遷

呂涇野先生柟旣入翰林力學慕古時逆瑾用事以先生鄉人欲引先生爲重啗先生縣與卿佐且援先朝故事得入內閣先生遜謝不與往來瑾憾且中傷先生會瑾敗得已嘉靖中夏貴溪言怙寵負才傲睨一世顧獨心欽先生先生遷南少宗伯貴溪贈先生詩云天下有道惟涇野與尊信也如此而貴溪故與霍文敏韜交惡文敏之爲南宗伯也時先生爲貳文敏時時噂諮貴溪先生嘗乘間規諷謂非大臣體乃文敏疑先生爲夏黨銜之所以加先生者入多爲不堪已先生以滿考來闕下時貴溪方柄國得先生甚歡亟欲援先生助已一日延先生飲座中數持文敏短至謂不可一日近者先生

毅然曰霍君性雖少褊固天下才也公茲爲國欽才卽當推轂霍君奈何以寸朽棄連抱耶貴溪則以先生衷附文敏而異已大不悅先生以是竟數歲不遷卒以廟災策免噫夫卽先生之遇二公不阿勢不留怨不隱賢唯古休休大臣如此哉先生故與鄒文莊守益同官先生尊崇朱學主先知後行說文莊承服師傳時以知行合一旨啟先生先生咈不省每晤必辨辨必至閧然而爭若聚訟然迹甚進忤矣乃先生與文莊交情不啻同胞險夷離合眞是一體初未嘗以議論異同少生間隔也或曰二先生意見雖殊其志行同矣乃若武功康廷撰海豪邁任放人也人傳其靡麗侈汰聲伎不離左右而先生平生清約如寒畯卽顚笑不苟者乃亦與之爲深分交更不以行已清濁生分別其大度如此比見譚學者意見相左則衷起戈鋋格調稍殊則眼分淸白記短則兼折其長貶過則并伐其善而猶曰我悟本來無物然耶否耶

蕭三泉公馴謁選爲蜀別駕已丑歲以公務至京其年新第進士黃劉陳三人候之邸公胥令之侍坐首戒之曰愼勿輕買田吾爲鄉人時爲人欺買田數畝爲所累甚大謹識之嗣陞州守宦十數年僅一靑布袍一草靴耳赴任時諸子請曰大人平生志節兒輩能諒一切生事不敢覬望大人矣第念大人年高蜀中多美材後事可爲計也公唯唯旣致政歸諸子

迎之水次間請於公曰往者兒請命爲後事計者如何公曰吾聞之人云杉不如栢也子曰今大人所具者栢耶公莞爾曰吾茲載有栢子在種之可也

胡端敏公世寧爲主事時嘗自贊云信而未孚者多言也正而未諒者多戲也周而若比者好稱人之善也恕而若刻者多發人之奸也過有甚於此者輕淺粗疎也然則無一長可取歟曰瞞人之事弗爲害人之心弗存有利於國之事雖死不避三者吾將持是以終身焉而前數者氣質之偏則亦庶乎其有改也跡公生平不媿其言矣公微時寄食就學卓有經濟之志仕幾四十年雖祿一品被服飲食猶素士也

太守萬公延生員某入衙訓子庠尊陞禮敘坐間必稱先生一夕問生曰歸安葉縣丞做官何如生正對曰嘗老大人下問生員不敢對願老大人以後不復有此問太守謝曰承教吾失問矣二公可稱賢主嘉賓矣 以下見聞雜記

嘉靖乙丑杜靖臺先生偉與余俱下第余館於董宗伯份先生館於錢駕部鎮余執贄拜先生門下一日侍講席余不能愼言偶語及友人過差先生即正色曰攻其惡無攻人之惡聯川何爲如此余慚謝嗚呼末俗弟子初學爲文其師鮮有加向責者此先生所以爲眞道學歟

孝子世民金華武義諸生也父爲族子所傷且死撫世民曰直之官必檢檢則骨析我是重僇我也汝孱有汝母且忍之

父死而諸宗人議和捐田五十畝世民飲泣而見母以父之遺命告母曰秘之其姑受田而葬汝父旣受田復白母曰家辛給饘粥母食餓遺田之入以供賦役外手籍其數扃固之歲以爲常世民自是口不及父時事晝夜讀書入試補博士弟子以至婚娶畢一孺子教弱弟使亦有成立而於其族子以兄禮禮之每召晏亦往飲食談笑如恒時然歸必識其數幾何族子意世民且忘之然世民每歲且即謁家祠之父主前而以兩筳篿卜之不吉則掩泣退至辛巳卜得吉乃走冶工所鑄鋼斧鐫姓名於背而匣焉曰伺族子所之一日族子之陽山飲大醉伺世民於僻所袖斧揮之中項再斧其腦立死囊其首至家祠置父主前趨之縣出袖中牘詞而授之且出其藏金如干曰此讐田所出也又出其他鏹如干曰此飲讐費也願併畝悉以還之官於是世民之母與其弟皆來代曰某實爲之世民不與也世民曰手刃讐者世民也能撫世民孤者母也代養母者弟也何代爲令義之俾浮槃麗讞上具請監司檄會勘謂族子毆從父死者斬世民殺應斬之人當減徒然法必檢而後獄可成世民聞之慟曰吾所以至此懼暴我父骨也因自投樓下折足即不食而死御史聞而嗟賞下邑令爲祠令請以所歸田金爲材費御史曰讐金也而資之以祠孝子安乎乃議發他贖鍰成之

桐邑生沈維藩應正貢偶跌損成疾縣學起貢文書俱送陪貢生陸日新沈自揣狼狽約陸曰我當讓汝言訖淚如雨陸惻然曰兄疾尙可瘳寬心尙有好日一生辛苦何遽讓我時親友皆勸陸貢陸不以爲然値洪宗師考陸生扶沈至案前稟云沈生昨日投文偶跌損正在調治試畢得貢陸蒙恩行賞洪於諸生前極口稱賞陸今任嚴州府學訓其子懋元負俊才少年食廩人以爲善報云

大宗伯陸公平泉樹聲在家日久方出爲宗伯不數月告病歸翰林沈公一貫沈公懋孝嘗暇攜榼去報國寺訪之公談笑

自若無纖毫病意兩沈公請曰先生亟歸意若何公曰吾初見朝時承江陵留我閣中具飯甚盛意也第飯間江陵從者持鯮則刷鬚鬢者再更換所穿衣服數四道舉動必非端人正士且一言不及時事吾是以不久留也見幾而作不俟終日陸公有焉動乎四體不善必先知之張公之謂矣

吳孝子名璋字廷用吳江人十一歲而孤母陸氏守節永樂癸卯命選孀婦給事內庭陸以例行宣德丙午隨親王封廣東部州改封江西饒州孝子棄家往來二藩時母子不相知者二十年矣哀痛不已誓欲求見正統丁卯啟本情甚懇切王憐而許之得入見而陸已病篤不能言孝子計無所出焚香

顧天封股作糜以進陸遂甦於是母子相勞苦抱持以泣王聞賜白金綵段獎諭遣之陸竟以舊疾卒旅舍舁櫬歸葬先兆哀慕終身初至廣患痢日百餘起昏瞶中猶諄諄呼娘不置頼同行僧護視得無恙及抵部陸已移江西矣奔馳沙磧間兩足俱腫指皆裂不復能進臥野寺廊有道人自言姓焦取藥傅之隨愈一日過嶺毒蛇嚙其足昏瞶倒地復見前道人以藥塗之即此處抽出黑涎尺許而愈宿孤村有婦人出留甚殷勤方登榻婦求薦寢孝子曰吾半死枯藤豈有春意力拒出門路上雪深一尺彷徨風雪中勉強前進至饒即王府訪問母果在也啟本求見不允屢啟屢不允乃賃一室中書思親二大字傍云萬里尋親歷百艱而無悔一朝見母誓九死以何辭士夫憐而與交贈詩文慰之素精銀工府中諸內史悅之遂有爲之地者復啟進中有云危嶺草深幸脫命於毒蛇之口寒更雪擁幾失身於婺婦之門王問其故左右以實對王大賢之遂允其請

危貞昉浙江臨海人父孝先洪武辛亥進士擢鱗遊丞遷臨川丞坐法謫役浦江縣貞昉時爲郡學生訴於郡守欲走代之守難其行貞昉號泣於庭曰人孰無父哉奈何沮我也左右爲之言獲如其請即日上道詣京師伏闕上疏曰臣父臨川丞孝先不幸絓吏議輸作大江之濱筋力向衰不能執事太母范氏春秋復逾九十旦夕念之恐染霜露之疾無以遂菽水之忱終天之恨或及其身臣犬馬之齒方殷願代父作勞使其歸養即死無憾疏奏上惻然從之貞昉乃解儒衣易短製欣然就役　以下厚語

知府周公濟父禮遠涉江湖間公既冠爲郡諸生因讀論語至父母在不遠遊章味定省曠而音問疎之語愀然不樂曰父

在數千里之外幾星周矣若之何而不往省乎即徒步以往再越月抵闕適父遘疾已危一見公遂愈乃奉以歸復入學曰方寸定矣於是刻苦不知寒暑者累年遂領河南鄉薦

陳恭愍倣范文正公置田一百四十畝以充祠先賙族之用號思遠莊及卒後族人以公無餘貲舉田還公子戴戴不可曰先人置此以行義也戴取而私之獨無愧乎況治命又嘗俾勿廢人謂公有子

王芳蘇之太倉人也嘉靖癸亥嘗訪舊於小値沽適慈谿費生延槐病滯旅舍與語歎曰奇士奇士困頓塵土耶移至寓所共寢處將護惟謹明年春攜生同舟南旋病良已已而復病

便溺狼籍市甕任躬爲滌除無厭倦意至潤州舁易輕舠欲
就姑蘇名醫調理次呂城生病革索筆作家書恨不及終養
二親涕咽謂芳曰生平心事百不一申天乎已矣儻埋道旁
乞書慈谿費廷槐不瞑目之柩語脫口而逝其眸炯然芳曰
古今旦暮孰爲彭殤仲津達人而但化耶摩其眶者久之猶
不瞑乃舉其首枕之股拊膺而慰曰四瀣一家誰非兄弟骨
肉弗面命也何恫況有四弟兩兒親養有託毋戚戚爾生喉
間素然有聲目漸瞑匿尸三日抵虎邱稱貸營棺衾手浴含
殮權厝半塘僧舍告乃父汝登踰月而至舉其柩弗前遲明
芳絜酒來哭送乃舉環寺而觀者嘖嘖歎曰不意今人中得

見古人也若王君之於費生萍逢莫逆遂爲死友千里維持
半塘輓別其艱辛骫骳有戚屬所難者謂之義士非歟

杜環金陵人父一元友主事常允恭死於九江家破母張氏年
六十餘無所歸有憐其老告之曰安慶寺譚敬先非允恭友
乎盍往依之母如其言附舟詣譚譚謝不納母大困念允恭
嘗仕金陵親戚交友或有存者萬一可冀復哀泣從人至金
陵問一二人無存者因訪一元家所在道上人對以一元死
久矣惟子環存母服破衣雨行至環家環方對客坐見母大
驚頗若見其面者因問曰母非常夫人乎何爲至此母泣告
以故環亦泣扶就坐拜之復呼妻子出拜妻馬氏解衣更母
濕衣奉糜食母抱衾寢母母問其子平生故人及幼子伯章
環知故人無在者又不知伯章存亡姑謂之曰天方雨雨止
爲母訪之苟無人事母環雖貧獨不能奉母乎且環父與允
恭交好如兄弟今母貧困不歸他人而歸環家此二父導之
也願母無他思時兵後歲饑骨肉不相保母見環家貧雨止
堅欲出問他故人環令媵女從其行至暮果無所遇而返坐
乃定環購帛令妻爲製衣衾自環以下皆以母事之母性褊
急少不愜意輒詬怒環私誡其家人順其所爲勿與較母有
痰疾環親烹藥進匕筯以母故不敢太聲語越十年環爲太
常贊禮郎奉詔祠會稽還道嘉興逢其子伯章泣謂之曰太

夫人在環家日夜念少子成疾不可不早往見伯章第曰吾
亦知之但道遠不能至耳環歸半歲伯章來是日環初度母
見少子相持大哭環家人以爲不祥止之環曰此人情也何
不祥之有既伯章見母老恐不能行竟語以他事辭去不復
顧環奉母彌謹然母愈念伯章疾頓加後三年遂卒將死舉
手向環曰吾累杜君吾累杜君願杜君生子孫咸如杜君言
終而氣絕環具棺槨殯殮之買地南鍾家山瘞之歲時常祭
其墓云

給事中王鈇字叔揚常熟人靖難兵起郡守姚善遇害鈇登琴
川橋西向再拜祀善慟哭曰吾與君同受國恩君今與希直

同死國吾忍獨生乎祀畢給家人歸祭具遂從容整衣冠奮
身入水死時北兵捕善黨籍籍言且併録鉞家親戚悉驚伏
鉞友人楊福具棺衾日夜泣樹側百方求鉞尸不得更數日
屍忽自出立水中福痛哭抱起易衣體猶不潰成禮葬之屏
處

先公諱琦與吳方伯南溪魏恭簡公莊渠友善有過輒相規先
公初授泗州盱眙令時流賊劉七等橫行江淮盱眙無城瀕
淮危甚區畫戰守畧備南溪莊渠二公録張巡許遠守睢陽
詩諷之且曰平日學力正在此日先公得書激烈即遣家南
歸諭父老死守賊不敢犯邑賴以全他日便道謁視虛齋先

生語及盱眙事先公曰吳魏二友教也及吳歸虛齋復語之
吳曰錢子自爲死守計耳死生利害可勸耶虛齋曰吳子不
挽人善錢子不伐已能各賢也已友道若斯雖隆古何加焉

南陽李義卿文達公賢之曾大父也家有廣地千畝歲植棉花
收後載往湖湘間貨之是時價頗賤停於邸舍越三月適歸
江三商議値三百兩交易訖但貨未及發舟邸忽火延燒無
遺三商抱持而哭曰某等假人財物爲販江湖類年辛苦僅
積貨本一旦罹此禍殃是天絕其命也躃地號天各欲自盡
義卿聞而呼之曰汝等貨未及舟尙爲我物物失價存我當
還汝亦理所宜汝失貨本無以爲生我尙能力業歸可再致
即還其價三商謝感不已

羅文毅公倫江西永豐人天順癸未赴試春闈寓宿邸舍其家
奉水盥濯盆中有金環一隻羅僕取之明日早行謂僕曰此
去京城尙遠計日已不及矣又缺路費如之何僕曰無憂夜
來於盆中獲一耳環足以爲資倫怒索其耳環返而還之比
至則此婦爲夫所遏欲捐生矣返其環感謝不已（倫成化二年廷對第一）

洪武永樂間蘇郡有人爲嘉定縣吏者郡中一人以事詿誤至
縣潛白吏求助直之吏曰今上自郡守下至縣首領官皆廉
公奉法吾曹亦革心戒謹豈敢私出入文牘耶然若事既直

第公聽之決無枉理鄉人如教果獲伸雪感吏情以米二石
餽之吏固御久之此人竟不肯已吏曰我爲鄉曲故爲君受
一斛鄉人別去後半載吏假歸以原米奉鄉人之母曰此君
兒向寄我處今以還母

魏文靖公驥爲吏部侍郎差往南京考察比年所積俸給無所
寄藏乃召同年之子某主事託爲其人請封識公曰後生輩
何忍以薄待人耶其人不敢復言攜之歸主事之婿隨詣寓
舘竊銀滲湯潛爲僞銀易之公還京取銀以市薪米弗售公
曰戶部之銀若此曷用兵部薪皂乎又弗售問之銀工曰此
某官家僞銀我所爲也公即戒僕弗言主事纍遷外郡固請

公教公但曰少攜親戚子弟自一身外皆當嚴防也既而其壻贓露始悟公言因入覲謝罪如數請償公固辭弗受曰僞銀時有之奈何以不明之蹟陷人過惡也

朱老兒杭州人也居望仙橋有一故官舟泊門首帶蠟數十桶朱老兒市得其一啟視蠟中皆銀也急走審告之謂蠟中有銀不宜輕售使老兒既得其一即復市其餘誰得而禁乃誠心不欺若此世寧有若人哉

張知常在上庠日家以金十兩附致於公同舍生因公出發篋取之學宮集同舍檢索得金公不認曰非吾金也同舍生夜至袖以還公公知其貧以半遺之前輩嘗謂公遺人以金人所能也倉卒得金不認人所不能也

吳邑處士張孝初中年無息娶妾圖嗣有媒嫗來言一舟中有二女少年姝麗願爲偏房聽人擇焉翁信之遂以文物定婚至吉日忽疑令人密訪之人復時尚未瞑始知某教官某卒於某方公廨而家口遠隔桑梓必售一女方資求路之費張乃謂妻曰汝可與同宿教官之女既已知之矣而可抑之以爲侍妾賤類耶乃育如己產選良士嫁之

近古錄

桐鄉張履祥念芝氏纂

居家第二

正德癸酉余與溪亭嚴公鳳施菁陽邦直侃會試北上邦直之兄邦顯仕亦以省祭謁選同行溪亭公盛德屢空邦直事之如師凡舟車飲餞之費悉出自邦直而邦顯則爲料理之一日邦顯謂余曰進門覩嚴公飯食減少何也豈殺戮不腆烹調失節耶明日又謂余曰夜來思之吾得之矣公平居飯必用羹向無羹耳已令庖者具羹矣是日公果啜羹加餐邦顯喜曰君覩公今日之飯何如幾誤矣又一日邇阡回已復閉門伏枕而泣邦直驚問余曰吾兄泣何也余入問故顧拭淚告曰無他頃作家書囑付少弟偉經紀家事因思弟年未及冠正須從師讀書過節日放假與群從歡笑晏樂其事也今吾侃弟大事不可已者吾嫂蟣異途顧亦拋家遠出而以勞事畀之吾是以悲焉吾其歸矣余乃牽裾出慰解之廼止吁凡人子養親視食多寡爲憂喜亦可謂孝矣而邦顯於鄉先生乃爾其尊賢之誠何如耶家事委弟不爲甚苦而至於泣下其愛友之篤何如耶賢哉若人可以風薄俗矣　以下見閒紀訓

鄞洞雲張翁甬川文定公邦奇之父也公爲學憲時其屬某佐

二楹上官過訪頗不便旁一楹乃其叔父之居也適叔有衘
通願售公以倍價買之將重構焉告於翁翁問價幾何以若
干對翁知其倍也甚悅已忽潸然淚下公訝何故翁歎曰噫
吾想至日拆彼屋以竪我柱使其夫婦何以爲情是以悲耳
公聞惻然曰大人寬心兒當還之據抽身取券翁又止之曰
毋吾計其銀已隨手償人去矣將若之何公曰第倂其價不
取可也翁乃欣然曰若然慰吾甚矣吁翁之孝友仁慈載諸
傳誌允哉淳德此特其遺事一節耳宜其篤生文定勳名道
德卓然爲一代純臣也豈偶然哉

劉忠宣公大夏自戶侍乎告歸搆草堂於先塋之次讀書其中

作東山賦以見志平生不爲人通私書請託藩臬守令往造
者不謁謝薄田僅足供衣食鄰里或肆侵奪任弗與爭嘗有
李某併其世產族人走書告公公署其尾曰昔詹尚書家亦
有是詹報家人詩曰四鄰侵我我從伊畢竟須思未有時試
向含元基上望秋風吹草正離離我雖不及古人望爾輩勿
爲詹氏子孫也公言財貨惟務農服賈凡力得者獲用其餘
易致之物終非已有子孫視之亦不甚惜况官貨悖入者乎
後起大司馬歸仍居草堂再著東山後賦戴笠乘驢往來山
水間於始祖塋次作敦本堂歲舉二祭祭畢則燕族人爲家
規誦於燕所訓之族人貧不能存死不能塟長而不能嫁娶
者皆有賙恤歲祲族阻饑謁王帶買穀賑之嘗欲效范文正
置義田以無資未就公居鄉忍讓敦睦類如此 以下先進遺
風

魯文恪公鐸爲舉人時屬遠行忽遇雨雪泥濘夜至旅舍宿憐
馬卒寒苦郎令臥於余下因賦詩云半破青衫弱稚兒馬前
怠得淚驅馳凡係父母皆爲子小異閭閻我却誰事在世情
皆可笑恩從吾幼未難推泥塗還藉來朝力伸縮相加莫漫
疑又爲秀才時曾有詩云古樹冏頭屋數椽主人家世只殘
編居臨江漢東南會運到雲龍五百年七澤蔦魚渾道體九
州兄弟或顚連西周老鳳雛將近會見梧桐月影圓即公家

食時其志趣如此今富貴家子弟鞭撻僮僕不知輕重恐亦
骨肉疾苦殆猶秦越獨何心哉

董大參公棨參江藩時三泉公爲舉人家貧遣僕候公宦邸公
召至榻前問舉人家居何爲僕對云里中比年大祲餓殍塞
途舉人日募工瘞殍骼幾千計矣公惻然又問曰舉人故窶
甚募工費何能辦曰每一殍計工費穀若干斛皆貸於族叔
某也公曰是義當爲者因還書勉三泉公大意云凡義所當
爲者闇然默而行之更勿以章示人人微有取名意則淺陋
甚矣其書尚存余省覽之中數百言諄諄道此事更無一語
及家私也公成進士後以差過岳州聞劉忠宣公宅憂在里

造謁焉忠宣留之飯飯麥糈饌惟糟蝦一碟無他具公大感省終身持雅操云

張少參公繼孟字子醇以禮部儀制司郎中陞山東布政司參議年未五十致政歸居林下家徒四壁居旁建茅屋三楹鑿池於倚植竹數竿額爲一笑亭日觴詠其中禁足不出客至節肅至堦送亦不出門即朝貴枉訪止折柬相答於勢利紛華泊如也前輩一時如西涯相公蒲汀尚書皆海內宿望嘗聯輿過訪公或留坐所共脫粟之飯閒山蔬果杯酒三五巡即止諸老凡自公第出輒喜見眉宇相謂曰吾儕遇張子醇一飯勝別家盛筵矣其爲人愛重如此楊方伯守魯旣第選

仕楊州府推官瀕行候謁請教公謂曰只要做得人好不論做官做得人好時充軍也得爲民也得夫當後生甫仕初即爲此厲語不爲忌諱楊公亦終身佩之不嗔爲不祥語古道如此年八十卒卒之日無以爲殮其子以訃聞於諸同年在京宦者得賻若干金始克襄事云

嘉靖乙丑我湖張莊僖公掌院公子天秩偕余至會場前聞示監場侍御已出示不許舉人進柵內閑走捕者因執張從一人欲送御史所張公子聲色不動其從者亦不曰我御史大夫人也任縛去旣而釋之可見莊僖公家法之謹飭而子若僕之閑於教也　以下見聞雜記

亞卿陳公陛餘姚人褆身清謹教子有父風爲嚴飭可法其所不易及者家人不知何等樣約束來冠履衣裳俱似山中農家人不知爲陳亞卿僕也客曰此細事君何故揚之予曰何可言細近日士子一登鄉薦家人走城市滿面便帖了舉人樣子何曾帶得些些樸實來此風俗澆漓淳厚所關余故有感而書之也

吾湖沈巽洲先生工部亞卿鏡宇公之封翁也家教甚嚴子孫畏憚每夜膳畢子孫俱集燈火下聽教必至深更寒暑無異一日李子過訪留飯先生安席鏡宇公居長執杯箸送先生主賓相對四子俱侍自始至終並不聞一字出聲其家法如

此可敬可法

余少聞先贈君云無錫有一老人當歲除夕賊穿壁入其室老人起而執之則鄰人子也老人不號於衆私語之曰賢姪何至此哉汝父與我頗厚想汝貧迫不得已而爲之耳贈百錢爲度歲計又贈數百錢爲資本頓首謝去愧不能居故土遷之他方頗有樹立越數年買舟訪老人夜分至門外見一人縊其門呼同舟人爲擡至舟上棄之河水而去又踰年再訪老人告以前事老人曰藉君之力多矣前死者日間曾與小兒鬨來竟不得其死蹟兒倖得免施者報者盡兩付之忘言云

婦德閫行非出自天成則父母訓誨漸染所自來也予兄東野繼嫂吳氏静正簡默婉委柔順事先贈君最孝自奉甚儉欵客惟恐不豐婢僕有過不見聲責平居不輕言笑言必出自誠直雖導以詼諧弗屑也東野兄當暑月飯嫂每從旁輕扇予偶及見答予揖仍扇弗輟也自少至老與兄未嘗有反目時

萬歷元年五臺陸先生光祖爲南太僕少卿次子隨任以年幾作褶紅其裡或以告先生先生大怒當元旦次日召跪於庭下剝其褶焚之仍欲加責同官者力解得免嗟乎先生訓守之嚴近日膴仕之家不可復見

趙心堂爲南刑書當巡撫時余遣家丁同沈三石家丁候之於宅心堂冠帶出見二家人送近地僧舍安置已而作書答禮家人告辭心堂仍冠帶出親授書致謝余爵家丁趙爺或有客主乘便冠帶乎家丁曰此時俱無客心堂可謂以禮自處以禮處人者矣敬其主以及其僕豈人所易能哉

家有仁義道德則其富不驟其貧不促自然氣象悠長若無仁義道德則其富也勃焉其貧也亦忽焉不佞蓋屢有驗之矣友人內子赴京奴僕甚衆有力者僱騾一奴任烹飪乏力竟步走三千餘里隨行主人不之顧是豈有人心者之所爲乎此所謂家無仁義道德其貧忽焉者也

古人重世德重家教二者兼得子孫必不淪落即淪落必不大狼狽余目見呂通政公希周湯通政公日新嘉靖戊戌狀元吏侍茅公瓚三公殁後子孫皆不得其所徒步自肩米者有之敝衣行市中頭不備冠者有之其或寄食親友者有之必其世德薄家教弛也有志於持盈慮後者可以鑒矣

相國少師申公少與吳江金生栗岡者同筆硯曾有婚姻之約以殤子不果金生卒相公歸田後念金生欲以孫女許金生之孫其媳難之相公夫人諭相公意竟許焉相公躬送孫女於金厚其嫁資一切禮幣皆謝不受君子曰念故不遺門楣不計而厚嫁薄聘相公可以風世厚俗矣

丁美浙江諸暨人兄進洪武初遘誣被逮美度兄愞且訥必不免白於官請代行進曰事在我汝何與焉進方欲往美已赴逮所矣竟編之徒官以死同時有黃彥輔者其從兄彥賓坐誣州司廹遣將行彥輔慨然就械以往而其事卒白鄉人皆義之於死者尤加悼惜焉　以下厚語

鄉埜爲按察副司有聲其父家教最嚴嘗以俸易一紅褐寄父父大怒曰此子不才如此汝掌一方刑名不能洗冤澤物以安民乃索此不義之物汚我即封還以書責之繼爲府尹益勵清操聲價甚高

御史聶公璣字德乾吳縣人世居閶閭城外秀才時父嘗欵客

夜坐憑臆以觀通市月陰中見一白皙少年醉行父曰何家郎嗜狂藥若此逼遛叩門乃公也父詈不言其後登甲榜省親回及赴選父乃戒之以前日事遂受嚴教終身不飲酒爲河南道御史時焚黃先塋巡撫牟公親詣塋所奉酒巵以慶且曰榮先矣可飲此重泉之下樂有恩封雖少輟其戒無傷也公竦却先是居鄉不蓋不輿徒步如常人水行必以一葦小舟除謝胙元旦之外無踵公門云

陳簡討繼幼孤母某節婦守義甚堅教公嚴篤郡邑上其事朝命延按御史廉覈之御史得其狀復徹行至其鄰家樓上潛窺之節婦方率子灌園節婦前行檢討抱盎從裝趨臨灌知

朝廷然巳而同灌少頃節婦入內久之手持茶二甌來簡討進望見遽擲盎趨迎至前跪兩手捧一甌而起飲之御史不覺動容稱歎即以上奏旌表焉

張氏二難者孟仁妻鄭姒安仲義妻徐姒圓也徐富而鄭貧皆敦義睦貧者不諂富者不驕恒於一室紡績尺布寸縷不入私房徐父家時有所饋必納於姑所用則請而取之不問孰爲巳物鄭歸寧徐乳其子徐歸寧鄭乳其子不問孰爲巳子雖諸兒亦不知其孰爲巳母也家畜一猫一犬猫爲人所竊犬取猫子乳之人以爲和氣所感太平間表其門爲二難宋人

江西永新劉侂行業端茂永樂戊子領鄉薦會試下第道遇淬水一女子未沒號救劉命援之登舟附歸道中皎然不涅逮歸家婦迎門曰買妾乎劉告之故婦叩女女言本富族今舉室葬魚腹矣感君子再生恩請執婢役以報劉曰惡有是吾力猶能返汝立命人送之還至則茫茫大川耳親戚皆絕形迹復載來劉命婦善視爲覓婿歸之婦曰渠巳無家吾尙無後君非搆意室之政使從人未必勝君殆亦天作之合其留侍巾櫛劉固不可知者勸諭數四久之乃處獻室旣而生二子長即太宗伯文安公定之次布政叅議寅之也

張大化泮西廣德州人少聘管宗正女旣而其女雙瞽管氏欲

母謂張宜別娶張翁曰此吾命也矧其女瞽於目不瞽於心奈何嗜色無行乎遂娶焉卒諧好終身生二子長一鶴任杭州府於潛縣訓導與余同官一日一鶴夢其母至負之入衙偶以語余淚霪霪如雨余亦爲之墮淚一時傍觀者不知甚駭異云

沈鸞者澥鹽孫君白峯之僕也嘉靖癸丑倭夷寇至海上孫君老且憊矣走不能前倭夷追逐群僕悉走遁鸞泣曰孰隨吾主人棄之去乎相隨扶持竟遇賊縛孫君索其銀加刃於頸鸞長跪叩頭號泣告賊曰吾主人老而無子且又貧甚如刃吾主請以身代賊即加刃於鸞鸞顏色不變賊亦憫其情竟

近古錄

桐鄉張履祥念芝氏纂

居鄉第三

余素承太宰漁石唐翁某所知比赴闕臬過蘭谿特晉謁焉臨別翁曰吾欲造君舟一拜奈有足疾不能步行當遣兒子汝楫代來余曰小子何敢勞翁但翁官居八座年邁七旬大老也孔子曰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翁學孔子者而顧欲過之耶翁曰固然第吾章楓山先師歸祇是步行未嘗乘轎其姪朴菴公拯及竹澗潘公希魯俱守此禮吾其敢違吁浙有楓山猶魯有岱嶽遺規巍然而諸公皆能率履不越如此靦近時少年纔登一第還鄉乘軒擁蓋揚揚過里閈者果何如耶 見聞紀訓

楊文貞公士奇以元宰歸省過湖中邂逅一張叅政者風駛舟上下則各舉手一笑竟別抵維揚郡守令先日候無耗翊日舟至守令竟不相聞過去訪友人則相與聯寢語達旦自常稟外無別供鄉人得以隻鷄束薪相餽受其細如此其大可知也余因是又知當時上下省事殫力民務而化國日長矣余觀文貞爲此良有本末文貞雅言天下事當以天下萬世心處之嗟夫末世之有天下萬世之心者誰哉 以下先進遺風

舍之去孫君名肯堂爲學博以義正家以道䘚士待諸僕有恩是僕慷慨激烈甘心白刃卒與主俱免若士君子變節於利害之衝者視鸞有愧色已

范信者崑山龔泰家奴也泰貧鬻信夫妻於常州惡雉濯某家數年不通正德初泰貧益甚無所歸一日適經其所遇信於塗信見故主泣拜於地延至家請新主曰此信故主今流落至此信心如割懇望容留則吾夫婦不惜傭力報主新主義而留之信俟農事稍閒即肩負小販往來村落市賣以取微利妻則日與新主傭工夜則紡績給故主之饔飧久不衰及死信夫婦痛哭服喪而葬之

劉端簡公釆任右司馬時余同年尚德恆爲麻邑令故廉直不避貴勢公姻里多不悅在京日譖於公所余一日謁公意爲解之以同年故嫌於比口㥄㥄不能盡詞公曰然吾固知尚令必廉潔人也不待公言何以明其然凡人有慾則不剛鄉尚令君之慾治吾家諸僕更不少貸其操可知已余歎賞公明決而能自克若此時時爲諸公卿道之凡爲鄉縉紳者胥識此意庶牧民者得展布云

楊文懿公守陳以洗馬乞假覲省行次一驛其丞不知其爲何官公與之坐而抗禮卒然問曰公職洗馬日洗幾馬公漫應曰勤則多洗懶則少洗無定數也俄而報一御史且至丞乃促令讓上舍處之公曰此固宜然待其至而讓未晚也比御史至則公門人也跪而起居丞乃睨御史匍伏階下百狀乞憐公卒亦不較歸則讀書田間不輕謁官府時陸司寇卒有御史過而不弔也公欲警之於其來謁令閽人辭曰適聞弔陸尚書先至彼以候以故失迎御史旋復詣陸先令子主事君至彼辭曰家大人遲公良久不至乃歸其人頗慚

章文懿公懋年未及艾卽力辭官歸力田自給四方學者雲從家貧刈蔬脫粟而餉之或諷爲文章曰弗暇或請著述曰儒先之言至矣盡矣刪其繁蕪可也弘治中薦起爲南監祭酒以母喪力辭詔增設司業虛以居終制赴官世廟初進南禮

部尚書致仕公嘗謂門人董遵曰待客之禮當存古意今人多以酒食相尚非也聞薛文清居家留客止用鷄黍盛以瓦器酒三行就飯而罷又魏文靖居家客至必留止一肉一菜雖不之公府必回訪舟次有所相遺必答禮不虛受人惠此二公可法云

王文成公守仁養痾陽明洞時與一布衣許璋者相朝夕取其資益云璋上虞人醇質苦行潛心性命之學其於世味泊如也嘗躡屩走嶺南訪白沙陳先生其友王司輿以詩送之曰去歲逢黃石今年訪白沙璋故精於天文地理兵法奇門九遁之學先生後擒逆濠多得其力成功歸贈以金帛不受先生每乘筍輿訪之山中菜羹麥飯信宿不厭沒後先生題其墓曰處士許璋之墓屬知縣楊紹芳立石焉嘉靖初紹興有三尚書韓公邦問王公鑒之及先生也王與先生父海日翁同輩先生事之甚謹一日冬至節皆赴公所稱賀先生自謂勳臣貂蟬朝服乘馬而趨從人俄報韓尚書在後先生亟下馬執笏立道左韓公至不下輿第拱手曰伯安行矣余先往遂行先生俟其過乃上馬當是時韓公偃然以先輩自居先生欣然不以伯爵自重古道兩足徵云

王端毅公恕家居時見子姪易左右鄰居爲業公呼而讓之曰是與我世比居者何忍俾之遠去乃召之各還居給以原券

不問價平八十餘葺廬於先隴之次捜閱典籍編歷代名臣諫議一百二十卷又作石渠意見務劃俗學而求合於聖賢之旨凡四卷後又作石渠意見拾遺二卷又構玩易軒討究易理作石渠意見一卷讀書至老不倦視衛武公之九十不忘交儆不殊也

董大叅公樸致政歸林下不肯以片字干公府嘗有鄰翁横罹盗誣爲郡捕而過其門跪泣訴於公曰公素習我艮善望活我公曰汝固知我素不干公府也其人頓首泣而去公徐復心憐之召之還曰憶汝昔年新築室余嘗以詩賀汝倘在否其人曰在曰汝第持此往余不別作字也其人持詩以見郡

守守覽公詩卽惺然曰而非艮善董公肯以一字假汝耶遽釋之其見重於時如此

王符卿公汝訓父封公家饒於資足侔素封尤善綜理每晨起握籌課算計盈縮或至日昃未食資以是日裕故鄉居時廣盗患每至夜分則募數十人居守重鍵閉鑰惴惴爲意外防竟夕或不能安寢也符卿家食時卽志聖賢之學覩其然心念之食寢亦不自安因諭其父曰天之生財以養人也人之理財以自養也世之切於人者莫如身至切於身者又莫如心也大人以多財故朝營營然暮兢兢然內累其心外累其身何爲者哉古謂厚積者曰守財虜自今觀之不虛也兒卽至愚不肖不能顯揚大人安忍大人墮此類哉封公愉一日盡招其族里諸夙貸而負者悉裂券免之夙所積藏視戚屬族黨之親疎貧富之等而悉捐以散給之里之人大悅從而相依者數百家所居遂成聚無煩募人防守而符卿因益得肆力於學卒成進士雅望煒起士林推重至今共鄉號稱仁里而贈其封君爲仁人君子曰符卿純孝哉顯親至矣

余嘗謁徐文貞公階刺方入入其門穿衣束帶未竟而公偕長子太常少子尚寶君已出二門迎矣是夕宿公書室公親命童子焚香整衾枕啜茶坐談良久而別情詞率真若不覺其爲貴人也又一日公款余中堂呼余曰臨川我告假一進余

意公服藥就寢非移時不出一茶之頃乃卽出曰發一友人書作副啟數字故失陪八十元老告門人弟子猶稱告假謙厚異常也湖廣廖明河先生道南科第止先公三年公席間語廖事必稱廖明河先生不單稱明河蓋前輩古道如此 以下見聞雜記

友人同胞兄弟不睦弟余同年友也一日兄招余飯不邀弟遣童子固請余余詰之曰上覆大相公不請二相公吾不好來得童子去竟廢邀而罷想其兄覺悟也又一日訪其弟詰曰向來與令兄和氣浹洽否答曰這幾時不通往來倒好余正色誚曰兄誤矣凡弟兄不睦畢竟爲弟罪過居多卽無過古

人更有許多宛轉求和工夫若自以為是兄讀聖賢書何用
年友默默不以余言為罪卒兄弟相好如初

余少及見蔣恭靖公瑤入郡太守鄭公以下俱送至大門外公
傍站西向太守以下面北同揖其儀略如師弟子然此嘉靖
庚戌年事固太守之重公亦公之能自重使然也公器度能
容一日施璉川公某在座里中有無知者呼公名詈及三門
將至廳事罵尚不絕口也公命家人曰若醉矣勿較汝諸若
罵四品以上官有罪後勿如此璉川公歎服之甚

文衡山先生徵明戒子孫曰吾沒若等愼勿為吾求入鄉賢祠
子孫問故曰吳泰伯孔子所稱至德季札才近伯夷公子中

之最賢者二公儼然在上吾安敢濫厠其中耶先生不居已
以賢而賢卒為人所稱其可不重也乎哉

楊尚書公翥厚德冠一時鄉邦傳誦其事甚多如鄰家構舍溜
桷出公庭家人語於公公不問曰晴日多雨日少也又或侵
其址有普天之下皆王土更過些些也不妨之句鄰翁生兒
恐乘驢驚之徒行又聞其先墓前碑為數田兒戲推仆守墓
者奔告公曰傷兒乎曰否曰幸矣為語諸兒家善護兒毋驚
之度量寬洪類如此　以下厚語

朱文恪善自遂陽放歸買地一區為終老計方往經營聞老翁
哭聲甚哀詢之乃知翁子鬻此以償公帑翁以無依故悲公
閔惻然憫之以券還翁而不取其值

劉縉楚之崇陽人里中豪有齕閣左人産者縉不平數憫之曰
間以摘之人豪怒搆縉邑令令與豪有姻乃捕縉寘獄榜笞
之三月縉不服釋之大慟曰吾不能直弱者而以身為豪餌
益課責子業嘗驚病家人償之如恆家縉曰家實病歸其半
値家人有拾遺釵者縉聞其為鄰婦遺也亟還之至中年而
積千金者再輒散而行其德屬大饑穀石一金減半而糶弗
及者人與穀一斗無責報也環縉而里靡不衣食縉三族無
併日而爨者子景韶成進士授瀏陽令還里母汪安人泣語
之曰若猶記崇陽令之枉若父乎幸毋一切枉入縉呵之曰

令安得枉人令自昵豪耳聞瀏陽倍且十之盜無賴豪佃縣
枉也

王用紹興衛百戶永樂初領海運過島中救破舟者數十人令
登舟其人皆饑久病甚舟人慮為害難之用仰天自誓願以
身代遂有神語檣燈之異不一日即達直沽矣

温處士四川華陽人讀書尚禮隱居不仕業醫以濟人毎時有
疫癘輒令家僮負藥以隨日走街巷延門療之不取其直所
全活無算一日有窮鄉之人入門告其妻病甚欲求醫治具
詢其症曰此病非藥百帖不愈聽我則活矣其人乃以銀環
一雙留為藥費公直受之曰但欲藥即來毋煩再費也既而

藥盡百劑果愈其人頓首致謝公乃出銀環還之曰我非貪此也不受環恐汝不復來病終不愈故以此相繫耳

桑崇班懌嘗遇大水有粟二廩將以舟載之見百姓走避水者遂棄其粟而載其人皆得不死歲饑聚人食其粟至盡而止

啞乞者乞於虞陽之麓數年矣虞之嶺元武祠在焉三與之祈者報者曰無慮數百千人而春日爲尤群乞長跪道周乞焉乃啞乞不能效群乞以呼綴鈴在手搖以代呼而以右手指其口舉頭搶地目慵唇張梗棘可悶東西行者輒擲以一二錢或至十餘錢日暮積所擲善呼者反不逮啞於獲最少者又分與之遂能雄於群乞間而聽其所前却群乞窮行者多

索錢啞至輒揮以散啞前後積錢可數百緡遇途不治者梁且圯者輒捐錢助其役隨乞隨助不留一錢一夕夢神畀以粉丸大如雞卵命吞之厥明能言矣余嘗偕陳太常山行啞連呼吾二人姓連拜道左棄鈴不搖也余怪而詢之則曰乞胡姓章乙名也梅里人也述所夢甚悉然舌猶木强不可了了逾月遇之口吻益清利顧似傖父語不類吳音噫亦異哉夫啞天譴也又不能自活而假於乞亦何藉而爲善也以勞且辱得錢而以慷慨散之散以利物錢得所用此其一念天實歸之矣毋謂天無知小善無益也 馮中子孫樓傳

宋軾南豐人嘗與鄉薦家貧教學於里中歲暮得束脩與其子歸至中途忽見田夫械繫悲慘問其故曰欠青苗錢限滿無償官司鞭撻已極行且死矣軾憫之盡以束修依數爲納官其人得釋 宋人

方伯吳南溪先生昂澥鹽人先公執友也處心正直制行廉義嘗構一居溪上庭有塚焉其子孫已無立錐矣欲售之先生曰死者之塚猶居者之屋室也吾居於此塚亦何妨於我與其去之孰若令死與生者皆安也卒不售先生兀坐萬卷樓中披覽不倦契悟既深率履尤篤塚纍然在庭弗計也人咸稱先生澤及枯骨時或扁舟訪舊徒步市井混迹漁農間一時驕風悍習爲之大變鄉人至今德之

楊文貞士奇客江夏寓館於陳氏會城中大疫其家無少長皆病悉勸公出館不從陳竊聞之曰先生在我砥柱也卒之病不爲害婦家塚多壞子孫貧不克修始公初喪母宜人卜宅未得兆也婦有季父素重先生者告曰吾家某所壞塚世遠無遺骸矣此其後當貴請以贈也公曰丈人厚意不敢忘然義有不可幽明一理據人之室而居之其得者失者皆能安乎且所重有後者爲其爲墳墓主耳壞而不治不可謂孝況又舉以畀人哉願丈人慎之以幸子弟自是其家無復舉塚售人者

近古錄

桐鄉張履祥念芝氏纂

居官第四

前任知州江新原公一麟寛仁廉儉出自性成至興廢舉墜之
若家事雖造作紛遝民實然不知其諸惠政更僕不能數也
及陞刑部員外以俸銀十兩令州民趙錫修座船北行錫修
完公攜家眷登舟見繕治堅好器物備具問其費幾何錫以
十兩對不信密喚各色工匠備查實用過二十兩為取銀六
兩扇三十把墨三觔二物價值四兩有餘召錫謂曰爾賠十
兩吾已知之今以此償爾錫不敢受公[illegible]之堅遂跪受訖[illegible]

其閣正復語公曰既知十兩即當償足其數而[illegible][illegible]扇墨[illegible]
其勞可也何靳此耶公面頰發赤亟喚錫至仍補銀四兩錫
愈不敢受公怒曰是則使我不如一婦人矣必不許辭錫乃
受之吁即此一事他可知矣夫公有楊伯起之天資而又有
樂羊子妻之內助宜其持身涖政大過於人也　見聞記訓

楊文貞公士奇正統初每朝罷歸邸或正襟危坐長吁不已或
獨倚闌立或月下閒行通夕不寐夫人問其故不答一日早
[illegible]喜動顏色夫人問曰每朝回多憂今獨喜何也曰
主[illegible]疑擔荷甚重懼不克勝故多憂今早見上聰明已能
一覽奏章必事重任可釋矣先輩憂喜一繫國事如此　以下先

進遺風

楊文定公溥執政時其子自鄉來省至京邸公問曰一路守令
關孰賢其子曰兒道出江陵其令殊不賢公曰云何對曰即
待兒苟簡甚矣乃天台范理也文定默識之即薦陞德安府
知府甚有惠政民到今誦之再擢為貴州左布政使或勸范
當致書謝范公曰宰相為朝廷用人非私理也何謝竟不致
一書逮後文定卒乃祭而哭之以報知己云

劉忠宣公大夏成進士選讀中秘懇願外補習民事執政嘉之
既授諫垣以親在辭乃授兵部主事已為職方郎時嘗報旁
午調發戰守諸巨務尚書余子俊悉倚公盡才望燁著[illegible]權

璫用事遣兵侍缺欲援之超補尚書亦喜得公助已數趣之
造謁且擬助之贄公固辭謂福薄不敢承久之以資擬晉冏
卿公又以志在親民為言乃出參閩藩其恬於進也如此

王忠肅公翺為吏部尚書忠清為英皇所信任仲孫以蔭入監
應秋試以有司印卷白公公曰汝才倘可登第吾豈忍蔽之
顧汝學尚未萬一誤中選則妨一寒士矣且汝有階得仕何
必強所不能以幸冀非分耶裂卷火之公一女嫁為畿輔某
官妻公夫人甚愛女壻每迎固不遣恚而語女曰而翁掌銓
遷我京職則汝朝夕侍母且遷我如振落葉耳而故恡者何
女寄言於母夫人一夕置酒跪白公公大怒取案上器擊傷

夫人出駕而宿於朝房數旬乃遷第婿竟不謝公爲都御史
與太監某鎮守遼東某亦循法守禮與公甚相得也後公改
督兩廣太監泣別贈大珠四枚公固辭太監泣曰是非賄得
之昔先帝頒僧保所貨西洋珠於侍臣某得八焉今以半別
公固知某不貪也公受珠納所著皮襖中紉之後還朝太監
物故矣求大監後得二從子公勞之曰若翁廉若輩得毋苦
貧乎皆曰然公曰如有營乎佐爾價二子心計公無從辦我
示故人意耳應曰諾公屢促之必如約乃僞爲屋券列價五
百金告公公折襖出珠授之封識宛然

王莊毅公竑爲督漕開府淮揚時清河衛指揮畢姓者行殊穢

公嘗折抑之尋公遭煩言免官歸過清河揮使迎候於江滸
具饌致慇懃公嘉其誠欵擇受數佳以爲醢醬也既發用之
則皆糞穢畢蓋藉以抒夙恨云乃公抵徐復有言者表公生
平忠節旨下命公還官指揮乃逃遁遐方詐爲死家人故爲
發喪治殯以愚里人人有伉指揮者踪迹其所在執而訟之
於公公竟不較爲平其訟而遣之淮陽間至今語曰王都堂
不較畢指揮不念舊惡云愚按王莊毅手捶死馬順於殿陛
間蓋矯矯剛方人也乃容忍又如此

豐布政公慶以給事中諫南城及易儲事言甚剴切逮繫詔獄
七年英廟復辟陞河南左參政論周府內官不法事上嘉之
陞本司右布政使廉聲大著風裁著於都邑一日行郡有一
知縣簠簋不飭聞至大懼無以紓解乃以白金爲燭饋之驗
數公初未之省也既而廳子以告公徉曰試然之乎廳子曰
然而不然也公又曰不然則還之耳次日從容謂知縣曰汝
燭不然盡出之以易可然者自今無復爾矣知縣大恐輒棄
印綬而去終亦不明其爲銀燭事也論者曰此一事也持已
之廉待人之恕遠謗之智胥得焉凡納賄於上官者上官不
忍其欺而暴揚之衆謂其有以來之也嫌疑之際卒亦不免
於禍若公者非當官之師法乎

鄭端簡公曉官文選時郎中仕官有饋金首飾區鑑以爲面上

覆之者公直以爲茗也受之入夫人手擬茗知之面頸發赤
亟擊析請公入以語公公逌然不動聲色第整理其茗覆篚
如初出坐庭中召其人還謂曰吾初以家乏茗故拜君惠頃
入內詢之家尚有餘茗心謝尊意已授之令持歸

太宰孟山楊公爲北邊兵憲時有將官名將子也因事被劾於
公所公勘得其實酌情法之中處之將官心德公故假公務
郵筒中具揭託名蔬菜具中緘銀幣若干致謝公郎公移批
發不收且告誡之踰時公轉太參行衆將官旅見其人獨惴
惴惶恐伏地若無所容者公佇立庭階概以溫語奬諭諸將
官至其人曰汝父名將也覩汝貌誠不愧將種第汝年少更

事少後當益努力以承父業其入神情恍然若更生云
林司寇公俊筮仕刑曹陳白沙獻章薦至京公日與講學有得
時妖僧繼曉挾近侍梁芳以秘術進蒙殊眷公上疏請戮繼
曉而黜梁芳憲廟怒下詔獄加刑公對益厲謫姚州判王端
毅在留都疏乞還之以勵忠節會元日星變憲廟感悟叙復
南部孝宗踐祚廷臣薦擢雲南憲副俗崇釋信鬼鶴慶玄化
寺稱有活佛歲時士女會集動數萬爭以金泥其面公按鶴
慶命焚之父老言犯之能致雹損稼公與約積薪伺之雹果
即止已而無驗遂焚之得金數百鎰悉輸之官代民償逋毀
邊方諸淫祠三百六十餘區所在學宮敝撤其材新之鳳皇
在藩邸知公名召起公刑部尚書屢上章疏思竭忠悃以報
知遇後以倖璫崔文事執奏忤旨遂乞歸八疏得允公性簡
儉居官尤廉約不取例金不費公廪蕭然若寒素深厭末俗
侈汰欲以身爲表率一時同德諸老推先焉旣遘疾上疏預
辭恤典且及時政數事薦尚書羅欽順王守仁祭酒魯鐸修
撰呂柟宜用輔德云
吳司空廷舉字獻臣筮仕順德縣與白沙陳先生游鄰立齋以
直言謫石城吏目敬禮之有權璫市葛於縣公用其價買二
疋送之曰𥘉此爲式如不可卽還金且葛雷產也璫怒取金
去蓋舊買貢物縣率令民買辦而還原金公獨不從督府檄

公爲權璫修廟且召見而欵語之公對曰廟非土官非奉舊例
新塑一夫不敢役分金不敢用遂辭出嗣又以事忤逆璫被
逮荷校九日死而復甦璫誅復用累官至南京兵部尚書卽
疏歸
蔣司空公瑤爲揚州太守會武廟南巡諸省騷動凡乘輿供御
及宦寺宮妾親軍賂遺莫可貲算公曰備亦罪不備亦罪備
則患及於民不備則患止於身乃儹鳩供應之具不復橫斂
以爲媚悅白衣青布袍束黃金帶奔走周旋權倖江彬輩橫
加折辱不爲動一日上捕得大鯉謀所鬻者左右正欲中公
曰莫如揚州知府遂上乃呼而屬之公歸簪安簪首飾數
事蒲伏而進曰魚有值矣他無所取唯妻女衣裝在焉臣死
罪死罪上熟睨之曰汝眞酸子耶吾無須此其亟持以歸亦
不取值矣繇是淸節動天下歷仕至工部尚書白首縣輿卒
無改於羔羊之節士論韙之
周中丞公延初第時與里中進士曾某同觀政刑部共賃一寓
共租一馬更乘出入一日公先入部方同馬趣迎曾曾未及
至而司寇公適遜至鳴鑼升堂矣司寇視班行曾不在詢其
故公以實對司寇公大詫曰今進士俱乘馬耶亦大異矣予
觀政時一童攜冠服徒步至三法司門乃服之入也今士風
卽至於此爲之三慨焉吁使司寇覩今士習又何如

與太宰公嶽為廬州守時中丞南明王公廷為蘇州守二公同年友也一日以公務會於鎮江吳折柬徵王公為金山之遊載酒一瓶米數合肉觔許蔬一束於舟中屏騶從趣王公同舟而往王公熟視其具笑曰兄昨折柬相徵招將為主延款我也其具止是耶吳公曰足我兩人用可矣多具何為比至吳公命庖人即所載酒肉蔬米治具相與論心話舊或趺坐磯頭或徙倚水際盡歡竟日而還王公語余淮上為道其事余喜聞後進模之以待同志云唯今士紳宴會如此風致豈不可嘉尚哉公為廬守無何以宅憂還里行聞阻陰雨持公署一傘歸歸舍仍還之屬貯庫余較士於廬廬人士至今回其事云公起復補保定守後嚴太宰清亦為保定守余每過遇此中士紳輒詢二公政績孰優一士紳謂余曰二公皆吾郡之名守也嚴之德澤洽吾民肌膚吳公德澤則尤入吾民心髓也余歎羨之後又遇一主政主政亦保定人也予又詢二公政主政曰二公清約之節同仁愛之心同明敏之才同但吳公若有天授不可及者余曰云何曰吳公為政未嘗用意摘奸剔弊而內之胥史隸卒外之市猾田畯若皆冀通於吳公之心而更無一作奸犯科者吾不知吳公何以至此也予為之慨然歎羨者久之蓋其誠能動物矣

少宰陶文懿公大臨余同年同門也第進士鼎甲官翰林嗣為上講官累遷至少宰資望將柄用而卒公官翰林時嘗以歸出京便過家歸省尋還朝一日語余慨然嘆息曰吾儕一列仕籍即令念念濟人利物日行其德一生罪惡不能贖攏萬一況吾官此閑局雖名清華未得親民將何修而可余曰云何公曰憶予往以差出京繇京泝越寧家繇家自越還朝報命往來凡幾千里或繇陸而輿所用負載夫役不知若干人或繇水而舟所用牽挽役夫不知若干人念茲菜色枵腹之

眡鶉衣裹體之黎彭彭林林皆亦人子也或值長途溽暑觸冒炎蒸或遇短景嚴寒侵陵霜雪因而踣頓道路委填溝壑者何可數也此等罪孽皆繇我作能無傷然乎予聆亦為之悚然數日中心識之不忘公儻得柄用推此一念天下必多受其賜者惜夫

我鄉凌公約言因閔午塘先生始識南梁呂先生本於都下凌時未領鄉薦也後數年始入南雍肄業呂為少司成矣師生之分懸絕呂特訪之於寓又十餘年凌謁銓曹受全椒令呂入內閣凌執官銜帖子謁之呂趣迎曰何以套為必欲以生平禮延之上座凌固辭呂笑曰使汝作相終欲使吾傍坐耶令從者堅持其坐不能動凌竟當客禮焉呂公盛德何止加人一等

以下見聞雜記

項襄毅公忠既沒子孫多貴顯者談者謂其陰地甚佳故遺臨

至此予謂不然天地之大德曰生居官者能體天地以治民全活衆多則天必佑之此德之常非倖致也公以景泰二年遷廣東副使按部高州諜報賊擄男婦數百流刼村落部將請發兵公曰流賊無攜家理愼毋妄殺及訊其俘果皆良家被掠者盡釋之拜陝西按察使適陝饑公不待奏報輒發倉以賑之全活者以萬計滿四反公以計誘其愛將楊虎貍爲内應竟擒滿四斬首七千有奇進右都御史京畿大水勅公巡示公自發廪外復勸貸得米一十六萬五千布牛具各萬餘所全活者二十七萬八千餘人有大功於朝廷若此其食報於天宜矣

余嘉靖乙未卒業南雍時大司成缺人司業馬孟河公一龍遵高皇帝監規行事舉人背監規監承及六堂教官作揖先生坐受諸生走班嚴肅不能識左右生爲何人一日進諸生於廂房而教曰我年三十以前全是禽獸不是人至四十尚出入於人類禽獸之間今日庶幾免於禽獸矣爾諸生當及時自勉近世士大夫自責自訟不隱其過未有如先生之眞切者也

太守呂公盛之治湖也素以信治民如金石堅不可易而民亦信之當湯麻九之亂黨羽甚衆殺人頗多罪在不原已奉朝旨欲用夷族之條矣呂公曰第緩之候我親往覘其意向若何公果傳信入其穴麻九列兵伏開鞍門以迎呂公不隱忍直示曰汝罪不赦汝麾下某某等皆不赦汝若自首妻子族人皆可免死在我身上擔當麻九頓首伏罪太守行即隨太守後到府同數人繫獄後俱解京斬市若無呂公地方屠戮之慘未易言也嗣後四十餘年安吉江天祥者勢不及麻九然已白日殺人官府不能制吾師唐一菴先生樞亦單身入山諭之告以罪大擬死長繫而免其妻子天祥悅服卒論斬前輩人作用眞有不易及者蓋如此

蔣恭靖公瑤與中貴人會勘民事中貴受賄欲死被誣者公曁戒行杖者曰我命汝笞數多汝須勿重其人死我亦死汝等

被誣者已而獲全中貴大悅而罷先輩圓機應物類如此

洪武間蘇州太守姚善安陸人洞達政體周悉人情屢請郡賢咨求治道隱士王賓居陋巷善舍車詣門賓開門延語及賓報謁而府門再拜而返又將候韓奕先生奕避入太湖善歎曰韓先生所謂名可得聞而面不可見者歟錢芹者自守甚高善願見不可得使人先導意芹對使者曰芹誠願見然芹民也禮不可往見於庭若明公引下士之風請俟月朔相會於學宮也善如期至迎芹置上座芹授以戰守制勝之策時猶未有靖難事今蘇州有三高祠即王韓錢三公耶

萬歷辛丑春三月翰林檢討朱國正拜南京國子司業戒行不

佞送之濤上因講師道立而善人多立之一字滋味甚是含蓄有關於世道公此行於他尊官迎別不可不思所以自立也若看得立字淺時難道許多尊官大吏一向只眠坐不成平涵深以爲然時有杭嘉二郡生列坐聽余言而訝之想以爲迂濶不近人情也

聶忠靖公原吉字惟喆湖廣湘陰人德量汪洋莫測其際嘗使蘇有庖人烹肉過鹹公但噉素飯而已無所問巡視淮陰憩於野馬驚而逸從者逐之未還公遙謂過客寄聲尋馬者客不應直詈之從者執以見公公笑釋之有吏盜銀酒器數事爲邏者所獲公釋械且語之曰汝非艱貧寧忍爲此仍與所盜杯一遺之吏感泣而去嘗有胥吏汙公金織賜衣懼欲逃公曰汙可浣何懼爲吏壞公所寶硯匿不敢見公諭之曰物皆有壞我未嘗惜此慰遣之冬月出使至館晨發館人烘襪誤燒其一館人懼不敢告時索襪甚急左右請罪公笑曰何不早白欲以餘襪易之弗及并存者棄之而行館人泣感曰他官無故加捶若此者平生纔一遇也在戶部時吏捧精微文書呈押因風墨污吏驚懼肉袒以俟公曰汝何與焉比起吏猶懼莫測明日朝畢至便殿請罪奏云臣不謹墨污精微文書上命易之以下厚語

蔣恭靖公瑤性寬厚未嘗一忤於物守揚時有見放紙鳶落公帽上左右欲執之公曰兒幼勿怖也有婦樓窗瀉水誤濺公衣從者縛其夫至公叱左右去之或謂公太褻公曰吾非好名婦誤耳夫則何辜公薦爲御史時南行舟泊呂佛閘有一野僧狀甚潑野大肆罵詈舟人慮怒以告公如不聞少頃復罵詈如初舟人復以告公假寐不應即命放舟次日一主事亦泊舟其下僧以侮公者侮之遂箠楚僧詰奏被逮詢之乃國族也後問公所以忍者公曰以一僧而妄侮吾輩必有所恃可輕與較哉里有惡少潘姓者以牆址小差俟公出加以惡聲公曰無論爵位即以少長論之恐非理也即讓還其人大慚而退他日公爲大司空鄉人以商至金陵願先施之其人大恐伏於床下昔人以量擬滄海若公非歟

張莊簡公爲御史時年二十七巡按山東初抵臨清往文廟行香偶酒家酒標掛低擊落官帽左右驚懼公恬不爲意命取冠拂塵戴之而去明日州官鎖押酒家詣公乞罪公徐語曰爾所居是上司來往之地今後酒標宜掛得高些徑遣出仍令州官勿督責之公之寬大仁恕盡出於天性不假修習者

桐鄉張履祥念芝氏著

里有二子性敏慧能文字十五六俱入庠序人皆愛之然好色不知自愛一婚之次年死一婚五六年亦死俱無子妻少亦不能以節行終

烏鎮某氏惟一子年弱冠一夕逆僕弒之而逋其家遂無後或曰淫僕妻而僕憤故弒之或曰僕通於寡母幼主知之度不免故弒之

里有富人無子陰取他族子乳養爲子後妾生子分出之然家仍厚篤愛妾子飲食衣服惟恐不適其意年十四五厥父歿

里之塾師每歲爭得之以爲徒以是市井匪人咸與遊十七八取妻二十餘取妾遊冶嗜賭豪家奴利其田宅以金資賭伺金盡索金償以田宅故不受要其酒食與其妾屈意事之然後受如是者不一二年田宅盡妾爲豪家奴所賣始爲穿窬後從群盜行刼死於獄妻他適生母依他族子以活富人之從子亦有家數千金始亦無子妾生一子珍愛與富人子相類父耄逆節屢見因令學賈不成與匪人交益厚家益廢父鬱鬱死嫡母及妻亦死姑蘇買妾與絃歌生計無賴所以飲食不忍言矣

里有兄弟六人三人嫡出三人庶出嫡長早世次爲家督不能愛庶弟教以善道庶之長嗜賭破家仲與叔成立利其廢產而買之產既盡無賴仲年不永庶之長即誘其子賭家破年亦不永叔雖以壽終然存日子已嗜賭不肖家盡廢六人之後益寥落矣庶之長資性絕人過目能誦二少俱有美質若家督克盡道一門可興也何至賭爲家風世業喪敗子姓陵夷貧人歎息哉

有中年取不正之婦爲繼室者身死無子洊及家門嗣子受其虐又有取不正之婦爲妾者始至妾也一再宿妻矣諸兄弗能正也初猶斂謹順門內意漸陵夫夫惟恐拂其意矣漸至夫之兄嫂不敢逆其意稍不當怒罵撞擊大不寧必以禮下乃已又以所畜婢餌夫生一子人皆疑弗顧門內畏其橫厲莫敢言

松江某相孫某貧乏不能存其故僕尙有富於財者往祈憐恤適舂米以五斗令傭者負隨而將之傭弗克息於衢某問傭曰何無力至此傭歎息曰吾非傭王者先祖爲某學士某曰如此則親戚矣如何然兩人俱弗克負荷市人聚觀或與以竹稍共舉歸一時傳爲二宰輔孫共扛五斗米兩人祖俱崇正閣相也

有公子者善屬文試諸生高等不自珍惜苟與僕婦通有惡疾遂染之年四十疾漸劇須眉盡落更數醫不治或勸其父以

子有進取具疾廢可恤盍求醫起之父曰夫婦人倫之大受命於父母爲伉儷生子女已多乃上不顧父母下不顧妻子而爲邪行速死何惜竟弗顧未幾死妻亦以惡疾繼死又崇德公子家世富貴求登科不得乃廣交遊崇正間以賢良舉妻死買妓爲妾毒發竟爲廢人適子一人有美才厲志節妾乃說其子父昏惑丙戌爲群盜指名父實其事殺之家抄沒先是嘗舉一孫而殤子婦亦殀公子無依兄弟割田二百畝贍之歲入供妓淮冶之資不給公子饑寒自若冬月下體糜爛不能起人惡近臥敝竹牀煖以火烟蓬勃目不可開叟則群蠅嘬之驅弗去未幾死

有鄉先生臨終語其二子及諸孫曰治我棺四隅爲大環孫請故曰汝輩篤信風水葬後長子不第長必改葬次子不第次必改葬及諸孫不第諸孫又將改葬環具貫繩平舉省轉側骸骨參亂耳後果以堪輿家或云利或云不利改葬一二次最後改者咸以爲利旁墓居民以爲不利構訟居民弗勝

乙酉墓爲所發不忍言

海寧某氏既葬其親矣堪輿者謂未得穴法改葬焉改後弗利復改弗利如故復遷力既罷方寸惑亂不知所從竟弗克葬

歸安貧士將葬其母嘗四十金買地地既得他堪輿謂不吉豈之更買後費四十餘金力大憊葬未舉而身卒

有富室患盜募拳勇數人備旦暮之警且教其子習技較力拳勇者謂主人衣冠客何濟緩急不若以金錢結市里有膂力者爲心腹主人然之乃令其子引無賴少年與友一日父督子過子舉拳中父額父仰跌良久得甦知不可保然悔已無及鬱鬱而死

海鹽故家子幼孤母撫之及長急進取典祖祠得二百金行賄有司試高等補邑學生後赴鄉試得舉年少壯謂富貴未可量費益侈漁非義及稱貸計數百金然家力頗詘矣會試還道病死賴親舊偕以喪歸老母遺孤煢煢相倚也

歸安某氏世世富厚人亦長者至某才智自高好以貲干進試

諸生高等遂深結有司及郡邑之豪名曰支門戶實陰爲好利也復爲子營科名二十餘舉進士身歲貢考縣令職益驕橫浙西罷邑無日不至探知獄訟可關說及愚民可恐嚇得金者罔弗籠取三吳盜起富室危懼乃任招安收群盜爲用家彌富子任部屬鬻科事露棄市妻縊配夫婦子孫竄絕域家抄沒後復營還鄉方將肆惡瘍發於頸首墮死

歸安一書生甚貧困二十餘未有室家里中業口者頗溫厚妻以女資讀書成進士後爲御史起家數十萬嫌婦翁微賤竟不念舊德覆以怨終鄉里薄其爲人死纔十餘年家業盡破子孫不可問矣

萬歷時有兄弟三人皆舉進士兩弟謀曰仕途榮落不常吾家
不可趨一路兄弟分門互相援引此衰則彼盛慮無不顯達
者其兄已入東林一入浙黨天啓間魏監用事一人遂趨魏
黨一官至兵部侍郎一至中丞一至順天府尹勢傾一時賓
客盈門奴僕豪橫數十里以內凡可加以勢者罔弗加陵弱
暴寡之事日以益甚一邑側目莫之敢攖崇正間府尹入逆
案無何侍郎中丞繼沒籍之被其戕虐者群思甘心焉訟端
大興諸子惴惴不克全未及二十年他人入室田業易主陵
替弗可言

有縉紳子自以能文又見宗族親戚往往賄主司得舉遇鄉試

必潛買關節然卒不遇復爲二子營進取先世所遺膏腴之
產利便之宅約三四萬金無不以是廢饑寒及身兄之子依
所親家頗給一旦效之亦廢千金家尋破

故家少年某再娶隨嫁婢黑而矮某與私溺焉將以爲妾妻歸
甯從父母計嫁之某聞悲憤不已就妻家大反目必欲返婢
婢母不孫益憤病作死妻家若彼夫婦一以昏惑短命一以
嫉妒早寡均足爲戒

里有少年小負才智習佻薄好以揷號贈人及揑造歌謠談人
隱事人惡之未及三十身死妻他適遺孤亦殤

崇正時首揆冢宰俱烏程人引諸親黨列津要尚書禁省巡撫
御史遠近數十里內往往而是子弟倰官長奴僕恣凶豪第
宅壯麗田園腴美蓋不足言當其時單門重足細民垂首側
目非朝夕矣乙酉變作湖濱之人千百爲群負耒荷挺大呼
報仇懷怨之人翕然從之各集所怒毀門垣索子女舉火殺
人幾及一月昔之勢家逃匿無所勢定之後思保門戶則不
顧世澤亟營科名欲肆陰謀則假託義聲潛逼山海無不罹
於寄網殺身沈族男女放徙者十已四五幸而獲全猶復賦
役不支相隨犴獄至於逋藏竄伏流離以死不可勝計已首
揆之里徒見丘墟冢宰之孫爲丐爲奴者有矣嗚呼而謂無
天道乎

歸安茅氏自鹿門以科名起家兄弟三人伯服賈善籌畫季力
田精稼穡鹿門其仲也各以多財雄鄉邑廣田疇豐棟宇多
僮僕其家風也然治生有法桑田畜養所出恒有餘饒後人
守之世益其富科名亦不絕四五世間惟長支子姓漸少家
業浸薄中支世業雖損博學能文之士不乏也少支方伯繼
起子姓益繁於前有光矣族人彷效起家頗衆雖無顯爵名
賢而阡陌衣冠爲百里著姓矣二十年來敗亡略盡昔時堂
戶罔不邱墟廣陌無非萑葦入其故里惟族之貧者一二存
焉論者謂吳興世族之亡各由自取惟茅氏困於賦役盜賊
之興徵求之暴皆非自致覩諸姓最無罪竊謂占田之廣祖

宗必以兼并得之桑梓窮人不得耕其先疇者衆矣惡得無
罪子孫食租衣稅擬於公侯未嘗聞有厚澤以及於人至德
以修諸巳亦越幾傳福慶固然宜竭至其亡也視諸姓爲不
烈或亦土物之故與論者又謂鹿門之後世有罪刑近復吏
事被戮本乎白華樓著述好惡取舍徇於私以是爲餘殃也
此固幽昧不可知然克全尙衆黃氏之烈傳播東南亦門戶
之光也鹿門之甥爲顧侍御爲富大畧慕效茅氏豪橫過之
闕土雖不及占田巳侈科名世世相頡頏也跡其敗亡與茅
相先後勢則較重藏負賦錢男女桎梏相屬幸者播逃不可
蹤跡方其盛也豐阜樂逸爭羨二氏比其衰也荒磔之掦棄

葭之戮圽足爲害海鹽先達許黃門貽戒子孫官不得過三
品家不得過萬金時稱卓識雖然猶爲盛世士大夫之言也
有富家子幼孤母氏海寧衛世爵家女也不知艱難亦不知教
子之方徒見目前豐腴溺於膏粱所延師姚江人以僕者稱
譽而進內外迎合不事詩書數年唯飲酒食肉而巳爨室有
砂鍋朝暮未嘗絕肉比婚冠家漸索外侮內難相繼至三數
年遺業盡亡竟窶人矣或指其爨室鍋曰勿小視能容冶坊
一所蓋前所食肉率取給冶坊資本數千金既盡房易主俱
不絕肉之故也其母與妻相繼困死蔬食不給每月餘無酒
肉輒腹痛欲死故有乳媪七十餘憐之謂人曰無他疾乏酒
肉耳市酒肉與飲啗然不能常得卒以腹痛死
有前輩長厚好義人也特緣家世富厚豪奢之習不能自克冬
夏之服各製百件貯箱篋每服其一即更製一以補其數身
沒子遂貧有寒無絮暑無幃者矣
上都陸氏世富厚謹愿其後習於奢逸爲廳事制踰士大夫他
物稱是常饌爲炮鱉鱠鯉之類恒傲他人以所無不久子孫
貧落廳事毀廢一二年前過之門守牆戶存者十一竹木斬
伐亦幾盡
一友早孤性喜自遂好精華書室器具家所延師必庠序高等
摳時譽從游常數輩他姓子附學其間多有就睢至入学業

不力爲求博士弟子猶弗得室中掃地用鷄毛帚拭桌以綿
紬黃錫卮時砂壺張銅鑪各搆至十餘事其一端也室甫就
未一二年厭居之即拆更爲木工漆工金土之工往往不絕
後竟貧窶無賴更爲僧然徒禿其首緇其衣裨家之言亦弗
諳

喪祭雜說

楊鄉張履祥念芝氏著

初喪之日自公卿大夫以及庶民倡優下賤莫不三日或五日輒召僧道作佛事名曰度亡至於七七百日期年再期服除及七月十五以及十周二十周年亦莫不然名曰追薦禮制無此名目俱桑門造之習聞既久至有卒哭小祥大祥禫服之類反不識其名義者視其家之貧富以爲豐儉疏數有不作者鄉里親族共非之以爲薄其親也其非禮義忘誣惑先儒論之詳矣不具述卽以財論人子之喪其親衣衾棺椁凡附於身者必誠必敬猶所謂無財不可以爲悅者也佛事之費富者數百金或數十金貧者亦數金何不移此以厚於送死

之具不既無憾乎較諸費於僧道無益於死有害於生得失懸矣或曰富者餘於金錢無以自盡於親庶藉以報罔極也是又不然人子之喪其親哀痛惻怛無窮之戚猶當自節以禮踰禮者不得爲孝今以非禮處其先人惡得爲孝乎適見其愚而已論語曰與其易也寧戚易以禮猶不若戚也況非禮乎徐節孝廬於墓側臥苫枕塊縗絰不去身伏塚哀號呂溱造廬不見其飲食聞其號哭垂涕曰嚮使鬼神中夜聞之亦須爲之泣人子仰欲動天地感鬼神亦致其無窮之痛而已僧道不能代爲之報也或曰人子懼其親之有鬼神也而以僧道禱祠亦悔過之門乎是又不然使其親生前而脩德行道也何藉於僧人道士之薦度如其多行不義而死也爲之子者改行遷善以蓋前愆易所謂幹父之蠱可矣鬼責之言誣罔無惑卽曰有之僧人道士自作孽不可活而能爲人解罪乎推此志也莫若於親存之日諭之以道使不陷於不義則孝孰大矣

俗以初喪作樂曰以娛尸且迎弔客也夫樂者樂也親喪之日樂乎不樂乎其爲非義不待智者而知之矣今縉紳之家亦多不用而里俗無不舉樂者原壤母死登木而歌季武子死曾點倚其門而歌事之有無不可知皆知非之親喪之日舉樂於家則不知非習俗錮人甚矣鄉里愚民無足責獨怪夫遊庠序之人而亦爲之也家禮代哭自是五服內外之人更代而哭以節

哀也慮人子不勝喪非以爲文也世俗乃用婦人替哭本無哀情強之使哭抑非矣

爲酒食以召鄉黨僚友昏禮有之俗以用之初喪凡來弔者主人留以宴飲甚至縗麻以侑酒歌吹以燕賓恬不知怪非徒不怪而已且以酒肴之盛賓客之多相誇美有不然者至來責讓成怨咎使爲人子者輟哀痛之情以周旋於賓友薄送死之具以盡力於豆觴此尤風之最惡者也論語曰君子之於喪也食旨不甘聞樂不樂禮曰行弔之日不飲酒食肉卽此一事既非所以自處復非所以處人程子葬其父大中大夫周恭叔主客客欲酒恭叔以告程子曰無陷人於惡凡喪家以酒食待人與

人過喪家飲食均宜切戒

禮曰弔喪不問時蓋重哀也其有賻者或以布帛或以車馬或以珠玉飯含率以佐送死之具而已今之弔者重者致牲醴之饌多陳俎豆以侈美輕則紙錢束帛以爲文紙錢非古也牲醴自公卿大夫以逮士庶各有禮制不可踰等以干分義況祭從生者子孫之於祖考猶然而況餘人今與同志期車馬珠玉不敢用初喪則以布帛材木梟漆之類將葬則以瓴石明器之類遠者辭禮則致粢盛牲醴之屬或遺以金錢或佐其封樹或襄其祭祀寡兒弟則爲之治喪老使令則爲之執事富者以貨財爲禮貧者以筋力爲禮要以稱哀爲不虛靡量力以饋度義而受其不然者踵門一慟爲得弔唁之本至於世俗浮文槩從痛革

乘喪嫁娶俗多有之至於縉紳之家亦莫不然甚非禮也乃其言曰男女及年三年之內不便婚嫁故及喪之未發遂其昏姻庶無怨曠之患又曰造次行事可以簡禮省財夫婚禮萬世之始不可簡也至於儉美德也昏姻論財人知非義何時不可從省而必親喪之日假辭造次乎若夫怨曠之說則悖逆尤甚人子之喪其親水漿不以入口杖而後能起哀戚之至也斬焉縗絰之中而使其遂室家之願是人子於親不得有一日之喪也宰我以三年之喪期可已矣夫子責其不仁無一日之喪可乎

魯文公以禪內幣春秋貶之書逆婦姜以爲喪制未終思念娶事是不志哀而居約也而況以喪娶乎昏禮旣內幣有吉曰婚之父母死死喪而後娶女之父母死亦如之家禮身及主婚者無期以上喪乃可成婚注大功未葬亦不可主婚期功猶不可而況三年主婚猶不可而況身親律法不赦載之甚明十惡不赦條注日居父母喪身自嫁娶若作樂釋服從吉聞祖父母父母喪匿不舉哀詐稱祖父母父母死皆由習俗相沿禮教不章莫知其非也自今以往父母宜愛其子弟毋陷之於惡其子弟亦宜自勉毋即於大逆也

謝弔禮無其文時俗行之殊乖於義孝子三年之內不離喪次乃斬爲縗絰匍匐於道途市巷之間以爲恭敬可乎況凶服不入國門士大夫居喪輒假此名交於官府是又一舉而數失矣

火葬一事歷代所禁然而不止者一惑於桑門之教一惑於風水之說一誘於貧而無財夫貧而無財有棺無槨可也甚者歛手足形而葬之中野不猶愈於以父母之身投諸烈焰乎況今俗之失實不爲此方其焚親之日多其僧道會其親友厚其酒食其費不數倍於封樹之需乎若乃桑門之教風水之說其爲悖謬自古哲人言之備矣愚民惑於鄙俗旣無從發其耳目秀才守其八股復不能多所見聞未嘗深求其理耳夫人子加於其親獨反而求之此心耳忍乎不忍乎孟子曰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

喉之其顙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虆梩而掩之夫委之於壑其為弗忍猶如此較之投諸烈焰慘痛更何如凡今之子獨無中心達面之時乎哀哀父母生我劬勞乃其遺骸一抔之土不可得子之掩蓋尚為有人之心者哉其尤難解者殤子之骨無不焚棄夫禮有葬殤之制見諸書傳尤多即以今論越地殤者無有不葬檇李許氏亦有殤墓獨吾鄉不葬耳古之人壽考多男即無論今南方之族大而人繁者有如越乎（越中萬人之族多未見稱）吾鄉有千人若數百人之族乎以為子則大不孝以為父則大不慈以為義則不祥莫大焉衣冠之子悟不知非又從而非人也不亦哀哉

風水之說於古無有亂世之書也井田始於黃帝備於成周其詳不可得聞大略衷於孟子方里而井死徙無出鄉則葬於田畔可知矣由堪輿之說推之豈盡土腴流金乎豈盡土星掛角乎當其時國家有道之長至千餘年短者數百年賢才輩出子孫衆多至其民間壽考康樂總非漢唐以下之所及斯時郭璞未生也風水未有至於選擇時月之吉凶山頭之利害古無葬書不能考春秋載天子諸侯之葬可推也今之葬者每云夏月非利而五月則諸事俱忌乃春秋書葬十二公之間夏葬者二十有七其五月者五其會赴弗及者又不知其幾也蓋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定制不可違也然則成周之世何以有國有家歷世久長民無凶夭乎今且不信是蔽之甚深也未暇多與之辨而為之正論曰孟子有言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使其一家之中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妻順其葬親以時其居喪以禮即或盡逆其害陰陽豈得而賊之如其父不父子不子兄弟鬩於牆牝雞司晨歸喪不哀不以時葬即或盡趨其吉天時地利豈得而福之風水言陰陽五行多本易卦乾文言曰夫大人者與鬼神合其吉凶坤文言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周公孔子智豈出郭璞下邪抑聖人吉凶同患之情豈猶有所未至而不繫辭焉以示之哉噫可以悟矣

喪久不舉甚者至於再世三世者有之矣其言曰勢不能耳否則曰貧耳究而言之即不貧勢即可為而亦不舉也蓋由為死者之心不勝其為生者之心愛父母之心不如其愛子孫之心是以莫大之事竟置度外也果能念念實從父母起見則食息寢興必有不能須臾忘者矣食自不能不疏衣自不能不布容自不能不槀槀居宿自不能不於外然而大惑不解則陰陽拘忌牽於前妻孥姻婭諫於後則又從而遷延也

風俗之惡至於沮葬極矣已不能葬其親復禁人之葬其親推此志也必盡人而不得葬也夫今之飲食而視息者非盡人之子歟一施一報凡物之情也人親之葬也已則沮之而欲已親

之塟人不之沮得乎諺曰三吳無義死無塟地即此一念殃及其身以及其親有餘矣其說始於形家嗜利無厭造爲福利妨害之邪說以蠱愚俗彼此誑誘遂令喪家之惑既不可開隣近之民益不可解大約喪家之惑多中福利隣近之惑多中妨害此風惟桐鄉爲甚他邑亦不至此杭州之俗寡旁居人往往群相慶助同此覆載之中豈地理吉凶有不一者邪因而小者爲厭勝之法大則至於斷港塞流掘壞縱火以至發久遠之墓戮既朽之屍破家結訟而未有已雖宗族親戚不顧也賊仁賊義無所不至亦可痛矣然見聞所及爲塟師者其家不昌其後不永豈非心術已壞一時之人爲其所惑鬼神之責不可逃乎術不可不愼知士仁人與亦審所擇矣

富貴之家以達官二人祠土及點神主不詳始於何時倣於何義以意測之大約近古塟者遲不出小祥大祥之內柩在殯未作主既塟而新作主則請縉紳先生以題之隆其事也喪服不以臨祭故后土之祠以無服之人代之貴家巨室從而緣飾因以顯達者頎行禮其墓誌墓表書丹篆額之類無不乞假於人其人爵望亦相稱大都緣是而增加之其實非有定制也今之塟者小祥以內希矣大祥以內亦十不得一二也近者數年遠者數十年其主久歸祠堂將虛以待異日之題乎抑一題再題乎是難以通也至於后土之祠謂吉凶異道乎則釋服固已久矣何神不祀而獨虛此謂姑以循俗乎則未聞不誠非禮而可交於神明者也至有以此種禮數不能備舉寧久需以年歲乃或終其身而不得塟不大惑乎以上論喪塟

古者庶人祭於寢不立廟自官師適士以上無不廟者家禮祠堂之制則貴賤通得用之乃吾鄉則千百家而無一也若以爲無財則棟宇之隆第宅之盛又未嘗不庶人而擬公卿也惟家設一廚曰家堂或於正寢之旁室置之或懸之中堂而已然多奉神佛如釋老之宮其稍知禮者則立一主曰家堂香火之神或曰天地君親師而以神主置其兩旁亦無昭穆祧祔之別其歲時祭祀率憑僧人節關稱爲三代宗親而亦無宗支遠近之數此其槩也推其故由於百餘里內賢達不生士安流俗乃習非而罔覺也南渡以來輔慶源黄勉齋兩先生雖寓官於此更

元之亂遺風泯如明初程巽隱先生官學遠方而又殉靖難之節人罕傳述而臨川李公亦當嘉靖之時學者方以通經守禮爲諱未有先倡而講明之者其餘大率溫飽之外無餘志矣其貧賤之士則又阻於力之弗能因而胥溺及此也閩南陳布衣與其鄉人講明文公家禮而風俗以阜夫風俗之薄莫甚於不尊祖不敬宗而一本之誼漠如也今欲萃人心莫大於敦本收族欲敦本收族莫急於建祠堂其規制大小稱財稱禮無不可爲願與同志共勉之也今按家堂香火之神名義安倣至於天地君親師五者以爲民生所重則有之矣而立一主以祀之則無義矣以天地爲上帝后土則郊壇之祭天子而下莫敢舉也若非上帝后土則豈別有一天地爲民間通得祀之者至於君謂先君乎則九廟奉之矣以爲非先君乎則方今臨御安得而神之也親則祠堂既立四世主矣又總

名曰親果何親也先聖先師則自國學以至各府州縣之學以及書院莫不崇祀不應家以資之若所受業師則固有子孫以時享況乎薄俗人心今日師弟明日路人當其生前久矣不復腑腹而謂身沒之後猶置念思有之乎故謂此主之立直是無義人未之思耳

禮祭器未成不造燕器雖寒不衣祭服明器服之甚重也故道也今於賓客宴會猶必盛其服備其器苟無爲假於人以飾之而於祭祀殊苟簡是爲不知類也徐節孝因見貴官具公裳念曰公裳以見貴官而不公裳以見親可乎遂晨夕具公裳朝母事死事生一也推此則雖貧士之家布衣陶器必當黽勉從事若力所能爲則視燕器燕衣每加一等庶於禮意也稱乎

齋戒今全廢卽不能盡如古人七日戒七日齋三日戒三日齋

必不可已否則褻慢之躬何以交於神明乎積漸行之必盡如禮經可也

記曰餕餘不祭父不祭子夫不祭妻言餕餘之物雖父祭子夫祭妻猶不可也而子孫以奉其祖考可乎愚見里俗之祭未有不以餕餘者是親之沒不得享其子一七之誠也至於淫祀則無所不舉無所不備孝經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此其一也其甚悖者乃用疏食曰戒殺生以資冥祐也夫生者夫妻子母賓客姻婭歲時伏臘亨鮮擊肥以相娛樂而先人則報以蔬食於心安乎梁武帝以粉麵爲犧牲識者以爲蕭氏不復血食人苟不忍祖宗之不血食則特雞豆肉之薦貧者猶能辦也

紙錢於古無傳或曰始於殷長史至唐王璵乃用以祠祭殆始於桑門之教乎家禮偶有紙錢代幣帛之語今俗率用之終非禮也愚謂若用幣帛則之死而致生之不智而不可爲也且以有用爲無用非所以尊物也帛以依神疑不可廢或者代以紙乎竊聞金華紹興亦有焚素紙之俗而江西祭祀所用亦以素紙一束意或彼中先哲因有折衷海寧陳乾初祀其先人則秖焚香獻牲粢盛醴齊之類而一無所焚疑爲得禮予家相傳用紙錢今不敢用其於宗黨隣戚之交亦不復用以弔問請自茲始考義門家規亦不用楮錢

俗節之祭於事疑數蓋清明十月朔既有墓祭復舉於家則一

日而兩有事幾於不誠重午與夏至近中秋重九與秋分近故也然本乎事死如生嘉節思親之義則又不能已若夫七月十五則釋氏所謂蘭盆會也俗於此日各修素享此全無義不可不革

三年喪之內祭有定期家禮節文備具俗率從僧道薦度之日如七七百日周年之類爲之素饌以薦非是亦輒不舉方其祭時則僧道鐃鼓鈸鈴鐸以歌唱於前而爲人子者從後拜之祭祀用巫已非所以事親又況甚之以廢闕乎

禮曰士庶人不以他人祖禰祭於寢又曰庶人立一祀或立竈或立戶今俗俱不祀戶竈者火食之原其功最切於民用不可

以無報其外則祀中霤（俗云土地）庶乎近禮自是而餘義俱不得祭
苟祭則皆他人祖禰也名曰淫祀淫祀無福今凡世俗鬼神之
事槩宜屏絶雖吳楚之俗好巫覡崇鬼神自古以然在明禮達
義之士應不爲習俗所惑也總之移敬鬼之念以敬親則可爲
孝子移酬神之費以祀先則可爲順孫孝子順孫雖不求福而
福在其中矣山川神祇自有主者其餘人鬼各有子孫及載在
祀典莫不詳備無民間求食之理民間亦不得而瀆祀之也（以上論祭敝）

右說多言俗敝罕述禮文蓋其義則已備家禮會典諸書
有志者準而行之方策具在不俟繁稱古制然後可遵也

至於習俗錮人賢者不免固有終身安之不知其非者特
爲拈出使人知其所非知非必將求是庶其復禮之亟云

（所未備者以次推之）

雜錄附

司馬溫公葬論

葬者藏也孝子不忍其親之暴露故斂而藏之齎送不必厚厚
者有損無益古人論之詳矣今人葬不厚於古而拘於陰陽禁
忌則甚焉古者雖卜宅卜日蓋先謀人事之便然後質諸蓍龜
庶無後艱耳無常地無常日也今之葬書乃相山川岡畝之形
勢考歲時月日之支干以爲子孫貴賤貧富壽夭賢愚皆繫焉

非此地非此日不可葬也舉世惑而信之於是喪親者往往久
而不葬禮未葬不變服食粥居倚廬哀親之未有所歸也既葬
然後漸有變除今之人背禮違法未葬而除喪從官四方食稻
衣錦飲酒作樂其心安乎人之貴賤貧富壽夭繫於天賢愚繫
於人固無關預於葬就使皆如葬師之言爲人子者方當哀窮
之際何忍不顧其親之暴露乃欲自營福利耶昔者吾諸祖之
葬也家甚貧不能具棺槨自太尉公而下始有棺槨將葬太尉
公族人皆曰葬者家之大事奈何不詢陰陽此必不可吾兄伯
康無如之何乃曰詢於陰陽則可矣安得良葬師而詢之族人
曰近村有張生者良師也數縣皆用之兄乃召張生許以錢二

萬張生野夫也世爲葬師爲野人葬所得不過千錢聞之大喜
兄曰汝能用吾言吾俾爾葬不用吾言將求他師張生曰唯命
是聽於是兄自以已意處歲月時日及壙之淺深廣狹道路所
從出皆取便於事者使張生以葬書緣飾之曰大吉以示族人
皆悅無違異者今吾兄年七十九以列卿致仕吾年六十六忝
備侍從宗族之從仕者二十有三人視他人之謹用葬書未必
勝吾家也前年吾妻死棺成而斂裝辦而行壙成而葬未嘗以
一言詢陰陽家迄今亦無他故吾嘗疾陰陽家立邪說以惑衆
爲世患於喪家尤甚頃爲諫官嘗奏乞禁天下葬書當時執政
莫以爲意今著茲論庶俾後之子孫葬必以時欲知葬具之不

必厚視吾祖欲知葬書之不足信視吾家元豐七年正月日具官司馬光述

呂和叔弔說

詩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不謂死者可救而復生謂生者或不救而死也夫孝子之喪親不能食者三日其哭不絕聲旣病矣杖而後起問而後言其惻怛之心痛疾之意不欲生則思慮所及雖其大事有不能周之者而況於他哉故親戚僚友鄉黨聞之而往者不徒弔哭而已莫不爲之致力焉始則致含襚以周其急朋友襚親以進見士喪禮族人相爲又有含見文王世子三日則共糜粥以扶其羸親始死三日不舉火鄰里爲之糜粥以飮食之見問喪每奠則執其禮士之喪朋友貧見曾子問將葬則助其事原壤母死孔子助沐槨見檀弓其從柩也少者執紼長者專進止弔者從主人也四十者執紼見雜記孔子從老聃助葬於鄉黨及堩日食老聃曰卯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變此則專進止者也見曾子問其挽壙也壯者待盈坎老者從反哭鄉人五十者從反哭四十者待盈坎見雜記也而賵焉不足則贈焉賻焉賵用車馬贈用幣賻用布幣所知則而不奠知死者贈知生者賻具見士喪禮凡有事則相焉司徒敬子之喪孔子相子游擯國昭子之母死問位於子張並見檀弓斯可謂能救之矣故適有喪者之詞不曰願見而曰比雖國君之臨亦曰寡君承事他國之使者曰寡君使某毋敢視賓客見少儀檀弓雜記主人見賓不以尊卑貴賤莫不拜之明所以謝之且自別於常主也平日相見或主人先拜客或客先拜主人賓見主人無有答其拜者明所以助之且自別於常賓也見曲禮自先王之禮壞後世雖傳其名數而行之者多失其義今欲行之雖未能盡得如禮至於治喪則哭之有事則助之又能以力之所及爲營喪祭之未具者以應其求輟子弟僕隸之能幹者以助其役易楮幣壺漿之奠以爲襚除供帳饋食之祭以爲贈與賻凡喪家之待已者悉以他辭無受庶幾其可也

程正公葬說

卜其宅兆卜其地之美惡也非陰陽家之所謂禍福者也地之美者則其神靈安其子孫盛若培壅其根而枝葉茂理固然矣地之惡者則反是然則曷爲地之美者土色之光潤草木之茂盛乃其驗也父子祖孫同氣彼安則此安彼危則此危亦其理也而拘忌者惑以擇地之方位決日之吉凶不亦泥乎甚者不以奉先爲計而專以利後爲慮尤非孝子安厝之用心也唯五患者不得不愼須使異日不爲道路不爲城郭不爲溝池不爲貴勢所奪不爲耕犁所及一本所謂五患者溝渠道路避村落遠井窰五患旣愼則又鑿地必至四五丈遇石必更穿之防水潤也旣葬則以松脂塗棺槨石灰封墓門此其大略也葬之穴尊者居中左昭右穆而次後則或東或西亦左右相對而啓穴也出母不合葬亦不合祭棄女還家以殤穴葬之

唐瀨儒葬親社約

不孝之罪莫大乎不葬其親而以貧自解加以陰陽拘忌旣俟

地又俟年月之利又俟有餘貲此三俟者遷延歲月而不可齊
也勢愈重而罪愈深今集同社數十人爲勸勵之法以七年爲
度期於皆葬謹陳數則如左

一凡欲葬其親願入社者各書姓氏滿三十二人則止每人
詳列同社姓氏粘諸壁間遇有葬者則註其下曰某年月
日其親已葬以觀感而愧焉

一凡有舉葬者同社各出代奠三星一以爲敬一以爲功一
以爲賀或至墓或至家一拜而退主人惟各登拜以爲謝
無纖毫酒食之費

一同社者衆不能遍告促金各隨其親朋遠近分爲東西南

北四宗每宗八人自叙長幼輪年推次一爲首一爲佐凡
所宗內有葬日則以語於各宗之首佐各聚其所宗之金
而函之上書奠儀註曰某宗下書同社某某全拜主人無
答餚宗者不失可宗之義仁孝相勉異姓猶同姓也

一每宗首佐躬拜其餘可至可不至或首佐有事亦可摧代
如同志而地隔虔後往返不便者不必共社倣例別成可
也

一所費甚薄而貧者猶以爲艱然有爲浮名結社而費者矣
有呼盧酣宴而費者矣即不然嘗有至戚吉凶大事不得
已而多此一費者又嘗有泛交套儀而其人偶受之者今

費而必酬則是葬親之外府也譬諸今日値費三星而親
之一指已先受葬雖甚貧窶可不竭力圖之乎至於葬而
受金不權子母者先葬者孝是以輕財爲義也較諸稱貸
舉會者利已多豈有不酬之理凡有葬知期前三日金不
至者宗首罰之宗首犯者旁宗首罰之凡罰於本金外加
三星

一親未入土禮宜疏布持齋而大拂人情則相從者少今樂
齋戒者短長任意唯每月朔望及親忌日及祀祖之日俱
不得華服茹葷此僅餼羊之遺意而尙不能者不必入社
既入而犯者亦如罰例此所罰註月日封押存宗首處俟

偶有葬者併入函贈之受者於原罰入之葬日答其半

一七年之間貲可徐措地可徐擇日可徐涓念釋在茲庶能
勉強蓋三年而力不足又以三年遲之又久將復何需不
得已而又一年再不葬者從前之費無所復酬所以爲大
罰也無已則於八年之葬者衆答其半以存餘厚過此復
何尤乎

一原約同會始終兩會而已竊恐日月寢久相見太疏不免
怠忘之患宜於每歲之首特加一會其已葬者於會期申
再拜稽顙之禮以致謝既省登拜之煩亦使未葬者有所
觀感而於一歲之中矢心積力以期必葬則是歲舉事者

必聚矣其會於已葬者司其事而不任費 以下三條係楊園先生補例

一同會之人不論桑梓非其親黨則通家隣舊也聚會之人不妨率其子弟以至世好旣敦亦明禮讓其有佻健不做父兄游浪不務本業者同會教戒之

一藍田呂氏鄉約敦本厚俗莫此爲甚今日之集特從流俗之極敝人心之最溺者先爲之導宜於會日講明其義使相輔而行庶乎仁義之風久而寖盛異時即不立社可也

農書卷上

漣川沈氏原本

逐月事宜

正月 立春 雨水

天晴 墾田 種桑秧 敲菜麥溝 倒地 簖泥 下地壅

修桑刮蟥 倒芋艿田 澆菜麥

陰雨 修桑刮蟥 簖泥 載壅 簖田泥 劈柴 撒蠶草

秧界繩 編蠶簇蠶䈪

雜作 窖垃圾 窖磨路

置備 鐵扒鋤頭 桑剪 買糞 蘇杭 買柴炭 鍬滿 蓑衣

著帽 耀豆泥 用頭 買糟燒酒 蘇州

二月 驚蟄 春分

天晴 倒地 刮蟥 下菜壅 倒田 鍬溝 澆蘇秧 簖泥 到溝 倒秧田

陰雨 修桑刮蟥 做塍修墁 鍬溝 簖泥 修圩岸 劈柴 搭地攤 鋸車扉 簖田泥 載壅 綑桑繩

架山繩 撒柴

雜作 接樹 桑看出蛭屑 下瓜蒲子 下茭種 排韭 沉麻子 取泥修船打索之用

置備 喚工剪桑 假忙月人工 糴螺螄入池 修好篚箉

換炭　買芥菜鹽　買小鴨　買糊窗紙（切忌用字紙）
三月　清明　穀雨
天晴　刈地　沉梅荳晩荳　罱花草田　澆桑秧　筩泥
倒田　種芋艿　倒荳坂
陰雨　窖花草　做秧田　刮二蕩　鋸車戽　載壅　筩田
泥　把桑繩　劈柴
雜作　僱匠做車戽鶴膝（前此日短，後此工忙）　修蠶具車伕（并絲車）　種菱
釘菱簽（并菱梗）　捉蜓虫　種瓜秧荳（并蒲）　浸種穀
置備　茶葉　醃芥菜　買水桄
四月　立夏　小滿

天晴　刈地　白地荳地謝桑　倒花草田　壓桑秧　種茄
倒地　剪桑（并修截）　澆桑秧　沉晩荳　看三蕩　收
菜麥　種芋艿秧　帶露做秧田　下種穀
陰雨　看三蕩　拆麥埨　窖蠶沙梗　氏麥　下田　窖蠶
荳梅　看秧水
雜作　架瓜荳棚　澆瓜茄（并荳葡秧）　沉赤荳　雨後看地溝
桑秧
置備　買糞謝桑　買牛壅磨路（平望）　醃青菜　買繭黃（南潯）
留蒜苗　買蠶蟻入池
五月　芒種　夏至

天晴　刈地　澆桑秧　澆瓜茄秧（并荳苗等，惟夏至後半月不可澆灌）
陰雨　拔地草　挑草泥　斫地攤（并膛脚）　下田　拔秧　種
田
雜作　打菜油　扳桑附枝（并勻菜）
置備　糴大麥（長興、澉浦）　買麻苧布　買蒜（醋用）　醃梅子　燂
楊梅　買醬鹽
六月　小暑　大暑
天晴　刈地　拔梅荳　墾倒種菜地（伏內）　捍頭蕩　鋤田
陰雨　下田
雜作　刈晩荳　斫黃麻梗　收藏種子（蠶荳、梅荳、大小稻麥）

置備　合醬（晒醬油）　定枯桑葉　買菜瓜入醬　買勒魚入糟
做瓜乾　做荳豉
七月　立秋　處暑
天晴　刈地　溼田　芸田　捍二蕩　修桑　把桑
陰雨　下田　修桑（把桑）　捍蕩　載壅
雜作　下接力　下麥秧（并胡蘿蔔）　合魚藂　種葱　下菜秧
置備　買羊草（上爺）
八月　白露　秋分
天晴　刈地　做泥磚　倒地　下地壅　挑河泥　筩泥
刪胡蘿蔔　下白蘿菂　撒菜秧　種菜

陰雨　斫地灘蘆草　簖地梗泥　絞簖簽　抑簾繩繩并糞桶
雜作　翻千年久去根　捉蚄蟲　抹車油　抑簾　修船　沉
　　蠶荳地灘　撒花草子　下寒荳田壁　扦楓樹　綫雞　買
置備　買蠶簽并稻杠　買稻鋏并鐮刀　買篩籃　合酒麯　買
　　菜鹽　買辣火　糴桂花　醃菱梅
九月　寒露　霜降
天晴　墾地　斫早稻　沉蠶荳　墾麥埨　簖泥　勒菜
　　拔晚荳
陰雨　挑泥磚到家　做稻場　打稻巴　截壅　簖泥　抑
　　床簀　絞繩索

雜作　捉蚄蟲　鋤竹地修竹　挑稻稈泥　伏雞鵞蛋　做架
置備　買牛壅平望　買架骨　糟茄薑　烘青豆　買菜萸
　　穡臼
十月　立冬　小雪
天晴　斫稻　墾麥埨沉麥種菜　澆菜麥及蘿蔔菜　晒穀　墾
　　地
陰雨　風稻　做米　斫蘆　縛囤　絞繩索　簖泥
雜作　拔赤晚荳　種芥菜青菜　起芋艿種　採菱留種
　　起魚蕩
置備　買枯葉桐鄉海寧　買草柴山裏　買牛壅平望　租窖各鎮

　　醃菜乾　做酒十月白　做蘿蔔菜乾
十一月　大雪　冬至
天晴　墾菜埨種菜　提菜麥溝　種大小麥　晒穀　墾地
　　簖泥
陰雨　做米　打米　絞繩索　縛囤　截桑傀儡　刮蟥
　　提溝　戴壅　簖泥
雜作　斫芋艿　載竿葉　挑稻稈泥　藏種穀
置備　租窖　糴白糯　踏鹽蘿菜　買蠏糟醬　買香橙　糴
　　礱糠炭屑　做風魚火腿　糴糠
十二月　小寒　大寒

天晴　下地墾　墾坂田　刮頭蟥　澆菜　簖泥
陰雨　簖泥上芊艿灘　載壅　修桑　刮蟥　打米　絞繩索
雜作　了田菜麥田剩下者　斫樹枝　削地灘　腳膝　編籬笆　車池漊
置備　買榆樹　買臘柴　換灰糞　買臘豬油嘉興　買過地
　　韭秧　做好酒　做醋

運田地法

古稱深耕易耨以知田地全要墾深切不可貪陰雨閒工須要晴明天氣二三層起深每工止墾半畝倒六七分春間倒二次猶要老晴時節頭番倒不必太細只要稜層通晒徹底翻身若有草則罨在底下合埨倒好若壅灰與牛糞則撒於初倒之後下次倒入

土中更好

一種田之法不在乎早本處土薄早種每患生蟲若其年有水種田則芒種前後插蒔爲上若旱年車水種田便到夏至也不妨只有倒平田底停當生活以候雨到雨不到則車種須要一日車水次日削平田底第三日插秧使土中熱氣散盡後無蟲蛀之患矣凡種田總不出糞多力勤四字而墊底尤爲緊要墊底多則雖遇水大而苗肯參長浮面不至淹沒遇旱年雖種遲易於發作其插種之法行欲稀須闊七寸段欲密容盪足矣平底之時有草須去盡如削不能盡必拔去而後平底蓋插下須二十日方可下田拔草倘插時先有宿草得肥驟興秧未見活

而草已滿拔甚費力此俗所謂畝三工若插時拔草先淨則草未生而苗已長不消二十日便可拔草草少工省此俗所謂工三畝只此兩語豈不較然況有水旱不時車戽不暇須預喚月工多與短工攙先做起頭番做得乾淨後番次次省力今日拔草明日卽要橫鋤所謂頭番不要早二番不要遲當使草當無處著腳兩鋤俱要將土翻箇轉身不徒移動塲屋計小暑後到立秋不過三十餘日鋤盪耘四番生活（一鋤二盪一耘）均勻排定總之不可脫落得上前爲愈也立秋邊或盪乾或耘乾必要田乾縫裂方好古人云六月不乾田無米莫怨天唯此一乾則根派深遠苗幹蒼老結秀成實水旱不能爲患矣乾在立秋前便多乾。幾日不妨就在立秋後纔裂縫便要車水蓋處暑正做胎此時不可缺水古云處暑根頭白農夫吃一嚇下接力須在處暑後苗做胎時在苗色正黃之時如苗色不黃斷不可下接力到底不黃到底不可下也若苗茂密度其力短俟抽穗之後每畝下餅三斗自足接其力切不可未黃先下做好苗而無好稻蓋田上生活百凡容易只有接力一壅須相其時候察其顏色爲農家最要緊機關無力之家旣苦少壅薄收糞多之家每患過肥穀秕究其根源總爲壅嫩苗之故而扼要之法一在墾倒極深深則肥氣深入土中徐徐討力且根派深遠苗幹必壯實可耐水旱縱接力薄而原來壅力可以支持卽再多壅譬如健人暑

飯量高多飲亦不害事此爲第一著一在多下墊底墊底多插下便興旺到了立秋苗已長足壅力已盡幹必老色必黃接力愈多愈好一在六月內乾過一番則土實根牢苗身堅老堪勝壅力而無顛倒之患但自立秋以後斷斷不可缺水水少卽車直至斫稻方止俗云稻如鶯色紅全得水來供若値天氣驟寒霜早凡田中有水霜不損稻無水之田稻卽秕矣先農有言飽水足穀此之謂也

一稻種以早白稻爲上只肥壅不易調停少壅不長多壅又損苗但喜其米粒粗硬而多飯所宜多種黃稻能耐水旱多壅不害只怕霜早米不圓滿其餘稻色好歹不同總無如黃白二種

所宜對半均種以便次第收所不致忙促先農嘗卜其吉者而多種之

一墾麥喩惟乾田最好如爛田須墾過幾日待喩背乾燥方可沉種倘時候已遲先浸種發芽以俟喩乾切不可帶濕踏實菜麥不能行根春天必萎死卽不死亦永不長旺沉麥蓋潭要滿擗子要勻不可惜工而令婦女小厮苟且生活麥要澆子菜要澆花麥沉下澆一次春天澆一次大肥反無收大麥穲麥則不厭肥又要肥在後半若八月初先下麥種俟冬墾田移種毎科十五六根照式澆兩次又撒牛壅鍬溝蓋之則榦壯麥粗倍獲厚收菜比麥倍澆又或垃圾或牛糞鍬溝蓋澆煞花卽有滿石

收成種田不須墊底凡菜麥鍬溝之後候乾再到一番毎畝不過半工而泥鬆碎易討力且不起草又可挨麥不患風倒

一墾地須在冬至之前取其冬月嚴寒風日凍晒必照墾田法二三層起深桑之細根斷亦無害只要稜層空厰者倒地則春天雨水正多地面又要犁平使不滯水背後脚跡盡數揉平冬天墾地草根翻在上春天墾地草根翻在下先農所謂寒則浪煞則藏也墾地倒地非天色極晴不可若倒下不晒一日卽便逢雨不如不倒爲愈至於刬地尤要大晴尤要草未生而先刬要天約二十日一刬未草先刬二十日尚未起草草多而刬不十日草已茂矣一樣用此工夫常在草頭做去執苦撓先做上頭番做得乾淨永不易起草一年計在春正此謂也西鄉只倒不到本處只到不倒也須到深二三寸雖大陣雨不將浮泥衝淋入水若止於刬草喩面上浮下實一逢大雨蓋將面泥淋剝計一年觔泥所增幾何堪此腹削論來只宜抹倒不必狥俗也況發葉時不必日日晴未免踏實此時決宜趁晴倒晒則黃霧不易起草蔓一黃霧久雨不能到倒若草盛宜拔去之或鍬去之地溝必開濬卽水但到倒一番未免有泥塊落溝壅滯遇大雨後必處處看聽有水卽開濬之雨一番看一番可也

一種桑以荷葉桑黃頭桑木竹青爲上取其枝幹堅實不易朽眼眼發頭有觔兩其五頭桑大葉密眼次之細葉密眼爲最下

又有一種火桑較別種早五六日可養早蠶凡過二月清明其年葉必發遲候桑下蠶恐後期屋前後種百餘株備用可也

種法以稀爲貴縱橫各七尺毎畝約二百株株株茂盛葉便滿百不須多也內地年前春初皆可種外地患盜者清明前種年前種桑秧以大爲貴清明邊種桑秧以細爲貴以大桑到清明頭眼已發根眼已萌細桑則根眼尚遲故也根不必多剛盡毛根止留線根數條四方排穩漸漸下泥築實清水糞時時澆灌引出新根黃霧尤宜澆灌澆法不宜著幹當離尺許繞圍周匝使新根向肥達去發葉之後不時要看若見損葉必有地蠶盃拔殺之如遇大雨一止必逐株踏看如被泥水淹眼速速挑開

否卽死矣兩一番看一番不可忽也其剪法縱不能如西鄉樓子樣亦不可如東鄉拳頭樣試看拳頭桑桑釘眼多身如枯柴一年缺壅便不能發眼卽行悶死矣寄眼桑留半寸許五頭黃頭留二寸許寧可有油瓶嘴另日修剪可也嫩桑不必多留傀偏須盡截去古云孝順種竹忤逆剪桑剪桑乃一件正經事不甚費忙工夫約一年要修四番二葉初勻時不可多打葉并致嫩條軟折此時預防損抑不免多留種田畢細看一番但多留嫩條及新發叢葉盡情裁去到七月縛桑之際凡根下細條及了禮陰枝又一切去之至冬春修截之時又看細小不堪及蔭下繁寄者又一切去之到剪桑畢又看以前碍鋸而截不盡傀

偏及老枝不成器者又一切去之其老油瓶嘴晴時堅硬難剪不論冬春凡遇久雨之後雨一止卽群出修剪期於淨盡設有瘮桑卽番去之不可愛惜使其纏染皆緣剪時力上傳過凡桑一癃再無醫法斷不可留者漢人頌刺史德政曰桑無附枝甚言修桑爲要事也桑鋸須買木匠上號鋸桑剪須在石門鎮買五分一把其刮蟥也須三番冬春看頭蟥清明前看二蟥剪桑畢看三蟥一株上百顆盡刮若遺剩一顆亦足蟥盡必如此三番內覆亦料不能淨盡又要六月內捏頭蟥七月內捏二蟥而頭蟥尤宜細看留頭蟥一則二蟥便有百此時田工甚忙人每忽畧不上緊不知葉一經蟥縱有肥壅有工力亦不易救決宜早早用心農家唯此項最辛苦工夫最難稽考不得不多下工力分地各任庶可責成耳其捉蛀也須三番春分邊捉出屑蛀秋分邊捉條了蛀剪桑畢或九月又細看細捉又有一等包捉之人故留大蛀不捉以待冬間出瘡之家覘取厚利須時時照瞭隨見隨捉或自備線鑿爲不時之需

一要覓壅則平望一路是其出產磨路猪灰最宜田壅在四月十月農忙之時糞多價賤當併工多買其人糞必往杭州切不可在壩上買滿載當在五道前買半載次早押到門外過壩也行五六成糞且新糞更肥至於謝桑於小滿邊蠶事忙廹之日只在近鎮買坐坑糞上午去買下午卽澆更好

一春天壅地垃圾必得三四十担在立春左右揀天色老晴土色乾燥方可倒入地面要平使不受水溝不要深則不走肥隨脩泥蓋土雖遇春雨久亦無害惟求春先下壅令肥氣浸灌土中一行根便討力桑眼飽綻個個有頭葉必倍多清明邊再澆人糞謂之撮桑澆一錢多二錢之葉剪桑畢再澆人糞謂之謝桑澆一錢多一錢之葉毫不虧本落得桑好謝桑尤是要緊工夫切不可因循

一牛壅載歸必須下潭加水作爛薄薄澆之若平望買來乾糞須加人糞幾担或菜滷猪水俱可取其肯作爛也每畝壅牛糞四十担和薄便有百担其澆時初次澆塲旁下次澆塲背潭要

深大每潭一捅當日卽蓋若澆人糞尤要卽刻蓋潭方好牛壅要和極薄人糞要和極清除不可算工力工人必親監督不使工人貪懶少和水此是極要緊所在

一古人云家不興少心齊桑不興少河泥罱泥第一要緊事不唯一歲雨淋土剝藉補益正由罱泥之地土堅而又鬆雨過便乾桑性喜燥易於茂旺若不罱泥之地經雨則土爛如腐嫩賊不行老根必露縱有肥壅亦不全盛每年冬春間罱一番或云罱泥閒好挑稻稈泥亦可省工八月罱一番每番須六工做溝之人也不可用搭頭恐做溝扒泥不及罱手亦停候矣晴天罱在大地陰天罱在埂地雨天罱在潭裏候乾挑在遠地泥乾趁晴倒到晒曝如婆

殺樣敲碎如粉方肥

一把桑繩上好茂盛地約乾細繩八觔以下多寡有差生活人撥繩上等一日七八觔酌中五觔

一天時大約晴七兩三晴雨各有生活獨孟春雨水之際正農工湊聚之時除雨暫家外雨止卽可修桑看蟥修岸至於墾倒田地非大晴不可人家僱長年天雨無生活可做不得已而墾田若有船可以罱泥定須開潭罱泥消磨雨工其田地生活必待天晴方做

一種田地肥壅最爲要緊人糞力旺牛糞力長不可偏廢租窖乃根本之事但近來糞價貴人工貴載取費力偷竊弊多不能全靠租窖則養猪羊尤爲簡便古人云租田不養猪秀才不讀書必無成功則養猪羊乃作家第一著計羊一歲所食取足於羊毛小羊而足所費不過墊草宴然多得肥壅養猪舊規虧折猪本若兼養母猪卽以所賺者抵之原自無虧若羊必須僱人斫草則冬草工閒誠靡廩糈若猪必須買餅容有貴賤不時今羊前吃枯葉枯草猪前吃糟麥則燒酒又獲贏息有盈無虧白落肥壅又省載取人工何不爲也但養猪每苦生病病必在春夏以受暴寒盛熱鬱蒸而成欄前須空闊通風白夏不甚熱冬護其寒窠不厭蔵糟須潔淨自然無害

一羊壅宜於地猪壅宜於田灰忌壅地爲其剥肥灰宜壅田取

其鬆泛若平望買猪灰及城鎭買坑灰於田未倒之前撥層之際每畝撒十餘担然後鐵倒徹底鬆泛極益田腳又取撒於花草田中一取鬆田二取護草然積瘦之田泥土堅硬利用灰與牛壅若素肥之田又忌太鬆而不耐旱不結實蘊須閒雜而下如草泥猪壅墊底則以牛壅接之如牛壅墊底則以荳泥荳餅接之然墾田果能二層起深雖過鬆無害花草畝不過三升自已收子價不甚值一畝草可壅三畝田今時肥壅艱難此項最屬便利

一田地生活上前有功除種田要看時候其餘各色俱以早爲貴假如刭地未草先刭以後草不卽起刭又省工假如拔草早

則工三畝遲則畝三工又如捏蟥捏頭蟥一省捏二蟥百至於
沉荳麥尤以早爲貴春三月內多與短工預與剪桑工種田工
忙月工生活次第得法仍舊省工未嘗多費廩食也
一秧田最忌稗子先將面泥刮去寸許掃淨去之然後墾倒臨
時簁泥鋪面而後撒種舊規每秧一畝壅餅一片細舂與種同
撒卸以灰蓋之取其根鬆易拔今人密密佈種曰恐草從間生
耳果能刮盡面泥草種已絕不妨少疎欲其粗壯若秧色大嫩
不妨閣乾使其蒼老所謂秧好半年田謂其本壯易發生耳若
亢旱之年又不可早將秧壅興恐插蒔遲而秧蔫敗也凡人家
種田十畝須下秧十三畝以防不足且備租田俗云二月清明

多下種三月清明少撒秧屢試之亦驗
一做工之法舊規每工種田一畝鋤盪耘每工二畝當時人習
攻苦戴星出入俗柔順而主令尊今人驕惰成風非酒食不能
勸比百年前大不同矣只要生活做好監督如法寧可少而精
密不可多而草率也供結之法亦宜優厚炎天日長午後必饑
冬日嚴寒空腹難早出夏必加下點心冬必與以早粥若冬月
雨天罱泥必早與熱酒飽其飲食然後責其工程彼既無詞謝
我我亦有顏詰之至於婦女丫環雖不甚攻苦亦須曙與滋味
曾有經月不知肉味而能無染指侵尅者古云善使長年惡使
牛又云當得窮六月裏罵長工主人不可不知　舊規夏秋每

人朝粥二合晝飯七合點心飯二合半如粥二合夜粥二合半
春冬每人朝粥二合晝飯七合點心粥三合夜粥二合半一年
中牽算每人日一升五合婦人半之猪犬別加料　舊規夏秋
一日葷兩日素今宜間之重難生活連日葷春冬一日葷三日
素今間二日重難生活多加葷　舊規不論忙閑三人共酒一
杓今宜論生活起重難生活每人酒一杓中等生活每人酒半
杓輕省及陰雨留家全無　舊規葷日鮝肉每觔食八人猪腸
每觔食五人魚亦五人今宜稱明均給於中不短少侵尅足矣
　舊規素食腐一塊值錢一文當年錢值銀九毫荳一石值價
五錢今錢價荳價不等豈得尚以舊例行之今後合與人人吃

腐不須付與腐錢而多與油水令工人勤種瓜菜以補其不足
　舊規生活人供酒斗米買三十杓謂之長行酒水多味淡徒
爲店家出息若以斗米自做麪酒當有二十四觔以十二兩抵
長行一杓滋味力量竟是加倍所慮者自做易於耗損若嚬發
於領袖做工之人計日算給似亦甚便與其利歸店家孰若加
厚長年以其糟養猪尚有燒酒出賣亦可供給長年
一湖州水鄉每多水患而渰沒無收止萬歷十六年三十六年
祟正十三年週甲之中不過三次耳嘗見沒後復種苗秧俱大
收穫比前倍好皆渰沒之後天即久晴人得車戽苗肯長發今
後不幸萬一遭此須設法早車買苗速種其買苗必到山中燥

田内黃色老苗爲上下船不令蒸壞入土易發生切不可買翠色細嫩之苗尤不可買東鄉水田之苗種下不易活生發旣遲卒遇霜早終成秕穗耳立秋前可種若遇天氣老晴熱氣尙盛便過立秋幾日尙可種種下只要無草不可多做生活尤不可下壅下壅工多則苗貪肥長枝枝多穗晚有稻無穀戒之戒之故大水之年未種而水至則以車救爲主不救則以復種爲主大凡淹沒之時人情洶洶必有阻惑人言勿聽而斷爲之可也

一修築圩岸增高界塍預防水患各自車戽此禦災捍患之至計歲歲功夫無容急緩至於脚塍亦要年年做一番不唯便於挑泥挑壅挑稻一切損苗之蟲生子每在脚塍地壩之內冬間

劃削草根另添新土亦殺蟲護苗之一法

一壅地果能一年四壅兩番深墾刬淨不荒不蟥每畝採葉八九十箇斷然必有比中地一畝採四五十者豈非一畝兼二畝之息而功力錢糧地本仍只一畝就若以二畝之壅力合併於一畝者之事半功倍也老農云三担也是田二担也是田石五也是田多種不如少種好又省氣力又省田作家第一要勤畊多壅少種多收第二要寬恤租戶不敢退田不幸遇水旱之年度力量不能遍及者只須棄半救半不可眷戀兩廢也記之

一長年每一名工銀五兩喫米五石五斗平價五兩五錢盤費一兩農具三錢柴酒一兩二錢通計十三兩計管地四畝包價値四兩種田八畝除租額外上好盈米八石平價算銀八兩此外又有田壅短工之費以春花稻草抵之俗所謂條對條全無贏息落得許多起早晏眠費心勞力特以非此勞碌不成人家耳西鄉地盡出租宴然享安逸之利豈不甚美但本處地無租例有地不得不種田不得不喚長年終歲勤勤亦萬不得已而易興易敗端爲子孫享逸思落現錢易耗耳古云萬般到底不如農正謂此也思之思之

蠶務 六畜附

養蠶之法以淸涼乾燥爲主以潮濕鬱蒸爲忌以西北風爲貴

以南風爲忌蠶房固宜邃密尤宜疏爽晴天北風切宜開闢窻牖以通風日以舒鬱氣下用地板者最佳否則用蘆蓆墊鋪使濕不上行四壁用草簾圍襯收潮濕大寒則重幃障之別用火缸取火氣以解寒冷此易易耳惟暴熱則外通內蒸暑熱無所歸則蠶身受之或體換不時喂飼畧後久堆亂積遠擲高抛致病之源皆在乎此古云風以散之則蠶室固要避風尤不可不通風也俗忌生人者或帶酒男子或經行婦人濁氣衝之立能致變豈神爲祟乎若能調其寒熱時其餧哺一一如法自足豐收農家以耕織爲業自己育蠶雖亂絲薄繭均足入經緯而獲倍値所宜多養若細細計之蠶一筐火前喫葉一箇火後喫葉

一箇大眠後喫葉六箇此外䊵炭一錢盤費一錢每筐收絲一
觔總足抵本所贏者止全宮繭黃提起不殼二錢之數若收成
十分以下便不足償葉本矣故小民親身經歷不算工力盤費
則可若假手下人採桑者鼠竊狗偷喂蠶者盃盤狼藉多靡工
力墮落農務此又當照自己力量不可一例論也
一遇葉賤之年喂蠶或少便四分五分一箇只該採賣斷不可
嫌賤貪貴留養在桑嫩桑猶可老桑留一年頭葉根本衰壞後
雖培壅終歸朽敗萬萬不宜留養喂蠶之家須早晚留心審時
度勢多買出火蠶不拘一熟兩熟消磨桑葉雖薄薄收成亦勝
養葉多矣如買蠶既不及賣葉又無人買不得已而留則採畢

仍舊剪光清糞連澆兩番自然嫩枝長茂明春加厚壅之葉仍
不少斷不可仍留老條致桑朽壞此屢試明驗斷在勿疑
一桑葉剪後至夏叢生須刪去雜枝養出長條則來歲葉盛所
刪之葉可以飼二蠶
一近年夏葉竟無梢主不得不少養幾筐二蠶以防二桑葉丟
坐但值插種之時墮悞忙工以小妨大斷斷不宜養即養亦斷
不宜多
一男耕女織農家本務況在本地家家織紝其有手段出衆夙
夜趕趁者不可料酌其常規婦人二名每年織絹一百二十疋
每絹一兩平價一錢計得價一百二十兩除應用經絲七百兩

該價五十兩緯絲五百兩該價二十七兩籰絲錢家伙線蠟五
兩婦人口食十兩共九十兩數實有三十兩息若自己蠶絲利
尚有浮其爲當織無疑也但無頓本則當絲起加一之息絹錢
則銀水差加一之色此外又有鼠竊之弊又甚難於稽考者若
家有織婦織與不織總要喫飯不算工食自然有贏日進分文
亦作家至計
一養胡羊十一隻一雄十雌孕育以時少則不孕多則亂群胡
羊不可一日缺食冬饑一日夏必死夏饑一日冬必死　右羊
十一隻每日喫葉草四十觔每年共計一萬五千餘觔除自葉
不算外自葉抵小羊食買枯葉七千觔六月內長安人來預攎葉價每

千觔三錢之外冬天去載計七千觔約價三兩　買羊草七千
觔七月內祟桐路上買算除泥塊約價四錢七千觔亦該三兩
墊柴四千觔約價二兩約共葉草八兩數　每年羊毛三十
觔之外約價二兩小羊十餘隻約價四兩可抵葉草之本　每
年淨得肥壅三百担若墊頭多更不止於此數　羊性喜燥惡
濕墊窠常要乾燥每日申時飼食一番盛與清水一大担又羊
性搶食恃强者爲勝不顧其子小羊十餘觔以外已離乳者另
棚飼之　羊指甲內每患有蟲食毛如見羊腹上毛損即與栽
甲捉蟲否則患脚軟而斃矣用蕎麥梢挂梁上則羊不生虱
養山羊四隻三雌一雄每年喫枯草枯葉四千觔墊草一千觔

約本二兩數　計一年有小羊十餘隻可抵前本而有餘每年
淨得肥壅八十担餘．
一餧猪六口每口喫荳餅三百觔六口計一千八百觔常價十
二三兩．大麥四百二十觔計常價十一兩該三十餘石　糟
七百觔計四千餘觔常價十二兩　小猪身本六箇約價三兩
六錢　墊窠稻草一千八百觔約價一兩共約本十六兩零每
養六個月約肉九十觔共計五百餘觔每觔二分五釐算眾平
價計銀十三兩數虧折身本此其常規每窠得壅九十担一年
四窠共得三百六十担以上算法但十年前事近來物價皆不可一例算也然餅價增肉價亦增買身長落種田養猪第一要緊不可以餅價麤遂不問也養母猪一口一二月喫餅九十片三

四月喫餅一百二十片五六月喫餅一百八十片總計一歲八
百片重一千二百觔常價十二兩小猪放食每箇餅銀一錢約
本每窠四兩若得小猪十四個將八個賣抵前本嬴落六個自
養每年得壅八十担
一鷄鴨利極微但鷄以供祭祀待賓客鴨以取蛋田家不可無
今計每鴨一隻一年喫大麥七斗該價二錢五分約生蛋一百
八十個該價七錢果能每日飼料三合決然半年生蛋無疑人
家若養六隻一年得蛋千枚日逐取給甚便　種鵞四隻一雄
三雌一年喫大麥秈穀四石値價一兩八錢自中秋始至春分
計一百八十日中間再隨四五十日停歇實計每隻生蛋六七

十枚三雌共生二百枚變賣包出每個二分即賣不盡者醃作
食用也值八九釐自伏小鵞更有利凡養種鵞要在六七月飽
飼縱穀培其本壯生蛋有力或云荳更佳且多生子價與穀等自養母鷄四隻
冬春二季可伏四十八枚出下即賣每小鵞一隻值價三四分
若自巳種菜及米糯粃穀家所必有秋天初生之卵伏出早鵞
到清明邊換炭每隻價一錢四五分不唯嬴息甚多且可備一
年蠶炭之用
一蘇州買糟四千觔約價一十二兩糟以乾爲貴乾則燒酒多
到家再上榨一番尚有渾酒二百觔雖非美品供工人亦可替
省近來蘇人多算將糟下副酒放桃花酒者非眞色貨燒酒便無利矣每糟百觔燒酒二十觔若

上號的有十五觔零賣每觔二分頓賣也有一分六釐斷然不
少再加燒柴一兩計酒六百觔值價十兩除本外尚少銀三兩
得糟四千觔可養猪六口凡糟燒下即傾入缸踐實以灰蓋之
日漸取用久不易壞燒時必拌礱糠喂時必淨去之
長興糴大麥四十担約價一十二兩先將舂去粗芒水浸一宿
上午煮熟攤冷每斗用酒藥比米三倍約每斗四五釐拌勻入
罈封口貯淨處候七日開罈酒香傾出入甑一如燒酒之法每
石得酒二十觔若好的也有十五觔比米燒差覺粗猛耳每觔
分半可抵麥本酒藥燒柴斗只一分得糟二千觔養猪甚利試
照前法多養猪羊一年得壅八九百担比之租窖可抵租牛[illegible]

十餘頭又省往載人工四五百工古人云養了三年無利猪富了人家不得知況糟麥燒酒更屬有利者乎畊稼之家惟此最爲要務

家常日用

一黃霉買梅子三十觔用鹽醃過取出晒乾蒸黑貯用其汁入磁罐內封固任其或花或臭不妨候到九月內羅桂花六升傾汁拌勻桂見梅汁永不變色至十一月買黃橙十五觔細切與前桂花同拌再加熟芝麻五升收藏以備一歲之用　凡梅花茉莉甘菊諸花之香而不苦者皆可入橙點茶以諸花見橙永不變色耳

一六月內梅荳一收即合醬黃日晒夜露隨買頭水菜瓜五十觔用鹽十五觔揉爛拌瓜入缸用石壓定過盡瓜汁取瓜略晒皮皺稍乾用醬黃二斗五升將汁拌勻同瓜入甕封口貯無日之處

一六月內所合醬黃大伏內晒成黑醬每黃一斗入鹽四觔厚可成團九月摘冷露茄風乾但取入醬不腐不必太乾皮皺也每茄一觔用醬一觔拌勻入甕封固貯無日處

一九月內買薑取薑之最嫩者入糟次嫩者用麻布拭淨每薑三觔用香油一盞熬滾入薑略番兩三轉身即起攤冷次日拌醬入甕封貯

一九月內冷露茄取細小者五觔用麵酒糟六觔鹽十七兩清水一碗拌勻連茄入甕封貯（糟茄亦如此法但用醋拌不用水）

一四月內買蒜苗百觔醃過晒乾再多種絲瓜採下去粗皮醃過晒乾一層蒜一層瓜入甑共蒸以黑爲度取出晒乾封貯一性極熱一性極寒勻透中和甚有補益且味堪下酒田家佳品也

一蒜苗寸許爲度入醃蒜頭糟醋醃透不唯味美可以辟穢臭除疫氣五六月間做生活人與蒜食之不生病茶中加梅與薑不受暑

一九月內西鄉晚菱撕正盛而未老去根葉淨盡水浸半日入

鍋煮熟細切略乾搗大蒜炒鹽拌勻入甕築實直到春味尚美若菜少之年便臨採菱之時尚可取醃當用前法可以不壞

一六月買太湖大茄少鹽煮熟烈日晒乾入甑蒸黑一如做菜乾法如青瓶樣小菜甚佳

一鹽虀菜蘿蔔菜薹心菜每百觔用鹽三觔踏過石壓二十日後取出晒乾入甑蒸透再晒極乾用熟香油洒菜上勻透再蒸如此兩遍以黑爲度入罈收藏不唯小菜肥甘若用猪油醬在飯鍋上頓過亦美味也老農云種鹽虀菜法旱年澆水水年澆糞則根長葉少而最嫩

一做豆豉法暑月用黑豆一斗煮熟乾細麪三觔拌勻遇出日

俟色黃起出晒乾將杏仁去皮尖浸七日早晚換水陳皮浸胖。去膜生瓜十觔切作細塊醃一日三項俱要晒乾加紫蘇葉瓜仁薑絲大小茴香甘草末川椒數項不拘多少甜酒醬拌勻甜三白酒亦可風乾三日再加入落滷鬆鹽鹹淡隨意上瓶封固一兩月開用宜新瓶卽酒瓶亦用若舊菜瓶醬瓶斷不可用

區田法 附

按舊說區田地一畝濶一十五步每步五尺計七十五尺每一行占地一尺五寸該分五十行長一十六步計八十尺每行一尺五寸該分五十三行長濶相折通二千六百五十區空一行種一行於所種行內隔一區種一區除隔空外可種六百六十二區每區深一尺用熟糞一升與區土相和實其底布穀勻覆以手按實令土種相著苗出看稀稠存留鋤不厭頻旱則澆灌結秀時鋤土深壅其根以防大風搖擺古人依此布種每區收穀一斗每畝可收六十六石今人學種可減半計又參考氾勝之書及務本書謂湯有七年之旱伊尹作爲區田教民糞種負水澆稼諸山陵傾阪及田邱城上皆可爲之其區當於閒時旋旋掘下正月種春大麥二三月種山藥芋子三四月種粟及大小豆八月種二麥豌豆節次爲之不可貪多大率一家五口可種一畝已自足食家口多者隨數增加用省而功倍田少而收多全家歲計指期可必實救貧之捷法備荒之要務也

終

農書卷下

桐鄉張履祥念芝氏補著

桐鄉田地相匹蠶桑利厚東而嘉善平湖海鹽西而歸安烏程俱田多地少農事隨鄉地之利爲博多種田不如多治地蓋吾鄉田不宜牛耕用人力最難又田壅多工亦多地工省壅亦省田工俱忙地工俱閑田赴時急地赴時緩田憂水旱地不憂水旱俗云千日田頭一日地頭是已況田極熟米每畝三石春花一石有半然間有之大約共三石爲常耳(下路湖田有畝收四五石者田寬而土滋也吾鄉田隘土淺故止收此)地得葉盛者一畝可養蠶十數筐少亦四五筐最下二三筐(若二三筐者卽有荳二熟)米賤絲貴時則蠶一筐卽可當一畝之息矣(米甚貴絲甚賤尚足與田相準)雖久荒之地收梅荳一石晚荳一石近來荳價貴亦抵田息而工費之省不啻倍之況又稍稍有葉乎但田荒一年熟地荒三年熟人情欲速治地多不盡力其或地遠者力有所不及耳俗云種桑三年採葉一世未嘗不一勞永逸也弗思耳(上治地一則)

農叟有言禾歷三時故稈三節麥歷四時故稈四節種稻必使三時氣足種麥必使四時氣足則收成厚吾鄉種田多在夏至後秋盡而收所歷二時而已種麥多在立冬後至夏至而收所歷三時而已欲禾歷三時麥歷四時胡可得焉惟有下秧極早可補事力之不逮穀雨浸種立夏前下穀稍借春氣至揷青之

日秋老而苗易長且耐風日所謂秋好半年田也中秋前下麥子於高地獲稻畢移秧於田使備秋氣雖遇霖雨妨場功過小雪以種無傷也人但知夏前秋之好而不知所以好之故在得春氣備三時也知種麥之多收而不知所以多收之故在得秋氣備四時也湖州無春熟種田早收穫遲卽米多於吾鄉北方無水田麥卽廣熟非獨地燥歷時多能盡其性也況早麥又有幾轉墾溝揪溝便於旱旱則脫水而墑燥力暇而溝深溝益深則土益厚早則經霜雪而土疏麥根深而勝壅根益深則苗益肥收成必倍墑燥土疏溝深又爲將來種稻之利凡事利必兼利害必兼害惰農苦種麥之勞躭擬子之逸甘心薄收甚至失

時春花絕望愚矣哉 上稻秧麥秧一則

四月一日陰雨見育蠶者乏乾鮮之葉男子勞於外婦女憂於內蓋晝夜皇皇也因思育蠶之家宜預作木架如松棚式廣一丈四五尺深亦如之其高過於桑上織竹如蓋於蠶初收時卽張之茂桑之上若桑樹空中然或一日而移或兩日三日而移其飼蠶之多寡而斟酌焉朝暮可避露晴可避日陰可避雨葉時時乾鮮既省人工又不生蠶病至大眠後可輟大眠後葉老越宿經日猶鮮且又可以加水事易集而功用多一架可備數年之用余里蠶桑之利厚於稼穡公私賴焉蠶不稔則公私俱困爲苦百倍大約蠶之生疾半在人半在天人之失恆於惰惰則失飼而蠶饑饑則

首亮惰則失替而蠶熱熱則體焦皆不稔之徵也天之患恆於風雨霧露卽烈日亦有不宜以乾鮮之葉難得也蠶食熱葉則繭浮鬆不可繅其害淺食濕葉則潰死食濕熱葉則僵死食霧露葉則瘐死葉染風沙則不食葉宿則不食而仍饑其害深知戒人之失而不知備天之患未爲全策也若天患雖備而人失不戒則咎又將誰任哉 上蠶桑一則

農書不詳載梅荳以梅荳獨產於桐邑歸安非所講求也崇邑塘東區分亦有之他如嘉興秀水吳江烏程海寧接境卽無非不試之也土性非宜輒蔓而不實故惟桐鄉得擅其利六七月陳荳做腐腐少若得攙入梅荳腐便如故每遇荳熟商賈來至

官私頼焉下種於清明後成熟於大暑前相去百日耳得利亦最速其法有五一曰留種宜燥不可濕氣蒸及濕氣入器一曰挑泥宜審稻稈泥一曰墾地宜早冬至前後墾者泥鬆而蟲凍死一曰撒灰宜多一曰刲削宜勤五者人皆知之然撒灰少得其法梅荳根直下長不過五寸撒灰宜在打潭撮子而未蓋土之時多撒則灰皆入潭無不過者然後平之以土雖遇雨亦鬆無不出之患且肥鬆只在根際荳故易茂而結繁他日易拔若地未倒而先布灰則灰入土深根不能及若荳苗已長而後加灰則葉礙而灰俱在四旁無及灰者與無灰等耳荳葉荳箕頭及泥入田俱極肥以梅荳壅田力最長而不損苗每畝三斗出米必倍但民食宜深愛惜不[illegible]

用耳俗亦有下荳於麥堎種田時連荳之稭葉折倒作壅實覺省便但恐田遲故多不爲耳 上梅荳一則

治地必宜壓桑秧蓄桑秧出自已有則易選擇而根榦枝枝相似隨起隨種無不活者又省一項急銀買來種者百枝只可活四五十枝蓋百凡樹木根俱不耐凍風霜一觸生意即傷也若天色或遇雨雪或人工不湊更不可知矣一枝不活不足惜所惜者又遲一年之葉且來年所種能保必活乎其法宜新塡地或近水地埂冬天挑稻稈泥一次採葉之時即酌所欲壓之條更近乎地俟葉頭向上而新條長即埋入土中黃霉澆糞一次若以垃圾鋪上更妙六月澆一次八月澆一次可以斷其母

而新根自長每地一分可得桑秧數百枝葉復不少得厚利而力又不費歲壓三五分以供家用必不可少記之 桑蟲捉不盡恐因捉損桑則用爆杖藥線入蛀穴以火燒之蟲聞即死亦是一法 上壓桑一則

壅麥之法畧與梅荳相似但荳只需撒灰麥則灰糞兼用麥根直下而淺灰糞俱要著根而早壅方有益壅泥亦然墾溝淤溝亦宜早俗謂冬至墾爲金溝大寒前墾爲銀溝立春後墾爲水溝撳至兩遍更好溝深則堎土厚而脫水盡田底亦愈熟故也余至紹興見彼中俱壅菜餅每畝用餅末十觔俟麥出齊每科撮少許遇雨一次長一次吾鄉有壅荳餅屑者更有力每麥子一升入餅屑二升法與麥子同撮但麥子須浸芽出者爲妙若乾麥則荳速腐而并腐麥子近年人工既貴偷惰復多澆糞不得法則不若用餅之工糞兩省但撮餅屑須要濶深而蓋土厚否則慮有鳥雀之害惟田近民居則防鷄損及種麥秋則不得已而用糞耳鄉居稻場及猪闌前空地歲加新泥而刮面上浮土以壅菜蓋麥最肥有力 秀水北匯常於八九月脩泥壅田中菜此法最好日長而工閒土肥而糞省農人不勞而菜茂來年禾復易長 油菜防盜取以牛糞入潭作爛澆之則菜臭而人不偷矣 上壅麥菜一則

天只一氣地氣百里之內即有不同所謂陽一而陰二也正如

一父之子所受母氣不同則子之形貌性情亦從而異吾鄉田宜黃稻早黃晚黃皆歲稔白稻惟早糯歲稔粳白稻遇霧即死然自烏鎮北漣市西即不然蓋土性別也耕種之法農書已備惟當悉於赴時同此工力肥壅而遲早相去數日其收成懸絕者及時不及時之別也俗曰早蠶早田爲第一下鄉田低無春花故利遲吾鄉春花之利居半若蠶荳小麥遲俱薄收也田家忌三小小滿蠶小暑田小雪麥其收較薄故皆宜早唯赤秈一種稻色尤爲早熟今田家皆有或云江西秈或云泰州秈人皆欲芟去之終不能盡 上稻種一則

東路田皆種麻無桑者亦種之蓋取其成之速而於晚稻晚[illegible]

仍不害也其工力較菜子相去不遠其收利則倍法於清明前倒細下種種必外方者爲佳清明前有至鄉放子者撥子每科懸三四寸使中間可容鋤若梅荳科然特蕻用純灰而不加泥耳亭鳥雀數日及用細破竹鶯逐旣出寸許乃巳澆糞二次每畝一次約清水糞一百担到削二次麻成擇老晴天刈起晒乾六七月間浸一宿詩所謂東門之池可以漚麻是也脫其皮每畝盛者可得二百觔剝法從尾至頭若陰雨剝之罹墨爛下屋多者散置廊簷下見風日亦無害而價損吾鄉種此爲利自浮於東路但恐業之不精若募人教植一年許卽善其事矣 上種麻一則

湖州家家種苧爲綫多者爲布一年植根三時可刈弋後不煩更種稍加肥土足矣若種苧地一分則綫可無乏用苧頭更可

入粉爲食 上種苧一則

種芋芨一畝極盛可得萬觔則每日燒柴三十觔之家可供一歲之薪矣少亦得五六千觔二畝當一畝尙優於田地租息也法用山鉏翻根根方五寸許卽易長愈大愈速每科懸二三尺一年一補三年而滿則歲歲唯上泥及斫柴兩次工力但當擇其種之長大者爾所宜冬至前後早則笋復生經冬而枯次年必衰遲則餘復活滋根者少次年亦不茂若兩年不斫則亦衰以新笋不生故也斫過必加泥近水用河泥近田用稻稈泥開春碎之最宜近水地墈及墳墓旁地近水取其便於簖泥及載薪以歸墳墓旁地必有樹陰覆蓋不便桑麻種之於此則不毛之土一勞永逸其益無方 上種芋芨一則

種蘿蔔之法以伏天墾倒地二次晒過半月澆濃糞二次則土鬆而無螟大槩大寒水霜大暑烈日俱能殺土殺蟲白露前深墾下種子必自收者爲佳菜起毛葉則頻澆清糞就窩處漸芸其細者食之每科留三四根則菜茂而頭大吾鄉土性堅實蘿蔔亦性重而味細實其美大與太湖異胡蘿蔔亦然以供家用固爲便易卽賣亦得厚利本地蘿蔔價常貴於太湖獨忌壅灰見灰則鬚長而頭分故也若以閒地一畝春種麻麻熟大暑倒地及秋下蘿蔔蘿蔔成大寒復倒地以待種麻兩次收利亦不減於種菜也 上種蘿蔔一則

甘菊性甘溫久服最有益古人春食苗夏食葉秋食英冬食根

有以也每地堘頭種一二枝取其花可以減茶葉之半茶性苦寒與甘菊同泡有相濟之用若種之成畝其利視種荳自倍吾里不種棉花亦有以此爲業者但費採摘工夫及適市貿易耳目混亂耳種植甚易只要向陽脫水而無草肥糞甚省黃白二種白者爲勝 上種甘菊一則

種芋無別法只土厚而肥卽頭大子多田間歲一易土則蠐螬不生入冬方起則味足而甘碩種在地溝則省肥但旱歲不能長又螬易生湖州俱種地上名爲旱芋爲鄉低故也今以半在地半在田先食於地後食於田秋冬均不匱乏旱芋種出廣德清明時彼處排賣於湖若水芋斷不可種地上 上種芋艿一則

百合根飽甘美花復芳潔種於桑隙無損於桑復不害刈圃或每年一起或二三年一起俱可壙樓臨平往往如是故百合彼處多有（香芋亦然）籬下種山藥其根嘗爾每年食其枝力不勞而得味多（上種百合山藥一則）

漢文帝詔歲勸民種樹管子云一年之計樹穀十年之計樹木吾里無山土亦罕曠然能於地隙水濱種植良材百株三十年後可得百金以外若種樹成林大小相嘗材木可無乏用矣每年芟其繁枝可以爲薪各以地之所宜則桐鄉椿梓榆檀皆上木也綿與祁氏資送其女費至千金人怪其厚祁曰吾費不過十金耳人益駭問故曰於女生之年山中人包種杉秋萬株株

費一釐女十六七而嫁杉亦大小每株值價一錢則嫁資裕如矣此雖山林與平野不同然智可通也（上種樹一則）

農事不理則不知稼穡之艱難休其蠶織則不知衣服之所自豳風陳王業之本七月八章只曲詳衣食二字孟子七篇言。王政之要莫先於田里樹畜今日言及輒笑爲鄙陋是以廉恥不立俗不長厚然既治田桑卽不可不兼治圃古者民淳俗朴瓜瓠俱在疆場今不能然則編籬爲圃一以養生一以禦盜俗籬用槿易成然實寡用而不固不若間以枳橘雜以五茄皮枸杞三物有刺可禦暴客又茄皮春摘其芽香美可食冬取其根入酒尤妙枸杞春可食苗秋可取子根卽地骨皮也枳花香而刺密實亦有用其成雖須一年五年然久而愈密籬下徧種萱花自生自長花開隨采以晒亦蔬之輔佐也園中菜果瓜蒲惟其所植每地一畝十口之家四時之蔬不出戶而皆給　古人場圃同地秋收則築堅圃地爲場以納禾稼至來春則又耕治之以種菜茹此意湖州鄉間往往見之吾鄉殊不然也場唯收成時一用三時廢棄而已圃則更闢一處不得已則於桑下種菜謂菜不害桑也其實種菜之地桑枝不茂此不特地力之不盡亦見人工偷惰無足取也古人規制無大小俱有法度何不遵而行之（上編籬二則）

絲瓜宜近水飯瓜宜上棚南瓜形扁北瓜形長壼同類也（卤蒙俗間無收貧困或用以療饑是宜勿絶其種）地蒲宜平地屋蒲宜高棚（可用爲器冬瓜以貯嫩葉）

宜疏菜瓜宜密黃瓜傍水爲棚宜於旱種苦瓜倚樹而蔓不厭遲收（詩匏有苦葉是也）西瓜土不相宜太湖學亭則多有之胡蘆現。好而已但可爲器不可爲食（詩云甘瓠纍之是也）薑出臨平笋來湖郡茨菇便於溝際香芋利於牆陰裙帶荳可架可屏刀荳能上不能下芥菜在地日久根深宜垃圾蕹菜在地日少根淺宜清肥茄宜土實葱韭蒜宜土鬆甜菜四季可食歲一遷秧惟夏月味苦菠菜越朔方出月秋下子在春秋味甘生菜宜生大頭菜宜熟莧菌宜淡萵苣笋宜鹹若乃露葵蘡薁諸葛蔓菁蓋非常味嘗猶江瑤海蠆備陳方物可也（上種蔬一則）

予旅食歸安見居民於水濱徧插柳條下種白藊荳繞柳條而上秋冬斫伐柳條可爲栲栳之用毎荳一科可收一升吾鄉無廣澤不徧插柳若藊荳則環宅垣墻及中庭俱可種也法取先枯者留爲明年之種則早結其根直下最深若先開深潭先下垃圾一併壅其上而後下種則終歲可以不澆培壅全在黃霉最忌旱至後半月加肥若壅土亦無害秋肥則藤多而結少晚結經霜則萎乘嫩摘之焙乾可儲以備蔬之乏竭此味鮮食半載五月至十月乾食亦半載枯荳收貯可以接新專於健脾大有補益又一種名五九荳蔓不長而結最早植之籬邊亦佳味也 上白藊荳一則

嘗論基址墳墓各宜思根之所出墳旁種苧芠便可取薪基址寬曠則前植榆槐桐梓後種竹木旁治圃中庭植果木凡可取爲祭祀賓客親戚餽問之用卽省市辦金錢中庭之樹莫善於梅棗香圓橙橘茱萸之類莫不善於桃李杏柿之類蓋物之易潰不能藏畜吾所不取茱萸最易生惟欲近水卽陰濕地亦可橘梅類善蛀橘更性畏寒冬護其枝夏去其蛀則長茂矣湖州多種茱萸爲醬名曰辣醬入藥曰吳茱萸此味性溫無毒寒天食之可代椒薑（湖州四季皆食）胡椒不可多服食以有毒也茱萸味甚多服食兼可却瘧痢之病作醬法如湖州則煩若浸子極省力反覺潔淨毎子一觔用石灰四兩化水貯瓶中以浸子爲度一月後卽可食若牆下可以樹桑宜種富陽望海等種毎枝大者可獲蠶一筐愈老愈茂但不介蟲蛀及水灌其根動以世計 上種果一則

自水利不講湖州低鄉稔不勝淹數十年來於田不甚盡力雖至害稼情不迫切者利在畜魚也故水發之日男婦晝夜守池口若池塘崩潰則衆口號呼籲天矣然湖州畜魚必取草糴螺螄於嘉興魚大而賣則價錢賤於嘉興蓋吾地魚俱自湖州來及魚至市巳離池數日少亦一二日矣故魚瘠而價不能不賤若以湖州畜魚之法而盡力於吾地之池取草旣便魚價復高又無潰溢之患損瘠之憂爲利不已多乎陶朱公古法卽不能

用湖州畜法可倣也嘗於其鄉見一叟戒諸孫曰猪買餅以餵必須資本魚取草於河不須資本然魚肉價常等肥壅上地亦等奈何畜魚不力乎臨平多畜鰱魚鰱魚食土名曰蕩鰱并不必撈草池小則畜鰱魚亦一道也鰱魚種臨平買草魚白鰱螺青諸種本地可買湖州畜魚秧過池名曰花子其利更厚 上養魚一則

吾地無山不能畜牛亦不能多畜羊又無大水澤不能多畜鴨少簽亦須人看惟鵞鷄可畜然多畜鷄不如多畜鵞鷄多防攘竊鵞不憂攘竊鷄食腥則長鵞食草穀而巳鷄畜一年不及五觔鵞三月卽有六觔若非留種及家用則六七觔卽宜賣色

有善畜雞者從市買肉骨碎而飼之又積草於場俟其蒸出雜
蟲日番幾次則雞不食米麥而肥然此難爲法計惟多畜母雞
以伏鵝卵可耳鵝雛一隻價貴時銀一錢賤亦六七分即授人分養舊例平分亦
可然大概雌雞之利稍厚於雄雞雄雞每月長不及半觔雌雞
生蛋十餘枚可當一觔之值食亦相當若伏鵝卵則息月一錢
而食較省里亦有以畜牛爲利者買瘠牛使童子牽之朝食露
草日飼棉花餅養一二月則牛肥而價倍一牛嘗得數金之息
即養廣馬之智不可爲常　上養雞鵝一則

日用所急薪米二事爲重米取給於田計口而食相去不遠惟
柴薪之費相去甚遠炭及山柴爲上費柯柴次之桑條荳萁又

次之稻柴麥柴又次之然麥柴又不如稻柴以其無灰也田家
之灰是一項肥壅商鞅刑及棄灰秦之農事所以山東不敵芊
芟亦無灰以其取給於地不待價也總之必待買薪而舉火難
乎爲家矣最儉者有燒礱糠之法另作連竈俗名竈蠼用風箱以
炊則其費較稻柴倍省而其灰復可以糶冶坊用之桑柴灰荳其灰俱可糶白藕荳
其灰入棚則青此難爲法吾里冬天用炭屑實是省便竹節更省炭屑
杭州江干爲佳價又賤路遠不便則鑪鎭冶坊可糴其價十月
擔可二錢五分務出粗塊約二斗入炊爐可當炭二十觔用其
餘八斗每脚爐一事用炭屑一升分晝夜翻入可以無輟火矣
若置火缸一事分晝夜翻入二升晝頓滾湯則一日可省燒茶
幾次夜頓淸水則早晨可得熱水濯手頮面亦省柴十數觔也
其他烘頓諸物無不便者西鄉聚來糴爲蠶簇之用蓋取其不
驟熱不驟冷復無暴火不虞之患每至春半則担可四錢矣里
中趨利者往往冬糴春糶又有窖灰者湖州邢窰之灰邢窰近
山燒山柴其竹木之節火力不盡者多存焉種火最便其力雖
不及炭屑之長然價亦止及其半以當班糠則過之矣竹節喫
莊買其值視柴價爲升降風爐火箱俱可用費亦最省　上薪炭
一則

酒醪爲縻穀之具宜在所禁但祭祀賓客及力田之農實有所
不能已故蘇湖紹金人家無不釀酒者沽酒比之自釀相去一

倍猶爲廉價也與其沽而費金以輸利於人何如種秫自釀而
樽節於己且糟亦日用之不可缺者每年量所應用若干冬春
之間僱人造貯更倍其數以爲慶賀餽遺之用亦省備禮之費
於義甚無害也但不可因而濫觴耳將造酒六月細麯爲麯每
米一石用麯十觔米舂極白浸一月造酒人每石工銀七分酒
器自備以糟燒酒用蕭山人釀法不載　上釀酒一則

總論

凡農器不可不完好不可不多備以備忙時意外之需糞桶尤
甚諸項繩索及蓑箬斧鋸竹木之類田家一闕廢工失時往往
因小害大崇正庚辰五月十三日水沒田疇十二以前種者水

退無患十三以後則全荒矣有一人以裝箸未具不克種田以
致饑困俗云爲了一錢餓倒一家簑衣箬帽一副價貴不過一錢書云唯事事
乃其有備有備無患推此可戒其餘世人多金以備玩器而惜
小費以治田器豈非惑之甚乎 器用

用人一道自國與家事無大小俱當急於講求種田無良農猶
授職無良士也訪求選擇全在平時平時不知擇取臨事無人
何所歸咎因其無人而漫用之必致後悔不可便說無人可用
人無全好亦無全不好只坐自家不能用耳大約力勤而愿者
爲上多藝而斂者次之無能而朴者又次之巧詐而好欺多言
而嗜懶者斯爲下矣貧儉無害傾用之何如耳選用之道無他

論語曰舉爾所知又曰無求備於一人大學曰惟善以爲寶孟
子曰如不得已本此義而推行之雖有不得者寡矣若無大過
惡切不可輕於進退書曰人唯求舊用慣之人彼知我我亦知
彼卽無大利終無大害坦然任之當以更張爲戒惟夫奸宄簸
弄不可不察積弊故套不可不破耳 擇良農

自古農人只有勸之一法小雅大田諸詩可考也曾孫田畯其
與農夫貴賤懸隔然其相親不啻家人父子今士庶之家驕蹇
呵詈使人不堪毋論受者怨之自顧豈不可恥勸之之道中庸
曰旣廩稱事別忙閑一也異勤惰一也分難易一也忙閑難易
彼人自言不難分別惟惰者與勤者一體則勤者怠矣若顯然
異惰於勤則惰者亦能不平惟有察其勤者而陰厚之則勤者
悅奮而惰者亦服至於工銀酒食似乎細故而人心得失恒必
因之紋銀與九色銀所差不過一成等之輕重所差尤無幾假
如與人一兩相去特一錢與三分五分耳而人情之悄與悅遠
別豈非因一錢而幷失九錢之歡心因三分五分而倂失九錢
五分七分之歡心乎出納之際益爲緊要論語以猶之與人出
納之吝爲惡政之一蓋其人分所應得不求而與之宜也求而
與之斯已後矣可合屢求而後與乎人情緩急朝暮不同早晏
亦異不可不察也酒食菩甚豐嗇多寡待農之物所差總亦無
多或缺酒食不過半盞一筋便快快而去短少魚肉亦然豈特

缺少冷熱遲速亦所必計諺曰食在廚頭力在皮裡又曰廳邉
荒了田地人多不省坐蹈斯弊可歎也唯夫準繩定於平時有
無諒於彼此則有求旣無奢望有時不應退無怨心如是則在
者無不滿之心去者懷復來之志切不可乘人之急將低作好指少爲多
使人有傷心之痛書曰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勞苦不知恤疾
痛不相關最是失人心之大處 工食

農事大綱有三道惟在豫一疆界宜正也田地賦役之所起我
不可以侵人亦不可使人侵我本讓畔之意與其以我侵人毋
寧使人侵我語曰終身讓路不枉百步終身讓畔不失一段若
地段田角與人相間彼此便利則兌換可也一溝渠宜濬也田

功水利一方有一方之蓄洩一區有一區之蓄洩一畝亦有一畝之蓄洩漏而不知塞壅而不知疏日積月累愈久而力愈難燥濕不得其宜工費多而收較薄矣其事係一家者固宜相度開濬即事非一家利病均受者亦當集衆修治不可觀望推卸萌私己之心且思大禹平治九州水土興萬世之利何況鄉黨鄰里被一夫涓滴之澤乎若乃占公爲私損人益己自非人之所爲矣一塍岸宜修築也吾鄉視海寧爲下旣不憂旱視歸安爲高亦不憂水圩岸雖不甚重然不時爲修築則地處灘塌田患漏洩積久滋弊恒至疆界失其舊所田塍地脚草根盤据所損亦復不少宜於農隙之月趁晴清理修治則省忙工若閑時

蹉失到插種收成之候便無及矣至於墳墓居址以及道路橋梁凡屬己所當爲雖於農務無關亦當乘隙料理非度外可置也田功

種田地利最薄然能化無用爲有用不種田地力最省然必至化有用爲無用何以言之人畜之糞與竈灰脚泥無用也一入田地便將化爲布帛菽粟即細而桑釘稻穩無非家所必需之物殘羹剩飯以至米汁酒脚上以食人下以食畜莫不各有生息至於其大者勤則善心生愛土物厭心滅又勿論已筋力有用也逸則脆弱丁口有用也閑則虛靡金錢粟帛有用也薪油耗之酒漿耗之瓜蔬又耗之麻縷絲枲亦耗之儉者耗三之一奢者過之至其甚者男習倚游女休蠶織艮傚淫泆又勿論已賈子曰治天下至纖至悉也此言雖大可以喻小人能綜其大綱復不厭纖悉家政其庶理乎農事纖悉

吾里田地上農夫一人止能治十畝故田多者輒佃人耕植而收其租又人稠地密不易得田故貧者賃田以耕亦其勢也嘗讀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士庶之家亦如此家法政事也田產土地也僱工人及佃戶人民也田戶終歲勤動祈寒暑雨吾安坐而收其半賦役之外豐年所餘猶及三之二不爲薄矣而俗每存不足之意任僕者額外誅求腳米斛面之類必欲取盈此何理耶自思朝廷一布寬恤之詔百畝之家所益

幾何而歡傳萬口下加徵之令百畝之家所損幾何而怨咨載道豈非民力不可竭乎大凡田所坐落平日決宜躬履畎畝識其肥瘠計其寬隘及泥蕩水路莫不盡圖詳記及佃戶受田之日宜至其室家熟其鄉里察其勤惰計其丁口愼擇其勤而良者人衆而心一者任之收租之日則加意寬恤僕人積弊極力革除至於凶災爭訟疾病死喪及鰥獨貧乏總宜敎其不知而恤其不及須令情誼相關如一家之人可也近見富家巨室田主深居不出足不及田疇而不識佃戶一任紀綱僕所爲至有盜賣其產變易區畝而不知者侵沒租入將熟作荒退善良之佃任與刁黠種種弊端不一而足坐使生計匱索虛權積累以

致破家亡身無不由此或乃恃目前之豪横陵虐窮民小者鬬其酒食大者適其錢財妻子填之獄訟出爾反爾可畏哉（佃戶）

西鄉女工大槩織綿紬素紬績苧麻黃草以成布疋東鄉女工或雜農桑或治紡績若吾鄉女工則以紡織木棉與蠶作綿爲主隨其鄉土各有資息以佐其夫女工勤者其家必興女工游惰其家必落正與男事相類夫婦之所業不過麻枲繭絲之屬勤惰所係似於家道甚微然勤則百務俱興惰則百務俱廢故曰家貧思賢妻國亂思良相資其輔佐勢實相等也且如匹夫匹婦男治田地可十畝女養蠶可十筐日成布可二疋或紡棉紗八兩寧復憂饑寒乎刺綉淫巧在所當戒　女工

凡事各有成法行法在人中庸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家政亦如之歸安茅氏農事爲遠近最吾邑莊氏治桑亦爲上七區首今皆廢棄一者由天荒亂而盜起也一則由人膏粱之久不習稼穡艱難也司馬溫公居洛有田三頃躬親庶務不舍晝夜劉忠宣公教子讀書兼力農曰困之將以益之冥安害人遊閑廢事古之人無不懼之今農書所載者法也苟非其人法不虛行行法之要一曰忠信一曰精勤忠信以待人則人無不盡之心精勤以立事則事無不成之勢要之忠信本也衛詩星言夙駕稅於桑田言勸課之勤也而終之以秉心塞淵騋牝三千言其操心誠實而淵深故雖畜馬之衆亦至於三千也農桑之務用天之道資人之力興地之利最是至誠無僞百穀草木用一分心力輒有一分成效失一時栽培即見一時荒落我不能欺彼彼亦不欺我却不似末世人情作僞難處也然與世人相交農終易處以僱工而言口惠無實即離心生夙興夜寐即朝氣作俗曰做工之人要三好銀色好吃口好相與好作家之人要三早起身早煮飯早洗脚早三好以結其心三早以出其力無有不濟推之事事殆一轍也

習勤

人言耕讀不能相兼非也人只坐無所事事閑蕩過日及妄求非分營營朝夕看得讀書是人事外事又爲文字章句之家窮

年累歲而不得休息故以耕爲俗末勞苦不可堪之事患莫分心若專勤農桑以供賦役給衣食而絕妄爲以其餘閑讀書修身儘優游也農功有時多則半年諺云農夫半年閑況此半年之中一月未嘗無幾日之暇一日未嘗無幾刻之息以是開卷誦習講求義理不已多乎竊謂心逸日休誠莫過此

附

淡黃虀方

七八月洗蘿蔔菜入陶器浸以黃米飯湯日換二三次越三日菜色變即可食間以小白菜代之特傷脾量家所需以裁多寡多則易敗也忌白米及秈米釜將沸彡出其葉澄前汁去其浮

原缺

仍入陶器加新菜新湯并浸之菜生熟俱可食佐肉佐蔬俱美調以鹹醬及薑惟醯不宜入入醯過酸汁作羹佐食尤美薹心既往鹹虀製冬日未至接濟之功此君爲多桐崇湖州家備此味病餘食粥言念老友久疎特書厥方以告庖者

壅田地定額 戊戌

三月至九月糞俱上地垃圾俱入田八月至二月糞俱入田垃圾俱上地糞有限垃圾多少無限糞不足以垃圾補之

拔蛇法

凡蛇入穴人用力逆拔雖毛斷而必不可出法用繩繫其尾而彎竹如弓以懸之不終日而蛇出矣蓋人力與蛇堅相持則易

楊園全書三十四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張履祥撰履祥有沈氏農書已著錄是編爲寧化雷鋐所刊凡十二種願學記一卷共一百十九條皆其劄記講學之語問目一卷共三十八條皆其受業劉宗周時錄以就正之詞中載山陰劉先生批者即宗周也初學備忘二卷皆訓導後進之言意在兼啟童蒙故詞多淺近經正錄一卷輯朱子訓學齋規白鹿洞學規司馬光居家雜儀及朱子增損呂氏鄉約合爲一編近古錄四卷採明陳良謨見聞記訓耿定向先進遺風李樂見聞雜記錢薇厚語各採其所記嘉言善行分立身居家居鄉居官四門見聞錄二卷記近時之嘉言善行喪祭雜說一卷皆糾時俗違禮之失學規一卷凡澉湖塾約十四條東莊約語五條答問一卷皆其門人張嘉珍問而履祥答前爲答張佩璁別楮皆論喪祭之禮後爲答張佩璁所問皆雜考經史疑義佩璁即嘉珍字也門人所記一卷則嘉珍與姚瑚姚璉錄履祥之說訓子語二卷凡分十二綱一百四十五條蓋履祥晚始得子懼弗及教誨故留以

訓之農書二卷多就桐鄉物土言之履祥初講蕺山愼獨之學晚乃專意於程朱立身端直鄉黨稱之其書多儒家之言而近古錄見聞錄等率傳記之流農書又農家之流言非一致難以槩目曰儒家故著錄於雜家類焉

竹裕園筆語集十五卷

〔清〕李日滌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乾隆李丹臣重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竹裕園筆語十二卷》提要

傳

先生姓李氏名曰滌字亦白臨川人父國禎明季令耒陽值張獻忠蹂躪楚中土寇乘之郡縣多殘破耒陽城獨完民至今祀之先生少有志操內行孝謹讀書喜博覽通眾流百家之言與里中張大力羅文止友為文幽潔深邃有名於時遭世變避亂宜黃戴溪山中志意蘊憤著筆語集一十五卷凡十餘萬言明天人順逆譎物類同異其思深其語哀魁華後屢徵不起卒於家

鄒紳鶴曰後漢書序列王充王符仲長統之徒以為足繼西京賈董劉揚而蔚宗論贊猶以為舉端自理滯隅則失吾觀筆語氏所著殆近論衡潛夫昌言諸篇然其旨優於三子矣韜伏明姿甘是堙曖其諸周燮徐穉申屠蟠之流亞與

原序

君子之立言將以發攄天懷演繹問學蓋本內而爲之而無藉於外也然適其地則有變矣乘其時則有遷矣此非君子之不能不爲變遷抑君子之能爲變遷耳假令言懽卽礙語感道古而廢嗟今専有幅之文罔無方之說若是者其所不足猶然在內分也鸚鵡能言句而止揚之姬號稱工書不越數字則豈可以喻通人之致耶若余友李亦白才氣近乎風雲自非瑣瑣所能幾望且嘗已得志名場成家經義緣是而踐石渠登金華猶咫尺窮愁著書非其事也乜何以逃亂入山遂有筆語之作爲軸益多是微論瑣瑣者頗有截筆其人而閣筆不能成語非然則傷不忍成語又非然則禁不敢成

語何以亦白揮毫自如手口俱了蓋亦白謂余曰筆語有幾蛩草取與深山寒蛩相唱和也梅草比古今之治亂興亡好醜賢愚有如嶺頭之梅之開放盛落也餘草則年來恐懼憂患之餘之所存也合未刻周易四子書而五也昔容齋隨筆篇目亦五顧彼多歷歲年此十旬未浹巧而速徧而該人謂亦白之筆得助於山矣雖然筆不任助也五色有夢會當有還三品有司亦當有授必授且還筆卽非內山全於外其能贊詞且試爲徵山故若爲師在青城三年所見日異迺至巖壑皆成文章此或可與十六觀步揚而與公未上天台賦輒宜乎金石將毋已謎靈運開道鷹山詩僅見於斤竹又將毋汀疎以此推之山且可居而可不居復可觀而可不觀亦白矣藉於是夫亦白別有文心易爲感動所謂恃源而往於何不逢亦白尊甫仲將余所執也其人威儀高深學養邃密而雅不以述作自見惟椎輪積水有爲之先者矣亦白守先猶其本內也而所遇益奇有名山以發之太史公書故宜成於厥子迺余吏因其門庭而通及臨邑此地實多名賢宋則有晏元獻元則有虞文靖明則有湯若士後先輝映亦白性情問學行將可以班呼晏虞湯諸君子筆語具在天下後世當共見之矣豫章黎元寛博庵序

原序

人苟有好於中雖艱難險阻抑鬱窮愁百折千摧瀕於危殆而其性之所近有甚深焉者以奪其情非特人莫之強即在已亦莫可自解已而更自笑也余生平寡所嗜好獨文字一障牢不可破變亂以來別去舉子業閉門著撰既畧成帙非敢曰藏之名山瘞之文塚亦聊以自娛用銷歲月已爾無何爲祝融所妬盡取之而去如富室暴貧思如曩時之豪華了不可得因謂造物困人不過欲飢之寒之使無資生之途斯已矣今余既啼飢矣號寒矣彼纍纍紙上空言飢不可食寒不可衣即幸而存於造物欲飢之寒之之權何損而必令之銷滅無餘此蓋有故焉造物之困人也必奪其所甚愛而予之以其所甚畏郭子所畏者不在飢寒雖飢之寒之不足爲郭子累獨此窮年矻矻心乎愛之者一旦化爲烏有始足以窮郭子而郭子之受其累者廼百倍於飢寒矣同盟李子亦白飢寒與余同其遭亂流離與余同顧亦白新製日益盈帙未聞五丁攝去李子富於萬篇郭子窮於一字若是者何哉文之作惡彼蒼鑒觀併勝於人以亦白之才視予奚啻十倍一則壽之金石一則付之冷灰皇矣上帝臨下有赫非虛言也獨怪亦白方飢寒交廹之際力營此不可食不可衣之具計已左矣既又爲此不可食不可衣之具乃并忘其飢寒而謀諸剞劂奪彼與此未可理詰豈非中之所好有甚深焉者以奪其情邪抑予猶有說造物之權有得行者有不得行者受命於初必飢之寒之而後已此權之得行者也若必使之焚棄筆研究縛心手一變而不識字不知書此權之不得行者也夫造物者既不能窮亦白矣又安能終窮郭子哉南州郭日燧遂人序

李子亦白用世才也而下筆妙天下時藝雜著各有所見今再刻進退古今焉何亦白之學日進也而亦白之志且日下余與諸子交相要寧規無譽獨至亦白似唯譽耳雖素負強項不肯下見亦白則下之不置蓋亦白早受狂名雅不欲逐逐馬隊十年危困頻歷唯抑志著述以補其先業於所未竟以是知亦白之學日進也居平不輕讀書并不輕論交交尠所可而於余顧相下余鎩羽南還每念知已可待孤修維艱爰築小庵聽梵音自省耳而亦白遠在百里時時以練骨養性見訪有所著述必持贈及之余即窮愁特甚而得亦白長益爲多書成覩時藝雜著加與焉則亦白之學不盡於此而

固可盡於此在讀之者與亦白精氣相取不得謂亦白之志狂而不下亦不得謂兕子獨下亦白也亦白寧僅用世才乎可以翼經可以評史矣北山兕星

論詩讀書而加之以尚論然則論讀者豈可卷舌橐筆媚朽骨黨枯竹而不一措論議於其間乎今世學士家宗秦漢戸祖歐蘇所稱論讀者亦不少矣而求其與古之人權衡可否斟酌是非囊括三才網羅萬類吐一偉論登高望遠索隱鉤深或爲先聖功臣或爲前賢諍友語關至極不涉游移者殆未之見也吾友亦白好讀異書善析疑義八股餘閑千秋自命雖左史之邱索八九鄴侯之籤軸三萬未可向亦白傲也目有忽往繹之於心意有忽來繪之於手積句成篇積篇成集散則碎璧聚則連珠使人披之心悅霏霏亹亹屢與古人故實反覆推尋如遊幽邃巖洞中蝙蝠充閭龍蛇伏路一炬前

導仄行數里徐歷康莊是有日月山川田廬人物別一世界孰不驚魂怵魄悅志怡神也哉如亦白者始可曰尚論曰論讀曰尚友千古也繼西蜀而麾白旄紹東閩而樹赤幟將在斯乎亦白所著述多經史之昌言性命之微旨方且欲與漢宋大儒割席而坐風雲月露之辭不足以刺其目而攖其心也久矣何爲不棄虛薄而屬序於予予老矣交亦白最晚徒以世業縹緗同嗜均癖每入郡城輒相視而笑焉顧予樂玩者大都如黃公之墨劉楨之帶鍾繇之玦溫嶠之鞭耳瓶花盆魚聊以自適何敢爲大人先生道也湯大耆

跋

筆語者臨川李亦白先生之所著也先生之父六符公當勝國崇禎間以名進士歷宰耒陽順昌有循聲先生天資穎敏於書無所不讀文名籍甚遭明季流賊煽虐挈家避兵宜黃山中絕意進取所著詩文甚富寫本藏久多散失惟此書有刻本而原板亦無存其曾孫丹臣謀重梓行世屬予校字予讀之嘆前輩所學之不可及也其書所言凡天地之廣萬物之繁古今之遠性命道德之蘊倫常行習之恒無所不具其議論縱橫馳騁嘅閎之使人怖猶河漢而細按之則義精而理實眞名山不朽之業也夫先生當年窮愁著書未始不欲表見於後世迺閱百有餘年而原板無存幾致湮沒寧不可

惜今丹臣能表章之謂非先生之賢裔耶抑不但此而已丹臣少遭孤露奔走於衣食克自成立以興厥家然獨不私其有三黨之親屬待以舉火者數百人旅寓粵西多行義事予嘗以備有周禮六行稱之以其事蹟載之從善錄中然則丹臣之所以念祖德而積餘慶者尤大且遠矣丹臣之子敬之爲予同年少司農曹地山子壻年少好學能詩文蘊經濟才定交三年今歲假館其家得丹臣行事甚悉予生平最喜揚人之善故於校定作跋牽連書之俾世之讀是書者知先生隱德不耀而後裔之賢如此可以無恨而丹臣之懿行亦得與是書並傳不朽使人爲善之心油然而生於世敎不無裨益云爾乾隆庚寅初秋祁陽後學伍澤梁跋

竹裕園筆語集卷第一

臨川

邇言

老氏之守禮象夫地者也故舁法地莊生之任智純乎天者也故崇效天老氏生春秋之世機智煩而混沌日死淑身之學要在自備故嬰兒諸論有戒愼恐懼之功正其道而自治者也莊生處戰國之時殺氣盛而攻鬬日起憤嘆之極反若逍遙故齊物諸論著浮游虛無之說反其道以自放者也是老氏之守約懷憂患而與大易同理莊生之曠達原感憤而與離騷同情

人之顏面莫不旺於春夏而老於秋冬余謂春夏者萬物之

所以老也發舒宣洩人之元氣散越而無餘內無所以自滋及其嚴栗則衰形見焉故曰爍金者在於紅爐而不在於淸水

以口舌詈人者猶摶人以挺刃是之謂齒牙之際有手臂之能以琴瑟移人者猶感人以語言是之謂十指之閒具諷導之用

喪廉恥以得衣食喪其虛得其實也喪筋力以得衣食喪其實得其實也然而人寧舍其實寶其虛者何也天之覆物至高明矣使天爽其體月與人相接世之汚垢煩濁皆得至乎其天天又何以自全其高明之體物之德天尊天固全以其得天之廣漠也帝王治世使顓在耕桑樹畜衣帛食肉之事而

無庠序學校政教刑罰以隨其後不相胥而為禽獸則用率而為盜賊亦安能令人鼓腹含哺樂其大化乎故金玉不如布帛菽粟而反其道以相尚者世之所美半在無用者以相市也黃鐘之響發而出聲者寸竅耳而非修其首尾之勢則節促而音乖是知天之所貴在虛君之所治在虛物之所珍在虛人之所寶故亦在虛寶其虛人道之所以立也

我智初若以愚者為可棄也既且以愚者為可誅也夫愚而可誅則天下不勝誅矣豈智者天固予以殺人之具乎人智之士已全於智要令人可安於愚

朝廷之上君明臣良猶覆載各職兩者俱欲並隆天地之義也家庭夫婦如日月然夫貴剛毅妻當濟以柔順如兩儀之

代明道並行而不相悖若兩者相亢是為陰不讓陽必有薄蝕之患

責人以厚者卽其責人之心已得薄矣且厚在人則處己益難韓信受食漂母後無千金之報將何以酬此老嫗焉哉非愛人千金之壽何以壽身一擊狼籍街市故春秋大復仇而聖人重報德

等言耳以性剛者出之令人氣激性柔者出之令人氣平言非有異也點畫字句無所損益而聽者罔殊聲音之際識性情而行是以其道通乎琴瑟一舌與十指俱足以出聲音均皆有表性贊情之功舌之與指人之外心也

千觔之石舉於十人之手十人之力固皆至乎其石也然能施其所舉之力不能名其所舉之方聚眾人之力相至而強相至而勝雖有智者莫測其所以然也此形舉之事內有神行其中

氣燄鋒棱之事君子勿為非徒全物究全己也火費其光速至於鬪刃費其銳速至於折故君子居身與其為庖硎不如為劍匣也與其為熾燄不如為石輝也

福禍者從平分而起者也值禍福無形之日平分之位福得其半禍亦得其半也禍福倚伏之理塞翁能見及之若大禹之言則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故禍福轉移存乎其人非塞翁所能知也

白虎通曰喜在西方怒在東方好在北方惡在南方西金屬

其竅為肺喜樂之事肺主之故易曰萬物之所說在乎秋也肝為竅而善怒生氣繁也故曰少壯者多怒衰老者多悲北方水也人生情慾之臟腎主之且智之精藏於腎腎主智而智者復樂水木源相環有活潑流通之趣焉南方火也火之用無所不照不能隱惡而覆奸故高明者物之所畏也

人知雲之功於雨而不知雲之功於雷也晴天赤日之下不可以為雨卽不可以為雷雨不可以為澤卽雷不可以為威有雲而氣之相蒸可以沸沸者為雨形之相隱卽可以隆隆者為雷雨得雲而恩可施也雷得雲而威可行也是物之能為恩者威卽相倚於其中

喜怒哀樂四者心之自相為用也四者一有所據於心則心

之全皆爲一用矣心用於一猶不能乎三也而尙欲其研天下之理成天下之務乎耳不自聰然後可以聽五聲目不自蔽然後可以辨五色心不自用然後可以周萬變智生於我之有餘而才裕於體之能暇欲盡吾心之用者不可先以一已之情據其心

人固無可怒事固無可怒而顧不能已者已有所觸而發於外也怒者肝氣於屬爲木木際火而然內體燥烈者恒有怒之本焉虎卽不搏攫也恒有怒色水之噴薄於龍門也恒有怒聲又豈關物哉故怒者木火相燔之事體固自具而施於金水非其本所惟善學者爲能有調伏心性之功顏子之不遷與聖人之中和異名而已

木之所以能久存者以其首附於地也首附於地則土德滋茂而又靜處以挹天地之和人之生也以胸腹爲出納元牝之門僅寄於中際而復視聽耗其精持行耗其力生之者微而耗之者多安得而久存也且臟腑之物已所有也已所有者非第人莫能測雖有智者皮膜之內卽等爲鬼神幽隱而莫可知夫物至不可見不可知而欲其與世相吐納汩汩不休若桔槔然數十年而不見毁敗之形者未之有也人之上壽不踰百年以其器固速朽者也

人謂愁苦者多殀喜樂者多壽此言非也譬之薪然薪之鬱而內焚者陰爍其體薪之燔而外炎者散費其光光之外耀體之所以見損也木之化爲死灰也體光盡而止矣

人之貴古器也貴古人之文章事業德行精神求其眞而不得姑取古人之常把握憑依者以是爲古人之所寄如倦父母而不得讀其詩書飲其桮棬庶可以得手澤口澤之遺以是爲仁孝之所寄焉耳後之嗜古者尊所從來高其遐慕所寶在器之久遠無復有仰止古人之心是視周室之天球河圖宏璧琬琰與末世之寶珠玉者何異江淮之閒有好古者見石有人跡以爲禹治水之所至也寶而藏之珍好之篤若市以千金勿易至詢以禹貢導河濬川之事則茫然勿曉是得爲好禹跡者乎人之於古其毋爲寶石跡者則幾矣

技百歲之人與之語前代之事如在目前忽若此身處高曾之上所謂因其人以遁其境適遠者亦然楚人未嘗至越有

至越之人告楚人以越事而楚之至越者若多也地不必履事不必經假以衆人之耳目心智而天下之人盡吾導也盡吾利也此用智之逸術也

或曰柳之爲物也上應於宿故順之而生倒之而生以其質雖在地氣附于天故易生也然柳者陰物附陽而生月令仲春之月柳宿卽次於巳中巳歷老陽之候故柳至初夏而卽老初秋而卽凋者陽氣早盡也

媢嫉之人不可與之談賢善美好之事以非其性之樂也而誹毁譏謗之說又且相隨于其閒故裂繒之聲無有可嗜而妖婧恒耽之不休者以其心之所好固恒在毁敗破裂之際也性蓋不能容其完善矣此生而爲物蠹者也

目之前無所不覩泰山能見秋毫亦能見也由其道可以上遡乎羲軒也目之後雖以離朱而不能自見其肩背之間由其道故不能遙測乎曾元也一身之前後而已得古今難知易知之勢矣

葭之管去天不知其幾萬里也然而空中之氣靜與天俱靜動與天俱動是卽謂之天心蚌之胎去月不知其幾萬里也然而應時之感月盈則中實月虧則中虛是卽謂之月窟

拯煢獨之人而復與之較是非必我慾有不足也假令堯舜禹稷値氾溺水火之民若諉爲下民造孽宜天降災則決河播穀一段勇猛功德何處得來況煢獨者知識多顚倒與知識顚倒之人而較是非必將嘗孩提之啼笑爲非時作止爲

無度又何異詰仁于虎豹而課禮于狙猿也哉故禮經曰悼與耄雖有罪不加刑焉以其爲是非所不處也

瞽者或以耳爲視是明在於耳也聾者或以目爲聽是聰在於目也瞽者或以人之視爲視是瞽者有無目之見也聾者或以人之聽爲聽是聾者有無耳之聞也瞽者廢目而專耳故精於聽謂瞽者有一分用耳之聽有倍分準明之聽可也聾者廢耳而專目故精於視謂聾者有一分用目之視有倍分準聰之視可也若是者何哉耳目雖廢視聽固可以交相爲通人已固可以交相爲代聰明固可以交相爲準蓋天地之靈在人人之靈在耳目聰明之爲道廢而不絕日月之隱于雲霧也第可謂其掩日月之光不可謂其蝕日月之精故謂聾瞽之人無耳目可也謂其無聰明不可也是以聾瞽之人耳可視目可聽被目能見塞耳能聞隱一分之明者可得倍分之聽也隱一分之聽者可得倍分之明也聰明之靈相循而不已者也

空者鳥之宅鳥之凌空也可以摩天而卒未見飛鳥能躋乎層雲之上地者人之宅人之行地也可以放游而卒未聞世人能至乎六合之外以其質之所不能至也假令鳥而入蒼天人而窮四海至無所底有絕力而死耳故善用智者不然斷世自近取理在貫莊生之放誕豈不謂快而卒不免見擯于聖賢者以其馳遠而達虛也

幣帛者所以贄心之物也語言者亦所以贄心之物也人之

相接者有時語言之感過于幣帛邂逅之人初若與我不相洽者及夫聲氣相接其爲懽倍前也則口舌之相關也至矣故嚶鳴之詩曰求其友聲禽獸異類愛而勿仁以其莫知禽獸之告訴也使天下皆爲泣犧之牛則其死皆可憐也皆爲啼麑之麑則其子皆可放也

一室之中地上之鹵柱礎之潤是亦雲霧之屬也猶若身至於天之事也穴中之蛇壁上之蜒是亦蛟龍之屬也猶若身至於海之事也簷前之雀梁上之鼠是亦鷹鸇虎豹之屬也猶若身至於山之事也三者境物雖曲充而論之而其觀大矣

物而自存其我相者則鑑物必不淸存我于其中非特以障

物先以障我水之能鑑物也以清鏡之能鑑物也以明而清明之體虛而應物任物之至前者妍媸萬狀照徹無遺而水與鏡無心也假令鏡水先有我相則鏡且不能設色水且不能含光矣天下之長短黑白又安能立至而皆辨乎故至虛者大化所寶無我者至人所期也

虛幻之人非以爲人取適已也人爲虛幻之行者將欲有所利而欺罔於人也乃至日用瑣屑之事尋常方員之物亦多變亂黑白此曷故哉蓋虛幻之徒其魂常遊於天地之閒而不蹈實以自處故常蕩漾於飄忽之閒而自以爲樂雖刑之兵之而猶不悛也夫天之加物雨露風雷無不有其功名也而電光爲虛事天且有虛而於人何怪其然廣心以覩之抑何所不有也

人生少壯者奢華而耄老者儉嗇其說蓋在孔子所謂血氣也財者精華之物也精華之物或以之佐其性情之豪或以之營其身心之適或樂施而喜行其仁或慕俠而好崇其義其事蓋皆一出於發榮果銳之時至於衰竭一已之血氣已自先趨於蕭索之中身不能耐其耗與費矣血氣弱而不能呼擲乎財故嗇也抑物之有春華者秋冬落其實實落則生氣必究故老人貪得而易亡世有好貨之子每至蚤折者亦其秋冬之氣先見於身也

鍾伯敬云人有子孫數代之後其子孫有能歷舉其祖父之名字者乎東坡又云人生以有子爲不死有文爲不朽二者之說一若輕言之一若重言之蓋人之生於天地其爲勞苦也無錚小人之營家圖身因爲樊囚君子之幹國濟民亦爲物役而究也相尋於盡嗚呼旅寓之子甘爲主人勤動作牛馬走亦竊意計久長焉而不圖轉瞬去留之不可知存亡之莫可必可哀莫有甚於此者也於是而爲不得已之慰曰恃有子在夫士庶之家再世而祧其祖子孫之弗若不能表先代之勤勞繼前人之美善其去若敖氏幾何也然則君子所貴乎有子者貴其揚名顯親者而已矣貴其念祖修德者而已矣

奔馳之人常喻之爲夢歷彼蓋以所馳爲夢者也夫夢之與覺大殊而一則迷而罔知一則驚而亡返有心之幻與無心之幻其神之出亡則均矣

身者人所甚暱也以旦晝之際色然而自見其身故以爲暱也試當瀨寂更永之時孑處一室黯然趺坐則不能自見其身爾時身無所觸若遍身皆須身無所麗若遍身皆幻寸地靈光忽然自現眞覺五蘊非有四大都空現前塊然七尺直可立地蟬蛻矣是身與我固亦疎遠不切之甚者也而世固暱之不返不亦不思之過乎故好言元同我於人無分也細言區別身於我有分也

暑則呼寒旱則呼雨風雨代相爲恩也然是二者常相須爲用世每有風至而雨不至則怨咎隨之故曰口惠而實不至災害及其身

關者常以氣為衡真能解紛者務在能以理柔之使其氣和
曹沫之反侵地也以刼血氣之強也孔子之歸魯田也以禮
仁者之勇也
天之生人也命一人以君之養其幼小安其耄老賑其窮乏
育其賢才馴其頑暴五者立而王道備矣細而求之非王者
自為也蓋下之編戶匹夫固已代王者為之也撫其幼子鞠
其童孫固已代王者而養其幼小也頒白不負戴五十七十
無煩餽固已代王者而安其耄老也智不足者為人役力不
足者為人恤固已代王者而收其窮乏也中養其不中才養
其不才固已代王者而成其人材也家齊無悍奴親族無悖
子固已代王者而馴其頑暴也如是則君逸而治易成使無

下之所為而專期於上雖堯舜不足以為治故匹夫之家猶
日也天子之天下猶歲也日無差忒則歲功成矣是以匹夫
近飭家行而能上助王者之治此之謂也
人死為鬼世俗之言也人之生氣將盡者既死而氣歸於無
惟生氣正旺而卒死者則能為鬼於天地之間譬之物然人
之伐樹以為用堅老者其木氣完而可無他患斬其穉木則
蠹而蟲滋其中以生氣未絕也故老死者魂空而強亡者多
厲
年饑雖為災正可以重農而貴五穀也蓋歲屢豐則穀賤穀
賤則傷農農傷則愈趨末而本事亡矣本事亡則田不盡墾
民不可得而富也本事亡則樸心競散民不可得而教也惟

因天歉則粟貴而農亦勸如是則不背天之時不棄地之財
不餘人之力三才交皷舞以盡利矣
人之恒情應無不願年之長久者乃有耄老之年衰尩羸弱
力若不能自耐其形至有咨嗟太息頗自厭其餘生者豈眞
以生為旅寓之子故至此而願歸與世之器物歷千百年而
乃有古怪之狀人未有百歲颯有龍鍾傴僂種種不可名詰
之態此之體具焉能不壞要知造物之新奇全在死生天地
之運有春夏而無秋冬是猶欲人歷十二時中而耿耿不能
寐者也
唐堯之時洪水橫流江河之道由未疏暢以致懷山襄陵此
天地有餘之病非不足之病也鯀作堤堙水猶用補法禹導

川決河猶用決法禹與鯀一能識得病源一不能識得病源
故下手一為有功一為有罪
書首堯典而乃稱虞書詩咏關雎而乃稱周南堯之治敷於
舜周之王成於公槃名者從乎其主而篇必冠之堯與文者
勤勞在地美歸於天忠臣之義孝子之行也禹貢九州而舜
肇為十二蓋分冀州之衞水為并州燕以北為幽州分青州
為營州一因乎其地一因乎其人冀南北闊大地曠莫制而
又為帝堯所都廣其藩輔所以重邦畿也青州之俗人情變
詐好行機術其後為強齊之地號稱難治而且有島夷之雜
介其旁故聖人多設牧以置之又天有十二辰地有十二州
舜肇之所以象天亦其義也

讀典謨之言舜之治爲獨至也堯之功詳於治天禹之能優於治地合庶政庶事俱命官而分釐之舜之畧備於治人

春秋紀齊滅萊氏而皐陶之後遂亡故後世之論曰五臣惟皐陶之子孫不王刑官可爲而不可爲也然當日在廷諸臣自禹而外未有能優於皐陶者也禹之讓位獨遜皐陶不及益稷五臣惟契無謨獨皐陶艱難之詞爲詳卽益稷篇亦皐陶陳答之言擀以益稷亦猶紀事者書名之例意陶實邁種之德固諸臣所不及與故子輿稱禹皐爲見知而不及他人有以也

或曰舜誅四凶孔子治魯而不去三家何也曰舜有其權有其時有其輔故也若夫孔子無南面之權處春秋之時而僅

有由求之輔然猶墮都出甲有以銷三家悖逆之萌不致如晉之六卿齊之田氏使非以聖人行之豈特不能如虞舜其不爲後世之陳賈者幾希矣委蛇綽綽鴻鵠自全尤見聖人之智者也

堯典中星與月令中星各有相差之數堯典仲春日在胃而月令在奎是堯之中星應在鶉火而月令宜應在鶉首矣又如堯典仲夏日在柳而月令在東井堯之仲秋日在氐而月令在角堯之仲冬日在虛而月令在斗毋季各退二宿而中星亦當隨宿以爲進退矣日之與星雖各相應而中有微差歷家之言曰堯時至宋慶歷適計三千三百餘年日退四十二度唐至春秋閱一千六七百年日之退數不過二十餘度輒差二宿則在宋當差四宿宋仲冬之日當在心位今去宋六百餘年又當在房氏之間故曰百年小差千年大差當有卯酉相凌子午相越者此之謂也

賦者田所出也九等之賦宜相九等之田而科之而顧有不同者蓋田視其土賦視其人也土以高腴者爲美卑溼者爲惡故爲壤爲墳皆爲田之中與上而塗泥青黎爲下矣若田初未甚惡而人力不治猶石田也是以兗之田中下而賦惟下下其餘賦之屬於下者可類推也田初未甚美而人工能修卽沃壤也是以冀之田中中而賦惟上上其餘賦之屬於上者又可類推也故曰周禮之征園廛至輕漆林至重禹貢之賦冀州最上兗州最下

世以諸侯五廟天子七廟五廟者謂高曾祖父及太祖也七廟者是於諸侯五廟之上再加二廟故云七廟又云七世之廟者是除太祖而外天子於高曾之上再益二世故云七世然則從太甲而言之第得祀太丁成湯主癸主壬及壬之父與祖併太祖契而爲七世乎是自契而下壬之父與祖而上更多不祀之祖矣曰是不然考天子七廟比於諸侯多昭祧穆祧二廟也天子由太祖而下自高而曾自曾而祖自祖而父斯誼之漸隆者也由太祖而外去廟爲壇去壇爲墠去墠爲鬼斯誼之漸殺者也天子於太廟以下高廟以上之祖雖不忍視之墠與鬼之別而必欲其等諸廟祀則義又當有所裁故諸昭穆之祖各爲二廟以祧之俟合祭之時則犁饗於

太廟天子雖云七廟而自太祖而下高祖而上並得列主於祧廟之中則得並饗乎合祭之典是天子自太祖而下更無不祀之祖矣故周制昭祧之廟由文王而上十四世之昭祖皆在其中穆祧之廟由武王而上十五世之穆祖皆在其中豈徒視諸侯之廟僅增二世而已哉可以觀德者謂德之大者爲天子故得以隆其祖考非以爲祖宗之德猶云政之美者而後可以長萬夫也

蘇子曰武丁恭默思道神交於上帝得良弼於夢中肖象求之此其言非也王符曰凡夢者困不了察之稱而憒憒冒名者也故不可專信以斷事武丁卽有夢輒可緣而信之乎且前代之臣有過乎傅說者矣未聞上帝畀人主以夢也豈其

於武丁而顧有異孔子夢周公第可謂孔子心乎周公未可謂周公果入夢也然則其說何義乎高宗舊勞於外遯荒徂亳時必有賢士陰左右之意卽傅說其人迨免喪之始無端以天下之政倏而卒加之胥靡之賤天下之大其孰能從之故假其象於夢以神其所從來而後天下乃共使其爲天投非人力也

昔者周之興禮樂致太平勤勞王室手口卒瘏未有如周公者也而卒之流言橫生致太保見猜中主見惑夫文王生子衆多安能必其皆武周之聖二叔之讒猶吠堯之聲無足怪也獨是召公老臣而成王賢主召公同矢篤棐而不能辨其誣成王躬承夾輔而並且信其謗讒者之禍可勝言哉向非風雷一返公雖德音無瑕可共白於天下萬世而姬父老於東土孺子怠於郊迎公之心跡幾岌岌明昧之間好事者必且以私智度公議公欲翼其有全瑜之論也難矣後人行事旣弗如周公之聖而鑒亮人者又遠遜成王召公之賢衆咻惑人德怨莫定此人心所以難齊古今所以共歎也

魏武云壯盛知慧殊不再來此主氣爲言者也夫人無本之學莫不有小知小慧雖由心而出實由氣而生如凡庸之草木不過乘春夏之氣爲滋榮耳至松柏之茂獨在秋冬英雄之知慧從氣而生者也聖賢之知慧從心而生者也英雄獨恃其春夏之氣聖賢獨葆其秋冬之心故吾夫子不踰矩之學當有遠過於不惑知命之時而敘書傳禮亦在歲年衰暮

之候則知聖人有本之學老而彌精也或曰孟子養氣之說將毋恃氣乎曰孟子養氣歸於不動心則養氣猶之養心有本之學也孟子亞聖有泰山巖巖氣象畢竟屬氣之爲耳

大禹治水凡足之所至目之所經一切魑魅魍魎之類皆圖之於鼎以示後人曰使後世見怪不怪世之學者使其得見禹鼎物之魑魅魍魎者直若可等閒視之後世之人情險不可名怪不可測無所不有與魑魅魍魎何異詩書之所載史策之所陳不啻禹鼎之爲象以告人也若訏以爲事絕人區直是學問未到耳

天一生水水者萬物之所以養也然水雖以養萬物而亦有不利於萬物之時蓋天下之物根附於地者利其下潤反是

則莫不利其高燥器物之措諸地也朽者其下而完者其上鮮華之製置於岑樓之高其鮮華之固於平地也遠矣悟此可得養生焉七尺之軀所居污下中其卑溼之氣少者速衰衰者速盡必然之理也賈生謫長沙畏地卑溼懼其早死古人格理必有不予欺者予鄉稱澤國有某姓其人多壽詢其居爲從來洪水之所不溼茲於前理益信夫人妖壽之故誠亦多端而此之由溼得軟由軟得殀由燥得健由健得壽是或一道也

先大人每訓滌曰地理可恃而不可恃天理不可恃而可恃世有虧天理以謀地理者卽所謀而得猶不償失也況所謀者尙不可必乎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此地之勝乎天也先

大人曰地理不如天理此天之勝乎地也世亦有名爲忠厚而又不蒙天眷者幾疑天人之理有不應此蓋洪範六極之所謂弱也弱而不可扶又卽傾者覆之之說也

仁者知與勇者之體也心而有仁則知者仁之別勇者仁之威也故言理以仁爲先知者仁與勇之用也心而有知則仁不至於愚勇不至於窒故言學以知爲先聖人之言所以一主知先一主仁先然而勇次於知與仁者何也勇者知仁之樞也知仁非勇則知無以行其知仁無以行其仁也故曰三者廢其一則無以造道而成德矣

草木盛其華者鮮其實而且以其豔色來風雨之妒故從來文章之士功名不著事業不終而且罹憂患放逐之禍者十嘗八九也固造物虧盈之理悟此可以消文人之怨尤

橘柚之留於樹者可至於春夏其氣象非不金玉飽滿也迨取而置諸几案之上越三日若敗絮然而不能如秋冬者之堅完生氣早盡致速朽也故少壯者斯強而可久耄耋者雖健而易亡悟此可以戒老人之用壯

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賜魯重祭而得用天子之禮樂程氏以爲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然周公以至親元勳成王報以天子之禮樂猶未爲過後世承而用之周公一人之廟則可也春秋書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東萊呂氏曰自成王以天子之禮樂祀周公其後因而用之羣公之廟嗚呼成王爲周公而賜非爲魯賜也用之周公之廟爲禮而用之羣

公之廟爲非禮可知矣豈成王當日所以賜禮樂之心乎其後僭差悖亂至三家亦用天子之禮樂僭諸侯並僭天子反若成王之賜有以誨之伯禽之受有以誨之也究於成王何尤於伯禽又何尤

往同祖生讀楞嚴其所謂六根七處十六觀三十二應諸諦直令人言下領悟至所云佛國俱以白牛糞塗地氣作旃檀香語殊不類一日向西曜述此語西曜曰毋疑爵與糞何異西方牛糞安知不與爵等乎令我頓豁亦格物之一端也

言之偶然而來者細而繹之皆可以至理相通故舜大知在於察邇言第舜之隱與揚猶於邇言有善惡之別孔子採十三國之風謠無論正變或以爲法或以爲戒而皆可垂之爲

經常之別善惡而隱揚也猶淘米去沙孔子合正變而皆可
爲經其與米粒俱成丹砂者何異
是非者物之所大服也是非明而天下治矣然是非有以理
爲據者有不以理爲據者千聖之所然千歲之所然此治世
之是非以理爲據者也亂世則不然如親賢重士省刑薄斂
治世以爲是者亂世必以爲非遠賢賤士嚴刑繁斂治世以
爲非者亂世必以爲是苟欲以治世之是非而持于亂世之
日孰從而止之且我而欲持世之是非世又將以我所是非
者而是非乎我利害相隨其可測乎蓋治世以別白爲是非
亂世卽以顛倒爲是非逆而與之爭是以一人之身而與世
忤也雖愚者有所不爲然則孔子何爲而作春秋也孔子道

高德盛有以自全而世莫能害不然其不類於國武子者幾
希矣
江南溺女之風雖以貴家大族皆仍其俗而不之怪予每思
此事可爲寒心夫天地有男而不能無女乾坤二老有震坎
艮而無巽離兌則八卦不成陰陽之義亦幾乎息矣且周禮
所載地之所產雖有男女多寡之不同然天地陰陽之數常
兩相均取其兩相配故天地生一男必生一女以配之必不
使之有孤陽無偶之理自溺女之風熾世無終身無配之女
而有終身無配之男鰥而獨獨而絕皆自溺女者致之也然
此風之所以不止者雖由於忍而亦由於吝謂嫁女之時必
厚其貲而予之以財不如故殺之嗚呼大盜貪人之財而殺
人之命父母吝已之財而殺女之命女非人也父母非盜也
況大盜猶有貪人之財而不殺其人之時父母吝已之財致
有必自殺其女之事父母有甚於大盜者矣語曰虎狼雖毒
不噬其子父母有甚於虎狼者矣可嘆哉因是慘厲所積徵
爲禍殃此爲大端但得一家一族一鄉一邑能返是習而華
之祥和仁壽之報將必有異每觀近世之人惕于禍亂亦有
務爲戒殺者夫貴雞豚而賤子女欲戒殺生且先自殺其所
生孰重孰輕孰疎孰戚當有能辨之者
管仲相桓公具一匡九合之才豈不能辨君臣之大義以決
生死而不幸有敗管仲之生平者則鮑叔牙也使當日無鮑
子以言於桓公則管仲必死使無知管仲之鮑子可以冀仲

可以慰仲可以出死入生乎仲可以去泥蟠而天飛乎仲則
仲又必死仲死則君臣之義得存亡之理正矣惟有鮑子之
一薦則齊有死子糾遂有生管仲有死召忽遂有生管仲嗟
嗟所期爲友朋者長善救過冀能成人之美耳仲之生平雕
交惟鮑子乃以一時之小愛小情毀人千秋之大名大節所
望以報知已者固如是乎然而從無有罪鮑子者何也聖人
稱管仲之功故可以寬管仲之罪則鮑子之罪因可以不著
後世爲仲者衆無管仲之功而不得不究管仲之罪究管仲
之罪則鮑子之罪殆不得不相連而並論老泉曰齊之治也
吾不曰管仲而曰鮑叔吾以管仲之不死而又相也亦不曰
管仲而曰鮑叔嗚呼人生兄弟而值糾桓友朋而有鮑子抑

何其不幸也哉

孔子作春秋爲游夏所不能贊後世以爲恨事夫以兩賢爲聖門文學之最使其稍爲詮說妙義必在左氏公穀之上何二子竟不贊一辭乎古之爲弟子者不敢以己辭參乎師說學不躐等之義已

竹裕園筆語集卷第一

竹裕園筆語集卷第二

臨川李曰滌亦白著

蛩草

山居十六觀

往陳眉公嘗作讀書十六觀流布坊間膾炙人口余以深山暇日作山居十六觀豈敢效顰聊以借題攄臆至於胸次亂煩筆墨卑鄙小巫之見早知索然

觀之一

世之所以憑賴者勢而已矣勢之所在巳固得崇而物亦得附余嘗徘徊山巔見其巍然以高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倏爾暴雨沸騰山冢崒崩向之迥出天外者固已化爲深谿變爲

峭壑然則歌樓舞館變爲碎瓦頹垣玉樹瓊枝化爲荒榛斷梗金釭樺燭變爲螢火鬼燐蜀錦齊紈化爲丹楓白荻花草久埋於幽徑衣冠徒慨於荒邱是一世平陂消息之形悉類此陵谷變遷而已山居者宜有是觀

觀之二

雄與威物之所伏也世之雄大而威猛者孰如虎豹搏人之犬豕搏人之牛羊搏人之父子兄弟一朝値射獵者罹其穽而遭斃虎豹雖强與蛇鼠等嗟乎每見世人攫人之財戕人之命者呑噬弱肉無有寧時逮夫貫盈事敗身命殞喪彌天之惡徒張一時之雄安在其與罹穽遭斃之虎豹何異山居者宜有是觀

觀之三

天之生是材也以穫用爲榮使楩楠杞梓而不得登於清廟升於明堂效梁棟之任則艮木扼腕大匠興嗟然余觀揚雄論鬼瞰其室李斯云犬出東門可知古之明哲者或垂釣於磻溪或扶犁於莘野志在待時正以善藏其用山居者宜有是觀

觀之四

内塵之生緣外塵之助長欲洗人心之塵者藉聖賢藉書史藉法律藉佛藉仙然而六塵不空五蘊俱有一旦青山雨後色色皆春晨鐘曉箭聲聲證性恍若大昏初覺徹體都孩始信十年修心不如一朝聞道山居者宜有是觀

觀之五

世所炫人聲色其大端也故老氏云五色令人目盲五聲令人耳聾所以燕趙之女鄭衛之歌溺而好之士庶喪其身而國君則亡其國余從入山來此開聲色供我悅怡者何限松聲泉聲寺鐘聲牧豎笛聲林鵲聲風聲竹聲皆聲之極清者也野花色蒼崖色雲色瀑布色煙霞色楓梓碧丹色皆色之最佳者也余縱一一私之取不禁而用不竭而並無敗德伐性之嫌較之一切炫人之聲色孰得孰失何去何從山居者宜有是觀

觀之六

日月無私照其前語也然余旣處山中此開復岡嶺四合隱然如大環東西之山俱踴躍奮迅而起計兩曜所經各蔽其十之二是他日月之光偏長而此日月之光偏短也人之聞道亦復類是聖聞道十賢聞道五愚聞道一而不知爲道是聞道之多寡因人日月之修短因地人惟知山礙日月無病於日月之體則亦知已私礙道無病於大道之全山居者宜有是觀

觀之七

天下之大政有三一曰治民二曰育才三曰練兵然以殘民者撫民則無民也以忌才者遴才則無才也以不知兵者將兵則無兵也余今入山而一一得其師長民者師牧豎舉賢者師採薪爲將者師田獵以牧豎之意長民是卽帝治之時

雍王風之熙皡以採薪之法舉才是卽虞舜之明目達聰周公之吐哺握髮以田獵之道帥兵是卽武侯之八陣鷹揚之之六韜何治不臻何亂不華山居者宜有是觀

觀之八

天有常運地有常行人有常分器有常用逮一入山而顛倒背反難以類推平原多霽而氣和深谷多霧而氣冷江河水行地中高岡水在山上入山賣賦不如販牛入山問淡不如問獵由是言之則順逆無常境貴賤無常分有用無用無常體山居者宜有是觀

觀之九

氣之均者萬物皆從而稟之無有異也乃山北之産弗如山

南地同種同而生長弗同卽若牛女之殊其畛荆豫之差其氣何也山北多寒山南多煖煖者滋寒者肅由是推之寒者多結結故崑崙亘其北煖者多融融故大海洄其南是以西北勢高而東南勢下又寒者屬陰煖者屬陽故漢儒云陽以生育長養爲事陰積于空虛不用之處山居者宜有是觀

觀之十

人所恃以自立者我之爲也我而不變不可守常我而有常併可以歷變余嘗遠眺山巔見其變幻萬狀或炫之以赤氣撓之以黑霧餙之以寒烟癡霧幾疑山之本色不存面目非我俟其搴霽一淨諸峯煥然始信山有故吾風雨晦明不可以易其高嶷堅樸之體人自有眞巳富貴貧賤威武必不可

以移其對先聖賢後世之心山居者宜有是觀

觀之十一

地之高下相較而著也今初以平原之人未嘗入山踰崖陟嶺躑躅來斯此固爲高及至此而山復有山四面山勢環合各有幽巔此又爲下迯余更至其上而天外有峯雲中有島定之所登彼又可以俯瞰脫余又復至彼勢將何似故知天地開高不可窮下不可極高下不可常福慶之中還生禍慶凶極之後更罹凶極憂憂樂樂之變悉如此高高下下之形山居者宜有是觀

觀之十二

顔斶之言曰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榮夫晚食自美安步自樂無罪自適而必以之當肉車與榮是固明知弗如而爲此矯激之論然以余觀肉食安車之人炎炎天何赫赫鬼瞰兼以時命不猶反祿以胎禍榮且自災者有之窮谷之人蔡藿山殺芒鞵竹杖以麋鹿爲羣樵牧爲友響泉鳴禽爲管絃鐘鼓個中尊遂物外逍遥比于肉食安車者受享奚似山居者宜有是觀

觀之十三

空與塊物之大訟也著有之家見塊而不見空著無之家見空而不見塊余以盲眼茫茫目根不定出山而自見空入山而復見塊不知本來無有塊從何生原始無無空又何立悟則生塵俱幻文章事業一如出岫之雲刹那盡滅塊卽是空

迷則情見未捐嗜慾知識猶若迷山之霧執戀不融空卽是塊是諸緣有無之龜毛兎角悉爭我性之旦晝雞鳴山居者宜有是觀

觀之十四

五經之行於世猶如五嶽之峙于地然苟不得其意之所在雖餙斷簡殘於我何有入山而能得意則耳目所經無非至義晴雨而晝陰陽是卽畫前之易樵牧而具歌謠是卽刪後之詩履祿而行揖讓是卽無體之禮寒暑而紀世代是卽不敘之書豺梟鹿鶴而寓好惡是卽亡筆削之春秋故知神明俱遍筌蹄俱化山居者宜有是觀

觀之十五

凡人兩足蹠地可以放四海絶地而登空中不能以一黍是人跡所至可以横而不可以竪横者實而竪者虚也地上有山人假而登之崇巒之勢地助其半矣余嘗登山而俯瞰山麓見其下走險趨便有躑躅可憐之色心竊悲之爾時巍據山巔恍若身遊塵外所以在山之物易爲龍爲螭在山之人易爲仙爲慧因地化也人必清淨絶塵斯稱入山無負山居者宜有是觀

觀之十六

桊人洞口漁父桃源論者或以爲仙或以爲隱或以爲烏有先生之寓言也然天壤之閒無所不有安得輒謂無其地無其人無其事避世遐遯山不厭深水不厭曲耽幽選勝應有

別一天地可以攜老幼婦子以居讀淵明記者多疑桃源天上必非人閒第得阻僻一隅雞犬不驚桑麻如舊能問津而至其處是卽片席桃源不必更羨漁父山居者宜有是觀

山居十畏

朝多瘴嵐陰多毒霧一也病無醫藥二也戸外卽層巒疊磴趾易顛易蹶三也春懼蛟騰冬慮虎嗥四也黃藤之草食之斷腸蛇哺之菌啖之殺命五也山百田一五穀之利微薄求菽粟於山幾如求麋鹿於水六也余既居山閒已入雲霞縹緲之內而此閒復岡嶺環合四面如金城鐵壁日光已出申沒窗戸床几之閒雲漫霧遮烟籠露薄九月之夕徹骨奇寒而余以兵哲之後無衣無褐七也夜來鵑泣猿啼使煢雖之羈人悲憤之愁客眼愈碧而心愈怛如項羽聞楚歌壯氣頓灰八也居木石而友鹿豕室無探幽之人門鮮問奇之履茹字獨斷吐字獨疑九也佳山勝岫無不足以供騷人之詩圖墨士之畫譜余幸歴此秀崖其雲氣變幻瀑布飛流與夫禽鳥草木之鳴舞盛落無不可繪可賦可咏可歌余以才短墨枯莫與旌揚酬答徒使巍巍美巔與空谷學士共嘆淪沒謂余爲肉眼凡夫十也

山居十快

谿谷僻阻無戎馬一也俗畏法而恥穿窬二也讓不再禮不苛三也古處無機械彷彿羲皇四也泉冽茶香酒辣五也無繁華紛雜以擢奪耳目六也不事臧否飄忽之毀譽不生七

也響潤絲竹鳴禽歌舞見聞靜而不寂八也笑傲長松之下箕踞瘦石之閒暇如鹿幽如猿清如鶴俾肥遯之人可以問天攄奇可以據案評史九也山人之於樵農猶如粵之鎛燕之函詩書之倫百不得一見有儒行者猶以楚人遇鄒魯之章甫雖不必既其實亦相競於其名余以慘戚之餘躑躅到此倍承其綢繆謬膺其恭敬使余幾忘憂十也

山評殿最

屏跡深山岑寂無事緣是以孤吟之弱翰作考山之銓衡非敢曰茲山之聲價低昂自我而平心品題優劣各當或亦山史之所許也

一曰平山不如峻山

平山如斥鹵之地一望而齊無可人意必得懸巖絕坂而山之奇觀乃出此猶兵家以奇擅勝也故人間之部婁無稱而乾坤之名勝足迹所以封禪隆文必登嶽鎮仙靈窟宅首數衡廬故曰平山不如峻山

一曰土山不如石山

土爲萬物之母坤之養艮之終始皆資乎土第土者山之肉石者山之骨肉强而骨弱是能享庸人之福而不能著烈士之奇惟嶙峋怪石山所恃以不墜猶之忠孝節義世所恃以不墜是以擁千駟之國君不如甘一薇之餓士故曰土山不如石山

一曰春山不如秋山

草木之生育長茂皆乘乎春春山固山之富貴者也未幾暴之以烈日湊之以青霜向之競華鬬姸者固與白茆黃葦同其腐敗僅以一二之强幹老枝作山頭壽考之物是以早歲之繁華先萎晚翠之松柏後凋故曰春山不如秋山

一曰晴山不如雨山

山質蒙昧得日光而耀之是猶昧者而使之旦也然山氣不幽則用不藏而顯薄易盡雨則山沒頭角于烟霧濛濛之中如美人之覆其面美益可思神龍之潛其首神愈變化是以三傑之功高不如四皓之名隱故曰晴山不如雨山

一曰近山不如遠山

山雖有美身蹠其中美者不見慕也蓋人情賤近而貴遠假使崑崙泰嶽邇在目前必不足以生夫企仰顔閔程朱生於今日爲我東家隣則熟視無覩故對遠山如對古人如對畫圖之烟雲使木石依稀彷彿於明滅斷續之中正可大發其恭敬愛樂故曰近山不如遠山

一曰童山不如木山

山如人有木如人而冠也山爲質有木如質而文也有山而無木則寒岑瘦島荆棘荒蔓之形不類草野便類草昧何如點綴蒨葱使山頭有郁郁彬彬之色是以章縫之儒士優於襏襫之老農黻冕之唐虞飾於卉衣之疏佐故曰童山不如木山

一曰木山不如竹山

森森之木山之才用山之都麗具在焉然無亭亭出塵之意則才而庸都而靡惟有猗猗之修竹而標格自高風懷自遠山色差堪絕俗是以木如膴仕竹如淸隱木如市豪竹如俠客木如華士竹如高人故曰木山不如竹山

山評著跋

余旣作山評殿最數章忽有山靈誚余曰余從開闢下歷到今渾渾噩噩樸而無名旣不欲以可踰之邱陵賢且受謗又恥同於無本之溝澮聲復過情所以舉言與毀言不至泰山偕土壤齊稱自予之比擬橫生低昂互見寓褒寓貶誇巖谷之春秋一否一臧肆烟霞之月旦遂使見譽者奚爾其色榮被訾者無端而悼嘆皆予流品之太分雌黃

之所判也予盍不渾而默之乎否則余各有本來面目或
亦可繪可書藉予筆端爲我發攄務去優劣誰毀誰譽余
曰雖雖當錯取諸山景之最者而獨著之以酬山靈評曰
曉來霧氣濛濛如輕烟籠燭徘徊東山日出如鏡在呵氣中
漸復光明又如混沌初闢三才始判此則山之朝氣也至夕
陽在山山氣多黃覺有沸沸風砂相戰於林莽之閒牧豎樵
叟晩歌歸去寒鴉野鵲望木來巢致使羈人每因之以懷故
鄉志士時感之而嗟榆暮夜則烏鵲繞枝候蟲吟樹加以漏
寂更永虎嘯熊啼山谷震慴使余未敢出林崖半步雖以東
坡之興亦不敢乘月而訪懷民晴山則陽照在空萬彙畢耀
丹楓碧草之色鬭晴愈鮮令人對之如登歌舞之樓閣擲言

笑之嬰兒見聞皆生歡喜之氣山陰雖若闇淡然如懶妝西
子姿韻終復可人時而岫出白雲天山一色翻覺天如大海
水面茫茫山頭山麓俱在其浸沒之中遙聞犬吠雞鳴若以
爲拔宅旌陽盡在天上可聞而不可見其或密雲爲雨則山
面如淚如絲垂如簾旱少焉水流谿壑聲若鼓吹又有一派
瀑布飛來如光如練李白所謂銀河落九天者㝎不爲虛有
若謖謖乎松戛戛乎竹摧枯偃草勢倂雷行兼以黃碧萬狀
片片斜吹若以爲天花又若以爲隋絲易稱撓萬物者莫疾
乎風也環眺嶺頭葱鬱如錦如雲古藤老樹食山精氣數百
年狀如虬龍更有一峯修竹千竿勢如拂旌如排盾如百萬
軍騎屯於灞上森森可畏忽令英雄奮臂有鳴劍伊吾勒銘

燕然之志斯固竹之形勝也劍脊鐵面芒不可犯意其爲心
爲骨可取以配人閒之忠臣孝子可使巾幗男子駭汗惡心
巖巒之石又五嶽所藉以爲鎭者乎遠山則縹渺雲末若在
十洲三島之外雖以華嵩秪覺僅與面齊據衡嶽之上七十
二峯可俯而瞰則高山之奇觀也凌霄插漢幾侵日月星辰
之位天際神仙登山而呼之若或可出其祖禰諸山恒見衆
峯俯伏羅拜於其下猶如孫子風霜高潔刻露淸秀秋山也
向來紫翠之相一朝頓除有如入定高禪片塵不與萬緣俱
滅冬則木葉盡脫孤松獨秀如宋文山商首陽勁節亭亭壽
且千年直可與天地竝爭不朽
山之佳美可誌者更僕莫畢然嘗聞天下佳山水不能

有盡惟到目者便不可輕易放過余以才短墨枯欲使
山頭快景盡赴余寸管之下得毋遺願之嘆乎況評山
者如繪龍然見龍而狀之尙未能肖懸而擬之其不爲
蜿蜒者幾希因自仲秋入山以來逮今七十日所見於
山者如此故漫然評之至於春山之可懷雪山之可賦
又爲評山者第一樂事余尙未之歷不能言也

山民壽說

人世之大惑有三曰貴賤曰貧富曰壽殀第富貴貧賤二者
猶可以智力移可以才術奪也獨是壽殀主於其命修短死
生之際有莫得而強者焉是故以顏冉之賢而不能救身之
殀以秦皇漢武之力求不死而不能益命之長周公願以算

延其浩事同虛幻文王夢以齡予其子理似矯誣然則殀壽
者天命所司不可以人力求也乃余入宜山戴溪而見其族
老恒多壽耈顏鶴髮若耆若耋若耄者累累而是竊嘗思之
天下之物凡堅固脆薄之質皆因乎地之所產平原之區江
漢之地民得水分多而土分寡其所稟者皆輕清湛明之氣
寬綽佻達之姿故其民雖智而多殀生於山者純厚而能固
靜一而不耗此卽天地之所謂壽源也且其故又有可言者
焉夫五衢之都豪華之市聲色玩好之所以逐而嬉也其大
奸巨猾毀禮犯義之徒恒相萌長於其閒若是者命不必殀
而或殺於病或陷於刑深山大藪民自飽煖而外無可欲以
亂其心謹守尺度畏縣尉如畏豺虎民無奇病無大獄又比

年水旱相仍食不續命生其閒者鬻妻子棄田宅捐金帛然
猶且殍亡遍野山源之田旱不太涸水不太潦而凶歲又不
能殺自崇禎閒流賊肆虐金戈弗靖戎馬嘶騰一日屠萬人
如割雞豚驅老壯男婦數十萬入阱地如驅牛羊而此僻阻
一隅垂白之老不見兵革所言皆太平太古事無不喁喁而
歌嘻嘻而樂嗚呼彼不幸而不生於山者或爲水土之所折
疾病之所殤刑戮流賊之所災欲求如斯之壽命而老死其
可得哉窮谷之民旣得免於前數者之患耕鑿華胥介春酒
而怡天和此其所以康而壽也夫壽者聖賢帝王之所不能
爭而此安坐而致之孔子曰仁者樂山又曰仁者壽山與壽
理固相通壽者仁當益左券

元宵會序

山之體古凝而敦靜俗亦如之凡一切徵逐嬉燕豪華鬬戲
之事恒不得至乎其閒故其人雖不蕩而亦尠樂然而承平
旣永俗亦漸移被國家休養之深雖窮崖絕谷熙熙怡怡而
皆有歌舞太平之風夫亦上之煦育使然也明興天下三百
年四方治而海內一天子垂拱於上列辟承流布化於下其
週四時嘉會凡可以揚休美而綴繁盛者無所不至而長安
尤首重元宵是夕也縱勳戚巨室張燈火於市華侈勿禁人
之至而觀之者如歷畫錦浸假而通都大邑藩王搢紳之家
爭效之又浸假而州里閭巷山崖水湄之民亦於是夕競飾
其意莫不飲酒鼓吹相率爲嬉燕豪華之歡蓋天下太平久

矣人無饑寒之愁歎刑罰之桎梏戎馬之驚危太和之氣洋
溢人閒亦猶唐人感日月而思樂幽人快納稼而烹羊豈一
朝夕之故哉顧今何如時也自流賊肆虐以來閭里凋殘欲
求曩昔之殷繁有如隱桓之遡唐虞邈不可得乃余避亂於
戴溪之山余族季貞白爲族內賢豪之冠復選其族子相似
者十餘人爲元宵之會而以其序言問於余是何不傷夫目
前之變亂而勝事顧猶昔也余嘗思之山巔與海濱固皆天
下之末處也未易被世之治亦未易被世之亂且其習愿慤
而人勤儉旣無大奸又尠橫禍不至犯陰陽之所伺道家之
所忌以故天下大亂而山處恒安則元宵之勝事猶相仍有
由然者然余竊因之更有感矣宋太宗觀燈乾元而天下悅

元英宗宴豳山於宮中而天下怨由是言之元宵之爲時一也而人情顧與其係於治天下者豈不大哉被澤揚休歲時歌舞祈與諸子賡祝億萬斯年之春王正月俾得以長享太平之樂則玆序元宵之意也夫

鼯鼠記

鼠爲物其種最繁詩有牙鼠易有鼫鼠莊有鼷鼠山有谷鼠河有水鼠北有貂鼠樹有松鼠而復有翼而飛者棲於人之簷名曰鼯鼠蓋卽爾雅所謂蝙蝠腹翼是也余從避亂卜居於蔌溪之祠其門屋巍然以高堂宇迥然以深戶外流水青山可觀可聽而其人情之美風俗之醇恭敬綢繆銜杯把臂余與二弟相隨而適幾忘此身之當亂世也祠後有峻樓百

尺余欲登之守者曰自吾族之創斯樓者三四十年矣悉爲鼯鼠巢於其中連其醜類種其子孫不啻千萬故斯樓久棄之以予鼠且山俗重神怪謂無人跡而有物夥不可算必有所以司之者又以爲鼠卽神也余不之聽乃攝衣而上則見其穿椽插棟薇日撲面旋爲陰風且晝之際有如晦夜戛戛乎鼯鳴鼬號慄然若悲而其腥臊所積沒股塡鼻余亦悄然其不可留也返而私念謂當玆流毒肆虐之時不能都其世家安其老宅仳離遷徙者何限獨玆一鼠永春秋而奠樓國鼠之福一何長乎然欲有所以驅之余終勿忍越旬日而樓且寂然窈然童子報曰鼠去矣旁有謂余者曰子之至此也爲客而鼠也爲主客至而主遜其位禮也又曰昔者昌黎告

潮而鱷魚去海劉公爲政而猛虎渡河鼯鼠之避子亦猶類是余皆曰不然天地之間物安物所人安人所者其常也自人不能據於其所卽無是物必將有物焉簒乎其間斯樓前既已曠然無人必將巢斯鼠不然安知不爲蛇虺之所伏狐貍之所棲也余今據所而安於其常則羣鼠之斂然而避余無足怪者使余後此之去任無恒斯樓曠然復委爲蛇虺狐貍與此鼯鼠也皆不可知而第以是樓也中山而建環如帶面如屛居此者必登是樓方不爲羣峯所壓而若可與之相爲拱揖余以岑寂悲痛之人梯階而升雲物變幻盡在目中可以探碧落弄霞烟接星斗又時得以引領天外眺海隅日出一攄其愁鬱之氣則斯鼠之去樓而貽余以樂誠有未可

與俗人言者矣

竹裕園筆語集卷第二

竹裕園筆語集卷第三

梅草　　　臨川李日滌亦白著

西伯陰行善而諸侯歸之若是則與田氏之厚施何異然則所謂陰者蓋有說焉主臣之閒善惡不相容主暴不能容聖臣猶主聖不能容邪輔也故舜為君必欲誅四凶則知紂為君亦必欲誅文王文王行善而又懼以得誅詩曰遵養時晦陰之義也

武王伐紂順天應人為古今一大快事向使無義士一諫不特商家乏忠義之氣併古今君臣之誼俱太淒涼何也人犯我君既不能以兵爭而又畏人之劚吾舌不能明白正大吐一辭以攄其浩然之氣於義何謂且夫觀兵之時無不獎助武王者武雖快其順已而疾風偃草未必不陰為武之所輕黃鉞可藉君臣可兩全而無害叩馬數言武王亦當聞之而惟有夷齊武亦若卒遇強敵能不心折竊意武王當日亦以事勢將成退轉無地孟津既會非武誅紂則紂必誅武萬一止矣嗚呼總此商家一代之人心先無二子為之倡牧野初會有八百國自至之諸侯後有首陽為之風武成告終猶有數十年勿靖之多士忠臣義士之足以移易人心也如是

黃歇移楚不韋移秦兩人自謂計得矣而卒之歇之子王楚呂之子帝秦歇與不韋反不得其死而楚又以十五年而亡秦以再世而滅蓋謀人國家者必不能昌此天道好還之理也

殺人之仇而逞於俠刺之雄固未有能濟者也故豫讓聶政荊軻皆以徒死而無成功至博浪一擊雖亦倖脫且亦幾危矣其然則雪仇者如越之句踐可也自修而能下人則得其勝人之本而人復不忌怨家仇人吾可玩弄於股掌之中

沛公殺令項羽殺守是羽之奮跡也與沛公同田橫自刎項羽亦自刎是羽之不屈也又與田橫同而天乃興沛而滅羽人乃義橫而劣羽蓋羽以喑啞叱咤之氣凶暴殘虐天厭之人惡之故沛以仁興羽以暴滅橫以骯髒而死得成其亢志之高羽以窮蹙而亡僅流為匹夫之勇

羽之不擊沛公還太公呂后較之縛信醢越尚覺寬大忠厚一分且為沛公所不及

王翦以秦六十萬取荊論者謂其疲秦之力二世適以亡蓋衆勞卒罷人國所忌故韓信既拔趙幟不傚兵以取燕地明太祖既擒友諒不乘勝以攻陳理神聖英哲所見大略相同

宋曹后垂簾聽政韓魏公厲聲令其撤簾還宮呂后欲王諸呂王勃不能矯命而抗之獨王陵守白馬之盟致令外遷而奪其權漢之諸臣非魏公匹也德望不足以壓后之心因得以恣其所為故國有老臣悍后所畏社稷之福也

子曰小不忍則亂大謀朱子曰小不忍如婦人之仁夫以婦人之仁而猶且亂謀況不仁乎宜乎呂雉武曌之為禍烈也

高帝以太子仁弱謂如意類己欲廢太子而立之當時群臣

皆固爭以爲不可吾獨惜其不決耳何也天下新造惟推有德者居之故唐高祖舍其長而立秦王宋太祖舍其子而立太宗少長世及之說不必膠柱也使漢廷諸臣有見於此悍后之子不帝亦可杜垂簾稱制之權如是則劉氏能安諸呂亦可以兩全而無害獨奈何拘故守常犨奉一七年柔弱之天子卒使妖后升座亂萌橫生雖北軍袒左有平勃社稷之臣然而變事極矣後之倘論者竊訝漢之君臣知經而不知權也

穆王著贖罪之令其哀矜惻怛之意君子重有取焉漢文帝肉刑之除意政相同而論者少之以爲法輕易玩愈不勝其奸嗟乎是欲天下之立法者皆如吳起商鞅而後可是故與

於不仁之甚者也鄭子產曰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猛者德所不足也人主能以德化民而且病其不猛三代而後習見刑名刻薄可以整齊乎天下而以寬仁爲姑息此小人之言也夫

懷之以德畏之以威而復待之以至誠之心雖桀黠蠻夷罔不悅服如文帝之賜書越佗子儀之出盟回紇宋太祖之杯酒撤籓是也自他人行之便覺卑遜柔懦必不濟事

七國之難錯雖激之而實文帝有以養之也何也當日爲七國之禍首者吳王濞也吳王懷博局提殺之釁詐病不朝已具飛揚跋扈之勢文帝不爲伸貶爵絀地之令顧尤賜之几杖焉雖漢天子之親親適足以遂吳不臣之志寵則益驕驕則益橫其必反矣豈係於削與不削哉錯知吳必反必連六國以叛則不得不爲漢謀爲漢謀特漢威力之足以勝之計惟有削地之一法猶足以折其强而制其命顧奈何七國禍發而孝景遂殺其謀事之臣錯初事文帝策邊實塞諸疏通達碩畫有相天下之才乃以幹國之忠遭時之變竟不得其死嗚呼漢之諸臣名爲好儒實若葉公之好龍也故東市之錯與長沙之誼膠西之舒並遭其流斥夷戮藉令文帝蚤有以懾首禍之吳錯亦安有誅滅之禍哉

相如一猥色之子文君一淫奔之婦文人韻士顧常侈其風流所謂習而不察也獨怪武帝號得士而所寵者乃買臣相如之流而汲黯仲舒勿大其用譬猶求美玉而貴碔砆也

公孫布被汲黯謂其飾詐而好名而後之論者亦頗少之嗚呼上有好大驕侈之君而下有節嗇儉樸之臣是猶不可爲賢乎故晏嬰之儉實欲矯齊風公孫之儉實欲規漢武以黯之一言而遂掩宏之善何可以無辨

張湯矯僞深刻宜無後者也而子孫顯榮奕葉不絕論者或以爲天道之無憑或以爲父劣而子善父之殃固不至流於其子余皆曰不然凡善惡之報先於其身後乃於其子孫使爲惡者而獲以令終則惡未償惡未償則其後固可懼也湯雖嚴酷既已自殺則報湯之事止矣而其子孫又固賢則前後曷足相累乎且爲酷吏者而豐於其殖以貽子孫則斂財猶斂孽也湯死而產值不過五百介特之操爲人所難酷吏

應無後而廉吏又不當有後乎迄乎此而張湯前後禍福之報可以豁然矣

蘇武不降何奴計慷慨就死而已所難御者陵律之說耳陵律先已失節必忌完節者誘之俱降而與己伍迫之以威餌之以爵激之以漢恩之薄冷之以朝露之言使非武冰霜其節金石其心十九年之間安能不移易其志乎惟武之誓死勿奪生還漢廷陵始蘧然泣下羨子卿功名雖竹帛所垂無以相過而自愧罪通於天嗟乎晚矣奈何不蚤正其始也

廢昌邑之議始於田延年當其會議未央離席按劍排羣臣而決大議震動朝廷卽博陸亦爲心悸而竟以小過自殺杜延年不得援春秋功罪相準之例而寬之嗚呼又何愼於霍

氏也延年以小疵僇其身霍氏應以大不道夷其族人謂霍氏之禍始於驂乘余謂霍氏之滅兆於延年

湯着腹誹論死之法而後世傳之酷吏至不得其死乃以爲酷吏之報嚴延年有屠伯之稱其母早知其有陰鷙酷烈之禍至趙廣漢爲鉤箝吏民投書相詰潁川之人稱之且以爲漢之京兆所不及何其言之悖也夫訐人以陰事眞僞莫辨其法與腹誹之事等而與屠伯猛鷙之意亦復相均奈何劣彼而優此也路溫舒之言曰漢之治獄以刻爲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故爲吏者一以深刻爲務此固漢之吏習也當時治獄若于公者眞可以風矣

孔子言權孟子言術術固非權然而權之副也術從學出者應變雖有心而仍不謬乎大中至正之軌進退存亡各善其則而亦不逢其災此孟氏之所謂術也三代而下好逞其術不能衍聖人之權而徒類小人之詐則責霍光以術不亦難乎漢之諸臣子房其近之矣

丙吉有保護孝宣之功久不自明論者謂光有專定大策之勳他人雖有撫視舊勞誰敢出氣而不知此非吉之心也吉爲人深厚不自伐善固其素懷又以霍氏遭夷滅之禍吉雖有功畏而不敢居深自損抑與張安世之辭祿意正相同

平勃不理錢穀丙吉不問鬬傷而言調陰陽理四時爲宰相之任假託於荒遯以自文其曠佚何可以欺天下

英宗不得追濮王爲懿皇稱親而宣帝追悼考爲皇考可乎范鎭曰宣帝於昭帝爲孫則稱其父爲皇考可也濮王於仁宗兄弟也英宗既入繼仁宗則爲仁宗後爲仁宗後也者不得父濮王以人子無二考也宣帝繼昭帝爲孫則當於悼考爲子爲悼考子也者似可皇考乎悼也不知宣既入繼則當從昭帝起義而不當從悼考起義從悼考起義則宜爲悼之子從昭帝起義則宣固爲昭之子也又當從宣帝於昭帝起義而不當從悼考於昭帝起義從悼考於昭帝起義則必悼考可以考乎昭宣帝亦可以祖乎昭宣既祖昭則可以考悼從宣帝於昭帝起義則昭既已儼然子乎宣宣既已儼然考乎昭宣如考悼又何以考昭哉夫廟中爲境內之象而正名

為聖人所先緣所生之私恩而忘繼統之大義此事之不通者也君子於其稱無所苟而已矣

鬼神之說至人不言故季路問鬼神而孔子卻之以其道誠難明也余覽成帝鬼神之好試偶一言之世之論鬼神者紛紛矣惟蘇氏之論為晰然猶未確也蘇氏之詮易曰魄為鬼魂為神用物宏而取精多養人之魄魄者濁質所成故為鬼清明在躬志氣如神神者清魂所結故為神人有貴魄者有貴魂者故有成鬼者有成神者余以為不然人之魄皆為鬼而魂皆為神盤古至今將盡為鬼神之區是何鬼神之多也凡人之死不特不能皆為神亦不能皆為鬼也人以一氣為聚散氣散則無則生盡而鬼亦空惟生氣未盡而強死者或

遭刑或罹兵或銜冤抱憤其魂常遊於天地之間鬱鬱卒死而不得享生之樂故因妒世之生者而為禍害如伯有為厲之類不然以怨氣結於空中為水旱為災祲此所謂鬼之說也至於人之所以成神者又有說焉如或因其所造獨至名為神如神農為農神后稷為稷神皐陶為獄神公輸為匠神功德在人沒世不忘故以為神而祀之又或古聖賢之徒聶庇人間歿而英爽不誣猶陰為人持賞罰之權秉捍禦之事如諺所稱郭子儀吳太伯之類又如忠臣義士孝子貞婦其浩然固足不朽而後人以自心之精氣與彼相迎常覺武穆夷齊孝已東海奕奕如生此則皆所謂神也然則人之所以為鬼神者皆魂為之而非關魄也至於世之所云天神地祇日月星辰山嶽河海種種不可名數者皆謂之神不可更僕數余又何足以知之故凡神皆為正為福凡鬼皆為邪為禍而後世祈修者禮神必兼鬼以邪正不能相無遠禍所以全福也故鬼之祭以神並行而不廢又周禮謂天曰神地曰祇人曰鬼亦順其尊卑之說而言之耳非實義也

周召兩不相悅岳牧互為吁咈後世正快其相濟為聖趙高鹿馬之易羣臣勿敢言頌安漢功德者至四十八萬嗚呼此二世之所以亡奸莽之所以篡也同聲一舌而莫予違又將何忌故曰雌雄不相知詩人所以有予聖之譏也水火交相益晏子所以著和同之辨也

商鞅開阡陌王莽均民田二者之政仁暴固殊然秦人惡商

鞅而新民亦惡莽桀行而堯令人必詈桀不聞譽堯故以仁心行仁政仲舒之限田可與井田同其美以不仁冒仁政雖新莽之王田僅與阡陌同其惡

楚阬秦降卒二十萬天下聞其暴緣是離心白起殺降為後世所不取撤廟不祀光武赤心置腹諸降者願力投死與亡向背之故大畧可見

與王相師雖萬世而一法光武於漢高愈一一其同揆也光之抜邯鄲燬文書安反側師封雍齒之法也留冠恂守河內師留蕭何守關中之法也至河北除莽苛政師入關除秦苛政之法也更始殺其兄縯無幾微見於顏面師若翁分羹之法也至河北不受諸郡縣牛酒師不取財貨之法也不聽更

始罷師不聽鴻溝之約之法也因河內富實以餉軍師藉關
中肥饒之法也以故作用同則功業亦同睢水之戰不足以
敗沛公滹沱之冰卒藉以渡蕭王灞上之民惟慨沛公之不
王洛陽之衆必屬司隸之必帝漢兩大雄主共成四百餘年
之大統豈偶然哉

卓茂因賢者史乃稱其居已於清濁之間光武首封之爲褒
德侯竊嘗疑之蓋士處亂世毀行之事不可有卽賢者之名
亦不可居賢而人忌之足以賈禍賢而人羅之致身非主如
雄之爲莽大夫固敗生平卽不然如李業譙元王皓王嘉之
於公孫述喪身奚補故易繫否曰儉德避難武侯隱臥南陽
初之所求惟期苟全性命其隱忍委蛇非居已清濁之意乎

是以君子務立節當師伯夷務立身當師柳下惠

葬者藏也藏者歸也死而葬葬而謂歸者何蓋人皆本乎土
也人之得生以父母之精血而成父母之精血皆資乎土甘
泉五穀藉以生人藉以養人是人之四肢體魄固皆爲土氣
所滋反而歸之猶與木事相親也故人既歸土而人之事畢
然而爲之設廟以祀之者智者知體魄之頑非先靈所依而
爲是迎虛合漠之道以將親之氣此祈親於神明之類也

中國之人衆矣四民而外又多好爲優游不事生產之人以
斯人而坐食則無民無民而坐食則必且爲亂爲盜惟佛教
立而游民皆歸之既稍佛以遂其燕佚復藉敎以懾其邪心
此固便於天下游民者之所也又人以積愛成戀積戀成迷
執而爲癡爭而爲殺禮義刑罰所不能禁者設爲空幻之說
以淡之充其空幻之盡不得不矯言君臣父子夫婦皆不足
有而後彼之說乃全惟師其意而復黜其矯則君子可以安
於道而小人亦不至逞其欲如是則佛有益而無害然而治
天下者好之輒喪亂其國何也自以清淨寂滅之道治天下
則將不事事不事事則蠱壞隨之豈眞事之而反得禍哉明
帝西域之迎君子所不取也

呂公相二女當貴一以妻沛公一以妻樊噲厥後諸呂伏誅
呂女之所以貴者卽呂氏之所以亡鄧禹將兵百萬扶翼中
興未嘗妄殺一人自以爲後世當興及其孫女爲和帝后家
封五侯建光之際一門竄誅鄧氏之所以興者卽鄧氏之所

以滅后戚之家其禍福相倚何可測乎智哉日磾之爲慮晰
也

舜若欲全瞽瞍則知其棄天下如敝屣管仲三戰三北鮑子
知其母在而不以爲怯聖賢處此未有不重其親者也趙苞
之母爲賊所執而苞固殺賊全城究以禍母程子曰若不得
已身往降之可也然鮮卑之心狡不可測且其來寇利在城
而不在苞苞降復遇害則城失身死母亡三者俱喪可若何
余所怪者獨以其出戰見母之際苞當捲師而還力求其所
以生母之方求之不得則苞乃可以無憾何其無一毫遲回
眷戀之心不顧而與之戰則忍心害理者也

黨錮之禍孺子林宗所謂不犯難行也外此如陳太邱之委

蚍自處亦稱善全至如皇甫規以不得與於黨難爲恥好名而樂禍則過矣若張儉困迫投止至以烈禍貽孔褒陷人於死而已巧奪以得全倘得爲人乎哉

王莽之篡起於外戚桓靈之禍由於宦官固東漢西漢之所以亡然皆自高祖一人光之呂氏之專是固外戚之始枕臥之聦是固宦豎之始也子孫之得失一代之興亡皆由於作始創業之君故開先者不可以不愼

高祖光武寛以得民諸葛治蜀嚴以治衆秦莽苛殘當救之以仁劉璋縱弛當厲之以威故嚴肅之後煦以春和繁靡之餘䘮以秋殺王者之道如四時並行而不悖也

王允誅卓之時使允有以善處之漢末必亡何也允當時之

所患者卓而已諸州角立之徒未起也允既誅卓則天下無事復召袁紹諸子經紀圖維以鞏固朝廷上有所恃而下有所畏雖有驍桀之雄亦安能抗命自擁哉奈何剛棱驕倨操之已甓既誅其首惡復苛其餘黨卒之身死傕汜之手致使天下分崩羣雄角立漢之亡遂不可救藥使允果能安漢者其功名豈遂出平良禹異下哉

文若之獎逆奸操之篡漢其心其跡童子知之至文若不可董昭之言操遺命不及禪代之事論者皆以違其生平爲二人之詐不知名義之良雖不仁之人未嘗絶也惟其雄心悖氣及鋒而用之際始若甘亂賊如飴逮其衰竭之後將死之時則薰灼漸淡壯烈都灰雖亂賊亦有平旦

孔明於赤壁之役求救孫權是軍事窘蹙之時卽曰荆吳之威立則鼎足之勢成於巴蜀已定而曰成敗利鈍臣難逆覩非前強抗而後屈靡也初遇先主則雖未得其地而知其必強繼事後主則見其庸闇而懼其難恃

魏人曰天下三分中國十有其八吳蜀各保其一州有急相救此小國之利今還相攻天亡之也嗚呼斯足盡吳蜀之情形矣當日吳蜀雖小合併其力誠可抗魏而無難赤壁之效其已事也自昭烈詐取益州而吳憾吳憾而荆州失荆州失而昭烈東征喪師自此而蜀之威力漸折不能不亡而并入於魏魏既并蜀則吳益孤不得不亡而入於晉是蜀懷譎以速禍吳亦助仇而致斃故曰從親之約不敗則六國不亡赤

壁之好獲終則吳蜀不滅惟六國散從則秦得肆其兼弱噬小之威故亡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吳蜀不和則魏晉得乘其假虞及虢之勢故滅吳蜀者吳蜀也非魏晉也

君子之爲是事也當明其由來之情明其情之所由來則不至悞而效之而相胥於禍兩晉之士好尙虛無余試推其所由來者而言之漢之衰也以黨傾天下士賢者憤已獲無罪之禍既不欲進而自遂而性情又不可無以自樂故崇尙虛無忘富貴齊死生使已不戚戚於邱園沮喪於貧賤身雖困於林泉之下而其心固常伸於萬物之上此不得志於時者之所爲也是以東周之衰老莊重寂滅黨錮之後晉人貴虛無所以適已而自怡也而欲以之治天下則必不可何也天

下者衆有之匿也衆有之匿必以有相濟開物成務者必不能辭於事濟世安民者必不可憚於勞使其皆惧耽於元曠標致雖可樂而究無當於名實之效宜乎衍浩諸人債事危身尺寸無成而徒爲天下笑也

負幹國之誠而行以果敢之氣至憤鬱而死者屈原賈誼祖逖三人也原以懷王之忠遭讒而作離騷誼一見漢文立談痛哭祖逖中夜聞雞起舞使其志遂何功不成不則天地開何處能消此一腔熱血其欲灑之中原者適足以爲燔身之齎者也故君子不患無志志貴成之以從容不患無才才貴用之以和巽天下之事不能盡如我一人之心卽撫樸忠須防造次耳

兩晉人才皆好名而無實由其祖尙虛文惧之也王衍少壯登朝名蓋四海自言其少無宦情不預世事終有排牆之禍固無足論稽康尙奇任俠不堪流俗亦究如孫登之言殷浩妄比管葛毫無成功徒與桓溫搆水火之釁至王導爲瑯琊謀主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之語徒屬空談陶侃運甓齋中自期致力中原蘇峻之討畏縮不前賴溫嶠作之乃赴氣習移人賢者不免固如此哉此所以海宇瓜分五胡腥擾而不能有所爲也所可紀者惟稽紹濺帝衣之血桓溫謁西晉之陵二事差强人意而已

王敦之逆導不能正之或者至比王導於趙盾解之者曰周公不能化管蔡之畔大舜不能格傲象之凶敦之逆豈導所能諭乎若可爲王導寬也然予觀導之泣周顗曰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夫殺伯仁者敦也而導曰由我而死則由導而死者豈不可由導而生乎則是敦之順逆固可轉移於導之意中者也綱目於魏髦見弒書曰魏司馬昭弒其主髦於南闕之下夫魏之倡逆者賈充而抽刀者成濟昭乃誅成濟者也而終歸獄於昭者重首惡也卽不以導爲敦之首惡君子以爲與乎惡者也綱目卽書曰王敦王導同舉兵反可也蓋凡爲人臣將則必誅而春秋之法誅意敎也死而刑其屍導也生而立於朝君子於是譏晉之失刑焉矣

平勃於諸呂之王何以決已之必能安劉謝安於秦寇之來何以云晉之兵甲無缺曰事之莫可措手者姑爲是大言以

互慰耳後雖皆如其言徼倖成功初心未敢自決也使太后不崩太尉無北軍之呼則諸呂不滅符融不麾兵使卻朱序不陣後呼敗則秦軍不亡故人臣之義必當以王陵爲正防敵之畧必當以桓冲爲經

蔡邕有作史之才王允忌之不貸其死孫盛作晉春秋紀枋頭之敗桓溫怒之至懼以禍崔浩撰魏國記書魏先世事以爲其暴揚國惡收而誅之可畏哉作史之臣乎然孔子作春秋而當世容之何也蓋周之衰天下猶共知夫名義天王守府其地不如小國之君而諸侯猶陽奉之而不敢噬非其勢不足力不贍惡蒙不義之名也孔子雖處士時有大聖之稱使以春秋之故殺之其畏懾而不敢發猶若犯天王之闕而

稱東周之兵諸侯雖橫無敢爲難首者也且孔子之筆削大書特書雖無所假而顧毋深沒其文刑賞之嚴寓於一字卽使亂臣賊子見之而不吾忌故後世不知者目之爲斷爛朝報噫此又吾孔子隱晦以自全者乎

君子之言施取以利乎物也釋氏之言舍取以順乎已也蓋凡天地之所有者皆爲人情之所寄者也情有所寄則情有所戀情有所戀則生有所樂生有所樂則死有所悲方寸之地以此樂生怖死之情憧憧往來而不能自放則已之梏也彌甚惟能忍愛割嗜捐其所有者而能舍則我無繫戀芥蔕而能浩浩於天地之閒此釋氏之以能舍爲天下也第我之所有皆緣於身舍其所有而有身終莫能舍故又充其蘊而爲舍身之說噫嘻謬矣以身爲眞也而舍之則舍身之後仍復有身而不去其眞以身爲幻也而舍之則未舍之身亦同無身而何必去其幻故舍身之說未有實據也然而復爲是說者總以遂其耽寂滅幻逍遙者之所爲是釋氏之說老莊之糟粕也老莊之說隱士之寓言也而乃有梁武之爲君者而躧之豈不悖哉

漢成帝業以五載唐平海內以六年莫不以爲天助興王故成功之速然其故又有可言者焉漢之帝半藉乎楚之助唐之興蓋受乎隋之成也何以言之沛公雖得統於秦使秦之强鋒厲氣必一一待沛公而折之殽函雍州之固可易言席卷而并吞哉項王奮其叱咤喑啞之氣以折秦之威沛乘其弊故坐收雙虎之獲矣至於唐除隋亂雖曰至暴之後易以爲恩而又有太宗爲之子然自晉以來五代之際中原鼎沸赤縣神州瓜分而不能一二百餘年矣隋文帝以龍額鳳角之姿奮跡長安移周滅梁平陳而天下始定於一不踰數傳遂拱手併命於唐此由隋之世已悉平割據之雄故唐之初雖不無角立之子然非巨鎭强藩旋踵就滅而唐室遂有四海之廣也語曰爲賢者驅除豈不信哉若夫宋之代周當時既無並起逐鹿之人以爲已之驅而復有北方之漢江南之唐稱帝十六年而始獲一統欵之二祖遲速難易蓋未可同年語矣

武王既克商放牛歸馬衅甲藏車示天下不復用兵是豈武王之心哉蓋藉以掩其不足者也武以戰征取天下末乃欲投戈建櫜載之武成以誇耀於後世然卒三監畔山東諸國悉反致周公東征則前此干戈虎皮之包秖屬虛美秦以力征經營天下及天下初定銷鋒去鏑斬木揭竿之徒秦人竟束手而莫能制晉武於平吳之後詔罷郡縣兵馬致盜賊羣起莫能擒制天下遂大亂隋文除毀兵仗自弱其民祚因以促由是言之去兵之說非不得已聖人之所不言也聖王以去兵而至於亂中主以去兵而至於亡可不戒哉

姓者從生所以稽其生也人生而類繁類繁而無統則族散族散則雖以一本之戚而相視爲途人者有之故著姓以統其生所以類其同亦所以辨其異也夫類其同則宗族孝友

可篤辨其異則男女婚姻有別此先王別姓治天下之大端也而乃欲以李賜徐毋論失其所本異而且不可以强同考其所謂固二義均失矣

高祖以建成元吉太宗不相容欲出太宗居洛陽自陝以東命太宗主之仍命建天子旌旗如漢梁王故事使其言然則唐室之亂更未可知也當日高祖之所以成業者藉有太宗也太宗爲天下屬望久矣使其居雒陽恐不待高祖退拱之日訟獄謳歌卽不之高祖而之太宗高祖其禁之乎聽之乎禁之違天下之心聽之太宗疑於逼其父而二其君非所以善處父子之際也且建成元吉在內太宗在外羽翼各成權謀互角其禍寧有旣乎故太宗雖不免喋血禁門之變而倉

卒定難天下晏如不致有滋蔓之慮所謂禍欲速已者猶太宗之謂乎

周以父子兄弟相繼而聖可謂隆矣而鴟鴞破斧又不能無歎焉夫當日管叔之事或以其畔周而爲武周之罪人或以其扶殷而爲文王之孝子吾亦不能定論也漢世禍亂之來乃在母后夫牝晨之索夏商云然然皆滅亡之季漢固赫赫興王也亦踵其患何哉則高帝之不善處也如意之易太子度其可易則易之封惠帝於外藩置呂后於別宮亦無不可不然帝其子而嚴著母后不得預政之令垂爲故典俾王陵平勃守之亦可杜垂簾稱制之禍何以太子不能易而故欲易之以甚其怒悍后可制而不能制之以遂其惡也唐有天下固藉太宗爲之子若高祖有天下而傳之建成猶文王有天下而傳之伯邑考使太宗能效子臧之節誠足爲賢然促其父與兵禪受大物太宗非澹然富貴之人沒其所懷來而又値兄弟兩不相容之勢非太宗殺建成則建成僇太宗不能效伯夷叔齊之高究必蹈桓公子糾之變喋血禁門豈暇恤哉乃若宋之太祖舉神器之大而授之能行虎步之君斯固後代之賢君孝友之高誼也然創造之際惟知得天下之艱繼成之代漸知有天下之樂艱則予之子者亦可以予之弟樂則予之弟者究必欲私諸子況乎顧命之老一誤再誤之言又誠足以敗金匱之約致弟姪不得其死人情絶天理滅矣要而言之三代以前多以大德之難繼三代以後多以

勢位之生心是上世之變事因天後世之變事因人天者難知難以繼世之不德而不足爲前聖之累人者可必乃以賢者造難而至留爲萬世之慚世道升降之故因而分別於其閒矣

停婚踣碑以爲杜正倫侯君集之累魏徵然不獨此也人臣用抗犯以逆君猶醫者用蝎毒以治病病有需蝎毒之時然蝎毒終爲醫之所畏臣有宜抗犯之事然抗犯終爲君之所惛魏徵於太宗可謂法弼觀太宗懷鷂幸南山諸事不特以徵爲楷模幾於以徵爲桎梏欲殺田舍翁非其本情哉故人以霍氏之禍始於驂乘而余以魏徵之眷衰於懷鷂由是推之賈誼汲黯均有宰天下之才而必不得爲相豈非以竊畏

慾急之性終爲人主之所疎乎故臣雖得君乃恃壯而往犯義而行不顧主之所安卽勉悅一時內未有不隙者也嗚呼何獨君臣也

魏徵以古今不分澆淳此不達於時變之言也三代之人不敢望唐虞叔季之人又豈及三代而乃謂無以異乎封德彛至以爲人漸澆詐敎化難行則太宗四年之間卒有仁義之效何也蓋嘗思之人固以時異而卒復可化抑有說焉世有大古今有小古今大古今者如鴻濛之於季世是也小古今如一代之中亦有古今焉創國之時干戈肆興其間之强者誅黠者戮匪類悉除而新國之刑又嚴峻而不敢犯其時君子革心而小人亦當革面且人民衣食粗足無繁華紛雜以

耀奪其耳目此固一代之混沌文明也逮其後飽煖久而奸邪生法度弛而玩愒起盜賊寇宄之徒因以萌長於其間比於創國之日誠若隱桓之遡唐虞然倣之之極正以爲維新之資亂之之甚復以速驅除之勢夏桀商紂之暴虐或俟湯武之天命不開也嬴秦五代之苛擾不亟漢唐之運祚不啟也循環反復信如波瀾是以治而亂亂而復至於治古而今今而猶近於古人閒之蠱形敗氣閱數百年得英君賢相一振洗之則天地不腐萬物常新故世之易代猶人之易日也易代而君之敎化行猶易日而人之精神生也又何有於魏封二說之紛紜乎

王莽以外戚而移漢諸呂諸武恃悍后之僭制卒不能爲新莽之事何也漢唐以救世安民取天下無再世卽亡之理豈若五代之際瞻烏爰止不知於誰之屋乎

武氏禍唐以爲旣徙太后則天下斯安然不去諸武之黨故卒有三思之禍猶之新法禍宋以爲旣罷安石則天下亦安然不去安石之黨故卒有紹聖之禍惡本不除究必進用彼將思其所復也五王之智其不逮平勃遠矣

母后臨朝人臣居難處之地者漢有平勃唐有仁傑宋有韓琦也然三者所爲亦有別焉三者俱譬如搏虎待虎之斃而乃滅其爪牙者平勃也負賁育之力足以懾虎虎見而畏之而因制其吞噬之惡者韓琦也委曲柔順敢於拒虎之頷而虎不怒履虎之尾而虎不咥且弄之若狙猿馴之若牛馬者

仁傑也平勃以時會成之韓琦以德鎭之仁傑者幾於孔子之不磷不緇文王之艱貞晦明而卒反唐室之祚復廬陵之統爲古今弭亂第一大手力耳

唐高祖之后自爲女時聞周滅於隋卽有不爲男子得救舅難之恨以女子能爲是言何其壯也厥後生子太宗卒滅隋祚而其女適柴紹者亦能將兵萬餘助太宗於渭北號娘子軍是李氏之婦李氏之女同皆慷慨有大志大畧者哉然姤壯陰長卒不免母后之禍至中宗睿宗而安樂長寧太平諸公主亦皆依勢用事女竊男柄謂非其始有以兆之乎詩曰無非無儀婦之道也呂以禍漢武以禍唐卽宋以母氏之命而生骨肉之殘豈曰盡善然則女中堯舜非宮壼之美周有

才婦安得為無成之貞乎
府兵之變以為張説召募壯士充宿衛始也罪在乎説矣然其制蓋專便於國而不利於民也國有府兵則國有兵之利而無養兵之害然民自成丁從軍六十而免其家又不免雜徭寖以貧弱是民有為兵之役而復充為民之徭民之所以不堪命而多逃亡也府兵既空復欲按籍而索之散畔之衆心既悖上吾未見其能兵也而其勢亦有所不能不得不召募以充宿衛即徵張説當亦有變易之者夫三代聖人法久必弊每至其後亦不能無變要在變而能救其弊斯為窮變通久之理也

張巡許遠既並稱烈丈夫矣然李翰傳巡事而不及遠雖二公之死豈容復有優劣特以為巡者抑尤難耳祿山之反於元宗之乙未年十二月巡以眞源之令即於丙申正月起兵雍邱與顔平原顔常山共建義於賊勢方張之日賊將令狐潮攻雍邱巡相與堅持經數百戰帶甲而食裹瘡復起哭元元廟拜天子像以激士卒之義心斬大將六人以鼓軍師之惰氣卒使賊勢北遁收兵入陳留不敢復出夫亦可以稱禦侮之能事矣乃復於丁酉之正月以許遠告急赴救睢陽戰鬬籌畫一藉於巡尹子奇亦屢為挫衄而莫能勝嗣後以七月圍城城中食盡援絶且至人相食將士病不能戰於十月而城陷身死嗚呼巡初蓋眞源令也當日望賊鋒而靡戈瓦解者何可勝數巡得固眞源足也乃保眞源而復為固雍邱保雍邱而復為固睢陽直欲以一身當冦賊之衝直欲以一身承社稷之託且以守一睢陽而蔽江淮之全勢令賊不敢乘勝長驅而中原不悉罹其荼毒其誰之力也是以巡之烈與常山同然常山整義而旋滅巡首尾二載折衝制勝銷賊之鋭而疲賊之力則常山不若巡之功巡之畧與李郭同然李郭承寵而藉威巡振臂呼義嬰守孤城食既不繼而鄰復不援則李郭不若巡之苦巡又豈遠所可並者哉故後之論者每以睢陽屬之張而不及乎許名從乎主巳可得一公之分而史為之並書無別者樂其同歸於善也

太宗明肅之即位論者以為遁余謂太宗明皇疑於遁者也肅則時會使之耳當明皇寵祿山以致反畔四海之内孰不

共咎明皇之不君且其播遷狼狽車駕幸蜀固巳失中原之望使太子不圖太子不帝而顧奄奄以待昏倦不道之耄君又何以新天下之氣乎況祿山於明皇久巳玩之若嬰兒太子即位安知不足褫祿山之魄所可議者當時肅宗小謙讓之文耳若先撫軍靈武待寶册使至然後即位則非自立而有所受之矣

突厥謂仁貴巳死因冦并州回紇以子儀捐館因圍涇陽及仁貴免冑示面子儀單騎見虜皆下馬羅拜又如司馬為相敵人戒不犯邊周公在上遠人相語致貢其事畧同要而論之仁貴子儀譬之雷霆也司馬譬之霜雪周公譬之天地也雷霆威足以擊物而物畏霜雪氣足以殞物而物忌天地雖

有雷霆霜雪之用而大威不形大氣無跡萬物戴其高而履其厚莫不尊天而親地故曰以力服人五霸之所以霸以德服人三王之所以王

竹裕園筆語集卷第三

竹裕園筆語集卷第四

臨川李日滌亦白著

驅暑草

或問一

或曰丈夫經營四方男子志懸弧矢先生從入暑以來跬步不出終日閉戶毋乃太固筆語老人曰天地炎宅古今火輪燄可灼天熱能炙手將軍火牛而出戰變倅煬竈而行私此皆競於暑者也余以無事逸叟值此夏炎散髮箕踞偃仰棲遲賞茂叔之蓮蔭淵明之柳乘涼風而至舞雩臥高枕以夢羲皇比於行路艱難赤日鞅掌者果孰得而孰失何去而何從

或問二

或曰殀壽有命禍福自天先生從入暑以來節飲食薄滋味以至桃瓜水漿愼入於口毋乃太葸筆語老人曰孝子愼疾明哲保身方今之日歊赩如火水底之稽康未醒天邊之趙盾可畏飮食動靜攸關死生餐冷爲眞人之所切戒病暍爲方書之所不醫語云日愼一日惟恐其不終

或問三

或曰書契以代結繩載籍以成今古故比爲日星喻爲菽粟言不可須臾離也先生從入暑以來討論不事典籍生塵聖賢之教毋乃幾墜筆語老人曰文字始興夜鬼胡號詩書既󠄀焚秦燄胡熾玆長夏炎威肆虐之時正儒家習靜養生之日

余卽今束書不觀待涼風之至重下董子之帷而再拂季子之席不亦可乎

或問四

或曰冬至而大寒至夏至而大暑來今時尙未夏而焦炎流金火氣昌熾得毋太蚤筆語老人曰天下之物有蚤盛者必有蚤衰梅放於寒冬而方夏腐柳發於歲首而望秋凋生氣早盡也今未夏而暑比之於人方值少壯鬢眉盡白殆不可老未夏而暑則亦宜未秋而涼此修短相準之理豈其於暑而獨不然

或問五

或曰陰陽之理雖盛而不溢衰而不絕故子半而陽生午半而陰伏今若陰四而滅陽過而亢暑氣無乃太甚筆語老人曰天地者萬物之鼎俎也萬物者鼎俎之中所以爲煨煉之具也暑氣過甚此固天地之所謂有憾雖有智者無可如何佛氏所云宜作平等觀者也但酷烈之後必有淸涼姑待之而已矣

或問六

或曰日雨並行於天暑之時人輒惡日而喜雨二者其果有優劣與筆語老人曰日之與雨各有功罪於從來者也堯有九年之水是則雨之爲罪也湯有七年之旱是則日之爲罪也然則値堯之時亦不必罪雨也思湯之時而苟得堯時所罪之雨則雨又爲功卽罪雨之時又當思湯所以須堯雨之時値湯之時又不必罪日也思堯之時而苟得湯時所罪之日則日又爲功卽罪日之時又當思堯所以須湯日之時無如世之人大德易忘小嫌易起此咎風所以多棄淮陰所以不終

或問七

或曰寒暑者天之爲也炎涼者人之見也今天以寒暑而爲炎涼將天亦同於人與筆語老人曰天與人一也凡人情之所必有者卽爲天理之所不能無故天無寒暑而萬物不生不成人無炎涼而萬民無榮無辱不生不成不足以敷大化無榮無辱不足以飭至治炎涼者世之所以自爲鼓舞其生動之氣帝王聖人毋樂得其情而用之以之爲刑賞勸懲是非褒貶亦猶是也此雖世情而道法存乎其閒矣

或問八

或曰暑固天之所不能無而書曰小民怨咨暑可怨乎筆語老人曰春秋以不雨爲災未聞以暑爲災也洪範以恒暘爲罰未聞以暑爲罰也暑者天之正統也義經謂寒暑往來以成歲功月令紀大小寒暑而爲冬夏周末無寒歲傷其不寒秦亡無燠年惡其無暑暑雨怨咨此小民之無知者耳且人之情固又至變而無算者也轉盼流火授衣塞向墐戶今之所以咨暑者又將轉而惛寒不又爲多事乎哉

或問九

或曰炎暑之氣天固不殊而靜躁之分人乃有異者何也筆

語老人曰龜之性靜螢之性動性自爲剛柔也陽燧召火方諸召水質自爲水火也則是二者皆係於已而不係於物余歎世之人萬事皆熾而火性不滅萬念可灰而慾猶自焚是猶以暑濟暑耳有道之士天地自暑而寸心自涼直使六濁皆澄入火不爇誠可外天地而處絶坎離而行

或問十

或曰至人鮮陰陽之患君子盡調燮之宜不幸而暑與我値所以得免於酷烈之患者將何道之從筆語老人曰天地爲爐生其間者無有不受其燔炙者也然而有可以自全者不逋公賦則不患火急之征不觸法網則不攖酷烈之刑輕財賄則不焚其身澹利慾則不熏其心恬仕進則不熱其中而

且以淸明夜氣滋其靈源以道德仁義灌其苗荄諸凡七情之煩濁百感之憂焦俱當一一而付之冰雪之中

無富篇

太史公曰本富爲上末富次之姦富爲下孔子亦嘗謂富而可求不辭執鞭則富者治生之資世之所趨也而吾曰無富請試論之天之生人猶天之生草木也天之生財以養人猶天之降雨露以滋草木也無不足亦無有餘惟世而有一擁財之人兼人之有以爲餘富斯名焉使兼兩人之財而有於一人有一貧人斯有一富人矣兼十百千萬人之財而有於一人有十百千萬之貧人斯有一富人矣故彼不益貧則此不益富季倫者范丹之强奪也貨殖者原憲之竊耗也蓋互相哀益之數此亦可以見天之於人原不生是使富也魯論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是雖富於財其德貧也千秋萬歲之後稱人之德不稱人之財也如是則景公不富陶朱剏生殖之書下至雞豚蔬菜果蓏之類皆有經紀種養之事各具方法累致千金是雖富於資其心貧也猶而自足終其身而若富勞而居奇終其身而若貧如是則陶朱不富白圭樂觀時變薄飲食節嗜慾與用事僮僕共其苦樂是雖富於家其骨貧也竇千百之盈餘若有動而禁之者忍嗇自堅所謂財虜而已矣如是則白圭不富又或銅陵之賜上恩不終金穴之藏家珍莫保以至匹夫編戶之民巧心持籌貪饕聚歛賤行小業家資素封近者或以焚其身遠者

其子孫博弈飲酒買勢賂榮愚益其辱豪益其危其以爲富之有無又何如哉且人之資於財猶草木之資於雨露夫人而知之天地之草木凡値秋冬歸落之時枝葉無所施安問雨露此又達士之所早見未可爲俗人言也

無貧篇

詩曰終窶且貧莫知我艱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蓋傷貧也而吾曰無貧請試論之世無貧人也無貧天也無貧地也何以言世之無貧人也人之一身五官無一而非不貧之具也孟子謂大人勞心勞心者食於人出其心智可以受九州之享致生民之奉此大人之事人之所不能易效者也外此而或用其一官之力亦可爲一身一家衣食之資而不匱

農操耒耜焉女勤蠶織焉工精技藝焉漁佃施網罟焉其或負者以肩荷者以手鄉者以走察者以目音者以聽誨者以舌彈者以指致其一官之用則各能得其一官之償是天之生人所以予人以自贍之材原甚備也不必相假以爲用也至於天之風雨日月寒暑四時人稍以智巧經之皆可乘之爲生息之藉故幽民乘時勤勤詩歌載之若夫地者又爲羣材之府也掘之得甘泉焉種之得五穀焉得桑麻焉得蔬菜草實焉養之得六畜焉得魚鼈鳧鴈焉而且山川藪澤鹽鐵竹箭種種之利產於自然者又不可勝窮也惟人而棄人之有棄天之降棄地之出則人不力天不生地不養而不但已也又且恣身之慾以爲其聲色安佚因天之時以務其流連荒亡乘地之勢以爲其高臺深池三者原以生財而反以耗財夫亦安得而不相胥於貧也是以乏貢賦之資而貧其上絕俯仰之資而貧其下上貧則弱下貧則濫皆自人致之而究之世無貧人也無貧天也無貧地也且夫無貧之理又有可推者二疏何以知止不辱王通何以不仕爲高子荆何以居室稱善此其無貧在於自足季次之蓬戶何以美於華堂首陽之窮餓何以賢於醉飽原憲之緼袍何以煖於狐貉此其無貧在於自修又孔子之言曰均無貧是又在有家者而去其兼擾有國者而禁其聚斂各得其分以養其生則亦庶乎其可也

周禮春官大宗伯掌諸侯見王之六禮冬見曰遇遇者偶也欲其若不期而自至也古人修身服道不期而顯榮故亦以遇名且又以爲利見慶幸之辭而吾爲之原其心度其事計其得失詳其成敗直可曰無遇請試論之有以賢臣而遇獨主不如無遇冉求聖門之選也而爲季氏聚斂因來吾黨之攻子雲文章之英也而爲新莽稱美不免儒者之玷又有以庸臣而遇世主使其不遇節猶可全者馮道享五代之富貴而平章蒙詬畱夢炎歷兩姓之君臣而狀元貽羞又有以才臣而遇英主使其不遇猶不至貽害於國則宋之安石是也安石負一代之人望若所遇非神宗卽遇神宗而不令之爲宰執其文詞學問要亦卓然可傳惟其得君之專恃才以自用致使宋室元氣斲削無餘則不幸而遇神宗也又有以刻臣而遇峻主兩相助而爲烈者則商鞅之於孝公是也商鞅始干孝公以帝王之術使其終於不用鞅之議論直可與三代之臣爭烈千秋厥後變易其說而苟容以進而乃有耕戰之誓車裂之禍則不幸而遇孝公也又有以功臣而遇刻主身名夷滅爲天下笑者則韓信之於漢高是也韓信爲淮陰布衣縱極窮困亦不過乞食受辱而已無何登壇一拜國士無雙兎死狗烹禍及宗族則不幸而遇高祖也嗚呼自古以來世之所名爲遇而究不得爲遇者可勝道哉後之君子可以悟矣

易之井九三曰井渫不食爲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悲不遇也而吾曰無不遇請試論之爵祿富厚天之所以豢中材也名成行立天之所以顯君子也夫旣已爲君子矣有時不爲天之所豢而無時不爲天之所顯故其所如無不遇也莫高匪山豈獨爲箕莫流匪泉豈獨爲潁巢許不値唐虞不遇與擊壤父老共相蕪沒於山巔水湄之間則堯舜正巢許之所以遇也孤竹兩公子向非叩馬一諫遜國之誼無能過季札之賢首陽之薇亦僅類於陵之李安能以不朽清風披拂千秋則武王正夷齊之所以遇也死生人所必有也不殺不汙死者無算等於鴻毛逢比直諫而死萬古稱其忠逢比之被戮天之所以遇逢比也孔孟旅人其時可知然使孔

孟得位行道澤被一時何如窮而在下明倫立教使萬世被其澤孔孟之不得位孔孟之所以遇也獄人交之所以遇腐人遷之所以遇散人稽阮之所以遇黨人元祐諸君子之所以遇也陶處士之仕亦若乞亦著屈大夫諫亦賢放亦賢沉亦賢至如梁公之遇女王危孰甚焉而卒有以顯其反周爲唐之功道時虎尾梁公所以扶社稷之日也忠武之遇奸檜慘孰甚焉然後世唾檜者無人不然烈飛者亦無人不然萬一忠武不負讒而死天意不可知恐未必遂能救宋之敗而綏飛之亡埋獄沉淪忠武所以光史冊之年也嗟乎君子之自修能得其道而實負其可遇之具則晦遇也抗遇也死遇也道路遇也罪遇也貧放遇也禁錮遇也解組遇也投淵遇也危汚遇也讒汚遇也若夫伊尹之耕太公之釣膠鬲之魚鹽傅說之胥靡皆以阨窮之極而卒爲王佐斯又非遇之至奇至變者乎其故維何聖賢之徒所遭無不幸道德之報所抑無不揚金之貴也笵鎔之金爲沙泥之金焉金固不可爲輕重也玉之珍也淸廟而玉焉草茆而玉焉玉固不可爲賢劣也而又有說焉伊古以來始若不遇而後終於遇者如于公與駟馬之門王祜著三槐之蔭禹鈞傳五桂之榮王祥有佩刀之驗楊寶徵雀環之祥祖父之所爲於子孫遇之又何不可爲目前困阨者一吐氣也哉

賢劣

李斯有東門牽犬之嘆陸機有華亭聽鶴之悲貴何如賤也

大盜攫陶朱之室金幣珠玉盈篋而有之主人抱厚亡之傷入仲子之廬屨織居左纑臬居右蕭條殘敝盜且目見而忍憐之富何如貧也顏子身躋大賢歷年三十簞瓢之食陋巷之居從大聖人遊然且削跡圍匡鄰死者再彼年延八百悲嘆愁吁應與歲積壽何如殀也象有齒以得焚鳥有翠以得羅野獸山禽不材自全有用何如無用也王嬙裳塞上之塵綠珠濺樓前之血嫫母無鹽從一而貞姸何如醜也是以至人無競達人無貪爵賞可以辭廩庫可以虛身命可以外才智可以拙安用陰謀安用攻伐斯可以弭天下之兵銷天下之敵渾然與遊而身名以寧

財命

天地之生物與天地之生人數相均也使各得其分則不必憂人滿而嗟不足亦不必侈物滿而羨有餘惟有一壅其餘者是之謂積竊積蠹乃憂不足故人有匱乏之病實由壅餘之處陰損其分有以貽之也第財亦有命有偏積者必有偏耗陶白之富程羅之貲使非其人以主之或奢或愚或植薄戎德涼則財耗一矣得其人而或無其時苦斂苦兵苦盜苦水旱苦風俗侈靡財又耗一矣有其人與時而或聚斂之國墨吏攘之奸人謀之貨殖之家鬼神瞰之子孫蕩之財又耗一矣是故或一人而前富後貧數年而輕肥數年而單瘠財中之殀殤也或一人而父饒子乏父以一而見多子以析而見少財中之中筭也或一人而貽孫翼子酣歌之宅易代而

乃墟銅陵之山數世而始竭財中之耆耋也要之財有大有小有短有長其究也必歸於散財無聚而不散之理猶人無生而不死之時況末世之人取財者往往勿由其道以巧詐以威力詐則攫愚而威則噬賤儲千萬人之財而藏之猶積千萬人之憤怨咨嗟而蓄之其鬱鬱而欲逞明矣耗與蠹相尋事取復也且財者所恃以養物者也養物者偏積不流則天地之生氣不昌而萬物亦蠱故財而散之抑又化之源德之府也

獎亡

凡爲善者天若誘之至於無極以底於隆興爲不善者天亦若誘之至於無極以底於替滅聞古之時有盜跖者言勿倫行勿類足以滅身矣未足以滅其父母妻孥也於是詡詡然導一家之人棄仁去讓禽獸相聚如是足以滅其父母妻孥矣未足以滅其親戚黨衆也於是詡詡然大聚千人日殺不辜啖人之肝炙人之肉橫行天下夫是以禍發之日若崩若流而終於無噍類也是知天之所惡也有術欲誅之姑先縱之欲爐之姑先張之使天有以稍戢其爲惡之勢猶不足以大其非而甚其禍由是推之斂虎狼之威則秦祀不促無羨新之頑則莽祚或延叱咤之氣不雄楚姬不至灑江上之淚聞人之醜不博司寇未應加兩觀之誅易曰惡積滅身罪大莫解此之謂也

財通

人世之大祟有二曰富曰貴然富貴者成名自上取實自下有塗人之賤然後可以顯公卿大夫之貴有公卿大夫之貴然後可以顯天子之貴是天子之貴下基於塗人也有窶人之貧然後可成公卿大夫之富有公卿大夫之富然後可以成天子之富是天子之富下基於窶人也第以人之所名爲貴者歷階而上籍等而升虛而相奉人之所甘賤者而已矣至於窮急無聊饑寒交迫雖慈母不能保其子禍亂所由莫之殫極是財者古今治亂之源也所以古之平天下者必先平其財財平則人安其居仰足以事俯足以畜民藏其上如父母唐虞三代之所以隆也否則攫下之衆貧以成獨富偏而不均積而不流不特人心怨而天心亦惻矣何也世之所

謂貧賤上下者皆人之見也而自天視之一而已矣天之視天下若一家也視天下之人若皆子也使一室之中一子而拖朱蹼肥一子而啼衣號食雖使尋常禮義之人以爲之父必爲之飭而均之而況天之稱爲大父者哉傳曰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内末爭民施奪又曰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所以垂戒萬世者剴切著明矣

恩病

壽隱先生病蓬首槁容徙倚怠沮而不能自持莫子前而慰之曰先生何所病之苦乎先生曰爾知病之苦而不知病之益也余嚮者玩好嬉遊蕩恣亡檢足以亡身矣病而後知自就於閑也嚮者寒暑違時飲食不節足以損性矣病而後知自劑於和也嚮者志氣凌人語言戕物德行勿臧醞乃禍殃足以隕天命矣病而後知恐懼修省也嚮者賦懷澹澹與物無聯鍾情泊如與人不接皆足以戾和平矣病而後知患難憂傷家乃相救戚乃相扶則孝友嫺睦任恤之心愈油然其無盡也是以君子之於病也猶其即於道爲有以緣之而修也小人之於病也猶其即於刑爲有以緣之而畏也且夫居今之世嬲而乃容余性多躁欲訥而舌仍張之獲病暇息退然深扃不聞不見無患無爭余乃藉此避讐而去禍復靈而還眞病何負於人哉至於死生之數別自有說健者早逝病者久存不係病與不病也子何傷焉莫子作而謝曰吾不敏不知先生之病先生之學也自是之後崇養天和淪入至樂

熙熙怡怡廣胖安豫而長年於箕麓頳涓之間

福兆

福有四蠹有四美秀異不出鄉身名不越俗無顏子之賢而去其貧無季子之才而有其爵語道德則笑談勢利則歡是曰庸福一蠹也不避人世之惡首冒天下之非作奸而反榮其身從凶而克昌厥後致令君子嗟報福之無憑訝理數之或爽是曰妄福二蠹也山擅銅陵家藏金穴威名無郭李之著而上考疊膏子弟乏王謝之才而錦衣重襲是曰橫福三蠹也資人之醉飽以爲歡藉人之輕肥以自潤宅第拜寵於權豪妻孥邀澤於公子是曰淫福四蠹也乃若自求之福各有道焉遨遊芸窗棲元藝圃煮字益其智肝炙篇充其清腹知六合以外之事讀黃虞以上之書此慧福也以之子聰明好學之男子佈四時之名花聽林閒之韻鳥綠桐清響午夢俱酣爲五柳先生爲七松處士此清福也以之予瀟灑潔淨之遜流量師婁公睢法老子不鬬以名强無爭以爲寶兵戈釋於談笑嶮巇化於和易此平福也以之予寬柔大度之長者澹泊明志齋約居心蕭何爲勳臣之冠而以儉德貽子孫晏子爲春秋之賢而以節儉重齊國斂浮華以就樸去奢僭而好餘此悠福也以之予樽節醇靜之老人其他有說余不能知也

禍源

世之被天下之大禍者必其爲天下之大惡者也不則必其

先祖父之所爲足以相召也而諦觀世變或不謂然富而驕貴而侈娛心逸志蓄貨取威極難再之權享未有之奉彌樂流連豪華暴殄頑童侍於左趙女侍於右飾之以江南金錫彩之以西蜀丹青而隆隆之餘妖孽或伺赫赫之家妒鬼來瞰是則享太平之大福者而恒被大禍又或覬覦分之爵希望外之祟奔走權勢交權王侯大者竊國以竊功小者竊權以市寵恥辱不知危亂不畏登壠嗤其骨駿薰灼測其壽深而褫奪在鞶帶之朝刀鑊隨圭組之後是則貪天下之大榮者又恒被大禍故明哲之士戒滿持盈急流勇退禁闥不可戀解組爲知幾一道德處清淨自是而災眚不能侵疾病不能殺爵貴不能餌權奸不能摧以全至樂以延天年

情偏

性之所發緣動爲端性不能自動也各有相引之處而互出其油然者以酬之是故性負陰陽是生好惡好舒然以喜是屬陽惡兆然以愴是屬陰二者歷物審而相加必於善惡之塗矣夫善惡在人非己事也而好惡人者緣是以自行其情則亦各截其自有之情量以出則是一以定物衡一以暢我懷固一事而二實也所以好惡者情之壹者也情之壹者宜不能有異然而有別用者各於其類各於其世也人之厚者其居心也慈其繩人也恕小人而君子則君子之人之薄者其衷谿刻而難容谿刻則人有難全之懿難容則人有終身不可掩之過一若以爲天下可好之善偏多一若以爲天下可惡之惡偏多也隆古之時人多春氣褒有德錄有才適適然樂與天下之爲賢善也末世則設羅愈密擊斷愈嚴天下有一不肖焉足以妨吾治而欲切切然去之甚者操鋒挾毒以從事好矜毛舉之智而充其莫須有者以甚人之罪眚是又一若以爲天下可好之善偏多一若以爲天下可惡之惡偏多也夫人好善不如君子而惡惡若偏過之好善不如盛古而惡惡亦若偏過之是羣相胥而入於陰之塗也陰之爲氣積而成蠱必有其徵徵於天也爲霾爲雹爲慘霧爲黑氣質日徵於地也爲多水爲螟蝗虎豹之屬爲五穀不登徵於世也爲否爲小人爲疾疫爲甲冑爲戈兵

氣害

爲善者獲福爲不善者獲禍使君子有所恃而小人有所畏是天理之常也而亦有時失其常者仁厚之鄉孝義之里詩書之族宜其足以遠禍害也而或以一人之故發難作亂有株連波及者則惡氣之嘔出也嘔出者如山之有虎豹水之有鮫鱷産於其區孽氣上騰則一方皆爲之噬矣又有惡氣自横而被者如此方樂利他方之蝗螟漸至其郊此方安全他方之病沴循及其境雖有大智不能避大勇不能驅者運數爲之謂之何哉君子第能修其在己氣之嘔出横被者任物所適而已夫一任物所適則顏閔之淑行未爲逢吉之具跖蹻之醜穢亦未爲被凶之招天不得而司則君子憂小人張矣蓋人有幸不幸之數而天無禍福善惡之權

善惡禍福之報冥冥之中分毫不爽一人之身或合稱壯枯老之所爲而若爲一日而曲折以報焉數代之中或合高曾父子之所爲而若爲一人而曲折以報焉或曰世有循理樂善之人有時不蒙天之福庇者必其陰而譎者也不則弱而不可扶者也譎者天之所廢弱者亦天之所棄又曰世有兇逆不順容有不受天之誅殛者斯其人或乘天運而生稟搏噬兇殘之性猶人當怒之時而語言四體俱無吉祥和樂之施也又或孽自己作天假干戈殺戮之手以報之斯二者均繫於天一與人無與也然君子亦惟論其理之常而已矣

運數之權勝則將怠天下之修而德義不進偶與友人論天理之說并記於末所以救前者之偏

學箴

戎氣漸熄文事聿起日在營室星覘參尾乃蒙家園爰暘諸子夫典策者百代之寶筏光陰者天地之精華幸有範之可憑偶一遇而輒逝故氣緣道治身由聖榮德以文懿功賴勣著所以莊經蒐古昔賢喻之爲無礪之金棄道任心往哲譏之爲不琢之器是故禹氏惜陰甯父忘食周文不遑姬公旦起不恃聖以自媮各乾乾而策銳以至道風遒騖相師共屬或匡衡之鑿壁或孫康之閉門或董生之下帷或司馬之警枕孜孜矻矻夫豈其好勞哉凡皆學不可已也且夫逍遙芸窗棲元藝圃煮字益其智卅炙篇充其清腹人不易希號曰慧福又況淵不耀珠山不祕玉經術明而桓榮蒙稽古之力至言出而賈山獲利見之梯負天下之才勿憂無三浴三釁之日在浚郊之子自應獲六馬四馬之將夫固感遇之大常顯榮之通理也乃若萎志自謝驅蹇弗前試抉其源蓋有由焉風雷雖鼓燕僻易溺年與時馳意與歲去是蓋悠忽爲盜氣之螟蛄待爲銷華之炬一病也剛愎自是盈滿來惡丹朱惟傲唐堯勿子是蓋設胸以爲山而無復虛受之理塞心以自鍵而大竅通曉之懷二病也素業惡濁道不勝利芬華是耽貨殖爲命是蓋欲陶白與孔孟齊芳貲郎偕鴻儒並駕三病也又如志厭淡泊而希心於膏粱侈黯翩翩而藉口於裘馬是不知智伯之芻豢犧於顏氏之瓢飲季孫之狐貉闇於原憲之縕袍四病也野馬自馳而賓飛遂之問庖牛勿解而頑燕雀之翔是其道心紛雜有媿於在桑之鳩發慮浮游終難成飲羽之虎五病也苟諸病之不療適暴棄之自敗迫至伯玉知非之歲衛武悔過之年收桑榆之後效恐老大之徒傷曷若及鋒而用乘氣以圖長者耀其鱗甲猶禹門之有摯龍少者豐其羽儀猶高岡之有雛鳳斯不亦樹徽美於千秋免嗤笑於一世也哉

天人問答

李子齋居遺患罹凶心煩慮亂莫知所從乃昂首仰天叩於紫虛之垣質於冥元之中悲歎愁吁籲上帝而訴之曰臣聞吉凶天司禍福已求人惟聖善致慶殊優人惟窮凶召殃誰

尤自非然者固亦衰旺互旋憂樂并半天道以是爲至公人情由之而無怨顧臣今日者修不上逮惡未下流乃凶事踵至孽報無休更僕數之以訴煩憂臣歲日七歲讀書聰慧自雄童子倚馬弱冠雕龍自擬青紫拾芥呼吸摶風頎乃窮年矻矻半生咿唔編殘革絶穎瘦墨枯氣不豪兮書貌不澤兮文瘢童帷空下顏巷徒居同學不賤孺子先驅而臣獨久困遂披夢斷辯裾然猶謂富貴自天辱榮由命不可倖而圖也至若室慶琴瑟庭樂童孺人之大常瞰鬼勿妒臣何獨鶩籍多舛嫺分夙乖自破一鏡平分兩釵更傷心者少產三男早歲並殤荏苒於壯立之年驚心乎伯道之傷幸壬午之歲一子得續七載於茲隨行舞勺就件學書英爽駿邁乳氣早

除師傳愛之比諸鳳雛何期玉筍初立桂苗復蕪卜眼化碧軺影成孤嗚呼螽斯多男繩繩蔵咏纍兮克昌善不可問人生傷心育子多刑惟臣最苦淚眸四寄帝於是亦若憐余之慘哀余之情既慰且悔垂舌吐聲盼余而與之言曰聆子之言是眞所謂命之窮而災之極者也盍不思天之所以待子與子所以致此之故乎文學之家聲名蚤顯紛紛擾擾無計貧賤子酣經史待時而見禍既山岳慧亦雷電至於雌雄之羽參差其飛鼓盆之叩今昔同悲子所傷心惟在慟兒子不自反而猥咎余爲夫貪饕神伺盈滿天槩巧心持籌利不補害梁惠無厭所以東敗而子之營營不休亢龍無戒余實訝子過量而殆類族雖同樂我有容孤峻拒物狹隘寡通西河夫子矊焉雙瞳而子之與物少諧流品不融妄生區別以是多凶黄虞不殺太上好生而子之鋒刃逼物芒氣沸騰殫陽剛克殷折隮傾人倫否臧筆舌青霜而子之月旦夷跖唇吻雌黄怨爾詛爾元和參商子盍改子之轍易子之方禳子之孽迓子之祥況乎三槐王蔭五桂寶榮八龍荀室駟馬于門天眷不爽修德可憑豈其至子云胡不應子破子涕子解子頤子拂子愁子釋子疑不然寂寂岑頭鬱鬱無憀達者在旁笑子燔膏須臾言訖李子亦若遽然而悟慄然而起稽首皈依懺悔歡喜

竹裕園筆語集卷第四

竹裕園筆語集卷第五

餘草上

臨川李日滌亦脩著

易經上下篇説

昔者聖人書卦正上而偶下陽上而陰下乾坤坎離峙乎上震艮巽兌列於下剝復陽之生死也臨觀陽之進退也大過陽之盛極而過也故皆居乎上夬姤陰之生死也遯壯陰之進退也小過陰之盛極而過也故皆居乎下此陰陽之大義而聖人先立以定上下之篇者也自是而外則以老少男女爲別二老父母也至尊居上篇故二老同居之卦亦在上篇否泰是也二女純陰也至卑居下篇故二女同居之卦自大

過而外皆在下篇家人睽鼎革中孚是也自此而陰陽交互上下相敵何以別之人少則依父母故男依父母者居上篇需訟師比謙豫无妄大畜是也長則有匹偶故男配夫婦者居下篇咸恒損益既濟未濟是也女在家從父故女依父者居上篇小畜履同人大有是也母窮則依女故母依女者居下篇晉明夷升萃是也女少則友兄弟故女依兄弟者居上篇隨蠱噬嗑賁是也何以知其爲兄弟夫婦咸恒六卦男女之敵婚姻之正而諸卦皆以長幼相隨故不得以夫婦言也男女相倚之卦多矣何以於四卦而以爲兄弟也兄弟以長幼爲節重卦以下爲主則四卦男女相依而有序者也男窮者或外倚夫姊娣故男窮依姊娣者居下篇漸歸妹豐旅是也何以知之四卦者隨蠱噬嗑賁之交也既爲兄弟勢不得復有更易豐多故而旅寡親故知其倚姊娣也然則歸妹之名兄弟詞也所歸者妹其爲兄弟益明矣然則何以或依兄弟或依姊娣也男在上者也依之者在陰女在下者也依之者在陽又夫婦之道自咸恒始也在上者皆女而未歸者也在下者皆婦而非女也其餘男女相倚而在下篇者凡四井困渙節是也四卦者在上非有兄弟之親在下非有相當之配其男女相從則是不得已之合而已四卦皆坎也險難之際不暇擇年而配聖人不能絶也然而屯蒙蹇解頤小過分居乎上下是又何也夫人之生也父母生於前妻子聚於後而始終相倚者無如兄弟故男子三十而娶坎離而上無匹偶

四五十失父母井困而下卽無乾坤而兄弟卒相依而無間屯蒙立於上蹇解立於下頤小過立於二篇之終上下均平始終相倚之象也然則何所取以別上下也頤小過之交也屯蒙蹇解之交也重卦以下爲主凡幼而相依者弟依兄也老而相依者兄依弟也故屯蒙上而蹇解下也小過下而頤必上也合而觀之以四正之卦負陰陽之位以四隅之卦明陰陽之交以夬姤剝復象陰陽之消息以小過大過正陰陽之愆伏而天道明矣以老少正尊卑之統以男女別内外之分以長幼次先後之節而人倫順矣天道明於上人倫順於下聖人序卦精微之意如此也

洪範

五事庶徵之與五行相合者何也人身之水攝於腎水氣之有衰旺故貌有枯澤不相違也天一生水雨者水之子也事物之是非賴言以宣猶晴賴火以燭也日者火之精火燥爲暘桀以烈日酷天下之民故七年之旱非湯所召桀之流虐也木之色青視之睛亦青燧人取火倚於四時之木故燠生於木春秋之殞霜不殺草木秋榮人君之逸豫般樂木氣乖也先天之卦坎居金方坎又爲耳一名雨實也金生於水水故寒之質又下有怨抑故夏月雨霜由在上者聽之不聰也土宅中旺於四季思在內宰乎衆官土者地也地出雲爲雨起氣爲風故風雨資乎水土也周成王初以不思而蒙故大風偃木災自致也然則洪範何以始言水而終言乎土也水

者天之所生土者地之所任始終之序尊卑之等也其言水而即次火者何也民非水火不生活故生人者惟水火水旱則民饑殺人者亦惟水火又水在上則火不燥火在下則水不寒坎離相濟之義也五行爲火五藏爲心言爲心聲人之禍尤無不自言致者故心有病則百病皆熾也木爲肝肝爲視人之七情喜之與愛與怒皆形於目以木屬仁仁主愛木又爲春春者蠢蠢也喜樂之象也又膽者肝之府也膽負果決故震怒而不縮也欲亦喜樂之類然而必屬之腎者何也腎主智智者樂常欲媚己以自適又精旺欲施而生物猶雲行雨施而生物也惡哀懼皆生於金謂寒肅而萬物皆夷傷也火之與土何以不司情之專伍也心火脾意統翱翔於七

情之閒故凡情有專注火輒爲動而胃輒不思食者是其驗也木爲視金爲聽視聽列於人之左右貌言思俱處乎中以故木金皆偏氣而水生於午火胎於子坎離爲天地之中脾土居中央之位也火主言土主思火者君象也言爲人君出令之義也土者臣道也思爲人臣勤勞之義也水土之應乎風雨者地德無爲藉水土以演其功名猶天道亦無爲故藉風雨以施其化事也水火不應乎寒燠而應乎雨暘者從其質不從其氣也火應乎暘水亦宜應乎月而變言雨者月在箕則多風在畢則多雨言雨猶言月也福極者何謂也亦猶本乎五行之性也能順乎水之性者厥福壽而不凶短折傳曰火色不壽以其易滅也水也者擊之不能創割之不能斷

與天地並行而不竭者也順火之性者厥福康寧而不疾不憂火無自體附物以爲安抑世有溫泉而無寒火故其質恒因高明之質得木而然又將有暢遂之趣焉順木之性者厥福富而不貧木者材也江漢之國有山林之饒地利出焉又其象繁澤而不單儉故在人爲富順金之性者厥福好德而不惡先儒曰金水內光能闇而受蓋媸妍美惡一無所隱而能選擇以投其情順土之性者厥福考終命而不弱崩阤之災史不常書厚德載物地之所以配天也然則洪範總一五行而已矣五事五福六極五行之所以見於人也庶徵五行之所以應乎天也至若八政布五行之用於國五紀著五行之逝於時三德之乂劑五行之中正稽疑之明審五行之吉

凶數者備而統之以克建乎皇極克敘乎彝倫克協乎九疇
之數皇極建則王道立彝倫敘則人治修九疇協則天心順
此箕子之爲武王告而可爲萬世法歟

五行禍福

天能禍福人乎未嘗財人而使人富未嘗奪人而使人貧未
嘗爵人而使人貴未嘗黜人而使人賤未嘗延人而使人壽
未嘗促人而使人殀天不能禍福人乎何以貧者號曰天窮
富者號曰天養賤者號曰天褫貴者號曰天崇殀者號曰天
折壽者號曰天年以禍福歸天天不可得而持也以禍福非
天天不可得而辭也則其說將安從乎曰天所被於人者五
行之氣也五行之氣各有吉凶之殊美惡之異人生而麗其

氣必各有所偏偏而成其性偏而成其質偏而成其材因其
偏之所麗而禍福差焉

麗木之氣者木爲春春爲仁仁爲愛愛者忠其君孝其親敬
其長賜貧窮恤孤寡惜昆蟲故太皞始帝以木德王謂善之
長也又木者才也五臣支虞十亂幹周凡皆木道也抑巽以
爲長爲高言才資木之蔚然以與賢必官能必爵榮華豐澤
之象也傳曰青帝居東東主生生者長其子孫古者千八百
之國皆以一氏之子若長之木氣繁也且其德能覆人之生
也故取之爲宮室也質能藏人之死也故取之爲棺槨也材
能濟人之險也故取之爲舟楫也用能利人之養也故取之
爲耒耜也第以美材尋斧斤則良木先伐蚤秀處擢落則摧
把易枯故麗木之氣者大約福八而禍二

其次爲麗火之氣火爲夏夏者明也明者精淑懸別是非禮
賢士去讒邪故緇衣之好巷伯之惡周文之載后車魯國之
戮聞士皆火之用也又火者文明秉有耀之氣則燦爲文章
以抒國華而擴民聲是以周人尚赤據火德宜光大文故生
孔子也洪範曰火炎上炎上者高懷抗氣不與俗俱多英雄
之風具文武之器也第以肝屬木不屬火五事之義火爲言
言說煩則與戎戎者驁險而造兵昭昭而多著行亦烈烈而
多危也故麗火之氣者大約福六而禍四

其次爲麗土之氣土爲信信爲誠誠者黜夸誕謹然諾爲子
不貳爲臣不奸不交譎士不納詐人以害鄰國又坤以厚而

能載則蓄貨物實倉廩可以奉君上可以養萬民故夏禹任
而作貢后稷爰而教耕凡皆土功也土性樸故好儉而不好
文土勢卑故好利而不好爵而世之侈而得貪才而見殺者
率皆教固者所無也是以土之爲祥甚悠第或以其應變則
不若齊士抾學則遜乎魯儒而要不足爲斯人之大憂故麗
土之氣者大約福九而禍一

又其次爲麗金之氣金爲秋秋爲義義爲方方者不邇聲色
不殖貨利巧令必逐奇淫必誅故漢書曰秋爲矩也又金爲
西方之氣外武而內貞外武者可以安邊境懾蠻夷息盜賊
內貞者廉而哲節忠而蒙難好俠而忘身報仇而樂死故伯
夷之餓比干之誅燕丹之急人楚胥之雪恥其性情率金屬

由而第以柄之與刃則壽有長短舌之與齒則害有淺深剸物而得亡孰名卽所以爲難勞身而芒折智勇乃所以爲災黃麗金之氣者大約福五而禍五

又其次爲麗木之氣水爲冬冬爲智智者察其天時辨其地用識其圖史方言外道故學有智士則師保奉之國有智士則蓍蔡祝之皆得水之優者也又以所執之道謙謙則不盈用若之方黙黙則不辱故姬公之無驕老氏之守元法乎水也而況乎魚鼈之生於水也蛟龍之變化於水也垢汚之藏納於水也能生物則可以毋物能變化物則可以聖物能藏納物則可以君物故曰水者具材也而第以泛濫無歸愁堯而戚舜摶激不馴在壑而在山六極之中而水居其弱人易

以狎者亦易以死八卦之位而水得其險舟可以載者亦可以沈故麗水之氣者大約福七而禍三

十五國風上

五經之作也易以言天禮以言人詩書春秋皆世變之書乎詩書之敘也始於唐虞終於秦誓遞而言之世變究矣春秋紀二百四十二年之事載盟會者三十四國書爵氏者一百二十四君至於詩所編之國論者疑其太畧曰他國各有風而聖人固删之也删之故存者簡矣然則聖人所簡而存者又豈無說而固雜然以誌之者與其首誌周南何也夫文王周公之爲聖至矣故易而繫之周禮而定之周詩而亦冠之周周據火德有文明之義故大文多著於周第言周卽當始言豳非獨尊公劉亦以尊后稷然豳固第王基也周之王業大於岐豐而壞於東遷故美周之盛者必先文王悲周之衰者必言平王而追周之初者必及公劉與后稷三累而盡而周一代之治亂具矣次召南何也周治天下二公如左右手詩雖美文王之化而其臣子之勤勞必不可沒故言周必言召也次邶鄘衛誌商何也商爲周所克者也二南之化聖德被於女子桑閒之咏淫德中於婦人貞者興淫者滅固然之理也夫誌商則宜誌舜禹誌舜禹則宜誌堯故敘唐敘魏陳者或爲其古聖之裔或爲其古聖之都也齊秦者以其國強大而霸也夫五霸莫先於齊莫盛於秦春秋之世禮樂征伐盡由五霸故詩於齊秦之國不敢忽也然則曷不言宋與楚

也楚者荆版也楚子自使椒來聘而後始與中國通其先之會盟皆未入周卽周南之言江漢固言周非言楚也宋又殷裔也邶鄘衛既已誌商則不得更列殷且已存正考甫之頌十二篇以祀商卽所以繫宋又不必更繫宋猶豳風已言周公復有魯頌卽不必更繫魯也鄭何爲而不删也平王居申晉文侯鄭武公迎而立之爲其有定策之勳且惠襃之朝天王又出而依之者也曹雖兄弟之國而幅員甚微至檜之世次且不可考隸於諸邦猶僅在邾莒之列爲其思王思霸有關大體故諸國可删而二國不可删也要而言之詩爲周繫故言周之初終盛衰者獨詳其閒或憑弔唐虞之墟或頏瞻夏殷之舊國之大者知其將興而錄其諸國之小者聆其善

言而載其說錯而辨約而該亦猶尚書之斷春秋之備也夫
國風豈聖人雜然之書也

十五國風下

或曰正風則周南召南二十五篇也變風則自邶至豳十三
國諸篇也然而諸國之變各有不同者何也嘗試得而言之
邶鄘衞殷三監之國與唐魏之地俱參觜之分野商辛淫惛
失德故桑閒之俗有其流污古聖儉質深思故唐魏之咏多
其遺美也抑衞與鄭爲同音之國音同則情同情同則風同
故君子之於鄭衞毎有同然之辭焉夫據朝貢之道則洛邑
固勝於岐豐且東都之城成王常欲居之平王一遷而王室
畀者又非時不利勢不便也東遷而後禮樂征伐不行於天

下卽仍㢑鎬京故都其不能坐明堂以朝諸侯也斷矣成周
治天下之道多得之周公而取天下之畧多得之太公鷹揚
固姬旦之匹也特其受封之始尊賢尚功流爲競詐趨利也
無疑陳以元女下嫁婦多挾覡而丈夫莫能閑之又俗後歌
舞故其男女亦毎多佚蕩之事周南王之盛也檜風王之衰
也秦與豳俱雍州之屬而豳可以興者乘地利也雍州爲黃
壤之區厥田上上其民宜耕故周以稼穡爲創垂又西陲之
氣水土勁悍故秦以兵戰相兼并稼穡爰土土主生好生者
長久而存兵戰屬金金主殺好殺者再傳而滅故曰周過其
歷秦不及期此諸變風之所以異也

隱公

傳曰桓之志無王故不書王其無王何也弟弑兄臣弑君天
子不能定諸侯不能救百姓不能去以是爲無王所以大桓
惡也雖然吾亦不能無罪於隱也然則前此有罪隱者矣其
罪隱者曰內無所承上不稟命諸大夫援已而立之是與爭
亂造端而篡弑所由起也曰是不然當日惠公既無適嗣矣
桓幼既不可以君祖宗之社稷又不可一日無主謂隱當辭
立是欲使隱而爲季札也又有罪隱者曰先君之欲與桓非
正也邪也隱探先君之邪志而欲以與桓則是成父之惡也
曰不然舍長而立幼古之人有行之者孤竹是也遜國之誼
後世且以高伯夷而固可以之罪隱乎是則由前隱固爲當
立由後隱又爲當讓其何以罪乎隱也曰爲其始立而終讓

既立而且讓惑於讓與立之閒而不能成其是歧於立與讓
之際徒足以釀其禍而已矣何也人之所以自處於上下進
退之際宜其先有斷志焉而倚徙徘徊之說不得至乎其閒
使隱見以爲桓之宜君則已不當立已不當立卽不必如古
遜國之賢之高蹈而行如周公之攝可也昔者成王幼不能
踐祚而周公終退居臣位明乎人臣可以攝君之政而不可
以代君之位人臣而敢於代君之位必至篡且亂如是則不
宜絀桓而自立使隱見以爲已之宜君則已不當讓已不當
讓雖不必如齊小白之於子糾時至而取之可也告之宗廟
論之國人曰余小子息姑於次居長禮宜嗣世耿耿涼德受
魯邦大命如是則隱立而桓又何覬焉二者之說隱其擇一

而居之可也奈何始也立而既也讓有前之立而後之讓疑詭有後之讓而前之立不疑攘乎且夫既立而復讓非特情有所濡而亦勢之所難也收冊命於國中拒亡人於河上禮讓之事且莫見於父子矣即曰隱之賢當勿如輒之逆也而躍之勢可退也飛之勢不可降也初登後入非所安也於此亦惟畢胎泰伯之去以明高可也不然者奚以讓而亂燕以讓而亡非讓國也徒梯禍而已雖然隱之讓亦未可深罪也千金之子獲千金之貲有而不居日欲散之以濟衆大盜不能待其散殺而奪之盜賊之相負非我辜也嗚呼三代以還人以美行致敗者非一端而已有匱以好義而亡國雖亡國也而好義之心可取也宋襄以好仁而喪師雖喪師也而好仁

之心可取也魯隱以好讓而殺身雖殺身也而好讓之心可取也君子又將無罪於隱也

魯郊杞郊宋郊說

問者曰周爲天子矣封夏東樓公於杞殷微子於宋予其地可也而復隆之以天子之禮令其世守郊祀而勿替何與曰二代皆聖人之後也爲聖人之後雖有桀紂不可以沒其先世之德周痛其子孫念其祖父以爲二代雖不幸而亡而猶予之以天子得爲之事所以慰二代先王之心也問者曰二代固聖人之後魯亦聖人之後也杞宋之郊爲禮魯之郊爲僭又何與曰杞宋者聖人而爲天子者之裔也魯祖后稷文武則亦爲天子之裔祖周公則僅爲聖人之裔禮注諸侯五廟則從其始封之君爲祖是魯不得祖后稷第當祖周公祖周公者則固聖人而爲諸侯者之裔也諸侯而欲行天子之事僭差無上滅等極矣故用禮者崇其爵不崇其德夏商雖亡後爲王者子孫其郊也踵而行之也周公雖聖後不爲王者子孫其郊也踰而飾之也

三仁

傳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若然則孔子仁比干不得仁微子箕子也且微箕非獨不死而一則承清問而陳洪範一則抱宗器而就藩封由後世言之必疑二子背正而辱義者也比干固仁矣而箕微豈其儔與曰是不然商之子孫雖多親而未必賢賢而未必親不足與於宗

祀之存亡親而賢者固惟微子也武王大聖不欲殺武庚豈其殺微子微子知武王之必不殺之則必將封之如是則殷亡而不亡也又古之傳天下者傳其道而已商之天下取於夏而商之道固受於禹也故箕子之言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夫已負至道遇武王而傳之是商雖亡而復有明道之至人爲王者師爲聖人法商之典刑頓而彌張也使其與比干俱死亦共蹈奇節成顯名耳烏足繫於宗祀至道之大哉然則三仁之論孔子信之而後世顧或疑之豈孔子寬而後世嚴與曰古之人臣皆心乎君者也心乎君者死與不死而皆無可疑而皆與有濟程氏之與公孫猶是也後之人臣自覆愈巧而繩之愈不可不刻死則爲比干不則將苟

其行以爲偷者也將攜其心以爲貳者也又將飾其名以爲
眞爲篡者也不爲比干將爲亂賊可懼哉
忠臣名高萬古塡壑拂時勢以壽天下亦爲君子所不
取然可爲不死之微箕必不可爲無恥之馮道傍此法
輸臣子無亂賊忠孝亦無緣愿

日月辨

先儒曰日月望之時月在天上日在地下人在中閒日與月
正相望故月受日光全體皆明若然則大塊之物必體若琉
璃而後可五方之土其闇然黑者均也日在地下其不能隔
地相映可知也又稽先儒之言曰月朔之時日與月同道同
度月之魄交於日精而日光輒爲之掩夫月魄卽能掩日大

塊之土顧不能掩日乎又日月之初終如曲鈎如半璧以爲
近日則虧遠日則盈近日則光側照遠日則正對也今夫置
火炬於空中上下相映者可百步而四邊相映亦當百步日
在地下能映天上之月全體皆明豈相近而光反闇不能映
月之全體乎謂日行地下而上映於月雖以愚者知其無然
也且夫以爲日從地下行謂從黃泉汚泥中行乎謂地下復
有天乎高明之體知不可入於黃泉汚泥之中謂地下復有
天是重淵之下復有日月有日月則有星辰有日月星辰又
必有山川岳瀆河沙世界鄒衍謂海外之國有神州赤縣者
九此之爲言怪誕不經今乃以地之下復有天天之下又復
有地是可爲信乎夫日月之所以貞明而不毀者以其爲陰
陽之精氣也使日日之日僅一日之相環日亦器也而應速
毀矣考日月之行者曰夏至之日至於東井行黑道出寅三
刻入酉五刻冬至之日至於牽牛行黃道出卯五刻入申三
刻此皆誌其自西而東出天入地之度也至日之自西而東
謂從地下行度次宿躔俱未之載事之所無有實莫可載者
乎況夫日以光映月相映之切者莫如日月相交之時矣朔
而日月相合日在內月在外日能映月以光月雖掩日亦宜
因日光而明不宜因月魄而食猶曰月之魄宜蝕乎日之精
也至月望而日正與月相對日之光映乎月反謂日之精蝕
乎月之魄是何異火能燭暗而火反能生暗乎又何異火之
燭暗只宜遠而相映不宜正而相射乎推是而論不特近日

月虧爲光側照之說不可信卽遠日月盈爲光正照之說亦
自相水火矣日行地下月借日光之說以是知其爲虛也大
約日月之行天如江河之行地也謂今日之日卽昨日之日
從地下而上環於天猶謂江河今年之水仍去年之水從海
中而環注於山也海中之水不能環注於山則天上之日又
豈能從地下而上環於天乎蓋地有陰陽之氣借江河以洩
天有陰陽之氣借日月以通地之水莫知其所自來第見汩
汩焉而水自生於山是地之血脈常流也天之日月亦莫知
其所自來第見熒熒然而日月自生於天是天之精光常運
也海之水不能返而環山故海水流而不腐西之日不能返
而環東故日月明而常新至於月借日光之說是天僅有陽

精而無陰精也日兼陽精而明於晝月兼陰精而明於夜各有其能而不相因凡物之光各附於其體而生燈之光不借光於火之光螢之光又不借光於燈之光月乃借光於日乎舊謂月借日光星亦日之餘而借光於日月初之時明生於西其明也弦在於下謂日從西映也側照於西故不能映月之東全體皆明夫日不能映月之東東方之星宜亦無光何以月弦之時東方之星猶明也星不借光於日則知月不借光於日又明矣或曰星借月之光彼無月之夜何以有星此又非也夫天地陰陽之故雖未易明其不可信者吾存其辨而已矣

竹裕園筆語集卷第五

幾五十日冀㬋飧夜妨寢刻時日促余去余一時氣從中噎不能應如室宇𣣋危加以風雨飄搖岌岌乎苦不可言矣因憶七月有祖祠將顛賴余獲支之夢謂予先子必不至一病不祥次日即買健馬急馳去六日半即到一路過庵祠必禱禱必呼呼必哭有時憶先子病必愈愈則斯時冠帶坐堂上莅民出政余至則大人必在堂有時懼先子病如甚甚則斯時湯藥枕席間吩兒之呎久懸而余尚躑躅崖巔中不能頃刻飛到直覺腸寸寸碎已塗中魂魄飄颻憂慰勿定十月望日至順而先子幸猶以衣冠坐後衙堂中見余大泣謂一病幾不相見即指腹以下腫水不利不孝急跪慰之因詢及三弟病狀余懼貽大人憂飾好語破涕為笑以應爾時見先子

病容減倒症入膏肓醫者唯否半而兩弟復幼莫更事先子病惟擔當灤洄於余一人之意中此外母舅桂碧甫與同餘弟求助於天乞援於鬼神而已計窮急之日攜四弟遍順之壇祠祈禱夜半焚香懇祝署後之竈神願減算延親疏筆幾禿膝幾穿血誠幾嘔盡而不得一應且其時先子病篤屢乞休不允值獻賊入長沙衡永等處寇掠至吉州震動邪藩延平道鎮督閣師萬餘守杉關道經順昌供應口糧事夥如麻而予日代先子批答至千百手不能息不如是又無以安大人之心時余形神萎木僵死灰而已無何余孽迫天親病莫起十二月四日遽遭大變皇皇計喪具計官家未畢之事而余母氏不能一刻安署中斷腸之所內外大小俱願旦夕扶櫬歸余以先子亡之五日督錢糧冊七日為先子建道場八日報冊上道府十日即回衙臘月十五先匱併闔衙眷屬並已登舟矣先時順有藍公者亦卒於官交代窮紲家中破產酬償期年始得歸時亦有懼余蹈前轍者幸先子清風久聞於上諸臺愛重之余謁道府又獲其珍慰倍常順之胥隸具服余紀綱之能聽麾下脫然就道至甲申上元夕得抵家嗚呼人子各有親親必有病病必有亡亡必有痛恒等耳而余遭罹大故萬折千艱困頓疲敗侍先子病欲一意為湯藥之子不可得痛先子亡欲一意為哭泣之子不可得執先子喪欲一意為居廬之子不可得況余既以七十餘日痛弟之苦楚已當三竭之餘又值此創巨痛深之大故何可當也余追

憶從前自癸未七月至甲申正月且半載日月無光不知當時何如黑黯黯渡過三歷杉關邪邵之地俱含愁帶淚而行山川有靈應為憐我不知彼蒼何極也而余得以度事而不至於瘝變瘁而不至於死則猶不幸之幸今拭淚書之以記余患難之極遭追嘆徬徨覺骨腸尚多餘戰

思母錄

庚寅之冬既得窆先母於進賢之天堂嶺與先父合甃焉先父之墓銘誌俱修先母則有銘無誌非敢闕也蓋先母亡於戊子年七月初三日值

王師下豫章土寇乘機掠野曰滌先謀一避兵所先母寢疾不能移不得已以小輿舁入山中一時倉皇不及避曰滌曰

漣枝濟皆被執曰濟曰澍各衝散兵殺兩輿夫致先母溺於復興之庵溪水中滌等不孝之罪上通於天嗚呼痛哉滌每至痛想之極以爲爾時而得滌兄弟一人在旁亦可以委曲擁護全母之生但思兵刃兩輿夫之時滌兄弟必不能免卽免當亦執而去又爾時見母之亡豈能獨存究必母子相殉耳終無以救母之亡第不能救母之亡而有子隨母之亡於誼乃稍可以無憾而此恨何能割哉故甃而作誌則必詳其所亡之由滌泣擁筆不忍書是以有銘而無誌雖然銘略而誌詳以哀痛迫其志而不稍述先母之生平以示子孫是又不孝之大者於是作思母錄

先母桂孺人生於萬歷戊子年十月二十四日外祖南洪君同邑人生平好義樂善里中稱長者生兩舅氏曁先母而三先母其長也年十七歸先子入門之時卽值先祖母病不數月祖母病亡夫人家女子爲女易而爲婦難爲女則保抱愛育於父母之懷中者也至爲婦則若去所慈而就所嚴其所飲食教誨特有其姑耳先母數月而失其姑何異於嬰兒襁褓而失其母雖一切女德皆所素優而何以宜乎家人而何以操乎家政猶以兒女代坤母卒不賴明訓綽有成能嗚呼先母之所以爲婦可思也丙辰丁巳閒先子微有負懼設教奉新是時兄曰濬年十二歲曰滌甫八歲三弟曰津方在提抱中家事唯先母意裁口授一以儉約爲至計嘗戒曰當思父遠出爲兒苦耳夜嘗擁抱滌兄弟於爐或在床且爲滌兄弟併製衣裳皴襪久之勞損得臂痛之疾四五十歲後遇時節風雨輒發痛以滌兄弟衆多未嘗一日享其安每訓滌兄弟涉世忍讓詘爭人先不在於此雖滌屢困不售而每蒙慰誨以隨分安命爲法嗚呼先母之所以爲母可思也庚申完兄曰濬娶至丙戌年完弟曰澍娶首尾二十七年而諸子之婚姻畢閒又以諸婦妖殤重煩母之拮据者其視之猶女也嘗曰予每思曩日失姑之苦是以爲爾輩幸矣然視諸婦雖以慈而閑而制之不令之嬉勤而厲之不令之惰朴而風之不令之侈和而洽之不令之隙有君子之教愛而無姑息之恩嗚呼先母之所以爲姑可思也而至於相先君之順而可思理紛煩之暇而可思齊參差之繭而可思待下而施予之仁厚可思食少而精神之振健可思且曰滌兄弟之於先母生未有以爲養死未有以爲禮也嗚呼如之何不痛如之何不思

河西土寇紀

山之精魄清濁異而美惡攸分稟其清者於物爲丹砂爲銀礦爲鸞鳳之屬其於人爲秀賢爲貴顯稟其濁者於物爲毒草爲蛇蝎虎豹之屬而於人爲愚爲頑爲盜爲賊中州之山蜿蜒而強幹以其吉淑之氣醞釀爲文學賢達貴家大族而其孽虛鬱積蒸爲蠱汚產爲盜賊臨進之交地名官田者元末時紅巾爲亂彼時有人入其黨寇掠於蘄黃潁亳之閒後以法沒其產故號官田云其地有洲洲約二里許居者環州

背山俱以盜爲業又踞兩地之界倚山出沒捕者莫可得追後捕與盜遁鼠貓同穴由是負嵎爲綠林盟主其黨益熾官田距白城一里密邇盜蹤勿之禁而章氏之貴者且賴羣盜東其部伍不犯我邊又從而厮養之黨翼之故其地益成盜藪不獨官田爲鄉患章有少司寇公家貲鉅萬公子某又狠戾爲性家僕少不御意輒置之死地勿恤不和於族族多疾怨之乙酉閏六月朔値

國朝金鎮督兵至江西明益藩屯兵駐羊城與金鎮對時民無定主鄉閭盜賊蜂起輪天趙氏捕大盜十二人溺眢井中兩河夜不安枕朱坊劫新塘劫而楊溪李氏日亦惴惴置長戟二百餘以子圳市庄鄰之壯者每人犒以酒一斗豚一肩

爲同圍計至十三日黎明大盜掠白城戕殺兩公子辰刻趨外覘望見烟火迷天紅巾持盾者約數百餘人少頃知其盜係官田諸姓及白城之僕佃與族噫此卽向時厮養之黨翼之者也此卽向時公子所頻欲置之死地者也此卽向時所疾懟公子者也自辰至巳擄公子家擲散其貨聚焚其居處附近者多入其黨午刻復移殲鄰監生家火其室申刻王洲士頭來鬭殲一魁嗣王人失利至蹌踉去是夜賊鳴金鼓屠豬置酒於白城十四日平旦聽白城左右金聲鐃聲勿絶賊衆來聚如蟻附蜂屯三日得千餘人五日約二千人蓋賊以威力相逼脅而人又樂其苟然之利故從之者如流水時司寇之弟與其長公子尙居撫州城聞變趨謁道府效包胥秦庭之哭奈逺艘五十餘皆益藩募鄉市孱兒輕進師爲賊溺殺近百人由是賊鋒益銳睥睨遠近分東西兩寨西以詹庚一主之東以王欽一主之詹轄河西王轄河東並征銀與馬上下左右百里閒厖立空銀則名買屋錢多者至千金次者亦一二百金鄉中稍稱溫飽者亦各輦金數十無敢後時乃得免自度罪大莫赦巧營隸金部省中有部姓名國本者原爲糧道猾胥奉差鶴林寺中撫用之詹王藉部如戴首之蛇部得詹王猶傅翼之虎同惡相濟肆毒益張諸部日屠牛羊進掠醴酒進掠貝錦進掠顏童美女進或焚家或洗戶或無罪殺人若割雞然鶴林寺虎頭寨矣自是人畏兩寨如羅刹鬼國至七月初三日部領兩寨兵至崇仁安撫崇初以爲王

師焚香持牛酒以迎不數日而仍至鄉閒索銀索馬崇伺爲兩寨強賊以柴擁城門思擊殺之賊知遁去竟日閒道伏出數十戰不休部於是領詹王等入省聲言過堂稱加官上下百里縉紳之家莫不椎牛酒以賀一時赫奕賢愚貴賤俱不敢仰視兩寨稱參遊都把者蓋數十人官田白城一帶塗戮半爲殺人之白骨所塡半爲羣盜之黃蓋所擁過者股慄寒心不旬日而各鄉報官每名索銀若干至各鄉之官又各報官官至千百且官必號倉封糧五寸之紙加於倉上雖農者經年之勞一家八口之望並付烏有兵索軍器索紈綺美服僕卽索諸家主佃卽索諸田翁又各屛息不敢語一時天日盡盡爲兩寨炤耀也賊風蠱煽人人帝制萬伯韜起寨合墟

徐均三起寨焦石各以千人焚掠人家並出詹王之風焉八
月中忽報王洲上五里名蔣坊小山僅數畝有數十人書符
作法於其上號曰神兵其王不知假於何人教不知傳於誰
氏亦不言其欲償何耶殺何將翼何代之王演習之者漸三
百人觀者或以爲戲或以爲怪至一月倏爾聲言與兩寨作
敵當事又惡其弄兵無名九月廿六日卽遣部詹往勦之部
詹躍馬先登彼所稱神兵中之小童揮刀连殺之部死部之
弟和甫代數月和甫死詹死詹之兄詹大代數月詹大死詹
有弟詹三官於三江口者未幾又旋以法死自是而西寨之
盜首亡矣西寨亡而東寨獨强不自懼狠狽之失輔漸瀕危
亡且以爲畢方之獨足特雄山海吞噬河東無有寧日楊溪

有宗伯李公者曾於宏光朝伉節馬相著聿烈盜素憚之發
難後密欲揮卒刺殺之以去其忌李宗伯項斗笠微服走赤
目隱山中幸脫至是新昌戴孝廉爲金鎮耿撫簡用戴力牽
李同出李堅避耿撫旋欲以兵五百連其族宗伯是時下有
逆刃之祖墁上有兵謗之追逍不出將必死且家有老母宗
伯不爲一族慮能不爲高堂恤乎且值橫氛厲寢處河東父
老子弟咸勸宗伯逛節拔眼前釘度鄉里旦夕湯火嗣後宗
伯出有兵馬往來於其鄉者宗伯爲之結其將嚴束其部俾
不擾鄉得一安矣有地虎乘亂强噬於其鄉者宗伯爲之白
於吏悉芟其毒俾不蔓鄉得二安矣有縉紳士衿遺土官土
兵而倘害於其鄉者宗伯爲之辨其尊卑肅其分位俾下不

干上鄉得三安矣宗伯曰未也臥榻大蠹未滅而勤此數者
猶祭川而遺海爲不知本且子房用漢之意原自有在豈遂
忘當日博浪之旨乎乃竭心智瀝苦血誠動當事遲之又久
至丙戌十月始得戮王欽等大憝六人於豫章五衢之市而
東寨亦亡

筆語氏曰吾觀詹王之行所謂曩昔之紅巾賊者茲乃其苗
裔耶何行之綦也詹戮於神王戮於李神之威李之毅或爲
司寇章公之靈托之以復孺子仇未可知或爲皇天后士憫
愛瘡黎假之以靖此一方難未可知抑神與宗伯之自茂其
功德爲禦禍亂作此一方慈父母未可知又從而爲之贊曰
寇亂爲虐此患云古黃巢仙芝更僕難數胡爲罪孽倏生我

土非顯神鞭與茲國斧孰折其首孰散其部功在鄉閭祀以
社組

紀夢

余讀鍾伯敬集見其紀乙卯六月出典黔試夢白雲先生陳
昂來謁索伯敬贈之以詩又紀戊申十月夢其亡友魏太易
敬來拜謝作志銘竊嘗怪其事甚奇以爲人既已死生懸殊
猶復相與締酬酢之緣又念陳魏俱才士而伯敬爲當時文
壇祭酒才與才相惜故一則索其詩一則謝其銘文字之暱
歿而猶深有由然者余有亡友齊爾猷爲戊子七月某日掠
野兵所刃爾時余骨肉俘僇受禍狼狽逃匿宜黃山中至己
丑正月十九日乃歸二月初九日旋入省道經爾猷之廬腹

痛顯然至十四日省歸宿梓溪之村夢爾猷來形較存日短其三分之一若親若卹畏余不敢前夢中知其已死因壯之曰毋畏出語憐慰之因問其生平著作存何處爾猷固歷歷告予惜不能記也又執余手謂曰吾死甚苦兄其可無一言乎語甚惓惓此與伯敬所紀陳魏何異余雖自愧才不逮伯敬而余憐爾猷同陳魏之流歿而曬余文安知無所取爾也因是爲文以弔之曰子之死已二年矣子之死而余夢子囑余文以弔予又一年矣余既未子弔又未子文非敢怠也余兩歲以來痛余母之難亡幾不以正殯不以儀朝夕隱慟時欲弔子不能執筆今將何以爲辭乎夫刀兵之慘譬諸上天之妖風怪蜓怒雹繁霜物之不幸而生於其間者受其傾折凶

摧總顛倒於莫測之地變幻於不可知之中而不能自信豈非時之所值有必不可逃者乎且禍烈之日無故於斯數百里之內取此㷀㷀無罪服田疇飫道德之人僇其身俘居其父子兄弟所謂非其辜所報非其作如是者不知凡幾矣何必獨爲子悲哉子生也達故可言此以慰子或者又惜子未貴嗟子不壽子之胸其殀彭而永回布衣而傲袞衣也久矣又何必爲子三呼乎

昔崇禎十六年五月諭天下朝覲官員勅後

嗚呼其明年卽爲烈皇帝殉社稷之年也天下朝覲者於是爲獲麟之所也夫自古亡國者其亡必有門管試得而言之以子孫之無道而亡者夏商也以諸侯之強大而亡者周也以奸雄之横暴藩鎭之自擁強隣之侵併而亡者漢唐宋也至於明則數者之患亡矣數者之患亡而延祚不滿三百其故何哉余得以一言斷之曰以人臣之貪賄賂私朋黨而亡者明也何也漢有天下大封功臣軍國大事必咨而後行至於明勲臣之胤世其爵祿而不世其權此猶春秋不貴世卿之意而朝廷之與爭是非謀可否以內衡其君者亦惟是閣部科道之臣乃明之所以爲郡縣者以漁獵之智謀其身家雖賢者有所不免且郡縣必將求譽於監司監司必先求譽於銓宰其遞而上求者皆以賂爲賢考以利爲最如是則所以取之民者不得不重取民重則民不得不貧民貧則不得不盜此外之諸臣所由浚削其民也而其內諸臣之所爲以

意氣爲名節擢擊爲鋒稜講學招搖作朋奸之壟斷賦詩飲酒侈閒雅之風沆附其黨者雖工鯀可旌隳其羣者雖伊旦可誅如是則敵國起於舟中戈矛興於同室此內之諸臣所由蘊蔽其君也夫天下者君與民而已天下之所以久安而長治者下無賊於民上無欺於君而已民殘於下君壅於上盜賊四起內外秦越而莫之救而天下豈復有幸哉天下譬之人身也民其身之本也君其身之命內外人臣爲飲食服用醫藥以保護其身者也不幸而旣遇殺人之醫以巴黃斵其身之元氣而復有一醫焉惟主人之欺不度其病之所宜而惟取己所好惡之劑以爲用合則其命又豈有不亡者哉此余所以不能不嘆息痛恨於勝國內外諸臣也

送徐閤之序

先君赴長安補順昌令因得與太學鄭君交鄭君固閩人爲道順之風俗人心甚悉且極口稱順昌吏徐閤之不置謂其端靜古樸有士行其才幹敏而能不猾於義不詭於道屬先子識其名時先子亦姑然之而未遽信也先子淡泊古處無阿私無旁寄故可從來之令者三年其對胥屬無偏置之腹絕附耳之言性固然耳逮至順見閤之質樸無飾比於諸弃走之屬誠有間久之試以事見利不趨任勞不避絕私赴公與曩者鄭君之言果合先子於是雖意屏左右而不能不可乎閤之以爲近世士大夫鮮有其人而況得之吏胥輩耶然意雖可之而淡漠古處之性毫不可易其對閤之無偏置之腹絕附耳之言與對順之諸胥屬無以異即與對未之諸胥屬仍無以異也乃未幾而先子以病見告且不幸捐館舍滌突遭大變徙倚徬徨惟求助於天惟乞援於鬼神以恒情度之閤之亦應與猢人等乃醫藥喪具一總理於閤之無怠無苟一如滌所欲爲而爲之者及滌扶櫬歸而閤之尤眷眷不捨滌亦不忍分去相與歷劍石戢波之險而至邵城於是滌涕泣而與之言曰師子意以事上可以爲忠師子意以卹亡可以稱義忠義兩者爲世之維余也懷子之情執子之袪併念鄭君有知人之哲俾余今日獲腹心之依倘哀毀之餘靦顏不死擬將再遊於雙峯之麓猶得酬子於劍水之湄庶不負吾子之所爲閤之聞余言哀而華遂不欲忘因以淚和墨

書而送之遐

修橋疏

五行之生水爲霸嘗披瀆經海牒見其浩瀚之勢包溢乎六合之外而鴻荒初造是滔滔者輒首肆鼂張以與羣聖爭元黃淆亭之位蓋爲德雖最先其族彌雄而其器亦彌壽大禹氏導江河決溝澮水乃得道水得道而兩足沿地者未能蓋蹠實而行民復病涉因爲之造舟以渡江河成梁以通溝澮此聖王利濟之大畧也及後世王事勿修未暇設舟梁以扶人溺而徵瀆小淵卽盛世舟梁亦所不及於是爲功德之說有捨渡施橋之名而其事乃在樂捐之俠豪與濟人之富達張坊有橋一所係撫建商旅經道近爲金戈鐵馬所馳驟往來之塗昨以巨波致橋石並墮水中僅以一石橫其上此無論負者虞墜載者虞仆倘且夕驃騎士馬至責左右村落以不除馳道之令將何以待之且欲上者勿達則必將蜂屯於下欲下者勿達又必將蜂屯於上棄是勿修而因阻兵以自困何其愚也茲借緣舊石各捐己貲工而完之此先求爲地方免一搶攘事不第如平常施捨功德之說嗟乎近年以來氣候多沴五行恩德人者並仇難人壽不僅水而茲墮橋之水固亦其一富達賢豪仰觀俯察凡可以濟世而免村擾於已者宜無不爲而非徒一橋之爲區區也卽一橋之修知有踴躍贊襄之恐後者不俟余言之畢也

大士像記

往癸酉歲余從先子至壽昌任施某宅供刻大士像一幅懸壁閒乙亥從新衙或謂佛像應還主人余以神無專主但有焚香供奉者卽其弟子於是負大士像併遷之適余遘肝脾之疾幾半載恒向大士前禮一瓣香息念靜坐收攝元氣疾獲愈乙亥冬併載大士像以歸丁丑遊楚癸未之闘大士像具在焉記庚辰歲像朽裂付工人完之工遊吳越因攜以往去經年後乃復還茲供奉於家香水俱出於癡姊村童之手香未必淨水未必潔今又以滔滔堯年水及余家之半扉像亦因沒其半越數日余禮視之僅得其首目炯炯尙在餘俱爛沒作隨水片片絮矣意大士淨坐蓮孕遠超普陀原以水爲樂國故願皈於水而大慈渡世手臂可捐者身非其所惜歟笫以是像也禮於浙載於楚載於閩而工人又爲載於吳越所在幸全而余從之頂禮十五年者也大士之靈通變化遍滿河沙不因像而存不毀像而亡固大士之色空都捐形隅盡撤然以余皈依十五年之佛像與數千里書囊劍匣所不欲相離之慈圂一旦竟付之朽剝烏有之中於大士何所損益是余自性之佛光斷也且是像身臂俱無而首目尙在或亦大士有意留本來面目以接示十五年投誠數千里負載之弟子是未可知又不徒隱見雲端逍遙蹬海已也余敬蒸而藏之再覓善工完之謹俟他日是爲記

毘羅僧客問 併序

順治戊戌歲有大西天毘羅國僧七人至楚以來朝普陀

九華諸大名山至我中國兩者留髮髮如赤馬尾或旋或垂其五人削髮鬚皆如虬若羅漢狀內一僧解衣遍體黑毛如豕併能爲羅漢諸變態以示撫軍者漢語能通十之三四云其年有三百二百一百歲者然否皆不可詰中國之人欲見佛則往西天西天之人欲朝佛又且至我中國我佛彼彼又佛我有客者疑之就筆語氏而問焉

客曰若以所至爲不有佛

筆語氏曰出世入世各謀其一我法佛法互用虛實南海光騰地藏名走傳諸遐方雷聲獅吼

客曰若以所至爲是有佛

筆語氏曰日月經天人倫中國地水火風安能寂滅佛號雖異爲實則同戒愼恐懼了却坐功

客曰若以所至爲不信佛

筆語氏曰萬水絕渡千山遐詣身之所接虎狼魍魅心挾疑二足難寸離內生眞契所以無畏

客曰若以所至爲是信佛

筆語氏曰求信而信得半亡半訊盟交質兆爲疑畔靈山未登海水未渡大道茫茫莫知去路

客曰若以所至爲不見佛

筆語氏曰心有所見以目爲際卽色卽空法門不二貝葉曇花波羅妙諦眼根有定時出大慧

客曰若以所至爲是見佛

筆語氏曰看劍悟畫觀擔悟書因緣生覺不費躊躇兩目雙張等未見時紅日已旭倘寂無爲

客曰若以所至爲不成佛

筆語氏曰從來慧子以煉去魔刀劍水火涉歷山河生非骸存死亦脫化佛種在心是生禾稼

客曰若以所至爲是成佛

筆語氏曰達摩面壁嵩山九年個中靜悟慧透三千飛錫掛瓢紛紛天下未聞牟尼狂奔晝夜

募禪衣疏

有僧定智募禪衣求言於予予詰之曰今世間一切衆生兵戈之後繼以水旱人人鶉結處處號寒卽有尺布寸縷方將

薦煖於父母妻子不給而衣爾釋者爲僧曰若者之言是所爲我相太重者也夫有我則有別有別則生專獨有專獨則生刻殘刻殘所至釀戾干和因以召陰陽人道之變倘能自撤我相力拔慳根飢者推食寒者解衣將見慾伏不生五行順序金不殺木不侃水不騎火不燥土不崩推是衣僧之心於以福利天下有餘也且三代王政民無凍餒而爾教尼父志切安懷背萬物而煦育之吾二氏子孫悉賴衣被於聖王儒者之利則此尺布寸縷安在果爲衆生之所珍而普信之所惜乎余笑曰僧之言辨而近於道於是卽其言書之旣以謝僧又以爲世之好施者勸也

與友人論持素說

儒者之學只是不貪生佛者之學只是專怕死儒者之言曰聞道夕死殺身成仁將死生一路看破分明故視死如歸佛者之學非修煉希圖長生便曰將虛無寂滅之言勤勞講習謂天地不足有骨肉不足戚色相不足貪斯何見與將欲日領其心於安忍可舍之地恐死時纏綿不開也嗚呼人生斯世目前實事一毫不著已日馳於西域空寂之教是率天下而歸於虛也幾何而不亂天下與然而君子緣是以惡佛又有所不可佛生西竺非有意於中國也東漢之天下祖宗之業篡於新莽者已十八年光武稱戈奮呼四面之兵會於長安一朝而復之繼世人君不能無驕盛好大之意遣使迎佛亦猶登泰山後封禪採藥求仙至海上之類使斯時佛果有

知去其土之清淨而入中國之鬧場必且違其心之所大安此其罪在迎之者而不必在佛佛安竺國之敎猶中國安中國之敎也中國不可以效竺國之形貌不可以效竺國之嗜慾不可以效竺國之梵音跏坐猶謂可强而效也使中國盡皆捐家室亡子孫傾國以學佛竊恐百年之內零落消磨且不至絶人類者幾希矣此其罪在崇之者而亦不必在佛佛本無罪而從來之闢佛者且至謗佛其故何也君子深惡世之侫佛者故併於其首是者而惜之東家之子竄入西鄰東家之老不自罪其子之逃且怨詛鄰人焉此固不察之甚者也至如今之侫佛者尤爲可異不能效其虛無死生之精深徒知於飲食一節斷葷絶腥儼然稱爲釋氏捧脚之弟子夫

飲食人之大欲絶嗜忍性已名爲欺如從佛之教是將使天下有五穀而無六畜王者不宜導民以雞豚狗彘之畜漢明而後宜以佛教而廢王道矣且使古來漁佃烹炙之聖人皆將指爲佛之罪獄佛之冦仇從佛之道其弊固至乎此也即使今人必欲學佛亦斷不在區區飲食之間也孟子曰子服堯之服必誦堯言行堯行乃可爲堯非曰服堯服而即名堯也今從飲食而學佛又何異學堯於衣服之間乎然則斯道何以久而不廢也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神道設教所以懼天下之愚民也聖人之治天下修其禮樂詳其政刑禮樂可以淑君子而刑政不可以化小人使或他有說焉可以動夫人爲善之懷即從而爲之而又不至於大亂並將存之而不廢所以治小人非所以治君子也君子好學致知以明理苟能不以虚寂死生之見而自惑第於飲食細事而效佛佞佛是猶欲繼美顔淵而爭持陋巷之瓢齊芳孤竹而步噉首陽之蕨不揣其本而齊其末君子不如是之愚也

醉中答友人木魚聲參

我觀魚聲亦謂在魚若非在魚任擊他物何不如魚我觀魚聲亦謂在擊若非在擊措之几上何不聞魚我觀魚聲亦非在魚若謂在魚從魚聽魚何不聞聲我觀魚聲亦非在擊若謂在擊從槌聽聲聲不在槌謂此魚聲是魚非魚是擊非擊雖大聖智不能辨晰我觀是魚與是擊槌都從木出在魚爲魚在擊爲槌當在木時作何分别爲魚槌者俱由匠氏假令移魚爲槌移槌爲魚亦知二者不相互易其末爲魚與末爲槌魚從何聲槌從何擊若其木魚與其擊槌更相毁壞聲將安歸魚槌旣幻聲亦非實不若以聲還魚以槌還擊以魚還木以擊還手魚且非魚聲又安附木且非木魚又安立手且非手擊又安施聲在空虚不受損益空虚亦空參亦多事還以問之送參老人

臨川李日滌亦白著

餘草下

邇言序

立言之難蓋有數端堯以一中開其宗舜不過因緣增益轉相授受尼山二論其徒衍其教旨以各成一書故自帝堯宜聖而外何能闖攢隻字則剿襲韓子曰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夫荀與揚兩君子世所稱爲儒者而不免大醇小疵之議則粹難五經之理宜如覆載之無所不包然潔淨精微廣博易良之旨各專其一而不能相通則兼難夫以古昔聖賢五經之所難者猶如是而後之立言者可容易乎

哉剿襲而不能剿蹐駁而不能粹一隅而不能兼雖善言者不可得而辟彼以法言至言自名其言者皆不知立言之道者乎嗚呼邇足以徵其中之茫昧而無所得矣予何敢妄希立言第天之生人也口不能無聲聲不能無字字不能無句聲口字句相和而不能無言使必禁其言而使之默世有如是之人乎哉因曰與野人爲嬉雖時有所語亦僅與芻蕘工瞽相唱和名曰邇言心有所觸而不必寓於題意有所止而不必溢於幅天有所行而不必閑於法譬之有聲者不必效鳳凰雌雄之音各合律呂亦猶蜩蠅螻蟈自鳴自止於天壤之間而已矣若曰以是可名爲剿襲蹐駁一隅之説予所不敢希但得呼我野老而躋之芻蕘工瞽之班此予之志也

蛩草序

宜之戴溪予族也越崇陰而上十五里即其處崇陰至戴溪半壤二里即登山山步步作高高至戴溪此十五里蓋逶半峻半也宜地僻而戴溪又僻宜僻吾先子嘗至其地稱曰桃源已隱爲後人遠慮矣予戊子遭亂九月卜居於其祠雖以喪亂之後百憂交催時復擁膝山阿展卷哦哦然聊以破悶環山唧唧而和予者蛩也予衝時思念肅殺之氣盛於西北舉世皆寒即有昌黎之所謂善鳴者不能自放其聲於遠大之間蠢蠢孰賢物我何別悟莊周蝴蝶之意安在我之非蛩而蛩之非我乎爰是併題其山居諸作曰蛩草噫世之君子取予之所以命名者而思之應知予苦矣

梅草序

既有蛩草而復有梅草者何蛩草則戊子秋冬之際之所爲而梅草則戊子冬臘之作也記余居戴溪祠中踞百尺之岑樓妄自評斷往昔遠眺南山之陽得梅花焉喟然曰從來興亡治亂好醜賢愚一似嶺頭之梅之開放榮落是天地世運人物達其解者可盡於數點梅花之中又何不可取之以名篇爰自題其冬臘之作曰梅草余爾時遭亂入山旦夕寄生無家無室直當與詩之苕華萇楚同一悗歎筆墨之際又安敢自類梅花即曰梅之寂寞若與予同而梅之爲物也潛質孤芳與歲寒之松柏並稱有人執梅之美以繩余將何以應之蓋天下之物有貌其一端之似即冒其名而無其實者

類如斯也又何獨栂草乎哉

驅暑草序

今歲客楚時逢奇暑心煩慮燥莫知所爲筆語氏乃作爲文以驅之於是自六月以前事吾筆塋者不具論孟秋之月作暑中或問十章其旨異其辭微而暑之壁壘如故也予因遂然曰暑之於人也異於寒寒之於人如春秋之所謂侵暑之於人若書之所謂暴也侵人者欺人不知而襲之知其爲寒而防之也易暴人者以無所忌憚之威而虐人於無可逃之地卽知爲暑而驅之也難且天地之暑造於人心者半內體燥烈者恒有暑之本焉欲自煎也啻自焚也天地之暑既爲爐冶於其外人心之暑復爲薪炭於其中則是暑與暑交相

曬暑與暑交相固不攻其本而攻其末雖欲驅之孰得而驅之也哉因思心之所薰者莫如貨利故作無富無貧篇心之所熱者莫如遇合故作無遇無不遇篇兵家之言曰淸內而後可以靖外有是數者則暑之鄕導弭矣暑之奸細杜矣暑之內瑕消矣暑雖暴其又何能掠人淸涼之體燎人冰雪之心哉爰是名其前所作爲驅暑草外此而有雜著文四首是月也共得蕪蕪之草萬餘言詩曰君子有酒旨且多旨則非旨可云多也君子多乎哉

餘草序

古文與時文不同時文取其可以應世而已應世之文售者不俱佳佳者不俱售蓋文與遇二事也有文而遇者亦有文而未必遇者有遇而文者亦有遇而不必文者文與遇俱固造物之所靳也予之以慧福者或嗇於遇予之以遭逢者或嗇於文然夫人之遇固以文相期也彼不文者而又何以遇不觀農之於稼乎農之於稼無不貴其苗賤其莠也而世固有貴其莠之農者矣此所以時文之售者不俱佳而不佳者或反見售也若夫古文之業不徒期其倖合於一人之目必衆人積是焉又必後人積是焉學者無其才既手縮而不敢爲而又以疲精八股老死於帖括之中而不遑他及幸而售者方自快意屠門安庸麟脯故古文至今日且無問其佳卽從而爲之者其亦或寡矣予雖困頓八股而竊妄志於古文顧雖有其心而無其學雖勉其學而無其時二十年來喪亂交集皇皇於恐懼憂患之中而必

不自廢時取古之文而效之得若干篇大抵皆搆於恐懼憂患之餘者也夫古人處恐懼憂患之日莫不各有所作卽可名爲恐懼憂患之書也文王周公居千古恐懼憂患之極文之易公之詩雖以自攄其艱貞忠愛千古之至文莫大乎是且中庸之所謂恐懼孟子之所謂憂患皆以爲性命中和學問經緯之所由出予苟有得於恐懼憂患則予之爲文可知第予之所爲蓋搆於恐懼憂患之餘者也先以有所之恐懼憂患而自搖其心則予之爲文又可知矣況學者之爲古文卽具全力猶恐不勝而可以餘而治也哉予之所爲不必深詰觀其名所由來而固可以意度也夫古文既難於時文世之爲古文者寡其所求於爲古文者又甚刻則欲僅以其餘而爲此傳世之具可易言乎哉

四書筆語序

今學者童而習之至白首而不敢自釋者亦惟是四子之書而已四子之書其解盡於集註章句而其理備於大全世之能讀四子之書者本之集註章句以求其端而復取大全之理反復參究其於聖人之道猶有疑而不明者其亦寡矣故集註章句大全四子之功臣也有集註章句大全而四子之書可明其他一切所以詮說四子之書者皆可廢予從束髮受書雖知皆集註章句大全其初識未定尙疑聖人之道不盡於是而又炫於世之好爲高奇者鄙薄宋儒以其爲迂而欲去之如是者有年然每值四子可疑之論從他解則支而從集註章句大全之解則治從他解則謬而從集註章句大全

之解則逼悶有自獲一解矜以爲異實以爲創者紬繹集註章句大全久已先得我心而言之於前然後益信宋儒理學度越漢唐而上續鄒魯誠非後世能言之士之所及也予於四子之書亦惟集註章句大全之是從易爲而有筆語之錄也予從乙酉丙戌年來世路滄桑終年閉戶係羅冶之聰明讀聖賢之書每樂攻其說之所無騁探索之力每好窮其意之所絕此固本於性學之未適於中而慘澹經營自爲若難者蓋已數年或日得數語月得數條年得數篇漸積而有論語筆語一書約可九十餘篇久而節棄其半又後數年而筆中庸約可二十篇又後辛丑至楚因念前勞可惜欲草草畢局共成一帙自三月至六月筆大學孟子共約五十餘篇前後

共一百二十餘篇筆語氏於是掩卷而嘆曰筆語一書予歷少壯老而成之者也世之君子生三代後理道大備時旣不必作而又乏制作自我之才俱當一一守其故𦾔惟是世之號爲君子者負其英華而復好高自期許精神歲月俱不免肆力於著作之場然或生値燕暇業精道專所爲而成予自丁丑從先大人至耒陽卽有易經筆語之作至今二十五年而四書筆語乃去吾几憶此二十五年之內所謂恐懼憂患之故者不一而足筆硯之意旋與旋罷獨有一二十五年筆語歲歲在予案頭今從前追溯如立定哀以指隱桓而予亦殆將老矣此予所以感也至若四子之書予旣服膺乎集註章句大全則筆語知爲多事抑又有說焉予之筆語翼集註

章句大全而爲之非敢背集註章句而爲之也予以數十年服膺之苦心或出予語證昔賢之所同或出予語參昔賢之所異總之不敢背乎集註章句大全者近是且予又觀大全諸儒之所以爲說者不必俱爲可從亦皆以全其說而已說之是者所以全夫是之說也說之非者亦所以全夫是之說也謂予而能全乎是之說則予之說可去也謂予以非之說而全乎是之說則予之說可存也予固不敢存其是矣予獨不敢存其非乎哉

隨喜錄序

學者不欲自忘其所知耳目心手遞相爲功也總三者而計其大心爲君而耳目手偕爲役內鮮神明雖有耳目手無所施其能總三者而計其外耳目所及風雨俄頃耳卽具神禹

之智孔子之聖博識強記而無著頡之臂握管而書之刪使盤古不傳六經無纂是則手之爲功獨壽於耳目心思者也余毎從所見所聞所傳聞不乏嘉言懿行瑰跡異軌一時之意無不相與畱連而記性劣弱朝歷而夕忘毎一念及徒增懊恨因欲取已之所常經者而錄之以備攷益然心手之閒又有相合不相合之分其不合者則身不能使臂臂不能使指其合者十指勃勃勸力而登之此予所以有隨喜之錄也或曰錄之中不必其皆爲可喜亦有種種可憤可怒可悲可啼可駭可詫可憂可患不一而足者曷爲而槩以隨喜名之也余曰凡有所錄者必其皆有所喜而錄之者也春秋書簒弑之事刪詩存鄭衛之詠以是爲聖人之所喜不可以是爲

非聖人之所喜而錄之則又不可也彼之所爲喜而錄之者固別有所取爾也予之所錄又曷不可以隨喜槩哉作隨喜錄

書張耳陳餘傳後

君子之論人也遡有同然者則相與從而同之至於失均則惡有淺深薄均則事有先後又不能無別焉夫耳餘兩人者當其上謁蘄中固已委身而事陳涉矣及其說武臣以背涉又復移身武臣兩人固皆轉徙無貞行者哉議者曰耳取餘之印收餘之兵嗣偕淮陰斬餘泜水上以是爲耳罪嗚呼曷不詳餘所以致此之故乎餘耳皆大梁人也兩人相與爲刎頸交李良既弑武臣耳得趙歇立爲王促居鉅鹿秦人圍之城中食盡兵少王與耳旦暮且死餘收常山兵得數萬人軍鉅鹿北逍遙旁睨毫無救志耳使陳澤等往讓之而餘委爲強弱勿敵夫一旅與邦三戸蕞國安在數萬之師不能一面也而況當日者燕齊諸國之援師已至壁餘旁者固皆勁旅哉餘無護趙之志審耳之心鉅鹿得全已所不料宜其無顏忸怩於趙王之庭而解脫相印漁獵澤中固其無聊之志也使當其時有爲趙中孫武之令者賞耳僇餘誰曰不宜乃以不王憤懟襲耳於常山殺耳於漢使耳果何負於餘哉始也暱耳繼也棄耳既也襲耳殺耳爲膠漆爲冰炭爲戈矛餘一人之身前後反背狡險絕人理所望一時賢豪與人爲刎頸之誼者固如是乎泜水之敗所以報其嶮巇乃其理之當然者予固獨斥之不欲與張耳同列史遷於兩人若有同辭而無專

罪者君子於是謂史遷之失獄也

書柳宗元駁復讐議後

徐元慶者父爽爲縣尉趙師韞所殺卒能手刃父讐束身歸罪當時諫臣陳子昂建議誅之而旌其閭且請編於令永爲國典柳子曰不忘讐孝也不愛死義也元慶能不越於禮服孝死義是必達理而聞道者也豈復以王法爲仇敵哉議者反以爲戮黷刑壞禮其不可爲典明矣余曰是不然柳子之說獎亂之道也何者師韞者天子之命吏也爲父復仇而刃天子之命吏即曰痛親實以弑上弑上者法不死是可爲乎乎且夫所謂仇者以父無罪而上誅之故以爲仇也父之罪過子當以愛而隱之若曰爲父復仇而弑上者不死天下之

人莫不蘗於其親且有繇其父伍員其禹而楚平其舜者冒仁孝之譽而匿父辜以抗國典則天子之法不行而爲天子之法吏者皆不可爲是率天下而爲逆民也故由柳子之說與亂之道也然則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報仇可也又曷爲以復讐之義予之曰懼上也明匹夫無罪上不得憑臆而殺之憑臆而殺人之父其子輒可與行法者抗所謂匹夫婦一或勝予之義也爲人上者而稟於斯義則不敢無故殺人而民命重矣非眞謂下之於上可相殺而無已也然則柳子之說殆純乎君子之論而過焉者也禮重不戴天春秋大復讐孟子曰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蓋以親者人之所重也三代而下人情衰薄父子不相恤至有人

殘我親而恬然置之如周平王之於犬戎君子惡其不仁而悲其忘怨復讐者忠臣之志孝子之行柳子樂推其義而壯其烈從而過許之非正論也

書淮陰侯韓信傳後

太史公曰韓謀畔逆夷滅宗族固其所宜余謂淮陰卽無勸陳豨之言知其亦將得禍也蓋淮陰者高帝必欲殺之羣臣必欲殺之呂氏亦必欲殺之者也何也當淮陰破齊而欲自王高帝發怒見於詞色說者謂已卜雲夢之兆矣然帝又有陰憤乎淮陰者焉帝初詔侯擊齊又復使酈生說齊齊聽酈生卽畱縱飲酒罷備漢守禦立下七十餘城歷下之軍可以無襲也而侯復爲之大破臨菑敗酈生已成之功而致烹天子心腹相使之臣陽以奉帝之令而陰以逆帝之心此時帝欲王之乎誅之乎時方有滎陽之急誅之激王之縱不王之又慮其變此帝之所爲隱忍憤懣切齒傷心亦竟未與良平輩言之者也故曰帝欲殺之也至於侯之進身擧之者蕭相國耳侯初貧無行至不能自餬其口且爲下里所不齒何故欲帝之設壇具禮以奪易軍中素所以輕侯之心雖其定三秦虜魏王狥趙脅燕襲齊摧楚翼漢之功固時莫及哉而藉天子之聖武以遂其勳名乘國家將興之吉祥以有其福利侯不得侈然自放也灌絳之屬侯且隸視之故雲夢之計陳平籌之入朝之賀相國紿之更無有爲侯乞寬者故曰羣臣必欲殺之妖呂潛蓄異謀所畏者高帝侯與相國陵勃諸臣耳

而侯之雄武蓋世又爲高帝之所畏知后之畏之益甚且后之所與戚者噲也而侯乃不屑與之爲伍后既畏侯侯復藐其所親后豈能須臾忘侯耶鴻鵠不可繫則必思繳而射之虎豹不可畜則必思刃而刺之故長樂之斬帝之命不必請帝之駕不必還后所願得而亟爲快心者也故曰呂后必欲殺之也然則勸豨之言非其禍之所由成乎夫功而見誣忠臣生二勞而招危英雄痛心侯之謝武涉一則曰漢王親我告蒯通一則曰漢王厚我不生心於兩人行說之時而顧悖行於雲夢載歸之後漢之少恩固有以攜其志也故淮陰者反亦誅不反亦誅者也

咨雨跳

今年積雨六十餘日溼氣蒸騰物我同病居者懊於堂耕種者嘆於野莫不以爲天之陰過也李子從而釋之曰子亦知天之不得已乎夫爽氣霽色天之所以爲喜樂也苦雨淒風天之所以爲悲愁也萬物莫不適於喜樂而拂於悲愁人雖高大豈遂違於萬物之性乎傳曰泰山之雲觸石而出不崇朝而雨天下則凡天之所以爲雨者皆地爲之也地之於天也若夫婦然秋冬之際陰陽不交二氣不通至於春則壅而合之時乎地日以其氣上之於天此可謂地之陰過而不得謂天之陰過也咎之者曰吾嘗稽春秋宋國大水弔之[illegible]曰天作淫雨害於粢盛未云地也李子曰然余聞諸董子曰地出雲爲雨吐氣爲風風雨者地之所爲勤勞在地名歸於天夫世市其德者怨亦不可得而辭尸其功者罪亦不可得而避旣皆曰天風天雨而不曰地風地雨人之咎天也又何怪焉

修族譜說

同爲黃帝之子而爲之吹律定姓龠德類氏非故爲分別而多事也蓋凡同生之倫自一二什伯以至於千萬而不可算皆不可無情以聯之衆其倫而衆其情其情必流於兼愛不則淡泊相遺一無所屬生我者與我並焉皆生者又若泛泛爲浮萍之在江湖而適相値也其道又至於無親二者俱不可以訓則因生而有姓因姓而有族因族而有譜固後世之不能自已者也不啻惟是人之生而立於地上者片晷而已矣過此而幸留者固皆名之所尋也名之所留有二一者事業文章炳燿史策名之以實留者天下所共焉者也一者子孫世次載在族版名之以名留者一家所私焉者也天下之所共者百不得一唯冀於家之所私者而庶幾焉尤莫善於家譜矣取其家之所謂高曾者而譜之若一日取其家之所謂庶支者而譜之若一堂莫不有木生於山水流於源之意不然世之所謂親親者其大端在祀與服百世不遷者一人而已五世則遷者數人而已其自一人數人而外固皆爲親盡則祧者也不祀之鬼其等爲若敖氏幾許矣三年齊衰者兩人而已期功緦麻者數人而已其自兩人數人而外固皆親盡則絕者也無服之親其等爲行道又幾許矣君子痛親親之無術悼一本之難忘又賴有斯譜且也族之有譜其名代係是焉婚姻係是焉廬墓係是焉德行文章係是焉家之乘宗之誌又孰有重於譜者哉譜之所係爲美不一而顧或有未修者其故何也由於事迂而難成如譜吳則必紀自延陵譜張則必紀自長弓是也荒忽難稽則將慮其湮沒而無所考又必謬合已之同姓強聯宗派以相傍爲誇大則志又離一以迂難之爲而兼不一之志宜其譜之不修也豈不悲哉予以爲修譜準義酌理先從其近者爲斷禮曰別子爲祖明其別於他子也衞當以康叔爲別子且不必遠祖后稷魯當以周公爲別子且不必遠祖公劉其族氏之相聯者更不必強附同支是其所爲簡而篤切而不鑿而又無前此難成之

竹裕園筆語集卷第七

思循是道以修譜譜之修也可立而俟也

元嶽洞庭山水判

混沌氏剖裂元黃劃上下淸寧之位又爲之流別高深奠名山鑿大川盡乾坤二老旣定長子長女効能於天中男少男爲之分官於地匪是則造化頑廢而其局亦不大奇故五行莫尊於四季之土而山爲之雄莫先於天一所生而水爲之長是從來之言山水者或以頌或以譽備極形容圖繪美好雖亦本於山水之名勝未有過情亦以徵末世之人心喜諂工媚所在而然閒有欲指其山水之累而譎之者莫不口噤心悸匪由膽褭亦緣識陋余從丁酉入楚其地有元嶽洞庭兩大勝槩雖隔於其地無不刻刻有兩山水之在寸意中因是披誌而閱之元嶽隷襄陽均州其爲峯七十二巖三十六洞二十四又有爲臺爲泉爲井爲潭石天門洞天福地諸蹟周匝八十餘里洞庭隷岳州巴陵山海經云洞庭爲沅澧之交瀟湘之淵九江之口又因漲戯夏月霪消水泛與赤沙青草兩湖相合爲一瀰漫連天亦廣七八百里余乃擲圖而嘆曰有是哉斯固爲楚大利大害之所存而至美至惡之所伏焉者也何也大凡山水之美足以供人流覽者此僅大塊中佳麗一種耳最下不足道其上者以嶙峋蜿蜒淵泓靈秀之氣孕爲節義文章爵祿福澤其次亦得以丹砂銀礦材木竹箭魚蝦蚌蛤之利以衣被川麓左右之人斯二者固山水之勝長也元嶽洞庭於斯二者或爲優具余亦非不謂然獨是

其所爲累有未易更僕數者焉按楚治雖號地廣他郡所轄不過百數里惟襄陽以元嶽廣至一千二百餘里岳州以洞庭廣至二千二百里地遙難制則官不得不分分官則祿倍費倍役倍蠹倍故楚之賦不及江浙而冗員寔滋多也然得以侈雄風誇大國猶云瑕瑜相半功過可除若夫元嶽之祟祟以神也神之祀於世何裨永樂閒繕南巖紫霄玉虛諸宮殿此不過如秦皇漢武至海上求神仙以侈其好大之意致以十餘萬衆鑿石開道凡歷十二年而後落成勞苦載道愁怨滿山是元嶽惑人主之聰明煩閭閻之供億爲聖德損爲萬民殃或曰猶其已事也至於今棲是山而望人衣食之者又何可勝數也取耕織之衣食以養此四民而外之閒人是謂內耗是謂陰蝕更有巧借棲山以自文者滅法作奸犯死罪以來匿是元嶽名爲慈父母而實則逋逃淵藪兆亂基禍其可言乎至於洞庭之瀆宋楊么倚險阻爲寇流風相煽到今不除鼓棹飄忽之舟半屬江湖萑苻之黨故商賈相視爲畏塗江防之戒無虛日猶曰自人爲之也每有天朗氣淸風恬水靜旅客繫楫遊子扣舷忽而巽二慘厲羅高日昏孤舟搖駭危檣倒翻乞利兮至探穴乎龍驪求名兮至同夢乎汨羅呼天不答問人莫知使無是巨濤千里或一葦可航或褰裳可涉或陸地不舟亦安得自古迄今淹沒人命至如是累累無算也哉猶曰害在民而不在國乃若東南之漕下之所以爲賦軍之所以爲需官之所以爲黜陟旗之所以爲死生者

也湖南餉道必從洞庭轉輸軍國大事誰敢不恪而洞庭波臣水司輙若自無君王者黃石嵫舟風波漂没其不幸而罹此者旗死官倒賠償不足哲下而兼脊上洞庭神歲有常祀所望護人家國其捍災患而敢張巨孔以吞國賦幾於盜公之強臣糜帑之強虜可勝嘆哉

驅蟻文

館數武之東有蟻穴焉大爲館生患余與吳子名爲文以驅之其詞曰吾聞荒邈之世人獸同穴天地之大靈蠢偕生謂以人而嫉物亦執隘而不宏然固有器識卑鄙應來賤惡諸如竊位饕祿鼫鼠所以見譏於大易害苗傷稼螟蝗蝝是記災於春秋君子黜之厥有其故乃若爾之醜族余所敬焉矧以相煦仁以衍類生生不絕代續高元居中者王走萬使千君臣之義與蜂並時爾鬭在鬢殘不傷命勇能敵愾智能列陣寸雲未布爾覺先知氣抉陰陽靈通天地一者嚮呼舉國狂起約誓不煩行伍成隊凡茲五美惟爾之全至如師爾之智覇王賴之以救三軍之渴象爾之步儒者推之以測兩儀之行爲物渺而濟用宏稱名小而取數大種種微懿余曷爾驅蓋鬭虎豹雖猛而人與之安者雄於山也蛟鯨雖毒而人不以爲患者潛於海也各都其宅並育不害胡爲乎赤頭長鬚獰獰捷足入人之室若盜緣人之膚如蟣祟人之物疑蜮噬人之體類蚓而且奔腥等比讒之蠅氣惡逾南方之蜚見欲而亂引類招羣貫同於五霸之摟伐蓋埒乎盜跖之橫行而況乎太皥出震以木德王工師挑腕爾竊其良元冥行地下濬土隧人國爲塋爾潰其基爾爲物陰附溼而繁顏子陋巷爾噪其戶爾之氣濡逐翔而動忠臣倉廩爾咽其喉爾之儕族齒利於錐孝子攺葬爾剝其域惡盛於德功不補罪數難更僕胡不遠避猶且據我卧榻之側擾我几硯之鄉附我襟帶之地侵我肢體之傍古之人有言曰爾冬居山陽夏居山陰爾其督爾約戒爾令大率爾穴盡徙於山倘見機蚤決可同於竄夋之遷岐若負固不移難免於崑崗之猛火不然苟可有益於世曷爲見絕於人腐草之螢助志士之輝蟋蟀之螺厲懶女之織卽不然蛛布羅於空虛蝸宅都於泉壤無患無競又誰云彼憎

兩文學傳

李祖生名鼻南昌人淵心靜氣閉戶讀書形同枯死可使叫囂雜沓之場忽變爲幽巖岑谷又其慧捷而嚮高覽閱圖史目睫若飛作文初學子瞻嗣易爲三傳之筆其後一師震川諸大家之制然由悟得不爲苟同古文以識力相尚其爲前人已經者片字必削去其自爲矜尚如此當時名公大人祖生終身勿知過其廬而每相引重以祖生文章爲不可及祖生小事如愚而其諸利害安危之大計輙燭照無遺致雖楪移而客座飲聲閉窗奕聲月下琴聲復歷歷具饒風韻精命卜其談人禍福死生輙皆奇中性脫略不計生產然以此其家終貧有子四亦未能督其勉學夫以祖生視玉堂天上猶

咫尺而不幸窮而不過不過而復遭亂宜其有投筆碎硯之感卯登自終之悲憤慼悽愴而不能自已也未幾果以疾終於家

徐二其名應荃進賢人磊落英多豪舉軒放其自六經諸子百家之書無所不窺自時藝古體詩章詞賦碑銘序記之文無所不習自陰陽地理星算之學無所不曉少食貧好俠佩一古劍馳走通都大邑以爲樂又好植名花美園圃華軒淨閣如豪侈貴公子所爲有誚之者二其瞠然勿顧也常兩涉江淮過齊梁燕趙之墟至漠北絶塞明成祖碣石處視萬里風塵若几席又能出入兵戈險阻之中如康莊坦途卒能致所有以自成其家性高倨趙孟家徒隸視之間有與爲忤者

斂卽可渙然釋至値強禦如木火相助氣燄彌張必暢其烈而後已然以此不無中忌之者二其餼於庠二十餘年期當廷對竟爲人所尼然猶幸以聲全以隱終是非鋒芒不大見猶不大蹶脫得以著述自娛有詩文集若干卷以憂亂營避禍地將徙居靖安未果力疾往相度遂卒其地云

筆語氏曰予傳兩文學而重悲其不過也當文學建壇角譽走中原俱自負經世之畧逮其後英雄失路托足無門祖生憤而殤二其困而終天之所以報施文人爲何如也優以文采而困嗇以勲名豐以智慧而固絀以通顯裒益之理應或如是噫古今來豈但兩文學爲然哉

伯懶生傳

伯名大春號體元自以不事生產復因其所性以爲其名如長沮桀溺之謂別字曰懶生伯少靈穎異常兒不由師法卽能自爲舉子業十九補諸生見知於督學王公名㬋郡內數年後王公來撫吾豫伯爲人所餌干王以私王發學使者戒飭無有深求意王旋去官學使緣而文致之去其衿伯爾時家亦貧落而堂上膝下室人手足踵喪幾於哀無聲而泣無淚然哭罷輒讀書苦極彌浩落放眼青天之外高踞古今之閒挾其奇情慧性與里中章大力先生相與爲文章性命之交時先生他遊於伯有伊人之懷往復數千言設想皆幻時謂懶生古人豫章無懶生時謂懶生已死爲之招魂且邀莊周蘇軾陶潛諸君作弔客其推服引重如此伯去諸生十餘

年亦時應童子試竟不一售歲丁卯七學諸庠具呈上督學陸公又藉毛伯卯公如容朱公諸先生贊助爲言伯得復諸生壬申餼於四十人中應順治乙酉歲薦署靖安學事戊子歸里七月大軍攻豫章値土寇乘機掠野遇害而卒伯爲人喜清談議若泉湧簪波而出評論往昔能使古人死生喉下事理兩快處雖以愚者聽之可八九生悟遣棄俗務不能營家見人之不類已者反誚惡之行文純任天機毎與滌論綴送之義爲文家妙諦文不屬草汩汩而來稍爲更端全篇皆易行止具於自然時文從國策南華脫換古文長者類思治諸篇短者不減思溪諸筆意然亦不欲多作人或疑於祕伯嘗告滌曰生平雅欲以作文爲樂但如杼軸之家止樂爲片

錦殊少完縉意亦不耐求其全故可持以示人者少也一時名下士唱和如雲庚午陳大士先生從他處讀伯文一時狂呼叫絶走伯寓下拜口罵章大力匿懶生使知之晚爾時陳章爲藝苑南面使伯稍出篇章布坊閒兩公勸之走海內可旦夕名滿天下而伯淡然不屑爲伯享年六十有七生子三兵傷其次

筆語氏曰以伯之奇情慧性口如河手如風筆如椽楊溪水土斯爲閒氣而何爲以懶著雖然稽中散之天以懶而全士之各從其天以標其致者爲不少也至其懶於俗併懶於文併懶於名其誠以懶自全其天者歟而惜其同中散之見殺而死悲夫

竹裕園筆語集卷第七

竹裕園筆語集卷第八

臨川李曰滌亦白著

邇言續

天理人欲不是兩件都從一處來止爭上下層初轉念耳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如人欲之最暱者無如好色一塗今有絶姿女子彼亦稟山水清淑之氣而來强閉不欲視雖是禁衆人欲卽謂滅絶天理可也有好色不欲視有好山水亦不欲視乎視好色爲人欲視好山水亦爲人欲乎此處勘透不破瓢陋禪宗一道比比矣但視好色僅自視而止稍一轉念作別樣想頭便是人欲君子之所謹持在此處也如乍見入井怵惕惻隱天理也轉念作納交要譽想頭卽人欲矣以是推之莫不皆然聖賢之心上一層初一念與凡庸同凡庸之心下一層轉一念與聖賢異耳

讀書先要有其量又要有其性有其福讀書之量猶人飲酒之量也飲酒者或一升一斗一石讀書者亦然讀書之多寡亦以智慧之大小爲量然有其量者又貴有其性假令人能飲酒無劉阮之性不能捐死生以相從則飲趣不眞人之爲學無其天懷少不能如顏回耄不能如衛武則志道不篤而或有其量有其性又以扼於時勢不能優游卒業以奪其所嗜之素蓋又有其福焉孟子曰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天之生人也受享厚薄莫不各有其定焉藜藿膏粱口腹之粗者其取數猶各有差而況咀天地之精華茹聖賢之

背朕且得強其所懸乎遼分以相期天之所以不與也

古今之理聖人之所貴者中與正而已後之人踵而行之雖以奉教而非所以立教也立教者必易其說而後可以傳如聖人輕言死生莊周則取死生之說而娓娓言之且成生而快死比於樂擬南面聖人兼剛柔互用老聃則守黑執雌原本道德之意以為其安身立命之根若使老莊而祖禰聖人則莊老亦必不能傳聖人之傳在中與正諸家之傳在偏與邊

多言則多躁多疵多戎多浮而無成泄而鮮壽故曰訒曰慎真吾師也然則孔子之春秋孟子之好辨非與鍾伯敬曰孔子之春秋生於懼孟子之辨出於不得已懼與不得已又即為訒與慎也安在見聖賢之多言

人之有文名猶人之有科名也其所遇合各有幸不幸之數焉科名者世俗之所謂遇合也世俗遇合至君子而每有倒反之論焉不以其所收者之即為高與賢而所棄者之即為劣與下也至文章遇合蓋千百人而一遇千百里而一遇者也其得遇者亦必無差爽之分而所得遇於人者為難王充論衡不遇中郎不能收之為枕中奇祕子雲法言自詡得意不遇桓譚安知後世不等閒視之徐文長不遇公安則四聲之猿不傳魏太易不遇竟陵則六等之吟不著嗚呼天下之為王充子雲輩者豈少哉而或至淹沒無聞非以中郎桓譚之難其人耶至末世之人每有急急以求名者則有所不必何也名者光耀之事也光耀之事被於身者太甚猶燈之有光耀也皆所以爍其膏也發洩無餘而膏之報事止矣余嘗見海內文章聲名之家即其一身事業或不終而年壽或不永又其甚者體嗣歉然即有子孫而多愚多敗多零落光耀之氣先有以盡乎其前也凡人膺科名富貴僅銷一身之福文章聲名并銷其子孫之福就若學積於躬之必昌熾其後也哉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余曰積學之家必有餘慶君子而有穿窬劫奪之行毋論其終歸於敗抑何以質於天地鬼神也哉

夫欺世盜名君子尤有所不敢盜盜者穿窬劫奪之行也君子而有穿窬劫奪之行毋論其終歸於敗抑何以質於天地鬼神也哉

朱子曰孔子盛時志欲行周公之道至夢寐之間如或見之至於老而不能行也蓋惟無是心而亦無復是夢矣余曰不然孔子雖至老而其行周公之道無時不慇第可謂孔子之無是夢而不可謂孔子之無是心凡人壯時年盛則氣盛氣盛則氣之所結者常凝而不散故覺時之心猶常見之於夢至衰暮之時氣脆薄氣脆薄則覺時之所憶者歷諸夢而不能負其故舊之心是覺者一吾夢者又一吾正蒙曰寤所以知新於耳目夢所以緣舊於習心衰則雖有習心而不能緣之矣力之弱氣之散也由是推之人之夢亦猶記其覺之謂也衰而無夢所以少壯者健記而老耄者健忘亦此理也

平曠之區無高山大澤則無險無頑無叛教化之行勢若建瓴易易耳據山海之形悍黠之類多為寇資何也海者地之

彝也山谿者地之劍盾也彝則陷人劍盾則屠人此地本來自載之殺氣古今所然不能無也

空中之聲一在乎其聲一在乎其空也聲從空而得其空之勢而聲可憑之以閎以遠聲有其半空又助其半也假令擊鐘鼓於土穴之中聲固悶悶然由是推之聲宣於空色麗於實空者色之反也大士稱諸佛第一故曰觀音音從觀得目可爲耳觀從音見色可爲聲以是命爲圓通耳

學六朝之文恐精分多而神分少學唐宋之文恐精分少而神分多惟學史遷則精神兼到千古一人而已

有問鍾譚優劣者余以二子均擬議大家特鍾老於譚譚豈於鍾互爲優劣者也至鍾有冬嶺孤松水潦寒潭之意而結

東太枯未免貌癯而體削含虛而勢貧譚子氣發才韻翩翩五陵而又不能以法自閑但其筆法轉繳處毎運腕不提括意不全使材不化又其生熟之候之不能自掩者也更問公安何似余曰公安仙風禪慧祖禰莊周又在竟陵二子之上至其自認爲東坡後身分量雖殊而氣韻頗類三傑如在當以余爲知言

㚇侍先君邑宰署見先君受錢穀之累兩眉蹙蹙然幾欲抗懷乞休滌視之眞無可戀者因向先君前博一歡曰陶彭澤解組歸去無甚高致不過只欲自脫愁城耳猶曰郎官小臣也今至楚任督撫衙數年尋常望之且如蓬苑然毎早吹衙角三通堂下左右班聲如雷者一過進閱數十道詳驗文書食者粱肉不過充腹衣者文綺不過溫體非必一一皆神仙供奉余半生攻苦五十憂不富貴今試一思之腐鼠滋味可以潸然昔楊素勸王通仕通曰通有先人之敝廬足以蔽風雨薄田足以供饘粥讀書談道足以自樂願明公正已以治天下使時和年豐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前茲三者余幸得與通同又得吏不苛而年不困余於今日得爲太平之民又復以窮愁爲意鄙固不達能無爲古人所笑

建成元吉世民賢與不肖固不待較而知也喋血禁門人以爲建成元吉自取此禍於世民之言耳凡人倫之間處之當效其至周公誅管蔡與大舜之處傲象孰得孰失然周公聖人後之論者不敢非周公則以爲管蔡之誅爲處之得其宜

夫誅之得其宜何如放之得其宜乎或曰象之害舜止於其身管蔡之於周公禍及宗社故象止於放而管蔡必於殺嗚呼周之宗社繫於公虞之宗社繫於舜等耳人必有其身而後能有其宗社害及其身則宗社之事已矣豈象之害舜固猶輕於管蔡也象之害舜不輕於管蔡舜之處象固仁於周公則世民且何去何從乎人之所以能弟者以兄不兄而弟能弟之乃爲弟也友而弟一肯弟能之矣慈而孝一肯子能之矣骨肉不仁而卽以不仁報之何可以爲訓

作記之優無如柳子後此諸家多祖其體而過爲細碎點綴幾令恩溪諸筆意爲後人記中優孟王君季重翩翩才致又欲以丰采易之而著字著句偏多縟掏終非自然近讀袁伯

修元獄一部氣象奈關萬有淵涵既不爲難字險句以欺人更不爲淫字綺字以媚人雖歷落參差若不經意而絲繩聯貫備極鼓吹走筆又復有龍翔鳳舞之奇郎君家仲氏多才亦當虛左而避矣

竹裕園筆語集卷第八

竹裕園筆語集卷第九

臨川李日滌亦白著

餘草續

存誠主敬堂記

人亦何能生而聖賢哉顧各有所相假而後至焉耳其所相假之途要在自有以擇之不知所擇而詡詡自命爲學自命爲人余未見其能學余未見其能人也余爲人爲學五十餘年少壯任才使氣馳騁於文辭之林漁獵乎書史之末希冀少一當人之意而自以爲能其於探本溯源之學茫茫乎若泛濫於大海而莫識其津涯也苟終於此是固可以爲學可以爲人歟近年以來始欲得一相假而至於聖賢之途者奉

以自治以爲安身立命之要期不負天之所生亦庶幾余之稍以自立於是而悟誠敬爲聖賢不易之理存誠主敬爲聖賢不易之功夫此二者聖賢言之於前而諸儒又祖述之於後其說至詳又試從余所見者而言之先儒曰无妄之謂誠不欺其次也人无妄則自然不欺今篤實之人而猶有欺枉之念乎合無妄與不欺而並言者括體與用言之也則一无妄固可以盡誠特以无妄者實也實也者猶果之有實也果之有實者必有核有核則生生之機有不可得而量者焉故中庸盡己性盡人性盡物性參贊天地皆惟至誠能之余毋見無實之人不必其有大惡也但以言行之浮誕欲求爲尋常有成之人而不可得雖有文章爵祿赫奕英華而終等於

飄風之過耳朝華之悅目一時殆盡人之無實固爲速朽之具焉本先撥也聖賢之言雖非計其有後日之效而乃以爲存余凛世之不誠者如彼觀中庸之言誠如此而又欲有所假以相冀於聖賢之萬一余之爲學余之爲人固不可以不存誠所謂敬者又爲誠之所由存也孔門言爲仁毋從事於敬則所謂存誠亦以從事於敬也今夫事神者謂以誠感之而非敬則又無以致其誠此亦可爲誠必由敬之驗矣故曰氣之驟決軼於犇駟敬則其轡銜也情之橫放甚於潰川敬則其隄防也嗚呼至矣哉知主敬之義而後可以得存誠之功知存誠之功而後可以得爲學爲人之道因是求黎博庵先生書是額榜於是堂以之觸目而愈自勗焉併以詔後之人共知所擇志余之志焉可也

禳兵疏

某等生値太平地處諸夏自高曾而祖禰悉賴三百年休養之仁由庭腹而要荒總隸十六王版圖之地人被至澤桑柘之影莫驚世樂一舜烽燧之烟不起渙恩既渥周歷宜長庶其永藉山河用以獲恬疆井無何治安久而生雲霧猶如燕笑之必有哀啼黼黻盛而繼干戈釁之春生之不無秋殺戎馬匝地若鯨鱷之揚波兵火遍郊比豺狼之當道家室莫保雞犬靡寧枕骸化燐熒吁嗟蟪蛄朝菌流離傍河澼飄颻燕泣鴻飛幸此一方未罹茲慘雖亂世之孽報有自或禍由惡作或災由福生然末刼之變事何常有鵩自南鳴有虎自河渡既已獲全於亂離之日豈非默佑於冥漠之中用是合族感恩同心建醮錫羣生之福庇恭沐宏慈合大衆之皈依恭酬公愿伏冀四海波靜六合塵清甲衅車藏永消兵革而含飴以臥馬散牛放漸安樂利而耕鑿以嬉更祈癘蝗不生盜賊不作民歌康阜併錫豐於黍稷雞豚羣獲安居重發祥於文章禮樂

趙盾論

春秋書曰趙盾弒其君夷臯公穀左氏三子者皆曰非趙盾也趙穿也學者不從春秋信爲趙盾而從三子信爲趙穿此舍經而信傳也夫傳者所以傳經也經言如彼傳言如此學者之信傳其爲不足信明矣歐陽子辨之決然曰孔子因董狐所書是也趙盾弒其君也夫歐陽子辨之是也余反復其文無以服盾之辜而明春秋書弒之旨何其言之不悉也歐陽子曰盾不討賊故爲弒君禮曰臣弒君凡在官者殺無赦盾爲正卿穿弒君而盾不討賊與自弒同以此而律盾盾固無辭況穿又爲盾之族子乎大惡出其家盾不可安其討賊之義比常人更爲加等盾不討賊則謂其弒也固宜余又反復思之謂不討賊卽以爲弒者猶爲充類之言非其正旨也何以明其然也謂不討賊盾特縱賊而已耳賊者一人也縱賊者又一人也賊乃爲首惡今不以賊爲首惡而以縱賊者爲首惡似非法之平者也如是則宜寬盾爲非弒歐陽子既不寬盾而嚴盾而於盾不討賊之外又別無明文則盾之逃

於獄也猶有辭而春秋之所爲書弑者尙有隱義也然則春秋果何爲而書趙盾之弑其君也初靈公欲殺盾盾免而走穿盾族也遂弑之是先之爲禍本者盾也公欲殺盾而未果穿代爲奮戈是爲盾復刃也非穿別有所仇於公也此弑之所由始盾與穿雖同爲晉臣同爲趙族盾之權與名固皆十乎穿也使盾而果忠於君卽未必忠而猶能稍持大義無慭怨君上之心穿卽不懾於公亦當有憚於盾惟盾於君實欲甘心而後快故一旦乘時假手於賊以自遂其狡險焉此弑之所由成夫弑始於盾成於盾又安得而不曰盾乎嗚呼從來奸雄之禍人國也每以主亂又能巧於自文而不見其有可誅之跡自非君子抉其隱而褫之其所以欺乎天下後世者可勝道哉王敦簒位之謀本於王導賈充成濟之逆主於司馬昭趙盾之弑亦猶是也則盾之所以書爲弑者豈僅以其反不討賊而已乎余因暢歐陽子之說明春秋之旨以爲萬世爲盾者之戒或曰夷皋之弑固所自取也以爲自取累上之辭耳春秋之義尊君而抑臣君卽不君以下而殺上又安得不謂之弑

辨惑

天下之理有若可據而實不可據者若不可據而實可據者愚者昧之智者亦勿之察如地理之說可據者也山陵川澤之形蒼黃黑赤之色燥溼肥瘠之性萬目瞭然無有殊異及夫辨其兆域沙水以葬其親以爲子孫百世興亡盛衰所由

兆此可信然乎夫卜壤而祈福利有固然矣世有遭故而以水葬火葬其親者後世昌隆果何說也吉壤而獲福蔭有固然矣世有公卿之嗣降爲徒隸富厚之子零落流亡是一壤而吉凶相半又何說也且或有禍福旋及難以類推而形家莫能前知非不知之實無可憑以爲知人子擇土以處親猶擇居以處親事死如生仁孝之懷非吉凶之謂也如天理之說無形者也夫人兩足蹠地頂之去天不知其幾萬里也人有所爲而能至乎其天者寡矣爲善者天無其利爲不善者天亦無其害然而冥冥之中實相司焉一人之身或合稱壯枯老之所爲而若爲一日而曲折以報焉數代之中或合高曾父子之所爲而若爲一人而曲折以報焉或者曰世有循理樂善之人有時不蒙天之福庇者必其陰而譎者也否則弱而不可扶者也譎者天之所廢弱者亦天之所棄又曰世有凶逆不道容有不受天之誅殛者斯其人或乘天運天運數當刼殺氣橫多相際而生者皆稟狰獰凶殘之性猶人當怒之時而語言四體俱無吉祥和樂之施也又或孽自己作固天所不問也不然孰謂天理之不可恃哉今觀縉紳之家攫人之財殘人之命斬祖宗之元氣種子孫之禍門而惑於塋兆沙水之故以求所富貴甚有遷徙人家離散其父子兄弟而奪其生巢措其亡墓其因地理而滅絕其天理者又何如也速夫謀地求福乃更得禍獲罪於天莫可解救耳

鄱湖記

豫章之致盡於匡廬彭蠡一山水之間高人韻士莫不欲雅登臨余性喜入山耳目所經神情畢發毋亦麋鹿之性以類相從若夫探抉於空明浩蕩之中涉蛟宮歷蝸穴烟波江上浩渺重湖則驚怖而不敢問津者也歲丁酉遊楚孟冬辛巳從章門放棹壬午抵吳城癸未北風大作行三里復返甲申卅次渚磯舟人謂往歲水涸兩岸相望不踰數里意若可招而渡也今巨浸歷冬猶夏湖吞遠風作勢酉刻雲氣慘黯風水助張舟在危浪駭波閒乙酉發渚磯北風甫平日光浮水面寸波不興稍與舟狎余方擊楫而歌忽黑氣從西北來滃塋前行上下之舟俱倉皇無措驚波巨濤疊疊從水面相

催軋至時余舟去左蠡僅二里幾不能到左蠡岸有沙山高數十丈蓋風揚沙起積而成者其下有故址舟中老人謂舊有營肆近為兵燹所滅址前有大石柱數頭設之以繫客舟防夜風之不虞者旁有石碑南康司理廖文英所立書賞功格於其上勸救溺者不朽慈舉也見之俱增人危慄山上有龍王廟廟內有明太祖御製詩顏於額其字跡淹沒不可考然可意得之大約皆當年戰勝鄱湖以酬龍神効力助順之辭也為慨息者久之左蠡為東西湖水交匯之區余以孟冬過此坐磯而望東西兩涯尚相距四五十里蠡山左瞰湖闊僅六七里上之橫波巨流至此而隘水勢咽而不暢故匯為深澤而又山之掠風橫下風陡急舟人莫能測多失利故行舟視此為畏途蠡山高數百尺若湖可登而地勢褊促余上之環眺中流危峭不可耐幾若此身欲忽忽飛墮湖中遂躡履而下焉風聲轟轟夜不能寐臥聞鄰舟棹聲暗暗相摋余舟亦解纜且報南薰助順可以掛帆奈水面游浪不休南風微紋不過寸許其下之相播而成大波者固自若也詢之舟人以為前夕狂飈鼓浪風雖息而水性未停濤故不止是日幸風順歷南康青山大孤午後北風復作宿女兒港港口兩岸俱平岡右岡地勢連大孤左岡對立面匡廬余舟泊左岡下晚色爽霽數廬山諸峯七十餘如畫屏自吳城放舟僅此刻神氣安定次日出港口繫山雖在望急不能登遂操舟過南湖觜至九江河是行也恐懼之意多遊覽之樂少其故何

也蓋有二累焉凡游江湖者一游趣宜豪貴顯快愉巨舟樓高帆檣洋洋海若直可衣帶視之否則酒萬斗詩百篇筆驅蛟龍胸高湖海差足與名山大川相為翕受余以貧賤岑寂之人神彩不旺又以學問淺隘無淵泓吞納之氣一累也一遊骨宜練朝吳夕越海邊江上視若几席一切驚風怒濤魚龍出沒與夫海島石走蓬萊水飛之狀俱以為習見習聞而不之怪余素未涉大江滔滔是怖而又不能齊一死生達觀險夷二累也負斯二累其無勝情固宜他日過是湖而再記之當必有異矣

過赤壁記

童時讀赤壁兩賦輙欣欣想見其處丁酉至武昌道經黃州

始得問所謂赤壁者壁附城北隅廣三畝高可數百尺皆紅石峭立若壁故曰赤壁云或曰赤壁者爲周瑜破曹縱火焚舟兩壁皆赤楚誌謂地在嘉魚縣黃州但有赤鼻山卽東坡先生遊處鼻訛呼壁按史載劉備在樊口日遣邏吏於水次候望權軍今黃州對面地名樊口東坡作賦又爲載孟德故事必非無所考者今仍之壁有堂一所旁刊先生手蹟四幷先生像一老梅一石皆當年所留者其餘有石柱石梁立者仆者完者斷者蓋後有石亭爲先生偃息小憩處爲近日兵燹所燬無有存者又傳壁上流九里有十三磯險峻可觀今乃於磯下成大洲舟楫不得行是向所謂泝流空明之處今且半爲塊實矣一望茄葦未厭人意嗟乎一赤壁也亭臺之

爲人設者旣銷亡於兵戈敗壞之餘其波流縈迴湍激旋瀨之致數百年之內徒見陵移而谷異夫亦安能如昔之美而可傳也雖然赤壁之傳也以赤壁之文傳非以赤壁之地傳也又安在當年赤壁之果有勝槩也哉然則先生又何以遊乎先生處憂患之日山巔水崖聊以自娛殆放士逐臣解釋鬱騷之道併以明其無懟怨君父之心是則値先生之遇卽不必如赤壁者而亦可以遊有先生之文卽不必如赤壁者而亦可以傳矣

書蔡忠襄公傳後

蔡忠襄公以正學貞節顯當時傳後世人有能道之者余不具述第嘗反覆公行而知公之所以爲貞節者公之所以爲正學也凡忠臣義士雖本性植必由學問中來蓋雖其一種星岳之氣爲人難及若非平時有淡富貴達死生之定力安能臨難不至倉皇搖惑假令張睢陽文文山當日無本領學問全恃匹夫之諒則一時慷慨或能仗節對君羅雀掘鼠獨坐小樓時又安能亭亭一心有死無貳而或復以公之死爲痛者此又類於姑息之言也人臣之於國家也樂爲良臣不樂爲忠臣必期於殺身成仁以爲志士仁人之所以有立近於豪俠激昂非聖賢中正之論然人之生也不能不死十二時中死者無算奄奄無名等於螻蟻五日不汗死何如死於君國之爲大七日不穀死何如死於封疆之爲烈藉令公卽不撫三晉不殉封疆首邱正命何損於公然同一死孰若公

之以一死上報二祖列宗三百載養士之恩爲萬年不朽也哉則滌雖爲公之時事悲而不能不爲公之殉難喜嗚呼後世之爲人臣者能爲正學如公則其生也榮其死也馨不能爲正學如公而處公之地甚則爲賣不甚亦爲偷其何以對我公也哉滌以童子受公知因公子闇伯示公傳而命附言感而書其後

與傅慶山給諫書

往者不肖童子時記先生與先兄同年卽知先生議論丰采過人爾時但如東坡慕韓范諸公僅能識其名而已嗣後十餘年得讀所爲時藝又交徐彥士爲不肖述先生槩冠方畧不但悉先生名又悉其政事文章嗣又見先生所與熊少宰

及先兄手書并所為古文詞於是嘆今日鉅公如先生者絕少矣毎聞從者至亟欲望見顏色與先生論道古今又以今之為縉紳先生者必介紹必幣帛相將而後乃可見不肖安可以草草也雖有數十年仰慕之私又牽於世俗拘於禮文不敢以見仰慕先生當如古人耳不謂今春以便事至郡姻家晁省石知不肖素懷掖之而來一見先生即贊嘆不肖時文不肖私念以為不肖固知先生先生亦知不肖也因是膽稍勇次日以所作筆語一帙就正崇譽過情至謂不肖如孔廟俎豆不肖愧且駭先生指天日相誓不肖又私自喜以為不肖果無可取與先生不宜過情先生於曩日先朝時直言不諱於萬乘之前無所飾豈其於後生小子而故為不情之

譽則所好非謬可知豈不肖積數十年之力而果有當於先生歟世之君子不知所好者多矣即知所好而或又多謬好之不謬者又不能如飢食渴飲以至誠予人宜士之有懷者不得吐於其前也前昭倉卒何日得再陪杖履一抒積愫築善堂全集便閒幸賜教藉証同異楷模不小也從子過聘一事約在夏月其禮數煩簡蠲石臺家弟轉商廉吏可為而不可為中宜先兄之謂也總恃先生古道相諒耳

王四娥小傳

王四娥神姿清幽肌骨秀慧為廣陵良家子年十八歸紳某居豫章數年倡隨諧篤貞若願世世為夫婦者戊子遭亂城破娥落於邏弁之手偵者傳紳已死娥望空號哭晝夜聲不絕投湖水中覓死不得未幾弁死強欲字之者爭相向娥乃自割髮持白刃詣軍門前謂不許其為尼即自殺提督劉公為感動約軍中毋得強娶貞婦娥蓋伺知紳在欲借尼以逃復歸紳嘗私祝曰不願至舊家而生但得至舊家而死於願足矣時娥僅一嫗相侶斗室供佛亦未嘗與諸尼朋因於尼者且三年紳雖痛之而拘牽禮俗謂出者不可以返娥知紳無謀還意仰天泣曰嗟乎妾亂離耳而非出出者可絕離者可哀也男兒鐵石心一至此乎可憐數年一片碧血耳豈西方聖人觀音大士素絕人間男女之緣雖時向禮一瓣香略無福佑令妾薄命至此耶乃潛以音達廣陵令其叔來視相與謀歸計適提督官衙火爰下令曰火災得無乖氣相干軍

中有女子無夫而願歸者聽娥適與例合因是偕叔還廣陵而為尼於其家云

家塾學則

余見學者不少矣好學者亦不乏人而經年咿唔內無所獲弊與不學均豈聖賢之道不輕畀人抑亦作之而內靈不動也蓋從事者未得其方耳先儒曰學之為言效也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為余半生簡蠢自知等於廢棄然甘苦生熟竊亦備嘗故特以余昔所為者為家之小子告焉

一養志氣

孟子之言夜氣蓋言清明也君子之法天行蓋言強固也有其清明而智立有其強固而勇生知勇在胸功成十倍余茲

服先子之訓雖以清明强固四字為惓惓蓋為學之本先無以踰於是者矣倘志雜則俗氣弱則靡俗者道之賊靡者敗之因

一立課程

人之勤惰以意而為之常至於惰卽偶爾精鋭其反而至於意也必甚故曰進鋭退速守循循有恒之功日進無疆者程也蚤用何功午用何功夜用何功如商君法孫武令事在必行有死無背日積月累月積歲累深造以道自得無難也

一玩經書

我輩讀書凡屬古今典籍何者不宜通曉然抱基造始必在四書本經四書童而習之每忽焉而不究及出一題書旨茫然且有并其白文而不熟者不知經年所事何事也每日上午必須看書五葉開卷之時閉目將白文一一默會徐將圈內圈外註文一一細證又將大全旁參倘閉目所會其了然者借註與大全可以證其同未了然者亦可以起其悟至於經義當於夜間參究其功與研四書之法一例用之使聖賢當日立言本意當下了然聖賢與我直可同堂一室如此方是能讀經書且經書既熟入試自無履錯之咎此固中庸之功智愚高下俱當從事

一所讀宜選

文之高下難辨非學老識定者不能若不依選者而讀之任意去取卽方員具在舍離朱之審裁其合於規矩者幾何也故夢中所見無有是處卽遙望之綠樹青山依稀彷彿總不若過來人歷歷指示自爾分明每見三家村墊一二後生亦知向學無賢父兄名師友引導究至歧路徒泣正覺不登與入井之孺子同惻乃有前者不吝教而後者恥於學經年無問難無請質子弟暴棄如此哉子曰愚而自用烖及其身誠惡之也嗣後不獨今人文字卽古人文字亦不得濫讀必須選過精嚴者精神可珍歲月務惜愼勿悞用

一所讀宜熟

學者之儲書於胸猶將相之儲才於國將欲有所用之也儲才者必熟悉其面目其性情其文武張弛之節而後左右唯其所使而無扞格難操之患讀書者亦然必使所讀之書機調音節意氣轉換色澤神骨倒順橫斜爛熟胸中而後舉手而皆有合使務多不休而不能熟雖千萬何益哉有先達自述登兩榜集文不過百篇止是一熟此卽夫子一貫之義余聞先輩長老言如是但余之為學因又有異於是者從來稍稍得力處多在於所閱而不在於所讀每有性所酷嗜之書閱之時生意津然及讀之而索然讀之熟而愈索然因是二十餘年得意之書不敢讀而僅取而閱閱之亦不敢數恐其熟而索然也每在離離合合之間而得超超忽忽之趣蓋書之事理宜熟而書之神理宜生熟則與故者相取生則與新者相求此又余所自歷處也但恐偏而不中陶淵明讀書不求甚解竊慮彈指青山有感後人而不敢以此易彼

爲學之道豈能爲諸子言哉敎之至者固不可以言傳也以上諸條摘其切者言之并卽爾等之弊者而言之務使從是糟粕鑿爾靈根範圍於吾言之中神明於吾言之外上紹詩書之澤綿綿勿替於以慰先大夫於幽漠是則余之志也夫

竹裕園筆語集卷第九

竹裕園筆語集卷第十

臨川李曰滌亦白著

隨喜錄

戊寅四月由家至耒陽省侍七月家僮卽以試事來迎先子欲酉滌於已卯春夏乃歸赴場屋滌時以進取情廹堅就道先君頗怏怏然以滌試事熱中不强也憶爾時先君猶强富滌負呑牛之氣思旦夕唾手靑雲故白雲子舍之念未萌於懷今屈指計之去先子殁年只六載若稍回念膝下之依依無多卽懸三公相餌不能一日去也少年鋭意功名致今日終天之恨乃至此哉故曰父母在不遠遊凡爲人子者宜加三復

先子故耒有臨藍土寇數千聯艘百餘攻埘州縣一時衡長諸屬幾無完城時寇從邑上流擄舟揚帆至城下先子誓死督戰有衙役某見賊舸銜尾蔽河人皆危慄懐一小帽進先君易之先君厲聲呵止衣冠如常造次不苟如此

族兄華亭茹春往告余曰數年來嗣育艱難欲聘一靑頭女爲妾偶夢至上帝殿有千萬女子紛紛過階下詢胡爲者咎曰每年正月初一日上帝驗視天下未爪女子給配人間一男只應受配一女若踰兩女者減福祿無行毀人女節者損壽命聞之慄然自是華亭公不敢復萌置室女爲妾之念翰林馬公世奇于殁媳某氏望門守志馬公自冢媳入門之後燕飲梨園之會不設於堂馬公曰非以一人向隅爲之不

樂也家有若飾之婦堂上老人猶自豪侈風流將何以寶其
哀而養其戚乎馬公帘淡數十年如一日媳以節終鼎革後
合宅殉難星岳之氣萃於一門良非偶爾
余家陽宅一溪環抱東南北背水形家之言謂地脈從西來
余世背溪西面而向蓋迎地之生氣也族有好作聰明者易
之而東堪輿家言卽以爲不利宜召人口消滅之禍數十年
後其言悉驗蓋地氣從西發面西而處以溪水遶其後是爲
旺門不面西而東立乎空虛寂寞之鄉是爲囚位此不待智
者而知也先子每邃然呼滌譴誌之茲併以諭吾子孫試將
余族之凡東向者一考其興亡吉凶審勢辨方可不俟再計
而決雖天道之報施別自有在而此有形之利害不可不知

徽州某翁年百歲其子俱先逝有孫數人家儅中人産居期
縣命禮生至其家爲之計建坊諸事度費施工舊例坊直係
官支無碍錢糧明季搜括且盡無勝帑令壽民家自輸其費
又且須贄儀酬邑長併諸禮生是反因長年而自累也諸孫
不無怨言而老翁以先時自縊而死嗟乎苛禮之害人也至
與苛法同鄉飲亦然諸禮生無賴遍索鄉老以應斯典如索
罪人人之畏而逃之者如逃大獄可哀也已謂宜降明勅不
願建坊與鄉飲者聽庶與美意並行不悖矣
崇禎癸未流賊張獻忠孫可望蹂躙荆楚至武昌屠城殺戮
諸王極其殘酷相國賀逢聖死之破黃州城專擇良家婦役
之約以香一炷爲限不能從城上掘至城脚者立斬殆盡戊
戌可望降道經武昌城內外人環觀之思啖其肉可望亦忸
怩有愧色
吏部揭公重熙於乙酉三月十九日閉戶痛哭呼天搶地聲
徹道路蓋以是日爲烈皇去年升遐之日也或疑其哀不由中
翰林傅公鼎銓燕邸遇闖破城自縊幾死尋爲旁人所救殊
仇之人或謗其恩怨倒反後
王師入江西兩公犄角六七年始敗傅殉於江西揭殉於福
建乃知至性不與人同
南昌紳某者性奇吝其子復然孫爲之大散其積一日伺父
外出祖以疾莫能言動引強兵數十至其家指其祖父所藏
穴金掘之而去忽又自陳於當事之前謂祖父尚有積金數

萬可供軍需併祈以法置其老僕數人卽可得其處當事究
詰不如數乃自罄其田宅抵之可謂奇敗故吝者人以之爲
鄙而聖人以之爲惡吝者不當奇敗而惡者不當奇敗乎蕩
已之財者類惡吝己之財者類揚
洪武十四年令選取各處富民充實京師永樂元年令選各
省殷實大戶充北京附順天籍宣德六年再申富戶逃回原
籍之禁犯者發口外充軍親戚里老同坐且各省編入在京
富戶數額事故死絕者照數僉補至正統元年乃弛僉補之
令夫王道本乎人情人情之所最難者在於捐丘廬棄墳墓
遠親戚舍其所戀以相從數千里之外明之二祖列宗欲以
富民蟠結其內重之勢遂不能無是矯拂之舉當時大戶莫

不怨之而媚典籍者又爲之諱而不錄亦烏知其有此不近情者哉

乙酉歲金聲桓爲江西本省提督兵馬甫至卽以書徵萬公元吉萬棄家遠遁起兵贛州旋勒新昌戴孝廉爲驛傳道藏固機警士且喜於有爲攘臂風雷一盡其才力之所自出旣相牽家宗伯曰池署本省糧道復牽某署新建縣事固辭不就戊子金聲桓同姜曰廣叛又欲某署中書事亦辭不就以常等度之書生競情宜若易進而難退而某一以自護其拙者何也乙酉之役新代之功名無競情也固也戊子之舉不過三五少年僞造印勅以煽當事而復値果敢者之機而易動彼旣無忠君之誠謀國之智徒一時僥倖爲富貴功名之

圖致百萬生靈斷送於無知豎子之手通天之罪死不償辜且記戊子之末官爵者舉國若狂及其敗也生者變姓名於屠販之中死者擲骸骨於腐草之下淹沒何足道某寧以義賤不爲倖榮今也猶得嘯咏先王享簞瓢陋巷之素藉使當日者稍一阿就毋論身名喪敗爲人羞笑而此乘機偶會捷徑之榮華較之藜藿而飽被褐而温坐筆語堂前爲編中老蠹其賢不肖之相去何如也易曰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南陽苟全實爲吾師茲筆而記之以見出處行藏其不可忽有如此一以明吾素履併以警夫後人

新昌戴孝廉降著有初政錄一冊有曰生爲興朝第一歸順之人死爲興朝第一歸順之鬼又有曰南望八閩而王氣已盡嗣後得罪與溧陽會元陳名夏俱以妻子永遠戍邊

王得仁爲李闖舊部猾勁旅乙酉同金聲桓至江西雖隸金麾戰勝攻取唯王而拜爵不及已而怏怏且値臺使者踏覩之江西倖事諸少年又復僞造勅印餌以侯封挑其意戊子正月遂刼聲桓舉兵反郡邑響應唯贛不下三月金王環攻之未克五月

王師至六月兩軍援省城外一戰得仁敗亡死傷八九金弱後不支蓄縮城守糧之人相食殆盡

王師從城外役男婦數百萬至營使壯丁掘濠溝增土壘環城圍之又以大木橫豎至江中鐵索橫舟爲橋截下流對江西岸亦置溝壘如東城內兵水陸翼不得越一時城外前後

左右數百里老幼男女見殺者十之二被役者十之六贖歸者一北去者二死於城下者一牛畜一空並由得仁致禍已丑正月城破斬金逆江西復平

家宗伯中宵爲余言戊子圍城之時至八閏月人相食幾盡更有一總兵以炙鴨饋送姜公劍戟擁護而來姜公曰今日城中炙鴨過於烹牛投受之際廉惠兩傷矣剖而分之以其半仍令持歸姜素寡澹人或疑其好名而能介然於危急飢渴之際平時素履清風又可想見

癸酉甲戌閒閱邸報得讀洪君承疇爲明邊督奏議條陳兵餉方畧每數千言井井如指掌今戊戌相去二十五六年又得讀洪君爲

本朝經畧奏議累累仍前心血幾幅盡豈洪君今日奏議猶是當年諸幕客手筆抑其嫺於兵算老而益壯與

竹裕園筆語集卷第十

竹裕園筆語集卷第十一

臨川李日滌亦白著

上論

學而第一

聖賢之書其大端見於首篇要不可不明其意之所在也魯論而何以首言學也古今歷世彌長則所以持世之事亦遞變古之聖人以帝王而言治孔子以儒者而言學治隆於一時學及於萬世帝王之澤短不如孔子之澤長也禮樂者淑世之大具也中庸曰雖有其德茍無其位不敢作禮樂孔子有作禮樂之德而無其位僅託從先進以見其志夫蓋本其所處也大學爲曾子所作而必依於聖人之經以立傳中庸爲子思所著而必原於聖人之言以得名魯論首言學故曾子之大學亦言學中庸首言性故孟子之言仁義猶言性本諸父母受諸師友夫蓋因其所傳也聖賢之言雖不可驟得其精微而猶可據以知其大端在首篇而已

子曰學而時　節

古之道心之靈物所名元勝者也人所知者目前而吾悉往古人所同者體具而吾濟神明與等之獲將有寤歌而洋洋者矣故懽欣之趣人不易生非飫美於內者不能也

有朋自遠　節

先王之世約俊彥於成均國無異教家無異學季世而辟雍化微道術紛裂得君子以正之異端息王教彰矣且聰明才

智之徒不得所從則心志昏亂明達果藝變而爲縱橫捭闔無難也春秋之時士術正大不至如戰國特有孔子之學之足以收而範之孟子之學不如孔子其徒因不能如孔子之徒究且奔走列邦爲孟子之敵故英才之育空相遥慕不能如朋來之樂之實此學術大小之別

其爲人也　章

和從順生順從愛生愛從親生仁者心之全也孝弟者仁之全也

巧言令色　章

樸重少文社稷之所以托也辨博華澤壬人之所以誅也

道千乘之國　章

春秋之時其共主不可扶也幅員狹隘僅可比於小國之諸侯以古治望之地小而所濟者薄權且弗如故聖人之事至列國如環而卒未聞其馳驅而見天子所慇慇者惟列國之賢辟敷政討治恒在於斯春秋之勢也

愼終追遠　章

人之用情哀而致之者以予死樂而致之者以予生死者不得其誠生者無望其澤也切而上致之至於高曾踈而下致之至於民物高曾不在其念民物莫覬其餘也下而效之殘賊乃至

信近於義　章

以約誓將心者至於身可殺生可捐而不知其行之難也以卑下鳴謙者至於會可夷體可降而不虞其已之賤也以廣援求功者至於匪可比詐可同而不恤其黨之傾也

貧而無諂　節

貴賤者因乎勢而起者也貧富者因乎資而名者也勢在於虛資在於實匹夫之家累世而不公卿則可以卑微自安懸磬之室寒勿得衣饑勿得食則死亡隨之是貧富之移人甚於貴賤也夫子與子貢所以各表其勝情之處以明難得耳

賜也始可　節

詩之爲教質言者寡理存在此而務假言以名之以影似相取而已惟顯灼者爲能具無礙之通變化靈映而不以端隅自局此內負詩情者也教者樂之

詩三百　章

詩以情言也情者欲毋也情者思媒也情之於思如火之有烟也情之於欲如火之就燥也範情去欲以歸於正則桑間諸咏可與關雎比功

六十而耳順

聲之驟至者入耳則疑疑則心與理相攖師曠悉樂之精八音之來皆可辨其聲律之所屬夫聖人亦悉理之師曠也

視其所以　章

輕奬人以君子意褒善褒之而不得其實世徒以爲譽之也輕擯人以小人意貶惡貶之而不得其實世徒以爲毀之也毀譽之事起則賢愚之辨淆不可以知人賞罰之施悖不可

以官人也

何爲則民服　章

人無所謂賢直則其賢矣無所謂不肖枉則其不肖矣樸必質行循純守素以之維風則三代之遺也以之事君則忠孝之選也故詩有言曰彼其之子邦之司直言直者貴在位也枉則逆折其本心之所固然而好行其邪舉而用之則飾與欺也拂與虛也皆其所被於上下者也識者知爲治亂之由小民於此懽欣太息之所以異矣

子張問十世　章

敘書至秦誓所以繼周者前知之矣秦之所爲果可以常智測乎墮名城焚詩書炙豪傑反道敗德事絕人區雖有智者

莫能揆也然其大端可推矣周侈封建秦必易之以孤立周建井田秦必反之以阡陌周過弱秦必救之以強周好仁秦必變之以暴且非秦之強暴又無以顯漢之寬大也古今相禪美者爲弊弊者爲藉此之謂有常

人而不仁　章

爭則奪奪則賊戾則慘慘則殘相至之勢也先王以讓去爭以和化戾道相奉則相恤情相洽則相愛禮樂與仁固異名而同實矣不仁之人喪禮樂之實而欲冒禮樂之名是何異介胄之夫而使之御俎豆哀怛之子而使之鼓笙簧也

夏禮吾能言　章

朱均之於堯舜也已無傳矣至於夏殷各有賢裔宜其禮之有徵也然文久而滅獻久而絕奄奄杞宋不足畱祖宗之舊聖人之後其可恃乎人從來賢愚芳穢同歸於化就其先計之若有大亡小亡大存小存之差總其後計之雖具千歲之智不能必其子孫恒守先型也周有幽厲之嗣欲長存文武之遺亦殆矣夫

祭如在　章

人之交於鬼神也非有酬酢也以我道獨往而已我而勿誠是自欺也自欺者何　可哉忽其歿先也必無以孝其存親也褻其天地三光古昔聖賢也必無以忠其君敬其長也故未祭之時猶常齋戒以神明其德而況祭乎

管仲之器

鄭之僑衛之瑗齊之晏嬰皆賢大夫也夫子數稱之其美管氏猶爲特至而顧有少詞者諸大夫一國之才也一國之才僅足庇一國之君保　國之民管子天下才而不能自抒大道人質天下徒溺於功利戰爭之間是何操術陋而所就卑也夫子小之蓋責備賢者之微詞而非擯之也

里仁爲美

匹夫之賢而能代下有險善其民何也至治之世天子秉道於上必戶說而人喻之堯舜不能治三家唯孝秀質誠有發聞於一人者則人〻可得而傚也有發聞於一鄉者則他鄉可得而傚也故曰〻比干之芳閭可以格奸欽孤竹之潔泉可以已吝

不仁者　章

貧賤而暴桀者盜跖也富貴而凶殘者桀紂也得時以濟人爲惟窮居以徇道爲樂堯舜孔顏也進而成其匡天下之功退而高其潔天下之名湯武夷齊也

富與貴　章

專以勢厚爲可謝則必至遺落榮名好甘畢匱捐一切而不有則皆爲山巔水湄之人棄功忘名之士不可以治君國理萬民矣第君子之於天下志不潔則道不芳使有一貪富貴厭貧賤之心則貪求忮懞其患也昧恥忍辱其患也爭鬬賊殺其患也天下非之後世非之而當暫不及持亂不及維之日臣背君子遺親戀榮華以生滅綱維以處必是人也夫天

地之內所可不朽者唯仁存仁在先清欲惡蓋不耽富貴則爵祿可輕榮華可外不厭貧賤則窮餓可甘兵戈可蹈君子所以熠燿其聲譽所以不墜於風波也

朝聞道　章

衆人者以目前爲延促者也君子者以古今爲延促者也生人以後類萃紛煩而人之得傳者寡苟能制一善行立一善言則世自我永故忠臣樂殉其難以殺之而彌壽也孝子勿顧其身以亡之而愈存也衆人以形立君子以精立由是言之顏子之年長於盜跖比干之算越乎彭祖矣

不患無位　章

以位與知爲有待者則可寬然而逃其自有之責而兩者故無待也天地分際虛其中以予人之自處富貴貧賤夷狄患難皆設我之區而非關爵秩也知又非必君相也冠而字之少而知於家矣按閭而丁之壯而知於鄉矣問年而養之老而知於國矣不足以發聞動衆雖妻孥莫可告友朋畏其聞而倘欲懸之天下布之四海乎則功罪賢愚人人之所有事也

君子喻於　章

義者下之所藉也利者上之所藉也義以著道道以裁物下而無義失其所以爲治也利以生財財以給物上而無利失其所以爲養也有義則爭鬬不生訟獄不作是爲平國即利之益事矣有利則不至並耕而治饔飧而食是爲贍國即義

之益事矣多君子而進國於王多小人而亦助國於霸

子謂子賤　章

萬物受氣於天受成於地地有肥磽則物之盛瘠因之地有善惡則人之賢否因之故粵人爲鎛非人而能爲鎛也爲鎛者之多也燕人爲函非人而能爲函也爲函者之多也地之移人過乎天功子賤樂得其地矣

雍也仁而　章

仁者愛人者也佞者媚人者也媚有餘者必愛不足也故媚人者賊愛有餘者必媚不足也故愛人者黙

女與回也　章

無問而無不通者聖也有問而無不通者睿也博問而乃博

知者賢也博聞而若無聞者顏也聖以創道睿以明道賢以力道顏以棄道聖與顏非世所恒有得其中際者而顛之道之美事矣

吾未見剛者　章

貪爵賞者則可誘以利希壽考者則可刼以死非利誠可欲而死誠可懼也內之所繫者然也是故至人以無私自立以不苟自厲爵賞可以謝身命可以外故可貧可賤而不可爲不義可生可殺而不可不守其貞自是而水火不能焚金石不能折兵革不能摧是謂大力是謂至強

我不欲人　二句

夫人每以拂情逆心之事橫而相推以害在人則利己也即於己無利以能戕人者爲有術如是則性情不和而萬物交相怨交相報是自取逆導復也仁人則禁而絕之以我絜情以我正情人心熙熙我心怡怡黃虞之世至今存可矣

令尹子文　章

產於其地仕於其國而不牿於其習者則可以美名稱之楚人剽悍而輕誼君臣不相恤有能心乎國者就楚論之謂其忠可也齊人滅禮而好貨習功利競富侈有能捐所有而不與者就齊論之謂其淸可也此夫子之節褒也管仲與子文行相反也美管仲則不得美子文也趙盾與文子事相類也嚴趙盾則不得寬文子也

孰謂微生高　章

細行耳屈折以利人非傷教之事矣然物非我有而巧借之以爲施則亦巧竊之以爲名人利物而已居其仁猶人死力而已冒其勇人覽物而已矜其智也在上則被君之德在下則攘衆之忠是謂盜名之民君子惡之

不遷怒

以怒而施物譬之齊火先自焚也譬之操刀先自割也物雖被其鋒而已亦將汩其和舜之怒四凶也周公之怒管蔡也孔子之怒聞人也皆聖人之不獲已也怒之加人已非其正而尙欲遷之乎夫遷怒則必從惡惡之而失其實雖欲化物物不可化也遷怒則必移誅誅之而違其眚雖欲威物物不可威也况人前可逐後可傳父可殛子可王賢否功過難以

類推而必欲以不化之胸長刻酷毒其累性情也大矣是不遷怒者此中節之和也非克己者不爲功

犂牛之子　節

父子者自一體而分者也一體之中各有美惡相逮不相逮之勢舜禹雖大聖何以有瞽鯀之凶頑而陟位如故夫舜禹不以瞽鯀累則朱均宜可以堯舜寬何以唐虞之授天下終必舍子而與賢蓋父子之間賢劣皆當相乎其子子如賢則瞽鯀不足累舜禹子如不肖雖堯舜不能庇朱均使二帝之嗣得如夏啟世及之典蚤自堯舜行之矣與賢豈堯舜之獲已哉故世德之齊者王季文王也苟有未全寧有文而無季也夫子所以重盼乎騂角之子也

季氏使閔　章
負道德之器行汚濁之塗而不懼者變化之聖也裕經緯之畧入邪罔之門而不惜者榮華之才也若夫志期於潔不苟爲同道取於高不屑爲俯至遇非其君畜非其主寧以爵祿殆將以爲辱之也故曰巢許皐者之佐也而出於帝者之時伯夷帝者之師也而生於王者之世宜其翺翔棲遲於箕潁首陽之間是以季氏之家可以臣由求而不可以招閔子豈好遯哉君非我配也

回也不改其樂
貧賤憂而富貴樂者常人之情也常人之情不出飲食男女之閒聲色玩好之際其獲豐者其志怡其獲嗇者其志閼內無以滋與境爲損益而已聖賢則不然旣有所以自陶其性者外至之豐嗇不得與焉處困乏而不戚卽可歷浮華而不蕩遇險阻而不頹一切不齊之遇總可收之爲絃歌一嘯而已是故能超能達能潔能貞

質勝文則　章
質之道起於父子兄弟文之道起於君臣朋友蓋親者樸之至足者也一之於樸則瀆瀆則無尊疎者華之至足者也一之於華則離離則無戚二者之患由於偏適惟君子有禮以相接也有仁以相愛也文質之道均而後倫類乃和緣此而正酬酢之事而人道治矣

人之生也　章
禍福之說聖人之所隱也必待祥殃的然而人知所畏則事一不驗我說幾窮是故秉道之子不得其死行邪之輩赫奕而生安得執彼若而叩之乎然其常理可券也忠孝俠烈其生也榮其死也壽君子歌其風小人畏其烈生不朽直不枉也若夫背義反道冋面汚行犯聖賢之所戒違中心之所安則淸議擯之僇辱隨之雖逃於斧鉞而天道尤有禍淫之條卽緩於身前而子孫倘蒙積殃之報悠悠古今能免者幾人哉卽一有之君子以爲或然之事而不敢必也人亦何可以或然者自希也

中人以上　章
上之與下其爲名二其爲等倍蓰而無算窮高以爲上則上復有上毋卻以爲下則下復有下惟立乎中以測乎上下則上下依中以爲生各依中以爲際各有定也

敬鬼神而遠之
敬鬼神者禮中之一事也第一與鬼神爲狃者出入起居皆若有鬼神之介而隨之此之謂鬼神之暱則其性多陰性陰者其氣無陽斟剛明之槩且夫鬼神者亦從而意之耳有無之跡不可明見也卽世所競爲如響者或偶一然之使呼則必應叩則必通酬酢之事一在人耳目之前必反以爲妖魅不祥者之所爲無所貴於不可知之說矣抑凡藉鬼神者則人事必窮人事窮者多危而難恃佛不能救國之亡仙不能緩身之死將何益乎

仁者壽

躁戾者慘急易盡安和者舒謫多延恒理然也然世之所以疑者以回夭蹠壽事爲不驗不知夫人之夭壽有係乎一人者則一人之質可得而召也有不係乎一人者則非一人之質可得而召也夫顏子不夭其請可幾於孔子將爲大聖人而無雜春秋之時氣數漸弱不能如唐虞成周大聖之可以比肩而生回之死氣數刻之也若夫殺人者壽此又乘天運以操逆耳夫世有大氣治亂生殺若旋軸然逆數當殺又必有凶殘之手相際而生其殺人也如摧秋冬之落也此固天道之所不問也不然夭壽之理豈有爽哉

齊一變 章

武王取天下之道多得之太公而治天下之道多得之周公夫以仁伐暴雖無不可明白正大而爲之然攻取之事術尙乎智畧而意隣乎權謀至於周公以聖人之才抒爲經緯無疵政無苟道美善之謨數百載無敝焉所以太公職司兵而書多陰符之論周公制禮而語多純粹之言祖宗所爲流爲習俗二國之變之所以異也非聖人過慮乎宗國也

仁者雖告 章

欲濟世而無術禹卽蹈洪水而没稷卽忍饑餒而亡桀紂爲天子湯武爲諸侯不能破君臣之恒局稱義興師救水火之民卽再爲逄比以殺其身凡皆從井之類也故博愛而無等者墨子之仁也推愛而自陷者從井之仁也儒者之仁不如是之愚也

述而不作 二句

前聖有其道矣不能期其必傳也有後起者從而祖禰之則前徽益著而後廼相從而不惑故堯舜有功於羲軒者也無堯舜則羲軒不傳禹湯有功於堯舜者也無禹湯則堯舜不傳文武有功於禹湯者也無文武則禹湯不傳孔子有功於文武者也無孔子則文武不傳羲聖之業墜則已亦無所附以行於不朽之途述古好古孔子之身上接羲軒春秋之世逖紆盤古矣

聞義不能徙

事理精微之數聞之者多權輿甚無良告以君子之行莫不

洒然以悅也迨夫欲其舍故我以從則戀已所常行者爲正故去私日新人之所難

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以夢而自驗者則訛幻成迷牧人夢爲王公老人夢爲孺子皆情之自惑者也然亦有以相格之理實而相召者高宗之欲中興則思良弼應有傅說之入其夢孔子之懷盛治則志周道應有周公之入其夢二者非其自來誠有以自往也第周公得文武爲之君孔子能爲周公而其君必不可以爲文武姬公之夢一變而爲兩楹孔子之窮也

子於是日 章

一哀而輒樂者放達以自適然而其情儇矣蓋戚人之懷不

深者則誼必多凉子不痛其親臣不義其君婦不貞其夫士
不恤其友皆由於之哀情之至者也故耽樂者多薄多渙守
哀者多篤多節

暴虎馮河　節

行三軍者成敗難知也而死生可自籌也能許國以死者十
成而一敗即敗矣而節彌芳名彌永故能死者不可以成敗
利鈍計矣第行軍之士身全而國危者下也身死而國勿安
者次也身全而國俱安者上也庸臣之退縮不如忠烈之犯
難忠烈之犯難又不如聖人之萬全然必先有是有死無生
之心而後知死者非是人所難也死非是人所難迺可進之
以兢業誨之以全身故曰能死者即不必死而後可以生否

則無必死之烈一以畏懼爲持重偷身爲苟全何可訓也是
故惟賢人能死結纓之難子路之所以忠於衛唯聖人有以
成萊兵之卻夫子之所以顯於齊也

富而可求　章

人未必即爲公卿也而循循然修身淑行自砥以求之者不
敢不至未必即席豐饒也而孳孳然胼胝竭蹷操術以求之
者不敢不至此聖王鼓舞天下之道也人雖未貴而有可貴
之實不失爲賢雖未富而相從於富之塗不失爲養欲一以
濟之人事盡矣聖人之言蓋欲學人不溺情於富而非以怠
民之業也

好古敏以　句

學人之不信古猶怛民之不信法也不信法則行偸不信古
則智偸且使義無圖禹無範雖有絕智不得所憑已亡其前
事之師即義由我起心亦以似是而疑故崇古者所以堅我
信也我信堅則智一智一則道成

天生德於予

紂德凶暴剖比干而不殺文王文王之不死蓋幸於死之餘
者也然則謂凶人之不能害聖人是抱堯行者誠弗犯蹈難
而負仁義者誠可蹈水火而不焦不沉哉第以天之生聖人
也難而其死之必不易舜以親仇之而不能死文以君怒之
而不能死姬公以兄弟謗之而不能死孔子以匡圍桓刼之
而不能死龍比之死所以速桀紂之亡也蓋殺聖人者則國

危君僇聖人可輕殺哉

多聞擇其　二句

約耳目者之外綱之智非耳目無能其相滋者寡也博而用
之則一耳目而川衆耳目之用一世而積數世之事一心而
萃衆心之精皆取乎多之用也故用多者智之逸術也

君子坦蕩蕩　章

任心無邪動履無蹶賦懷多適樂道無冀臨難而遂此數者
君子之所以異於小人也

泰伯其可謂　章

詩曰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若然則太王之心固大類乎陰謀
逆奪者之所爲然考太王遷岐在小乙之世厥後高宗中興

十六年歷祖甲祖乙數君迺生文王商道未衰也且遭狄之難國存不追而廼懷除以移人之國無乃闇於謀而左於計乎夫聖人曷謂其三以天下讓也中天五臣樹蓺功德固不在治水明倫之下禹王其身契王其後有天下者固應在后稷之子孫使泰伯不去則擴鎬洛之王基者固不在季歷之子孫而泰伯之子孫也伯知天命之及而故先去以謝之使其身為荊蠻之人使其子孫為荊蠻之後若泰伯者文王之倡也

以能問於　五句

以賢自競則好醜相訓以是自競則強弱相軋矜者才之賊也謙者德之淵也威者物之芒也和者身之利也

仁以為己任

以一人之身盡欲一世之戴其安全禹稷之飢溺與墨氏之兼愛固與名而同所也第心不可不著乎愛洙泗之安懷雖不能如康衢之擊壤然論仁者必不傻堯舜而劣孔子心乎愛者愛之所同也

好勇疾貧　章

世之致亂者二而天子無道不與焉患在才不才之人無以處之而已矣才者不能爵之又不能用之不才者不能殺之又不能調之禍烈民開憂貽君父弭之者當在其前也

子罕言利　章

怏利者亡放利者怨利雖非惡也而趨利者工攫攘之習具

劫奪之情戈矛陷穽皆以利起故匹夫無殺人之權殺人之事而可斷之為惡者大約利慾之耳富貴貧賤夭壽皆由命造也然夷齊賢而窮桀紂暴而亡夷齊可言命而桀紂不得言命也回也仁而夭由也敢而難顏淵可言命而子路不得言命也一倚於命則天事勝人事詘而益無相成之功矣仁者心之精粹也專責人以仁則心弗至而賢不可贖功亦不可贖而人之得全者寡且悞效之而為愚傷慕之而為墨學仁不至其弊將甚於不仁

多能無知

能者質事也知者智事也一麗於質則墮卑下之名淪於器歸於技而已知者從心以為效者易從心以為隱雖為慧哲

所及靈緒所包而不可以意舉焉故曰光可以照而不可握也水可以鑑而不可持也貢烏獲之勇可以自鳴其力擅離朱之聖不可以自形其巧精粗之分也

顏淵喟然　節

聖人之道泰山無以喻其高金石無以喻其堅鬼神風雨無以喻其變第言道者各因己質以為言參於道力人事者也道力人事者近乎平實故以忠恕為性命之原回則天事優者也天事優者棲於元渺故其所嘆皆逆天之事一開之候變化之言顏子之言道聖門一人而已

如有所立卓爾　三句

立而幾幾乎有之回之詰固不遜於孔子也第孔子之於道

能要其終七十而道從乎心顏子之於道方度其始三十而心從乎道安勉之分功力从暫之別也夫顏子得究其學亦何不如孔子也

逝者如斯　節

天地之間逝無窮來亦無窮其所爲現在者僅寸瞬耳寸瞬不能敵兩者之分故凡立言者或曰往來或曰消息舉兩者以包其中際此立言之大畧也第兩者並舉又或專言其逝而不言其來蓋達人觀化智士惜時逝則化之所以日新也逝則時之所以難再也

不忮不求　二句

人之於世無獨立者必將籍於儔耦之中講相倚之術非人

多欲道同然耳福利之大者人以冀之天地衣食之大者人以望之君上閭巷日用之間人與人不相資人與人不相濟不能廢往來而老死必將絶人道而專殘矣求與之事何可與嫉忮者並誅也第人情責人無已每過量以相期是固窮人以必不能也如是則怨毒所由生故凡一室之戚異氣之孚無故而爲胡越爲兵戈未有不始於多求者也則不求者人之所難也

色斯舉矣　章

聖賢之在治世則用之在亂世則相與辟而殺之故孔子之在春秋屢試於凶危之塗而處險不困委蛇自全蓋達於時之義也彼果敢不回者宜其爲雉之罹也明矣麟之獲匆如雉之翔豈西狩之靈遜山梁之智也蓋吉凶之大者繫萬物死生之數麟固不能貸命於采薪此兩極之夢所以逍遥而不驚也其他悔吝之小者固可以擇足而蹈選地而遊雉固可以先幾於子路此匡宋之難所以翔翔而必避也

竹裕園筆語集卷第十一

竹裕園筆語集卷第十二

臨川李曰滌亦白著

下論

先進於禮　章

習俗之流因其好而沿之弊將日甚周以文風世文者靡靡者弱必極之勢雖使文武在上周公居左召公居右欲反今日之禮樂一如曩昔卽操刑罰甲兵以隨其後而有所不能故聖人僅能必已志之不違而悵同心者之鮮也

禮樂何以繫乎治亂也禮樂之樸者懷誠抱素其事上也必忠處下也多愿世將享禮樂之利禮至於僞樂至於淫揖讓煩而忠信薄鄭衛歌而風俗漓世且承禮樂之禍有後進之

禮樂十三國之風所以多變二百四十年之事所以多畔離也

孝哉閔子　章

人之毀我者名之所不立也毀則多怨怨則行未至而徒侈其聲所以世俗之中親而毀子必多譽子也弟而毀兄必多譽兄也而人勿之信以爲獎戚而疑之至子騫之父母昆弟不然懷情在偏操意多刻勿慮其譽至慮其毀至毀不至而譽至必行之至矣

才不才　節

墨之道尙同遠邇一施親疏共等固我道所棄也至俠者借言豪舉重義而輕財戚其所疎也且至愬其所戚也如是則意亂亦於義無立却顔路者卽不必子爲大夫不可賣車以買椁絜之於情亦中正之事矣

賜不受命　節

之而不能自給者困也惘而不能自測者冥也第二者各有所繫於天而不繫於人謀有巧拙而貧富則不可知胸有智愚而成敗則不可必故或多算者單匱寡營者裕饒抱樸者令終懷譎者恒蹙事勢旋反難以類推故貧富成敗一聽於天則不犯天忌侵天權謂之順天之民

子畏於匡　章

食値刼阨相殉而死其道窮也故採薇無聊剖心過憝時處其亢道或宜然外此有受暴王之囚繫而不死蹈頑父之水

火而不死者而況難自意外身宜脫然之會乎是以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此聖賢之龍德也

季子然　章

學與行難言之矣以聖人之門由求之賢富強之學實自由求而開之且屈折私門幾爲黨權附勢者之倆故後世之論怨由求爲孔門諱也特以當日之魯奄弱而微乾侯陽州變事亟矣魯之三家齊之田氏晉之六卿也且簒弒之事春秋疊書而姬公百里之裔猶得奉有宗廟不至移於三桓者二子夾輔之力有以陰抑其謀也人曰有周公爲之祖魯雖弱而不至於亡余曰有由求爲之臣季雖強而不至於叛

子路曾晳　黙也

物所共競者我亦趨之爭於物之所勝也而大心者反焉非與物左也物既相競事各有圖也能各有優也我即從而爲之亦無以勝物即有以勝是溺習而角材也究無以越乎世俗之所爲非所以易天下之道也故以不屑之意處之雖無其實而其超然者自全所以泗上諸邦言兵言富言聘會三子意欲競之而益大助其諸國之瀾究之爲富強之陋爲交質之詐若點者思有以易天下而未得其道姑與化俱不狥於物

仁者其言　章

作其事而無其言則氣鬱志幽而鼓事亦無銳故言者所以旌功也第揚詡自盡者則又以言過傷其堅厲之氣且材有

能否不量力而侈之是闇已材也時有成敗不度勢而期之是昧天會也巧佞沒眞此足以爲其端矣故曰文者身之芒也横者德之府也浮者僞之因也靜者事之幹也

人皆有兄　章

舜之有象也姬公之有管蔡也事之不類命之無如何者也若謂揖讓可以化同生之暴未聞温恭之聖可以化有庳之凶友于之公可以柔流言之子第以處之得其道可以戚其所疎也豈復慭其所戚也故凡處同氣者行已無失則親愛之仁大舜之恭敬也破斧之義亦周公之恭敬也君子亦善所處而已矣

子張問明　章

物無明不顯無幽不藏明者天道也幽者地道也萬物得天而獻其情得地而隱其形好察以盡物物亦畏而不樂而已之德亦將病於行猜也第以不明者而當譖愬則必溢怒怒而過情者傷正必溢罰罰而過則者傷威傷正者失厚傷威者激禍

自古皆有　二句

今者古之餘也生者死之餘也今爲一瞬則古爲長矣生爲一瞬則死爲永矣第情無正者每多暱暱則必好偷而失貞惟聖人立教能沿古以相慰捐生以從好如是則國維不傾人心長存故煦煦而戀生不若烈烈而就死

年饑　章

凡倍取於民者民必倍貸以足上之徵則耗其年之一矣民無餘食不可以耕而野多曠土則耗其年之二矣民貧則流離轉徙之患生不土著則大男無常業則耗其年之三矣苛政猛於虎則道有捐瘠民多鬻子乖氣相干水旱螟蝗之災相踵而至也則耗其年之四矣唯善足國者取民輕取民輕則民不乏民不乏則歲不饑歲不饑則國不貧故什而取一之言誠本論也

片言可以　章

折獄以片言上有三飾而下有四遁拙吏樂以簡而高其清淨之術一飾也猾吏侈於捷而競其才敏之舉二飾也酷吏喜於猛急相傾傾以施其矯健而逞其武暴三飾也坐嘉石

而未必果爲罷民一遁也坐胏石而未必果爲窮民二遁也
出綱者未必果爲良民三遁也入綱者未必果爲姦民四遁
也片言以折獄是慢獄也獨寻子路者以爲非子路而欲幾
之不害於下必詭於上害下則戕民詭上則傷法

子欲善　節

斧鉞者上之慘氣也刀兵者上之厲行也以殺而勸善是上
已先暴而蹵下之慈不可得也且夫殺之爲道是上以所懼
者驅民則民多外從外從者志姦以所仇者刼民則民多
內怨內怨者嚚呰卽殺可善民其情猶春冰不可恃也況善
斷不可必乎故殺之爲言何可訓也

衛君待子　章

居人之國稱引大義而遽欲變置其君是事之難而不可居
之功也故衛輙不可爲遜國之夷齊而蒯聵不可爲反國之
重耳聖人其知之晰矣然則正名之說何居乎或曰欲輙去
位命公子郢而立之則人倫正天理得而不知名之不正不
在輙之先郢也立國以嫡不以長從靈公之子爲義則聵去
而當立郢從靈公之嫡子爲義則郢詘而當立輙郢詘而立
輙猶舍郢而立聵也故凡輙之立爲聵立也名之正不在輙
之先郢也固也或又曰欲輙迎亡人於河上而父之君之卽
不君之亦當養之別宮奉之以人子之禮可也不知聵非恬
然讓子以富貴者也迎之則必將君之而輙又貪國其不可
迎也明矣然則正名之說何居乎曰聖人之所正者亦止乎
乎名焉耳出公不得繼靈公而衛輙必當父蒯聵告之宗廟
聞之國人人倫之道得父子之誼明以之爲辭則順以之制
事則安蹈和履平禮樂其順此而作者也懲悖禁暴刑罰其
反此而生者也道隆相生然後能相治學爲人子然後能爲君
不然名之不正失則胥失君子以爲苟道而不可居也

學稼　章

稼圃之學與夫禮義之事凡皆聖人所爲也而其道有精粗
之分精者以治人而粗者以養人養人者其教一明而已足
神農后稷而外無復有踵其事者後世聖人日以其精者治
人而其道不樀其化彌新儒者之學何可不知其所從也

子謂衛公　章

瞷其所有曰貪貪者之心不止侈其所有曰驕驕者之福不
長荊而兩無之故曰善

子適衛　章

齊晉之富殫富有餘而教不足也鄒魯之文學教有餘而富
不足也教不足而餘於富則桀而無文侈而無禮無文則爭
爭則速奪無禮則淫淫則速貧如是則究以病富富不足而
餘於教則賦歛無以奉乎君國也祿寻無以養乎賢良也府
庫無以賑乎萬民也五穀不登則仁義之氣餒俯仰不給則
孝弟之風微如是則倂以病教春秋之世舉其一端而弗得
其大備聖人論政所以樂道其全也

善人爲邦　章

生氣盡則殺氣隨之生氣戕則殺氣報之世之不能有生而無殺也天之迺天之道也使天而無殺天不威而人不畏則天憐而人怠矣第順天而奉之孰若制天而用之惟君人者爲能有制天之權故善人在上百年積法而民守則民不死刑罰之誅而去一殺矣積泰而民順則民不死軍兵之事而去一殺矣積和而民樂則民不死水旱之災而去一殺矣故暴國之民多危善國之民多安暴國之民多凶善國之民多壽

如有王者　章

敷我澤而布之則仁猶易爲如有王者則必有非王者之君在其前矣前必有庸主而廢政前必有暴主而困下王者之

仁事雖今日勞代乎其前矣

雖之夷狄　二句

我秉彝行而得其朋有同已者可以慰其獨也我秉彝行而予其類有應已者可以奬其勞也惟人莫我同世不可問而樹苦節於寂寞莫知之地能不悔且息是以爲難聖人所以儆學者之貞心也

鄉人皆好之　章

據獨情而欲謂人之賢人之賢無明所也何也據獨而稱之賢之於我也不習我之於賢也不習不習則多疑如是賢將終身無明所而我稱賢亦將終身無定情則賢隱而我眩矣稽於鄉以爲公稽於鄉之善不善以爲質雖用我猶用鄉也此知人之逸術也

朋友切切　二句

人之肝膽不能獨持也必將假於相輔者而有立且我以誠往道可取復雖成物亦成已耳權者物所大樂也多以外悅而其中不然非我天親之倫中懷不屬即相附爲權吾知其一人之意常孤也不於同氣抒之將安寄乎故切偲怡怡固以善朋友兄弟而已亦將被其利矣

克伐怨欲　章

勝負之心亡則怠士卒而城郭不守矜詡之心亡則黜才智而功業不建忿激之心亡則外君父而忠孝不烈嗜慾之心亡則潛情好而爵賞不行故有克伐怨欲四者而正用之則

羣相力也羣相藉也鼓舞盡利而人道以立所恃以仁天下之道亦將全乎其間苟一以制之浮游虛無而欲置天下於無有必將槁寂禁塞其一切宜聖人論仁所不與矣

南宮适　章

善惡禍福相應不爽者聖人之所樂言也廼惡必禍亦不必禍禍而又未必惡者天之禍人何如也善必福亦不必福福而又未必善者天之福人何如也且夫羿奡惟死故益著其惡顧羿當日者上有荒敗無度十旬勿反之太康萬民怨於外五子危於內廼羿雖廢太康勿敢自立而必立仲康迨至帝相而夏道益衰羿廼篡夏而有天下使羿行仁義施王道澤有夏之遺民繼配天之絕業亦安在湯武之徽不丕著於

有窮哉而不幸其凶淫自絕弒逆横生不旋踵而不得其死也惟不得其死故益惡夫羿奡也禹得天下雖由於治水之功然亦蓋有天幸焉堯之子不肖舜不得不以天下與舜舜之子不肖舜不得不以天下與禹適若粒食之利雖以養人神農耒耜已創萬世田功之祖而后稷性好樹藝不過爲舜作司農之官謂稷以稼穡應兆八百之基彼神農者又何以報之使周之後而無太王王季文武周公之聖聖相繼稷之子孫安在必受命哉豈適不爽播種之報哉嗚呼自古洎今善惡既差其報而成敗又復移人尙論悠悠曷其有定宜聖人有以存而不論也

桓公殺公　章

傳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若然管仲召忽則當以死者爲正隱忍自全用所未足而謂其功可以被天下何以禁夫後世之爲人臣而懷貳心者而不知仲之不死固可以無死也齊無知弒其君則當國者桓公子糾必將擇一焉桓公宜有齊子糾不當立適管仲不先臣桓公而奉子糾此可以責管仲之不智不可以責管仲之不仁桓卽欲君而致殺子糾而死召忽此可以責桓公之不仁不可以責管仲之不仁也是仲之不死旣無害於仁而其功又足以仁天下故夫子稱之不然非春秋之旨矣

公叔文子　章

闇臣昧於賢否好惡反背左施而不任過嫉臣喜行讒刖以非其才而毀其功使才見俯而功受其謗賊臣蔽賢圖已擅君之股肱以自衛使賢在私室而不在公朝三者皆賢之厄也文子無之可以稱矣

不逆詐　章

人之以形貌相示者雖甚異類若爲樸誠也而至於心之所藏機巧嫌隙各得設意以爲變此狡之內恃者也內恃者而無以察之則彼智而我愚有以察之矜智以相鬭則我的然一與物相疑黠者逝其心而愈巧誠者苦其猜而亦攜非所以安物而治天下之道眞能伏奸者曰淸明在躬志氣如神

或曰以德　章

明德怨者所以爲鼓舞天下之具也何者人之接於我者君

者澤我成者恩我外此則不可知不可知而拯我持我必有所以報之而後施德者益勸過持乎怨怨之說則臣子將無以護乎君親且令修怨者益熾而無所忌故報德者仁也報怨者義也由是爲言天之以禍福報善淫王之以賞罰報功罪聖之以褒貶報是非皆此意也

莫我知也　章

學有快心之處雖以自娛亦將以冀夫知我者焉有知我者所以獎幽獨也苟竭其生平之修而滔而勿耀闇而勿彰寂寂儒生與世無知復牽於不可必之說以自解將安信乎惟聖人不然知世無我配應鮮同心內詣旣優俯仰俱可以自足綽綽然託於天知以自適者聖學之高也

賜也女以爲　章

人之爲學已謬於其方猶可返也以爲師學之所然從而效之則學者愈自執而不能遷夫各貴其所傳也惟爲師者明詔以已之所學不在彼而在此此聖人無隱之教而學者自返之時也

無爲而治　章

讀典謨之書而知舜之治備矣堯之能詳於治天禹之能優於治地合庶官庶事而釐治之舜之能爲獨至也無爲之說何居乎舜所事者一本於恭已縱五典百揆兵刑禮樂俱由元德之經營所謂居敬而行簡也有爲猶無爲無爲非不爲也夫子之所以歎之

志士仁人　章

有求生害仁亦有求生而不害仁者有殺身成仁亦有殺身未必成仁者然有是無求有殺之心則生可無求亦可以求而亦不至於害仁身可以殺亦可不殺而亦或有以成仁蓋能爲比干然後可以爲箕微一意爲管仲必將流而爲馮道

子貢問爲　章

質之有餘者用已質之不足者用人顏回質之有餘者也故爲仁誨其由已子貢質之未足者也故爲仁誨其資人

行夏之時　四句

事能役古爲已能取大也事能擇古爲已能取精也已能取大則治彌逸已能取精則治彌高

人無遠慮　章

人者天之生是使勞也非欲以相殘也故天之於人毋無端而相尋於危禍之塗而處末世之天下智愚強弱又日相攻噬於其閒雖甚乎處恒有險也惟能慮者爲能懸設以自經是以戒預而禍輕患難之來昧與怠之報氣也

憂患之小者或人所能爲其大者皆天所設也天所設者人不得而制嬴氏強國銷鋒去鏑築長城以利萬世而滅亡之禍卽在於二世之閒陰人亂政灼有明徵刻意刈除而已產育於宮闈之內又豈可計智弭乎聖人言人事不言天道而憂之者可以慮祇者貴自強而已

君子疾沒　章

人之於天地至渺忽矣至俄頃矣而卓然可與天地並垂者名不朽也是以君子無廓已之智而有大身之聲無永年之方而有延身之譽

身已往矣名之稱不稱不可得而驗也然其實可前知也仁義交譽而賢善見殺百世而下史策之褒譽奕然如生功不在世而德不在身生爲朝榮歿爲夕悴必然之勢可相測而無疑者君子先爲吾身裕其光華也

其恕乎　三句

恕而以人所欲者相契風雨之所好不可得而齊也且人期人於所欲其弊爲功利爲驩虞甚則且爲摩放以所不欲者相推則可以類萬物之情而一天下之變故治平絜矩惟在

於所惡之中

衆惡之　章

賢不肖之目其始也以事造也其既也以聲成也至以聲成非由來所成者矣堯舜之頌千歲之積譽也桀紂之詬千歲之積毀也

道不同　章

萃益者所以廣事也參伍者所以盡變也以一人之智謀道則道常餘於所謀之外然必先討其同而後可與謀舜禹與皐陶合爲兄弟驩兜與有苗道爲一家使其兩相代爲謀不以見而兩相非必以意而兩相忌

三戒

嗜慾者從血氣而生者也嗜慾寂同於木石嗜慾正幾於聖人故血氣有消長之時而嗜慾必無寧濟之候君子範血氣而節之而不任血氣而隨之故自少而老皆正義所環也

見善如不　章

孔子成春秋是非嚴而人心正故吾黨之士與列國好義之流皆有善善惡惡之心至於求志達道豈曰乏人孔子爲文明之宗而及門之英均懷異畧皆足以佐諸侯王天下澤生民而時無可輔之君有求志之人而無達道之會未見其人傷我道之窮也

子亦有異聞乎

堯舜禪天下苟舍舜禹而與朱均則天下不治而朱均亦必不能帝孔子授道苟舍回參而私伯魚則道不續而伯魚亦必不能傳聖人不病道不枉子不害公其異於尋常骨肉之之暱者與堯舜千載同心而已

性相近也　章

舜禹之與桀蹠也其相去也不可爲里道故謂舜禹桀蹠可以爲一父之子以其性無大差也南方火雖燥而不得謂北方之火爲寒北方水雖陰而不得謂南方之水爲暑材質既類性亦同然故人同是人則亦同是性其有不同則教化之有激慼也時地之有澆淳也類萃之有君子小人也得其所益則登得其所損則墜

公山弗擾　兩章

弗擾非畔魯畔畔魯者佛肸非畔晉畔畔晉者君實無上而謗其下之我逆猶自取復也以是謂聖人之或將恕之曰是不然聖人之道以治易亂不以亂易亂獎亂以危人之國衆人且不爲況聖人乎然則聖人之意何居蓋人之馭奸桀也各因已量之所裁而不能相強唐堯之朝共鯀且可與岳牧並登於廷而不間堯之以是故貶聖雖德盛而能容實力大而能制也惡來飛廉使得聖人以爲之君遂其有爲之才必將爲才臣故大聖人之於奸桀也貴其有以用之也若至專恃乎自全之說則閔子之力拒季氏孟子之不語王驩是已濡跡而有愠則不若孤潔以明高不則如子路之入衛宰我之入齊各以身死雖悔可追何足語於變化之學哉

恭則不侮

強勝不若己者至於若己者而敵畢以自牧則物之抗志也消故曰力可以陵三軍而不能不懼於朝廷之儀氣可以搏猛虎而不能不柔於童子之拜

好仁不好 節

貪惡德而各有所蔽猶有以反之也必暫美行而遂大其非則已之溺也必甚內有所恃以自慰其心則不悔於己不賢於人已受其偏德之累世被其妄發之害矣故禍天下者非獨小人也惡夫以君子而流爲小人者也

子生三年 節

父母之懷子非以爲恩也天地空虛賴人以綴之已生須臾

賴子以續之故天地生人爲天地父母生子實爲己也第所生者不可不藏之以爲德身從無以至有卽竭踵頂以酬之僅償事也三年之喪乃欲短之乎詩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以爲懷三年而喪三年者與不知言姑以其淺者喻耳

我則異於是 節

以一端自見其美者卽以一端而自見其累規可以爲員矩可以爲方而不能相易則規矩僅一方之材矣水可以爲溼火可以爲燥而不能相通則水火僅偏劑之氣矣聖人者德全故可瀁漾大虛之中而有以自樂

小人之過也必文

事可與天下共見者毋論得失功罪俱當與天下相處於誠也而其快然不掩之趣已爲物所大服矣有意以飾非是非爲一累飾非之心又爲一累是二累也且詐而相欺則必預而相復好行其思其流將日甚故過者善惡之中君子小人所共焉者也君子改過則日進於高明小人文過則日至於卑下

夫子之得 節

孔子必欲居堯舜之位然後可以爲堯舜不得其位將恐不能爲禹皋故明聖人而必借於得邦家以自顯非其素也然與深人言聖人則相與究於心性之微微之故不得不奧之也與淺人言聖人則相與極乎事功之大大之故不得不張之也

堯曰咨爾舜 五節

唐虞之世天下鵠羌民之困也奚啻桀紂之虐也至於夏商之季雖以一人之暴毒痡四海而其民亦已大遠於顛病龍蛇之間而一則適適然以天下予之人一則亟亟然以天下取之已蓋舜禹得君而湯武不得君也得君者氣數之不足藉人以補之君天下者取其代天也不得君者罪過之下被藉臣以易之君天下者取其代君也

不知命 章

人而不隨天之所制則情欲足以滅性人而不遵王之所範則蕩檢足以階亂人而不攻典籍之所列則貞邪雜反無以持衡惟達天則吉凶禍福各順其正惟從王則貴賤上下各

妄其閑惟博稽則古帝王霸正變貞淫忠孝讒賊各有其辨是以韋編之絕明陰陽之奧從周之志奉一王之規刪敘筆削之孜孜總古今人類之變記者以爲二篇之終聖人之學也

竹裕園筆語集卷第十二

竹裕園筆語集卷第十三

臨川李曰滌亦白著

大學

大學之道　全

古今所傳亦以傳其知而已古今所學亦以學其知而已知者聖賢之所重言也其言知或見於末篇或見於首篇知命知禮知言之知知遠知風知微之知見知聞知之知此見於末篇者也格物致知之知此見於首篇者也則知也者或以之為成德之終或以之為入德之始皆不離乎知與學僻於知者也曲學闇於知者也大學之道其在致知也無疑知至則誠正修齊治平一以貫之矣而必先之明新止至善者知

有其知之體故曰明德知有其知之用故曰新民知有其知之極故曰止至善不知則不能止猶之不知則不能明不知則不能新此固可類而推也然則致知之知與知止知所先後之知將一無別乎致則濬所知之原擴所知之蘊知止與知所先後則知其所學之向與知其爲學之序而已一則知之所自來一則知之所由著也至本末貿亂厚薄倒反其不能知可知已故大學之道皆係於知不可不察也

康誥曰克　十章

傳者之說有以已言傳之者如毋自欺釋誠意之類是也有不必以已言傳之者如博取帝王詩書之載與賢侯霸國之詞可以為勸者雖大夫之言亦書可以爲鑒者雖諺俗之語

必錄義取其同所以徵言也兩引成湯者一以顧諟乎命一
以顧諟乎盤同一警戒也四引康誥者一法乎文一戒乎紂
一求下協於民心一求上符於天命也有詩與傳義相合而
引之者如邦畿借以言止緡蠻借以言知之類是也有不必
與傳義相合而引之者如敬止之止傳者引之以爲所止之
義是也無訟之言何以可釋知本也蓋訟者乾坤始交而有
之者也夫人無欲乃無訟無欲者天德之所以立也人無爭
乃無訟無爭者王道之所以行也召伯聽訟於甘棠之下詩
人以爲美比於虞芮之至周庭而媿者召伯之治固下於文
一等矣使民無訟是必已之德旣明乃有以新民之德故取
以證知本不誣也大學之大合身心意知而言之故曰欺曰

謙曰善曰不善曰忿懥恐懼好樂憂患曰親愛賤惡畏敬哀
矜敖惰以爲性情全乎此大學之大合家國天下而言之故
曰君臣父子與國人交桃夭曰夫婦蓼蕭曰兄弟以爲人倫
全乎此大學之大合格致誠正修齊治平而言之故曰仁敬
孝慈信曰讓曰恕曰忠曰義以爲德行全乎此好惡始於意
而卽被於家行於天下者體立而用自行也孝弟慈施於家
而治國猶是平天下亦猶是者國者家之推天下者國之推
境移而理不二也指視之善惡畏其嚴嚴於自治也藏身之
善惡欲其恕恕於治人也兩引聖言者大學自曾子作之故
以聖人之言重證聖言也一繫曾子者大學自曾子之門人
敘之故以曾子之書重繫曾子也一家之興敗關於父子故

齊家者兼言乎其子也天下之治亂關於君臣故平天下者
兼言乎其臣也平天下不可以無財殖其自有之財於道曰
生於國曰足於應曰發身實其亡身之貨於人曰聚斂於國
曰利於應曰菑害有家者未必皆有國故齊之與治節節言
感應之理以爲治在於齊有國者雖亦未必有天下然所以
言平天下者以是則所以爲治以至於平者亦不外是第末
言義利而必曰謂國仍不失乎平在於治之意也

克明德　兩章

程子曰文之德類於堯故堯克明而文亦克明也然文曰明
德而堯曰峻德乃史臣贊堯之詞非堯之德果異於文也命
者無形之盤盤者有形之命有形之命顧以曰無形之盤銘

以心總以見湯制心制事之功也湯武承桀紂汚濁之後懼
已德之不滌而無以自新懼民俗之不革而無以作新更代
之時當有興舊之氣此固聖作之理勢宜然所難新者獨在
文王耳名雖爲君而分又實爲臣善不以陽而以陰跡不用
明而用晦處西伯之位而嘗有二之歸歷譏問之朝而事猶
忌之主吾恐后稷公劉聖聖相守之邦其不至於岌岌者幾
希矣乃文之政敎曰新初受天命自修德以來帝眷於康誥
克明之書事雖不相本而理未始不相因也

邦畿千里　章

傳以傳經也卽或雜引詩書與聖言未必以一語結之不從
經傳一語者唯邦畿一章耳邦畿之詩無釋知止之言猶釋

爲也仁敬孝慈信猶釋文王也道學自修恂慄威儀猶釋武公也親賢樂利猶釋前王也至於邦畿言止緡蠻言知於文王示所止之則於武公言明德之至於至善於前王言新民之止於至善唯可於言外得之此又諸傳中之變體耳

子曰聽訟　節合下二句

先儒謂聽訟一節專釋知本重言此謂知本爲衍文謂知至之文別有闕文此其言非也重言此謂知本如宜其家人宜兄宜弟之類承上起下片皆重言也蓋所謂知本者在此所謂知至者亦在此先儒不必爲衍文闕文以疑之更不必爲格致之義以補之也何以知其然也蓋天下之物萬有不齊其難格者未有過於訟者也苟知民之訟生於辭辭生於情

情生於志知民之無訟由於辭之屈辭之屈由於情之誠情之誠由於志之畏能推其訟端之何以起又能推訟端之何以止則於天下之人情物理思過半矣若必盡天下之物而格之而後爲知則天下之物無盡而一人之知有盡白首茫然也或又曰格物致知必在於窮理窮理必博取聖賢之詩書廣稽天下之名象吾亦不敢謂非格致之道也顧天下之人有學爲儒雅者也一旦使之居民上未免爲虛誕所欺而不能拔本塞流以絕天下之僞息人心之囂所謂無術而遺夫世務雖格盡天下之物擴絕一世之知奚益哉且夫以使民無訟爲淺耶爲不足以盡格致之義耶昔者堯舜之治天下豈非上聖之化哉使皐陶爲士雖欲期於無刑不能期於

無訟無訟者父子睦兄弟讓國人和天下順不賞而勸不怒而威皇者之治也非察治亂之原識情僞之變孰與於斯故使民無訟明德以是新民以是格物以是致知以是也抑所謂知本與知至可以合言者又有說也本者明德之說也知者知所先後之知也經文知止與知所先後之知先儒謂格致之後而得之則能知本卽可謂知至此固類至之事可相連而屬者也以此釋知本卽以此釋知至又甚明白而無可疑者夫先儒一定之說學者非敢以意爲易也而理有可據是以存其辨

聽訟之言以釋知本余謂可兼釋知至非以使民無訟遽可以盡格致之理也謂使民無訟卽可以盡格致之一端夫一

端者衆端之所推也聖賢格物窮理之說有終日言之而不盡終身爲之而難窮者則舉要可以例餘卽一可以貫多總在學者以意而得之以意得之不止聽訟一章爲然也誠意在於致知釋誠意未嘗及知也而可以意知其言知也修身在於正心釋心之不正未嘗及不修也而可以意知其不修也齊家在於修身釋身之不修未嘗言不齊也而可以意知其不齊也則亦可曰使民無訟未嘗言知本言知至也而亦可以意知其言知本言知至也聖賢教人之言各以大意舉之不必過爲屑屑也

所謂誠其意者　章

經言誠意此固理欲之所從分而天人之所由別也第不審

其意之何以誠則欲期於誠而反至於不誠不原其意之何以不可不誠則或可以誠而亦可以不誠雖曰誠意亦烏識所謂誠意也哉試取誠意者一思之夫意發於心濬於知知其誠之所在而不如是以誠之則曰欺知其誠之所在而卽如是以誠之則曰謙於是有不誠而爲不善者皆欺之屬也有誠而備其德者皆謙之屬也故君子必愼其好惡以爲兢兢焉而天下之人猶莫知其意之不可以有欺也則試取小人之不善而鑒之指視之嚴不可不畏也猶不知其意之何以自謙也則試取修德者之潤身而驗之廣胖之符不可不知也則君子之必誠其意斷可識矣兩言愼獨者何也獨者知也誠意必先致知也終言誠意者何也傳釋誠意故又專言誠意也

世皆好惡愼獨之君子而後誠其意則人之能誠者亦幾何也天下誠之人少而不誠之人多由誠而至於誠者此君子而君子者也由不誠而至於誠者此亦小人而君子者也雖有閒居不善之小人而一能厭然性可用一能掩著才可用也充其厭然之良則可以振其恥而復其悔充其掩著之力則可以釋其回而增其美不善之小人而爲爲善之君子亦何難哉惜其厭然既已在後而掩著終於自欺肺肝莫覆指視徒嚴而卒莫知自返也其與廣胖自得者相去何啻千萬哉所以愼獨以誠其意不得不屬於君子

所謂修身　章

有忿懥之心則報怨復仇之詛切有恐懼之心則用壯用罔之弊洊有好樂之心則賢賢好德之意誠有憂患之心則生全綢繆之計周四者心之所不可無也若以四者爲非心則無以見心第以四者有所之心爲心又無以見心之正於是世有欲正其心者惡其不正將併惡其心惡是四者而亡之將欲併其心而亡之也夫欲從事於心者先得其正而可矣欲從事於正者先得其心而可矣去是四者之心將并去其心頑寂虛無是將泰山在前而目不見鐘鼓在側而耳不聞膏粱入於腹而口不辨也二者皆非心之正身之不修也夫固可覩而知也

所謂齊其家　章

身之於家賞罰號令之事少一惟情之被而已種種之情有之於身者卽所以行之於家種種乖僻之情身之不修者卽可以知其家之不齊家之不齊於其情者二一無以爲行情之度也蓋效其情而爲之則顚倒而不可訓一無以爲被情之安也往而加於物者乖是失實則參差之端起矣

所謂平天下　章

平天下者首言絜矩而戒其聚散次言用人而戒其聚斂財之爲言也要矣蓋財者所以平天下之具也平天下而諱言財空持仁義以相饗上無以爲奉下無以爲養也第財出於下而專歸於上天下之不平未有不平於此者矣故上專財則民貧貧則溢上專財則民怨怨則亂此固菑害之所由至

也是以君子絜矩在同好同惡而不寶悖入之貨用人在能
好能惡而不畜聚斂之臣此平天下之大畧也然則始何不
言財而仍先言乎孝弟慈也葢王者之治天下以人倫爲尊
以人道爲美而不言財貨有無此卽父子兄弟不懷利聖賢
不道富强之意也究之老老長長恤孤亦必需財孟子陳王
者養老之政必以樹畜爲先貧三者雖不言財而財已在其
中矣不言散財而言財散此有說也武王發鉅橋之粟散鹿
臺之財雖改革之時爲然外此而欲散財以得民亦不可常
特之恩財散者如王者富民霸者富士之說也王者不可充
積廩實府庫故財不貴於聚王者又以官天地府萬物故財
又貴於生君子既能絜矩以同民之財而務財用者毋出於

小人以媚其上而君恒不之察言絜矩愼德善不善忠信非
有異旨也推所惡在於絜矩獎得失在於愼德返悖在於善
矯拂在於忠信各就上文言之也仁義俱不與利侔而一言
仁一言義施以及人故言仁度以制已故言義也義固可以
爲利而利反與害隣者生其自有之財卽義中之利殖其聚
斂之財卽利中之害也此平天下者之所當知也

竹裕園筆語集卷第十三

竹裕園筆語集卷第十四

臨川李曰滌亦白著

中庸

天命之謂性章

聖人之書其言天者易與春秋洪範而已外此則唯中庸也
中庸言天人合一透通元始此固子思之學也其必尊天以
爲性之始道之原教之宗使他說紛紛而不敢竊是三者以
爲名於以辨在道息異端此又子思之時也愼獨者大學所
以爲誠意之功中庸一部誠字此卽以爲其本也格致誠正
全乎戒愼恐懼愼獨致中和之中修齊治平全乎萬物育天
地位之中此大學之所未言也然天以是理而命乎人人以

是理而位乎天天亦使人奉已所界而以爲樂也天地二者
人與有同辭且天位於上地位於下實又事理之可見者也
位育有應有不應而或者疑之夫周末無寒風秦亡無燠年
理之常也堯九年之水湯七年之旱數之變也君子道其常
而已

天命之性率性之道猶美惡之半詞也何也凡處善惡之極
者必循其本而致之故堯禹之性天命桀蹠之性亦天命也
苟非本於其天則合之必不誠而作之必不盡天之不能有
善而無惡也天之固然也使天所命皆爲美淑則性道俱可
以無過而聖人復何俟修道之教哉而或謂天之所命純一
無疵則詩得而徵之天果一能以至善予人天之自處宜無

有不善者矣乃日月薄蝕星雲變墜繁霜殺菽麥慘雹殺生馬以至水旱疾癘種種相被五行之氣迭相仇難天之命於已者亦有不得已而不能自反於大善之時抑天之生人與生物無以異也人有凶殘謂非天所生則將謂螟蝗蛇蝎虎豹之屬亦皆物所爲而非天所生乎蓋天命人以善惡之命猶天命人以殀壽之命也人之不能有善而無惡猶人之不能有壽而無殀故聖人修道卽所以修性修性卽所以修命戒愼恐懼愼獨不敢純任乎天也以故喜怒哀樂絕其乖戾藏於胸中謂之神聖流於天壤謂之福祥天有修道之至人而已亦得以饗其利又何論於塊然之地雜然之物也然則第言修道而不敢有正天之詞忠臣之義孝子之行也所以尊天既以尊天則天處於無過其流於邪惡者不得上累乎天益當自勵其所治非負惡德之極者皆得援聖人之教而有以自範也

喜怒哀樂　節

人情與物故兩相觸而酬者也物有紛至之故而情莫不由析而應之使觸至而無意之相彼賅存而乏靈之自動頑寂無爲則人道不交而相酬之美止矣故喜怒哀樂四者盡情之變盡物之變也

君子中庸　章

天地之大也謂有君子而無小人有君子之中庸而無小人之中庸則無以盡參差之類也唯有君子之中庸而復有小人之中庸以與君子敵世雖無兩君子而若有兩中庸始於貌之既於角之也元黃水火之勢煩然矣故聖人特正之

道之不行　章

夫人之心莫不以意之所近身之所力者以自喜也執意以爲道意之所期非道之所期也憑力以越道力之所至非道之所至也屈情以爲俯仰者則有強已從彼之勞而其意不樂事雖美也而聲不前矣天下之通病也

舜其大知也與　章

古之傳道者傳其中而已中不至故道亦不至第中也者執之非易用之尤難闇主蔽於一己而好問者寡熒主惑於高深而好察邇言者寡褊主聞人之惡而無其廣大而隱之者寡猜主聞人之善而無其光明而揚之者寡愎主堅於自僻而不能參伍以盡變而執其兩端者寡如是中何能至之又何能用之道之所以不行也舜不其然此其所以爲大知此其所以爲大舜

執其兩端　二句

天下用一而不可謂中用一者中亡其半也第可謂一用兩亦不可謂中用兩者中隱其處也僅可名兩用一者意偏意偏者無全善用兩者意亂意亂者無堅善信非所信而疑非所疑終莫被其善之利矣唯聖人虛以容兩精以擇兩故參伍者精微之所生也

回之爲人也　節

回之擇而得善與舜之察而揚善亦幾幾乎同等之事也第舜則舉善而用之於民回則守善而服之於已善量大小之辨

天下國家可均也　節

均天下國家為堯舜為湯武是為中庸也不則而為五霸亦未必中庸也辭爵祿者為夷齊為泰伯是為中庸也不則而為箕穎亦未必中庸也蹈白刃者為龍逢比干是為中庸也不則而為荀息亦未必中庸也三者得其宜則中庸即在三者之中不得其宜則中庸又在三者之外英雄易能聖賢難能耳

寬柔以教　二節

包容之說勝則無以護尊親而忠孝不立殺身之說勝則無以圖生全而庸髮不仁然拘於方者各本其從來之情以為尚是以南北相背而馳若相矯而立不各極其難不足以見其雄盡之情也

國有道　二段

或曰有道之不變猶易易也至無道往往刼君子以死至不得已委蛇以自全雖曰毀貞直危死耳然君子之不變有道無道同一實也有道不變塞即至無道可生可殺而不可以辱可存可亡而不可以奪成仁取義非强孰能之

故君子居易　節

任君子之正澹泊無為有時君子之困厄甚於小人憑小人

之才經營圖度有時小人之福利勝於君子蓋邪正可知也而禍福則難知也徐幹曰施吉報凶謂之命施凶報吉謂之幸君子第循其福之所自來而塞其禍之所自至不以變數疑常道

鬼神之為德　章

鬼神之說儒者不恒道凡理之所固有者雖甚幽隱皆可以平常視之則鬼神亦可目之為中庸也且君子三重之道質於鬼神是鬼神者君子藉之恒以為考驗之事實非冥幻而遠於人者抑中庸一書半屬言誠鬼神本於誠而前知之至誠固又如神是至誠一鬼神也鬼神一至誠也至誠一中庸也鬼神亦一中庸也故曰中庸之為德鬼神之為德有同辭也夫鬼神之德之盛弗見弗聞不可遺統言之也統言之者雖終日言之而不盡人又未易曉也因特假祭祀之鬼神以明之即祭祀之一端而亦可以驗其盛其他所謂盛者又不必言也

舜其大孝　節

父子者誼之均者也慈孝者理之一者也朱均不能藉堯舜而安乎南面之位而瞽鯀得賴舜禹而享乎宗廟之崇則又何也人之聖愚賢否已所立者半緣前後相成者半與有為前也不如有為後也與為聖人所生也不如所生者為聖人也所生者為聖人子之德皆父之德也子之尊富皆屬父之尊富也子之饗保皆父之饗保也由是言之子如聖則舜禹

可以柴瞽鯀子如不肖雖堯舜不能庇朱均有子而無父則舜禹可以柴瞽鯀以成已之孝有父而無子雖堯舜不能庇朱均以成已之慈後之及前也易前之及後也難此古今之通理也

舜其大孝　章

古來非常之遇以匹夫而為天子者未有如舜之奇者也尊富饗保一旦而加於飯糗茹草之人所謂生黎民之欄開後世之惑者不可語於中庸而不知尊富饗保非無故而驟加之也舜以大德而致其大福因以大德而成其大孝古今以大德而得夫祿位名壽猶舜以聖人而致夫尊富饗保也驗之生物之天而無疑質之嘉樂之詩而益信則舜以大德而

受命有同然者然則合德與尊富饗保而乃以成舜之孝而德其本也

無憂　章

文王服事武王克商武之為非文之志也似有武王之子文王之憂方大耳而何以曰無憂曰此正文之所以為文武之所以為武所謂君子而時中者也當文之時紂惡雖甚然猶可俟其改也且文又質以翼翼小心為義使文王如在戎衣受命之際武王亦必不能行故武成於文不稱王而周公追王不及文王者皆所以成文之志也至於武王則四面之責已極循文之事而仍篤忠貞如夫人何武之心所未安度亦文之心所未安也故有武之子而文可無憂此後之論聖人者畧其跡而考其心乃以義斷也無憂兼言作述而獨明述者以有子述而父作乃益光也成德在周公而子述不及公者非武之受命公即有制禮之材雖欲施之而不得其所為地言祭葬喪禮者雖以言公制作之備因言禮而類及之非本旨也

無憂　節

父子之聖愚天所定也必作之於前述之於後而乃為大全由來得全於天者寡矣第人可無作之之父不可無述之之子尤不可有父作而無述之之子前有積累之業自我所生者而墜不慮其後續之不登也將憂其前徽之或墮也是身所生之蟲將以上述也而其質對先公者益慚文王有子之

述不第隆於其身併得以隆其由來之祖考陶陶然適固其所也故有王季之作而文王乃有憂有武王之述而文王乃無憂

父為大夫　兩段

爵從其父祿從其子何也王者制爵從天制祿從地天者尊象也地者卑象也卑不可以爵尊故爵視乎其父推是而天下之爵必自君錫之下固可以養上故祿視乎其子推是而天下之祿必自民登之

期之喪　天子

喪者所以隆情也情者所以準分也諸侯天子而不行期年之喪示有裁也父母之喪無異者著愛也王者仁以愛物必

自親始故行乎三年之喪義以裁物必自家始故不行期之喪

夫孝者善　二句

前武周而稱孝者舜禹是也元德升聞灑泣以懷親而卒未聞爲瞍曲蔑其衛德元圭告錫弔泉而與蔡未嘗於鯀相襲其債㯶同武周而爲子者商有武庚周有三叔是也天命既已西京指戈以復仇不可謂非商家之賢嗣武成既已大集奉殷而服義固亦偉哉周昌之令子夫以繼述爲孝不得美舜禹以繼述爲孝則卽不得遺三叔與武庚而君子之論何居乎蓋繼述者非徒以其繼述之謂也通繼述之窮則舜禹不患無其親破繼述之恒則三叔與武庚未可稱能爲子武周之孝蓋可得而尚論已

哀公問政　章

與時王論政無取說之過高也然聖人之爲言不可貶也聖人之言聖人之學也其學固在文武也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夫子所學之道文武之道而政固亦文武之政也其中言治天下國家者甚詳而前後治已之學尤孜孜告之其故何也蓋三代以上其臣之所以進告於君者有異於後世之爲臣者也都俞之世無論已外此而一德之臣典學之告丹書之規皆不言治而言學此古者大臣正君之道夫子之語哀公亦猶是也

義者宜也

仁義並著孟子之教也孔子未嘗兼言之玆以義對稱仍非孟子之所謂義也孟子之義以正大裁物玆之爲義以權衡稱物稱物而施必有所以爲施者第以親親之仁爲尊賢之義而已行其所尊也總以行其所愛也故義非他起依仁而爲用也

思知人　二句

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人之小人天之君子也知人而不揆天以爲測則以偏情生偏智偏智生偏恩爵賞或以賞奸而爽幸徒爲獎佞矣唯奉天意以衡人而後人主之性情聰明乃爲得其正故岳牧元愷堯舜之所以順天也飛廉惡來桀紂之所以逆天也

或生而知　節

多方而測非一智之循錯途而登非拘墟之至故曰達道

好學近乎　節

人之所以能相被而有立者以其仁也本乎惻怛之情交而相被而後倫類乃樂有其羣是仁者達道之樞其於親親則先以爲端而已所謂好學近乎智則知至至之也知恥近乎勇則知終終之也所以至之終之者必有其物則不外乎仁也至於行九經治天下國家又何莫非是乎行九經者一一不外乎誠誠不外乎仁天畀人以誠實畀人以仁故擇善則明而知矣固執則强而勇矣能知能勇而仁道備乎中聖人雖言三達德始言仁而不及知勇終言知勇而不必及仁仁

雖相剋爲言而有所重言之也

自誠明　章

誠明者知能之質水火之氣仁智之德也誠明石火也天事也明誠鏡光也人事也

唯天下至誠　章

人物之所利賴者惟天地天地之所以演其功名者唯化育憑化育之流行而天地亦有不得其正者矣水旱熒祲夭札疵癘則人將德天地乎怨天地乎人物爲天地之所恩而天地有時爲人物之所憾天地亦不能自返其偏害之氣惟有至誠焉性情有其德則經理有其智有其才有其業登人物而淑之卽若輔天地而翼之

至誠之道　章

前知非難也有善測者數千載之興亡將有悉之如指掌者矣然前知雖同而所以前知之道則異禍福之大氣相倚如環緣數以測之易易耳至若禍醬於無形福隱於未兆而惟據善不善以知其興亡則非至誠不能故周過其歷夫人而或前知也而於后稷之仁卽知有以基八百之祚秦不及期夫人而或前知也而於始皇之暴卽知有以致再世之亡以理據者非術數所可幾也蓋至誠與善同一實也明善而後誠誠則明誠與神又同一實也鬼神本於誠誠則神

善必先知　二句

善不善之於禍福固一事之始終也修仁義者獲昌熾之隆猶利欲者膺夷滅之報非造物使然循其所爲而不返於以極之將必有其徵矣或曰善而未必卽福不善而未必卽禍且善不必福而反以禍不善不必禍而反以福理不相應此皆偶然之事而不可據以爲常

大哉聖人　章

謂以如許聖人之道以如許君子修凝之功總歸於能保其身則知保身之爲切而保身之爲難也蓋身保而後可以任聖人之道

愚而好自　章

愚而易制今而反古二者累在上之辭也春秋之世守府之王無創制反古之事而其患在賤專悍侯帝制而自爲強藩

蔑上而無等則自專者之大害也車書禮樂人治之大天子之權藉在焉而可越位以干之乎大統所屬則天子雖可弱而不可亡分義所維諸侯雖可強而不可叛故引聖人裁害之說以懼之復引聖人從王之義以臨之而世之無忌憚者當循循而有以自正也

王天下有　章

小民至愚而不能自謀也小民易放而不能自範也故欲寡民過必先有以孋民之從欲孋民之從必先有以示民之信是在三重之君子矣夫君子者非獨爲民倡者也前有三王後有後聖明有天地幽有鬼神而皆從君子之一身爲之主惟君子本身而有以得民之信從由是而三王固君子之前

身也後聖固君子之後身也天地固君子之大身也鬼神固君子之化身也極制作之精微而卽有以包天人之宏蘊民之信從又何可以世數方隅限哉過寡於下譽登於上矣夫從來王天下者必期有以寡民之過而後天下治君子之身可不修其本乎

仲尼祖述　章

集大成之言孟子贊仲尼之言也而子思之所以贊之者又有過焉仲尼以一身而備帝王天時水土之全則固大於帝王天時水土矣獨是帝之道亦有不可通於王天之理亦有不可合於地備帝王上下之全於一身道德功能施之殊者用相乖也寒暑流凝體之異者氣相違也不得其所以為大則合堯舜文武天時水土而自相害悖其大焉者徒以為累而已矣然吾觀仲尼之所以為大者一天地之所以為大也天地並育並行之極而去其害悖仲尼備帝王上下之蘊而消其乖違天地之德不在於川流而在於敦化仲尼之德亦不在於分著而在於合剛明乎此而後可由仲尼以知天地而有以知天地之大更可由天地以知仲尼而有以知仲尼之大也仲尼天地猶有二乎哉

唯天下至聖　章

天者臨萬物者也君者臨萬物者也天足以臨而君不足以臨此非勢之不能擬天也德不足耳今夫天之足以臨物者非樂其高大樂其光明也照萬物在掌掬之中故俯萬物亦若在掌掬之中而且有仁義禮智之德相濟為用則臨天下之材具備矣知是則天下莫不尊天而親天亦莫不尊至聖而親至聖至聖之臨天下與天地之臨天下又何以異乎故曰配天

唯天下至誠　章

三者皆中庸之所已言也經綸大經以達德行達道也所謂致中則天下之大本立矣化育必先知之而後可以贊知化育則贊化育之前事矣故曰三者皆中庸之所已言也然而復相比為說者總以贊其仁其淵其天而已仁者人也淵者地也天者天也至誠以一身而備三才之體較於中庸前之所以稱至誠者此為至焉前曰天地位天地參猶自至誠以至乎天地之辭卽曰純曰不已曰仲尼之大天地之大猶有至誠天地對待比擬之跡今曰其仁則至誠之一身全乎仁也曰其淵則至誠之一身全乎淵也曰其天則至誠之一身全乎天也此贊至誠之極辭末而重言乎知者此有說也知者聖賢之所以傳也知命知禮知言孔子之所重言也子思得統於孔子者也故聰明聖智子思曰知聰明聖知子思之所重言也孟子得統於子思者也故見知聞知孟子曰知蓋知者能之全事也第世之言知者未有復過於聰明聖知者也然聰明聖知雖以為知而亦以病知光見於一方者其餘必有以徵其不足性氣所耀絲所見而止矣因是偏於仁者未必達於義偏於禮者未必達於知卽同為聖人之行同至聖人之域孰能相知乎故唯至誠為能固聰明聖知為能達

天德甚矣達而知者之難也

詩曰衣錦 章

大學之末篇中古之治也中庸之末篇上古之治也何以言之大學與中庸其要歸於平天下然大學之所以平天下者公好惡審取舍理財用人莫不實著其經綸之跡中庸之所以致天下平者其道始於闇然大羹不和泊泊乎其淡也大素不琢樸樸乎其簡也大醇不肅悶悶乎其溫也其德之修於已者知其所由然惟是密持其志於屋漏之間而不動亦敬不言亦信則其所以為闇然者寧復有加乎故賞者言勸之所以著其勸也不言動而亦敬信民之喻之可以不賞而勸也怒者言動之所以示其威也不言動而亦敬信民之懾

之可以不怒而威也夫敬者莊莅以自治與恭為類者也信者貞一而不二亦與恭為類者也不言動而亦敬信則君子之篤恭矣泯賞怒而能勸威則篤恭而天下平矣此其至德又豈淺近者之可易為擬議也哉夫三代而下世鮮盛治檜之卒章傷天下之無王曹之卒章傷天下之無霸曾子述治平明王道闡孔子之微言已徒托之空言而不能見之實事而子思復為之高舉者以為吾儒之學能有以明其至者不可不為後世一共著之也

竹裕園筆語集卷第十四

竹裕園筆語集卷第十五

臨川李曰滌亦白著

孟子

孟子見梁惠 章

仁義之說論語時錯舉之此固孔子之教也至顏淵之克復專於為仁曾子之大學究以言義中庸仁者親親此不遺親之說也至義者尊賢不若孟子不後君之說為大孟子願學孔子而實源本於子思仁本於師說豈其於義而顧易之蓋從尊賢以推之而至者出則不後君為義之至也由是而從兄敬長皆以為義此善學者也是仁義闢於孔子而諸賢遞有以演之猶之中闢於堯而舜禹遞有以演之也孟子之學

所以尊於戰國也事而不顧其有以利乎家國者則君父危之故人而愛其親忠其君此固仁義之利也第利當從仁義致之而不當從利致之從仁義以致其忠愛則君父安從利以致其弒奪則君父危戰國之時多功利之習孟子持仁義以救之縱橫之徒不至大傾人家國者孟子之力也

牽牛 章

愛一牛而謂其可以保民可以致王此其言似不類且其愛於牛而忍於羊閒亦甚矣孟子蓋取其不忍之心而予之也孟子曰仁民而愛物不忍於民者必能愛物則推不忍於物者必可以仁民故四海雖廣可以堂上堂下同一地老幼之衆可與牛同一觀饑寒負戴雖危苦而無算可與觳觫同一

情仰事俯畜雖死亡而難支可與無罪就死同一實邇掌上之恩建大過人之業返與兵搆怨之舉爲發政施仁之功可與舍牛易羊同一轉移設施而特患不忍之宏施以桓文小之不忍之權度以大欲惛之致足用爲善之王陳仁義而不效生民之厄吾道之窮也

交鄰　章

雄虞之世藉於鄰以相扶者也鄰而各有以相安則天下寧矣第交鄰之難難在大之無以字小而小之無以奉大些仁者則不知有大小而有以樂天知者則知有大小而有以畏天夫天下強弱大小人之所爲非天之所設也樂與畏而一歸之天者何強弱大小雖曰人事實皆由天陰有以主之故或乘天運或得天助是以樂天畏天順天逆天皆從乎天以爲說也好勇不可以交鄰猶之好貨好色不可以致王然因赫怒而可謂有好勇之文王因耻衡行而可謂有好勇之武王因積倉而可名公劉以好貨因姜女而可名太王以好色援古辟以進時君則又賢者輔導之善耳

故國　章

一以進退生殺狗之乎國人則王將失馭而無權然人主之所以進賢去不肖者非爲左右非爲諸大夫蓋以爲國人也左右諸大夫之私不如國人之公左右諸大夫爲國人之計疎不如國人之自計切故進退生殺一聽於國人則不賢者誅且去而所進自無不賢可以爲親臣爲世臣賢之福祚長國之福祚亦長矣故曰故國

滕小國也　三章

小以事大雖智者之事然竭資以自救其國究以自危闔術也至曰遷國又未可以易言也太王遷邠國是以興嗣後犬戎之攻無以異於狄人之侵也平王之遷無以異於太王之遷也而一爲西都之興一爲東都之亡輙去其國示人以難支之勢不可以訓也孟子三策滕君唯死守與爲善之言爲正蓋遷國非英雄之主不能爲死守則中材之主皆可爲遷國而或存或亡近於僥倖爲善而或王或不王俱不失其爲正大

浩然　章

孟子而願學孔子四十而不惑四十不動心孟子之學與孔子無異第孟子之知言僅以知人孔子之知天命進於知天孟子之不動心在於養氣孔子之不惑進於從心此固孔孟淺深精粗之所由分也孟子曰我知言則知言誠難戰國之時淫辭邪說充塞於天下不得孟子而一一有以闢之則兼愛之言非仁爲我之言非義食色之言誣禮杞柳湍水之言誣性紛紛不已於以害天下有餘矣至曰浩然之氣則又爲孟子之剏言也人之從事於心者言性言情未嘗有言氣者也氣若於心無爲也然天下忠孝節俠之事苟不本於氣雖性情之美亦不能以爲功但夫人有從其純氣而養之者有從其英氣而養之者眞能養其純氣則能爲聖賢不則恐爲

鄉愿眞能養其英氣則能爲丈夫必不至流而爲妾婦孟子之卑視一切抗然而有以自命皆本浩然之氣之有以高之是以顏子從純氣而養之者也孟子從英氣而養之者也使孟子而得侍孔子之側不能爲顏子使顏子而生於戰國之時亦必不能爲孟子夫亦各養其氣之所造焉耳

伯夷非其章

商周之間有伯夷百世而下復有柳下一一倣夷之行而效之則雖至行高潔而不可以傳何者苟相襲者可以知其中之無立也惟一以夷之淸一以惠之和本於性所誠然俱以名矣

天時不如章

甲子昧爽殷滅周興咸陽之地秦亡漢隆天時地利可恃而

不可恃也然而恃天時之說則策士得以陰陽之吉凶惑其君矣恃地利之說則策士得以山川險阻惑其君矣孟子兩有以詘之而獨優人和蓋欲專行仁以得其民而獨伸儒者之論也

井田章

孟子曰方里而井滕之爲國僅五十里其爲井田者能幾何也且其中有公田又有私田有公田以養君子又有五十畝之圭田有百畝以予小人又有二十五畝之餘夫滕非土滿之國也須田者且環待而無算而田必不給可若何蓋孟子爲當時陳王道明三代之制不外於敎養二者養民莫善於井田敎民莫善於庠序舍是則皆爲末世之苟且而不可爲治況乎規模既定變通宜民又在乎救時之君相故孟子之言取其可爲王者師可爲潤澤地非必一一倣而行之也

並耕

厲民自養許子有爲而言之也蓋天下君以治民民以養君雖曰通義然假以治人食人之說盈其倉廩充其府庫剝下以自肥朘民以自潤竭萬姓之膏於以養一人而猶不足然究其養之所自來者則耕夫之所出也夫天下四民雖皆號曰養君而其源出於耕養出於耕相尋而不已而其苦反若居四民之最是藉之以爲養者先且不能自養而其厲在民民主不能養而爲厲其敝其勢終不能以養君而厲仍在君此許子之憤懣時弊欲爲神農並耕之說以矯之也第矯之

之過其說至於不可行宜孟子之有以闢之若曰欲南面之尊下而與民同畎畝之行許子不如是之愚矣

市賈

君不可以並耕物不可以一賈卽愚者知之蓋天下之物萬有不齊許子其知之審矣第以市之爲道所以別物也物至倍蓰什伯千萬以相別迺至倍蓰什伯千萬以相棠是始之不欲其相欺者迺有以相別也欺之故有以別之也究之卽於其相別者藉之以相欺別之愈有以欺之也故欲去物之相欺先以去物之相別而不知意美而說未圓無以相物則滋僞愈甚雖使五尺之童貿貿何適哉

好辯章

敘道統則兼言禹臯茲專言禹者何也當時之害天下者莫如水則去害以為功者亦莫如治水水之未治雖有五臣無所施其聖故治堯舜之天下功未有過於禹者也桀與紂同為暴君然桀而不登大亂之數史傳所載桀之惡殺於紂故言大亂不及桀言大亂不及桀故言大治亦不及湯何也湯放桀者也不及桀亂故亦不及湯治此敘世者之畧詞非以湯功為不足稱也言周之道則言文王言周之治則言周公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斯文屬於文則聞知亦屬於文公以多才多藝相武王以伐暴除殘故周之王天下也德基於后稷而功成於周公是以重言周公也修春秋贊周易孔子之所作非一端獨舉春秋者為孔子之刑書也孔子雖

無討亂賊之權而有書弑逆之史罶誅萬世卽亂賊未有不畏者也故不討賊者曰弑君所以懼天下之為盾者也不嘗藥者曰弑父所以懼天下之為止者也孟氏之天下雖無洪水之災猛獸之害然以辨而闢無父無君之楊墨猶孔子以春秋而懼弑君弑父之臣子故曰孔以筆孟以舌

離婁之明　節

聖人欲以明巧成方員而先用明巧以成規矩是規矩者聖人明巧之所寓焉者也有規矩而後人之明巧有其資矣聖人欲以聰慧正五音而先用聰慧以辨六律是六律者聖人聰慧之所精焉者也有六律而後人之聰慧有其則矣聖人欲以堯舜之道治天下而先用其心思以垂為仁政是仁政者凡為堯為舜者心思之所積焉者也有仁政而治天下之故施有其方矣

為政不難　章

巨室者勳與社稷相維而誼又與國家相共巨室之賢者固當與之同心地既與朝廷相伺而力又易與人主相制巨室之不肖者亦當防其跋扈故不得罪於巨室以為為政之根本可也以為為政之機權亦可也

小德役大　節

有道之大德賢相役人未有逆之者也至天下無道賢德相遊大小強弱一以力制焉處小弱者或有負其賢德以相抗者矣而不知天不可逆也值無道之天大德大賢統無所寄

不得不於力征經營天下者而託命焉故強秦豈天意所屬而負其雄絕一世之威則燕趙韓魏諸君稱臣闕下稽首來歸若為理勢之所當然者故以歸之天則凡小弱者何不可自度以圖存乎特以無道之天逆之者亡卽順之者亦不能久存此又強大之殘暴而不可深詰者也

君子之不敎　章

家庭之不祥莫大乎有不善之子子不善而父責之其為傷恩也愈甚然則何為而有不敎子之父也蓋天下無不當敎之子而庸有不能敎子之父故以伯魚之父而誨鯉可敎也以仲弓之父而誨雍不可敎也以堯舜而誨朱均可敎也以瞍鯀而誨舜禹不可敎也何也則以敎子之父未必皆出於

正也是以父未必聖賢而其子不可以不肖則有古者易子而敎之一法卽有不可敎子之父有師以成其子而又不至於相夷則敎與恩俱可以兩全而無害

仁之實　章

今之於事親從兄之間而自矜其爲仁義則仁義不誠而愛敬亦爲不知愛親無仁名敬兄無義名特仁者愛人義者敬人由其事親從兄之愛敬流而不已而以爲仁義則溯其仁義之所由來者原本於事親從兄則謂非仁義之實而有所不可故仁義五者非從事親從兄而推其仁義之所由廣迺從事親從兄而推其仁義之所由生

君之視　章

民無勝君之勢而曰勝乎言民之不可忽也臣無冦讎其君之理而曰冦讎言臣之不可忽也况於戰國之臣所仕非一主所至非一邦處士稍一不當則出入諸侯之國以陰操禍福之權朝爲臣而夕爲冦也無難要在人君善有以視之堯於四凶倚爲重臣不可謂非手足之視也而卒無以格其姦而不得其腹心之報紂於箕比不可謂非土芥之視也而卒無以變其貞而終効其腹心之忠故君如聖無不手足其臣者君如暴無不土芥其臣者臣如忠無有冦讎其君者臣如姦無有腹心其君者

博學而詳　節

君子之學不可以約始也以約始則無以盡學之廣大故說詳於詳君子之學又不可以博終也以博終則無以究學之精微故說在於反

王者之迹　章

黍離降爲王風是王詩與列國之詩無以異也春秋等於乘與檮杌是魯史與列國之史又無以異也然則春秋之作何以救於詩亡哉曰春秋之重重於義焉耳以筆削定是非以是非代賞罰以匹夫之賤操二百四十年南面之權則春秋乃獨尊於天下且夫春秋託於魯史夫亦更有深意焉蔡邕有作史之才王允忌之不貸其死孫盛作晉春秋桓溫怒其書枋頭之敗孔子之道高德盛固有以善於自全然當時之亂君賊辟其力皆足以制孔子也唯託於魯史則天下之人

皆曰同魯史之舊書也夫亦相與安之而不忌焉耳

君子之澤　章

孔子之澤不以五世而或異孟子卽不生於五世之內又豈不能以孔子之道而自淑其身孟子之言猶曰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云耳

天下之言性　章

性之舍故而自失其利者未有過於智者也蓋智者探幽索冗毋欲逆測其理道之所甚匿而自以爲奇而不知此非智也凡天下事物當難測之會若有以窮吾智苟循自然而求之則難測者固嘗予人以可測之端治水與治歷之聖人皆吾師也故行無事坐而致爲其有以得吾智之利也鑿而可

惡高遠而難窮爲其有以失吾智之利也

君子之所以異　章

君子之所可必者在我之愛敬至橫逆之不能不爲我加橫逆之不能卽爲我化君子亦聽之而已矣故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固有以顯其爲舜卽至瞍終爲頑人亦無以失其爲舜三自反之後而猶有難必之人情愛敬者之所不計也

禹稷當平世　章

平世憂民亂世爲當憂民也禹稷勞而顏子逸豈顏子置其亂而不救乎若是非孔子兩有以賢之之心且顏子非獨與禹稷異亦且與孔子異也顏子之世孔子之世也孔子當顏

子之世固欲其身爲禹稷豈其徒棲遲陋巷道與已違而顧賢之蓋顏子者固願爲禹稷而不得者也禹稷視堯舜以爲出處顏子視孔子以爲進退也何也當堯舜之時神聖之君立於上君固急願治使禹稷而復爲顏子則非聖人救世之心值顏子之時東周守府列國泯棼顏子負王佐之才扶世安民其責其心豈後禹稷然當是時孔子固已欲爲禹稷也欲爲禹稷而終無以拯春秋之飢溺顏子卽踵而爲之亦徒勞耳故不爲憂一世之憂而僅爲樂一已之樂此道之所以同而地之所以異也若曰禹稷之世宜進而憂民顏子之世宜退而樂已不特顏子有違於禹稷而且有違於孔子非孟子謂其同道之心併非孔子賢之之心矣

周室班爵祿　章

王者制爵從天故自天以下無尊雖爲天子爲國君而皆可以爵等之此從乎天之義也制祿從地地者出祿以養人者也故天子諸侯之制制以地天子之卿大夫元士之受受以地大國次國小國之別別以地此從乎地之義也制爵準乎貴從貴而準之極於天子由天子而下而至於累下援貴以相沿皆從天子而準之者也制祿準乎賤從賤而準之極於農夫由農夫而上而至於累上因勞以得養皆從農夫而準之者也

耕者之所　節

天下無不食之人食必出於耕此本計也然人必皆耕而後

得食充而至於盡雖天子無以爲養也代耕之義不精其弊且至於並耕故天下之食雖無不出於耕而耕而食者僅食之一者也其或以仁耨或以義穫或以布粟易或以農末資兩不相病其道皆足以相濟但猶是一農夫之勞而有數農夫之穫南畝之人且至於輟耕祿相差者所以崇農也

充類至義

事物之理有當充者有不當充者仁義之在我此當充者也不仁不義之在人此不當充者也充其在我者修已者也不充其在人者恕人者也

性猶杞柳　三章

告子言性蓋皆竊聖賢之理而察之未精辨之未晰是以自

屈耳告子曰以人性為仁義此其言非告子之言孟子之言也孟子曰充無欲害人之心充無欲穿窬之心充其心至於仁義卽為之說也告子曰為孟子曰戕賊夫為之不類於戕賊也称矣聖賢理義之制帝王刑賞之設約其人以至於仁義而禁人於不仁不義未聞其戕賊人也而以為為戕賊而置之則當去其為而順之堯舜以順之而為聖桀跖亦以順之而為暴若以率天下為仁義是為禍仁義則必將率天下為不仁義乃為福仁義此不然者也告子曰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此其言又非告子之言孟子之言也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因歲以為賴暴卽猶決以為東西也且夫以水之皆下決性之皆善亦未得為通論也天下無不下之水而天下庸有不善之人蓋天之生人猶天之生物也物有麟鳳虎狼之異人亦安得無良善凶頑之殊故有惻隱者有殘虐者有羞惡者有隱忍者有恭敬者有倣僻者有是非者有顚倒者故孔子曰上智曰下愚又卽善不善之說也告子曰生之謂性此其言又非告子之言子思之言也子思曰天命之謂性猶命之謂性也生者指人之知覺運動而言有運動而人之視聽持行在其中有知覺而人之仁義禮知亦在其中矣使告子以生為性孟子輙詰以犬牛與人同一生卽同一性告子必曰否故人之生不同於物之生人之性亦不同於物之性告子之所明也羽之白無異於雪之白雪之白無異於玉之白亦告子之所明也然第可

謂此之白無異於彼之白不得謂物之性有同於人之性是白當從同而性當從異告子迷於所喻而失其所本故每自困而言窮所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也然而孟子一一折之者孟子明仁義不欲以仁義為性之所本無道性善不欲以不善為性之所固有爭人禽之幾希不欲以犬牛與人同一性告子者不能精聖賢之理故言若與孟子殊非欲自反於聖賢之理而言與孟子角也夫告子何足為孟子角也

食色性也　兩章

告子者不能精孟子之學僅竊其似而誤焉者也孟子不動心告子亦不動心孟子言性告子亦言性至以食色言性是又孟子之言也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性也告子故亦曰食色性也孟子言仁義告子亦言仁義孟子曰仁者愛人告子故亦曰愛弟者仁也孟子曰敬長義也告子故亦曰義見於長長也然而其言雖同其實則異至以義為外是又截義之半而言之也蓋義者心之制事之宜告子亡心之制而專以為事之宜故曰義外而要之析理不精知其一說而不知其又有一說也安可以近似之論自名乎告子者使能精於孟子之學是亦孟子之徒也

性無善無不善　章

易曰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從天所界先善而性在其後從人所稟有性而善在其中

夜氣

養其浩氣則心賴之以不動葆其夜氣則心賴之以常存則氣之爲功於心也是以能養其浩氣則足以配道義而爲聖爲賢不能淸其夜氣則不足以存仁義而爲禽爲獸

魚我所欲　章

生者人之所甚暱也人之有生行乞能舍而享萬鍾者或反不能舍行乞之人其受享不足欲受享不足欲則其生不足戀生不足戀則其死不足悲萬鍾者其宮室不能舍也妻妾不能舍也所識窮乏者不能舍也故毎値困約之日行乞能擲嘑蹴之簞豆而君子不能擲無禮義之萬鍾以萬鍾者種種生趣雖指耳所以貧賤人之生輕則視死亦輕富貴人之生重則視死亦重視生輕者故取義也烈視死重者故取義

也粢此人情之大凡而可慨者也向使行乞而予以萬鍾亦不能卻萬鍾向使萬鍾者而爲行乞亦必能鄙簞豆然而孟子必相比爲言者何也設行乞以爲喩以爲萬鍾之人當有高於行乞者矣借死生以爲喩以爲宮室三者當有殺於死生者矣夫世所謂舍生取義之事非一端而其貪冒苟且大都皆如萬鍾之類不能割皆如萬鍾者宮室妻妾之類不能割究其所以自喪其本心者且行乞弗若夫人亦何可以行乞自遜也

仁人心也　章

路何以統於心則以義之統於仁也如不遺親仁也不後君義也然義之忠於君也總以行其愛於君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然義之敬於長也總以行其愛於長也故義爲虛位非仁無以爲實心統乎義仁統乎義耳

仁之勝不仁　兩章

仁勝不仁爲之而勢勝不爲而理亦勝惟爲而若不爲則勝而若不勝不第勢不可據併理亦不可據矣夫仁之勢勝則歸於爲君子仁之理勝亦不至安於爲小人至仁不仁而顚倒其勝負之理則世之怠於仁者爲有辭也孟子之所深惜也

開於不仁而爲仁則貴於勝始乎仁之事也專於仁而爲仁則貴於熟終乎仁之事也

任人　章

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欲則爭爭則奪欲則淫淫則亂故聖人爲禮以範之是禮者所以制食色者也食色與禮其不可以相較輕重也審矣特以聖人制禮達者通之愚者拘焉有以禮食者有必以禮食而饑死者有以親迎者有必以親迎而不得妻者如是將重食色耶重禮耶如欲重食色則天下有違禮而得之食色固任人之所疑如欲重禮則天下又有妨於食色之禮又任人之不敢信任人之問蓋欲求精於禮非敢有戾於禮也但食色雖輕而苟不度其本末之衡則食色亦有勝於禮之日禮雖重而苟自失其常重之勢則禮亦有見詘於食色之時故一比擬之間不可不勝也苟懼以禮廢食一惟食之求其弊將至於紾兄臂而得食懼以禮廢

娶一惟妻之求其弊且至摟處女而得妻長奪滋淫不可訓也夫不以禮而食不以禮而妻未必卽至於紾兄摟女而其弊之相流者有然聖賢之爲人情慮何可不極乎故知禮與食色輕重之分不待較而知矣

小弁　章

小弁之怨凱風之不怨俱不失其爲孝似乎小弁以怨而成孝然小弁雖能怨而平王固非能怨者也何也凡不得於親而怨者則必罪己罪己則必痛親平王如能爲痛親也者犬戎固爲平王所不共戴天者也其抱恨飲血宜無已時平王不然古今忘怨之人孰有如平王者哉推其忘父之怨則知己之不得於親而不自怨抑又可知然則小弁之詩又何以

怨也蓋其傅爲之而平王不與後之論者第據其詩斷之則以爲親親以爲親親之仁就小弁言而非就平王言也至曰小弁當怨而凱風不當怨小弁之怨有同於大舜之怨亦就親過之大小度其理就孝子之情度其情非以美平王也君子又謂平王之所以爲小人者正以其無怨可也

先名實者　章

孔孟之所以不遇一則魯之司寇一則齊之客卿也爲客卿者予之以祿而不予之以官爲司寇者予之以官而不予之得行其道故孔子去魯於燔肉不至之日而孟子去齊於三宿出晝之時孟子曰予之去齊猶孔子之去魯也予之爲卿猶孔子之爲司寇也予之不用於齊猶孔子之不用於魯也與世一轍不藏同悲惟予識孔子唯孔子識予彼髡者衆人之流何足以知之

五就湯五就桀

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伊尹相湯破君臣之恒局而爲誅君弔民之舉尹之於湯必有迴翔展轉而不敢遽者故就湯不可就桀就桀不可復就湯數數然而未有定也使尹而終於就桀欲果其堯舜君民之懷暴與聖兩不相合尹且爲龍逢無難是就桀者尹之忠而就湯者尹之智也

五霸者　節

三王之道衰而五霸雄諸侯强大夫橫孔子作春秋以正其罪孟子一日而著五霸諸侯大夫之罪亦猶孔子之春秋乎

第繫罪者泛而繫之而不繫其所獲罪之主則人之逃於獄也爲有辭而其罰不切故槪而論五霸諸侯大夫均爲獲罪於三王者也然以五霸爲三王之罪人五霸其奚辨若以諸侯同爲三王之罪人彼將曰今之去三王遙矣孰知諸侯大夫雖欲求爲三王之罪人也亦何可得哉故五霸已爲三王之罪人今之諸侯實又得罪於五霸諸侯已爲五霸之罪人今之大夫實又得罪於今之諸侯然則昔之罪固由五霸而開之者也使無五霸則諸侯不敢得罪於五霸大夫亦不敢得罪於諸侯謂罪皆五霸之罪可也今之罪固由大夫而成之者也使無大夫則大夫不致得罪於諸侯諸侯亦不致得罪於五霸謂罪皆大夫之罪可也

白圭　兩章

孟子之世有托爲學道之人者如墨子之似仁楊子之似義告子之言性任人之言禮是也有託爲治世之人者如許子並耕欲假諸神農白圭定賦欲輕於堯舜治水欲高於大禹是也然從楊墨而至於無父無君從告子而至於誣性從任人而至於滅禮學而不知爲學從許子幾於亂天下從白圭幾於貉中國而塞鄰國治而不知爲治

舜發於畎畝　兩節

天之降大任是人有苦勞困拂之者亦有不必苦勞困拂之者天下苦勞困拂之人有降之以大任者有未必降之以大任者事有驗不驗而孟子之言幾窮曰凡人卽有大任卽不

必有大任而人各有心人各有性人各有所不能心不可不動不動而心愚性不可不忍不忍而性修不能不可不曾益不曾益則終於拙劣而無爲然不苦勞困拂而心不動性不忍不能不曾益此大聖大賢所以自練其心性自益其不能者也能自練其心性能益其不能而後天下之爲舜說諸人止求其能爲舜不必卽驗其發於畎畝止求其能爲說不必卽驗其擧於版築發於畎畝擧於版築可以徵其天人相券福祿保佑之理卽不必發於畎畝擧於版築亦可裕其足已無待困約自慰之心苦勞困拂天卽未必大任是人無不欲聖賢是人也相遭之幸豈專在富貴也哉

盡其心者　章

大學言心而不言性中庸言性而不言心言心而不言性非遺性也性卽在心之中言性而不言心者非遺心也心亦非性之外至於天則聖賢之所共言也大學言正心而孟子則言盡性以正心者去其不正以歸於正此事心之始功也至於盡則無不正之心可從其心而盡之矣雖皆從事於心而功固有先後也正在先而盡在後也中庸言盡性而孟子則言知性性必先知之而後可以盡孟子之世言性者紛紛矣各操一說而不能達於其原不知其性而何以能盡其性盡性又在知性之後也然何以曰盡心而由於知性如能盡其惻隱之心者由於知其仁之性能盡其羞惡之心者由於知其義之性知爲性之所有則可以盡其心之所然而無疑矣

天命謂性知性知天理一貫也知心與性統於天存心養性乃所以事天功一貫也第人之不能存養以事天者多以殀壽亂其志隨其修耳蓋茫茫古今人卽百年曾不能以一瞬雖壽無益也而況又所謂殀乎孔子之存養始卒其功顔冉之方養半途而廢此固君子之所太息而傷心者也而不知惟心無息惟性不已不能修身則命之壽者亦殀能修身則命之殀者亦壽從來人之所以可傳不可傳者不以年爲短長總以心性之修自爲短長耳

莫非命也　章

壽命也殀亦命也猶曰道行命也道廢亦命也然一歸之命則天下無衛命者不無委命者如立於巖牆者然夫巖牆之

不可立也夫人而知之也而顧或立之彼以不立乎巖牆者猶盡道者也立乎巖牆者猶桎梏者也天下之人無論盡道與桎梏而皆不能免於死何必一立之為斤斤乎不知人不爭其死與不死而第爭其正與不正顏淵病而死正也子路敢而死非正也比干忠而死正也苟息愚而死非正也人亦自勉於正而已矣

萬物皆備　章

我一耳而謂皆備乎萬物疑其大而夸然我雖無備於萬物之跡而有備於萬物之心所謂萬物之心者仁是也我而能仁則物之尊者卑者戚者疎者靈者頑者皆我親聯皆我族屬故能仁則章布能備萬物不能仁雖君相不能備一物是

以葆其皆備之心則誠身而樂失其皆備之心則強恕而求

子好遊乎　章

遊士何以不可囂囂也士之好遊者一唯冀人之知之也夫知不知莫可必而一唯冀人之知則知不知而皆無所處何也所謂不知即士之所謂窮也所謂知即士之所謂達也士而不知所以尊所以樂無論人不知之而不可以窮即人知之而亦不可以達蓋無可以窮可以達之具即有不可以窮不可以達之心雖欲囂囂其可得乎唯有可以囂囂者可以窮可以達者則雖士也而古之人也是以士之窮不失己無以異於古人之修身獨善也士之達不離道無以異於古人之澤民兼善也如是而遊可以人知之而達亦可以人不知之而窮夫亦焉往而不自囂囂

人之所不學　章

必大舜而愛其親則人之能為舜者亦幾何也必周公而敬其兄則人之能為公者又幾何也而人之愛親敬兄者寡矣且欲其從事於愛敬而以為仁義即師儒以董之庠序以教之畢終身之學而頤且有所不知有所不能唯孩提而知愛其親稍長而知敬其兄此所謂不學慮而知能純乎天而不假於人者也天者人之所同故可以達之天下

舜之居深山　章

已而先以一善自名者則即無以通天下之善見已之善則不復見人之善舜唯有野人之面目所以有江河之性情萬善之所以寂若者萬善之所以會通是以從來江河之决皆

本於深山深山有其源斯江河有其流故深山而可以沛江河野人而可以為聖人

桃應問　章

君臣者以法為重者也天子而禁士師之法士師而不奉天子之法則法廢父子者以情為重者也天子而不能庇其殺人之父天子而不能令其士師以宥其殺人之父則情廢廢法則無君臣廢情則無父子然苟欲行法則有君臣而父子之情絕苟欲行情則有父子而君臣之法亡固千古之難兩全者哉但為陶計則止有執之一道明乎不為天子之父而毀吾法則王法信而有以全其為君臣為舜計則止有棄之

一道明乎爲父之殺人而棄其天下則人情安而有以全其爲父子爲瞍計則止有逃之一道明乎天子之父而殺人雖未以死償而以逃贖其不死也以伸吾情而其逃也仍以伸吾法而父子之情全君臣之法亦全舜之處此能不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也哉

形色天性　節

以形色爲無而空之者寂滅其形色卽以寂滅其天性者也以形色爲有而煉之者桎梏其形色卽以桎梏其天性者也聖人盡性不必返形色而空之亦不必煉形色而制之而可以踐形

君子之於物　節

恩之不足者愛而不知施其愛仁而不知施其仁親而不知施其親不足於恩將無以爲推也恩之有餘者亟於愛之而或有以失於仁亟於仁之而或有以失於親過餘之恩將無以爲繼也恩之不足者類楊恩之過餘者類墨不足之弊人知之有餘之弊人未必知之

知者無不　節

不知不仁而有不知不愛者無論已獨是知者宜以知爲知而卒且有所不知仁者宜以愛爲仁而卒且有所不愛則無不知無不愛之說誤之也知者以吾無不知而後爲知而顧有所知有所不知非知也仁者以吾無不愛而後爲仁而顧有所愛有所不愛非仁也夫以無不知無不愛而後爲知爲仁則必以一有不知一有不愛而卽爲不知不仁如是而知窮而愛窮而知仁亦窮雖有聖人亦何以治天下哉故堯舜之知在急水土稼穡諸務而已堯舜之仁在急不得舜不得爲禹皐而已此用知之逕圖而行仁之要術也

盡信書　章

血流標杵書意謂商人自相爲殺非武王殺之此理之所不可信武王克商商卽不與武王抗又未必自相殺也若以商自相殺害而血流標杵孟子又何以曰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至仁伐至不仁血流標杵明乎商之與周兩相爲殺也明矣然則孟子何以又曰不可盡信也昔者武王之伐紂也商家一代之人心未散故載王之征義士猶諫

牧野一戰殺人無算血流標杵事誠有之史臣欲媚與朝之典籍故曰前徒倒戈然又未能盡諱也故又曰血流標杵若以標杵之事爲烏有則遷頑民詰多士亦以爲傳誣乎武得天下之後尙有數十年不靖之人心豈其取天下之初商之臣民遂弭帖然歸附乎孟子此言以爲聖人之得天下也以殺伐疑不以其道旣無以明其爲順天應人之舉又懼有以啟後世戰爭攻取之心故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舜之飯糗　章

耕夫飯糗茹草而若將終身猶人之情也使舜畎畝而希必天子必且爲匹夫不祥之念惟是天子以飯糗茹草之人爲之一人之身前後而有以相易一人之心前後不至於相懸

是舜不動於貧賤易不動於富貴難不動於由貧賤而至富
貴尤難之難也
好名之人　節
高名厚實世之所趨也然善攫者寧舍厚實而攘其高名以
實者有而終亡名者成而不朽耳然讓千乘何以不能輕簞
豆以簞豆名之所不處卽讓簞豆亦名之所不立也故有所
擇以爲讓有所擇以爲名苟讓簞豆亦可以爲名當亦是人
之所丞計矣
口之於味　章
聲色臭味安佚仁義禮智天道以爲命則皆命以爲性則皆
性也天有命以差受享豈無命以差德行人有性以爲秉彛

豈無性以爲好樂使於仁義五者言性而於聲色五者不言
性則必以爲拂性是人以之爲性者不得以之爲非性故亦
曰性也第一任夫性則無以崇天權而嗜慾不制則所貴於
知命之君子也使於聲色五者言命而於仁義五者不言命
則必以爲矯命是人以之爲命者不得以之爲非命故亦曰
命也第一聽於命則無以重人事而德義不建則所貴於盡
性之君子也
可欲之謂善　六句
由善人而君子聖人孔子嘗言之矣可欲之善善人也由信
而美而大皆可目之爲君子者也大而化則聖矣化與神一
致者也化不可知則神矣然化難言也先儒曰顏子微有迹

孟子其迹著余以顏孟有迹卽夷惠尹不能無迹也夷之隘
惠之不恭尹終有任之意所謂未化也故孟子曰聖之淸聖
之任聖之和以其各得聖人之一偏非言其渾備於聖也然
而三子可以稱聖而顏孟不可以稱聖顏孟者從孔子而學
聖也孔子之聖從其中而至之其爲聖也全三子之聖從一
隅而至之其爲聖也偏顏孟欲從孔子之中以至於聖未至
於孔子必不欲自爲三子故顏孟之賢不遜於三子之聖
狃成括　節
逞小才而昧大道處事僥倖則險資也與人機彛則芒府也
種種殺氣自造耳環而報又何疑
人皆有所不忍　章

皆有所不忍皆有所不爲夫人而皆仁義也然而猶有不仁
不義者其始在於不能達也由不忍以達於所忍由不爲以
達於所爲夫人而又皆仁義也然仁不能至於無不仁義不
能至於無不義其繼在於不能充也故充無害人之心而後
爲至仁充無穿窬之心而後爲至義然或有說焉夫人卽不
能爲聖賢而未必卽爲穿窬以爲無穿窬而卽爲義若事之
至忍者也而不知充無穿窬之心而後爲義又道之至精者
也充無穿窬之心不必卽爲穿窬也爾汝之實當亦義之所
禁哉至於士又不必然也學義愈至則律義愈嚴語默之間
苟懷其私卽以爲其類於穿窬者也夫世之所謂穿窬者害
人者也無穿窬之心卽無害人之心義全而仁存乎其間矣

說大人　章

凡說大人者非說之難有以得行其說之難也又非得行其說之難得盡其說之難也得盡其說者有道世之爲挾者二一在乎貴一在乎賢貴者徒侈其世俗之奉賢者自祢其古先之彝而相敵也使說大人者因彼而喪我不能藐大人而爲長大人次且囁嚅其口雖說之視其巍巍而沮矣故凡爲說者其知之也孟子曰我得志弗爲蓋使孔子得志爲天子可以爲堯舜無難孟子得志爲諸侯亦必行湯武之事豈特弗爲諸巍巍之陋哉特以孔子至於是邦猶孟子之說大人也孔子有溫良恭儉讓之盛德以感其邦君孟子挾在我之古制以藐其大人氣象之異如此

養心莫善於寡欲　節

欲亦心之所動也有時心動於欲禁絕其欲而卽以槁滅其心故人之養欲卽所以養心者不可不知也然欲之從心而動者仍是心欲之違心而去者卽爲欲心之初涉於欲者仍是心心之罥若於欲者卽爲欲飮食男女理之得其正者雖曰養欲卽所以養心宴安酖毒事之溺夫邪者雖曰養心究所以養欲得其欲與心之辨而後知其養與寡之方

孔子在陳　章

孔孟爲道之心同而所遇則異也顏曾諸子孔子之中道也琴曾諸子孔子之狂者也憲柴諸子孔子之獧者也是孔子有中道有狂獧而孟子僅有庶民孔子有鄉原而孟子則有邪慝鄉原者不敢與道仇秖爲自棄之人孔子惜其不可入堯舜之道邪慝者明與道角如楊墨之徒實與孟子欲平分仁義之權孔子第持其道而與之孟子必反其經而正之孔子之徒衆孟子之朋孤孔子之力易孟子之力難

由堯舜至於湯　章

大道之傳由堯舜而開而其聖聖相傳以至於今者實賴有聞而知之者也何也禹皐之見知所謂見堯舜而知之者也湯之聞知所謂聞堯舜而知之非由聞禹皐之見知而知之者也假令無禹皐則堯舜之所以爲聞於湯者自若湯之所以得聞於堯舜者亦自若由是推之堯舜之後而賴有湯猶湯之後而賴有文王文王之後而賴有孔子湯之先而賴有堯舜猶文王之先而賴有湯孔子之先而賴有文王不特乎禹皐諸見知也然則孟子所自任於孔子者任聞知非任見知也顏曾諸子所謂見孔子而知之者也孟子曰予未得爲孔子徒也蓋於孔子非見知明矣見知者一堂之上其知之也易聞知者隔世之遠其知之也難見知者聖聖相聚不過爲斯道揚其盛聞知者聖聖相續乃稱爲斯道接其傳此孟子任道之意也

竹裕園筆語集卷第十五

竹裕園筆語十二卷禮部尚書曹秀先家藏本

國朝李曰滌撰曰滌字亦白臨川人前明歲貢生是編裒其平生雜著爲之一曰邇言一卷皆辨析事理之談二曰螢草一卷三曰梅草一卷皆戊子秋冬避兵山居所劄記三書識趣議論出入於屠隆袁宏道陳繼儒之間葢明末風氣如是也四曰驅暑草一卷皆其客楚時作前爲或問十章綴以無富無分無過無不過四論皆借以發抒心跡五曰餘草一卷皆所作雜文六曰四書筆語六卷依經生義自抒所懷與章世純留書相類二人本同時又相善也

雜著十種十卷

〔清〕王晫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霞舉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丹麓雜著十種十卷》提要

雜著十種序

新定毛際可會侯撰

文章必本於性情每讀王子丹麓孤子唫行役日記未嘗不爲之掩卷雪涕也予少而母氏見背及先大人就養樂城値荒逋之後拮据憂勞不能貽堂上一日安竟卒於官邸乃丹麓家居調膳者數十載承歡

養志怡愉以終天年而竊其意若罔極之痛無地可以自容嗟乎予獨非人子哉已而其內兄陸藎思集其雜著附爲十種屬序予讀之比物類辭離奇洸瀁使人欲諧而莊嘗歌而愾又嘆丹麓之才如是其不測也或曰松溪子子而翼經也連珠寓言比一而諷百也至北墅竹枝其卽賢者樂

操士風之意歟快説續紀或亦有不平於
中而爲此釋愁蠲忿歟曰龍經曰禽言或
亦自表其性之難馴而傷世之能言者多
此類歟獨看花述異一記雜引魏夫人諸
人似譎誕不經而丹麓厠之集中何也予
曰否否昔屈原作離騷忠憤悽惻而其言
或托于宓妃或託于有娀子徒玩其文辭
而已烏知丹麓性情之所寄也哉

雜著十種

總目

龍經序

禹航趙　昕雎客撰

凡物之可以形繪而象求者不必名言而見也有繪之而不得其形求之而莫窮其象者好奇之士往往飾詭似以溷其真而真者卒不可見不得不藉名言以傳予嘗聞人言畫虎者類虎畫龍者未必類龍以其變化無端神異莫測也夫使龍之爲物人可設紺塗青鏤鱗錯甲而似之則亦與暘鬐鼓鬣者等昔人稱超紫鳳于丹穴越青鸞于女牀僅亦比物見意賦

詞工好其狀貌多不殫述卽黃煇釆鱗見之典引比光銜甲載在周書不過舉神瑞之符亦未得其彷彿也至于東平獻頌極談美之文祥符作歌矜耳目之玩何足入爾雅之藏備博物之選哉予友王子丹麓才能跋浪氣足扶雲當世以人龍目之乃作爲龍述被以經名烟雲風雨倏忽萬狀觸紙欲飛鱗甲俱動雖劉劭龍瑞之篇繆襲靑龍之賦皆不足與頡頏上下也世所未見之物恐真者尚疑其爲似而况以似疑似乎得此經之傳則龍之爲物雖甚變化有不能遯其形者良師載筆而圖宜附之山海水經之後矣

杭州胡貞開循蜚撰

自古帝王之典必有符瑞麟鳳龜龍是已而歐陽文忠以爲龍以不見爲神不升上而見下是失職也然古今之言龍者又何所見而詳馱鳶圖負舟捧爐啣燭載在墳籍稽之齊諧雜而多端且近于誕妄故儒者不道若夫遇物以成形憑空而施化有體有質未嘗不以象告也王子丹麓綜核名實篤學而好奇薄師曠黃省曾輩之敘禽獸蟲鳥爲耳目近玩乃集爾

雅山海經博物志白孔六帖諸篇彙爲龍經駸駸蜿蜿與大易在天在田之義相爲表裏而發明更備誠一代之書也然而丹麓之作是書似有深意焉夫乘時而進不及時而退士君子之志也勢與願違而猶諄諄託物比興以寫其胷中之夭矯盎將以救窮高之悔而使勿用者之居于无咎耳至于葛陂之竹雷澤之梭華山之紅葉江上之箏絃是皆以遊戲眩人非龍德之至也丹麓其肯捃摭羣言以艷世乎

仁和王　晫丹麓著
淮東嵇宗孟淑子　閱
禹航趙　昕雍客
同郡胡貞開循蜚較

昔師曠作禽經浮丘公作隺經朱仲作貝經下至水蟲有龜經魚經而龍爲水族之長則未見有諸爲經者予乃作龍經

龍神獸亦曰雨工亦曰雨師鱗蟲之長也王有一十

六等鱗具八十一數首似駝角似鹿耳似牛目似鬼項似蛇腹似蜃鱗似魚爪似鷹掌似虎含珠在頷司聽以角頭上如博山者曰尺木喉下長徑尺者曰逆鱗角浪凹峭目深鼻豁鬣尖鱗密上壯下殺龍之雄也角靡浪平目肆鼻直鬣圓鱗薄尾壯于腹龍之雌也雄鳴上風雌鳴下風其鳴也如吹竹筒其吟也如戛金鉢其吒也如爆竹聲相承食乎清而游乎濁制于石而不見石不衆行不羣處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養乎陰陽能幽能明能大能小能長能短

能巨能細春分而登天秋分而入淵迎夏則凌雲而奮鱗樂時也涉冬則淈泥而潛蟠避害也羽嘉生飛龍毛犢生應龍介鱗生蛟龍介潭生先龍黃金千歲生黃龍青金千歲生青龍赤金千歲生赤龍白金千歲生白龍元金千歲生元龍黑龍曰水精青龍亦曰木精黃龍曰龍長蛇龍亦曰龍長白龍吐物入地成金紫龍吞涎詭色透玉有鱗曰蛟龍有翼曰應龍有角曰虯龍亦曰蚪龍無角曰䖅龍亦曰螭龍七宿曰蒼龍九色曰斑龍目見百里曰䶬龍神藏九館曰癡

龍僾樂自在曰有福龍不得自在曰薄福龍災害數作曰惡龍忿怒殺人曰毒龍苦行雨曰乖龍未升天曰蟠龍蟠龍長四丈其色青黑赤帶如錦文火龍高七尺其色正紅火光如聚炬神龍與雲致雨地龍決江開瀆天龍守天宮殿伏藏龍守輪王藏白耳龍多信九頭龍多悟燭龍亦曰燭陰蛇身人面土龍亦曰潛龍蠢身驢首千歲龍善譯時俗之言守藏龍方免炎沴之罰毛龍蛻骨于曠澤之中驕龍燒起于蘆荻之內病龍之雨其水必腥懶龍之逊其迹恒附豬龍以豬化名孽龍以孽深著吉弔龍子也喜逐鹿交蛺龍龍屬也能伏珠蚌囚牛好音狻猊好坐睚眦好殺亦曰蟋蝪朝風好險亦曰蚼蛥蒲牢好鳴亦曰徒牢狴犴好訟亦曰憲章屓屭好文亦曰蠑蛉霸下好負重亦曰蚣蝮蚩吻好吞亦曰鴟尾象龍馬龍魚龍蝦蟇龍厥種皆爲旁類淫時驕時瞋時初生時此際皆難變形與牛交則生麟與馬交則生騾與豕交則生象入尺馬之龍也一角羊之龍也四距重翼雞之龍也黑身白頭耳長卷尾狗之龍也龍火得水而熾龍

金截已更生有三愛亦有三畏有三患亦有三苦變現無恒出入應命壽足萬歲德配六爻有聖則見無聖則處故曰蟲莫神于龍何葉公不好真而好似

嵇淑子先生曰筆致奇幻如神龍變化不測時有烟雲繞于紙上又如溫大真然犀江浦照見水中靈怪驚心駭目

徐野君先生曰文情夭矯蜿蜒亦如與巨巨與細細與高高與下下豈止萬斛泉隨地湧出者耶

男　[illegible]大受較

孤子唫序

泰亭張綱孫祖望撰

有客讀王子孤子唫問於張綱孫曰丹麓稱爲篤行君子也胡居喪哀毀時多此唫辭也綱應之曰客勿疑也王子之心於此苦矣昔有孝子咏父母之勞苦其詩曰蓼蓼者莪匪莪伊蒿蓼蓼長大貌孝子言已身長大如莪也又詩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孝子言二親病亾不得見不能報其生巳長大之苦也于是出門則思之而憂入門又不見如無所至故其詩又

曰出則銜恤入則靡至乃痛傷之而作是詩也今王子少依父母壯學詩書誦數十萬言體貌豐腴美須額年已四十可謂長大如莪矣一旦失其怙恃哀悼已身終無奉養之期故思慕之而唫以比于蓼莪之咏亦所以痛傷之也客曰此孝子之思其親也若夫廞衣枕塊之時亦可以有辭歟曰然禮曰升自前東榮中屋北面招以衣曰臯某復聲必三此孝子有辭之始也今唫曰爰升屋而號呼兮羌三日而不還是中屋北面之招也奠祭主人再拜稽首祝祝卒釋曰

祝祝者孝子祭辭今唫曰列肴蘇于几筵兮願昭鑒而來饗是奠祭之祝也始虞用柔日曰哀子某哀顯相夙興夜處不寧今唫曰豈皇天之降殃兮何所遇之顛連是哀子某夙興夜不寧之告也用嗣尸曰孝子某孝顯相夙興夜處小心畏忌不惰其身不寧今唫曰以茲盜跰側兮何能酬顧我之深恩是孝子某小心畏忌不寧之隊也饗辭曰哀子某圭爲而哀薦之饗今唫曰進蕭觴以上要兮羌涕泣而如雨是圭爲而哀薦之也推此意也謂孤子唫即王子之祝辭

可也乃篤行君子之所行也王子之心于此苦矣客曰吾向者過矣今而知張子先知王子者也乃謝而退適王子屬敘遂書之

孤子唫

仁和王　晫丹麓著

海昌范　驤文白

嚴陵毛際可會侯　閱

秦亭張綱孫祖望較

予命不猶半載之間既喪所天繼以後母痛心如焚晝夜靡寧每逢令節尤難爲懷昔屈子九章有孤子唫而抆淚之句因賦短唫以哀慕焉

胡昊天之不仁兮降我父以痌瘝神儵忽而辭舍兮乃遽及夫黃泉爰升屋而號呼兮羌三日而不還情鬱邑而莫解兮欲往從之路曼曼曾不知旦之與暮兮越日或告予曰中元念先人之好修兮胥何藉乎盂蘭聊設供以從俗兮祇求予心之所安試瀝血而陳辭兮終不見其加餐顧形影之煢獨兮仰對月而生寒

孫宇台曰驟膺大故旦暮不知中元一告寫得動鬼驚魂如見皇皇之狀

右中元

維夜光之皎潔兮時忽屆夫中秋當九天之照臨兮

予獨對之以多愁憶去年逢此夕兮還相倚于南樓爲剖菱而剝芡兮樂孫子之勸酬頻命予以重衣兮曰恐金風其颼颼夫何依然顧莵兮傷吾親之不留泉路其黯黯兮靈連蜷其何遊向繐帷以泣血兮予雖衣薄而誰憂

毛會侯曰敘事瑣屑而思致纏綿淒然欲絕

右中秋

嗟年歲之數窮于九兮予獨罹此奇災更日月之重陽兮何忍登乎高臺堂上已少一人兮插茱萸而奚爲忽自顧白衣兮悵黃菊之多開方落木之蕭蕭兮紛征雁之聲哀感見聞之若此兮竊慢慢以傷懷雜花糕與菊蘂兮願更傾乎一杯苟夜臺亦可陟兮慎勿念予而儃佪先君子年六十九見背時不孝正當三十九歲

張祖望曰思親已極悲愴至恐親魂念子鐵石人亦應腸斷

右九日

感時序於孟冬兮惟朔日爲陰祀衆皆競馳北邙兮各紛列夫甘旨嗟予獨苦行役兮尚泊舟于河涘痛靈車之已發兮托荒原其何倚白楊既蕭條兮亦何

草之不靡惜俎豆之後時兮恐先靈之將餒因侘傺
以日夜兮涕泣橫而交洮苟窀穸之不安兮又安所
賴于人子

范文白曰窀穸未安于心沗疚世多諉于陰陽者讀此能無憬然

右十朔

忽日月之云除兮顧難除予愴悅捧椒盤以進母兮
母乃不樂于堂上謂同穀必百年兮胡願領而獨享
乃好辭以相慰兮淚欲降而難强列居蘇于儿筵兮
願照鑒而來饗戒家人以擊鼓兮恐驚寬其安往羌

逴衆以守歲兮如入戶而闃響頻號呼而莫應兮夫
孰知予極之想像也側身何無所容兮又孰云天地
之浩蕩也

陳際叔曰天地甚大若無所容日月云除難除愴悅孝子哀思于斯爲極至承歡後母强慰好辭讀此而不下淚者其人必不孝

右除夕

伊歲元之正日兮會履端之更新家慶而戶宴兮氣
和暢以同春紛絲雞與蠟燕兮將粉蕩其雜敞胥環
坐以獻壽兮羌進酒以降神人生各有所樂兮天何

獨阨予弟昦相顧盡纍絰兮欲舉步而逡巡扶拜毋
于牀下兮惟瞻父于白雲恐予年命之弗將兮焉知
明歲之猶存以茲益悱惻兮何能酬顧我之深恩

方渭仁曰苦樂相形天壤迥別欲報罔極字字悽惻

右元日

長鬱鬱其憂思兮眇不知夫今節又值金吾之弛禁
兮哀吾親之永訣邈遊于九陌兮惜明鐙之不張欲
邀冰輪以相照兮又闇闇其無光願上下而求索兮
隨吾親于冥路恐罡風其浩浩兮羌中道而敗步竝

弱弟以相守兮繼獻欷而長嘆何以永遙夜兮謂黃
虀其可餐

毛稚黃曰居處不安之情溢于毫楮

右元夜

紛榆柳之取火兮節已過于藏烟懷椒糈而絜往兮
乃泣告于墓前父厭世以騎箕兮猶俯仰于慈顏痛
墓門之未封兮萱枝又萎于北軒豈皇天之降殃兮
何所遇之顛連茲弱弟之渺小兮曾怙恃之不全顧
引翼以成人兮世愈閱而多艱爲敝詞以號旻兮固

欲去而嬋媛

陳椒峯曰父母相繼云亾弱弟尚未成立人生際此何以爲懷閱世多艱一語說盡世情非深于閱歷者不知

右淸明

今日何辰兮當出火之晦卜天假吾父以年兮六甲週而逢七㡯孫子以介壽兮喜稱觴以盈室胡歲月其不與兮忽颶風之遡疾邈山其未可越兮黎返寬之異術又要後母以偕遊兮豈相慶于同穴遺孤子之煢煢兮紛離愁其焉進寧相從于地下兮早欣欣以依膝

卓有枚曰家常話以至性出之都成血淚

右三月晦日生忌

覽榴火之又新兮感予懷之非故二人相繼以上征兮日曖曖其靡靡曾色絲以續命兮豈壽天之有數苟幽寬之可招兮欲往從乎江滸杳冥冥其難歸兮惟遠望以延佇思九州之曠蕩兮盍托居于何處進湔觴以上要兮羌涕泣而如雨

吳志伊曰流連悽惻較大招更爲切至

右午日

總評

曹秋岳先生曰哀音激楚如離鵑夜鳴不忍多聽此屈宋之絕調也

尤悔菴曰情思紆廻悲聲繞于紙上其辭調全乎楚騷矣

松溪子序

睢州方象瑛渭仁撰

學至乃可以擬經識超乃可以續子子者經之餘也顧經義藴渾涵不使人一望而竟抱之而愈深味之而愈永子則刻畫惟恐不盡峭厲孤雋或別爲幽深窈渺之言以自異要其旨歸初無餘藴乃世之學者務快意於子之爽然心口而於經則讀之欲臥無怪乎離經畔道者多也莊列而後以子名者何啻數百輩惟河汾稍爲近道蓋以子之識闢經之學故足述爲法言元包鈎奇飾詭彼且不堪續子何况擬經故經不可擬子亦無庸作也松溪子非有意擬子也沉深於理道之微閱歷于身世事物之故意在振起華瞶忽不禁而筆之爲書人以爲子吾謂猶儒者格言耳使有意擬子亦何難出其渺思雋氣與揚雲儔元嵩輩爭奇詭哉蓋嘗觀松溪子之爲人矣著述名海內而非聖之言不陳交游盡天下名流未嘗向俗客一通姓字識高復不詭於學宜其言約而旨該理精而義顯也擬子者盡如松溪豈有離經畔道之慮哉

松溪子王姓名晫號丹麓爲仁和諸生以病棄去隱松溪故稱松溪子云

松溪子序

同郡陳廷會際叔撰

古今文人類皆以辭章自喜其有高論夫道德之林者尠矣若漢之董仲舒揚雄唐之韓愈李翱輩其言往往及于道德然而終用以文章勝又士之負盛材流聲譽于遠邇者交游冠蓋流水奔輳其門其人必翹然矜詡以爲美譚蓋未有謂文章聲譽爲足賤而反相爲害者也吾友王子丹麓則異是丹麓博學摛才藻一時名聲滿江左居北郭爲往來舟車之衝四

方士諸公來武林者必先造其廬問字納交停輒不忍去丹麓朝見客數十暮著書數篇請謝無虛日率以爲恒人謂丹麓婆娑菰蘆眈戀聲名將自喜且矜恐不暇矣乃丹麓嘗著松溪子以見志松溪子之言曰道德者人之根本也文章者人之枝葉也必根本立而枝葉繁焉又曰名者身之賊也其他所持論敦本務實多此類吾乃今知丹麓非止沾沾文章之士而有名之人也其所成就豈可易量歟聞日者其尊人既逝將塟丹麓風雪中重趼走數百里以丐墓銘又作孤子坐十章哭其親哀痛慘愴讀者崩心焉然則丹麓之文章庸詎外于道德哉語云有德者必有言今之所著吾未知丹麓殆德備而形諸文辭者歟抑將資是以益求修德歟之二者不具論而要之松溪子益進乎技矣

松溪子

仁和王　晫丹麓著

松陵吳之紀小修

睢州方象瑛渭仁　選

同郡陳廷會際叔定

五行互生而水之用大金得水而出木得水而長火得水而濟土得水而潤故人之五臟非水不養腎竭者亡

應嗣寅曰胡雙湖謂圖書皆木數居東方伏羲畫卦自下而上木之象具矣其畫三木生數也其卦八木成數也重卦十四兩其三八其八三八之數備而後六十四卦大成木火金土皆在其中此春所以貫四時仁所以包四德也然天一生水則木居五行之最先而其用尤大又以松溪之說爲當矣

水之性善下逆其性則氾濫于山野禾稼敗焉苟因勢而利道之田賴以溉舟賴以通飲賴以給君子悟此可以弭盜

吳小修先生曰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夫民猶水也故弭盜在安民豈非碩畫

山至高久而不傾其性重者其形固也試叠石爲假山焉雖美觀于一時乃不旋踵而仆既曰假仆斯必矣亦何能久

張祖望曰天地唯誠故久而況于人乎仲尼曰罔之生也幸而免子思曰不誠無物皆爲爲機變之巧者言也知斯義者惟我松溪

文章者人之枝葉也道德者人之根本也必根本立而枝葉繁焉中鮮道德外飾文章雖有枝葉其本立亡

方渭仁曰立德立功立言謂之三不朽然以言較之德功抑末也故曰言者心之表也又曰德之華也張茂先華而不實此其所以先亡也摛春華而采秋實其在松溪乎

不涉江湖不知波浪之濶不登山嶽不知蹊徑之幽

不由學問不知義理之妙蓋能行而後能知力至而後識至

韋六象曰聖人之學惟知行兩途不知不可以行不行不得爲知故徒知而不行與不知者等知之非艱行之維艱此足以砭從來專重良知之病

莫利于刃淬礪而後盡其能莫精于鑑刮磨而後盡其明得之者天而所以爲之者人故雖有美質必假學問乃底于有成

周立五先生曰讀此知謝夷吾謂王充天才非學之可加非也

人之于財也皇皇然惟日不足世皆笑其貪君子曰

其貪可用也以之為學則學日深以之為善則善日積

顧茂倫曰如此妙用惟患不貪

世猶海也身猶舟也禮猶柁也世之溺人多矣先王之禮所以衛人之身不與風波淑沒者也操舟者柁不可去手故士莫要于秉禮

陳際叔曰予嘗謂天下縱極亂之世而人心不死者賴有禮以維持之耳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故知風波舟柁之喻至理名言

求治過速則擾疾惡過嚴則亂革弊過盡則怨用人過驟則濫聽言過輕則惑是以仲尼不為已甚

徐竹逸曰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過則陷松溪之為是言也其有時中之思乎

雨澤過萬物之災也恩寵過臣妾之災也憐愛過子姓之災也故君子當情而施不敢不及尤不敢過

魏冰叔曰謙亨君子有終宜其與物者盈矣而仲尼曰裒多益寡稱物平施故知吝情非益下之道而任情亦非居上之畐松溪此言即以為中論可矣

耳雖聰不能聽于耳所不聞目雖明不能視于目所未見蓋任耳目者聰明有時而窮也惟君子聽于無聲視于無形不勞聰明而耳目無障此之謂神全

孫宇台曰君子斂神於獨此聰明所以不思而得也數語可謂扼要

一人之生所以奉身者無不至一旦失其所養身即與我戾為耳不能使之聽目不能使之明手不能使之指足不能使之行身且負恩何尤于人

練石林曰是則世之狥欲而忘身者猶暴骸中原也三復斯言能不冷然汗下

人之一身視聽語言飲食日搰搰少休惟鼻司息出入官似逸焉然當寢處則耳目口之用皆停而息之出入獨無異于晝知此又何疑于隱逸之君子

徐野君先生曰息滅息也亦生息也息其身不息其心故潛而不躍伏而不見非隱也

毋慢一事一事錯而流禍無窮也毋忽一言一言舛而貽害莫救也毋輕一念一念乖而釀患匪小也然克謹于念則言自不妄而事罔或敗所以君子有慎獨之學

吳弘人曰河潰之勢壞于蟻穴克念數語獨探河源

度可退然後進度可守然後戰度可擒然後縱度可行然後言度可踐然後諾凡事能量度而出百不失一故君子動而為天下式

毛大可曰擬而後言議而後動松溪蓋自言其學如此

名譽身之賊也恩愛身之佹也富貴身之累也忘其累泯其佹以遠其賊則幾矣

沈大珩曰世人沽名吮利如飛蛾撲火自取熏灼松溪此言疑其濯鬼于冰壺也

人有所不爲然後可以有爲凡物亦然虎豹無事行步若不勝其軀鷹在衆鳥之間若睡夢然蓋積怒而後全剛生焉此越人所以滅吳之道也

尤悔菴曰計倪范蠡之謀積怒一語括之已盡

人之有善惡賢不肖猶天地之有麟鳳虎隼也虎隼之暴天地且不能絕其類顧人欲無惡與不肖何監

也然隼雖鷙不能以擾鳳虎雖猛不能以搏麟亦相期勉爲賢善而已矣

兄仲昭曰畢竟惡不能害善尚德哉若人

猛虎之勢奮于一撲至再而三獵人得以乘其後者蓋勢盡于所長而人窺其所短也故人用勢不如保勢保勢者勢乃益長

陳椒峯曰世上作威福人惜未聞保勢妙論

鳥之美羽勾喙者鳥畏之魚之侈口番腴者魚畏之人之利口贍辭者人畏之嗟乎等人也而使人畏危矣

毛會侯曰去畏生愛乃是轉危爲安之法借物爲喻晉夫可以結舌矣

以技驕人者辱以力凌人者亾以術欺人者敗以巧彝人者窮以辨禦人者禍君子與人惟以誠誠無不格

錢礎日曰人我相對分明險阻在前歸之以誠化作坦途世界此謂一字箴

恃其才者必爲才困恃其智者必受智殃才智且不可恃況其他耶故天不恃高而莫能窮其覆地不恃厚而莫能殫其載達此理者乃可立于天地之中

張祖定曰良賈深藏若虛智士盛德若愚猶龍之嘆當復有感于斯文

美人少子艷花無實英華極于外者精氣自損于中所以智勇必貴深沉道德尤宜藏斂夫天道不翕則不能闢況人乎

陸子容曰此圯上老人所以敎留侯也某不敏竊願爲王公進履矣

毀人者謂毀人而我可得譽也危人者謂危人而我可得安也害人者謂害人損人而我可得利且益也不知毀人人亦毀之危人人亦危之害人損人人亦害之損之然則毀人適所以自毀也危人適所

以自危也害人損人適所以自害自損也故欲自譽者必先譽人欲自安者必先安人欲自利自益者必先利人益人

徐松之曰修身秘訣處世良方〇武夷九曲愈入愈深華嶽三峯愈高愈曠行文家貴于層叠以此

積官者危積金者禍積田者累積慾者亾惟積德于人不及知之地無累無禍不危不亾

陸蓋思曰拼處見其文情收處徵其筆力可稱舒而爲雲蹙而爲鱗

人情苟有所欲必有所好苟有所好必有投其好者

然挾而中之者多矣好貨者中以貨好名者中以名由此以推莫不皆然故至人莫大于無所好

杜于皇曰作子之中有立經之意然于輿氏猶因好貨好色好勇以引齊王若無好之論固自高人一等

財者顛倒萬物者也知者得財而瘠愚者得財而賢誠者得財而僞曲者得財而直卑者得財而傲尊者得財而屈聖王是以賤貨而貴德

方文虎曰瓌懷遠識豈受此顛倒然難言之矣

使賁育與童子遇則勇失矣使儀秦與鄙夫遇則辨失矣使毛施與瞽男子遇則美失矣非毛施不足以侶男子而童子鄙夫足以勝儀秦賁育也彼不見其可動此自不得而加也所以有道之士混彼此于一形不見可欲故心不亂

卓有枚曰有道之士如璞玉渾金人皆見其寶莫能名其器吾見亦罕矣其惟松溪乎

媚神求福不如爲善禱神免禍不如去惡不去惡而禍可免是諱疾而望醫也不爲善而福可求是無舟而待濟也如是以爲媚禱神必不歆

周青士曰二都諂于道二何佞于佛丞聞斯言想當易轍

陶人之爲陶也取諸土而爲缶爲盂爲盆爲盎精粗異其質貴賤亦異其用淩假毀敗所爲精粗貴賤一歸諸土而嚚嚚然乃過別其爲缶爲盂爲盆爲盎何謂也

汪周士曰造物者猶有終也而况于物乎松溪意思蕭散言象在形骸之外皆由中得故自超超元著令人讀之恐其易盡

男　彌大受較

連珠題詞

吳門宋實穎既庭撰

演連珠之體倡于魏晉陸士衡葛稚川庾子山皆擅其長諷一而勸百稱名小而取類大非博綜典故洞晰經史者不能闖入其門奥也吾友王子丹麓有文津一選長卿之車騎曼倩之金門詼諧笑罵無非文章其所著連珠又何其多才善舞伯仲于士衡子山之間也詩人之優柔騷人之情深孟韓之温醇遷固之雄剛一篇之中三致意焉盖其寓意遠而徵事博尋味于斷章取義之外子無以測其所至矣

連珠題詞

同邑柴紹炳虎臣撰

連珠之製肇自東京取其儷句韵文而義多諷喻合于風人之指濫觴于班賈踵事于大陸後代詞流頗倣爲之然非才思深長道存規鑒定不能工也同邑王子丹麓好學能文爲當今英絕領袖著述滿家無體不辦比示連珠三十二首藻詞雅義纍纍如貫味其託寄尤爲雋永俾操觚之家競相傳寫亦足爲藝林鼓吹矣藉令班陸復生鳴筆角勝詎謂古今人不相及哉

連珠

仁和王　晫丹麓著

吳門朱實穎旣庭

會稽方　炳文虎　選

同邑柴紹炳虎臣定

蓋聞垂釣于澤而有不餌之魚張網于山而有難弋之鳥是以道德自悅豈致役于紛華止足能知復何懼夫煩擾

魏冰叔曰淡泊寧靜固是隆中人語

尺寸之制可以量周天涓滴之流可以通四海是故以理勝者雖高遠莫之能淆以量包者雖衆多不窮其涯

方輿三曰公孫龍終爲理屈黃叔度乃以量稱今觀斯言良不虛耳

行修名立世無可欺身動影隨自貴所託是以不亂昏夜信之非于坐懷折獄片言決之以無宿諾

周澹園曰信于平日是至理却從無人道破幾將和字看壞

朱草之榮實生瑞木甘泉之注多出靈源故流光本于積厚嗣美必有開先是以周王受命肇基乃念爾祖于公治獄高門以待後賢

張祖望曰似經似子可誦可傳

毒見乎外者毎易爲測險伏于內者實難其防是以性莫惡于虎豺避之則無害狀莫柔于狐鼠狎之乃致傷

鄧元昭先生曰此章專爲陰惡人致戒讀之凜然

道義相朂自有日益之機便佞與俱卽成日損之勢故締交貴于擇處論品觀其取類是以楊朱泣路正恐岐之又岐墨子悲絲尤防漬而復漬

歸元功曰鮑魚蘭芷不共篋而藏以其類異也同心之言使我深省

松栢之材培于千歲豫章之木知以七年是以偉績弘功非旦夕可致元臣碩輔必練達始全

趙升遠曰德必久而後成材以老而始達丹麓抱幽人之貞良有以也

交淡能永君子有成情甘易壞小人徒厚故寧爲水以明心無爲醴以適口是以晏嬰擅久敬之譽管仲感知我之友

嵇淑子先生曰崔瑗座右一銘堪與方駕

謙爲美德然過謙則多詐默爲至佳惟故默必藏奸

是以帝王若知人之難明試猶恐其漏聖賢慮貌取之失觀察不厭其煩

龔仲震曰胷中有大見解筆下自成大議論非漫肆謅駁者可比

鳳凰麒麟難見稱瑞崑崙滄海難量稱奇是以道德在躬必無淺露之態聰明用世常來浮薄之譏

徐蘭生曰從理學諸書探討得來

名者實之賓賓主自分輕重學者思之用體用必在兼全是以大士堅立德之修閉戶不求知我碩儒獲稽古之益單心乃至忘年

嚴修人曰似注疏中語而筆致灑落不流于迂

炳燭之光遇暗而始耀舟楫之功得水而始利故顯晦毋循于天時通塞乃因乎地勢是以熊羆未夢渭水依然釣徒趙襄既調版築實稱帝賚

蔣大鴻曰深沉厚重之文當與班揚爭席

日漸月漬能消膠漆之堅潛浸默潤或乖骨肉之誼故是非貴持其平言語毋忽其細

孫無言曰旣明且遠乃有斯言

倚勢成交勢傾則交絕因利爲友利盡則友疎是以道勝勢而可久義勝利而世譽故風雨周旋于患難星雲相聚于平居

兒仲昭曰數語可括廣絕交論熱客讀之慚滿大宅

嘉肴不同味惟適口者爲佳美女不同顏惟悅目者爲美在我務求其可珍于人不必其皆是是以孟子立說後代難免刺非孔氏成經當時亦聽知罪

徐竹逸曰共高處在特立獨行不肯作依傍語

梁棟之木削始可用瑚璉之器琢然後成故任自然者不足以廣學問恣一往者未可以共功名

方文虎曰不學無術寇萊公所以見譏于張詠也三復斯言何必讀霍光傳哉

以山爲卑者飛鳥凌高之智以淵爲淺者游魚潛避之踪故無求可以遠害多欲必致召凶是以唐堯一讓許由挂瓢于箕潁楚招三聘接輿負釜于蠶叢

沈友聖曰閱歷之言功過藥石

石韞夫玉山亦生輝水含其珠川因生媚物以積久爲寶質以希見爲貴是以華門圭竇高士抱膝其中干旄素絲大夫枉駕其外

吳方澒先生曰自非高士不足枉大夫之駕山輝水媚豈徒然哉

無米之炊巧女不辦無絃之鼓妙手難施是以物必
相需以爲用士當操具而待時
張祖定曰偉長治學之篇
良馬遇伯樂自然長嘶美玉遇卞和寧甘刖足是以
有志之士傷知己之難逢失路之人歎泥塗之易辱
徐野君先生曰此等語未遇之人不可讀讀便淚下
羽翼過美則骸骨必受其傷枝葉太繁則根荄必罹
其害何則物貴先本而後末理貴誠中而形外故堂
堂者難與爲仁戚戚者莫能爲泰

連珠　五　叢畢堂

張廣平曰張茂先華而不實貽譏來世人可不以立誠爲先耶
是非雖有公論獨斷爲真毀譽豈屬定評偏聽則惑
是故春秋筆削游夏不能贊一辭岳牧咨詢皐夔所
以稱各得
鄭元闇曰既公之岳牧之咨詢又斷之以春秋之筆削以此相士當無失人之嘆
弓彈所以衛死流而至于殺人巫覡所以格神漸而
至于惑衆是以凶終隙末在轉盼之間法立弊生失
丘山之重
馬西樵曰天下事事皆然善用不善用毫釐千里可畏哉

治少亂多聖賢莫挽貧常富異豪傑難謀故氣運之
所結非智力之可求是以達人任運視千年如一日
曠懷高寄以四壁爲十洲
越辰六曰治亂貧富聽流授授諒爲達士有此曠懷
水性之下無舟亦流人性之善無貧亦積是以存心
利物則于物必有所全加意仁民則于民必受其益
楊長公曰仁民利物祇在人心意間待貴舉而措之天下耳
心苟能虛萬事可集言苟能慎百尤可銷是以觀于
欹器知滿者之必覆銘彼金人信緘者之爲高

連珠　六　叢畢堂

嵇留山曰典謨之遺音加于風雅一等
設輪而行遂成圓轉之制布席而坐必求方正之形
是以用舍隨時無專主之惑仁智互見有各當之名
方敦四曰善于取象方能深于談理易之所以勝于諸經者以此
風過疎竹聲不住于竹間雁度寒潭影不留于潭底
何則馳于外者有加立于中者無倚是以物來順應
事事歸于自然叩竭兩端空空還其本體
陸蓋思曰脫然無累朗朗如濯鬼氷壺
呑刀吐火異術驚人剪綵染花僞粧炫俗徒誇罔象

之奇難欺有識之目是以至誠御世隱怪棄而不收真色超羣脂粉置而不蓄

諸虎男曰增一分僞便減一分真矜奇務異正人固有所不爲也

生氣隨時精誠居要底蘊難窺中藏微妙是以繪花滿紙春風不能發香像月爲圖夜窗不能留照苟徒借飾于外覩爲若旋神于至道

毛大千曰奇思妙語觸緒紛來

嫌疑不處瓜李當明見幾而作飲豚無患是以獨來獨往宜尋天地之寛爾游爾休不值網羅之難

紀伯紫曰人心本大所見者小耳讀至此但覺天空海濶

往古來今形骸易朽注茲挹彼富貴何常是以天地並生立身務爲可久聖賢相繼有我貴于不亾

陸子容曰人以富貴爲足恃而不務爲千秋之業則此形骸不過速朽之具耳讀此能無憬然

顧秀升曰寄深而辭麗言約而義該字字光潤語語精微備有古詩諷典之旨捧讀再四因知作者不苟

徐武令曰葛稚川之博喻陸內史之連珠簇簇能新無言弗美不獨以理窟見長箴規爲要也

寓言引

毘陵蔣　鑨馭鹿撰

吾友王子丹麓至性純篤人也鍵戶著書足不越里黨一切浮榮外慕之事如不欲聞以故生平撰述甚厚四方之獲與游者不獨欽丹麓之才華敏妙而言坊行表曰皇皇于立身行已之大有不可及者乙卯初夏丹麓以寓言九則相示覩其取類于獸則爲犬爲虎爲猩猩取類于蟲則爲蜂爲蟬爲蠹取類于草木則爲松爲蔦爲棘引而伸之淺近易曉非若齊諧

志怪可妄言而妄聽也雖然獸蟲草木亦又何知人秉天地之氣蘊山川之靈擾擾營營昧焉罔覺讀丹麓寓言其亦可以知所返矣昔子瞻序范文正公集曰有德者必有言非有言也德之發于口者也吾于丹麓亦云

寓言九則

仁和王 晫丹麓著
梁溪錢肅潤礎日
毘陵蔣 鑨馭鹿
武水顧 珵美輝六較　閱

犬

城之東偏民家畜一犬甚羸一夕鄰火卒發延及民家民正熟寢犬連吠不覺起曳其被寢猶如故復躍牀以口啣民耳大嗥民始驚覘烟已滿室急呼妻女出室盡燬矣民泣謂所親曰吾家貧犬食恒不飽不謂今日能免我四人于難也彼日享其人之食而不顧其患難者其視犬爲何如耶

魏冰叔曰有不可一世之意則以寓言發其感憤不獨文生于情亦覺義形于色

虎

子龍山多虎土人遇者厲聲喝之虎即遁去虎嘗啣一羊有兄弟二人竝往逐弟以左手擘虎口張空拳連擊十餘下羊不去口其兄後至持矛直刺其頰虎乃釋羊而去卒不傷人蓋土人與虎狎故視虎直與

犬豕等也嗟乎以虎之威而與人狎遂致視若犬豕人之不可狎處也如是夫

吳志伊曰痛切之言令人儆悟

猩猩

猩猩猴形人面處封溪山谷間百十爲羣其言妙麗可聽性嗜酒且好屐人因設酒置屐以張之猩猩見其張已必辱及其祖先呼名詈曰奴輩故設此以張我耶我今舍而去奈我何已復羣聚歡飲卒大醉取屐而着人乃掩羣得之夫嗜慾之易昏也知其危而故蹈之豈獨猩猩然哉

顧輝六曰語近諷諧意本道德多欲者當書紳而誦

蜂

蜂之族繁惟蜜蜂質小而微黃能採取百芳爲釀蓄益多益恐不足出者入者訌訌然也久之人利其釀爇火攻之蜂迫舉其族遠竄盡棄其所畜積悉人剝割人不必憐向使其所取僅足以給食而畜之不甚且多無利于人豈有斯患哉貪不知止以傾其巢又誰咎也

錢礎日曰奴輩利吾財金谷園不知誰有此毀真守錢人紅爐點雪也

蟬

蟬托高樹其聲嘒嘒莫知所止聽者生厭使童子佝竿而承猶掇之也嗟乎蟬吸清風飲甘露與世無爭而又得美蔭自爲無患惟不能靜嘿遂爲人所不容況乎處卑下之地而日欲與世爭其短長其不以喋喋招厲口之凶者鮮矣

朱旣庭曰辭意曲暢勝黃金人一銘

蠶

稱之蠶大如小指首負特角身𧭹𧭹然類蛸螃人或振觸之輙奮角而怒氣色桀驁浸假蛻爲蝴蝶文彩陸離栩栩然翩躚上下方其蝶也不知其蠶也亦可謂變之善者也人之一生自少而壯而老凡數變矣慎毋終其身安于爲蠶斯可哉

范文白曰行文亦復作翩躚之勢可謂毋變蛩工

松

松之性直上雖數尺自亭亭也有人移之盆盎置之華屋之內屈其枝縛其節灌之溉之蓬蓬如偃蓋焉非不取悅于人然以視夫岫嶺之間干青雲凌碧霄矯矯鬱鬱于嚴霜積雪者相去何如耶噫士君子之失身于人亦猶是爾

蔣叔鹿曰蒼鬱之色露其筆端觀其立言即可以想見節槪

蔦

蔦依樹蔓生一名寄生葉似當盧其子赤黑色味甘美過者愛其蔥鬱若忘其在樹也一日工師入山伐樹蔦與俱盡雖有愛者不能爲之計因嘆蔦能自植何不可永其天年即不然憑于山崖石壁亦得以長

享雨澤乃委身樹木以致橫罹斧斤然則天下亦何者可不慎所憑依耶

陳椒峯曰蔦蘿依于松柏依之善者也而反因以召斧斤之阨君子所以貴獨立不懼也丹麓立身介潔其所謂慎所憑依蓋以指點流俗耳

棘

終南之山有棘滿徑骨彔而刺密觸之者恒膠結不可解不受傷不已人畏其刺咸迂其途避之一人義形于色褰裳而入欲節節而斷之孰知左斷于指而右曳于臂下鈎其裾上牽其袖憊已甚君子曰斯人

之疾惡是已疾之而不以其道茍挾斧斤求其本而艾之何棘不去

陸冰修曰語語古峭

非近代人手筆

任青際曰天下滔滔舉目荊棘

松溪殊有拔本窮源之想

予厚作三戒刺依勢以干非類出技以怒強竊時以肆暴者松溪寓言九則取類博而用意微于守身處世之道尤三致意直欲上掟漆園豈徒俯視柳州也

慈水姜宸英西溟跋

男 彌大受較

看花述異記序

禾城練貞吉石林撰

唐人周秦行記述牛奇章絕奇之遇美麗集于一庭而未嘗及花宋人洛陽名園記表著一時豪貴家園墅卉木之盛而未嘗及于美人丹麓負奇高隱寓情于花而合羣葩衆艷發爲文章直兼兩記之意而出之足令前人無色嗚呼園無名花不異有名花而無丹麓之遊無丹麓之遇亦不異有丹麓之遊之遇而無丹麓之高文以記之亦不異然則園花也丹麓之遊之遇也丹麓之文章也固無不異者豈特一遇之異爲足傳述哉讀丹麓之記者莫不伏其上掩古人而其寄托高懷以視古人又何如也丹麓殆未易量矣

看花述異記序

杭州諸九鼎駿男撰

昔林子羽夢入瑤華洞天洞主小女芸香延入天葩軒云其父職司文衡凡文人才子之詩皆錄集中以備帝覽子羽詩尤所深賞嘗作絕句紀之云天葩小院敞銀屏鵲散天河逗客星欲識別來幽意苦晚峯長想黛眉青予友丹麓嘗作戒折花文遂爲南嶽夫人所賞命衛夫人楷書一通置諸座右豈文人才子之作雖已見重于人間而尤珍賞于天上耶但丹麓

所晤諸姬是花是人猶費人解善乎夫人之言曰美人是花真身花是美人小影始知花能解語人比蓮花是假是真總非夢幻予更語夫人王郎述異一記爲煩花蘂夫人特錄數通于百花箋上令散花天女散向人間庶天下惜花人見之知愛惜名花有此福果即云是王郎說法亦可詎獨如子羽之夢徒托虛文已也

看花述異記

仁和王晫丹麓著

永城練貞吉石林
吳門黃始靜御 閱

同郡諸九鼎駿男較

湖墅西偏有沈氏園茂才衡玉之別業也茂才性愛花自號花遯園故多植古桂老梅玉蘭海棠木芙蓉之屬而牡丹尤盛疊石爲山高下互映開時熒熒如列星又如日中張五色錦光彩奪目遠近男女遊觀者日以百數是月十八日予亦往觀徘徊其下日暮

不忍歸主人留飲飲竟月已上東牆矣主人別去予就宿廊側靜夜獨坐清風徐來起步階前花影零亂芳香襲人衣裾幾不復知身在人世俄見女子自石畔出年可十五六衣服娟楚予驚問女曰妾乃魏夫人弟子黃令徽以善種花謂之花姑夫人雅重君特遣相迓予隨問夫人隸何事曰隸春工凡天下草木花片數之多寡色之青白紅紫莫不于此賦形焉然則何爲見重也曰君至當自知因促予行予不得已

隨之去移步從太湖石後便非復向路淸溪夾岸茂林蓊鬱沿溪行里許但覺烟霧溟濛芳菲滿目人間四季花同時開放畧盡稍前一樹高丈餘花極爛熳有三女子紅裳艶麗偕遊樹下見客亦不避予嘆息良久花姑曰此隺林寺杜鵑也自殷七七催開後即移植此又行數里一望皆梅紅白相間綠萼倍之當盛處有一亭榜曰梅亭亭內有一美人淡粧雅度徙倚花側予流盼移時幾不能舉步花姑曰奈何爾此是梅妃梅亭二字猶是上皇手書幸妃性柔婉不爾

恐獲罪予笑謝乃已行至一山巖巒爭秀花卉殆與常異聽枝上鳥語如鼓笙簧漸見朱臺碧瓦殿閣參差兩度石橋乃抵其處相厥棟宇侈于王者傍有一[illegible]司如官署右曰太醫院予大驚訝問花姑曰此處亦須太醫耶花姑笑曰乃蘇直耳善治花瘠者能腴病者能安故命爲花太醫其左曰太師府何曰此洛人宋仲儒所居也名單父善吟詩亦能種植藝牡丹術凡變易千種人不能測上皇嘗召至驪山植花萬本色樣各不同賜金千兩內人皆呼花師故至今仍其

稱入門由西街行百步餘側有小苑畫檻雕欄予遊欲進內花姑慮夫人待久不令入予再三强之方許及階見一花合蒂濃艶芬馥染襟袖不散庭中有美女時復取嗅之腰肢纖惰多憨態予不敢熟視花姑曰君識是花否予曰不識也曰此産嵩山塢中人不知名採者異之以貢煬帝會車駕適至爰賜名迎輦花嗅之能令人淸酒兼能忘睡予曰然則所見美人其司花女袁寶兒耶花姑曰然遂出復由中道過大殿殿角遇二少婦皆靚粧迎且笑曰來何遲也花姑

亟問夫人何在曰在內殿觀諸美人歌舞奏樂爲樂客既至當入報夫人予遽止之曰姑少俟諸美人可得竊窺乎二婦笑曰可謂花姑汝且陪君子我二人候樂畢相延也去後予乃問花姑二婦爲誰曰二婦本李鄴侯公子妾衣青者曰綠絲衣緋者曰碎桃花經兩人手無不活夫人以是錄入近侍遂引予至殿前簾外見絲竹雜陳聲容備善正洋洋盈耳忽有美人撩鬟舉袂直奏曼聲覺絲竹之音不能遏既而廣場寂寂若無一人予聞之不勝驚嘆花姑曰此永新

歌所謂歌値千金正斯人也語未畢聞簾内宣王生
入予斂容整衣而進望殿上夫人丰儀綽約衣絳綃
衣冠翠翹冠珠璫玉珮如后妃狀侍女數十輩亦皆
妖麗絶人予再拜命予起曰汝見諸美人乎予謝不
敢夫人曰美人是花眞身花是美人小影以汝惜花
故得見此緣殊不淺向汝作戒折花文已命衛夫人
楷書一通置諸座右予益遜謝旋命坐進百花膏夫
人顧左右曰王生遠至汝輩何以樂嘉賓之心有一
女亭亭玉立抱琴請曰妾願撫琴一聲幾動四座無

言泠泠然撫遍七絃直令萬木澄幽江月爲白夫人
稱善曰昔于頔嘗令客彈琴其嫂審聲歎曰三分中
一分箏二分琵琶絶無琴韻今聽盧女彈一絃能清
一心不數秀奴七七矣因呼太眞奏琵琶予聞呼太
眞私意當日稱爲解語花又曰海棠睡未醒不料邂
逅于此乃見一人纖履修眸衣黃衣冠玉冠年三十
許容色絶麗抱琵琶奏之音韵悽清飄出雲外予復
請搊箏夫人笑曰近來惟此樂傳得美人情君獨請
此情見乎辭矣顧諸女輩曰誰擅此技皆曰第一箏

手無如薛瓊瓊尋有一女着淡紅衫子繫砑羅裙手
捧一器上圓下平中空絃柱十二予不辨何物夫人
曰此卽箏也須乃調宮商于促柱轉妙音于繁絃始
憶崔懷寶詩良非虛語曲纔終又有一女抱一器似
琵琶而圓者其形象月彈之其聲合琴音韵清朗予
又不辨何物但微顧是女手紋隱處如紅線夫人察
予意指示予曰此名阮咸一名月琴惟紅線雅善此
予方知是女卽紅線也夫人忽指一女曰渾忘却汝
汝有絶技何不令嘉客得聞予起視見一美人含情

不語嬌倚屏間聞夫人語微笑予遂問夫人是女云
誰夫人曰此魏高陽王雍美人徐月華也能彈臥箜
篌爲明妃出塞之歌哀聲入雲聞者莫不動容已持
一器體曲而長二十三絃抱于懷中兩齊奏之果如
夫人言俄有一女跨丹鳳至諸女輩咸曰吹簫女來
矣女謂夫人曰聞夫人延客弄玉願獻新聲夫人請
使吹之一聲而清風生再吹而彩雲起三吹而鳳凰
翔便冉冉乘雲而去耳畔猶聞嗚嗚聲細察之已非
簫矣別一女子短髮麗服貌甚美而媚橫吹玉笛極

耍耿可聽夫人曰誰人私弄笛諸女輩報曰石家兒綠珠夫人命亟出見客女伴數促不肯前中一女亦具國色乃曰兒亦善笛何必爾也綠珠聞之怒曰阿紀敢與我較短長耶我終身事季倫不似汝謝仁祖殁遂嫁郗曇不以汗顏翻逞微妝是女羞憤無一言夫人不懌命止樂忽有轉喉一歌聲出于朝霞之上執板當席顧盼撩人夫人喜曰久不聞念奴歌今益足暢人懷念奴曰妾何足言使麗娟發聲妾成傖父矣夫人指曰麗娟體弱不勝衣恐不耐歌予見其年

僅十四五玉膚柔軟吹氣勝蘭舉步珊珊疑骨節自鳴乃曰對嘉賓豈能辭醜因唱迴風曲庭葉翻落如秋予但嘆奈何而已麗娟曰君尚未見絳樹也絳樹一聲能歌兩曲二人細聽各聞一曲一字不亂無欲效之竟不測其術夫人曰絳樹術雖異恐無能勝乎吾且欲與玉生觀絳樹舞乃見飛舞回旋有凌雲態信妙舞莫巧于絳樹也絳樹謂麗娟曰汝欲效吾歌不得吾欲學汝舞亦不能夫人大悟曰有是哉漢武嘗以吸花絲錦賜麗娟作舞衣春暮宴于花下舞時故以袖拂落花滿身都著謂之百花舞今日奈何不爲玉生演之麗娟復起舞舞態愈媚第恐臨風吹去忽聞雞鳴予起別夫人曰後會尚有期慎自愛仍命花姑送予行視諸美人皆有戀戀不忍別之色予亦不知涕之何從也花姑引予從間道出路頗崎嶇回首忽失花姑所在但見曉星欲落斜月橫窗花影翻階翩然若顧予而笑露坐石上憶所見聞恍如隔世因慨天下事大率類是故記之時康熙戊申三月

袁蒲菴曰具二十分才情方能有此撰述若有才

無情則不真有情無才則不暢讀竟始服其能

李湘北曰此丹麓戒折花文絕妙注疏也將千古艷冤和盤托出笑語如生不數文成將軍之于李夫人臨邛道士之于楊玉環矣

徐竹逸曰逸與如落花依草可補虞初志艷異編之所未備文心九曲幾欲佔盡風流

行役日記序

西水徐士俊野君撰

今夫人孰不願不朽其親哉生榮死哀勒石誌墓正所以不朽其親者也然欲不朽其親必先求不朽之人與不朽之文然後吾親能藉以不朽乃今之爲人子者不然倩庸人手筆托以貴顯尊銜自以爲不朽其親矣孰知彼貴顯者未嘗素號能文不轉盻亦與草木同腐尚能不朽其親乎王子丹麓深鑒此惡習於其尊公之殁不憚百舍重繭乞鴻文椽筆於名公卿之門以不朽其父故之陽羨之毘陵之梁溪之吳門之松陵武塘所到之處大人先生無不禮爲上客而丹麓猶如煢煢在疚不赴讌會不貪看山水不多訪友朋孜孜汲汲惟以得佳文爲事大人先生亦多鑒其誠不數日俱脫稿奉贈往還浹月時予適偕行閱其所撰日記雖不赴讌會而其中酬酢之情具見雖不貪看山水而寓目者靡不徘徊雖不多訪友朋而往來贈答留連不已至其白雲之思無日去懷卽古所云一舉足不敢忘父母一出言不敢忘父母若

丹麓者近之矣夫古人有年譜有日記年譜爲終身之紀載日記爲終歲之箋題若夫偶因一事奔走三旬挑燈而書含毫而索則丹麓之所獨也彝見尊公瑞虹先生甚愛丹麓足不令出戶外間以他事入城亦曾不信宿留豈知今日之跋涉山川不遠數百里也哉蓋古之孝子行役不忘其親是以作爲詩歌感懷風雅今之孝子行役正欲不朽其親是以托諸記載垂示後昆其行役不同而孝思則一予因偕二三知己從臾付梓謂此一編可以敎孝若只作遊記觀則失之遠甚矣

行役日記引

玉峯許　虬竹隱撰

詩曰陟彼岵兮瞻望父兮而弁古人一舉足罔目間孝思油然以發真風真雅惟此種子吾友丹麓仁粟甘旨生能盡養文名才望無忝所生而於讀禮時又務欲不朽其親閒關遠陟乞言表章烟霜山水凝慕象深望白雲而延佇一語足槪是編以之踵附三百篇後復何愧焉

行役日記

仁和王　晫丹麓著
晉陵莊同生澹菴
毗陵韓則愈秋巖　閱
玉峯許　虬竹隱較

予生平足跡未越里閈甲寅七月不幸遭先君子之變卜葬有期猶虛墓石願不遠千百里以求四方之能文者嗟乎先君子而在豈忍予小子一日離左右哉

九月廿七日別靈帷借徐野君先生登舟出北關經拱辰橋憶先子募人汲水取石處愴然久之晴日風微遠望諸山皆歷歷可指老樹初着霜青黄紅碧錯雜如錦岸塘蘆荻交蒼都足增人愁思比至伍林漁家燈火已隱隱在柴門矣是夕泊唐棲市口

徐竹逸曰風止雨收烟霞潑鮮是其文境

廿八日枕上聞鳴榔聲推篷起視殘月當窗明星猶挂樹杪行數里山鳥乍鳴木烟肆起日初出如火

輪朝霞爛然又行數十里都無山影雲樹蒼茫一望無際亭午抵石門城自此去家漸遠言念我父惟有望白雲而延佇申刻泊石門鎮岸上人家門前盡堵短垣懸梯于樓以通出入聞兵至即徹梯人踪俱絕民不聊生如此可爲一嘆

周立五先生日蒿目民艱形之筆墨可作監門圖觀

廿九日雞鳴經皂林斗門侵曉白霧漫天共水一色幾疑行舟誤入天河日未中泊三塔灣偕徐先生登景德寺遇曉堂上人延至金明尋聯巖禪師不

得便道過曹侍郎倦圃侍郎方馳驅王路圃丁扃戶不納客徑冷亭空祇聞木落去而之放隺洲洲在鴛鴦湖南葢故相國之孫朱葵石刺史之別業也朱公聞予輩至迎入閣子進茶攬勝園林如遊仙境歸過烟雨樓故址因感興廢無常不獨此一樓也暮宿秀州城北念及靈帷有燒月盡錢之例不及與家人同哭爲之黯然

吳天石日興廢無常一語動人無限低徊

十月初一日大霧數步外人舟不辨曉發杉青閘舟行往往相觸霧止望王家溪樹影迷離郁烟斷續扁舟布帆搖曳黃蘆碧水間惜不解六法寫其圖以示人尋抵平望此南浙分界地也徐先生有詩云一望平如掌波開似鏡明江南從此去莫動故鄉情爲我誦之不覺意消晩次吳江楓落吳江冷昔人傳爲美談由今以思祇足深風木之悲耳

史雲臣日山川草木皆動孝思正不必問蓼莪之篇始爲感愴

潘元白日中引野君絕句可當詩話一條

初二日風作隣舟有張帆者恨不向馬當神相借片

刻到荊溪也經寶帶橋水勢洄漩始信半入吳江半太湖之句薛蕙英大是可兒環吳城而行烟火萬家魚鱗相接間有畫船遊女猶作太平景色過山塘市肆多列盆花秋菊且有數十種者櫓搖背指令人輙想王弘抵虎丘徐先生振衣先登招予往曲徑迴廊步步引入勝地千人可坐悟石猶存安得生公再來說法度盡世間殿後遠眺修竹茂林菁葱滿目忽憶陟岵詩瞻望弗見含泣下舟舟人莫不怪其來之速也出滸墅關關役索錢空舟

不免豈新例亦稅愁耶

　任青際曰雅人高致脷月便成佳話相其筆端眞覺神儀嫵媚舉止詳妍

初三日乘風破浪差快人意舟過惠山欲停不可得惠水爲天下第二泉使人不易飲如此家僮從小舟沽酒至徐先生開尊引滿不覺陶然昔先子甞謂飲惠泉酒如嚼梅花淸香之氣沁入心脾今日方羿斯語惜不得爲先子進一觴也舟尾二童子指點風帆相戲一日如飛凫一日如列陣往復不已徐先生聞之笑曰渚暝蒲帆如一幅詩家自有

定論二童爲之息爭申刻抵橫林卽纜舟不行夜有戒心竟不成寐

　吳枚吉曰梅花句足令步兵神往覺椒芳玉液尚遜一籌

　蔣京少曰因惠泉而念先子可謂飲水知源

初四日昧旦聞吳歌與欸乃聲相雜隨命舟子放舟雨滴篷窗衣被欲濕行數十里始達毘陵郡城逶西門經海烈婦祠雨不能謁夫海氏不過一庸俗人婦耳守貞以死遂廟祀千秋人貴自立豈獨婦人宜然哉日將晡天忽晴朗由了河橋行數十里河直如弦岸高于河丈許黃茅白葦兩岸叢密蓼花映水野菊迎風紅樹當返照如血如火及暮有慈烏數陣自西南來投入林杪飛鳴不定嗟乎烏能反哺子欲養而親不待矣至坊前乃泊舟雖見一彎新月難解愁眉

　莊澹菴先生曰河直數語藻色紛披直是以文代畫

初五日四鼓發舟冒霧行三十里午後抵陽羡東門入城訪徐君竹逸托以先子傳徐君見予至喜甚隨命家僮移舟入西關又强要行李于其家予不

從使凡三返慨人情趨熱冠蓋至逢迎恐後至于布衣韋帶之士避之惟恐不遠有不得已見者亦戒閽人後此勿再入此客而已若徐君者可不謂賢乎哉詢知史遠公孝廉已作古人遠公逸情雲上書畫雙絕往歲來杭以詩文贈予亦復斐然不期相別二年遽成隔世失此良友能無感懷是夜大風截纜飄舟里許及覺乃復故處

　吳伯成曰借敘事寫出交情古趣磅礴

初六日晨與正嶷走謁周立五先生乞誌先子墓而

先生已枉車過訪矣已登堂後其遣使相邀之往返亦如徐君也先輩禮賢好士高風真不可及折柬相招固辭得免飯後同徐先生步城上閒眺西沈波澄如鏡紋細如縠令人作西子湖想過蛟橋即周孝侯斬蛟處孝侯以一念自新受學士龍遂能生爲名儒死爲正神禋祀至今不絕人亦何可以不學耶是日徐君竹逸吳子天石枚吉潘子元白先後至元白餽壚不受又史子雲臣蔣子京少借來各貽詞刻史集名蝶菴詞蔣集名梧月詞

杜于皇曰斬蛟一段感慨歷落極力發揮孝侯總以勉人爲學用意良厚

初七日風雨滿船始識旅人愁味乘暇評徐君竹逸古文詞吳子天石適至既以善卷山房詩集讀之足散人懷午後同徐先生飲願息齋徐君著書處也泉石幽閒頗饒逸致薄暮又爲周太史招飲寶誠堂出令嗣聖濤聖涵相晤促坐談文燭盡始別予以新喪爲誌墓之文遠行數百里讌會雅不欲與而兩公厚意殷勤十餘辭而不得雖飽德醉心吾重負疚矣

鮑讓侯曰賢主嘉賓各有至意一經寫出令千載下猶想見其人

初八日密雨西風吹面頓生寒栗吳子枚吉冒雨過舟中論文頗快史子雲臣蔣子京少並以是日招飲固辭蔣子復貽梧月山房詩集且餽以驢祇登白綮泉酒真所謂飲之食之教之誨之者也史子亦享多儀園栗嘉魚受之以誌高誼午後周太史躡屐登舟手送誌銘捧讀不勝感泣

陳集生曰飲食教誨感及友生雅人深致溢于言外

初九日雨不止走別荊溪諸公諸公咸至舟相送送

先子傳者徐君竹逸也送詩文全集者周公立五任君青際也送詞選者潘子元白也送贈詩者周公任君吳子枚吉周子聖濤也送贈詞者徐君以及史子雲臣吳子天石蔣子京少也送隹箑者任君也送隹箑佐以芥茗宜壺者周公徐君也送隹箑併香奩花瓶者吳子天石也兼送白綮者周仝也凡此皆予之所不敢忘者也舟纔已解陳幾士農部肩輿過訪匆匆不及答但有悵然是日放舟出西關宿于北門任君潘子招飲並却之

錢礎日曰敘次錯落有岡巒參差匼匝迤邐之致

葉林屋曰文法似從昌黎書記得來

初十日荊溪曉發重經何橋坊前諸路霜紅益濃風催落葉如蛺蝶紛飛細雨廉纖道滑不可步舟人牽百丈行叢葦敧橋間每至偃仆陶公有言彼亦人子也無財作力乃至于此予向藉先子之蔭從不問生產今亾矣後日正未知作何狀耳悒悒坐艙中徐先生徧陳諸公所贈詩文勸予同閱因嘆人才盈海內彼一得自誇者直井底蛙也薄暮抵毘陵市肆懸燈熒熒如列星映入水中又如數十火珠蕩漾河底夜宿龍髯客被生寒不知是日已立冬矣

尤悔菴曰亦目前景爾描寫便成異色作賦才當不讓相如子雲

十一日入城訪故人則陳子椒峯惲子正叔皆已先我出遊矣訪莊澹菴太史又值掃墓未歸嘗霜露既降人人皆起悽愴之心獨不孝猶客他鄉先子墓前未能潔俎豆以供祭祀濡滯之罪尚忍言哉因待莊公覓渡橋爲停一夕孤舟夜雨殊不堪聽

錢宮聲曰霜露悽其倍切他鄉之感孤舟聽雨尤增筆底悲凉

十二日大雨莊太史走晤河干喜溢眉宇強予信宿予不可願更以來今朝予又不可公笑曰何若是恝耶因賦詩有未盡菊花猶在徑舊藏竹葉可銜杯暫留一夕停雲棹莫遣長年故故催可謂情見乎辭矣棘人欒欒終不敢效平原故事遺予齋蘭一箑又題詩曰願將芳草充香佩兒屬同人利斷金同心之言三復令人感惻復贈妙書二大幅翰墨生香疑有龍賓神行其間白粲泉酒辭曰餽贐誼不能却受之放舟閱所惠書則有澹菴詩鈔黄海紀遊宛陵酬贈陽宅秘傳蘭語諸刻貧兒驟富真不減予瞻見史記時也天色陰晦日始晡榜人苦不肯前仍在晉陵城南止宿

吳小修先生曰文境逶迤筆情灑落

十三日雨早起歷橫林落社潘楓鋪諸處望錫山白氣如蒸峯巒瀰漫不可辨近惠山雨甚至舟子不肯停予強止之與徐先生冒雨上惠泉坐憩亭子泉根深細如泛珍珠瓶綆爭汲未見其涸益其源

潔者其流長也入鄒園廻廊曲沼嵌石飛梁半雖頹毁猶極可觀不知當全盛時如何奇勝登鍊石閣前對錫山如屏後列惠山如供几松風塔影時來窓牖遊其中者樂而忘返無怪先子背向予稱說是園也經春申澗古樹槎枒根穿石罅蟠結如蛇如虬復入惠山寺寺極壯麗石橋側有朴樹一章苔蘚斑剝夭矯如龍形風雨之時直恐飛去還舟烹茗啜泉不覺已暮泊城西宿焉

趙山子曰隨境點染都成佳趣昔人謂蘭亭不遭右軍則清湍修竹蕪沒空山茲三吳山水何幸

復遇王郎耶

十四日晴入城訪錢子礎日留飲十峯草堂且出其諸公贈言索句予以新喪有戒未遑也聞黃岡杜子于皇亦客于此遂往相見古貌古心洵是吾黨碩果後得其變雅堂集讀之文體高卓始嘆名下固自無虛陳子集生知予至不暇修刺疾行至舟握手相勞曰久別故人無恙耶能作數日盤桓耶予謝不敏因詢及三吳名彥一一爲我品論如決下流而東注昏黃始別去是夜宿西水關挑燈閱

錢子詩選文集史論諸刻喜躍忘寐

吳聞瑋曰古人以朋友爲性命丹麓于此與復不淺

十五日晴謁吳伯成大令大令故好客然曾無爲我作曹丘生者一見便解橐相贈所謂文章有神交有道信非虛語杜子于皇鮑子讓侯來讓侯弃有心遠堂詩集相貺問琢一二首清秀絕塵其殆詩家之王孟歟已復雨至黃昏始露月色則已圓如鏡矣月缺重圓亾父其能再見耶陳子集生至始知劉子震修覓予舟不得典蹤而返蓋予初泊中

市橋也

顧茂倫曰到處逢迎丹麓固應得此然大令好賢之風當世罕有其匹

徐松之曰舉頭見明月低頭思故鄉有此情景

十六日辭鮑讓侯孝廉之招與陳子集生別集生贈予友人詩詞凡七家不啻瓔瑤之投也將午去梁溪細雨濛濛踞坐篷底間窺所過諸地混淞如夢中遊晚泊望亭聞隣舟有故鄉音詢之則叔氏夾霑也思我父不可得見忽見諸父如見我父焉不禁悲喜交集

吳弘人日見叔如見父人情乎連雨
篷窓有此邂逅遂使文瀾層疊

十七日由滸墅關復經虎丘雨滑不可上繞城行二十里入葑門訪袁子重其重其故吳郡所稱袁孝子也堂懸母氏吳太君像名人題咏纍纍如珠積成墨跡手卷五十餘軸以布衣顯揚其親至此可云極盛予對之殊有愧色留飲臥雪齋遇葉子林屋葉方有詩覯一集之選力索予詩篋中適無新稿以舊刻應之昏黃相別下舟宿新不橋

顧樵木日顯親以文覺牲鼎之養腥
乎後矣無愧袁子者正在丹麓

十八日雨如注不能訪友晤尤君展成于袁子座上予未歸尤君已過舟相訪矣少頃有悉足持三寸刺冒雨而至者爲錢君宮聲襜帷盡濕衣履皆沾若二君眞以文章爲樂事以朋友爲性命者不然何遂不可遲遲也尤餉程儀返璧拜受述祖詩李白登科記二刻因想狀元未必皆才而有才者又未必皆中狀元此古今所同嘆今忽以狀元被之李白得毋以才如李白始無負此狀元乎與徐先生讀之共爲叫絕不忍去手是以辭袁子之飲夜過半舟婦生子聞呱呱聲益深劬勞之痛

顧輝六曰二君固篤于交道然非丹麓未易
得此于二君古人贈縞獻紵良有以也

十九日先子棄我已百日矣忽憶及此恨不得長跽几筵問一滴曾到九泉否其又何敢以杯酒重累友生錢君宮聲雖有約弗赴也從齊門過花溪訪徐健菴太史歸別尤君展成袁子重其重其授予高季迪詩一卷猶見吳郡前哲典型將解纜蔡子九霞飛檄相留不及待放舟宿撒外

曹顧菴先生曰一飲酒不敢忘親可稱篤孝雨中
僕僕舟次依依乃知前哲典型後人風雅正甚

映
照

二十日曉發姑蘇道中田禾猶多刈而未起者霪雨若此農家不知何法以應催科至吳江忽見有物如虹橫亘天末予深喜是物必能截雨遍視則長橋也當橋之中有亭名曰垂虹擬似頗佳惜不能留詩而去登厓訪顧子茂倫茂倫丹黃滿天下相見恨晚舟入西門過趙君山子堂中猶見盆菊十數本花耐晚節而人多不能享晚景何耶舟始定吳子弘人見訪爲同過令叔聞瑋饒雲館桐葉滿

徑竹韵蕭蕭架上紫藤蒼條古幹非百年以內物
入座則爇沉香烹芥茗談有餘樂移時相對鄙吝
都消

曹掌公曰從香虹寫入吳江風景便有書意詩情其所訪之人所過之處無不生色中帶晚景一語含蓄尤深

魏孝儀曰標峯虹外置嶺雲間一往總非恒境

廿一日侵晨吳小修觀察見過隨同趙君山子招飲
詞極誠懇力辭始許可後登觀察傳清堂乞作先
子哀辭觀察欣然至引爲分內事趙君覓予江左

三大家詩選三大家久爲風雅主盟今皆淪沒讀
其詩不勝悽惻吳子聞瑋弘人又爲予徧索林下
松陵兩詞刻龍門令沈君文人知予好慨然出二
書相授以未嘗謀面之人而忽當金錯刀之贈欲
報愧無英瓊瑤耳是日雨稍止宿大倉橋

徐野君先生曰惆欵之誠著作之事處處感動友朋

廿二日喜晴吳子聞瑋弘人招飲辭之二子暨趙君
又爲予題小像如被僧衣以華裘頓改舊觀午後
山子弘人小修諸公堅拉過飲傳清堂晤吳子眉
遠侚遠蓋觀察公令嗣也讀其試草益令人嘆家
學之妙抵暮方歸夜復大雨

廿三日早起吳子弘人爲趙君山子邀飲隨偕徐先
生過雅言堂坐未久雨亦霽忽徐子松之同顧子
茂倫樵水至且言近在吳門偶聞吾子蹄敝邑不
憚星夜馳歸圖一面也既見喜甚惠以詩風是集
綱羅千百家備極一代之盛但厠予里句未免爲
蒼蠅之玷耳吳子聞瑋亦來出其夫人所書聯語
鏡鸞看並舞釵燕愛雙飛寄贈予內詩字雙絕不

愧大家有頃觀察公賚哀辭授予情文兼至讀之
幾失聲遂與諸公言別茂倫欲倩樵水立寫予兩
人歸舟圖兼列諸公走筆惜別詩匆匆解纜不及
拜嘉祇受山子詩扇弁雅言堂詩稿藏之什襲是
夕宿吳江學前

張祖定曰蘭交松契分義相投今古賢豪如出一轍

廿四日舟遇逆風見揚帆者未免生妬徐先生解之
曰我自處逆于彼何與彼自處順于我何關然則
我輩潦倒泥塗正不當徙滋怨尤也過鶯脰湖水

色澄鮮日光照耀如疋練扁舟遠漾又如落葉之
乘順流行未數十里雲葉四垂天氣昏黑不得已
宿王江涇夜夢先子爲雨聲所驚悲愴欲絕
方渭仁曰數行中敘事議論言情寫景無
不各臻其妙而融化無迹洵是作手
毛會侯曰於拂逆處尋出和平可
以隨寓而安自有過人胸次
廿五日曉過金橋舖立船頭望初日光芒激射水面
浮金閃爍不定尋抵嘉禾問朱買臣墓乃在東塔
寺後古木陰森流水環繞惜不得展拜僅遙瞻塔
影如見古人已入武塘道中有長楊參天臨溪如

畫不知爲誰氏佳城使我對之急動窀穸之想午
後進東門尋柯子翰周不得過魏里謁魏青城先
生求誄得晤令嗣孝儀暨顧子輝六時已暮矣歸
舟宿東門木橋下
陸蓋思曰沿途風景隨處換形古今人多
少土饅頭即取滿則點綴頓生感慨
廿六日冒雨謁曹顧菴學士閽者辭以往雲間歸舟
未幾忽見閽者踉蹌來曰主人故在頃誤回尊客
也立請予行復買小艇詣學士載拜乞先子墓表
學士領之旋出佳箋贈予讀其詞蓋是去年立夏

日同醉白蓋思集予齋所作也倉卒之聚猶復不
忘托諸歌詠眞有心人哉別去令嗣掌公逵夫小
阮彝士均造舟相顧且召以飲適魏子孝儀亦有
約並不能赴魏公貽青城詞刻三卷得覩唐宋遺
音午後放舟去魏塘舟子不識路行至初更無宿
處曠野茫茫孤舟獨泊徐先生詫爲險絕
許竹隱曰敘得離離合合往往來來并及隔年情
事何等周匝讀至一結陡峻非常始悟文心之
妙
廿七日朝雨如傾烟樹模糊絕類米襄陽筆意至五

龍橋水勢湍急風忽起飄篷如簸人力不勝舟遂
作數次洄漩舟子盡力始得出橋離橋不數尋風
益烈雨大如拳水波高尺許時掀舟有欲覆狀望
三塔寺只數丈屢進不能過夜阻三塔灣聞風聲
如萬壑松濤凜冽不敢臥
牛潛子先生曰白涌碧
翻紙上猶能駭目
諸虎男曰小小三塔灣不啻瞿塘三峽非是形容
過當人生險阨處亦衹在咫尺間耳讀之駭然
廿八日風掃積雲天氣清朗日出過斗門舟中無事
錄誌傳哀辭諸副墨言言切實試思誦靈前先子

必當稱快也抵石門鎮西日漸低及至縣城門已
閉矣欲爲重其寄吳君書不可得生平最恨殷洪
喬輩不謂今日迹頗相似然天上不少鴻雁終當
覓便羽以報袁子耳舟泊驛前

徐武令曰此處漸漸收拾歸心即寄書一事足徵誠篤

廿九日四鼓鳴榔辰刻即抵西水徐先生欲别匆匆
彙集遊草得序三首詞三首詩五十一首殊不負
此行惜予仰企雁樓幾二十年往返兩經其地而
不獲望見想元龍百尺固非牀下人所得至也恍

抵家門聞哭聲徹戶蓋又值小盡之日趨向几筵
叩首長號曰兒歸矣嚴君何往乎

見仲昭曰一結悲愴欲絕能令讀者霑襟

總評

丁蔣園先生曰此記妙在段段關着先人間爲點
染沿途景色總是觸緒成悲絕非尋常遊記手
筆

柳靖公曰描情寫景俱極古雅而一種悽惻之音
能令青衫欲濕使王裒見之不必三復蓼莪劬

勞之句始潸爲出涕也

叔鶯斸曰遊屐所臨都成佳話讀之一似柳州諸
記

叔聖濤曰乞言遠方以不朽其親此仁人孝子之
用心也閱行役日記雖極友朋之樂山水之趣
而顧念劬勞未嘗須臾釋宜其到處逢迎觸緒
悲愴也讀之惻然固可使蓼莪供廢

男　孫大受較

快說續紀序

王峯許　虬竹隱撰

快說性情之書也以不經人道而事在眼前者斯稱雋永丹麓此編愈出愈奇愈奇愈快愈出愈平愈平愈快即愁悶之中對之罔不仰首絕纓悠然欲風生兩腋者是則丹麓之所快即予之快予之所快亦即天下人之快惟丹麓能贈人以快也且爲丹麓下一轉語曰贈人以快不亦快哉

快說續紀

仁和王　晫丹麓著

鍾山黃周星九烟
晉安林雲銘西仲
選
山陽黃之翰大宗定

兀坐雨窓愁懷如結天不可靑地不可埋謀之於客求所以釋之客曰愁者快之反能快則愁自釋矣因約舉聖嘆所說快事數則予便欣然客曰未也請爲子續廣引博喻錯雜無端說未竟已不覺眉軒而秩聳客更欲窮其說予曰止止樂不可極願留有餘以俟後人之欲釋愁者

夜半初醒捫心偶無一事靜聽鐘聲冉冉從雲間度不亦快哉

黃九烟曰李宓自言吾獨立于世顧影無儔而不愧誦此可想古人心境

數人在座獨兩人好爲鬼陣爭斟斗喧不可耐一人遽起掀其杯盡擄其子納奩中不亦快哉

徐于能曰是撞碎

玉連環手段

遠方之友不見且數年矣有傳其已死者一夕叩門

聲急出覗正其友也欣然把臂痛飲高談不亦快哉

黃大宗曰眉山謫表有云人皆相傳爲已死臣亦自厭其餘生讀此一則亦頗不厭

高樓月色若爲鄰家樹陰所遮一日忽聞折裂聲鄰家樹已爲大風所折矣少焉月出淸輝四映不亦快哉

許竹隱曰月中樹色婆娑雖復不惡終不若長空無翳爲快昔人貪看淸輝作砍桂想正是可人

繞砌尋詩忽得佳句不亦快哉

陸左城曰王維索句走入醋甕不過大厄安得大快

盛暑鬱蒸數日夜不能成寐忽然風滲雨過几簟生

涼一枕黑甜酣有餘適不亦快哉

汪周士曰自是羲皇上人語

避暑山中科頭赤脚憇松陰下聽石澗流泉時與松濤相激發不亦快哉

洪昉思曰幽情恬曠較勝赤脚踏冰

故人遠別寤寐爲勞一旦忽接千里音書不亦快哉

柳靖公曰鴻雁幾時到江湖秋水多千里懷人忽傳尺素想見開緘如覿面時也

看人倚馬作數千言不亦快哉

董巽子曰此袁虎所以見重于桓公也若曹僳之于揚修黃祖之于禰衡正不知何等肺腸

達官家多畜女伎聞某伎有殊色漫作詩懷之不料爲達官所覺忽折東相召命殊色出拜曰君欲是乎便與偕去不亦快哉

沈漢儀曰忽發狂言自覺豪氣蓋世顧安得此解事貴人

頗從坊間盡收爛臭時文不論新舊一概焚却不亦快哉

吳琰符曰借祖龍一炬廓淸蕪穢有功聖賢不淺然安得此快事

市兒負逋歷年多已忘之矣一日忽登堂致謝盡還所負不亦快哉

姜亶貽曰市上無負心人那得不快

七八歲弟子周旋中禮問故事應對如流不亦快哉

俞季璨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

適欲留賓囊內無錢正躊躇無策婦能善解人意剪非烹葵佐以旨酒亦不暇問其脫簪與截髮也但得佳客盡歡而去不亦快哉

姜井載曰座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有此情況

席中遇苛底糾纏不休正難擺脫忽令盆告完不亦快哉

張祠定曰苛政告竣心旦俱爽正須浮一大白
如掀恭梓焚將文停苛底皆眼前至快事未經
人道松溪一爲
拈出眞是絕倒

紈袴子弟怙勢橫行鄉里莫可誰何一旦忽聞其父兄罷官死矣不亦快哉

翁屆于曰兒輩所倚者冰山
耳見覞日消快心欲絕

連日積雨重雲蔽天一夕已臥忽見月光射窻隙急起推窻視之萬里無翳長天如洗月照樹林都成瓊玉不亦快哉

魏禹平曰謝莊月賦數語括之
讀此每作乘風歸去之想

獻歲以來風雨不輟閉門讀陶徵士詩不知戶外有酬酢事不亦快哉

張我持曰獻歲酬酢寬夢爲勞
惟以陶詩了之殊快人意

長日欲眠蟬聲正沸心煩意亂莫知所適忽有一烏不知何處飛來尋聲而捕不遺餘種空林寂寂遂得穩臥匡牀不亦快哉

沈遹聲曰欲求靜趣蟬聲爲煩
以蛙鳴當鼓吹者豈非傖父

秋風新冽木葉始落振衣登千仞岡頭一望無際迥視此身幾欲仙去不亦快哉

陸子容曰李白登華山日此間呼吸
可通帝座自非仙才莫聞快語

天氣極寒擁爐斗室觀書小倦飲以醇酒數杯便醉遍身怡然試問途人亦復苦寒否也不亦快哉

張砥中曰如此驅寒
一斗不足多也

秀才應歲試謄卷已畢展讀數過頗得意不亦快哉

蔣波澄曰閱歷
語故自佳

自刺小船入藕花深處手劈蓮房啖之綠映鬢眉香侵衣袂不亦快哉

諸虎男曰讀鬢眉衣袂二
語眞覺荷花嬌欲語矣

春日看花郊行一二里許足力小疲口亦少渴忽逢解事僧邀至精舍未通姓名便進佳茗踞竹牀連啜數甌然後言別不亦快哉

吳右序曰與偶然値林叟
談笑無還期同其超脫

覓得山庄錯種桂樹可四五十本彈琴而作招隱之歌不亦快哉

滑夏占曰此舉
不減淮南

入市偶見生魚一隻可十數觔有長尺許者有七八寸五六寸者命童子易以青蚨臨流放之圉圉洋洋

眞悠然得其所也不亦快哉

汪幼聞曰鳶魚飛躍此中自有性天眞樂希福人作會放生正不可同日而語

正欲出門一二十里訪一好友而好友適至不亦快哉

周敷文曰帶應氣求難得如此恰好

二三知巳在座忽聞稚子至俱顰蹙無奈旁有解意童子疾趨而出婉言謝去不亦快哉

汪晋賢曰使熱客見之雖復願月亦當扇面不休

枕上聞霹靂聲正未曉其所擊何物早呼家人訊之

始知向之所爲肆其惡者巳死于震雷之下也不亦快哉

俞數伯曰帝出乎震覩其所震而天地之情可見矣震之時用大矣哉

著述滿家苦不得問世忽有人起任其事不數月都告成功晴窓展卷心目俱開不亦快哉

曹達夫曰王氏青箱學豈可自怡悅耶何處覓桓君山其人

嘗考一事不獲思廢寢食一旦考得之如映氷壺對明鏡頓令心地豁然不亦快哉

傅正叔曰非苦心考古人未易知此快

終

禽言序

慈水韓闓中𢓜符撰

天下之有言者皆可悟也不悟雖大人先生之說皆以爲迂濶無當于道而悟之雖猨猱微族亦足尋聲逐響以求其至理之所歸君子終不以世解解悟人而秘其所得弗予人以共解此王子丹麓所由示人以禽言之作乎禽言非自王子昉也梅聖俞以後諸家各有與會王子更綜攝其題演之爲寓言其意微其指遠其詞明達而快暢可以感人情可以儆世變可以通惠莊之齊物可以領出處之大凡覩昔人之

言有進焉者言故存于所寓哉書曰我則鳴鳥不聞當日之鳴岐者宜作何語惟聖人聞之而知之易曰鳴隺在陰其子和之乎信在中有所爲鳴有所爲和非徒然也特未之演繹耳至于豳風則曰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又曰七月鳴鵙八月載績一春一秋催蠶催織之二鳥又何知自詩人聽之不啻規諫披陳譬喩諷誦其他托物比興若鴻雁鴟鴞皆禽言也今讀詩者尚不知所爲禽言而何能使天下人皆知禽言

之可悟莫若于經所不載之禽譯爲俗所共曉之言今之禽言即謂詩之外傳可也丹麓才情肆溢著作宏備而温和含蘊尤長于詩此則其風人之旨歟世有解詩者可與言此若夫頑冥不靈之物與之談經則苦于深賾奥理之不入與之論外傳如此者必視爲鄙俚膚近而置之若罔聞焉然卒不以是故秘之弗傳吾故知丹麓無如世何世亦其如丹麓何哉

禽言引

毘陵張　獳季子撰

昔公冶長知九天禽言介葛盧知九地獸語衆人以爲奇非奇也禽獸于人雖異類皆天地之所生耳凡有血氣莫不尊親故蜂蟻各有君臣鴛鴦篤于夫婦奚待教哉古之聖人師拱鼠而制禮師蜘蛛而制網罟覩于遊魚落葉而制舟航察于飛鳥而制舵莫不原始于萬物也詩三百鳥獸草木居其半于其色態性情靡不備悉而義亦因之以見焉故曰衆人師賢人賢人師聖人聖人師萬物禽言天機也子王子采之爲廣其意風之遺也經之翼也小道云乎哉

仁和王　晫丹麓著

山陽胡從中天倣　閱

毘陵張　潮季子

慈水韓閎中起符較

此題自梅聖俞首創東坡和之其後如朱晦菴王仲衡陸放翁輩皆有倡和至元明以來名集所載漸多吾杭徐幼麦復起而彙梓一編旁搜博採遂稱極盛今年六月銷夏無計偶擇其可解者得二

十二種演之以當寓言他若鉤輈格磔即即足足鵓鴣鴣米些些枸椐哥紗縠青哎喲郭公之類不可解故不復作也

泥滑滑

泥滑滑水活活車聲馬聲偏不輟堪嘆道傍失足人一身難免泥汚涅

胡天倣曰一事之差終身莫贖故君子不失足于人

婆餅焦

婆餅焦欲往餉夫關塞遙極目山頭望不見化爲小鳥猶悲號悲號願從軍耳急向腰間解佩刀

韓起符曰滿目干戈人生苦境安得一聞鳥語盡解佩刀

提胡盧

提胡盧問當壚君家造酒醉人無人生要貴適志耳富貴於我何有乎

李辰玉先生曰古人沂水春風取適意當前不問富貴軒樂正同斯旨

不如歸去

不如歸去緱山有桃紅滿樹西來青鳥屢傳書閬風別苑須君住歸去歸去浮生莫被深情誤

蔣馭鹿曰浮沉人世忽省本來正所謂君身自是有仙骨世人那得知其故也

脫却布袴

脫却布袴袴破難更做釜無糜機無布欲有待何時望我廉叔度

王亦世曰有美有刺絕類古謠

麦飯熟即快活

麦飯熟即快活生不願囊中多黃金苙中畜肥腯但得處處稔桑麻人人共樂閒日月

董蒼水曰聖賢志量菩薩心腸

行不得哥哥

行不得哥哥南山有網北山有羅嗟今之世虞人孔多行不得也哥哥

張季子曰行路難若此可爲三嘆

姑惡

姑惡姑惡待妾何薄竭力奉姑姑猶不樂姑惡姑惡妾命自薄姑不惡小姑會須嫁他人但看作婦如何作

李若金曰自安薄命但看小姑他日如何作婦近情着理之言令人頤解

瘦兒

瘦兒瘦兒兒莫悲縱有悲傷訴阿誰自恨九原難復起前人生子後人欺瘦兒夢中向母哭奈何有子不如媛

徐健菴先生曰辭情俱悽酷似樂府孤兒行

摘笆看火

摘笆看火火發笆墮炎炎不息一死猶可官賦私逋何處假摘笆看火毋似我

馮道濟曰現身說法深于儆戒之言

播穀

播穀播穀實函斯活舉趾須教及時勖莫待秋來愁不熟公門匍匐恣鞭朴

莊澹菴先生曰憂勤忠愛豚讀豳風諸詩

春去來

春去來歲歲春光去復來年華一去幾能回人生少壯不努力老大傷悲空涕泣

李笠翁曰感時悲壯幾令擊碎唾壺

春色好

春色好玉階到處生芳草夕陽樹外綠烟濃曉起枝頭紅霧繞當春行樂須及早好色安能久長保

方文虎曰文心似織愈翻愈妙想見雙柑斗酒聽樹頭鶯語時

急急歸

急急歸急急歸閨中望汝減清輝愁人廢膏沐香淚濕羅衣安得身輕成比翼趁逐風光一處飛

劉震修曰包括多少閨人望遠曲

柳花飛

柳花飛東復西顛狂無主蕩天涯一日隨風入大水

化作浮萍不自知

徐野君先生曰中無所主鮮不隨波而靡入世者不可不知

三阿姑梳頭末

三阿姑梳頭末春日情懷渾似醉醒來懶把鴉黃試支牀但憶夢中人不管嫂炊湯百沸

葉修卜曰絕好春閨詞只用慧舌寫出

友來矣

友來矣怵倒屣罷琴書命酒醴金蘭氣誼從茲起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徐竹逸曰讀此每令人想鄭當時陳孟公一流人

得過且過

得過且過寒不至凍食聊免餓放懷高坐待時來爭看珠玉隨風唾得過且過

陸藎思曰處日豈孫泉貴來方悟稀高坐待時省却多少勞攘

鳳凰不如我

鳳凰不如我鳳凰棲梧桐我棲不求妥鳳凰食竹實我食無不可欲行則行欲坐則坐鳳凰不如我

王羽犀曰鳥至鳳凰極矣而曰鳳凰不如我立言最難此只以有待無待形容不如分明將食無

求飽居無求安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等句遊戲成文出語斟酌用意特妙

毋偷花果

毋偷花果毋偷花果花果偷去爾丁禍君不見食李無主人挂錢樹上留道左昭昭立節行當然勸君毋以冥冥墮

陳心微曰說到毋以冥冥墮行所該甚廣世之存一切苟且心者都應悔悟

鵲

鵲鵲鵲我自呼名我自樂人人道是報喜聲可笑人言胡不度

陸子容曰有謂鵲性似佞得此可為洗冤

莫損花

莫損花莫損花花開勝似錦堆霞一年幾日好榮華願邀崔處士偕客請迴車

宋射陵曰太華山中有護花鳥每奇花放發則盤旋其上鳴曰莫損花莫損花以此作殿是丹旄作戒折花文本意

北墅竹枝詞序

東江沈　謙去矜撰

竹枝之體肇于唐人自述其山川民俗然詞必近情調必近古巴蜀秦淮及吾郡西湖皆有之比于四詩有風之義焉湖墅附杭州北城亦稱北墅舟車輻輳烟火萬家自南宋寓宅建置益盛志稱其地有夾城夜月白蕩烟村諸景屬詠最多予嘗載酒獨游問之墅上老夫亦不能知其所在乃其名至今不泯者則賴前賢之筆墨以傳耳寓林文行之美過者比之登龍門今四子復繼武而興王子丹麓其一也予始見北門集高古絕倫已讀其所撰文津裁鑒精確今又寄北墅竹枝二十篇索予序之嗚呼丹麓之感深矣序詩首風將以察其貞淫知其勞逸今北墅之風固足采而丹麓尤致思于李氏之孝也豈若流連光景激昂悲歌徒爲慆淫心耳之具乎其文雖小志則大焉予家墅東北五十里有臨平湖亦撰詞二十篇雖不敢附于丹麓之所作然首章丁蘭次韓蘄王若有同心云

北墅竹枝詞小引

同邑孫　治宇台撰

漢唐以來雒陽陳留諸誌其猶史也楊柳竹枝諸詞其猶風也黃車使者採天下風謠南至會稽北至趙代後無聞焉嗟乎史不可廢而風可廢乎此治之所以不古也而一時賢人君子往往作爲歌詩以傳于後比于盧令板屋雖聖人起豈得見棄哉吾友王子丹麓網羅舊聞博綜今古同人皆推其俊才與野君徐先生輩作西湖竹枝詞臚陳風俗美刺並見鐵崖而後推爲盛事而丹麓生長北墅又作北墅竹枝詞前後共二十詠陳古感今忠厚之旨藹然言外可貴哉其立言之意也嗟乎以此爲吳歈則風傳矣即以此爲越絕則史亦傳矣

武林北墅竹枝詞

仁和王晫丹麓著
同邑 沈謙去矜 孫治宇台 閱
餘杭陸進藎思較

前詠十首

李家兄弟至性同救父齊奔烈焰中雙孝一門稱僅事千秋里巷慕餘風
李氏兄弟名中華中捍錢塘人也萬曆間家被火二子讀書湖上聞變奔赴其父已灼于虐燄矣兄弟遂投身烈火父子相抱持而死後 詔旌其門曰一門雙孝之門
張虞山曰序于作曹娥碑詞旨並茂茲殊不愧

左侯廟祀在潭西滅火揚旗紅影低更有河橋紀遺跡問名猶把左家題
侯本夾城巨族獨力建左家橋又捨基建妙行寺殿即爲本寺伽藍禦災捍患靈顯感明里人乃特創左相公廟于清水潭西廟內猶存東坡學士題額後境屢有火患見紅旗從火中揮斥顯有左侯二字火焰頓息里人益虔事勿衰
宗定九曰說得神靈肅肅是楚騷之遺

寓林文章一代尊登堂輒自比龍門家傳著作多能手閨秀尤稱臥月軒
寓林黃貞父先生讀書處臥月軒其子婦顧夫人詩文集名也

周櫟園先生曰北墅有丹麓諸君樹華吐藻寓林流風于今不墜

塘南古寺足盤桓梁栢陳松歷歲寒幾度臨風聽濤沸陰森宛似老龍蟠
寺名昭化在塘南村之湖王橋內有古松栢傳爲梁陳間物
朱近修曰如聆疏風于喬松之下蒼色照面清音瀟耳

萬里天涯共月明夾城夜色古來名只今夜月猶如昔何處尋蹤是夾城
孫宇台曰眼前有景人都不曾道得丹麓身在明月光中忽然撫今追昔遂有無限低徊

江橋橋上客攘攘江橋橋下水湯湯暮雨忽來人影寂孤舟猶自映燈光
江橋即今江漲橋
楊雀聲曰水市商船宛然如畫

晴日相將白蕩邊蒼茫樹色水含烟村莊是處堪留屐時有落花飛眼前
徐野君先生曰白蕩烟村具山水之趣讀此引人入勝

十里郊原半道紅隄門新漲水濛濛深谷爲陵岸爲谷春光不比舊時工
半道紅俗訛半塘紅○以上如夾城夜月江橋暮雨白蕩烟村半道春紅隄門新漲皆北墅佳景也
毛大可曰洞口桃花漁郎難問津劉子駿能無悵怏

鐵佛雙龍勢若飛每因風雨出朱扉小池浴罷仍蟠

柱鱗甲濛濛濕未晞 鐵佛寺名

徐竹逸曰穿雲帶雨天矯如生此繪龍妙手也

城外楊園盛一時亭臺池館總相宜至今山石巋然在還作當年全盛思 楊園係玄蔭先生別業

呂半隱曰謝亭金谷得名文而始著陵谷不遷賴有此爾

後詠十首

春風易惹女兒心二月中旬約伴尋三寶突興三寶地爭來瞻禮活觀音 三寶地地名活觀音以大士有靈故稱

沈去矜曰只起句包却多少情詩瞻禮活觀音正是春心搖蕩處也

搖開魚蕩可通河寄泊香船利較多不道旱乾香客阻教儂何法應催科 自上泥橋至松木蕩多開大蕩安歇香船今春河斷香客絕少

陸蓋思曰偶借小小變更以寫感慨而天時人事觀風問俗俱在其中

虎牌曉諭判硃新誼傳嶽帝作春巡吏胥官徒雖是假銀鐺荷校總如真 三月二十八日嶽帝生辰賽會極盛

栢斯民曰上古絕地天通遂不復以鬼神用事獨至今日迎神賽會偏欲摹做逼真此章真假二字是詩人善于立言

嶽廟新興應兒橋家家女婦歡相招遊人載酒填河上那許鄉船來往搖

施愚山先生曰愈村愈妙乃竹枝正體

女冠慣向內家談陳州聖母最宜男關心四月十八日先到陳菴後賈菴 二菴亦在三寶地四月十八日爲聖母誕辰

蔣大京曰從臾宜男出自女冠之口勝于撈花觀主矣作者從閒處標指妙有微詞

年年五月盛龍舟兒童父老遍河洲遊船亦自宣金鼓故引佳人出畫樓

張此韓曰遊人作如許伎倆難逃旁觀慧眼不得不以詩紀之

臨街多搭最高臺面面風吹錦繡開一身債負都無猜演戲輸貲不論財

趙升遠曰切中杭人之病有司宜爲厲禁

上園下園齊種花大兜小兜瓜果嘉市壓亦有傳名處積祖麻團只一家 墅故有上花園下花園土人多蒔花爲活二兜在香積寺南乃杭人販物處麻團鋪姓張杭城內外只此一家

沈通聲曰動我帶月荷鋤之興

羔裘貂帽錦衣鮮躍馬揮鞭態自便路人側目休相訝新學伊京惡少年

陸子容曰粗豪特甚令人欲噴其面

終朝伐木響丁丁到處丘原一望平花果盡將根拔

去。龍孫那得更成莖。

願敎臣日松栢摧爲薪何況蘭與艾
山靈爲之失色才子于于焉衰氣

今之人好高談川岳之勝尚友遠古之人而問以目前之風土人物有茫然不知者忽于所近也夫生于斯長于斯往事有待表章名迹有堪憑弔而使之堙滅于荒烟蔓草間莫有過而問焉者伊誰之咎北墅宿稱勝地奇人逸事往往不乏猶未至榛蕪載路文獻無徵丹麓起而以詩歌紀述之新聲古調採輯無遺不特令觀風斯土者可循迹而求并將令數百年後好奇之士于零箋斷簡中得竹枝詞而讀之恍然想見我里之盛有如此者此則丹麓之志也夫

同學陸　進藎思䟦

丹麓雜著十種十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王晫撰晫有遂生集已著錄是編皆所著雜文一曰龍經擬禽經而作二曰孤子吟皆哭父之詩三曰松溪子皆筆記小品四曰連珠擬陸機之體五曰寓言假禽蟲以示勸戒六曰看花述異記自記夢遇古來諸美女事七曰行役日記乃康熙甲寅爲其父乞銘於宜興述往返所經八曰快說續紀因金人瑞西廂記評所說快事而演之九曰禽言效梅堯臣體十曰北墅竹枝詞詠其鄉之軼事每種皆有同時諸人序跋評語毛際可又總爲之序大抵皆明末山人之派而看花述異記摹倣牛僧孺周秦行記聚歷代妃主備諸冶蕩尤非所宜贊皇之黨託名誣奇章可也晫乃無端自誣乎

天中許子政學合一集不分卷

〔清〕許三禮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政學合一集無卷數》提要

聖訓恭紀

康熙二十有七年冬十月朔有四[illegible]寺左

少卿臣許三禮充

殿試武會試讀卷官列次文華殿大學士臣伊桑阿

保和殿大學士臣王熙臣梁清標內閣學士臣

庫勒訥臣凱音布臣邁圖臣李振裕臣董訥臣

李光地禮部尚書臣熊賜履都察院左都御史

臣徐元文禮部侍郎臣張英兵部督捕理事官

臣張鵬翮共十四員內初五日早到瀛臺後較

試場隨同侍

上閱弓馬技勇甄別有差初六日晚

上御乾清宮西懋勤殿中燈下召進讀卷官十四

員起居注官一員臣陳元龍臣禮侍班末

上諭讀卷首閣學臣李振裕次宗伯臣熊賜履三總

憲臣徐元文四大理寺左少卿臣許三禮講[illegible]

四卷甫完

天顏霽然旋命將鼎甲三名二甲一名先定訖

上諭曰河圖洛書兩篇道治之源一二三四五六七

八九十忽然金火易位謂何著許三禮講臣[illegible]

謹對此即大易一陰一陽之謂道也然天[illegible]

德曰生生物是天地之心故河圖之序左旋而
相生是順的洛書之序右轉而相尅是逆的一
順一逆所由易位耳
上諭曰何以順又何以逆臣禮謹對孤陽不生孤陰
不成河圖自北而東順則相生木火土金水就
流行言也洛書自北而西逆則相尅上下四方
中就對待言也既五數在中縱橫皆十五矣總
之唯尅乃所以生不尅不能長生不窮此生生
之謂易陰陽交則生陰陽變則生生不息矣
總之河圖一陰一陽天道也洛書扶陽抑陰聖

道也河圖木火土金水即仁義禮智信之發揄
攸敘乃天命之謂性洛書去十存九陽居四正
陰居四隅一五建中八方列外尊卑內外分明
乃聖人盡性以至於命也又圖則天定可以勝
人洛則人定亦可以勝天天人貞勝缺一不可
無非天也
上諭曰洪範九疇皇建其有極謂人參三才此說是
乎臣禮謹對自天地開闢以來頗有聖人如古
今有天下但願長治而不亂者乃天地之心也
自生民以來有一治不能無一亂確是天地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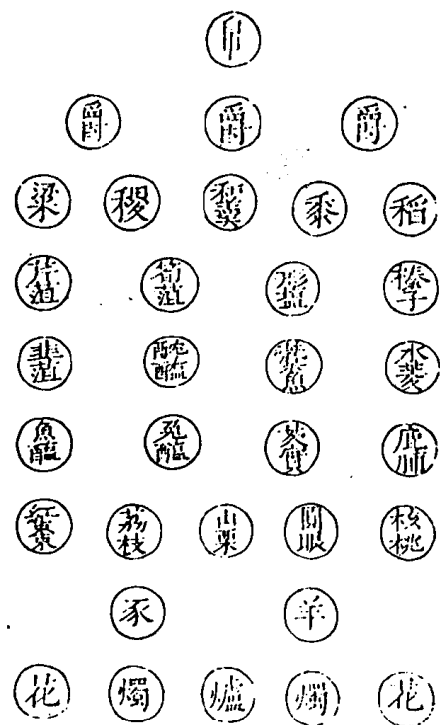
數數至此天地果任數而無如何耶隨生聖人
撥亂世而返之治或裁成或輔相以左右民則
聖人建極會極歸極之功用也所謂贊天地之
化育在此所謂補天地之缺憾在此聖人既能
撥亂世而返之治依舊圓滿天地願長治而不
亂之心此人參三才之說實理實事也
上問宗伯臣熊賜履自李光地許三禮所講如何臣
熊賜履對曰許三禮講得渾全
上意開齊隨付臣等書五冊著在內講閱宗伯臣熊
、賜履啓奏閱幾日繳書

上諭兩日可臣禮啓奏
皇上天挺聖明於書無不洞悉臣等愚下何能遽克
理會
上諭曰容易看是夜燈下讀卷官同閣臣等十四人
自愼幾微殿辭出讀卷原所紀所賜書則宋臣
一冊一元與義也又元儒二冊孟仁杰一本保
八一本俱河南人也又李光地二本洛書圖一
本筮易卦一本同閱辯者四人臣熊賜履臣張
英臣李光地臣許三禮監視講閱者三人臣伊
桑阿臣凱音布臣遞圖閱講初七初八兩日夜

啓奏者三次
上復問歷法新書曾留心否又幾何原本亦看過乎
臣熊賜履啓奏都留心看過臣禮雖愚昧竊詳
思
皇上頒賜易書之義與提醒歷學之心固已顯彰
諭教道原大指盡洩天心卽帝堯欽若昊天之第一
命有抽繹表章不盡者豈但五百年濂洛關閩
所未發雖自羲皇來四千餘年引而待暢之義
盡教之矣請直陳之先師孔子云易有太極是
生兩儀自來空講所以人無入首處今自帝出

乎震卦來又觀文王作易之聖小心翼翼昭事
上帝明明上帝好生卽是從太極處用功有能
久在此處昭事而慮不能徹曲希天配地事者
耶天降下民方作之君作之師是化生萬物原
是上帝之心離了愛養民物別有甚麼內聖外
王事業耶
大理寺少卿臣許三禮恭紀

諭祭文
維康熙三十年歲次辛未夏六月乙卯朔越二
日丙辰
皇帝遣管理河南通省驛鹽兼理糧儲分守開歸河
道布政使司叅政韓俊傑彰德府署府事懷慶
府捕盜通判佘三瀛彰德府清軍同知徐開錫
糧捕通判朱圖光安陽縣知縣加二級馬國楨
以羊一豕一香帛果餚

諭祭原任兵部督捕右侍郎前都察院左副都御
史許三禮之靈曰鞠躬盡瘁臣子之芳蹤崇德
報勤
國家之盛典爾許三禮性行純良才能稱職克[illegible]
王事厥有勤勞方冀遐齡忽焉長逝朕用憫[illegible]
特頒祭葬以慰幽魂嗚呼寵錫重壚庶沐匪躬
之報名垂信史聿昭不朽之榮爾如有知尚克
歆享

諭祭陳設圖

帛

爵　爵　爵

稻　黍　和羹　稷　粱

榛子　形鹽　筍菹　芹菹

木菱　藁魚　醓醢　韭菹

鹿脯　芡實　兎醢　魚醢

核桃　圓眼　山栗　荔枝　紅棗

羊　豕

花　燭　爐　燭　花

篚一

帛　素白綾長一丈八尺

爵三

酒

鉶一

和羹

簠二

黍稷

簠二

稻　粱

籩六

形鹽　藁魚　芡實　榛子　木菱　鹿脯

豆六

筍菹　醓醢　兎醢　芹菹　韭菹　魚醢

俎二

湯羊　湯豬

果五

核桃六觔　圓眼三觔　荔枝三觔

紅棗八觔　山栗十觔

香亭一座

檀香三塊重一兩五錢　線香三束

銀錠五百　焚紙五束

黃燭一對　絹花貳樹

嗚呼

國家之待臣子何其厚也先臣一介書生八年仕

吏歷荷

皇上殷載隆恩超擢得至今日先臣銜恩

高厚每每泣下方期少緩須臾酬報萬一不謂遽爾

奄逝訃

聞

九重震悼特賜祭葬燦煌

天語燦若日星 微臣 苫右倚廬伏讀

睿藻

鴻章比望神搖魂京欲絕敢不勒諸貞珉俾 微臣

世世子孫奉爲祕寶歿存均沾闔門頂戴誰涯

血濡毫百拜稽顙哀衷謝悃實非楮墨之所能

罄也

吏部考授州同知臣 許廸澍泣血稽顙謹識

諭祭儀注

按例凡文武官員以理病故

朝廷遣使致祭者皆先期報於喪家設 香案於堂

之中南向設 靈位於堂之西東向設

遣官致奠之位於堂之東西向設讀祭文位於

遣官之右西南向設喪主位於靈位之右北向設

本城鄉紳作陪客候於別所陳設畢引贊領鼓

樂 儀杖赴 公館迎接

龍亭祭文香帛並各祭品

遣官隨後將至喪主以下止哭去衰服易素服同

姓者各衣本等服色出迎於大門外右跪迎

儀杖至將 龍旗懸 杆上 御仗豎大門外

遣官將入門喪主等仍先入跪於堂下西邊東向

遣官入立於致奠位 贊唱喪主以下各就位

行朝參禮 排班 班齊 跪 叩首 再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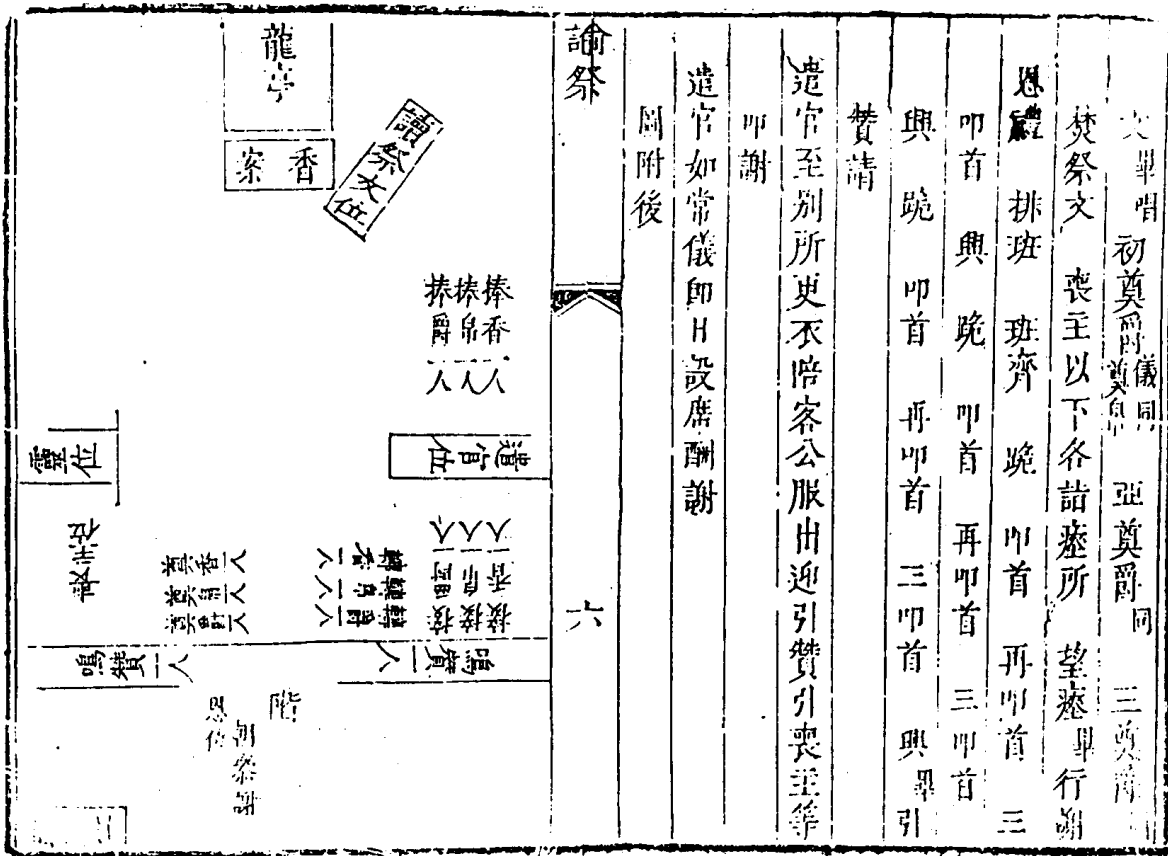
首 三叩首 興 跪 叩首 再叩首 三

叩首 興 跪 叩首 再叩首 三叩首

興 奠帛行三獻禮 喪主就位 跪 同[illegible]

皆跪 上香 引贊捧香送遣官遣官[illegible] 一舉引贊接香遞轉捧靈前[illegible]

奠帛 引贊捧帛送遣官遣官向西[illegible] 一舉引贊接帛遞轉奠靈前桌上

文畢唱　初奠爵儀同亞奠爵　亞奠爵同　三奠爵同
焚祭文　喪主以下各詣瘞所　望瘞畢行謝
恩禮　排班　班齊　跪　叩首　再叩首　三
叩首　興　跪　叩首　再叩首　三叩首
興　跪　叩首　再叩首　三叩首　興畢引
贊請
遣官至別所吏不陪客公服出迎引贊引喪主等
叩謝
遣官如常儀即日設席酬謝
圖附後

序

客都門見公卿諸先生衡
論吏治羣焉以海昌
許酉山先生爲治平第一
竊心儀之久矣乙卯秋偕
巢雲王給諫衡文兩浙時
先生以才望爲全考冠殫
精竭慮氷鑑高懸俾余兩
人得獻賢能以報
命旨　先生力也甫撤闈亟訪
諸當事暨縉紳先生咸曰
許酉山先生以天下才提

倡理學其措諸治也一以
孔孟爲師以故律已治人
皆卓卓可傳乃益信都門
所推第一誠不虛去秋請
假歸里不幸大故苫塊中不一
闖戶外事幸與海昌壤相

接仁聲義問道路成碑大
江南郡邑不下千百無不
以　先生道學之治爲振
古僅見嗚呼學道愛人昔
訓彰彰顧漢唐以降幾如
廣陵散不可復彈矣間及
之必曰此迂闊不近事情
先生以名進士毅然力行
其學不三年海國大治謳
頌之聲徧中外矣學道亦
何負于治哉今
天子崇儒術名公卿澄清吏道

如　先生者吾知不以百
里老而海內良有司奉爲
師之亦何患治不蒸然古
也跂余望之
康熙丁巳季冬穀旦
崑山棘人徐秉義拜

序

古理學大儒率皆以經濟爲己任伊川考亭平居窮理格物直接聖賢之傳用能出其緒餘以嘉惠斯民即康節隱居不仕而河洛淵源勒成經世一書此三人者固不以出處異嗚呼三人吾不得而見之矣猶及見我中州

許酉山先生　先生筮仕得吾浙之海寧故岩邑也

地僻紛糾　先生出其學與斯民休息敎養動以三入爲則朔望進諸生講學身自表帥耆宿大儒不憚屈己禮之不數年利盡興弊盡革彰彰美政皆古循良吏所未見以故士歌于庠農歌于畝百工商賈歌于市化行俗美咸相頌曰眞吾父母夫人疾痛則呼父母即父母亦無有不憂其子者然而爲今之父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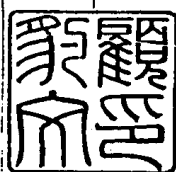
則又難子驕而悍無大小輒怨及父母　先生嚴以敎之寛以督之去其所甚苦而予以所甚適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視　先生無愧色　先生積學如康節致知格物齊朱程余忝世誼知　先生久　先生政成敬與天下正告之理學經濟其效如此以爲民父母法是爲序

旹

康熙十六年歲次丁巳仲冬

吉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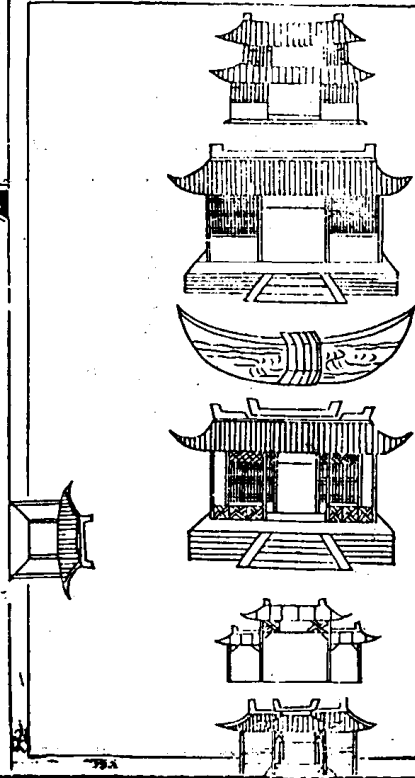
治年通家弟顧豹文頓

首拜撰

上卷

賀政頌三篇
新政詩六篇 并序
柴只集一冊 闕
登高唱和詩一冊 闕
後附
讀禮偶見舊刻 二卷
上卷
虞廷一中辨 十六字心傳辨
先師崇祀議 聖學入手說
太極皇極說 中行狂狷說

黃老過不及說 闢異扶正數則
祠制喪禮數則 上孫先生二書
下卷
羣宗合祀議 增定大宗議
補定祭田議 補正冠禮說
補正昏禮說 補正喪禮說
補正祭禮說 補正繼祀說
補正義田議 補正族葬圖說
增補鄉飲酒禮說
目錄畢

政學合一集續增目錄
帝王甲子表
初試應本
聖學源流
祭儀
聖孝廣義
三補憾
巡城告神文
尊道告神文
問學篇

憲天聖學
聖廟崇祀議
聖訓恭紀
考稽會典
別錄
諭祭文
行狀
墓志銘
政學合一集者先大父牟海昌時講學莅政之
所爲以授及門仇滄柱陳介眉諸先生記錄成

講院銘言

願學堂

能參九六卽受皇王以開道之圖書隨處皆成魯壁
但解八三是代天地以鳴心之木鐸升堂方見尼山
道脩一心而著功於天地民物時當撥亂時當輔治
總肩得維持世運的擔子乃見吾道中經緯大力
學存一己而繼統於帝王相師或任敷敎或任從政
但做成扶植綱常的事業俱稱聖學內動靜全神
為天地扶植綱常不媿孔門高弟
繼聖賢倡明道業期成宇內完人

隨處體認天理

天吾大父地吾大母此心不為天地分憂便是兩間
不肖之子
民吾同胞物吾同與此身不為　物立命卽係一方
有罪之人
道能齊聖方為學
功不補天空做人
為上帝立心為下民立命莫謂郎官職小凡展措處
務期滿盡天人之量
為先王衛道為後學傳經豈曰俗吏事須當訓詁時

須致認取聖賢之韮

仁孝達天

道之大原出於天下學也不上達難語登峰造極

心之精神是謂聖明善也必誠身乃堪翊運匡時

不爲利疚不爲威屈志聖學者亟破此關方能百事可做

爲子盡孝爲臣盡忠顧天命者先惇此本何難一道同風

求聖賢入門先喜聞過

酬君民素志唯教耐貧

大開名教

文獻肇中天識取洛河真種子

乾坤賴吾黨力扶鄒魯正嫡傳

正學宗傳

大君子責臨共講聖學子日望之

有恒人請見廣開善門固所願也

二千年待行之道今喜尋着源頭不單是說悟談心

志斯道者同孝親做去

億萬世先覺之傳既幸窺到岸處斷然非半上落

緒此傳者定達天過來

海昌講學會規儀注

一預示章目

每會先期十日曉諭講某經某書幾章貼於講所使遠近之士傳知尋繹以待聽問

一選定執事

每會司贊二人司儀二人糾儀二人司監五人司講三人司記二人司祝一人司壇二人司賓四人司會二十人監樂四人司鼓一人司鐘一人歌童八名

一習儀除壇

先期一日司壇者預設神座于講堂掃地淨案司賓備果品淨酒香燭紙帛司儀張掛條約社師率歌童習熟聲容

一聽講報名

凡聽講者先期一日詣講壇處從司賓報名登籍以便備坐文日四人共膳書號于桌

一公迎師長

正講之日黎明司會者聯名序刺至縣署拜請父母赴講將至講堂迎謁 道長及聖像已至請道長出拜聖位

一迎請聖像

正講之日早晨擇啟告 先聖文父母率諸生詣學宮會學師拜迎 聖像凡諸生在位者先于別所會齊排序候鼓吹鐘聲出大門外恭迎到階司壇懸像供香燭于案上○今新刻書[illegible]將設

先聖神主不必至學

一參謁

先聖

贊儀者先上階分東西對立。(唱)排班行禮。
先聖神序立。道長中。父母東。縉紳西。平列
階下。諸生序後。(唱)班齊。鼓樂。鞠躬。拜。興。拜。興。拜。
興。拜。興。平身。(唱)樂止。

一分班序揖

(唱)分班。道長東立西面。少上。父母師儒東次西
面。縉紳舉貢西立東面。與父母師儒次同。諸生
序下。南立北面。(唱)東西對揖。畢。父母師儒縉紳
舉貢向道長一揖。師儒縉紳舉貢向父母一揖。
諸生向上。先三揖首道長。答一。次父母師儒。答
一。次縉紳舉貢。答一。諸生同列對揖三揖。凡
進退拜揖不中
禮者。糾儀面正。

一升堂就位

(唱)升階就位。仍分東西。照立定序。紳與紳齒。士
與士齒。立定。(唱)告坐。各不離位。三揖而止。道長
父母師儒坐東。遠賓邑紳坐西。司講三案堂上
道南。左右對列。執事立階上。聽講東西分坐。

一宣明學規

伐鼓三聲。擊鐘三聲。(唱)司監宣白鹿洞規。左司
監出位。宣五教之目。鼓一。向上一揖。高聲長宣。
父子有親。鼓一。君臣有義。鼓一。夫婦有別。鼓一。
長幼有序。鼓一。朋友有信。鼓一。宣畢。一揖。復位。
右司監高聲曰。願同人扶植此綱常。擊鐘一聲。
畢。○(唱)右司監出位。宣爲學之序。鼓一。向上一
揖。高聲長宣。博學之。鼓一。審問之。鼓一。愼思之。
鼓一。明辨之。鼓一。篤行之。鼓一。宣畢。一揖。復位。
左司監高聲曰。願同人振興此德業。擊鐘一聲。
畢。○(唱)左司監出位。宣修身之要。鼓一。揖。宣曰。
上言忠信。鼓一。行篤敬。鼓一。懲忿窒慾。鼓一。遷
善改過。鼓一。宣畢。一揖。復位。右司監高聲曰。同
人中果能遵此修身否。請三思之。擊鐘一聲。
○(唱)右司監出位。宣處事之要。鼓一。向上一揖。
高聲長宣。正其誼。鼓一。不謀其利。鼓一。明其道。
鼓一。不計其功。鼓一。宣畢。一揖。復位。左司監高聲

曰。同人中果能遵此處事否。請三思之。擊鐘一
聲。畢。○(唱)左司監出位。宣接物之要。鼓一。向
宣。同上。己所不欲。鼓一。勿施於人。鼓一。行有不得。
鼓一。反求諸己。鼓一。宣畢。一揖。復位。右司監高
聲曰。同人中果能遵此接物否。請三思之。擊鐘
一聲。畢。(唱)司監宣白鹿洞規畢。伐鼓三。擊鐘三。

一進講首章

(唱)司講啓告。講書首章。左司講一人出位。向
先師叩啓告。今日擇講某經某章。三揖。畢。左拱手
謙揖。右同人答。右拱手謙揖。右同人答。(唱)升講。司
位。伐鼓三。擊鐘三。(唱)肅靜無譁。(唱)展書。開講。司
講端坐。正襟宣講。先宣道長講義。次發自己特
見。務期昌明聖道。振醒人心。如天雷貫耳。夢迷
皆覺。講畢。司講起坐向
先師一揖。告講某章畢。復位。伐鼓三。擊鐘三。

一歌詩一闋

(唱)童子上堂歌詩。童子八人序進。立定。一揖。(唱)
歌良知之首章。鼓三。鐘三。歌曰。個個人心有聖

師。鼓一。鐘一。日將開。鼓一。鐘一。見苦遮迷。鼓一。鐘一。而今
指與眞頭面。鼓一。鐘一。只是良知更莫疑。鼓三。
鐘三。畢。一
揖。復位。

一初獻讀祝

(唱)作樂。(唱)父母司儀行初獻禮。(唱)序立。(唱)盥洗。
(唱)酌酒。(唱)詣
至聖先師神前。跪。上香。獻帛。獻爵。讀祝文。司祝一
人跪讀祝文。維
康熙十五年歲次丙辰某月干支朔越某日干支。
海寧縣知縣許某謹昭告於
至聖先師孔子之神曰。惟聖人垂教萬世。大道載
在六經。提醒人心。稽有先知而先覺。昌明理學。
端在希聖以希天。自振鐸杏壇。得七十二賢而
大著。道傳薪鹿洞。纏千五百載而益彰。代有[illegible]
儒以明至道。今茲後學。宏紹斯文。忝司牧于[illegible]
邦。實職關乎風教。用求名宿。爰作人師。[illegible]
定講期。窮經以致實行。從此共肩道統。[illegible]
示儀文。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illegible]

學。啓後世開太平。願得明體達用之儒。克□
聖王之業。用臻聖位。敬覘儀型。誠意當□
詞□告畢。【唱】俯伏。興。復位。鞠躬。拜。興。拜。興。拜。興。
拜。興。禮畢。【唱】樂止。

一進講二章

【唱】司講啓告講書二章。右司講一人出位。向
先師曰。啓告今擇講某經某章。三揖。畢。左拱手讓
揖左同人。答。右拱手讓揖。右同人答。【唱】升講。坐
伐鼓三。擊鐘三。【唱】肅靜。毋譁。【唱】展書。開講。司講
端坐正襟。宣講照前。講畢。起坐。向
先師一揖。告講某章畢。復位。伐鼓三。擊鐘三。

一歌詩二闋

【唱】童子上堂。歌詩。童子序揖。同前。【唱】歌良知之
次章。鼓三。鐘三。歌曰。問君何事日憧憧。鼓一。鐘
一。煩惱場中錯用功。鼓一。鐘一。莫道聖門無口
訣。鼓一。鐘一。良知兩字是參同。鼓一。鐘一。畢。一
揖。復
位。

一行亞獻儀

【唱】作樂。【唱】行亞獻儀。【唱】序立。【唱】酌酒。【唱】詣
至聖先師神前跪。上香。獻爵。畢。俯伏。興。復位。鞠躬
拜。興。拜。興。拜。興。拜。興。
平身。禮畢。【唱】樂止。

一進講三章

【唱】司講啓告講書三章。三司講出位。向
先師曰。啓告今日擇講某經某章。三揖。畢。左右拱
手讓揖同前。【唱】升講。坐。伐鼓三。擊鐘三。【唱】肅靜。
毋譁。【唱】展書。開講。司講端坐正襟。宣講如前。講
畢。司講起坐。向
先師一揖。告講某章畢。復位。伐鼓三。擊鐘三。

一歌詩三闋

【唱】童子上堂。歌詩。童子序揖同前。【唱】歌良知之
三章。鼓三。鐘三。歌曰。人人自有定盤針。鼓一。鐘
一。萬化根原總在心。鼓一。鐘一。却笑從來顛倒
見。鼓一。鐘一。枝枝葉葉外頭尋。鼓三。鐘三。□

周復
位。

一行終獻儀

【唱】作樂。【唱】行終獻禮。【唱】序立。【唱】酌酒。【唱】詣
至聖師位前跪。上香。獻爵。畢。俯伏。興。復位。鞠躬。拜。
興。拜。興。拜。興。拜。興。平身。禮畢。【唱】樂止。【唱】司講已
畢。詩樂三終。伐鼓三。擊鐘三。

一輟講請膳

【唱】請赴茶饌所。司會者進一揖。父師紳衿皆揖
退。依次出講堂外。散步片時。司賓拱至饌所。伐
鼓三。擊鐘三。【唱】就位。照桌號立。伐鼓一聲。【唱】告
坐。各不離位。向上三揖。又伐鼓一聲。【唱】供饌。湯
先茶。不酒。進素菜三道。點心一道。湯一碗。供不
葷。畢。【唱】請茶。請饌。請湯。少頃。再伐鼓一聲。【唱】供
饌。湯。又素菜二道。點心一道。湯。飯各一碗。畢。【唱】
請湯。請饌。少頃。再伐鼓一聲。【唱】上茶。畢。【唱】請茶
一少頃。伐鼓一聲。【唱】撤饌。各坐定。不離位。畢。擊鐘
一聲。【唱】起坐。各不離位。向上三揖。出位。散步片

時。〇本日早間。司會者將報名冊上。計數若干
用二十字爲號。守程朱正學。綿鄒魯宗風。續伊
周大業。接堯舜中傳。照此編號。榜于壁。貼于坐
每位約計三百人。凡各省各郡來與會者。坐在
本郷
之上。

一升堂問答

伐鼓三。擊鐘三。【唱】請赴講堂。父師紳衿。依前次
序進。就位。坐定。【唱】疑問者依次辨難。先本章。次
經史。長者先。幼者後。前問畢。後問起。毋競言。毋
勦說。毋雷同。務剴切近身心。勿尚浮辭矜背□
畢。問者出班。向
先師一揖。次道長一揖。次父母一揖。坐于旁側。詞
氣從容。辨難詳盡。問畢。再向
先師一揖。道長。父母各一揖。更端迭問。共勵□□
問答已畢。伐
鼓三。擊鐘三。

一司記登策

司記三人列桌于詩座旁審聽問答依式
或當堂未盡者次早詳書一紙送司記考
綜核編呈道長父師
批答授梓以正有道

一歌詩相勞

問答已畢道長父母師僚縉紳堂勞以詩(唱)童子上堂歌詩揖序焆前(唱)歌伐木之首章鼓三鐘三歌曰伐木丁丁鼓一鐘一鳥鳴嚶嚶句出自幽谷句遷于喬木句嚶其鳴矣句求其友聲句相彼鳥矣句猶求友聲句矧伊人矣句不求友聲句神之聽之句終和且平鼓三鐘三童子揖退同前(唱)作樂(唱)上香父母向前立(唱)揖(唱)初上香再上香三上香點茶(唱)揖復位少頃(唱)樂止○(唱)童子上堂歌伐木之次章鼓三鐘三揖序同前歌曰伐木許許鼓一鐘一每句皆同釃酒有藇句既有肥羜句以速諸父句寧適不來句微我弗顧句於粲灑埽句陳饋八簋句既有肥牡句以速諸舅句寧適不來句微我有咎鼓三鐘三揖退同前歌畢(唱)作樂(唱)

(唱)上香學師向前立(唱)揖(唱)初上香再上香三上香點茶(唱)揖復位少頃(唱)樂止○(唱)童子上堂歌伐木之卒章鼓三鐘三揖序同前歌曰伐木于阪鼓一鐘一每句皆同釃酒有衍句籩豆有踐句民之失德句乾餱以愆句有酒湑我句無酒酤我句坎坎鼓我句蹲蹲舞我句迨我暇矣句飲此湑矣鼓三鐘三揖退同前歌畢(唱)作樂(唱)上香僚屬向前立(唱)揖(唱)初上香再上香三上香點茶(唱)揖復位少頃(唱)樂止

一拜辭

先師

(唱)序立道長中父母師僚東縉紳舉貢西諸生序後俱在階下(唱)班齊鼓樂(唱)鞠躬拜興拜興拜興拜興平身禮畢(唱)樂止(唱)分班次照前(唱)東西對立(唱)凡在坐與講席者謝道長一拜與父母一拜交答(唱)師僚縉紳舉貢謝父母一拜交答(唱)諸生向上與講者共謝主者一拜交答

揖首道長答次父母師僚答三揖紳答依
答退班自始至末無譁勿亂

一公送

聖像

司壇收像諸入綵亭三砲鼓吹齊作父母縉紳同送至大門外司儀引諸生俱至大門外學師親送至學宮司儀司壇從行

一公送父師

父母送像後與道長揖別諸生先送父母次送道長至齋次日早晨司會司儀赴縣堂致謝

一公帖

會規儀注終

天中許酉山先生著

受業
佟兆鰲　謙尤乾
陳錫嘏　陳齊永
錢廷楷　許汝龍
范光陽　許用光
陳鋭　戚依
俞寅　張曾禧
仝筆記

仁孝達天發明

歲丁巳海昌講院成中庭安先師先儒神位額以顏

學堂三字前講廳額以仁孝達天四字諸同人請曰學孔原是孟子家法近蔚州魏先生講學堂名宗此今此同名示學有所宗也獨是先生既以顏天則命爲宗旨今又以仁孝同標示毋乃旨有紛雜乎先生曰非也天之明命非他即此仁也太極中間一點說元亨利貞四者而名爲乾元總此物此志也然入手須從孝起孝爲百行之原又爲五常之首由此充其量則爲仁還其元則爲達天吾夫子一生與門弟子講究不外一仁而自己嘗言吾行在孝經可知達天德不過仁孝二端而既達天德則聖學無餘事矣今曾有講學會語三則一則體由極見即從天之明處見本體也一則量由學充即從天地萬物爲一體處見仁也一則施由親始即從愛物仁民而溯至親親處見孝也諸同人又請曰夫子志在春秋尊君從五倫之大者直指孝親忠君曾並言之先生曰獨不聞移孝作忠乎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門未有不忠而可云孝者是孝可兼忠不言忠而忠在也諸同人又請曰孟子謂萬物皆備于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直指仁民愛物亦并言之先生曰獨不聞仁與萬物同體乎民吾同胞物吾同與未有不愛而可云仁者是

仁自偏愛不言愛而愛在也總之天地之大德曰生仁其達好生之量于無盡而孝又生生之根蘊積于不已者也言聖學者至此觀止矣願與諸同人常須涎而體認之

諸同人問曰隨處體認天理向來湛甘泉先生曾以此爲宗旨先生所見與此同乎先生曰否從來工夫有截上流者陸子靜先生由孟子而知先立乎其大曰此天之所與我者豈偶然哉能並得天之明命則隨處體認作匕皆是也若徒向隨處體認非不是踏實工夫然無挈要喫緊處之提醒恐涉紛而寡要矣

[illegible]之[illegible]處體認亦件々無可畧之者同人隨[illegible]
[illegible]學之所得下手便是不必較同與遲速也
同人又問曰先生於先師前對句有但解八三是代
天地以鳴心之木鐸諸人不解請示先生曰三八是
東方木數木是上天好生之仁細參河圖天地之數
五十有五廿八是中洛書天地之數四十有五廿三
是中以五數十五數言之三又是五之中八又是十
五之中總之三八是上天好生之木德伏羲以木德
王天下仲尼以木鐸教萬世總是代天地行仁之心
也又問能參九六即受皇王以開道之圖書固是二

老之數然陰何以盡于十而老於六諸解紛々終無
定說先生曰是就一二三四五水火木金土生數言
之也一三五陽數共窮于九二四陰數共窮于六其
下俱成數矣以此悟二用之妙雖圖書開道于無窮
總此九六分陰陽之元秘也他說俱非
同人問曰先生每嘗發明虞廷真傳要看曾論堯曰
咨爾舜一節是夫子節取之五句勝朱文公所表章
十六字心傳有原有委精妙無比又曰孔門並傳在
孝經內天地之性人為貴六句較參乎一貫忠恕章
有入手有得手喫緊得力並兩傳也與耶同[illegible]

[illegible]之大原出于天虞廷所謂中節孔門所謂[illegible]
總未離天之所命故孝乃仁之本處仁乃孝之達處
始原天者終還合天所以云聖希天以此推詳有原
委無原委喫緊不喫緊顯然易見至同與異再無二
說
同人又問曰二千年待行之道苦不得從入之原今
知是顧天命億萬世先覺之傳苦不知道岸在處今
知是達天德至所說同孝親做去果何說也先生曰
仁人饗帝孝子事親是一件工夫吾常道做聖人的
原是做天地之大孝子也曰道之大原出于天人只

當理上說我要當事上做
講學規儀內歌良知詩三章後就其詩而改[illegible]
四章　附載
天是道原聖所希沾々解理與心非而今認出[illegible]
個舍此蒼々更莫歸
學人泛々說知行忠孝綱常件々成為道統歸天命
處焚香夜告有餘情
萬物本天我俱備一心但向上蒼盟果能道岸誕登
後蹈舞無非行與生
堯天欽若亦何功翼々文傳顧[illegible]中[illegible]孔門[illegible]

叔尼山禱久是祭同

證人會語序

吾越中講席始於文成繼之者爲龍谿緒門石簣至先師蕺山先生以愼獨宗旨點發良知之血脉而文成之學益爲無弊蓋百五十年來如一日也自先師之後虛席者二十餘年丁未歲轍與同門黃棃洲續爲證人之會至於今亦十年矣海昌許侯頊延棃洲至邑中爲會於北寺集士大夫

諸生而講之内不墮於恍惚外不局於形色眞修實踐必欲致其堯舜君民之志推拓萬古之心胸與辨析義理之毫芒固渾合而無間也一時聞而興者始知干祿求富歎老嗟卑之外復大有事而守其甕中之天者爲可恥也起而視其四境漸有禮義揖讓之風蓋侯政平刑清之後繼之以教其施爲自有次第故能入人之深與此

亦以見此道之在天地間周流充塞雖風雨晦蝕一呼即出故武林自石門以後海昌自無垢以後近者數十年遠者數百年四壁琴瑟之聲將無所寄矣始破荒應之者已與習聞熟見魯衛之士無異矣雖然講席之久未有如越中宗旨之明未有如先師轍承其後相聚一堂不能無言者一人行者又一人之歎則精誠感動寧無愧

於矣乎近見孫鍾元先生理學宗傳先之以十一子而諸儒附之其識見固偉使再進高劉爲十三子則更無遺議矣向學於夏峰繼學蔚州其淵源有自可以補前賢之未盡因序會語而聊發其端

康熙十五年菊月隣治年家弟姜希轍頓首拜題

海昌講學會語卷之一

聖學之一　體由極見

許酉山先生

無極而太極者生天生地生人生物之根也自太判天地爲人大父母爲萬物大真宰由是生生不已其德也氣化不齊其勢也聖人出直悟元始所同来處而立誠以盡之缺陷則補生成則大合人物爲一氣通古今于一息是名道也轉移造化驅役萃靈極顯仁藏用之妙用總合無聲無臭之本體其聖而不可知之謂神乎所謂無極而太極者不可得見不可得名將奈之何賴有伏羲氏十數大聖特地畫以一

訓以中命以微文王又謂藏於密孔子統於仁孟子明以良知良能是皆道傳一身統開萬世主宰天地發育萬物具出聖入神之至妙至妙者後此統幾中絕至濂溪繪以圖疏以說見透絕頂康節玩易畫前藏用於身以五六中間明無極而太極直將天地之心活活著用於經世觀物之中可謂發洩殆盡矣吾人返觀于身所謂無極太極者是何如境界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只此無思無爲處能爲萬事萬物主宰此非即無極而太極乎以天道言冬至子之半此復卦見天地之心時也就人身言一陽初動處也

門中見萬物之生時也明明是一念而合皇帝王[illegible]之性始明明是一體而同飛潛動植之痛癢明明是一息而通元會運世之境界當就萬緣俱淨一理時眞時驗之渾然同然是一非二眞見得聖人以天自處有不知天爲聖人聖人爲天者至誠無息純亦不已如是如是易傳言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與四時合序與鬼神合吉凶合之以此也中庸言考三王不謬建天地不悖質鬼神無疑俟後聖不惑證之以此也人能見透此理信其在我從此當體用功即大子所謂我欲仁斯仁至者也他日論無爲而治歸之

恭己子思言不顯惟德歸之篤恭果然造化生身宇宙在手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一心之外無他事也即有時做出掀天揭地駭人震物之作用適合着參天兩地安民阜物之本量隨念而滿應手而得何嘗動一毫聲色眞無往非無極而太極之神妙者乎兩程子主敬致知朱夫子存養省察於此中見得儘明踏地極穩的係學聖道者第一正路祇恐於出聖入神達天德一境界徹有未達一間蓋造道之等必由賢而後能聖志之所希學之所講不妨合下便欲與聖人一般合下便欲與上帝昭事語云心之

[illegible]謂聖此心不死天理常存此心不死[illegible]人[illegible]孔門人皆可以爲堯舜又曰人人心中有仲尼[illegible]此理不[illegible]誣也三代而下儒說益多聖道益晦今日言學不宏只在諸儒腳下盤旋終日向句讀中爭[illegible]同異豈自庖羲堯舜周孔以來向上直捷一道果荒絕而不可再見哉聖人與我同一天命我與聖人同一心性況六經聖人之言具在其存心行事教化功用無不具在深者見深淺者見淺所以諸儒立說各就見地求當聖心但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猶如後世英君賢相制立法度其得當二

帝三王精意者半其不盡合帝王精意者半果有聖子神孫能師其意而善用于不窮自足以濟其法之所未及然則學者視先賢之說不應若是哉中人以下者遵循之不失爲謹厚之士索隱行怪者防[illegible]于金科玉律亦不敢肆意于浮夸虛無二者之間若第一流人奮然立豪傑之志求聖賢之學逐諸不混不聞之初操此獨知獨覺之體一私不存萬物[illegible][illegible]自然大本立而達道行此可見全體大用在在呈露時時發見有不待勉强思索而得者此人心太極本然之妙爲學者作聖之根抵也然則今日欲[illegible]天[illegible][illegible]

心爲生民立命爲上帝孝子爲至聖功臣正須[illegible]
第一等道理養成第一等人品做出第一等事業方
是直上直下徹內徹外之學願與吾黨共勉之

聖學之二 量由學充

許酉山先生

儒者爲學要識得大本領又要識得大作用本領工
夫須收歛入來作用工夫須擴充出去惟愈收歛則
愈擴充蓋中穆之中一念未起而卓然精明自能隨
感而應此見聖學之大而有本乃體用一原之妙也
世亦有能收歛而不能擴充者此拘墟曲謹之士由
未嘗從吾心無極而太極處實落體認也夫人心本

自靜虛動直能養其無欲而靜之本體則應事接物
酬酢變化而此中條理井然毫不可亂故能當大任
決大疑成大事而綱維名教主宰民物充塞天地貫
徹古今大哉心乎卷之退藏于密放之則彌六合害
學者能從本領中推廣作用方是聖賢成己成物之
道吾鄉先達呂叔簡先生嘗有說讀書一則試廣言
之諸生知上天以聖賢救世聖賢以經史垂訓
朝廷以學校養士之意乎夫乾坤內止此一理古今
人止此一心聖人與我同此心思卽同此道理只是
聖人志氣清明義理昭著又身心體驗措置精詳克

至上天命賦之意故其精神心術之微識見施爲[illegible]
妙載在方策者遂可法而可傳今看經史中凡身心
性命之精言天下國家之治法天地鬼神之造化草
木鳥獸之情狀及倉卒難應之務艱危難濟之變轇
轕難剖之事隱微難見之理幽遠難測之數其有一
之不載者乎此皆我心上原有之理皆我身上能行
之事故用經史道理應天下事變自然迎刃而解恢
乎有餘但今世學校之敎不明故人材成就亦少古
者十五而入大學將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八者逐一
究心故舉而措之皆是實事其實格致誠正工夫磨

鍊此身只是顧諟天之明命到得天下國家推廣此
身亦總是顧諟天之明命蓋天命之理合下便統人
物爲一體欲立欲達不待外求己溺己饑初非二事
隱居求志所求者何志就是行義時所達之道窮不
失義不失者何義就是達時所不離之道孔子曰期
月可也三年有成孟子曰大國五年小國七年聖賢
有此等學術直下承當初無推諉故作用出來皆有
成績可計今人記誦辭章但知演成口頭學問何曾
練得心上經綸只問一州邑中山川人物利弊興除
留心者已是不多至于國家禮樂刑政綱紀法度臣

賦軍實鹽課漕河與夫一切弭盜救荒籌邊足食之策求其能坐而言作而行者什佰中似不見一二他年身膺民社欲做出詳審精密之事成個光明俊偉之功豈不難哉尤可慮者利祿念切則道德日疎身家計重則君父反輕把一部經史看作掇取科名之具把一個學校視爲借途富貴之門將天生聖賢救世之心聖賢垂世立教之旨　朝廷厚待士子之意盡皆辜負有道之士仔細思量能不媿死嗟乎人生七尺軀皆有安天下萬物之性分皆有使天下萬物各得其所之責任皆有能使天下萬物各得其所之

能事聖人又留此使天下萬物各得其所之學術日日行天下萬物各得其所之事業自有天下萬物各得其所之功效只是吾人無此使天下萬物各得其所之心願耳果有此心推而廣之裁成輔相不是虛言參贊位育不是難事諸生今日知道天地生我之意知道聖賢期我之意知道　朝廷責我之意必須以天下國家爲任志伊尹之所志以憂勤惕厲爲心思周公之所思把內聖外王之學徹底理會把安民濟世之方逐節講求考究詳則識見達經歷多則世故熟將來社稷蒼生終有倚賴雖然我輩固無閉門

言淡然民物之理至于權謀術數隨世以立功名者又非聖賢大道先儒謂心不外者方能統大衆智不鑿者方能處大事諸葛武侯一生得力都在淡泊明志寧靜致遠果能從動心忍性處充拓出一番旋乾轉坤力量方是眞實學問方是眞實經濟方是眞正豪傑近與諸生講明經義只觀易卦六十四大象其中天道人事無不該括於凡進退存亡治亂消長修己治人守經達變之事處之各極其至故曰易能冒天下之道又曰舉而措之謂之事業諸生能于理學中發出事業使斯世成唐虞三代宇宙生民見唐

虞三代太平方是聖人頂天立地絕大作用也

聖學之三　施由觀始　許西山先生

吾黨今日講明聖學無非欲立全體致大用而次第施爲未有不自敦篤人倫始凡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蘊之於中有五德發之於外爲五倫是五倫也出於天命根於人心達於家國天下亘於天地古今不容有一日之離不容有一行之缺者也自古聖賢窮理正心盡性至命舍敦倫之外更從何處見實行即極之利萬民愛萬物格天地動鬼神感風雷貫日月何莫非君臣父子忠孝節義所推而致焉者乎故人欲

之道必遡其所自始方知聖學根原必要其所自[illegible]方知聖學究竟必審其所自推方知聖學入手後儒未嘗勘透此意故其說局於一偏嘗閱前輩講學有以明善爲宗者大部語錄無數論辨全無一語及於倫常竟涉明心見性一邊其說是矣而未盡也果盡那中庸只說惟天下至誠能盡其性足矣何以又曰盡人盡物贊化育參天地吾鄉崔後渠先生講學以道在五倫爲主其言切實有據不似空談性命其說是矣而亦未盡也果盡那中庸只說惟天下至誠能經綸天下之大經足矣何以又曰立天下之大本知

天地之化育及細讀張子西銘一篇其言父天母地仁民愛物之意實與孝經一書相爲表裏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只此數語於聖學之根原究竟入手俱括盡矣洵乎孝經十八章爲諸經之精髓愚嘗卽是推之知人身之親有二有本生父母堂上二人是也有衆生大父母天地生成是也人但知事父母却不知事天地人亦有蒔知畏天地却不能念念時時視天地如父母是把天地父母判爲二事終非仁孝極致豈知仁人爲能饗帝與孝子爲能饗親總是一

氣相通一誠所感何嘗有二大聖人達孝[illegible]自始知到親所自終又知到親所自推觀孝[illegible]經地義豎起西銘亦自乾父坤母遡來此是[illegible]自始處孝經以孝事父母爲明天察地以孝[illegible]爲通於神明西銘以窮神爲善繼以知化爲善[illegible]歸于存順歿寧此是說親所自終處孝經謂愛親不敢惡於人敬親不敢慢於人謂敬孝以敬人父教弟以敬人兄西銘言民吾胞物吾與言長其長幼其幼言兄弟顚連而無告此是說親所自推處竊嘗三復此旨始信敬天敬地當如親父親母其事父事母當

如高天厚地孝子之事親也身體髮膚不敢毀傷嘗子臨深履薄一生戰兢卽此是事親之學卽此是事天之學天之生人也物與无妄各正性命張子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卽此是事天之學卽此是事親之學吾人從此用功自幽居獨處以至應事接物果能念念如對天地如臨父母便覺隨其身之所感自親疏貴賤以至飛潛動植無非此愛敬之心流行貫注而不忍或傷不忍或慢矣予嘗作心銘十六句以自省曰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上帝臨汝毋貳爾心父兮母兮生我劬勞欲報之德昊天罔極人

生於三事之如一君德師恩天親廓異民吾同胞物吾與焉仁人孝子一體視焉默識此語頃刻不忘凡持己接人存心處事刻刻要與在天星斗在地河嶽相質對刻刻要與羲黃以來帝王周孔以來師相元始以來祖宗相唔言又推與古今之萬民萬物相合一此是何等願力是何等度量從此入而處家父願慈子願孝即願天下萬世父皆願慈子皆願孝君願仁臣願敬即念天下萬世君皆願仁臣皆願敬夫願義婦願順即念天下萬世夫皆願義婦皆願順長幼願有序朋友願有信即願天下萬世長幼皆願有序

朋友皆願有信原係一體本無同異由是出而接外年倍長我者即作吾父母輩想年倍幼我者即作吾兒女輩想年與我相若者即作吾伯仲輩想凡位尊乎我者即作吾君長想位卑乎我者即作吾臣子想甚至落花水面好鳥枝頭皆看作同聲同氣之朋友想果如是眞所謂合人物於一己統古今於一息渾合天體無二方不虧負天地父母生我此身賦我此性方於前後道統有補方於治亂生民有救方可謂之達孝方可謂之聖學然而無先後中有先後無緩急中有緩急於理一而分殊處固不容混然無別也

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又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間施爲次第斷自一念懇懇事天孝親始故堯舜之道只在孝弟當年欽若昊天類於上帝止此仁孝所感夫子志在孝經平日下學上達以天自信老安少懷與天同運至此眞是天地大孝子眞是古今大聖人視後儒一番明心見性之說一種清虛無爲之士是何如設施耶即較那一等矜全一行之節保守一己之名是何如補益耶此種道理莫看太難莫看太易隨念可以圓滿終身行之不盡願吾黨實實體而行之

穎齋先生講義　鄒門[illegible]講

子曰學而時習章

我輩今日開講先要說明一個學字這學是我夫子一生的本領一生的受用都把與天下萬世的人做本領天下萬世的人做受用近來把箇學字錯認有一種志向太卑的看文章訓詁是學有一種志向太高的又看佛老虛無是學有一種不高不卑的又學鄉愿粉飾一邊去了這都悖了聖門傳的宗旨那裏尋聖人走的路頭我輩每日讀論語開卷說學而時習之還是學甚麼大家一想少不得生一點愧悔的

念頭起一番踴躍的精神就好講這個學字了這學字如周子云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程子云學者將以行之也朱子云學之爲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覺有後先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爲所以明善而復其初也總要致知力行爲主人於聖賢之善多是浮慕不能眞知自行不去譬如四方之人要到京師來必先問走過的人討個端的某處是水路從某處上船從某處上岸某處是陸路從某處過嶺從某處過關了了知得分明然後程程走去東西南北都可走到京師學聖賢定要如此此刻講說是知時刻踐履是行

若知而不行便說曉的聖賢的路了終到不得聖門地位與草木同朽腐而已雖知何益故夫子說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指與人一條大路教人活活潑潑尋討趣味覺得聖賢原在我心體中親切領會當下承接無一時不行聖賢的事更無一事不合聖賢的理心體上充滿洋溢渾是聖賢對照如掘井而及泉如磨鏡而見光何等快心這個學原與天地萬物爲一體我嘗得眞趣味便要公于人人曉的眞趣味又要資于我同志之人因一人以及多人因近者以及遠者都要來商量個爲聖賢的法子講習到正心誠

意各得本性所同然一齊向聖賢路上去自此修身明道有朋安民致主有朋旋乾轉坤有朋世道盛衰人心消長道統絕續都在這朋友身上朱子云立必俱立成不獨成方完了我萬物一體的胸懷初則一心獨悅今則衆心共悅豈不可樂故曰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這個學幸有同志者知之他人知與不知何損于學我只時習便了我只與同志者講求便了惟聖知聖惟賢知賢惟豪傑知豪傑流俗之人他怎麼能勾知我的學這種流俗之人纔與他說個爲聖賢必無信從之理譬如醉夢瘝痺吾方矜惜哀[illegible]

之不敢那有一毫怨尤的意思這等便是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到底是聖賢與人爲善一片熱心腸成已成物而又不忍棄絕流俗之人非君子而何故曰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成了君子方成得聖賢只是一箇學字一息如是終身如是大家猛省憤發如紅爐點雪如撥雲見日端不負此番講論自今日始

子曰君子不重章

孔門時習之學賴有君子一種人勇往擔當全要固學纔是載道之器若心體有一些不厚重舉動便覺

不威嚴如容貌既不能遠暴慢顏色既不能近信辭氣既不能遠鄙倍終日所學言的都是虛文行的都是僞事這就是學不固了君子貞固足以幹事許大經綸從此做出原非色莊襲取斷斷要主忠信忠信是一點至誠無僞的心爲聖學真根本所主在此直向聖學遠大處勇往擔當言的是這個忠信行的是這個忠信任他生死利害毀譽總搖奪他不得所學何等堅固要知君子所學何事不過在爲善去惡上做工夫須要與我爲善之人則取友爲急須要盡其去惡之力則改過爲急言忠信行忠信此人纔可爲友不忠不信正是損友如何盤交的言忠信行忠信此心纔可無過不忠不信正是隱過如何苟安的惟君子誠實爲善故取友如此其嚴誠實去惡故改過如此其速內外人已無一不修纔是君子之固學我輩果在此處尋聖學的種子當自得之也

孟子曰仁人心也章

孔門時習之學只是求仁傳至孟子直直截截指出本體來教人猛省體認故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世人只曉的終日在聲色勢利楊墨上思量計算便是心孟子却說這是私意不是心仁是人心世人只曉

的終日在聲色勢利楊墨中出入往來便是路孟子却說這是坑塹不是路義是人路可見爲人個個存這一個心的個個走這一條路的奈何舍其路而不由放其心而不知求舉步動念都到不仁不義處去了喪了自己本有的物留一個空空軀殼隨著世俗漂流無所不至豈不可哀試看人家失了一雞一犬其物至輕他覺的從那處放去就從那處求來何等明白了當既做一個人只有這一個心難道自己放了去如一所房子失了主人翁一般反不知去向何處雖終日學問不過聞見上奔馳心愈放去道愈

故說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人若學道固
道只在天理上用工夫時時涵養體察講習討論都
是此心但覺放到聲色勢利楊墨一邊去一旦反來
再莫放去斷無今日求了明日又放之理看無他而
已矣五字並是斬釘截鐵孔子所謂我欲仁斯仁至
子夏所謂博學切問仁在其中顏子有不善未嘗不
知知之未嘗復行都是求放心的學問孟子願學孔
子只是這些血脉敎世人成得一個人也只是這些
關頭必盡返聲色勢利楊墨之習歸於仁義纔是眞
學問我輩誰無心或放在酒色邊或放在名利邊或

放在佛老邊種種不同各宜翻然自返去邪歸正莫
負孟子這段點撥苦心也

夏峰孫鍾元先生講學

理學宗傳叙言

學以聖人爲歸無論在上在下一衷于理而已矣理
者乾之元也天之命也人之性也得志則放之家國
天下者而理未嘗有所增不得志則斂諸身心意知
者而理未嘗有所損故見之行事與寄之空言原不
作岐觀之舍是天莫屬其心人莫必其命而王路道
術遂爲天下裂矣周子曰聖希天程子曰聖學本天
又曰余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己體貼出來
余賦性庸拙不能副天之所與我者㓜承艮友鹿伯

順提撕時誦諸先正之語嘗思之顏子殁而聖學不
傳孟氏殁而聞知有待漢隋唐三子衍其端濂洛關
閩五子大其統嗣是而後地各有其人人各鳴其說
雖見有偏全識有大小莫不分聖人之一體焉余因
是知理未嘗一日不在天下儒者之學乃所以本諸
天也嗚呼學之有宗猶國之有統家之有系也系之
宗有大有小國之統有正有閏而學之宗有天有心
今欲稽國之運數當必分正統焉溯家之本原當先
定大宗焉論學之宗傳而不本諸天者其非善學者
也先正曰道之大原出于天神聖繼之堯舜而上乾

之元也堯舜而下其亨也洙泗鄒魯其利也濂洛關閩其貞也分而言之上古則羲皇其元堯舜其亨禹湯其利文武周公其貞乎中古之統元其仲尼亨其顏曾利其子思貞其孟子乎近古之統元其周子亨其程張利其朱子孰爲今日之貞乎明洪永表章宋喆納天下人士于理熙宣化治之世風俗篤醇其時有學有師有傳有習即博即約即知即行蓋仲尼殁至見且二千年由濂洛而來且五百有餘歲矣則姚江豈非紫陽之貞乎余謂元公接孔子生知之統而孟子自負爲見知靜言思之接周子之統者非姚江

其誰與歸程朱固元公之見知也羅文公頌瑞文意有所屬矣宗傳共十一人于宋得七于明得四其餘有漢隋唐儒考宋元儒考明儒考各若干人尚有未盡者入補遺補遺云者謂其超異與聖人端緒微有不同不得不嚴毫釐千里之辨眞修之悟其悟皆修眞悟之修其修皆悟諸不本天之學者區區較量于字句口耳之習此爲學也腐而少達又有務爲新奇以自飾其好高騖外之智其爲學也僞而多惑更有以理爲入門之障而以頓悟爲得道之捷者儒釋未清學術日晦究不知何所底極也此編已三易坐門

原缺

泰卦講義　　黄洪憲先生

泰謂通否謂塞只通塞二字足盡古今治亂之故有天下者小民祁寒暑雨日聞於上臣下嘉言罔攸伏天下氣脈自相流通便是至治之世若當晚近之時　人情隔礙道路以目弊政訛俗共知其非人不敢指即一家父子兄弟之間情意亦有柵只緣上官驕亢僚屬卑諂以至於此畢竟與不諸君子小人於此分途君子自然直言敢諫小人自然阿譽曲從故治天下以親君子遠小人爲急務泰卦所言皆是此意上下四方曰宇往來古今曰宙上

下四方萬古如斯所爭者只有往來耳一治一亂往來之跡也小大者所往來之人也乾坤上下以爲天運之循環不知由人之往來而成此法象彖傳推本言之交者眞意流通之謂此生氣也世間人我上下內外一切分別皆從不相交涉而起交則渾然不見其跡陰陽健順君子小人非眞兩相對待勝殘去殺滿腔皆惻隱之心便是內陽而外陰有剛健之德自然無所乖戾便是內健而外順無論朝野是名義重廉恥比屋可封便是內君子而外小人仁義何常之有蹈之則爲君子違之則爲小人豈眞有君子小人

之述名而內之外之乎其消長在道而不在人可以
已大象言致泰之道在人而不在天所貴乎君子者
爲能擔當世道從生民起見不可委之天運也六爻
是君子下三爻君子待用者也上三爻用君子者也
若以上三爻爲小人是君子小人中分天下而小人
又在高位豈是泰之象乎必不然矣初之在下所謂
草莽之臣也故以茅象之唯君子能知君子得一君
子則衆君子皆可致矣是以其彙也二以天下人才
爲己任如初之草野側陋之人從而包之如三剛健
過中之才從而用之不以遐遠而遺不以近狎而朋

四者皆中行之道也三卽乾之三艱貞卽是夕惕若
子無時可忘戒懼當泰之時未免張而或弛敬勝怠
則吉怠勝敬則凶武王之戒書也四之進賢人不自
有其富者也五之親君子不自有其貴者也上將入
否苟能共起天下之君子出而圖之氣機未嘗不可
轉移乃自恃其泰自邑告命所用者私人而已豈能
有濟大槩消長之道在人一念之間故初言志二言
光大三言艱貞四言心願五言行願上祇告命不復
以此存心所以終入於亂可不戒哉六爻之象多取
于享祀以古者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于

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
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
與祭祭是祭者所以辨君子小人者也初之茅以薦
鬱鬯者也二之荒吳草廬曰巟與盎通血也郊祭天
神燔柴之後最先進血三之於食有福主人受祭之
福也四則天子享祀元侯述職也五則房中之主婦
也上不得與于祭故不及祭之事也

七月流火講義

小序云七月陳王業也是詩也以家計通國服以民
力爲君奉自後世言之不過日用之粗事非人紀之

大倫也而周公直以爲王業武王訪箕子曰惟天陰
騭下民相協厥居無逸曰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古
人未有不先知稼穡而能君其民君其民而不能協
其居者此詩乃無逸之義疏協居之條目後之人主
浸失此意以勢力威令爲君道以刑政末作爲治體
治天下是治天下民生是民生兩者竟自分途焉得
復有善治乎流火至至喜爲一章總言急衣食流火
至同歸爲二章言嫁娶之時流火至公子裳爲三章
言女紅秀葽至獻豜爲四章言田獵斯螽至入室
五章所謂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自田而入邑也

食饕至農夫爲六章雜舉飲食碎事築場至宮功爲七章言力役晝爾至祭韭爲八章言藏氷塞向墐戶邑中之室也亟其乘屋田間之屋也氷即藏於其室肅霜至無疆爲九章稱壽君上此九章即豳之月令與夏小令互有出入據民間所務者而言不必月月求備至於禮記月令雖按月行令然多君上之事儀文盛而實意衰與七月之詩有間矣君民之間上下相親不啻如家人父子其君則授民以時令俾之務農桑治屋室老幼有養婚姻以時飲食裘褐以備其饑寒纘武藏氷以防其災患其民則厚于公上染絲

麻以朱公子之裳取狐貉以製公子之裘小獸私己大獸獻公執役稱壽躋彼公堂藹然其意在法製禮樂之外夫天作之君非是欲其現成享此供奉也庶民見其小君上見其大故凡分田置里一切經營莫衛君上任之使小民得勤其四體無有意外之虞而已堯之敬授人時夏之咸則三壤周之分至啓閉登臺以覘雲物民生在勤三代以來未之有改也後世人君未嘗不欲富民但其欲富民之心以爲此國家經費所出不得不加之意而於小民室家仰事俯育之計蔑然置之度外此念一差遂至不可收拾剝運

之用人先才力而後學術郡邑之布政急催科而稱字三代授田民養于上者也後世買田以養上而又横征暴斂使民不得自養嗚呼亦何忍哉三復七月之詩可爲流涕

洪範五皇極講義　　黄梨洲先生

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衷極也蓋天地之間渾是一團生氣太和絪縕充塞上下但有吉而無凶有善而無惡是即所謂福也斯時豈更有禍夾雜其間唯是氣化既漓人不能順承天道始有禍與福相對而生逮至愛惡攻取紛紜顛倒凡厥庶民此身不能自主

禍福之來茫無憑藉於是求福免禍之心日勝以爲福可營而至不然冥冥之中有主之者禍福倚伏必勞日拙哀哉斯民欲爲善而善未可爲欲爲惡而惡不可爲矣聖天子爲生人立命爲斯世開太平中正無爲以守至正即皇建其有極也斯時也生氣充滿洋溢宇宙父不哭子兄不哭弟非壽乎家給人足外戶不閉道不拾遺非富乎出作入息化日舒長非康寧乎孝弟力田相親相睦非攸好德乎終身不見兵革之事非考終命乎所謂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也逮至蕩蕩平平會歸於至善之中盡民物而共皆

子臯賢奠是比屋可封人生其世者熙熙皡皡但見其爲福而已可見命是我造善之與福猶若形影卽感爲應卽人爲天徵顯於冥冥而胚胎已定闡幽於昭昭而貌像斯著如是斯爲造化如是亦爲鬼神矣是以古之卜筮所言吉凶只是論吾所處之當否不是度所應之禍福也後世吉凶盡歸于所應則是以應爲主而感反退聽若涉大水其無津涯能不悲哉凡厥庶民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婦順朋友有信一循其當然之理自能和氣生祥一家有一家之福若稍乖戾便生隔礙雖或一時未必見禍其後忽然

得禍細思發端終從乖戾處來五福者人之所同欲也六極者人之所同惡也聖人指示一建極保極道理人人可能不從天降不從地出人亦何苦而不爲之哉昔象山守荊門於上元日講洪範五皇極章以代醮事其言此心若正無不是福此心若邪無不是禍其心邪其事惡縱是目前富貴正人觀之無異在囹圄糞穢中也其心正其事善雖在貧賤患難中心自亨通正人觀之卽是福德此卽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之意在君子立心固是如此然于人感應之理實鑿鑿不爽毫髮蓋禍福者數也

于氣合惡者心也心原于理理氣合一一本而善萬殊者一本福善同源禍惡相守若禍福錯出無閒於善惡則止有萬殊而無一本大德不足以敦化川流亦將絕矣世人往往以俄頃之見躁妄之心窺測天人有合有不合如唐人柳劉之論天者多矣其故以此補象山之闕文洪範一書劉氏父子言數而不及理象山言理而不及數皆未爲得也

春王正月講義　黃梨洲先生

古者人君之有天下也必改正朔所謂正朔者正是正月朔是朔日正月朔日爲一歲之始天下奉之不

敢差忒故唐虞夏以建寅爲正殷以建丑爲正周以建子爲正所謂爲正者謂以此爲正月以此爲春也故曰春王正月加王字以明當代之制也然古來只有三統以天開於子他闢於丑人生于寅爲自然之法象此外不可踰越秦人不明此理反古之道從而建亥不可爲正只稱亥冬十月以爲歲首而已亦以秦始自名爲政也逮至後世立年號以紀元則以改元爲重而正朔之義晦矣自夏商以前不可詳考唯春秋一書極爲明備而儒者各出己見同於聚訟孔安國鄭康成謂周人改月改時漢去古未遠其言必

凡經傳中可據經諸儒摘索者不敢重出只以分至言之左氏僖五年春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昭二十年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莊二十九年傳曰凡土功日至而畢禮記孟獻子之言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第言日至不言冬至夏至者以至在春正月不可言冬至在秋七月不可言夏昭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太史曰日過分而未至昭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昭子曰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國語曰陰陽分布明堂月令曰日夜分第言分不言春分秋分者以分在夏四月不可言春分在冬十月不可言秋觀所以名分至者而改月改時昭然矣冬至夏至之名在三代唯見于周禮天神地祇之樂章此則僞書可無論也然一閒之諸儒其持說亦有數端執不改時不改月者蔡九峰也其立說張本只據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奉嗣王祗見厥祖太甲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二章不知此十二月正建子之月也欲以祠先王及冕服二者適定爲歲首可乎和不改時月之說者周洪謨也以爲魯史紀年始于冬十一月孔子作春秋則始於春王正

此前無所依據而欲抹煞左氏漢儒可乎云夏時冠周月者劉質夫胡康侯也先儒謂信斯言也是周本行夏時而以子月爲冬孔子反不行夏時而以子月爲春矣言周改月不改時魯史始改時以從月者許氏也此即夏時冠周月之說但移過於魯耳云文武改正朔不改月數乎王遷洛之後欲示有所更革并月數而改之此或者之說也蓋欲附會蔡氏碍於春秋又從而爲之辭耳云周改子丑月爲春孔子作春秋始反之一從夏正而每年移子丑月事於前年者汪克寬之說也若是則二百四十二年之事皆非當時之月日矣矯誣之甚凡此皆因三正通於民俗如七月流火六月徂暑之類亦往往見於記載以致諸儒雜端紛起其講一言以杜諸儒之口春秋日食三十六以改時改月算之則入食限而可通以不改月算之則不可通將謂通者是乎不通者是乎孟子曰千歲之日至可坐而定也諸儒正坐不明憲法故不勝其辭費耳

儒行講義　　黃梨洲先生

儒者經天緯地原無所不該學之不至於是者小人儒賤儒豎儒之別從世俗而儒之其實不可[illegible]

世從之君子遂疑儒不足學陳同父謂天地人[illegible]
才聖人大人乃是人之極則纔立箇儒者名字囿在
蓋不盡之處矣郝仲輿云史列九流而儒居一得一
失八所收餘幾此皆有激之言蓋因後世之儒其行
旣不足以服人而於擔當開廓震動一世之人物則
又溝而出之於外以爲非儒者本色儒行之篇先儒
謂其有矜大勝人之氣少雍容深厚之風未必爲夫
子之言然觀其氣象泰山喬嶽牛毛繭絲苟不出於
是不可謂之儒也自立以觀其學問容貌以觀其涵
養愛身故豫備遠利故近人特立剛毅自立三節總

是一意威武不能屈也仕與憂思二節亦是一意以
天下爲己任也不露才揚己故寬裕推賢讓能故舉
賢任舉特立獨行一節出之事也規爲一節處之事
也交友則合出處言之尊讓兩節則總結上文十五
節也于人已出處貧賤富貴生死利害處之各得其
宜非心體純一焉能有此是故儒者從心上用功不
必向一言一行斸釘湊合然一言一行之失枝落節
畢竟是天理流行有所不到也陽明先生言知是行
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原
是跌撲不破其後學者誤認猖狂以爲廣大又濟[illegible]

[illegible]爲心體却欲壞行以就其知 其有反之爲力行
[illegible]認格式見套爲理以巧言令色爲行儒行之脉
[illegible]此而斷高忠憲曰始也掃聞見以明心究且任心
而廢學于是乎詩書禮樂輕而士鮮實悟始也掃善
惡以空念究且任空而廢行於是乎名節忠義輕而
鮮實修不如將儒行條條勘過附會假托者無所逃
避到聖人大人地位方可名之爲眞儒耳

孔顏之樂二章　　　　祁參三先生

周子令學者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此是欲學者自審胸中得意處以見學力之所到非欲於孔顏上執着成說也孔顏樂處何可名狀凡人學問有得力處便自可樂故曰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在孔子有孔子樂處顏子有顏子樂處蓋聖賢之心純乎天理內之所得者深則外來際遇與此中不足爲重輕顏子陋巷簞瓢而樂孟子乃曰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令顏子當禹稷之任以己饑己溺爲憂而其樂固自在也夫子蔬水曲肱而樂與舜之有天下不與亦同

一心境也必欲求顏子之樂當先明顏子之學彼惟從事於博文約禮欲罷不能以至於三月不違心與仁一正如草木方長而遇時雨之化生機充滿欣欣向榮有是阻其生生之意者否也夫子之心正如元氣流行於天地之間無處不到無時或息生生之意直與四時百物同其行生又何處可閡其生趣耶欲求夫子之樂須於忘食忘憂乾乾不息處見之蓋學惟日進不已則樂亦日進不已豈如一善自得可終守此樂爲得意之地耶要知聖賢胸中浩浩落落活活潑潑無時無處不是這般眞樂豈但孔子顏子當日曾點之沂水春風子思之鳶飛魚躍無不是這般又如曾子以誠意爲大學關鍵其工夫在愼獨戒恐懼何等謹嚴而德至潤身便已心廣體胖此樂所自造也孟子養氣以集義爲主勿助勿忘以至于仰不愧天俯不怍人又言君子仁義根心睟面盎背而至于大行不加窮居不損此樂之所自得也此非聖賢樂處眞實消息乎學者欲到孔顏樂處必當從克己上實實用力蓋天理人欲不容並立私欲一分不盡則天理一分不滿去得一分人欲則露一分天理去得十分人欲則完得十分天理到得人欲淨盡

天理流行胸中光明灑落在在皆成樂地矣吾輩講學欲尋眞實受用處莫爲聲色貨利所沾染莫爲富貴功名所動移莫爲記誦詞章語言文　牽從此提撕警覺下學上達自然有此種眞

聖學直指

天中許夫子口授　受業

陳錫嘏　許汝霖

錢廷楷　俞　賓校刊

范光陽　陳齊永

仇兆鰲　談九乾

聖學直指　序言

聖道當未有依據之日而經學重聖經常既有疏註之後而心學重歎自後人輙以口耳為知徹名為心學既之躬行實用之效又開荒經滅古之端毋怪乎有用無體有體無用之兩受譏也天中許夫子曰此日唯聖學之亟亟一講聖學自合內外兼知行而經學心學交重不廢矣間嘗質問聖學皆名絕學也夫子歎曰學未絕人自絕也蓋道大原出天而命天者惟聖千餘年儒者祭以天註理又最喜云心中自有天竟似兩言若若者則貫天人之聖學不先絕耶既是天而卑人事寧皆忘談鬼神又似自心外無[illegible]於兩明之聖德不又絕耶有此兩絕則始無所本終無所歸砣砣焉或嵩守一心或僅數五教或單講一知或廣求百行各成一個儒學局而已耳誰則續道

于身識高于頂破此重圍直窺聖域立躋道岸以繼此千五百年薪傳哉我夫子道治海昌作人念切向同人曰聖學自存天緣當念此道自堯舜而湯文自湯文而尼山洙泗全無間後此自江都而河汾又伊洛而閩越似乎止任得一半此聖學有既絕之憂也夫予又曰聖道當昌莫盛斯日共域以無欲標旨而嶺山頗蔚州以慎獨倡教方深斗仰寡過是宗者二曲同仁菁講者春山越水宗風證人再振其中壇坫尚多精求何難總持百家之衷言共追千聖之絕學嗟在茲未喪亟著遺規自得需人用公同志

聖學規

學人初入門

語云人潔己以進孟云善人也信人也是為入德之基

三筮吉

恭擇吉日祖先前祝告鬮取三致意見有所命

贄拜先生

贄不定儀具狀志心求同學先致許之而後潔誠投拜

齋戒七日

周王發師尚父拜受丹書北面古聖且然重道也

儆事天

具盡除宿習狀

[illegible]所惑于聲色貨利[illegible]虛無寂滅或雜伯曲學[illegible]
[illegible]宿習盡行改除誓不再犯此謂真齋戒真沐浴

立志聖學疏

誓願希賢希聖必至希天失心窮理盡性必至立命

然後引告先師

敬擇上丁日焚香潔供伐鼓考鐘宣告聖文行釋菜禮

宣誥一綱領

若帝謂文王又若先祖來致于汝孝孫祝告之義

顧諟天之明命

先天地生後天地終為萬物命為造化根謂之曰無極而太極惟天降衷下民厥有恒性是曰天之明命大學曰德中庸曰誠書論曰仁孟子曰善皆此物此志也虞廷之一中孔門之一貫含此無源

聖學直指　三

孝弟也忠恕也根于此乃有來歷欲之退藏于密放之則彌六合該內外全體用是誠于聖百王之真脉絡萬民萬物之人主宰也志聖學者當日久格恭昭格敬如君愛如親嚴如師千百年奉持如一日所云居敬慎獨致知先立其大盡在于是寧但日日常目在之哉

請事四條目

是顏子請目子張書紳之義

孝親

此夫子行在孝經之傳人子事親如事天自晨定昏省以至辭繼述悉同對越之心

忠君

此夫子志在春秋之傳人臣事君如事天自奔走禦侮以至盡忠補過均為昭格之事

仁民

[illegible]為天民既同生于人若同胞必厚其生復其性乃慰天心不以行藏治亂而歧其念

愛物

物為天物既同育於天屬一體必立其命遂其生乃擴天量不以順逆命討而乖其和

受持

即須臾不離拳拳服膺弗失之義

隨念隨事隨時體認天理

直見本源不以顯微間不以利害移靜為天下福純乎天理動為天下功時見天則隨下學隨上達一以貫之矣

擇德器淺深入二大弟子門

渾然天理者知行必合一體用定兼宏自古惟伏羲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九大聖人代天勝此

聖學直指　四

大任下此不能獨力承當克副天心此中行之門急重有狂狷之品也蓋天心至公聖德難見定生一種有氣魄的大才肩荷世道救濟生民治能治亂能撥亂襄助作君大業即定生一稱有骨力的名賢干城名教扶正人心達則兼善天下窮垂教萬年力振作師人權是二者皆分具聖人之一體皆挺受上天之簡在胥應五百年之昌期一豈可合見大成想聖門分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科後儒分治事經義二齋率由是義是以我大子當仰止古人豪若張子房諸葛武侯狄梁公宣公李忠定于忠肅等三十餘人集成一書俱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上追皐夔伊呂之鼎業願天下萬世高明一華人志其所志焉又景行名儒若董仲舒王文中周濂溪程明道朱紫陽陽明等三十餘人集成一書俱為往聖繼絕學後世開太平上承顏曾思孟之宗傳者願天下世沉潛一流人學其所學焉兩邊既難相兼而斷當並重今擬合纂一部希聖達天全書與同共講求豈可執一而任之哉

功用既大

無欲二字是作聖根基達天要路凡事業學術功名道德必至此地方不流于雜偏方不墮于曲學

不背無欲之盡

若平天下治國齊家不根本明德而來雖勳高當世名震天壤終屬有用無體之學

體備已並

兼善一境是聖學作用同天分量凡明心見性者靜守中必滿此量方不同於拘虛方不陷于偏遂

未極兼善之量

若誠意正心修身不做到新民上去縱悟徹本元識絕千祀究爲有體無用之備

誠至不思不勉從容中道曰聖人矣

至此人事盡天機呈知行合一妙昇天心內外無間渾見天測參位天地育萬物人性己性真實事

業盡在一誠更不必再言體認天理直是以天自處之聖人已耳何也大易六十四大象萬象統體一太極一象各具一太極從容中道動靜皆天與云曰代天言心代天意手代天工身代天事經宜浩浩其天境界聖乎聖乎雖謂堯舜禹湯文武周孔至今尚存可也

聖學規計一百有八字首八字太極二氣流行之數象道之創始自贊拜先生起至體認天理止共五十五字河圖之數見道之本體自擇德器起至聖人矣止共四十五字洛書之數見道之流行謹依演出請正同人

受業 范光陽 仇兆鰲 記錄

聖學規跋

求道者不得其本原雖終日言道枝葉而已矣知其本原而不求諸日用常行使之體用兼備則亦恍惚杳冥未可以語聖學之全大學一書綱領具在條目井然後儒分鑣並出各立宗旨然於明德天命天人合一處未嘗標舉惟董江都言道之大原出於天橫渠西銘乾父坤母民胞物與其於萬殊一本確有所見但入手用功猶有未詳耳吾夫子倡教海寧月有講習慨然以斯道爲己任四方之士宿糧而至以共相證明於是人心丕變教化

大行一日口授聖學規光陽輒援筆記錄不禁喟然曰夫經者作聖之律令心者證聖之根柢今合而歸之於聖學不流於訓詁不墮於空虛此聖道之正鵠也其綱領在顧諟天之明命其條目在孝親忠君仁民愛物先之立志以奮發於始繼之受持以不懈於終必使存之於心皆無欲之盡達之於外成兼善之功以爲有體有用之學而後馴至於從容中道誠人也而合乎天矣聖學薪傳賴此復續益吾

夫子於濂洛關閩河汾新建之書無不辨晰毫芒而

[illegible]嗣州春山二曲諸大儒又素多条訂近與吾
[illegible]黎洲黃先生互相往復而是編一出使有志聖
學者皆有所依據不至索之象罔厥功大矣因亟
付剞劂以公同志焉

康熙丙辰十一月上浣甬東受業范光陽百拜謹

跋

原缺

[illegible]學問答序

聖學問答西山先生[illegible]時答諸弟子之問
也先生主於隨處體認天理隨處體認天
理甘泉之宗旨也當時王湛兩家各有宗
旨遊其門者亦不能無異同而文成之言
曰聖人無所不知只是知箇天理無所不
能只是能個天理事事知箇天理所在便
去盡箇天理是與甘泉未嘗不合葢天理
二字是儒門得分家備雖千門萬戶此如
珠之有盤也先生之言天理不墮於虛無
不滯於迹象即形器即無聲臭風雨露雷
無非至教故必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上帝
臨汝無貳爾心而後見戒慎恐懼之本體
奈何世之學者每於道理三分之推一分
於天命推一分於物理又推一分於問見
零星拆散東倚西靠究不得一分之力此

聖學問答

沃中許酉山先生口授　男　廸尉

仇兆鰲　談九乾

陳錫嘏　陳齊永

受業　錢廷楷　許汝霖　仝筆記

范光陽　許用光

陳銳　戚依

俞寅　張肖膺

聖學問答者河南許夫子令海昌之三年政簡刑清民安盜戢嘗會集本邑賢士大夫爲之講究天人實詮體用豈但六經四書發明先聖本旨聽之者俱驚聞所未聞即一時登堂受事環橋聚觀歌詩作樂肅肅雍雍如遊身唐虞三代之上焉其每講各有記錄另載外楷等晨夕侍訓始讀體由極認量由學充施由親始三篇大指未嘗不豁然耳目而究茫茫於心故不憚秉問切問更有發明掃却從來異同說話泄盡千聖百王天機眞是聞所未聞之中又有私淑者特爲之筆記云

錢廷楷曰自來講學定有宗旨濂溪先生主靜立極發源而後或令尋孔顏樂處或令看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或以主敬窮理或以先立乎大或以致良知即今日講學者明善也無欲也同仁也悔過也愼獨也證人也總不越程朱與陸王一道而兩分焉夫子究以何主敬請直示庶有依歸先生曰隨處體認天理足矣

俞寅曰若是體認天理可以博觀而約守乎先生曰然千聖總無二道後儒每墮偏岐唯認天理則百慮而一致矣動王體認天理必兼內聖學問靜聖體認天理定儲外王謀猷人臣知天理自知君王之戴代有忠臣人子知天理自知父母之親家皆孝子且求忠于孝移孝作忠何非從天理推來試觀文官認天理斷不愛錢而有經治眞事業武臣認天理斷不惜死而有撥亂實勳名奸雄唯不知天理妄意欺世而盜名石隱唯不知天理堅心逃名以忘世儒林唯不知天理每在文章中浮慕聖賢僧道唯不知天理故在倫常外誤認仙佛甚至儒其名而元釋其學者或絕民物而言身或棄天地而講性不則外人事而尚事天不則輕天親而務濟衆問本心是何事那而日是本來總之不認天理故至於此豈知天理至公至平而最易簡豈知天理至精至微而最廣大雖耕居

收攝一知天理自必安分而守法行道乞人指之曰滅沒天理彼亦必拂于顏怍于志確確乎天理兩字竟是聖學歸旨體認兩字竟是入手工夫下學在此上達在此可以博觀可以約取

劇侯曰孔顏樂處端只在此哉先生曰然且不但尼山一堂也虞廷一中不能舍承天而治人伊訓一德亦只在顧天以紹祖翼翼文王昭事上帝外此更何處窮理耶如或舍此天理言主敬者敬個甚麼言良知者知個甚麼餘可類推矣

陳銳曰做功課次第何若先生曰始則告天次則法

天久之合天又久之格天皆體認之功也一部中庸只在矣從天命說起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告天之功也君子而時中雖夫婦之與知與能可以察乎天地法天之學矣至誠盡性即兼盡人物之性贊天地化育者合天之功也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到底以上天之載無聲臭爲至者格天之學盡矣

誠九乾曰予與子言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可見天原在自己心性中外自己心性而言天理於何處着落先生曰然唯今人不知本天而言心性則心非其心性非其性矣孟子曰此天之所與我皆以此言心乃其心也以此言性乃其性也豈但不本天理無以識本心無以識本性蓋不本天理而言學術不成學術不本天理而言事功不成事功不本天理而言道德不成道德唯體認天理方知聖學之體之所以全唯體認天理方知聖學之用之所以大知聖學之體全而用大方知吾性天中之體亦如是全用亦如是大也天外無學性外無天體常何如全用常何如大體認天理之聖學豈尋常焉者可以同日語哉

朱文球曰三代而下聖人皆重人事讀夫子聖學三則處處本天何也先生曰蓋爲聖學言也三代而上

六經之中聖人處處言天天事即人事也厥后有單言天者失矯誣矣故君子戒之詔人重人事三代而下諸儒之學有絕不言天而單講人事者失支離矣故君子憂之詔人溯天命以重人事今吾宗體認天理者正在人事中講天理然後人事即天事矣不觀孔聖人之自叙其學乎生平入手得手和盤托出然只五十而知天命一語及之其始與末俱不言天何也蓋天所以生吾與吾所以承天總賴此學言吾而天在矣自五十而知天命後步步皆天至七十則渾忘乎天而即心是天可不言天矣

許汝霖曰程伯子嘗云天理二字自余體認出來者今旣聞命矣還於天理上體認天理耶抑在自己心中體認天理耶先生曰難言也得力在體認二字不能渾合處亦在體認二字再觀胡文定曰聖人以天自處又邵康節曰凡事循天理而動造化在我只到這個分際觀止矣但工夫有淺深見地隨有同異嘗叅想來後儒學問儘自不讓前輩一比勘研辨之自明如史臣贊帝堯曰欽若昊天夫子贊其爲君之大則曰巍々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不祇是欽若之見矣伊尹訓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及誦湯言聖敬日

躋又不但顧諟之說矣堯夫贊孔子曰代天言心代天意手代天工身代天事方是彌綸天地出入造化直與浩々其天一句同一境界何天理自心之分耶

陳齊永黄永等喟然而歎曰齊等不敏得聞此言竟如遊子別父母久亡於外一旦得見父母其痛快也俱斯時矣先生曰要知久已後離了父母此身在即父母在也

廸澍曰澍也魯天理兩字尚祈切示著々者天撞頭即見理向何窮先儒兼舍氣數而單言理凡曰天者自心性中有天非蒼々之謂不知天有二耶果氣[illegible]一天理又一天耶先生曰善哉問此向來先儒之[illegible]處也不謂子能叅之天安得有二氣也數也理也[illegible]一不可歸重處自然在理此實先儒之精處也要知氣數與理分則三合則一而已矣由是萬物得之而爲萬物其大者天得之而爲天但見春以生物夏以長物秋以收物冬以藏物一本元亨利貞之德豈知其運行處有日月星辰水火土石暑寒晝夜雨風露雷變々化々誰爲々之耶自是人得之爲人但知其命于天曰性仁也義也禮也智也猶是在天之生長收藏也著于性曰經易也書也詩也春秋也猶是在

天之元亨利貞也豈知其辨于族則謂之倫曰父子親曰君臣敬曰夫婦別曰長幼序曰朋友信不猶是乾坤六子之名數耶又豈知其經於世則謂之運曰皇曰帝曰王曰霸不猶是春夏秋冬之更迭耶感々應々又誰爲々之耶由是言之天與人且不得分爲二天安得有二理政可與此叅

陳錫嘏曰天則一矣敢再請天與人不二之說大豁我心先生曰試觀太極之圓圖一半白清者天一半黑濁者地未始有人也再觀先天方圖天道一下降地道一上升而萬物之動者植者皆生萬物與天[illegible]

一耶二耶猶之乾父坤母未始有子也迨一陰一陽
之感交而六子生焉子與父母一耶二耶知子與父
母之非二則知人與天地之非二余故嘗云天人原
是一氣原是一體先儒但曰一理猶疑二之而一之
也

許用光作而歎曰信斯言也前所謂始則告天其晨
昏定省出反必告于親者是耶次則法天其善繼善
述克稱爲肖子者是耶久之合天者何蓋孝子事親
聽無聲視無形洞洞屬屬之至者非耶又久之格天
者何蓋父母既沒爲善思貽令名必果爲不善思貽

惡名必不果愼行其身可謂能終者非耶先生曰然
然豈但仁人饗帝與孝子事親直作一事看哉余嘗
禮天矣直敬如君愛如親嚴如師此物此志無二也
余嘗祀君矣直戴如天事如親奉如師此物此志無
二也余嘗事親矣直奉如天尊如君儼如師此物此
志無二也余嘗禮先師矣直尊如天敬如君愛如親
此物此志無二也即更推之仁民而及鰥寡孤獨之
無告也愛物而及鳥獸草木之細微也無不切視之
爲上天之分體無不切視之爲吾君吾親吾師之同
氣即無不切視之爲吾身之分體吾身之同氣也

知殊途同歸之原至親至切然後可講理一分殊之
義有條有理由是言之天與萬物且不得分爲二天
與人不二可知天也人也物也與我不二又何待言
哉

張得禧曰今而知子思子言天命之性必到天地位
萬物育信有着落蓋天地不位直咎吾身之不孝萬
物不育直咎吾身之不仁仁不至不見孝之大隨處
體認天理吃緊要歸處更在此蕆先生曰然然講聖
學者不向此中探討確實不向此中講說明白不向
此中體驗親切平空說個孝弟忠恕曰盡了堯舜入

子之道又平空說個中字心字曰盡了虞廷孔門之
傳竟不知其所以來處與所以竟處矣此又堯舜孔
孟旨中所有之義爲先儒未發之處也

陳勲曰萬理不外一心千聖傳道只傳一心此向來
講學丹訣從未有指出源頭如此親切俾學者眼下
便有依歸敢問所云告天者信如日間夜間所言所
行一一焚香皆告于天何年臻達天境界先生曰非
也講聖學者合下便有合天工夫第或日月至或三
月不違淺深未一耳若但曰告天如趙清獻每夜必
以所行焚告於天豈不稱善惜未及一堂相質不知

其果能領略以天自處到家一部的功課否也其學者眞可以聖自命猶之聖人眞可以天自處果知天可時時合天可念念合則無時不告天即無時不合天也無事不法天即無事不違天也聖人可學而至天理即我而存寧有二耶獨是後學小子不可存欲速之見恐墮法家伎倆耳試觀夫子十五歲志學至三十歲方曰立計有十五年工夫矣其後不惑知天耳順從心各以十年方進一步後學果能認眞烱聖學規入手做起十年不懈時時體認而自已不覺有得力處者未之前聞由一念一事而一體由一體其

體而神化即聖即天方是聖學究竟

范光陽曰請問聖人以天自處是何如境地可得而指示之乎先生曰吾於處處見之先就三處爲汝指示讀魯論天何言哉一章凡一見也讀中庸仲尼祖述堯舜一章凡二見也讀易經六十四大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等句眞正時乘六龍以御天凡三見也由是推焉天生萬物而又生聖人即以聖人代天而持世而御物而聖人因以天自處隨以天下國家萬民萬物視爲一身家一性命之事皆爲仁義禮智既明詔之曰此天德同賦與人又皆以書詩春秋禮樂敎天下萬世曰此天經常垂乎世既經綸之爲父子親君臣敬夫婦别長幼序朋友信而敦敦之曰此天倫秩敘乎人又統御之爲皇帝王覇而撫牧之曰此天運主持乎世凡此何非以生長收藏四時有序自任其身之事無奈氣薄道衰世漸降矣天生幾個帝王以長養萬民萬物任作君之事天又定生幾個英傑輔佐帝王羽翼作君大業天生幾個聖賢以教育萬民萬物任作師之事天又定生幾個大儒相繼聖賢接緒作師大任該獨任者獨任之該分任者分任之或一堂而共事或越幾百年相代而任事

世治則體天心用敷文教以化育民物世亂則體天心用癉武功以救濟民物諸遂其生復其性處不論飛潛不論治亂無不制爲禮樂刑政詩書敎化分官布職裁成輔相以作聖功以答天心何非以日月星辰水火土石暑寒晝夜雨風露雷發育萬物自出其職之事仔細參想聖人以天自處實心實事非盲大語也故書中無不示之曰事天曰參天曰配天曰法天曰合天曰格天不一而見也然入首當以隨處體認天理顧諟天之明命一個丹頭做起

仇兆鰲曰聖希天講聖學者直溯天命本源直究天

功峻極。固是第一等道理。不待言矣。然人多中材[illegible]
從下學。試就人倫日用講起。更屬切近。如紫陽先生
所集小學。立教明倫等書。或者同人容易下手。先生
答曰。天非高遠。聖同凡庸。吾之言聖學本天。就在家
庭人子之於父母。體認出來。天係人之大父母。係實
理。非比喻也。聖學從顧諟天之明命。做起。首如觀人
子者。父在觀其志。家傳有自。克守嚴訓。又以隨事隨
地隨時。體認天理。做功夫。如觀人子者。父沒觀其行。
時勢遷遷。不失祖業。究從以天自處。做歸結。如觀人
子者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歲月之更變無窮。高曾
之規矩皆在。至此方完聖學。如觀人子者。乃得稱孝
矣。天下萬世宗仰之。爲聖人。如人無間于父母昆弟
之言之孝子也。人果知志聖學者。總做一大孝子。即
此是人倫。即此是切近。何常高遠。但人卑視下學淺
言倫理。毋惑乎聖學之歎絕也。

海昌講學集註

天中西山許先生　著　受業范光陽
許汝龍
仇兆鰲
陳齊永等仝記

續集四書說

監官陸氷修問曰。先生續集四書。語有云。孔子之後
無聖。四子書可以續耶。敢問漢唐宋明以來。諸子不
止百家。劉念臺先生以周程程張朱配前五子。今將
取衷何子。先生答曰。四子書無續。是聖學眞絕也。聖
根不斷。聖道嘗明。人不能認取眞宗。或尊經。或守心。
畀執一偏。終成儒學。聖學代代所由不續也。今于漢
取董子。不但爲其正誼明道數語。挽救戰國功利之
習。開闢宋代理學之風。其尊孔氏。尊六經。實見超百
代。而件件溯出道之大原。總在天。是學貫天人。德感
幽明之。聖系猶在。後儒謂其惑於機祥。政是窺不及
其涯際處也。竟于天人三策。繁露春秋中。纂出一書。
有源有用。實冠濂洛關閩之上。今于隋取王子。學求
用世也。太平十幾策。可行則不妨上。不可行則不妨
止。即身不行道。而李靖魏徵等。公卿將相。皆出其門

佐唐一代扶濟生民之業是全體大用之聖學猶存
後人議其僭經試問贊淵其理數天人之一班否竟
取其中說一書見眞論正可解前古後今之惑今于
宋取周子太極圖說實悟出先天之秘雖表彰聖道
不及兩程功大集諸子大成不及朱子說詳然正蒙
啓蒙易傳集註皆類語錄不成一家成書唯小學一
集頗精又皆五經現成之語究竟通書一冊旨本中
庸之至誠義推易元於無極開無數主敬致知法門
不得謂孔顏之眞樂處匪有獨契也今于明取黃子
洞璣一書義綜三聖解詳五緯日月星也象數理也

一個交盤大帳簿由天象歷差處討出天心聖道爲
孝子所以事其親忠臣所以事其君之根抵有非嘗
主理單治心諸儒所可幾及竟于函書問答諸明義
內纂成一集不謂非漢魏以後洞見理數天人者之
獨擅一座也水修嘆曰四代取裒四子此見亦超前
輩今由廣川河汾濂洛漳江進續洙泗一源勝單讀
五子書多矣聖書代代各存則聖根代代不斷誰曰
孔子之後無聖耶

續集五經說

楚中周令公問曰五經如星斗經天又如河岳砥地
[illegible]有僭擬者已昭著罪案後人可復續集之耶先
生答曰否否擬則僭續不可少也擬如孟季之有伯
仲續猶宗祖之有子孫後先輝映作述重光有功無
罪何嫌之有況道綜諸古法裒乎近不綜古何以知
源流不裒近何以識因革道揆必貴法守酌古定要
革今雖今之日月猶古之日月今之山川猶古之山
川而今之人情不必皆古之人情立乎定衆以指歷
桓一朝之事已如望遠音焉至生今之世而上追漢
唐宋遠矣又上追夏商周又遠矣又上追三皇五帝
斷有格格難行之處豈有合符者耶今五經之續日

在人間更如饑寒之必須衣食病痛之必用參蓍現
現成成斯須不離一經纂續事若創聞方知續集之
功萬萬不可缺也又問曰易經何所續也先生答曰
易歷羲文周孔四聖章分十翼象數理三者俱備至
晉王輔嗣先生註定今本單重理一邊矣溯自漢揚
子雲太元暗闡子明洞極宋邵康節皇極明文太清
太微理數相參天人交感先天後天精義猶在以此
作續易經庶乎由流溯源倘得古易之眞旨焉道在
知德通神明情類萬物之下手處又問曰書經何所
續也先生答曰書刪自唐虞三代以秦誓終者言綱

原缺第五至八葉

[illegible]存五十四大經大法道統治統具在今也[illegible]詔令及章奏歷晉隋唐宋元明各代之詔令章奏[illegible]取有合大經大法有補道統治統彙擇百十餘篇以成一書吾鄉崔后渠先生曾有選本名曰文苑春秋今改名續書經不謂非典謨訓誥之遺風至今猶存焉道在知上合天道下通民隱之大關鍵處又問曰詩經何所續也先生答曰詩分風雅頌有周一代書也貞淫具載正變並存朝政民風一時之美刺百年之法戒存焉然亦以周秦止今由漢魏六朝以迄唐宋元明各代樂府亦分風雅頌三則但有關于朝

典民風人心敎化者存之朱止谿先生選本名曰各朝樂府今取作續詩經諷咏之下各有興觀羣怨之動人處三百篇之古經如在也道在知閑邪存誠之大旨處又問曰春秋何所續也先生答曰尚書紀言春秋紀事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以隱桓始定哀終一筆一削存百王傳心之要典今取資治通鑑綱目一書單錄其書法所紀之事自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年始迄後周柴世宗己未年又自有宋庚申年至元丁未年止其溫公之通鑑並編年則左傳也其紫陽書法之發明并商文毅之綱目則續春秋之褒貶也

[illegible]曰伏誅不得與錄賢同詞也按春秋重討賊以是[illegible]目不但發明反正而長驅宛洛之義嚮不將昭揭于千百世後哉王子擬髯大快曰微子發明幾令煜煜大義沉埋千載余曰不但此也人每贊漢中將生平大節在燭秉旦待力拒吳婚可爭光日月余謂不然益昭烈亭侯名雖義結實有君臣分焉豈泛常嫂叔輕可褻視至大將軍受命疆場權重身疑輙生不測誰敢私婚敵國等諸兒戲更有二節可以辨正一新向來耳目一正千年訛傳如漢中將謚曰壯繆人輙疑爲惡謚至稱同鈔音若爲漢中將諱者然豈知

繆與穆同禮大傳序以昭繆足據也況考謚法布德執義曰穆中情見貌曰穆美矣哉面赤髯偉情貌如見且義氣與天地長伸德義雙美豈尚與秦穆二公名與實爽者同例論哉又華容道釋曹一事老生豎儒看劇本習遂訛爲美談若據庚公之斯過子濯孺子故事爲上斷者寧知人臣受命討逆私婚不可故釋尤不可春秋大義滅親石碏且知豈關于漢中將再據晉重耳對楚子治兵中原止避三舍而不爽櫜弢周旋之語又知罃曰以君靈得歸骨死且不朽若帥偏師修封疆雖遇執事弗敢違盡臣禮所以報

也寧爲若漢中將洞悉春秋大義者討豈出吾君臣下而不然矣由是推論上下千古可以考正者寧但茲一二事即以茲一二事旁通之不謂不有功于綱目願天下後世讀紫陽綱目者幸留意焉

纂希聖達天全書問答

武林陳天祓先生曰性理一書先朝纂集可云美備然言性處只在理氣質上分辨不在天命處會通言天處只在度數寒暑上分別不在木火土金水一圖生氣上直指言道處自虞廷傳心尼山繼往開來接一中之統直至晦菴集諸儒大成延十六字之心傳

而止似只在心上講嘿契不在以一仁上承天心下合人情上講針盤又言治處自夏商周封建井田學校等制漢唐來郡縣府兵兩稅等制直至宋元各新法而止只在制上講因革不在以一理下順民情上合天道上講時空言鬼神處全蹈虛無闢異端處直等禽獸一坐誣网一坐已甚覽此希聖達天全書一出大德王道聖帝英王聖賢豪傑名世大儒治統道統具載可云美備中又美備矣先生答曰享其成咎後人之艮遇也補其缺者前人之功臣也讀前人書不能拾其精彌其失以意逆志是後人罪過其爲前人叶棄也必矣又問曰前輩姚先生將太極諸圖列在其後全書內前增十圖後增十圖何也先生答曰由徽而著是放之則彌六合由博而約是斂之則退藏于密易不云乎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圖象在其中矣又問曰夏峰孫先生將濂溪先生并宗傳書之首此全書內上叙羲堯中叙孔顏何也先生答曰刪書斷自唐虞係尼山祖述之原其實龍馬負圖天呈道也庖羲畫卦聖遠天也千聖百王性道教本元禮樂刑政精義無不發源于此故上叙之至靜聖接動王之傳素王創守待之統是貞下又起一元皇帝王霸

終而復始人鮮知之故中叙之總之惕亢潛躍不外乾元太極在其中矣又問曰左編留侯與右編江都相相配何也先生答曰書之所云全也上著開治尤要救亂吾道經文亦須緯武五百年名世何非吾鄰作用一救蒼生一扶名教天心在其中矣又問曰全書內孝經十八章與孫子十三篇並載者何也先生答曰春秋不云乎國之大事在戎與祀所以示之武以威天下所以示之孝以順天下聖學在其中矣介觀全書源頭體用入首無不具在幸吾鄉同人識之

北山問答序

北山者海寧縣安國禪寺古鄉約所在是余涖任卽值軍興願學講堂尚未遑建訪前輩張子韶先生讀書臺亦遠在袁花鎮菩提寺中且荒廢無存因是請黎州黄先生爹三邵先生同紳士年友先講學此中已有海昌講學會語一刻集諸同人論辨者茲刻係余一人專見乃從五經聖人白文會通全非勦襲先儒語録茲摭拾大全諸家諸從學欲不没這一番問答或有偶合先聖眞心印一二處未可知故作別集曾見漳州石齋黄先生榕壇問答一册計十八則茲丙辰一歲縣象優暇講論亦適得十八章以此請正同志諸先生大人想自不吝斧裁批抹訓駁互見同異乃見眞愛亦且令有耳皆聞有目皆見何如何如至懇至懇

康熙丙辰冬臘月許三禮題于衙署告天樓下

北山問答十八章目次

第一會

清溪徐方虎先生問今月開講聖經一章向來三疑案須要剖明方補前儒未發續聖學真傳一則至善是何境界一則致良知宗旨是否一則格物果是宋元明來終作疑團耶先生答曰聖經明明白白把從古來開治勘亂一種大學術訓萬世得人講求則世享其治不得人講求則世受其亂原不是書堂中訓詁說話又爲學術紛雜不得不于三綱領中提重至善是急指人一歸術正路又不得不于八條目中歸

本脩身是抬重起一建極會極主人起手自從致知格物入得手要在久安長治驗何等明備何等正大所云至善分明劈倒清淨無爲一路學術又劈倒好大喜功一種伯業一則背爲明德而不克到新民出地一則飾做新民而實非歸本明德中來皆非歸宿極處何用說純說粹空作形容不盡葫蘆提話頭只將明德照下天之明命新民是天命我的事做到滿[illegible]聽就是再將下傳帥天下以仁之堯舜敬天敬止之湯文新民之武王學修之武公雖至思用人之秦穆公不用聚斂之孟獻子這八個人仔細端詳皆可

併至善之全體一體的樣子自來講明到明之[illegible]處新到新之極處不知是講甚麼致知原是聖學起先功夫宗旨最是況當經學雙文註功令帖括之後此道都講在本子上與自身何涉一自致良知提唱一番如麻木人受了一針方覺痛癢煩熱中服一劑清涼散何等快活千聖真骨髓方見後人知奮發者纔多何得不拜服而俎豆之也但合行于知只消一致將誠正脩齊等都該盡了竟作聖賢結果功夫毋恠駭當時後世之駭格物自是窮盡事物之理是聖學踏實功夫却又非繁雜瑣細之說觀邵子觀物篇自明

天地一物也天地又生萬物萬物中靈而秀者人四民中靈而秀者聖人聖人知天命我明命以來就有這大學術真能冐萬物參天地確乎以天下國家爲一身者透得此理方能承荷這一大學術做出這一大事業如此格物豈不就是致知何用一事一物都去留心窮究後方云起手入門工夫愚自心體認如此不敢爲前儒護短亦不敢爲前儒阿好幾幾求當聖學已耳請正同志

司講張紀其
司記楊宮建

海昌朱岷左先生問由堯舜至于湯至文王至孔子率以五百年爲言他日子與氏又說五百年必有[illegible]

昔茲名世出此其義何居當日尼山師弟茲未[illegible][illegible]事觕創解定有特見且見知聞知是知個甚麼請益發明先生答曰是從河圖洛書看出天地之心天地之數茲看出帝王聖賢之出處來何也河圖相生洛書相剋天地以生爲德生生者天地之心也然有生必有剋逢生則治遇剋則亂自有生民以來久矣一治一亂是天地不得不然之數也五百年適當貞元之期或先其期而見或後其期而開要皆天地特特生出幾個帝王聖賢任道救亂以終全其生生之德之心故帝王聖賢生出俱不是孑孑然止完自己一

身一心之事任此道就要救此世膺此氣運就要到此一段天心要知見知聞知是個甚麼就是向來今日迂腐拘儒所不知者是所不知者何承天治民這一副心腸這一段作用遇治時亟亟遇亂時更亟亟不避形跡不懼艱難不安生就去遂他的生述本性就去復他的性總體天心該用武就緯武該用文就經文行權達變不執一見不拘一法窮時揣摹是這一件事達時斷定是這一件理務合順則之人心以當好生之天心所謂中也堯舜精一成湯制心[illegible][illegible]文王照事如傷孔門識仁總不離時中者是[illegible][illegible]這

迂拘儒信理不信數言人不言天守心不達事[illegible][illegible]不緯武尊己而忘世輔治而避亂執經而棄權懷此種種焉足知之焉足知之

司講倪兆蕃　問夢[illegible]
司記陳汝成

第二會

慈水姜西溟問凡入聖學者要勘破兩個關頭纔有進步處一箇是利欲關一箇是生死關今日講富與貴是人之所欲全章這正是聖學最喫緊關頭果何以勘破得出先生答曰先要識得仁字是何物事爲何緊要甚于富貴爲何緊要更甚于性命不向這裡討眞實心安理得之大處恐貪富貴不是仁卽辭富

貴長守貧賤難道卽是仁恐偷生怖死不是仁難[illegible]生易死亦未必就是仁由此兩路想來果識得這箇仁麼是仁也者在人爲天命之心德在天爲流行之天理是天命人的安身立命眞生機是天開世的這綱常樹名敎眞本體是天賦人的泣天地動鬼神[illegible]血性配道義的浩然之氣是此異禽獸的幾希之心是此爲造化根爲萬物命在上之星月本此茲耀在下之河嶽賴此迴靈天地無此不成世界人生無此不成人類惟識得這仁若是緊要若是關重則兩件關頭自不難勘破出去矣果向天命我的仁中立[illegible]

堅定養得純熟則辭富貴可卽不長守貧賤亦可舍生求之可卽全身存之無不可雖然此就成仁時言則可若求仁者淸剛之德畢竟與澹泊之境艱若之情相安而不至于蕩相礪而不至于淫故入聖學者先要從此兩關勘破出去

司講范光陽
司記陳熹

海昌陳近思先生問講學該在人倫切近處講庶乎觀聽者有激于人心有益于風俗如子臣弟友章開口說不遠人三字自是在下學卑邇處論夫子反件件道未能何也先生答曰道不遠人章當與上章費而隱四節連看知造端乎夫婦可以察天地則知子

臣弟友之道原非卑邇子曰未能卽前天地之猶有憾處聖人之不知不能就在夫婦之與知與能內以此講求天地非大鳶魚非小以此而謂之庸德庸言可卽以此而謂之莫破莫載可又非在道上推高總在君子身上君子心裏討箇實消息又何云遠

司講陳齊永
司記黃壽

西陵應嗣寅先生問易之泰卦乃夏正建寅月卦也內乾外坤三陽下降三陰上升故曰交乃年年有箇正月天道運行有固然者寧必待內君子外小人然後稱泰耶先生答曰大易與天地準自乾卦以至未

濟總之以天道教人卽如泰卦☰☷果法天陽之在內而內君子果法天陰之在外而外小人則是天在泰運人世亦享太和之福天人確乎交應也不則人事不盡天道有違天道自天道人世自人世雖有泰運豈能泰和惟否卦亦然果九五大人克傾乎否卽有否數終無否患栽成輔相端賴聖人人事卽天道一部全易都作此觀一泰卦云乎哉

司講吳何煒
司記姜之珩

燕山陳乾菴先生問書之洪範中五則建用皇極易之河圖八卦則虛其中五不明出太極或謂天無功而人有用歸重聖範固是第一義耶先生答曰雖然

如此說講道學最忌散漫尤忌籠統一部尚書人誰不知二帝三王治本于道二帝三王道本于心不知九疇一篇是上天特特錫下外王內聖一大道理既條理精密而無外又規模廣大而有本子靜先生云商周之間道在箕子竊謂千聖百王以來道當洪範何也王者上天下地而身處其中上不順天而原不見中不脩身而道無歸下不治世而量不全故五行者順天之始五事者脩身之始八政者治世之始也五紀則順天之中皇極則脩身之中三德則治世之中矣稽疑者順天之終庶徵者脩身之終福極[illegible]

世之終蓋順天者始賚其器中協其時終察其參也脩身者始踐其形中立其則終考其應矣治世者始厚其生中復其性終造其命也如是脩此九者問源頭則五行貫九疇而皆在問綱領則皇極統九疇而咸歸問究竟則躋萬世于仁壽而九疇之用乃極到此方圓滿了上天錫範演疇之意後之講道講治講學實祖于此願天下萬世志聖學者胥當準乎此若漢劉向宋元定明石齋諸著作不失之一枝一節而不全則失之字比句櫛而鮮要覽此說自知痛快千古

司講錢廷楷
司記陳𡩋

海昌張書乘先生問詩三百篇有關宗廟朝廷諸什或二南關脩齊之化或事父事君倫常大節悉備今日獨講豳風一篇其義何居先生答曰豳風一篇固周公述后稷公劉之化以戒成王其實虞夏商周四代遺風俱在焉但作自周公更見周家重民事以開國是王業之所由成也何也王者承天子民要爲上帝立心然爲生民立命所以爲上帝立心也王者全副精神準時亟事如入小民之室家而代謀其朝夕者是爲生民立命也而王業成于是試玩篇中仰觀星日霜露之變俯察昆蟲草木之化以順天時以授民事女服事乎內男服事乎外上則以誠愛下下則以忠利上父父子子夫夫婦婦養老慈幼食力而訓武其祭祀也時其燕饗也節何義不周備于此八章章十一句之內覺宗廟朝廷宮闈田間諸大政莫此爲重即洪範中言治世事易爻中言前民用月令中言不絕人紀總無如此精切而詳盡乃見虞夏商周四代以來無不重茲民事且無不于重民事中件件見仰順天心之處今之講聖學者三復斯篇不益知高語清虛與後言功利之均不足以語王道哉柰何佛老流派單要明心見性不以爲痒爲恐是離了人事空空提醒箇甚麼以云聖學去之萬里矣此尤陷溺人心之尤者

司講朱爾邁
司記錢周鏞

西陵翁鏘鳴問春秋之元年春王正月或曰係魯史原文尼父未嘗增減又有云有美惡而無褒貶果若是何曰夫子作春秋又以竊取自予以知罪聽世耶先生答曰否否正月上加一王字正月下去公即位三字明明是筆削又何疑耶況春秋一書人但知爲尊王而作所以加王于正壓倒一時之強諸侯橫大夫逆陪臣而不知加天于王乃是尊王夫子欲人主法天以自正其禮樂征伐之大權豈但強諸侯橫大

夫逆階臣束于一王大法即王者一身亦且受制于
天威天福之下矣蓋賞一僭叫不成天命罰一濫叫
不成天討所以既明稱之曰天王天子又于每事之
上紀春紀秋書年書月是在在隱含一天宇照臨在
王者一身之上傳曰聖人以天自處蓋必王章自凜
方戴天德乾綱獨攬方僤天威今而後王土王臣敢
不尊王如天者誰防亂則絕亂之源天下之爲亂者
息誅賊則絕賊之源天下之爲賊者消春秋端本之
書托始于平王四十九年絕筆于西狩之獲麟豈無
說耶由是看來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無在非王道之

權衡即無在非天道之流行先就體元垂法大一統
正大倫數件柄如日星餘可類推董江都曰爲人臣
者不可不知春秋爲人君者不可不知春秋故曰春
秋成而亂臣賊子懼春秋天子之事也

司講朱昊栻
司記張美文

海昌查二南先生問禮經有儒行一篇攷之古無儒
名昉自魯素王乃以儒論起得無作君作師之統將
自此分特著此義以見布衣而經天緯地即可躬帝
扶王以共此輔世長民之責歟先生答曰論名義則
帝王君相與儒各別論道行則帝王君相皆可與儒

共之儒也者聖賢豪傑之總稱也後人推尊之曰通
天地人曰儒自是古今第一流人品操持古今第一
等道義幹濟古今第一等事業豈類後世寬衣博帶
者流孑孑爲峻一己身名矜一節畸行遂曰吾信守
儒門道學者哉熟讀篇中十七行其于人己出處貧
賤富貴生死利害節節處之各當其宜不待言矣若
夫仁義爲質剛正爲守利則後己難則先人而遠大
之志必以天下爲己任君民之念方在環堵深其憂
結局處直做到一仁字田地方完是何如分量是何
如成就舉月令一篇仰順天之道俯循地之理中盡

民物之性天地人無限道理盡收攝在此仁字中雖
王制玉藻曲禮等篇一部禮經之精義尚有踰于是
者耶本是以淑身持世出可爲王佐處可爲帝師祗
覺帝王師相有異名而無異道也豈非以素王而再
振皇帝王霸之運如貞下又起元之見端耶誰則曰
縫掖之士不可以參天地贊帝王哉吾今向同志發
明曰古之所謂儒行今之所謂聖學也

司講陳勲
司記張敬宗

武原金劍耿先生問學之一字尚書說命篇乃見今
取作啓論首章是夫子開天下萬世靜聖動王法天
作聖一個大統系爲何千餘年竟講成教書生

堂讀書的說話。先生答曰、此問甚是正大。可惜埋
千載。閱集註明善復初字。明明是完天之所賦說話。
自天命人以理。而人不能自全自充。亦沒可奈何矣。
特地開此學統。如何葆全是體。如何擴充是用。將必
有所效。然天之敎人。聖之法天。總在時行物生。這個
時字上渾然是一個元亨利貞之理。天著爲春夏秋
冬之時。人秉爲仁義禮智之性。以是相習。一切日就
月將知行說話。都括在中。到那習與性成。人盡天全
時。豈非千古一大快事。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
息。的是此節註腳。內聖外王。總此一法。全體大用。總

要合天。明了這個大主意。那後覺效先覺的註。竟是
二節有朋來的說話矣。堯舜之皐夔稷契。文武之周
召畢散。與王名世。臣哉鄰哉。與尼山之師弟何異。亦
可作朋來觀。總是做法天治人。遂生復性。這一件事。
一切道統治統。都括在內。到那兼善天下。垂善萬世
善量宏滿時。豈不可樂。若人不知。定作是君不知。相
不舉。又單是書生說話了。豈不想天之大。人猶有憾。
是天已有人不知處矣。康衢之帝力何有。商周之不
朝不王。難道帝王無人不知之時。六凡人不知者。亦
惟是小心敬天。修德徠人。闇修責己。惕厲悲憫之不

息。又何愠。到此田地。惕亢潛躍。與時偕行。剛健中正。
天德成也。進退存亾。乘龍御天。葆合太和。君德成也。
不亦妳而法天。寃且合天。或在上。或在下。千古大聖
人乎。此君子字。仍是自强不息之君子而已。作與天
爲一之聖人講。若作下聖人一等君子論。失之千里
矣。此章照此放眼大看。方脫老敎書窠臼。意天下萬
世。定有具眼。

司講陳黃永
司記許汝稷

金陵陳幼木先生問、經書言君子處甚多。個個不同
這君子不重章。前從不重說起。末從改過收章。的的
就下學君子。指示自修全功。與首章從聖人分量論

起者。其局面像是不同。先生答曰、看來此章。從春秋
學士大夫浮薄成習。一味逞才華。誇聰明。全無眞誠
意念。而且做物變人。淫朋互比。日墮在罪過裡面。不
知回頭。仍然號一代風流。絕世學識的人品。因是大
動夫子痛惜念頭。特地指破病源。旋示對症藥劑。氣
正開天下萬世一個出死入生。脫胎換骨。再造的身
心。在此一個改字。這改字。講似地上塵。日日有。日日
掃。則泛常。只是一刀兩段。另換一副骨脈。永不再發。
方見起死回生藥力的手段。如前不重不威不固。一
日因循一日。竟成死症。主忠信。是上天生我元來一

點眞心。豈非對症還魂。一粒金丹。然須由名的大下手。好醫王。賢士大夫來調治。刀圭方不誤用。火候纔得適宜。若是他果無一點生機。又病好復發。那賢士大夫怎肯輕易來下藥。到此直是絕望了。須自己發下一狠念恨病吃藥。認眞自己病根在何處。如用快刀。猛狀割去。又如用風雷之火燒去淨盡。將向來不重不威不固不忠不信的根子。陡地盡行改去。如前日夢。今方醒。前番絕今日甦。分明在天另生了一個人。一般自此日服的極眞誠。係元氣補心丹培覆天生一點眞生機。又有賢朋良友數來切劘。竟成一極

忠信。極威重。極大學識的君子。將見元神楙茂。聰明才華方爲有根之物。學問識力。纔爲有用之人。時見善氣迎人。學力鑄世。不患不到聖人田地也。到此方知夫子一段訓言。不但叫人起死回生。抑且叫人脫凡入聖

司講談九乾　司記吳文楠

天中王植初先生問。尼山師弟單講一仁。到戰國爲時無幾。子輿氏又私淑孔子者。爲何將義字添出。與仁字雙講。此中定有確旨。先生答曰。仁之于父子也。義之于君臣也。楊朱墨翟。春秋時尚未縱橫。到戰國焆熾極了。兼愛無父。爲我無君。將天命人的眞[illegible]

哉。仁義充塞。禽獸食人。天下大憂。孟子懼之。特地降起仁義二字旂鼓。直攻無父無君之堅壘。此功眞不在治洪水。驅猛獸作春秋之下。而其提醒人心。最激切處。尤在仁人心也。義人路也一章。何也。戰國有九種人。壞此仁義。最下的墦間乞人。又兩等妾婦。是縱人橫人。止知富貴利達。而不知本心全喪。此身墮坑坎陷穽中。而毫不悔。又有賊德的鄉愿一種人。無非無刺。止知媚世粧飾忠信廉潔。而不可入道。既失本心。又鑽入邪道。又有三種人。小廉僻行。如於陵陳仲子。並耕許行。與亂言性道之荀子告子。似小小有點

人心。而皆坐旁蹊曲徑。那裡知堂堂正正的大路。最可懼者。是那爲我的楊子一種人。他全然不慕富貴利達。立身亦最高潔。清風峻骨。竟像吾儒古之學者爲己一種學問。其實自己身外。隨他蕩檢踰閑。滅名犯分。全不管人生在三之節。是無君。竟是滅義了。豈非似有人心。而都背正路。又那兼愛的墨子一種人。全然不私自己身家。立心亦甚公溥。忍辱利濟。竟像吾儒萬物一體一種學問。其實愛無差等。不念根本一味和光同塵。要等至親至尊于平人。是無父。竟滅仁了。豈非似知路頭。而都傷本心。可惜這兩種人。都

是有絕世學問的人其作俑流弊的病根只在一二
大膽敢于放心在那僻徑上初意亦要想做千古一
個奇人所以肆逞他的全副精神定要做到極處可
以惑動得一世方休豈知已將君父大綱常大名分
上天賦我一點眞心實性掃絕殆盡他自己一二人
自壞本心自失正路已是可哀若惑動一世都無君
父都滅綱常眞是仁義道喪禽獸與人類不分如何
使得孟子繼孔子身任名教之責焉得不懼所以痛
心疾首大聲極呼切切直示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
爲何說此兩句恭說仁義二道是上天生來賦我的

眞心正路是人人舍不得的舍了仁義不但不得爲
千古奇人且將不得爲一時平人矣既做個人別的
還可舍這個心如何舍無了仁是無了天生我的[illegible]
心人是個行尸空殼子豈不可憐做個人別的[illegible]了
離得這個路如何離無了義是無了天賦我的正路
人眼前不是面牆卽在坑坎中寸步難行豈不可憐
念想及此眞可痛哭流涕矣孟子以仁義提唱是還
了人天生的本心指與人天賦的一條明路叫他收
轉回來所以切切速那乞墦的等人都是有絕世學
問的人一放心在不仁不義上他纔不管綱常名[illegible]

人心風教却自已做了一個絕天命無本心的行尸
走肉終日在陷穽榛狉中仍然誇甚麼學問才華眞
是可憐故孟子結言在學問之道無他上可謂急切
喚破又如夢寐中鐘聲儘堪尋思淸醒要知心之求
放原有個指實嘗想心要常在腔子裡這句話亦確
確有箇分辨在何也人心都有所用斷無空閒兩岐
的說話用在不仁不義上就叫成是放用在仁義上
卽是求別無另樣工夫學問關頭要辨在此若說心
要常在腔子裡何如說心要常在天與我的仁義上
念念二親卽是孝子念念君國卽是忠臣念念扶正

闢邪在聖道上卽是聖人之徒仁義大綱常君父大
名節是天命人的眞性體正賴有心人極力扶持日
夜提醒柰何今之講學者仍要說到空明一路目上
不見天下不見地內不見已外不見人空空洞洞虛
虛靈靈假令常常如此覺照究竟是個頭陀何益世
教何益人心更恐搖惑人心煽惑世教同志人辨之

司講戚依　司記祝奠模　許汝龍

燕山金子京先生問中庸一書子思子爲明道而作
此道作何講明又先儒每教人理會未發時氣象此
中作何理會今日講天命之謂性一章只消幾句道

說理學源頭工夫究竟不必再疏三大枝一大結叅又何事闘隱恠輩觀空說性。并勦襲大全或問種種餖飣。先生答曰。此道既經子思子確確指明。與如日月經天。有目皆見。有耳皆聞。可惜從事者仍肰瞪對孤辟。只管自己坐靜觀空。說精說妙。先已不識性何由知道。不識性原之所自來。與性量之所由滿。又何由知下手工夫。作此道之理會。今日再行申明一句。不消多言。非奉此天命而界者。便不謂之吾性。非率此天命之性而由之修之者。便不謂之聖道。并不謂之聖教。既認與這個來頭。道原出天。一個大主宰肰

後徐及理會的工夫。所云未發時者。豈非養性之工夫乎。性如何養。但于無聲無臭時。嘿參上天之載。是何如於穆不已。覺天地萬物。與我渾成一元。亦同此於穆不已。何常分元亨利貞。一些名象。時當春夏則陽和發。生長萬物焉。時當秋冬則陰慘發。收藏萬物焉。此即天地與我一大喜怒。一大哀樂也。卷舒合宜各正性命。而大本達道。位育已在焉。雖後來禮樂刑政。無限教養賞罰。何非體此而出之者。既知天地萬物。不外我性。而道即有歸宗。修亦有着落。肰不在天地萬物上尋求。君子知性原自天。而道修自己。不得

不將致中和的擔子。任在自己一人身上。也由是知天地是自我位。萬物是自我育。自上天賦我此性。將己有難辭之責。則靜也戒懼。動也審幾。修道工夫。又焉可須臾弛耶。若不在獨中提撕警覺。認出天命之性。是天地立心之源。萬物立命之根。千古道教延緒之關。千分着力。萬分擔當。豈能坐致中和川地耶。但問這所不睹所不聞。與這隱也微也獨也。是何如境地。又問這戒愼恐懼與愼獨的念頭。是何如警惕。還是主一無適耶。還是念常惺惺耶。還是隨事體認耶。有一個直直條條。最實最大的法門。今日特特指出。

却是千聖朝宗一脈。果是何法門。就是開章說破一天字。時時事事。存一個上帝臨汝之心是也。無窮存養省察。無窮擴充作用。都包拜在此日明日旦。無敢戲渝中矣。天地萬物。那一件在上帝照臨之外。即不在我性我道之外。故書中言聖人體用。必曰配天。又曰浩浩其天。原是道之大原頭。大究竟。若說性只管自己。天地萬物是贅的。是未解中庸首章的義。請參后而堯舜文武周公仲尼。那一個不是參天地盡人物性。完天之所命的大君子。再看大舜之知。顏回之仁。子路之勇。那一個不是盡性修道。完天之所賦的

大君子總是完天之所賦而性自此彌道自此明矣

門講許蛟　門記陳奕禧

吳江潘次耕問孔顏之樂是周程傳道之心印迄今二千五百年尋之落無所在既難言尋芳泗水執鞭瓢以從事又難道人人有個午天可傍花隨柳過而問之耶眼前可惜萬紫千紅那裡討東君真面先生答曰窮尋之數年苦無着落近方知不落空際不涉等待人人俱有却非人人都能嚮向唯我與爾有是夫三字尋出又向禹稷顏回易地則皆然三字尋出要知變遷在世道同由己浮雲歷盡天心自主原不

係境遇上實實有萬物備我造化生心之真本領豈學問在一身窮自不損貴自不加治可補亂可居出有爲而處有守這一段真消息是何物事是天命我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之仁者是也吾夫子中心安仁故有此真樂此外三月不違孔門無兩樂豈易言漆雕開之未信在此柴也之愚亦在此賜不受命然非未決政在此除了一日克復天下歸仁之顏氏子有此樂事唯仁以爲己任之于興氏庶幾近之其他爲許如不然求一事一時之俯仰無怍天心自邀闕黨尚參入也抑若児自甘塵視富貴原憲輩亦能嗟嘆

此樂也者斷斷不是一心自快萬事不關一路人所得而輕語之試靜參我天命來一元自運萬類偕春這個真性天真工夫醇熟與否真有天地在宥萬物歸懷之真樂事在中如或不然且慢言時行物生鳶飛魚躍也

門講祝文球　門記許汝益

西陵孫宇台問虞廷一中之傳千古開道之祖自從傳道即傳心之說倡起枯守一心種種異學皆來假冒又自無過不及解中之說講來模稜無定空空虛衍迄今絕續豈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以及孟子只空傳一中字眼令天下萬世猜想而不得實據耶先生

講學處處皆討出個實際此尤是闡道第一篇法門請直指無隱餘可類見先生答曰試讀堯曰咨爾舜天之　數這一篇明明現在可惜人自懞懂看此篇中一天字一民字一仁字此三個字恰括那十六字照此講來與學再不得竊混小儒再不得株守何也堯舜禹一堂授受總是承天治人握定這個道理或傳賢或傳子或揖讓或征誅拘執不得偏倚不得因時合宜妙用無方叫做個中然此中字既是千變萬化時措無定畢竟何所依據曰上順天心下應民心此中確有無限執持非從一味圓融也然順乎天而

應乎人之所以然者畢竟是何物事吾夫子一生與門弟子講究是這個仁字就是直接虞廷一中之傳處蓋這天賦一點生生不息活活潑潑的道理元來生天生地生人生物是這個仁到后參天兩地阜民育物是這個仁原是上天賦我與斯民同具者還本這個仁去順天去應人自無不安但這擔子須要人擔法脈須要人傳所以叫成一中之統賢能仁民就傳賢子能仁民就傳子一毫拘滯不得仁在揖讓却去征誅便不安仁在征誅却去揖讓亦不安一毫因任亦不得如此權衡提掇天心安有不順民心安有

不歸以此言中本上天好生之仁上承天而天可信下撫民而民可徵的是帝王真心印大統系豈猶是空空洞洞自心枯守揣摩無據之可借托哉信斯言也此中方有實際蓋存于一心曰天賦之仁也故見於民則曰寬曰信曰敏曰公也實徵諸事不過體天用賢體天誅暴賞善罰惡數大事以平天下之情恤天下之隱收天下之望得天下之心方能上承天位而天祿永道唐虞三代其揆一也又何疑哉或有疑者曰如此言中順天應人單在外王耶豈孔孟不得與之耶然仁在天下萬世者不論地位也此理不論

在上在下為治為教只在倫常日用上確確盡吾心以上順一世萬世之天心下應一世萬世之民心耳吾夫子以體仁立教以時中建極天理人情一以貫之上纘唐虞三代下開千聖百王亦又何疑 司講張曾穀 司記金之驛

海日沈昭子先生問大學誠意章前輩謂前邊格物致知傳不必補後邊正心修身的工夫業已具的是人鬼關最喫緊一着晦菴先生集註時再四着意請再暢言其旨或是另有發明總教人知此關為何喫緊更有何法能固守此關方有補益于講學先生答曰集註不得不尋章演句講學要貫通全部而為言

如毋自欺一句必慎其獨兩句斬釘截鐵何等真切又說到人視如見十目十手何等嚴凛總不如將自字視為天命之自看取明德傳顧諟天之明命一句作工夫更好自從何來自天命我來原只一誠并無一些子欺湛湛青天獨中可鑒自欺即負天如何成自誠意明德原非兩個工夫此說更覺嚴切何也庸人易于自欺一說人不可欺則畏英雄易于欺人一說天不可欺則懼要做緊守此關的工夫會通此意方有補益故慎獨字兩處言之于獨中體認出天命之原人之指視集此天之鑒臨集此此關何等喫緊

即節據章中言掩著言肺肝如見。說小人消沮閉藏自欺的樣子。可醜可羞。如面出一般。豈不警省。此特自己良心現處。豈知大學書自誠意章以至平天下章。總不出好惡兩件。只意一自欺。愍不畏天懼人。則好惡俱偏。自己好惡偏了。方自以爲是。必至好惡拂人之性。至此用人不賢。惟財聚斂。失人心。逆天命。災害並至。莫可救止矣。可知此欺慊關頭。不第一身一心人禽之關。人心得喪。天命去留。都係于此。即天下國家治亂之關。蓋閒居爲不善之小人。即長國家而務財用之小人。不是兩等。這個關頭。必合全部大學看。尤知喫緊。

司講盧鑄　司記高士　田士章

海昌陳謝浮先生問。聖門自顏子而外。得道之傳者唯曾子。說見于一貫呼參之一章也。註中列天道之忠恕。聖人之忠恕。又有學者之忠恕。已別而爲三矣。若忠恕即是一貫。豈不成三貫乎。請確示其旨。知千古心印。先生答曰。惟天以降衷之性生此人后。只垂象以敎。自聖人則之。奉天治人。而後有道之名。無論千聖百辟。靜聖動王。原只此一個。無奈後人分門別戶。莫說異端曲學。爭鳴惑世。即此道一脈。抑且殊途百慮。而不知同歸一致矣。夫子呼名直指曰。此道本于天而不任天。作于聖而不止聖。擔當在我之一身一心。原不容他諉。故曰吾道。又尊重之。分別之。言除此一個道。別的叫不得是正道。且唯此一個道。是天命降衷我的。貫通得天地民物種種道。再無精微過此。再無廣大過此。此外並別無庸多事矣。蓋此一呼。即堯曰咨爾舜一呼。一貫之授。即虞廷一中之傳。原非兩個。唯曾子從顧諟天之明命源頭看破已久。又知仁以爲己任。擔當有素。所以直以忠恕兩字一口道破。蓋這個忠恕。原不必渾言一心。又不必別解多道。就是上天降衷之性。實盡于心。本此天理。以順人

情而已矣。此道尚有何道。天道聖道。渾成于吾一身。通五常之德。類萬物之情。直可一了百當矣。天下萬世。尚有本天理順人情外之道也哉。天下萬世。尚有本天理順人情外。而猶謂之道也哉。萬法歸一。明白了當。再不必說精說妙。畫蛇添足。曾子應之速而示之切。曰夫子者。敎門人知此外非聖道矣。敎天下萬世知此本天理順人情之忠恕外。非聖道矣。

司講馬浩持　司記劉輝吉

雋湖許去涯先生問。陽明先生良知提唱。宗旨實本孟子。蓋孟子從不慮不學說起者。實就孩童驗人性

之本善自性學不明以來說起仁義竟說是後來使
作出來非人性本有難道愛親敬長順赤子天性莫
不然者豈有做作此章指點與乍見之惻隱呼蹴之
羞惡同一暢快實是孟子有功性學最得力的文字
先生答曰愛敬居仁義之實仁義扼化道之大孟子
見到源頭處尤在知仁義禮智曰此天之所與我者
此處來唯見及此所以竪說橫說無不條暢試看性
善兩字門墻人尚多疑義豈惟仁義蓋此不但不知
性實由不知天誠知天與人原如親之與孩童者然
是一氣一體而分再無有疑性者矣誰更疑仁與義

竊嘗謂孟子就愛敬惻隱羞惡証性之善俱是即流
以驗源不如據天命以言人性可謂由根以知枝如
既知天人一氣而分不可作二者觀則不可以三說
疑之天者即不可以三說疑人性矣請問之誰敢曰
天有善有不善又誰敢曰天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
又誰敢曰天無善無不善天全是一團善氣人受此
氣而生自亦是善的故曰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以此
言性真覺直捷痛快總要在天降衷于人天人一氣
一體源頭看得分明此後五德稟受或過或不及擴
充變化俱屬後起可不費辨而知之予實從先天[illegible]

圖方圖上下橫竪全是一團生氣看出分請與諸同
人發明　司講俞　實
　　　　司記楊中坦

天中受業[illegible]著

蔚州庸齋魏先生裁定　甬上後學陳錫嘏
海昌後學許汝霖　等記

理學

理學之旨、前古無其名、后儒忘其實、將歷來外王內聖一件大道統、理歿久矣、太儒代生、則古昔稱先王、有志守先待後之統者、人皆宗仰之、曰理學先生、豈不卓絶千古耶、漸至有時務不諳古法、堅持用世、則艱守心自快、坐而言、全體俱見、起而行、一籌莫展、此

等拘虛藏拙之儒、人亦宗仰之、曰理學先生、嗟哉失其實矣、人唯不解理與學兩個字、所以不知理與學之統、存何等心、幹何等事、嘗試想來、有一個數字、方有一個理字、有一個心字、方有一個學字、蓋自太極分、河洛判、剝復相乘、否泰爭勝、雖天地聖人與凡愚俱不能逃一數之內、故曰吉凶同患、而聖人上承天地、下育凡愚、特出一番精神、做一番事業、維持調劑、所以預扶此數于將敗、力救此數于既窮者、是此理之一字大作用也、用在不順天之數、但順天之心、然理要窮究、何以不悖古、亦宜今、何以于心慊于世[illegible]

[illegible]何以言可據行、亦必效、非此心內大有以神而之不可、故百年無不敝之法、千聖止傳一心、所稱先後一揆者、非耶、然理數交持、時勢兩屈、情法互窮、不但凡庸小儒、即大英傑、古聖賢、亦匆有不能全其一心之處。惟大聖人仰觀天、俯察地、近取身、遠取物、大費一番討論、苦費一番講習、窮變通久、所以葆全此心之本體、擴充此心之大用者、是此學之一字。要成功也、功在克承天之命。兼補天之憾、由是言之、不到旋乾轉坤、出入造化、大有一番補救事業、不見理之一字、眞本領、不到通權達變、神明古今、大有一番因

革作用、不見學之一字、大維持、自昔溯今、含羲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這十數大聖人、誰足當之、而代以來、非不各有搏挽主持之一二人、要皆得其具體、不能副其大全、其餘一切任數憑心之賢達、謂之自了漢、因任自然、輔歛太平、已耳、果克實實體認理學二字耶、竊意德達幽明。眞能格千萬世之天、立千萬世之命、不爲數所拘縛、方見理之大處、識貫天人、眞能出聖入神、宏變化、救亂開治、立事功、不止心自了了、方見學之大處、願天下萬世凡屬吾黨、莫易言理學兩字也、

直接兩懼而若匡時良言真吉真凶無淨趨避

易言吉凶在道理上講非若世俗之所謂禍福也蓋世俗所謂禍福者只向死生利害憂患安樂得失成敗上計較耳嘆自春秋戰國風俗人心大壞坐此所以孔子懼作春秋孟亦曰我爲此懼閑先聖之道厥後直至漢董江都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度越諸子百家挺然暨中流砥柱夫天下萬世乃知所謂道誼者但辨是非不論得失成敗也果是道誼也成固好敗亦好得固美失亦美果非道誼也敗不好成尤不好失不美得尤不美此柱一定可謂

上紹鄒魯下開唐宋斯道教昭明一大貞元期會也其如奉行者矯枉過甚直若舉功利而禁絕之名教之地反覺嚴苦而黃老等學乘隙遂以功利動人矣千方號召一熵百起禍福之說盤踞人心所由延惑至今日甚一日勸禱巫以竊昭格贖寶諂而冀僥倖不至貪生偷死趨利避害人心風俗大壞如春秋戰國不止者誰復知舍却得失成敗而單計真是真非者耶吾是以遠接懼心近仰砥正而有真吉真凶無事趨避之說何也眼前是道誼所在帝則民彝人心風化俱于此係雖刀鋸在前鼎鑊在後世方畏此大

禍不可當也君子則斷々趨之爲凡衆所難爲乎賢達所引却指軀喪元所不惜也何避之與有眼前非道誼所在帝則民彝人心風化俱于此壞雖侯封萬戶祿寵千鍾世方美此大福宜急乘也君子則斷々避之絕時豪所必競甘窮困以自怡威強勢鉗所不納也詎反存趨之念哉所趨所避之既審而真吉真凶將見矣易言乎真吉真凶爾竊嘗究心大易并太元天人合論理數交參參信之真見之確乃知天心所豫悅曰真吉人心所僥歸曰真吉爲一時萬世之天心人心所爭應曰真吉反是曰真凶彼徒知世俗

之所謂禍福者烏足以與此耶又嘗上下今古較論風尚東漢以前賢者多以身殉道義南宋以後賢者多以道義殉身此何以故兩漢去古未遠知道義重則榮辱勝于生死故卓野多奇特之英朝廷食忠義之報宋元去古既遠欲明道誼先絕功利則嘉遯重于勳名故國家少忠貞自矢奮不顧身之幹濟士林無風節相高危則受命之操修禍福之見一輕一重所關豈淺小哉試觀常人之情與談道誼則昏焉欲睡與講禍福則惕焉以悚習氣大抵皆然幾乎賢愚莫辨故見人之勢要聲靈威大燄熾厚貲赫々奕々

氣焰一時者遂不覺仰視羨之曰何福修而得此耶復問其致此何繇將來何抵耶又見人之蹈儉守困扶綱常惜名節艱〻辛〻甚至身命兩失者遂不覺削色嘆之曰何禍害一至此寧復念及流芳百世食報十年耶若而輩非不聰明一世才智過人而大義罔辨利害薰心平居亦挺身論辨當機則消沮避藏患得患失媚奥媚竈無所不至于此中討真正人品真正學問真正事業未之前聞者即偶有高人達士等平險于一致認休咎是循環如漢塞翁失馬等見者曰禍焉知非福〻焉知非禍此輩識解固邁尋常

難以語道總未知真吉真凶之說理有一定事非矯誣故至此耳念自前漢以來天人之學缺焉不講祈永之道末節是圖積深遞甚長此安窮留心匡時以護聖道何得不急向同人大聲疾呼也天下萬世誠知真吉真凶單向道證之真是上做工夫他可不論試讀魯論第二章曰其爲人也孝弟只此一句嘉氣盎然何必言吉而吉莫大焉第三章曰巧言令色只此四字生氣索然何必言凶而凶莫大焉寧待後之成也敗也得也失也然後知之耶人心風化較然通知此言自不避利害不怵生死重君父大義高性天

氣誼對愚夫愚婦曰知節概一介朋友亦負俠[illegible]義斯全倫撫孤愛道在在有之況孝出天彝既知天地父母之恩重誰則緣利害而變心忠關大節共知君父生成之德大寧肯因艱危而易志孔曰殺身成仁孟曰舍生取義他日論仁又曰造次顛沛必于是豈非聖學所重定要打破利欲利害兩關耶何世之情情于此者不解道證渾然全吉循理就是先覺而乃念〻禍福事〻趨避甚者乞靈占筮求禳方術遇休而怠奮厲之心得咎而生詭免之計若此前知不但徒亂人意抑且職爲厲階壞人心蝕風教流毒家國

民生詎曰隱憂竟可大懼要知大聖大賢原有誠明內照一段道理不矜前知而志氣如神或先幾以大挽救之力爲國計民生造大福決非當境先作趨避之想爲一身一家遠禍害吾願愛人家國之寄者無論平時遇變俱當定住這個主見百計圖成也萬一不濟曰臣之罪雖至捐軀所當義命以安之焉攸避然外其身而身常存亦道理之常濟則曰君之靈即有寵加亦當居易以俟之焉攸趨有能行一事建一功而果天心我不愧耶人心我不怍耶可令一時萬世之天心人心爲昭鑒耶貞吉已在不遠一[illegible]

□□後之講聖學者體認此言知道誼定有美報之理而不同俗見不論日前豈全無功利偏箭嚴若俾天下萬世疑名教中樂地不寬耶後之守臣節者體認此言知許人以身後不可一時存美報想若動高而望異等之報與臨節而後致身之學不惟賢不肖不能以寸必致怨尤肆生謗毁日起因功高而來不賞之害歷代不乏政可殷鑒也此自漢唐宋迄元明千五百年待暢之義同人共識之吾道幸甚國家幸甚民生幸甚

康熙十六年歲次丁巳初夏相州許三禮識

匡時良言　五

歷叙數千年而著經世要言　全材全學决無失

或問曰讀先生匡時良言破盡一切惑於禍福之見是理學家第一篇要緊工夫且循理卽是前知一句抹煞無窮將迎徼應之妄念又是占斷絕頂的名理見透此際眞可不疑不懼講不動心之學問寧復另有剩義耶先生答曰是矣而未盡也何也入見道德而悅出見紛華而悅處順亦能見志遇變盡喪所守雖賢者不免有踏着道理實地毫不爲尋常禍福得失成敗搖惑于心豈非英杰之定力試觀從學從政

經世要言　一

任天下大事肩斯道心傳而有嚴氣正性確乎不拔之業者能有幾人然以言大聖人應運開天大豪傑救時創業力量作用則更有進焉蓋人定者勝天誠至者動物德大者受命道盛者化神果能在愼獨時自盡乃性到聖神田地則參天兩地育民覆物皆我分內事也勿論時有險易位有崇畀遇有順逆隨在具在我成輔相之妙用夫至天地自我範圍而不過萬物自我曲成而不遺尚有何險何易何崇何畀何順何逆之可言哉祗覺我操其必成者萬無一敗我據其必得者萬無一失信得過拿得穴如操左劵総

無勉強豈猶夫區々儒者樂則行憂則違但存其[illegible]
不必定有其事已耶維康節先生嘗言之言天下事
易任天下事難死天下事易成天下事難若就尋常
而論能言天下事與死天下事者已屬不易況任天
下事成天下事哉若就出聖入神功化言之實々有
超尋常萬々者試歷叙之三皇五帝時勿論已如莘
野耕夫拿定堯舜君民的手段果桀能于五就時用
之則先知先覺自任天下之重的事業番々做出惜
不能用自有智勇天錫之湯王用之至太甲又不能
用而割正有夏放桐歸亳之作用直覺氣化君民隨

我挽救人看着更翻局面多少疑難其實鍊就的稷
契臯陶伯益的本領將六百年六七聖鼎創大業在
畝故中嚴一介時已操之若現々成々矣又如渭水
釣叟隱伏朝歌自然與內山酒池之受辛臭味不投
而能羆叶夢天作之合少不得有養老西伯後車載
之蓋有敬勝義勝之丹書提握在手寧慮無執競維
烈之聖王北面來事々不難在革車三百虎賁三千
孟津再會牧野一師確々文武成康八百年維新鼎
業番々在釣鈎上屈伸浮沈一手拿得定者若姬公
旦又不然挺多藝之材踞叔父之尊又席文武之[illegible]

[illegible]若似乎易爲力者然當末受命之後主少國疑
然內變與外難交作使後人處此徒知避殺叔父之
名又虛慕存王者之後而祖宗來積功累仁之國社
民生與卜年八百卜世三十之文謨武烈將一旦付
之丘墟奚難哉乃以金縢代死之血誠感風雷反禾
之天變毅然舉東山之斧身犯千古所不韙究之成
悟而迎名疑而釋宗社安如磐石心跡光于日月而
且一誅一放一絕一繼國法天倫兩全見仁至義盡
之處轉逆爲順轉危爲安非大聖人全力量何克勝
此甚至尼山一老運值春秋上不得爲君下不得爲

相天生成主持道化一個素王以終皇帝王覇之運
并三聘之湯北面之武也遭逢不着祇得顏曾思孟
端木仲由等一班素臣爲之疏附後先奔走禦侮若
可與周文王比烈而又上多弒父殺君之亂賊下多
無非無刺之鄉愿閭人變亂黑白攪壞世運比古來
洪水猛獸爲禍更深杏壇一片席沒奈何拿定刪定
贊修大作用將歷來帝王君相選擇一番立下千萬
世爲君爲父爲臣爲子治統道統確然不易的章程
豈不似天地重新一番開闢民物重新一番造化哉
其時該筆誅者誅之該手刃者刃之俾天下萬世數

然知忠孝亂賊之不同心跡人類禽獸之路然而千萬年王步有更道法不改人但知天畀之以歷數豐之以道化天靳之以祿位縱之以俎豆不知所以然者不磷不緇之堅白在已立道綏動之化育同天故在當世適周可適楚可佛肸召往可公山弗擾往亦可南子見可陽貨拜可是眞能鼓鑄千載以上千載以下之氣運而不爲一時之氣運所轉者其出聖入神之功用何如哉下此而佐小白扶重耳如管敬仲狐偃趙衰先軫又子產甯武子程嬰晏嬰范蠡一班人雖曰伯佐爲聖門之童所不道然能拿定取威

定覇之手段或能扶贅旒周王巍然有天王之尊或能戴一國君侯從危險中掌盟會之權得磐石之固俱不爲時勢所難而能勘定時勢者孟子曰五伯三王罪人固也闕子明曰周家卜年卜歷過其數者齊桓晉文之力此論未嘗不平恕而公也至戰國之殺運未歇秦楚之虐焰方張又處士之舌鋒正利如是氣運豈是單單一亭長英雄可以挽回而主持之者究竟得力于進履之孺子胯下之懦夫與夫下帷不窺園圃一老儒觀其將六國印一銷登壇上一對併一個開基四百年之漢高帝始而喜繼而將鄙生冠

初然歎後以爲得信埦亘轉環變化於張韓二傑之掌握中雖後來歷幾險難無窮事業何嘗出指掌數語之外至人心風俗久壞于戰國以來變亂是非全無正經只管成者相視爲榮敗者羣鄙爲辱浸蝕在功利夸詐中誰是討眞是眞非爲中流砥柱者這段大力量諒非一謀臣一智將所能振作而維挽也董江都遇好大喜功之武帝天人對策溯道源天復將尼山頭面六經正旨特地表出又歸本仁者發出正誼明道四語力挽戰國以來頹風創開唐宋以後道脉此其功用總之能搏挽氣運主張在手前不讓管

狐定覇的力量後可繼孔孟誅亂賊闢楊墨護道的擔子至于安劉者周勃轉周爲唐者狄仁傑中葉之斷而復續策杖從王有鄧禹一班人靈武再造有郭子儀幾個人沒奈何一綫强延冷灰復焰又如東晉之謝安王導三國之諸葛武侯寧俱非錚錚可數者遐想女主當權英暴無比呂武兩牝雞殊不同妖喜妲姬僅能狐惑當其時非大有撑持搏挽之人天下能定是誰家況白帝子假天惑人一十八祀人久以周公赤舄擁戴矣至養子梟將濁亂宮闈震搖宗社若已奔妃自盡此竟是久被之甑已遷之鼎于其時

而一手援之使漢家之衣冠重見唐朝之宗社再整豈易事乎曹瞞中原得七符堅雄師百萬而尺土無藉與一隅偏安者又何所恃而與之爭衡乎乃南陽羽扇早定鼎足三分東山圍棋克提鞭投百萬使自潔一身自矜一節者處此不高蹈于南山之南北山之北則授命于見危之頃盡瘁之日其學識未始不堅定而撥之造化生心宇宙在手之大作用終覺有間河汾一叟身不自用而大唐一代戡定山河之將相盡出其門雖至今太平十二策與僭擬六經杳不可見大畧天人理數律歷兵刑大禮大樂源流本事

尚在所以授經儲才預挽氣運于一講席間未始不可于貞觀之朝想見其流風敎澤也宋韓王趙普已設再誤之言史冊誅之嘗想五代時五十載更八帝提如逆旅之傳舍此乾坤何等時禪詔一出羣雄效命萬姓歸心方幸紛紛靡定之日月至此纔定即曰國有長君社稷之福此言誠是但二舍再傳足矣龍行虎步終非人下太祖早心識之雖無太后遺詔其能已之獨是三傳光美不但吳壽夢之覆轍不可蹈先已不成舉動矣夫神器何物方定于一者可又蹈傳舍之紛紛耶人以[illegible]以遠謀咎普竊以普能决大

[illegible]定大難卓見神識政在于此其下江南定吳越諸[illegible]前釋兵脫漢家殺戮功勳之變又其次者矣何也使此時德昭尚在而普固阻之則普誠罪今德昭德芳既亡再傳光美誠屬無謂普勸止之普可無罪試參之周太王傳王季以有文王聖孫在不則與孤竹君欲傳叔齊之私意等可遵亦可違讀書論世破拘泥之見方可臨事當機裁經權之大若韓魏公平生未嘗以膽許人調和兩宮定策三朝總出一段朴誠而至于撤簾請太后還宮空頭勅除君側之惡抑何其英斷非常而又聲色不動也假令德望不厭服宮闈

公誠不信著同朝威靈不鈐住羣奸之數者一不當而毋滋國家之多事豈易言哉寇準北門鎖鑰置之危地而圖安張韓劉岳諸將南渡干城俱身經百戰立在死地而不死說者曰朝有主和議之奸相而戰將卒難成功平心計之定鼎臨安雖屬遷徙而前後各九帝幾乎相等不謂末造之歲月非數英雄虎將捍御皇圖之全力也不然者立馬吳山第一峰蚤已賦詩逞志豈待秦韓史賈輩玩弄歌舞將朝廷元氣神氣漸滅殆盡而後有海風漂覆之變耶若濂洛若關閩應五星聚奎之瑞氣而生上註五經下集四子

將帝王聖賢踏實一道正路守住一一返漢晉六朝隋唐以來黃老虛無詩賦放蕩之頹風俾世道人心方有定準其主張氣運功不在董江都之下說者動曰無救補于衰宋之弱單存得內聖一脉而撥亂返治緯武經文之擔力殊少嗟嗟聖人不見中行難得或狂或狷護持住一件總爲聖功當其時君不重道相不愛學甚至目爲僞學下令禁之賴數賢篤信守死上能爲先聖繼下能爲後學開卒令千五百年來著爲金科玉律聖賢頭面心事猶見而斷不因時勢所改移其能任能成又何如耶安樂窩一老際太平無

事之時理透先天識綜羣物志存經世闡洛陽橋柱鵑聲既切天下之憂又勸諸賢隨力拯救是何如心量況推尊孔子曰祖三皇宗五帝子三王孫五伯直認爲貞下又起之元是參理數天人而爲是說其見實超諸賢之上雖未任天下而有任天下之才雖未見成天下事而有成天下事之學唯明道先生獨表之曰此內聖外王之學也豈尋常諸賢克辨之哉耶律楚材學究天人志茲蒼赤元九十餘年生民元氣皆在楚材一哭中留之然楚材實出魯齋之流得無謂楚材之痛哭即魯齋之痛哭乎何拘滯學者每以住元之故短之嘗思道濟天下者大學成一己者小魯齋所際獨艱于鄭貞中所全獨大學力之有體而有用非孑孑者比試論之其志在中原出處可方王景略其身不與而假同志展措之淵源可同王文中至于生不願受官而沒止題姓字又殆與歸溯之范蠡辟穀之留侯同其變化易曰見羣龍無首吉旁方想像其意量之大又何短之與有耶劉誠意李韓公徐中山生逢聖主時遇熙良其戡定中原鼎新大業不讓漢之三傑是皆搏挽氣運不爲氣運所轉之人至方正學于忠肅俱死天下事者一濟爲安社稷臣

一不濟爲一代孤忠之士王新建張江陵俱克任天下事者一則由良知作用而出一則從管商學術而來然方學抑諫之夷齊而苦于效放桐歸亳之尹而罪王征寧藩有誅管蔡之功張輔神宗有負扆顧命之烈二人又俱效周公而不免流言者誰謂任天下事與成天下事可輕易言之哉總之時有治亂才有大小因而建樹亦有偏全大聖人大英傑應星光嶽氣而出爲開物成物之人先勝其難者做之一如乾坤自我手闢何有乎時勢之險阻君民自我輔相何有乎疑難之搖撼德量厚而輝光盛天地可參則

亍立何有乎人物之不隨我而曲成凡此精神大丁
身〻分大于事德器重于才〻分重于世一遇世事
之來自然迎刃而解一似目無全牛者方且轉失爲
得在我轉敗爲成在我轉難爲易在我又何他計哉
下此者度德量力揣時論勢不勝其難擇其易者任
之拿定必成之志不慮其敗拿定必得之勢不患其
失做得一件是一件行得幾分是幾分殫心竭力盡
其在我或利或鈍聽之于天是猶有擔當世道之骨
挺任斯文之志者未可一槩律之也不則議論治道
見地不讓當代之人評隲人品膽氣不遜千古以上

磊〻落〻秩〻洋〻痛切淋漓眞可格天地而感鬼
神若是言天下事豈曰易終不逮遺大投艱千錘百
鍊以一身任天下事之爲難也又不則國社與寄遇
不辰而血灑山河非不鳴忠民生賴安事不濟而節
光日月非不稱烈綱常在念勢處艱而氣凌乾坤非
不著節若此者死天下事者也千載以上千載以下
亦未易更僕數奚若旣濟其君又保其身具我成輔
相之全力費無限委曲好謀而成克傾其否能保其
泰挺美大聖神之全量能早定規模立底乃績若是
求天下事豈不曰難哉嗟〻曠代有全才聖杰[illegible]

學有國家者氣運靈長必得若其人克任端揆之大
講聖道者器識遠大必做若而人方見體用之全若
而人者或曠代而一見或一朝不數人川岳靈淑之
氣所鍾國家培養之澤所鍾果終難得其人哉吾將
見之旦暮企之

立德維心處居多內聖外王之道原有所不及
倪兆鰲問曰先生始蒞海昌見河淺河竭卽通詳開
濬水利在在利之第二年卽勸紳耆廣輸社穀年年
增焉盡制勞心必求便民亦只爲農事當重循古制
而爲之耶先生荅曰非也平日講人事挽回造化人
力可補天憾小生豎儒不能卽信竊嘗言三代而上
之百姓憑君度活三代而後之百姓憑天度活天一
有水旱凶荒君有所以救之是民生于君也若君無
所以救之必待天之風調雨順也民方有以生活是
民生于天也今但以水田社穀二者言之其時之陰
陽時若也固享天之生成如遇水旱凶荒之數天至
此時亦無如之何矣茲則有水可戽可救田之旱有
穀可賑可救田之淹政人事維挽造化之一驗也且
必待請捐于君請賑于上消磨歲月或允或否而民
之死亡逃徙已過半矣君至此時亦無如之何矣茲
則汲灌自由無詳請之煩取予自便何歲月之耽政
人力可補天憾之大可信也如日遵古制而爲之亦
泛然應之已耳奚知此中力救民命善挽天運一段
聖學哉
陳齊永問曰聖門冉求具足民富國之才夫子亦

陳齊永問曰聖門冉求具足民富國之才敢問道果
安出先生荅曰攷之先王九年有三年之積若三年
該有一年之積此古法也再思足民之道無過開其
源節其流二者而已然節之權都操自上民不能自
爲力也如民之情于農者上勸之勤不能耕且織者
上教之耨以紡乘其年豐有餘上多方設法勸之積
空水田者或令之開渠或令之鑿井或令之畜水空
菓木者或令之種桑或令之植果或令之培材空畜
養者或大而馬牛或小而雞豚或又細而池魚又以
六府言之原不但穀是農事如金木水火土各方所
產不同或銅與鐵或竹與梓或滷與酒或陶與冶或
鹽與硝何非佐農事之足者件件精心以治之皆所
以開其源也至害其農者不一其端小民終歲之勤
劬不足一事之耗費可念也上爲之薄其稅斂其大
者減其徭役息其詞訟亦所必計也又多約束衙蠹
省其剝削抑制豪强免其橫侵消弭盜賊絕其暴掠
害農者已去其半若農之自爲耗者亦不一其端盜
軍國嵩多事之日大兵大禮大水大旱恃其平日之
積事事樽節冀免凶荒若當成平無事之時奢淫心
縱雖小民一念之淫佚可廢中人之產者有之上爲

之蔑其禁令除每年供賦及仰事俯育外有餘衣愆
馬崇宮盛筵者禁之有婚嫁修費喪葬無度者禁之
諸如習于奢俗慶生辰賀字號動輒打網請會戲筵
綺席二三十數成羣者禁之或惑于邪教祈平安福
造神道祠每至歛錢佈施打醮演戲月每幾舉者禁
之如此等害農者又去其半件件留心禁之皆所以
節其流也信此開節並至三年行之民足無有何難
蓋求也藝又不能絕其聚斂道果安出竊意足民之
道最要在上之人清心寡慾故能大法小廉絕其橫
征暴斂不令其不足乃叫足耳

范光陽問曰歷叙古來農事夏商周雖授產不同皆
井田也秦之開阡陌勿論已唯唐之租庸調變井田
之制而猶不失其意其善之次者至兩稅法全變助
徹通均之制止存取盈之貢法孟子所謂不善者也
然水旱凶喪蠲免之令屢下賑恤之典間行古道未
嘗不在攷宋儒及今人間有云井田可復者其說果
何歟先生荅曰井田與封建相為表裏封建若可復
則井田方可復矣秦改郡縣久矣舉今日而令士之
子恒為士農之子恒為農工商之子恒為工商勢已
處其難若世官世產弊又不勝道前人斟酌限田之
法差強人意亦迄無良策試問末流而可返黃農虞
夏耶雖曰有黃農虞夏之德即可行黃農虞夏之事
今之疆宇猶古之疆宇也今之斯民猶古之斯民也
然時移勢換極重難返祇在得其意不必拘其制與
一定不拘其制也其意何在在便其民何道而得久
安長治之民心即何道而得久安長治之天心制云
乎哉商周之間井田而民便則井田固然也貞觀之
朝租庸調而民便則租庸調何必井田也至德憲之
時兩稅而民便則兩稅并不必租庸調又何必井田
也至於今法遵兩稅斟參新法行多民便則亦兩稅

新法已耳同在一朝也前古後今不妨兩行其制事
在一時也南水北陸不必執一其行宜本宜折當重
當輕但要去其不便于民者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大
局已變宜公有議已難守其舊行之久安溫公力返
亦難更其新善哉康節先生之言也但存寬恤民隱
之心省耕省斂之意常殷捐租賑恤之典屢下雖處
今日而謂常在黃農虞夏之世可也
戚保問曰古禮天子有元日祈穀之舉故歷朝常存
有扶犁之典下而郡縣立春先一日迎春于東郊有
事于青帝皆重農事也又二八月上戊每郡縣北郊

祭社稷神南郊祭風雲雷雨山川城隍之神一祈一報所在有之惟先生每事講究件件齊備事事潔誠因而時覺稍旱輙祈必雨時覺多雨輙祈必晴數年來豈多歉少寧人于此信天人一理有感斯應歸功于先生一身之誠格先生曰否否人之于天猶子之于父母是一樣的子有疾痛則呼父母呼之者何必應也人有疾痛則呼天其應也必矣無異也且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子之才疾痛必呼父母應之即子之不才疾痛必呼父母亦應之無異也寧之人多不知拜父母問元旦亦長揖而已憶自乙卯七月初一

日起先自衙門各書以至各役各耆每朔望先令其拜父母後來點卯由此鄉者伍保每月講約時先教之拜父母拜朝廷如是頓然改觀人人心中知有朝廷知有父母是人人皆成孝子順孫矣聚數千百之孝子順孫而呼天地父母有不隨感隨應者乎况司牧一方者一方之父母即一方之天功罪唯己慄舒在念若事事釀地方之和氣戾于何致事事釀地方之乖氣祥于何致一人之乖和實肇地方災祥之端非豈言也一念一事格云乎哉

問麥潮問曰雜伯耕戰兵屯之事後人轉輸積貯之謀雖涉權術事濟軍國先生取之否也先生荅曰取濟于一時未常不可爲經國之遠猷則否也最可厭者寺經之儒生執定先王先聖之言而不顧君國急難之計生民塗炭之苦寧坐困而鮮知變通則亦焉用此學術哉竊嘗云有用權謀術數而能救濟君父之危難保全社稷生民之不即于覆亡者雖謂戰國策即丹書洪範可也何嫌哉總之豪傑能成事而不拘名迹勝于儒生拘名迹而悞實事耳內政寄軍令四十年經營有文武之君在上則管子書將必成周官矣乘馬山高云乎哉嗟嗟桑揚輩盛王之罪人末

世之英傑也其視後人一切補苴之事又當何如耶

談九乾問曰先生當丙辰之除夜值迅雷急雨隨向人云丁巳年當防旱荒蚤積穀以備無妨也是年果旱喜得先二年已開濬河渠民得戽水救田卒不至歉八月朔日先生率耆老步禱甚虔片雲不見愈加勤謹又率僚屬男人鼓用牲于社已而廿一日果大雨竟日如注雷電交作上下河皆盈如舊由此言之先事而知備臨事而應禱先生平日講學要貫天人德要格幽明是一驗也小用小效大用大效即以此平治天下道果有加耶但疑備災與消災不同凶何

習先生評論之大聖人祇能備災而不至于災不能消災而竟不見災其論果信然乎先生荅曰其說亦是不盡然也果如斯論是止得天定可以勝人半篇文字人定亦可勝天半篇文字尚未明白往見書生家每以堯九年水湯七年旱孔子不能救衰周之亂爲言又查得熒惑三舍之退數適當然原不因宋公之一言又宋衛陳鄭四國災禆竈雖先知而欲禳卒不克免此已見之災也人皆見之直到地平天成元圭告成桑林應禱六經大道正明萬世宋鄭等國后又當災不禳亦免胡康侯歸本公孫僑之善政正勤

此中挽救亂運消彌戾氣政不知幾許是未見之災人不得見之也不然和氣果終不能致祥耶乖氣亦終不致于戾耶大聖人裁成輔相只有後天奉若而已而竟無先天而天弗違一段大道理矣譬如司牧一方者值盜賊蜂起乃克秣馬礪兵儲糧積草一戰蕩平此靖亂勘寇之功人皆偉之至于學道愛人政簡刑清家傳戶誦並無賊盜此彌亂化暴之德其功更偉將謂無此事無此理乎嗟嗟天人一致幽明一理確確不爽信數疑理與氣強理弱之言俱儒者之見非聖學也

馮滄持問曰先生嘗講聖學與儒學不同或辨在[illegible]小王道與伯功不同或辨在眞僞即此農事一件言之亦有異同乎先生荅曰不同也總之知農事宜重也在儒者曰民爲邦本本固邦寧民事焉可緩乎理在當然先王先聖之訓不誣也在聖人則曰天作君師原爲此民耳要爲上帝立心只籌此民事而已所以豳風一篇但爲小民謀其朝夕件件周詳念念只從民命上起見若曰先聖先王之訓當然本固邦寧之理當然已落第二念矣至伯功則又不然單由富國強兵爲念盇耕戰總要用民離了民賦稅無所出

國不得富器甲無所資兵亦不得強只得從民力處講究一至可以得人之土地可以奪人之城郭雖殺人盈城盈野肝腦塗地有所不惜矣欲借其死力利人所有壯我國勢不得不先與之資藉也以此較論豈不霄壤隔別哉

許汝霖問曰古人掀天揭地事業從澹寧兩字做出後來儒者拘滯澹寧二字往往事業多做不出何也一走入心性之談上一豫遠功利之途上不知道之大原所事無益于君父無補于民命談此心性何爲知道之大原所事在君父民命之有益上做雖曰在

[illegible]程中講究何妨怪此關頭拗打不破凡言道學者卽要滿口說出拘滯話渾身帶出酸腐像一計生產則曰非澹寧之學矣一言功名則曰非澹寧之素矣以此道學所講孑孑然有功名教的話而已若言及農事則必別之曰此經濟之學也若道學不講經濟是何道學也先生荅曰不兼經濟而言道理是今日之儒學兼經濟而言道理是古之聖學常以三事言之厚其生一事卽是天地大德生生不息大源頭利用亦是厚生的事然必要正其德正是終此厚生永不失其生生之性而已此農事之講求聖學王道之一而已矣試看七月流火數章匹夫匹婦衣食足而祀宗蹐堂忠孝之心油油然生矣名教不卽起于此耶爲語今之儒者曰武侯具王佐才而澹泊明志寧靜致遠卽在南陽躬耕時做出矣

言兵事十一則

天中許酉山先生口授

受業　范光陽　仇兆鰲　同筆記

許汝霖

男　廸澍

田士章問范文正公謂橫渠先生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必談兵乃授中庸書一本今夫子涖任旋置衙兵五營繼置奇兵四哨今又選徤兵百十名値降烽有警則會剿本境無事則閱操安不忘危是亦聖學所必講耶先生答曰然聖王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無時忘兵除莠草所以生嘉穀也子曰我戰必克雖對衛靈公云軍旅之事未之學也乃澹其好殺心耳至夾谷之會則請具大司馬以從豈曰兵凶事一時可不講哉范文正公乃宋朝第一流人品而有此言此宋朝之終于不振也豈但趙氏明代做宋三百年病亦坐是留心哉

劉初吉問夾谷之會夫子一言而三田歸魯樽俎折衝著有明效敢問子曰我戰必克果猶是矢石親操抑是運籌帷幄大聖人作用的係如何先生答曰大聖人本領在師之大象曰君子以容民畜衆此寓兵

于晨平日養兵法也然兵貴有名又貴擇將易曰師貞丈人吉是又出師命將時法矣自建旄授鉞以至奏凱獻囚總要神機百倍妙算萬全以氷藥之小心承之故于曰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此堂堂正正徹終徹始之兵法豈區區六韜三畧五花八卦之云云哉

禾吳栻問夫子涖我海邦以鄉練張公洋而四邑叢盜之界靜以討擒數渠魁而一方倡亂之禍息以誅斷浙閩大事而三年前言驗如操券是皆見諸行事不同紙上談兵果操何道而得此先生答曰以天道

人事得之其識貴確其備貴豫其取貴習總是小用小效之一端耳

吳涵問古人材兼文武又云三式之中尊太乙將相先須明此式果是參籌秘義五百年撥亂返治之作用舍是莫由耶先生答曰天地人三種道理斷斷不可不知又斷斷不可單恃文臣武職皆然大聖賢並英傑做事務踏實地一着不肯蹈空故前人夲經十八篇與孫子十三篇要並讀而讀十三篇又不如看廿一史讀紀效新書強如看襲金三式果能不落空言不執成法神明用之能令萬耳如一耳萬目如一目萬心如一心萬人如一人令則行禁則止功則賞罪則罰甚至水旱凶喪災調得宜致治救亂經綸畢效雖治天下如指諸掌寧止克敵制勝之事哉

吳何煒問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不過經書中談道理說話請實疏其所以然以見大聖人戰必克之妙用果不同兵家之常法萬萬矣先生答曰竊亦嘗尋思數年不得其解後見叔簡先生書內數語依稀得之蓋聖人撫民要使人重其生用兵要使人輕其生果輕其生耶置之死地而能生也有三個用怒法要知之古人有用衆怒者有用義怒者有用恩怒者衆怒

譬在萬姓也湯武之師是已義怒以直攻曲也三軍縞素是已恩怒感激思奮也李牧犒三軍吳起同甘苦是已此三者用法不同皆能必勝是一說也不則强驅之如猛虎在前利兵在後以死驅死不戰安之然而取勝者倖也敗與潰者十九大有乖于臨懼謀成之義必克云乎哉又有百戰百勝之法只在知彼知己以全副精神爲之所謂踏實地做而開以奇行者譬如兩精兩備兩勇兩智兩愚兩意則多寡強弱在所必較果能以精乘雜以備乘疎以勇乘怯以智乘愚以有餘乘不足以有意乘不意以決乘二三以

合德乘離心以銳乘疲以慎乘怠則多寡强弱非所論矣故戰之勝負無他得其所乘與爲人所乘其得失不啻百也實精也而示之以雜實備也而示之以疎實勇也而示之以怯實智也而示之以愚實有餘也而示之以不足實有意也而示之以不意實有決也而示之二三實合德也而示之離心實銳也而示之以疲實慎也而示之以怠則多寡强弱亦非所論矣故乘之可否無他知其所示知其無所示其得失亦不啻百也是兩者用實用虛不同皆能必勝是又一說也非是不藏其所示凶也謀中於所示凶也苟

非以千百分嚴密之心處之鮮或不敗故子之所慎在戰由是歟者論來件件操常勝之勢件件用全副精神自可握勝算而不爽不已得其大畧哉其實大聖人作用不但舉從人願以義動以恩感定有默順天心顯代天討大主宰處可以詰諭得人又不但身嫻軍法以智勝以勇强定有德綏來仁無敵處無事不至用兵有事可以銷兵竟能使人倒戈相向解甲歸誠感德悔罪迴出于歷代智將梟臣鷹揚意計之外者此中尤可意會而得之也

葉曰問仲由氏有勇知方尚志在三年之後夫子泣

任不半年而値軍興未嘗召募一兵而軍威已震夫嘗輕出一師而盗熢已弭多事之地方不受兵之害而實享兵之益固已若果大國憑陵加師旅因飢饉洊不得其解後見忠武岳將軍始戰偰兆川曰莫慮如仲氏之所云者道將安出先生答曰嘗亦尋思幾無兵無食一戰勝之賊之技勇皆我技勇賊之儲粮皆我儲粮據此可以想見神武不測之妙用耳至做守令與做軍帥不同况寧邑人情好動難靜與他縣亦不同只消就馬步壯丁照古制精其技練其膽則衙兵數百已立居重馭輕之勢又只消就鄉甲伍保

依古法選其勇嚴其防則保甲多方各立犄角聲援之助若是堅壁清野就可戢盗安民不則廣募輕試有事時易聚無事時難散不戢自焚後患當慮故傳云善爲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

馬浩持問子輿氏策滕兩篇一則法古謀遷强善王後一則與民效死同社稷存亡固是千古極正大義然絕不似夫子使端木存魯手段不煩一兵不費一餉而敗齊强晉沼吳霸越只因宗國義重皆在所不計豈真美言傷信哉先生答曰非也此方見大聖人手定乾坤指揮剡辟計安君國器使羣賢並正造化

生心作用。直可與軒黃破蚩尤。神禹誅防風。規模等觀。尚非伊呂。躬親旄鉞。克定禍亂。所可幾及。豈區區執經守正之英賢。才分不足。命世學識。不能達權。所克意計而言及之哉。后世儒者。見囿風氣。學拘歲時。膠執傷信之快談。并疑大聖之達變。吾不知其設身處地。當作如何行徑也。

閔夢潮。問夫子陳蔡之厄。則彈琴以解之。齊魯之兵則遣賜以說之。正卯之誅。則不緩法以行之。此其中或安義命。或用舌鋒。或正國典。遲速異用。兵行罔測。大聖人勘定變難。何若是隨機神妙。有非及門英賢。

所可知耶。先生答曰。厄在一時。道不宜張皇。兵存一國。道貴在曲折。誅關萬世之風教。道又在迅速也。

滑吉人。問寅卯歲。隣烽正熾。風鶴時驚。人心搖搖。訛言肆出。夫子獨神色鎮定。寢止優閒。一點不亂。由是軍需火急。辦運五次。而百姓不擾。炮火頻提。朝呼夕應。而一民不怨。果是應變之才。素所習練。抑是錯節利器。泛應曲當也。敢問胸中想有定見。先生答曰。萬變不搖一心。一心可定萬變。當其時。每以我一心占之。我心不亂。知世道不至亂。我心不擾。知世道不至擾。我心無怨。知人心不至怨。此自體驗後知之。據之

上下而更真。蓋有所以弗逃者。自不怕烈風雷雨。有所以不動者。自不怕水怪山精。有所以不畏者。自不[illegible]劍如山。戟如林。

盧鑄。問淮陰登壇一對。武侯隴中數語。古來英傑。揣摹一代之大業。既度其身。又度其君。將其才德體段熟經品定。分寸不爽。實拿得住。信得過。所以向後成就。操之若券。又如郭汾陽單騎而攝服諸羌。岳忠武七日而擒獲楊逆。且身經七十餘戰而不一少挫。豈非[illegible]度己。外料敵知彼。知己。把他人身分俱操攜在鼓掌之中者。何能至此。歷來道學先生。每輕量武功

執定軍旅未學之對。泥住無道則隱之言。所以學不兼文武。材不充治亂。而國家亦因受不振之禍。儒術究招鮮效之譏。陽明纔樹軍功。反典覇學謗議。今夫子宰一邑。不弛兵事。講理學。兼重武備。果何所本。先生答曰。嘗奉教于夫子。有文事者。必有武備。國家忘戰必危。聖學也。王道也。安危常變。總要有所以必濟時艱。必安社稷。必救主民之資。具所以達出于迂拘儒生之談。且又不同于身必登壇。手必持鉞。諸名將之所為。但看夫子命端木賢存魯宗國一事。即見啖是德望聲振人寰。氣識傾倒列辟。才辯屈服千[illegible]方

說只用數言指揮大定。報效君父。安全民生。這樣手
段豈不千古快事。萬世宗仰。必曰像開戰國風氣。聖
賢必不肯爲。豈堪一笑。有能用戰國策。安全君國。救
濟生民全不從富貴功名起見。雖戰國策竟如丹書
洪範讀可也。何嫌哉。此未可爲小生拘儒道也。如三
畧之歸猶或類乘機取濟。三都之譬猶或曰因勢利
導。獨此存啓一篇。談笑而制人。鮮少見內聖素王眞
精神。大作用。之一斑。庶可免儒者止存其理之說。而
後人偏介信疑。是亦見個風氣。識邈聖神。無惑乎聖
學之嘆絕也。居平在此着實究心。同志幸大家留意

言兵事　　八

廸淵問語云。佳兵不祥。又曰。伐國不問仁人。予與氐
謂矢人唯恐不傷人。術故不可不愼也。畢竟夫子言
兵言刑處甚少。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殺之而不怨。何
如欲善民善之爲愈乎。先生答曰。愼言之。政非絕口
不道也。要知天地好生也。無秋冬肅殺。何以收束當
年春夏生長之氣。何以培蓄來年春夏生長之機。春
秋傳曰。戎祀國之大事。取物以祭宗廟。所以示之孝。
而順天下。用民以訓軍旅。所以示之武而威天下。豈
曰蒐苗獮狩。先王簡兵。專以毒天下耶。由是言之。照
謂戡亂誅暴。直體天地好生之德可也。詩云。一將功

成萬骨枯。此特爲喜功好大者荒耳。又不可不知也。

言兵事　　九

丁巳問答十九篇

仇兆鰲曰一中之傳肇自虞廷衍於洙泗厥後很以
一心論之曰未發時氣象渾侖難據也曰無過無不
及揣摩難執也因而兩氏俱有守中之敎以假竊眞
孰定指南之正針念自先生以孔門一仁字勘破且
從堯曰咨爾舜節叅出上應天心下順民心處眞是
從鴛鴦譜中尋出金針一度見破天荒論開聖眼此
前後儒解之所不及到雖聖人復出不易此言試看
禪繼放伐爲伯爲相爲師爲賓各異其局能離一仁
字爲天所與人所歸否有這箇針盤以爲依據較向

來講危微說心性方有着落服先生眞能見道指千
百世迷途先生曰汝信得及汝庶幾矣今再與汝暢
言之千聖百王飛潛惕躍隨時變化總只一片心腸
做的一個事業要從上天降中溯起天地民物與我
同此生生不息之仁中來的但此統系要叫作君作
師者擔任故自堯舜湯文以至孔孟言之妙在一個
與一個局面各各不同而見知聞知總不異此中者
仁者爲天命人心之所係屬可惜向來但在心性上
疑團動曰口中說不出安望其身子行得來今據此
指出異學難混矣嘗就此中字比之先寫一方口字

前後左右上下具在卽大學平天下章絜矩一矩字
中一豎畫是上下懸針上照天命之去留下係人心
之得失如北極然四面旋繞居所不動如磨臍然居
中不蹉過圓流轉我夫子中心安仁與時偕行變動
不拘圓融無滯故不愆天而上合天心不尤人而下
合人心一針不蹉所謂從心所欲不踰矩也這就叫
成允執處竊最喜邵子將皇帝王霸四等推論開凡
人一念一事卽有此四等境界總要這個針盤不蹉
仇兆鰲曰漢唐宋後三代以來受命而興者大抵是
天與人歸難道都得一中之傳耶何以云舜之後無

帝武之後無王先生曰此辨極是蓋堯舜帥天下以
仁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又云是天與之也是人與
之也書傳俱明載之矣至漢王長者約法三章父老
感泣與唐宋以後弔民伐罪之君救民水火編年紀
列大勢都得仁道之大端處故能上膺符命下得人
心嗚呼中之統最大仁之道最淳漢唐以後受命而
王者謂得一中之傳則未然合于指南盤上之縫針
處確乎不差也若篡竊之主假竊天命籠絡人心針
之所指已蹉何以南向也這個指南盤上分金政要
細心攷辨

方又韓曰聖學茫茫苦無入手單存此心疑近枯寂
到處窮理卒成學究自先生指出類提天之明命從
告天做起仁其分量也孝其托始也定做到以天自
處合天處爲極安去向來無源無委之宗旨千千萬
萬眞正聖學有功前哲後賢不淺敢問先生自何年
悟入用功幾何年如何告法得力幾何年請一一開
示焉先生曰少讀周程邵胡諸書戊子偶涉觀空坐
靜黃老之學總無所得乙巳年從家君纂刊文昌帝
訓與感應立命等篇始悟出凡事從天理動者造化
在我乃嘆曰此聖學也遂置尊經家塾中龕魯司寇

像旁設五經四子及濂洛關閩之書牙籤錦袱金鋞
玉磬藏貯莊嚴與同人子侄講學其中塾之堂匾懷
仁堂三字塾之前畫太極及河洛三圖柱聯主宰乾
坤一太極栽成民物幾函經隨又悟聖希天爲上帝
立心爲斯民立命聖學也總要事天然事高天厚地
當如大父大母而事吾父吾母無異高天厚地合併
作一念一事爲是旁有一小樓上供文昌像中設文
昌籤每旦曉做邵子告天做工夫每朔望誦孝經間
求一籤應皆如響樓院門聯朔望一卷孝經呼吸帝
座旦晚幾特聖號戒愼我心由是行之六年庚戌家

君見背哀毀讀禮廬墓鐫銘經營松楸乃于一本[illegible]
義悟出我身旣在則高曾祖父之魂魄未死抑我身
旣在則千聖百王之性根不斷抑我身旣在則天地
造化之根柢永綿亘不朽嘗以寔數語及家君年譜
行實請敎湯潛菴先生大以爲然癸丑春魏蓮陸取
道過鄴省湯潛菴先生訪到茅屋與談大悅乃曰公
所發明確見聖學之源間有發湯先生所未發者急
當寫出發刊有碑名敎一行作吏則不暇及矣感此
言二旬日內卒筆記之曰讀禮偶見分五卷謄二稿
本一寄正湯潛菴先生一攜都門請正諸大君子夏

五月抵京遂訪庸齋魏先生問業焉先生隨許見見
而喜曰三年前神交君姓名久留坐談不見損遂以
時習威重放心三書幷六諭授敎尤期勉以蒼生名
敎天下事當引爲己任初進步作令艱難須耐心爲
之勿輕意决絕天之所以全我輩政未可量也由是
又得交葉仞菴蘅亮工二先生崔玉階先生又孝感
熊先生盻春山先生亦在都門王北山先生薰陶剪
拂之下斯時也頗覺神志堅定期許遠大謂選銓曹
時地方之利害好醜毫不介于念益以豪傑聖賢[illegible]
任其難者自己望好誰當任醜此念先不可對天亦

不可對人矣仍貸借五十金助得鉄之遠者因是[illegible]宇濟閒又爲王敬修王子言先生佰仲所物色巳而除授海昌隨佰軍興盜起幾陷不測乃許擒奸宄拮据軍需總置生死利害于不較乙卯與闖事得與徐果亭先生王巢雲先生並諸君子交冬衙署中建告天樓遙與蘭谿清獻公之告天臺相望晨夕焚告不敢逸焉又作體由極見量由學充施由親始聖學發明三則請正于黃黎州邵蓼三二先生丙辰建海昌講院於縣治之東中龕夫子旁配周程程邵張朱曹王張劉十先儒額曰願學堂宗庸齋魏先生題名也

百川朝宗于海只願學孔子而朱陸王薛在所不必辨自是本邑與各處諸同人訪質日廣因又刊聖學直指聖學問答與丙辰年北山問答十八章匡時艮言等本今經四年喜得盜戢民安政清訟簡道風遐暢同人振興又有希聖達天全書之纂續集四書續集五經言兵事言農事丁巳問荅等刊雖籌書刑名之暇披覽無倦開發時生自覺是得力所致也總之事無先後功有淺深隨行隨效心益敬愼而已我之歷功如是願同人大家振起俾此聖學大行於天下則幸甚矣又韓曰今又得聞所未聞矣敢不加[illegible]

受命

羅西溪曰竊恭訪有年又看諸家語錄甚多從未聞事天之說豈眞有個上帝可事耶先生得無惑于異教勤勤以顧諟天之明命爲宗旨乎先生曰小心翼翼昭事上帝文王亦惑異教耶諸家語錄誠未曾道此聖學之歎絕也試讀五經皆聖人之書那一篇不自本源言起孔曰知天孟曰事天邵曰謝天趙曰告天何獨先生未之聞耶試再與先生詳言之三代而上帝王皆從天道上研究出人事三代而後聖人又從人事內仰合乎天則聖學絕黃老與黃之派界視

天尊自性老之派尊事天畧人事儒者矯之闢之單重人事畧言天只以一理字視之嗟嗟雖聖希天不事天是聖學絕矣今欲講明聖學還從事天標爲宗旨原非單言天也正從人事中時時有一上帝臨汝之心則主敬存誠之聖學在是矣且如天固天也君爲臣之天父爲子之天夫爲婦之天凡此者果能皆以昭事上帝之心事之誰非忠臣孝子順婦乎又民視爲天民物視爲天物撫民育物者皆以上帝臨汝之心處之誰非聖君賢相乎眞能以此做工夫久久化之一到以天自處田地則絕而復興之聖學豈不

在今日哉先生幸留心焉
許汝霖曰子輿氏以無父無君闢楊墨甚其害曰禽獸食人先生一謂之賢知之過一謂之愚不肖之不及其論甚確蓋老氏退一步法與佛氏矯枉太過俱不得中道顯然但較禽獸之說大相懸絕其故何也
先生曰孟子極其流弊玆則言其好處尤要知此日元釋之最賢者已非黃老原來宗派矣文中子曰西方之聖人也其論較平嘗向緇流之自好者言爾如來亦聖人也其好處爾僧家偏不知講我今向爾言之天之下地之上其為圖輿頗大有帝王法度與聖

賢禮樂教化者只有限一區耳四遠之方殊風異俗既不知法又焉知禮其納於軌物而相感者亦幾難矣有猛烈男子挺然出世痛念各類之貪色者强奪他人之色貪財者强奪他人之財飽其欲則已少一不遂即殺之唯日日强欺弱大兼小貪淫無度殺運相結何年是已今欲矯其枉不得不太過唯矯之過方能革弊之甚法當然也如欲化風之淫不但非禮之色不淫即倫常應有之妻妾亦絕之欲除人之貪不但他人之財不貪即在已分內之財且捨之併身亦願捨豈止財欲止運之殺不但無罪之人戒殺之

即有罪之人只願懺悔之化道之不惟不殺人亦不殺物豈但戒殺之事併戒殺之念殺之器充類至盡矯然挺做一條漢子不由人不驚異之因而皈依之又久而漸化之胥化之止了若干貪風息了若干淫亂除了若干殺運豈不有功于天地豈不有救于氏命豈不有助于名教其自已則挺然英雄也其救法則矯然豪傑也其存心則居然聖賢也若今如來生在中國亦必不用是法何也難以久安長治耳今釋門全不言及此亦有故其派頭實從告子兩個無求强制說明心見性一邊來動曰坐靜觀空上不見天

下不見地外不見人內不見已透出一點光明云見本來面目假饒做到此地何益于天地民物何益于名教事功況明心見性者能有幾人哉若老氏生在中邦為周柱下史書仍用世道則用柔如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多言數窮不如守中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守其雌藏若虛與吾儒龍德之飛者全要蟄于潛相類有何不好處但今之羽流不走于養胎息則流于鍊丁甲或習于持符咒一欲成仙一欲通神一欲驅鬼在伎倆上見能以之飾智驚愚則有之若曰正大之道何曾于里即就其延年成仙得手者言之止能

立一已之命已耳豈能立千萬人之命立千萬世之
命乎吾輩今日必從聖道講起聖學做起者方能超
出百家收服兩氏不則精習章句縱淹博徒然也立
掇科名縱顯赫罔然也即多才幹超羣德望服衆而
學不貫天人道不格幽明偶見一二稍有伎倆稱流
羽士則奇異之然不得不奇異也即奇異之亦未嘗
不是更有從旁而譏訕之者夫夫也惑于異端矣此
則既不能令又不受命吾寧守吾素雖千奇萬異不
慕也亦見持守之正者豈若實實落落從吾儒全體
大用做起刻刻對越上帝行事實有補撼造化之權

件件講正人紀何念不是昭格神明之事贊天地育
民物至誠先覺出聖入神精微莫精微于此廣大莫
廣大于此聖學彰明正如太陽當空有目皆見何嫌
犬之敢比擬之耶吾不甚怪迷禪之儒與談元之士
葢有說也彼初不知聖學之涘岸者無處入手望洋
而歎卻知厭理支而究心性則習靜悟而迷之禪是
由外而近裏矣久之覺落空虛而鮮實效則慕神通
而談乎元是由體而求用矣又久之覺是陰符而非
聖道則辨過不及而知中理是反邪而歸正矣此必
至之次序一步漸入一步前儒由此入者不少非經

涉歷則不知之故孟子曰逃墨必歸于楊逃楊必歸
于儒歸斯受之豈泛泛言及哉諸君子天根英異德
器深淳迢迢直上不煩轉曲吾之所望獨殷幸毅然
任之莫緩一夕也汝龍曰非先生發明則千古之疑
關不破且敢趨異者胥知歸正一番引掖苦心其功
更大於闢距不則攻之益遠之何日是回頭之期耶
諸暨生曰人之于禽獸相别奚翅天淵孟子幾希一
章說得只爭一線人禽關頭若是危矣哉而歷來說
書做文又指作帝王師相幾希之統言敢問此幾希
二字竟何所指請明正其說先生曰請諸君子大家

言之皆曰這幾希二字言解不出不過是差之毫釐
謬以千里之意諸暨生揖謝曰敬拜教先生曰毫釐
二字并未說明何即作謝大凡聖賢言語定有着落
令天下後世口可得言耳可得聞方身可得而行豈
似野狐禪作捧喝使人猜謎參悟耶同人肅然拱聽
曰請先生明言之打破這一件疑案先生曰無他即
在下節舜察於人倫一句人禽之界只辨在倫理一
責倫則謂之禽獸矣何也人而不仁不義不善不賢
縱差錯幾十件只叫成不仁不義不善不賢不得叫
之曰禽獸唯責倫不在多一事是一事之禽獸一念

是一念之貪戮一言是一言之貪戮千聖百王垂於萬世嚴々切々護持這一幾關頭方全得個人道不則亦論不得事功學業的名目自古立功者不乏悖德之浮功有文者恒多無行之偽學縱事業彌天適益不得這件差錯下庶民字活看去之只是不察同人大悅曰服先生讀書處々討個着落起孟子而問之想亦不易其說

山右李石菴曰海昌當邑素號難治四載來錢糧件件清楚盜賊處々消彌辦軍需多在人先入閩秣拔才起衆且暇時倡明絕學道風遠播是從來循良吏

所未及又從來道學儒所未能何也經濟文章已是難兼撥亂講學爲時不暇先生固天才有餘耶先生曰事無難易只要認眞做去亦非天才平日所講求者何字天生我輩授以難治之邑又値多事之時政天磨鍊我輩之學處錢糧也軍需也件々侵趂件々撥亂胎累百姓不淺可以告天耶刑名盜賊或飢寒迫之或豪强逼之或未經教化誤蹈之而不細心原情動以重法加之俾無再新之路是刖子手也何云父母官可以告天耶天生人材爲一代用十年窓下遭逢甚難而不細心明見任意擠落可以告天耶[illegible]

眞做官的事件々留念民命印件々可質天心前[illegible]是眞正講究學處何得以時平時亂間之也凡事自心體念到告天時候只覺罪過尚多循良吏亦不及又何云道學儒也

張美文曰先生每早告天告祖方出堂理事又每晚轉堂後或宴客罷不拘三鼓四鼓必仍告天告祖休息一時方寢幾于終夜不寐人皆難之想康節先生工夫只在每早清獻趙公焚香只在每夜一日兼舉毋太勞耶君子嚮晦宴息心神亦當珍養先生曰我不但一告已也試想天地聖賢祖父刻々提醒在念

方好多一番猶以爲未足也天地何以歸懷民物何以一體今古何以同神聖人以天自處是何境界曰日月至焉又曰三月不違孟子四十年不動心夫子五十年知天命我輩兼程而進亦何能敢旦夕安耶易曰君子終日乾々是兩個乾字必與天一樣方是學力莫泛作兢々業々字看我最喜儞子十九年工夫方能云口代天言心代天意手代天工身代天事要做彌綸天地出入造化的事業須把工夫做到這等田地一告云乎哉于亟々留心焉

霍天予曰陽佐治海昌十年餘幾歷令君俱解去

涪寧之難可知今喜值新例他邑之室翁尚多照例歷去況寧邑之危險萬狀機會不可失又可知乃先生曰寧甘解袠不願加納是宜不以利害成敗疑惑于心恐懼于念者自癸丑謁選日學力堅定蚤有然者於今番愈見請問此功令也稍一權變無嫌通方先生曰他人可也自揣不然年不可待家無可托或借此榮親或假此祿養乘會行權力可捐例何妨予當此亦爲之也非是數者不必也天予又曰陽知先生以講學自任看得道理重功名輕故不肯引例涉於干進敢問道期大行聖學亦必借權位而展進一

步不愈于拘拘一方耶先生曰利濟便分大小數澤無分遠近古人修道一室而觀感者千里應之傳道一日而興起者千世應之況權變二字用以解濟生民之難用以救全君父之危用以鎮定社稷之傾聖賢皆可行以見通方至於關自己之出處功名之進取則有所不可

吳文楠曰先生所定祠堂制度及大宗祭田葬法等議俱補文公家禮所未備至於載主赴任所四時薦春秋祭件件品物必親進到底詩歌蓼莪樂奏二[illegible]誠必敬不但事亡加於事存直同昭格[illegible]

爲是人所難者敢問每早晚在祖父祠前朗誦孝經焚香擊磬不嫌類事神事鬼之事是何說也先生曰解透此關卽可知聖學入門試問吾子信得過親死是下死耶凡人死是魄朽而魂終在時散時聚在人感格耳唯神天皆然何以感格也鬼神無聲無臭矣感格之道須用聲用臭凡焚香爇陳牲醴用呼祝動聲歌無非聲臭之屬聞之赴感道有然耳況祖父親者更不同是一本之連枝葉茂而根尚生可知子孫在祖父未嘗死可信的的確確信及者少如此中尚參疑信安望學貫天人德格幽明之聖學耶文楠又

曰先生於宗祠前日常筮事必卜件件若祭義祭統上行事其說又何居先生曰此洞洞屬屬聽於無聲視於無形之精義也吾今將聖學之精義合併語了可謂合盤托出矣試問中庸大道所云不睹不聞者是何說話卽末章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之謂也君子戒慎乎恐懼乎謹之加謹者是何工夫非此聽於無聲視於無形之說耶會心者流水行雲鳥鳴花謝無在不顯時行物生先天之秘造化示人以文章何異祖先昭格以假祝之處但人不能違然相[illegible]不言也先聖先王用一番苦心寄之于簪[illegible]

停宣之路感格之方然不過是聽于無聲視于無形者之一節耳必到久之而積誠感悟觸處會心山鳴谷應手舞足蹈覺隨處皆見莫之致而致莫之爲而爲之妙處無行不與隨在皆眞仁人格帝孝子饗親一以貫之矣吾嘗言爲聖人者作上帝之孝子已耳子細心研究之

范光陽曰先生貨利不好聲色不好清玩不好而獨好讀書雖聽政之暇未嘗少輟也又不好泛常書除理學經濟天人經緯等書外不閱也且好讀難解之書如天官書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誰知是斗

度分也於牽牛初度悟出是日月五星每日夜之所經始如太元經方州部家八十一首誰知其入門也於中孚卦悟出豚魚是江魚十一月應候而出是々至陽生之精義又曰斗牛之間是南極北極之界陽于所謂見天地之心者此也邵子所云冬至子之半天心未改移者此也孟子所云苟求其故者此也皆前儒之所未道先生天資高曠又是學力精悟殆至此地先生曰前人作之後人述之吾鄙所有事也悟解不來是我無自立之地矣吾嘗思之天旣生我而有心已予我以希聖之路我旣繼聖而有性誰叫[illegible]

以達天之門然不得不借書覺悟又用悟讀書知[illegible]心所由生處卽知聖學所出入處常々以仁孝存心好生爲德只覺天地歸懷民物在抱矣蕭長公有二言講得好上可陪玉皇下可陪田夫乞兒在長公是作平等觀說話我則謂上一句是與天地爲一體也下一句是與萬物爲一體也思之思之至于無思用志不分乃疑于神自然爽快明白常試叫人想莊生觀魚何以不知莊生之爲魚々之爲莊生耶海翁狎鷗何以不知海翁之爲鷗々之爲海翁耶心之精神是謂聖々人以天而自處都當作如是觀知此方與

說鳶飛魚躍之妙窮神者達化讀書果到這等田地可謂富有日新之極矣康節先生說得是我縱貧時也不妨貨利聲色云乎哉

許蛟曰向來讀諸家語錄及性理大全寬得幾分白先生以顧諟天之明命提唱道破中庸一部起結並覺堯舜之道孝弟夫子之道忠恕俱有根源出來卽孔顏樂處與虞廷一中洙泗一貫前儒亦有以仁字指出者自先生以天地歸懷民物在抱的根子闡[illegible]這個仁字與向來單在自心講生々之機者不[illegible]從告天指出入手擲破若干疑團開出若干[illegible]

生曰要做之方知做之久而愈知不單在講[illegible]
守定學問貴日新如我前年解格物從物有本末來
直指明德下照仁敬孝慈信字後從入手想來覺同
邵子所云觀物的物字是看徹我與天地萬物原是
一體的關頭豈是已做成的明德又止至善前曾解
明德必到新民田地與新民必本明德來迥出清靜
伯功兩路說話今從究竟想來大學以國治天下平
收章中庸在篤恭而天下平卽宏結住爲何又講到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方作收章常由書經看出
盎古帝王明德天下必做到山川鬼神草木魚鼈亦

莫不咸若的田地方是極處由此參講則大學之治
平亦要照堯舜類上帝格上下苗格獸舞服敎畏神
千百年的田地乃是至善境界也由是講來則這格
物竟是悟透天地萬物原是我身一體上愈覺不差
嗚乎此道日講則日明此心日用則日新工夫做到
自知淺深自覺無盡大家勉策

陳齊永曰理學必兼經濟先生究心久矣當今重大
急務何在曾熟籌之幾則爲太平要覽耶先生曰古
今治天下無別法在得人而任之足矣又問曰必如
何等人方可任先生曰自古六計蔽吏都重廉不愛

錢之人兼能不怕死之人宋岳侯但曰文不愛錢武
不怕死竊謂文不愛錢兼能不怕死方可武不怕死
兼能不愛錢方可是也又問曰請益先生曰蘇民力
以重國本重氣材以正朝體二者庶幾矣又問曰何
以蘇民力先生曰癸丑年在都門曾向魏庸齋先生
熊敬修先生張繡紫太先生語及理數天人之學只
在七分不可十分何也天有北極只七星分治于四
面者二十八宿一面亦只七宿皇極經世書自甲乙
丙丁戊巳庚七字是白圈下辛壬癸三字是黑點人
身是七尺軀每日早從寅時起歷辰巳午未到申止

只七時到酉就昏黑矣雞棲牛羊歸萬物寘人事息
矣不可十分者何也留三分還造化有餘不盡之義
到十分則退歸一數理數天人一定消息之理可危
也可念也這段說話凡事皆然而錢糧奏銷爲甚況
在
朝廷虛得十分之名在百姓實受十分之累何云虛
得也其間水旱天災去幾何奸頑民欠去幾何貪官
汚吏侵尅去幾何各項借名奏銷去幾何究竟實落
計之　朝廷未必得七分眞實數用何如竟以七分
考成俾百姓竟免去三分之累實得三分之恩而虛

冒天災者必究實有民欠者必追侵尅者定要償乃
奏銷亦務要稽核法在必行政歸一致　朝廷反實
得七分之用上下兩得眞實受享培復民間無窮元
氣爲國本計豈長之運者急留心焉又問曰何以重
眞材先生曰天生人材爲一代之用國祚攸關民命
攸關人心風化攸關況天意亦每隨　朝廷功令而
生材不論滿漢文武科目白身用在那一途而人材
卽隨那一途而見攷往古至今重封建時而人材多
生世胄之苗裔舉孝廉時而人材多生忠孝之門用
科目時而人材卽生於詩書之家用掾吏時而人材

亦多在刀筆之輩那一資格而無豪傑聖賢忠孝才
德之品卽今用科目而科目中儘多經濟名賢用滿
旗而滿旗下實多開國良佐卽用廕生而廕生內何
常無才能特出之英卽用捐納而捐納內豈無賢能
奮拔之彥用之俱無妨也但朝體爲重須得眞才不
然者有倖得科目者儼然居懷才抱德之彥之上必
不甘心有冒爲將總者泰然而坐汗馬功勞之臣之
左必不輸服紈袴年少知社稷之艱難者幾人勢必
敗壞而反誤之捐例等賢知民命之關重者幾人勢
必決裂而必陷之重之重之云乎哉嚴科目所以者[illegible]

家徒嚴戰功虛者全家戍廕嗣但當永世祿之享[illegible]
逆不得作收民之官少一底定澄清不同撥變救亂
之時庶乎眞才輩出而國祚永民命重人心風化亦
起珍重朝體者急留心焉

黃太冲先生曰中庸一部書開口從天命言起收章
以上天之載作結請言這天字還當如何講纔是確
義先生曰善哉問千餘年來唯是這個天字解得障
蔽所以聖學不明前輩著書具在歷宋元明三代儒
者多註此個天非蒼蒼之天乃吾心自有之天在在
皆然請問蒼蒼之天與吾心自有之天是一個還是

兩個則知前輩所註皆是障蔽甚至湖南講天命之
謂性註豈眞有個天命令的不過借言嗚乎易云天
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詩云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書
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豈亦借言不必再多証
而知障蔽之爲害久矣今日只將這天字講認明白
則聖學服下就有端緒矣可謂千餘年暗室一燈先
生憮然曰然蒼蒼之天與吾心之天自然是一個無
疑矣不知何故前輩俱解作二此天字說有眞處此
下性命道敎各義俱有大原處先生以顧諟天之明
命爲宗旨眞可爲同人提唱快服快服

應詡寅先生曰程子與朱子至精至正直接尼山薪派雖曰邵子至大也畢竟講參數學一邊然數學恐偏因任太過何如理學踏實可盡耶請先生莫在邵子書上究心方云醇粹先生曰敬領敎但余於程朱工夫上討出大儒本領而於邵子觀物篇得出大聖分量若易所謂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先天弗違後天奉若進退存亡不失其正若非清明在躬志氣如神眞能穿月窟躡天根者未許見到這個境界嘗思一十九年洗心藏密焚香告天工夫上羅日月星辰之天文于心胸下召雷風火石之地理于呼吸中參皇帝王伯易書詩春秋以時敎人以經法天之人事于元會運世之間此是何等道理數云乎哉明道先生極力贊之曰內聖外王之學也後人不察乃云程薄邵之學而不爲非也唯宋儒鮑晉詳言之矣其經世一書直接連山首艮之秘傳而律呂音聲數圖庶幾尼山耳順之神境先幾挽回隨事補救又豈非出入造化搏轉氣運之大力耶至自云道在是矣是直任承當之義非眞遇棘手則不做與因任太過者一類觀之也又曰易云潛龍見龍時位不同講究亦各有所重先生曰道一而已潛見

丁巳問答　廿一

潛其所以飛者飛是飛其所以潛者同謂之龍隱居求何志行義達何道不得作兩樣論先生以爲何如董仁緒曰靜極生慧誠則能明今有坐靜觀空做一二十年工夫者即能先明煥發前知禍福不但下知庸流胥願頂禮叩問或急不能一覩其面或終不得一奉其敎抱憾者多多即公卿大僚聰明才智之士莫不倒體皈依師事仙呼欽奉其一言片語即如赤刀大訓寶藏作終身符驗逮後日果應其言疇不神欽鬼服矜相傳頌若而人其得道果深神通果大聲氣幾遍海宇豈非一時之人傑哉先生道綜天人包羅百家亦景仰這等人否先生憮然曰惡是何言也此類人所講皆流浪生死尋常禍福頗能惑人自號前知然于正經道理一些不見何景仰之有何言之道理上之眞生眞死非世俗之所謂生死道理上之眞禍眞福非世俗之所謂禍福其一種生而不生死而不死禍非眞禍福非眞福此中眞正道理尚然不知可矜言前知哉即如方外僧人俗傳勸止范督臺不該往福建一事後果値耿藩之變人皆神其前知矣豈知以范督臺而殉節封疆此謂死得其所殺身盡瘁守死善道是人臣大節豈得謂之曰禍且一切

丁巳問答　廿二

[illegible]千載流芳生氣凜々竟謂爲考終命之福可乎而勸止之何爲假令范督臺果不到閩百年後終有一死而泯々無聞何如烈々争光之爲愈耶祿々庸人老死牖下與草木同腐朽何異以此衡斷僧人方外所言但知流浪之生死尋常之禍福全不在道理上講究何疑哉既不在道理上講究其所謂靜極之慧誠中之明亦彼之所謂明與慧也可知竊深怪舉世之人勿論賢者愚者貴者賤者輩爲所惑而不知悟更願投拜之而恨不得其門亦復何謂誠知子與子言孝臣與臣言忠在正經道理一體認内而卿相

外而將帥與夫内外凡有一命之寄者但有封疆民社之任生死利害義無可辭縱遇大變祇有盡瘁濟則君之靈不濟則臣之命再無岐路可以逃避何庸計較雖一介之士任無民社而一身之成敗得失稍有定見者亦惟義命之自安更無矯誣之幾倖若是視其一類人人妄言禍福煽惑人心徒亂主意方且闢逐之以靖其風化嚴絕之以尊吾正道寧待再計哉

施易修先生曰余孔氏門牆中人也每兼好禪宗家言二六時中除講究經史子書外樂誦金剛經若

又習與郡人士約行放生會等事似乎並行不悖矣竊有當于先生否先生曰無妨也佛仙與儒大指在好生積善利物上至念經一道殊有精義未可淺講須要討究出同中之異與異中之同偏全虛實之各殊然後可請疏言之如所云饑來喫飯困來眠與吾儒日用飲食說話何嘗不同然知味處不講著察處不講又云蠢動含靈具有佛性與吾儒人皆可以爲堯舜說話何嘗不類然耳皆能聽目皆能視其所以聽處明處置之不論斷々不可孟子曰犬之性果猶牛之性牛之性果猶人之性歟如此痛快棒喝無奈

聰明才智之士仍然不悟若就太極源頭之理溯來亦可云同但云知覺運動中更無明察由行之精理又烏乎可哉此人禽大關頭未可忽畧又親々仁民愛物理一也分殊也若即元來論天地萬物原是一體可也必要愛無差等待王公同下賤視尊親等路人如此作平等觀行事殊無義理無論萬々難行即行之豈成個道哉並耕之說蚤被孟氏闢破可歎所云無知識者仍以此等作好事看是何說也即同一好生也積善也利物也發一空願與作成實事較或作一二有限功德與一世萬世地平天成民安物

畢竟其偏全虛實不待再辨而明之矣如念經一心吾儒前輩後學俱詆笑之譬如蜉蝣竊久悟之原是吾儒一件法門久矣吾儒反不講矣被兩氏家得之往往崗功得手偶有吾儒知之作此崗功不知者反譏之曰惑于異端矣這叫成呼主爲客何也自開闢來語言文字之書自吾儒一部尚書爲始易雖出在前然有圖象卦畫不曾有語言故知尚書是始也其內欽若昊天執中建極敬止顧命種種旨歸都講個念茲在茲一件功夫是由淺入深由外入內由迹入神最精直捷路頭可惜人都畧之今爲知者道可破

向後從前一切詆譏之有所不必矣古今道理有神化者有形化者有聲化者雖禽鳥昆蟲皆能之何況乎人先以一件言之螺螺小蟲也叫之久而異類同形矣是聲化鳧鴨小禽也孚之久而異形同生矣是形化鱉是介族也孵之久而異種同類矣是神化至人爲萬物之靈但能聚精會神崗志一道未有不千變萬化者可歎眼前道理都不理會如吾儒讀書一室不拘古聖今賢或在千百里外或在千百世上諷誦其文章而感奮興起改過遷善非聲化也耶或過高賢之里居炙其光儀聆其辭欬邂逅相逢不[illegible]

悅服企仰因而篤志修身宗承正道非形化也至其至不得見其人無由聆其聲欬親其光輝祇得於千百世之下千百里之外聞其姓名悉其里居服其教畏其神爲之寢食不忘皈命宗風久之潛移默契卒證大道非神化也耶夫所謂念經得力當作如是觀觀想永言這部工夫吾儒亦不屏政可於異中證同也竊嘗云念念二人可云孝子念念君國可云忠臣念念聖賢道上就是聖人之徒吾儒每旦晚誠能潔誠持誦大易六十四彖三百八十四爻與六十四大象并孝經十八篇再爲之時時觀想仲尼祖述堯

舜一章是何等浩浩神理與孟子居天下之廣居一節是何如巖巖氣象如是用功或十年或二十年積至三十年五十年之久未有不通靈得力者金剛般若云乎哉是或一道吾深信而敬服之但以之爲入手功夫作不得究竟實詣難爲不知者言也

翁鍋鳴先生曰儒道兩途唐宋以前不分立門戶厥後分立宗風而黃冠一脉又分爲三種有調養胎息者有烹煉金石者有拆補陰陽者相傳得失各半人莫適從究之得恒少而失恒多先生廣覽博究曾亦留神此等有所得力可指示其說乎先生曰若等大

半荒唐究心不如不究心之爲愈也况書籍詭秘
訣迷惑入其道而受害者比比甚至惑其說而累更
有不可勝言者千萬中幾曾見成得一二縱得機緣
獲有秘授眞積力久成得一二亦祇是立一己之命
的學問而不能立千萬人之命立千萬世之命夫子
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斬鋼截鐵知吾儒原在道理上
論生死其中生而不生死而不死一段眞實道理若
輩都一些不論竭精費神於他道何謂哉卽曰千百
年來豈無成就一二人如赤松子呂眞人許旌陽陳
希夷輩代有其人吾意亦自積功累仁來立命篇說

得是欲求天仙須行數千善欲求地仙須行數百善
有了積善的踏實工夫可貫得調養烹鍊折補種種
善法隨便借徑都可成就卽所謂機緣秘授亦善積
中志一氣動之所致非泛然也不然者少了積善實
功到眞積力久之候徒事烹鍊必至崩鼎强行折補
反至傷身久服津液空勞呼吸總屬行險僥倖吾故
曰究心不如不究心之爲愈也先生以爲何如
許石香先生曰正學明左道黜大經著方伎伏凡慮
亂世者禍福念重爭言前知旣不能在人事上體察
偏好在鬼道上談立夫子曰臧氏居蔡不知其智矣

龜筮正理尚重言之何况方術今人不知何故將正
道不講單以術致前知神其奇驗甚至祭鍊樟柳商
陸之類現形作聲眞是人妖物怪變幻奇邪端人正
士誅闢之孔急可無一番正論發明破其狐惑俾人
心風化一歸正道耶先生曰這一番說話不但破目
前人之惑更要破千百年人之惑自古大聖人每言
鬼神情狀最眞不起人之惑賢者大儒知鬼神情狀
不眞輙諱言鬼神益增人之惑庸愚人是惑于鬼神
者其惑尚淺聰明才智之人不善體認聖人之言卻
能好賢儒之說故其惑鬼神也更甚于庸愚此千百

年之大槩也今何以破之竊謂惑之不可愈諱愈疑
愈闢則愈惑更不可唯就聖人之言將鬼神眞情狀
體認出有以信服千百年人之心則其惑立破矣且
所謂惑者陰鬼邪神也又將正氣鬼神眞情狀眞昭
格發明出有以厭服千百年人之心其惑更全破矣
吾嘗言考亭先生註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
其神此二句解如在是就祭者心內說非鬼神之眞
情狀也鬼神之有無豈關在人之誠不誠哉鬼神眞
情狀無物不體無時不然無地不有以言昭格則係
人之誠不誠道有無字作昭格不昭格解方是其曰

視弗見聽弗聞似說不得有其曰僾然如見愾然如
聞又斷々說不得無故在上在左右明明言神之格
思眞々切々但因不可度思乃下一如在字畢竟夫
子說敬說遠又連說敬而遠之妙不容言不惟說在
上在左右當敬其弗見弗聞處愈當敬不惟說不可
度思當遠其昭格上下時亦當遠這遠字卽作不惑
解爲是總之洋々常在聚散有時昭格憑人鬼神眞
情狀大抵然也一說到現形聞聲就是隱怪後世有
述就是惑處但曰吾不爲之眞正降魔伏鬼大本領
政不必諄々說是無反滋人疑耳又不得將有形有

聲作精成妖亦能前知禍福而作準驗且能災祥愚
人而可消禳如此反說不得是正氣鬼神之眞有處
其最能蠱惑人心全在此其最能妖孽人家國政在
此今思立破千百年人之惑處亦在此以何爲主斷
中庸不云乎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又云君子戒
愼恐懼只在不睹不聞以此而信服莫見莫顯之良
能全非斷靈作變等伎倆所同也或曰吾言是聖人
之言不爲彼伎倆所惑儘足見守正把持得定處而
眼前禍福日後災祥毫不能辨不反遜方士妖人竟
能先機靈應而有濟于實用乎緣是恐無以厭服愚

明才智之人則其惑終不能破先生曰否否天理
心上有福無禍有祥無災豈不能辨眼前循天理而
動無愧良心將來決無膺禍決無罹災之事卽此可
操如券豈不能前知自心信得過何勞鬼謀神告讖
罪只在改過止謗莫如修德此外何事可以消禳夫
子曰事人卽能事鬼知生卽是知死明々言天人一
理幽明一致正經道理無過眼前忠孝可以徵世言
行可以修身試看國有忠臣豈非一國禎祥家有孝
子豈非一家吉祥人生每日心懷善意口說善言眼
覩善書豈非一身吉祥此不待感應後知之者卽言

靈感而忠孝之至格乎鬼神言行之善動及天地如
大舜之烈風雷雨弗迷武王之赤烏白魚兆吉薛遊
郊而素聖生虹化玉而大儒起其他若嚙指以痛心
吹律而知競枯竹生筍凍河躍鯉種々顯應直若呼
吸可通帝座焉何非乾坤正氣動星雯格異類徵氣
體以言神通此得其正聰明才智之人不向這道理
中考符應而他作用亦何謂哉試指破之何物魍魎
借影響以惑人不外人妖物怪氣數不盡魄化魂存
或假形氣附草木作報者或附禽獸作聲者或敗花
爲紫腐草爲螢作影焰者甚至變形淫惑生人者又

能附泥像憑土形作災祥食於其土者諸如此[illegible]
害及至附人則其人能言時事及為卜為卦為兆[illegible]
籤能報禍福皆奇中異驗人輒言之及其氣盡其人
亦盡言亦不中驗嗟嗟凡人得此其人運必衰人家
有此家運亦衰假若國多此國運亦衰豈不重可危
哉何世人不悟猶或以其中驗多慕之無論遠近傳
頌之何哉况此等戾氣陰靈僭陽剛正人即消遇福
慧薄人方長世不乏聰明才智之人惑于此者可闢
此說而廓然返矣
萬言曰先生言道獨精能洞見本原又聞道獨大能

充拓全量且辨惑獨悉能直破疑壘但是淺學鈍根
不能遽然領略奈何還該指出大節幾條俾同黨眼
前可以率行久之由粗入精由小充大由疑得悟方
可全針一度先生曰自宋而後聖道纔得表彰局面
終成儒者其中精處大處疑處尚待後人之推究致
多吾是以特為上根人講聖宗焉若夫民可由不可
知雖大綱指點未始不寓精義入神之理不見吾之
治寧乎寧之人失敬久矣祖先父母前多不行叩拜
禮雖元旦生辰亦然即見神廟祠前俱止一揖而去
蒞任來敬之每朔望叩拜祖先父母已背者置主

之先從衙門書役敬起使知祖父之尊見親親之義
又不行古講鄉約事小民焉能見 朝廷而知尊蒞
任來躬率紳衿者庶開講古鄉約先朝拜而後講聽
又令各啚分每朔望製 聖諭牌擇耆伍保焚儀開
講亦先行朝拜禮俾衆百姓肅然知敬 朝廷之禮
見尊尊之義又寧之士每年兩丁大祭自不到泮宮
執事行禮聞之浙省在在皆然益吾鄙根本之地如
此滅沒從何知尊師重道之典蒞任來與紳衿約每
丁先齋宿文廟旁各件修整今竟士子爭以職事為
榮鄉紳穿朝衣捧香帛依期列班而拜突見宗廟之

美百官之富翻然改觀人人知敬聖尊賢之義又學
宮之中久不行鄉飲酒禮蒞任來復此大典申詳公
舉行禮歌詩見 朝廷慎重大賓之典忽然再覩人
人知敬老尊長之義又簿書之冗久不行勸農大典
蒞任來每逢春月詔各啚父老輪詣公堂置酒鼓吹
勸勉尊 朝廷講六諭勸衆民輸義穀并傳敬朔望
各叩拜祖先父母俾處處都知尊君敬親之禮見古
民牧與小民勞勸之義又寧之俗除祈禱雨晴外如
日食月食不救護祀土穀祀山川不成儀蒞任後每
事講求諭父老曰天地生成之恩如父母然譬父母

有[illegible]寫予則呼天搶地以救之然後予有[illegible]痛[illegible][illegible]毋理當然也食不救護祀不成儀是天地父母[illegible]不知報災不知愁漠不相關之甚一遇水旱輒呼號以禱之情耶理耶爰令必誠必敬闔邑舉行俾人人知敬天災恤民隱之禮見古先王報本反始之義之數者大綱指示早已著之行事其實敬天勤民忠君孝親與夫養老尊賢重農與化種種精義何一不具獨是深者見深淺者見淺誰謂鈍根人講不得上達之道耶若夫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充類至義何粗之非精窮神達化何小之非大聖學全體大用尚賴

吾鄉同人振興而力任之

易經續卷之一

天中許子講學集註

越東受業　黃百學筆記
男　廸澍較閱

續易經讀法一

人皆云太元擬易不知太元擬天人祇知太元準曆不知大易先準曆蓋曆數者天象也道之大原出于天聖之體用本乎天故講聖學者必事天而事天者必學易竊謂學易者必解得所謂太元者始知所由入門竊故以太元經爲易經之續也試觀昭昭者天

青龍也白虎也朱雀玄武也蔡子註書經知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可謂精詳矣然始于何始終于何終耶大哉易乎元亨也利貞也姤復否泰也程子朱子註易經知三百八十四爻二至二分之處可謂通變矣然乾知大始未濟居方耶若是讀易若是讀天何異測海者但見汪洋無際庸知夫津渡之所與夫登岸之處耶往讀邵子贊楊子曰楊子雲不惟知曆數且知曆理其能見天地之心乎初亦不解后讀大洞經篇首干支始丁丑戊寅不自甲子卦名始豫卦隨卦不自乾坤終成大惑及誦至旋斗歷箕而度

天開句。又不自角。又不自虛。方豁然悟矣。今而後知太元之始牛宿一度也。蔡子所云四分度之一者。乃指斗度分也。今而後知太元之以中爲首之首。擬中孚卦者。斗建子位。律應黃鍾。十一月江魚名豚魚。始應候而出。故曰信及豚魚吉也。程子朱子所云。六十四卦者。除甲子一周。餘四卦。以中孚起。謂一陽冬至也。查太初上元。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無餘分。後千五百三十九歲。甲辰朔旦冬至。無餘分。又千五百三十九歲。甲申朔日冬至無餘分。又千五百三十九歲。還甲子朔旦冬至無餘分。凡千五百三十九歲爲一

統。三統爲一元。一統朔分盡。一元六甲盡。又查天官象緯等書。確知每年每夜。日月五星之行。俱起于此。所謂日右斗左。逆乘六甲。與斗相逢。俱由于此。其曰能見天地之心者。非此之謂耶。且丑與寅之交。成言乎艮。艮止也。靜豫與隨之卦。萬物出乎震。動萬物者莫疾乎雷。由先天而言。自坤而復。一靜一動之間。天地之心不于此見耶。此固數千百年之所未解。亦先儒後學之所不道。予究心太元洪範皇極太微洞璣等書久矣。今猛然解悟。益信斗牛之間。正天地之中。乃南極北極之界。康節先生曰。冬至子之半。天心無

[illegible]孟子曰苟求其故。可坐而致。非真知灼見。于[illegible]而從漫然爲是言耶。由是讀易。由是觀天。竟如迷津者得其指南。桴海者獲所寶筏。何慮無誕登聖學之日耶。或曰自太元出而易道晦。信此言也。不惟不知元。亦不知易之同本乎天也。獨是千百年來。究心太元者殊少。無惑學易者。單泥王輔嗣先生一邊也。今特拈出圖式筮法于後。俾後學一見洞然。先得太元之所以入門。而後由太元得大易之所以入門。天心如見。聖道依然。誠知太元是易經之續。或亦留念聖學者之一助云。

讀法二

讀太元者。不知筮法。無由入門。不知占法。無自攷義。其所云合寫者。以兩贊當一日。七百二十九贊。以當一歲三百六十四日半。自天元甲子朔旦冬至推一晝一夜。終而復始。運斗指于五行。所配以應休咎之占。說陰陽之數。先儒言之詳矣。獨至筮法。經先儒一辨。增後學一惑。無怪乎解者鮮。今詳其例于后。天之策十有八。地之策十有八。地虛其三以扮三。猶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故元策以三十有三。[illegible]筮既畢。然後別分一策。以掛左手之小指中[illegible]

以三揲之并餘于扐。又餘三已下。得七爲一畫一。得八爲二畫畫一。得九爲三畫畫一。凡四度畫而一首之位成矣。陰陽者奇偶也。晝夜者陽以一三五七九之奇爲晝。以二四六八之偶爲夜。陰以二四六八之偶爲晝。以一三五七九之奇爲夜也。經緯者經謂一二五六七也。緯謂三四八九也。旦筮用經當九贊之一五七。夕筮用緯當九贊之三四八。若日中夜中筮用二經一緯當九贊之二六九。所用贊下爲始次爲中上爲終。故經曰觀始中決從終焉。

讀法三

嘗思易取義四。仰觀天。俯察地。近取身。遠取物。任取一義。俱可名卦。至其吉凶悔吝。在一卦爻位之中不中正不正。陰陽剛柔之有應與否上論也。不論生尅衰旺。如壬遁等書。其實生尅衰旺之義已備。乃若命壽論性情喜忌。又論得時不得時。得地不得地。稍與易近。然無本身近裏之義。唯洪範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自謀食謀無不周至。結之以三人占從二人爲準。今太元先定首之陰陽別休咎。蓋以所遇之首爲天時焉。然後以占時之旦夕中三者。分經緯取九贊中得三贊之逢晝或夜。別其或大休或大[illegible]或[illegible]中休終咎。或始中咎終休。蓋以所逢贊爲人事焉。陰陽晝夜旣定。又占首之所配星宿。或牽牛等元武水。或角亢等青龍木。或井鬼等朱雀火。或奎婁等白虎金。與首五行同德是從。與首五行背德是違。蓋同德即相生。背德即相尅也。又占筮時之所逢節氣。如冬至筮。逢十月前首爲違。逢十一月後首爲從。夏至筮。逢四月前首爲違。逢五月後首爲從。蓋元貴方進。賤已滿。方進即旺相。已滿即休囚也。又考數。即晝夜逢多逢寡之數。又占辭。即贊辭或吉或凶之辭。凡此六者備參而驗之。與所筮之意違否爲定。從多爲休。違多爲咎。殆與洪範之義實相兼。是元也。不但準易。而且準月令。準洪範。以在我之事。貫諸天人理數。前聖後聖而徵其向背。可謂美備之極矣。特難爲不知者道也。

讀法四

假令丁巳年八月十七日戌時筮

太元之策三十六。除三。掛一。合三十二策而兩分之。以三左揲。以三右揲。置其餘。

一揲併掛得六　二揲不掛得三　掛一不用餘[illegible]

數八　過揲二十四策　八其三爲二　初當[illegible]

一爲家二　再掛揲如前三揲併掛得三一四揲不掛得三　掛一不用餘數五　過揲二十七策　九共三爲三　二當晝一爲部三　三掛揲如前　五揲併掛得三　六揲不掛得三　掛一不用餘數五　過揲二十七策　九共三爲三　三當晝一爲州三　四掛揲如前　七揲併掛得六　八揲不掛得六　掛一不用餘數十一　過揲二十一策　七共三爲一　四當晝一爲方一

合之自下而上自家而部而州而方逢第二十六首得首之務

一方	三州	天元
八木	三部	二家

易經續　上中　象蠱卦　六

右凡八揲而成四畫爲一首蓋凡揲法之例倣諸此

蹟法五

首位既成念六偶數屬陰爲咎又成時筮當合夕占用緯卽取務首之三四八贊這一表看三逢夜是一違四八俱逢晝是二從三從也謂之始咎中終休故經云觀始中决從終此之謂矣陰陽晝夜已定休咎之大端又當占星攷務首之三贊四贊八贊逢昴日雞之一度三度西方七宿白虎屬金與務首之八木相剋是星違也再當占時攷務首在淸明節後虹始見之時以筮時八月論屬在前爲逆是時違也三當看數攷務首之三四八贊係一夜二晝從多爲休是數從也四當看辭攷務首九贊之次三不拘不擧其心腐且敗　次四見矢自升利羿之朋蓋戴車載一次八黃中免于禍貞凶少吉多是辭從也

右凡四占合參陰陽晝夜從多爲吉凡占法之例倣諸此

命著詞

命曰假太元假太元孚貞爰質所疑于神于靈休則逢陽星時數辭從咎則逢陰星時數辭違

易經續　七

太元擬卦日星節候圖　此係王薦所作凡圖發微圖內首畫并九贊皆自上而下

首擬卦贊配名橫看日星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中 中孚	晝一日 冬至十一月 [illegible]	夜	晝二日 牛二度	夜	晝三日 牛三度	夜	晝四日 牛四度	夜	晝五日 牛五度
周 復	夜	晝六日 牛六度	夜	晝七日 牛七度	夜	晝八日 牛八度	夜	晝九日 女一度	夜
礥 屯	晝十日 女二度	夜	晝十一日 女三度	夜	晝十二日 女四度	夜	晝十三日 女五度	夜	晝十四日 女六度
閑 屯	夜	晝十五日 女七度	夜	晝十六日 小寒十二月 女八度節	夜	晝十七日 女九度	夜	晝十八日 女十度	夜
少 謙	晝十九日 女十度	夜	晝二十日 女十二度	夜	晝二十一日 虛一度 婺女始	夜	晝二十二日 虛二度	夜	晝二十三日 虛三度
戾 睽	夜	晝二十四日 虛四度	夜	晝二十五日 虛五度	夜	晝二十六日 虛六度	夜	晝二十七日 虛七度	夜

康熙十有六年歲次丁巳秋八月望後之吉知海寧縣事天中許三禮若于告天樓中

受業黃百學曰戊午春仲　安陽夫子將有續五經之役以所著太元讀法授學曰是眞得天人理數之原而世何置之覆瓿也昔人謂元擬易失之僭夫曰擬猶伯叔之于伯仲曰續猶宗祖之有子孫也何嫌焉因出元包洞極潛虛等書曰余將偕此爲易經之續子試先推其起例焉予小子旣卒業因嘆向來註解紛紛何如讀此較然而明快也昔蘇老泉未有定論至王涯胡雙湖季彭山愈解彌惑迄今七爲一八爲二九爲三究恐後學不明再詳註太元起例于后庶可按圖而定焉

起例

太元之策三十六除三掛一合三十二策而兩分之以三搜左置其餘或一或二或三次以三搜右置其餘如前數其餘數通前不二卽五左一則右一左二則右三左三則右二併掛不三即六合左右兩揲是爲一揲易以四數卽爲之揲所謂揲之四也元以三數特名爲搜以見合左右方爲一揲也次除前餘數復合其見存之策或三十或二十七不掛分搜左右如前法其餘數

不二即六右左一則右二左二則一左三右亦三是爲再揲乃合前餘
次合初揲之餘數并之於扐再揲未竟餘數未并再揲竟則并餘于扐餘數始并入掛內所謂并餘于
扐是爲一扐扐即所掛之一也兩合四揲共此一掛凡一扐之後三數其
餘于前之餘數已并于扐置之不用矣此所謂餘乃正策也七其三爲一〇畫一〇八
其二爲二畫一〇九其三爲三畫一〇太元三十六策以天數十八策爲體
地數十八策爲用除天十八策體設起則七其三爲三十一得爲三者一八其三爲二十四得爲三者二
九其三爲二十七得爲三者三以成一方之位自方而家四位通計
四掛八揲每揲二揲凡十六揲而首名定

告天樓告法

倪先贇 談九乾

范光陽 戚依

天中許夫子授 受業錢廷楷 許汝霖仝錄

陳錫嘏 陳齊永

俞寅 男迪渭筆記

告天工課

每日昧爽淨手焚香先向

天地君親師位前 五拜 讀覽篇

自矢心盟十六言

小心翼翼昭事 上帝上帝臨汝無貳汝心 父兮母兮生我劬勞欲報深恩昊天罔極 人生於三事之如一 君德 師恩天親靡異 民吾同胞物吾與焉仁人孝子一體視焉

右日課報答生成之恩推極生成之量孝亭

朱先生曾日行之誦畢又禮誦

上帝告 至聖頌 先賢讚 于後 至誠拜禮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天視民視天聽民聽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昊天有成命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行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

凡一遍 三叩 至誠拜禮

仲尼先師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
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
如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
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大也

凡一遍 三叩 至誠拜禮

孟子先賢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
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
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凡一遍 三叩 拜畢端立朗念

希聖達天印文 各一遍

天地以生為德養民物托之君教民物托之師聖人
以天自處萬象異形同體百王異世同神
人能仁孝兼盡便可轉移天心位育事業自我靜
聖動王同源

念畢隨用印一顆于告天日程冊子上

右段工課默契上帝之心景儀賢聖之學前哲
先儒所不講究者

印畢面東端坐靜息一時

誦月令值月六節　誦孝經六章
誦易經值日一象卦　玩太元值日一候贊

隨將日程冊子書今日值何甲子逢何星宿又
書星宮協吉的在何方所宜何事不宜何事

右段工課究天地人合一之道叅氣數理有用
之秘各代名世所必探討者

至是方跪陳年日籍貫及誓言祝言

皇清康熙某年月日浙江杭州府海寧縣知縣許
本籍河南彰德府安陽縣人今在任丹衷虔
告誓心學

至聖凡晝所為夜所思有一事敢負　君親大恩至
聖譴我

焚香告

上蒼凡躬所履言所發有一念不為民物立命
上蒼罰子

誓畢三叩

右段工課答報君親別無入聖道之路有傷民
物即重傷天心之恐清獻趙先生曾夜行之又

跪陳祝言

祝天常清祝地常寧祝

千工壽考聖明願時々萬民樂業願處々五穀豊登

願家々子孝以養老願世々臣忠以報君有若天地

不位君父有憾民物失育某之責當何嚴也祝聖人

之道常明祝聖人之道常行願千劫兵疫全消旱潦

不祟願人天幽明感格物我靈通有若聖道不行陰

陽失調人天扞格某之學當何治也屬我心精上達

帝聽　末二句連祝三聲連叩三叩

右段工課有範圍天地曲成萬物之力有德贊

聖帝道茂人天之功堯夫邵先生曾日祝之

至是又焚香一炷端坐靜息一時默々念想

亦粤九天之下與夫九地之上而人處其中上而星

斗下而河嶽皆與我身心合一自羲黄以來各代帝

王自周孔以來各代神聖自元始以來君父聖賢皆

與我身心合一前億萬年後億萬年六合內外九流

百家人人物々皆與我身心合一斯時也念至無念

身非其身心非其心不言不動還了先天真不知我

爲天地天地爲我々爲神聖神聖爲我々備萬物萬

物備我之至妙至妙者與常得若此任天而動焉有

不妙合自然者耶此之謂渾乎天理無極太極

右段工課是君子克念作聖々人以天自處之

界前賢先儒名世俱未嘗踐實做得

由是或五日或旬日或半月虔心筮卦信手質爻

隨在得聽於無聲視於無形之天機焉

每晚夜靜淨手焚香工課如脉爽行

每日有此兩遍工夫由無極太極而會二五之精

由二五之精而溯太極無極之妙則居然人事

之中潛孳上天之載時行物生之真源直在當

體備之矣

行之三十年可幾子輿氏根心生色粹盎四體不

言而喻妙處

行之五十年可窺吾孔子知命耳順從心所欲不

踰矩至處果能此道也中和我致位育我擔不

賞怒而民勸民威不聲色而物化物育操功在

不睹不聞通德在無聲無臭一息萬年寸心千

古浩々其天也哉

告天日程式

假如本年正月十二日立春誦月令孟春之月

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以下六段細參其不

變天道不絕地理不亂人紀不忒物候之妙

隨誦孝經六章以實之

又如正月十二日立春以四正卦該玩易經坎之六四晉三候十月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又十二日係立春第一日以十二辟卦該玩泰之初九在東風解凍候內晉一候五日
泰小往大來吉亨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太元經道卦氣直日立春正月節東風解凍一候在天元方二州一部家下中局候小過卦該玩小過晉五日
小過亨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又以太元贊準日星立春東風解凍第一日在危十六度內該玩差首之初一次二兩贊晉一日
差陽氣蠢闢於東帝由羣雍物差其容　初一

微失自攻端　測曰微失自攻端其所好將以致其所惡

觀天道
正月十二日甲申未時立春在四元甲子內奎木狼值宿丑卯辰戌時吉方亦吉如論未刻則爲昴受日爲奎之剋且奎爲時得地而彼宜爲張受將爲尾之剋而尾之時地兩失居我又不宜獨是駐爲張亦居長生位與昝爲比可謂守而無妨也
察地宜

是日太乙一白星在坎一宫是吉又據立春節壬午符第三日休仍在艮則擒捉當從西北方捉當武當從東南方吉伏藏當在西南拜表祝君宜在東北也
審人事
本日以十二占未時兩貴逢空出旬後事乃吉唯辰時望行人立至申時諸事成也
先生常向受業諸人論曰易所謂大人者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先天天弗違後天奉時若進退存亡不失其正當向斯

程書象之可得好生作用之大凡也
康熙十七年戊午春正月望日
告天樓告法

告天樓告法

從天定憲候圖說

天垂象。惟聖則之。是天也者。萬象萬數。萬理萬事。所出之原也。故唐堯開萬世道治之統。首以欽若昊天治憲明時。以前民用。迄虞夏商周。代代聖人。舍此無治。舍此無學。試翻尚書一部。那一篇不原天說起。確確可信。數自唐宋以來。道源不明。聖學闕絕。將這生生動動活活潑潑之天。硬以一個理字看親。且似忌諱言天。凡註解天處。定說不是蒼蒼之天。又以一個心字涵過。是以抹卻象數。不言徵應。遂將道理一向講成虛虛泛泛。無根無着。斗不得應濟不得事口口

闢異端。自己竟類個虛無寂滅的學問。豈不可惜。惟漢人近古。尚有傳授。故知道原出天。必本象數以徵事應。論天道。確有災祥可驗。論人事。確有補救可說。談兵法。實可弭亂止戈。談醫理。實可淡災去病。講時命。人世之安危禍福。如操其券。講占筮。眼前之吉凶得失。如響之應聲聲。叫得應濟得事。而聖學之真本領。猶于此見其大槩。何講道者。偏要抹殺這幾椛反道他。惑于災祥。墮于象緯。無怪乎聖道滅絕。止做成個道學之儒的局面。並道學之儒。維持風教。端正人心。共見確守。定豈曰易易。較之神龍變化。與天[illegible]

之至德。確乎有開。余是以表彰聖學。斷斷從天道說起。首天道。又斷斷不單以理以心上說。還與漢儒從象數究起。從徵應考起。以見得天象示災示祥。原是示教。寄仁愛之心。必不可以爲適然之數。捄之又見得人事。或應。或違。確乎可挽。重補救之力。必不可以爲一定之數諉之。由此天道講。方是有據之人事。由此象數講。方是有徵應之必之理。不但一部易經。卦卦從象數說起。一部春秋。件件災異必記。即從事應說起。何得曰不言事應。又禮經云。四時流轉天之教也。風霆流形。地之教也。細參這兩個教字。聖人舍此。

何以爲治爲學之本。此等聖人經書。不據以表彰聖人之道。反去看唐宋以後諸家語錄。半是疑惑。半是抹煞的話。反譏漢人講的不是。冤冤誤費心神。余嘗云。舍六經四子書外。讀董子方知天道。讀楊子方知易道。若不知天道易道。難知聖道。濂洛關閩之書。邵子經世。當推第一。但難爲淺學腐儒輩道也。今試問擡頭見天。知東西南朔者幾人。而左旋右旋之說。迄今尚在聚訟。何況見天地之心。窺先聖之秘。粗立此圖表。俾人介然知天地之中。斗指向左。日躔向右。際子曰。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一一了然。[illegible]

以左立晷表。右書物候。灼然見當至而至。方合天道之中。不則當至不至。未當至而至。則均有過不及之咎焉。確然見應候而然。方徵人事之協。不然後期而然。遇期不然。則均有愆戾之召焉。天道人事。確然相參。據此二者。而淪益知憲家學問。止炤成法推算。定朔定望。不差也。二至二分符合也。日月交食。歲餘置閏有準也。猶然了當不得。畢竟知去歲元旦冬至。是此甲子。今歲元旦冬至。爲何輪當這個甲子。是有說也。去歲立春立秋。是某支干。今歲立春立秋。爲何另是一個支干。是有說也。又兼陰晴不一。風雲互變。此

中討天之教。天之心。大聖人參贊輔相之功。能賢君相調燮修戒之學術。政在此着留神。天道。聖經。人事。物理。王道。聖學。俱是一脈相關。呼吸相通。一貫道理。豈不痛快千古。如此看易經也。洪範也。月令也。俱是吾道中日用飲食。家常一刻不可離之帳簿子一般。唐宋人以自己所短。反嫌前人之所長。又加貶絕之。所以聖道幾晦不可問也。考亭先生。以醫卜陰陽等書。解做小道。即是漢宋人分見不同處。醫理關切性命。通其調燮。可以治國。卜書預知禍福。精其趨避。可以行兵。捍災救難。祛戾迎祥。大而國家。精而身心[illegible]

闡切天人理氣陰陽補洩大道豈曰淺小願同人從聖經體認破卻後來拘見ㄝ天有日希聖有日矣余嘗云德必到格天方見德之大誠必到動物乃云誠之至斷ㄝ以事應言之也學必要貫天人道必要洽幽明方為聖德可知矣或曰這圖表猶在書本上指陳也就天就日有何看法余曰有二法一傍晚觀日法兼星看一黃昏觀月法亦兼星看試看十一月仲冬日在斗牛而入于酉地奎婁在午及二月仲春則日在奎婁而入于酉地井鬼在午焉由此而看五月仲夏日在東井而入于酉地角亢在午八月仲秋則

日在角亢而入于酉地斗牛在午焉此觀日法也正月孟春十五夜月在星鳥而出于卯地昴宿在午四月孟夏十五夜月在星火而出于卯地罡宿在午焉七月孟秋十五夜月在星虗而出于卯地箕宿在午十月孟冬十五夜月在星昴而出于卯地虛宿在午焉此觀月法也由此兩觀法而天左旋日月右旋可謂確然有據矣或又曰天度一日一週月歷亦一日一週而不及天一度四分度之一乃元經月星節候圖以三百六十五日配天三百六十五度半豈日躔一日止行一度耶說者曰是就在天月不及天一度

[illegible]之也如是則天磨曰蟻之說且不妄作定論書此以備再參

康熙十有七年仲冬之吉天中許三禮著

受業倪兆鰲

范光陽

許汝霖

陳齊永等記

從天定律氣圖說

太元曰律憲交道聖人以謀又曰律則成物憲則絜時四時行故父子繼律憲陳故君臣理明乎律與憲聖學並重夫何憲法後人較前人加詳而律制漢後迄今日失缺致之尚書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則是律呂一道準天時合地氣協人事應物候無一處不條暢以達而其實大聖人德洽幽明和召萬類有一段真精神貫注其間不但是鳴憂是工器數攸當已耳然又必借是五聲律呂八音方可以宣昭其德條達其和而使

之洋溢充周以滿其量也惟後儒好單言理畧卻器數淺識聲容所以缺失爲可歎耳獨有至宋康節先生能以律呂唱和天聲地音而博通乎天人萬物之數是不專爲樂作發而實得乎律呂之精之大者蓋由伊川丈人邵天叟夙通音義世傳微妙而又自己研窮一十九年所以於日月星辰水火土石而見天地之秘又由目耳鼻口氣味聲色而得生人萬物之情在氣味聲色四者內單拈出聲音一道統攝天人萬物政所謂律憲交道聖人以謀儒生不察淺目之爲數學豈非千古憾事哉惟數學失傳而理亦無根

據惟數學不講而理全無徵應弊政坐在此耳有明苑洛先生相傳楊椒山先生獨得制器聲律之學亦由沉思積久夢寐神授然未見其著作各代非不皆有考訂西山先生以密室吹灰從地氣徵候鄭世子以制器考聲從詩歌傳響又驗春山以卦爻九六分損益費粉崖以晷表盈縮準進退總皆得其一節之義而不諳其大全所以講理都有可採取用獨難徵效甚至荒缺之久致稽不詳有並葭管灰飛疑其誣誕或止信冬至一候斷不是節節有然者可笑末明以後人妄議漢秦以來人之得失而謂黃鍾六管決

無與蕤賓六管同有氣至吹灰之事何異巴里人見聞不廣必不信陽燧向日而得火方諸向月而得水鐘不擊鳴者有山崩之事又何異山居人足未躡江南海北必不信洋洋大海子午有潮汐之汎乎嗟嗟以陽召陽以陰召陰有一定之感以陰合陽以陽合陰有環至之應豈知理有固然事有必驗耶竊意節氣吹灰猶煩密室造作而測影觀天擡頭即見卦爻算數猶涉書上言理而驗候徵物隨時可考茲特就天度日躔立一圖表亦可稍見一端以資參證首以天度者道之大原所從出也次以日躔者陽至之[illegible]

黃鍾下宮日起于東垣律起于非危日晷漸縮日左漸進律亦漸益也陰至之後蕤賓下宮日歷于東井律歷于軒轅日晷漸盈日度漸退律亦漸損也維日退之終而進之始即律所損之終而益之始以日之進退爲律之損益尤覺昭昭易見况按之虞帝巡狩典協時月必於正日惟同律乃可同度量衡先正日而後同律亦職此義耳天左行一度布氣以生律日月亦右行一度合氣以應律十二律應十二辰日月十二會皆與斗柄所指之宮合蓋日月會在天而成節次陰陽會在地以應律呂也至黃鍾體數三寸九

分與夫蕤賓之數九寸之說以天度合每一度以三釐益三釐損若揆之卦數每一月以三分益三分損則亦合蓋十月小雪坤卦六陰爻六六三十六以十爲寸以零爲分是三寸六分也到十一月復卦一陽爻爲九五陰爻爲五個六五六三十是三寸九分豈不謂益三分耶自冬至復升至四月小滿乾卦六陽爻六九五十四亦以十爲寸零爲分是五寸四分也到五月姤卦一陰爻爲六五陽爻爲五個九五九四十五是五寸一分豈不謂損三分耶自夏至姤降至十月小雪坤卦總之一降一升俱是九分其實所益

所損止是三分律呂紀陽不紀陰蓋有然耳然則蕤賓九寸則何說也以乾卦六九五寸四分連體數坤卦六六三寸六分合算則九寸以見陽盛之極也按太元解黃鍾之管長九寸圍九分實以千二百黍而重十二銖爲半兩是量度衡皆出此故曰黃鍾爲萬事根本蓋呂覽三寸九分或爲太始之音而不足以生衆律耶必引之至八寸一分而上生下生之音適備以是知黃鍾宮也必八十一分而後衆律可因以相生此中定有精義終不敢以此解爲非攷樂記曰上曰塤坎音也竹曰管艮音也革曰鼓震音也匏曰

笙巽音也絲曰絃離音也石曰磬坤音也金曰鐘兌音也木曰柷敔乾音也應八方該萬物之數也又曰土謂宮金謂商木謂角火謂徵水謂羽應天地備四時之氣也蓋宮聲亂則其君驕商聲錯則其臣壞角聲謬則其民怨徵聲洪則其事難羽聲差則其物亂是其徵應又在朝廷君國之大又宮動脾而和正聖商動肺而和正義角動肝而和正仁徵動心而和正禮羽動腎而和正智是其考驗又在身心道義之微是以周禮典樂掌邦教訓國子歌詩習舞象自成童就教而卿士大夫無故亦不撤琴瑟凡以禮樂不

可[illegible]以去也夫苟教化失而致典章缺重後人[illegible][illegible]不信之歎竊嘗思今之天地猶古之天地今之人情猶古之人情難道鼓宮宮應鼓商商應同此日月星辰水火土石豈應于古不應于今耶難道開鐘忌賢鼓鼙思帥同此目耳鼻口氣味聲色豈效于往不效于來耶子曰反魯樂正只在雅頌得所孟子曰今之樂由古之樂也可知樂以詩爲體詩以聲爲用有大聖人在上德昭天地功著萬物又有賢宰執考訂詩章較正聲律吾知官不必夔倫亦可奏鳳儀獸舞之治器不必嶰管即可臻神聽和平之理不此講求

徒詮義理未見其有當也今人之牙舌脣齒喉各存也即古人之五聲未亡今日之合四一尺工具載也即古人之十二律猶在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要在不專器數不離器數之間猶之測天憲者舍璿璣玉衡亦無以寄其觀法也同人亟留意焉

康熙十有七年仲冬之吉天[illegible]許三禮著

從天定圖說
旋斗壓箕而度天關
律黃鍾下宮冬至子中
律大呂上宮小寒癸中
律大呂下宮大寒丑中
天淵四十五分
晷一丈三尺冬至
晷一丈二尺〇四分小寒
晷一丈二尺〇八分大寒
律氣
晷表

從天定圖說
律太蔟上宮立春艮中
律太蔟下宮雨水寅中
天棓五十四分
晷一丈〇一寸三分立春
晷九尺一寸六分雨水

戊午同人問答

謝陟三先生問曰先生將上下兩論尊爲[illegible]且以仁孝達天三個題目列開諸如論學論政各以相關切者附之將千古作聖希聖堂堂大道特地指出眞是見破天荒大義可得聞歟先生曰孔子在春秋時人早以聖人推之其後混雜諸子百家得董江都策內諸不在六經孔氏之書勿使並進孔夫子頭而愈著而其道賴程氏兩子發明乃尊獨是四書名目歷宋元明千五百餘年而孔子又與曾思孟三子並稱後仍有以周程程張朱五子與前孔顏曾思孟五子

作照者殊覺失倫愚意凡聖人之言俱以經稱賢人曰傳如大學聖經一章與孝經十八章俱以經稱其驗也其或賢人隨聖人問答者例得附以經稱今將兩論中凡論仁者合集一帙凡論孝者合集一帙凡論天者合集一帙其諸論學論政該分附之總稱之曰孔子仁孝達天聖經質前王俟後聖未有不允乎子千百世者雖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又曰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然一則曰五十而知天再則曰知我者其天在孔子自遜則然而千百世尊之仰之則確々乎有據焉者也原本集註章分而句解之一言一動一行一止處々皆可以見聖人之精神得聖人之面目然渙散焉則無歸着處今照此分看合看而聖人之本源究竟分量根元更燦若星日眞如觀海者向苦茫々無下手處今則知津渡在何所揚帆當在何處登岸在何時直々條々守定指南一針再無岐路不更信聖人無不可及天亦有階而可升耶天一生人而一本萬殊之理隨具能做到萬殊一本之量圓滿則即義即天而聖經者一身備之矣此愚尊書爲經之大義也夫

虞在衡先生問曰四書與五經並傳久矣今將孔子兩論既稱爲經餘則三子書矣奈何先生曰否孔廟上配屬顏曾思孟四子况顏子胷然得道在曾思之先烏可無書即單以兩論見顏子問答處不少豈竟以顏子死在先書可不存止當附夫子而成名是亦大遺憾事今擬將兩論中及庸孟凡屬顏子者集爲顏子書上篇家語所載者集爲顏子書下篇共爲一書同學庸孟補成四書豈非快事四書仍爲四書而顏與曾思孟既兼全無遺則孔子兩論稱經且與羲農堯舜禹湯文武前古聖皇聖帝聖王之書皆得經垂無異方爲盛典矣嗟々顏氏子王佐才也故孟子

孫與禹稷同道以孔子繼殷周而爲素王何得少顏
子繼禹稷而爲素臣則另列一書是又質前聖俟後
聖所不易其說者已姑存此論于玆俟案既竣將焚
告之天與聖

雲問董涵九問曰邵子書理數交參頗難讀黃石齋
先生曾云堯夫百原山十九年精神如何便是伊川
言下契悟又云康節所學可謂安且成矣晦菴說伊
便是一種聖人若所云卷舒萬古興亡手出入幾重
雲水身此處只有堯夫到得濂溪要是三代以上人
物若與此論何啻千里蓋二程只見得濂溪田地不

到堯夫田地也先生輒喜讀邵書所見果與此同否
先生曰石齋先生云堯夫高歲元度豈復諸賢之所
能及此言確然余每要節取邵子觀物篇語補作大
學格物一傳則聖經一章道理與止至善境界方見
大義以此比看分量自明蓋觀物篇云以天地觀萬
物則萬物々也以太極觀天地則天地亦物也而物
號有萬人則爲萬物之靈聖不論飛潛又爲人中之
秀所以能育萬物而參天地也格透此理是真窮得
天地萬物是我一體育萬物位天地是我分內事方
能肩承大學這個担子直到後來做到德可格天誠
能動物位育事業毫無虧欠遺憾處方云至善是止
也不然但說即凡天下之物莫不有理如此格來亦
是頭緒那是究竟則格物二字終是瑣細至善一綱
終無歸着至所云力久貫通又云全體大用俱何所
指實再參中庸天命一章必言到位天地育萬物田
地又唯天下至誠一節既言盡其性盡人性更必言
到盡物性贊化育參天地方止豈聖經言至善尚未
及此二章盡量耶即再証大學中止至善之大人不
過堯舜湯文武等數君當年修德化民無不做到同
天動天鳳儀獸舞以及山川鬼神魚鱉草木無不咸

若田地以此想至善境界何等指實而格物即是這
破天地萬物一體而位育分量原着我擔再無疑義
可知由此看觸取程意以補之傳真々何啻千里[illegible]
云大學就與小學不同反從即凡天下之物格起所
云大學之道謂何諸同人細參自明

山陰杜淇英問曰古帝王細行必矜小物克勤如或
不然終爲大德之累漢昭烈曰勿以善小而不爲勿
以惡小而爲之先生謂格物定在大處格前問帝王
之學與儒生不同亦可指陳其槩以定百王大法爲
前古後今之所矜式耶先生曰既稱帝王治天下乃

其身上心上之事治天下者謂何安天下之民而已
故凡帝王皆稱天子天生帝王原付托安天下之民
能安天下之民方實稱天之子由此觀二典三謨訓
範誥誓古帝王大道無過敬天勤民知人善任使數
大事畢矣他何容心哉一知人則用必大賢黜必不
肖舉錯賞罰當人心而民自安民身安則天心順帝
王之學又孰有大於此哉外此不但狗馬不足好也
土木不足侈也聲色不足溺也清玩不足賞也仙佛
不足慕也貨財不足聚也封禪不足矜也即讀書好
問兩者最盛美之事亦爲帝王者最盛美之名然畧

其大而習其小對賢良大老則嘿逢近小細人則詢
若是學問二端反爲人君治天下大病倘一陷于此
較諸病且難救而治天下安民生諸大計都不可問
矣何也在人君方曰吾效古帝王勤學好問未嘗侈
土木溺聲色也未嘗事仙佛矜封禪也未嘗好狗馬
聚貨財躭清玩也其實問孜孜所讀者何書耶問殷
殷所問者何人耶又問所講所問者係何事耶堯以
不得舜爲已憂舜以不得禹皐陶爲已憂堯若舜唯
得禹皐陶方能無爲而治問我所托端揆者是舜否
問我托弼教明刑者是禹皐否是則可無憂如不是

甚當明揚于下徵辟自上問爲我所薦舉者果有莘
之尹否版築之說否抑是渭水釣叟龜山尼父否非
則猶當慮不然者游情翰墨肆志縹緗勿論詩不及
李杜即風雅高並三百篇何益勿論字不及鍾王即
泣鬼雨粟遠過蒼頡何益勿論問神遠過宣室探奇
高上雲亭即淹博比孔才美如姬而不在治天下安
民生處講求終亦何益是則何說此蓋儒生之學也
雖儒生而有聖賢豪傑之志者尚不屑屑於雕蟲小
技況帝王耶問此關敬天乎關勤民乎關知人善任
使乎或又問曰敢問爲帝王者欲敬天勤民欲知人

善任使當讀何等書典要不煩耶先生曰十三經廿
一史何在非可學之書然太繁攻不必字比句櫛也
仔細看來宋儒眞西山大學衍義一部明儒丘瓊山
大學衍義補一部二書足矣是二書也講人君正心
誠意處皆關修齊治平之事講人君治國平天下處
無非正心誠意修身之事所謂十三經廿一史古帝
王精蘊悉載于此而又前古後今大法大戒炯著于
此爲人君者誠得三五老臣十數良佐朝夕講究二
書如何敬天在勤民如何勤民在知人如何知人得
善任使自有先知先覺如尹者自有霖雨舟楫如說

者自有丹書獻若堅束尚願若孔者應聘而起方
舜若民之業如是而民生不安天下不治天心不服
吾不信也區々他學何爲哉昔董江都對策漢武帝
曰諸不在六經孔氏之書者勿使並進愚謂今日與
講筵大臣亦當曰諸非大學衍義及補二書者勿令
進講庶乎
聖主聰明不致泛濫精神有所專一祇在治天下太
計講求自然親端方大臣詢問靜慧生明識定斷賢
奸在前不難立辨不難立斥六曹皆爲民瘼各省皆
可澄清安民生荅天意佇望天下之治何難不則

孔子特著聖經一章標旨曰大學謂之何哉愚是以
覩々焉選此二書爲帝學之要篇

仁和張珠問曰孝庸德也父母罔極之恩凡爲人子
俱當報一也故夫子與曾子著孝經十八章自天子
諸侯卿大夫士庶人凡五自始至終無貴賤無聖凡
其節々當盡亦無異今先生別著聖孝疏義此中定
有精義敢問其大指先生曰此專爲人君者疏之也
與志聖人者疏之也儀禮曰禽獸知有母而不知有
父凡人知有父而不知有天唯聖希天唯帝配天故
凡君人者得稱天之子而聖人者卒以乾爲大父坤
大母其賢人以下則不然或問曰孝經第七章至
以天地言之矣是從吾身與父母之身吾祖之身所
同受之原槩言之者何必君人何必聖人先生曰不
然也唯天子可父母乎天地亦唯聖人可大父乎天
大母乎地下此而諸侯也卿大夫也士也則當高天
厚地視乎共主故一則曰天王二則曰元后觀庶人
章但曰用天之道分地之利不敢直指可知矣或問
曰既云稱天之子者方可父母乎天地雖聖人居潛
龍之位者亦在所難言先生曰又不然也孝經言之
矣嚴父配天則周公其人吾故疏五孝有聖皇之孝

有聖帝之孝有聖王之孝有聖相之孝有聖師之孝
也又何嫌哉或問曰君人聖人以事乎天地謂聖孝
則聞命矣敢問孝經第十五章諫諍何以疏先生曰
有之讀易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見天地處々
有缺陷其大象中有樂天之命而安土敦仁者名將
順之子有挽天之數以全天之心而裁成輔相者名
幹蠱之子天地有憾維聖與君其補之是之謂達孝
矣與徐治周問曰道原一也學道之人則不一故往
往分立宗派遂類朋黨互相排擊不審理一分殊々
塗同歸之旨是則何故先生曰此中亦有說講學者

不見源頭開口輒辨朱陸遵程朱者要詆陸王遵陸王者要詆程朱亦誰知兩邊眞面都不認得精細供在皮膚上爭辨因而無作用人曰心性工夫爲重請問經濟之學可緩耶曰耳之學可缺耶暗本原人曰日用倫常爲切請問天人之學可絕耶物理之學可畧耶賦才幹人曰經世事業爲大請問門以內行可不檢耶身以內心可不問耶總之道理無盡體備難全有能認眞做得一件卽可號聖賢路上人但就資性所近任憑一邊做成再向所少者勉之以期醇全不得彼此相非卻不認眞一件俾百無一成徒多口上辨馭紙上瀾翻負　天地父母　朝廷聖賢虛度此生多矣余既以聖學發明三篇總闡大道可無遺義又每要分成三等論法孔曰生安學利困勉是天生人已有三樣孟曰善信美大聖神是人成就實難一致勿論生安之聖神資性學力事業都是第一等有賦性高明學識斂提一輩人本原先有見處從裁上流做工夫曰聖人原非絕德至道有階可升定以造化生心宇宙在手諄諄講究若而人吾甚敬之仰之幸勿訾之曰聖人只重下學舍下學別無上達謂何輒作希天法聖之論驚耳駭目是又墮排擊之窠

臼各有成就何可俱非勿論學之利之做到美大田地第二等之賢豪卽資質沉潛功能踏實一輩人論本原不必定有得處只從下學做起工夫不爲聲色貨利薰心不被生死利害易志大節確乎不拔細行亦必克勤但少神化權通之處若而人我亦敬之重之幸勿譏之曰神而明之全在權變不變不通不通不久謂何拘拘先王先聖之跡固執不變是又坐相非之弊彼固各有分量何得苛求下此者既不能絕軼而奔又不能入手卽解但知天心當全聖道要究强思苦造用一段死工夫期站在聖賢路上是困勉之善信第三等人也費無數阻擋工夫方能脫聲色貨利之習因無數憤悱氣力方得窺美大聖神之道但守節全心未克通變宜民處常利道未能撥亂返治是亦硜硜見道之士也若而人吾更敬之重之幸勿少之曰道在眼前學貴自然一強治便非原來天性一膠執已非太和元機是又蹈苛求之說彼原非最上一流又何過論或問曰是三等者明明道量有別毋庸拘強然取法要期乎上志學欲求其全豈無英士謂聖道必由我而繼堯舜君民伊周德業必由我而成雖齋居茅屋端要做第一流人品孜孜克

究朝夕講究第一等學問此豈高大其說者耶先生
曰此聖門所謂狂者流也若是英拔氣魄代不多見
擔荷天下與王大任主持百代名教統宗斷賴此輩
必責其步趨矩矱靜修性命則不必也或問曰才質
有限德造不齊嘗有端謹之儒不敢曰聖人必可學
而至若堯舜君民伊周德業夙風望古不敢違繩尺
使立朝治平卓然能以澹靜無欲之學顯措一代蕩
平之治也此豈拘執其見者耶先生曰此聖門所云
狷者品也如此篤信骨力代亦有人千聖傳心之典
不敢分寸有變易百王制治之法不敢輕易有權宜

認眞守確若求其自出手眼旋乾轉坤則不能也夫
子常曰不得中行而與之三代以上之材難得有守
兼爲之品無多若果分行承任合勉共事第一等中
行事業不難見也誰謂聖賢而豪傑之絕德絕才郎
成絕響耶蒙　上天篤生之德先聖教育之恩并
君父作養之素全德全才何代蔑有祇望各代君若
相結綢不疎破格徵辟善任而信庸之或又問曰道
量既別强求原難先生與人講究多在第一等道理
上何也先生曰分量不同成就各異然第一等心思
第一等學問無人不可擬存無一不可講究不則在

妨世務不淺如平庸人勿論已爲君若相者平章天
下不同六曹九卿各分一職學問要廣大心量要公
溥春秋傳曰聖人以天自處合人我爲一身通古今
爲一息此其量同天而措處亦同天何分畛域郎太
宰總憲既不同各省督撫各司一方持見不可偏用
措貴公正方無黨側之病且一省督撫豈同道府分
司各攝一區而意念一有偏舉動少有執不免垂方
之慮下至縣令雖區分一邑非有天下國家大任而
六房並列百務總司反不同屬府道司以上分掌各
別管錢糧者不管刑名掌兵馬者不掌文教又一切

漕河屯稅驛鹽盜逃何一不責于縣令之一身雖大
小煩簡之不同而外與督撫上與　朝廷則事同條
備心無推卸若無天地公溥之心與夫宏通正大之
學必不克勝任而愉快故漢代守令賢則晉秩公卿
良有以也何分崇卑至科道二官雖亦分曹異秩而
下達民隱上沃君德固職有通攝倘仍執一區一職
之念斷無窮變通久萬全長治之建白光端揆之位
經筵一官與人君同理天下論道經邦假令一未經
世務拘執詞章之儒當之祇知守先王成法遵先聖
格訓而不審合時與否宜民與否雖秉正經之人品

多大名望之老臣談國家利害生已有不勝言[illegible]
嗟々為人君者與志聖人而以天下為已任者須要
心量同天作用同天認定北極中樞主宰要何為然
後知斗杓四面旋指而不定勿論開發收閉總不失
主宰之所欲為此第一等道理斷々要明々此而後
知帝王而聖賢聖賢而豪傑之學問方做出帝王而
聖賢聖賢豪傑之事業于以致治可于以撥亂可政
不論時有難易位有大小無地不以天地父母之心
公溥明通之學以處之陰陽方免天札之患民物乃
脫乖戾之憂又不得以三等分限例論之此殊途同

歸理一分殊之大旨願同人其共識之
蕭山來孫謀問曰溫陵李氏學問偏畸夫人而知之
矣但其見貴有用論期濟事未嘗不是一出于憤世
嫉時之詞未免過當獨至品論三教之說竟曰儒教
只化行于中國結局處功名垂于竹帛已耳若道教
則人間天上矣更進一籌豈儒教所及然道教結局
處不越要長生幾百年已耳若釋教則三千大千世
界靡所不到更進一籌又豈儒教所及由此看來李
溫陵雖具絕世聰明讀書亦能破萬卷竟坐自不識
一字田地豈不可嘆人但因焦弱侯賞鑑不察其裏

知同其皆亦信其言豈不又可惜[illegible]正之[illegible]
此表彰聖教者之責也夫吾儒開教常自有天以
來講起兩氏動從天地未生以前說來豈不像高着
一層然自易有太極又無極而太極稱來者即彼教
亦不自諱觀其稱彼教主曰牟尼曰比丘四字自明
不過云彼教亦可比聖教與之相等耳自屬高仰景
企之義何被聖教者反不知之耶今且自有天地後
數件言之洪荒未啓賴聖教得地平天成巢居穴處
得聖教知城郭宮室草衣血食賴聖教得稼穡衣裳
人禽不分賴聖教知男女伉儷人道名分不知賴聖

教知君尊臣卑上下晦朔不明賴聖教知甲子寒暑
歲功剝蝕有憾賴聖教知陰陽旱潦有救龍蛇盤踞
賴聖教得安其所山川猕猺賴聖教得禋祀有常只
此幾件何異人在萬古長夜中特地領出光明界上
來前億萬年後億萬年凡天之下地之上莫不服教
畏神于無盡真覺天地有做此聖教無敝乃僅曰教
行中邦功垂竹帛已哉不直人間天上兼功三千大
千永澤也哉嗟々李溫陵聰明安見絕世讀書亦安
見破萬卷耶然亦有說彼原有一種偏才亦有幾分
學識皆因汩沒于帖括章句而未暢厥志又辱于下

但自敘而未展所學乃卑視一時功令上不過以此
教下不過以此學是烏足盡聖教哉反不如逃之禪
談夫元術覺有神天之感格心性之慧徹可以恣意
豪放而不為名教所束縛也再高企夫經濟之英道
學之妙雖極顯赫勳著旂常而已縱極倡明化行中
域而已求其呼吸通乎帝座普度消乎刼年則絕不
之道也是以反經悖道而有此失倫乖次之品題耳
果因此言温陵之罪猶有限也若自羲黃堯舜禹湯
文武周孔一槩目之曰儒教云云温陵之罪萬死足
惜哉余謂表彰聖教者之責則又何說聖教精微廣

大度越百家豈但兩氏祇因儒家將聖教闡得粗淺
不足厭服聰明才智之人故來卑視之品此固扳教
者之罪是亦闡教者之過也余嘗講莫我知也章聖
道本天原是上達的不求人知人何由知至于工夫
全在下學人愈不知後之儒者將上達處除起不講
但曰上達全在下學又单在下學之粗淺處講所以
終其身窺不見分毫上達處又千萬人並無得窺見
上達的人硬定主見曰聖道原只平庸其平庸處政
是難及處卻又忘了知我者其天一段境界是何如
說話嗟嗟聖道表彰在幾個儒者聖教暗晦亦在幾

個道說儒者見地難强分量難到非不極力闡揚
奈不着耳為何據自己見解埋沒聖天而日一至于
此余嘗講大聖人言語行事現在即大聖人面親在
靈現存今由五經四書註疏詳看外再誦五經四書
之白文幾百遍幾千遍又且不必遍誦先誦堯典舜
典禹謨湯誥易象洪範月令豳風職方氏六十四大
象這十篇書看看羲黃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這
十大聖人本領作用精神教澤何處不到何時不被
所謂人間天上三千大千尚有一些遺憾否件件實
事日日春風精微廣大罕與為並有目皆見有耳皆

聞尚何惑哉彼兩教者只好落得觀想兩個字而已
念之久亦有個機緣在意想間覩之通亦有個化像
在眼先上總非踏實地事也念自有宋以來儒者闡
聖教之好處全在踏實地其高出兩教之好處亦在
踏實地所少者上達一着耳上達者何聖人到以天
自處不可知之神化境界是也如吾十有五夫子自
敘一章據朱子註志學志于道也不惑不惑于理也
知天命知道理之源也耳順類聽滄浪歌悟出自取
理也不踰矩不踰于道也信如這等見解豈非考亭
先生自已幾幾可及之請非大聖人神化不可及之

境也以今講之志學卽以人合天之學乃是聖學
聖動王道理何者不包在内直到五十真々方與天
爲徒動止皆與天爲則非空々知之也又十年耳順
耳爲天耳聽爲天聽不单々在理上講所謂耳通亦
想像之看邵子聽洛陽橋之杜鵑聲且知宋相之興
衰又師曠聞楚歌聲且知南風之不競况夫子又當
何如須如此在知天命後會悟竟是天君在内司傳
宣似有神告借鳥語花片皆可作符命一般又不類
後人由推測擬議而來者至說到忘得喪渾横逆上
與耳順何關然此但言耳也眼目口鼻手足尚未直

到又十年五官百骸一派天機順動流行不出無極
而太極一點真元從心所欲者放之彌六合也如大
易三百八十四爻處々見一元之變化不踰矩者歛
之仍藏于密也如八卦四千九十六變象々不過
一畫之精理七十後光景兩目直如日月照臨總無
所私呼吸直如晝夜循環總無歇息口發如雷風振
揚總非偏怒津唾如雨露霑濡總非偏喜手足一動
如星廻斗轉巡行無滯身背一止如山凝岳峙堅定
難搖要之自心就是天樞竟可不必再言天矣所謂
以天自處又曰口代天言心代天意手代天工身代

化猶覺多一擬議故但曰從心所欲不踰矩
等境界此等不可測識之神化顔子孟子大賢難得
遽到况宋儒先生何能測及又如仲尼祖述堯舜子
思贊聖一章據白文雖有辟如二字貫下不是摹擬
聖德之廣運學配帝王道同天地者然仔細想夫子
功德只此刪定贊修垂教萬世真々實々有無不持
載無不覆幬的功業四時纔得錯行日月纔得代明
不然有乾坤亦狶猪之乾坤有覆載亦長夜之覆載
唯此道明教著萬物方得並育道方得並行焉得有
害與悖小德是真有溥博淵泉之無不足處大德是

真有聰明睿知之無不固無不達處嘗毎日誦月令
十二篇卽想及聖德功化真正天地位于我萬物育
于我件々非虛言豈但作贊美比擬之說話耶讀書
要如此讀體認要如此體認表彰聖教者只照此一
章推論那得有粗淺的見解可以着得卽易經六十
四大象君子以自强不息以厚德載物據朱子解俱
作法天地的說話猶是第二層見解這君子就是羲
文周孔大聖人這六十四個以字都是處々與造化
相爭補天地之猶憾大本領具剛健中正全副精神
做出六十四事彌滿事業斷不使復有遺憾方顯出

開物成務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的手段且如
在經綸敎化大處講卽就一二制器尚象如制耒耜
以利萬世制舟楫以涉大川已見補憾造化之大端
終不然使人人乞食祇園一葦渡江可以地久天長
過得日子乎以此講解卽令李温陵再生而不拜倒
服教永世歸心仍肆無稽之言吾不信也余向講明
聖學以顧諟天之明命爲宗旨以告天爲工夫以聖
人以天自處作究竟不作尋常儒家格套的說話葢
以學不貫天人不謂太學德不能補天不謂大德誠
不能動物不謂至誠善不到格及幽明不謂至善以

此操功卽以此闡道上達在此下學在此旣不令聰
明才知之輩有畀覦粗淺之誚方可高出百家屈服
兩教猶可以厭服奇才異敏收作吾道干城之用莫
以吾言視爲河漢也吾故曰此表彰聖敎者之責也
夫

張鳴臯問曰天人相感之處言理則易徵事則難往
歲祈雨祈晴數朝見應今旱而禱久矣且陽驕不但
一方各處禱傳皆不應如何先生云誠不動物不謂
至誠德不格天不謂大德此際政好做工夫驗也諭
父老呼天呼聖燃香燭鳴金鼓其禱之將旬月而天
愈高雲愈淨日愈熾矣父老曰河乾井竭禾[illegible]
騰貴奈之何先生云果民收不德致時有戾請殄
躬以贖愆且曉爲文祝之不應如故也父老曰卜不
見告禱不見霆沓今歲火司天甘霖其難望矣又奈
何先生云有雨而禱是待雨也政爲無雨方禱是求
雨也人有疾痛則呼天猶之子有疾痛則呼父母呼
之不應必天非人之大父母然後可其久而匆怠哉
因令閉火門開水戸躬率僚屬齋宿于廟諭各家婦
及女祭門屆兩旬而雨降矣父老喜曰禾半有起色
井泉湧尺許神天應禱可以謝矣先生曰猶未也上

下河舟楫未通米價未平人心未定吾能安厭寢處
爰詔緇黃長而命之曰爾知爾教法禱之義耶持咒
者不百遍不能通焉諷經者不千遍不能通靈吾日
晩呼天計數百聲巡行計二百週纔之二百卅且曦
且禱積誠可通漫謂天心竟不仁愛氣數斷不可挽
回計七月二十九日雷電交作大雨盆傾一永夜次
早父老交相告曰上下河舟聚如蟻人心怡然未謝
神天當先謝父母先生曰是天澤也吾何敢貪天工
爲已力此天人相感徵事之一端也更見先生做工
夫之勇撫此又信乎日告天之工課之密孟子曰志

一則動氣有此堅確不可拔之志何物不動有此一往不可奪之氣何天不格有此積久不可轉之力何工夫做不成獨是上年禱廿二日而雨沛今歲又計步禱廿二日而雨淚是則何說也先生曰陽老則驕驕則弛厥職而少陽當用事矣廿一是三七少陽數也必至其數待老陽變而少陽受事方有雲行雨施之命理或然耶

甬上陳汝咸問曰太聖人不言時命君若相不宜言時命先生輒講時命何也先生不講聖學則可既講聖學窮道天人可講時命不可講而先生言之鑿鑿

定有精義先生曰大聖人君若相不言時命以時命造自我原不必言下此而不言是懞懂人也故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孟曰雖有磁基不如待時蓋欲講救時立命之學先從認真時命起把握住自己之時命方可救人之時命雖講時命是真實講天人之學眼見得實有是事若拘泥道學之家但言天人之理不必定有其事故可置時命于不言試驗一中大道泛泛言理過與不及俱尋常看去一驗到時與上過則有過之戾氣天見之人亦應之不及則有不及之戾氣天不能逃人亦不能避以此信天道人事

斷不越一中泛言理不若驗時命之信得親且切也又怨尤兩念賢者難免吾夫子每切切言之何况他人不忮不求何用不臧非十年讀書十年養氣未易輕言一知時與命既是前定覺天有沴戾與天無涉怨之無益人有謗毀與人無干尤之何益每先期而知可計日而慰義命自安省強制勞擾若許氣力這是勉力消怨弭尤不若知時命者之可澹然兩忘也况不但此也當天有災眚人有怨謗之日一反念修省信是天玉成豪傑之處信是人磨礪英雄之會翻然振厲大奮精神或反身懺過或增修福德是見災

遇橫之時愈為修德洗心之助豈非救時立命之學即在認真時命中耶又問曰敢問自己時命何以能自己把握得住此中大力何等操持先生曰此正大聖人不言時命之處也天生大聖人或開治或撥亂多有時命不恃時命單重人事即或天有時阨人以時命不能阨人以積功累仁又不能阨人以篤學修道念上天生我非偶我斷當以聖學自命天地我位萬物我育這擔子寄之君與相還寄之大聖人與大豪傑刻刻體上天布德行仁之心造成個帝賓王佐開治撥亂之學上下神祇欲舍他名世不得君民莫

倘彼漸能貫治不能造眞是時命造自我也把握由誰哉卽或不然古大聖人大英傑不發皇于自身者顯庸于子孫不遽用于眼前定遵式于奕世或見抑于當年定振興于後雋其遲速雖少不同而把握在自己則一也此等操持人人當自勉哉又問曰敢問救人之時命在把握自己之時命又何說也先生曰此正君若相不宜言時命之說也君代天行道相輔君代天以行道不但日天所眷不能加福我爵之祿之是賞以代天命也不但日天所吐不能加禍我禍之貶之是罰以代天討也若是人之窮通得喪自吾若相操持之其造時命也易見至于時當泰三數遭否五其君若相早夜圖維所以傾否保泰之道當何如謹凜又或運逢陽九年當百六其君若相思患預防所以弭變轉禍之力當何如奮發若然是先把握住自己之時命後可言救人之時命其造時命也更大由是王者惟歲卿士惟月庶尹惟日之責任便自不同豈庶民惟星所可等論或值極不得時命之人一似天窘之以異數無可奈何者詢其學則富蓄其守則堅考其行則修不難立躋高位豈造兹一人之時命且轉造多人之時命不令窮且益堅者難而

矣守或值最得時命之人一似天降之以異數者[illegible]一時者考其行不修窺其心不平論其人不善何[illegible]立加尺法是則黜一人之時命適以造多人之時命不教貴而益驕者播惡于衆又大英雄立功建業不恤身家大賢哲論道經邦情甘澹泊古今同然間有當其身已含宇不蔽風雨傳及子更饘粥不敷日用者是則在君與相恤賢者之後鼓廉隅之風式繼以祿糈或任以教秩莫遺英賢有鄰後之嘆此所云賞延于世造時命之餘波更長又無良人窮兇極惡流毒播害其實無限眞有稱其爵不足盡其辜誅其身不足償其罪者是則在君與相開一面之網弘更生之路或殲厥渠魁或罪不及嗣莫叫餘孽囮自新之門此所云惡惡短造時命之生氣彌弘凡此皆救時立命之學之大者也然自把握自己之時命始又先自認眞時命二者始由是講來講時命就是講天人而聖學在是矣有志大聖人之學與君相大業者其留意焉

再上包承翰問曰先生講學宗蔚州魏先生然魏先生以愼獨爲宗旨先生以顧諟天之明命爲宗旨名雖不同而獨體卽天之明命顧諟者常愼之[illegible]

易曉至于先生所講時習一章不重一章求放心一章徵與魏先生所投講意不同果何說也先生曰子所領受者語言余所領受者大指顏子于聖教曰亦足以發謂能會其義于言之中又能會其義于言之外也自聖學不講人幾無入聖之路故視聖人爲絶德魏夫子曰六經皆聖人之言慎獨一語最是緊要豈非發明千聖百王傳心之要與夫億萬斯年入聖一門哉但人不解獨是何體慎是何功恐单々認成是人所不知巳所獨知之處言故又以顧諟天之明命發之人自天生下付來元初一點二五之精卽是

天之明命就是獨體常目在之日顧諟戒慎乎所不睹恐懼乎所不聞亦日顧諟總曰慎也人惟不能于獨中見天就不能克念作聖又豈非千古恨事所以又尋出三個法門來葢天人一氣一體不但一理自人滴乎天漸々隔絶不惟不能合天求一見天之日而渺不可得魏夫子爲聖道發明開後人覺路于那未經喪壞之人天機猶存指出時習一章見學之一字是千古以人合天之一法門也于那巳經喪壞之人天理將絶指出不重一章見改之一字是千古起死回生之一法門也于那聰明才智一般人走差路

頭天心不見指出孟子求放心一章見仁義二字而破無父無君之戰壘是千古喚轉回頭之一法門也人只照尋常讀去這三章不過是語孟中三章書耳若照魏夫子指出之意發明這三章竟是千古來脫凡入聖三個法門矣由此三個法門歸到一個宗旨果見天人契合不難聖凡津路未斷人人自具獨體何在話頭同異善讀易經者方知孔子說的是文王意中話文王說的是庖犧意中話試再將六章講說仔細詳玩是二是一是同是異其於聖學思過半幸大家奮勉焉

相州吳起王問曰汪茗文先生引經著說根極理要非泛然爲文章者據其集內疑計甫草言五倫外尚有道耶未見發明敢問道果盡於五倫抑五倫不足盡道請直示之先生曰吾鄉前輩崔後渠先生亦言道在五倫學在躬行誰說不是但不盡也試觀易溯道之原不見卦々俱講五倫書載帝王之道使契爲司徒教以五倫此外尚多典命詩禮春秋大義數十炳如星日果盡謀事父事君之道耶總之人不解道之一字先將道之一字洞然于心其盡與不盡自明有言道能生天生地生人生物是講道在先又能參

天兩地生民育物是講道在後此最精者也又言之立而道生率性之謂道是講道在天命之後且曰道若大路然君子稱道小人亦稱道是講道最淺今講定道字還是以率性之謂道句爲主子思政爲講者紛紛方幾折衷定論而其後又分天之道人之道欲知五倫盡與不盡之說請先以道之大原出於天姑且罕譬之太極其天樞耶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其分陽分陰之日月耶五倫之親義序別信特配乎五行之木金水火土也至八節準八卦九疇鎮九宮尚多精義四其六氣而成二十四氣四其七政而成二十

八宿四其九宮而成三十六宮八其八卦而成六十四卦兩其三十六宮三其二十四氣而成七十二候九其九疇而成八十一數六其六十卦而成三百六十日至是歲功成萬事備矣何非道哉要之五倫專屬人道故曰人倫但言道則天道也地道也人道也物理也天地民物無不統謂之曰道五倫盡之哉緜此言之謂道不盡於五倫亦甚彰明較著何難發明耶

鄂嘉賓先生問曰孫鍾元先生泒宗姚江而不悖晦菴曰家家有路透長安不拘由水由陸總是一般致問到得長安便訓一般然而得到若幾何恐趨向不同成就亦異寧無刻鵠不成之慮學者還當踏穩當着做去或者期上得中隨成一局面都好先生曰此陽明先生逢人但教子盡孝臣盡忠去人欲存天理而已此四句仍是程朱教人穩當之學也又問曰程朱先生教人爲何不以良知作提倡想其自己致良知當與陽明先生合一乎先生曰程朱陽明諸先生致良知誠有合一處也但不以此作提唱教人政恐有刻鵠不成之誚耳自己致良知於經明行修一認本心則道各在當人之身矣若教人致良知恐人只

認本心不明經不法古流于明心見性空虛一路矣又問曰陽明先生何獨以良知提唱教人耶先生曰當以此作提唱也生當程朱之後經明行修不認自已本心則講道者都講在本子上矣又有不檢束身心之患故知陽明以良知提唱是程朱意中當提唱之旨也時爲之也又問曰致良知一着敢問是達天德境界否也畢竟程朱修爲與陽明作用處處合一稍有不同請直言之先生曰所謂致良知者竟是明心見性一段工夫之說也此程朱與陽明俱做過者是則同若遇事則陽明先生能用權謀而程朱先生

與[illegible]識斷々不用是則異不得謂不用是長能用只
短也至于達天德一境界則均未之能到耳又問曰
夏峰村在康節先生安樂窩桃竹園之南孫鍾元先
生講學處也先生家近夏峰學有所本久矣而學卻
從卻入手以顧天命爲宗旨是先從達天德做工夫
者敢問此部工夫亦可造得到耶先生曰可到但造
詣淺深不同耳堯夫先生冬不爐夏不扇晝作夜思
十九年深造到得清明在躬志氣如神田地所以[illegible]
菴贊之手攀月窟足躡天根試問人曾有此十九年
洗心藏密工夫否勿問造之到與不到也又問曰程

朱先生與陽明先生何不俱以達天德教人入門耶
先生曰自己造有未到難以教人耳程朱陽明自己
俱從下學入手未能到上達處如遽以達天德教人
恐人專意事天不修人事不勉己德墮在符籙修煉
元上一門矣又問曰先生何獨以顧天命提唱教人
耶先生曰當以此作提唱也生當程朱陽明之後經
明行修知認自己本心而未達此心之源未達此心
之用所少在天心未見聖學未明則講道者仍只在
心上做工未免有體無用有用無體之兩譏故知今
日以達天德爲提唱是程朱陽明意中嘗提唱之者

亦嘗爲之也又問曰顧天命一旨敢問是達天德[illegible]
門否也畢竟康節修爲與程朱造詣陽明作用何處
是同何處是異請明示之先生曰所謂顧天命者仍
從自心自性中常照見天命之原也不但曰子盡孝
臣盡忠去人欲存天理云云者此處則康節與程朱
與陽明想不能或殊同則在此若遇事則康節先生
能知人還能知天能達理又能達數所謂卷舒萬古
興亡手出入幾重雲水身而程朱陽明則俱恐未之
有逮異則在此若問達天德一境界則有到有不到
從可知矣又問曰先生以告天爲顧明命之入首又

謂聖人以天自處爲達天德之究竟當得幾多年知
得力想此處源頭既達淺得淺效深得深效應無學
半不成之慮先生曰余嘗想加一倍法兩個十九年
則幾々四十年矣又想孟子盡心章作程限早曉禮
之殀之盡天所生我之心知天所賦我之性如此知
天工夫得十五年勿爲貧賤富貴所黜染又早曉禮
之行之存天所生物之心養天所濟物之性如此事
天工夫得十五年不爲造次顛沛所更變又早曉聽
之殀之壽天較我不壽我較天非殀不知此身之爲
天不知天之爲此身自此以後之歲月但見造化生

心宇宙在握故曰立命並達天德三字不必言矣
所論及朱程王邵名目與夫水陸岐程曰近長安者
耶

安陽宋君羽問曰同人受教先生將五閱春秋初領
議論知從濂洛究心來者及叩其工夫徵諸行事乃
知確有眞見歷有眞功大有眞得竟是前億萬年後
億萬年最精最大第一種道學何故濂洛關閩河津
姚江並不曾明白道破如體由極見必由自心到呼
吸帝座方爲眞見量由學充必由自性到盡人性盡
物性誠能動物方爲眞功施由親始必由自身到天

明地察方爲眞得此三代以上人分量說話非宋元
明諸儒所可望先生曰漢儒猶近之其後去古稍遠
氣不厚力不眞故言亦不及觀張留侯董江都楊子
雲諸葛武侯王文中數人其天人理數之學猶存眞
能潛修上達其應如響且處可翊聖出可扶王是則
伊周孔孟之全本領尚可想見余嘗想大易所謂大
人者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
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時若這個學問是何學問
因而作告天樓中工課一冊將堯典欽若昊天乃命
羲和羲叔一章序前繼將周公十二月令序後以三

綱月令分配一時又將京房卦氣四節卦十二辟卦
廿四節氣六十公侯卿大夫卦七十二候序于內以
一節氣配一爻以二節氣配一月以三候配半月又
以太元擬卦日星節候八十一首七百二十九贊序
于下見每日係某一節氣之第幾日日行某一宿第
幾度候逢何生化易擬何一卦元逢何一首第幾贊
値日又係某一宿星門在何宮神將在何方每日照
此細參數服大聖人經學一衣服一飲食一補救一
節宣那一件不與天道地理時令物候相調燮相印
合確々知其有一定者然後再參其無一定者乃知

吾人一身與天道與聖經件々關涉又與神機與物
理事々響應處々見得天心處々是內聖外王之道
諷誦經驗方不虛度此一日然惟漢人留得這一種
學問所以深信而服膺之諷咏之久之覺自有得也
由此想合德合明合序合吉凶句々不是虛理件々
應有實事因而有先天後天作用後儒將此一種道
理置之不講是天地是天地物理是物理聖經是聖
經自身是自身毫無相關即有講者多相外之所以
最精最大之聖道竟成絕學今斗膽纂成一冊月令
諷參覺日々之天心如見月々之萬物[illegible]

精理在其中修王大業在其中雖亦有謝之
雖卦氣故兼在所廿心焉
鄭川張文恭問目施聿修先生以儒宗而兼爵學不
求門肄不恭功利嘉禾人望歸之當其初晤先生一
坐談問即嘆目非東南有幸叠聲華名勝之地只以
詩文聲氣相高耳有留心性命之學者或有人而講
究濂洛關閩者已成晨星落落至于內聖外王大道
理大學術從無談及者幸先生主持倡教東南俾此
道再明亦千秋盛事敢問濂洛關閩仍不是內聖外
王大學問耶先生曰其理則同其分量有異舉世而

戊午問答　三十三

溺于聲色貨利但覺得富貴利達場中鬧熱有一二
清修之士閉戶高尚詩文自娛不屑一切豈非矯己
自好之品然終其身汩沒於詞章藻績之學內不足
自給外無以應人窮而濫者不少斷不免走聲氣慕
利達依舊流在聲華貨利場者多竟有一二棲真之
品名山訪道性命雙修既絕念于聲色貨利又無志
于標榜浮名一意幽貞或兼懷利濟雖謂之獄獄懷
方之大賢可也但孤芳自振一身外理亂無關素風
名世百載彼聲施有限翩翩逸世于以講悲天憫人
淑世濟物之道則全無涉焉山是星奈聚遜大賢哉

其既排倒異闘以來喜功計利之習最壞人心
又關倒漢晉以來黃老虛無之學最傷名教若小
翻倒六朝唐魏以來詞賦詩章之制何益于聖賢名
理國家經濟遂將帝王聖賢經書註成金科玉律是
從人正身心養性命中討究出治國平天下學問以
此淑身聖賢之名教既倡以此經世帝王之事業又
樹行在一時澤在一時傳在萬世功在萬世由前三
者較之誰謂濂洛關閩之道非內聖外王第一等大
學術哉然制治之道有餘勘亂之猷不足文教之
彌永武緯之略不講況自制科來帖括文章久則演

戊午問答　三十四

為口耳章句雖不類六朝詞賦其弊則一自有心者
返求本心又久而習為坐靜觀空雖不同漢魏佛老
其患則一所以表彰聖教者斷斷要體用兼修安危
並濟天人理數之學講之有素濟難扶傾之業效在
臨期處則為王賓出則為帝師伊周孔顏之真本領
具在不但只明其理實能幹得事不惟文能經邦並
且武能救亂于以視濂閩諸賢不似更進一籌耶今
取莘史伊訓渭老丹書以及其範周官文謨武烈月
令幽風數篇書與通書正蒙等書對讀其分量異同
何如耶同人可自思而得矣願大家講求焉

吳門陳宿源問曰楊子雲投閣之事說者謂于易否羣不亂遯尾則災之兆有悖故綱目以莽大夫奪之至其太元又以覆瓿譏之先生愛其書又不議其人果但據堯夫服其知理數見天地心抑有別見可以取信天下後世耶先生曰予雲事今昔儒家爲之辨者甚多當雄與莽昔給事黃門後莽爲三公所薦皆尊顯而雄三世不徙官莽篡位須功德者皆封爵而雄僅以耆老久次轉爲大夫及莽罪逮復言符命者豐甄父子輩竄逐且死而雄卒免于難雄嘗謂東方生藏德若隱殆自喻也余查天道五百年貞元之運

自堯舜至湯至文至孔凡四鍾間氣後五百年當在董楊之間又其法言篇末曰漢二百年而中天使雄而不知也可糊塗雄而既知矣無乃浮沉仕隱不激不隨知白守黑道固委蛇其殆學龍德而得乾之初者耶又太元不但言不詭聖且遵準乎天按連山六十四卦坎離震兌分御四仲以主二十四氣其周流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以成一歲之功紀以章會統元而歷四千六百一十七歲以成一元之易元則一元分三方又分爲九天每天主四十日半合乎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以成一歲之功又依[illegible]

主六年三月二十六日加踦贊六年三月二十六日又加嬴贊一年九月十日合四千六百一十七年以成一元之數此是與六十卦之用相符合也又按置閏有大小之餘月有小大之盡日一日躔一度月一日一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以月之疾及日之舒是以二十九日五十刻有奇而會朔故一歲之日三百五十有四而餘一十一日四分度之一積其餘而置閏故五歲再閏一十九年七閏爲一章而閏分盡又積二十七章共五百一十三年爲一會〻者日月交會一終也而日月交食之數盡八十一章積千五百

三十九歲爲一統而朔分盡從子至辰從辰至申從申復還至子凡二百四十三章積天地人三統合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爲一元而六甲盡積二十元得九萬二千三百四十歲爲一紀而六甲之歲數亦盡今據元以一贊準晝一贊準夜故以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兩之得七百三十有一爲一元之贊數以三贊爲一表三表爲一家三家爲一部三部爲一州而州晉九家二十七章爲一會得日月交會之數三州爲一方〻晉二十七家八十一章爲一統而得朔分盡之數三方爲〻元〻晉八十一家二百四十

原缺第三十七、三十八葉

而流通廓然大公物來順應兩前二句都說虛惺惺常存的說話兩後二句卽是遇父能孝遇君能忠遇天地能敬遇萬物能愛的說話如此講猶是兩個境界難道不是我今從做工夫體驗出幾個大仁人的工夫作用本體方能認出眞實體用一原顯微無間的妙處試觀堯舜禹稷伊尹文王孔子數大聖非古仁人耶堯欽若昊天文小心事帝孔如我其天邱禱久矣如何念頭又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何如警省俱是刻刻與天地相流通否也非空存惺惺一證也又堯舜猶病文王如傷禹稷

戊午問答　卅九

已饑已溺何如念頭或曰爲君相方有此責任耶尹當耕莘時便以匹夫匹婦不與被堯舜澤者若己推而納之溝中孔當言志時早有老安少懷非斯人徒與之嘆何如關切俱是刻刻與民物相流通否也非空存惺惺又一證也既是刻刻與天地民物相流通則是平時就呼吸相通痛癢關切方纔能感而遂通物來順應則大聖仁之寂然不動廓然大公全非禪宗空存惺惺可比也明甚由是言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豈不活現由是言一眞滿滿萬物歸懷豈非寔事殊不必言遇與不遇信然矣又由是仁而溯虞之

中斷斷是上與天心協下與人心順不專是空存心可知由是仁而驗孔門之貫斷斷是上體天理而忠下順人情而恕不專是空存心可知由是仁而言孔顏之樂知自心中實有天地歸懷民物在宥之眞事豈单是惺惺此心由是仁而參思孟之善知成性時夙具天地我參萬物我備之全量豈单是惺惺此心合而觀之諸般道理都先要認眞這個仁字自然貫通包攝得去到此田地我這惺惺常存之心卽是天地民物流通之心方纔可言豈可混同豈可不辨有志聖學者細辨此心存理得之句主一曰直認仁字

戊午問答　卌

明道先生原有此訓未若今日闡發直透千聖百王眞蘊一掃向來各色障蔽痛快千古敢問先生云工夫各別數年來做工夫若何乃透此境先生曰看我告天樓告法照我告天法做去自然明白所謂古帝王聖仁曰明曰旦出王游衍之心如見所謂猶病如傷已饑已溺若推溝中斯民徒與之心如見曰天地民物爲一體活現面前曰我欲仁斯仁至矣竟非虛語既認眞仁字眞面目眞血脈眞體用只要久久行之將此心常常做成與天地民物流通之心道在是矣

勞湖朱振問曰濂洛關閩以至河津姚江講學以來無不重在心重在知重在理以追先聖賢重本重內之道緒先生講訓毋重在學重在行重在事固知非輕本輕內也有學方滿得心之量到行方見得知之眞濟得事方顯得理之定不知者謂講在用而遺厥體多見其不知量也先生曰攷古內聖外王靜聖動王字樣俱是後人加上的此內外動靜字不過在勢分上別若論道理俱是體用一原顯微無間的何分重輕因人往往重外畧內事末忽本故纔有重本重內之訓蓋其寔重在心也未嘗畧學重在知也未嘗

忽行重在理也未嘗不濟事豈料後之學者重在一邊則失却一邊試觀戰國來祇論功利不講道證人心風俗大壞聖道奚存自董江都一砥柱而唐宋後講道學又只論道證禁言功利于人心風俗亦大有補救但名教路窄經濟效鮮聖道亦不全見止談功利者勿論已同在聖人門中者又分兩途舍却羲堯伊周孔顏不視爲鼻祖專要在程朱陸王上辨賢遵在程朱者認眞做得幾大節在規矩綱常內終不失爲端謹之儒遵在陸王者何常是學陸王全是買[illegible]程朱之嚴重要不認眞在規矩綱常內者借[illegible]

宗陸王派也又有厭薄章句之平淡要捷眞而走入在明心見性一流者亦曰我宗陸王派也究竟何常是陸王其滅裂而無忌憚者不足論即最好者總涉禪宗一派又不甘竟入緇流仍要竊冒儒家名色乃曰陸王得千聖心傳不過靜守丹中誰重經學不過爭言覺悟誰重行證不過高談空妙誰重實事更甚者將四書六經都講成觀想之書將存誠主敬都作成空明之解將參贊位育亦講成虛理而有不必眞有其事之論嗟哉痛哉非不自號大儒說言聖道其寔誤投了頭陀胎骨墜壞了聖教宗風此日明心彼

日覺悟人生忠孝倫常大節全然不講吾儒修治經緯大業茫然不能各代相延受病不小賴有董王程朱幾個大儒振起幾番將經學修明起來將倫證中飭起來將政治纂述起來方纔緒起洙泗一脈伊周薪傳直追到虞廷羲堯之正脈而若輩偏欲翻駁以遂彼空明私見不將日月經天江河行地之大道盡誣爲虛無寂滅之妄不止者言念今日煌煌功令崇遵程朱而猶迷悟參半狂惑不已偏是聰明才智之人學士大夫之列易爲所惑展轉相尋談元說妙竟假枯坐爲主靜矜前知爲誠明甚至鍊才鬼爲道祕

念慈愈下舉國若狂不惟謗程朱且誣陸王人心可慮世道可慮家國可慮名教可慮竊是以痛心疾首而亟爲講聖學以救正之也救正者何由天之明命以言心不講經學終是枯心由天之明命以言知不崇行誼終是小知由天之明命以言理不濟實事終是虛理何也從來無離用之體亦未有從天之明命做工夫而不謂之有眞體聖道必合外內而不偏重一邊蓋有然也不但此也以余講聖道亦必計功計利非悖江都之論也夫子言大德未嘗不及祿位名壽自古無患貧患寡之聖學不然又爲說元空談寂

滅者所混同又余講王道定要求富求强非違孟子之訓也夫子言愼德未始不兼人士財用自古無不富不强之王道不則又被盜虛聲鮮儒效者所竊有此亦非補偏救敝之說千聖百王體用一原顯微無間必需兼重斷斷有然彼不知者錮習日深徐徐思之將有歸正之日矣

常山梁承篤問曰先生云講道者必貫徹天人理數而後知道之大力學者必格透天人理數而始得學之精按皇極經世表唐堯在一元之第六會月巳第三十運星癸亥第八世辰巳未卦當乾上九至百[illegible]八年始交第七會月午三十運之第一運星甲子十二世之第一世辰甲子卦當姤初六以迄于明洪武交第十一運星甲戌方今在第十世辰癸酉卦當姤九三果王者之興衰名世之出處稽往古闡來今可一一按表而定之耶先生曰難言也黃石齋先生云一部易經是孔子百世可知之學自平王四十九年己未一眼看定將來其書現在可考而知也至皇極稽覽圖排定卦數吉凶頗外康節先生曰數當凶而有英君賢相以修救之竟臻泰平之效數當吉而無賢君喆相以保持之究罹反側之憂往代可鑒也若

此全是重人事講德政之言誰謂邵堯夫单講數學者哉雖然政非漫無天數可言也考河圖洛書排下甲子逢生逢合則治逢尅逢冲則亂五百年數原有定但值一治要知是天教君若相有繼承之道[illegible]可任也未可負也即值一亂更知是天教君若相有幹蠱之道在匪可諉也政當勉也天降大聖賢大豪傑出治生民輔世救亂意政在此大聖賢大豪傑仰合天心撥亂返治道政在此豈昧昧焉者所可語哉考之上古雖具論已堯舜當乾陽之盛數大聖人際會一堂君師道治之統兼盛一時固是當前關後一

大貞元會也至夏禹雖當午會名曰中天却是一陰
方生之始節交夏至爻當姤初帝降而王義或在是
卯五百九十一年而至成湯節交小暑之第二世酷
虐夏臺烈日煞喪亂云極矣旣有智勇天錫之君又
有知覺先民之佐何憂不治六百三十二年而至文
王節交大暑之第七世炮烙剖斮如火益熱亂豈尋
常不有孔邇父母叶蒼鷹揚時開永清者定之烈敢
遽曰秦和在成周宇宙間蕩蕩乎昭襄以指文武望
若遠音訃孔子距姬文益六百有四年節交立秋之
第十一世當其時子弑父臣弑君亂賊旣不乏楊爲

我畧兼愛鄉愿又惑世治統與道統兩墜而文武成
康之世界可嘆哉真凄焉秋矣王降而覇實在此會
天不得已特生素王又特生幾個素臣是以作師分
作君之統以布衣明天子之法仍以孔子終皇帝王
覇之運而見貞下另起一元之義試觀當年周流十
二國間删定數經木鐸萬古直將歷來帝王君相選
定一番立下千萬世爲君爲父爲臣爲子治統道統
確然不易的大法豈不是天地民物重新一番開闢
只覺杏壇一席師弟與唐虞君臣殷商祖孫成周父
子俱比盛千古云後此者則有難言氣運翕聚不再

仔肩分任攸分譬如一個大擔子一人擔荷不住兩
邊分任又不能定分任之人篤生一堂或三二百年
而判立一人或三四英賢而先後生于一代或扶王
定覇之才與載道匡時之人而前後產不同時唉乚
漢王長者與典劉三傑寧非應運而生之傑而崇聖
經尚王道則有所未遑故越四百一十一年而卉江
都及龍門又越一百四十六年而產子雲于陵鄧禹
輩天人歷律之大道乃彰焉董馬則節交處暑之第
十一世嚴楊鄧禹則節交白露之第一世開東漢重
道崇儒之風氣而究多風節表乚駕軼各代不得謂

非撥亂返治之一會也隋楊濁亂振古罕聞太原李
公子與房杜魏李諸英驅除之不難而豈知貞觀盛
治全賴河汾一老講詩書說禮樂先將一代救亂開
治將相之才培植在一函丈間乃以坐收成效卯爰
計其時五百八十五年節則交秋分之第四世矣孜
五代八帝傳如逆旅君弱臣強誰復知天冠地履之
日月趙藝祖杯酒釋兵先已得駕馭羣雄之機畧而
天懷仁厚培毓多英何莫非王國之楨先是韓范富
歐衆正盈朝後更周邵程朱星聚奎宿或四百六十
餘年生焉或五百七十餘年生焉節俱當寒露之第

六□載十世其一番排黜異端表彰聖道今千□□
□□謀功利與虛無㗭邪之患不足尚而洙泗宗風
□□虞廷道系煥然若日月經天江河行地此中治
象□不遠越漢唐哉元興迄百年賴有魯齋楚才不
斬一綫明太祖崛起濠梁間又有青田金華爲之輔
佐名正言順卓然一代之興王何疑焉無如二正中
衰閹多亂政前則河津姚江挺作中流之砥末則東
林顧高諸賢風高後勁之節三百年來節已交霜降
之第六世矣誰云非道風中振理學遐昌之一盛也
可嘆明宋相沿槩襲其敝武功不振而禦侮無法均

受其殃文教空講而實學不究嚌濟厥變議論大多
甚至以草野遙執中朝之柄資格過嚴兼且以嫉惡
終錮自新之路卒至奸邪弄權萬民塗炭致識者興
有君無臣之嘆寧非學士大夫者之恥哉幸際
興朝應運聿起掃除闖亂兵法幄算精絕千古所下
待言而今又崇重文教獎進儒臣昌期躬逢寔云厚
幸夫何異教繁起狂惑太甚不但無正學以闢之而
且爭相附和剝蝕人心長此安窮有心者憂之所以
必得倡明聖學以救正焉既從天之明命提醒人心
元來又必體用兼講俾天人理數處處格透能晰理

又能□大疑定大難則熸火不能爭光兵農禮樂□
件貫徹能經常又能濟大變捍大菑則方伎不能惑
衆何也儒術無效百家爭鳴太陽當中羣魔自息理
有然者拿定伊周孔孟真本領振興漢唐宋明所未
發明之大作用遠紹唐虞臯夔一堂執中之真道業
可以格天人可以福家國又何論夫時數與衰與一
身出處哉由今日而上溯濂洛關閩政在五百年六
百年之會嚴冬未屆旭陽當培則堯舜事業當復見
中天六經聖道當再煥鄒魯其在斯時□□□□戾同
人得無留念于斯乎大家勉之哉

學而時習章講義　陳近[illegible]

許邑侯今日講學原是覺世心腸我輩[illegible]德問業須要講求箇人人即今可做的道理切忌那籠統話頭夾雜話頭不是說不要廣大籠統與廣大原不相干不是說不要詳說夾雜說便不詳且如夫子開章說箇學字自然是內聖外王之學知天知人之學莫說大學首章與魯論首章學字無二凡五經四子之書學字豈有兩樣但聖人言語各有攸當大學之道一章說學之規模次第中庸首章說道之大原出於天此章聖人指示學中深造自得之妙註云明善

以復其初便是自明誠一脉學字豈不最精朱子恐人差入禪去先只說學之爲言效也張綳其中斡說得好自古開天之聖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俱從效法得來仲尼祖述憲章豈不是效先覺之所爲今日我輩效法更須切近平實只論語書中自有兩箇好學榜樣一箇是夫子自家說不如吾之好學也一箇是說門弟子中有顏回者好學子之好學嘗自言之矣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這是夫子現身說法遷善改過是修德講學的吃緊工夫玩加我數年朝聞夕可兩節

可見顏子不遷不貳也只是遷改工夫擇中庸是遷善不遠復是改過克己即改過復禮即遷善遷善改過說來恰似平常不知遷改不已就是日新又新就是自强不息恐希聖希天舍此別無入手路頭善是自家的故物如何說箇遷字氣稟習俗善已迷失在外故須遷以從之善無常主時時遷時時學到得義精仁熟左右逢原自然欲罷不能有協於克一之妙過是終身改不盡的憂惑懼皆過也須得時時拂拭直待月到天心無一毫浮雲點綴豈不可愛所以說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固是以善及人成己成物

之理然古之學者爲己爲己遁所以成物不說以友輔仁耑說以善及人又豈得爲善學乎朋自遠來則益我以學者廣矣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德則不孤學則不陋所以可樂第三節如何不說達則兼善天下不亦聖人乎却說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難道夫子單單爲自己寫照不成不知此是千聖相傳爲學的一條正脉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所同也非夫子之所獨也何以言之君子成德之名德即易之所謂龍德中庸之所謂天德龍德妙在潛天德妙在闇所以說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

圓樂則行之憂則違之具此確乎不拔之德自然[illegible]
見而見時惕而惕時躍而躍時飛而飛時亢而亢到
得飛亢的地位依然是遯世無悶的何也則以龍德
不可爲首也中庸篤恭而天下平只是淡簡溫之極
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此處眞與人通商量不得人
不知與民無稱不同只看夫子當日黨人稱之曰大
哉太宰稱之曰聖者以至晏嬰子西之流沮而間之
莫不推而崇之聖人之名不待百年而後定然而不
知則誠不知也雖其門人宰我子貢有若亦未必眞
知夫子也何也莫知之歎夫子自爲終身下學發也

其行子臣弟友其文易詩書禮樂春秋其事爲不厭
誨不倦眞無些子奇特去處然上達具是矣體量到
底只是爲學之事所以不說聖人只說君子明儒管
東溟先生有言士必有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之根器
而後可以載道必有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不
爲之度量而後可以立身懇請爲同學者誦焉

君子不重章　沈昭子先生

此章講義魏庸齋先生發明已盡後學更無容贅辭
然聖門提關啓鑰指示入德之門其要旨終須提挈
明白竊謂聖人隨事立教爲說不一而主敬存誠乃
聖學切要工夫故乾二文言說閑邪存誠坤二文言
說敬以直內此章所云重威是主敬意忠信是存誠
意人能敬以持身誠以立心則根本既立然後擇友
改過隨在可以取益此一章大旨也章首必先說一
重字的是制外養內第一入手工夫凡學者容貌辭
氣之間最足覘其所養故必有戒謹恐懼之心而後

有端凝厚重之氣有端凝厚重之氣而後接於人者
自然有威可畏有儀可象如是之人從容寧靜方於
學之所知所行者能潛心篤志而守之堅固不然者
一味輕浮淺露縱有絕世聰明過人材具終是口耳
之學於自家身心全無實據故學者切戒不重然厚
重者所以收斂精神不使躁動此乃威儀定命之符
不是貌恭色莊做成有道氣象故又提出忠信來忠
信是人之實心天地生物只是一誠人心作事亦只
是一誠人心一念不誠則作止動靜皆是虛假君臣
父子俱不關切而生意索然矣這點實心須時刻[illegible]

是自朝至夕自始至終自大至小自內至外常[illegible]心主宰而勿使動搖勿使間斷然後應事接物無所欺僞而大本可立也厚重忠信是內外交養工夫然處友不慎則無益而有損知過不改則積非而成惡古人制爲五倫獨列朋友一項須知交友原是欲講學明道取善輔仁故直諒多聞皆是勝友孟子言友自一鄉一國以至天下正見友善無終窮若友不如己不特虛僞輕浮易於習染只平等交與無嚴憚切磋意思亦終是聲氣往來何嘗身心性命何益天下國家必欲希聖希賢端在取友上求個進步但世間不乏明師良友只恐學者存自是之見則其心不虛而無以聞過存苟安之念則其志不勇而無以改過故知求友又須改過凡人不知自省則不見己過及返觀內照覺得種種過失難以自匿約而言之有大過有小過有顯過有隱過患莫甚於怨過功莫大於悔過學者須從心過上猛省痛懲克治將去不特聲色貨利念頭當痛加掃除即意必固我之私亦不可使留滯于中然後過可漸寡而徙義遷善皆從此出先儒謂克己者當至明以燭其幾至健以致其決此即改過善法也擇友改過此人己兼勉工夫而篤[illegible]

自此益進矣此四者總是君子自修之道而重與忠信乃爲學質地學者若不能警惰慢之氣去欺詐之心必至高朋日遠狎邇日叢而終爲小人之歸故主敬存誠斷爲聖學綱要也吾黨今日講聖賢書不止如學究先生作舉業話頭同堂數百人皆當切己體貼當下提醒何者是我躁率輕浮處從此變其氣質何者是我虛夸欺妄處從此養其眞誠何者是我道義之友終身可爲宗主何者是我最重之過一旦翻然悔悟方是眞實學問方是爲己工夫諸君子無負講學之意可也

天命之謂性章　　陳謝浮先生[illegible]

中庸一書子思子爲明道而作也開卷第一章言道[illegible]言性而兼言敎者所以明道之大原出于天而聖人立教無非體天以明道也何謂天命之性葢天道流行化生萬物人生之初得天地之氣以成形卽得天地之理以成性而健順五常無不具焉所謂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者卽天命之性也何謂率性之道自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孩提知愛稍長知敬良知良能發于天性見之一身有貌言視聽之則用之五倫有君臣父子之理循性而動各有自然當行之

路所謂率性之道也何謂修道之教人生以後有義理同然之性不能無氣禀不齊之質以性之不雜于氣質者言之雖聖無所加而愚無所損以性之不離於氣質者言之則聖得其純而愚得其駁唯聖人聰明睿智爲億兆之君師以已之先知覺人之後知于是因人生共由之道而裁制品節之設爲禮樂刑政而親疎厚薄貴賤尊卑各有一定不易之準使天下之人過者有所俯而就不肖者有所仰而跂此則所謂修道之教也夫性道教之說當子思時異說紛[illegible]各從所尚於章首特明辨之者正所以覺世[illegible]

也葢知得天命爲性則知釋氏之以空爲性者非性矣知得率性爲道則知老氏之以無爲道者非道矣知得修道爲敎則知俗儒之記誦詞章管商之權謀功利老佛之清淨寂滅皆非所以爲敎矣然言性言道言敎其名義雖有三項總而言之性以明夫道之所自出敎以明夫道之所由入故下文翁言體道之事其曰戒愼恐懼曰愼獨者乃因論率性之道以明由敎而入者其用功當如此也葢人性無所不有故其道無往不在大而君臣父子小而動靜食息皆此道之流行貫徹人於日用之間循其道則治失其道

則亂葢無須臾之頃可得而暫離也是故體道之君子提起此心惺惺常在目之所睹耳之所聞其戒愼恐懼已不待言雖至於目所不睹之時而亦常如此戒愼耳所不聞之時而亦常如此恐懼邵子所謂思慮未起鬼神不知者正在此時而君子之戒懼爲能存夫天理之本然也君子于平時旣常戒懼而于思慮方萌之際又見夫一念之動至爲隱微然理欲公私瞭然于中固有人所不及知而已獨知之者卽此念頭獨覺處便是莫見乎隱便是莫顯乎微故君子於獨知之地尤加謹愼程子所謂善惡之幾動而未

而無一毫之差謬耳惟其中和兼致將見湛然純粹之初吾心一統體之太極也泛應曲當之處吾身物物各一太極也由是性自君子而盡命自君子而立吾心正而天地之心亦正自然陰陽動靜各止其所而天地於此位吾氣順而天地之氣亦順自然人物動植各遂其生而萬物於此育朱子所謂萬化之本原一心之妙用聖神之能事學問之極功也君子體道之功至此亦能修道以立教矣今約此章之義而言之性道教者本然之義理也戒懼慎獨者當然之工夫也位天地育萬物者自然之效驗也有此本然

之義理應有此當然之工夫既有此當然之工夫必有此自然之效驗此楊氏所謂欲學者反求諸己而自得之以去夫外誘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也且中庸一書言性不言心而傳心之訣莫備於此章天命之性心藏性也率性之道心行道也修道之教心傳教也戒慎恐懼者此心之存養也必慎其獨者此心之省察也未發之中心統性而不淪于無也已發之和心統情而不滯於有也致中致和而天地位萬物育者心之體信達順而參贊化育不待外求也邵子以道爲太極又以心爲太極朱子以主敬爲存心之法然則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而心與道一也

天命章問疑　仇兆鰲

九月初六爲海昌講學之五會　父師在座同人畢集鰲司講天命之性章一時問答之辭司記諸友許潛飛蛟張子韶美文陳允文熹已撮大要書之於冊翼日陳穎長鈍索鰲重錄講堂疑問以析諸家異同鰲謂安陽許夫子所講性命中和天人合一之旨梨洲黃夫子所著中和一理要在愼獨之說陳近思先生所辯喜怒哀樂各中其節之義俱精切明白後學何所復辯吾黨惟識得天命至善時時戒懼愼獨培養擴充使吾心有廓然太公物來順應之妙方是切

已體認工夫若只從諸儒註解分別異同終落語言文字而無當於聖學實功但幸有明師良友得以質問是非正是講學快事敢不呈管見以政諸君子竊意此章之說先儒聚訟不一今陳疑義十條於後一當辨者如修道之敎朱子從聖人立敎上言程子竟就由敎而入之君子言陽明王氏宗之以後面修道以仁自明誠謂之敎觀之其說不爲無據但非敎字之正名正義故當以聖人立敎爲確論也且禮樂刑政乃聖人扶世覺民之具其喜怒哀樂所發用處必有禮樂政刑以見之實事此固不得泛言立敎而遽

謂朱子之說爲祖述矣二當辨者宋儒分戒懼愼獨爲二時明儒則合戒懼愼獨爲一事鰲謂若單言戒懼亦包得愼獨單言愼獨亦包得戒懼今旣兩項並言其意固有分別且上言不睹不聞則自思慮未萌事物未接者言之下言愼獨則自事物將接思慮旣萌者言之二者自不容混而爲一至於良知炯炯始終不息靜而不使昏昧動而不使放逸吾心之卓然精明貫乎動靜者其實未嘗有間斷止息也三當辨者不睹不聞蓋言形聲未接而此心之敬畏無敢稍解也若以不睹不聞爲形容道體之妙此鬼神章所

謂視之不見聽之不聞者而非本章之意矣末章明云不動而敬不言而信然則不動不言亦以爲形容道體可乎四當辨者愼獨之獨以心之獨覺言此即陽明先生所謂知善知惡是良知也蓋人心發動之幾原兼善惡即以吾心驗之明是如此知乎此而爲善去惡則工夫實實有把柄後來王龍溪以獨爲無對之名亦主良知本體而言究不出乎獨知本意也五當辨者宋儒以中和爲性情本然之德明儒謂從戒懼愼獨後所得不知人心本來原有是中和其戒懼愼獨之功所以復其固有之善此朱子推原天命

率性爲獨得其全而陽明直承戒懼愼獨者反少[illegible]
一層本原道理也六當辨者未發之中已發之和分
屬一靜一動此就先後兩時而言朱子之說也謂日
用應酬千變萬化即所發而未發之中仍在此就表
裏一致言陽明之說也至蕺山劉子又以未發屬動
已發屬靜此從易傳乾主大始坤作成物分屬陰陽
動靜之意即張忠定公所謂公事未判屬陽已判屬
陰之說也然王氏之義朱子語類中已有此論而劉
子之說亦或問中所辨駁者按朱子有云靜而常覺
動而常止者心之妙也又云寂而常感感而常寂者

此心之所以周流貫徹而無一息之不仁也據此則
知動靜雖有二時而吾心之靜而涵夫動動而歸于
靜者正程子所謂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者則朱子先
後之說終不可移矣但劉先生之說于本文未發二
字却看得有着落觀本文但云喜怒哀樂之未發不
曾云心之未發本文發字原主發于外者言其未發
者明是有喜怒哀樂之意而未見之於云爲耳故劉
子謂思是未發爲是已發若覓屬一念未起則不當
云喜怒哀樂之未發而直當言喜怒哀樂之未萌矣
邵子曰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一陽初動處萬物

未生時此之謂也今譬之射者未發是矢在絃上[illegible]
當審固之時已發則箭發而中的矣其工夫全在未
發上故謂其要在謹獨此則愼獨工夫正用在未發
之際而所謂主靜工夫涵養于不睹不聞者又在前
一步矣此與朱子之說大不相同七當辨者朱子謂
未發之中以不偏不倚言已發之中以無過不及言
故以後章時中用中作無過不及之中而此章中與
和對遂專主不偏不倚之中周子則謂中也者和也
看中和本是一項此即劉子以動而未形者爲中之
意故可合中和之中襯中之中爲一致也八當辨者

延平李氏嘗令學者求喜怒哀樂未發以前氣象此
朱子所親受業者後來朱子晚年而悔謂平日缺却
未發以前一段涵養工夫常覺胸中擾擾無深潛純
一之味此朱子晚年之論一定不易者則知未發與
已發不可合作一團溷無分別也然則未發之前其
氣象果如之何無形可見無聲可聞無喜怒哀樂之
可狀萬緣雖寂一眞自如吾心如明鏡止水而未嘗
類于槁木死灰也當時程子教人只在主敬者蓋能
敬則端莊靜一之中自有以得夫未發之氣象此又
在體認者自知而非可影響揣測也九當辨者朱子

以天下之達道爲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似與從上五達道相同今按此當與上句對看天下之大本本由中而大也天下之達道道以和而達也凡人喜怒哀樂之發當天理合人心便可達之天下而無礙倘逆天理拂人情則觸處皆阻隔而不通矣故天下之達道當謂中節者能達之於天下方有實落十當辨者中和位育之說朱子以爲未有能致中而不能致和者未有致和而不原于致中者未有天地不位而萬物育者未有萬物育而不本于天地位者此可見位育之不可分屬中和矣所可疑者孔子負聖人之

德而當春秋之世如星隕地震水旱兵戈之患不能匡救豈中和有未致耶亦不得位以行其道耳故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斷以聖人之德居天子之位者言中庸言盡人盡物而贊化育言覆物載物而配天地此皆以有位者言卽易之財成輔相亦以有位者言之而見位育之極致也若以删述六經垂教萬世爲後世之天地位萬物育此亦推廣言之以見其理之相通至所云天君泰然百體從令爲一身之天地位萬物育父父子子夫夫婦婦兄兄弟弟爲一家之天地位萬物育者此皆推廣言之以見盡人可以

有責耳先儒又以堯湯水旱爲氣化適然而不係於中和不知洪水未平由於誤任伯鯀商初大旱由於夏虐所感是二聖中和亦有未盡未洽之處而不得但歸過於氣數矣及至堯舉舜禹六府孔修湯著寬仁六事自省方是中和克盡而位育無歉倘以一室齋居爲足格天地動萬物是但知天地萬物默相契合者在一念未動之初而未知一氣感通之故全在喜怒哀樂發用處也蓋人君爲天地宗子爲萬民父母其一喜一怒一哀一樂上關陰陽舒慘下係生民休戚必懷顧諟天命之心必存上帝臨汝之念必謹

貌言視聽之發必慎慶賞刑威之施然後王道洽而和氣昌自然二儀協應百族蕃昌而四靈畢致此乃中和之實理位育之實事盡性至命修道立教之實功先儒以誠之遲字爲中庸大樞鈕卽此意也鰲下揣固陋敢以支厖之語求 師長之敎政焉

安陽許子家規家訓

先儒呂榮公曰人生內無賢父兄外無嚴師友而能有成者鮮矣此特就當身磨礪者言其實仁人昌後大凡偉人輩出蓄積定有所自爲之敘述家學淵源云

受業 范光陽 陳齊永 等敬錄

家學淵源 十則

余許氏先世源流舊家貞定明正德二年丁卯工部派到料價頗多時均循未定公帑告乏二世祖福旺捐己貲銀五百兩助之貞定太守袁庵彭公義其舉畫白鹿圖旌于家君子曰古云道術得則白鹿見昔太守鄭宏行春白鹿俠轂主簿賀曰公必爲宰相然則白鹿之爲瑞也久矣先司馬大王父曾臨數幅以示子孫不但科第蟬聯若操符券且代多喆嗣道器遐昌彭公之意深矣哉

先王父司寇公字汝學以明神宗戊戌榜兩宰名邑治蹟循狀載刊許公敬事編與崇祀鄉賢名宦錄中行世久矣先孝祀公見背方廿歲灑血終天抱恨靡及隨倣文公家禮祠堂制蓋祠三楹[illegible]懸[illegible][illegible]又捲

原缺第三、四葉

高曾祖三世神主別供一處匾名追遠朝夕泣奠不異生前行定省禮至朔望叩歲時薦春秋祭悉率合家弟姪子媳孫男虔舉其祀事終其身弗輟雖避難山居亦未間隔一次

先王母馮孺人治家甚嚴每日未黎明即起盥洗畢焚拜天地祖先前先孝祀公每平旦不櫛不沐先詣堂上問安候王母淨面畢就盆中水偕弟共洗不另用晚更依膝下每至夜分不論歸私室不退爰額王母堂上曰愛日定省無間如花晨如月夕每當令節必設筵仍命瞽者老嫗輩唱說古名賢忠孝節烈等故事至初度更合子婦弟姪及甥婿眷屬等稱觴上壽雖家人僕從亦挨次獻祝務合一家之懽心以事其親焉

先孝祀公因王父任滿皇恩寵及兩尊人建恩榮坊於家第前又造尊勅樓於宅第後總不忘天寵也又於別院中庭額曰務本軒對聯事孰爲大事親爲大守孰爲大守身爲大軒之北庭額曰翕順堂對聯妻不中養不才父子洩洩不藏怒不宿怨兄弟怡怡居常庭訓其內曰若等既爲清白吏子孫須敬佩祖訓與聖賢敎人所以讀書大義尚重忠孝不但拔拾[illegible]

三經廿一史從古來帝王聖賢行事說話那一事那
一言不是這一副心腸眞西山先生大學衍義邱瓊
山先生大學衍義補歷代名臣奏議大明會典邵康
節先生皇極經世黃石齋先生易象正這幾部書分
門列段都有可觀然其間尚有漫無折衷者酌古準
今引經據史仍當以易象春秋爲斷不眞實知天地
人三件道理做不出一中眞實事業切忌有三種學
問斷斷莫犯一種晉人風流不做實事毀裂名教草
芥民生以吾儒而崇兩氏虛無之教但以燒香喫茶
飮酒賦詩爲雅事又以圍棋種花聲伎絳帳爲高風

此等能壞民風關係人心世教能壞朝政關係家國
天下又一種假道學尋章摘句全不知濟世安民有
極大事業膠柱鼓瑟併不知行修名立有眞實襄理
又一種小氣節惜行矜名亦能振起鄉曲之頑儒崇
牆岸宇更能鼓動士林之聲援或以文章相標榜或
以節烈樹門戶此皆激宕成風徒多黨立卓品峻矣
流毒國家古今大戒汝等識之
先孝祀公一日訓禮曰余總角時爾祖已聽鳴鹿嘗
詰余以三教余彼時亂談今方了然如中庸之道脩
教也賢知之過即佛教愚不肖之不及即道教何言

之若淫若殺若貪君子三戒章何等平易彼佛教老
氏過一步不惟不妄淫並室家好亦絕不惟不妄殺
并[illegible]罪人亦赦不惟不妄貪并自己身亦捨矯枉過
則決裂豈得爲中若貧富若貴賤若壽夭吾儒疏水
亦樂雖有天下而不與朝聞夕死可何等安順彼仙
教者都退一步懼此富不永寧處貧怕此貴不長寧
居賤懼此身生不久先死其心清靜流爲刑名勢所
必至理一分殊精辨之乃知吾儒極中至正可大可
久之度越二氏也爾祖此時尚在諒不易此言禮受
教拜言曰三教古無此名後有之皆云一理又或云

體同用異今乃知體亦未嘗同也嘗以一事而三念
別之亦可以罕喩有巨紳者里居值惡少無故詈其
門永日且呼名巨紳曰急閉門勿與較既而惡膽愈
壯孽日深罪坐辟矣莫可解矣事聞巨紳使此時作
嚴正念曰惡有惡報當戒哉道教嚴將類是使此時
作悲憫念曰爲惡不悛竟墮於此可哀哉釋教寬將
類是使此時作追悔念曰得無向者縱之過耶假當
日薄懲之或不至是予過矣儒教大將類此據此觀
之念頭即別又奚言用先孝祀公歎曰禮言是哉天
地之憾堯舜之病禹稷已饑已溺吾鄙已立已達與

原缺

原缺第一、二葉

立名目爻學武烈理學經濟文章之可言獨至周平王東遷王綱失墜雜霸迭起而且異教繁興上失其道下失其學功罪相半眞僞溷淆世道棼泯誰是民物之主疇副天地之心所不至人類而禽獸天地而晦塞僅此齊桓晉文管仲趙衰輩尊王之一幾故天地特變一局面令孔子顏曾端木仲由子思孟軻一班素王素臣出而持世竟溯自平王四十九年己未爲始將一代大經大法特筆特削著爲春秋人但知誅亂臣賊子尊周攘楚發明天子之事俾禮樂征伐大權依舊還之共主君父臣子大倫昭然明于萬世

大振文武成康之舊業已耳豈知麟經絕筆實與贊羲易刪詩書正樂定禮同功天下萬世人知尊王〻知法天名分彰倫紀明而後[illegible]物得阜民得安天得清地得寧這分明是將羲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以來承繼天地的生民育物擔子已墜矣重新整之安已亂矣重新撥之正豈非以作師扶作君之統以道統救治統之窮所謂貞下又起一元以皋布大聖終皇帝王霸之局者耶故曰尼山師弟之盛上與厎周父子殷商祖孫唐虞君臣俱係千古絕搆承繼天地爲生民育物的意思特特地生下持世的但自周平

原缺第五、六葉

王四十九年己未人知是古今一個大界限自周遂王四十一年己丑又是古今一個大界限雖有知者何也前此皇也帝也王也與相也師也俱是大聖人俱能眞實承荷天地生民育物擔子的子與氏溯見知聞知之統直以孔子繼湯文堯舜之傳良有據耳後此君不能兼任師道師亦不能總理君道猶之天地父母一個生民育物的家業值承祧宗子力量淺薄肩荷不住更得宗臣家相多方分理總成一敝故夫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此語一定遂成千百年不易的局面狂者進取有開闢世界之力

量豈福蒼生求其一言一行之盡合聖道未必能也狷者不爲挺固守聖學之氣骨有功名教若令其行一不義殺一無辜雖得天下斷〻不爲因是皇帝王相師五樣大聖人獨力兼承君師治道之統只得分行協任仰副天地之心故總名曰道統此河洛之大源流所在也若不透晰這個大義單〻以漢隋唐宋元明一派大儒竟謂直接洙泗虞廷之道統恐天下萬世疑所謂道統者止立德立言不及立功止能援文不必兼奮武但可黼黻太平不能戡亂救世竊故廣河洛之傳之流必兼及五百年名世諸賢與並[illegible]

接一貫之傳合狷狂而蔡中行之統自有天地以來皇帝王霸祖師聖儒凡有功民物有功天地者俱在圖中其間大宗小宗々臣家祖剏始再振分任單承雁敘如宗譜然總此義也即以心性言道畢竟心天地之心而常與民物之心相流通者乃是吾之心々天地之心嘗與民物之心相流通乃是吾之性心天地之心刻々能爲民物遂其生復其性因而致天清地寧乃是吾之道斷未有拋卻天地民物于膜外而自己去明心見性乃曰道者且不知量而詡々人前竟謬謂是得聖道之眞傳者又人不知道矣爲所惑

竟爭相傳焉謬謂其眞得聖道之嫡傳者豈非古今來大可痛念之事哉古今來有幾種人除河洛正傳大宗小宗自羲黃堯舜周孔程朱一派外有一等不但世亂不出世治亦不出彼非不知天地民物爲念原是大綱紀倫物所在但曰既擔荷此任者有人我可釋肩焉此巢父許由務光商山四浩嚴瀨于陵華山陳摶一輩人有一等世治方出世亂必不出彼亦知天地民物爲念若曰吾重吾大節吾安吾不辰已耳此伯夷叔齊楚狂丈人長沮傑溺管仲逝朱[illegible]一輩人有々等治世亦浮沉焉亂世亦浮沉焉[illegible]

民物置之膜外但做自己身心性命者此楊朱墨翟許行夷之陳仲子赤松子達摩一輩人又有一等治世不關念焉亂世亦不關念焉彼亦未嘗眞在自己身心性命作工夫而色莊論篤渾假作天地民物爲一體者此鄉愿閹人少正卯一輩人嘗試竿譬焉自有天地來這一大家人家祖父付來家常自當承管妥確或獨力能勝其任或將伯分承其業總令不墜其家業以仰副祖父賦畀之心可也乃若巢父許由輩類人家之扐子扐孫若長沮傑溺輩類人家才力不及之弱子弱孫若楊朱墨翟輩類人家營私自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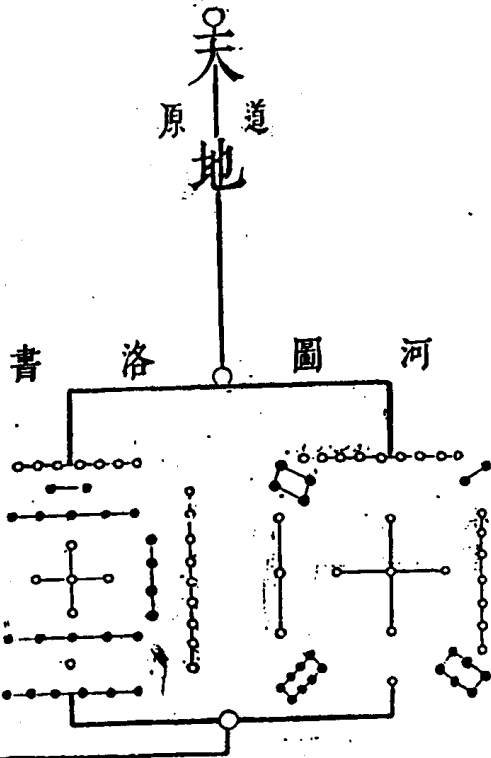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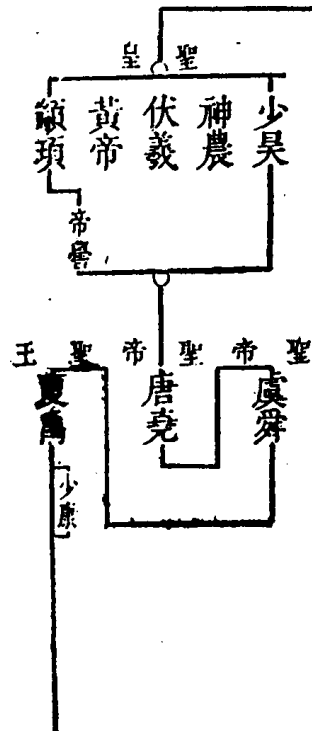
之情子情孫若鄉愿若閹人類人家蕩檢踰閑之逆子逆孫護持河洛之正學宗傳者寬其途俾衆藥之易舉嚴其辨更令宗派之難篡吾鄉呂叔簡先生曰傍流至聖不若正路賢人寧使道統中絕不可以旁流繼嗣正其氣脈也又曰寧爲道統家奴婢不作旁流家宗子嚴其門庭也若夫拋卻天地民物綱常倫紀而自作明心見性生活且安自惑世謬謂得聖道之眞傳者當罪在何科留心河洛正學之宗傳尚謹嚴之哉　旹

康熙十有七年歲在戊午伏臘之月

天中許酉山先生授　男　𤀹澍

仇兆鰲　談九乾

陳錫嘏　陳齊永

受業　錢廷楷　許汝龍　仝筆記

范光陽　許用光

陳鋭　戚依

俞寅　張曾祚

黃百學

擬太學中崇祀道統譜系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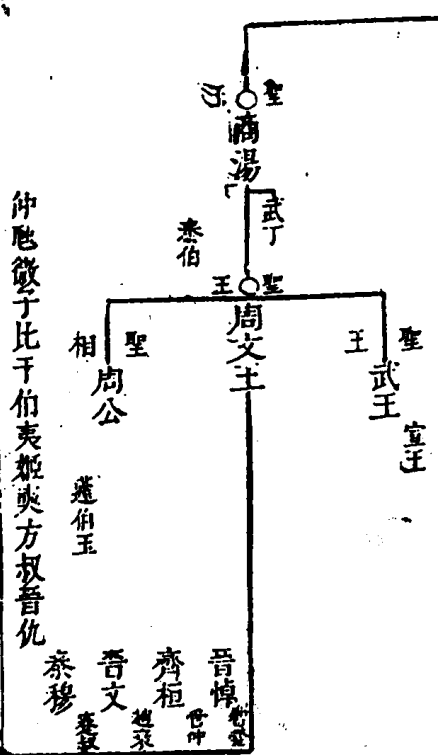
天

道　原

地

河　圖　洛　書

聖道師祖 孔子

顏子 子思 閔子騫 仲弓 子貢 季路 子夏

孔鯉 顏路

曾點 激公宜

以生民以來未有盛之聖爲前乃以所祖述憲章上律下襲者爲後宗不但太學當祀天下亦當祀俾知惟此生成功德同罔極云

曾子 孟子 冉伯牛 宰我 冉有 子游 子張

澹臺滅明 原憲 南宮适 商瞿 漆雕開

樊須 公西赤 梁鱣 冉孺 伯虔

冉季 漆雕哆 漆雕徒父 商澤 任不齊

公良孺 奚容蒧 顏祖 句井疆 秦商

公孫句茲 縣成 燕伋 顏之僕 樂欬

邦巽 公西輿如 公西蒧 陳亢 琴牢

步叔乘

右先賢三十七人

宓不齊 公冶長 公晳哀 高柴 司馬耕

有若 巫馬施 顏辛 曹卹 公孫龍

秦祖 顏高 壤駟赤 石作蜀 公夏首

后處 公肩定 鄡單 罕父黑 榮旂

左人郢 鄭國 原亢 廉潔 叔仲會

狄黑 孔忠 施之常 秦非 申棖

顏噲

右先賢三十一人俱四配十哲之亞可上繼皐夔伊傅望散之侶者

右唐虞君臣殷商祖孫成周父子尼山師弟俱千古絕覩直繼羲黃一畫之真傳上副天地河洛之正派者也繼此之後君師之統遂分所謂一畫一中上接天地河洛之傳者不克全力擔荷或有功于蒼生或有功于名教不得不協力共理焉

漢高祖 光武 昭烈

唐太宗

宋太祖

元世祖

明太祖

右各代之興王膺天歷數救民水火造福蒼生功亞奕世祇是一中之心印未能全符所當與夏少康商武丁周宣王祔食在堯舜禹湯文武之兩夾室者也

漢董仲舒

隋王通

唐韓愈

宋周敦頤 邵雍 程顥 程頤 張載 朱熹

元許衡

明薛瑄 王守仁 陳獻章 胡居仁

右各代之大儒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有功名敎風範千秋祇是一中之全量未能似據所當與顏子淵曾子參子思子孟子祔食在孔子之廟廷者也

既有興王之代起必有應運之名世戡亂之武

臣相輔而起救濟蒼生

漢則有張良蕭何韓信陳平汲黯鄧禹耿弇馮異吳漢諸葛亮關羽盧植張飛等人 唐則有劉文靜房玄齡杜如晦魏徵李靖等人 宋則有趙普曹彬潘仁美石守信等人 元則有伯顏耶律楚材木華黎赤老溫等人 明則有劉基李善長徐達常遇春沐英宋濂陶安等人

是皆不過治而值亂卻是有君而有臣攀龍鱗附鳳翼撥亂世而返之治而能應五百之昌期救濟蒼生爲成天下事之俊傑者不但此也

漢更有周勃曹參賈誼趙充國霍去病丙吉蕭武霍光馬援陳寔李膺郭泰等人 晉則有羊祜杜預王猛陶侃謝安王導等人 唐則有狄仁傑張柬之李泌陸贄郭子儀李光弼姚崇宋璟裴度李晟傅奕張巡許遠顏眞卿顏杲卿等人 宋則有韓琦范仲淹王德用文彥博富弼寇準李綱狄青宗澤[illegible]等人

世忠岳飛文天祥張世傑陸秀夫等人　明
則有方孝儒景清黃子澄商輅鐵鉉楊溥于
謙郭登劉大夏李賢楊廷和張孚敬張居正
趙南星楊繼盛高攀龍楊漣左光斗周宗建
魏大中黃尊素文震孟范景文劉理順史可
法劉宗周黃道周等人
是皆不遇君而但有臣值難治易亂之朝濟則
歸君之靈不濟則惟已之辱扶君民於巾末
之造而爲盡瘁之忠良匡扶社稷維持風化
是名任天下事與死天下事之英賢均有功
於蒼生未始不有功於名教焉
既有大儒之代興尚有傳經之諸子作史之羣
材各代奮興維持名教
漢則有伏勝高堂生孔安國毛萇杜春后蒼鄭
衆服虔申培倪寬司馬遷劉向戴德范甯馬
融鄭康成人　唐則有孔穎達李翺杜甫等
人　宋則有歐陽修胡瑗司馬光楊時胡安
國呂祖謙陸九淵張栻蔡沉真德秀等人

元則有吳澄熊禾等人　明則有曹端丘濬
蔡清鄭曉鄧元錫章潢來知德陳建等人
是或距古尚近而有傳道援未絕而可守闡聖
經序賢傳衛正道而不至晦而克全千世之
彝常顯著名教爲羽儀聖學之名賢者不但
一此也
漢更有楊雄　隋則有開朗董常　宋則有穆
修李之才邵雍劉子翬李侗羅從彥蔡元定
陳亮黃幹陳澔以及呂希哲邵伯溫孫復劉
質夫李端伯朱公掞李嘉仲馮聖先暢潛道
孟敦夫呂大忠呂大鈞游酢呂大臨謝良佐
張繹尹焞蘇炳王蘋楊應之馬伸侯師聖劉
安節劉宗禮林大節周孚先范育胡宏張九
成輔廣張洽李燔葉味道廖德明李方子陳
淳詹體仁徐僑傅伯成黃灝楊復石子重楊
簡何基王柏舒璘曹建袁燮沈煥金履祥許
謙陳埴胡一桂饒魯等人　元則有劉因黃
澤安熙趙復竇默王恂蕭𣂏同恕第五居仁
武恪孫轍胡長孺陳櫟孛朮魯翀陳旅等人

明則有吳與弼羅倫章懋湛若水[illegible]人
呂柟鄧以讚李材鄒守益顧憲成馮從吾以
及陳眞晟陳選張元禎周瑛莊杲黃仲昭張
吉鄒智王廷相何塘崔銑賀欽尤時熙呂坤
王鴻儒薛蕙許誥陳琛蔡清林希元
曹于汴陳龍正金鉉又鹿善繼孫奇逢徐愛
錢德洪王畿王艮薛侃歐陽德黃弘綱徐樾
何秦魏良弼羅洪先王棟趙貞吉林春羅汝
芳黃綰顏應祥南元善方獻夫陸澄冀元亨
徐珊王道穆孔暉等人

是皆去聖愈遠而言湮傾異學競出之候或究
理數而見天心或講性學而衛聖道延道系
于中絕之日而爲理學之儒家扶植人倫倡
明正教是名上紹聖緒與下廣師傳之儒宗
均有功於名教未始不有功於蒼生焉

合而論之所謂應運之名世戡亂之武臣與夫
盡瘁之忠良俱屬伯靡虞思共和吉甫方叔
召虎之流亞上不能比稷契伊呂周召下可
儕管樂趙狐偃晉等儕者也所謂傳經之儒

子作史之羣材與夫理學之儒家俱屬冉閔
仲賜游夏之正派上不能比顏曾思孟下可
繼左董公穀等賢者也總之一本而萬殊殊
途而同歸既有功于蒼生兼有功于名教合
四科而接尼山一貫之傳分狂狷而繼虞廷
中行之統倫理共事缺一不可偏副

天地生民育物之心其揆則同而此道原於天終合於天

補正河洛源流之大義也夫

讀許酉山先生政學合一集荅書

天地生一人便以天地之心予之便以天地萬物之責寄之人不能心天地之心即不能盡得天地萬物之責即不能有濟於天地萬物之事此事此責須有一副眞精神力量方克擔荷近見孔門言仁言孝以爲此是千聖萬賢不愧天地大本領處我輩只於此處求之更無餘事葢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孝乃其發端由是親親而仁民而愛物以至於參贊位育都從此擴充去人之所以與天地萬物漠不相關只是

一

不仁不孝此心都無生意程子謂學者先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張子西銘合仁孝而一之等事天於事親須是仁人孝子方能全得天地生物之心盡得天地萬物之責不負天地生我之意寥寥宇宙殊難其人客有自南來者咸稱酉山先生倡道東南以理學爲經濟向侍坐栢鄉亦備聞學術醇正心事光偉洞達未嘗不心焉儀之昨郭年兄入自鄴下來忽接瑶函兼惠佳刻先生敎過仁孝達天之訓與鄙意所見若合符節乃

歎曰此所謂以眞精神力量擔荷斯道者與昔人有治行爲天下第一者惜其無大儒本領耳先生以大儒本領爲治行第一以之任天下事當使天地萬物各得其所將拭目俟之生迂疎腐才屏迹於山隈水澨欲求下士晩聞因嵩陽書院遺蹟結廬其間講求學問但索居固陋究未知大道之要披讀佳集頓覺心胸開闊見得吾身至大人自小之吾性至尊人自卑之只爲人心自私遂令天地有憾雖然時位不同隨時隨處皆有當盡職分固將以兼善予先生而自

二

居獨善苟得此心期不至與草木同腐而已拙刻二種並示指南臨池馳神之至登封耿介頓首

豳風問答

朱止溪先生嘉著

諸生問豳風一篇用夏正而不用周正何也朱止溪先生嘉徵答曰傳曰公劉能修后稷之業立國于豳之谷焉十二世而文王始受天命十三世武王為天子武王崩成王立周公以冢宰攝政恐成王未知稼穡之艱難故述后稷公劉風化之所繇使瞽矇朝夕諷誦以教之是為七月之章從本序也按魯詩世學申培說亦皆以為周公陳農政之詩然竊疑之夫周正建子而詩中所述節氣則皆夏正豈有立乎本朝而從異代之理或曰周之制作皆出自周公方攝政之初正朔未定故姑從夏正耳果爾則周代商以有天下宜從商正又何必越代而遵之金仁山曰讀七月之詩可以見豳俗焉意者豳之遺詩乎周公因之以為瞽矇工之頌也故不居二南之前而居變風之後商那附于三頌之末也此其說近是何元子世本古以七月列諸夏少康之世而孔叢子載孔子曰于七月見豳公之所以造周也則一言足以定千古之案何必羣議之紛紛哉況田畯典田之官也鄭疏為嗇夫邢昺曰亦謂之司嗇漢及東晉皆有之考周禮無田畯之職而夏書 征篇則有嗇夫馳之語可見夏

原缺第二葉

蠭為莎雞為蟋蟀耳之所聞目之所見無一不可動心而惕慮也紀其農桑之隙上治宮功下治私室于其室之中則熏鼠以自固于其室之外則于貉以取狐狸私從獻豜以纘武事無非敬事之克勤而愛上之無已也故女服事乎內則元黃之衆獻諸公子公子者即同歸之公子也謂公女也左傳凡嫁敵國者公子則下卿送之公羊傳築王姬之館于羣公子之舍蓋諸侯之子男女皆得稱公子也男服事乎外則祭貉取獸為公子裘此豳公之子也當其時一家之人侯伯亞旅無不一心以謀農桑之始事一國之人老幼男女無不一心以報農桑之成功故躋公堂以祝萬壽至今垂數千年恍然如見其趨蹌聞其笑語可不謂和樂者乎雖然三復此詩始終皆見艱難之意蓋今歲之事方完明歲經營又將感時遇物而興作也故嚴氏曰七月之詩一言蔽之曰豫而已為人主者知其豫而圖之則必嚴恭朝夕而不敢怠也懷保小民而不敢肆也若已推而納諸溝中而不忘其饑寒無告也豈非王業之根本哉

經義問答 二條

穆中訥

穆中訥問小往大來君子小人一消一長勢不並立自古用君子難而用小人易故君子拔茅其彙可亨小人翩翩其孚可慮觀爻中平陂示戒復隍著象此聖人處泰之時而豫憂其否也苟比之既傷悔何及矣或謂嚴其防以繩君子寬其塗以化小人此果有當於包荒之義否許父師曰從來君子小人如薰蕕不可同器若說包荒穢便是賢姦雜處不成泰和世界須知包荒與下馮河皆是借象語呂氏所謂八荒皆我闥者正是大度有容之意如寬赦小過器使

人材以至民胞物與老安少懷皆是兼容并包處若邪穢小人豈可姑息養奸包容在位象傳明云外小人師上爻特言小人勿用其戒嚴矣

又問學術不明人品斯壞故扶植人品全在振作士氣士必能崇尚氣節然後可以出而有為苟名節有虧縱負過人之器而本原一失其流不可復問近者士氣衰坊表廢砥厲廉隅目為氣質未融營心奔競自誇經濟通才學道絕續關頭正在此處今日所謂儒行便可為整躬厲俗之要否黃夫子曰白沙先生云名節者道之藩籬明道先生亦云東漢之氣節一變可以至道流俗多言黨錮之禍由君子所激而成一唱百和於是魁奇骨鯁之士絕跡於天下矣學問之事更從何處說起許父師曰儒行一篇守其規矩即是夫子所謂成人充其力量庶幾孟子所謂大丈夫今日正須立定氣骨方可砥柱中流

海昌會講記

安陽許侯治海昌之四年作講堂于署之東偏堂成與邑人講學其中四方之士多至者先朔、戒行事選於門人學者以爲司講司監司儀司祝司記司賓各庀其事至日質明咸造于堂謁先師位執事之人各就列聽講者東西坐揖畢鳴鐘鼓宣白鹿洞學規司講十八人以次進講若經若書人一章每講司講者出位揖就坐展書讀畢先述師長之說而後以其說反覆之暢通之意盡乃止講畢下坐揖復位司儀舉不如儀者祠先聖用三獻禮奏樂童子歌詩司祝讀

祝中講會食司賓贊賓講畢終獻賓主師弟復就位有疑者以次出位問難司記記之既已童子升歌伐木之三章禮成而退先時天積陰至日開霽在講堂者二百有餘人環而觀聽者數百人終日肅然揖讓進退訖訖如也辭氣誾誾如也志意忻忻如也先是姚江黄太沖先生嘗講學于山陰去歲許侯實迎以來自春涉冬凡六講至是先生未來侯乃與其門人取所講十八章更搏論之爲義答精而其勤至矣惟學術廢而人材衰非一日之故馴至于今人心澆薄名節敗壞綱紀文章蕩然有志之士嘗思起而救之

然二三耆儒既深藏巖谷之下不爲時所推崇在位者又罕能擔荷其事天下多故一切取辦簿書有司救過不贍其賢者潔清自守而已何暇及教化以故舉天下之大而不知有學驅一世聰明秀異之士而爭騖于功利不能自還許侯于其時乃獨奮然以倡明絕學爲己任又能禮致名德宿學之儒以爲人師邑之士大夫亦遂歡欣鼓舞以贊其成其登賢書爲國賓者皆循循執弟子禮唯謹吾于是歎侯之難能多諸君子之樂善知天下事無不可爲而有位者之果得行其志也抑未聞之學者非他學爲人而已爲

學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自昔聖賢之言皆平易切近至當歸一而其後乃有朱陸異同之紛紜要其所爭在毫芒杪忽之間至其根本節目則無弗同者經傳之說具在學者篤信而敦行之皆可以優入聖域設也不從事于文行忠信而空談性天未能積學窮理而妄論儒先之得失意見橫生辨論滋有弊之適通都者不贏糧疾驅顧日按圖而索道里遼遠者不烹飪而侈談太牢之味其于我何得焉是故爲學之道規模欲遠操修欲近志趣欲高踐履欲實其日視聽言動其事子臣弟友其用兵農禮樂早作[illegible]

忍坐言而立行以敦本之身爲有用之學世道人心
其有賴乎若曰資論說爲名高而已則非今日賢侯
所以勸學之意而何以副斯盛典易曰可久則賢人
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同學之士尚勉旃哉耒不敏
未嘗學問竊慕黃先生之爲人而未得一見今以耒
坐聽講毖然有當于心退而記之并綴大所聞以就
正于有道云爾丙辰二月六日吳江潘耒謹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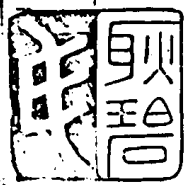
心攸載言載道也曰錄心
告天初終貫而披簿省獨
表裏一而言政學也其曰
彼弛用張維臚且旰稱庶
政明且飭也君子讀騶虞
以爲正心誠意之効夫効
則然矣惜乎詩不求而於
是乎有政錄之冊其南陽
撰作之遺乎以上太史信
而不誣天下之言也建武
之詔密令茂也謂能爲天
下之所不能爲名冠天下

原缺第一、二葉

嘗受重賞拜太傅封褒德
侯食邑三千戶嗟乎令賢
之重若此况宏道絕德爲
不能爲倍萬于審令茂如
冊所紀者哉異日太史載
采詩苟舉向々者十二章

以騶虞芻則然矣章乎何
敢旹

康熙歲次丁巳仲冬吉日
治年家弟沈珩拜撰

邑侯許公保障敎養實政錄

公名三禮號酉山辛丑進士[illegible]德府
安陽縣人

定民心

當夫滇黔逆變。鄰封震擾。浙中溫台處。相附爲亂。寧紹數郡伏莽而起者。輙以萬計。漸至桐廬富陽。多有草竊之徒。聲勢鴟張。民心搖惑。雖在郡城。亦且戒嚴。矧吾寧瀕海而處。奸宄時發。驚惶不甚于他邑哉。幸 公以

天子命。來守兹土。涖任未久。適逢其會。覩此句向。即遠慮曰。寧邑東瀕大海。西衛古杭。倘有不測。不僅荼毒一邑。抑且震驚省會矣。愚民無知。豈識利害乎。於是聲色不動。鎮之以靜。雖羽檄交馳。而若處無有。又謂欲平大亂。先除巨憝。密廉表花鎮倡亂朱纘之輩。立拏解禁。而羣奸已交相咋舌。攝 公之威矣。至盟泉如羊子嘉。以太湖爲巢穴。以海畔爲門戶。艤舟出沒。狡焉思逞。將有禍及城郭者。 公慮

內守不嚴則變與難禦爲之役民夫濬濠
堞郎以濠土培城而濠深丈餘城厚數尺矣
且懸令以十家爲什五家爲伍登陴而守望
焉然猶曰守禦有人矣而勦捕則未也顧左
右曰步快民壯獨不可用乎吾以團練之法
行之而兵不必募餉不必籌矣因捐俸置刀
盾弓矢鳥鎗各半分給而教習之旬日間得
健卒數百人擇老成技勇者爲之統攝每週
望日陳之演武塲觀其進退有法步伐有節

擊刺如神首尾互應而號令之整肅軍威之
森嚴殆有古名將風烈然猶未梟賊首也密
申符牒鬭會嘉湖勿使漏網又令邏卒探其
踪跡伏于要津 公親提練卒數百會戰苕
霅追逐賊艘無何首惡爲遊兵所獲冒認茶
客幾至釋去而 公使適至得斥指其奸始
獲梟示是時軍需孔急羽書旁午一切糧餉
茭芻焉糒剉刀俱供應無缺獨是炮夫一役
小民以爲有死無生畏懼不前者而符命甚

嚴則甚迫應募之人僅什之二三當其事
者不幾棘手乎 公出誠勸獎給貲以安其
家賜食以慰其勞臨期則親送誥誡既去則
優恤家屬故應募如雲抵金稱而數無缺由
是思之當羣盜蠭起之時邑之無賴鬨不畏
死而善良之人駢足而立兼以巨憝嘯聚軍
需告急非 公之鎮靜無爲指揮有法而吾
寧之少年任勇烏能不罹于鋒鏑而一邑之
烟火萬家胡得安枕而卧也哉此 公之器

識恢宏文武兼優之政也

籌邊備

內地渠魁。雖云授首。保無海氛之不靖乎。郡落亾命。雖皆破膽。保無隣寇之不匿乎。此公所以早夜圖維。而不得不爲之豫籌也。徧覩四野形勢。西接仁和。率皆平原曠野。奸宄之輩。自爲難容。至夫南望海門。東連鹽邑。凭此汪洋澎湃之水。雖片板不許下海。而外洋之賊艦。可一帆而至也。北有地名張公洋者。離城四十里。乃二省之交界。三府七縣之錯

壤。素爲萑苻弄兵之藪。又太湖踞其後。尚有他盜藏匿。勦之。則逃遁隣邦。不勦則肆虐邪邑。爲害吾寧豈小哉。　公咸爲之因勢裁制扼其要衝。隨地設宏。籌其永久。以爲南雖大洋。而緊要之咽喉則在東之黃灣。黃灣設險不能西擾城邑矣。因于尖山鳳凰兩山之間築土城以蔽其外。即以二十四牌。土著之民每家出丁壯一名。給之竹鎗旗號。又擇驍勇善走者四十餘人。付之腰牌利刃。晝夜巡邏

海上。遇警則用鑼。夜號則用燈。聲援則用[illegible]攻艦則用炮。而黃灣之民。向以海寇爲切膚之患。得　公之備禦。無不安于衽席矣。至籌張公洋。則又有異。海寇之掠。出于倉猝。而奸盜之匿。乃在平時。不立法以嚴其防。不特角以成其勢。盜不得而弭也。　公爲之詳保甲之制。倣里執之法焉。每家各置一牌。備寫門戶籍貫。人丁多寡。有無暫寄住宿之人。揭于各家門首。以憑查考。仍編十家爲一牌。開列

各戶姓名。日輪一家。沿門按牌。審察動靜。但有面目生疎。蹤跡詭秘者。即報。又于每日酉刻持牌到各家照審。某家某處。幹辦少某人某家有某幹辦。寄宿某人。仍通諭各家。有疑即報。又令隣近二十五里烟戶。分爲鼎峙。練鄉民勇壯者二百五十人。東警則西與北應西警則北與東應。北警則東與西交應。支港有柵。巨港有巡。賊欲犯者。拒之使不至。賊既入者。擒之使不逃。其故縱坐視者。罪從重。且

有事各執兵以禦無事皆秉耒以耕蓋以管子內政之遺而倣先王寓兵于農之制可謂盡善盡美矣丁巳之春閩賊餘孽糧匱思得乘間剽掠艤舟十餘直逼黃瀨練兵先出邏報邑中應以衙兵星馳電赴併力齊攻炮矢兼發而賊喪膽遁去非其明驗也乎卽西鄙團練之後月餘獲盜線數十人重法究處至今不軌潛形非　公未雨綢繆運籌帷幄之神其曷克臻此

剔奸胥

疆域既安人心已定而邑中之奸胥未[illegible]民雖不苦于通盜寧不苦于積弊乎今試數而衆之如捕與盜之相合而爲奸也營債印錢之交爲盤算也賭博拳手之橫肆無忌也糧銀之懸掛保催之勒索無已也非一日矣在鄉之民畏盜之竊掠而更畏捕之指盜在市之民迷于借債而更累于賭債里巷溫飽之子弟比之匪人而呼盧入局市井游食之少年習爲手搏而猖獗非常科征之按籍比較每因上下其手而完欠無稽產戶之輸將有定一經保催入鄉而費用叠索　公于聽政之餘洞知其弊務期纖悉必除不使稍有未盡因爲之計曰盜之不息也由捕之養盜則立限比捕而捕寧肯代爲盜罪乎捕之蔑法也每指民爲盜則証據隣佑而民豈猶爲捕害乎營債之剝民拷索在兵丁而指使則由保歇懲之而營債不止乎印錢之[illegible]

刑在欠戶。而貽累必沙伍保。嚴之而印鈔不
息乎。至如賭博之罪。律重坊家。不使坊家致
于窩賭。而久積者。無所施其技矣。拳手之勢
獨倚豪强。不使豪强得庇匪類。而恃勇者。有
以畏其法矣。錢糧完欠。自有卯簿。由比串而
額落甲。由落甲而對流水。則懸掛無由矣。里
催名色。屢經　憲革。戀啚者。不得易名而混
用。求復者。不得借端以厠身。則勒索不行矣。
今　公之治盜。初犯枷責。再犯從重。且限捕

緝盜不因捕害民。而昔之養盜自肥。横及無
辜者。其弊不已剔乎。禁其歌寓。不令營丁之
入境。曉示里啚。不令印錢之肆行。而昔之親
戚代賠。于女繫累者。其弊不已剔乎。賭坊罪
及兩隣。禁博先嚴游手。廉拳師張天奇等。枷
示斥逐。而昔之博塞成風。技擊爲雄者。其弊
不已剔乎。置循環二簿。以稽完欠。完者繳簿
歸農。欠者挨簿候比。而胥吏無所受其賄。勤
惰無所混其施。里催之永革。曉示各門甲戶

原缺第九葉

防海患

民害可除。水患難禦。海塘一役。非寧邑急務
哉。然海之爲患也。或十五年。或三十年一變
近者甲辰之厄。洪濤泛濫。西路場一帶。漂沒
民舍數百楹。鹵灌民田數千畝。隄塘萬丈。盡
屬崩傾。潮汐兩汛。皆入廬舍。此固地運使然
而亦當事者之不能挽回於未然。圖謀于先
事也。　公豫爲籌度。而思治海之與治江河
不同。凡河可疏。江可導。海則不可以疏導也

狂瀾既倒。吾思有以鎮之。怒潮難禦。吾思有
以備之。鎮備既至。而海若猶驕也。斯惟吾誠
敬足以格之。因謂吾寧之有占鰲塔也。猶河
流之有底柱也。吳淞至寧。其隄如長虹千里
而鰲塔突兀。獨標上游。前人建此。深得地勢
今崩圮如是。修之殆不可緩。至覽東路場一
帶塘下皆無木櫃。萬一有患。勢難猝禦。爰親
集里老。相其機宜。增其木櫃。轉巨石以實之
而東路之塘。屹如盤石。不減西路之堅矣。然

原缺第十二葉

修築雖盡。未敢遽安。每朔望。必躬親禱祀以
奠安民命。捍禦疆土忠
君報
國爲兢兢。誠敬所至。雖風雨不渝。且捐俸首倡
重新占鰲。使七層摩蒼。金碧交輝。更其名曰
鎭海。然塔之于海。誰知其禆益乎。 公德之
于海波。誰知其默禦乎。無何陽侯爲虐。雪浪
凌空。奔騰嚙岸。東路塲護沙數十里。不兩月。
崩裂將盡。里中諸父老。莫不蹙額曰。甲辰之

災復見於今矣。 公曰。無畏也。余奉
簡命。牧茲海邦。凡捍患禦災。是余之責。今旣盡誠
竭敬以祀之。胥潮有靈。必不爲吾民害也。不
然。而必欲與余爲難。余奚難强弩一射。以與
潮從事。已而隄塘不損。沙岸復漲。瀲瀲灔灔
淡爲安流。非 公力挽造化之功乎。卽今平
沙一望。鹽舍萬間。半盆煎煮之烟。如斷如續。
大車任載之牛。成列成行。皆 公之所賜也。
故丙辰九日。邑之士大夫。樂塘塔之兩成。於

設社倉

陽侯不氾。小民安于耕鑿。年豐歲腴。詎有以
己治己安爲憂者乎。 公曰。爲政之弊。莫如
勤于未事。而怠于安全。黎庶之情。大約籌其
現在。而無有遠慮。今民衣食雖足。而備荒之
政。不可不講也。按漢耿壽昌。置常平倉于京
師。奏言歲數豐穰。農人少利。故事歲轉關東
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爲費甚
繁。今宜糴三輔。弘農諸郡之穀。以給京師。可

省關東漕運過半。又令邊郡。皆築倉。穀賤。則
增價以糴。穀貴。則減價以糶。名曰常平。民皆
便之。至宋乾道中。民艱食。朱紫陽夫子。請于
府。得常平米六百石。賑貸。夏受粟于倉。冬則
計米加息以償。自後隨年斂散。歉。蠲其息之
半。大饑則盡蠲之。凡十有四年。元米外。得息
米三千一百石。貯社倉。不復收息。每石止收
耗米三升。以故雖遇凶年。人不缺食。迨淳熙
八年。下其法于諸路。以知常平社倉。皆足以

備荒而濟民者也。然立法有因時處宜之方。行法有擇人助理之要。惟當踵其遺事而神明之。斯有利無弊者矣。常平之法。豈不甚美。而糴賤糶貴之資。何自而來乎。紫陽之救荒有常平元米六百石可請。而吾邑無有也。公以爲糴糶之法。師之于漢。斂散之方。效之于宋。而捐助之法。創之于今。寧邑方廣三百六十一里。每里舉好義鄉耆二人。置簿。從本里紳士富室勸募樂輸穀米若干。計數造册。一送縣。立案查考。一存里中。收米囤貯。更令伍保。寫造極貧次貧人口存查。凡春夏之交牧蠶插青。匱乏不足者。許至社倉借貸。其斂散之法。一遵紫陽舊制。至其出陳易新之際價值高下之息。用作修城濬池團練等費。行之三年。民間莫不稱便。陳陳相因。無有缺額在大家富室。有濟民之德。而閭閻窮黎。無懸磬之嗟矣。況收給在鄉耆。而吏胥無中飽之弊。輸貸皆本里。而貧民無遠涉之勞。較之𢁿

荒而奏賑貸。報可而委使者。相去不大逕庭哉。今也年屢豐。中民可自食其力。社倉之利。人未深知。倘不幸而災祲或至。民可仰給于社倉。而無鴻雁哀嗷之嘆。豈不食　公之德也哉。使以社倉之法。上之

朝廷。而更得實心行政如　公者數十輩。列之各省。將由一邑以至一郡。由一郡以至一省。由一省以至在在皆然。則何患不至含哺而嬉鼓腹而遊之世哉。

原缺第十六、十七葉

其陖主。行將畏志而臻于刑措矣。讓田讓畔。
安有不見于今日乎。

勵士習

至教徧及于頑民。而彼都人士。豈可無以鼓勵之乎。　公曰。文章一道。雖藉以取科目。而實以端士子之趨向。勵士子之氣節者也。不為之時課其工拙。品題其後先。校正其文體。則讀書之志必怠。甚或習而為權謀術數。品行畀下。皆其漸也。況諸生之于余。猶父兄子弟也。父兄于子弟有磨礪之責。子弟于父兄有補裨之功。二三賢士。胡可不近。乃題一額

于賓館曰。願見。稍暇接見紳士于其中。所論皆修德立行。懲忿窒慾。忠君愛民。興利革弊之事。凡有善言。必拜而受之。公之崇儒禮道。抑何謙尊而光也。乙卯。實與公領典闈事。先期為文。祝天。誓得明體達用之儒。為家國光。及入闈。殫精研慮。一時名元傑魁。皆出　公門下。而又于分校溢經之外。兩總裁以他經屬　公裁定。　公不避嫌。不樹私。拔尤遴奇。得士五十四人。大半由吾

原缺第十九、二十葉

公氷鑑榜放之日浙人士無不慶歐陽再見
而兩總裁復
天子命嘗語人日向微　許令君孰勸盛典惜未
以四拜謝　公為歉　公之起衰文而光科
目也其功豈在昌黎廬陵下哉每季之課士
也視棘闈尤肅坐卷拈鬮各分字號豫為出
貲布席文告竣者必進以酒每揖而退陸以
鼓吹遴拔士類毫不假借故士之與其選者
如登龍門文必付之剞劂首刻為第一觀次

刻為第二觀年來已數觀矣試童子必日此
賢才始進之時也烏可以髫稚忽諸每試畢
必假堂事謝賓客清心閱文但論文之臧否
不拘年之長幼及門第高下請託狗私者俱
不敢干試時必陳蔬設醴以隆其典拔前茅
者三試而後定故數年以來文風為之一變
其問之獲高第掄魁元者皆　公所夙拔士
也至其奠
先聖祀前賢尤所隆重以鼓後進者

文宣之廟祭有常典　而邑之先賢忠烈如唐之睢
陽太守許公及　常山顏公理學之最著者如
宋之張横浦先生舊皆有祠廟而之祀之者
不過故事焉耳　公獨日
先聖萬世之師也
今上有幸學釋菜之典矣祀之者安可不誠許顏
張三公前代之忠臣後人皆以為法者也烏
可不敬每上丁謁廟先一日率僚屬集諸生
視牲畢齋宿尊經閣待漏四下盥洗易服親

視祭器樂器蠲潔齊備然後鳴鼓序班肅恭
以祭歌詩舞樂濟濟鏘鏘罔不中禮而　公
于是時實有至誠至敬如在其上如在左右
之心昭格乎
先聖足令與祭之人靡不儼若至如歲祀許顏張
三公必親定儀祝先期教演而祭之誠敬如
之祭畢而退每論先聖先賢吾人之模楷也
人人皆可到此地位又論器識者功業之本
經濟者學問之用司馬君實未第時即以天

下蒼生爲己任。諸生爲學時亦當如是。公之勵士有然。而公之自命可知矣。

立講規

公于寧邑士子。亦旣砥礪人文。振興學校。可稱備至矣。而又以爲章句之學。無裨實用。必須明體達用。方成一代大儒。蓋吾人一身。所係非小。天地待我而參贊。民物待我而生成。歷代帝王師相所傳之理。待我而彰顯。若不從身心性命之中。省察克治。于禮樂兵農之事。極深研幾。則進不能致君而澤民。退不能尊德而樂道。而堯舜湯文之統。幾乎滅息闕

閩濂洛之學。何能續絕乎。况

今上親講誠意正心。

經筵之臣闡明聖賢理奥。一時名公鉅卿。講學不輟。豈非聞知之聖起于上。而禹皋伊呂皆得與于見知之列也乎。寧雖東南一隅。而士子林立。安得不以聖賢之學。一爲倡論哉。爰于邑治之東。創興講院。自外至內。凡三進。中進扁額備述

皇上講學賜書勉勵大小羣工至意。後名頌學宮。

堂下濬池如鑑上横一橋堂中設
至聖先師像旁立先儒周程張朱木主 公為主
講與邑中士大夫按月訂期論道于其間院
中諸執事如司講司記司儀司監糾儀司衛
司贊皆選一時髦士為之講時先宣白鹿洞
規首五教之目次為學之序次脩身之要次
處事之要次接物之要又有童子歌詩伶人
作樂始歌良知之三章終歌伐木之三章凡
歌一章樂一闋所講之說俱發從來疑案闡

前人所未聞每講之日師儒環而聽者多人
焉由是積學篤行之士聞風而起遠方慕教
且重趼而至焉因有海昌會語聖學直指諸
刻 公又著體由極見量由學充施由親始
三篇直發太極西銘啓蒙正蒙通書性理之
秘旨而躬行之際以敬為主故于公署建告
天樓晝之所為夜必焚香以告其于
君民之間誠誠懇懇念刻不忘又顏一牓曰隨處
體認天理覷乎此而知 公之自治之于

人雖不本于此矣庸齋魏先生于千里之外
聞而志喜寓書于 公有曰以名教蒼生為
己任非即古人吾道南矣之意乎噫吾邑開
處海濱聞見不廣士之為學者不過留心舉
業而已得 公之闡發精義開闢迷盲人人
如坐光風霽月之中在其門者莫不曰不遇
公則虛度此生矣一時學者皆稱為河南
許夫子云

設義塚

寧邑士若民。被　公德者。欣欣然比戸可封。型仁講讓矣。然未澤及先世。隆及前賢也。而公之政更有進。海昌邑乘。向奉
旨增修。數年以來。未能告竣。　公涖任之後。即禮聘博物公卿。佐以淹雅之士。爲之類分卷彙。而其中之不僭不濫。悉斷以義。皆吾　公斟酌之力居多。書成。上之　大中丞。　中丞公特爲弁言。以奬勵之。嗣後　公歷覽名蹟。乃

興復古之思。慨然曰。匹夫爲善。亦能表著鄉邑。流傳數世。令人嘖嘖稱道。何況前賢本至性以發爲文章。著爲勳業。考其行事。炳若日星。而凡廬墓游眺之所。皆其靈爽式憑。神魂棲息。垂之不朽者也。詎可聽其荒廢不整乎。故于唐睢陽太守許公墓。及讀書故廟。宋張橫浦先生墓。及讀書臺。俱葺之使復新。又宋靖康中。太原總軍。王公諱稟者。當金師圍城。與其子俱入原廟。赴水死。追封安化王。立祠祀焉。在縣東二十步。已湮沒不可問矣。　公因其後裔之請。特淸其址而新焉。此固　公之仰慕前賢。後先投契。不忍其遺跡久湮。而一旦新之。以誌其景仰愛慕之心也。至如義塚之設。則更舉吾民而深其孝治焉。吾邑貧民。親死。力不能葬。即屬之火。俗例相沿。習而不察。即有不忍遽焚。不過停柩室中。數世不殯耳。又不然。亦暫厝田畝耳。然親骨未歸窀穸。人子之心何安。　公曰。人孰無孝思。吾不

爲之全其孝。則吾負吾民矣。捐俸若干。買民田之荒廢不治者。一二處。名仁孝大園。勒石以垂後世。令貧不能葬者。咸得穴于其中。夫澤及枯骨。在昔傳爲盛事。何意今日復見于公乎。且其於旅骨無歸者。必代爲瘞之。表姓名以待其子孫。又何用愛之深。而代謀之切也乎。是一時之人。莫不服　公之義。頌　公之仁。而邑中好善輩。亦往往捐地四郊。以聽民葬。今也過其埜。見夫蔭木森森。故[illegible]壘

其間之子若孫。持斗酒。奠白骨者。皆感于春露秋霜者也。而旁觀之人。有不動其仁人孝子之心者乎。固知　公之孝治所格。不僅一邑。行將廣及天下矣。

濬河渠

公之仁政。已澤及民之先世。邑之前賢矣。而更有一勞永逸之事。有以利民也。寧邑河道無多。東有長河一帶。名曰下河。水性自石門來。由北而南。至城環繞東北半壁。始東流至袁花。北至硤川。其北條。從郭溪分流東北。亦滙于硤川。西有一河。名曰上河。水性自會城經臨平。南入城中。西流出城。爲淡塘。又西北出修川。廻環無間。凡田之在東者。倚下河之水。以爲灌溉。田之在西者。倚上河之水。以濟桔槔。其形可易知也。無如土高河狹。支港淤塞。每當夏日。兼旬不雨。則兩河立涸矣。乙卯之歲。　公應浙闈。放榜返旆。適當年書大有。民爭轉漕儲倉。而河水淺狹。難以任載。　公于是時。特興水利之思。爲籌開濬之法。自城而東。至泂水橋。約二十里。西北至周王廟橋。約十五里。直北至斜橋。約十五里。其法皆于河底而論。闊二丈四尺。深六尺。岸旁業戶。從

岸至腹。在百丈內者。俱得出工幇濬。委僚屬里老。董其役。越三日。必親自查勘。較其勤惰。至其所濬淤土。即令其沃桑柘。膏土田。令下之日。鼛鼓振興。民之樂于開濬者。且萬億計。不三旬而功告成。覩其開壅放溜。舟航翔集。轉運之力不勞。商賈之艘悉至。戴德者靡不不謳頌吾 公矣。久之桑柘並茂。鬱鬱葱葱。黍苗兩穗。千倉萬箱。皆濬河之所致也。間歲七月。上河水涸。禾苗俱槁。自長安鎮。至城二十五里。河中淤土漲塞。蘊隆爲害。復深西鄙之憂。 公曰。無傷也。有濬下河之法在。因下令于民。其深濶工役。悉如去歲之例。但見萬夫矻矻。如子趨父。功成之日。疾于下河。又越歲旱魃爲災。上下兩河。田之枕其上者得濟矣。而支港與中河之堤堨閘堰五十餘處。則猶涸也。 公曰。支港中河之田。獨非吾民之田乎。開濬亦未可已。不則値旱。每盜決上河。雖厲禁難止。迨至丁巳之夏。霢霂無施者兩

月。乘時下令。如上下河濬法。而其功更捷。故三吳巨港。俱皆枯淺。而寧邑新濬之河。自西徂東。自南徂北。相去四五十里。河中之水。潺潺不絕。苗之賴以不死者。不啻數十萬畝。豈非濬河之明驗乎。自今以往。遇旱。則外港之水得來。遇潦。則驟漲之水無憂。田之豐登。不止一世。寧邑之數十萬戶。豈不食 公之德飲 公之利于無窮哉。

修庶政

公之治寧數大政亦旣才德竝優欲養兼至故言其學問則內聖而外王詳其經濟則允文而允武此固百里不足以拘之循良不足以盡之不亦卓乎今古治平為天下第一哉若其庶政之修則又有可述者矣如邑中南北二米舊例貯頓兩處南米貯城北常平倉北米貯長安便民倉相去二十五里輸米入倉者往往應於北而失於南 公特請之于

憲令南北二米竝貯便民倉收納可以同日解省更為近便 公之于民力恤矣倉中保歇每為民蠹歷經 憲革陽奉陰違 公摘其尤狡如匡明宇輩枷示禁革至北倉使費除腳夫斛手外不容濫泒毫末以滋民困 公之于漕弊清矣寧邑積有興販私鹽之弊奸民周聖生等通同隣邑僱船興販病商蠹國莫此為甚 公一一杖懲聽其改過月朔望必令至縣點卯至今不敢為非 公之于[illegible]

政肅矣奸民錢[illegible]攬納條銀減價收民制錢分外索民火耗下蠹民財上玷官箴重懲永禁 公之持己廉矣丁已苦旱 公親率里老禱于城隍之神不坐乘不張蓋自朝及夕凡三至焉至有願減己祿無害吾民之祝晝則蔬饍不設夜則席藁露坐呼號徹天祈禱弗懈而甘霖大沛田野沾足 公之格天誠矣官河之無塘者剪闢以便挽舟自郭店至洞水橋自斜橋至莊埠堰又自郭店至後

港橋各延袤三十里三塘悉剷坦途雖其間或地屬石門而民無不懽欣從事呼之曰許公塘 公之利民溥矣每遇朔望必令耆老入謁詢民疾苦與胥役之需索有無 公之清問勤矣烈女曹氏立志盡節百折不回 公作文旌表親奠其廬 公之勵節至矣節婦朱譚氏壽滿百齡旌以匾額給以布帛米粟 公之恤養深矣重法以懲蠹盜蒲鞭以辱小民 公之用刑當矣簡[illegible]賦不濫及[illegible]

歷驗不移。公之稅歛輕矣。郤餽送斥[illegible]
公之節操嚴矣。凡此者未易僕數。自今以後
行之政。而及之民者。正未有艾。而吾邑之受
福于 公者。寧有曁乎。我
國家考課吏績。固有常典。而宏才大略。異績美
政。世所罕有。若 公者。可謂稱其人矣。吾儕
親受其恩澤。躬承其敎養。無以報 公之德。
乃僅述 公數大政。紀載以傳之。葢無一非
公之實績也。是編當與古循吏傳。共垂不朽。
豈徒一時揚扢之文也哉。

恭頌

許邑侯重修海塘詩并序

葢聞時需王化。則川瀆効靈。國有聖人。斯海波不
沸。卽如清廉素著。尚還合浦之珠。正氣潛孚。遂徙
潮州之鱷。幸遇
酉翁許父臺。性靈淵邃。道術該通。推夫理學。何難統
接關閩。究厥經綸。自然志輕管樂。豈止神君比美。
慈母同稱。已哉。自蒞治以來。百務具舉。濬蟄施而
桃花不漲。喜流水之湯湯。版築加而雉堞增高。笑
漆城之蕩蕩。兼之文廟聿新。入講者片言居要。高

標特建。登臨者作賦能成。邇者斥鹵之濱。泥沙所
汨。預識馮彝之虐。惟期海若之寧。咨爾士民。用襄
厥事。荷畚鍤者有子來之趨。聽鼛鼓者無城溜之
怨。長堤浪却。不須持弩以射潮頭。孤嶼波澄。自可
掛帆而拾海月。荊公營塘于鄞邑。當日爭傳[illegible]庵
疊石于通州。今時再覯。敬矢雅音。永歌茂[illegible]
吾邑爲名區。江海所環注。赭龕扼上游。[illegible]駐
支流三洲通。洪波具區逝。南望會稽山。渺[illegible]樹
憶昔海波揚。風濤互吞吐。咄哉陽侯驕。或者錢[illegible]
一朝天關裂。鳥門豈能固。翁匐沙氣昏。[illegible]

憑陵崗阜低。齧岸崩塘路。樓臺逐漂波。井竈遊鼃鮒。
曉吹江豚風。夜吼穴螭雨。嗟乎民其魚。孰與蒼天訴。
一從我侯來。早夜整百務。黌宮樣桷新。濠池豁蒙霧。
浮圖摩蒼穹。巔頂浩月露。彈琴化理醇。豈煩戶家諭。
郭外桃花濃。桑陰春雉乳。海若爲清宴。天吳豈復忤。
奈此堤塘久。坍塌且朽蠹。秋潮或漲溢。禾稼損無數。
林廬陷巨浸。何況園與圃。天意不可恃。我侯愁焉懼。
乘秋亟鳩工。役夫紛沓聚。經營不日成。恍如子來赴。
陂陀且蜿蜒。何異長虹布。縱有滔天浪。逡巡不能度。
蜃樓縹渺生。三山仙可遇。瓊蚌還明珠。鮫人供織素。

往者溝涂廢。川港失其故。堙淤鬱不通。旱潦遂莫措。
久爲豪右賚。民瘼恬不顧。去歲率丁壯。躬親畚鍤具。
撩淺更浚深。蕩然無泥汚。豈惟利田疇。篙師亦易渡。
浦溆劃黃蘆。水田飛白鷺。畎澮既已濬。復拒海瀾泝。
芍陂叔孫謀。渝口文翁慮。漳流灌鄴邑。虛傳河伯娶。
鄭渠與白渠。後先相效慕。況築捍海堤。范公展高步。
似此郿民艱。九重喜而寤。置之鞴座傍。撫事俗以裕。
側耳閭閻謠。僉曰來何暮。

康熙十六年八月之吉　闔邑紳士拜撰

許夫子北山講學頌并序

在昔良牧有四大事。曰鄉甲、社塾。一講約以先德化、一保甲以弭奸宄、一積穀以豫賑饑、一義館以廣育材、今皆視爲迂闊不之講矣、夫子涖寧三載、每春以酒勞鄉老、勸農積穀、每鎮置義塾、教育幼童、每月令各啚開講　聖諭、兼寓查保甲之義於其中、茲四事者、件件實行、靡不敷服古道、得見今日、至講學一道、攷我寧自大宋張子韶先生曾開帳一行、歷元明迄　今代七百年、所竟不知此舉爲何事、丙辰春、我　夫子創建海

昌講院、延名儒、闡絕學、歌詩作樂、鐘鼓煌煌、不拘本境鄰邑、聽者環橋、我後學何幸、如身登三代之世焉、嗟哉、此曠典也、又在四大事之上者、敢特爲之著講學頌云、

葢聞帳設杏壇、聖學重儒紳之選、經橫璮舍、賢科增文學之光、故仁政以養民爲急、而大道惟覺世爲先、自棫樸風徽、東魯管絃不作、乃菁莪化逸、西京鐘鼓無聞、文雖繡虎雕龍、潘陸總非實學、詞縱哭金賓玉、盧楊豈是真修、逮至宋朝、諸賢蔚起、太極西銘。啓來學之秘旨、紫陽易洞、開往聖之心仁

第百年以後不無異說紛紜而數世以來崇有[illegible]
儒繼續恭惟
師臺履仁蹈義緯武經文德追四亞聖之傳學究五
大儒之緒正心誠意允矣河汾正脉致知格物亶
哉洙泗真傳爾廼憫世道之日漓念彝倫之攸斁
飭三德敦七教惠我蒸民陳五禮修六樂端茲多
士高賢遠聘闡聖學于將來碩彥充庭造羣倫而
來艾司講司儐司記有典有則宛似鵞湖書院問
理問經問數式金式玉依然鹿洞風規郡人藉藉
鼓篋祈殺髦士莪莪執經辨難佳言滿座不啻白

雪陽春藹氣盈堂儼坐光風霽月性天既闢遠儒
慕化以來歸理學攸彰羣彥聞風而至止雖環橋
之觀聽無以過焉被璧水之景從蔑以加矣是則
天人之奧旨賴講幄以昭宣河洛之淵源由辯析
而丕著蓮溪峰上精蘊共日星偕麗象山閣下徵
言與江漢齊流行見大化起于今茲懿德風乎奕
禩則雅同振鷺南宮可以羽儀邦國而瑞比翔鸞
左掖並堪黼黻昇平矣

康熙十四年夏五之吉　海昌闔邑紳士恭頌

恭紀
邑侯許公戡亂弭盜防海厲兵實畧
公名三禮號酉山河南安陽縣人由辛丑科進
上於康熙十二年十二月蒞任
我海昌舊鹽官州也地方寥廓南濱海龕赭山一帶
斥鹵煎舍亘梟伏莽實繁有徒西北張公洋水鄉四
達仁桐德石寧三郡五縣界連之所每多流盜出沒
東北黃道河接壤鹽寧兩縣及蘇郡之太湖松郡之
泖湖烟波上下列艇聯綜萑苻最易竊發刦掠頻警
難清雖承平日爲猶然矣若談山尖山外即海大

洋寧紹諸峯南望如咫海寇乘潮作祟向來有飄突
之虞明時有倭寇入內地蹂躪不堪故設重兵以守
之後相延海島梗化不一沿海備禦不時故往制海
塘百二十里建置傳烽炮臺二十五座各設兵頻瞭
望焉明末越逆阻兵本邑奸民多有附和成羣假借
義名大肆焚刦後雖就撫投誠其間梟性猶存鷙服
未化蓋是土者多戒心萌櫱苟且因循此我海昌難
治之梗槩實與他邑不等人人而知之矣自癸丑冬
許侯下車未兩月即値閩省變亂四方羣盜紛然蠭
起而邑中積孽眈眈鼓翼先是鹽梟羊子家以私[illegible]

殺人偵緝遁逃竟聚衆作叛結聯湖寇晝夜焚刦羣
茂滋蔓侯謹飭地方先斷絕各港出沒一面通詳
各憲會兵勦拿得天網不漏就首成擒廬舍稍帖羅
而大刀朱九刺而蔣芳林與鹽邑大盜王一宗等歃
盟聚衆置械駕船公然派餉廹脅幾成炎乚難滅之
勢侯神色不動密呈　督　撫司道府討擒之策先
以帖召黨首繼奉密票捉拿不數月間渠魁查聖生
李天方等十數人悉獲解郡而寧鄉袁花鎮等處皆
得安枕帖席不然其禍豈止于一鄉一邑耶侯曰盜
首雖除餘孽未靖邑中不可無重兵彈壓會偎霞嶺

相拒向設駐防兵砲大半掣去　上臺因有團練鄉
兵之檄侯曰寧民好動難靜與他邑異若團練則鄉
民私製器械奸宄易生莫可究詰是相助爲亂也紳
士耆老慮且僉同詳覆　上臺允止但無兵則無備
議兵則無餉防患將若何侯曰馴民多恇怯而不振
强民又驁驁而行非且滋擾累莫如于皂快民壯中
遴其膂力者伍而習之號曰衙兵遂訓練有法悉倣
戚南塘紀效規制分爲八隊繼增五營以爲居重馭
輕之勢其衣械器具犒賞豚酒皆侯自捐設備詳聞
上臺僉稱盤郎遠近見聞莫不歎服爲深謀遠略

也嗣此草竊不萌而四郊之役圖欲逞者皆畏威懾
伏一歲內除久案大盜之沈芳沈奉亭二人而翁家
埠等處西南一鄉始安除夥盜行刼之章玉亭等三
起而長安鎮等處西北各鄉又安除窩通大盜之湯
三一人而硤石鎮等處東北一方亦賴以安乙卯秋
仁和亭子村冦發勾連湖孽聚徒刦餉境內騷然各
會勦官兵屯札于張公洋水鄉西致流盜奔竄潛匿
五縣交界出沒不常民苦荼毒受害殆無虛晷縣中
衙兵去郎散返郎來郎　各憲數發兵勦撫根株終
未能斷可奈何時團練之檄又奉下縣侯親詣張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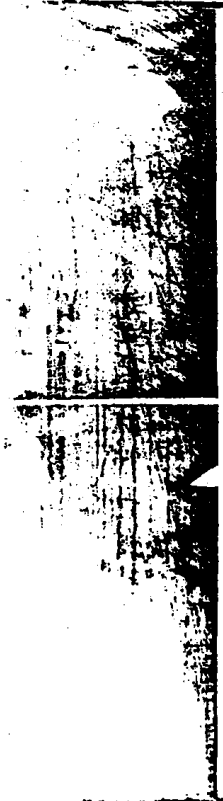
洋雍桶橋沈墅等處相度地勢嚴稽保甲遂進鄉父
老許振奇等而諮詢之云此西北一隅三十餘畝實
五縣交通門戶歲苦盜刦客兵徒多擾害縣之衙兵
一時鞭長莫及非本鄉團練日夜防禦不可侯曰余
當請之　上臺獨此一鄉舉行可耳第練兵不可無
工食討將何出父老曰願稍溫之家自募本境壯丁
各自巡防勝于緑穀積貯爲盜所空因選立蔣奇爲
雍桶橋等處練總陳有道爲沈墅等處練總馮君甫
爲許村等處練總每啚鄉勇一鄉長一佐防二共百
十餘人鼎峙三方爲犄角之勢不分晝夜更班巡[illegible]

自此降盜不敢流突而鳥驚獸駭之地皆藉爲[illegible]
安居矣迄今 上臺停止各縣團練而獨于寧邑[illegible]
禦皆須矦之行止緩急爲得其要也其濱海之患自
順治十年間海寇登犯以潮落船欹失利而去之後
並未告警不期丙辰冬仙霞迅掃餘氛落魄歸洋多
有美潮窺伺丁已春正二兩月尖山報寇突犯登岸
二次羽書告 急發兵防禦矣深謀遠慮以尖山爲
寧邑東南要地實杭省一大翰門可怪海防成書以
赭山爲杭省第一門戶者外也近者海鯨敢于窺犯
非特一邑之憂而所關于杭省門戶隱憂甚大以援
兵不能控禦于猝犯即駐防又皆虛應之失空唯有
沿海土著熟于險隘地利者挑選壯丁練兵習械崙
事瞭望守汛則可防隙抵鋪因與鄉耆顧明徵許若
異等從長計定而居民亦皆踴躍急公共舉勇壯近
百人矣約束練習以張季玉祝迪如等爲練總分四
隊晝夜守望且勵以兵法步作之要又築營壘製火
器濬深濠置土國以此鄉勇前協防汛爲指臂後聯
伍保爲聲援眞正有干城之固使海上游氛不敢乘
間試潮者豈特一邑賴以安全哉其鄉勇器械工[illegible]
無出沿海皆煎鹽度日之家何能出貲爲備務亦[illegible]

紳士大家勸輸爲助者矣曰不可爲常爰于前報[illegible]
荒社穀內出陳易新量出子粒以資防費皆申明
上臺而鑒允者統而觀之海寧有兩大患其一爲尖
山不可不控禦也尖山與紹之瀝海所南北相對瀝
海呼尖山爲後海尖山稱瀝海爲前洋由瀝海而三
江而周港而臨山衛皆紹之沿海要地由尖山而澉
浦而乍浦而海寧所皆嘉之沿海要地故紹設弁兵
以固三江周港嘉設弁兵以固澉浦乍浦爲杭計者
獨可舍門庭而守之堂奧乎前邑矦秦公請撥水師
官兵二百名駐防尖山袁花擇老練宿將統之以爲
禦寇急着當與嘉紹之設防並重而未果此前者合
三府艱于備禦今則一面守之已著成效也其二爲
張公洋之不可不控要也此處界連五縣分隸三府
狡寇竊踞彼推此卸利害各不相關故易于叢亂且
四面水鄉上河下河支流小港四通八達賊多從太
湖而來路從西入犯在南北昔年邑矦秦公請重兵
數處設防臨平增兵若干長安許村增兵若干彼此
聯絡以防賊之南犯其嘉則大麻防兵若干石門吩
兵若干首尾呼應以防賊之北犯又請申飭南北將
弁犄角夾攻力圖掃除而後已此前者兩府防之[illegible]

不易今所居中一禦敵奏成績也大抵兵之神機應變以控外不如靖內之易為力聯營不如獨斷之易為功其間戡亂弭盜防海勵兵者有經濟之大道在在著識見之先機年來講學以兼體用程材以緯緯經我等一邑受其庇蔭異日方叔壯猷文武萬邦為憲其毋忘源流之所自哉而因于樂只歌頌之外紀其實畧燦若指掌云

康熙丁巳年季秋之吉海寧闔邑紳士耆庶公梓

歌紀

邑侯許父母新政詩有序

我

邑侯許公名三禮河南安陽人辛丑榜進士癸丑冬十一月蒞我寧邑甫及經年平允恤民鋤強靖盜重學宮講鄉約復衛兵禁牧馬以及除大憝清漕蠹種種政績美不勝書

督撫各憲諸上臺共相推重縉紳士民莫不敬服愛戴之深口碑載道然皆已事至今歲乙卯興力行善政為通邑貽無窮之利益用志歌詠勿諼者即事

大端爰賦六章

一退潮

寧縣治瀕海距南城不數武為海塘塘外平沙三四十里碁置萬竈煮鹽其間更城居內外亦無慮數千萬家率恃海塘為捍蔽或時颶風為虐秋濤怒漲則沙塘崩圻城郭人民俱有不測之患毋一銜陷須大鳩丁民以補塞崩潰為費不貲甲辰乙巳間罹災特甚

兵憲熊公疏請開銷銀若干加以地方捐助築堤功竣然民間財力兩殫砌石堤亦為之空蓋海之

爲患如此。今乙卯秋波濤驟溯。吼聲若雷沙塗
𡾟潮與塘逼。寧民惶遽。計無所施。公謂天道人
本相感通。唯以誠心爲百姓呼籲。因製祝文。具牲
酒。躬親祈禱。遴羽士修醮誦經齋壇。不旬日。而海
已安瀾。向所崩潰者。頓如其舊。且沙漲三十里。一
望平坦。不煩一夫。不費一錢。而竟免於患。豈非同
天之誠哉。爲賦退潮之章。

鹽官百里遍弦歌。東溢於今漸不波。古岸春風成燕
雀。布帆秋色靜鼋鼉。射潮未許吳人異。沉璧誰教漢
武多。安得

朝廷長借寇。盡將滄海變田禾。

一廣學

韓文公曰。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
解惑也。然父兄皆欲督訓子弟。延師設館。而窘於
束修無資。饔飧不給。故甘心廢棄。不稂不莠。及其
既長。未嘗知有詩書禮義之教。於是習於非僻。壞
人心而亂風俗。公下車。愁然憂之。即訪舊有義學。
捐俸遴師。翕然相從。因鄉鎮尚未舉行。公著爲文
序。力勸紳衿倡設義館。長安硤石各二。縣市袁花
各一。皆踴躍捐助。延請名師。朝夕課誦。而無力就
學之咸臺皆相與而聽切磋。豈非廣學聚才之大
哉。爲賦廣學之章。

敎學相求不可運。誰能夙投贄無師。成人有道開屈
教。小子如聞善說詩。束脩殊難修執贄。館餐何易愜
先貧。唯公倡義闢堂。與次第相傳入聖窺。

一得人

賢才養之平素。拔之一旦。非宏材碩學。不能別出
手眼。相士牝牡驪黃之外。此李宗敏和凝歐陽修
諸公。爲不可及也。明季黃海岸陳卧子兩先生。分
闈吾浙。兩科全榜。並賴主持。稱得人最盛。我公理

學主盟。文章宗匠。分較外闈。爲諸房領袖。兩總裁
以近日軋茁墨裁。空翻時調。芟除評騭。必推重公。
公一以斯道自命。不存彼此猜嫌。奇材異敏。積學
孤寒。無不收羅。元卷既出其門。而一榜五十四人。
凡知名士盡由識拔。人咸快服。主持公道。力轉文
風。爲數科來未有之盛。至海昌一邑中式八人。武
舉一人。雖皆薦拔之他房。何一非公平日作養所
致哉。爲賦得人之章。

驚峯桂子向人明。還借當年月旦評。市駿奔傳千里
譽。扶輪不遣一軍驚。望中霄漢観鴻漸。海上笙

[illegible]他日

皇朝求碩士懸知門下譏督綴

一儲穀

天地之大德曰生災祲不時賴荒政爲補救之術莫如長孫平之義倉朱熹之社倉公力做此意勸民之稍殷實者隨意捐穀存之各里每畐給發一簿令鄉耆登其里甲姓氏穀數以繳仍着各鄉耆具報本畐極貧次貧各丁戶預先造册存貯脫有凶年照簿出穀散濟蓋民當平時恥於列名貧戶自非凍餓逼迫必不肯濫登册籍及遇歉歲雖差

給衣食之家不免妄求賚予公之立法可云盡善而又即一鄉救一鄉上無侵蝕之病下無虛冒之虞民饑我饑何一夫不得其所哉爲賦儲穀之章

黃雲海上屢書祥明牧乘時作社倉閩粵經年勞戰伐東南近日仰饑糙久勞撫字先羣邑更展紓繆試一方庚癸不須煩國恤太平井里自無荒

一澤枯

養生送死王道所先令民之貧者往往死無一穴之地以歸葬遺骴棺骸暴露狼藉不堪紹興間[illegible]公蒞今吾寧適遇水旱民復多疫齊公命[illegible]

全活者甚衆其死者作叢塚瘞之鑄其[illegible]使子孫得以訪祀我寧邑各圖傳有義塚歲久[illegible]沒莫名其處所即偶有識者止一二分計所出死多暴露或甘心一炬名曰火化亦莫可奈何之事也公曰死葬一道視生養更重欲民德歸厚當先爲之所爰推錫類之仁廣置仁孝大圓每圖內侵佔者清出窄小者克拓絕無者捐倡著爲勸約地方之好義者皆承風捐助共成美舉縣市郊外先置三處砍石表花長安各鎮每剏一區各圖清出不一自今而後凡爲人子者雖貧不具禮皆得抔

土蓋棺永免暴露火化之積薄公之恩澤及枯骨大矣爲賦澤枯之章

黍雨棠風慶樂胥黃泉白骨更吹噓憐收野土松雲瞎碧隱荒原海霧除其服賢侯稱卓異轉今邑子識周初況兼龜穴波瀾靜嵩里千秋向隴虛

一濬河

水利與農田相表裏水利不興欲農田之升不可得也海寧諸堰閘歲久圮塞水道淺狹逆雨則易溢稍晴則易涸水不獲聚田無所溉前季林公嘗力爲開浚然民間特奉行故事上不加潤下不力

深泥沙瓦礫不久如故后順治年間秦公亦瓷作
雨而止我公為民與利申請
各憲多委僚屬自演武場橋下至渾水石橋計二十
餘里分利濟斯民四字號自城北一帶至郭店東
北後崗橋西至周王廟橋各計二十餘里分補做
于天四字號限月鳩工上濶二丈下深五尺委官
五員粮捕二衙得利補字號赭山巡檢司得濟做
字號許村場大使得斯于字號石墩巡檢司得民
天字號凡民田地百丈以內每畝派開八尺五十
丈以內每畝派開一丈六尺其西門外澹蕩並一

切支港以次開濬羣趨若子厥功告成公勞民民
亦勞公旬日之舉可以享澤百年公日盛世民待
命於上末世民待命於天使節宣無道旱澇徒嗟
豈所以挽回天行調燮造化乎我民歌之為賦濬
河之章
往事曾傳鄭白渠長川碧影近涵虛迷花古濶初容
艇繞舍寒流漸有魚已覺官心清欲似更看民隱喜
相於豚蹄此日迎田祖稱黍年年自滿車
康熙十四年十二月　日闔邑[illegible]公刻

一悟尊天抬頭見日月輪轉星斗燦然識吾身元始[illegible]不尸
孫為立像孔子修春秋作孝經每夕必務筆衣[illegible]辰稽
祈良久既成復齋戒向北斗自陳著書之意感赤虹降化黃玉
刻文孔子跪受又邵子每月清晨炷香謝天地三光是皆一氣
感召有真實流貫處余是以每夕有禮斗之舉以日璧在茲作
戒惧慎獨工夫行之久自覺呼吸可通焉
一悟敬聖蓋天地既為吾大父母古聖人原為吾大宗子以魯司
寇為百世不祧之主固也然此斷當用像廟廡巍巖體相尊嚴
依類求神且肅人瞻視木主之改殊覺不必觀曲阜存有石像

三皇五帝且各有像何獨不然余家塑供有魯司寇大像得自
蜀府由曲阜請來者又有七十二賢像請自浙庠宋高宗時筆
文者文像武者武像每瞻拜如聽金聲玉振見宗廟百官之富
絕不同冷齋木豆之岑寂也
一悟祭祖在邱壠愈于在影堂墳墓定在而祠堂無定在古人云
勿輕去墳墓是也但祠堂止便家人晨夕展拜有大衆仍當在
墓祭何也先人遺魄在焉衣冠葬焉神之格也較宿尸影堂尤
易依附不更親切耶余家展墓歲時分行自壬子約合族公祭
焉每年四次余家主之先期增土理松楸至日早祭土[illegible]

原缺第一至四葉

祭分班公拜畢懸殿祠再拜分昭穆餕惠畢再拜別蓋廟制限
有名分影像雜于婦女此則幽明全無彼此之分祭享再無不
達之處與世同堂愾僾如聰直與先人陟降一精神中矣家禮
云墓祭非古不必泥

古所記言

記云居喪未葬讀喪禮子曰敬爲上哀次之瘠爲下夫曰敬則情
文內外具備矣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自答林放寧戚之句來
非全論也蓋禮兼本末單逐末固不如單重本如祇重本而全
無事于末豈禮之至耶譬人子居喪而哀至于滅性所謂瘠爲

下也卽不至毀而滅性而哀之誠是矣使三日內三月內凡附
身附棺者一無所事遂曰禮乎此敬爲上必質文兼盡之說也
家禮於喪禮全載經文節節皆至性必極之處巾有備而用不
及者變通之不泥可也其他尙有俯就人情告滅者亦有大禮
久失折衷諸議未定者後人但以眞精神體出古人制禮之深
義或當以經文爲本不必膠夫後註或當　國制爲遵倂不拘
夫舊圖或更有古經未載　制未詳竟當以大義裁之不可狥
乎流俗文公家禮還當同會典折衷一番庶古人之精義因㫒
人之神明而益出先以三件表之

經既有筮宅筮日之文子亦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前輩但[illegible]
惑陰陽拘忌而久停喪屢遷葬者戒則可也必抹煞此說不令
信相宅選期以襄大事是未達天有文地有理鑿鑿精義也天
大父地大母件件無異諄告聖人仰觀象俯觀法事事無異祇
承況人生有自來死還造化與天地合其德四時合其序何處
不然古者葬地葬日俱以卜筮爲定經營相度政貞精神與鬼
神相達之一路若與地師惑衆之言一槩抹煞可乎哉辛亥冬
先君子孝祀公歸山諸事先筮神後告卜靈前占從然后舉灰
附營製周月築合三物以人力補天工也葬日始以三台書擇

之繼以選擇夢斷之終筵神前幾費籌吞總期以補山無妨化
命爲主迫臨期早祭后土後安葬於時之前五十餘人合舉土[illegible]
不動也諸人駭之數次如故幾於人力窮矣及以日晷炤直至
正時正刻忽然前行諸人又異之若有物焉憑之日吉時良乾
謂鬼神之德不顯然昭著耶所當以經文爲本不必膠夫後計
此其一

喪服查古禮與今制不同者有數件父爲嫡長子斬衰三年母服
齊衰三年報服也孝慈錄減期又子爲母齊衰三年父在服期
庶子爲所生母齊衰三年爲父後降嫡孫父卒爲祖母若[illegible]

祖母承重者齊衰三年祖在服期加杖儀禮也孝慈錄俱改斬衰三年且不詿父在祖在嫡母在降又大夫以上為庶母無服士嫡子衆子為庶母緦麻孝慈錄改齊衰杖期三殤服以次降一等孝慈錄省婦為舅姑期唐始定齊斬從夫曾祖父母三月唐增五月叔嫂無服唐始定五月會典俱因之嗟哉詳察先王制禮家無二尊又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此中精義最有關重又王侯與士夫別無如歷代增定者似從厚　國朝律已著為典煌煌令甲是則為一代之憲章誰敢干之可嗟者鄉曲儒生猶執家禮舊本互期傳說既未見會典又焉知更制即瓊山儀

節潛谷補註升庵手訂諸書內今制二字亦不知何謂身在士林值生母死援嫡母在全不終喪三年所在有之豈知服官者解任自宋元明迄今率遵耶再查古禮庶子君在為母練冠既葬除君卒為母大功至大夫在為母大功卒為母三年無餘尊所厭故也士雖在庶子為母皆如衆人士卑無厭故也是則古與今士大夫之庶子為生母俱得終制唯君之庶子被厭不得伸猶不奪其母子之恩故五服外權為制飾雖抑猶容有三年之哀以上載在儀禮會典所當精究故曰當以國制為遵並不必拘夫舊圖此之類

曰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然俗有斷不可從者他且勿論如父母死卒哭以前稱哀子哀孫卒哭以后稱孝子孝孫此等分別就既虞漸吉各有義存乃父喪稱孤子母喪稱哀子果何說也儀節註俗久難變姑從亦可實大有未安者言不順由于名不正如前母之子值繼母在堂或前母無子係繼母有兒遭父喪稱孤不稱哀疑無前母稱孤兼稱哀無別于繼母在又若庶子父歿嫡母在堂而喪生母稱孤稱哀疑無嫡母稱孤不稱哀不顯其生母亡種種未安甚至滋變紛紛者如是分別何如不別為愈耶嘗想父與嫡母並生母會典既齊一斬衰三年今代因之

無分別此后不拘父母或前或后喪嫡子衆子俱寫斬衰子庶子為所生母死寫斬衰子嫡子衆子為庶母死寫杖期子既合國制又無嫌疑倣期服生功服生等例不亦理順心安耶此古經未載服制未詳以大義裁之而不狥流俗之一

禮有一節一事而關生民日用之常且寓有精義不可缺失者當補議之以待修明之君子蓋道理從源頭看微方知天統乎地地包在天故坤卦曰妻道也地道也臣道也妻視夫無異為子視乎為父則母不得與父同明甚矣先王制禮父斬母齊父別父在為母期所以表父為至尊者義何精也大明會典齊一斬

衰且不分父在與否大失天尊地界之義今欲少變通之如此是斬衰三年喪也父在母死或生母死當稱齊衰子有別于父不在果父先歿矣得伸其尊仍稱斬衰子又祖在父死而僅祖母喪當稱承重齊衰孫有別于祖不在果祖先歿矣得伸其所尊仍稱承重斬衰孫其心喪服制俱准此乃見家無二尊有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之義則大道得矣于理更順于心更安精心于道自見何也儀禮曰禽獸知有母而不知有父凡人知有父而不知有天唯聖希天尊父者人道也聖人敬天之道也又叔嫂無服經著遠別之義唐始定小功宜遵古制之又貴臣貴妾緦禮有正文晦庵家禮附在小註而諸本皆畧之此亦爲缺失何也既註庶子爲所生母斬衰三年嫡子衆子爲庶母齊衰杖期則公士大夫爲貴妾緦士妾有子而爲之緦此二句斷不可少宜遵經筆之蓋義有淵源禮不云乎君所爲服子不敢不服君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此又由本及支之道豈可禮經載之而諸本反遺之耶是三議又可補家禮會典之所未詳尚望修明君子條議行之

雜錄　八則

家語曰刑不上于大夫禮不責于庶人故文公家禮云云[illegible]

原缺第十一至十六葉

[illegible]人從聖經誠意致知來着眼看聖賢言道定從原頭透[illegible]其功夫體量俱有歸着矣何得差却一線

伏羲一畫到堯舜允執厥中夫子曰易有太極兩番表章方顯而虞廷一中經夫子闡發仁字孟子道性善前后揭出益著總之原頭從天賦來夫子引堯曰咨爾舜天之[illegible]數在爾躬商書曰惟大降衷下民厥有恒性後董子曰道之大原出于天卓然爲諸儒之冠者此也程子主敬本大學朱子窮理盡性本中庸各有見地知得入手唯曾子仁以爲己任一句承擔真是盡乎人全乎天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再無他說所以稱得一貫之傳

孔曰一貫孟曰道一要知千古內聖外王做的原是一件事存約原是一個心拿住這個頭腦方好去讀六經評百代講道論[illegible]乃有歸着一者何也爲上帝立心爲生民立命是也試看天地猶憾堯舜猶病文王如傷禹稷己饑己溺伊尹己推夫子老安少懷其念念悲天憫人之心皆有異同否以此論來其他禪學曲學不關而自遠矣前言立命試道之自來此言生民究道之[illegible]宿承擔這一件事非聖人以一身任之其誰責哉

余自戊中悟出虞廷一個中字竟是吾道一個指南針盤也[illegible]悟之贊堯曰咨爾舜一節上面開口喝出一天字隨以一[illegible]

字安在爾躬上下兩[illegible]接四海困窮是一個人字明々中在天
人之中々字圈內一豎畫即一針相似上焰定天心下焰定人
心即樞紐磨臍相似其間四面八方千變萬化隨時旋轉不定
總上不失天心下不違人心爲主所謂中也試觀禪繼放伐代
代舉事各別不同即所謂旋轉無滯者其當天心順人意有一
蹉其針鋒者否耶天之[illegible]數者此針盤也堯以是傳之舜々以
是傳之禹千聖相傳的確傳此上應天下順人之針盤也故曰
一中之統承擔得起者以一心而上察天心順以一心而下揆
人心協方可傳方敢受吾道承擔謹嚴如此不則註以無過無

不及不則求之未發時氣象又不則虛擬空洞此心此理恰好
處總屬古今影响之言令人何處捉摸耶以此認中字痛快千
古從來帝王一身承天治人者也惟命不于常尤在得眾心故
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玩湯誓天視自我民視二句益見
易稱湯武應乎天而順乎人余覺外王內聖相承無非此爲上帝
立心爲生民立命之針盤也常想備一中之統莫如孔子不恐
天不尤人每嘗自矢至老安少懷無念不以仁爲主宰已得一
中之精髓而仕止久速刪定贊修無事不隨時以爲妙用更是
一中之神化天人叶應有承擔之德無承擔之位故分作之

之權毫無異作之君之學蓋因三代而後氣化分君師之統一
路承擔不任合兩路同做一件事以建天地不悖以俟後聖不
惑針鋒一樣不差更見天心之窮變而通久處譬一世德作求
人家其宗子承擔不全又不可廢墜寧付別宗分任總不失高
曾規矩爲快耳

嘗讀不得中行而與之一節悟出夫子見透古今氣運之分處三
代而上道統治統未分爲君兼之作師爲師裹救君道自伏羲
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皆承擔中行之統者也三代而下任
治統者不乏五百年之名世然能救拔生民而求事々合乎聖

道恐不能所謂行不掩言大抵屬能進取狂者一路人得中行
之神者也繼道統者漢有董子隋有文中宋有周程張朱豈非
直接知覺之任者哉使行一不義殺一無辜雖得天下斷々不
爲所謂守死善道大抵屬有所不爲狷者一路人得中行之骨
者也嗟々氣運翕而復聚聖道代々當興有氣魄又有節操何
患不能承擔中行之統耶

或問道統相承俱爲上帝立心爲生民立命不嫌于兼愛耶從何
處入手余曰非也道有淵源行有次第讀孝經曰天地之性人
爲貴人之行莫大于孝々莫大于嚴父嚴父莫大于配天[illegible]

嚴父配天爲人首如夫子老安少懷必先老吾老以及人老幼吾幼以及人幼孟子所謂親々而仁民而愛物是也雖至山川鬼神亦莫不寧鳥獸魚鱉咸若總仁人孝子事親事天之意豈圓滿處余嘗言孝經爲六經之母毎朔望家祠展拜后對北斗虔誦孝經一遍如在某月卽將某月令一篇誦一遍覺此心豁然見聖人與天地民物無一時不有眞精神相貫注無一處不有眞經濟相節宣又覺大易所謂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凶吉先天々弗違後天奉天時原非泛々言理實有其事焉不但王者當修其政吾儒修明聖學何一非自己身

上關切事哉試將仁人孝子事親如事天事天如事親這一念晨夕提醒上下陟降呼吸可通歲月無間此時心胸尚覺上天下地萬民萬物有一些阻碍否眞覺安折一枝妄殺一獸卽傷吾親之心一老失養一幼失教卽傷上天之心千古內聖外王以道統相傳是傳此一副心腸否彌綸世業是從此處入手否深思自見行久自知

天生萬物人爲其靈人者天地之心也聖又爲人中之靈代天而爲民物立命如宗子代大父母綜理家政教養子姓職分在此所以慰悅天心在此所云立命者旣令遂其生又令復其性當刑保其治勿使之亂[illegible]則撥其亂反致于治俾民物永久遂生復性而天之心乃慰[illegible]之職乃盡此王道也聖學也所由開財源節財流用天分地以養之明經術考黜陟明倫分職以教之不得已策其不前戒其不率而刑焉更不得已征其不庭伐其不共而兵焉是以秋冬佐春夏貞下起元合以成乾元之德事所必及道所必全也漢唐後王道衰聖教失二三大儒出認出宣聖爲正宗遂排功利黜虛無修明正教不管芟草萊而遊周行有功前聖與後學確實功德不在禹下但謹嚴太甚者單功名教辨正經書眞如日月經天山河行地不可移易日排功利

遂亦不得功利之效亦似生養一道全輕豈聖學也而患貧患寡哉王道也而不富不強哉又全重文事一切理教之學耕戰之書擯爲外道日黜虛無不覺自踏虛無之弊果眞喪亂之世難挽而聖學也止經文不緯武哉王道也止撫治不救亂哉嗟嗟欲長治不亂天心也有治必有亂天數也大聖人直順天心挽救天數所貴有學術在雖制治未亂原有救流敦本之先着而治日恆少亂日恆多必有補天猶憾之大權經曰造化生心宇宙在手有其心必有其用勢有絀而道不窮如曰無道則隱竟是獨善爲賢者撮出處則可耳以語大聖人爲天地立心豈

民物立命之道則不爾也
余嘗考孔子之道尊顯自董子崇祀自唐太宗而反廟自唐元宗以後何也以太公置廟二八月上戊祭如孔子則疑太公尊武孔子尊文何其謬也又考成周四代學祀舜禹湯文而熊禾嘗議太學祀典宜自伏羲凡二帝三王以及稷契皐尹等至孔子則道統豈不益尊耶余嘗叙道統圖以孔子立斯道之祖爲前廟溯自羲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爲所自出之帝作後寢然其稷契夔夷皐益伊尹萊朱傳説太伯散宜生周公太公箕子衛武蘧瑗爲后寢兩室之配享至四配十哲七十二子原係前廟

嫡派昭穆配祀廟內矣而春秋戰國漢唐宋元明諸儒亦係正派小宗爲前廟兩廡之從祀自乙巳年先君子與余小子嘗有祀議一首即漢武成廟宜去方顯孔子非專文此祀不辨正既隘聖道似吾鄙止立德立言不及立功能撰文不兼奮武但鞴敝太平全不能戡亂返治是自以迂濶于吾道矣試思孔子作用何德不優孔子門牆何材不備哉此後從祀孔廟亦不宜但以著述有功經學爲憑如各代武功而兼名教之扶名節而關綱常之大經濟而宏撥亂持危之效者斷嘗嚴酌幾人從祀兩廡方見聖教不單以文字爲重也如果以義農以下併稷契等祀孔子后寢見孔子以前聖承勳王道統直接羲農黃帝堯禹湯文武之傳而道系益尊再以現在從祀諸賢外竟條議入張留侯諸葛武侯關壽亭侯狄梁公郭令公韓忠獻公岳忠武公等人列祀兩廡俱爲綱常名教作干城者更見吾鄙接緒孔子全體大用無不具坐言起行無不效世治世亂不可一日離吾道與治撥亂不可一日少吾儒而道系益大如是三皇不汨於醫師太公不辱于武將神靈亦歿玆謹遵道統源流一爲序述郎孟子自堯舜至湯至文至孔子意不敢忘木本水源之義聖明在上果有當制作之臣條議行之㝡見外王內聖治統道

統原是一件事有功孔子並有功羲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不在此中表章聖統而單在宮牆內仍分派頭愈謹嚴愈狹隘而望吾道日以尊顯哉
能見天心方知聖道之大能徹透天人理數方知道之活而實用處子曰天何言哉記云四時流轉風雨霜露無非天教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地教向亦懵然今節節驗之方知確然又洪範載雨暘燠寒風與人之貌言視聽思相爲徵驗向亦謂關切人君今始信關切人人如每年七十二候每月六候每一候管五日每一方人心風俗不同每一方上應氣候不同若合符節

天心仁愛頒布告於星月風雷又散涵靈於草木鳥獸[illegible]
切人誠能積善感格轉移節宣只要專精致一而天地之氣[illegible]
我矣天子占四海諸侯占四境下民亦可占一方皆見星光循
天白必主水赤必主旱青必主病一方地氣應星光而變其色
豈星之本體方位懸論天下哉留心聖學自知
共城孫先生曰聖人希天學問須在物上討個諦當此合天裁物
則一以視之如此益信大學格物即是透本及末徹始見終大
主腦何必費許多辨駁又曰身心意知家國天下皆是物格即
神之格思之格感而遂通之謂與知統鍊互相發明直是見透

天人物則原是一氣一理聖學根宗更有何說至謂聖人志學
到知天命後耳順從心行住坐臥刻刻皆與天游此物此志哉

請正　魏先生書癸丑三月

三月某日禮頓首啓禮生愚鈍始承祖父教繼受　先生範毅然
有必究聖學之志讀宗傳答問等刻討得有入手把柄得手實
據行之久而漸有驗也蓋唯聖希天作聖即爲天之孝子殷勤
切直提一路因顧端文先生言中庸天命之謂性章從未有人
生前說起大學聖經章從既有人生后說起及細看釋明明德
傳顧諟天之明命何與天命之謂性章何常有異乃嘆夫子[illegible]

子子思子提出一個天字直從此道源頭處一眼看透本體亦
是工夫分量總不離是所謂戒懼慎獨直刻刻有上帝臨汝之
凜敢不遏欲存理耶五性即五倫天所全賦不躬行實盡則獲
罪于天天民與天物我所皆備不生養知覺恐大負乎天倘在
上帝前作一不孝子此身如何容得以此存心用功大學所云
格致誠正齊治均平不俱統攝在此耶以知止爲始不以知終
也以修身爲本不獨身已也必至天地位萬物育方完得明明
德于天下之願乃可對越上帝而爲孝子以此質六經考千聖
尚有異道否豈非直捷把柄一路耶又孟子曰盡心知性則知

天以存心養性爲事天禮今倒轉行之先以知天事天爲存養
工夫每日晨夕定省家祠前隨即禮拜上帝遵吾夫子作經程
牛與趙清獻每夜焚香告天蓋事父母儼對高天厚地而事天
地直如事吾大父大母不敢存非心作妄舉爲天地父母謹[illegible]
之半年身心漸覺乾淨志氣漸覺清明每日看書覺有悟入[illegible]
朔望占筮半月內休咎可以預知夫子曰知我其天只在此[illegible]
嚴爲質對此外虛名浮事何膺心焉前請教天人理數透徹玄
進步大聖人不但寡過更求有功踐實力行善事日與人
善直到格天立命田地乃是作聖實着徵驗以此立志須自

不息毋忘天行一健字也兩月未候敬以近日所見請正
生前侯指示爲望
從
文敏公謂吾道一貫是個孝字向余謂是仁字今信是一說
也仁統四端兼萬善而孝又爲仁之本故曰百行原乃貫徹天
地民物之根抵也余曰孝經爲六經之母益信
帝
辛介雀之德而亡乃以已逆天時詭福反爲禍者証大戊致五
蘖而昌是以已逆天時得禍反爲福者証夫子曰災妖不勝善
政寤夢不勝善行信哉存亡禍福皆已而已天災地妖不能加
也

讀禮偶見

孝經曰居上驕則亡爲下亂則刑在醜爭則兵三者不除非孝他
日子對哀公曰凡死疾死刑死兵者皆非其命也雅智者仁者
壽孫二者想之格天立命之學端在孝子春秋謂聖人以天自
處康節先生曰能循天理動造化在我皆確至不易之說
聖
學至表章至今日亟矣患在謹嚴繁重初令人視爲絕德若必
不克到之事繼令人視爲淡漠竟似不必到之事所以二氏學
乘隙起之設省便捷徑一門先叫人看着易開禱福徼倖一法
又叫人爲着喜假受罪輪廻一路且叫人聽着怕凡夫俗子?
得不受其圈套也雖然聖教彰明吾鄉中豪傑崛出立志聖學

講道不至孔顏不止致治不到堯舜不止動以福利不遷也慨
以禍害不畏也即誘以捷便將必曰我既欲做古今第一流人
自是人難勝者我勝之奚圖省便出如是雖有二氏學不足惑
也然天下豈盡第一流人耶至于常儔伍女子婦人其識與力
原不足窺聖道寧與借茲二氏省便福利懺罪一教曲以誘
爲善去惡未始非輔聖教不及之一法也何事擯爲異端以?
之耶最可患者吾儒本屬第一流人本意原畏聖道之謹嚴繁
難而姑就二氏學亦說心講性亦勸善戒惡久之而禍福董心
偶有效驗遂至談精贊妙先說三教一理漸至篤吾道而??

讀禮偶見

嗟哉積除遁甚長此安窮哉平心而論豈異教之惑人耶不?
聖道者之過也顧聖道雖不以小效小康見重寧但以謹嚴淡
漠爲事哉乾易知也坤簡能也何嘗繁難耶欲仁仁至何嘗不
捷便耶天爵修而人爵從何嘗無福利耶六事責而甘露降一
言出而星退舍何嘗不邦災消戾耶易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
詩曰樂只君子福履綏之淡漠云乎哉嗟哉聖道至此眞可慮
哭流涕者也上天下地而我爲人前古後今而當斯世致君澤
民而抱此學則茲第一流事業伊誰人任若聖教不之念王?
不之畏單單以禍福爲念余恐成患得患失之習亦將[illegible]

心聖學者亟力表章宏開知覺俾人曉孔顏堯舜之道人人可至件件有益則他教不闢自泯此吾端本之學也

道理有消長而扶抑之責全賴吾郎試看大聖人做的俱載上流法重體不遺用重內不廢外故曰體用一原顯微無間又有路實地法下學而上達盡人以全天故理一分殊殊途同歸總之大中至正通變不窮是聖道其他異學高者如佛老單言體言內曰我做最上乘天未生前之道也此似竊明德之說而全置新民於不言卑者如申韓單事用事外曰我重人事下學本等之道也此似竊新民之說而全置明德於不講皆非至善皆非

聖道也然卑者易見高者難辨所謂彌近理大亂真者是也先君子孝祀公曾有一辨曰中庸言道之不明不行由於賢知過之愚不肖不及此非就泛常革言釋家者流在過一邊做如聖道戒皆殺貪淫彼不惟不殺並有罪者亦赦不惟不取並自有者亦舍不惟不淫並妻室道亦斷明係矯枉太甚似賢知之過道家者流在不及一邊做吾儒貴賤富貧生死都有道相安彼懼貴不永寧處賤知富不長先居貧怕此生不久先死其心總屬退一步法似愚不肖之不及皆非中庸皆非聖道也再觀吾儒言學言治不離三綱五常不外天地民物兩氏全不剕然不

不啻霄壤懸絕豈至竊亂惟是吾儒註解聖道不真切自予兩氏以可竊之端勝勝是講聖道者近於兩氏何嘗是兩氏來亂聖道也如大學明德之說確是仁敬孝慈信即天命之性也兩氏何由而亂之如但講虛靈不昧則竊之矣又如魯語執中之傳明是承天治人此中要上順天心須下合人心之道也兩氏何由而亂之如但講心學空空洞洞不偏不倚則竊之矣嗟哉有離君臣父子國人之明德哉有外寬信敏公之執中哉千城吾道者只扶明聖道其異端曲學不闢而自抑矣　蔣虎臣先生疏請文廟宣聖仍宜設像最是可不惑瓊山先生說也又

天下三教堂孔聖一座宜換供文昌帝君是亦表章扶抑之事也所關非小凡刻行三教等書者俱勒令更換方是

十六字心傳將危微單講在念頭上遏欲存理工夫開異學竊似之端即自此起試讀堯舜禹一堂幾篇書只是承天治人之事何嘗單講心學再玩子引堯曰咨爾舜節取四句何等[illegible]等完全有起有落分明把天下大道統鄭重傳授若曰[illegible]之　數在爾躬天既以歷數屬之爾爾即當仰承乎天[illegible]安在人者天之心也然人非亦有心攝則后虛則危[illegible][illegible]必自己有道心纔能安人心而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知[illegible]

微也又何如操道心以集人心此何等事非知之明處之當不可故惟精又要惟一所謂允執厥中者或權之自心或採之衆議神明通變務要生全斯人使之衎所既得人心方順天心乃云中耳不然四海困窮天祿永終緊接此二句愈見人心危危天心當畏也細玩大禹謨上下文義内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可愛非君可畏非民等句則人心惟危句自明但解作心學久矣非敢翻案漢孔安國書傳尚渾全果以人心道心必須允執于中亦同明德新民要止于至善如是註解一中道統之傳内外體用具備異學坐静觀空又何自而竊冒之哉

讀禮偶見

老氏尚用于世少近儒道佛原係西域其止殺止貪止淫處未始不有功于彼之天地生民其西方之聖人哉但其教談空貴無大有防於名教世法也若聖教彰明之日但用之薦亡祈禳焉足矣亦烏能以爝火溷日月光耶

講道最忌拘泥名目要期當於理適於用可也如曹參值文帝時疑用黄老法以清静為得中非尚黄老也孔明當獻帝後疑用申韓法以刑名為得中非崇申韓也總之不得其宜用封建井田周禮周官皆足擾民皆可亂世果得其當雖始皇州縣安石新法俱可用之治世而安民也執兩用中在神明之者名目[illegible]

也哉

讀聖學知統錄至格物解曰物者即物有本末之物只此一句可將格至天下之物理與格去一心之物欲兩邊旗鼓俱當偃倒何也一失太博一失大約豈有聖學首務說至此反說散了漫無收拾反說空了茫無入手總由未識明德為何物說散者泥在具衆理應萬事一邊說空者但泥虛靈不昧一邊矣今由物有本末闢發出工夫所在直是繇本該末徹始徹終無先無後一個有源有委妙諦可省一切解說矣合本末而名物者何明德也明德者何仁敬孝慈信也格者何窮至仁敬孝慈信之理

讀禮偶見

也此仁敬孝慈信者即天所賦我之明德也在此窮盡道理新民已攝在内尚何身心意知家國天下節節分名所謂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不已一做百當為聖學之首務哉故不言先而言在者此也或云既有本有末何止言明德本原該末觀下着落在修身可見總之開口說明明德於天下其餘八條目直至格物原不必別立註脚

熊敬修先生曰堯舜湯武之征讓禹稷顏回之出處微箕比干之生死曾子子思之去留都是合該恁的所謂時中也信讓者出者死者留者無疑義明矣至征者處者生者去者必已斟[illegible]

□□的乃曰時中余嘗有所謂針盤者定之知有確據針盤
何嘗乎天心合乎人心也當乎一時之天心人心尤當乎萬世
之天心人心也
先儒講道率多游移不定之詞如所謂恰好所謂當可所謂無過
無不及之類此曰恰好彼亦曰恰好終以何爲定余故每以天
人二者作徵實之據也即如義利兩途率以有所爲無所爲爲
別豈知無所爲而爲只算一公字叫不得一正字一明字何如
以無媿于天當乎天心無怍于人合乎人心之爲定耶有所爲
否可不必論矣

呂叔簡先生曰繼母之虐嫡妻之妬古今人恨而誡子不孝丈夫
不端則舍焉不問世情之偏也久矣君子務本斷當以子孝夫
端爲責嘗因數職官而理家者權柄下移久成牢不可破之勢
豈盡胥役家徒之過不能以法除之哉唯主柄自奮者厲精求
治萬分精明起萬分强固起悉其大綱而自攬之則豪奴强胥
自然退聽不則不克除蠹每至自敗春秋端本之書總總以自
强爲訓何可一日不講求哉余謂天下有大防五都當作此想
五防者何守內大防上下名分是也邊外大防貢欵出入是也
一家大防男女嫌微是也一身大防理欲消長是也萬世大□

道統貞誰是也
大聖大賢未有不理數天人自已操定者試看子曰文王既沒文
不在茲乎孟曰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見知聞知章各定以五
百年者三河二洛天地自然數也唯洞知此道方歟曰時可數
過非泛然言之也豈知孔子繼衰周而爲素王顏曾思孟諸大
賢實爲一代素臣則尼山師弟遂與成周父子唐虞君臣俱爲
天地貞元之剛氣哉后世太史公以孔子編世家不列傳少悉
此義嗟哉身任斯道者當其期直接斯統后先其期當亦與見
聞知之列斯吾先生曰旁流至聖不如正路賢人故道統寧中

絕不可以旁流繼嗣正其氣脈也又曰寧爲道統家奴婢不爲
旁流家宗子嚴其門庭也后之干城聖道者宜共識焉

家禮折衷論

禮曰人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先王制禮政合天時設地財順鬼神合人心理萬物達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一戒之曰得之者生失之者死一戒之曰人而無禮無別於禽獸一戒之曰壞國喪家亡人必先去其禮此豈泛泛儀文介可行不可行之間者哉雖禮有本有文忠信本也義理文也然文郎本之所寄直精神借儀文以達原非二也特淺人見淺淺人見淺故記曰禮無本不立無文不行蓋禮緣人情人所

知者又曰近人情者非其至如郊血大饗腥三獻爛一獻熟之類禮辯上下人所知者又曰有經而等有順而摭如居君膈武自天子下達緇冠自諸侯下達端衰喪車皆無等之類禮反本修古人所知者又曰君子行禮不求變俗如喪如祭俱酌其國俗而謹行之類嗟哉自非達幽明順常變得古聖精義鮮不牽附而失其當者豈能知其所以然哉茲所云折衷謂文公家禮經瓊山瀞谷升庵三先生補註后久已高曾遵之著蔡信之今但其中明備無可議者不必重贅尚有未載而應行者備入之已載而未許者補正之此源頭實七關發一番見先王仁之[illegible]

[illegible]之精心燦然現在卿士大夫既有家者一件不行決爲天亂之不有決爲王法之難容斷斷不得爲人道矣若曰人家存得此數件雖幼者漸可使知禮義余以爲視此已泛常之極矣

增敦大本議

萬物本乎天猶人本乎祖家禮載祭土地而無事天之說謂卿士大夫制不得祭天地可耳如烈風雷雨敬天威也存心養性事天命也水旱凶喪呼天救也誰可瀆之此六禮以祭次冠昏喪后而五禮必以吉祭居首重天神人鬼地示之禮也今議人當

報本如元旦祈年秋成賽報可缺耶人非水火不生活祭日祭月可缺耶當年歲君本郡城隍本家宅神又四時司令如太歲何然五祀諸神可缺耶以至吉月必朝尊君也釋菜視學尊師也凡此或當祭日或朔望但室淨几焚香名花潔水几拜漸不可不行以遵夫子祭神如神在之義蓋吾儒闢異端戒人惑淫祀先當正其當事之神足以厭人報本返始之心然後禁其非鬼之諂子曰務民之義此只炷香幾拜答高厚生成之德或亡人孝子所必至耶

補定大宗議

廷廢則宗法格而不行鄧潛谷先生論之詳矣雖然至今那[illegible]丁鄭主承重孫不猶行古宗法之一事耶宗法不定則立祠堂脩宗職一切事無所統屬雖羅念庵先生變通三說可謂極善今議不若以貴〻爲定俾代任宗職不得委卸張湛虛先生曰起於是邦而始爵者皆自爲祖其嫡繼之亦即爲大宗此大宗一百世不遷者也觀孝經卿大夫之孝曰然後能守其宗廟士之孝曰然後能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益見宗廟祭祀關乎祿位則宗法斷當以貴〻爲定明矣蓋祖宗積德百餘年始發于一二子孫其一二子孫即是祖宗護呵之爲大宗自宜身領宗

職上祀祖先下庇後昆而非失之僭至因祿位而方得祭饗歷代先人更以明國恩而重作忠之感豈但收合族人厚風俗已哉若並貴仍論宗派或尊〻或長〻如無貴者照羅說或尊〻或長〻或賢〻隨所遇職領膺事焉可也孟子曰惟士無田則亦不祭三月無君則皇〻如此之謂也

增羣宗合廟議

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先在一本四宗之間使上有遺祀之鬼神下有遺憾之孝子豈先王立法之意哉制定祀四代如義門鄭氏十一世同居生且同居死反異廟恐乖萃合人心于[illegible]

之義且專主宗子而論有生見八九代尊長者其生而未死之尊則有以曾元輩視大宗子所祭高祖者矣或曰廟祀主宗子行世次主宗長論自宗子而上宗長而下凡既死之主不拘幾代各〻祔享于其祖俟其二代主祧則遷一代祔爲正祭如此大宗子終其身皆不得正祭其祖禰于重宗之法豈合哉蓋令小宗以次散分既非統同合異以著始初一本之義若令合一使上追宗長以上四代下及大宗以上四代中間並欲盡死生繼養之心是祭及十餘世乎禮制又斷不可今議採馬孟河合祠而設後寢其制最爲精善以一代萃于一室先主大宗之法

大宗所祭高祖凡高祖一行兄弟之主悉以長幼一向分左右而並列曾祖禰皆然凡爲四廟之小宗或子或孫或曾孫或元孫各序立兩旁或大宗子启而以大宗子主祭大宗子親盡合祧之行而視小宗子猶在祖禰則仍以所祧主爲行入于後寢一室以見在宗長而下至大宗子以上止每一代共居一室各以小宗得祭者告于大宗子率而合祭于下如今日所祭爲父之禰父死而子繼之則爲祖子死以孫行之死者頻增一禰廟禰得皆祭于子祖不得皆祭于孫惟嫡孫爲宗者祭之曾元可以類推其在後寢者如見在宗長上行皆死無餘則遷其[illegible]盡

之主而上祧一代前堂如見在大宗子先見死者則因子得[illegible]禰而下增一代上必一行盡而後祧下因一主始而漸增考妣無窮而繼養不缺矣非大宗子死更易主祭則餘死者皆祔祖俟大宗子死然後立廟務祔主于正祭而上祧之前堂惟別爲四室高曾祖禰左右分自高祖至禰凡合族爲其一行主皆同廟祭祧隨之大宗一人居中不論齒餘以齒序列廟中祧居後寢仍依諸小宗在後寢世次列之不問大宗小宗必以兄弟一行爲一廟如小宗見在之行而大宗所祭親盡先祧矣死則經入後寢與所祧主同廟而祭于其子孫蓋大宗子所祭主或居見在小宗子之後十數世則其在廟之主皆小宗之未入廟者政分前後堂寢始得以上下推盡所親大宗雖祧于寢尚得並祭于他宗祖禰親之未盡者也但論祭不主大宗子而率之以祭則大宗子耳其告祭之詞必云大宗子某奉小宗子某具祭於幾世祖其々一行神主如此方不失統宗一本之義除忌日或專有事于本支廟者如祠堂長龕出主于方亭例稱謂大宗親未盡者在前堂矣而凡爲大宗合祭神主一行無問親疏又皆得以同廟而並列小宗親盡于大宗者在後寢矣而凡爲大宗合祧神主一行無問遠近亦得以次廟而同居如此合[illegible]

[illegible]爲一小大倂兼親疏無間尊卑不紊上下皆宜然[illegible]譜統一太極之至理哉　後寢之后當設長廣一龕專櫝始祖並已祧之主前堂之前當製尊敎一樓東西各小廳爲兩世室祀祖宗功德之主餘制倣家禮式　力絀者潔一室置神主朝夕奉祀俾四禮有行所焉可也

增本支譜系議

宗法既定祠堂合祭之衆則承擔有人身值有事日試看在上而來格者一寔萬分在下而展拜者萬殊一本雍雍肅肅是何等氣象凡先代之行次名號子孫之昭穆輩行全部譜系已備列一廟中矣尚用纂修哉雖然源流功德遠則難稽家之有譜等國之有史當冬至祭始祖餕畢讀譜而一歲之生卒合族之臧否具可以不紀也大宗百世不遷世系朱書小宗黃書餘皆墨書五世則另起一宗各箋其所出別立世次小傳至子孫名字更宜編列定行爲要凡爲一代齊用次第一字爲雙名見名則知爲一行兄弟雖遷徙千百里外傳歷數百年後循名而叙倫若出家庭呼應無所舛誤況譜牒具存本支可考詎非有[illegible]典哉　千支六十[illegible]除字之不典及犯先諱者俱可選用[illegible]之子孫繼述周而復始

原缺第四十、四十一葉

之中矣所謂彌尊矣所謂喻志哉且三加醴醮辭句句祝句句
勉嚴切全在此中其所以戒賓宿賓必在祖廟必借有道
几四呼天以諸訓之不啻指天誓日晝日補今而後盡得孝道
弟道忠道又且淑慎威儀方稱此冠此服天將錫之福介以壽
如不然徒着此冠其謂天何福尚能介壽尚能祺哉言外凜然
何等嚴重記曰冠禮廢天下無成人豈不謂始初一件大道理
不從頭實實敦盡向后種種大道如當昏而合二姓之好臨喪
而竭罔極之孝入廟而盡主鬯之禮隨事盡道亦復何望故冂
冠者禮之始也由此觀之通經文自冠日件件請求道理方得

實用知聖人復起定不易此言也若炤註解揣摹幾晦此禮之
精義又看作三兩日舉行儀文豈不痛可太息　士庶人家如
無祠堂行時寧可設祖先神主位告行郎無三加公服斷斷將
此彌尊喻志一段祝望期勉大道理諄諄訓及如不然泛泛戒
勉於冠禮何涉　記唯易父母之拜起立受之而已

冠禮明會典家禮考

始加古緇布冠服之端玄于朝之服家禮擬用冠帽巾若深衣
加大帶納履
再加古皮弁與君視朝之　家禮擬用帽子若襴衫腰帶繫鞋
三加古爵弁與若祭之服家禮擬用幞頭著公服革帶納鞋

右明會典士庶禮

如品官不同　炤家禮定　一緇布著青衣素裳服　二
進賢著幘紗服　三爵弁著爵弁服靴笏餘儀祝詞俱同
對兒加冠日前三月即將冠義冠儀錄成書冊並趙文子冠
出見諸卿一篇令其熟悉大義臨期乃告祠祭賓在家塾
先師前炤家禮圖式行之三加則俾生員冠服孝廉冠服進士
冠服三等以喻彌尊期勉志典章久廢觀者動復古之感

補正昏禮說

昏禮萬世之始人但知合二姓好以上事宗廟下繼後嗣不知設
愼重正識取這一別字惟男女別而後夫婦義父子親君臣[illegible]
本此矣故曰昏禮者禮之本哉無別無義禽獸之道也按古六
禮六次俱奠鴈敬章別也無贄不見家禮獨親迎用改從省便
耳先經莪五不取後儒著十俗戒家禮諸註亦可謂詳矣但有
五件重者特闡發一番而後此道著奈何人忽之久矣當昏三
月前男女之家各將昏禮大節與醮戒詞義俾子女熟誦講解
雖冠笄之后即宜件件敎訓至此尤當申勅一也六禮既删問
名于納采附請期于納吉省却兩次則納采納吉納幣親迎[illegible]

女之家俱宜告廟明矣至隔期醮戒一禮更不可恢遠簡略二
也冕而親迎夫子告哀公何等鄭重士昏禮謂之攝盛用命服
士服大夫服也乘墨車士乘大夫車也奠用鴈士執大夫贄也
會典品官子孫假九品服色餘皂衫折上巾敬重其事也俗間
有不親迎者豈可哉須知嫡妾名分正在此關分別古禮壻御
升車壻揖濵入俱寓有精義朱子曰冠帶猶嫌褻服禮當從古
三也合巹禮家禮爲正會典自親王以下著交拜不明家禮註
壻婦始郎席婦先四拜壻答再拜飲饌撤壻兩拜婦仍四拜于
交拜中其實答兩拜受兩拜也皇太子妃且然善哉吾師春姜

曰婦人事夫有五平旦纚笄而朝有君臣之嚴沃盥饋食有父
子之敬報反而行有兄弟之道朔必信有朋友之誼寢席之交
乃夫婦之禮況當此同牢伊始此禮不行向後三從四德無尊
制之義漸恐凌夷坤象曰妻道也臣道也地道也扶陽抑陰闕
重當行四也又醮戒詞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宗祧宗嗣皆事
也而宗廟事爲重古祭禮內外官備主婦始而視饎爨而獻爵
祭畢監滌祭器而藏世婦贊粢亦爲祭服可見娶妻以承祭祀
是第一重事雖王后夫人宮妃衆多祭事必用親蒞所以于初
昏日首郎命戒則終其身當親涖其事可知也五也之五[illegible]

道之有關實用而當講行者卿士大夫身係風化而閨門又[illegible]
化原不在此中着實整頓綱常維持名教因循陋俗誠可感慨
即少知自好者不過矯俗太甚相安荆布素風抑焰家禮告廟
略存攝盛儀度若夫自始初即行同牢四拜之禮終身知親蒞
祭祀之事由是方能承順各事翕兄弟順父毋宜家人御家邦
眞不出此好合外矣古云夫婦人倫大綱豈不信哉　或再問
別之義如何余曰六贊後見別之始也男子非齊夜不宿于外
非病晝不寢于內別之大也男子不死婦人手婦人不死男子
手別之終也以此思別之可知矣　五不取載經茲不贅　十

俗戒著於左期共嚴絕之
戒指腹割襟預免悔親也戒扳財勢恐撓家法也戒爭奩送傷雅
女苦也戒爭聘金重愆期失也戒早昏免夭札患也戒豚養杜
離異萌也戒同姓爲昏重人倫也戒喪內嫁娶犯大逆也戒拜
逕閙昏存大體也戒無故廣賸防淫泆也
先王父司寇公棄捐早王母先毋親蒞祀事有常至婦四拜
夫答兩拜受兩拜之禮自先王父先君子至余身及咐兒
已行四世矣身不術道閫刑于寡妻則難君子尤貴端[illegible]

補正喪禮說

苦[illegible]々繁非繁也節々是人子至性之所必至先王制禮既本人性仍戒其過而制中斷無文所不足而飾僞者也誠以仁人孝子之精心無貴賤兼常變節々而爲之備但恐有情不盡之處安見有禮苦繁之處哉註有詖而見自執者有之力不足而用未及者有之若未得聖人作經精心而疑之政可在自心上于此叅悟未便遽以爲非 讀禮三年深嘆先王全不強人喪不過三年其實古只二十五月今只二十七月喪戒嚴重自心中不安也而記反有疾則寬年衰則減曾子粱不入口七日經定以三子路不除有姊之服子抑其過蓋食限三日哭限三月服

讀禮偶見 四六

限三年豈非中制之道哉唯後人不及情而昧禮曾乃訓曰愼終孟乃勅曰大事又恐滅乎性而廢禮子乃教曰敬爲上哀次之瘠爲下記亦載毀甚病篤等不慈不孝嗟々先王垂教俾萬世自天子至庶人過者裁不及者跂何得不詳備禮書庶哀痛倉卒神思迷亂之時得按考不失以達仁孝之苦心由此想來喪禮可云繁耶予對子游曰稱家有無有毋過禮無則斂手足還葬懸封人不得非此亦曲體人心之至矣果得之有財從可以天下儉其親哉今凡載家禮儀節並諸戒者不贅有在祀[illegible]萬々當盡者五有在己身萬々當盡者五特著明講究以見[illegible]

此則有遺議建此則有貴狀爲留心聖學者前其餘事或詳其略猶可也何謂親身當盡者五指好殮實固其魄也筮吉築堅厚其藏也寫影堂傳像也纂實錄紀德也崇奠謁祭妥其魂也何謂己身當盡者五不飲酒也不食肉也不居內也不行嫁娶也不應試奪情也之數者以爲禮制當遵則有不遵者矣以爲王法當畏則有不畏者矣總只從不忍死其親一念在寢苫枕塊刻々不自安中徹出自知至性之所不容已古聖先王實同此心天地鬼神實臨此心卿士大夫要綱維名教砥柱頹俗不向自己刻厲再向同人講究俾自家族姓何所率循一方風俗

讀禮偶見 四七

何所觀望哉

解誤釋疑二則附后

解誤者八初喪聚主告祠也俗謂壓魂神廟者誤小殮代哭不絕聲猶然招魂望反諸幽也俗疑替哭不情者誤踊分七五三釋不論重賤不論貴也註謂毋踊限三跳者誤發引先日朝奉柩朝于祖也俗以生人辭靈者誤庶子爲所生毋死雖父在不厭斬衰三年官解任士夫丁艱俗以嫡毋在服期者誤嫡子[illegible]爲庶毋齊衰杖期服緦麻者誤士妾有子緦公士大夫貴妾[illegible]無子亦緦家禮服制不載誤喪三年古二十五月禪在二十[illegible]月中明會典註始飲酒食肉而復寢在大祥後今增二十七月

[illegible]二十七月中故家禮移註如飲酒食肉而復寢在此下
俗服三十六月乃除者誤
釋疑者十復三次疑三聲者非含與充耳幎目巾同義疑不宜者
非萊灰隔防盜疑止障水蟻者非題主不敢自塡先人諱也疑
必請本縣正印照者非府君夫人共一槓疑止正妻一人者非
妾從祔母以子貴也降女君與夫同封不合葬者非服制圖家
禮當炤會典改正如引古制前註庶子爲父後降后圖爲母後
降者非方相周禮以道士持戈擊壙四隅俗作鬼判者非楮帛
即明器之一記載神明道也疑浮屠家用者非發引五刻擊鼓

爲節疑用樂者非

增行哭奠家禮儀注說

衰戒日不作佛事然必先正當行之事有以厭仁人孝子悲痛罔
極一片圖報無措之苦心而後可也衛司徒敬子喪蘧伯請夫
子相其禮許之今秀才家諳禮如曹月川先生者幾人乎故宜
詳註其制俾按之得行記曰禮無本不立無文不行此之謂也
蓋人子不幸値風木大變眞是終天抱憾日也當未氣絶前侍
疾嘗藥禱神書遺言驚心破膽唯恐有事自屬纊既絶後招魂
襲衣覆衾帷堂呼天搶地回生無術直俟治棺既備小歛大歛

各有奠成服有朝奠逭三日內是何時候終身心力在此期
雖愴切忙亂於焉一有遺憾更何處用吾情然總是哀號拮据
算不得行禮然靈座設矣魂帛結矣銘旌設矣惟有朝夕哭奠
上食一事斯時也既不作齊七供佛亦發引遣奠尚遠豈即爲
筆纂實錄時耶豈即治葬築灰隔時耶悲號苦塊中自己心血
業已枯竭沒奈何請行上食家禮以報劬勞之恩以抒哽咽之
痛乃人子極思至情也何謂上食家禮記曰父母既沒必求仁
者之粟以祀之此之謂禮終又曰大孝不匱博施備物之謂也
天子諸侯四海境內各以其職來助祭乃謂備物乃謂不匱若

卿士大夫者本鄉上有官紳中有庠士近有里戚遠有知交摠
可謂仁者之粟也泣懇光奠襄助哀思或二十位或十六位似
期如制饋獻必期備物引贊樂作倍極踊號直令既死之魂聞
哀必反襄事之人覩客落淚觀禮者稱嘆曰幸哉有子如此亦
可謂合郡邑里戚之人之心以事其親即不敢曰不匱寧非曰
備物或七或五或三舉行隨力必盡其哀庶于劬勞罔極之恩
少報萬一哉以視僧道塡門旛榜鈴鐃動經晝夜者不眞瞠乎
其後耶此后朝祖題主虞祭時候逭只好同子姓族人行奠
如卒哭祔小祥大祥禫祭數舉俱可請在庠親族之仁者以[illegible]

禍只此以精神相求之一事省便一念原用不得寧可力不足而心有餘若有餘憾未之盡斷不可力有餘而敬不足曰吾姑存禮餼羊已耳則此念何堪自問哉娩弱倭曰父母二三十歲生子〻長二三十歲方知孝養則父母已在六七十歲後矣據此人子生養日苦短祭養日較長尚恨推牛不如拔水豈可亙祖不掩貽憾哉仁人孝子誠能本天地民物一體之心特隆一本九宗之愛建祠也必立祭田定須舉羣宗合祀事爲大然合祀歿者萃聚生者也又必立義田如此一本萬殊萬殊一本歲時饗薦合祀特舉庶得盡制盡情哉謂是幽明上下猶有不達之精神先祖孝孫猶有不卜之福壽吾不信也蓋孝子饗親一如仁人饗帝方可謂無憾考周禮明水祭天乃以方諸向月中取水表潔也雖江河川澤尚嫌其褻具修祀事者夫亦可深長思矣

喪禮上食儀注飾去受胙以後祭禮除忌日一祭外通行飲福受胙禮擬詞是祝致祖考意以報主人各隨其事而報之福主人四拜乃利成至徹饌時有祝詞是諸子諸婦上祝主人主婦先序拜長者一人捧酒卑詣尊座前跪祝畢伏興復位再序通[illegible]主人告諭衆子婦畢衆子婦再序拜乃畢蹉〻是二節禮[illegible]

在殺雍〻肅〻幽明上下交敬且祝是何等禮而可欽[illegible]耶嘗嘆學二氏者隻字真言咒語胥知慎重豈吾儒經典反[illegible]虛文竊嘗信報祝醮戒等言較靈應于真言咒語願其矢信[illegible]知必獲天祖之祐疑慢從事定遭天祖之譴又每嘆講正學[illegible]率諱言福利甚非即心不作福利想可也而何始無福利請[illegible]頌楚茨等諸什自知

合祭者萃合人心于孝享之義也傳又曰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爲子故當有特祭今採馬氏議如立春季秋祖禰二祭尊主大宗出祔主于方亭行之是一歲之中除忌日並俗節告薦其得祭者除旦之合二仲二至之時立春季秋之類凡七祭合類行于宗子獨名也四時行于宗長宗子奉宗長而祭之合與時祭長㓜尊卑俱在類則宗子獨主而已

古禮男女之別甚嚴唯祭時必內外官具備今考自隋唐廢此禮久矣復古不必也全不與祭又非議自闔門時出而點茶畢即退爲善至其始釀酒視饍其後滌藏祭器尤須親涖也

家禮庶母不可入祠堂若庶母子主宗祀當祔嫡母側按韓魏公葬所生母胡氏其柩退避夫人之地尺許葬室同封主當同櫝也明因宋制母以子貴詔令庶母亦依所生子之秩封[illegible]不

入祠尊祖廟也若是祖父母且因其子贈封則庶母入祠堂
宜明矣

按會典品官倣家禮祠堂之制奉高曾祖考四世之主無疑矣若
庶人止載得奉祖父母父母之祀瓊山儀節載明初用行唐縣
知縣胡秉中言許庶人祭三代潛谷銓補載洪武三十一年御
製臣民時祭四代祝文三說互異總之當以程子言爲準服制
不可僭忠義全可伸欲祭始祖當冬至或歲莫設位祭之欲祭
先祖當立春或歲莫設位祭之嘗止得祭禰廟者欲祭高曾祖
但在禰廟祭之無妨大約庶人亦云時薦已耳猶之元旦叩天

豈僭耶祭耶行禮不可拘泥

先君子孝祀公生平祠祭墓祭最虔眞謂事死如生故著儀
詳四時在墓宗長主之歲莫合祭始祖先祖一舉忌日皆
祭十三舉併朔望薦俱在祠宗子主之祠三楹四龕上層
作後寢每合祭正主祔主共百二十餘旅無不祀之鬼祔
餕無不逮之孤寡其費儲之祭田至義田則有志而尚未
遑也

增定招魂葬服說

務事知宜變事知權遭人倫之變而禮以義起固孝子仁人之[illegible]
已[illegible][illegible]家禮止載奔喪改葬儀孫共城先生家禮酌增招魂
葬[illegible]之禮俱人情之至天理之宜但于此有別焉按漢李固爲
梁冀所害其子燮追行喪葬等事即卜吉襲褂用緞綃作冥衣
領下定白綾條寫如神主式稱號姓名生時年月招厥魂而殮
葬之宜也其孝子即披髮跣足寢苦枕木照斬衰服制行可也
若魏李　祖赦爲河內守公孫度欲用之遂去不知所終諸類
此等更有難爲情者人子固不忍遽有死其親之心將疑謂尚
生之耶萬一已歿則凡子飲酒食肉居內衣綵之日俱子彌天
大罪之日矣倘疑已死又恐尚生將何以爲情哉總之不得妥

其親之日皆子難安枕之日禮宜追求躬訪持齋服澹不赴宴
不聽樂毋竟積年不得歲過耄老然後設木主具衣冠招魂葬
追服制爲是何也天下無〻父之子父不得葬于何以死今每
有于官任所父殁家鄉投至得聞喪日期業已過三月五月者
父母已魂升魄降而子尚歌兒舞女事固不同情亦相類痛遺
終天誅難恕心念及此不動終養之念者非也不得已而蹉此
變者禮宜于三年服喪外每年齊忌日補齋至聞喪日終身行
之庶幾補過善哉家禮酌曰凡遇此等變者終身崇雅素守澹
穆可謂孝所謂古人有終身之喪是矣

原缺第六十、六十一葉

逆迎日慶弔贈遺並居家居鄉斯須不可離者已詳註不□
鄉飲酒一禮似不可缺余想卿士大夫居家範家居鄉範鄉□
之行也獨家云乎哉政可在尊老睦里時講究尊祖孝親冠昏
喪祭等禮俾家家知可隨便通行廣茲禮教尤屬盛世之極思
明會典載每里鄰春秋社祭會飲畢行鄉飲酒禮所以尊高年
尚有德興禮讓也又載各鄉村百戶內每年三次有鄉厲之祭
所以妥無祀鬼神並安康民庶也善哉先王定制思推老幼德
洽幽明雖窮鄉僻處普荷深仁矣今議每年春祈秋報社飲之
日雖卿士大夫亦當與里中高年有德約行此禮今古先王禮

讓賓興之典復見今日　聖諭在上序高年在前拜　聖諭社
長主席百人內年高有德推爲正賓其次爲介餘皆齒序如有
爲官致仕者請爲僎擇通文學者一人爲揚觶一人爲讀律二
人爲贊禮臨期如制行禮宜　聖諭後讀律令既申鄉約之法
又敦敬老之風雖椎魯朴野田夫稚子咸得與觀拜讓之禮恢
聽戒諭之訓豈非盛事哉再于社貲公費內備一壇祭將合境
無祀孤魂與死事忠節遵制虔祭一旌昔烈之心一芟疫癘之
氣庶幾達冥漠而一方可免水旱鬼札之患矣蕩蕩道不合外
內不大學不透天人不精一家仁讓推之鄉國而愈□□□

與俗之神別而益王家禮之化不惟而成王道之易易也哉
先君子孝祀公性不佞佛而謹事神鬼祈報社事必虔矣凡
地方忠魂苦節與無祀觀歆旌節令子弟禁拜又錄一冊
傳后人永遵行之

家禮通行論

禮曰講道理者最忌將道理講在本子上看着極成章行之
則難效是也所貴行之而後言言之必可行斯爲實學最忌將
道理講在一二人身上天子諸侯聖人古人方可行餘則難行
是也所貴無貴賤無古今皆能行斯爲通道雖然禮也者制中

之謂將令過之者俯而就斷不因過者可增將令不及者跂而
及斷不因不及者可減先王本仁人孝子之心著爲天理節文
人事儀則若曰此生身立命之元也不則失之者衆若曰此入
聖超凡之路也不則爲禽爲獸者曰此治國平天下之道也不
則壞國喪家倘謂此儀文也可略可無余不知實心實事更在
何處着落雖家語云禮不責于庶人豈謂庶人非禮中人哉王
禮難充唯庶人桀難苟求耳若卿士大夫系綴聖賢之林位在
朝紳之列上宣王化下正民風而不以身作範精心講求又何
辭哉嗟嗟觀聖人之道之大洋洋優優而發育萬物峻極于天

能在敦厚崇禮外耶若欲禮教大行于天下端自學士大夫始
化始余茲爲習心聖學者共勉焉康熙癸丑孟夏月上浣丁日

歷代帝王甲子表上 起唐堯二十一載歷

凡例

洪荒上古寥廓難稽間有傳者多不雅馴故孔子刪書斷自唐虞孟子陳王必稱堯舜是知渾沌之世聖賢所勿道爲紳所難言而中天之運道術于此開文物由此盛此茲表之托始唐堯也共起于二十一載者蓋冬至朔旦太陽在虛一度歲月日時俱會于子實爲古今之歷原不惟僅取夫甲子爲首而已

載籍浩繁稽古之士最難於記歲茲特以年爲經以代爲緯某代某君興某亡某正統僭統某分某合上下四千餘年一覽昭然間附以事略脇端緒使讀史者見首思終觸此通彼彷彿當時便可想見若以云掛一漏萬則詳載本末者固自有全書如博雅君子尤不僅藉此區區也

限於尺幅事固難詳文亦須簡凡親弒君廢君而自立者則書弒篡廢篡有爲他人弒君廢君而立者則書某人弒立某人廢立凡繼體嗣位則或不書子而止書某立其或弟或兄子或諸簽嗣位則必書弟某立某某立或有不能詳書者

書立某

凡正統之初終其國號則黑地白文僭統則僭字

外加一方圍凡年號旁加、一抹以醒眉目

堯 帝堯元一百載初封唐今太原府清源縣後徙[illegible]府太元

載甲辰即帝位都平陽今平陽府時帝年十[illegible]載和

叙天地別分至二載定閏法七載麒麟游藪澤七

十三載舜攝位一百載崩壽一百十七歲

虞 帝舜五十載生諸馮今紹興府餘姚縣上虞有姚丘握登山餘姚有舜江歷山諸墳具在故孟云東夷之人遷負夏衛地都蒲坂今蒲州三十徵庸

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崩于蒼梧陟方巡狩也蒼梧又名鳴條舜葬有鳥名憑霄銜珠壅爲墳集于峽林俱以鳳凰棲桐得名也今永州寧遠縣壽一百十

歲

夏 禹初封于夏邑今夏邑即位都安邑今平陽安邑縣禹元歲甲

戌至桀甲午凡十七君四百四十一歲内自辛亥

太康畋洛窮羿拒之據其都至帝相壬午羿爲寒

浞所殺羿竊據凡三十一年浞殺羿二十歲至帝相辛丑使

子澆滅相至壬午少康復興寒浞前後竊據凡五十九年夏統

中絕者四十歲

商 湯元祀乙未至紂三十三祀己卯凡三十君六百

四十五祀湯都亳今河南歸德府殷有三亳湯都爲南亳蒙爲北亳即景亳湯所盟地偃師爲西亳盤庚所遷仲丁徙囂今河南敖倉河之河亶甲徙相今彰德府祖乙徙耿今順德府又徙邢今順德邢臺盤庚歸亳[illegible]師縣

[周]武王元年乙卯至東周君七年壬子凡三十七君八百七十四年文王居岐徙豐今西安府武王都鎬今長安縣爲宗周西都成王都西都而營邑於洛以會諸侯爲成周東都自平王遷東都以上爲西周以下爲東周平王四十九年己未至敬王三十九年庚申凡二百四十二年爲春秋自後爲戰國考王元年辛丑封弟揭于河南今河南新安縣至十五年乙卯河南惠公復封其少子班於鞏今鞏縣於是又稱河南爲西周鞏爲東周周初列國多不勝載至春秋王室日微政出諸侯始紀其元最著者爲[魯][齊][晉][衛]

[鄭][楚][陳][蔡][曹][燕][秦][宋][吳][越]凡十四國而邾莒滕薛蓼六江黃之屬不與焉戰國時最強者[秦][楚][齊][燕][趙][韓][魏]七國已皆併於秦

春秋列國

[魯]姬姓侯爵武王己卯封周公曲阜成王立留公相遣魯公之國歷考公煬公幽公魏公厲公獻公貞公武公懿公伯御孝公惠公至隱公元年爲春秋後至東周壬子滅于楚凡三十五君八百七十四年

[齊]姜姓侯爵武王己卯封營丘歷丁公乙公癸公哀公胡公獻公武公厲公文公成公莊公至僖公九年入春秋後至安王庚寅田和遷康公于海上又十二年死凡二十七君七百四十四年

[晉]姬姓侯爵自成王甲午弟叔虞桐葉肇封平陽內號唐子晉侯更號晉歷武侯成侯厲侯靖侯釐侯獻侯穆侯殤叔文侯昭侯孝侯至鄂侯二年入春秋後至安王乙巳韓趙魏分之凡三十九君七百三十二年

[衛]姬姓侯爵自成王戊子康叔封朝歌歷康伯考伯嗣伯庭伯靖伯貞伯頃侯僖侯武公莊公至桓公十三年入春秋至秦二世元年始廢爲庶人凡四十君九百又五年

[楚]芈姓子爵武王庚辰封繹於丹陽歷艾熊黕熊勝熊煬熊渠熊紅熊延熊勇熊嚴伯霜季恂熊鄂若敖霄敖蚡冒武王十九年爲春秋至秦政戊寅亡凡四十一君八百九十九年

[蔡]姬姓侯爵都蔡州自叔度與武庚作亂周公放之郭鄰癸巳子蔡仲復封歷伯荒宮侯厲侯武侯夷侯釐侯共侯戴侯宣侯二十八年入春秋景王庚午滅於楚癸酉楚復封之至貞定王甲午亡凡二十四君六百六十二年

[陳]媯姓侯爵虞舜後武王己卯封胡公滿于宛丘歷申公相公孝公慎公幽公釐公武公夷公平公文公桓公二十三年入春秋景王丁卯滅於楚癸酉與蔡復封至敬王癸亥亡凡二十四君七百五年

[曹]姬姓伯爵武王己卯封弟叔振鐸于曹州歷太伯仲君宮伯孝伯夷伯幽伯戴伯惠伯繆公桓公三十五年入春秋至敬王甲寅亡凡二十五君六百三十六年

[宋]子姓公爵成王戊子微子封高丘歷微仲宋公丁公湣公煬公厲公釐公惠公哀公戴公武公宣公穆公七年入春秋至赧王乙亥亡凡三十二君八百二十八年

[燕]姬姓伯爵都薊陽召公奭之封邑九世至惠侯歷釐侯哀侯鄭侯穆侯七年入春秋易王稱王至秦政己卯亡凡四十三君九百一年

[秦]別見

[吳]姬姓子爵自泰伯托採藥逃吳都平江號句吳卒無子仲雍嗣歷季簡叔達周章熊遂柯相彊鳩夷徐橋疑吾柯盧周繇屈羽夷吾禽處轉頗高句

如去齊至壽夢稱王始見於春秋至元王戊寅亡凡三十君

[越]夏少康癸卯封少子無餘于會稽中不可考至景王甲子當允常世始見於春秋至顯王丁亥滅于楚共一千七百二十五年

七戰國

[秦]別見

[楚]前見

[燕]前見

[田齊]陳姓厲公佗後敬仲奔仕齊改姓田歷八世安王庚寅大公和遷齊康海上壬辰得爲諸侯威王稱王至秦始庚辰亡凡七君一百六十九年

[趙]嬴姓蜚廉後造父事穆王賜以趙城遂姓趙叔帶仕晉世爲晉卿威烈戊寅烈侯籍得爲諸侯都邯鄲武靈稱王至秦政癸酉亡凡九君一百七十六年

[韓]武王子韓侯後世爲晉卿爲韓氏景侯虔與趙魏分晉同年爲侯都宜陽宣惠稱王至秦政辛未亡凡一十一君一百七十四年

[魏]文王子畢公高後畢萬事晉獻封魏爲魏氏歷七世文侯斯爲諸侯惠王稱王徙大梁至秦政丙子亡凡九君一百七十二年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仲[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帝[illegible]	[illegible]
甲子		封山濬川		羿滅伯封				
乙丑	二十二	二十八	二十四	四			五	五
丙寅	三十二	三十八	三十四	五			六	伐九夏
丁卯	四十二	四十八	四十四	六			七	七
戊辰	五十二	五十八	五十四	七			八	八
己巳	六十二	六十八	六十四	八			九	九
庚午	七十二	七十八	七十四	九			十	十
辛未	八十二	八十八	八十四	十			一十	二十
壬申	九十二	九十八	九十四	一十			二十	三十
癸酉	十二	十九	十五	二十			三十	三十

歷代帝王甲子表　七

	帝[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仲丁	辛[illegible]
甲子			公劉遷豳					
乙丑	六	四十二	三十二	二十	六十	二十三	七	一十
丙寅	七	五十二	四十二	三十	七十	三十三	八	二十
丁卯	八	六十二	五十二	四十	八十	四十三	九	三十
戊辰	九	七十二	六十二	五十	九十	五十三	十	四十
己巳	十	八十二	七十二	六十	[illegible]	六十三	一十	五十
庚午	一十	九十二	八十二	七十	一十二	七十三	二十	崩弟沃甲立
辛未	二十	十三	九十二	八十	二十二	八十三	崩弟外壬立	沃甲
壬申	三十	崩子皋立	十三	九十	三十二	九十三	外壬	二
癸酉	四十	皋帝	一十三	十二	四十二	十三	二	三

康熙十九年歲次庚申春三月之吉知海寧縣事天
中許三禮著于續經山閣
越東受業黃百家筆記
男　廸澍較閱
歷代帝王甲子表上終　二十

歷代帝王甲子表下 起周赧王十八年

凡例

下表何以起于周赧王十八年也曰以兩表之適均也雖然此亦古今一大限也自唐堯以來帝而王王而覇世風亦遞降矣然帝王君相失其權而孔子以一布衣揭大道於中天其胤述憲章不遜於唐虞之盛也孟氏繼之其崇仁義闢異端功亦不在禹下故至周烈顯其衰已極乃顯王戊寅秦猶率諸侯以朝王周之名分猶駕于諸侯之上也迨至赧王十一年而孟子卒從此以後乙巳而赧王獻地壬子而東周云亡於

是暴秦兼并阬儒焚書而堯舜周孔之道始蕩然矣其後縱有漢唐宋元明之君濂洛關閩之儒非不治化彰彰學術表表然其治較之堯舜三代之治其道較之孔孟之道終有間也豈非皆由赧王以來一大變乎雖然道源在於秉恒性在人心未嘗一日息也乃元珠之墜已二千年矣天運循環有往必復任斯道之責者當共奮興乎赤水之求

秦嬴姓惡來後自周孝王甲子非子受封閼二世至
秦仲歷莊公襄公以救幽王有功得列諸侯文公
四十四年爲春秋至惠稱王莊襄壬子周亡始皇
庚辰并天下至子嬰甲午亡統前凡三十七君六
百九十一年中混一者十五年都咸陽

秦末僭僞

張楚陳勝起壬辰前稱陳王後楚王巳爲莊賈所殺
○秦嘉立景駒楚王項梁滅之○項梁立楚懷王
孫心羽尊爲義帝弑之○羽自立爲西楚覇
王巳亥亡○韓信初齊王後楚王庚子執
○趙武臣爲勝將後稱王李良襲殺之
○張耳陳餘立歇爲韓信所破
魏楚將周市定魏地立咎爲魏王章
邯滅之○羽破秦立豹爲韓信所破

齊田儋稱齊王救魏爲邯所殺田榮立儋子市羽
徙之膠東立田都榮擊都自立爲羽敗死横立榮
子廣信房之横自立
迯入海漢五年自殺
燕韓廣自立羽徙之遼東立
燕將臧荼韓信破趙燕降
韓韓成自立羽殺之○漢立故襄王
孫信約匈奴爲帝白登後爲漢將斬
常山張耳羽立之歸漢爲趙所滅
九江英布羽立之歸漢爲淮南王反誅
雍章邯塞司馬欣翟董翳爲三秦王外更有河南
申陽殷卬衡山吳芮臨江共敖濟北田安代陳餘
俱降
滅

西漢起乙未至戊辰亡凡一十二君二百一十四年
都關中櫟陽今陝西咸寧縣

西漢末僭僞

王莽一十四年
劉盆子赤眉所立乙酉稱帝陷長安丁亥降光
武○劉永更始封爲梁王後稱帝丁亥蓋延斬之
子紆立亾○王郎據邯鄲稱帝甲申亡○盧芳據
安定匈奴立爲帝庚
子降封代王後走死
公孫述據蜀稱帝丙申亡
張步劉永所立巳丑亡
隗囂初歸漢庚寅降蜀癸巳奔死子純立亡
彭寵丙戌據漁陽反巳丑奴子密斬降
秦豐甲申稱王巳亥亾
李憲稱帝
東平龐萌稱王俱滅
淮陽王更始二年

東漢起乙酉至庚子凡十二君一百九十六年都洛
陽今河南府洛陽縣

東漢末僭僞

袁紹據冀州傳子尚操滅之○袁術據壽春稱帝
操滅之○劉焉據益傳子璋備襲之○劉表據荊
傳子琮降操○公孫贊據青殺劉虞并
幽紹滅之○公孫度據遼傳康恭淵亡

蜀漢起辛丑至癸未凡二君四十三年都成都

蜀漢時僭統

魏起漢獻庚子至晉武乙酉亡凡五君四十六年
吳起壬寅至晉武庚子凡四君五十九年

西晉起乙酉至丙子凡四君五十二年都洛愍帝亡
於長安

東晉起丁丑至恭帝巳未凡一十一君一百三年都
建康

兩晉閒雲擾諸國

淵甲子稱漢戊辰稱帝都平陽傳和聰弒
靳準弒粲曜殺準立改號趙戊子勒滅之凡
君二
十五年

後趙石勒起己卯都襄國虎弒𡰥傳世遵弒世冉
閔弒遵立鑒又弒鑒𡰥改號魏壬子燕滅之凡七
君三十
四年

成李特據蜀雄尚殺之子雄立甲子稱王丙寅稱
帝傳班期弒𡰥壽篡改號漢傳勢丁未溫滅之
凡六君四
十七年

前燕起慕容廆丁酉子皝稱王壬子儁稱帝遷
鄴今相州傳暐庚午秦滅之凡三主三十四年

前秦起蒲洪改姓苻稱王壬子健稱帝傳生堅弒
篡乙酉萇弒堅丕立慕容永殺之登立興殺之崇
立乾歸滅之凡七主
四十五年都長安

後燕慕容垂號子亡為秦將甲申稱王丙戌稱帝
歷寶盛熙丁未高雲弒熙凡四主二十四年都中
山今真
定縣

歷代甲子表〈卷下　四

前涼起張軌歷寔至茂稱王傳駿重華曜靈祚玄
靚天錫丙子降秦凡十主八十七年居涼州

後秦起姚弋仲歷襄至萇僭號傳興泓至義熙
丁巳裕滅之凡三主三十四年居長安

西燕慕容泓據平陽沖稱帝歷段隨顗瑤
忠凱弒止但至永甲午垂滅之凡七主十年

西秦乞伏國仁據隴右乙酉稱王歷乾歸熾磐
慕末宋辛未赫連定滅之凡四主四十七年

後涼呂光丙戌改元歷紹纂隆甲辰降
於興凡四主十九年都姑臧今涼州

南涼禿髮烏孤居河西　都丁酉稱王
歷利鹿孤傉檀甲寅熾盤滅之凡三主十八年

北涼段業居張掖丁酉改元辛丑沮渠蒙遜
弒業傳牧犍己卯魏滅之凡四主四十三年

南燕慕容德起戊戌傳超庚戌裕誅之
凡二主十三年都廣固今陝西城固縣

西涼李暠起庚子傳歆恂辛酉北涼滅
之凡二主二十二年據敦煌徙酒泉

夏赫連勃勃起丁未傳昌宋戊辰魏禽之定立辛
未亡凡三主二十五年居統萬今寧夏

北燕馮跋己酉高雲弒自立跋代之弟弘弒其
子翼篡宋文丙子魏滅之凡二主二十八年

宋起庚申至己未凡八君六十年都建康

齊起己未至壬午凡七君二十四年都建康

梁起壬午至丁丑凡四君五十五年都建康元帝都
江陵今荊州屬縣

陳起丁丑至己酉凡五君三十三年都建康

後梁起乙亥至丁未凡
三君三十三年都江陵

北朝

魏初為代王自建興三至太元元凡六十二年滅
于秦道武興改魏稱帝起丙戌至梁甲寅凡一十

歷代甲子表〈卷下　五

一君一百四十九年分東西魏西魏起甲寅至庚
午凡十七年周篡之東魏起甲寅至丁丑凡四主
二十四年齊篡之魏都洛
陽東魏徙鄴西魏長安

北齊起庚午至丁酉
凡五主二十八年

後周起丁丑至辛丑
凡五主二十五年

隋起辛丑庚戌混一至戊寅亡凡三主共三十七年
都長安煬帝亡于江都

隋末僭偽　是時草竊者凡六十一書其尤著者

魏李密丙子起兵戊寅與隋
戰敗降唐封邢公尋叛斬

鄭王世充戊寅立越王侗于洛
己卯篡立改元開明己卯降唐

許宇文化及戊寅弒煬立浩又弒
浩僭帝改元天壽己卯建德斬之

竇建德丁丑據河朔稱王巳卯
新化及稱帝辛巳救鄭為唐擒斬
梁師都丁丑起朔方稱帝戊子亡○蕭銑戊寅
稱帝江陵巳降唐○沈法興巳卯稱帝毘陵改元
建康庚辰李
子通滅之
林士宏丙子建號江南尋滅○朱粲
戊寅稱帝山南巳卯降唐復叛斬之
西秦 薛舉丁丑稱帝隴
西戊寅子仁果嗣亡
涼 李軌丁丑據河西稱王
戊寅降復叛稱帝巳卯亡
燕 高開道戊寅稱王漁陽
庚辰降辛巳復叛為下殺
吳 李子通巳卯稱帝江都元明政
辛巳杜伏威執送唐壬午叛斬
漢東 劉黑闥壬午
稱王癸未敗斬

唐 起戊寅至丁卯凡二十君二百九十年都長安昭

宗徙洛丙武墅僭二十一年

後梁 起丁卯至癸未凡二主十七年都汴今開封府徙洛
亡于汴

後唐 起癸未至丙申凡四主十四年起太原入汴徙
洛

後晉 起丙申至丙午凡二主十一年起太原入汴

後漢 起丁未至庚戌凡二主四年起太原入汴

後周 起辛亥至庚申凡三主九年

五代時割據諸國

蜀 王建起庚戌傳宗衍至乙
酉崇韜滅之凡三十六年

後蜀 孟知祥起癸巳傳昶至
宋乾德三年滅凡三十四年
吳 楊行密據揚州起壬戌歷渥
隆演溥至丁酉徐知誥篡之
南唐 徐知誥篡吳改名李昇歷
景煜至宋乙亥凡三十九年
吳越 錢鏐據杭州起唐壬戌歷元瓘
弘佐弘俶至戊寅降宋凡七十七年
閩 王潮起癸丑歷審知延翰延鈞
昶曦延政至乙巳凡五十三年
燕 劉仁恭傳子守光巳
巳稱王癸酉亡凡五年
南漢 劉隱據廣州起梁丁卯歷
玢晟鋹至宋辛未凡六十五年
楚 馬殷據湖南起唐巳未梁丁卯稱王歷希聲
範希廣希萼希崇至周廣順元凡五十三年
荊南 高季興據荊南梁甲戌封王歷從
誨保融保勗繼冲至癸亥亡凡五十年
北漢 劉崇高祖母弟漢亡崇立太原歷
承鈞繼恩繼元至巳巳亡凡二十九年

岐 李茂貞據鳳翔起唐丁未辛酉稱王
甲申降后唐改封秦亡凡二十四年

宋 起庚申至丙午凡九君一百六十七年都汴

南宋 起丁未至巳卯凡七君一百五十三年南徙於
杭盡于閩廣

遼 起後梁丙子至宋徽乙
巳凡十二主二百二十年
西遼 起乙巳至辛酉凡
三君二后七十七年
金 起徽宗甲午至理宗乙
未凡九主一百二十年
夏 起仁宗壬申至理丁亥
凡十主一百九十六年

元 太祖起宋寧丙寅至世祖庚辰混一至明洪武元
亡凡十四君一百六十三年混一者八十九年

原缺第九、十葉

元末僭僞

宋 韓林兒據亳徙汴

漢 陳友諒都江州于理武昌

周 張士誠據吳

夏 明玉珍據蜀

方國珍據台

梁 王把都據雲南

天完 徐壽輝據蘄

陳友定據閩

李思齊守河南

已皆降滅于明

明 起戊申至甲申凡十六君二百七十七年

大清 萬世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歷代帝王甲子表下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歷代帝王甲子表下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歷代帝王甲子表下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歷代帝王甲子表下

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歷代帝王甲子表下 十八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歷代帝王甲子表下 十九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原缺第一、二葉

俞　寅　仇兆鰲　葉　旦
鄔秉謙　錢周鏞　田士章
陳黃永　許汝霖　張曾禧
朱吳栻　陳齊永　戚　依
談九乾　陳　勳　張曾裕謹識

門許子聖學發明十二則

其一

千聖百王大道要以參天兩地生民育物這一副擔子任在身上方是皆備之我與單明自心單見自性者不同

其二

翊帝匡王大學要以開治撥亂致君救民這兩件事業兼在分內豈昧明哲保身與世治則見世亂則隱者有異

其三

出聖入神大業政在仁兼功利道定富强與體中之實用非不澹泊寧靜而可大可久可經可推之運化無窮

其四

緯武經文大謨政在莅中撫外彰善格奸著異量之神功非不謹嚴尊王而統天承天並育並行之德量原大

其五

在田在潛行藏是一其實有達善天下窮善萬世之真作用見聖人生定不偶雖曰樂行憂違而大行不

□窮居不損者總歸之天德上達

其六

知天知人幽明非二其實有生爲仁聖沒爲神明之眞結果見聖人證非一世莫分過去未來而終始大徹貞元會極者總結在至誠無息

右六則吾

師講明聖學直接二千年既絶之傳補發宋元明儒家語錄所未及者何也爲異學百出鼓惑天下祗因聖學不著但認眞將聖學講明政如太陽當空爝火自息第一則見迥異近禪宗之

儒學第二則見高出尚恬退之道風第三則見實用不同雜覇第四則見大化不同偏安第五則見靜聖動王俱達天功天德第六則見□□畏神原在千秋萬年若曰祗及中邦不及四□祗及人倫不及神化祗及當生不及往古來今請吾鄙高才異敏者再拭目一觀

又嘗曰第一等才德不世出第一等□業不常有寧取其次適得乎中不至窮大而失居貪高而忘實

其一

□求道範但少達天德一步耳其實乾坤之柱不□不可一日離如舍卑法而求崇效達天不患不到荒唐之左道

其二

經書註疏但須神會人作解耳其實聖賢之骨髓寄焉不可一件少如舍窮理而言盡性至命不患不蹈頑冥之枯禪

其三

氣節矯異但不中庸耳人倫之坊表實在賴之振興若輕名節而慕和同諧俗勢必盡成賊德之鄉愿

其四

才能效用但少全德耳救時之利器實在藉之成功若薄技能而尚清談雅品鮮不漸成梨教之闒人

其五

任俠自豪者能排解人世之急難其一段氣骨勝風癱腐儒多矣今因其在放而矯之恐必蹈患得失之鄙夫

其六

曲謹自矜者能固持先王之遺槼其一生性守勝輕□秀才士遠矣今嫌其繩墨而反之慮必成無忌憚之□

小人

右六則吾

師云朝廷器使當採其長必苛所少而棄焉豈

三代而下無完人人君反失一材一藝之用吾

儒講學當變其質偏因所偏而劑焉雖造物生

材有缺憾聖賢特有全德全才之養

又嘗曰有天下國家之責者統具天地民物之量

其修身作人自當以第一等相期勿論內聖外

王而全體大用蓋不可稍有遺憾斷宜準之前

六則至知人善任不當以第一等相苛雖曰帝

臣王佐亦各有能不能而工虞水火斷不可縱

有相兼使朝野有棄才此又宜準之後六則者

也吾

師天性澹泊風期宏遠生平于聖道信之真故

講之詳更行之勇且願與海內同人共倡明之

也其入首操修詣極刊載別集者茲特著其大

旨所謂會人物于一己今且會天人矣統古今

于一息今且格幽明矣一夕千古萬物一原直

為千聖繼絕學與萬世開太平者以之滋海昌

雖曰嚴邑真不啻牛刀之小試哉

安陽許子善政循聲三記

九變　九變云者記海昌昔無而今有也

士知聖學

立講院於署之東顏曰正學宗傳以仁孝達天爲聖道始終大旨

龍門百尺接遙天多士趨隨侍講筵同異千秋猶聚

訟方知正學是宗傳

民知

上諭　宣講十六諭嚴行勸懲　陳大中丞允請推廣行之又疏請得

旨頒行各省

上諭頒來示勸懲敷揚推廣動中丞更將至性分條

說爭誦文翁雅化興

師知尊祀

兩祭必齋宿　聖廟復傳諸紳衿隨班助祭每事翻然改觀肅然瞻大典焉

年年丁祭重春秋故事徒教好薦羞傳語士夫齊助

獻分明人向闕廷游

先知薦享

每家祭倣古上食規儀備文兼子自此海昌瀰望但知祭先之禮

潔祀何妨賦采蘩雨滋幾感又霜繁我侯錫類推同

孝從此思承識水源

吏知守法

公座庥庶肅然吏不經呼喚不敢立堂人
紀凛如春氷

政條肅肅靜無喧庭畔高槐覆短垣放罷早衙羣吏
散風來花影入簾翻

豪知斂戢

瀛治七年豪强俱束手斂跡行行驄馬已見
一班

淸操凜凜炙氷霜鐵面潛教狐虎藏已是一方瞻肅
穆還看冠重是神羊

荒知預救

歲當有收預令積穀自此遇水旱賑飢散米
人不知荒

新年歲歲祝豐亨餘一餘三屢勸畊須爲生成勤手

初試應本

足
補救設常平

變知早弭

邑立衙兵又置鄉練海上隣境全無盜警

里勇團成氣更豪千村雞犬寂無騷不須单騎親傳
諭抱犢何妨復帶刀

枯知掩瘞

貧民率多火化郊積遺骸五門及四鎮立仁
孝大園喪死者無憾

北邙夜月照青燐枯骨纍纍被瘞新仁孝園開依郭
外頓令海俗盡還醇

十八化

十八化云者記海昌昔有而今無之也

理無强禦

邑多大族倚號刁頑平情斷理無敢豪横而
行者

判筆花飛氷鑑高空懲空貴實心勞吾儕自恥多違
德畫地榮於一字褒

獄無冤民

俗多訟假命抄搶人家私者立官書嚴保狀
先訊兩隣虛即立逐

星高貫索夜生輝木鳳遙銜丹詔飛一自于公平反
後青青芳草茂圜扉

衙無蠹窟

妨官病民悉由胥役作奸自立案書班長互
選出結蠹弊俱剔

初試應本　三

奸吏由來善舞文光天今喜撥層雲官衙晝永堪羅
雀獨鶴還聽唳夜分

庠無黨持

借條陳爲把持士風轍壞以聖學相蕭究人
各自愛宮墻生色

芹藻流香士氣振春生大雅願扶輪止令風月淡徐
勉須識冰摻絕夜貧

庭無差擾

案有積牘差無盈庭自堂無留件上司公役
不敢擅入

曉坐琴堂日影圓兩行呵列倍清嚴枝枝翠柏森垂
處不是閒呼不敢前

里無旗槓

揹營冒旗許害百端悉由棍綫引之痛懲其
窩營厮犂撥其封

道旗分八部餘隊軍狐假霞窮閭海東幸仰神明

幸百里欣逢化日舒

訟無越告

訟師刁棍以越控爲慣技自神明見信于上
臺此風頓息

一詞歷遍幾公庭金矢由來示愼刑五十笞嚴先約

法從教刀筆總無靈

軍無刁譁

丁弁因截銀裁索私貼各處騷然獨今邑彈
壓刁橫七年來始終不聞其端

歲漕部運設官專玉粒東南作貢偏不爲軍與傷物

力稅糧輸輓自年年

海無颶患

海上游魂乘潮嘯竊自肇固營設內無[illegible]
外無颶患

瀚海波恬靜石鯨樓船不敢泝潮行夜郎止自同[illegible]

卅一夕琴賢十萬兵

洋無冠警

張公洋宗稱盜藪界隣五縣乎時難戢自[illegible]
角營設五六年來賊踪屏息

盜兵赤子弄潢池幾載招徠葦面遷保甲嚴行[illegible]

字從今載道起瘡痍

賭無潛窩

賭爲盜媒雖宦裔學覇不免賺害無窮蒞任
後首嚴其禁至今此風帖然

不是高陽舊酒徒羣呼何事博呼盧令申三五規條

藺問有樗蒱擲也無

打無與援

拳勇向來熾盛以有所恃遂令白晝橫行官
法難鈴下車後嚴懲其尤者一二此黨遂散

僻邑流風傍海偏好勇人盡舉爭先霜威已斂豪強

迹自此家操蜀國絃

賦無抗逋

功令以完賦爲急務寧邑賦難七年來多以
貸勸鼓舞代繳幷人爭輸將恐後焉

叢脩飛雁澤中鳴夜漏初傳尚較名已分踢賊居下

下樂輸何意自編氓

差無雜派

正賦外惟軍需公出里遞聲有征役壹設法
完公從不私派

盡答杼軸久勞歌遍與榜椽惠澤多浩浩春風生比

屋征徭早已去煩苛

田無旱苦

寧土高阜惟苦旱乾上下中三河道俱濬深
闢利舟楫灌田桑人沐永利焉

桑麻四野樂何如淥漲新開史起渠共沐恩波懷舊

德不煩時雨灑行車

丁無虧累

向苦虧累久矣纔以烟戶攤之賠苦[illegible]
以無田產六十歲以上盡除更免故絕逃亡
之丁役多多

人亡戶在痛遺氓茅店空儕夜月明生聚幾年勤保
障萬家烟井誦盈寧

紙無罰贖

廷斷最公無情者當堂審遂免供罰贖之例
七年永杜

片言廷斷獨持平是是非非據理評三尺霜威秋氣
肅安泉爭比使君清

行無濫取

初試應本　六

天性茹素一無嗜好偶有所用平價現給人
誦有范萊蕪風

齋心廉吏自甘貧蔬食非關愛采蓴冷署如冰心似
水褰書今已下楓宸

三異

三異云者記格天動物之誠也

大海迴瀾

海寧者以海爲寧乙卯夏怪潮怒號聲如雷
吼南門外舉趾海嘯所不致齒決者里許千
門萬戶晝夜寬憂爲之不寧矣夫子撰文
與海神爲誓一夕晚沙漲三十里邑脫大患
迄今歷六年所寂不聞聲志異者有枕上潮
聲不入夢之賦

鹽官城海之滸城下長堤堅築土赭山西峙龕山東
峽束潮奔激風雨天吴九首挾雨螭乘溯上下相爭
[illegible][illegible]堤決如放溜城中水高及庭礎
皇帝御宇十四年一夕潮聲轟戰鼓波衝浪射勢欲沉
我
侯聞之不遑處緑章再拜叩天公莫使民遭魚鱉苦
委身欲與陽侯爭吏民奔走巫覡舞精誠遂回伍相
車正氣不藉錢王弩須臾潮退始安瀾沙漲城邊三
十里水有洲山有嶼從此賁海國計饒青烟白鹽遍
斥鹵試問我侯今爲誰路人共說

安陽許

朱露降庭

初試應本　七

庚申春三月十有七日海寧縣治內外森森
古柏數十株閧然人傳柏樹上遍開金花驚
視之乃天降甘露也經一宿十八日侵晨仍
見其色如絳其甘如飴層蕋高凝繽紛如繪
不但明瑩如珠已也攷列史禮高賢尊吏老
竹木松柏受之志異者有絳露柏堂瑞作花
之賦

䨲雲藹藹空中颺夜作零霜春風凉非烟非霧何輕
揚忽來庭柏凝清光紅如絳蕋懸花房明如切玉比
截肪甘如調飴壓蔗漿香如寶鼎飄芬芳父老扶杖
來相望百年未見斯何祥是時拜表朝
君王倏逢此瑞眞非常國家愛民庸循良政通民洽化
澤翔五穀豐稔登倉箱機杼軋軋饒蠶桑舟有[illegible][illegible]

卓有梁鯨鯢遠徙虎豹藏士服孔孟訣助勤卓茂ミ
行格
上帝降此甘露方瀼ミ豈徇潁川來鳳凰我
侯再拜不敢當臣心如水獻一觴
天子萬年壽無疆
白燕朝闕
庚申秋前八月朔六日有白燕集縣治告天樓之後羣燕數百翔之歷辰巳午三時寧士民觀者如堵查書史天產賢豪有投懷之夢況乞有其祥又在告天樓後事非偶然志異者有玉燕來朝天闕後之賦
告天樓前日未出　使君焚香叩閽闔上祝

皇極開八紘思被羣黎及庶物坐使遠方宜德音百里
雷抃張化瑟精誠呼吸帝座通瑤光散精降爲鳦春秋
運斗樞曰瑤光星散爲燕細有玉剪飛羞池縞裳卻與烏衣別頭
頭今有百年葦自媿凡姿豈疇匹會同青鳥侍瑤池
每追丹鳳趨銀闕欲綵舞閣嬾廻身楚館吴宮難棲
翼獨來花縣啄芳菲恕過琴堂作寢室吾聞月令祠
高禖此典由來自簡狄玉筐覆卵叶禎祥至今遺事
懸弓韣又聞宣城紀侍中是鳥初來表素質侍中紀呂曉初
生有白燕一雙出屋不獨元嘉與太安紀異傳聞頻
既表素質宜遂亦通
史筆 宋元嘉元年七月白燕集於齊郡 呂光太安三年白燕遊酒泉郡 今茲瑞應非

闕　使君仁慈徹枯骨于公駟馬高閭門王氏三
槐植先德投懷入夢化熊羆一爲歌詩咏長發
右三記
許夫子嘗講聖經三綱領以止至善爲歸不作精粹
恰好等泛言務要討個實際處及門者請確發
之夫子曰請觀大學中止至善之大人若堯舜
湯武文王武公德何如明民何如新尚書云山
川鬼神魚鱉艸木莫不咸若蓋德不到格天不
云至誠不到動物不云至且不止一時一世以
是看榜樣則知至善矣前一記變者九一記化

者十八俱見動物之效者也後一記異者三又
見格天之效者也是或一驗也但講學者每不
喜言祥徵瑞恐開天書封禪夸大之風是以一
槩不報聞
上臺焉然有異政者自有異應天人誠形之實理未
之或爽不得不據實記載且咏之詩歌備采風
者之攬勝云
又嘗云性通天地民物乃是吾性心通天地民物
乃是吾心所以存心養性即事天立命之功且
云誠于中方形于外必形于外乃見誠于中所

以合外內兼體用是謂希聖達天之學
許夫子以告天工程爲孝親忠君仁民愛物之本但
就蒞寧言之七載如一日可謂眞切矣今茲記
其變與化者政記其誠且明處也記其應於物
者異政記其本于身者眞也既與與單講作用誇
才能而不根于心者異又與索隱行怪動言神
通而不認眞盡人事者大相逕庭矣

安陽許子道風徵應上下
　昌言乎道風之徵應也作令之難莫甚於今日
今日作令之難又莫甚于海昌海昌作令之難
難在全下而安上若以道自持矣而兼能全下
以安上益難之又難者也
許夫子任天而動秉正自守其撫下也有德可懷有
威可畏其事上也不傲以失人不卑以失己剛
柔互克和介兩全所以七載來物阜而民安信
友而獲上嘗向同人相勉曰全吾品重于全吾
官寧可失吾官斷不能喪吾品究竟官許益善
官品愈隆豈無蹊徑可由所重在大道豈無易
便可就相期在貳任自此及門同人乃歎服曰
今而後信以道自持者之未嘗必棄于時也又
信以道善世者之未嘗必不利于功名也是以
于徵應上下而記道風云
薦舉冊 康熙十七年六月
杭州府海寧縣知縣許三禮年四十四歲河南彰
德府安陽縣人由進士康熙十二年六月內除
授今職康熙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到任
守清 才長

考語

署杭州府事鹽運司運副李

才猷敏練制行端方革羡耗而人樂輸將懲
刁訟而民皆悅服修葺海塘有法烽警全消
力行團練得宜存恤頓息築堤疏水地方有
賴賑貧掩骼美政畢興至于振起文風設立
義學尤以化民成俗爲務才守兼優允堪薦
舉

杭州府新任知府董

催科有方百里之輸將恐後防範有備奸宄
之踪跡潛消品峻才長不愧循良之選

分巡杭嚴道副使王

毅品宏才民懷吏畏催科寓撫字保障並藩
絲皆擅其美此真有守有爲允堪薦揚者

按察司按察使張

學優才茂知廣操嚴徵輸不用鞭撲靖盜克
清保甲教化風行能令强禦與鰥寡咸畏威
而懷德所當薦揚以備擢用

布政司布政使李

本學術以敦治秉中正以臨民當習俗刁頑
風氣囂凌之日而能感格化導俾烝烝向乂
急公咸成馴善此誠講學明倫之實效也

事實

一本官任內催徵錢糧漕糧俱照易知由單
令民自封投櫃上倉嚴禁陋規加耗催徵
有法百姓樂輸歷年各項錢糧十分全完
奉文紀錄三次在案

一寧邑逼近海濱本官增築迸牆土圍修整
砲臺加謹防範奸宄潛消

一本官當軍興旁午承辦一切糧料夫役文
到立時解濟並無遲悞

一本官按期講明鄉約禁絕刁告勸諭息訟
民無差擾之累又按期講學明倫堂闡揚
孝義兼立義學七處延請塾師自捐館穀
爲教養之資一時風化有[illegible]

一本官修築官塘開濬河路田不苦旱商民
稱便

一本官因孤貧泰裁勸諭鄉耆積貯米穀賑
濟孤貧

巡撫浙江部院加正一品陳
才守全而循良允稱恩澤布而民樂輸將罕
需克濟化行俗美弊革風清物民著效𠅘薦
舉以備擢用者也
總督浙江部院加正一品李
經濟有餘惠和克著士民樂業邉海乂安
本年八月
初六日奉
旨依議
吏部覆與例相符相應准薦一𠅘註冊可也八月
初試應本
覃恩誥康熙十七年十月
吏部
題為欽奉
恩詔事內查浙江杭州府海寧縣與例相符應得
誥勅揭送
內閣撰文中書科關軸書寫今將本官職名並該
封贈父母妻室存歿姓氏開坐題請恭候
命下臣部遵奉施行
計開
浙江杭州府海寧縣知縣許 該授文林
郎河南彰德府安陽縣人進士初任今職
妻鈔氏該贈孺人
繼妻張氏封孺人
父許 該贈文林郎浙江杭州府海寧縣知
縣
嫡母韓氏該贈孺人
母傅氏該贈孺人以上應撰給
勅命貳軸奉
旨是
行取冊康熙十九年九月
初試應本
杭州府海寧縣知縣許 年四十六歲河南彰
德府安陽縣人由進士康熙十二年六月內除
授今職康熙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到任
守清 才長
政勤 年中
考語
杭州府知府鄭
考得本官朗識清心達才敏政袪煩擾而頒
賦全完謹隄防則疆圉克固敦教化以興士
行課農桑而厚民生滿歷恺悌四境歌謳循

良之選
分巡杭嚴道王
考得本官海濱劇邑能以敎化寧民政舍偹
科因此樂輸獨蚤操凜四知才周百應
署按察司按察使事杭嚴道王
考得本官才猷敏練政績著聞剔弊鋤奸民
懷吏畏處濱海之區而綢繆克固崇敎化之
實而風俗歸淳至若撫字催科飲氷茹蘗又
其餘事誠今日賢有司之稱最者
布政司布政使李

初試應本 廿三

考得本官識朗燃犀才恢游刃邑治濱海俗
極綢繆革耗羨而糧額早完敦敎化而風俗
淳茂操守氷潔聲譽久騰循良之選
事實
一本官額徵歷年地丁錢糧及一切河工驛
站等銀漕南等米俱禁革火耗陋弊勸輸
有法依限全完
一浙省自軍興以來一應派辦荳草槽鍘鍋
桶等項軍需依期解濟供億無悞
一寧邑地臨濱海寇警時聞如赫山尖山逝

袤百餘里皆屬大洋本官到任後修[illegible]
臺更置旗燈加築沿海邊牆一帶訓練[illegible]
勇會同汛兵協力防禦鞏固疆圉更能嚴
查保甲奸宄潛踪
一修城銀已奉全裁本官設法措處鳩工不
時修葺雉堞堅固克壯金湯
一海寧學宮傾圮本官捐貲庀材鳩工修葺
廟貌一新
一本官選擇耆儒每逢朔望于各啚公所門
講十六諭俾百姓知尊親敬長之義並令

初試應本 廿四

盡力農桑風俗返于淳厚
一本官淡泊自守其日用蔬菜等物俱係現
銀平買從不虧短行價民知戴德
一本官康熙十七年奉
督撫兩院具
題薦舉奉
註冊在案
巡撫浙江都察院佟
考得本官政治稱能經術有本
總督浙江部院加正一品李

考得本官才長政敏卓有循聲

本年十月十四日

吏部

題爲行取官員事今將各省咨送到廉能知縣并奉

旨行取勑限來京俟各省到日併取在內各官一同開

列具題恭候

皇上選擇補用所有應取官員職名開後十六日奉

旨依議

安陽許子德化湛洽遐邇

曷言乎德化之湛洽也人之恒情習近則易忘聞風輙相慕澤之漸被勢遠則難格情密輙相親若非以德相感者而欲宇下歌風遐方嚮化益未之前聞矣

許夫子道義神交無遠弗屆自京都至江浙等處無論薦紳先生文章聲氣識面與不識面者誰不聞風傾慕曰安陽先生也況親炙其道範身被其恩光者耶夫子嘗講大人正己物正之學初時頗疑難其事今乃信人能修身到神欽鬼伏

田地何患上不能格君下不能動物奸且能格物且能動又況人情乎所作用不宏聲光不遠皆係自己身分不厚耳當

兩臺薦舉未行之先及門者多爲之色動夫子曰勿庸也當世而人傑也公道不及我當愧勉使我而人傑也懿德攸好不則是當世缺典此其間各以不相失爲千秋勝事究竟輿情騰頌巨紳延揚循卓上聞遠邇胥快今而後歎服德盛化神不必謂三代下絕無其事乃於湛洽遐邇而記德化云

○鹽憲孫先生
爲獎勵賢員用彰鼓勸事照得　本部恭膺
帝簡巡鹺兩浙當軍興孔亟之會時月多艱之日雖竭
力調劑獲以報竣然而綏商恤灶疏引行鹽亦
端賴良有司之共勷成績者也茲查該縣知縣
許　千華亮節四應長材理劇治煩游刃裕
如疏引通商清釐有法既留心於
國計民生更加意于商瘼灶困賢能丕著鹺政嘉賴
合行獎勵爲此牌仰該縣照牌事理嗣後益當
奮勉政治展布嘉猷使商民共沐仁風中外咸

知良吏循聲既著優擢自膺毋負　本院勉勵
之義仍具文呈覆施行
計開
獎語　修明絕學倡導海邦循良與儒術
同科謳頌共絃歌並起
○黎州黃先生 姚江
荒山無書可讀每抽繹　老父母緒言殊發人
深省覺前者隨處體認天理仍是卽物窮理之
說浩瀚難着無大分別必如　老父母提唱是
性與天通如水之行地見水不見地可方窮盡

提了當弟近日與越中同人講貫亦多依　老
父母宗旨共相鼓厲俾從事者識所指歸良快
快也弟便附候翹切不盡
○約菴施先生 嘉禾
自癸丑冬舟中一晤談便知　老父臺以表章
聖道爲期早已卜東南之有幸俾同人從事於
此者襟懷大拓耳目一新歷數年政教漸行講
壇創啓不但發明聖學得從前所未有而且件
件見之躬行凡書傳所載育才養民幾大事皆
生平所願行而不得見者何意盡于途歌巷舞

中得見之實事也全體大用之學竟獲在此日
此地躬親覩之欣快何似方今
內名在卽政吾道大行之日又不祗東南一方承學
道愛人之大化矣肅此道賀顒望不旣
○杭嘉湖三郡薦紳先生上　制臺公書 各憲同
恭惟　老公祖台臺功懋亮天德符名世消烽
百越安若泰岱之四維建節三衢賢于長城之
萬里比旬宣于南海將釐圭瓚而酬庸嗣謳頌
于東方共仰袞衣而被德未獲遠登鈴閣引領
方深竊幸府接棫書銘心益切茲啓敝邑父母

許令名　者一方保障入載賢勞嚮蒙　古
公祖特達之知疏舉卓異眞足爲天下循吏勸
矣今屆比年例薦之期治弟等以其德洽梓鄉
思臚述其廉明之善政仰呈台鑒用備入
告之首舉而非柔翰所能罄攄也謹以治行之最著
輿誦之最殷者陳之如宜
聖諭以維風設義學以廣敎籌海而巖疆增固濬渠而
斥鹵成腴救荒則有富粥之經綸弭盜則兼虎
誦之方畧此皆其成效彰彰爲萬姓所永賴者
也兩浙七十餘邑之中乃有循良如此抑何幸

而復覩東京卓魯之風歟良由　老公祖澄清
重望風勵百僚之所致茲者羣情愛戴咸歸美
于表率之功知　老公祖亦必念其宣化承流
加意噓植伏祈特賜首薦以振四方之吏治以
光千禩之史書非獨一時海邑民生之幸也統
惟崇照憑啓可勝虔禱

海寧縣合邑士民上　各憲公呈

呈爲賢令恩澤甚深四年實政可紀公籲　憲
天特賜
題薦留任撫字以勵循良以慰輿情事切惟尉官六

計廉吏漢米愼選良司盡以縣令者爲民父母
上與國家理財裕賦下與黎赤敎養生全誠任
鉅而責重也況今寧邑僻處海陬潮患屢侵兼
之兵燹之後水旱頻仍寧民凋疲極矣引領良
有司來蘇望切何幸
皇恩浩蕩眷顧蒼生
簡授辛丑科進士許　知海寧縣事自下車以來適
當軍興孔棘供應浩繁凡馬草炮夫槽鍘以及
水手舵工挽木夫等項一切供應無不竭蹙急
公此軍功之報最愈於他邑者也縛渠魁而羣

奸懾伏嚴保甲而萑苻遁形徇兵選練固本以
壯干城團練鄉勇居要以崇保障此弭盜之良
策愈于他邑者也錢糧自華糧現散亂無紀而
許知縣開誠勸勉肅除保歇里催積弊里民踴
躍輸將康熙十三十四十五十六等年每年條
銀共捌萬有零漕南二米共陸萬有奇塩課額
徵銀壹千肆百貳拾兩零塩觔肆萬并船價以
及額派肩引肆千捌百道每項完解獨早　各
憲獎勵頻加此催科之有法愈于他邑者也寧
邑文敎久弛鄉約條令徒頒從前竟未[illegible]

許知縣勤月課以育庠士設義學以訓蒙童絃
歌之聲遍于郊原雖窮村僻壤咸知覲遜之風
此教化之大行愈於他邑者也至其繕隍修學
濬渠築防燭奸剔弊置義塚而澤被枯骨積社
穀而備及凶荒惟其矜恤多慈所以不侮鰥寡
惟其正已不撓故能不畏強禦實政具在實錄
虛心非屬虛文種〻善績此皆許知縣寅恭匪
懈仰體 憲天德教之所致也今歲當舉薦之
之期成例有激揚之典 等向沐深恩茲難緘
默雖 憲天之衡鑒定所不遺而草野之謳歌
初試應本
敬陳芜獻伏乞俯採輿情特賜
題薦併借爲三年庶地方之愛戴得所怙瞻而大典
之榮施光貽竹帛矣爲此連名僉頂上呈
○嘉湖兩郡縉紳士民公建石碑
夫儒者統三才而立極者也以其治心則明善
復性治身則金堅玉瑩治世則時雍風動所謂
內聖外王故
聖主乘乾尚之貴之世皆襲儒之名不克敦儒之實雖
功烈震世不本諸心性不可爲儒高譚性理不
貽諸政事亦不可爲儒若宣聖眞儒也故司寇

三月而魯大治自宣尼沒儒教湮王政[illegible]
典始尚儒術如伏生轅固輩所謂儒也止誦[illegible]
章句已耳如丁鴻班固輩所謂儒也第較五經
異同已耳迨趙宋多士咸理學自尊其居政府
席經筵者安攘之功蔑如豔人聽聞者有方長
不折之語豈當年格君心之非莫此是急耶明
初方正學所云端士也及其兵薄金川尚於黼
扆裁定官制爲誠正乎爲治平乎
皇清揆文奮武頌大一統者三十有六禩矣
堯舜御極期躋斯世斯民於雍熙內外臣工率以治平
初試應本
自昜維大梁
西翁許公世祿子也童時秉 尊大人大司[illegible]
家訓即以伊尹之志爲志以堯舜之民視民願
治辛丑
賜進士出身康熙癸丑授浙江海寧縣令寧土濱海
時海氛未靖 公蒞事甫匝月南闔震驚寧之郡
壤條山尖山含山太湖處〻通寇竊發公即練
鄉勇謹烽堠密延邏嚴偵探飭游防勤雕勦[illegible]
綏虎駭鴻驚之人士儲倉廩積芻茭濬河渠爲
守禦計整鄉塾端士習敦行誼爲敦木謀設平

雜以賑饑荒講鄉約以訓四民正講壇以矜多
士公正席卑比啓廸性天叅贊位育之學三年
而化成聲教四達無遠弗屆不第海陽之君子
小人丕冒學道之庥即樵李儋在東偏孤城越
在北鄙紳者衿者抱布貿絲者耰耰而農圃者
聞風興起咸革浮澆而臻誠樸如草木之滋春
雨不崇朝而句萌甲折如溫國司馬文正兩朝
相業以理學治平新建王文成勦逆征南以理
學治兵今公之訓課多士也易以治平立業其
保惠黎庶也勉以誠正立心內聖外王不意宣

聖之學今日于海陽見之
聖天子以公平章軍國或以公牧寧省甸必致百族于
雍熙進多士于洙泗翊贊
天子于三皇二帝之右其鴻功偉績駕文正文成而上
之海陽之治化猶宣聖之小試于司寇也
公許姓三禮諱別號酉山順治辛丑登進士河
南安陽人
昔
康熙十八年歲次己未臘月穀旦

安陽許子告天自責十二則

其一
易有太極生天生地生民生物者也不能建極于身
何以參天兩地生民育物使道之量不全聖之功不
盡是我負大罪矣自責何追

其二
書稱執中開務成物順天應人者也不能用中于民
何以剏治救亂致君澤民使道之本不立聖之蘊不
著是我負大咎矣自責何已

其三

學惟尊聖正心誠意用人理財兼者也治無出聖人
神之學必至儒術斜功利道誼不富強道雖可尚神
化不彰罪惟重矣責其誰諉

其四
德要達天裁傾胥篤中外皆予犹者也學無格天動
物之德而令八荒逸化外四凶梗治中世雖小安功
業不盛咎惟深矣責其誰貸

其五
一貫全體在仁行藏無異窮達皆同者也惟能依天
地好生而敦仁方克行不加居不損動爲世功靜爲

世爲使無造化生心宇宙在手之眞消息是仁者不
爲也責將奚辭

其六

百行首重在孝幽明不二今古同然者也惟能明孝
道配天以盡性方克陽治明陰燮幽一時服敎萬年
畏神使無人天協應奕世歸誠之全結果是孝德有
窮也責將奚慰

右六則

羲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孔十一大聖人全體
大用卽我之全體大用也一處不周到引咎自

罪政無已時斯文未喪願
天共牗啓之焉

其一

敬義載丹書程朱道範乾坤柱石胥在焉世界離此
不成世界人生離此不成人生但崇效與畀法偏重
焉失則惟均我不補救所未備俾殫下學而達天德
責何能已

其二

經書炳日星帝臣事業聖賢精髓咸寄此經濟舍此
不成經濟理學舍此不成理學但義精與心得僅㝵

[illegible]嚴則無二我不內外宏兼修俾由窮理而盡性合
責何得寬

其三

氣節關人倫之坊表今古人心今古風化賴此矯持
我旣不能依中庸于己又不能表氣節于世豈非名
敎中罪人乎負責何大

其四

才能係救時之利器邦家興喪邦家治安恃此救濟
我旣不克備全德于身又不克見才能于外豈非倫
物中棄人乎刻責何深

其五

任俠類血氣之勇非聖道所貴時而扶公道急人難
其骨力反超小儒之上我能養浩然之氣全無慾之
剛方可配道義而塞兩間責其可已耶

其六

曲謹是硜執之士非神化所宜若夫遵遺榘守正則
其志性實邁夸士多矣我能秉中正之德抄時措之
宜方克達權變而福萬姓責其可緩耶

右六則

董楊王韓周邵程張朱陸薛王諸大儒之卓見堅

操所未及實我之卓見堅操所當及也一件不
淳全負慫引咎致無寧日聖道將與顧
天其孚佑之焉
受業同人聆
許夫子誨勉有年總之與父老講論以相勸日夕裹
暄先知有親朔望拜禮又知有君既知
君親自為良民與吾鄉講學以相勉下學上達定要
希聖崇效畢法決要達
天能體天聖自成大儒或窮大者難居許夫子曰
三代而後學者期待每患自小天地是我一體

之父母聖賢是我同堂之師友何嘗違大政因
五百年來二千年後學者茫不知自己體量之
如何大故引之學聖不知神聖體量之如何大
故引之法天又不知天地體量之如何大則奈
何夫子曰但觀父母則知天地矣父母之與子
務期克肖光期亢宗斷無自明已心自見已性
視子姓在膝外者父母之與子斷無世治我教
養之世亂則否視子姓命脈有異時者父母之
與子既期其衣食有賴又期其禮法習嫻亦斷
無但知書香而不念門庭衰落者父母之與子

期爲聖賢又爲豪傑期守墳墓又志四方所回
然者斷無才吾子不才非吾子假膝下者親於
逆旅者疎視子姓痛癢有異念者父母之與子
恩怨總不任窮達要克家斷無出令其有守處
不令其有爲喜則獎勸頻加怒則撻治俱廢者
父母之與子生死無異情久暫無二念幽明人
天割不絕阻不斷一種天性決無存吾子也歿
非吾子一時子也千百世非吾子者知怙恃體
量之如此大其覆載體量之如此大不待言矣
既知天道則知聖學如此講說如此體備而天

道聖學直等諸家常何常違大何常難居吾鄉
同人洵不可不人人自責矣勉之哉

告謝　城隍　區文

皇清康熙之十有九年歲在庚申冬十有一月奉
旨依吏部議行取天下凡爲縣令之卓異及薦舉註册
者赴京考選科道　海寧縣知縣許　召居兩浙首
臾到之月部限兩月臨行告廟辭
神敬以香帛具祝而爲之詞曰自天人一氣之學不明
而一陰一陽互爲燮理之道不見不才三禮幸洞此
義履任之始先與　神誓繼更告天樓日夕禱祠無
非曰望
君王壽考望　君王聖明願萬民樂業願萬世泰平至

每月朔望或水旱祭期行香拜
神亦惟求福國祐民陰助禮之不逮以教養此邑之父
老子弟而已自始迄今一心靡二唯　神祐之唯
神鑒之今當
内召此都人士僉爲稱賀禮何敢有總歸
神功謹據其士民之臚陳而欽之嗚乎朝分兩代春秋
閱百千餘年牧茲一邑者未覩內陞一員況時勢險
阻心力難齊千辛萬苦欲舉一事之定有成效與夫
事事之胥獲利濟豈非　神助其就克之利無不與
耶此都人士爲之記九變焉九變者何曰士知聖學

民知　上諭曰師知尊祀曰先知薦享曰吏知守法
曰豪知戢斂曰荒知預救曰變知早弭曰枯知掩澤
凡茲九變伊誰之變非　神莫功害無不除耶此都
人士爲之記十八化焉十八化者何曰理無强梁曰
獄無冤民曰衙無蠹窩曰庠無黨持曰庭無差擾曰
里無旗横曰頌無越告曰軍無刁譁曰海無颶患曰
洋無冦警曰賭無滑窩曰打無奥援曰賦無抗逋曰
差無雜派曰丁無虧累曰鍰無罰贖曰行無濫取凡
茲十八化伊誰之化非　神莫功尤難者人願善而
天從物情感而群應此都人士爲之記三異焉三異

者何曰海潮平自乙卯年始也曰朱露降本年之三
月十七日也曰白燕來前八月之朔三日也凡茲三
異伊誰之異非　神莫功嗚呼三禮不材飲冰茹蘗
念不及私
神人共照七載于斯尚且叨倖七年　誥封兩世紀錄
十次薦舉二疏今行遷擢矣因想幽明一理考最無
殊黜陟大典人天自一　神當先膺
上帝之寵誥受不次之褒封無疑也繼今之後舉天下
而孚祐開萬世以太平詎非理之可信而事之必然
者哉敬合一邑父老子弟爲之拜禮申謝兼爲之頌

皇帝御極多神功海隅率俾變化從小臣殫職自磨礱
七載撫字守愚忠日旦感格告蒼穹還期一道挽頹
風九變十八化誨同環海清宴禾黍豐神雪翊贊保
始終敢曰循良胥化工
綸音洛取及微躬謝免愆尤近
帝聰願歌天保賦彤弓神人胥洽呼吸通此邦永綏戴
帡幪
康熙十九年十二月既望之吉
賜進士出身文林郎奉
旨行取考選知海寧縣事天中許 廼

諭別父老子民示

爲諭別父老子民併申勸勉以臻後效事照得治[illegible]
雖不衝劇實爲兩浙第一煩難之邑歷數向來蒞任
茲土者雖號稱精明強固之才不能出坎窞以騁天
衢豈盡咎習俗澆漓人情傾險所致乎本縣初膺選
授都門先輩俱爲余抹手危之然秉心無競傳家清
白素志不違一切升沉得喪久已置之度外自下車
來匕與諸父老子民反覆勸勉風俗如何返醇人心
如何歸厚如勸農講約尊祖敬先以及義塾積谷弭
盜濟河種匕苦心重務皆已次第成功羣心趨向本

縣一夫罹罪引爲已辜故每日告天以自信開誠以
布公經今歲且七稔竊意苟免覆車已出萬幸過蒙
各上臺朗鑒汲引既登薦剡旋膺
行取遵限歷程卽日交代輕車就道回念寧邑任事
爲曠古所未有之典何敢忘諸父老子民相感相成
之誼而始信從前相傾相軋之習俱屬浮論矣相應
徧告諭別併申勸後來力田孝弟樂業安居以今日
之成效漸積經久無斁則海昌爲兩浙第一淳良美
邑本縣入都門將拭目以望之矣今見街衢徧貼公
啓念本縣清風兩袖行李無貲欲醵錢以助脂秣之

需具見地方厚道但本縣自反不能效昔日劉寵投錢故事其何煩羣情鼓舞踴躍輸公耶至於各鎮各首長生設位尤於

功令不宜美意業已中御唱呼慎毋存跡併此佈白須至示者

康熙十九年十二月　須示縣市四鎮并各首

聖學源流 辛酉燕邸

天下長治莫先正聖學。聖學一正。則異□□下可以久安。自道學日趨陂僻。治功不興。治功不興。人心亦因不正。嗚呼。道學日講。失其源流也。非一日矣。概今言道學者。啓口輒辯朱陸。究竟歸本一心。此外源於何處。流於何處。舉不之問也。吾鄉聰明才智之士。半逃禪。謂明心見性。卽千聖百王之嫡傳。而表章聖學者。又不在吾道源流。據經書。暢正其旨。但指闢之曰。彌近理。大亂眞。愈無以振逃禪者心。歷宋元明。學者從靜坐入。觀想生者多。未常不是。浸假而空談性命。自了身心。視天地民物若非同體。指王法聖教壺屬影響。大傷風化。流害國家。深心吾道者。辯正之。彼則曰。前朱陸。後薛王。亦祗傳心。再不舉虞夏商周聖人之經書以表章之。是尚有眞學術眞事功扶持風教。興起庶民者哉。當此五百年之風會。何可一日不亟正之。正之奈何。證聖學之源處流處。得之矣。說者曰。道學盛於有宋也。太極主無欲。通書貴立誠。首推濂溪。可統以解諸儒之訟。而無極二字。仍不免爲他

學ㄇ實得有曰道無二致議常經者黜百家諸不在
六藝之科者勿使並進聖學之宗舍宗孔氏安歸乎
說者曰此韋素集羣聖之大成者豈道統不在君若
相耶唐韓愈推本堯舜禹湯相傳以至文武周公孔
子孟軻蓋五百年道系見知聞知端本虞廷哉說者
曰猶非其源原夫圖書天垂洪範天錫漢董仲舒曰
道之大原出於天也嗚呼此眞千聖百王一中道統
之所自源也夫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堯以
一身兼君師任睦九族協萬邦惟是欽若昊天敬授

人時歷數在此執中即在此寧有他異旨耶以觀列
聖相傳曰降衷曰明畏曰顧諟曰昭事曰執競何非
延此中以繼承天子民之任焉耳彼逃禪者亦云覩
中據此觀來彌近耶否耶眞自不亂其不待闢也明
甚由是推之孔子謂天生德於予文不在茲乎吾非
斯人之徒與而誰與然則孔子悲天憫人之學即堯
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學可知孟子以仁義樹標直放
楊墨無父無君之壁壘非孔子誅亂賊之春秋乎迨
至廣川策天人旨發著原道濂溪立人極雖所得淺
深不一孰非溯源洙泗願宗孔孟者哉諸若有宋元
明以迄
本朝彬彬儒宗講天如何憲聖如何希若何奠牖堯舜
若何祖述厥孔斤斤焉禘泰宗陸尊德性道問學之
紛紛也不幾乎祭百川忘朝宗於海哉今由源而溯
流亦曰綜在四科支派中亦可省辨矣說者曰道無
當溯其源既詳之矣其流安窮蓋講學者當期優入
聖域今但曰千聖祇傳一心忘却吾儒本天之旨適
坐釋氏本心之說安往不見彌近理大亂眞耶若遽

闢之曰天由心生此言荒誕亦恐無以厭服逃禪者
心乃天地原從太極生人與萬物實由天生道至參
天兩地生民育物所謂放之必彌六合斂之則退藏
於密者是也必欲尊言自心孰言生天實濟何在雖
吾儒亦主言心其實不同念自秦火後微言絕但見
得經在即道在也至後儒雖有解經經亡之議則矯
解經之弊者不得不嚮其功於存心其說類主尊德
性又唐宋來異教出但明得心在不立語言文字也
數百年幾成荒經滅古之世則矯正悟之偏者不得

不實其功於窮理其說類近道問學兩者功皆不在
子輿氏拒楊墨下迄今不念孔孟眞面由此現堯舜
來六經遺教賴此存諄諄焉誡禪詆俗不幾掩已然
砥柱功偏究日後狂瀾之泛耶今由流而大正之曰
千聖不單傳一心也歷有依據攷古帝王欽天治人
理既明於心又以欽天治人事做在本諸身上所謂
反身而誠非耶誠身方盡其性以語盡人性盡物性
猶未也必至彝倫攸敘萬邦協和山川草木魚鱉莫
不咸若此又徵諸庶民至誠而動物矣心至是不已

辛酉燕邸　四

幾經變化矣哉曰猶未也考前王俟後聖果能無繆
與惑耶建天地質鬼神果能不悖與疑耶直至知天
知人上下幽明合德無間而且千載後服教畏神之
未有已所謂没世不忘人已盡天已全方言登道岸
已嗚呼此千聖百王一中道統之溯流而還源也夫
源眞流眞斯聖學之正矣今幸
皇上適際五百年昌期勤學懋政卓越前代又以經書頒
賜內外滿漢大臣右文崇治敷揚性學彰明道統可
謂至矣然猶有進焉伏願

祭儀序言

許三禮曰不達天德不克登聖蹟不敬宗祖何以格神明故仁人
饗帝孝子饗親道本一也事父母如高天厚地敬天地如大父大
母心無二也惟知天地父母是我身之所繇來我身即天地父母
之所枝業所以聖人務本不分人天不論存殁制生事死葬愼終
追遠之禮獨是人苦生養日短死祭日長此聖人祭義尤爲精切
焉記曰所以仁鬼神竊謂通幽明之竅在此達仁人孝子之志在
此雖海可枯山可爛這點與祭眞切之精神實實能聽於無聲也
視於無形也蓋子若孫無刻不感通於祖先之靈爽猶人無刻能

祭儀　一

離於天之旦明也祭之時義大矣哉先君子洞悉此義遵朱子祀
先禮終其身謹行如一日禮得奉盥獻執事有年自癸丑冬蒞任
海昌曾負祀先軸隨到署按時秩祀不敢缺雖遠離墳塋猶賴諸
父昆弟祇薦常事越辛酉秋方自浙抵京邸迺授假歸梓里焚黃
後即同諸父昆弟講究祠祭墓祭時祭忌祭各與禮復古上食餕
食報下祀上諸儀制蓋於尊祖敬宗中存篤睦之義於歌詩與樂
時彰訓化之心是亦家政家學之大者昔仰岳忠武公解兵柄日
廬母周國夫人姚氏墓旦夕不敢懈又考劉中丞公致政歸自[illegible]
董僕耕與校授諸孫經外惟祭祀必躬雖 刈賤與均禮無[illegible]

原缺第二葉

許氏家祠四時祭儀注

前三日齋入寢啓櫝告祭期再拜　前一日洒掃滌濯布几筵陳
器飭庖膳特牢小牲具饌夙明夙興將事具盤盞匜爵匕箸于室
東几安祝版于西几陳爐果餉果于各饌筵備時果粢盛于西案
各執事分職已定

質明燒燭烝儀行事擊鼓三通主人盛服于弟從贊禮就班唱禮
執事者各司其事與祭者各就位主祭者就位行降神禮詣盥洗
所 四人 執事者酌水進巾詣酒樽所 司爵者舉爵洗拭詣香案前
四人 跪與祭者皆跪上香酹酒俯伏興平身復位行參神禮作樂

鞠躬伏興伏興伏興伏興平身樂止歌蓼莪之首章 伐鼓三 擊鐘三 蓼蓼
者莪 鼓一 鐘一 匪莪伊蒿 鼓一 鐘一 哀哀父母 鼓一 鐘一 生我劬勞 鼓三 鐘三 行進饌
禮作樂詣 神案前 四人 跪與祭者皆跪進饌 四人 畢俯伏興平
身復位分進祔位饌詣盥洗所 四人 盥洗進巾詣神案前 四人 跪
卑幼者皆跪進饌 四人 畢俯伏興平身復位樂止歌蓼莪之二章
伐鼓三 擊鐘三 蓼蓼者莪 鼓一 鐘一 匪莪伊蔚 鼓一 鐘一 哀哀父母 鼓一 鐘一 生我勞瘁
鼓三 鐘三 行初獻禮 四人 作樂捧帛者捧帛執爵者執爵詣酒樽所 四人
司爵者舉冪酌酒詣神位前 四人 跪與祭者皆跪獻帛獻爵祭酒
酌酒奠爵俯伏興平身復位分獻 四人 盥洗 詣酒樽所酌酒詣神位前

幼者皆跪獻爵奠爵俯伏興平身復位詣讀祝位跪與祭者
皆跪樂止贊捧祝文跪主祭左讀祝曰維　年歲次干支　月干
支朔越　日干支孝元孫某等敢昭告于　高祖考高祖妣　曾
祖考曾祖妣　祖考祖妣　顯考顯妣四代神主之靈 封贈照書
曰氣序流易時值仲春感切霜露不勝永慕謹以潔牲柔毛粢盛
醴齊祗薦祀事復以四代祔葬宗親還葬神主三殤各靈配享謹
告祝畢安祝版作樂俯伏興平身復位樂止歌蓼莪之三章 伐鼓三 擊鐘三
缾之罄矣 鼓一 鐘一 維罍之恥 鼓一 鐘一 鮮民之生 鼓一 鐘一 不如死之久矣
鼓一 鐘一 無父何怙 鼓一 鐘一 無母何恃 鼓一 鐘一 出則銜恤 鼓一 鐘一 入則靡至 鼓三 鐘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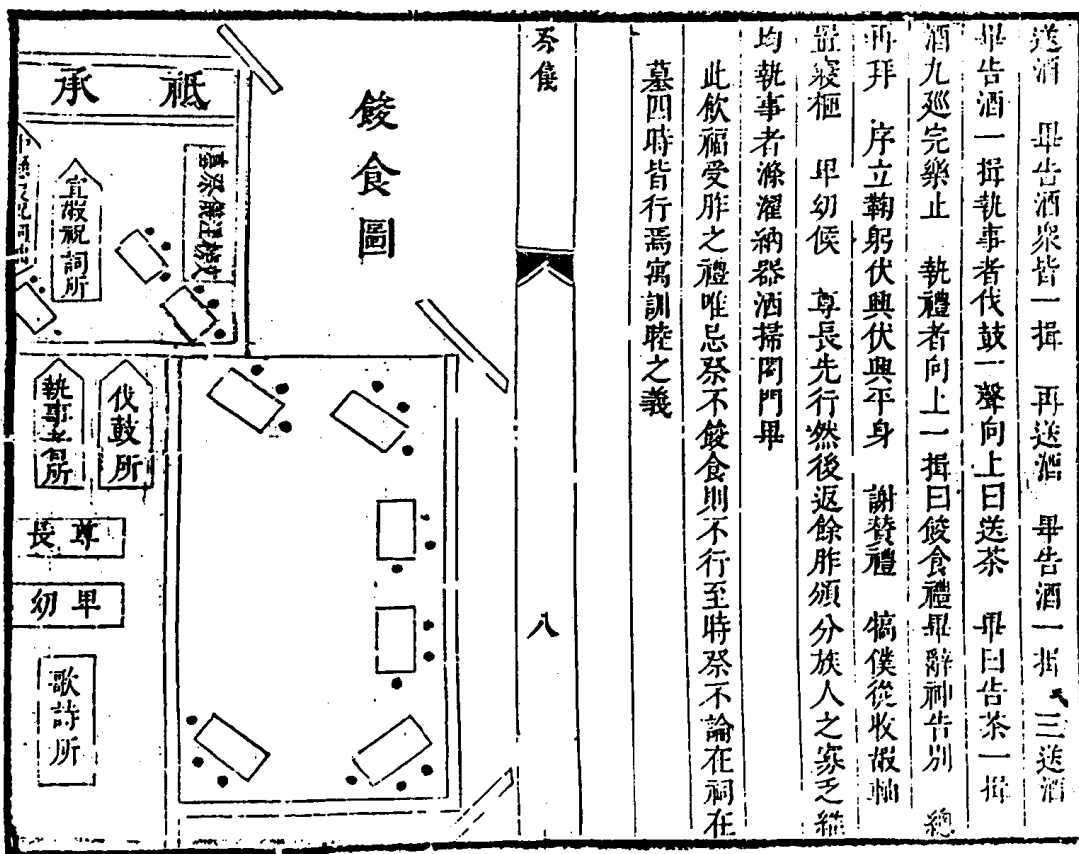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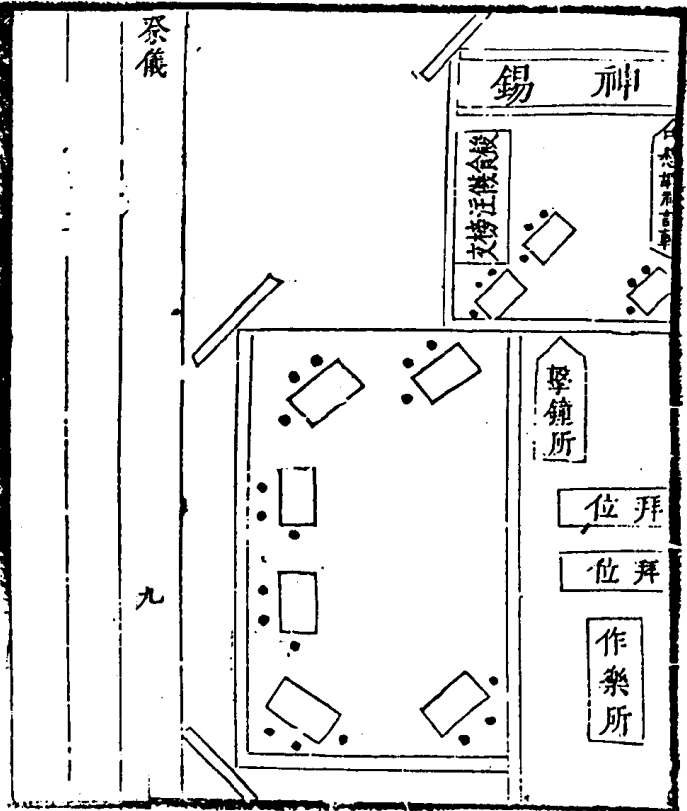
行亞獻禮作樂詣酒樽所 四人 司爵者舉冪酌酒詣神位前 四人
跪與祭者皆跪再獻爵奠爵俯伏興平身復位分獻 四人 盥洗 詣酒樽
所酌酒詣神位前 四人 跪卑幼者皆跪再獻爵奠爵俯伏興平身
復位樂止歌蓼莪之四章 伐鼓三 擊鐘三 父兮生我 鼓一 鐘一 母兮鞠我 鼓一 鐘一
拊我畜我 鼓一 鐘一 長我育我 鼓一 鐘一 顧我復我 鼓一 鐘一 出入腹我 鼓一 鐘一 欲
報之德 鼓一 鐘一 昊天罔極 鼓三 鐘三 行終獻禮作樂詣酒樽所 四人 司爵
者舉冪酌酒詣神位前 四人 跪與祭者皆跪三獻爵奠爵俯伏興
平身復位分獻 四人 詣酒樽所酌酒詣神位前 四人 跪卑幼者皆
跪三獻爵奠爵俯伏興平身復位樂止歌蓼莪之五章 伐鼓三 擊鐘三 南

原缺第五、六葉

…子鼓一絕大故無鬻妻鼓一毋爲奴隸以辱先鼓一有一於此者鼓一生不齒乎族鼓一死不入於祠鼓一願共遵之鼓一鐘一

一揖而退執事者伐鼓一聲向上曰送酒　送畢曰告酒一揖再送酒　畢告酒一揖三送酒　畢告酒一揖　執事者伐鼓一聲向上曰進餕湯　送畢曰告餕告湯衆皆一揖執禮者向上一揖曰靜思諭訓擊鐘一聲無儳言　無勦說　舉爵飲湯食羞皆候長者餕畢　執事者伐鼓一聲向上曰送茶　畢告茶一揖執事者伐鼓一聲執禮者向上一揖曰肅靜無譁　敬聽歌詩三鼓三鐘　子養親兮弟敬哥鼓一鐘一休殘骨肉起風波鼓一鐘一劬勞恩重須當

報鼓一鐘一手足情深要取和鼓一鐘一公藝同居今古罕鼓一鐘一田眞共處子孫多鼓一鐘一如斯遐邇皆稱美鼓一鐘一子養親兮弟敬哥鼓三鐘三一揖而退　執事者伐鼓一聲向上曰送酒　畢告酒衆皆一揖　再送酒　畢告酒一揖　三送酒　畢告酒一揖　執事者伐鼓一聲向上曰進餕湯　送畢曰告餕告湯衆皆一揖　執禮者向上一揖曰靜思詩義擊鐘一聲　早完國賦　無非大夫　勤讀書進德修業以光祖烈以豁後人餕畢　執事者伐鼓一聲向上曰送茶　畢告茶一揖　執事者伐鼓一聲　執禮者向上一揖曰肅靜無譁　敬聆雅樂　作樂一闋　執事者伐鼓一聲向上曰送酒　畢告酒衆皆一揖　再送酒　畢告酒一揖　三送酒　畢告酒一揖執事者伐鼓一聲向上曰送茶　畢曰告茶一揖

酒九巡完樂止　執禮者向上一揖曰餕食禮畢辭神告別　總再拜　序立鞠躬伏興伏興平身　謝贊禮　犒僕從收嘏軸嚴寢梱　卑幼候　尊長先行然後返餘胙須分族人之貧乏䊮均執事者滌濯納器洒掃閤門畢

此飲福受胙之禮唯忌祭不餕食則不行至時祭不論在祠在墓四時皆行焉寓訓聽之義

都察院候補監察試御史臣許三禮謹

呈

開宗明義章疏第一

臣按

孝經孔聖曾賢授受之書也先儒謂爲大學毋但自
天子及諸侯卿大夫至士庶人統言之未有爲
聖天子專言者臣遵其章廣其義敬疏曰
盤古由混元太極以闢宇宙神聖統治人天順化今

昔無異其道非自貴者始乎或人請曰大學宋臣眞
德秀衍焉明臣邱濬補焉今孝經廣義例此當有之

臣疏曰

聖人上帝孝子也君師之所由作也專疏實以尊其
經六合一家萬物一體受之天地不敢毀不敢虐孝
之始也體元賛化撫中莅外洽德於幽明以告泰和
於天地孝之終也夫孝始於事天中於仁民愛物終
於爲萬世建皇極虞書云欽若昊天敬授人時
天地俱指父母

聖皇章疏第二

樂天者不忍薄宗親畏天者不敢狎民物太昊畫易明乾坤神農教稼嘗藥遂生育軒轅垂裳創律歷皆代天神化而錫類加於百族施及萬代蓋聖皇之孝也泰誓曰惟天地萬物父母元后作民父母

聖帝章疏第三

一中肇歷帝位克禪五典愼徽闢門求賢所以巽朕位懼不克協和萬邦胜天工也所以惇德元謂其能德嚚神人熙帝載也精一肆類於上帝然後能民安

物阜地平天成永賴於萬世蓋聖帝之孝也太甲云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於有仁鬼神無常享享於克誠天位艱哉

聖王章疏第四

非順乎天之事不敢舉非應乎人之事不敢行非時至勢迫之事不敢動是故易官而家啟揖遜而放伐變不失中權能合經奉帝討命而德無慚故民水火而名不失三者合矣然後能革命而行郊社之禮禘嘗之義蓋聖王之孝也皐陶謨云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於上下敬哉有土

聖相章疏第五

春秋之稱曰天王而尊同父子之道曰天性而親同故父取親而君取尊兼之者天也人臣事君如事天則忠事親如事天則順忠順不失臣極彰矣若弼教若明刑若典禮敎冑調元輔化於虞夏若復辟若典學若負扆若演範陳犼燮陰扶陽於商周皆順承乎天之事然後克稱曰帝臣而永保爲宗子之家相蓋聖相之孝也商書云佑我烈祖格於皇大爾尚明保

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

聖師章疏第六

不膺運而任道不從政而闡教終皇帝王霸之會以經法天而爲素王刪六經等百聖正三綱鐸萬世總配德於天地此聖師之孝也故自聖皇聖帝聖王至於聖相聖師不事天地如大父大母而爲達孝者未之有也

三才章疏第七

或人曰甚哉聖孝之達也臣疏曰聖人天爲大父地

烝大妨一身偉然而爲宗子體其大德曰生胞與民物懷柔百神以宏纘緒是以知化爲善述其事窮神爲善繼其志大君見崇效卑法之可治天下也是故先之郊祀以祖配而天下皆敬其尊繼之明堂祀上帝以父嚴而天下皆愛其親存心養性爲無忝而天下道德一制禮作樂爲匪懈而天下風俗同以蕃庶物爲顧養以育英才爲錫類而天下各正其性命說卦云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孝治章疏第八

惟皇天眷佑下民而作之君也寵綏四方不敢侮於鰥寡而況於俊傑乎故在安民在知人所以奉若天道夫然故論道經邦寅亮宏化則立三太三少式天三垣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則立冢宰號天官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則立司徒號地官宗伯式天道之春治神人和上下以掌邦禮司馬式天道之夏統六師平邦國以掌邦政司寇式天道之秋詰姦慝刑暴亂以掌邦禁司空式天道之冬居四民時地利以掌邦土故聖王之孝治在知人善任使也如此周官云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卽宅曰三有俊克卽俊嚴惟丕式

聖治章疏第九

或人曰敢問聖人達孝無以加於敬天地乎臣疏曰夫人親生之師教之君食之在三之節莫大於君親師惟聖人謂非天地不生覆載降衷恩同罔極非天地教不知河洛示則義當北面非天地食不長受祿膺命節宜匪躬如是聖人之達孝又何加於敬天地

乎故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惟天聰明惟聖時憲元后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莫不克謹天戒以康兆民至於敬乃親者不天地若是謂侍天儼乃師者不天地若是謂侮天奉乃君者不天地若是謂戾天雖至治馨香明且時飭君子不貴也君子苻範九疇一範五行二範敬用五事三範農用八政四範協用五紀五範建用皇極六範乂用三德七範明用稽疑八範念用庶徵九範嚮用五福威用六極皆若昭受帝命是訓是行是以俊乂百官則而象之九州四海畏而[illegible]

之故能誕膺天歷而永其令緒大雅云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求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紀孝行章疏第十

聖人之事天也與陰陽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錯行與鬼神合其吉凶與雷霆風雨合其鼓潤五者備矣然後能事天事天者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亂居安忘危則身多咎處存忘亡則家不保恃治忘亂則國必傾三者不戒雖南郊北祀之典等之不孝也

聖孝廣義

三風章疏第十一

三風之微有十愆而罪莫大於咈天之明命逆忠直者聰蔽侮聖言者法亡比頑童者耆德遠此越厥命以自覆之道也

廣要道章疏第十二

彌綸天地莫大於仁統御中外莫尚於義安民成物莫大於禮保治救亂莫善於智斯四者皆天元也故視事如天事則敬視民如天民則愛視用爲天物則節視賢爲天英則不敢棄視時爲天令則不敢違而

操者約而全者大此之謂太元也

廣至德章疏第十三

聖人之教以達天德也非參兩而倚乎數也德通神明爲上帝立萬世之心也情類萬物爲下民立萬世之命也文未喪天道未墜地爲往聖來賢立萬世不易之極也伊訓曰非天私我有商惟天祐於一德非商求於下民惟民歸於一德非至德其孰能天民克順如此其極者乎

廣揚名章疏第十四

聖孝廣義

聖人之全天性也大故能格遐邇於一心立天命也永故能正人物於一身運天化也神故能通古今於一息是以孝德成於己而幽明遠近臨澤於無窮矣

補感章疏第十五

或人曰仁人饗帝孝子饗親分殊理一則閒命矣敢問君有爭臣父有爭子經著明訓事天者取順不敢爭乎臣疏曰否否天有心也天有數也自生民來一治一亂非天數乎厥治莫亂則天心也聖人順天心不順天數故棄天之命安土敦仁是天將順之予悅

天之數撥亂返治是天幹蠱之子天地有憾惟聖與君補之是謂達孝某當闕陷過者不裁成不及者不輔相又焉得爲化育之賛乎

感應章疏第十六

昔者天不愛道河出圖地不愛寶洛出書聖人有道神物生是以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故雖山川鬼神叶寧盛世也寵龍麟鳳肇吉喆王也志一動氣其常也祥莫大國多蹇臣禎莫大家多順子瑞莫大野多耉老化國之日舒以長君子萬年服教長神

且在奕世矣洪範云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

法祖章疏第十七

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聖人篤厥本敢不聰聽先王之彝訓天難諶民可近不可下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昭有常憲哉人君克謹此四者乾綱其永孚於正假樂曰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參天章疏第十八

聖人之配天也民生我遂物性我復化育我賛故範圍不過曲成不遺此合德之政也先弗違後奉若時乘六龍以御天此體撰之化也聖非天何憲天非聖罔與克相示道不貳也若夫知代天言心代天意手代天工身代天事聖人直以天自處參也云乎哉或曰峻命不易稱克配以永之或曰不聲色不夏革假帝謂以美之或日於昭在上頌陟降在帝之左右以實之旦儆洞洞夕歷屬屬事天之道備矣聖人之大孝終矣

附告聖文

維

皇清康熙之二十一年壬戌秋九月旣望候補監察御史許三禮疏聖孝廣義書成在家塾

先師神前焚香祭告曰

皇太子國本也出閣講學將有盛舉禮竊惟治法學莫大於孝王者之孝與士庶不同憲

天法祖其重者禮月夕告天祝聖疏成一書名聖孝廣義乃遵

先師授曾子孝經十八章推廣焉者越廿辰竣倘

職日。纘疏進獻。蓋六經列史俱先王垂教。訓孝
經其精髓也。　宗廟社稷俱天地神人望。
君儲。其根本也。闕最重。相需甚殷。爲天地立心。民
物立命。夙所講求莫此大。况值昌期適屆。聖道
其當興爲往聖繼絶學萬世開泰平。在今者是
舉念
先師當年經成告之天。今疏既竣。應告
聖肅繕茲函。奉詞虔
告。

聖孝廣義　十

聖孝廣義

男迪尉曰。　家君子講學廿年。原以顧諟天之
明命爲宗旨。故首施由親始。孝也。言盡量則
天地萬物爲一體。仁也。言究竟要到聖人以天
自處。達天德也。當其操持自律與同人講學輒
有仁孝達天之約。今茲疏義何非此道。再參証
之聖學問答河洛源流大篇。又辛酉京邸聖學
一首總無二旨。或以高遠目之者。豈知孝子饗
親。仁人饗帝。一理也。故儀禮曰禽獸知有母而
不知有父。凡人知有父而不知有天。唯聖希天。

聖孝廣義　上

法天。配天。實聖學也。何高遠之有。願同志者。由
此究心。是自天命之謂性做起。直至上天之載
無聲無臭至矣方云登岸。信哉。昊天有德可通
聖人可學而至。但莫自待卑小。區區下學爲絕
只視此疏單爲
聖天子言可也。
康熙壬戌秋九月旣望筆記

三補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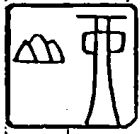
許三禮曰萬物受命於天成形在地立命踐形則
總在人
君相握造化生心宇宙在手之權而神聖窮理盡性
實有旋乾轉坤以我參三才備萬物之學故嘗著
三補憾之說以見聖學宏大不僅聽天由命以賢
豪自期待者比吾鄉同人引伸觸類即事推廣可
令堯舜不必病文王不必傷是補闕拾遺之大
一曰補天蓋人非聖人氣質定有所偏宏學問可

以變化人即聖人運數不能全占行功德可以挽
回諸如廉頑立儒懲忿窒慾矯矯焉大剛克柔克
之猛力人既定竟有勝天之時又施惠散財持盈
保泰抑抑焉存卑牧淡甘之小心理既貞無不勝
數之事此造命之功其力可等太昊作甲歷軒皇
制支干
一曰補地蓋土非中氣斥鹵已分肥磽別則壤可
以調劑方列九州水陸不免高下分災祥可以裁
培諸如賦下賦中納總納秸確有遠近輕重不[illegible]

齊則既定何慮地力之竭又議蠲議賑置渠設[illegible]
早備補偏救弊作用山海可航何慮東南之缺此
救時之政其德可埒女媧氏鍊石夏禹王刊山
一曰補人蓋王器須人君天下非一手足烈故皇
有六相帝賴五臣任道在人聖統傳必五百年期
故前賴見知後有聞知試觀王爲元首合臣哉鄰
哉是無股肱惟君相一心方能聯天下萬民爲一
體又民有心志無聖人賢人是無耳目必聯繼一
脈貞能合古今天地爲一身此宏道之權其功可

配六子代乾坤曾孫王郊藤
先大父司寇公每言開義學施方藥諸若恤災
急難等好事當做　先孝祀公遵行之水治祖
居設義館幾年又製藥施方刊勸化人書如感
應篇功過格多種廣布不啻呼聾者開瞎起跛
者舉步是一補天憾之類也至於賙族黨幾世
不倦急人難每事殫心甚如墳山缺者隨處培
補兵火失者俱爲奠安是亦補地憾之類也凡
收養盲者啞者助寡乏不能葬者凡親知缺子

貧人買妾。勸人立嗣者更多。不殊氣絕者。招之
還。覓骨冷者救之復肉。是一補人憾之類也。
凡此。舉一類百。非單爲先人抏揚懿舉也。見吾人
靡不賦此性體。莫不具此力量。常懷救人之心。多
做救人之事。偏在鈌陷處。急難處。留心就是參贊
化育大業。希聖達天。學在我。致
君澤民。事隨分補闕拾遺。洛日參天。俱此物此志也。
願同人勉之。願同人推廣行之。
皇清康熙二十二年歲在癸亥春正月既望之吉

三補憾　三

三潭之佔蓬原被翁婿兩相帖然至坊官武弁駐守汛地因
內國外失盜者特參四疏失火者特參一疏衙蠹總甲違條
犯法責革更換書辦朱昌樊天柱皂頭吳士英陳進忠總甲
初安國趙龍共六人一年內經收稅銀無幾毫未敢私奉行
上件無節一未有悞非
神工孚佑曷以臻此溯自康熙二十三年十一月前與布御史
共事以迄今歲二月前與于御史共事本月廿五日前則與
詹御史祇御史共事者屈勉同心實多赧益嗚乎湛湛清天
不敢以一欲欺此心煌煌大憲不敢殉一情壞厥法斯民有
口而道存今惟
明神實鑒之御史者可無負　脩書
神亦可昭告對越
上帝矣謹告

巡城告神文　三

原缺第一、二葉

巡城告 神文

巡視北城到任祝文稿

康熙二十三年歲次甲子秋七月乙丑朔越二十有五日巳

丑吉旦巡視北城福建道試監察御史許三禮謹以香燭牲

醴之儀敢昭告於

北城察院土地尊神曰惟神聰明正直福國祐民列在憲司電灼

雷欽奸邪能剪善良克庇申王者法副上帝命 禮職北風霜

志在安靜矢公靡私願神匡正滿漢同心寬嚴兩濟懷簡書

畏作協恭事蒞任伊始氷心相響維神昭鑒尚其格只謹

祝

掌山東道差滿恭告 衙神文稿

維康熙二十有五年歲次丙寅冬十月壬子朔越十三日甲子

掌山東道事福建道監察御史許三禮謹以香燭淨水敢昭

告於

都察院土地尊神前曰惟神典隨位遷職按時盡一惟奉

帝之嚴勅命而照臨禍淫福善責有攸事猶御史任糾彈肅風憲

見無禮於

君肆害於民者則豫之劾之怨有難避但期善歸於

上澤沛諸下可對 天人雖晉尤加身終

聖明藏念惟

神鑒之念自乙丑冬十有一月三日掌山東道事迄今週閏年

滿一期所歷

神靡不電披衷陳告

神再聽之討掌道日即同滿漢大臣公審晉撫穆爾賽前攻司

邪疵按察使庫爾康太原知府李玑文水知縣毛文銑高平

知縣宋思陟交城知縣趙遵周貪婪一案纖悉對理大吏虐

僚蝎殃萬民三木不枉百卑郎官剝民脂奉上官一般何皆

大討民不爽哉推廣念之禽源未塞民孽未除 是以請蕩平其

原缺第三至六葉

參大吏宜蕆一疏既掌　道則九卿詹事科道會議之班與[illegible]
會滿漢中堂學士奉
上諭率總河靳輔按察使于　成龍同九卿等臣會議開海故道出
水救民事丞于成龍係
皇上捐金百萬專委救高寶　等七縣數百萬灾民性命而被陷溺
之億萬流民又日夜望　救如歲無如中有阻蔽致刺血控灾
之薛亮等被叅拏刑拷　斃在旦夕亘如密雲障天哀號莫達
紅日當天毒手遮蔽 禮 是以有通政之壅蔽已甚一疏今幸
聖明洞矚遣官開海前蔽者　俱斥是天澤已沛民命得甦矣茲恭

逢
聖主適際昌時兼進士以道　原表聖教之天學豈但師表幸會符
甲子乾千歲之昌期而　且理學宗朱應貞元會五百之景運
不先不後明道開天斯　文不煥在茲耶 禮 是以有備道本天
釋教本心援董陳疏表
皇上發明二千年再振之聖　就蜀藩劉顯第被重慶守孫世澤印
許徧控各部既贓私累數百萬卽未經督撫控審已被同官
黃斐題叅何得枸例壅　不上聞乃雙料之觧任以申國法浙
藩王國泰圻齊泉吳毓　珍不敬失儀

聖駕回京二十五日卽　諭內閣傳 禮 問話傳
旨賢儒位次事前會兩議後
皇上着畫一今九卿既畫一問 禮 要有何說 禮 對既炤太學現行
位次行卽當頒行直省各學畫一是在
聖裁 禮 有何說卽此見
上推心聖教再三評切之至矣東　撫將張發瑞打死羅貞生一案
二十三年既以主使題叅革　矣後以張輝之絞抵題沭奉
旨三法司核議具奏已經駁審二次張撫終不肯照前番題來都
察院會議以獄重初招查二十三年以張發瑞主使題叅革

職今又以張輝之爲從抵命前後舛異顯有情弊因改正具
題竟擬主使張發瑞律當依絞爲從張輝之律當流僉妻二千
里到配所責二十板承審官褫取職名候到日將該撫亦送
吏部議可也會題疏上頗當
上意以此方正失入失出之大法會推閣用人大典虛公乃朝臣
禮祝九月十六日奉
旨另擬四川學道一事　上既已知前次爭執情實命內閣詢問
啟奏一番這次遵
旨另擬爲是乃禮部二堂仍稱只以[illegible]日會一人爭執不已自[illegible]

奏山直至千餘此中情弊實不可知曰會外豈無才能可推九卿中豈皆無言商確及將商展知府周燦推出僉曰好稱方定臺垣諸人曰會推何事只本部曉曉不止大非朝廷令九卿虛公用人之意我輩何得嘿嘿無言公疏上奏

旨察議巧供湯職游移互異并供不知道各屬不合失大臣體將尚書沙澄降革仍留尚書銜侍郎徐乾學免調着降四級嚴我斯留任降罰一將之朝綱大肅以上十三款俱一年掌道將事除將九卿公議關國計民生諸事不開外其六件出一已之奏章七件隨九卿之步議第一表章二千年待明之聖道第二扶救五百載已進之賢稱或正郊廟大典或申薦僉天灾懲貪要拔其本袪弊須見於先覺

聖明耳目之通塞者即基治亂雖犯難必斥係民命億萬之生死者實切職掌雖覆忌不回推本孝治之大兩議不嫌改正刑章之嚴三覆必慎議用人寧從衆不輕保議理財雖損上以便民既目以告天為工課不敢一事欺天又毋即虧

君齋聖明何敢一言背

君澹泊居心不敢矯矯蹈詭戾之迹寧靜舉事不敢赫赫博風釆之名但性原迂拙有開罪人事無開罪人心行毋狐千玄譏

原缺

問學篇中子乡

誦易有太極章知六十四象象有根宗誦帝出乎震章知天地風雷日月山澤有主宰誦問是一是二讀王天下有三重章見建天地質鬼神考前王俟後聖在本身微民之聖帝讀 仲尼祖述憲章章見上律下襲錯行代明並育並行在敦化川流之素王誦問是異是同嗟乎吾人身心上有原本下有推廣呼吸與聖帝相流通痛癢與民物相感召故內而性命形體外而動植發育與上之星斗文章下之川嶽靈氣無有一處非分內不關切者耶能洞悉這個源流方知六經四書一本同原不是零星瑣碎只教人忠孝廉節禮義敬誠一人止做一人自已性命自家名德之秘事又知靜聖動王全學大道亦不是泛泛常常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做得幾件位天地育萬物大規模就算合內外兼體用之大業要從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處窺透感通一靈百達所謂凡事能從天理動者幽明人天現在已逝未來莫不統攝於真實有用之身心眼見有真實有用之經濟到此纔可以拱揖 上帝涵育萬靈而太極在我矣所謂窮理窮這個理盡性盡這個性至命至這個命曰明明旦出往

濟衍實實做得莫致而致莫爲而爲步步驗得果克
人天道業圓滿將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做成這個身
分可卷可舒能開能繼益知顯仁藏用四千九十六
變化皆體備天人生生息息之妙用而皇帝王之嬗
化清任和之結品不過具體於太極而各得其微焉
者別無道路獨是後來者氣薄賦偏識不能破力不
能兼專內者遺外專外者遺內盡人者不違天事天
者不盡人蹈虛蹈實體用既不克全信幽崇明源流
因之昧失千百年來此個聖道幾成絕學嗟乎天理
常存人心不死聖根不斷帝德惟生豈知日升月恒

不會做聖道薪傳定不滅不向此直扣之神明之並
不知天生此人人受天地之中氣而生體之如何是
全用之如何是大隨時圓轉而不失其旨務合天心
因勢裁成而必充其量定合物則窮變通久大損大
益忽因忽革總仰副上帝生生不息於以範圍天地
曲成萬物已耳蓋自暴自棄者可憫小道曲學者可
惜即如賢知之過窮高騖遠是釋敎愚不肖之不及
守墨退步是玄流固屬刻意求道者一似地在荒遠
則然一似時在上古則然是或一道難以云中唯非
其地非其時者在所不必執斷斷然耳或因循與酒

征反得其偏偏則弊害叢生拂人礙物相救而又設
法法立則流弊滋出愈驕愈失不並耕則淸靜不高
拱則刑名流蕩亡返其於天地大德曰生之意反失
與聖帝大中至正之道相遠豈但倍徙開務成物大
聖人仰天俯地近身遠物既顯道於大易諸經究在
天地人三畫重爲六爻分出奇偶點明二五則究正
且中之象已明就是得地兼得時之說子曰天下國
家可均也明乎太古雜霸之治兩不足法爵祿可辭
也明乎燕之與吳札輩有不足矜白刃可蹈也明乎
荆軻聶政之風胥不足重中庸不可能也明乎君子

而時中者方能乘六龍御天抱三極救世飛潛惕躍
見羣龍无首故三百八十四變化萬有不盡參伍無
往非龍德之正中於焉可喻其純粹以精矣雖然中
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語上子不云乎蓋
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三代而下原有次第階級未
可遽然故不得中行而與有狂狷在魯之嘆但得肩
世道有人如五百名世守聖學有徒如各代理學補
偏救弊天下民生有各得其所之時蒼生得救也履
焜蹈矩孔孟門牆有遵守遺經之士名敎得護也以
云一治良亦幸矣此道內可聖兼外可王尚在可據

[illegible]之天所謂由天心直徹伏羲一畫虞廷一心
[illegible]一貫之眞傳而接見知聞知之統猶未易言也
[illegible]乎有乘千歲日至之 聖主值五百昌期之大賢
[illegible]然以名教著生統爲已任日夕以格天動物之道
業相講貫聖學不立可希耶天德不立可達耶何絕
學之云有文王我師也陟降在帝之學問現在願學
莫如孔子老安少懷願常存卽是萬物皆備于我從
心所欲不踰矩卽是帝天自處矣願吾儕同人時以
大易月令洪範等經識透吾之身心有原本處有推
廣處則天道地道聖道王道人情物理鬼神妙用一
貫在面前參天贊地生民育物皆備在我身小心翼
翼定省靡懈人人能行之人人能至之庶幾勉之哉

時

康熙歲在丙寅春王正月天中後學許三禮埋前說

爲是記

憲天聖學弁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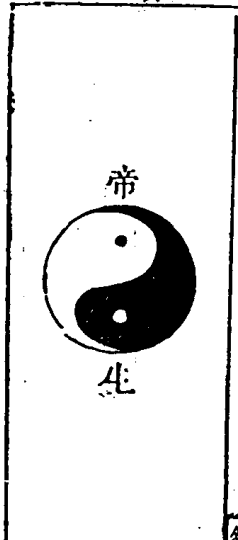
道原於天四時行百物生不啻諄諄言處處示非聖
詰識取何人道宏自聖五經載四書存況復漢唐有
疏宋明有註賴先儒教亦多術今先生仰承
皇上開天表聖適值五百昌辰竟能據經體認直信披陳
眞可令 帝天開眼 列聖解頤尤可喜道系歸眞
異宗難亂讀直指問答有功正學不教有耳者皆聞
有目者皆見哉賡同學年久相信有素不敢阿好是
爲敘 康熙丁卯午月羅爲賡拜識

天德隨心可達

憲天聖學

聖人可學而至

原缺第三、四葉

役坤 養物
見離 燥物
齊巽 潔物
悅兌 和物
帝
生
出震 動物
戰乾 君物
勞坎 潤物
成艮 止物

由堯舜至湯由湯至文由文王至孔子
天系道泒
昊天欽若自堯宮
帝謂文傳顧諟中
莫道孔庭無聖訣
尼山禱久是叅同
後學許三禮識

行之數年數十年念念增長仁在是矣
內聖外王一中道業
仁者以天地民物爲一體
請究其實
參天 功德倫位不分顯晦
贊地 學業齊敎不落後步
生民 著作周澤已滋古今
育物 心量満施已濟常變

天德既純王道無慚其揆一也
告天樓每年逐節爲民祈天事宜
節冬至 陽生先一夕晝夜爲民來年祈穀焚香拜禮
天地神祇 萬物本於天重天道生生之源
節大寒 大節爲民物攘除厲氣先一日夜焚香拜北焚香拜祀
皇天大帝社稷寢廟山林名川之神

正月初八日王侯臘祀先　人本乎祖也

節立春　祈穀爲民先一日向東方禮

太皡帝　勾芒神　祀戶

元旦　天臘先一夕齋戒爲民祈年禮

天地神祇　人本乎祖又祀先

節春分　感元燕爲民祈嗣向東方供弓矢禮

高禖神　焚香點燭祀勿用牲　又禮太陽

二月丁日爲民報教養恩焚香禮

先師孔子　先農八蜡

二月戊日爲民祀土穀神北郊先禮

社稷神　面北列位　社東稷西　後禮南郊

節清明超度幽魂妥其靈俾不作厲仍爲生民以

澤及人鬼大典也拜禮

郡厲壇神

節穀雨　向東方供蠶衣爲民祈蠶薦繭爲麥祈[illegible]

焚香禮

先代木德君

節立夏　木日向南方爲萬物祈長養焚香禮

神農帝　祝融神　祀竈

節夏至　向南方爲民祈穀實禱雨焚香禮

山川百源泉神　大雩

端陽　地臘齋戒以祭

四代祖先　午時合藥濟人

六月土王用事向西南方坤寄土宮爲民祈福

焚香禮

軒轅帝　后土神　祀中霤

節立秋　祭報先一日向西方薦新穀禮

少皡帝　蓐收神　祀門

七月初七日道德臘　祀先

七月十五日　超度幽魂拜禮

郡厲壇神

節秋分　感羣烏養羞向西方備五者禳

原缺第九、十葉

上帝百神　又禮　太陰夜明之神

八月丁日焚香禮

先師孔子　先農八蜡

八月戊日南郊禮　焚祀先禮北郊

風雲雷雨山川城隍神　面南列位

節霜降先日引弓矢向西方祭於郊以報

四方之神

節立冬勞農先一日齋戒祈來年向北方焚香禮

天宗八蜡諸神

顓頊帝　元冥神　祀行

十月初一日民歲臘　祀先　又拜禮

郡厲壇神　超度幽魂也

外凡

日食　月食　風變、雨淫　亢陽旱

諸傷禾稼之災變　無論晝夜必焚香拜禮謝天

災以恤民隱也

序乾大生坤廣生之上非指好生上帝主宰言耶至一生與門弟子問難不外一仁仁者親親、仁民愛物之全德又曰仁者天地萬物為一體若是仁者即太極中一點白非指乾大生坤廣生自始至終之圓滿全量言之耶此一貫達天克以師道而統皇帝王伯之道系者也言道統至此天機有歸矣何也伏羲一畫虞廷一中孔門一貫俱由上帝好生天地之心來無二道今

知太極即此所云道之原所自可知高明覆物博厚載物悠久成物堯平章舜從欲總以生成乎民物孔子言性道教而結局於育萬物此莫天生生無息之實濟處也無他說今知太極即陽下濟陰上行交易處一團生氣在此所云道之用之大可知或曰道哳果何所歸耶愚曰此先儒所引而未發者愚告天功課有年今不禁為先聖後賢一發之為

聖王在上五百年昌期在此且千歲日至適在五六
之中時在則然也蓋道原于天做出經濟撰出
著作有一毫有憾于天未全天之體未滿天之
量家是不能到者所何能登今伏義開天帝堯
則天帝舜動天孔子律天俱能受上帝好生之
心能滿上帝好生之量者家且到矣登所云乎
哉或曰再請徵實言之愚曰中庸言之矣唯天
下至誠原從天命看透惟能盡己性盡人性盡

物性贊天地之化育則可與天地參之四聖者
千古天縱至誠也既到參贊能合令千萬世之
人與物遂生復性服其敎畏其神是以
上帝自命而太極在我所云道之所之歸不又可知
耶或曰今夕何夕得知聖道之大原自帝天一
陽生氣來聖道之大用從太極至化生萬物夫
聖道之登所由天與地命來仍到參天地上躋
先輩未發實備載經書內指實講來以可[illegible]言

身可得踐耳目一新內聖外王之道如見王[illegible]
昌期果在今耶但皇王師相徵顯晦時位不
同而道統之纘緒皆一更請暢示之方可破倒
空言心虛言理二派學術直令大道燦如日月
也愚曰難言也飛潛異位秉賦于天既一治亂
殊時有功民物又同無徵不信還指實言之可
也當帝天之生萬物也雖一氣自然必雷動于
春日烜于夏澤悅于秋雨潤于冬又風散土藏

君之止之經幾變化而底乎成此不論古今治
亂四象八卦效成能于太極已然至陶堯虞[illegible]
固曰無爲風動而四岳九官十二牧敎稼穡[illegible]
弼敎明刑也平水土也秩宗典禮命夔敎胄也
豈非人代天工與雷風山澤日月水火共爲化
生萬物以副上帝好生之大德無以異哉武猶
日中天盛時聖人之德位時兼隆則然愚曰非
也若禹泣罪湯解網文之明夷艱貞武之救民

水火伊周之放桐之破斧勢處最難時際極[illegible]
總於上帝之德好生一點眞烝看明權以合經
變不失常上承天心下救民命也所以優入聖
域其得陟降於
帝之左右有以異乎時至衰周尼山孔子上未同堯
舜下未同伊周天耶人耶將奈何耶後儒處此
挺身而任內聖外王之道失志而講承天治人
之學寧不曰存其心已耳備其理已耳亦復何

求耶豈知春秋時孔子繼衰周而爲素王者轍
環旣罷退修六經卽知之者但曰垂敎萬世也
不知受命制作其繫易也陰陽明俾萬物遂其
生象三皇之治猶天道之春其刪書也府寧修
令萬物長其養象五帝之治猶天道之夏其刪
詩也使閑邪存誠萬物知其收象三王之治猶
天道之秋其作春秋也使亂臣賊子懼萬物知
其藏象五伯之治猶天道之冬其定禮樂也

四象之土猶太極之中於焉知刪定贊修實[illegible]
二帝水火工虞之事實是三代兵農禮樂之猷
實是天道元亨利貞之化其所以生長收藏千
萬世之民物如一何顯藏崇卑之殊耶由斯以
觀不但空言心虛言理者知毫無當于參天兩
地生民育物之道卽讀先儒之書者凡言存誠
言主敬言窮理致知諸旨皆知其原來處皆知
其實濟處皆知其歸宿處豈同夫後之學者我

不陷聲色貨利也我不墮虛無寂滅也我不雜
權謀術數也卽自號曰道學道學云乎哉嗟嗟
言道統至此眞天機於此亦明矣或曰天道王
道聖道皆在實地上做功業旣聞命孔子[illegible]
而統集皇帝王伯之大成以一身而備體四時
之元化內聖功德全不減外王人力補救眞克
肖天工唯
太極在握帝天自處方有然又得指實微信之矣但

都在上流認得明根本處做工夫其於下學而
上達覺與敢請為後人再發明可乎愚曰唯唯
上流不明所以空言心虛言理後學者漫不知
所自所用所歸也今得此問甚善誠五百年昌
期在此時也九百六十年千歲日至值
聖王幸魯表聖在此時也既倡明之庶幾大行哉試
問孝親忠君仁民愛物何非下學也一自天之
明命溯來直視為天親天君天民天物則即此

上達矣玩易讀書誦詩說禮以至典樂何非下
學也一自太極帝命大聖人口代天言認真體
踐來則為天經上達莫捷此矣先儒訓之凡事
能循天理而動者造化在我矣學者信能隨地
隨心隨力做濟人事做救物事或一己做或衆
人做或得位濟一時或著作救後世則是真能
以天地民物為一體者時時以化生萬物之事
為學則是太極在我矣學至此真以天地不位

直認為在已之不孝萬物不育直認為在已之
不仁久久躬行雖不敢曰在
帝左右夫亦可事
上帝而對越無慚矣今天下講壇頗多實吾道之幸
既在聖人門墻受業願盡心勿空言心而墮空
事願窮理勿虛言理而忘濟人庶乎聖人可學
而至天德立地可達內聖外王道統一貫在斯
矣

旹
康熙二十六年夏四月十五日掌江南道事監察御
史天中後學許三禮書於燕邸之告天署中

宋代六子進稱先賢位上漢唐源流圖記

按此典創議始明宏治特舉在崇正壬午奉旨定位國子監
從祀有年今太常寺纂修會典序次甚明不期康熙二十二
年國子監祭酒王士正等疏請宋代周惇頤程顥程頤邵雍
張載朱熹六子今既改稱先賢未便輕議但位諸漢唐諸儒
之上於世次似有未安禮部等臣覆稱宋代周惇頤等六子
羽翼六經有功聖學況既稱先賢從祀有年其與漢唐諸儒
論世次之處無庸議奉
旨依議遵行在案茲康熙二十五年七月內江南學院李振裕又

具疏題請兩廡先賢先儒位次自左邱明以下當備同論代
代同論年依次定位等語是皆惑於明季衣冠九思百年前
之舊談未諳聖門重道統之正宗也試觀顏子年少特居配
位之首年何論焉孟子生晚超列及門之上代何論焉蓋聖
門原論道統況兩代太學祟祀位次已久業經部覆未遠 禮
是以有當從太學現行位次釐正各直省學宮一疏並從先
聖先賢道系起見也奉
旨九卿詹事科道一並會議具奏時九卿諸臣會議立兩稿議當
從太學現祀位次者滿九卿詹事府正詹尹泰等也漢九卿
中禮部尚書沙澄通政使司鄭重衛執蒲大理寺邊聲廷戶
給事中汪晋徵掌道御史劉安國劉光美鄭爲旭劉維正楊
燦也援顏子孟子爲例議不從太學現祀位次者漢九卿中
禮部侍郎徐乾學等也以李侗朱熹爲言從太學現行位次
者重道統爲前議不從太學現行位次者論師生爲後議兩
議俱奏夫先賢先儒名號既異位東位西又不同廡本無嫌
疑也況周張程邵五賢斷難以師生概律耶疏上果不當
上意着甚一具奏盎
上方崇重聖道謂周張邵朱兩程六子稱先賢位漢唐諸儒之上

爲不可易也九卿中從後議等臣再議遵
旨改稿查國子監先賢先儒從祀位次遵行已久不便更張相應
照現行例行可也疏上奉
旨依議夫既照現行例行則各直省學宮俱當照太學現行崇祀
位次行明矣以此見我
皇上生知天縱妙契道原即此崇隆正學道統君師之盛銜接羨
尭一脈矣今將太學現行崇祀六賢位次圖刊刻於後記盛
事也

本朝太學現行崇祀聖廟四配十哲兩廡先賢先儒位次圖記

位次

至聖先師孔子神位

四配

復聖顔子之位　宗聖曾子之位　述聖子思之位　亞聖孟子之位

東西十哲

先賢閔子之位　先賢仲子之位　先賢卜子之位

先賢端木子之位　先賢冉子之位　先賢冉子之位

先賢顓孫子之位　先賢言子之位

聖廟崇祀圖　三

兩廡 西

位	位次
先賢宓不齊之位	西一位
先賢高柴之位	西二位
先賢公冶長之位	西三位
先賢樊須之位	西四位
先賢公晳哀之位	西五位
先賢商澤之位	西六位
先賢冉孺之位	西七位
先賢梁鱣之位	西八位

兩廡 東

位次	位
東一位	先賢澹臺滅明之位
東二位	先賢原憲之位
東三位	先賢南宮适之位
東四位	先賢商瞿之位
東五位	先賢漆雕開之位
東六位	先賢司馬耕之位
東七位	先賢有若之位
東八位	先賢[illegible]施之位

聖廟崇祀圖　四

位	位次
先賢伯虔之位	西九位
先賢冉季之位	西十位
先賢漆雕徒父之位	西十一位
先賢漆雕哆之位	西十二位
先賢公西赤之位	西十三位
先賢任不齊之位	西十四位
先賢公良孺之位	西十五位
先賢公肩定之位	西十六位
先賢鄡單之位	西十七位
先賢罕父黑之位	西十八位
先賢榮旂之位	西十九位
先賢左人郢之位	西二十位
先賢鄭國之位	西二十一位
先賢原亢之位	西二十二位
先賢廉潔之位	西二十三位
先賢仲叔會之位	西二十四位
先賢公西輿如之位	西二十五位
先賢邽巽之位	西二十六位

位次	位
東九位	先賢顔辛之位
東十位	先賢曹卹之位
東十一位	先賢公孫龍之位
東十二位	先賢秦商之位
東十三位	先賢顔高之位
東十四位	先賢壤駟赤之位
東十五位	先賢石作蜀之位
東十六位	先賢公夏首之位
東十七位	先賢后處之位
東十八位	先賢奚容蒧之位
東十九位	先賢顔祖之位
東二十位	先賢句井疆之位
東二十一位	先賢秦祖之位
東二十二位	先賢縣成之位
東二十三位	先賢公祖句茲之位
東二十四位	先賢燕伋之位
東二十五位	先賢樂欬之位
東二十六位	先賢狄黑之位

原缺第五葉

先儒[illegible]之位　西廡從祀
先儒陸九淵之位　西廡從祀
先儒真德秀之位　西廡從祀
先儒薛瑄之位　西廡從祀

東廡從祀　先儒蔡沈之位
東廡從祀　先儒許衡之位
東廡從祀　先儒王守仁之位
東廡從祀　先儒陳獻章之位
東廡從祀　先儒胡居仁之位

禮
疏中查據泮宮禮樂刊載凡從祀賢儒木主背後當書姓名
位次以防混亂也

改遡進位舊案附後

考故明禮部爲遵旨詳議事看得理學淵源莫盛於宋周張
朱邵二程六子尤爲儒宗其在聖門所謂闡性與天道者也
繼往開來之功視秦漢唐諸儒實超洋涯而上之茲囙詳稽
再蒞釋奠之次瞻仰堂廡止念六子與諸儒並稱先儒似無
差別欲特加崇降又以位次題稱通行已久其難其慎今禮
部與詹翰等官詳參兩議時謹按遵旨詳議有二一曰題稱
自四配十哲而下兩廡之間及門者稱賢不及門者稱儒此
皇帝時定之然如周敦頤之易通太極圖說程顥程頤之今

古議載之正蒙東西銘邵雍之皇極經世觀物內外篇朱熹
之啟蒙近思錄小學諸書皆宏闡聖真力闢佛老精微廣大
直得孔孟不傳之秘恐及門七十子亦未之或先也今六子
列在諸儒之內頗有未安進改先賢衆論僉允合無改題木
主令該監堂上官告於　先師行釋菜禮無容別議一曰位
次考宏治中先臣楊廉疏請申明祀典謂周程張朱從祀位
宜居漢唐諸儒之上嘉靖中先臣呂懷疏請道統正傳皆進
廟堂系之四配之下今六賢位次之議大約楊廉呂懷二意
可采恭繹明旨所云經書性理大全六子爲多有功聖門或
進之漢唐諸儒之上以見七十子之後道統之傳惟六子能
得其宗非漢唐宋諸儒所可擬者是在宸衷自有裁斷不言
報可此崇正十五年二月議定者疏判蔣宗伯文集纂定入
太常會典考壬午科徐開禧典試入闈表題稱謝程錄存焉
時
康熙二十五年歲次丙寅冬十一月之吉掌江南道事福建
道監察御史淡中許三禮敬識

考稽會典國學月朔釋奠儀注

文廟月朔行香各處神前不但行香燃燭且備兕醢菁菹棗栗四籩豆一爐香兩燭臺獻酒三爵前後五拜以鼓樂將之雖十哲兩廡十一處止減兕醢一味餘俱同薦不知廢自何時京師首善四方觀禮固當先自振舉今擬照國學行之望日仍舊瞻拜可也敬將陳設儀注開列於後

前期學書斗役自各神主墻位前洒掃淨拭香

燭几案各備階下安置盥洗所酒樽所二桌圍衣幕勺爵盞巾帨俱全

本日贊禮生員日四名隨班行禮生員三十人至鼓樂四人有事人役俱着黎明齊到學中執事先向學師在

啓聖左右配前行香燃燭獻爵供果作樂行禮依次在文昌奎樓名宦鄉賢亦俱行香燃燭獻爵供果作樂行禮處處先完候本府各官未到之先在

文廟中陳設果品點燃香燭至十哲兩廡諸賢諸儒位前香先焚果亦先供執事人役閃後

執事者先就位各生員分東西立二生員先立廟內門兩傍分獻官各教官具常服分列於紅門左右候獻官至通贊二人唱執事者各司其事排班獻官以下各就位通贊唱班齊通贊唱開戶二生開門仰開之通贊唱鞠躬拜興拜興

平身獻官以下俱拜執爵者各執虛爵以俟贊引唱行禮贊引引獻官贊引唱詣盥洗所引獻官至洗所司洗者酌水舉進巾贊引唱詣酒樽所引獻官至酒樽所贊引唱司樽者舉冪酌酒各執事以前虛爵受酒在獻官前行

先師爵由中門進四配爵由左門入各立于神案之側御上立贊引獻官亦由左門入唱詣

至聖先師孔子神位前引獻官至神位前唱跪獻官

跪。執爵者轉身跪于獻官右。進爵于獻官。獻官
接爵。贊引唱。獻爵。獻官獻爵。以爵授接爵者奠
于神位前。贊引唱。俯伏。興。平身。請
復聖顏子神位前。引獻官至神位前。唱。跪。獻官跪。
執爵者轉身跪于獻官右。進爵于獻官。獻官接
爵。贊引唱。獻爵。獻官獻爵。以爵授接爵者奠于
神位前。贊引唱。俯伏。興。平身。請
宗聖曾子神位前。儀同前。但執爵者跪于獻官左。

進爵訖。唱。詣
述聖子思子神位前。儀同前。通贊隨唱。行分獻禮。
各贊引詣各分獻官前。唱。詣盥洗所。各贊引引各分獻官
至洗所。司洗者酌水。盥畢。進巾。贊引唱。詣酒尊
所。引各分獻官至酒樽所。同唱。司樽者舉冪酌
酒。各執事者以虛爵受酒。分獻官前行。各至廟
及兩廡神案之側。朝神位立。俟正贊引唱。詣
亞聖孟子神位前。詣。

東哲西哲東廡西廡神位前。各贊引引各分獻官
東哲西哲。俱由左門進。各至神位前。同唱。跪。獻
官分獻官俱跪。東哲東廡執爵者轉身跪分獻
官右亞聖位。西哲西廡執爵者跪于獻官。分獻
官左。進爵于獻官。分獻官各獻官。接爵。贊引同
唱。獻爵。獻官分獻官獻爵。以爵授接爵者奠于
神位前。贊引同唱。俯伏。興。平身。復位。各贊引引
獻官分獻官。依次由右門出。至原拜位。訖。通贊

唱。鞠躬。拜。興。拜。興。平身。獻官以下俱拜。訖。通贊
唱。闔戶。其內二生即闔之。通贊唱。禮畢。一揖。唱。
平身。

計開執事於後

先師

正獻官　府尹　府丞　通贊生員二人
司戶生員二人
捧爵贊引生員四人

正壇陳設圖

爵 棗 燭

神位 獻帨 爵 菁菹 兎醢 爐 拜位

爵 栗 燭

西配 河正獻官 捧爵贊引生員四人同

東配二位共一壇。西配同。

獻帨 爵 棗 燭

神位二 爵 菁 兎醢 爐 拜位

獻帨 爵 栗 燭

東哲 分獻官 治中 大興縣代 捧爵贊引四人

西哲 分獻官 通判 宛平縣代 捧爵贊引四人

東哲五位共一壇。西哲同。

爵 棗 燭

神位五 獻帨 爵 菁菹 爐 拜位

爵 栗 燭

東廡 分獻官 大興縣教授代 捧爵贊引四人

西廡 分獻官 宛平縣訓導代 捧爵贊引四人

東廡五十九位共一壇。西廡同

爵 棗 燭

神位 獻帨 爵 菁菹 爐 拜位

爵 栗 燭

啓聖正壇。配壇。與文昌。奎星。兩正壇。亦俱兩籩兩豆。

餘兩壇俱兩籩一豆。其陳設同三爵又爐一燭臺二同前文廟四壇。共十四處。

總之

帝都講禮講樂之地。況入

聖廟而居官爲庠士。不將禮樂攷究。何爲四方表率。即如行香唱禮一節。不知聲斷方下。聲[illegible]方起八個字。雖行禮者與唱禮者俱茫然而不能整齊畫一。定致參差。此行禮者斷以耳代目。但[illegible]

[illegible]音。一下一起。雖千萬人如一人。定不亂也。須
明禮者。平日講究之。方臨時從容有節耳。
先師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又子入太廟。每事
問。益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君子無故不離琴瑟。
非無所由也。一自入學宮。閱丁祭。三獻上食。擊
鼓考鐘。以至迎神送神。所謂禮者。盡在是矣。上
而郊天社地。內而格祖享親。事與典同。何一時
不宜講究嫺習者。毋曰周中規。折中矩。文焉已
耳。思講正學者。請自憲天敬聖始。

月朔行香獻爵事載會典。
陳設圖品詳泮宮禮樂疏。
或無兎以魚醢代。或無菁以芹菹代。

康熙二十八年二月　日

誥通議大夫兵部督捕右侍郎顯考西山府君行
述

嗚呼詩不云乎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蓋自
傷銜恤痛極而欲自殞絕也不孝廸㴱於康熙
戊辰正月哭先妣恭人於京邸及一載餘而先
考府君有痰厥之症不孝既扶先妣柩回執然
苫凷中馳至京省覲親侍湯藥者幾二年今辛
未獻歲之九月又不幸而哭吾府君也嗚呼巳
矣其又何以爲生乎絕而復甦者數四痛念府

君平生立身行道忠孝大節炳然在人耳目間
使不詮次之以乞
當代大人君子之一言不孝死無所衆責雖荒迷
顛越謹述其梗槪於左府君姓許氏諱三禮字
典三號西山先世家㐀定始祖諱彪始附籍河
南彰德府安陽縣居水冶鎮高祖諱文深有隱
德破產以脫姓難曾祖諱宗禹以子貴贈文林
郎定遠縣知縣孝友淳篤本於天性崇祀鄉賢
祖諱登仕明神宗戊戌進士官至刑部主事[illegible]

雀邱華州定遠名宦考諱純宇存白號勵吾以
府君貴　贈中憲大夫大理寺少卿妣韓氏范
氏武氏　誥贈恭人府君之生妣則贈恭人傅
氏也贈廷尉公讀書勵行以古人自期爲鄉邦
所矜式郡邑大夫有大典革必造廬而咨訪焉
至於曲盡孝道尤世所少故歿而祀於孝子府
君禀承庭訓自爲童子時巳屹然如成人出就
外傅穎悟逈出儕輩乙亥年府君方十歲即見
背生妣傅恭人是時也哀哀痛切迸除暈酒若
將終身焉乙酉年二十一歲補博士弟子員試
于鄉以儒士中麟房副車冬即選拔明經例應
廷試府君辭不就仍以諸生應試試輒冠軍廩於
學宮念帖括雖進身之先資而明體達用務以
聖學爲準於是合彰郡之士四十餘人共舉恒
社以相鐵礪蓋取有恒爲作聖之基而府君實
爲之領袖丁酉舉於鄉辛丑成進士例授知縣
需次於家時郡中因藩產變價充解軍餉有紅
白契一案不宜變價者悞入册中檄下追償吏

民苦之府君力請上臺咨部豁免民慶更生又
安陽臨漳二邑漕米粳米互有多寡以臨漳地
近小灘鎮兌運爲便故漕米多安陽附郭向有
藩祿便於上納故粳米多此贏彼絀本屬均平
當事不察欲加漕米於安陽府君據故明賦役
全書及順治十八年全書與當事爭辨乃知兩
邑米數多寡無異始免紛更重叠之累安陽祿
米既改充兵餉每石徵銀七錢六分順治初年
米價騰貴兵索本色胥吏因緣爲奸遂每石增
至二兩以外民不堪命府君力與邑侯營鎮再
四陳說其弊遂去至尤關風教者宋司馬石仲
玉先生由臨漳遷居安陽執政四十年清介如
一日祀在鄉賢有欲褻其後者計不得行遂欲
毀先生之主府君作祀議一首告諸當事祀始
不廢他如漢郭巨唐戴胄宋韓忠獻岳忠武明
崔文敏郭文簡諸賢皆爲之釐正祀典以及癸
酉甲申流寇之變如高指揮應詔王參將榮皆
義不屈賊而死府君告諸學使者使祔祀于別

仕關尉邏迴之處其見義必爲如此是時贈廷
尉公雖春秋高尚健飭促裝令府君入京候考
中翰府君依依膝下不肯行再三促之始入京
試畢即歸益古人一日養不以三公易之意也
及贈廷尉公逝世府君哀毀骨立祭葬悉依古
禮時人以爲無有善喪如府君者癸丑始赴京
請選日與賢士大夫問道講業而蔚州魏敏果
公崑山葉文敏公過從尤數旣而得杭州之海
寧適閩逆叛亂浙駐大兵凡資糧扉屨之具府

君下車即咄嗟立辦而民不擾且廉得袁化鎮
倡亂朱纘之黨徒羊子嘉等皆設計擒獲悉寘
於法人心始安縣北有張公洋爲三府七縣之
錯壤萑苻伏奸往往而有府君皆隨地設[illegible]把
其衝要又東瀕大洋而黃灣爲咽喉之地乃於
尖山鳳凰兩山間脩築土城以土著之丁壯守
之復練鄉勇嚴保甲浚城濠以爲固圉計無不
備悉至於庶政脩舉百廢具興如築東路海塘
以防潮汐衝囓脩占鰲塔以鎮水患又濬河自

城而東至澗水橋西北至周王廟橋直北至斜
橋共計五六十里皆益令深濶使旱有所畜而
潦不爲溢海寧素多弊叢如捕快與盜合而爲
奸營債印錢之盤算賭博拳手之橫肆糧銀之
懸掛保催之勒索府君旣一一釐剔之而以爲
其本由於民不知學于是建海昌講院與邑中
士大夫按月訂期論道于其中四方之士負笈
而至者踵相接即下至販夫市儈環聚而聽皆
有所興起乙卯秋分考浙闈所取皆一時碩彥

主司崑山果亭徐公嘐西巢雲王公皆倚重府
君令搜閱落卷故一榜之士多半皆府君所拔
府君在海寧八年特建告天樓於署後每日必
焚香告天如趙清獻故事至有白燕來巢朱鸞
降於庭栢會前海潮大至勢將穿峽府君拜禱
潮即迴瀾故邑人記之爲三異云辛酉行取入
京考授御史候補在家杜門却軌著有易貫一
書闡明河洛理數以及太元潛虛諸書皆發前
人所未發置義庄一處族中貧不能葬者俾於

原缺第六葉

於吏故祀
皇地祇在夏至位在北郊坐南向北答陰答陽義各有
取配位者主道也義在近尊者爲上故配天尚
左居東配地尚右亦居東至分祀合祀一祖之
配前代或然非今日臣子所敢議議上事竟從
舊典論遂息丙寅二月復有通政之塞蔽已甚
一疏恭爲南來高寶七州縣災民血本而發部
議降四級調用奉
旨留任川提臣有武官亦宜守制之請奉

旨着九卿等查各代武臣丁憂例將有云
本朝四十餘年以來武官從未有丁憂者府君歸其
宋岳飛事以進宋高宗紹興七年聞訃請解兵
柄徒步歸廬山廬于墓側三年此往代武臣丁
憂之例也時以兩議啟請得
旨文武一體守制淮楊道范時秀以荐舉應陞臬司
上知其素行特以問府君會議時奚默無一言府君
對以抱病不在會議之列嗚呼大臣之荐盈廷
之議而特採擇於府君之一言

皇恩從祀亦云至矣七月江南督學疏陳學宮從祀
事宜府君因在國學監祀見宋儒周敦頤張載
程顥程頤邵雍朱熹進稱先賢位在左丘明之
下公羊高之上因疏陳宜照闕學位次下九卿
詹事科道一并會議時主照國學位次者以顏
子孟子爲例主不照國學位次者以李侗朱熹
爲言兩議上奉
旨着畫一隨依府君奏照舊例十二月掌江南道事
丁卯六月兼掌登聞鼓廳事隨巡視京通各倉

舊例出差者不列内陞外轉之名八月初二日
内批陞通政司右叅議盖異數也戊辰三月陞提督
四譯館太常寺少卿七月陞大理寺少卿十月
充武
殿試讀卷官是夕
上命與今少司馬前掌院學士厚菴李公同講河圖
洛書大意
聖容溫霽屢命陳說前席之榮無以逾此按大理少
卿例陞僉憲由僉憲方陞府尹十二月奉

古臣順天府府尹蓋又異數也三日行香時値駿奔
即捐貲辦置紗燈送
文廟、兩廡以及　啟聖文昌魁樓鄉賢名宦等
祠懸照又以順天爲首善之地府學儀制應倣
國學規度而準則之兩廡賢儒牌位不齊即行裝
整煥然一新朔望釋奠仍捐俸置備磁爵磁簠
一應祭器考訂儀注刊刻存學遂行季考生童
封題丁二十六州縣學所拔首卷無論生童俱
有賞給至府學貧生特加捐助其崇文重道有

行述　九

如此府君再荷
皇上超擢感激圖効念京尹之職雖總轄一府然自
大宛二邑外不過以體統相維繫而已既無錢
穀刑名之寄徒有稽查完欠之名府君欲申明
職掌以肅吏治于是有特糸屬員一疏有題明
一疏有例無畫一奸弊叢生等事移會守巡二
道其不避嫌怨如此時有旗人盧偉強欲進獄
探親爲獄卒所阻遂至奪門毆擊府君即具疏
奏

周并請照五城司坊例特設黒鞭以約束旗厮卒
旨將盧偉鞭責枷示而撥步兵四名並黒鞭京尹之
有黒鞭自府君始已巳四月陞都察院左副都
御史亦不循府尹陞通政方陞副憲之例皆出
自
特恩云九月奉
聖主必需賢佐等事一疏事關
國體不敢不力諍也時部議未上府君復具疏題
糸部議仍以不合降二級調用奉

行述　十

旨免謫用府君念自列臺班以來厥而復起兩蒙留
任三獲超遷誓竭此生仰酬
高厚不意自爲京尹時積勞成疾痰厥之症始則一
月一發繼則數日一發勢難療治隨于庚午二
月具疏乞歸奉
旨留任不匝月而又陞兵部　督捕右侍郎不在列名
候黙之內自此府君雖欲優游林壑以就藥餌
其如
聖恩罔極何不得已力疾視事愈勞益病愈病轉劇

九月初七日痰涎上壅竟不復省人事不孝號
呼籲天願以身代數日畧甦於十月內具疏乞
休奉
旨回籍調理而病勢已不可支不能就道淹延邸舍
者數月討圖氷泮買舟或可安卧以歸竟于辛
未正月初九日酉時逝世距生天啟乙丑正月
二十五日巳時享年六十七歲嗚呼痛哉其竟
舍不孝而去耶蒼蒼天路欲從無由嗚呼痛哉
府君清操自勵力絕餽遺身歿之後囊無數金

一時不能購美木今新歷江南督學春坊府蓉
許公府君在海寧時所首錄士也遂以沙板相
贈因得以襄大事府君平生學問以達天為宗
所著聖學直指一書其綱領在顧諟天之明命
其條目在孝親忠君仁民愛物先之立志以奮
發于始繼之受持以不懈于終必使存之于心
皆無欲之盡達之于外成兼善之功以為有體
有用之學而後馴至于從容中道誠人也而合
乎天矣切實簡要使學者皆可持循至于虛[illegible]

寂滅之教記誦詞章之學府君所不屑也由邑
令而列諫官歷銀臺官京兆長西臺任司馬氷
霜之操始終如一日凡事關天下國家之重人
所避忌曲狥者府君侃侃言之業厚得失不以
介于中故浩然之氣無不如吾意之所欲達無
慾則剛洵不誣也至于門人弟子及四方寒士
執經受教者則又藹然晉接誨之惟恐或倦氷
壺秋水之風裁忽變而為春風化日其與學者
交相問答及所著述者甚多不孝五內崩裂不

能盡述姑舉其大略如此府君元配贈恭人鈔
氏太守諱介公孫庠生諱充樞公女繼娶先妣
贈恭人張氏兵部職方司郎中諱孟賢公孫女
庠生諱廷弼公之女婦德母儀詳載府君所著
行述中先府君三年卒子二長即不孝廸謝國
學生考授州同知先妣張恭人出娶王氏山西
浮山縣知縣諱槐一公女繼娶張氏浙江武義
縣知縣諱三畏公女次廸汾庶母潘氏出殤孫
男一吉樑殤孫女二幼未字俱不孝廸謝出嗚

原缺

呼痛哉府君平生讀書講學動以聖賢爲法居
鄉事親涖官立朝表表大節爲世偉人不孝不
敢片詞虛飾伏祈
當代大人先生俯賜表揚用光泉壤不孝廸澍感
且不朽曷勝號呼哀籲之至
不孝孤哀子廸澍泣血稽顙謹述
賜進士出身光祿大夫
經筵講官兵部尚書加一級奉
勅纂修

政治典訓正總裁
太宗文皇帝實錄副總裁己未壬戌文武會試總裁充
己未壬戌乙丑戊辰文武等科
殿試讀卷官持節
冊封清理刑獄壬子順天武闈主考辛丑會試同考
政治典訓副總裁纂脩
實錄會典管理
誥勅章奏
日講官

兵部督捕右侍郎安陽許公墓誌銘
理學者國家之元氣也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得之者
浩然與天地相終始此心此理未嘗一日或息於天下而
見道之明體道之力天下大重任獨以一身擔荷則古今
以來代不數人而已相州許酉山先生毅然以斯道爲已
任精明強固身體力行其學以事天爲主日晝所爲夜必
焚香告天彷彿趙清獻故事蓋天者理而已矣先生隨處
體認天理信心而往多與理合世之人罕有不盡知者而

獨
皇上知之故自出宰劇邑入側臺班以至洊陟卿貳其丰裁之
峻整名節之皎潔政事之強毅議論之光明奏疏之鯁直
大率磊磊落落孤行一意
聖明在上洞徹隱微方且倚重以爲鹽梅舟楫而先生歿矣是
可惜也先生諱三禮字典三酉山其號也許氏世居彰德
有諱彪者始遷彰德之安陽高祖文深曾祖宗禹祖登仕
明神宗戊戌進士官刑部主事考純贈大理寺少卿妣游

氏范氏武氏生妣傅氏　贈恭人先生行七自爲童子𦬆
悟廻絕儕輩乙亥傅恭人歿先生甫十歲能擗踊中節屏
除葷酒識者異之乙酉補博士弟子試輙冠軍先生念帖
括雖進身之資而明體適用務以聖學爲準於是合彰郡
之士四十餘人共舉恒社相鏃礪以爲乾吾父坤吾毋董
子謂道之大原出於天學天乃所以學道也學者始於告
天中於合天終於達天則盡性至命其機在我推之應事
接物無所處而不當世之學者非墨守訓詁之習則高談

心性之理及試之日用四顧茫然皆無當於事天之學者
故常以此修已亦以此告人辛丑登進士第需次於家桑
梓利害引爲身痛破胥吏之窟穴正先賢之祀典及贈廷
尉公逝世先生哀毀骨立祭塟悉依古禮中州士大夫舉
以爲法癸丑赴京謁選閉門却掃日以講學爲事名公卿
多來問道者而蔚州魏敏果公崑山葉文敏公過從尤數
既而得杭州之海寧一壓不樂請蠲悉除興利除害雷勁
風行無敢有梗其法者故時盜賊出沒多事優容先生以

沈命法靖之又爲練鄉勇嚴保甲浚蕿濠築土城於尖山
鳳凰山之間土兵守之以防竊發修築海塘十里濬河五
十里俾城不苦嘊農不苦旱剔獘釐奸闔境稱治頑猾以
爲風俗未醇民不知學乃特建講院與邑中士大夫按月
訂期講道於其中四方有志之士負笈而至者踵相接下
至販夫市儈環聚而聽者皆蒸蒸有所興起又建告天樓
于治後每日行一事發一令夜必肅拜告之其應至白燕
來朱露降適海潮大至勢將穿岈先生焚香拜禱潮卽廻

瀾故邑人記之爲三異云入爲福建道監察御史請祀董
仲舒公先賢之次會議不果太常以
祖北郊配位應改坐西向東疏先生定議曰陽生於子而極於
巳故祀昊天上帝在冬至位在東郊坐北向南陰生於午
而極於亥故祀皇地祇在夏至位在北郊坐南朝北答陰
答陽義各有取配位者王道也義在近尊者爲上故配天
尚左居東配地尚右亦居東改之非是
上從之武臣疏請守制僉議本朝四十年來武臣從未有丁憂

者先生曰宋高宗紹興七年岳飛聞母訃卽解兵柄徒步
歸廬山廬於墓側三年此徃代武臣守制例也
上亦從之太學以宋儒横渠濂溪二程康節考亭六子進稱先
賢位在左邱明下公羊高上外學則否江南學使者題請
朝議與同時議者謂兩廡位次自左邱明以下皆儒同論
代代同論年依次定位先生特疏爭之謂聖門重道統不
重時代試觀顏子年少特居配位之首年何論焉孟子生
晚超列及門之上代何論焉且太學爲天下之表外學豈

宜有異
上以爲然丁卯掌登聞鼓廳事巡視京通各倉
內批陞通政司右參議戊辰三月陞提督四譯館太常寺少卿
尋轉太理寺十月充武
殿試讀卷官初六日晩
上御乾淸宮西愼幾徼殿召入讀卷諸臣
天顔温霽旋將名次定訖
上問曰河圖洛書兩篇道治之源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illegible]

然金火易位謂何獨命先生敷奏先生對曰此卽大易一
陰一陽之謂道也天地大德曰生生物是天地之心故河
圖之序左旋而相生是順數洛書之序右轉而相尅是逆
數一順一逆所由易位耳
上曰何以順又何以逆先生對曰孤陽不生孤陰不成河圖自
北而東順則相生木火土金水就流行言也洛書自北而
西逆則相尅上下四方中就對待言也旣五數在中縱横
皆十五矣惟尅乃所以生也陰陽交則生陰陽變則生生

不息
上又問曰洪範九疇皇建其有極謂人參三才此說是乎先生
對曰自天地開闢以來賴有聖人如古今有天下但願長
治而不亂者乃天地之心也自生民以來有一治不能無
一亂卻是天地之數數主此天地果任數而無如何耶隨
生聖人撥亂世返之治裁成輔相以左右民則聖人建極
會極歸極之功用也所謂贊天地之化育在此所謂補天
地之缺憾在此聖人旣能撥亂世返之治依舊圓滿天地

長治之心此人參三才之說實理實事也
上發嘉契賞十月陞順天府府尹府學規制不備先生一倣太
學成法爲之祭器儀注悉倣古禮京兆雖總轄一府然近
無刑名錢穀之寄徒以體統相維繫而已先生獨申明職
掌實心任事輦下肅清己巳陞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先生
念起家外吏不數年遂陟憲臣之長若毛舉細故何足仰
報萬一當言人所不能言不敢言者因特疏薦熊孝感徐
果亭兩先生學行可備公輔之選時刑部尚書健庵徐公
墓誌銘　六
果亭先生兄也素爲物望所歸先生以父爲大臣子居言
路有關國體再疏糾叅此如唐子方之於潞公當世兩是
之而子方直聲遂震天下部議降級調用奉
旨留任不匝月又陞兵部督捕右侍郎孤忠結
主睠駸駸且大用矣而先生積勞成疾有痰厥之症勢不可支方
得請回籍未及就道歿於京邸
上聞震悼特賜祭葬以褒恤之
君臣之際出處進退生死之間如先生眞毫髮無遺憾矣先生

之學不規規然摹倣程朱而事功氣節一一皆有根柢
窮義理致精極微既非影響之空談亦非功利之馳騖有
體有用不可謂非洛閩之嫡系也平生所著有理學正指
一卷易貫一卷奏疏若干卷藏于家性好奬掖後進人有
寸長尺善稱譽之不容口其在海寧四方之客日至光風
霽月相對無倦容然卒不可干以私及門之士尊所聞行
所知隨其才之大小各有所就今去先生易簀之日忽忽
幾二十載講席罕繼墜緒茫茫執筆而銘先生蓋淵源之
墓誌銘　七
雅知己之誼與夫人心世道之感百感交集泫然不禁涕
泗之交流也先生生於明天啓乙丑正月二十五日卒於
皇清康熙三十年正月初九日年六十七娶鈔氏陝西鳳翔府
知府諱貫之孫庠生諱　之女繼娶張氏兵部職方司郎
中諱孟賢之孫庠生諱廷弼之女　贈恭人子廸澍國學
生考授州同知娶王氏山西浮山縣知縣諱槐一之女繼
娶張氏浙江武義縣知縣諱三畏之女廸澍言規行矩克
守家學於先生之塋經營備物心力告瘁未竣事而卒冢

孫吉檜聘盧氏庚辰科進士諱鏘九之女孫女歸涉進士
劉公諱元勲之次男庠生晉今卜於四十六年十一月二
十四日營塋霧岳之原姪廸淑廸游廸范廸濤姪孫吉梁
吉彬吉棟吉楊吉榦吉懋吉朴共襄其事
銘曰國有與立道以為歸東山泗水雲漢昭回千載寥寥
程朱難起得之道經形諸踐履公生伊洛上遡淵源毅然
任道歸本乎天天在心中必嚴必畏午夜焚香至誠默對
盤根利器無欲乃剛秉其菲本烈日寒霜栢府稜稜嵇桐
威鳳翱振彤墀百寮聳動狂瀾獨挽隻手孤撐係全終始
天子之明維
帝曰俞汝予燮契古社稷臣後先合轍煌煌大節彪炳楓宸克
忠克孝萬古完人何以致之厥惟聖學明道誠仁孔顏是
樂龍蛇在歲天不慭遺松楸鬱鬱百世之師以式儒宗以
昭臣極青史鱗峋光垂千億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侍講學士
皇太子講官纂修方輿考程總裁官受業仇兆鰲頓首拜撰

賜進士出身光祿大夫戸部右侍郎加三級受業汝霖頓首書
丹
賜進士出身奉政大夫浙江道監察御史受業陳勲頓首篆額

政學合一集無卷數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國朝許三禮撰三禮有讀禮偶見已著錄是集正編三十三種乃其宰海寧時所作其讀禮偶見一種爲作於家居時亦編入其中續編十三種則其爲御史以後所作而其後人又錄諭祭文行述志銘附焉正編自讀禮偶見外所自著不過數篇篇不過數頁若會講之語雜錄羣言政績詩頌俱出他手合律全書樂只集登高唱和詩三種乃併有錄而無書葢飣餖湊合摹印時有佚脫也續編自帝王甲子表聖孝廣義聖廟崇祀圖三種外多與正編相出入大抵皆有意近名失於夸詡在海寧嘗建告天樓官京師時亦然所定告天工課儼然釋道家懺誦章咒之屬非儒者立言之道也